

#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 編年體

十六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2輯，編年體 / 孫錦泉，周斌，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0689—6

Ⅰ. ①日… Ⅱ. ①孫… ②周…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編年體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286686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主　編　孫錦泉　周　斌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黎春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951號 郵政編碼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408　字數:28160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10689—6/K311—55
定價:35700.00圓(全四十二册)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姜津津　陳建華
**營銷編輯**　陳　鑫
**裝幀設計**　陳燕静

# 第二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20册）**



**第二册目録（總第2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2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2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24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25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26册）**



**第八册目録（總第27册）**



**第九册目録（總第28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29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30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31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32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33册）**

第三十三册目録（總第52册）

第三十四册目録（總第53册）

第三十五册目録（總第54册）

第三十六册目録（總第五十五册）

第三十七册目録（總第五十六册）

# 第十六册目錄(總第35册)

執政　右大臣　神王　藤原内麻呂

綜ハ総得也

撰記 本朝通鑑巻第十 自大同元年至同四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訓解

## 平城天皇

諱安殿、初名小殿、又諱日本根子天推國高彦、桓武天皇長子、母贈太皇太后藤原乙牟漏、内大臣贈大政大臣正一位良継朝臣女也、宝亀五年八月降誕、延暦四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年十一

天皇性精神聡敏、玄鑒宏達、博綜経書、工於文藻、嘗詠殿前梅花曰、仲春候少暖、梅樹向驚時發艶



遇ハ接也

天子ニ曰應制太子ニ曰應令

大同元年

将挑乱傳芳与桂欺可攀猶可折堪寄亦堪貽儻有修美遇能無致味滋、又詠落梅花曰、二月去過半梅花始正飛飄颻投暮牖散乱拂晨扉蕚盡陰初薄英疎馥稍微再陽猶未聴誰為惜芳菲、又詠庭梅曰、庭梅開艶色、朝暮正芳菲、可惜春風下、危花一乱飛、高村田使、小野岑守、和氣廣世、賀陽豊年等、或奉和其詩、或應令賦詩、延暦二十五年三月桓武帝崩、於是即位

丙戌大同元年 延暦二十五年、三月桓武帝崩、五月平城帝即位、以為大同元年

正月朔、癈朝、聖躬不豫也、宴次侍従已上於前殿、賜

分定年料度者数并学業

衣、勅永停五位已上進装馬、太政官符、應分定年料度者数并學業事、華嚴業二人、並令讀五教指帰経、天台業二人、一人令讀大毘盧舎那経、一人令讀摩訶止観、律業二人、並令讀梵網経、若瑜伽声聞地、三論業三人、二人令讀三論、一人令讀成實論、法相業三人、二人令讀唯識論、一人令讀倶舎論、右被右大臣宣稱、奉勅、攘災殖福、佛教尤勝、誘善利生、無如斯道、但夫諸佛所以出現於世、欲令一切衆生悟一如之理、然衆生之機、或利或鈍、故如来之説、有頓有漸、件等経論、所出不同、開門雖異、遂期菩提、譬猶大



僧綱者、僧正僧都律師也

醫随病與薬、設方方殊、共在濟命、令欲興隆佛法、利樂群生、凡此諸業、癈一不可、宜准十二律、定度者之數、分業勧催、共令競學、仍須各依本業疏、讀法華金光明二部経漢音及訓、経論之中、問大義通五以上者、乃聴得度、縦如一業中無及第者、闕除其分當年度、寮省僧綱相對案記、待有人、後年重度、遂不得令彼此相奪癈絶、其業若有習義殊高、勿限漢音、受戒之後、皆令先必讀誦二部、或本譜案一巻、羯磨四分、律鈔、更試十二條、本業十條、戒律二條、通七以上者、依次差任、立義復講及諸國講師、雖通本業、不習戒

唐帝賜高階真人於位記
大唐元和元年
錫班榮者曰授官中大夫也
奉勅如右謂位記文書也

業者、不聽任用、自今以後、永為恒例、参議菅野真道兼大宰大貳高階遠成在大唐、唐帝賜以位記、其位記曰、日本國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右可中大夫、試太子中允、餘如故、勅日本國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等、奉其君長之命、趨我會同之禮、越溟波而万里、献方物於三險、所宜褒奨、並錫班榮、可依前件、元和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中書令闕、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鄭絪宣、中書舎人臣盧景亮奉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元和元年正月日、撿校司空兼侍中使相侍郎平



收箭集虫麻呂功田

章事黄裳、給事中登月日、侍都事左司郎中吏部尚書闕、吏部侍郎宗儒、吏部侍郎闕、尚書左丞平章事左中書、告日本國使判官正五品上兼行鎮西府大監高階真人遠成、奉勅如右、符到奉行、員外郎次元主事榮、日令史褚初書令史、元和元年正月日下、参議藤原緒嗣兼但馬守、二月、停造宮職、併木工寮、事務繁多、因加史生六員、合前十二員、收故従五位下箭集宿禰虫麻呂功田五町、養老六年、以删定律令功所賜也、依無胤子收、為太政官符、應改太宰大貳官位事、右被右大臣宣、稱奉勅、准令、大宰大貳是正

五位上官、自今以後、宜改為従四位下官、太政官符、應五畿内七道諸國轉讀金剛般若經事、右被右大臣宣、稱奉勅、奉為崇道天皇、令永讀件經者、宜使國分僧春秋二仲月、別七日、存心奉讀之、經并僧數附朝集使言上、其布施者、三寶調綿十屯、衆僧各調布一端、自今以後、立為恒例、参議藤原縄主兼陰陽頭、従三位藤原葛野麻呂任春宮大夫、右大弁藤原園人任宮内卿、少納言阿倍兄雄為中衛少将、従三位皇太子傅大伴弟麻呂上表言、臣今年逮八十、進退不便、詔遣中納言藤原内麻呂、就第慰之、先是尚縫



彌遠也、彌留遠経日也
桓武天皇崩
賀美能親王親寫法華經

五百井女王、為令聖躬平善、造寫藥師佛像并法華經、至功畢、因召僧二十一人、設齋於前殿、三月、天皇（桓武天皇也）病大漸、彌留、勅、縁延暦四年事、配流者、先已放還、今有所思、不論存亡、宜叙本位、有頃天皇崩於正寢、壽七十、皇太子哀號擗踊、迷而不起、参議近衛中将坂上田村麻呂固請、扶下殿、而遷於東廂、重并斂櫃奉東宮、賀美能親王、親寫金字法華經一部七巻、奉答海岳、藏于西寺、遣使固守伊勢美濃越前三國故關、是日有血灑東宮寢殿上、中納言藤原朝臣内麻呂率参議藤原朝臣縄主等、奉御殿正三位藤

京城西北山自燒

原朝臣雄友等為裝束司以山城國葛野郡宇太野為山陵地是日皇太子着服（百官素服）西北兩山有火自焚大井比叡小野等山共燒煙灰四滿京中晝昏上以為所定山陵地近賀茂神疑是神社致災火爭即決卜筮果有其祟上曰初卜山陵筮從龜不從也今災異頻來可愼歟即自禱祈火災立滅令大和伊賀兩國造行宮為齋內親王歸京也從三位藤原葛野麻呂右大辨藤原園人並為權參議夏四月中納言藤原雄友率誄人奉誄大行太皇葬於山城國紀伊郡柏原山陵遣右兵庫頭從五位下佐伯土左衛士



佐伯土左等奉迎齋內親王

神王薨其事蹟

佐從五位下百濟王教俊等迎齋內親王於伊勢國遣使奉幣於伊勢大神宮以齋內親王歸京也中納言藤原雄友藤原內麻呂並任大納言權中納言藤原乙叡轉中納言兼兵部卿參議紀勝長坂上田村麻呂並任中納言權參議藤原葛野麻呂藤原園人並轉參議從四位下藤原緒嗣秋篠安人並敘從四位上中納言坂上田村麻呂兼中衛大將（征夷大將軍陸奧出羽按察使如故）正五位上三緒綿麻呂任播磨守左衛門督巨勢野足遷左兵衛督攝津國住吉大神奉授從一位以遣唐使祈也右大臣從二位神王薨（年七十或曰六十田

文文飾也

僧空海在唐求內外經書啓

遺命者謂桓武帝勅也

舉貸之使民出息也

五家曰保

原天皇孫揆井親王之子性恭謹少文接物淡若雖居顯要克有終焉遺纏云質素莫賜鼓吹者号吉野大臣）置安居講于人下寺刹僧空海在唐有與越州節度使求內外經書啓云空海伏願中丞大都督節下顧彼遺命愍此遠渉三教之中經律論疏傳記乃至詩賦碑銘卜醫五明所攝之教流傳遠方五月行七七御齋於寢殿勅令聞頻年不登民食惟乏雖出舉公稲而猶多阻飢且茲私託民間更事乞貸報償之時息利兼倍遂使富族之輩膏粱有餘貧弊之家糟糠不厭宜貸正税濟彼絕乏須差使實錄貧人結保給之若亡者令保內填之其情渉愛憎退弱進強及



皇太子即位

大同元年

補填未納兼收私債者發覺之日必處重科待民稍給乃從停止勅左右京并諸國待大祓使到祓清然後釋服不得自託飲宴作樂并着美服贈故右大臣從二位神王正二位皇太子即位於大極殿改延曆二十五年為大同元年親王為皇太弟以彈正尹神野參議從四位上藤原園人兼皇太弟傅敘四位下大納言從三位藤原內麻呂敘正三位任右大臣正四位下菅野真道敘正四位上正四位下藤原繩主敘從三位參議秋篠安人兼春宮太夫始置六道觀察使以參議藤原緒嗣為山陰道觀察使秋篠安人

始置六道觀察使

為北陸道觀察使、藤原葛野麻呂為東海道觀察使、藤原園人為山陽道觀察使、從四位下吉備泉為南海道觀察使、中納言藤原乙叡兼衛門督、正五位下阿倍兄雄叙從四位下、任大膳大夫兼近江守、追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葛原親王為大藏卿、春宮權亮藤原真夏叙從四位下、播磨守三緒綿麻呂任侍從、叙從四位下、左兵衛督巨勢野足兼左京大夫、左衛士大尉藤原冬嗣叙從五位下、任春宮大進、少外記小野岑守為春宮少進、坂田弘貞任少内記、少納言藤原綱繼叙從五位上、刑部卿藤原



五百枝王赦免復本位

白丁謂素無技能者也

道雄兼内匠頭、藤原三守任東宮主藏正、從四位上五百枝王上表、請賜春原朝臣姓、勅許之、（延暦四年、坐事被流伊豫国、至年復本位）是六月、詔外祖父贈從一位内大臣藤原良繼、追贈正一位大政大臣、外祖母贈從一位尚藏安倍朝臣古氏奈贈正一位、又詔藤原某朝臣追贈皇后、（諱帯子、百川女也、帝在儲宮、納之為妃）勅諸王及五位已上子孫、十歳以上、皆入大學、分業教習、東宮舎人省、依令取蔭子孫及位子、儀容端正、工於書筭者補之、而頃年卒令兼取白丁、宜改此例、一依令條、從四位下三緒綿麻呂為中務大輔、太政官符禁制大宰府少貳已

此道疲弊者、謂西海道民疲弊也

廢勘解由使

上就使入京事、右得山陽道觀察使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園人解稱、西海道季中上都雜使、其數繁多、而此道疲弊、殊於他界、撿察其因、率縁迎送無息、不得顧私、望請西海道五位已上、自今以後、自非滿秩解任者、不聽輙入京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閏月、廢勘解由使、山陰道觀察使藤原緒嗣為畿内觀察使、從四位下吉備泉阿倍兄雄並為准參議、秋七月、北陸道觀察使右大弁秋篠朝臣安人為御齋會司、太政官符、今定内記四人、大内記二人、右依舊正六位上官、少内記二人、右定正七位上官、以前右大臣宣奉



勅如件、勅令聞畿内託勅旨、或分用公水、新得開發、或元墾墝地、遂換良田、加以託言勅旨、遂開私田、宜遣使勘察、若王家有此類、亦宜同撿聽、以白丁一石人補東宮舎人、永以為例、北陸道觀察使秋篠安人轉左大弁、准參議吉備泉為右大弁、阿倍兄雄為右京大夫、公卿奏曰、就吉之後、還御新宮、請預營構、詔曰、朕為民父母、不欲煩勞、思擬舊宮、於是百官拜賀、八月、太政官符、應聽左右京五畿内隱首括出附帳事、右太政官去延暦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民部省謄勅符、稱都鄙之民、賦役不同、除附之事、損益已

外民者京及畿外之民
冒名假蔭者、假為有位人之子也
綱維者法務也

異。今聞、外民挟奸、競貫京畿、隠首括出、二色是也、非唯増口貪田、實冒名假蔭、如不改轍、何絶詐偽。自今以後、一切禁断者、右大臣宣、奉勅、令禁隠首、頗弄入民之亂、復断括出、還増浮宕之類、宜依令條、聽附籍帳、但冒名假蔭、依法科罪、武藏權介多人鹿為中衛少將、太政官符、應禁制畿内諸寺除擅越之外、王臣家預寺事、右被右大臣宣稱、奉勅、夫功徳之興、回心各別、何則或早構堂宇、寧得為己、是以大小諸寺、毎有擅越、田畝資財、随分施捨、累世相義、崇敬至今、如聞、王臣勢家、不顧本願、而進施擅越、改替綱維、田園



任意、或賣或耕、名稱己寺、還致譏、宜早下知、若有斯類者、五位已上、録名奏聞、六位已下、禁身進上、又縦雖有愚暗檀越、盡擧寺家、知意與化、而事既乖道、不得彼此相共付預、其檀越子孫、總攝田畝、專養妻子、不供衆僧、先禁制訖、宜簡氏中情存弘道者、充之、凡此廢事、勿致疎略、太政官符、應停止除出擧正税本稲以外、盡令收糙事、右得東海道觀察使從三位行式部卿藤原朝臣葛野麻呂解稱、檢太政官去延暦十八年五月二十日、下諸國符稱、太政官去延暦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符稱、自今以後、出擧正税、給穀收

頴禾穗也
收糙制
佃、治田也

穀、立為恒例者、今被右大臣宣稱、奉勅、如聞、稲有早脱、各任土宜、而盡頴為穀、種子難弁、宜本者收頴、剩者納穀、不絶本頴、廻充種子、本稲之外、不得收頴、若有過限收頴者、國郡官司、科違勅罪者、今或國司等偏執此符、公廨利稲、并年中雜用、皆悉令收糙、其收糙之餉、將充遠貯、而今日勞糙、明年盡用、徒有民弊、曾無公益、望請、依延暦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符、年中雜用、并公廨等稲、不勞為糙、以省民弊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太政官符、應禁斷七道諸國諸寺擅越等佃寺田地、并費用雜物事、右被右大臣宣稱、奉



擿逸勢、僧空海、還自唐、共留学履歴
肄、習也
翊

勅、如聞、擅越等、種佃寺由、不納租米、或費燈分稲、不燃夜燈、或貸用錢物、經年不還、或駈使牛馬、兼役家人、如此之流、觸類繁多、加以寺上樹木、任意斫燃、愛憎自由、改補三綱、有一於此、豈謂擅越、從今而後、始若有犯者、科違勅罪、國司、三綱、衆僧、別而容隠、亦與同罪、擿逸勢僧空海、自大唐來帰、唐書日本傳曰、貞元末、其王曰桓武、遣使者朝、其学子橘逸勢、浮屠空海、願留肄業、歴二十余年、使者高階真人來、請逸勢等俱還、詔可、又空海與福州觀察使啓云、空海逢時之人、適留学未、限以二十年、尋以一年、由是見之、空海入唐之時、以二十年為留学之期乎、然空海不終三歳而帰朝、唐書之所記、其有可失乎、空海之唐、以德宗貞元二十年十二月、到長安城、勅館宣陽坊官舍、其明年、勅居西明寺永忠法師故院、海周遊城中諸剎、学秘密教於

衲袈裟

難波津等酒家减醸

改葬桓武天皇於柏原陵

青龍寺東塔院恵果阿闍梨、恵果乃不空三蔵之高弟也、果呼画工、図胎蔵金剛界諸曼荼羅十鋪、又令鋳工新造道具十五隻、又写金剛頂等諸秘経、皆并付之海、海又逢罽賓般若三蔵、三蔵以其所譯花厳六波羅密経及梵夾付之、海在唐間、有為大使与福州観察使書、請福州観察使入京啓、請越州節度使内外文書啓、請本国使与共帰啓、青龍和尚献衲袈裟書、為橘学生与本国使啓、為藤大使与渤海王子書、至是帰本国、九月、遣使減左右京及山崎津、難波津、酒家甕、以水旱成災、穀米騰躍也、冬十月、改葬桓武天皇於柏原陵、定河内摂津両国堤禁、夜祭作琴歌、太政官符、応改七位袍位当色事、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今聞、漢家之制、略異此間、縁縹之浅、不着当色、知而不改、服制無節、蕃客朝覲、如見之何、宜七位者、同

田村大将軍救勇敢人備辺要

幹能支也

着深緑袍位者、共服深縹、自今以後、立為恒例、太政官符、典履二人、百済手部十人、典革一人、狛部六人、右件元大蔵省之所管、今右大臣宣、奉勅、件人等、自今以後、宜隷内蔵寮、太政官符、応聴陸奥出羽両国正員之外、擬任郡司軍毅事、右中納言征夷大将軍従三位兼行中衛大将陸奥出羽按察使陸奥守勲二等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起請称、郡司之任、職員有限、而辺要之事、頗異中国、望請擬任幹了勇敢之人、宜為防守警備之儲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太政官符、応令貢氏女事、右撿令条、諸氏氏別貢女、皆限



紀勝長逝

北支贖

接待慇惓

翫好之物

年三十已下、十三已上、而中間停廃、略無遵行、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凡件女者、氏之長者、擇氏中端正女貢之、其十三已上之徒、心神易移、進退未定、宜採女年三十已上、四十已下、時無夫者、或貢後適人、必令貢替、又官途怱忙、獨難取給、緩急之事、當有援助、宜長者相補、給得仕進、自今以後、立為恒例、中務、治部、民部、刑部、大蔵、宮内等六省、官掌准式部兵部二省、聴把笏、中納言従三位紀勝長逝、年五十二、大納言船守一男、性有雅量、好愛賓客、接待慇惓、饗宴之費、不問出入、歩射容儀、応為師模、但至犬馬翫好之物、不免嗜欲也、十一月、見侍五位已上、及近衛中衛二府官人已下、

伊勢斎内親王易任

三緒朝臣大原卒并伝

拘猶縛也

賜綿各有差、以大原内親王為伊勢斎内親王、遣近衛権中将従四位下藤原朝臣真夏等於伊勢大神宮、告以易斎内親王事、太宰府言、管内諸国水旱疾疫、毎歳相仍、百姓彫弊、田園荒廃、伏望特免田租、以済窮乏、損害定年、遠近、勅、筑前肥前者、宜免二年、筑後豊前豊後日向大隅薩摩壹岐等者、並免一年、左京大夫、臣勢野足兼春宮大夫、散位従四位下、三緒朝臣大原卒、二品長親王之孫、従三位智努王之第九子也、智努王、天平勝宝四年、賜姓文室真人、大原、延暦十一年、改三緒朝臣、頻出外任、不被拘解、由遂卒私宅、十二月、勅、比年之間、諸国校定所申位田、依帳班給、新叙位人等、而

菅原清公
施劉寬之
政治寬後
漢人温和
多恕吏人
有過但用
蒲鞭罰之
萬葉和哥
集成并諸
家論説

僉云、所給位田、或崩埋成川、或荒廢無堪、為位田者、夫位田之設、為優其主、若所言、所在國司、自今以後、校田之日、細校令申、不得更然、賜故右大臣正二位神王度者十人、是年菅原清公任尾張介、不用刑罰、施劉寬之治、僧最澄奉弘新天台法華宗、時大乘四家華嚴法相三論律也、及此並為五宗、成實倶舍纔有名而已、萬葉倭歌集二十卷成、先是聖武帝命橘諸兄大伴家持等集之、其書未成、至是始克成編、紀貫之古今和哥集序云、昔平城天子、詔侍臣令撰萬葉集、自爾以来、時歷十代、數過百年、是故中古以来萬葉集為大同天子御宇所撰也、然仙覺萬葉集註謂此書之撰、當聖武之時、集中多載神龜天平天平勝



八束
石——
源親房古
今集抄
拘
撰指
介插也

宝年中之哥、就中大伴家持所載之、宮内舍人、越中守、少納言、右中弁等也、此集若為大同之撰、則彼所任參議中納言時之哥、何不載之乎、加之藤原八束、大中臣清麻呂、石上宅嗣等、天平勝宝以後、昇進之加階皆無之、若為大同之撰、則何不举極官乎、云云、凡仙覚之所考論、条條委曲、定為聖武帝之時也、又源親房古今集抄謂、萬葉集編修歷世之後、国字之假名家習人誦之、故萬葉之書、讀之者少矣、貫之雖達於倭哥、而朩通於萬葉、不考平城奈良之異字同訓、拘于平城之二字、以為大同天子也、況大同天子不嗜倭哥乎、至於源順之加訓點、而世人漸渴讀萬葉集云云、今按仙覚親房所論、不為無據、然貫之者哥林之撰指也、古今集序之文、不可輙廢、故載於是年、而介註仙覚親房之論、俟他考證、
丁亥二年、春正月、朔、天皇不受朝、諒闇也、遣使奉大唐絲幣於香椎宮、獻唐國信物於諸山陵、大唐信物、綾錦香藥等、班賜參議已上、中衛少將多入鹿轉近

以正税稲
給借貸府
使部書生
等

衛少將中務大輔三緒、綿麻呂為右兵衛督、春宮大進藤原冬嗣轉春宮亮、春宮少進小野岑守任畿内觀察使判官、太政官符、應給府使部書生等借貸稲事、右得大宰府解稱、撿例帳、稱直府使部二百人、散仕一百人、四月上旬、使部九十許人、書生十許人、量其官仕分為三等、以正税稲給借貸、借貸官物、非法所聽、宜挙停止、但件使部書生等不顧産業、遠直府下、頗賜借貸、濟其家運、雖然務劇賞薄、進少退多、今依法意、已從停止、人望已絶、物情難勸、望請依舊貸賜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太政官符、應七道諸國催



七道諸國
催殖桑漆
搦押也

殖桑漆事、右東海道觀察使從三位行式部卿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奏稱、桑漆之課、具載令條、易殖易生、養乃成林、至于採用、公私由之、然國郡官司、不務催殖、既致闕乏、謹案天平二年五月六日格稱、諸國所進桑漆等帳、或因循舊案、但改年紀、或虛作增減、與實不同、自今以後、嚴加捉搦、依令殖滿、每年巡撿、申之、如使勘會、與實不同者、國司必與責、郡司解却見任、自今以後、永為恒例者、然猶積習生常、押法無悛、望請下知當道、交替分附、若不填數者、拘留解由、以懲不填、其與責解任、一依先格者、右大臣宣、奉勅依

調田庭継、歐父配流

禁五位以上恣赴畿外

奏自余諸國亦同准此從四位下阿倍兄雄為近衛中將二月將有大嘗之事伊勢國為由貴備前國為須貴左京人調田庭継歐父罪當斬刑諒闇不忍行誅配伊豆國太政官符應勘言五位已上任意到来事右案假寧令云五位已上欲出畿外奏聞然則自非經奏不可出外今右大臣宣奉勅如聞或就私事恣赴畿外量彼影迹良乖憲法從今而後非責内印不得輙出若有違犯録名申上或國司阿容不申者相共科違勅罪從五位上紀廣濱叙正五位下任右中辨右兵衛督三緒綿麻呂兼右京大夫從五位



斎部廣成献古語拾遺并序文

下齋部宿禰廣成獻上古語拾遺一巻其序曰蓋聞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傳前言往行存而不忘書契以来不好談古浮華競興還嗤舊老遂使人歴世而彌新事逐代而變改顧問故實靡識根源國史家牒雖載其由略一二委曲猶有所遺愚臣不言恐絶無傳幸蒙召問欲攄蓄憤故録舊説敢以上聞云爾又書其巻後曰前件神代之事説似盤古疑氷之意取信寔難然我國家神物靈蹤今皆見存觸事有効不可謂虚但中古尚朴禮樂未明制事垂法遺漏多矣方今聖運初啓照堯暉於八洲寶曆

望秩祭名

僧最澄修法華長講

国吉女一産三男

惟新蕩舜波於四海易鄙俗於往代改粃政於當年隨時垂制流萬葉之英風興廢繼絶補千載之闕典若當此造式之年不制彼望秩之禮竊恐後之見今猶今之見古矣愚臣廣成朽邁之齡既逾八十犬馬之戀旦暮彌切忽然遷化含恨地下街巷之談猶有可取庸夫之思不易徒棄幸遇求訪之休運深歎口實之不墜庶斯文高達被天鑒之曲照焉僧最澄始修法花長講擇僧七人各配一巻為講師第一巻最澄自講第二巻以圓澄領之（是本朝法華長講之始也）三月相摸國愛甲郡人物部國吉女一産三男賜稲三百束夏



罷参議号

四月天皇始御前殿宴飲七衛府各奉獻宴飲終日賜五位以上綿有差詔冝罷参議號獨置觀察使所食封邑各二百戸改近衛府為左近衛府改中衛府為右近衛府（禁兵所屬警巡斯重凡殿上事少將以上督察之）太政官符應前後國司共署不與解由状事右得山陰道觀察使近衛中將從四位下安倍朝臣兄雄解稱國司交替式例具備決付領之煩以斷新由之論也而比年諸國司等交替之時彼此相論各是已言申請諠譁或稱新任之官所勘乖理解任之人尚被抑屈或稱分付受領是非其任同時之官託言一人如此之類觸

借貸正税諸国書生

途繁多、聴訟之官、特労勘鞫、成案之吏、徒煩力筆、若殊不立例、濫訴難遏、今須交替對撿、是日情有不穏甄録所執、載不與解由之状、前後共署、限内言上、不得彼此遞各申請、然則是非之端、已明割斷之外、無播循、望請下知當道、依件令行、如慣常不悛、尚致違犯、置之恒典、不可寛宥者、被右大臣宣稱、依請、其餘道并五畿内外准此、太政官符、應借貸正税諸國書生等事、大國一萬束、上國八千束、中國六千束、下國四千束、右得山陰道觀察使正四位下守皇太弟傅兼行宮内卿勲五等藤原朝臣園人解稱、備前國解



填納猶償也

稱、書生等、甲乙等、白丁課役之民、而長直公事、不顧私業、或久経京下、永妨農業、或巡行部内、私費人馬、身労不異郡司、栄禄還無所頼、伏望特被申官、借貸正税、各以救乏者、國司勘之、事有合矜、仍請使裁者、使等商量、賞則招人、餌則聚魚、若不加優矜、則部内公文、將託誰人、望請當道諸國、随國大小、正税一萬二千束已下、八千束已上、毎年借貸、令自勧勉、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宜作差給之、若有未納、令國司可填之、立為恒例、五畿内七道諸國、又宜准此、藤原内麻呂改近衛大將、為左近衛大將、坂上田村麻

左右大将始于此

癈聖武天皇国忌

六月雨雹

闈司掌出納宮城諸門管鑰

呂改中衛大將、為右近衛大將、左右大將始於此、五月、雨雹、停闈司奏事、令内舎人奏之、其儀一如闈司、賀茂御祖神、別雷神、並奉授正一位、癈聖武皇帝國忌、停諸國貢采女、伊豫親王奉献、宴飲終日、賜五位已上新織、有差、出雲國釆女外従五位下勝部公真上告病帰郷、便賜彼國稲五百束、六月、雨雹、右中將藤原真夏兼武蔵守、少納言藤原綱継、為左衛門督、山陰道觀察使菅野真道兼刑部卿、秋七月、畿内國司聽私佃、守十町、介八町、掾六町、目四町、史生二町、左近衛少將多入鹿兼尾張守、近江國蒲生郡人秦刀自賣



秦刀自賣一産三子

下憲法

服解者有親喪解官也

一産二男一女、賜稲三百束、八月、遣使奉神寶并唐國信物於伊勢大神宮、下十五條憲法、太政官符、神主遭喪解任、服闋復任事、右撿案内、太政官去延暦十九年十二月廿二日、下神祇官符稱、諸國神宮司等、並限以六年、補替之事、先立例訖、在大臣宣、件神宮司未満限年、若有服解、不得補替、仍令神主并祝行事、服闋之日、復任満限者、今右大臣宣、奉勅、神主服限年、一同宮司、服闋復任、豈可異例、自今以後、宜同復任、又或社有任神長事、乖通例、其有官符任神長者、宜改為神主、大和山城二國、定八嶋河上柏原

沽賣直也

寺、山陵兆域陵之四至、各有其限、其百姓田并地在八嶋河上二陵界内者、以乗田賜之、但地者准沽賜、宜太政官符應併省春宮職員事、右被右大臣宣稱、奉勅分官設職雖載令條、隨時制宜非舊事、今主書、主漿、主兵等署職務少事、官人多員、宜主書、主兵併主蔵、主漿併主膳、毎監加置令史一員、北陸道觀察使秋篠安人兼侍従、右中将藤原真夏兼中務大輔、尾張守多入鹿遷上野守、従四位上春原五百枝任武蔵守、右中辨藤原道雄兼美作守、九月、陸奥大掾藤原長岡遷左兵衛少尉、長一最長武藝、依令定左右大舎



律師傳燈免職

九日宴、欲侍臣共挟菊花

人員各八百人、先是改令半減、至此復舊、律師傳燈大法師位脩哲免、以綱政不修及對詔使無禮也、左衛門督藤原綱繼為美濃守、幸神泉苑觀射、詔曰、射者大事、而正月之行事也、但正月三節豊樂雜事繁多、無暇之月也、此月者時序凉、而射禮有便、又九月九日者菊花豊樂之日也、然依有所忌避、比年之間停其事、然時節不可虚擲、昔人言之、故今命之、以酒因賜親王已下文人已上物有差、幸神泉苑、琴歌間奏、四位已上共挟菊花、時皇太弟頌歌、天皇和之、群臣共稱萬歳、賜五位已上衣被、太政官符應禁斷両

禁斷両京巫覡

壹岐多祢二島、班田口分

京巫覡事、右被右大臣宣稱、奉勅巫覡之徒好託禍福、庶民之愚仰信妖言、淫祀斯繁、厭呪又多、積習成俗、虧損淳風、宜自今以後一切禁斷、若深崇此術猶不懲革、事覚之日、移配遠國、所司知之不糺、隣保匿而相容、並准法科罪、冬十月、停内監、隷左右舎人寮、各一百人、相摸國人大田部直守宅賣一産一男二女、賜稲三百束、太宰府言、壹伎、多褹両嶋挍出隠田一百四十町、須准諸國例賜嶋司公廨田并郡司職田、以外悉班田百姓口分、許之、勅令三位以上並着浅紫、定左右衛士府官人服色、大尉六位着深緑、少



国司交替、以六歳為限

藤原宗成潜謀不軌

尉七位着同色、主師着紺布、先是大尉着緋、少尉、主師着浅緑、無所據、是以改之、公卿議奏曰、頃年國司交替皆四考為限、宜以六歳為限、許之、車駕禊葛野川、依大嘗會也、蔭子藤原宗成勧中務卿三品伊豫親王潜謀不軌、大納言藤原雄友聞之、告右大臣藤原内麻呂、於是親王遽奏宗成勧己反之状、即繋宗成於左近衛府、又繋宗成於左衛士府、按驗反事、宗成云、首謀叛逆是親王也、遣左近中将安倍足雄、左兵衛督巨勢野足等率兵百四十人圍親王第、十一月、停大嘗事、乱故也、徙伊豫親王并母夫人藤原吉

幽伊豫親王等於川原寺
大納言藤原雄友連坐處流

子於川原寺、幽之一室、不通飲食。大納言正三位藤原雄友坐伊豫親王事、配流伊豫國。依外舅也。中納言從三位藤原乙叡、北陸道觀察使從四位上秋篠安人、並解官。坐伊豫親王事也。告發伊豫親王之狀于柏原山陵。伊豫親王母子仰藥而死。時人哀之。配流宗成等。（雄宗王流安藝國、以親王家人也）依階為次。停宗戸口田。擬外國之例。停正月七日、十六日二節。停諸國貢采女。唯擇留其年老有勞者四十二人、任舊終身。若叙五位已上及補雜色者、即除采女名。中納言坂上田村麻呂兼兵部卿、山陰道觀



擬定位階

察使。菅野真道兼民部卿、畿内觀察使。藤原緒嗣兼左大辨。藤原緒嗣辭左大辨、不許。美作守藤原道雄為大學頭。良岑安世任右衛士大尉。（時年二十三）十二月、太宰府言、大野城鼓峯堂四天王像、遷置筑前國金光明寺。自遷像以來、疫病尤甚。伏請遷本處。許之。太政官謹奏、擬定位階事。内侍司尚侍二人、右件祿令准從五位、令准從三位。官典侍四人、右件祿令准從六位、令准從四位。官掌侍四人、右件祿令准從七位、令准從五位。官右謹撿令條、尚侍者供奉常侍、奏請宣傳。典侍者若無尚侍、代掌宣傳。掌侍者雖不得奏

調庸麤悪及違期者科罪

請、而臨時處分、得預宣傳。由茲准量所務、是重而准位猶早。祿賜闕少。伏望昇進爵級、品秩相當。臣等商量所定如前。謹錄事狀、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遣使賑給京中疫者。太政官符、應調庸麤悪及違期未進、依律科罪、各令填納事。右案廐庫律云、應輸課税及入官之物、而巧偽濫悪者、計所闕、准盗論。主司知情、與同罪。賊盗律云、竊盗一尺、杖六十、一端加一等、五端徒一年、五端加一等、四十端遠流。是麤悪之罪也。戸婚律云、輸課税之物、違期不充者、以十分論、一分笞四十、一分加一等。國郡皆以長官為首、佐職



節級連坐。注云、全違期不入者、徒二年。是未進之罪也。被右大臣宣稱、奉勅、貢調違期、輸物濫悪、法有恒科、理合遵行。而國郡怠慢、不憚憲章。仍兼前立格、數施嚴制。主典已上差充專當。如有違闕、解任決罰。使無遂抄、不預釐務。相代奉使、同奪公廨。而國郡官司曾不改悛、空設條章、何能懲肅。加以使未了事、偏不預務、傍官有故、雖可從政、夫罰不在重、法貴心行。准據法律、實足懲革。自今以後、宜改前格、一依律條。更莫寬宥。使差主典以上公勤幹了者充之。若有未進者、宜依延暦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符、上下作差割

宴文武官幹事者
冬日桃李華
造清水寺閣伽藍
祈雨于補陀洛山
埋斂京中骼胔

公廨料辨備令進宴侍臣文武官宜事者給綿有差
觀察使已上重使賜衾是冬鳥雀乳桃李華是年滋
野真主舉文章生試及第造清水寺閣伽藍下野國
旱國司令僧勝道祈雨于補陀洛山（後改日光山）
戊子三年春正月朔廢朝以風寒異常也宴五位已
上於前殿賜物有差在尾張國佐味親王墾田八町
為公田以為民有妨也遣使賑給京中疫病百姓遣
使將醫藥治京中病人遣使埋斂京中骼胔勅頃者
疫癘方熾死亡稍多庶資惠力救茲病苦宜令諸大
寺及畿內七道諸國轉讀大般若經又給京中病民



觀時改制論代立規

米并塩豉等給右京遭疫者綿太政官符應奏聞撿
收諸國調庸并進官雜物事右被右大臣宣稱奉勅
夫輸納調庸節制分明勘責違闕科條嚴峻而所司
怠慢鮮有遵行不加督察何以懲肅宜仰大藏省諸
國所貢調庸等物全好濫惡之品并見進未進合期
過期等事國別細勘具錄上奏各期限月後三十日
內奏畫即當隨事黜陟以勵將來兼下刑部依法科
處詔曰觀時改制論代立規往古相沿來今莫革故
虞夏分職損益非同求之變通何常準之有也思欲
有司合吏少牧多民致人務於清閑期官僚於簡要

省冗官

其內禮司併彈正臺其喪儀司併鼓吹司其刑部解
部宜從省廢其贓贖司併刑部省其縫部采女二司
併縫殿寮其鍛冶司併木工寮其官奴司併主殿寮
其官陶司併大膳職其內兵庫併左右兵庫其漆部
畫工二司併內匠寮其內染司併縫殿寮其隼人司
併衛門府其主醬主餅宜從停廢減內舍人定四十
員始令內舍人與監物主計共出納諸司雜物其辨
官中務民部等並不預焉從四位下阿倍兄雄叙正
四位下從四位下吉備泉叙從四位上葛原親王為
彈正尹兵部大輔藤原仲成為兵衛督內藏頭紀廣



死骸無斂露委路傍

濱叙從四位下木工頭多入鹿為右少辨大宰大貳
藤原藤嗣兼右京大夫二月減大學直講一員置紀
傳博士其官位同直講勅今聞往還百姓在路病患
或因飢渴即致死亡是誠所司不存格旨村里無意
看養也又頃者疫癘死者稍多度骸無斂露委路傍
其乖掩骼埋胔之義宜令諸國巡撿看養一依先格
所有之骸皆悉收斂焉東海道觀察使藤原葛野麻
呂任中納言太政官符圖書寮造筆手元六人今定
三人造紙手元八人今定五人右大臣宣奉勅年料
造紙其數不多所有紙手用造既無食料又年中造

天子祈禱名神、濟百姓病苦

大田親王薨、黃雨

官家功德修行

筆無有定數依臨時宜造備供奉准量所用造手有餘並從減省御大極殿祈禱名神為天下疫氣方熾也詔曰三月者先皇帝及皇太后登遐之周也三月之節宜從停廢三月令諸國七日內共講仁王經為疫病也大田親王薨黃雨內裏及諸司左右京職講說仁王經為濟疫病也太政官符應官家功德分封物依舊收東大寺事右撿案內太政官去延暦十四年六月十一日下民部省符稱太政官去寶龜十一年十二月十日下造東大寺司符稱被內大臣宣稱奉勅東大寺封五十戶就中家官修諸佛事分二千



戶宜收於別庫以充每年安居國忌及雜齋會料度仍三綱寺司與諸司相對出納者右大臣宣奉勅件物收置別倉出納諸司往還有煩宜自今以後收納官庫修行功德之日隨用出充者今右大臣宣奉勅詔書稱朕有所思宜其依舊還收寺家充用佛事仍大和國司與僧綱及三綱計會出納者宜依詔書并寶龜十一年十二月十日符依舊收納當寺別庫充用官家修功德分國司諸綱相對出納其收物畢即申民部省至於出用待官符行仍年終造納物并用脚等帳申送東海道觀察使藤原緒嗣兼刑部卿僧

有鳥接翼交頸俱死

驛鈴自鳴

安倍真直等撰大同類聚

最澄修金光明長講夏四月有二鳥集居犬養門柳樹上接翼交頸俱死經日不墜為人被打墜驛鈴在廊下自鳴山陽道觀察使藤原園人行北陸道事內舍人二十人准于監物賜馬料以出納官物幸神泉苑賜五位已上衣被五月幸神泉衛門佐安倍真直侍醫出雲廣貞等撰大同類聚一百卷奉進奉黑馬於丹生川上雨師神祈雨雨群臣言今日甘雨不可不賀天皇曰朕亦有此情終日有司奏樂賜物有差東海道觀察使藤原緒嗣兼陸奧出羽按察使東山道觀察使阿倍兄雄遷任畿內觀察使南海道觀



藤原乙叡逝、并履歷

水疫頻至、橫斃者衆

察使吉備泉為左大弁兵衛督藤原仲成兼右大辨右京大夫藤原藤嗣為兵部大輔大學頭藤原道雄為治部大輔前中納言從三位藤原乙叡逝（年四十八右大臣繼繩子也乙叡母尚侍百濟王明信被寵渥乙叡以父母之故頻歷顯要至中納言狀貌驕傲妄而緣山臨水多置別業信宿之以女內為事先是天皇為太子之時侍宴傾酒不敬天皇銜之後及母坐伊豫親王事辭退免歸于第自以無罪以憂而終）停馬射以天下疫病也勅如聞大同元年洪水為害餘弊未復去年以來疫病流行橫斃者衆頻破困厄深懷矜愍思施恩德以慰黎烝宜大同元年被水損七分已上戶所輸正稅未納悉從免除遣使療治左右京病民詔曰朕以寡昧虔

咎徵謂天災地変顯至也

嗣丕基履薄如傷黙首之隱是恤駁奔若厲紫宸之
尊非寧訓已思治勵精竭政而仁無被物誠未感天
自從君臨咎徵斯應頃者天下諸國飢饉繁興疫癘
相尋多致夭折朕之不德靑及黎元撫爾責躬怨焉
疚首或恐政刑乖越上爽靈心漁汗煩苛下貽人瘼
此皆朕之過也兆庶何辜靜言念之無忘濫寐詩不
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其畿內七道言上飢疫諸
國者今年之調宜咸免除仍國司親巡鄉邑藥療當
救兼令國分三寺轉讀大乘一七箇日左右京亦宜
遣使普加賑贍庶幾爲善有效濟困窮於畝糧修德



監典者謂監事主典也

闕者缺也

不虐返遊魂於岱宗務崇寬惠副朕意焉太政官謹
奏省大宰府監典各二員置筑前國司事守一員介
一員掾一員大少目各一員右謹案令條大宰府帶
筑前國自爾已來或別或隷至延曆十六年又廢國
隷府今得府解稱臨交替事細加撿校未進調庸幷
闕夫正稅器仗或具等類每物有數此是攝行之日
彼此相讓無心國政之所致也望請分置官人以爲
別當專一其心令濟國務然則帶國之名不乖令條
闕員之煩絕於國內者臣等商量兼前府帶之時或
下官符而定別當或府司相量分量其人同僚之官

禁庭橘彫枯經日忽生花菓

停止給新任国司等公粮

兼預國務勘責雜怠不同比國望請省大同元年所
增監典便充補國司庶令所守有別各濟繁劇謹錄
事狀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六月大宰府幷管
內諸國官人歷以爲五年禁中橘樹彫枯經日忽生
花菓楚楚可愛曰是右近衛府奉獻宴飲令親王以
下進役夫爲防葛野川也太政官符停止給新任國
司等公粮事右西海道觀察使大宰帥從三位藤原
朝臣繩主奏稱准延曆二十五年三月廿四日令旨
新任國司初到任所未給公廨資用之少宜各准公
廨四分之一借貸正稅者然則新任之用以此足矣



觀相撲

內親王命婦進堀葛野川役夫

而依舊給粮於事重疊望請當道公粮永從停止者
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自餘諸道亦宜准此山陽道觀
察使藤原園人兼民部卿東海道觀察使藤原緒嗣
兼衞門督南海道觀察使吉備泉兼刑部卿秋七月
朔日食幸神泉苑觀相撲令文人賦七夕詩令內親
王及命婦進堀葛野川役夫太政官符諸國定額寺
燈分稻可使預講師三綱事右被右大臣宣稱奉勅
國內廢務觸頁繁多宜其燈分料稻停預國司便令
講師三綱依件出擧省察依例勘之僧綱亦加撿挍
立爲恒例不得漏失太政官奏曰加置官員事大藏

減冗官

官職廃置

省今加大丞一員大録一員右件出納事多官員欠
少伏乞更加件員内蔵寮今加少允一員右件供御
忙劇兼侯別勅伏乞更加件員大膳職今加少進一
員少属一員右件依今年正月三十日詔書省宮陶
司併於件職又主醬主菓餅等雖謂従停廃其政復
帰職然則務繁人少更加行員以前雖官職之員令
條立限而臨時取宜政道依尚伏乞依件廃置各理
其務臣等商量所定具件如前謹録事状伏聴天裁
謹以申聞謹奏聞停内蔵寮御履長上一人内膳司
食長上一人料理長上一人太政官符應令國司出



令国守撿掌八幡宮祭料

納八幡大菩薩宮雑物事右得大宰府解稱太政官
去延暦十八年十一月五日符稱府解太政官去年
十二月廿一日符稱大菩薩并比咩神封一千四百
十戸宜納府庫者豊前國解稱神宮司申云比咩神
封六百十戸之物與大菩薩封物共納府庫由是春
秋祭料無物可用者所申有實謹請處分者右大臣
宣奉勅宜府官撿挍割充祭料所残雑物便納神宮
仍即府官司相共出納者府依符旨相共出納而道
路稍遠有煩遣使加以撿前例神宮當國等司相共
撿掌出納望請准先例付國與官共令出納但年終

廃省官員共減定人数

用状勘録令申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太
政官奏廃省官員并減定人数事衛門府右件謹案
令條禁衛宮掖以時巡撿斯衛士府之職也今衛門
所掌復不異於此徒設官員事乖忙劇伏請一従襃
省其諸門禁衛出入禮儀及門籍門牓等事同令衛
士府主之然靫負為名年紀積久今廃彼混此雖不
改文字號曰左右靫負府又門部者掌率衛士守諸
門又請分配左右左衛士府右衛士府准此主師六
十人今廃衛士六百人今定五百人門部百人今置
左兵衛府右兵衛府　刪　准此兵衛四百人今



野狐窟朝堂院中庭

兵庫鉦鼓自鳴

定三百人使部三十人今定十人右件勘酌職務以
前伏奉今月十五日詔書七衛府雑任以下員伍稠
疊恩従減省卿等詳議定人数奏聞者伏奉詔書如
右官職之設固嫌[illegible]繁宜導之方唯務簡要是以随
時損益権宜弛張聖詔所及冠古今臣等不揆浅近
濫叨周行伏膺綸旨敢以斟量戦慄之誠倍百恒品
臣等商量具如前件謹録事状伏聴天裁謹以申聞
謹奏聞八月加少納言一員野狐窟朝堂院中庭常
棲經十餘日不見左右兵庫鉦鼓自鳴太政官符炊
部司長官主典官位事右得齋宮寮解稱件司元長

官用須遠年不動穀

官一人、而今改置長官主典、未審官位、仍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宜准舍人蔵部等司官位、監物主典、併左右大舍人寮為一、加少属一員、隼人司依令年正月二十日、詔、既從廢省、併衛門府、而衛門府併左右衛士府、仍更此司隷兵部省、但廢佑一員、使部二人、太政官符、應年中雜用、停用新穎、先盡舊穀事、右、撿攘令條、凡貯積者、稲穀、粟支九年、又太政官去天平十二年八月十四日、符稱、其官用便用遠年、不動穀、天平寳字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符稱、不動倉鈎匙、自今以後、進上於官、但穀有須用、臨時請之者、然



齋内親王向伊勢

奉勅平群賀是詠和哥

則貯支之事、既立年限、雖曰不動、必有可用、而諸國司等不存公平、頃年所行、既乖令格、令遠年舊穀徒損倉中、救急之儲、誠非其資、今被右大臣宣稱、奉勅、宜自今以後、年中雜用、除進官舂米以外、停用當年新穎、先盡遠年不動、當年所輸新穀、即委以為不動、但論定本穎及公廨等之類、並依大同元年八月二十五日符、收穎五月、齋內親王向伊勢、幸神泉苑、有勅、令從五位下平群賀是麻呂作倭哥、天皇歡悅、即授從五位上、勅、去五月詔書曰、言上飢疫諸國者、今年之調、宜咸免除者、然則遣疫國內、理須咸免、詔旨

免、免調也

徵、徵調也

養者、飼鷹也

無事者、謂天子為政之暇也

分明、不足致疑、今聞、或國司等、免見病之輩、徵未病之民、愚吏之失、還致民憂、宜早下知、莫令更然、其浪人調、并中男作物、只准於此、太政官符、應禁斷飼鷹事、右撿案内、太政官去寳亀四年正月十六日、下彈正臺左右京職五畿內七道諸國謄勅符稱、養鷹者、先既禁斷、頃年以来、無事棄日、時暫遊覽、特聽一二、陪侍者、令得養、欲送無事之餘、置實非凡廢之通務、如聞、京畿諸國郡司、百姓、及正臣子弟、或詐稱特聽、或假勢侍臣、爭養鷹鷂、競馳郊野、公違禁制、理須懲肅、所司兼知、嚴加禁斷、莫令更然、若猶不改者、六位



蔭贖、謂有父祖蔭者、

已下、不論蔭贖、科違勅罪、五位已上、録名言上者、被右大臣宣稱、奉勅、私飼鷹鷂、已経禁斷、今一切欲制事、不獲已、宜聽親王及觀察使已上、并六衛府次官已上、特令飼、但馳逐田畝、損傷民產之類、令所司録名言上、其所聽人等、太政官給隨身驗所由、加撿校、然後聽飼、若無官驗、輙飼鷹者、六位已下、禁身進上、五位已上、録名言上、阿容不言者、同科違勅罪、太政官符、東山道出擧正税事、右凡出擧正税者、総計國內課丁、量其貧富、出擧百束以下、千束已上、依差普擧、不須偏多、各為二春夏均給、並對撿班給、不許

負死者、謂負債而死者也
群烏来啄剥殿欄干
大嘗散齋以一月為限

計冒或負死、令國司審察、依實免除、若所司許容奸詐者、科違勅罪、永不任用、若有人糺告、其物即給告人、自餘廢事、一同常例、冬十月、群烏集朝堂院東一殿、啄剥一欄、行幸近江國大津修禊、以御大嘗也、制揩於前例、大嘗散齋三月也、自今以後、以一月為限、太政官謹奏、應賜位封、依令條事、右謹案祿令、王臣官封、各有等次、但五位已上、不在此例、而慶雲年中、更昇差數、延及四位、大同元年、大納言已上、職封復舊、加畢、然則雖有加給、未見職省、所擬行事、理洽同軌、伏請、從今而後、一品已下、食封、并四位之祿等、並



阿倍兄雄卒、兄傳
耿介不安也、猶謂奮慇氣象也
不能得者不言聽也

依令條、但先經恩賜、不更收還、其加階進級之日、即便廻給、各得其所、凡法令之興、其来尚矣、有國通規、不易之典、而一則遵行、一則無擬、臣等商量、良不可然、謹録事狀、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左衞士坊失火、焼百八十家、賜物有差、遊獵北野、布勢内親王奉献、飲宴極日、有司奏樂、賜五位已上衣被、畿内觀察使正四位下、阿倍兄雄卒、從五位上粳虫之孫、無位道守之子也、性尤亮貞、有耿介之節、所歴之職、以公廉稱、伊豫親王無罪而廢、上怒、群臣莫敢諫者、兄雄辭固言争、雖不能得、論者義之、又克文堪武、十一月、奉幣帛於伊勢大神宮、以太嘗事也、是夜、御朝堂院、行大嘗事、太嘗會敍位、女敍位、

坊驗者、春宮坊鑑札也
内外五位、位祿准授令格事

太政官符、春宮坊鷹、令隨坊驗事、右太政官去九月二十三日、下臺符、兩職符稱、親王及觀察使已上、六衞府、次官已上、特聽養鷹、仍太政官給隨身驗、所司加撿校、然後聽之者、今右大臣宣、奉勅、件鷹宜使令隨坊驗、但雖有其驗、於民致妨、隨事勘當、一依先符、山陰道觀察使菅野真道兼大藏卿、東海道觀察使從四位上藤原緒嗣、南海道觀察使從四位上吉備泉並敍正四位下、美濃守紀廣濱為右京大夫、美作介多治比今麻呂敍從五位上、任大宰少貳、太政官奏、内外五位位祿、准授令格事、正五位、絁六疋、格負八疋、綿六屯、格負八屯、絲二十六絇、格負令停、布三十六端、格負三十八端、庸布二百三十常、以二丈八尺為段、百十一端一丈二尺、格負五十四端、今定一百十端、從五位、絁四疋、格負六疋、綿四屯、格負六屯、絲二十絇、令停、布二十九端、格負二十六端、庸布一百八十常、以二丈八尺為段、八十三端一丈六尺、格負三十段、今定八十段、右據祿令所定、如件、外正五位、絁四疋、格負綿四屯、格負絲十三絇、格負令停、布二十四端、格負庸布六十段、今定格負二十七段、外從五位、絁三疋、格負綿三屯、格負絲十絇、格負令停

布二十端今定格貢十八端庸布四十段今定格貢二十端右准大寶元年格并折中禄令所定如件似前撿太政官去大同二年十月十九日奏一品已上食封并四位位封據格貢還忘禄令臣等商量良須折中伏請依件定以為恒例其女禄亦准此減半謹録事状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十二月曲宴奏樂五位以上賜衣被大雪宴飲終日太政官符停止并減定諸司材長上事圖書寮造紙長上二員右減一員定一員造筆長上造帳長上右並停止内蔵寮典履三員右減一員定二員典革造油絁長上御履長上造御梳長上右四員並停止縫殿寮染師二員右並停止織部司排文師四員右減二員定二員以前被右大臣宣稱奉勅件司等材長上數停止并減定如件永為恒例太政官符初任官人季禄事右依令自八月至正月上日一百二十以上者給春夏禄秋冬亦如之如此則六月之内上日三分之二已上乃給季禄而兼前之例初任之官不限日之多皆依給禄之例今被右大臣宣稱奉勅自今以後改張此例起自任日至于限月上日不滿三分之二者不在給例又二月八日上旬新任者雖禄文未奏而既在

初任官入季禄事

上日者謂奉勤日也



限外宜入後季計日給之其給馬料亦准此例

已丑四年春正月朔癈朝風寒異常也右大臣正三位藤原内麻呂叙従二位令諸國停献正月七日十六日節會珍物以傾民也有犬登大極殿西樓上吠鳥數百群翔其上令天下諸國為名神寫大般若經一部轉讀供養勅改三緒綿麻呂姓賜三山朝臣春宮亮藤原冬嗣為侍從二月有勅聽右大臣藤原内麻呂着中紫朝服太政官符畿内七道諸國司解由状事右案公式令云官人判事案成自覚不盡者聽舉職追次又名例律云公事失錯自覚舉者原其罪旦兹准量雖前司既得解由後人若有不盡而覚舉者無妨進返頃年所司良無注意而撿去延暦二十三年勘解由使所奏交替式云新任國司撿物違法令須交替之日闕負之物令細搜勘一度申畢若有遺漏事須覚舉一舉之後不許更申如猶不謹再三追申此乃受領之後更致闕損仍貢物懲後人罪同前格以此觀之交替之日須一覚舉與解由後卒不可舉然則使奏之日已破法意破法之後何乖式旨今被右大臣宣稱奉勅随時制宜古來攸同自今以後覚舉之事一依式例若與解由之後猶有遺漏雜

有犬登大極殿西樓上吠

諸国守解由状事解者書式上所管書也

貢物者令償闕損物也

新置并加置諸司史生貪事

定雅樂師
雅樂師

事即罷署人兼令塡償其前任勘付新司受領務從精細勿致疎略廢減供御并年中雜用諸司官人已下月料太政官謹奏佐渡國令置掾一員隱岐國令置掾一員右件兩國僻在邊區官乏少居上之人若有事故者則主典代之掌印求之道理良不穩便伏乞更置件員以備職務謹錄事狀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春宮大夫巨勢野足遷左近衛中將天皇不豫三月太政官符新置并加置諸司史生貪事左馬寮四員元二員今加二員右馬寮四員元二員今加二員左兵庫二員右新置如件以前被右大臣宣



偁奉勅夫官職之員事資因繁寮司之務競無繕寫而諸司史生先無定准或闕此員實乖適時宜量事廢置令濟理務者謹依勅旨加增并新置等員如件太政官符定雅樂寮雜樂師事哥師四人舞師四人筑紫諸縣師一人在此中笛師二人唐樂師十二人横笛師合笙師簫師箜篌師篳篥師尺八師箜篌師箏師琵琶師方磬師鼓師哥師舞師高麗樂師四人横笛師箜篌師莫目師舞師百濟樂師四人横笛師箜篌師莫目師新羅樂師四人琴師舞師度羅樂師二人鼓師舞師右依舊為定餘皆停止伎樂師二人元

天皇禪位於皇太弟

天皇聽政黎明出朝堂而坐

愁大箱

天皇聽朝至日晩進御食於朝堂

立高岳親王為皇太子

一人今置一人林邑樂師二人今置闕右依件為定中納言從三位坂上田村麻呂藤原葛野麻呂並敘正三位山陰道觀察使正四位上菅野真道山陽道觀察使正四位下藤原園人並敘從三位召東海道觀察使藤原緒嗣南海道觀察使吉備泉於內裏昇殿上令典侍給衣被綠修宮殿欲暫御於辨官廳而役夫一人自辨官南門墜死仍停夏四月讀經宮中又遣使於京下諸寺讀經天皇自今春寢膳不安遂禪位於皇太弟天皇在祚之間屢出聽朝政其儀黎明天皇出朝堂南面而坐群臣百僚守次而列座四方



獄訟者皆聚禁庭各以其訴牒投入箱中其箱在高机上號之曰愁大之箱於是史外記并少納言等取其訴牒隨次而讀之群卿各議決之天子自降天裁訴牒堆積或至日晏則先進御食於其處群卿亦各下箸皇太弟即位於大極殿太弟初未敢當命天皇不許至是遂踐位立高岳親王為皇太子（世人號曰蹲居太子）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兼皇太子傅山陰道觀察使菅野真道遷為東海道觀察使山陽道觀察使從三位藤原園人敘正三位（依受禪止其皇太弟傅）右大辨從四位下藤原仲成為北陸道觀察使美作守從四位下藤

修理諸國神社

觀察使任在深恤民訪求病苦

寄猶委也

原真夏為山陰道觀察使、勅修造諸國神社之狀、宣勅先訖、而經歷年月、未加修造、自今以後、在所長官、專當其事、勤致修理、其料度者、以神税充、無封之社、宜用正税、舍人頭三山綿麻呂為左兵衛督、左中將巨勢野足叙正四位下、侍從藤原冬嗣叙正五位下、又叙從四位下、任左衛士督、兵部大輔藤原藤嗣叙從四位上、任春宮大夫、左衛士大尉良岑安世為右近衛將監、式部少録朝野鹿取為左少史、勅去大同元年六月十日、始置諸道觀察使、寄深恤俗、任重求瘼、故二年四月十六日、賜食封各二百戸、頃年諸國



天皇賜書玄賓法師

公者指玄賓、清風者、謂玄賓之淨行

損弊、百姓困乏、命支度公用、頗有闕少、宜暫返納、令兼外任、以彼公廨、代此食封者、依理解任、及致仕者、則還給例封、其返収封、宜待兼國、勅賜書玄賓法師曰、太上天皇寧濟為心、咸熙在慮、憂勤庶績、達旦忘寢、舊疹相仍、聖體不豫、遂乃褰裳黄屋、脱屣紫宸、谷神玄牝、託懐白雲、昔日愛翫、平生近幸、一朝一夕、皆為俗穢、仍有詔延請、公扶老就道、允當聖望、朕昔師事、清風一別之後、忽焉數年、夢中無路、增傾歎耳、託此因結、冀得再見、公廬山栖心、襄陽晦跡、弗為久留、不可煩想、弾正尹三品葛原親王、無品仲野親王奉

大赦天下

天下諸國禁斷殺生

使富者進穀以賑給貧民、其情合義、故曰義倉也

獻、五位已上賜衣被、參河國為悠紀、美作國為主基、詔曰、太上天皇聖體不豫、頻移晦朔、思降寛惠、式資聖躬、可大赦天下、昧爽以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八虐、私鑄錢、及強竊二盜、常赦所不免、咸皆赦除、令天下諸國七个日禁斷殺生、其濱水百姓、以漁為業者、量給粮贈、左大臣藤原種繼加贈太政大臣、太政官符、應留不進義倉、五位已上位禄封物事、右得左京職解稱、四位已上進義倉輩、或狎法不進、或強進代物、因茲未進多數、常煩解由、望請留封禄、懲將來者、右大臣宣、



三品高志内親王薨

霖雨奉幣諸神社

奉勅依請、五月、遣使奉幣諸國天神地祇、為即位也、三品高志内親王薨、遣使監護喪事、贈一品、内親王者、桓武天皇第二女、天皇同母妹也、天皇尤鍾愛、配大伴親王、生三品恒世親王、氏子有真子内親王、薨時年二十一、賑給京中人民、霖雨也、奉幣於松尾、鴨御祖、鴨別雷等社、為止霖雨也、聽五位已上通用白木笏、其白玉玳瑁等腰帯者、又依延暦十五年正月十八年正月両度格、自余禁制、一如常例、散位從三位大伴宿禰乙麻呂逝、年七十九、大炊寮廪災、勅令年停大嘗會、北陸道觀察使藤原仲成任右兵衛督、左

伊勢齋内親王歸京
高津内親王為妃
徭分雇役兵士

兵衛督三山綿麻呂兼大膳大夫在河内國内藏寮田十一町賜正五位下伊勢朝臣繼子其一身之後收為寮田六月遣使奉幣於吉野丹生川上雨師神祈雨也令攝津國造頓宮以伊勢齋内親王歸京也尚膳從三位藤原朝臣勤子逝無品高津内親王授三品是日立高津内親王為妃橘朝臣嘉智子多治比真人高子為夫人散位從四位上橘朝臣綿裳卒太政官符應加增徭分雇役兵士事人別可輸徭錢捌拾文（先所定五十文今加三十文）右得右京職解稱雜徭之中兵士尤苦計帳之日雖能簡點至召正身都不參向



良岑安世累遷

僅輸使料賂雇使人冒名之罪於理難避加以兵士一年所輸錢一貫六百五十文正丁一人調僅只一百錢彼此懸隔事乖均平望請加徵徭分雇役兵士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左京准此東海道觀察使菅野真道任宮内卿右兵衛督藤原仲成兼大藏卿前參議秋篠安人為左大辨民部大輔多入鹿叙從四位下大膳大夫三山綿麻呂改姓文室真人任兵部大輔春宮大夫藤原藤嗣任右大辨右近將監良峰安世叙從五位下轉權少將又轉少將（以下才兼文武能書解音樂也）左少史朝野鹿取為右近將監三原春上任彈正弼

賜無品親王内親王食封事

忠太政官符應賜無品親王内親王食封事右奉勅件封戸大同三年十月十九日論奏云一品已下食封并四位位祿等並據令說但先經恩賜更不收返其加階進級之日即便廻給各得其所又大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式云無品親王食封二百戸男女並同但叙品之後一從停止者今撿奏意無品内親王叙四品之日封邑一百五十戸然則無品之日封二百叙品之時還失五十事之所在良不穩便宜議定奏聞者謹依勅旨商量件封戸大同三年論奏依令已訖然則女者良宜半減内親王准令半之其先經



吉野山陵云々奉慰南朝諸天皇寃魂也

恩賜復據論奏更不收返謹錄事狀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奉勅依奏秋七月行藥師法於小安殿七箇日以太上天皇病未瘉也勅自今以後不得遊獵於太原栗前野水生日根等野遣使於吉野山陵掃除陵内并讀經以炎旱累旬山陵為祟也大宅内親王第災太上天皇遷御左兵衛府勅頃來炎旱為災水陸焦枯若非禱祈何濟斯難宜國司齋戒依例祈雨大風散事從四位下葛井宿禰廣成卒新錢百貫賜從四位下橘朝臣常子因幡國人大伴言成浮宕京下相替御贖官奴大風麻呂為犯神事決杖遞送

仁子内親王為伊勢齋

朝覲之儀始於此

嵯峨天皇諱神野

本國。其大風麻呂配對馬嶋。八月、大風。散事從三位藤原朝臣人數逝。定仁子内親王為伊勢齋。散位從四位上多治比真人継足卒。天皇朝于太上皇。右大臣藤原朝臣内麻呂奉獻宴飲終日。賜物有差。朝覲之儀始於此。九月、四品葛原親王授三品。改伊豫國神野郡為新居郡。避天皇之諱也。暴風倒屋壁折。太上皇之輿幸神泉苑。觀射。兼命文人賦詩。賜物有差。無品阿保親王授四品。正三位藤原朝臣園人為中納言。從四位下紀朝臣廣濱為畿内觀察使。從四位下多朝臣入鹿為山陽道觀察使。皇太子奉獻於太上皇。五



觀察使起請十條

位已上及坊官并諸王、藤原、安倍、伊勢等氏賜物有差。停役諸國脚夫於京下。以旱疫民疲也。觀察使起請十六條。載下天下諸國。其一、撫育有方。戸口增益條。其二、勸課農桑。積實倉庫條。其三、貢進雜物依限送納條。其四、盡清守部。盗賊不起條。其五、割斷合理獄訟無冤條。其六、在職公平。立身清慎條。其七、在官貪濁。處事不平條。其八、肆行對猾。以求名譽條。其九、畋遊無度。擾乱百姓條。其十、嗜酒沈湎。廢閑公務條。其十一、公節無聞。私門日益條。其十二、放縱子弟請託公行條。其十三、擧擢善政。科責不實事。其十四、准

營平城宮

犯合解。聽停務事。其十五、善惡功過合得准折事。其十六、例外狀迹。隨事檢察事。冬十月、渤海國遣使獻方物。十一月、遣右兵衛督從四位上藤原朝臣仲成等造平城宮。太政官符、應進解由事。右被右大臣宣稱、奉勅、如聞、在京諸司紛失公文、不換孔目、或館舍破損、或公廨闕失。自今已後、遷替之人、須責解由。其件三色之物、付分受領。過限等類、准狀科罪、一同國司。自今以後、永為恒例。春宮亮小野岑守任式部少輔。美濃守藤原綱継為侍從。十二月、太上天皇取水路。駕雙船。幸平城。于時宮殿未成。權御故右大臣



位職者、位田及職田

大中臣清麻呂家。攝津國、伊賀國、近江國、播磨國、紀伊國、阿波國等、米粡充造平城宮料。夫人正四位下橘朝臣嘉智子、正四位下多治比真人高子二人、賜封各一百戸。令畿内諸國、雇工及夫二千五百人、以造平城宮也。大舍人頭藤原冬嗣、兼中務大輔、少將良峯安世兼雅樂頭。是年、藤原愛發補文章生。大同年中、始置穀倉院在大學西。納畿内諸國調錢、諸國無主位職及没官田、太宰稻等、諸蕃物。勤年中饗有公卿及四位五位別當預蔵人。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十終

[illegible]

明治九年十二月

[illegible]



執政
右大臣
藤原内麿
藤原園人
藤原冬嗣
弘仁元年
大継卒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十一 自弘仁元年至同十四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訓解

嵯峨天皇上

諱賀美能、或作神野、桓武天皇第二子、平城天皇之母弟也、延暦五年、生於長岡宮、幼聡敏、讀書、及長博覧經史、善屬文、妙草隷、神氣岳立、有人君之量、桓武天皇尤鍾愛之、二十二年正月授三品、歴中務卿弾正尹、平城天皇之嗣位、立為皇太弟、大同四年四月受禪即位、時年廿四

庚寅、弘仁元年、春正月朔、廢朝、以不豫也、従四位下大継卒、左右京飢、遣使賑給、典侍四位下小野朝臣



戸田租戸税田租也
土佐国全敷女節行
宮度従僧光定始

石子奉獻宴於殿上、賜侍臣衣被、美作國飢、遣使賑給、土左國香美郡人物部文連全敷女授少初位上、免戸田租以終身、標其門閭、以旌節行也（全敷女同郡物部鏡連家主之妻也、夫亡之後哭不絶、邑哀感行路）、参議菅野真道兼近江守、吉備泉兼伊勢守、紀廣濱兼上野守、多入鹿兼相模守、左大弁秋篠安人兼尾張守、中務大輔藤原冬嗣兼備中守、参議藤原真夏為造平城宮使、太宰少弐多治比今麻呂為右中弁、宮中齋會、僧光定奉詔得度、台嶺宮度従定始（弘仁帝好文、定有外学、常陪文宴、以故与帝狎、及叡壇、定抱戒疏、草乞宸書、帝笑而書）○二月正三位藤原園人為大納言、従四

官符

波多麿卒

位下多入鹿為参議太政官符應陸奥國浮浪人准土人輸狹布事右當道觀察使正四位下兼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緒嗣奏状偁陸奥守從五位上勲七等佐伯宿禰清峯等申云件浮浪人非欵云土人調庸全輸狹布至于浪人特進廣布織作之労難易不同齊民之貢彼此為異望請一准土人同進狹布者國司撿察所申有實但黒川以北奥郡浮浪人元来不在差科之限者臣商量此國地廣人稀邊寇惟防不務懐集何備非常伏望令依件進者右大臣宣偁奉勅依請　散位從四位下文室真人波多麿卒



官符

遷代謂自卑遷高

官符

○三月太政官符應延陸奥國史生并弩師歴事右按察使正四位下藤原朝臣緒嗣奏偁謹撿案内太政官去大同二年十一月二日符偁初位已上長上官遷代皆以六考為限又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符偁史生不改此例者而此國去京眇遠公廨數少奔國殊営防戍帰家既乏路粮臣請此一國改史生歴六年為限者右大臣宣奉勅准西海道諸國五年為限弩師准此太政官符應與諸國貢調鋭帳太帳等使者事右得民部省解偁撿案内延暦九年十二月十日左大弁紀朝臣古佐美宣諸國税帳太帳貢調

移者諸省相報答文書之式也

初置藏人官

渤海使高南容帰国

三嶋真人名継卒

等使上日頃年之間民部漏落不為充行自今以後宜依舊給之者而今奉使之輩多非其人或稱病避事或肆情徇私曽不参省徒煩雜掌衆務闕怠從此而生望請勘公文閒無故不上計其上日上日漏三分之二即奪公廨兼不預考仍毎年上日移送式部審加貶降又所奪公廨數令與税帳申然則吏自公勤勘帳無怠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初置藏人官以巨勢野足藤原冬嗣為頭○夏四月饗渤海使高南容等於鴻臚館高南容等帰國賜國王書左京大夫兼攝津守正四位下三嶋真人名継卒年六十三遣散位外



大伴宿禰久米王卒

官符

解者内外諸司上太政官及所管文書也

從五位下江沼臣小並等造招提寺塔遣使於伊勢太神宮告定齋内親王之状從四位下勲七等大伴宿禰久米王卒年六十一　太政官符置臺掌二人事右得彈正臺解偁糺禁非違者臺家大務而因犯被召之徒多先其礼非有臺掌何糺進退伏請臺掌教正容止者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准八省例補充從四位下藤原真夏叙正四位下紀廣濱任左京大夫前大納言藤原雄友免罪授本位拝宮内卿秋篠安人為大舎人頭○五月播磨國飢遣使賑給大納言藤原園人奉獻飲宴終日賜五位已上衣被令天下諸國停

使諸生就習渤海語
藤原黒麿卒

進相撲人渤海使首領高多佛脫身留越前國安置越中國給食即令史生羽東馬長弁習語生等就習渤海語○六月幸神泉苑有勅召文人令賦釣臺詩賜祿有差丹波播磨兩國飢遣使賑給從四位下藤原朝臣黒麻呂卒地大震太上天皇詔曰去大同元年為行十六條置並觀察使各委一道夫參議之寄望重守大專任責成職非虛設是以廢置之云々宜罷觀察使須復參議號封邑之制宜仍舊數於是諸道觀察使皆為參議右中弁多治比今麻呂遷因幡守○秋七月幸神泉苑觀相撲進膂力人者常限六



聖体不豫
奉幣名神
慶雲見
行藥師法

月二十日以前自今以後隨得則進莫限期月參議菅野真道任常陸守吉備泉任武藏守藤原仲成任近江守遣使於川原長岡兩寺誦經聖體不豫也遣使鎮祭高畠陵以聖體不豫山陵為祟也令天下諸國七箇日間禁斷殺生其白水郎以漁為業者給粮因幡守多治比今麻呂為民部大輔大学頭藤原道雄為能登守以僧永忠為少僧都忠年七十辭之不許○八月奉幣名神以禱止病攝津國言慶雲見令僧一百五十人於太政官限七箇日日行藥師法參議紀廣濱任右大弁藤原仲成任伊勢守右大弁藤

畿内班民口田
擬遷都於平城
藤原藥子矯託百端
藥子之兄仲成横逆
以目目擊也

原藤嗣任陸奥出羽按察使○九月遣使畿內班民口田勅大和國租地子稲永充平城宮雜用料依太上天皇命擬遷都於平城正三位坂上田村麻呂從四位下藤原冬嗣從四位下紀朝臣田上為造宮使先是太上天皇傳位避病於數處五遷之後宮于平城尚侍從三位藤原藥子掌侍帷房矯託百端太上天皇甚愛不知其姧遷都平城非是上皇之旨藥子兄右兵衛督仲成假藥子威肆其横逆道路以目藥子勸太上天皇曰讓位之後政事不任意悔怒有餘頻君之有意於此太上天皇漸從其言藥子謂太上天皇復皇位則我可為皇后是其譏変之張本也縁遷都事人心騷動



仍遣使鎮固伊勢近江美濃等三國府并故關繫右兵衛督從四位上藤原朝臣仲成於右兵衛府詔曰尚侍正三位藤原朝臣藥子者柏原朝廷御宇為春宮坊宣旨知其性之不善既逐退之然至今親侍太上天皇矯稱王言無所忌憚使二所朝廷相為隔礙將起大乱又平安京者先帝定為萬代之宮而今議遷平城古京擾乱天下損獘百姓又其兄仲成不能教諭之恃己妹勢構以虛詐凌侮親王夫人而棄家乘路東西辛苦如此罪惡不可數盡其罪雖不可赦然先處之輕科曰茲藥子者解其官位使退宮中仲

藥子仲成並敗降
敵將至備之曰戒嚴
太上天皇聚兵發平城宮
文室綿麻呂見禁

成者敗為佐渡國權守又續日本紀所載崇道天皇與贈太政大臣藤原朝臣不好之事皆悉破却乃差參議正四位下藤原朝臣緒嗣告此狀於柏原山陵是日宮中戒嚴（中納言坂上田村麻呂任大納言）太上天皇聞天皇解藥子仲成官而大怒聚畿内并紀伊國兵自川口道入於東國時太上天皇與藥子同輿凡其諸司并宿衛之者皆從焉大外記從五位下上毛野朝臣頴人從平城急來告之（先是正四位下藤原朝臣真夏從四位下文室朝臣綿麻呂等被召自平城宮來禁綿麻呂於左衛士府）天皇遣大納言正三位坂上田村麻呂督軍事田村麻呂奏請文室綿麻呂武藝之

仲成遭害
狼犺出邏羅後之以酒食輙怒至死不避
使酒酒乱也
藥子自殺

人頻經邁戰募將同行即授正四位上拜參議以遣之歡喜踊躍即駕兵馬又置宇治山崎兩橋與渡市津頓兵命左近衛將監紀清成右近衛將曹住吉豊繼等射殺仲成於禁所（仲成者參議正三位宇合之曾孫贈太政大臣正一位種繼之長子也性狼犺使酒或昭穆無次忤於心不憚擊獗及其女弟藥子專朝假威益驕王公宿德多見陵辱民部大輔笠朝臣江人之女適仲成也其姨頻有色仲成見而悅之嫶其不和欲以力強女脫奔佐味親王仲成以王及母夫人誣之厲言逆行甚失人道及遭害衆以為自取之矣）太上天皇至大和國添上郡越田村即聞甲兵遮前不知所行遂知勢蹙乃旋宮剃髮入道藤原朝臣藥子自殺（藥子者贈太政大臣種繼之女中納言藤原繩主之妻也有三男二女長女太上皇為太子時以選入宮其後藥子



不受替藤津不致戒務也
大伴親王為皇太弟
高岳親王為空海弟子

以東宮宣旨出入臥内太子私爲桓武帝以藥子屢嬉而淩義即令驅逐太子之嗣位徵爲尚侍巧求愛媚恩寵隆渥所言之事無不聽容百司衆務吐納自由威福之盛熏灼四方屬倉卒之際與上皇同輦知衆惡之歸已遂仰藥而死）越前介從五位下阿倍朝臣清繼權少掾百濟王愛筌等聞太上天皇幸伊勢國擧兵應之補新任介從五位下登見真人藤津不受替遣民部省少輔從五位下紀朝臣南麻呂等勘問服罪清繼已下處遠流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罷皇太子傅（以藥子之姻婭也）參議吉備泉解左大弁藤原真夏左降備中權守多入鹿左降讃岐權守廢皇太子高岳親王立中務卿大伴親王為皇太弟（高岳親王剃髮為沙門其名真如為空海弟子）

弘仁元年
服色制

三品葛原親王為式部卿大納言藤原園人兼皇太子傅參議藤原緒嗣兼右兵衛督藏人頭巨勢野足任參議左大弁秋篠安人復任參議兼越後守春宮大夫藤原藤嗣兼右中將權右中弁良峯安世轉左大弁民部大輔多治比今麻呂轉春宮大夫正五位下藤原貞嗣任近江守内匠頭真世王兼相摸守從五位上紀百繼為右少將右中弁藤原道雄轉左中弁文室秋津為右衛門督改大同五年為弘仁元年制大臣身帶二位者聽着中紫今宜改着深紫又諸王二位已下五位已上及諸臣二位三位者依令條

川辺女王
辛
渤海使貢献
官符
出挙謂挙貸公廨並穀令出息也
彫同凋瘁也

浅紫、今改着中紫、又去大同二年制四窠已上不得服用者、今聴五位已上服用女叙位散事従四位下川邊女王辛渤海國遣使献方物太政官符應収出挙息利事、右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園人奏偁謹案延暦十四年閏七月一日勅書偁、如聞諸國出挙正税例収半倍息利、貧窮之民不堪備償、多破家産或不自存、宜其論定公廨及雜色稲出挙息利始自今年一従減省、仍率十束収利三束者由茲觀之矜百姓之罄乏惜習俗之弊衰也、大同之初改張此例更率十束収利五束、爾来迄今彫損滋甚水旱疾



僧空海於高雄山修法

疫頃年相仍僅頼今歳之豊稔少慰先時之菜色然窮困之民未得興復備償之煩當從軽減伏請論定公廨及雜色稲出挙息利始自今年一依去延暦十四年勅行之庶令改重從軽濟弊拯益者右大臣宣奉勅依奏但陸奥出羽両國不在此限○冬十月、禊於松崎川縁大嘗會事也宇佐二御殿授勲一等僧空海望請奉為國家率諸弟子等於高雄山門以修法○十一月、行大嘗會於朝堂院御豊樂院悠紀主基両國献翫好雜物奏土風歌舞五位已上賜衣服免參河美作両國田租以供奉大嘗也○十二月、従

賽報也
始置賀茂齋院司
弘仁二年

六位上林宿禰東人為送渤海客使遣參議正四位下巨勢朝臣野足奉幣於八幡大神宮樫日廟賽静乱之禱也鑄錢司用鑞銅進新鑄錢一千三十貫因茲鑄長官從五位上三嶋眞人年朝授正五位下次官從五位下大枝朝臣継吉授從五位上自餘六位已下客作兒已上叙位賜物有差少外記坂田弘貞為大内記是年始置賀茂齋院司以皇女有智内親王為齋主掌神事

辛卯二年春正月朔天皇御大極殿臨軒皇太弟文武百官蕃客朝賀如常儀制上殿舍人一百二十人



青馬始御覧
葛野親王年如長技
始有射遺之事
賜渤海王書
官符

復舊名為内竪青馬始御覧御豊樂院観射蕃客賜角弓射焉（此時親王以下各射為皇弟葛井親王年十二尚幼不在其列天皇戯曰縦年不長而盡執弓矢親王乃起而発両箭皆中其的其外祖父坂上田村麻呂驚喜起坐抱親王舞蹈白天皇曰親王之武術我不能及也是月正月始有射遺之事射礼之明日使四府之不會射礼者射焉故謂之射遺也）遣大納言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中納言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參議菅野朝臣真道等饗渤海使於朝集院賜禄大伴國道任陸奥守渤海國使高南容帰蕃賜其王書正四位上藤原朝臣彦子授從三位無品明日香親王授四品藏人頭藤原冬嗣任參議橘常主為大学少允○二月、太政官符應占田地依

上野国為大国
於太宰府造釈迦佛像
官符

町段數事右項年占請之輩偏限四至不論町段是以換四至則涉于官舍人宅勘町段則不論四至之内求之政途理不合然自今以後占請之地一定町段不依四至上野國元上國今改為大國於太宰府皷吹四天王寺造釋迦佛像太政官符改仰齋日事右據令條凡祭禮所司預申官官散齋日平旦頒告諸司其散齋之内不得弔喪問疾食肉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穢悪之事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散齋之日頒告諸司諸司未兼事之前或有犯禁忌之徒宜改令條散齋之前一日頒告諸司自



官符
依舊依難波麻呂之法也
應変設教商時制宜

令以後永為恒例分縫殿寮官人三十人配大蔵省以縫作幄幔等類也太政官符應出擧郡發稲五萬束事右得常陸國解偁此去京行程遙遠貢調脚夫路粮絶乏仍故守従四位上石川朝臣難波麻呂以去靈亀年中始置件稲毎年出擧以利充粮其用度者附帳言上而去大同四年主税寮勘出不被官符輙以出擧望請依舊出擧擬濟飢乏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詔曰應変設教為政之要謳商時制宜濟民之本務故有尭舜異道而天下帰仁湯武殊治而蒼生依頼朕還淳返朴之風未覃下土興滅

土師常磐賜姓秋篠朝臣

繼絶之思常切中襟夫郡領者難波朝廷置其職有労之人世序其官逮于延暦年中偏取才良永發譜第今省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園人奏云有労之胤奕世相兼郡中百姓長幼託心臨事成務實異他人而偏取藝業永絶譜第用庸材之賤下處門地之労上為政則物情不從聽訟則决断無伏於公難濟於私多愁望請郡司之擬先盡譜第遂無其人後及藝業者實得其理宜依来奏主者施行左大弁良峰安世右少将藤原三守補藏人頭〇三月河内國人土師宿禰常磐賜姓秋篠朝臣山城國人土師宿禰



土師百枝賜姓菅原朝臣
藤原雄友逝
官符

百枝賜姓菅原朝臣近江國乘田二十八町賜中務省〇夏四月朔御大極殿視朝也内宴奏妓樂四品明日香親王為弾正尹前大納言宮内卿正三位藤原朝臣雄友逝詔復贈大納言年五十九遣渤海國使上林宿禰東人等辭見賜衣被四品明日香親王為弾正尹右中将藤原藤嗣兼右京大夫〇五月御馬埒殿観馬射幸神泉苑天皇自茲以後毎至暇日避暑於此勅天下諸國同連疾疫宜簡鰥寡孤獨之貧窮差疾不能自存者早加賑恤太政官符應送五位已上歴名事右得弾正臺解偁去延暦十一年十一月

十九日、勅、例賜位祿季祿時者、諸五位已上、自參大藏省受之、若不參者、彈正糺之者、而依無歷名、不便勘也、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式部省寫五位已上歷名、臨時送臺、其六位已上者、專頒彼省者、宜兼知、依宜行之、自今以後、永為恒例。大納言正三位兼右近衛大將兵部卿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逝於粟田別業。年五十四。天皇哀慟、即日賜絁六十疋、常例五十疋、更加十疋、調布一百段、常例商布四百段、常例三百段、加一百段、米七十斛、常例五十石、更加二十六石、假夫二百人、左右京各五十人、愛宕郡一百人。勅大舍人頭從四位下藤原朝臣繩治部少輔從五



魁、大也。岸、有廉也。謂峻如崖岸。
白烏見
主殿寮瓮自鳴
僧空海奉勅書寫唐賢詩巻

位下秋篠朝臣金繩、向田村麻呂第、宣詔、贈從二位。葬田村麻呂於山城國宇治郡栗栖村。今俗呼馬背坂。有勅、納甲冑劔鉾弓箭等、干棺擲、向城東、竪而埋之。田村麻呂為人、狀貌魁岸、匪直也人。其長五尺八寸、胸厚一尺二寸、目如鷹眼、鬢如金線、身之輕重、或任其意、重則二百斤、輕則六十四斤、叱怒則眼光射人、禽獸亦懼、竄戲笑則容色和悅、孺子亦馴慕也。其妻高子者、三善清繼女也。其女春子侍桓武天皇、為女御、生葛井親王。○六月、信濃國獻白烏。參議正四位下巨勢野足叙從三位、兼右近衛大將。右大弁紀廣濱兼左兵衛督。主殿寮瓮自鳴。僧空海奉少内記大伴氏上宣書劉希夷集四巻、王昌齡詩格一巻、貞元英傑六言詩三巻、飛白書一巻。遣弟子僧、

僧勝悟死
藤原貞雄卒
星似闘
僧空海献德宗帝真蹟
禁北辰祭及擧哀改葬

實惠謹隨狀奉進。僧勝悟死。年八十。○秋七月、幸神泉苑觀相撲。備前守正四位下藤原貞雄卒。年五十。勅、聞平城宮諸衛官人等出入任意、不勤宿衛。宜使參議加督察焉。大極殿龍尾道上有雲氣、狀如烟、須臾竭滅。○八月、幸神泉苑。五位已上賜綿有差。是日星合乍離、狀似相闘。齋內親王禊于葛野川。諸司陪從如常。僧空海奉献德宗皇帝真跡一巻、歐陽詢真跡一首、張旭真跡一巻、大王諸舍帖一首、不空三藏碑一首、岸和尚碑一舖、徐侍郎宝林寺詩一巻、釋令起八分書一帖、調之行草一巻、鳥獸飛白一巻。○九月、禁令祭北辰、擧哀改葬等事。曲宴前殿、令文人賦詩。其文人五位已上賜被、自餘五位并文



停內舍人奏
官符
官符

人、六位已下賜衣。停內舍人奏、依舊令闈司奏之。勅、平城宮諸衛府官人等、任意闕宿衛、即命少將已上使檢校焉。藏人頭藤原三守任內藏頭、兼春宮亮。從五位下清原夏野為春宮大進。太政官符、應令神戶百姓修理神社事。右奉勅、諸國神戶例多課丁、供神之外不赴公役。宜役其身修理神社、隨破且修、莫致大損。國司每年巡檢、修造若不遵改更致緩怠者、隨狀科祓。太政官符、應修理官舍事。右撿案內、太政官去延曆十九年十月三日下五畿內七道諸國符偁、得東海道問民苦使式部大丞正六位上行紀朝臣

廣濱等、解僃、上総國諸郡百姓欵云、計帳之時、狩追人夫修理正倉、男女老少皆悉赴役、而時當六月、倉物乏空、腹馳驅無粮、渉旬、望請、當此之時、致給公粮者、　問國司申云、百姓之憂事宜灼然者、今下彼國符僃、破壊尤甚、須功數多者、宜先申用度、依請給粮、但少々破壊、功少事間、及除夏月外、並不給限、諸國兼知准此行之者、而諸國所行多違此旨、或不終少損、終成大破、至于修理多用正税、或一屋之損、一倉之破、聊所理造、無不用粮、如此之弊、不可勝言、今右大臣宣、奉勅、自今以後、宜停給粮、所損之物、随且令



桃李華
上林東人至自渤海
上毛野嗣益之乗船漂没

修、不得怠致大破、更盡公粮、但有非常損者、言上聽裁、是月、桃李華○冬十月、正六位上林宿禰東人等、至自渤海國、奏曰、國王之啓不攄常例、是以去而不取、其録事大初位下上毛野公嗣益之所乗第二船、發出之日相去不見、未知何在、詔曰、衛士兵衛四府者、宮掖是守、戒嚴非輕、其左右衛士兵衛等、宜依舊數、賜山城國宇治郡地三町、為故大納言贈從二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之墓地、遊獵于栗前野、賜五位已上衣被○十一月、詔曰、伊勢國頃年多事、百姓労擾、宜今年田租悉免、勿徵、太政官符、應改左右衛

門籍、注官位姓名付衛府出入時証之也

士府、為左右衛門府、事、右撿案内、太政官去大同三年七月二十日奏状僃、謹案令條、禁衛宮掖、以時廵撿、斯衛士府之職也、今衛門所掌、復不異於此、徒設官員、事乖怡濟、伏請一從癈省、其諸門禁衛、出入禮儀、及門籍門牓等、事同令衛士府主之、然靫負為名、年祀積久、今廢彼混此、雖不改文字、號曰左右靫負府者、盡聞既訖者、今得散位從五位下大伴宿禰眞木麻呂、右兵庫頭從五位下佐伯宿禰金山等解僃、己等之祖、室屋大連公、領靫負三千人、左右分衛、是以衛門開闔、奕葉相兼、望請、改衛士字、以為衛門者、



賞文室綿麻討夷功労
日抱翼
事抄九巻

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勘於右記所申有理、宜依件改、延暦十八年六月一日官符云、左右衛士府醫師各二員、今省癈一員、定一員、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宜依件省定○十二月、始給諸司史生参國忌齋會、詔曰、陸奥國夷賊、歴代渉時、擾乱邉境、殺略百姓、茲遣正四位上文室朝臣綿麻呂等討平掃治之、賞其功労、授綿麻呂從三位、故遣渤海録事大初位下上毛野公嗣益追贈從六位下、以身死王事也○閏月、日抱翼、遊獵于水生野、御於山崎驛、山城・摂津二國奉獻、賜五位已上衣被、是年、事抄九巻成、起延暦二十三年盡

弘仁三年

藤原緒夏立為夫人

花宴之節始於此

復采女司

弘仁元年

壬辰三年春正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宴侍臣於前殿賜御被無品佐味親王授四品式部卿三品葛原親王為兼大宰帥從三位巨勢朝臣野足為中納言從四位上藤原藤嗣為參議正四位下春原五百枝授從三位參議藤原緒嗣兼美濃守藤原冬嗣兼備前守紀興道任藏人藤原緒夏〈內麻呂女〉叙從四位下立為夫人太政官謹奏應增陸奧出羽兩國按察使位階支右謹按案內去養老五年六月十日奏用件官品准正五位上爾來流行以至今日臣等商量方面之任威風所存夷囚之侶瞻仰是賴然則職重階輕管大勢少伏望增階品為從四位下官將優遇守且鎮物情臣等商量具件如前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二月幸神泉苑覽花樹命文人賦詩賜綿有差花宴之節始於此太政官符圖書寮造紙手少初位下秦公室成右檢案內太政官去大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彼省符偁右大臣宣奉勅造紙長上一員宜從停止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前長上秦部乙足死去之日替補室成自今以後依舊定二員復采女司從四位下藤原貞嗣為右京大夫○三



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生連理

官符

官符

儀仗持兵仗役者

膠柱謂泥也

月右京人弓削宿禰弓張麻呂獻連理木○夏四月太政官符定鎮守府官員事將軍一員軍監一員軍曹二員醫師弩師各一員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鎮兵之數減定已訖其鎮官員數宜依前件太政官符加減儀仗員事陸奧出羽按察使四人〈元三人今加一人〉鎮守將軍三人〈減一人定二人〉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儀仗之數依件加減結搆法華三昧堂於比叡山〈在止觀院西〉○五月御馬埒殿觀射勅伊勢國多氣度會及飯高飯野等七郡神戶百姓等緣徵正稅必加刑罰已亂齋事或致逃散是以昔年停出舉自茲以後借求官民至于漸償加利數倍奉者有罪償者受弊宜始自明年神稅之外舉正稅十三萬三千束以其息利充齋宮用公卿奏曰臣聞垂範訓人事歸濟世改制易俗理會適時寔知道尚沿革政必裁成苟式未弘豈肯膠柱今此刪定令條是去神護景雲三年議請刪定而事有不允寢而莫行數十年後乃始頒下自爾以降詐訟逾繁事不便人理難取則今故謹辭可不輙請刋改冀令機宜用以可久度望景化風行而革弊群生日用而休義俗弭姧邪家全諸業者許之令河內國講師檢校和泉國部內之定額諸寺又上總國檢校

始令紀廣濱等讀日本記
小鳥生大鳥
祈雨於畿内名神
官符

安房國之諸寺越中國撿校能登國之諸寺為元来不置講師也○六月始令参議從四位下紀朝臣廣濱陰陽頭正五位下阿倍朝臣真勝等十餘人讀日本紀散位從五位下多朝臣人長執講遣使造摂津國長柄搗神祇官言住吉香取鹿嶋三神社隔二十箇年皆改作積習為常其弊不少今須除正殿外随破修理永為恒例許之勅甘澤不降稍渉旬日所冀神靈垂祐早致嘉雨宜奉幣畿内祈於名神小鳥生大鳥太政官符應填納燒亡官物事右撿案内太政官去延暦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下五畿内七道諸



國符偁被右大臣宣偁奉勅撿去延暦五年六月一日亦同年八月七日兩度官符如有燒亡官物以國司公廨填之者事乖弘恕宜並停止但自今以後有如此類必據法推決以懲將来俾監臨之官勤肅所部守官宰之人慎其防衛者右大臣宣奉勅頃者諸國司等不勤肅清屢致失火為避其責恒稱神火官物之損不可勝計救弊之道支須改張自今以後宜依延暦五年八月七日格不問神火人火令當時國司郡司及税長等一物已上依數填償其被差雖使出國境外不遭大災者不在填限但國司者以任中

蝗害稻虫
僧空海獻狸毛筆
伊勢継子卒
官符

公廨填之若遷替年有失火者只奪其年料填讓學國蝗逆逋者負稻五十束僧空海獻狸毛筆四管真書一、行書一、草書一、寫書一、教筆生坂井名清川造之空海又獻狸毛筆奉春宮、筆生觀本小泉造之○秋七月勅頃者疫旱並行生民未安宜奉幣於天下名神御大極殿奉幣於伊勢太神宮為救疫旱也從四位下伊勢朝臣継子卒贈從三位喪符偁奉事所須令官給焉年四十一陸奥國言屯田元二百町伏望定一百町為鎮守備者許之太政官符應僧尼之犯依令條勘事右被太政官去六月二十三日符偁撿案内太政官大同元年十月五日下彼省



僧空海獻唐賢之詩

勅内典之門持戒為首苟有犯破誰弘厥道然則道之盛衰良由其人保護國家莫不率斯故緇徒之禁具載科條允在非違準法應勘令得少僧都忠芬状偁僧尼行業咸不如法即律教中已設明制禁斷之難準教旨夫緇素異形内外殊趣宜依所請任令導行但殺入姧盗此是不性隨犯還俗一如外法者今右大臣宣奉勅如聞頃者僧尼多犯法禁所司専任律教不知推勘朝恩稍絶為弊良深宜自今以後僧尼犯罪不論輕重一依僧尼令勘僧空海奉獻急就章一卷王昌齡集一卷雜詩集四卷朱書詩一卷朱千乘詩一卷雜文一卷王智章詩一卷讃一卷詔勅一卷

流僧良勝
官符
第入選也

譯經圖記一卷○八月、流僧良勝於多褹嶋、以與女同車也
上野國介從五位下息長真人家成大掾正六位上
酒人真人入上等免、以令郡司私役百姓也、太政官
符、應任郡司事、右大納言正三位兼行皇太子傳民
部卿勳五等藤原朝臣園人奏狀偁、夫量能授職、邦
教攸先、訓俗宣風、郡司是寄、故任當其器、則庶績咸
康、一失其才、則政治自亂、加以譜第之事、既復舊例、
奕世相繼、義在象賢、是以國司簡定銓擬言上、無賴
之徒不預銓擬之例、或身在京、爭第相申、抑退國選、
遂奪其位、一民之志未有推服、百里之任何能可堪、

面墻謂事理不可分辨也
石川清直卒
伊勢外宮遷宮

臨事面墻、操刀傷錦、其之為弊、古今一揆、望請、自今
以後、詮擬郡司、依國定、若選非其人、政績無驗、則署
帳之官、咸解見任、永不叙用、以懲將來者、右大臣宣、
奉勅、依奏、但主政主帳不在此限○九月、右大臣從
二位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朝臣內麻呂等上表、曰、伏
望左右近衛府、別簡其驍勇者五十人、依舊長直、自
餘相嗣、宜令番上、許之○從四位下石川朝臣淨直卒
遊獵大原野、右大臣內麻呂獻物、侍從已上、山城國
司及右大臣子弟、賜衣被○伊勢外宮遷宮、祭主大中
臣諸人有障不供奉、宮司大中臣清持一人勤之、太



官符
換位之驗曰位記与官之驗曰符考滿解職日上司記其[illegible]竝功

政官符、應無封神社令禰宜祝等修理事、右有封之
社、令神戶百姓修造之狀、下知已訖、至于件社未
有處分、今被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園人宣偁、奉
勅、宜仰諸國、自今以後、令件等人永加修造、每有小
破、隨即修之、不得延怠、令致大破、國司每年屢加巡
檢、若禰宜祝等不勤修理、令致破損者、並從解却、其
有位者、即追位記、白丁者決杖一百、國司不存檢校
有致壞者、遷替之日、拘其解由、但遭風火非常等損
難輙修造者、言上聽裁○太政官符、應欠損官物作差
填納事、右准交替式、國司交代、付領官物、明立程期、

罪而給付之曰由狀黜陟是之由
官符
鄭重頻煩也
官符

若有欠損、作差令填、或浪公廨之差、或准法律之敍、
然則欠損之徒填納已分、且與解由、即須放還、而頃
年諸國所申、不與解由之狀、總注欠損之數、共煩遷
替之人、遂令一申之後、未聞補填、空過歲月、訴盈公
庭、非唯乖違式例、抑又虛耗官舍、為吏之道豈可如
此、今被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園人宣偁、奉勅、填
納官物非無課條、宜鄭重下知、莫令更然、若不悛革
論刑如法○太政官符、應檢察神託宣事、右被大納言
正三位藤原朝臣園人宣偁、奉勅、恠異之事聖人不
語、妖言之罪法制非輕、而諸國信民狂言申上寔繁、

右大臣藤原内麻呂薨

官符

或言及國家或妄陳禍福敗法乱紀莫甚於斯宜仰諸國令加撿察自今以後若有百姓輙稱託宣者不論男女随事科決但有神宣灼然其驗尤著者國司撿察定實言上○冬十月式部省書生貢定三十人省試手跡令得出身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内麻呂薨年五十七詔贈太政太臣從一位遣使監護喪事後長岡大臣参議藤原冬嗣遭喪去職○十一月太政官符應出羽史生并弩師歴五年為限事右得参議從三位行大藏卿陸奥出羽按察使勲四等文室朝臣綿麻呂奏状偁被太政官去大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寄寄附也

起復服中而起復職也

符偁陸奥國史生之歴宜准西海道諸國五年為限弩師准此者陸奥出羽倶是邊要望請件人等歴五年為限者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園人宣奉勅依請寄封戸於東寺天皇有起請官符○十二月制春宮坊舎人六百人就中入色五百人白丁一百人也而入色者無心仕官白丁者唯在一身是以數年之後駈使舎人宜五百内取外任一百人随闕補之大納言藤原園人任右大臣参議藤原縄主任中納言兼兵部卿文室綿麻呂兼左衛門督参議從四位上藤原冬嗣起復叙正四位下兼左近衛大將是年尾

僧善議死

弘仁四年

延高学僧等令論義

令諸国貢采女

張介菅原清公秩満入京補左京亮遷大學頭僧善議死年八十四

癸巳四年春正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宴五位已上於豊樂院奏樂賜禄有授位事最勝王經講畢延高学僧十一人於殿上論義施御被傳燈大法師勤操為律師於南庭覲射曲宴後殿命文人賦詩賜禄遊獵於栗前野五位已上賜衣被制令伊勢國一志郡尾張國愛智郡常陸國信太郡但馬國養父郡貢郡司子妹年十六已上二十已下容貌端正堪為采女者各一人参議從四位上秋篠安人叙正四位下坂田永河



官賜許出家時文書之曰度牒

叙從五位下○二月遊獵於交野以山崎驛為行宮是日津頭失火延燒二十一家給米綿有差又駕輿丁并右衛士等各賜綿勅僧尼有身死并還俗其度縁戒牒早令進省省即年終申官毀之宜諸國國分二寺僧尼度縁死闕之日依前令進但請補國分二寺僧尼之闕先進度縁然後補之○三月大宰府言肥前國司今月四日解偁基肄團校尉貞弓等去二月二十九日解偁新羅一百十人駕五艘船着小近嶋與土民相戦即打殺九人捕獲一百一人者又同月七日解偁新羅人一清等申之同國人清漢巳等

官符
令史生帯劍
略和誘人以方畧令和同也

自聖朝帰来、宜明問定若頻還者随頻放還、遂是化
来者依例進上、太政官符、應令史生帯劍事、右得左
右馬寮解偁、夫馬者軍國之用、非常之備、掌守之司
不可無備、望請令史生帯劍、備于非常者、右大臣宣
奉勅、依請、太政官謹奏、赦書出三百六十日後不可
源免事、右謹案名例律、凡略和誘人若和同相賣、及
略和誘家人奴婢、若嫁賣之、即知情娶買、等雜類、赦
書到後百日内首、又條云、凡會赦應改正徴收、經責
簿帳、而不改正徴収者、各論如本犯律、由茲觀之、唯
此二條、別立限極、自餘雜犯、無有定程、雖經多歳追



易渙汗其大号恐懼之謂也
官符

従原免、夫宿過肆罪、渙汗惟深、改且自新、寧渉年序、
而或雖經息蕩、未見首露、或赦後赦前犯、不必明尋
其由緒、大概不得已而施恩、應立程而無限之所致
也、姦之為論、觸途多類、伏望自今而後、雜犯會赦可
免者、赦書出後三百六十日内言訖、若過此期、不入
原例、庶令偏估有限、姧源是断、伏聴天裁、謹以申聞
謹奏、勅許之、太政官符、應明法生試通六七條、任國
博士事、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明法出身、與他業異
通八已上、乃預叙例、七條已下、皆為不第、学者務倦
罕習其業、自今以後、宜通件條、任國博士、以勸生徒

怪禽出
官符
為貲粮之用謂令為負米人也

○夏四月朔、日有食、右衛門府献鳥、似魚膚鳥、羽毛
觜足皆赤、時人無知其名、太政官符、應総收百姓二
人身分調庸事、壬生吉志継成年十九、調庸料布四
十端二丈一尺、中男作物紙八十帳、壬生吉志真成
年十三、調庸料布三十端二丈一尺、中男作物紙百
六十帳、並男衾郡榎津郷戸主外従八位上壬生吉
志福正之男、右得武藏國解偁、男衾郡司解偁、福正
解状偁、已身雖免課役、而位蔭不得傳子、方今年齢
衰老、命臨冥途、今有二男、皆無一才、定知調庸之民
不免負擔、為貲粮之用、正税不小、海路往還歳云暮



藤原園人上歌、御製和之

矣、部送之民遂失生業、今在庫綿足為儲料、而毎年
令運、有損無用、加以彼府疆接隣國、非常之備不可
闕乏、自今以後、隔一年令運、進省轉送、貴兼濟邊備、
國用如有不足、臨時量運者、中納言正三位藤原朝
臣葛野麻呂宣、奉勅、依奏、但留庸綿、全進調綿、幸皇
太弟南池、命文人賦詩、右大臣藤原園人上歌曰、祁
布能比乃伊介能保度理爾保止度支須多比多皮
知與止那久波企企都夜天皇和曰、保度止伎須那
久己惠企介波宇多奴志度度毛爾千世爾度和禮
母企企多理大臣儛踏、雅樂寮奏樂、賜五位以上衣

一頭二身
兔出

官符
禁出棄患者

被及諸王藤原氏六位已下并文人等綿各有差○五月御馬埒殿觀射攝津國獲兔一頭二身以從三位文室朝臣綿麻呂為征夷將軍○六月大隅薩摩二國蝗兔未納税太政官符應禁斷京畿百姓出棄病人事右右大臣奏偁念舊酬勞賢哲遺訓重生愛命貴賤無殊令天下之人各有僕隷平生之日既役其身病患之時即出路邊無人看養致餓死此之為弊不可勝言伏望仰告京畿早從停止庶令路隅無夭枉之思天下多脩命之人者被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繩主宣偁奉勅宜早下知令加禁制如不遵



牒示搨示
牒也

改猶違犯者五位已上注名申送六位已下不論蔭贖決杖一百臺及職知而不糺及條令坊長郡司隣保相隱不告並與同罪自今以後永加禁斷仍牒示要路分明告知太政官奏曰加減彈正臺官員事疏二員令加少疏一員巡察彈正十員令減二員史生六員（大同年中減二員令復舊員）右件等官員令條立限而或事繁人少衆務難濟或職員徒多其政不要事有沿革政崇改張臣等商量具件如前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秋七月幸神泉苑觀相撲命文人賦七夕詩宴于後庭給歡樹下賜四位錢三萬五位二萬拔

皇太弟令製

官符

越後國頸城郡無位居多神從五位下（越後國一宮也）○八月幸皇太弟南池命文人賦詩雅樂寮奏樂賜五位已上衣被皇太弟有秋夕南池亭子臨眺詩曰池亭氣冷秋風度吹入波心乱水文明月東山看漸出莫愁白日巖頭曛葛井親王冠宴群臣賜祿賜官人祿有差以進利錢也參議藤原緒嗣辭右衛門督遷宮内卿○九月宴皇太弟於清冷殿具物用漢法太政官符應早修造前國司時破損雜物事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畿内七道諸國官舍正倉器仗池堰國分寺神社等類隨破修理各立條例至有闕怠拘以解



官符

由今聞前後國司交替之日撿挍破損載不與解由狀及交替帳等言上自茲厥後舊人者緣無其勢不堪修造新司者稱非已怠棄而不顧稍經年月彌致大損此之為弊不可勝言自今以後交替之日所有破損宜令後任早加修造其料者作差割留前司主典已上公廨充之如無公廨者徵用私物仍待修理訖乃許解由又郡司之職撿察所部郡中破損須勤修理若有破損不勤修理者作差徵物亦同國司但驛家破損者一依延暦十九年九月二日格庶令前後共勤官物無損太政官符應停對馬嶋史生一員置

置新羅譯語

置、廢置也

新羅譯語一人、事、右得太宰府解偁、新羅之船来着、件嶋言語不通、来由難審、彼此相疑、濫加殺害、望請減史生一人、置件譯語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冬十月、奉幣於名神、報豊稔也、遊獵于櫟原野、賜侍臣及山城國司衣被、公卿奏曰、據捻職員令、少納言三員、中監物四員、少監物四員、而大同中置事繁劇、令負之外、更加少納言一員、中監物一員、少監物二員、古今異宜、增減隨時、伏望省減後加、一依令條、許之。○十一月、遊獵水生野、山城攝津河内等國奉獻、賜侍臣及三國掾已上衣被、目已下綿、各有差。○十二



呉竹生實

小野古雄平陸奥賊

皇太弟令餞藤原吉野

多人長撰私記

月、勅在大和國添上郡隣山村、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墓地東西八町、南北二町、勿令百姓侵伐。是年天下呉竹實、如麥、其後枯盡。陸奥國賊酋吉彌侯部止彼須可牟多知等遏乱、時小野古雄着羊革甲牛革甲以討平残賊。藤原吉野任美濃少掾、皇太弟餞之以詩、曰、今宵倏忽言離別、不慮分飛似落花、莫怨白雲千里遠、男兒何處是非家、多人長撰弘仁四年私記三卷、參議藤原冬嗣興僧空海相議、建一宇於興福寺内、號南圓堂、大學頭菅原清公任主殿頭、播磨少目伊豫部真貞任大學助教、僧圓仁逢宮

藤原冬嗣建南淵堂

弘仁五年

官符

試、得第、時年二十。

甲午五年春正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宴侍臣於前殿、賜被。無品仲野親王授四品。御馬埒殿觀射。右大臣藤原園人叙從二位、宮内卿春原五百枝兼下野守、正五位下良峯安世叙從四位下、為右馬頭、春宮亮藤原三守叙從四位下、為式部大輔、兼右兵衛督、式部大輔多治比今麻呂遷大藏卿、美乃守小野岑守兼左馬頭、近江介朝野鹿取為左少將、太政官符、更加太宰府筭師一員、事、右得府解偁、管内公文鋼類繁多、見任一人専勞勘會、入京都之使遂差



白雉出

鵲鴝萬數集

他官、至彼勘出、不堪辨申、望請蒙加前件官員、毎年相換將令向京者、右大臣宣、奉勅宜依請。○二月、陸奥國獲白雉。鵲鴝萬數集陰陽寮枇杷樹、觀入異之。遊獵于交野、日暮御山崎離宮、掌侍吉子奉献、賜四位已上被、五位弁百濟王等衣、山城守從四位下藤原朝臣継彦授從四位上、介外從五位下高丘宿禰弟越外從五位上、攝津守從四位下小野朝臣野主從四位上、介從五位下廣根朝臣諸勝從五位上、河内守從五位上紀朝臣南麻呂正五位下、介從五位下大伴宿禰雄堅魚從五位上、賜四位已上衾侍從

僧安隆死

僧光意寂

并三國掾已上衣目已下及郡司綿有差佐為及百濟寺施綿各一百屯右馬頭良峯安世遷左馬頭民部少輔安倍寛麻呂為齋宮頭文章生滋野貞主為少内記○三月大安寺僧安隆死法師為人敏給問答絶倫西大寺律師泰演特為仇敵奉對龍顏共爭折角彌勒出世勝負定矣死時年五十二天皇御官曹司於宮内省有列見傳燈大法師光意寂年七十八右大臣藤原園人又奏去延暦十年駕幸交野此時禁畿内國司獻物而比年間曽無遵行國郡官司非必其人寄官貢獻還煩百姓不穏之識相續無息伏望自今以後一切禁斷但臣下之志私有供進者不在禁



堪文藻者謂好文章者

官符

官符

限者許之右大臣園人奏去大同二年停正月二節迄于三年又廢三月節大概為省費也今正月二節復于舊例九月節准三月去弘仁三年已来更加花宴准之延暦花宴獨餘此之大同四節更起賴彼禄賜庫貯罄乏伏望九日者不入節會之例須臨時擇定堪文藻者下知所司庶絶他人之望省大藏之損許之太政官符置渇業生四人事右太政官令月十一日下中務省符偁得彼省解偁内藥司解偁毉針之道國家大要其業衰絶無人可師望請永置件生教傳毉業者被右大臣宣偁奉勅依請太政官符應

依件令補

謂聽以同姓人補任也

賜僧空海

御製

聽以同姓人補主政主帳事右撿天平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格偁給身之任理可代遷宜一郡不得并用同姓如於他姓中無人可用者僅得用於少領已上以外悉停任但神郡國造陸奥之近夷郡多褹嶋郡等聽依先例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一郡之人同姓尤多或身有勞効或才堪時務而拘格旨不蒙選擢人之為憂莫甚於此宜改斯例依件令補不得曰此任譜第人自今以後永為恒例勅使内舍人布勢海賜綿一百屯兼七言詩于僧空海空海詩韻不改奉謝恩賜○夏四月武官五位已上聽朝服位襖通



供帳有司供床帳之物也

御製

令製

獲奇禽

着幸左近衛大将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冬嗣閑院供張之宜甚有雅致天皇染翰曰避暑特来閑院裏池亭一把釣魚竿廻塘柳翠夕陽暗曲岸松色炎節寒吟詩不猒擕香茗乘興偏宜聽雅彈暫對清泉滌煩慮況乎寂寞日成歡皇太弟有詩曰此院由来人事少況乎水竹每成閑送春蘆刺珊瑚色迎夏巖苔玳瑁班避暑追風長松下提琴擕茗老梧間知貪鸞駕忘囂處日落西山不解還群臣亦同獻詩時人以為佳會授冬嗣從三位無位藤原朝臣美都子從五位下賜五位以上衣被○五月有鳥集太政官厨捕之

不驚白身黒頭兩翮殊長足似水鳥人不能名焉御馬埒殿観射詔曰朕當揖讓纂踐天位德愧睦邇化謝覃遠徒歳序屢換男女稍衆未識子道還為人父辱累封邑空費府庫朕傷于懷思除親王之號賜朝臣之姓編為同籍從事於公出身之初一叙六位唯前號親王不可更改同母後産猶復一列其餘始可閲者朕殊裁下夫賢愚異智顧育同恩朕非忍絶廢體餘分折枝葉固以天地惟長皇王遞興豈競康樂於一朝忌彫弊於萬代普告内外令知此意皇子信年六廣井氏腹弟弘年四上毛野氏腹弟常年四弟明年二已上二人



賜皇子皇女源朝臣姓

飯高氏腹皇女貞姫年六布勢氏腹妹潔姫年六妹全姫年四已上二人當麻氏腹妹善姫年二百濟氏腹凡八人皆賜源朝臣姓貫於右京一條一坊即以信為戸主公卿奏曰奉今月八日詔書偁歳序屢換男女稍衆未識子道還為人父辱累封邑空費府庫朕傷于懷思除親王之號賜朝臣之姓編為同籍從事於公出身之初一叙六位者陛下則哲兼基窮神闡化然猶垂顧彫弊降除王號式敷恩育長久斯諧許天下未有臣等見之矣唯我國家聖緒一統初無五運君臣之位自然各定若除親王之號叙庶人之位訖封邑之費卑枝葉之

聖擇謂除親王之号云々

官符

除猶免

賜僧玄賓御製

蟲枯陵樹

曹恐後世之有識謂前時之不穏狂詿聖擇不敢不奏謹以申聞不許之制新羅王子来朝之日若有朝獻之志者准渤海之例但願脩隣好者不用答禮直令還却其都其給還粮太政官符應太宰府省史生置弩師事右得府解偁去延暦十六年此府弩師永從停廢不虞之備不可不儲望請除史生一員永置弩師一員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除出雲國意宇出雲神門三郡未納十六萬束縁有俘囚乱也遣使賜玄賓法師御製詩兼施物三十段左馬頭良峯安世還左兵衛督有蟲食栢原山陵樹東北方六十太許



萬多親王藤原園人等撰姓氏録

御贖物始於此

聖体不適

官符

皆枯焉○六月中務卿四品萬多親王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園人等奉勅撰姓氏録縁御藥事奉御贖物事始於此神泉苑北垣無故而隤長四十五丈賑給京中飢民行神今食祭於神祇官縁聖體不適也禊於鴨川縁神祇官奏也僧最澄久住比叡山學行共勤施近江國稲四百束以充山資太政官符禁制國司任意造舘事右太政官去四月二十六日下五畿内諸國符偁検天平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格偁國司任意改造舘舎儻有一人病死諱悪不肯居住自今以後不得除載國圖進上之外輙擅移造但隨

律受財在
逃罪因之
曰與同罪
菅野真道
逝
藤原今川
卒
六年一班

壊修理耳、而諸國之吏、未有循行、或妄稱祟咎避遷無定、或輙随請頻改造、彌繁、百姓労擾莫不由此、令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宜更下知、令慎將来、自今以後、國司之舘、附官舎帳、毎年令進、随破修理、一依先格、若有廢其本舘更営他處、乃增構屋宇、令致民患者、科違勅罪、官僚知而不糺、並與同罪、前参議常陸守従三位菅野真道逝、年七十四、津連山守之子、其祖百濟國人、○秋七月、幸葛野川、賜侍従衣被、右京大夫従四位上藤原今川卒、年六十六、勅、夫六年一班、令條立制、理須依其年限、諸國共班、而比年以来、疾疫間發、諸國班田、零疊者

田制
官符

多稽于通法理不可然、宜待後班之國満於年限、一令校班、太政官符、應官物闕負國司共填事、右右大臣奏状偁、太政官去天平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奏弁、天平勝寶七年七月五日符、及勘解由使所奏交替式、並立填納官物闕負之例、弁以為闕負損之物、專當之人依數可填、雖署総目、不可共填者、令諸國司等偏憑此式、唯填所預之闕、悉用已分公廨、雖多闕物無由填納、又太政官、天平寶字三年三月十五日符偁、凡公廨者、先填闕負未納、次割國内之儲、然後作差處分、然則未知闕負理難分得、而諸國司等



署連判也
吉備泉卒
美濃国獲
白雀

未捡官物、且用公廨、不填火倉、自今以後、没為官物者、今式國司等乖違符旨、准據公文、不捡物實、謂無闕負、且用公廨、至于交替、即稱未捡、若有闕物不肯共填、如此之事、弁乖公途、既違先填欠負之旨、今同時國司勘造税帳、共署進官、兼得公廨、然則所有闕物、令共填納、不許託言彼此、競事規避、庶令國司、絶姦道之源、官物無闕負之累者、中納言正二位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宣、奉勅依奏、○閏月幸神泉苑、散位正四位上吉備泉卒、年七十三、故右大臣真備子也、遊獵北野、日晩御差峩院、賜侍臣衣被、美作國獲白雀、賜獲人稲四

官符
僧空海奉
獻諸寶書
空海上表
請赦中環
罪

百束、太政官符、應聽内外諸司人着薄朝服事、右捡去延暦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勅、例禁着件色、令被右大臣宣偁、奉勅、自今以後、宜莫禁制、僧空海繕裝諸寶書、以獻焉、古今文字讃、右軍蘭亭碑、及梵字悉曇寺書、都一十卷、梵字悉曇字母弁釋一卷、古今文字讃三卷、古今篆隷文體一卷、梁武帝草書評一卷、王右軍蘭亭碑一卷、曇一律師碑銘一卷、大廣智三藏影讃一卷、僧空海上表、請赦元興寺僧傳燈法師位中環罪、中環不護戒行、不慎國典身應役擱川、○八月、幸皇太弟南池、令文人賦詩、春宮亮進加階、賜四位已上被、五位弁春宮属已上、及六位以下、王藤原氏等衣、春宮亮從五位下清原真人夏野、授從五位上、大進正六位上摘朝臣長谷麻呂、從五位下、大和國八

生嘉禾

官符

充公廨為我俸也

嶋寺有嘉禾、一莖十八穗。詔曰、頃年以降、春耕候花
不借灌枝之潤、秋稼垂穎可餘栖畝之粮。宜綏天下
國宰明加撿校、奉官社幣帛、并施給高年僧尼、及耆
老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參議左衛門督文室綿麻
呂遷右衛門督、宮内卿春原五百枝兼右兵衛督、左
兵衛督良峯安世遷左衛門督、右兵衛督藤原三守
遷左兵衛督。○九月、奉幣明神、報豐稔也。遊獵栗前
野、日暮御彈正尹明日香親王宇治別業。親王奉獻、
賜侍臣衣被。太政官符應收納官物依本倉事。右撿
右大臣今月二十日奏狀、偁、諸國所收官物、本倉色



目、具注税帳。而或國司必非其人、有便郡稍即充公
廨、當土百姓不得舉給、遠授他郡、徒疲往還。是以不
便之處、物數有剩、至于交替通計諸郡、名無闕失、實
與帳違。積習成俗、其弊未改。彼出雲國㝡多此類、縱
令甲郡應貯而納乙處、狂賊作乱、還致失火、帳注全
倉物既灰燼、公家之損莫過斯甚。伏望、自今以後、下
知諸國、依帳收納、甲乙之郡不許通計。若本倉相違
准狀科處、庶令官家少損、黎民急濟者。中納言正三
位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宣、奉勅、依奏。其年中雜用亦
准所收物數、彼此遍用之、不得輙遂便郡、全充一處。

坂上今雄寄渤海使詩

新羅人漂着

僧常攝死

多賀王卒

新羅国人歸化

渤海使王孝廉有詩

渤海國遣使献方物。坂上今雄為領客。今雄有秋朝
聽鴈寄渤海入朝高判官詩。曰、太海途難渉、孤舟未
得廻。不如關隴鴈、春去復秋来。○冬十月、大雪。遊獵
北野。新羅商人三十一人漂着於長門國豐浦郡。僧
常攝死。常攝發弘誓、四十年之間、轉法華經一十二萬四千九百六十卷、然後毎日誦般若心經
一百卷、無染差陀羅尼百八遍、縱在造次無斷日。計死年七十四。散位從四位下多
賀王卒。大宰府言、新羅人辛波古知等二十六人漂
着筑前國博多津。問其来由、遠投風化。○十一月、免
出雲國田租、縁有賊乱及供蕃客也。時渤海國使在
出雲國。大使王孝廉有從出雲州書情寄兩箇勅使



鏘々行舞兒

双鳳比兩勅使

僧最澄請頻航海

北野岑守撰凌雲集

詩。曰、南風海路連、歸思北鴈長、天引旅情、頼有鏘鏘
雙鳳伴、莫愁多日住邊亭。○十二月、遊獵芹川野。賜
侍臣衣被。是年、主殿頭菅原清公任右少辨、轉左少
辨、遷式部少輔。大和人相模宿禰仁麻呂任河内大
目。罷秩之後、居渋川。僧最澄為遂渡海之願、赴筑紫造千手
觀音像、寫大般若經二部千二百卷、法華經十部八
十卷。又請宇佐宮、自講法華經於神宮寺。浮屠氏曰、此時八幡
大菩薩託宣、賜紫袈裟一領・紫衣一領於最澄。今猶在叡山根本中堂之經藏云。從五位上
左馬頭兼内藏頭・美濃守北野臣岑守撰凌雲集。其
序曰、臣岑守言、魏文帝有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朝

墜、謂篆絕也
綸漁、獲魚之業、言、据摭篇什也

盛衰、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信哉。伏惟、皇帝陛下握裒紫極、御辨丹霄、春臺展熙、秋蘭蕑繁敷、知天縱、豔藻神授、猶且學以助聖、問而增裕、屬世機之靜謐、託琴書而終日、歎光陰之易暮、惜斯文之將墜、爰詔臣等、撰集近代以來篇什、臣以不才、忝兼綸漁、一代大劉、傷手爲期、臣今所集、掩其瑕疵、擧其警奇、以表一篇盡善之未易得、道不居上、失時不降下、無言存亾一、依爵次至、若御製令製、旨高象外、韻絕寰中、豈臣等能所議乎。而殊被詔旨、敢以採擇、永夷讃泮詠井之見、不及大陽昇景化革之明、斯迷搏我



賀陽豐年當代才学

以文、欲罷不能、辱曰編載、卷軸生光、猶川含珠而水清、淵沈玉而岸潤、起自延曆元年、終于弘仁五年、作者二十三人、詩總九十首、合爲一卷、名曰凌雲新集。臣之此撰、非臣獨斷、與從五位上行式部少輔菅原朝臣清公、大學助外從五位下勇山連文繼等、再三詳議、猶有不盡、必經天鑒、從四位下行播磨守臣賀陽朝臣豐年、當代大才也、迫差緣病不朝、臣就問簡呈、更無異論、從此定爲。（二十三人者、太上天皇御製、皇太弟、藤原冬嗣、菅野真道、仲雄王、賀陽豐年、良岑安世、藤原道雄、林宿禰娑婆、上毛野穎人、小野岑守、菅原清公、小野永見、淡海真人福良滿、仲科宿禰吉雄、高丘宿禰弟越、坂上忌寸今繼、大伴宿禰氏上、滋野宿禰貞主、多治比真人清貞、桑原公宮作、桑原公腹赤、巨勢志貴人）

弘仁六年
王孝廉奉勅上詩
僧仁貞陪宴詩

乙未六年春正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蕃客陪位、宴侍臣於前殿、賜御被、宴五位以上幷渤海使、奏女樂、渤海大使王孝廉有奉勅陪內宴詩、曰、海國來朝自遠方、百年一醉謁天裳、日宮座外何攸見、五色雲飛萬歲光。僧仁貞亦有禁中陪宴詩、曰、入朝貴國慙下客、七月兼恩作上賓、更見鳳聲無妓態、風流變動一園春。（仁貞亦渤海入朝之僧也）授渤海大使王孝廉從三位、副使高景秀正四位下、判官高莫善、王昇基正五位下、錄事以下給祿有差。渤海入覲副使高景秀寄對龍



桑原腹赤和高景秀之韵
滋野貞主簡王大使之詩
田口雄繼卒
唐僧如寶寂

顏之作、於桑原腹赤、腹赤和之、曰、渤海望無極、蒼波路幾千、占雲遙驟水、就日遠朝天、慶自紫霄降、恩將丹化宣、以君吳札耳、應悅聽薰絃。滋野貞主有春夜宿鴻臚簡王大使詩、曰、枕上宮鐘傳曉漏、雲間賓鴈送春聲、辭家里許不勝感、況復他鄉客子情。散位從四位下田口朝臣雄繼卒。少僧都傳燈大法師如寶寂。（大唐人也）御豐樂院宴五位已上及蕃客、奏踏歌、賜祿有差。中納言右近衛大將巨勢野足兼按察使參議正四位下藤原緒嗣、秋篠安人、各敍從三位、從四位下紀廣濱敍從四位上、左馬頭小野岑守任陸奥守、

除名、除朝廷名籍也

延学生於殿上立論義

溝渠掃清之制

禁斷出馬

頑悪馬、強ハ善馬也

大舎人頭藤原綱継為右京大夫、少内記滋野貞主轉大内記、渤海國使王孝廉等歸蕃、天皇賜璽書、刑部省言、名例律云、除名者六載之後聽叙、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位二等叙、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期年之後降先位一等叙、公式令云、犯罪除名未叙之間、在本貫身死者、申送刑部、注除者、今據此令、除免之輩未叙身死、不可更叙、而本貫主司未嘗言上、収之官無知存亡、伏請告知職國為例、令言者許之○二月、延大學博士及學生等於殿上立論義、賜禄有差、釋奠明日、内論義也　太政官符、不責引流水於家内、唯禁露汙穢、於墻外、然則有壅浸之禁、無掃清之制、有勢之家、都無掃如此之類、諸家司并内外主典已上、私式部兵部両省、貶考奪禄○三月、制蕃國使入朝有期、客舘之設常須牢固、太政官符、禁斷出馬事、右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従三位行陸奥出羽按察使勲三等巨勢朝臣野足奏状、偁、軍團之用、莫先於馬、而権貴之使、豪富之民、互相往来、捜求無絶、遂則託煩吏民、犯強夷獠、國内不粛、大略由之、非唯馬直踊貴、兼復兵馬難得、仍去延暦六年、下騰勅符、特立科條、而年久世移、狎習不遵、望請、新下厳制、更増禁斷者、被右大



行幸滋賀唐崎、御製

皇太弟應製作、即淳和天王

藤原冬嗣應製作

永劫猶世也、永劫津梁、謂佛家之道也

三原春上應製作

臣宣、偁、奉勅、宜強壮之馬、堪充軍用者、勿出國界、若違此制者、罪依先符、物則没官、但駄馬者、不在禁限、其出羽國宜准此○夏四月、行幸神泉苑、行幸近江國滋賀韓崎、便過崇福寺、大僧都永忠護命法師等、率衆僧奉迎於門外、天皇降輿、升堂禮佛、更過梵釋寺、停輿賦詩、時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衆、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國司奏風俗歌舞、五位已上并掾已下、賜衣被、史生以下、郡司已上賜綿、御製過梵釋寺詩云、雲嶺禪扃人蹤絶、昔將今日再攀登、幽奇巖嶂吐泉水、老大杉松離舊藤、梵宇本無塵寀事、法筵唯有薜蘿僧、忽銷煩想夏還冷、欲去淹留暫不能、皇太弟應製曰、君王機暇倦炎熱、午後尋真芊日宮、四五老僧迎鳳輦、入除有結意恒空、飛棧樹杪排雲過、磴巖頭掃霧通、瞻仰尊容纓網盡、還疑自入鷲峯中、藤原冬嗣詩云、一人問道登梵釋、梵釋蕭然太幽閒、入定老僧不出戸、随縁童子未下山、法堂寂寂煙霞外、禪室寥寥松竹間、永劫津梁今自得、囂塵何處更相關、三原春上詩云、鑾輿近出京畿外、仙蓋高飛天闕中、合掌凝心尋鷲峯、焚香散榮拜龍宮、老僧護法心彌寂、童子虚喰禮既窮、徐

永原惠子逝
蕃船值逆風漂廻
蕃使王孝廉卒
業子内親王薨
山城国迅雷

出莊操知俗遠閑明、石落覺塵空、清原夏野亦應製奉和之、詩闕○五月、尚膳從三位永原朝臣惠子逝、薩摩國蝗、免調庸日租、渤海國使王孝廉等於海中值逆風漂廻、舟檝裂折、令越前國擇大舶駕蕃客也○六月、渤海大使從三位王孝廉卒、贈正三位、更賜信物并使等祿、以先所賜濕損也、皇子源朝臣信、弟弘常明、女貞姬潔姬全姬善姬等八人、右京人貫附左京、業子内親王薨、遣使監護喪事、賻絁布錢等、天皇第一女也、母二品高津親王　山城國乙訓郡物集國背両郷雷風壞百姓廬舍、人或被震死、先是有大蛇入人屋、即殺之、

賀陽豐年卒
橘嘉智子為皇后
多治比高子為妃

未幾其人被震、播摩守正四位下賀陽朝臣豐年卒、年六十五、凌雲集、経国集有詩○秋七月、幸神泉苑、命文人賦七夕詩、立夫人從三位橘嘉智子為皇后、暴雨雷鳴、庭除泛溢、参議宮内卿藤原朝臣緒嗣進就閣門宣命、贈皇后父正五位下橘朝臣淨友從三位、授從四位下藤原朝臣貞嗣從四位上、任皇后宮大夫、夫人從三位多治比真人高子為妃、從四位下藤原朝臣緒夏叙從三位、左衛門督良峯安世任左京大夫、更改貫左京、右京大夫藤原綱繼任播磨守、詔曰、去五月以降、雨水逆溢、田疇不修、宜俾左右京畿内勿出今年



国司遷替限制
万多親王等上新撰姓氏録表文

田租、諸國司遷替以四年為限、中務卿四品萬多親王、右大臣從二位兼行皇太弟傅勲五等藤原朝臣園人、参議從三位行宮内卿兼近江守藤原朝臣緒嗣、正五位下行造東寺長官阿倍朝臣真勝、從五位下行尾張守三原朝臣弟平、從五位上行大外記兼因幡介上毛野朝臣穎人等、上新撰姓氏録表云、臣萬多等言、臣聞、陰陽定位、裁萬物以先人倫、叡聖正名、叶五音而甄姓氏、是以巨生之本自遠酢土之基、增高治帝道而汙隆、襲王風而興替者也、伏惟國家降天孫而創業、攅地軸以開邦、一統架宗、環八洲以

図帝図、即帝業也
語温故知新
綜総也、覈考事得實也
谷水臨深谷、履薄氷

御辨、五運無代、跨億載而期圖、高門接軫、申姓聯衡、枝葉寔繁、派流彌衆、既而德實所覃、占雲靡變、情頽編戶、星陳相尋、或擬丘陵而挺峻、或飛軒蓋以騰華、又有偽冒祖、妄認膏腴、證神引皇、詐敝冤、先朝鑒其假濫、留意根源、昧旦仄景、忘膳、今臣等謹奉綸言、追逐前旨、徒對三絶、空淹四時、矧夫才非博物、識謝通瞻、何以温知本枝、抑揚緒聞、然書府舊文、見進新系、雖校合之、則総以入録、其未詳者、則集為別卷、年肇神武、人兼倭漢、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並目三十一卷、名新撰姓氏録、譬窺井談星、取蠡議海、恐綜

謂恐懼也

僧常騰死

官符

献長谷戸

百濟王明信逝

大原真人逝

服色器仗制

斷決囚徒制

戢跡訛撰緝謬違謹詣闕奉進伏增谷氷謹言〇八月己亥朔日有蝕之〇九月少僧都常騰死年八十七〇冬十月太政官符應前後官人共署不與解由狀事右太政官去大同二年四月六日下五畿内七道諸國符偁交替對撿情有不穩既録所執之旨載不與解由狀前後共署限内言上不待彼此各遞申請者今被右大臣宣偁諸司准此安房國獻蘆二枝長各三丈圍一尺散事從二位百濟王明信逝散事從三位大原真人明信逝勅親王内親王女御及三位已上嫡妻子并聽蘇芳色象牙刀子但緋色勅一切禁





制又禁女人着褐及黄櫨染等色唯節會日不在禁限五位已上聽恒服飾刀六位已下不得以金銀爲飾内親王孫王及女御已上四位已上内命婦四位參議已上嫡妻子大臣孫并聽乘金銀裝車自餘一切禁斷〇十一月甲午遊獵水生野五位已上兩國掾以上賜衣被是日令諸國正税帳計兩使使附朝集使不聽別差使以省郵驛迎送也太政官符應改申死罪期限事右太政官去延暦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下刑部省符偁得省解偁斷決囚徒令有正文順時肅殺不可虧違今撿案前行事或過秋分節延入

立春或輕罪之徒禁經歳月是既乖法式都無准的望請依令條流罪者不待時以且斷申其死罪者悉待年終斷申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於行大辟秋冬無妨而頃年有司者至年終乃奏刑書施行之後計其行程令入春月以到遠國宜自今以後十月初斷奏訖但始自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十日常行祭事不得令京官此限内決戮刑〇十二月遊獵芹河野是年從五位下大中臣淵魚任神祇大副清麿之孫繼麿子讃岐永直任明法得業生兼但馬權博士好讀律令





弘仁七年

官府

丙申七年春正月丁卯朔廢朝雨也癸酉觀青馬宴群臣有授位事授三品葛原親王二品參議從三位文室綿麻呂兼備前守藤原緒嗣兼河内守紀廣濱兼太宰大貳非參議從三位春原五百枝兼相模守良峯安世任右大辨兼美作守多治比今麻呂任下野守太政官符應國司并史生弩師歷任五年爲限事右太政官今月十一日下陸奥出羽兩國符偁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陸奥出羽按察使勲三等巨勢朝臣野足奏狀偁謹撿案内依太政官去弘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符件兩國史生並弩師歷

僧勝算寂
御製
令製
多治比明子卒
小野石子卒
僧永忠寂
遺表上品迹

任五年為限而擬去年七月七日論奏四年為限唯西海一道五年如常愚臣商量遏要之設東西是同伏望両國司等皆准西海道五年相替庶令忘遠路之疲專遏守之勤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辛卯雨沙○二月丁酉朔日有蝕之多治比今麻呂任左京大夫律師傳燈大法師位勝算寂遊獵於水生野授従四位下百濟王教徳従四位上從七位下百濟王勝義従五位下幸嵯峨別舘命文人賦詩雅樂寮奏樂賜文人已上綿帝探遲字曰氣席如今春欲老嵯峨山院暎光遲峯雲不覺侵梁棟溪水尋常對蕉帷莓苔路破経年髮揚柳未懸伸月眉此地幽閑人事少唯餘風物暮猨悲皇太弟探同字應製曰嵯峨之院埃塵外乍到幽情興偏催鳥囀遥聞縁墻響花香近得抱窓梅攢拾嶺上風為雨絶澗流中石作雷地勢幽深光易暮鑾輿且待莫東回左兵衛權大掾吉田書主為左衛門大尉○三月令太宰府毎年進絹三千疋文室綿麻呂兼右京大夫散事従四位下多治比真人明子卒〈年七十〉僧寂澄奉献〈天台靈應図及本傳集十卷新集聖教序三卷涅槃師子札品一卷〉典侍正三位小野朝臣石子逝〈年七十一〉○夏四月庚子大僧都永忠寂〈年七十四住梵釋寺〉遺表上在



御製
朧僧也僧家不序齒而序臈
川原女王卒
藤原東子卒
晝一言整齊法度較若晝一也
官符
官符

唐所得品玢〈律呂旋宮圖日月圖各二卷律管十二枚撰一枚〉菅清公作詩以傷之御製和云朧老煙霞聚歸莫攝化形不知何世界出現救蒼生尚水従四位下川原女王卒散事従四位下藤原朝臣東子卒以稲荷社為東寺鎮守○五月式部省言擬延暦二十一年正月七日勅賀正不参五位已上莫預三節夫事君之道高卑惟同懲厥之罪理須盡一而令唯責五位已上不責六位已下日茲至于日旰無入引進伏請自今以後省春夏之禄罪不會之怠則朝儀有序憲章不墜者許之太政官符應自京所補入諸國國分寺僧路次充供養并傳馬事右太政官令月三日下七道諸國符偁依太政官去延暦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下七道諸國符擇擢京寺之僧補入國分之闕而頃年間緇徒去日唯授公驗不充食馬令被右大臣宣偁印傳之設本備迎送宜自今以後僧身及童子一人令充供養公乘者諸國兼知依宣行之其給法在僧日米二升塩二勺従日米一升五合塩五撮立為恒例太政官符應収解由事右太政官去大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下彼省解由様云得替解任遷任遺喪卒死等類若乖違者必擬却者頃年省勘一守此格令撿案內

故災禍也

諸國司等任符之例、只錄後司、不注前人、曰茲在外之官、不知前宰之遷至於解由猶注解任責以違拨遂徒勘返、改正之間徒移日月、蒙奪職祿、令被右大臣宣偁、務崇簡易古今通論、宜諸司遷他國、及京官之人解由者、解遷兩字相通收之○六月、神祇官告伐高畠山陵樹祟見龜兆者、勅朕情所敬唯在山陵而有司不勤督察致斯咎懲求之國典其刑非輕、自今以後嚴加禁斷宜旨云、左大辨秋篠安人宣、右大臣宣、頃年之間應供奉新嘗會神今食小忌參議下定一人、僅備神事、其人有故實致闕乏、自今以後、卜



僧空海乞入高野

勅使空海書屏風

定數人備于所闕（小外記坂上令継奏）僧空海於高野峯乞入定處云、從吉野南行一日、更向西去兩日程有平原幽地、名曰高野、計當紀伊國伊都郡南、四面高嶺人蹤絶蹊、今思上奉為國家下為諸修行者、芟夷荒藪聊建立修禪一院云云（號金剛峯寺）勅使主殿助布勢海將五彩呉綾錦縁五尺屏風四帖到僧空海房書兩卷古今詩人秀句（八月十五日献之）○七月、勅、風雨不時田園被害、此則國宰不恭祭祀之所致也、令聞今茲青苗滋茂宜致神道大致豐稔庶俾嘉穀盈畝黎元殷冨、宜仰畿内七道諸國其官長清慎齋戒奉幣名神

官符

僧綱、僧正

僧都、律師

僧空海牒文

禱止風雨、莫致漏失、廢鑄錢司、山城國紀伊郡飛鳥田神、真幡寸神預官社、例并鴨留神之別也、由宴後庭、賜皇太弟實琴、侍臣等衣被、太政官符下紀伊國司、（在田郡拾添町空地、處伊都郡以南、四至東西南北、高山、東限丹生川上峯、南限當川、南長峯、西限應神山谷、北限紀伊川）右得僧綱牒偁、十禪師空海牒云者聞峻嶺能仁之迹不絶、孤峯奇岸、觀世之蹤相續、尋其所由地勢自爾、聖朝歷代皇王留心佛法、金剎銀臺櫛比朝野、談義龍象毎寺成林、法之興隆於此足矣、但深嶺之四禪客窮岩希入定賓實是禪教未傳住處不相應之所致也、准禪經說件地尤宜修禪、今思



賞賜僧玄賓苦行

上奉為國家、下為諸修行者、芟夷荒藪聊建立修禪一院、經中有誡、山河地水悉是國主有也、若比丘受用他不許物即犯盜罪者、加以法之興廢悉繫天心、若大若小不敢自由、望請蒙賜彼地早遂國恩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國宜兼知、依宜賜之、符到奉行、參議從三位行左大辨秋篠朝臣安人等奉○八月、甲午朔、己酉、夜大風倒羅城門、京中諸國又多被害、賜諸衛見侍者祿、癸丑、勅玄賓法師住備中國哲多郡苦行日久利益可稱、宜法師存生之間、彼郡庸者停米進鐵以省民費、（或曰、免米租只貢鐵、以充賓之供費）丁巳、幸冷然院、

御製

皇太弟應製賦

桑原腹赤同賦瑶池仙境也

命文人賦詩宴飲終日賜侍臣祿各賦一物帝淂澗底松云欝茂青松生幽澗經年老大未知霜蘚蘿常掛千條重雲霧時籠一蓋長高邑寂寂寒炎節古色蒼蒼暗夕陽本自不堪登嶺上唯餘風入韻宮商皇太弟探淂池字應製云君王本自耽幽趣泉石初看此地奇積水全含湖裡色重岩不謝峡中危徑戴晩竹有餘粉巖淺新林未拱枝景物仍堪遊聖目何勞整駕向瑶池桑原腹赤賦瀑布水應製云兼山傑出院中険一道長泉曳布開驚鶴偏隨飛勢至連珠全逐逆流頽岩頭照日猶零雨石上無雲鎮聽雷疇昔



桑原廣田同賦

官符

多入唐卒

新羅人清石珍等歸化

耳聞今眼見何勞絶粒訪天台桑原廣田賦水中影應製云萬像無須匠能圖緑水中着花疑有馥聽葉不鳴風一鳥還添鳥孤叢更向叢天文遥降耀應為潭心空〇九月丙寅聖體不豫辛未停九日節以聖體不平也太政官符應増加主水部十二人事右宮内省解偁主水司解偁水部負三十人令供奉御井平城宮皇后宮而其數少不足充用望請増加件負數將令直皇后宮者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兵部卿藤原朝臣繩主宣奉勅依請〇冬十月散位從四位下多朝臣入唐卒（年五十八）己亥地震太宰府言新羅人清

僧空海祈誓天皇御疒

官符

石珍等一百八十人歸化宜賜時服及路粮駕於便船令淂入京僧空海祈誓天皇御疒與諸弟子僧等依法結期一七日夜（自今月八日至十四日）謹加持神水一瓶且勅弟子沙彌真朗奉進願以添藥石除却不祥勅延暦二十年格云荒服之徒未練風俗押馴之間不收田租其徴收限待後詔者今夷俘歸化年久漸染花風宜授口分田經六年已上者從收田租太政官符應出擧靈安寺料稲四千束事右右大臣宣奉勅如聞者此寺構作年久徒有伽藍之名未修説法之事宜割正税四千束毎年出擧用其息利充春秋悔



僧道證死

官符

過并修理料矣藤原冬嗣任權中納言兼近江守良岑安世藤原三守共任參議〇十二月良岑安世兼近江守藤原貞嗣補藏人頭左衛門佐橘氏公兼美作守僧道證死（年六十一、太宰府講師）嘗任太政官符應令依法處分損田事右太政官去大同元年十一月二日下諸道符偁畿内東海北陸山陰南海五道觀察使狀偁撿太政官去延暦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符偁右大臣宣奉勅夫益國利人古今通典而前例後格共乖適中仍取捨彼此更立新例令須天下田租戸別立率常免二分令輸八分其有損七分已上戸者大國

巨勢野足逝

四十九戸以下、上國、三十九戸已下、中國、二十九戸以下、下國、十九戸以下、以為限制、若損七分已上、戸國内総依此限、及損五分、有多少、通計不過通一分者、令國司撿實處分、通前為三分已下、至其納官之數、定収七分已上、若凶年損過此法、即准例申官聽裁者、據此准量五分已上明有其限、四分已下未見所由、縱令有甲損田一町十分、而論見損四段、又有乙損三段、而諸國覆損使等、確執格旨、不勞三四分、百姓為患、莫過於斯、望請収租之法、復依三不得七之舊例、但四十九戸之差一依格行者、右大臣宣、奉



敕、依請者、諸國兼知、依宜行之者、令被右大臣宣偁、奉敕、定損之法格大約然、而或國司不必其人、於損四分已下之田、濫起疑論、更煩聽裁、宜演格旨、令人易知、仍須損之體先撿見損、通計國内、不過三分、即令國宰處量、如此法乃以申官○十二月、壬辰朔、任官、參議文室綿麻呂兼右大將、乙已、中納言正三位巨勢朝臣野足逝、年六十八、參議兵部卿堺麻呂、孫式部大輔正四位下苗麻呂、一男、是年正躬王為文章生、時歳十八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十一　終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十二　自弘仁八年至同十四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訓解

## 嵯峨天皇下

丁酉弘仁八年、春正月、辛酉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宴次侍從已上於前殿、賜御被。甲子、曲宴後庭。丁卯、御覽青馬、宴五位已上、奏樂、賜祿有差。授位、權中納言從三位左大將春宮大夫藤原冬嗣兼陸奥出羽按察使、參議從三位宮内卿藤原緒嗣兼河内守、左京大夫多治比今麻呂兼攝津守、從四位下紀百繼授從四位上。宴次侍從已上、踏歌、賜綿有差。御豐樂院觀射、曲宴後殿、奏女樂、賜侍臣綿有差。（謂之内宴）遊獵栢川野、賜次侍從已上衣被。藤原行道敍從五位下、爲民部少輔。太政官符、應降黜郡司稱病不上事、右太政官今月二十三日下五畿内諸國符稱、右太臣從二位行皇太子傅勲五等藤原園人奏狀稱、依太政官去延暦十八年四月十三日符、五國郡司、一居内考、率由近構、都下驅策殊甚、准於外國、不可同日也、而今件人等、未出身前、相競如林、既得考後、好稱詐病、非啻闕棄郡務、誠是欺犯朝章、伏望自今以後、有斯類者、國司勘實、一從還本、若或有國司受彼請託輙解却者、准狀科附、不從寛典、庶遏奸源以厲後進者、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宣、稱奉勅依請。○二月、辛卯朔、日有蝕之。權中納言藤原冬嗣轉正。遊獵于瑞野。山城國奉獻、賜次侍從已上及山城國掾已上衣被。勅内親王奉獻、無品内親王授四品。正五位上藤原朝臣阿子從四位下、親王母也。橘常主任少納言。（奈良麻呂孫、嶋田麻呂六男）太宰府言、新羅人金男昌等三十三人歸化。丁未、幸交野。庚戌、賜五位已上及山城河内攝津等國掾已上衣被、施佐爲百濟粟倉三寺各綿一百斤。是日車駕至自交野。辛亥、無品耳南備内親王甍。（年十八）遣使護喪事。（内親王者、皇統彌照天皇第十二女也。母贈太政大臣藤原朝臣種繼之女也）○三月、甲申、參議從四位上藤原朝臣藤繼逝。（年五十三）丙戌、散位從四位下勲五等御長眞人廣岳卒。（年六十九）僧勝道寂。（年八十三。勝道姓若田氏、下野國芳賀郡人、出家、神護景雲元年四月、登補陀落山、止山腹三七日而歸。天應元年四月、又登而退、延暦初又登、漸達于頂、衆峯環峙、四湖碧深、奇花異木、殆非人境、乃結盧於西南隅、三年夏、乘小舩極湖東西南北、相攸乃建寺、曰神宮寺、居四歳、桓武天皇聞之、任上野講師、又建花嚴寺於都賀郡、大同二年旱、太守令祈雨、勝道登補陀山行法、乃雨、而有年、性靈集云、下野伊博士公與勝道善、秩滿入京、勝道挾伊公屬記于空海、海爲之銘題曰沙門勝道歴山水瑩玄珠碑）夏四月、

内宴始於此

官符

轉正遷正官中納言

新羅入歸化

耳南備内親王甍

藤原藤繼逝

御長廣岳卒

僧勝道寂并叓蹟

勅令習漢語
新羅人歸化
朝原内親王薨
坂上鷹養卒
常陸福良女貞行有賞

勅、宜擇年三十以下聰令之徒、入色四人、白丁六人、於大学寮使習漢語、太宰府言、新羅人來山知等一百四十四人歸化、二品朝原内親王薨、遣使監護喪事、親王者、皇統弥照天皇第二之女也、母曰二品酒人内親王、年二十九 ○閏四月、幸嵯峨別館、令文人賦詩、賜五位已上衣被、散位從四位下坂上大宿祢鷹養卒、坂田永河為民部少輔、天皇在藩時、永河与朝野鹿取、小野岑守、菅原清公等共侍讀書、常陸國人長幡部福良女授少初位上、免其戸租終身、以有貞行也、福良女者、同郡吉弥侯部就忠之妻也、夫亡之後、號泣不絶、哀感行路 ○五月、御馬埒殿、觀馬射、信乃長門飢、賑給、叅議從三位行宮内卿兼河

本朝通鑑　卷之十二　嵯峨下　三　何不成舍藏

長野女王等殺相知被流
遣僧修円祈雨
令天下祈雨
橘安萬子卒

内守藤原朝臣緒嗣請、除五月二十七日、追贈皇后藤原氏之國忌、奏可、流長野女王、出雲、家力自於伊豆國、並内教坊、共係一房、女孺也、時有長野相知之女船延福女、俄來寄住、長野見其少許衣物與家刀自謀、夜伺其眠、縊殺、剥其顔皮、棄於宮外、伊勢權介安倍寛麻呂任治部卿、東人之三男 左近将監文室秋津任甲斐守、大原王四男、綿丸弟也 ○六月、己未朔、庚申、遣律師傳燈大法師修圓於室生之山、祈雨、辛酉、筑前等國飢、令賑給、壬戌、遣天下諸國祈雨 ○秋七月、典侍從四位下橘朝臣安萬子卒、詔贈從三位、賻贈有數、安萬

攝津国海潮暴溢
橘常子逝
野孤登殿上
藤原縄主逝
禁私飼鷹

子者、皇太后之妹、適宮内卿正三位藤原朝臣三守 攝津國言、海潮暴溢、漂殺二百二十人 ○八月、戊午朔、散支從三位橘朝臣常子逝、左大臣正一位橘諸兄之曾孫、正五位下兵部太輔嶋田麻呂之女也、皇統弥照天皇納之後宮、有寵、生三品大宅内親王、宮車晏駕、出家為尼、逝時年三十 遊獵北野、便御嵯峨院、賜五位已上及山城國掾已上衣被 ○九月、丁亥朔、乙未、幸神泉苑、令文人賦詩、賜祿、戊戌、有野狐登於殿上、壬寅、中納言從三位兼兵部卿藤原朝臣縄主逝、參議從三位馬養之孫、叅議從三位藏下麻呂之子也、年五十八 少納言橘常主任左馬頭、中納言藤原朝臣冬嗣、宜奉勅、飼鷹者、頃年禁断已久、而今諸人無有公驗、乖制盗養、但仰

本朝通鑑　卷之十二　嵯峨下　四　何不成舍藏

新治郡焼不動倉
五百井女王逝

看督嚴令禁察、其五位已上録名奏聞、六位已下禁身申送、所特之鷹皆進内裏者 ○冬十月、丁巳朔、四品佐味親王為弾正尹、從四位下多治比真人今麻呂為叅議、常陸國新治郡災、燒不動倉十三宇、穀九千九百九十九斛、侍從二位五百井女王逝、遊獵栗前野 ○十一月、叅議藤原緒嗣任權中納言、遊獵水生野、大雪、賜左右近衛綿有差 ○十二月、丁卯地震、戊辰遊獵芹川野、是日大雪、伊勢國多氣會二郡雜務、悉預大神宮司、交替付領一同國司、以國司不獲行决罰也、一曰、應修理神社九十三前、多氣郡五十一前、度會郡四十二前 一曰、應修理

［多氣度會二郡治務悉預大神宮司］［勅男女衣服用唐法］

溝池十九處（多氣郡溝五處、池四處）一曰應修理驛家一處（在度會郡）倉一曰應催道桑漆二卜一萬八千七百九十六根（多氣郡桑十三万六千五百三十根、漆一萬七百七十三根、度會郡桑五万八千四百五十根、漆一万三千三十根）一曰應修理正倉官舍四十一宇（多氣郡正倉二宇、官舍二十八宇、度會郡正倉一宇、官舍十宇）一曰應決百姓訴訟事自今以後二郡雜務預大神宮司交替分附然則官物有修造之便國司無遷代之煩仍請處分者給神祇官卜食依國解可行被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從三位春宮大夫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奉勅依卜官符文繁不載聊記其略于此是年勅男女衣服用唐法



［弘仁九年］［新羅人張春獻驢］［令賀正之臣習禮容］

戊戌九年春正月乙酉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宴侍臣於前殿賜被辛卯觀青馬宴五位已上賜祿丁酉太宰府言新羅人張春等十四人來獻驢四己亥勅比年賀正之臣不諳禮容俛仰之間或致違失威儀有闕積慣無改宜令所司每至季冬月豫加教習俾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但參議并三位已上不在此限庚子宴侍臣踏哥賜綿辛丑御豊樂殿觀射藏人頭藤原貞嗣兼伊豫守（參議巨勢麻呂十男、母左大臣永手女）右京大夫真世王兼但馬守中務大輔藤原愛發任近江介（内麻呂七男）藤原常嗣昇殿（葛野麻呂七男、少遊大學、諳誦文選、又好屬文、兼能隸書、立性明幹、威儀可稱）吉田書主為和泉守治声頗聞○二月乙卯朔戊午散位從四位下坂田奈氏麻呂卒辛酉遊獵于栗前野紀伊守藤原道雄為典藥頭任宮内大輔（小黒丸四男）○三月改長門國司為鑄錢使（定長官一員、次官一員、判官二員、主典三員、鑄錢師二員、造錢冶師一員、史生五員）壬寅公卿奏曰頃年之間水旱相續百姓農業損害不少伏望省臣下封祿暫助國用年歲豊稔即復舊例許之甲辰散位從四位下高階真人遠成卒年六十三丙午詔曰其朝會之禮及常所服者又卑逢貴而跪等不論男女改依唐法

［藤原常嗣立性明幹］［吉田書主善治］［坂田奈氏麻呂卒］［刑型也］［高階遠成卒］［朝會之禮改依唐法］



［制朝堂公朝之禮］［磬折謂曲從於人也］［謂如磬之背也］［春大疫］

但五位以上禮服諸朝服之色衛仗之服皆緣旧例不可改張戊申制朝堂公朝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左大臣動座自餘共立床子前但六位以下磬折而立又諸衛府生以上除衛仗之外皆着靴唯着布帶時須麻靴之外通着麻鞋（並令把笏）太政官符應置職掌二人右渇皇后宮職解偁職務繁劇人物難總望請准春宮坊置件職掌者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坊大夫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奉勅依請春大疫（浮屠氏說稱天下疾疫帝於嵯峨院寫般若心經祈之勅空海令慶讃堂中忽發大光明暗夜如晝疫即止今大覺寺是也）○夏四月丙戌遣使

太秦寺災

秋稼炎傷

天皇貴畏

改題殿閣及諸門之額号

僧空海、橘逸勢書諸門額

坂田弘貞弱冠博覧

始置斎院司

京畿祈雨。乙亥、奉幣伊勢大神宮、又令諸大寺及畿内諸寺、山林禅場、半轉經禮佛祈雨也。丙子、太秦寺一名廣隆寺災。堂塔步廊、緣起雜公文等悉燒亡。詔曰、去年秋稼燋傷、不收。今茲新苗播殖、望絕。朕之不德、百姓何辜。今貴畏天威、避正殿、令使走幣、偏於群神。其朕及后、服御物、并常膳等、並宜省減。左右馬寮秣穀一切權絕。仍令左右京職收葬道殣、掩骼埋胔。人民飢困、特加賑贍。往國之中、恐有冤者、宜令所司申慮放出。又詔、比者陰陽愆候、炎旱淹旬。起自今月二十六日、迄于二十八日、總三箇日、朕及公卿百官、一皆



素食、歸心覺門。凡厥僧綱、精進轉經、以副素懷。丁丑、河内國飢、遣使賑給。大和國吉野郡雨師神、奉授從五位下、以祈雨也。己卯、遣使柏原山陵、祈雨。庚辰、於前殿講仁王經、緣旱災也。是日、有制、改殿閣及諸門之額號、皆題之。天皇自書北面額、其東面額橘逸勢書之、南面并談天門額、僧空海書之。但馬以坂田弘貞轉守。奈良麻呂二男、少遊學館、涉獵百家、弱冠推補文章生。○五月戊子、御武德殿、觀騎射。辛卯、山城國愛宕郡貴布祢神為大社。癸巳、四品明日香親王上表、白伏乞除親王號、賜朝臣姓。不許。乙巳、始置斎院司。官主一員、長官一員、次官一員、判官一員、主典二員。

官符

僧玄賓卒、并事蹟

賜僧玄賓勅書、空海草之

天皇哭玄賓御製

帰正、仏言死也。真機、禅理也

太政官符定新置斎院司官位職員事。長官一人從五位下、次官一人從六位上、判官一人從七位上、主典二員從八位下、官主一員從八位下。官中納言藤原冬嗣宣、奉勅宜依件定。○六月癸丑、日有蝕之。戊辰、從三位藤原朝臣冬嗣任大納言、兼左大將。藤原朝臣緒嗣任民部卿、共授正三位。參議藤原三守兼春宮大夫、從三位文室朝臣綿麻呂為中納言、兼右大將。多治比今麻呂兼宮內卿、從三位秋篠安人兼備前守。己巳、傳燈大法師玄賓寂。年八十餘。玄賓姓弓削氏、河內國人。入學唯識於興福寺宣教。嫌渫道鏡媚稱德天皇、而入伯耆之山。桓武天皇時召入都。又歸山。平城天皇召入都、將任僧都。乃詠倭哥遁



去、往備中湯川寺。今上聞其名、賜御製詩、并施物。事見前。詩不傳。曾賜勅書曰、勅賓公、形靜山水、神主煙霞、春華織錦、對之陶情、秋葉散帷、見之忘歸、求於緇素、卓爾不群。比來時逼玄冬、序凝縞雪。想彼禅居、寳勞遐懷。今故存問、兼附送鑽綿五十屯、布三十端、至宜領之。僧空海草之。至此天皇哀哭之、賜御製曰、大士古來無住着、名山晦跡先風霜。隨緣化體厭塵久、歸正真機忽滅亡。松掩舊堂猶欝茂、草暗新塔漸荒涼。生前蘿席空留月、沒後金爐誰添香。禅林時見摧枝幹、梵宇長懷失棟梁。緇素共愁面禮罷、遥遥仰拝向西方。山城國愛宕郡貴布祢神奉

官符

有牛産犢一身二頭

明日香親王男女王賜姓久賀

授從五位下。太政官符、諸國所申交替之政、延期解
文事、右兼前之例、前件解文、收於辨官、即仰於省、令
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奧出羽按察
使藤原冬嗣宣、偁宜自今以後、辨官判下於省、因播
以朝野鹿取兼内藏頭、大和國人、忍海連鷹取子也、外父朝野宿祢道長、為子養育、出身武内宿祢之後裔也、延暦二十一年任遣唐録事、天皇在藩時之侍講也○秋七月、讚
岐國多度郡、有牛産犢、一身二頭、停七夕節、為旱也○
八月、免今年租調、并不論民饑、以正税賑恤、助修屋
宇、四品明日香親王之男女王四人、賜姓久賀朝臣、
遊獵北野、幸嵯峨院、給文人賦詩、賜侍臣衣、勅長門

本朝通鑑　巻之十二　嵯峨下　九　何不成舎藏

執禁、立法司刑也

恢恭、言君臣恢其恭敬也

國部内不要驛家十一町、馬五十五疋、朝集使無往
還之要、公民有守飼之費、宜毎騎置定、自餘充鑄錢
料鉛駄○九月、壬午朔、庚寅、幸神泉苑、宴侍臣、命文
人賦詩、賜祿、辛卯、詔曰、受上天之命者、其道貴於愛
民、處皇王之位者、其功先於濟物、用能屈已以從人、
欲脩德以迪靈、心宣政術、執禁齊衆、同寅恢恭、兢兢
旰日、勿休乙夜、忘寢而智不周物、誠未動天、至和有
虧、咎徵頻應、比者地震害及黎元、吉凶由人、殃不自
作、或恐須行乖越、方失氓心、降茲厚譴、以警勗勉、畏
天之威、不違寧處、决之亀筮、時行告咎、昔天平年、又

周文、周文王

有斯變、國以疫癘、宇内凋傷、前事不忘、取法不遠、宜
使百官為箴規、惟佛旨沖奥、大悲為先、理無微而不
矜、義無遠而不濟、又祓除疾病、抑有前典、宜令天下
諸國、設齋屈僧、於金光明寺、轉讀金剛般若波羅密
經五日、兼遣修禊法、除去不祥、又畿内七道諸國言
上、弘仁八年以前、租税未納者、一切停徵、其左右京
民租、去年已往有懸負者、不論言上不言上、亦從原
免、庶幾、寘道垂鑑、塞患源於未流、顯路提福、拔疾根
於將樹、儻咎歸一已人無殀折、欲移其災、非志所避、
周文罪己、實所仰止、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普告遐邇、

本朝通鑑　巻之十二　嵯峨下　十　何不成舎藏

冨壽神寶

錢造

官符

知朕心焉○冬十月、己未、賽山城國愛宕郡貴布禰
神、以祈雨有驗也、但馬守兼右京大夫眞世王遷左
京大夫、甲戌、遊獵栗前野○十一月、辛卯朔、改鑄錢文
曰富壽神寶、太政官符、應差志摩飛驒兩國朝集使
事、右太政官、去六月十七日、下五畿内七道諸國符
偁、案太政官、去弘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諸國
符偁、四度使外、臨時諸使往還繁多、民疲迎送、宜正
税計帳、二使公文、便附朝集使、以省民弊者、今以九
年計帳、便付八年朝集使、即彼八年朝集、税帳之政、
九年四月以前、並是勘畢、起自五月、至于八月、為待

坂本親王薨
藤原葛麿逝
高良玉垂命神為名神
高村田使卒

計帳徒居京下、因茲在國之吏乏人行事、奉使之輩猶甚無粮、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偁、奉勅、計帳公文宜差專使、自餘之事、一同前符者、諸國兼知依宣行之、其志摩飛驒兩國守曰、二貞政多人少、不足差使、宜朝集已下諸使、聽差目以下、立為恒例、乙酉、治部卿四品坂本親王薨、遣使護喪事、賻錢絁綿米商布等、年二十六庚寅、正三位中納言藤原朝臣葛野麻呂逝、年六十四丙午、筑後國御井郡高良玉垂命神為名神、丁未、東宮學士從四位下高村宿禰田使卒、年七十六、經國集有詩



大野直雄卒
出雲社預名神
藤原園人薨
勅男女衣服皆依唐法
院堂門閣皆着新額
仲雄王上文華秀麗集序文

○十二月、辛亥、禁伐近江國滋賀郡比良山材木、以備官用、越前權守從四位上大野朝臣直雄卒、年五十五、乙丑、丹波國桑田郡出雲社預名神、戊辰、右大臣從二位兼行皇太弟傅藤原朝臣園人薨、天皇痛惜殊甚、遣使護喪事、詔贈左大臣正一位、年六十三、房前孫、楓麻呂之長子、号前山大臣是年、有詔書、天下儀式男女衣服皆依唐法、五位以上位記、改從漢様、諸宮殿院堂門閣、皆着新額、又肄百官舞踏、如此朝儀、菅清公並得闗説、從五位下守大舍人頭兼信濃守仲雄王上文華秀麗集序云、臣仲雄言、凌雲集者、陸奥守臣小野岑守等

皇覧儲聡、言天子及太子也
掞藻、作文章也
緗帛浅黄色、縹帛丹色
篋盛書器、笥盛衣食器

之所撰也、起於延暦元年、逮于弘仁五載、凡所綴緝九十二篇、自厥以来、文章間生、出未逾四祀、卷盈百餘、豈非皇覧儲聡製文之無虚月、朝英國俊掞藻之靡絶時哉、或氣骨彌高、諧風騷於声律、或輕情漸長、映綺靡於艶流、可謂輅変椎而増華、氷生水以加厲、英聲囙而掩後、逸價藉而冠先、至瓊瓌與木李齊暉、蕭艾將蘭芬雜臭、寔由緗縹未異、篋笥仍同者矣、正三位大納言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臣藤原朝臣冬嗣奉勅、命臣等編緝焉、臣謹與從五位上行式部少輔兼阿波守臣菅原朝臣清公、從五位



凌雲、書名

下行大學助兼紀傳博士臣勇山連文継、從六位下守大内記臣滋野宿禰貞主、從七位下守少内記兼行播磨少目臣桑原公腹赤等、各相評論、甄定取舍、若有難審、上稟叡摹、先漏凌雲者、今議而録之、並皆以類題叙、取其易閲、凡作者二十六人、詩一百四十八首、分為三卷、名曰文華秀麗集、鳳掞宸章、龍闡令製、雖別降綸旨、俯同縹帙、而天尊地卑、君唱臣和、故略作者之數、編採撫之中、臣謬以散材、忝侍詮簡、重美天漁、屢製茲序、臣仲雄上、御製皇太弟令製之外、二十六人者、仲雄王、巨勢識人、小野岑守、朝野鹿取、勇山文継、渤海人王孝廉、僧仁貞、桑原腹赤、紀末守、坂上今雄、坂上今継、滋

弘仁元年

相摸国金光明寺災、鉄淵足損

野貞主、良岑安世、菅原清公、仲科善雄、姫大伴氏、藤原是雄、藤原冬嗣、多治比清貞、錦部彥公、平五月、佐伯長繼、小野年永、宮村繼、上毛野頴人、桑原廣田

己亥十年、春正月、庚辰朔、廢朝、緣風寒急殺也、宴侍臣於前殿、賜御被、丙戌、御青馬、御豐樂殿、宴、五位已上賜祿、參議從四位上紀廣濱授正四位下、從四位下安部寬麻呂任參議、菅清公加正五位下、兼文章博士、侍讀文選、兼參直講之事、藤原長岡叙從五位下、拜播磨介、坂上清野叙從五位下、癸巳、律師勤操為少僧都、○二月丁卯、相模國金光明寺災、戊辰、公卿奏曰、伏望遣使畿內、實錄富豪之貯、借貸困窮之



有虹貫日

加茂二神之祭准中祀

民、己巳、遊獵水生野、日暮御河陽宮、水生村窮乏者賜米有差、庚午、五位已上賜衣被、車駕還宮、正五位下朝野鹿取任兵部大輔、兼相模介、正五位下橘氏公任右馬頭、相模守紀百繼為內藏大舍人頭、○三月己卯朔、有虹貫日、從三位春原五百枝從四位上藤原貞嗣並任參議、壬辰、禁麥食馬、甲午、勅、山城國愛宕郡賀茂御祖并別雷二神之祭、宜准中祀、己亥詔、朕有所思、宜復故皇子伊豫親王并夫人藤原吉子等本位號、左少辨橘常主為藏人頭、僧寂澄奏乞建圓宗大乘戒壇、○夏四月、庚戌、勘本系使中務卿

官符

禁斷錢利過倍

萬多親王、中納言藤原朝臣緒嗣等、奏狀、據舊記、糾定訛謬者、許之、太政官符、應停闕損進塡外國事、右倉庫令曰、凡闕負官倉應徵者、若分付闕損之徒、未離任者、納本倉、已去任者、聽於後任及本貫便納、令畿內國司偏據此令、闕損之物、咸塡外國、夫畿內者、近接輦下、用度殊繁、加以論貴賤、內外懸隔、而失近塡遠、為弊良深、臣等商量、琴瑟不調、事期改張、政道無便、責在沿革、伏望自今以後、依件停止、謹錄事狀、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五月戊寅朔、太政官符、應禁斷錢利過半倍、并非理沽質事、右案雜令云、



出舉、舉貸財物令民出息也

乘同剩

凡公私以財物出舉者、任依私契、每六十日取利、不得過八分之一、雖過四百八十日、不得過一倍、又不得廻利為本、其質者非對物主、不得輒賣、若計利過本不贖、聽告所司對賣、即有乘還主者、又太政官去延曆十六年四月二十日符偁、太政官去宝亀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符偁、自今以後、舉利錢、收利雖過四百八十箇日、不得過一倍之利者、今被太納言從三位神王宣偁、奉勅、如聞、公私以錢出舉、已違茲制、貪利過多、自今以後、公私舉錢、宜限一年收半倍利、雖積年記、祀不得過責、若有犯者、科違勅罪、有人糺告、

贓謂違制所過貴之物也
官符

以贓賞之者、而比年之間、都無遵行之、違犯之輩往々有之、或以多直之物、而取少錢之質、偏過限責收多錢、無經官司、亦無對主、所乗直錢都不還、或限一年之内、以納半倍之利、至于過期、廻利為本、毎至首春、抂取其契、未經幾周、忽及數倍、如是之弊不可勝計、所在之吏亦無糺正、令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偁、有制無行、無懲有犯、朝章之設、豈其然哉、宜重下知、嚴加勾當、普牓示路頭、令衆庶知悉、猶不改、還以法刑、按錢一貫文、別以米一斛為正物之類也 太政官符、應國司吏政許



公廨官府也又曰官舎

不以實奪其公廨事、一曰、詐增賑給飢民數事、一曰、詐申官舎堤防等破損、并詐增支度數事、一曰、詐增損田數事、令被大納言藤原冬嗣宣偁、奉勅、為吏之道須致忠貞、不實之事、理須懲革、宜准所詐奪其公廨、無處法律、以懲將來、又郡司是自勘自申之職也、國司則随申覆檢之吏也、准量其過、不輕國司、宜亦論罪之方、自依恒條、徵物之事、一同國司、者諸國兼知、依宣行之、其損田者、限内必申、右有縁實錄、須經日者、限内豫申損状、追早進實錄帳、若不進帳、不聽遣使、但於遠國、九月之損、定知不甚、限内言上、宜東

朝堂礼制
磬折謂曲從人也謂如磬之背也

海道、坂東之山東、北陸道神濟以北、山陰道出雲以北、山陽道安藝以西、南海道土佐等國、太宰管内、大隅薩摩日向多褹對馬等國嶋、九月之内、風水之損、雖十月後、行程之内、特聽通計過程之外、不聽判收、自今以後、立為永例、不得疎漏 ○六月、丁未朔、日有蝕之 庚戌、制、諸司於朝堂見親王大臣、以磬折代跪伏、以起立代動座、太政官少辨已上、初就位者、外記左右史已下皆起、若大辨一人先就位者、見後來大辨即起者、臺長官初就位者、輔弼已下、及所管寮司長官已下皆起、刑部大判事、倣之、輔弼初就位者、省



奉白馬於神社
官符
禁斷賣買麦蒭

臺寮司、主典已下皆起、判事屬倣之、若長官先在座者、不起、寮司長官就位者、主典已下不起、但於本司廳起也 是日京中窮獘者給錢 乙卯、奉白馬於丹生川上雨師神、并貴布禰神、為止霖雨也 太政官符、應禁斷賣買麥蒭事、右太天平勝寶三年、三月十四日格偁、大小麥宴能助夏乏、愚痴百姓不慮後闕、頓苅青蒭、從為沽失、自今以後、堅固禁斷、若有違犯、必科重罪、又太政官去大同三年、七月十三日、謄勅符偁、始聞、富豪之輩不顧憲式、無頼之民尚暗法令、貴麦怠食、積習為常、不革前失、法科可處、所司容隱、随状

黜貶然、又太政官、今年三月十四日、下左右京職五畿內符偁、去年不登、百姓食乏、至于夏時、必有飢饉、救飢之備、不可不備、職國兼知、依件禁斷者、今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偁、奉勅、所在之官忘制、無顧暗愚之民忍法有犯、既違朝制、忽失民粮、静論其弊、深乖濟民、又或民寄事生肸、過列其奸、偏計少直、不顧多損、凡是播蒔之時、圖地膏生卧之日、猶致此費、宜官長自臨蒔時、捡挍、以此告、莫致後損、若有違犯、并播種乖宜者、所由官司、隨事懇考、違犯之人、依法推决、



唐周先朝来

唐国青州節度使李師道反

御室今嗣卒

紀廣濱逝

京中白龍見

壬戌、大唐越州人周先朝吉升則等、乘新羅人船来、問本國消息、光朝等對曰、已等遠州鄙人、不知京邑之事、但去元和十一年、青州節度使李師道反、所擁兵馬五十萬、極為精銳、天子發諸道兵討、未克天下騷擾、圖書頭從四位下御室朝臣今嗣卒、年六十六○秋七月戊寅、奉黒馬於丹生川上雨師神、祈雨、参議正四位下行太宰大貳紀朝臣廣濱逝、年六十一、甲午、詔曰、頃者炎旱積旬、甘液無施、宜令十三大寺、并大和國定額諸寺常住僧、各於當寺、三箇日、轉讀大般若經、以祈甘雨也、丙申、京中白龍見、有暴風雨、損民屋、是

太白晝見

官符

月自夏不雨、諸國被害者衆○八月丙午朔、太白晝見○九月丙子朔、甲申、幸神泉苑、宴侍臣、命文人賦詩、賜祿有差、乙酉、勅、崇福寺者、先帝所建、禅侶之窟也、今聞頃年之間、濫吹者多、宜加沙汰、勿汙禅庭、所住之僧、不過二十人、但有死闕、告官乃補之○冬十月、遊獵大原野○十一月乙亥朔、太政官符、應置職掌事、右得左右京職解偁、管司并條令、百姓等申政之日、訴訟之時、進退乖儀、言辞不遜、或執非為是、聽理不伏、如此之類、觸事繁多、望請簡入色人、可堪事者、毎職置二員、分番上下、守當職裏者、依請、又云、應



渤海献方物

火頭廝丁

廝丁採薪汲炊者

以閑廢地賜頒人事、空閑之地、自令以後、賜冀申請同地主、若授地人二年不開者、改賜他人、遂以開墾之人、永為地主、天平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勅云、墾田自今以後、任為私財、荒地以開人可為領主、甲午、渤海國遣使献方物、上啓、丙申、遊獵栗前野、庚子、遊獵芹川野、五位已上、賜衣被、修理職言、撿令、凡役丁匠皆十人、外十一人充火頭、疲病及遇病、不堪執作之日、減未食闕、功合倍准、病省給役日直、又飛驒國庸調俱免、毎里點匠丁十人、毎四丁、給廝丁一人、頃年水工察例、匠丁百三十人、内充廝丁五人、工長之外、悉以

僧慈寶死
定雅樂諸師數
官符
定律師并從儀師數

徭役、總計一歲之內、三百五十日已下、三百三十三日已上、乃為滿役、此例所據、未見法式、人非木石、何暇有甚、伏請依令、疫病者、給役日直、放免仕丁者、不入役、改限、即三百日以下、二百五十日已上、為一年役限、然則匠丁有依、關功省倍、許之、僧慈寶死（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庚戌、勅、乾池捕魚禁制已久、宜重布告、勿令更然、定雅樂諸師數事、儛師四人、倭儛師一人、黙儛師一人、儛師一人、筑紫諸縣儛師一人新羅樂師四人、令定二人、琴師一人儛師一人太政官符、定律師以上負數、并從儀師數事、僧正一人、大僧都一人、少僧都一人、律師四人、從



掃部正為寮
弘仁十一年
蕃客朝賀

儀師八人、右造式所起請偁僧尼令云、任僧綱律師以上、必須用德行能伏徒衆、道俗欽仰、綱維法務者、所舉徒衆皆連署牒官、一任以後、不得輙換者、今案此令、簡任僧綱直偁律師以上、不顯其號、及負仍須具載式條、以令補闕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奉勅、宜依件定、永為恒例、但威儀師負者、依去延曆五年三月六日符、是年、掃部正為寮、僧實敏預維摩講席、庚子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文武王公及蕃客朝賀如儀、宴侍臣於豐樂殿、賜御

逐鳥雀云々、言驅足攘除蕪我之難也

被已卯詔曰、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漢禮蕭何一門十侯、藤氏先祖逐鳥雀於朝庭、舒鷹鸇之捷翼、是以褒賞封戶、歷代不絕、總一萬五千戶、宜自貫白丁迄于五世課役、蠲除、弈葉為例、庚辰、觀青馬、宴五位已上及蕃客於豐樂院、授位、又渤海國入覲使李美英叙位有差、參議從三位兼備前守秋篠安人兼近江守、是月辭左大辨、又上表致仕、以剩職也參議從四位下多治比今麻呂授從四位上、又授正四位下、參議從四位下良岑安世授從四位上、又授正四位下、轉左大辨、參議從三位春原五百枝兼治部卿、參議從四位上藤原貞嗣



任右大辨、正五位下陸奥守小野岑守任阿波守、兼治部大輔、從五位上讃岐守清原夏野兼伯耆守、正五位下右馬頭橘氏公授從四位下、任右衛門督、公卿奏曰、內掃掃部二司雖異論、其所掌俱是鋪設、而至設公會并臨時之座、從此相讓、動致闕怠、加以事少司多、有乖穩便、臣等商量先王垂範、政期簡要、往哲權宜、事貴公革、伏望併兩為一號掃部寮、屬宮內省、專濟職務、且省煩弊、但官員一同主殿寮、伏聽天裁、奏可、辛卯、御豐樂殿觀射、甲午、賜渤海王書、乙卯、唐越州人周光朝吉升則等、告請歸邦、仍隨渤海使

鑄閻王像
安近江梵釋寺
官符
分富賑貧、其情合義、故曰義倉
輸穀進義倉穀也

以放還○閏月丁卯、先是鑄銅閻王像於常住寺、至是功成、遷近江國梵釋寺、太政官符、應割留不進義倉五位已上食封位祿事、右撿案内、仍太政官去大同四年三月十日下式部民部兵部等省符偁、左京職解偁、五位已上進義倉、或乖法不進、或僅進代物、因茲未進多數、常煩解由、望請留封祿徵將來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右京職准此、其交名依職司移者、今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偁、奉勅、封物義倉、其率懸隔、以少奪多、事乖寛恕、宜以其祿物准輸穀數倍、而



袞冕天子服御也
褘衣王后服、刻雉為飾也
二月中丁定釋奠
在内新羅人叛

割留其所留物者、依當時沽價○二月甲戌、詔曰、其朕大小諸神事及季冬奉幣諸陵、則用帛衣、元正受朝、則用袞冕十二章、朔日受朝、且聽政、受蕃國使表幣、及大小諸會、則用黄櫨染衣、皇后以帛衣為助祭之服、以褘衣為元正受朝之服、以鈿釵禮衣為大小諸會之服、皇太子從祀及元正朝賀、可服袞冕九章、朔望入朝、元正受群官若宮臣賀、及大小諸會、可服黄丹衣、並常所服者、不拘此例、丁丑、停釋奠、定之中丁、緣當祈年祭、可忌三牲也、丙戌、配遠江駿河兩國新羅人七百反叛、殺人民、燒屋舍、三國發兵撃之、不能勝、盜

官符
豊前宮郎
孝德天皇
和藥使主福常始任乳長上
僧最澄上顯戒論

伊豆國穀、乘船入海、發相摸武藏等七國軍、勠力追討、咸伏其辜、己丑、遣使築大和國高市郡泉池、太政官符、應乳長上歷六年為限事、右得宮内省解偁、典藥寮解偁、撿案内、難波長柄豊前宮御宇天皇御世、大山上和藥使主福常、習取乳術、始授此職、自斯以降、子孫相襲、世此居此任、至今不絶、而今終身在職、漸致懈怠、望請簡補氏中幹了者、以六箇年為限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冬嗣宣、奉勅依請、僧最澄上顯戒論三卷○三月乙巳、陰陽助外從五位下江沼臣小並免官、陰陽



夷俘專當
唐人李少貞等漂着
藤原冬嗣奉勅撰格式序文

師從八位上道祖息麻呂決笞四十、無位志斐人成、廣幡瀞繼、各杖八十、並以博戲也、丁未、賑給京中飢民○夏四月戊寅、以七道諸國介以上、為夷俘專當、庚辰、詔曰、頃水旱不適、年穀不登、其天下百姓所負租稅未納言上、及調庸未進者、左右京畿内弘仁十年以前、七道諸國九年以前、並不論多少、咸宜蠲除、丁酉、和泉國飢、遣使賑給、戊戌、唐人李少貞等二十人漂着出羽國、藤原冬嗣奉勅撰格式、共成奏進之、其序云、蓋聞律以懲肅為宗、令以勸誡為本、格則量時立制、式則補闕拾遺、四者相須、足以垂範、譬猶寒

聖徳太子居上宮故名

暑遍而成歳昏且迭而育物有沿有革或軽或重寔治國之權衡信馭民之轡策者也古者世質時素法令昧彰無為而治不粛而化曁乎推古天皇十二年上宮太子親作憲法十七箇條國家制法自茲始焉降至天智天皇元年制令二十二巻世人所謂近江朝廷令也爰逮文武天皇大宝元年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不比等奉勅撰律六巻令十一巻養老二年復同大臣不比等奉勅更撰律令各為十巻今行於世律令是也故去天平勝寶九歳五月二十日勅書偁頃年選人依格結階人入高位不便任官自今以



八紘猶言八方也

書經大誥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後宜依新令去養老年中朕外祖故太政大臣奉勅刊修律令宜仰所司早令施行先帝徳合壽載明齊照臨四海有截八紘無事然而凝情政體騁想治術以為律令是為従政之本格式乃為守職之要方今雖律令頻経刊修而格式未加編輯稽之政道尚有所闕乃詔贈従一位行左大臣藤原朝臣内麻呂故参議従三位行常陸守菅野朝臣真道等始令撰定草創未成遭時遏密寝而不議天朝以聖兼聖資明継明敷景化於寰中暢仁風於海外然而顧先緒之未遂切堂構於宸襟爰降綸言尋令修撰申詔大納

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将陸奥出羽按察使臣藤原冬嗣故正三位行中納言臣藤原朝臣葛野麻呂参議従三位行近江守臣秋篠安人参議従四位上行春宮大夫左兵衛督式部大輔臣藤原三守従五位下守左近衛少将臣橘常主従五位下守大判事兼行播磨大掾臣物部中原敏久等上遵叡旨下考時宜採官符之故事擬諸曹之遺例商略今古審察用捨以類相従分隷諸司其随時制宜已経奉勅者即載本文別編為格式雖非奉勅事旨稍大者奏加奉勅因而取焉若屡有改張向背各異者略前存後



以省重出自此之外司存常事或可裨法令或堪為永例者随状増損総入於式若事類班雑不得指附者各為雑篇次之於末其諸司所行彼此参差或因循雖久不便於事若斯之流難以取則具録其状伏聴天裁至如米塩魚肉両数紛々及舗設雑器功程多少等類事既軽砕臣等商量務従折衷不煩上聞其朝會之禮蕃客之儀頃年之間随宜改易至有事例具存記文令之所撰且以略諸又交替式者延暦年中勘解由使撰定奏聞遵行已久仍舊而存不加取捨但年代浸遠京都屡遷諸司文案多或随災雖

周礼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
鎔銷也
官符
韓愈煦々之謂仁煦日光也

加採索。猶有未備。上起大寶元年、下迄弘仁十年。都為式四十巻、格十巻。辭簡而事詳、文約而旨暢。庶使覧之者易曉、施之者易行。布之象魏、與天地而無窮、鎔之景鐘、將金石而不朽。臣等學非稽古、才闇當今。猥辱明詔、敢事銓緝。雖罄庸淺、恐多錯訛。凡厥篇目、列之如別。○五月、太政官符、應收養在路飢病無由達御、并不能自存百姓等事。右存恤之事、載在令條。國郡官司、理須遵行。而收養醫療、未聞其事。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冬嗣、宣奉勅、煦育之道、理不可然。違法之吏、深令科責、



新羅人獻羊及鵞

宜更下知、勤使醫養、勿令彼黎民徒致非命。其料量用正税者、其年中所用正税、大國五百束以下、上國四百束已下、中國二百束以下、下國一百束以下。即國郡官司、視加訪察、若乖符旨、存詰失所、為他見告、依法科罪。夫專當國郡司名、及所存濟之人數、附朝集使、所用正税、附税帳使、兼候別巻、毎年官上。但不能自存之輩、一依令條行之。不得違法輙用正税。甲辰、新羅人李長行等、進羖䍽羊四、山羊一、鵞二。乙巳、御武德殿、觀騎射。庚戌、讃岐旱、賑給之。從四位下朝野鹿取為兵部大輔、既辭後再任　坂田永河為右近衛少

駿河内親王薨
藤原余佐能子卒
安倍寛麻呂逝

將。○六月、丁亥、幸冷然院。庚寅、無品駿河内親王薨。年二十　遣使監護喪事。皇統弥照天皇第十四之女也、母百濟氏　秋七月、辛丑朔、丁未、幸神泉苑、觀相撲。○八月、丙子、幸北野。○九月、庚子朔、丁巳、命文人賦詩、賜五位已上衣被。○九月、（原文如此）散事從四位下藤原余佐能子卒。○冬十月、賜傳燈大法師位於僧空海。右少將擒常主轉左少將。○十一月、詔曰、其弘仁八九年之間、水旱不登、府庫稍耗、聞公卿詳議、暫割五位已上封祿四分之一、以均公用。如今五穀頗熟、官用可均、宜封等數復之舊例。已酉、參議從四位下太宰大貳安倍朝臣寛麻呂逝。年六



官符

十四　癸丑、公卿上表曰、臣聞其群臣議定所減封祿等、並有恩旨被復舊例。伏望御膳又同復常。參議從四位上藤原貞嗣、參議從四位下藤原三守共授正四位下。太政官符、應移式部省、抑未輸贖銅諸國朝集使返抄、移大藏省、折留位祿季祿事。右得刑部省解偁、謹案獄令云、凡贖死刑、限八十日。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四十日、笞三十日。若無故過限不輸者、會赦不免。雖有捜訴據理、不移前科者、亦不在免限者。今犯罪之輩相續不絶、贓贖未納、逐年彌多。迫徵之吏徒疲催勸。負贖之人無心進納。既押所科、不畏後科、

望請左京官人抑留位祿季祿雜色人等令撿非違使催徵在外諸人抑留朝集使返抄令濟其事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冬嗣宣依請宜令刑部省移式部大藏等省其祿物者令大藏省准贖銅數便即折留充刑部省其應抑留返抄諸國及犯罪官人并贖銅數依件移送又下宣旨撿非違使畢又宜同移之○十二月癸巳勅置針生五人令讀新修本草經明堂經劉消子鬼方各一部兼小品集驗千金廣洛方等中治瘡方特給月料令成其業秋篠安人上表乞骸骨許



僧空海修華嚴會
弘仁十二年
定十條斷例

之參議正四位下多治比今麻呂授從三位任太宰帥官奏文章生取良家子弟察試詩賦補之是年勅主鷹司鷹飼三十人犬三十牙食料每月充彼司其中割鷹飼十人犬十牙料充送藏人所僧空海修智識寺華嚴會（寫一部八十卷）

辛丑十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壬寅定十條斷例甲辰授四品明日香親王三品無品賀陽親王四品丙午正三位藤原冬嗣為右大臣中納言藤原緒嗣為大納言參議良岑安世叙從三位任中納言參議藤原貞嗣叙從三位任中納言兼

秋篠安人逝

宮內卿參議藤原三守叙從三位任中納言從四位下眞世王任參議小野岑守叙從四位下為皇后宮大夫藤原道雄為右大辨坂田永河為右中辨從五位下坂田弘貞任備中守左少將和氣眞綱為左少辨（清麻呂五男）丁未前參議從三位行近江守秋篠安人逝（年七十土師宗庭子）詔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冬嗣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衛門督陸奥出羽按察使良岑安世權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春宮大夫左兵衛督藤原三守從四位下行中務大輔朝野鹿取從四位下皇后宮大夫兼行近江守小野岑守文



詔藤原冬嗣等撰內裏式
勅刺也
恤政

章博士從五位下兼行大內記桑原公腹赤從五位下行大內記滋野貞主等撰內裏式起元正訖季冬所常履行及臨時軍國諸大小事以類區分勒成三卷以奏進之（按今茲正月內裏式序既曰陸奥出羽按察使良岑安世然補任云二月五日安世兼按察使）○二月戊寅勅宜賜百歲已上穀四斛九十已上二斛七十已上一斛其國司次官已上巡行鄉邑親自稟給甲申勅文章博士是從七位官今改為從五位官（天平二年三月十七日格置件官員定正七位下官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宜准唐令國子博士正五品上官其文章博士宜改易前格定從五位下官）小野岑守兼近江守石川長津為右京大進藤原長良昇殿（冬嗣一男基經父）

橘永継卒
筑波郡人産一男二女
官符
禁斫損水辺山林

○三月庚申、修理大夫従四位下橘永継卒。年五十三。藤原三守兼皇后宮大夫、藤原道雄為藏人頭。○夏四月庚午、常陸國筑波郡人三村部黒刀自産一男二女、賜稲三百束。太政官符、應禁制斫損水辺山林事、右得大和國解偁、産業之務、非只堰池、浸潤之本、水木相生、然則水辺山林、必須欝茂、何者大河之源、其山欝然、小川之流、其岳童焉、爰知流之細大、随山而生、夫山出雲雨、河潤九里、山童毛盡、谿流涸竭、謹案太政官去大同元年六月八日下五畿内七道諸國符偁、右大臣宣、奉勅、山川海嶋濱野林原等、一切収



禁斫損路辺樹木

入公、私共之、但山岳之體、或於國為體、事須蕃茂、勿令伐損、又山城國葛野郡大井山者、河水暴流、則堰堤淪没、採材遠處、還失灌漑、因茲國司量使禁制、河辺諸國若有此類者、不論公私、不在収限者、然則大堰之岳、專有禁制、小川之山、不在禁限、因茲百姓憚遠貪近、川上山林、任意伐採、至有旱年、沉乏苗焦、動遭損害、職此之由也、望請川谿泉源溝池等、縦漑田水辺山林藪澤、不問公私、悉加禁制、並莫伐損、謹請處分者、依請、又應禁制斫損路辺樹木事、右同前解偁、道辺之木、夏垂陰為休息處、秋結實、民得食焉、而

播磨人掘地獲銅鐸
倒履相迎者謂欣躍而忙迎也

或頑民徒致伐損、去来之輩並失便、望請特加禁制、莫令更然者、依請、以前右大臣宣、奉勅、如件、諸國准此。○五月丙午、播磨國有人掘地獲一銅鐸、高三尺八寸、口徑一尺二寸、道人云、阿育王塔鐸。壬戌、讃岐國訴、始自去年、隄萬農池、公大民少、成功未竣、僧空海、此土人也、山中坐禪、獣馴鳥狎、海外求道、虚往實帰、因茲道俗欽風、民庶望影、居則生徒成市、出則追従如雲、今離旧土、常住京師、百姓戀之、實如父母、若聞師来、必倒履相迎、伏請充別當令済其事、許之。○六月己巳、奉幣貴布禰丹



制定胎傷觸穢儀
橘安麻呂卒

生二神、祈霽也。朝野鹿取為中務大輔。勅使登叡山。藤氏系図云、弘仁十二年六月、被下宣旨、偁、可建立天台延暦寺戒壇者、藤原家宗為勅使、帶宣旨登山、傳教大師不耐歡悦、即以七寸金銅藥師如来像一躰、太刀一腰、多羅葉藥師経等被与家宗、被擬勅使剛謝、是異域傳来生身靈像也、當家累代安置灵尊、日野法界寺本尊也、今按藤原家宗者、真夏孫濱雄子也、補任云、貞觀十二年、家宗年五十五、任参議、元慶元年六十一歳卒、自元慶元年遡弘仁十二年、則五十七年也、家宗幾五歳、勅使如少登山、未詳。制、四月以後、胎傷與死同、三月以前、不在忌限、其外定觸穢儀。○秋七月乙巳、敍位正四位下橘安麻呂卒。年八十三。丁巳、新錢二萬施僧空海。坂田弘貞為東宮學士。○八月、勅、令嘉穀垂穗、多稔方熟、恐風水為災、致其傷害、宜奉幣名神、以護秋稼也。

大神宇佐二氏為宮司

上毛野頴人卒

戊寅、以大神宇佐二氏為八幡大菩薩宮司。辛巳、奉幣名神、報豊稔也。東宮學士從四位下上毛野頴人卒（年五十六）。太政官符、應令伊勢大神宮司撿納神郡田租事、右得神祇官解偁、兼前之例、大神宮司撿納伊勢國多氣度會兩郡神田租、及七處神戸田等租、支用祭祀、從來尚矣。中間國司預以撿納、仍撿案內、太政官去延暦二十四年四月七日、下伊勢國符偁、得神祇官解偁、神宮司偁、伊勢國司移偁、太政官去延暦三十年七月一日、下諸國符偁、令案神祇令云、神戸調庸及田租、並充造神宮及供佛神調度、其神税



者、一准義倉、皆國司撿校者、准據令條、既稱撿校、至于支用、理難専輙、宜國司郡司神主等、支度祭料、充注其殘、申上聽裁者、國司等勘知用帳、報收神物、既違舊例。凡此大神者、天下貴社、豈是之類、元來所禁也。而今准諸神國司撿校於事不穩者、右大臣宣、宜依例勿預國司者、自厥而後、宮司撿納、充用祭料、但物被充造神宮及離宮之用、所殘數少、祭用有欠、仍更請支料、即太政官去弘仁六年六月九日、下神宮并國司符偁、得神祇官解偁、大神宮司解偁、年中神事難一可闕、當國神税所殘數少、望請他國神税充

宮符

藤原縵麻呂卒

用所欠料者、右大臣宣、他國所有徒積、稀用、當國所納隨用已盡、縦有要須、卒爾何支、宜以他國神税一充年中雜用料、其當國神税、毎年備置、若不得已必可用者、先申後用者、從此國司始亦預納、須依符旨令充用、而年中祭用稲、合四萬一千一百九十束一把、今在他國神戸、合百三十一烟、所輸租五千二百五十束、除例用外、所遺亦一千五百八十五束、亦當國所出租三萬五千束、爰當國他國神税、合三萬六千五百八十五束、即共充用、猶所欠稲四千六百五十束、其代借用正税、雖割所輸租、即便塡進、而毎年



有殘封納、為煩望請、停煩預國司、令神宮司依舊撿納、豫以支用、濟其祭事、但借請正税充欠料者、永從停止、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太政官符減定大舎人數事、右被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宮内卿藤原貞嗣宣偁、奉勅、今依舊置内竪、置太舎人、依件定其食及時服、定壹伯人。太政官奏云、增宮内省少屬一員、右所管多數、其政寔繁、至于文案、動致擁滯、伏望始置件員、以濟劇務。○九月、己亥、右大臣閑院命文人賦詩。甲寅、從四位下藤原朝臣縵麻呂卒（年五十四）。大伴國道任民部少輔、坂田弘貞任主税頭兼備

僧空海追福藤原葛野

給免租復除役也

中守僧空海追福故中納言藤原葛野（葛野臨終贈紫綾文服於海以綾為地金銀為縧図曼荼羅写理趣経以供仏報同船入唐之恩也）○冬十月丁亥
詔曰頃者陰精失候坎徳成災河内国境被害尤甚
秋稼以之絶傷下民由其昏墊朕令即事経歴斯地
觸目増憂兆庶何辜其被害諸郡給復三年尤貧下
者去年貢租税未報及当年租税亦蠲除之其山城
摂津両国地勢犬牙与此相接見此知彼害必氾濫
濱水百姓流失資産者勿出令年租税並三国被害
貧窮量加賑給庚寅車駕至自交野陪従親王以下
五位已上山城摂津両国郡司賜禄有差坂田弘貞



渤海国貢献

雎鳩集殿下

官符

任右少辨○十一月渤海国王仁秀遣使上啓献方
物己未雎鳩執魚集紫宸殿前版位見人異之○十
二月乙丑朔太政官符応補国分金光明寺僧闕事
右案去天平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格偁毎国造僧寺
必令十僧若有闕者即須補満延暦二年四月二十
八日格偁令国司等不精試練毎有死闕妄令得度
理不可然宜死闕之替擢当土僧之中堪為法師者
補之先申闕状待報行之自今以後不得新度者頃
年停前件格簡京諸寺僧心願者補被闕所右大臣
宣奉勅如聞僧等或重在本寺或憙従師主至于入

藤原冬嗣創立勧学院

韓志和入唐見懿宗帝進奇術

弘仁十三年

国分寺心願者蓋寡矣曰之法会之場僧員不備先
朝之制於茲有闕失流禍殖福釈教為本弘道利物
必由其人自今以後心願之外宜択当国百姓年紀
六十已上心行既定始終無変者度之是年右大臣
藤原冬嗣創立勧学院（大学寮南曹司是也藤氏之人皆入此院読書学習）正
五位下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菅原清公叙従四位
下轉式部大輔尋任左中辨飛龍衛士韓志和赴唐
国見懿宗皇帝屡進奇術帝嘉其伎賜以金帛後志
和不知所終（或云唐憲宗時也文多不載太平広記七十五并二百二十七詳矣）
壬寅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



天皇観打毬御製

籌算也

京官文武王公以下及蕃客朝集使等陪位如儀是
日御豊楽殿宴侍臣賜禄有差己亥観青馬御豊楽
殿宴群臣及蕃客授無品高岳親王四品右大臣正
三位藤原冬嗣叙従二位正四位下藤原真夏叙従
三位豊江王叙従五位下（藤田親王孫高橋王子）戊申御豊楽
殿五位已上及蕃客奏踏歌渤海国使王文矩等打
毬賜綿二百屯為賭所司奏楽蕃客率舞賜禄天皇
有観打毬詩云芳春烟景早朝晴使客乗時出前庭
廻杖飛空疑初月奔毬轉地似流星左擬右衆当門
競分行群踏起雷声大咲伐鼓催籌急観者猶嫌都

滋野貞主
應製
竟時賞英
生庭
役容窺見

易成滋野貞主奉和之曰蕃臣入覲逢初暖初暖芳
時戲打毬繡戸争開鳷鵲觀紗窓不閉鳳凰樓如鉤
月度簷階側似點星晴綵騎頭武事役斯強弱見愉
家始究數千籌貞主又有奉使入渤海客館詩曰滄
詭泛渤澥幾千里五兩舟中送一年鍛鑿難辛孤帆度
鯨濤轉怕遠情傳春鴻變暖南江水旅客看雲北海
天曉籟莫驚單宿夢他郷覺後不勝憐左中辨菅原
清公有不適意求遷右京大夫上役容問京職大夫
官品清公對曰正五位官於是勅太政官下符備政
定左右京職大夫官位事右案官位令正五位上官

本朝通鑑　卷之十二　嵯峨下　三十五　何不成舎藏

賜渤海王
璽書
官符
亂着也
盜賊律

令叙右大臣宣偁奉勅宜為從四位下官己酉饗王
文矩等於朝集殿文矩等歸蕃賜書國王○二月大
政官符應定罪人亂役年限事右檢非違使解偁案
賊盜律云強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端徒三年二端加一
等十五端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又條云竊盜不得
財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端加一等五端徒一年十五端加一
等五十端加役流者然則強竊二盜其罪各別從贓
多少復有輕重而去弘仁九年宣旨偁犯盜之人不
論輕重皆亂役所者使等偏執此旨未定年限罪無
輕重命終役所夫絶者難更續死者不再生望請明

定節文依限駈使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夫亂
役之輩既有年限至於役使豈期終身静而言之事
涉深刻但兩京之内犯盜有衆若不折衷何勸懲肅
自今以後宜犯徒一年者加半年犯二年三年者各
加一年杖罪以下只徒一年若犯二流者各役六年
其犯死罪別勅免死十五年為限若役畢之後不悔
差過亦有犯盜或為人凶惡為衆人可明知或量其
意有難恤之色亟是終身亂役不可放免但女人者
減男之半若犯杖罪以下依法決之如應官當收贖
者各依本法自餘犯並從常律其私鑄錢不論首從

本朝通鑑　卷之　嵯峨下　三十六　何不成舎藏

藤原道繼
卒
小野岑守
建續命院
官符

令鑄錢使終身役之散位從四位下藤原朝臣道繼
卒年六十七賜傳燈大法師位記于僧最澄○三月中納
言良岑安世兼春宮大夫權中納言藤原三守兼皇
太后宮大夫參議眞世王兼近江守式部大輔藤常
主任參議治部大輔小野岑守任參議兼太宰大貳
岑守為大貳九六年滋野貞主為圖書頭兼因幡權
其間曾建續命院
介○夏四月辛酉朔日有蝕之乙亥太政官符應差
筭師充税帳使附計帳使公文事右太政官去弘仁
九年六月十七日下太宰府符偁案太政官去弘仁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諸國符偁四度使外臨時

諸使往還繁多、民疲迎送、宜正税計帳二使公文使附朝集使、以省民弊者、令以九年計帳使付八年朝集使、即彼八年朝集税帳之政、九年四月以前並是勘畢、起自五月至于八月、為待計帳徒居京下、因茲在國之吏之入行事奉使之輩、猶苦無粮、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将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宜奉勅、計帳公文、宜差専使、自餘之事、一同前符者、自爾以降、彼符税帳使以付朝集使、令換式例、諸國進税帳期、同限二月、其符税帳、別限五月、又換太政官去弘仁五年正月十三日、下式部省符偁、潟

藤原藤成卒
僧最澄寂
良岑安世謁最澄像詩

符斛偁、管内公文觸類繁多、筭師一人專勘會入部之使、遂差他官、至被勘出、不堪辨申、望請労加一人、毎年相換、将令向京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令被右大臣宣偁、勘辨之事、尤在税帳、五月八日相待不久、自今以後、税帳之使、宜差筭師、計帳公文便付同使、癸巳、伊勢守従四位下藤原藤成卒、年三十七、○五月○六月、癸亥、僧最澄寂、年五十六、浮屠氏説云、令月十一日、右大臣藤原冬嗣撝圓戒允許之詔、入叡山、益歴最澄初占也、其後良岑安世登延暦寺、見澄和尚像、作詩云、濱海古林路、天名求法輪、芳聚罷冠国、庇化不留身、道乎乾坤遠、壑將日月均、爐烟猶似旨、形像正疑真、定室苔封御、禪房雲是降、登攀春鶯裏、拜頂暮鐘辰、庚辰、尾張國熱田神、奉授従四



諸国差飢
新羅人帰化
藤原友人卒

位下、○秋七月、甲午、詔曰、炎旱淹旬、走幣群神、朕并皇后服御物、宜従省撤、其四位給籾千斛、五位八百斛、六位已下三百斛、丙申、以新錢一百貫、班給諸王貧者、山城國飢、遣使賑給、甲斐國疾疫、遣使賑給、是日公卿等言、伏望五位以上封禄、暫又減省、許之、乙巳、新羅人四十人帰化、○八月、戊午朔、令諸國於國分二寺、七日七夜悔過、兼脩清神社、為災害頻發、年穀不登也、庚申、奉授乙訓廣湍龍田等神従五位下、癸酉、相摸守従四位下藤原友人卒、年五十六、○九月、戊子朔、丙申、御神泉苑、宴待臣、命文人賦詩賜禄、丁未、

清原吉子卒
小野篁補文章生
奉試隴頭秋月明之詩
佽飛漢武官名
豊前王藤原令緒治顔長共同賦

典侍従四位下清原吉子卒、小野篁補文章生、時年二十一、征夷副将軍永見孫、参議岑守子、是時奉試隴頭秋月明詩云、反覆單于性、遏城未解兵、戎夫朝蓐食、戎馬曉寒鳴、帯水城門冷、添風角韻清、隴頭一孤月、萬物影云生、色滿都護道、光流佽飛営、遏域候侵寇、應驚此夜明、豊前王、藤原令緒、治顔長、亦有隴頭秋月明詩、豊前王詩云、挂氣三秋晩、貫陰一點輕、傍弓形始望、圓鏡暈令領、添盡恒娥落、更深顔兒驚、薄光波裏碎、寒色隴頭明、皎潔低胡域、玲瓏照漢営、皆將天子勉、憋鬢獨攅行、令緒詩云、簫關禾氣冷、隴上月輪明、皎々含冰白、輝々入鏡澄、凌霜弓影靜、裊露扇陰清、彩比齊紈冷、光同趙璧生、珠華涼雁塞、練色照龍城、恭預昭君曲、長嗟晉帝行、顔長詩云、霜氣冷関樹、秋月色更明、定識息客、揮戈縦遠征、影寒交河道、輝度萬里程、水底沉鉤璧、環中尋落星、胡騎氣逾勇、漢営陳乍驚、但恍重

百濟王教德卒
御製哭最澄上人
支道林惠遠二高僧名
朔旦冬至之詔章

光暈獨照隴頭城。○閏月戊午朔。○冬十月甲午、幸河陽宮、遊獵交野。癸卯、刑部卿從四位上百濟王教德卒。丙子、四品賀陽親王為刑部卿。天皇作詩、追悼最澄。宸書題哭澄上人詩曰、吁嗟雙樹下、倚化契如如。惠遠名猶駐、支公業已虚。草深新廟塔、松掩舊禪居。燈燄殘空座、香烟爐寶爐。蒼生稍集少、緇侶律儀疎。法體何之住、塵心傷有餘。共楷尾云、弘仁十三年、十月十日、賜御製、使圖書助從六位下藤原常永。兵部大輔藤原綱繼任神祇伯。故參議藏下麻呂五男。○十一月丁巳朔旦冬至。百官奉賀。詔曰、神功不宰、萬物樂其遂生。聖德無外、億兆述其藏用。故能光宅區



大赦天下

宇、經緯陰陽、大庇生靈、闡揚鴻烈。朕以眇身、忝膺司牧。履薄乘奔、常懷祗懼。比有司奏稱、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終而復始、得天文之紀。灰飛寒律、節生微陽。踐長之慶、非無故實。延祚之義、抑有前聞。朕之寡德、何獨當仁。思與天下同享斯福。自弘仁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徒罪已下、無問輕重、咸從免除。但八虐、故殺人、謀殺人、強竊二盜、私鑄錢、常赦所不免者、及闕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若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其門蔭久絶、及才効早著、特加崇班、用申光寵。内外文武官主典以上、叙爵一級。左京

藤原三守等治和州村井益田池

正六位上宮人、及史生以下、直丁以上、宜量賜物、庶施恩栄於赤縣、荅靈貺於蒼天、布告遐邇、知朕意焉。是日授位。參議從四位下眞世王叙從四位上、正四位下右衛門督紀百繼叙從三位兼播磨守、前和州監察中納言藤原三守、國守紀末成等、歎膏腴之未開、而奏請治州之村井益田池。勅令二人及圓律師等創功。此後皇帝讓位、三守從之辭職、末成亦遷越前。淳和帝簡參議大伴國道代授國事、並拔藤廣任國守。兩人按挍池事。○十二月、太政官謹奏、應郡司初擬三年後乃預銓例事。右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春



膠柱、謂泥於事也
宋人依株

宮大夫左衛門督陸奥出羽按察使良岑安世解偁、謹案太政官去弘仁三年八月四日符偁、自今以後、銓擬郡司、一依國定。若選非其人、政績無驗、則署帳之官、咸解見任、永不叙用、以懲將來者。知人之難、古人猶病。吏非其人、何無謬舉。若據行此格、自陷刑辟。若懼罪不選、徒失人功。望請、先申初擬、歷試雜務、得可底績、銓擬言上。仍於所司計會功過、始預見任。然則國宰免濫選之責、郡司絶僥倖之望。但先盡譜第、後及藝業。仍前詮者、政無膠柱、事有沿革。觀物裁成、守株不可。臣等商量、所申合宜。伏聽天裁。謹申聞。謹

得免役守其族、欲復得也
帝王始灌頂
而得業生始于此
弘仁十四年
有星孛
筑波神為官社

奏聞。是年平城上皇就僧空海入壇灌頂。（帝王密灌之始也）桑原貞継與兄正五位下文章博士腹赤共上請改姓都宿禰。（大和介外従五位下桑原公秋成子也）出雲峯嗣除左兵衛醫師。（廣貞子也、淳和帝潛龍之日、侍春藩邸、峯嗣自申請欲継家業、仍補醫得業生、而得業生自此而始、峯嗣奉試及第）

癸卯十四年、春正月丁巳朔、御大極殿受朝賀、宴侍臣於豊楽殿、賜被。辛酉、有星孛于西南、三日而不見。無位高棟王叙従四位下。（桓武天皇孫、葛原親王子）式部大丞藤原常嗣叙従五位下、任下野守。丙子、新錢一百貫賜大和國、充築益田池。丁丑、常陸國従五位下筑波神、



吉田書生善政
藤原衛純孝感時人
賜東寺於僧空海
始置加賀國、準中国

為官社、以靈驗頻著也。癸未、右大臣従二位藤原冬嗣叙正二位、従三位紀百継兼播磨権守、石川長津為皇太后宮少進、滋野家譯及子貞主、共賜朝臣姓、和泉守吉田書主還備前守。（時和泉罷任、未帰京、便道之任、政化清平）従五位下大学助藤原衛為遠江守。（衛内麻呂十男、二歳喪母、及五歳問母氏、即世也、早曉哀慕、感人、内麻呂甚奇之、立為嫡嗣、七歳進学、十八挙文章生、試及科、時人號之漢朝賈誼、頃之、拜中判事、後為大学助、叙従五位下）賜東寺於僧空海、西寺於僧守敏。（浮屠氏説云、賜宸筆額於東寺、藤原良房為勅使）○二月丙戌朔、賜錢左右京飢民。戊子、太政官謹奏、割越前國江沼加賀二郡為加賀國、事守一人、掾一人、大目一人、少目一

入、史生三人、博士一人、醫師一人。右、得彼國守従四位下紀末成等解偁、加賀郡遠去國府、往還不便、雨零風起、艱苦殊甚。加以途路之中有四大川、毎遇洪水、経日難渉、人馬阻絶、動擁滞。又郡司郷長任意侵漁、民懐寃屈、路遠無訴、不堪深酷、逃散者衆。又部内濶遠、多煩巡検、官舎之損、農桑之怠、莫不由此。伏請別建件國、名曰加賀國者。夫調琴瑟者、終待弛張之功、行政化者、必資権變之道。彼越前國民俗凋弊、非息何息。境内濶遠、本號難治。臣等商量、所申合宜。伏聴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丁酉、遊獵于栗前野。丙午、



始置公営田
流興福寺僧永継
有智子内親王賦詩
天皇賜書懐詩於内親王

管内諸國始置公営田。庚戌、流興福寺僧永継等於遠江國、縁婬犯也。癸丑、幸賀茂齋院無品有智子内親王山荘。天皇欣然賦詩宴、有花、俾文人賦春日山荘詩、各探韻賜禄有差。内親王探得塘光行蒼、即瀝筆曰、寂々幽荘水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栖林孤鳥識春澤、隠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従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天皇歎之、授三品、乃賜書懐詩於内親王云、忝以文章著邦家、莫将栄楽負煙霞、即今永抱幽貞意、無事終須送歳華。（内親王時年十七、尋賜文人料封百戸）是日、授従五位下藤原朝

天下大疫

芳賀郡道足女至行有賞

醮冠娶禮祭

臣常房、巨勢朝臣識人從五位上、正六位上文室朝臣永年從五位下、從五位下交野女王、永原朝臣眞殿從五位上、無位坂本宮繼從五位下、兵部少丞藤原助任大學助。是月天下大疫、死亡不少、海道尤甚。○三月丙辰朔、割越前國江沼加賀二郡、爲加賀國。佚去月官卷三也 辛未、京師米貴、人皆飢乏、出穀倉院一千斛、減價賣與貧民、百姓悅焉。甲戌、下野國芳賀郡人吉祢侯道足女授少初位上、免田租、終其身、標門閭、以褒至行也。道足女同郡少領下野公豊繼之妻也。夫亡之後、誓不再醮、常居墓側、哭不絶聲。丁丑、左右京





飢、出穀倉院賑給。○夏四月乙酉朔、除目、中納言文室綿麻呂兼左兵衛督、正五位下清原夏野任藏人頭。甲午、帝遷于冷然院、詔右大臣藤原冬嗣曰、朕思傳位于皇太弟。昨癸巳將果宿心、故避宮焉。冬嗣言曰、聖知聖令陛下以萬機付託聖人、天下幸甚。但以年之間、豊稔未復、若奉一帝二太上皇、臣恐天下難堪、臣願暫待年復、然後傳位於事不晩。帝曰、朕心素定、又推賢讓位、唯爲天下、賢君臨政、何憂年之未復乎。庚子、帝御前殿、引太弟曰、朕本諸公子也、始望不及於此。太上天皇曲垂褒飾、超登儲貳、遂遜位于朕、

隙釁隙也有隙謂相仇也

天漢言皇統也

躬辭不獲免、日愼一日、未幾而身嬰疹疾、彌留不瘳。爲萬機擁滯、令右大臣藤原園人奉還神璽、朕始有歸閑之志。太上天皇不允所請、當此之時、有小人之言、論太上皇與朕有隙、公卿相共議、逐君側群小。太上皇不察遽款、有入東之計、群臣不安社稷、遣邀之。朕亦心有如噉、且朕以寡昧在位十有五年、太弟乎朕春秋亦同、朕雖乏知人之鑑、與太弟周旋年久、太弟之賢明仁孝、朕之所察、仍欲傳位於太弟、已經數年、今男宿心宜知之。太弟避坐跪言、臣以闇劣流派天漢、昔屬世危險、自謂不免於禍、會逢聖明更同再





祧遠廟也

皇太弟受禪即淳和天皇也

正良親王爲皇太子

生、幸莫大焉、又何所望、而陛下殊擢、忝茲儲宮、然身有犬馬之病、不堪兼祧之狀、屢語右大臣、戰々兢々得到于今。而今復以大寶附授愚蒙、心魂迷惑、不敢兼勅。帝不許、仍答曰、今日以前、朕遇太弟如子、今日以後、遇朕亦如子耳。太弟奉表、帝不聽。翌日太弟朝于冷然院、重抱表陳讓、帝遂不許。庚子、皇太弟淳和天皇讓大禪受讓爲天子。壬寅出自東宮、遷御內裏、先立侍從從四位下恒世王爲皇太子。太子上表固辭、仍立正良親王爲皇太子。仁明帝是也 大納言正三位藤原緒嗣敘從二位、兼東宮傅、權中納言藤原三守兼東宮

先太上皇即平城帝

大夫藤原常嗣任東宮亮滋野貞主為東宮学士遣使左右京賑給病民癸卯太上皇差推中納言藤原三守令齎辭皇太子書上令上其書函并机等裝束一同諸臣上表但不經中務直奉內裏即令三守奉返甲辰上表太上皇曰臣大伴言伏奉服詔不許立皇子正良為皇太子云々先是皇太子移推中納言藤原朝臣三守宅即差三守迎之兵衛陣列御車前後至待賢門更御輦入坊乙巳奉幣帛伊勢大神宮告即位皇太子始着黃冊服帶劔參入內裏再拜舞蹈丙午先太上天皇差前大和守從三位藤原真夏令



文室綿麻呂逝

淳和天皇即位

天皇諱大伴

奏可停止平城諸司扶即率宮人二十許奉返丁未上尊號為太上天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上皇有詔書右大臣從二位藤原冬嗣上表不許差中納言從三位良岑安世以天皇受讓并定皇太子事告于栢原山陵庚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勲四等文室綿麻呂逝年五十九辛亥臣諱嵯峨太上天皇言伏奉勅書垂示恩慰兼期除尊號云々天皇即位此日雲雨庭濕群臣百官皆悉陳列八省殿上行拜禮事良岑安世叙正三位藤原綱繼叙從四位上壬子改大伴宿禰為伴宿禰為觸諱也太政官符下

新造大宰八幡宮細殿

戒壇始於此

徽美也

太宰府云可新造八幡大菩薩宮太帯姫細殿一宇料物封稲穀百五十斛三斗九升四合國解偁官司移偁件細殿修理須准大菩薩并比咩御神細殿言上同造作而漏先支度帳不言上仍更支度申送如件者國宜兼知者令総為三所供奉如件弘仁年中三御殿有託宣示現大帯姫者神功皇后灵誕也僧義真於叡山中堂行圓戒壇始也○五月甲寅朔中納言良岑安世兼右大將推中納言藤原三守轉正清原夏野本名繁野兼左中將近江守詔云皇妣降年不永早從昇天朕在幼稚已違慈顔追上徽號為皇太后戊午御紫宸殿宴侍臣中務



流甲斐賊首井出麻呂父子

省率所司献菖蒲如常日暮賜禄賑給伊賀國飢民甲斐國賊首吉彌侯部井出麻呂等大小男女十三人悉配流伊豆國己未詔曰外祖父贈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朝臣百川外祖母尚縫從三位藤原氏宜加綜班式照幽壤外祖父可太政大臣正一位外祖母可正一位甲子臣諱平城太上天皇言一國之內有兩太上皇瀛表寰中未詳前聞先太上天皇差散位從五位下秦奈理令齎請除太上天皇號并撤服御物書奉上今上勅此書首尾稱臣此表體也不可敢聞宜附使早奉返者藤原道雄任參議兼宮內卿止右大辨大伴國

僧綱僧務

道任参議兼右大辨勲六等壬申先太上天皇附推右少辨息長真人文継上除號停諸司書癸酉詔曰其僧綱及京畿諸寺僧尼智行有聞并年八十已上宜量施物但外國僧尼者百歳已上穀毎人四斛九十已上三斛八十已上二斛天下給侍高年百歳已上賜穀毎人三斛九十已上二斛八十已上一斛其五位已上子孫年二十已上者特叙當蔭之階力田之輩業超衆者宜叙爵一階辛巳太上天皇詔曰亡妹高志内親王者下愚之同胞先帝之愛女也薨年不假季徑俄零以恒世親王為皇太子陛下不畫矜察



建今立能美石川三郡

追立高志内親王為皇后

多治比真宗薨

強立愚男再三祈請弗聽莫應○六月乙酉奏充封戸太上天皇一千五百烟皇太后一千烟越前國言上丹生郡管郷十八驛三割九郷一驛更建一郡號今立郡加賀國江沼郡管郷十三驛四割五郷二驛更建一郡號能美郡加賀郡管郷十六驛四割八郷一驛更建一郡號石川郡以地廣人多也己丑追立贈一品高志内親王為皇后以宜命被申山陵甲午正三位多治比真宗薨参議従三位長野之女也初桓武天皇入之掖庭生六親王贈正三位時年五十五○秋七月丙辰奉和泉國大鳥積川両社幣以祈雨也己未奉幣伊勢大神宮祈雨也辛未長門國

伴弥嗣卒

藤原諸成学中英傑

鑄錢労異他國連年旱疫人民乏絶仍免當年庸壬申三河遠江両國頻年旱疫並免當年庸甲戌越後守従四位下伴彌嗣卒年六十三丁丑故三品中務卿伊豫親王故従三位夫人藤原吉子復號位帳内資人又依法行之藤原諸成為式部大丞先是為文章生聡悟超倫暗誦文選上帙学中號為英傑巨勢麻呂曽孫也○八月癸未詔曰國郡司者量狀授爵天下為父後者六位已下叙爵一等唯正六位上宜量賜物又去弘仁十二年以往調庸未進咸從免除辛丑中納言良岑安世兼春宮大夫参議藤原綱継為左兵衛督○九月壬子日有蝕之壬戌



藤原道雄薨

御大極殿後殿奉幣伊勢大神宮癸亥参議従四位上宮内卿藤原道雄薨年五十三乙亥幸武徳殿覧信乃國御馬賜親王已下参議已上各一匹己卯二品葛原親王為中務卿兼太宰帥尋為弾正尹太宰帥如故三品萬多親王為式部卿三品恒世親王為治部卿庚辰四品佐味親王為中務卿高棟王為侍従参議従三位春原五百枝兼刑部卿坂田弘貞為左少将藤原常嗣任右少辨○冬十月甲申任大嘗御禊装束司并次第司丁亥戌尅失火内裏延政門北掖左近衛陣入等即撲滅癸巳於皇后院令大僧都空

幸佐比河修禊事

海行息災之法三日三夜辛丑夾皷失火大藏十四間長殿勇士三十許人登長殿湿幕撲之明朝擢抜有功奏聞賜綿是日三品恒世親王為中務卿壬寅座肥後國阿蘇郡從四位下勲五等建磐神特奉充當郡封二千戸此神元旱之時祈即降雨護國救民靡不頼之甲辰幸佐比河修禊事也有勅賑給京中窮乏之輩抜除畢御頓宮陪從五位已上依例賜衣被戊申免紀伊國民庸縁連年不登也〇十一月癸丑天皇御大極殿奉幣帛伊勢大神宮為御大嘗也癸亥叙位四品賀陽親王為治部卿是日右大臣



藤原冬嗣大納言藤原緒嗣等口奏曰二聖相續大嘗頻御天下騒動人民多弊然神態不得已須此度大嘗會停飾省弊天皇勅答元不好飾唯事神態耳即大臣奏云請令大納言緒嗣撿校其事者勅依請便以治部省廳為行事所唯齋院依卜筮定之以宮内省為悠紀所以中務省為主基所作借屋用之但齋場依例定北野一切不用靴好金銀刻鏤等之飾唯標者以榊造之用橘并木綿等飾之即書悠紀主基字以着樹末允以清素供神態畢庚午詔曰悠紀主基二國乃國司郡司百姓及司々人毛止番上已上

渤海國使来

亦御物賜布又悠紀國乃去年定上未納主基國當年庸物免賜布又卜食流二郡司波特亦御物加賜止倍之宣令日女叙位壬申加賀國言上渤海國入覲使一百一人到着状是日亥刻巡大藏舎人等呼失火於大藏省左右大辨等奔波撿校有人持炭火挿東十四門長殿東面長押且撲火且出物優婆塞三人藏部一人親入盗物即差縛優婆塞一人先申云己等所謀騒動之間雜衆取物去十月二十日夜失火亦己等所為至明朝勅使左右近衛少将推問或乗避或吐實依事未盡優婆塞降換非違禁錮藏部降因



三守忠志溢于顔

嗅鳥犬猶犬也

獄着鈦于時擢集火庭五位已上左右士人賜物中納言藤原三守重上表辞職（三守者後太上天皇之寵臣也及其譲位三守不堪思慕固請解官職侍仙宮其志溢于顔色見者為之墜涙天皇憐之強許之但猶帶權中納言侍于嵯峨院）甲戌差左兵衛督從四位上藤原綱繼充使奉幣帛於八幡大神椎日廟便以太宰府綿三百屯賜使乙亥從四位下清原夏野為参議〇十二月辛巳朔癸亥先太上天皇先御冷然院次御神泉苑放隼撃水禽天皇献御馬四疋鷹鷂各四聯嗅鳥犬及御屏風種々翫好物授無位源朝臣生從四位上從五位下滋野貞雄從五位上從四位上笠継子正四位

下、從五位上内藏宿禰影子從四位下、無位菅原閑子、大中臣朝臣岑子並從五位下、以當日陪奉先太上天皇近臣侍女之故也、賜扈從諸臣及外記官史、内記等祿各有差、甲申詔曰、古之王者受命膺籙、文質相変、損益不同、興風致治、垂範示訓、通之古今、其揆一也、頃者陰陽錯謬、旱疫更侵、年穀不登、黎甿殘耗、朕運鍾寶曆、嗣奉洪基、永思善政、己忘寢食、昔裨宮創構、只為三等之階、露臺將営、猶愛十家之産、興言遠想、載懷景行、夫濟世之道、不可守株、随時之宜、豈合膠柱、今欲要救流俗、勤恤民隱、公卿宜各陳所



以氷澆漓、則味離薄、喩民俗散樸也

契符信衡平也、並所以御世者

雍煕政化和弘也

思、以匡不逮、靡有隱諱、其時世澆漓、邦國顛擠、禮服難辨、多闕朝賀、凶年之間欲停着用、亦宜議定奏之、戊子、停止存問渤海使、今年雪深、往還不通、勅令守掾等准例存問、壬辰、公卿覆奏曰、乾坤覆載、合其德者聖人、日月運行、齊其明者元后、伏惟皇帝陛下、躰元立極、執契提衡、開三面而中外淳其至仁、撫王位而昇高頼其愷澤、猶慮雍煕之未洽、更求無諱之直言、臣等才畧庸疎、忝居非據、無副天旨、環愧兼深、愚意攸及、尋須上聞、其禮服者依詔停止、但皇太子及參議非參議以上、并預職掌人等、依舊着爲、癸卯請

使僧空海等行大通方廣之法

立白山金劔神祠

文室麻呂善琴

大僧都長恵、少僧都勤操、大法師空海等、於清涼殿行大通方廣之法、終夜而畢、詔云々、戌一點御齋院、二十月用寅二點還宮、十二月用卯一點、宮内神祇候定延酉門外、十二月辰一點用二點、列門參入祭御殿、以前右大臣宜永以為例、少外記都廣田丸奉、參議從三位春原五百枝為左京大夫、左少將坂田弘貞与弟右中辨永河共賜南淵朝臣姓、是歳立白山金劔神祠、始置彈正大弼、以左京大夫菅原清公任之、左兵衛醫師出雲峯嗣為醫博士、錦部彦公以讀五經侍嵯峨院、其子文室麻呂年九歳事嵯峨太上天皇、天皇自教



橘貞根美鬚短身

西漢宗人經学優洽

教琴、其技日長、他教習者、無有相及、仍賜文室麻呂號曰琴師、十六歳始加元服、便為藏人、橘宗嗣之子貞根美鬚髯、身長纔五尺、腰圍甚大、幼年侍奉嵯峨太上天皇、頗蒙恩幸、無才学、常侍嵯峨南北兩宮、復仁明天皇之外戚、故名位稍進、美作博士西漢宗人、以經学優洽、召侍嵯峨院、

標記本朝通鑒卷之十二終

執政
左大臣
藤原冬嗣
藤原緒嗣
右大臣
清原夏野
藤原貞嗣逝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十三 自天長元年至同十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訓解

男　渡邉約郎

淳和天皇上

諱大伴、桓武天皇第三子也、母曰贈皇太后藤原朝臣旅子、贈太政大臣正一位百川第一女也、弘仁元年九月庚戌、立為皇太弟、号日本根子高譲弥遠尊、

甲辰、天長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宴侍従已上於紫宸殿、賜被、甲寅、中納言従三位藤原貞嗣逝、年六十六、乙卯、賜渤海客徒大使已下録事

改元天長
長岑高名
勤公忘私
両輪暈
橘長谷麻呂卒

已上六人冬夜服料、詔曰、可改弘仁十五年為天長元年、丁巳、授位任官、清原夏野叙従四位上、正五位下藤原愛発授従四位下、越前守和気真綱兼河内守、長岑高名除安房掾、立性清直、勤公忘私、主殿頭三原春上兼上総守、弟平王一男也、甲子、最勝会衆僧於殿上論義例也、丁卯、御射宮観射、戊辰賭射、右近衛右兵衛並勝之○二月壬午、詔曰、渤海国使等待便風宜還、丙戌、巳時日無色、輪暈両傍小有光、宛似虹、薄雲兼之東西延曼、亦如引鈹、戊子、任官、弾正大弼従四位下橘朝臣長谷麻呂卒、年四十六○三月庚戌朔、義



僧空海設飯供三宝
僧空海奉勅祈雨
新羅人漂着献方物

乃国言上百姓飢病、詔令賑給、辛亥、僧空海於平城東大寺設飯供三宝、丁巳、詔曰、五月四日者、皇太后畢遐之日也、何隣忌景違恣良遊、五月之節宜従停廃、乙亥、公卿奏言、九月九日者所謂重陽也、乗此良節、可以臨射、丁丑、授新羅人一百六十五人乗田二十四町八段、為口分田、賜種子并農調度価、是春紀内親王授四品、桓武帝十五女也、旱、勅空海於神泉苑修請雨経法○夏四月庚辰朔、天皇御大極殿視告朔事、乙酉、御大極後殿、差使奉遣御剣并幣帛伊勢大神宮、有祟故也、丙戌、能登国所漂着新羅人琴

覧渤海国信物
安新羅人於陸奥国

二面、手韓鋤二隻、剉碓二隻、附朝集使進上、戊子、参議摘常主兼弾正大弼、丙申、覧越前国所進渤海国信物、并大使貞泰等別貢物、又契丹大狗二口、㹻子二口、在前進云、庚子、淡路国言上民飢、詔令賑給、返却渤海副使璋璿貢物、辛丑、幸神泉苑、令渤海狗逐苑中鹿、中途而休焉、丁未、令十五大寺并五畿七道諸国、奉読大般若経、防疫旱也、給丹波国医師正七位下大村直諸規正税四百束、充病料○五月庚戌、奉幣五畿七道諸国諸神、謝疫気也、己未、新羅人辛良金貴賀良水白等五十四人、安置陸奥国、依法給復、

平城天皇崩

橘海子卒

魚以兼田充口分癸亥印遣渤海勅書日月上一踏戊辰詔曰客人可還國中務少録都貞継為式部少録○六月戊寅朔賑給丁酉下民部省符偁諸司主典已上卒死之日給賻物事有恒例而物實避忌經日喪家之費卒難支給請藤原綱継藤原愛發共為藏人頭丙午諸國渡船二十年已上為期○秋七月戊申朔甲寅先太上天皇平城天皇崩己未葬揚梅陵春秋五十一乙卯任御葬裝束司丙辰奉諡曰日本根子天推國高彦尊丁卯從四位上橘朝臣海子卒乙亥詔曰頃者上天降禍充太上皇昇遐云々○八月丁丑朔奉幣名神祈除風雨損也辛巳太政官符應令諸國郡司譜圖牒一紀一進事右得式部省解偁撿案内件圖牒經數十年一進或五六年間頻進曰茲短祚早死者子孫懐漏圖之憂數以改換者官司有計會之煩望請下知諸道令進件圖牒以一紀為限務存實録不致假濫但依去弘仁二年二月二十日詔書應進譜圖之状三年九月四日下知諸國訖而諸國所進圖牒零疊年限不同如此之圖始進圖年計其程限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甲申詔奉加太上天皇封五百戸乙酉太上天皇有勅弘仁元年



官符

前漢匡衡家貧無燭穿隣壁引光而讀書

推任流人等皆盡聽入京庚寅任伊勢齋内親王入野宮次第司壬辰太政官符應任國博士不限年紀事右得式部省解偁太學寮解偁彼省去延暦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符偁卿宣奉勅諸學生等年不滿三十不得任用國博士者寮依符旨修行久矣今學生等志仰儒風勤求聖教借餘照於隣壁競分陰於流年功成業畢不免貧寒而朝制有限往年不任昔賈誼十八世偁才子漢文名除博士不疑十三人號神童魏武聞之拜議郎唯論人才何拘年歯望請准據前典依件任用仍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癸巳奉幣伊勢大神為調風雨也丙申太政官符應諸國荒田令民耕食事右参議左近衛中將從四位下兼行下總守清原真人夏野奏状偁夫除不堪佃之外別有常荒田百姓耕作國司徴租民畏此迫常憚耕食伏望一年之間永聽耕食但六年之後徴租如法者右大臣宣奉勅依奏唯池溝堤等加公功者不聽用其水復不得曰此勞家耕作又符曰其一擇良吏事右撿右大臣奏状偁臣聞登賢委任為化之大方審官授才經國之要務今諸國牧宰或欲崇修治紀樹之風聲則拘於法律不得馳騖郡國彌稱職此

官符

不聽者言不聽百姓耕食也

文法文理也

之由伏望妙簡清公美才以任諸國守介其新除守介則特賜引見勸喩治方因加賞物既而政績有著加增寵爵公卿有闕隨即擢用又反經制宜動不為已者幷從寬恕無拘文法者依奏其二遣巡察使事右同前奏狀偁古者分遣八使巡行風俗考牧宰之治否問人民之疾苦所以宣風展義擧善彈違也望量遣件使考其治否者依奏其三順時令事右同前奏狀偁人主發號施令必奉天時十三月得其時則陰陽和而終始成也伏望政化所施不違時令則風雨應候災害不生者依奏其四擧賢遠邪事右撿從




二位行大納言兼皇太子傅民部卿藤原朝臣緒嗣奏狀偁尚書曰野無遺賢万邦咸寧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伏望擧用賢德去斷邪枉者依奏其五擇國守事右撿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春宮大夫陸奥出羽按察使良岑朝臣安世奏狀偁國守者古之刺史也當仁之人不可多得伏望令一良守兼帶數國小大之政從其所請一兩僚屬亦依請任之又祿不厚則人不勸人不勸則治不立伏望其公廨者據國之中擇其殿最以二守分給者宜試於一國明知治否然後令兼之其六應令諸氏子孫咸讀經史事

緬思也

停多褹島隷大隅

右撿参議從三位多治比真人今麻呂奏狀偁緬尋古典歷覽前王勞於求賢逸於經國伏望諸氏子孫咸下大學寮令習讀經史學業足用量才授職者宜五位已上子孫年二十已下者咸下大學寮以前意見奏狀依令月八日詔書頒下如件良岑安世兼春宮大夫〇九月太政官謹奏應停多褹嶋隷大隅國事右参議大宰大貳從四位下小野朝臣岑守等解偁謹撿案内太政官去二月十一日符偁件嶋南居海中人兵全弱在於國家良非干城大嶋司一年給物唯稻三萬六千餘束其嶋貢調鹿皮一百餘領更




能滿益救並多褹島地名

無別物可謂有名無實多損少益右大臣宣奉勅宜勘利害言上者南溟淼々無國無敵有損無益一如符旨須停嶋隷大隅國計其課口不足一鄉量其土地有餘一郡能滿合於馭謨益救合於熊毛四郡為二於事得使者聖帝登樞事期濟世明王布政理貴適時臣等商量昔漢元帝納賈捐之言罷珠崖郡前史以為美談後世稱其英剎雖建國量疆非無分野而卹民救急猶棄州郡況溟海之外費損如此加以往還之吏漂亡者多運送之民蕩沒不少守無益之地損有用之物求之政典深迂物議伏望依件停隷

因幡内親王薨
以高雄寺為定額

以省邊幣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乙卯詔曰天皇詔旨仁坐掛畏幾大神乃大前尓申給閉止申久多氣乃齋宮大神宮倍離遠天毎事尓無使因茲天慶會乃離宮於卜定天常府宮岐止止須倍申寸定勘解由使員長官一員次官二員判官三員主典三員史生八員參議大伴国道兼勘解由長官庚申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朝臣冬嗣上表辭勅不許辛未賑給山城國窮弊百姓是日無品因幡内親王薨桓武天皇女也壬申帝着素服不聽朝以綿一万屯施東西両寺并大寺及五畿内諸常住僧尼也以高雄寺為定額并定得度經業等正五位下行河内守和氣



去扈即扈蹕謂供奉也
佞黨謂宇佐八幡神祝阿曽麿等也

朝臣真綱從五位下彈正少弼和氣朝臣仲世等言臣聞父構子終謂之大孝私營公獻可謂之至忠惟忠惟孝不可不須者也昔景雲年中僧道鏡以佞邪之資登法扈之上原僭法王之號遂懷窺覦之心偏邪幣於群神行權威於佞黨爰八幡大神竊天嗣之傾弱憂狼奴之將興與神兵交鋒鬼戰連年彼衆我寡邪強正弱大神歎自衛之難當仰佛力之奇護乃入御夢請使者有勅進引臣等故考從三位行民部卿清麻呂面宣御夢之事仍以天位讓道鏡之事令言大神清麻呂奉詔旨向宇佐神宮于時大神託宣夫

至莫有遺失大神宮託宣
後田原即光仁天皇
柏原即嵯峨天皇

神有大小好惡不同善神惡淫祀貪神受邪幣我為紹隆皇緒扶濟國家寫造一切經及佛諷誦最勝王經萬卷建一伽藍除凶逆於一旦固社稷於萬代汝承此言莫有遺失清麻呂對大神誓云國家平定之後必奏後帝奉果神願粉身殞命不錯神言還奏此言遭時不遇身降刑獄遂配荒隅幸蒙神力再入帝都後田原天皇寶龜十一年敷奏此事天皇感歎親製盡未行之間遇讓位之事天應二年亦奏之柏原先帝即以前詔普告天下至延曆年中私建伽藍名曰神願寺天皇追嘉先功以神願寺為定額今此寺



大悲胎藏金剛並寺号
沙弥僧始落髪之称

地勢汙穢不宜增場伏望相替高雄寺以為定額名曰神護國祚真言寺佛像一依大悲胎藏及金剛界等簡解真言僧二七人實為國家修行三密法門其僧有闕擇有道行僧補之又簡貞操沙彌二七人令轉讀守護國界主經及調和風雨成熟五穀經等晝夜更代不斷其聲七年之後預得度一則果大神之大願二則除國家之災難者勅一代之間毎年聽度一人又備前國水田二十町賜傳二世為功田者入彼寺充采神願者更延二世餘依議高棟王為大學頭小野篁為巡察使藤原貞守為大學大允猪名部

天台座主職始于此
三村部吉成女貞操

善繩爲文章生。後改姓春澄。○冬十月丙子朔、停多褹嶋司、隷大隅國。丙戌、陵戸五烟奉充先太上天皇山陵。丁酉、從五位上行左衛門權佐笠朝臣仲守爲先妣王氏、請僧空海、圖大日微細會・曼荼羅一鋪九幅七十三尊、并奉寫大日經等若干部、卷無延法侶講演大日法智印。辛丑、皇太子謁見後官、便於仁壽殿東廊下、聊設酒肴、賜坊官已上祿。僧義眞爲延暦寺座主。天台座主職始此。爲座主記云、是年六月二十一日任之。義眞、大唐順曉和尚弟子、号修禪和尚。相模国人也。部連氏。○十一月戊午、下野國人三村部吉成女叙位二級、終身免其戸田租、旌節行也。吉成女者、故



享賜謂宴諸臣及賜祿也

主帳外大初位上勲八等輕部豊益妻也。夫死之後、常掃墳墓、操志貞潔、無心改嫁。量彼志行、可謂節婦者。辛酉、賜山城國地五町九段大學寮。○十二月乙亥朔、皇太子參謁於中殿。曲宴、參議已上預焉。辛巳、右大臣正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朝臣冬嗣等言、伏稽舊章、遐觀往冊、元正首祚、品物咸亨、万國旁來、倂朝覲於夏庭、百蠻會同、仰膏澤於漢闕。今陛下冗然在疚、哀感猶深、其新甞宴會既從停廢、恐至元正復停大礼。春秋之義、卒哭之後、得行吉礼。伏望元日朝賀、享賜等事、一隨舊典。詔曰、朕雖逼諸權制、始

奉移山陵之詔

親萬機、而遏密之悲、何曾弭忘。況霜露所感、觸目增傷。讌會之儀、情未忍觀。今卿等請、理叵專抑。宜以明年元日受朝。朝畢後服色復素、終于諱月。享群臣及樂懸、並停、但准舊例賜節祿也。庚寅、贈故中納言從三位藤原繩主從二位、前中納言藤原三守兼宮内卿。甲午、詔曰、天皇我御命給久、石作乃山陵尓申給久、前尓山陵地不穩止思所行止申尓依天、今月乃廿日乎以氐山陵奉移止牟定支太理、而有障氐今年波奉遷事不得成利氐、來年乃冬時尓奉遷止牟故尓、齋内親王乎矜惠賜氐不止、左大辨從四位上眞世王乎使



次事抄成
菅原清公坂上清野並左遷
天長二年
掖庭後宮也

仁差天申給不天皇我御命乎申給久止申。大納言藤原緒嗣有疾病、久熱發宕苐。今年春、勅令近侍宮城、遏行政務。自四月五日遷曹司、居住在太政官廚家西町。上日難決、問之法家博士敏久。答曰、雖不出宮廳、在曹司釐政事、上日於事無妨。因一月之內、以二十五日爲上日、限是年。撰次事抄五卷。自弘仁三年盡天長元年。菅原清公爲播磨權守、不異左遷。時人憂之。從五位上坂上清野左遷薩摩守。

乙巳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廢朝賀、以候御藥也。丁未、宴侍臣於前殿、賜衾。戊甲、掖庭公主參覲、冷然院賜

官符
割越前置加賀
笠道成逝
尚闈掌宮城内諸門管鑰

陪從大夫已下祿庚戌掖庭公主自冷然院還其追
從命婦等別勅叙位清原夏野叙正四位下甲寅太
政官符應加賀國定上國事右太政官去弘仁十四
年三月一日下式部省符偁依太政官去二月三日
論奏割越前國江沼加賀二郡爲加賀國又定中國
者今件國准諸上國課丁田疇其數差益被右大臣
宜偁奏勅冝改爲上國乙夘參議大伴國道兼陸奥
出羽按察使丙辰尚闈從三位笠朝臣道成逝庚申
爲諒闇無視踏歌但賜酒肴及祿辛酉勅曰射礼者
國家大事不可得而闕曰遣右大臣於建禮門南庭



文部子氏女貞節
筑前国福長女産三子

簡閲六衛隨中賜祿申剋地震己丑右大臣外曹司
町北方公地造作大納言緒嗣休息局庚子地震壬
寅右大臣上表辭大將職藏人藤原長良叙從五位
下其弟良房爲藏人長良良房共冬嗣男也母尚侍贈正一位美都子阿波守真作
女王守姊号大庭王女○二月長良任侍從良房任中判事橘
常主兼下野守○三月甲子常陸國人文部子氏女
叙位二級終身免其戸田租用旌貞節也子氏女年
十五適於同郷之勲七等新治真軍經十八箇年夫
死之後常掃墳墓朝夕悲泣雖經多年無變其志乙
丑筑前國人舎人臣福長女産児三人男二女一給正税

藤原関雄奉和詩

四百束丁夘二品行弾正尹葛原親王上表臣之男
女一皆請賜姓平朝臣不許癸酉攝津國江南四郊
隷和泉國小野篁任弾正少忠藤原関雄爲文章生
奏和詠塵一首六韻爲限紫陌暮風發紅塵靄々生
牀中隨電影梁上洗歌聲差氏和光訓莊生守險情
拂林擬霧薄飄沼似雨輕戰路從柴曳拯樓含鏡貞
未期渇峻岳飛颺徒自驚関雄内麻呂孫真夏子也今年春奏文章生試及第
時年二十二○夏四月丁丑改乳長上爲乳師戊寅正二
位藤原朝臣冬嗣爲左大臣近衛大将如故從一位藤原朝
臣緒嗣爲右大臣按桓武天皇延暦元年左大臣藤原魚名左遷其闕四十三年至此



陶風湛紀言正俗樂年也
雍凞重凞累洽也
軫痛也納隍言戒慎也

任之庚辰詔曰天地造物覆燾之德以弘帝王濟世卹
隱之仁斯深故能務稽矜獄登群黎於富壽陶風湛
紀致一代之雍凞朕恭兼徽託嗣守鴻基而誠慙經
遠明謝燭幽通宵輟寢軫納隍之情日旰忘食懷臨
谷之懼如聞諸國往々疫癘不止又太宰府上言在
肥後國阿蘇郡神靈池遭旱澇不增減而無故涸竭
二十餘丈者去延暦年中有此恠當時卜之旱疫告
咎前事不忘取鑒今日疑是政術有乖戒以不祥欽
昔周文引過消震地之災宋景厲精移妖星之咎乃
知德必勝妖善克制患欲攘兹殃唯資法力冝毎寺

給天下病徒穀藥
遷攝津国府於豐島郡
紀田上卒

齊戒以修仁祠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贍其
卧病之徒無人救養多致存亡凡國郡司為民父母
棄而不顧豈稱子育宜一一到門給穀與藥令得存
濟又免除去弘仁十三四兩箇年調庸未進宜告遐
邇使知此意焉壬午右大臣藤原朝臣緒嗣上表勅
不許癸未遷攝津國府於豐嶋郡家以南地散位從
四位下紀朝臣田上卒年五十五○五月乙未左大臣藤
原冬嗣等上表奏請臣下封祿許之庚戌右大臣緒
嗣上表以封一千戸奉支國用勅依請癸丑左大臣
冬嗣上表請減封乙卯勅不許癸亥右大臣封戸二



官符
官符

千烟依表收公太政官符應定詔使官使事右項年
之間為推民訴遣使四方或國司等對捍使者不羕
勘問捍悔之辭觸類多端遂乃使旨不展徒然引歸
寃屈之民累年懷愁路次之驛空疲迎送猶尋其由
緣無使威詔使臨界豈如此乎右大臣宣奉勅度入
使立制古今攸貴宜定使色以肅將來其巡察覆問
撿稅交替畿內校班田問民苦弁訴等使並准詔使
之例賑給撿損田池溝疫死等使猶為官使但遣使
之旨出於勅語即是等謂詔使而已不可定限事之
輕重太政官符應定太宰府明法博士官位事右得

別公今觜賣節行
紀長田麿卒
都宿禰腹赤卒

被府解偁去延曆十八年始置件官而未定官位謹
請官裁者左大臣宣奉勅宜為從七位下官○六月
乙亥暴雨雷動霹靂中務北門柳節婦別公今觜賣
敘位二級終身免戸田租以旌節行辛巳散位從四
位上勳七等紀朝臣長田麻呂卒年七十一○秋七月壬
寅朔藏人頭藤原綱繼式部大輔南淵弘貞共任參
議癸卯清原夏野任中納言敘從三位丁未二品行
彈正尹兼太宰帥葛原親王上表割愛子息廢捨王
號許之戊申正五位下都宿禰腹赤卒年三十七辛亥若
狹國割遠敷郡建大飯郡攝津國垂水莊公田一町



菅原內親王薨
四品佐味親王薨
耶同爺

八段賜齊院司參議春原五百枝兼民部卿從四位
下兵部大輔三原春上為藏人頭○閏月乙亥奉遣
使栢原山陵其使告肥後國阿蘇郡神靈池涸竭之
狀丁丑無品菅原內親王薨桓武天皇第十六皇女也
丁亥彈正尹四品佐味親王薨桓武天皇第九皇子也容儀閑雅頗好女色天皇嘗祓之日行至朝堂暴疾倒眠呼似驪興病而出至是而薨年三十三庚寅於宮
中左右京五畿內七道諸國講說仁王護國般若經
兼前之例咒願文者豫仰當時進文章者作少僧都
傳燈大法師位空海被配東宮講師卒爾塗思講前
即成其詞曰唐矣三尊耶孃六趣攝殿大虛之無際

獅子座即佛座
二諦佛妙道也

建都妙空之不生、五脈高照赫日之光、非儔四量、皆覆鬘雲之羃、何踰吾子多病、鑿藥不遑、奇哉大哉、欲談舌巻、伏惟我皇帝陛下百億之一、一淂之貞、悲物濡足、濟時申手、切軫一物納隍、常憂萬黎安堵、謹天長二年、閏七月十九日、於宮中及五畿七道、設一百師子座、延八百怖魔人、一日兩時、奉演仁王護國般若經、五忍開義、忽褰昏氣之霧、二諦審理、乍聚休徵之祥、総此百業奉資聖體、伏願教令五忩、揮輪劔而降魔怨、自性十六魔惟實、而滋福壽洪祚永羕咍介石於猶短、玉體堅容、咲金剛乎易滅、十善之風扇、四



不拾遺者言民足衣食也
垂拱垂衣拱手謂無為而治也
大覚佛道也

天以不鳴條、萬民之廩、貯九年、以不拾遺、忘其帝力、悟其垂拱、上福七廟、益被三明、永拔無明根、常遊大覚觀、太上天皇姑射之遊、與八仙無其極、裏城之德、將千葉流其芳、震位貳君、名齊文王、世子德比悉陁薩埵、監國之譽弥新、紹搆之功不墮、富貴飛美、文武効能、繞北極而竭力、仰南風而觧愠、飲食有餘、冠帶無盡、普潤幽明、廣及動植、共沐般若之甘露、同昇解脫之蓮臺、開題誰、昭陽之大荒、白藏之相節、城中一大將、天所予、洗身澄心、致誠歸命、敢告乎佛、狀達磨僧伽、夫高天不覆、人民何生、厚地不載、草木誰盡所生之尤、民惟人為貴、為貴之源、惟君惟王、君是人父、民則君子、子病不愈、父何以安、四大之疾、藥針所治、一心之患、深法能療、聞道大雄調御之天、

尾碎氷鎖言易破壞也
官符

仁王尊經之場、歸之仰之神力能救、若蕭萬移忽消、是故釋提一誦、修羅之軍尾碎氷鎖、普明二說、班足之念雲卷霧散、所以為鎮乾巡之変、難濟元々之塗炭、謹於紫微極殿、青春鳳樓、五畿七道諸国、嚴飾道場、陳列妙供、敷一百師子座、屈八百龍象、壬辰停隷製、奉宣五種之般若、守護內外之仰願、和泉江南、四箇郡、還附攝津國、百姓騷動、無顧私業也、太政官符、應諸郡司病損之後、不預他色、依舊復任及還本事　右淂式部省解偁、撿案內太政官去弘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符偁、今月二十三日下五畿內諸國符偁、右大臣奏状偁、依太政官去延曆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符、五國郡司、一一屈內考率由、近接都下、驅策殊甚、准於外國、不可同日、今件人等



未出身前、相競如林、既得考後、好称瘵痾、非啻闕棄郡務、誠是欺犯朝章、伏望自今以後、有斯類者、國司勘實、一從還本、若有國司受彼請託、輙解却者、准状科附、不從寬典、庶遏奸源、以勵後進者、中納言正三位兼行民部卿藤原葛野麻呂宣、奉勅、依奏者、然則詐病還本、務意明白、實病淂痊、處置未的、又貧濁有状、無故不上者、例還本事、即無疑、但或脈解後不堪復任、或雖居職不堪時務、如此解任、理在難抑、然而人情縱濫、真偽叵信、推尋事跡、非無疑涉、槪由叨內考之榮、還足致濫偽之源、如聞、件郡司等、遁職之日、

高棟王賜平朝臣姓
召大学博士等令論義

巧稱病悪解却之後仍稱病痊規去本職求入他選
仍勘拾出之後解却之人七十二人望請實病之人
者國司研實毎得痊癒更用復任不堪釐務者省家
開帳為欺朝章將従還本其實病得痊待闕之間從
於抑退不預他考然則人皆懲慎奸迹自絶謹請官
裁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高棟王賜平朝臣姓父親王頼
抗表賜平朝臣姓貫左京二條二坊○八月癸卯任官清原夏野為左
兵衛督戊申召大学博士学生等於紫宸殿令論義
賜物有差博士從五位下伊豫部連真貞論詞可見
有勅即補次侍從丁卯任五畿内七道巡察使太政



官符應貢府書生權任郡司事右得太宰府解偁府
所総管九國二嶋政迹之體内外相兼雜務出納觸
色紛繁監典等早朝就衙午後分行多事少人謹捡
大略唯就事書生得辨細碎因茲兼前選擇書生毎
所配充永置不替求得經按繁名郡司盡其勤卓而
依太政官去弘仁三年八月四日符郡司之選一依
國定書生等競就本國無心留府雖加捉搦免而無
恥弘仁七年以来雜公文至今未進職斯之由望請
直府書生随其才權任主帳以上總數莫過十人名
繫郡司留府衛以継譜之慶止奔躁之心者右大臣

多治比今麻呂逝
菅原清公國之元老

宣奉勅依請已巳参議従三位多治比真人今麻呂
逝年七十三公卿議奏菅原清公者國之元老不令遠離
更使入都兼文章博士藤原嗣宗為中務少輔○九
月豊江王少納言兼侍從○冬十月乙酉太上天皇
遊猟于交野左大臣陪従焉遣中納言清原真人夏
野并藏人三人令供奉乙丑詔曰天皇我大命尓坐
世留石作乃山陵尓申給久前尓山陵地不穏止思所
行止卜申尓依天今年乃冬時尓奉遷止申賜事尓奈
利然乎齋内親王乃参入賜布年尓氐之種々事繁忽
奴之氐奉遷事不得成奴明年乃春時尓可奉遷事乎左



縣犬甘清濱卒
渤海國使高兼祖来
紀末成卒

大辨從四位上真世王大藏大輔從四位下藤原朝
臣浄本等乎使尓差氐申給不天皇我御命乎申給
久止申散事從四位下縣犬甘宿禰浄濱卒○十一月
己巳朔擧酒以屬群臣投暮宴酬琴歌并奏歡而罷
賜禄庚午置施薬院使司使判官主典醫師各一員
庚辰右大臣緒嗣上表丙申奉賀太上皇五八之御
齢白日既傾継之以燭雅樂奏樂賜禄又別賜参議
已上御被戊戌皇太子上表奉賀仙算○十二月辛
丑隠岐國馳驛奏上渤海國使高兼祖百三人到来
壬寅越前守從四位上紀朝臣末成卒年四十五追贈正四位上

乞領客使

乙巳大内記布瑠宿禰高庭定領客使借出雲介不
稱領客使丁巳諸道巡察使辭見紫宸殿訖即於東
階下各賜祿右大臣緒嗣上表勅答不許是年春宮
少進橘永名叙從五位下任大藏少輔奈良九孫入唐子延
暦寺僧為官安居講師僧空海住持高雄寺浦島子
還自蓬莱

浦島子還自蓬莱

天書第八曰雄畧天皇二十二年秋七月丹波人
水江浦嶋子入海龍宮得神仙丹後國風土記曰
與謝郡日置里此里有筒川村此村有人大日下
首等先祖名云筒川嶼子為人姿容秀美風流無



長谷或作泊瀬雄畧帝居焉

類斯所謂水江浦嶼子者也是舊宰伊類部馬養
連作記曰相乘故畧陳所由之旨長谷朝倉宮御
宇天皇御世嶼子獨乘小船汎出海中為釣經三
日三夜不得一魚乃得五色亀心思奇異置于船
中即寐忽為婦人其容美麗更不可比嶼子問曰
人宅遥遠海底人乏詎人忽来女娘微咲對曰風
流之士獨汎蒼海不勝近談就風雲来嶼子復問
曰風雲何處来女娘答曰天上仙家之人也請君
勿疑垂相談之愛爰嶼子知神女鎮懼疑心女娘
語曰賤妾之意共天地畢俱日月極但君奈何早

神女亀比賣

先不許之意嶼子答曰更無所言何觸乎女娘曰
君宜廻棹赴于蓬山嶼子從往女娘教令眠目即
不意之間至海中博大之嶋其地如敷玉闕臺晻
映樓臺玲瓏目所不見耳所不聞携手徐行到一
大宅之門女娘曰君且立此處開門入内即七豎
子来相語曰是亀比賣之夫也亦八豎子来相語
曰是亀比賣之夫也茲知女娘之名亀比賣乃女
娘出来嶼子語豎子等事女娘曰其七豎子者昴
星也其八豎子者畢星也君莫恠焉即立前引導
進入于内女娘父母共相迎揖而定坐于斯稱説



死狐首丘言不忘其本也

人間仙都之別談議人神偶會之嘉乃薦百品芳
味兄弟姉妹等舉杯献酬隣里幼女等紅顔戯接
仙歌寥亮神儛逶迤其為歡宴萬倍人間於茲不
知日暮但黄昏之時群仙侶等漸々退散即女娘
獨留雙眉接袖成夫婦之理一時嶼子遺舊俗遊
仙都既經三歳忽起懷土之心獨戀于親故吟哀
繁發嗟嘆日益女娘問曰比来觀君之貌異常時
願聞其志嶼子對曰古人言小人懷土死狐首丘
僕以為虚談今斯信然也女娘問曰君欲帰乎嶼
子答曰僕近離親故之俗遠入神仙之境不忍戀

眷、輙申暫還本俗、奉拝二親、女娘拭涙
歎曰、意等金石共期萬歲、何眷鄕里、棄遺一時、即
相携徘徊、相談慟哀、遂接袂退去、就于岐路、於是
女娘父母親族、但悲別送之、女娘取玉匣、授嶼子、
謂曰、君終不遺賤妾、有眷尋者、堅握匣、愼莫開見、
即相分乘船、仍教令眠目、忽到本土筒川鄕、即瞻
眺村邑、人物遷易、更無處由、爰問鄕人曰、水江浦
嶼子之家人、今在何處、鄕人答曰、君何處人、問舊
遠人乎、吾聞古老等相傳曰、先世有水江浦嶼子、
獨遊蒼海、復不還來、今經三百餘歲者、何忽問此、



應前言謂
君終不遺
賤妾云々
也
浦島子詠
歌
常世辺謂
蓬莱洲也

乎、於是嶼子雖廻鄕里、不會一親、既經旬月、乃撫
玉匣、而感思神女、於嶼子應前言斯、忽開玉匣、即
未瞻之間、芳蘭之體、率于風雲、翩飛蒼天、嶼子即
乖違期要、還知復難會、廻首踟蹰、咽淚徘徊、于斯
拭淚歌曰、等許餘弊爾久母多智和多留美頭能
叡能宇良志麻能古賀許等母知多留神女遙飛
芳音歌曰、夜麻等弊爾加是布企阿義天久母婆
奈禮所企遠理等母與和連和須良須奈嶼子更
不勝戀望歌曰、右良爾古非阿佐刀遠比良企和
我遠禮波等許予能波麻能奈美能遠等企許由

武庫今兵
庫

世傳如意尼者、丹州餘佐郡人也、尼有一篋、人不
得見裏面、天長元年旱、僧守敏、僧空海、相爭請雨、
海得此篋修法、乃雨、尼之同里有水江浦嶋子者、
先是數百年、遊蓬萊仙鄕、天長二年歸故鄕、指其
篋曰、紫雲篋、尼令海伐大櫻樹、造如意輪像、時尼
納其篋於像中云、尼初為淳和天皇之次妃、天長
五年、二月十八日、夜潛出宮、到攝州南宮浦、登武
庫山、以修練、世稱摩尼峰
萬葉集註謂、傳稱聖武帝御宇、撰萬葉集、浦嶋子
以雄略帝廿二年登仙、天長二年歸故鄕、此集載
浦島子還鄕之事、萬葉集可為淳和帝以後之撰、
丞然日本紀既云、雄略帝御宇、浦嶋子遊蓬萊、歷



恍惚精想
也
琴高乘赤
鯉而周旋
丁令威崔
之化仙者
天長三年

覩仙衆、則浦嶋並不歸、則何以得知其到蓬萊哉、
其還鄕可在舎人親王撰日本紀之前也、日本紀
之撰、在元明元正二帝之間、則萬葉集又可為聖
武帝時之撰、況又有平城帝大同之説乎、丹後風
土記浦嶋子經三百餘年而歸本朝神仙傳唯云
經百年而歸、二説不同、今按神仙之説、渺茫恍惚、
不可信也、夫渉海則有蓬萊、登山則有天台、故劉
晨阮肇逢天台神女、李少君得海上棗、柳毅傳水
府書、琴高子乘之鯉、躍于水面、黃帝之鼎、指南于
溪路、且令威之鶴、集于華表、王質之柯、爛於石室、
如此之類、大概歸於妖妄、然好奇者之所謗、小説之
所云、往々有之、浦島子又其類也、加以妖尼之
篋、浦島知其名、空海用其秘、是其同黨同妄、所謂
仙佛同源之説也、不亦誣乎、聖人語異而不語怪、
令此浦嶋子、頗似渉怪、雖然世俗之所称倭歌之
所詠既久矣、故姑挙數説、以傳疑而已、其餘傚此云、
丙午三年、春正月、戊辰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宴
侍臣、於内裏賜祿、庚午夜刻失火、左兵衛府厨院灰

石川繼人卒
和泉国築池五處

滅斯女一人、令日、散位從四位下石川朝臣繼人卒、年八十六、壬申、地震、緣左兵衛府失火事、被除於南庭、甲戌、賜宴於豐樂殿、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繼業三位、賜祿有差、繼業者、百川三男、前刑部卿藤原繼彦敘從三位、濱成三男、辛巳、地震、戊子、參議從三位春原五百枝兼美乃守、參議真世王兼越前守、大伴國道兼相模守、藤原吉野任伊勢守、文室秋津任因幡守、乙未、幸芹川野遊獵、從四位下源朝臣信為侍從、山城國別當中納言從三位清原真人夏野、率國司、聊獻物、賜群臣及國司判官以上衣被、丙申、和泉國令築池五處、從



高枝王事蹟可感流離淚救見
石作、植武天皇陵
僧灵船留学于唐
藤原緒繼雜務表文

民望也、高枝王敘從四位下、為因幡守、伊豫親王二子也、頗有文書、大同初、親王遭害、三子遠配、辛苦流離、不知生計、弘仁帝戚、矜哀親王無辜、諸子窮毒、殊隆恩赦、免罪入京、返給前年被沒資財田宅、高枝與兄弟相識、均分男女、時人悲歎之、○二月、參議藤原綱繼兼相模守、左大臣藤原冬嗣辭左大將、藤原吉野為藏人頭、癸丑、備前國停田原池、築神崎池、辛酉、地震、任改葬石作山陵司、賜唐留學僧靈船之弟妹阿波國稻一千束、○三月、戊辰、右大臣藤原緒繼上表云々、皆雜務行事、曰贈皇后改葬、曰御齋會、曰堀加小潢并飛鳥壞溝、曰七道畿內巡察使、曰可召渤海客徒云々、經營重疊、騷動不遑、不許、己巳、妃從

多治比真人高子卒
嵯峨天皇真蹟經文
鍾繇、王逸少、共書聖
安倍男糞卒

二位多治比真人高子卒、贈從一位、年三十九、遣使就第宣詔、丁丑、奉為柏原天皇、於西寺、限七箇日、說法華經、別有朝議、請致仕大僧都護命法師、為講師、公卿以下供事、其經、太上天皇真跡也、紫泥金字玉軸、一點一畫、有體有勢、珠連星列、爛然滿目、觀人稱曰、真聖鍾繇逸少、猶未足、又佛堂莊嚴、種々法物、盡奇窮異、乙未、菅原清公再遷彈正大弼、無信乃守、復轉左京大夫、文章博士如故、參議大伴國道兼武藏守、藤原愛發任參議、○夏四月、壬寅、天皇幸於南池、召文人、令賦詩、賜祿、○五月、丁卯、散位從四位下安倍朝臣男糞卒、年七十四



三品恒世親王薨
橘常主逝
後子內親王薨

三品恒世親王薨、今上第一皇子、母贈皇后、桓武天皇之皇女也、年二十二、天皇悲痛、久不視朝、丙子、葬恒世親王於山城國愛宕郡、鳥部寺以南、戊寅、渤海國使高承祖授正三位、副使判官錄事等、亦有敘位、庚午、渤海國客徒歸加賀國、辛巳、天皇答書渤海國王、○六月、戊戌、參議從四位下橘朝臣常主逝、年四十、世稱常主積薪居其上燒死、勅遣使問之、己亥、改七月七日相撲、定十六日、避國忌也、壬寅、地震、屈一百僧於御在所、及大極殿、三箇日、轉讀大般若經、防疫癘、祈豐年也、甲辰、後子內親王薨、太上天皇皇女也、丙午、葬山城國愛宕郡愛宕寺以南山、丙辰、任相撲司、○秋七月、庚

卿雲見其形如交纈絹
藤原朝臣冬嗣薨
安倍雄勝卒
名博士伊豫部真貞等令講論經義

辰任官、四品賀陽親王為中務卿。辛巳、御豊樂殿覧相撲。卿雲見西方。其状五色相雜、如交纈絹。己丑、左大臣正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将藤原朝臣冬嗣薨。年五十二。辛卯、遣使就大臣深草別業、詔贈正一位、葬于山城國愛宕郡深草山。号閑院左大臣。侍従源信任治部卿、前中納言藤原三守遷刑部卿。○八月、丁酉、從四位上安倍朝臣雄勝卒。戊戌、名大學博士從五位下伊豫部連真貞、及直講学生等於紫宸殿、令講論經義。例也。賜禄。壬戌、賑給左右京飢病及被水害百姓。正五位上因幡守文室秋津叙從四位下。清原夏野兼左



官符

左大将。○九月、丁卯、河内國澁河郡荒廢地二十町、充内藥司。内藥司、即典藥寮也 河内國若江、澁河、両郡地二十町、充陰陽寮。太政官符、應親王任國守者、定上総國、常陸國、上野國事。右撿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兵衛督清原真人夏野奏状、偁、設置八省、職寮相隷、百官守職、庶務倶成。一事有闕、萬事皆綫。令親王任八省卿、此人地望素高、不得就職無知碎務。仍官事自懈、政迹日蕪。非是庸愚之所致、因地勢使之然也。凡官人遷代、必署解由。至有闕物、不免償物。居此之貴、見其如此。望請、點定數國、為親王國、迭任彼國。身留京

安倍真勝卒

都意欲居京官者一両人、將聽。若有守闕者、不補他人、其料物者、納置別倉支、無品親王之要、伏聽天裁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将春宮大夫良岑朝臣安世宣、奉勅依奏。紀伊等國守官位卑下、宜改定正四位下官、以為勅任、號稱太守、限以一代、不可永例。庚午、伊與守從四位上安倍朝臣真勝卒。年七十三 癸酉、宴於内裏、賜文人已上禄。天皇御八省、奉幣帛於伊勢大神宮。三原春上任弾正大弼、中納言清原夏野兼民部卿、春原五百枝兼中務卿、藤原綱継任兵部卿、藤原愛發兼大藏卿。○冬十月、丙申、天皇幸



官符撰定律令問答私記事
藤原太政大臣即淡海公

栗前野遊獵、賜侍從及狩長非侍從、并山城掾已上衣被。太政官符、應撰定令律問答私記事。右得式部省解、偁、大學寮解偁、明法博士外從五位下額田國造今足解、偁、謹撿舊記律令之興、年代寖遠、沿革隨時、損益因世。藤原朝廷御宇、正一位藤原太政大臣奉勅制令十一巻、律六巻。博士正四位下下野朝臣古麻呂、贈正四位上調忌寸老人、正五位下守部連大隅、從五位上道公首名、從五位上伊吉連博德、從五位下伊與部連馬甘等、至于大寶元年、修撰既訖、施行天下。平城朝廷養老年中、同太政大臣復奉勅、

刊修令律各為十巻博士正四位下大和宿禰長岡
從五位下陽胡史真身從五位下矢集宿禰蟲麻呂
從五位下塩屋連古麻呂從五位下山田連白金等
自爾以来諸博士等相兼教授文畧義隠倩理難通
即無不由先儒舊説而彼舊説或為問荅或為私記
互作異同未詳誰作後學者等属意彼此毎有論次
難塞夫古之刑書鐘鼎鑄之金石銘之所以塞異端
絶異理也望請命當時博士等撰先儒之舊説省彼
迂誕取此正義勒成巻帙以備解釋庶使学者易解
與奪莫異者省依解状謹請官裁者正三位行中納
言兼右近衛大将春宮大夫良岑朝臣安世奏勅依
請者省宜承知依宣行之太政官符應申預釐務未
得解由人解任事右得式部省解偁撿案内被太政
官去弘仁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符偁得省解偁去
天應二年二月五日左大臣宣諸司官人兼帯國司
官人兼帯國司解國司任之後百二十日内不進解
由者不得預釐務又未得解由人任諸司官有宜許
釐務之後百廿日内不進解由宜申送之者自爾以
来未得解由之輩東官解文注云應停釐務令索交
替式云遷任國司及新任之人分付受領過百廿日

倩美也

鄭人鑄刑書於鼎以為国之常法

官符



解却見任并奪俸料但五位以上未得解由一依勅
文重奪位禄食封者先宜傍格輕重不同事須准式
文申解任但未得解由新任職者更計百廿日猶獨
從前宜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者熟案前解頗
有不盡何則新任遷任未得解由之輩省申解任之
後彼希有所執未勘定之間官告知此状告知之後
國司百廿日京官六十日過此程限獨不報下者更
解任是兼前之例也因茲毎過程限重申解任辨官
縁非格旨從排却若不覆申恐乖公平望請猶從前
例以為後式謹請官裁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
衛大将春宮大夫良岑安世宣依請○十一月丁丑
任五畿内撿挍二十四日僧空海造東寺搭材木曳
運勸進表云東寺者先帝之御願也雖帝經四朝年
逾三十然猶紹搆未畢道俗觀者咸願早成令望令
六衛八省親王京城等勠力竭誠各曳一味但令東
西二寺工夫各持引木安村相剋云々微願如此天
慈允許宜付諸司○十二月乙巳地震丙午令使奉
諸陵荷前幣戊申車駕幸大原野遊獵賜親王以下
侍従及狩長五位侍従以上禄己未詔曰忽見公卿
来表有賀慶雲之瑞右大臣藤原朝臣緒嗣等上表

任五畿内撿挍

僧空海勸進表文

奉諸陵荷前幣

慶雲見諸国

云々、去七月十六日申刻、有五色雲、見於豊樂之西、又去八月二十八日、慶雲見於紀伊國海部郡賀多村、去七月七日、慶雲見于筑前國那珂郡、辛酉、右大臣上表、壬戌、詔曰、近有慶雲見諸内外、公卿表賀、今日昧爽以前、大辟以下赦之、但犯八虐等、不在赦例、天下老人百歳已上、賜穀三斛、九十已上二斛、八十已上一斛、是年、甘南備高直任常陸守、池田春野為圖書頭、春野能説故事、清原瀧雄任右兵衛少尉、豊前王為大学助、少以游学被称、舎人親王後、木工頭従五位上栄井王子也、阿保親王上表、曰、無品高岳親王之男女、先停王號、賜朝臣姓、臣之



阿保親王賜姓在原

皇太子闕庭雨雪詩

源弘寄清大夫之作

子息未預改姓、既為昆弟之子、寧異歯列之差、於是詔仲平、行平、業平等賜姓在原朝臣、皇太子五言闕庭雨雪詩云、玄雲聚萬嶺、素雪飄宮中、帯湿還凝砌、無声自落空、奪朱差作白、矯異實為同、閑坐獨経覧、紛々道不窮、時年十七、即仁明帝是也、源弘七言、和良將軍安世題瀑布下蘭若、寄清大夫之作云、傳聞蘭若無人到、瀑布高流過半天、灑珠飛沫分萬壑、連波落霰成一川、四時毎聽奔雷響、遠近同看白鵠懸、此地幽閑禅誦客、煩塵洗滌幾千年、弘年十五、良岑安世者、藤原冬嗣異父同母弟也、七月、冬嗣薨、故安世謝病、不上、中使

良岑安世多能

天長四年

任畿内校田使

屡催、不肯入禁中、其母者正五位上飛鳥井奈止九女、曰百済宿禰永継、生冬嗣、後侍延暦帝、生安世、安世少好鷹犬、長騎射、其餘技藝、皆稱多能、及成立、始讀孝経、嘆曰、名教之極、其在此乎、自是好書、又通音樂、歴仕大同弘仁、當今頻被登庸、

丁未、四年、春正月、癸亥朔、停朝賀、為侯御藥也、甲子、於儀陽殿廂下、召親王已下、侍從已上、命酒食、賜被、乙丑、太上天皇之親王、并源氏、召見仁壽殿、賜衣被、丁丑、任畿内校田使、戊寅、從去十二月晦日、聖體不豫、不御紫宸殿、皇太子已下、侍從已上、賜観踏歌、詔



難波部首刀自賣節行有賞

曰、天皇我詔旨止良萬宣布大命乎、諸衆聞食給倍止宣、比來寒風尓、不當給、御坐尓依氐、今日乃豊樂乎、如常久不聞食然毛、常毋見留踏歌見太刀為退止為氐奈毛御物賜波久止宣、皇太子已下、俳唯拜舞、賜禄有差、辛巳、詔曰、天皇詔旨止稲荷神前尓申、御體不健御坐須尓、依天占求留尓、稲荷神社乃樹伐礼留罪尓云々、甲中國國郡司授位、丁亥、節婦豊前國人難波部首刀自賣、免其戸課役田租、終身勿事、刀自賣年十有八歳、適下毛郡擬大領蕨野勝宮守、経二十箇年矣、宮守死去、刀自賣獨守空室、十歳于茲矣、遠近庶士求

再醮猶再嫁也

之不少而有諒同穴無心再醮爰亡夫之遺衣置獨
守之牀上朝夕毎見追慕不息又得其珍必薦亡靈
隣里無不稱歎仍表門閭以旌貞操也辛卯任官参
議眞世王叙正四位下参議南淵弘貞叙従四位上
百濟王勝義任美作守登美直名叙従五位下○二
月丁巳制曰天皇恐美恐毛奏賜閉白久今月二十
七日正子内親王乎皇后止定賜布又伊勢乃齋内
親王本病屢發氐奉齋之事尓不堪止所奏流依氐
京都尓還参上倍支事乎中納言従三位清原真人夏
野大舎人頭従四位上藤原朝臣淨本等乎使差氐




立正子内親王為皇后

天皇奉太上皇書

恐美恐毛奏賜久止白〔正子者嵯峨帝皇女〕己未制曰以正子内
親王立為皇后即日任官司天皇更御紫宸殿賜侍
臣已上飲謝座謝酒如儀六衛府献御贄酒酣奏倭
琴次雅樂寮奏音聲殿上廊下群臣皆率舞白日既
昏継以明燈賜綿布有差庚申遣参議式部大輔従
四位上南淵朝臣弘貞右京大夫従四位下藤原朝
臣文山申伊勢齋内親王帰京之状於石作山陵天
皇奉書於嵯峨太上天皇請以皇子等為親王曰被
賜以来稍淹年序偏抱鍾愛未關才學所恨荊山之
璞遂混瓦礫皇家之亂從淪亡庶眷言猶子情深矜

藤原伊勢人卒

愍宜諱換弘仁五年五月八日詔旨除親王之號賜朝
臣之姓如可聞者朕殊裁下特望省刻親王栄曜貽
孫方寸之思伏聽天裁者太上天皇遂不聽為藤原
吉野兼皇后宮大夫○三月己巳授無品賀樂内親
王四品甲戌河内國荒閑地五十町給大学寮散位
従四位下藤原朝臣伊勢人卒年六十五○夏四月癸巳
御大極殿奉幣帛伊勢大神宮〔勅使参議左大辨真世王中臣散位従五位下大中臣朝臣豊作〕制曰天皇我詔尓齋内親王波本病屢
發天奉齋尓不堪尓依天令退出云々丁酉幸南池
召文人有御製皇太子以下應製献詩賜禄辛丑御




佐伯宿祢清岑卒

僧勤操卒

僧家圓寂以火焼之曰荼毗即火葬也

白雉出

皇子誕辰

紫宸殿賜讌西大貳朝野宿禰鹿取餞特名五位已
上文人命賦雜詩有御製酒酣雅樂寮奏音聲賜鹿
取御被乙巳幸神泉苑歴覧垂釣丁巳散位正四位
下佐伯宿禰清岑卒年六十五○五月壬戌朔戊辰僧勤
操寂於中京西寺北院年七十夏臘四十七以十日
荼毗東山鳥部南麓是日有勅贈僧正武蔵國献白
雉甲戌夾刺雷鳴雨降此夜皇后誕生皇子男也庚
辰令然院賀皇子新誕賜五位已上衣被詔良岑安
世滋野貞主等撰近代詩人所作也詩勒成二十巻
名曰經國集其序云東宮学士従五位下臣滋野朝

良岑安世等撰経国集序文
彬々文質兼備也

臣貞主上臣聞夫肇書契奎主文章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淂失故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且文質彬々然後君子譬猶衣裳之有綺縠翔鳥之有羽儀楚漢以来詞人踵武洛汭汴左其流尤隆揚雄法言之愚破道而有罪魏文典論之智経國而無窮是知文之時義大矣雖齊梁之時風骨已丧周隋之日規矩不存而公濁更清襲故還美必所擬之不異乃闇合并曩篇夫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営目前之務而遺千歳之功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



梁孝王苑中有脩竹園召文臣於此
射策即對策皆對問也
琳琅珧琰皆美玉名佩玉也

意於篇籍不記飛馳之務而聲名自傳於後在君上則天文之壯觀也在臣下則王佐之良媒也才何世而不奇世何才而不用方今梁園臨安之標瞻華精英縉紳俊民之才諷記驚抜或強識稽古或射策絶倫或苞蓄新奇或潛換舊製伏惟皇帝陛下教化簡樸文明欝興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論古未若徴今爰詔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将春宮大夫良岑朝臣安世令臣等鴻識斯文也詞有精麁濫吹頻雜文非一骨備善維難若無琳琅盈光珧琰圓色則取虬龍片甲麒麟一毛而太上聖皇推至聖而謙寥皇

昇霞之駕謂崩御
重輪謂両天皇
製令御製令製
荊山出璧

帝叡主受貽華而徳隆共勉積学之添明同要博聞之助道恵性並懸天才俱聡雅操飛文似而龍之分燭興寄摛藻疑雙曦之齊暉緊健之詞體物殊聳清抜之氣縁情増高寶墨染毫無勝負於八體翡翠聞匝不優劣於六書尭之克譲文思舜之濬哲好問先聖後聖其揆一焉又先歳昇霞之駕叡藻猶遺當代重輪之光精華彌盛臣閲史籍之巻未有如此之時但至加製令不敢評論特降綸言尚俾高擢尺表測景日月不以鈌其耀寸管候時陰陽無以錯其節遂使龍蛇同穴亀魚共淵屈荊山之光和碔砆之質斷



魯之宝山也碔砆石次玉者
飽饜謂博渉聚渉謂多也

自慶雲四年迄于天長四載作者百七十八人賦十七首詩九百十七首序五十一首對策三十八首分為両帙編成二十巻名曰経國集冀映日月而長懸争鬼神而将奥先入秀麗者即未刊之書也彼所漏脱令用兼收入以辭分文以類聚然年代遠近入文存亡捜而未盡闕而俟後謹與参議従四位上行式部大輔臣南淵朝臣弘貞従四位上行大學頭兼文章博士幡磨権守臣菅原朝臣清公従四位下行東宮学士臣安野宿禰文継正五位下守中務大輔臣安倍朝臣吉人等詳擧甄收無所隠秘臣学非飽饜

官符

智異、聚渉末愚之士、逼以厳命、辭而不獲、敢以参議爵次姓名、列之如左、謹上、辛巳、遣使畿内七道諸國、走幣祈雨、屈一百僧於大極殿、轉讀大般若經、三箇日、壬午、太政官符、應停労効郡司預譜第事、右得式部省解偁、撿案内、太政官去天平十年四月十九日符偁、奉勅、郡司係身労効、被任一世者、不得取譜第之限者、曰茲、省家所行労効、二世已上、既為譜第、方今功労之輩、追年不絶、一郡之譜、随代重積、遂使庸之徒、弁一割功、得職之後、無底耻、狐狸夾両猿之情、允非舊績、苟是之心、唯在継譜、望請無譜之人、業採擢者、自今以後、雖積功二世已上、不預譜第、然則涇渭別流、蘭艾殊畝、但既往二世已上者、為譜第、猶随前例、望請官裁者、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将従三位行民部卿清原真人夏野、宣奉勅、依請、癸未、勅大夫左衛門佐為𢀸妻藤五娘於神護寺、寫大日曼荼羅請僧空海講大日經、乙酉、於大極清冷両殿、名沙門百口以雩令、僧空海作願文、丙戌、命少僧都空海講佛舎利、内裏禮拝灌浴、夬後、天陰雨降〇六月、壬辰、准河内播磨等國置和泉國易田五百町、四品仲野親王為上總大守、文室秋津為藏人頭、太政官符、應

涇水清、渭水濁、謂賢愚不可混也、蘭艾亦同意

雩、祈甘雨也

官符



補文章生、并得業生、復舊例事、右得式部省解偁、大學寮解偁、文章博士正五位下都宿禰腹赤牒偁、天平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格偁、文章生二十人、簡取雜任及白丁聡恵、不須限年多少者、而省去弘仁十一年十二月八日符偁、太政官去十一月十五日符偁、案唐式、照文崇文両館学生、取三品已上子孫、不選凡流、今須文章生者、取良家子弟、寮試詩若賦補之、選生中稍進者、省更覆試、號為俊士、取俊士翹楚者為秀才生者、今謂良家偏據符文、似謂三位已上、縱果如符文、有妨學道、何者大學尚才之處、養賢之地也、天下之俊咸来、海内之英並萃、游夏之徒、元非卿相之子、楊馬之輩、出自寒素之門、高才未必貴種、貴種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貴、朝為厮養、夕登公卿、而况區區生徒、何拘門資、竊恐悠悠後進、因此解體、又就中文章生中、置俊士五人、秀才二人、至于後年更有勅旨、雖非良家、聴補之、俊士者良家之子、還居下列、立號雖異、課試斯同、徒増節目、無益政途、又依令有秀才進士二科、課試之法、難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生得業生二人、随才学之浅深、擬二科之貢擧、今専曰秀才生、恐應科者稀矣、望請俊士、

詩翹々錯薪、言刈其楚、翹楚謂高抜也

游夏、子游子夏

楊震字伯起、時人語曰、関西孔子

馬融字季長、博通經籍、後漢人

解体、言議不諧而免身也

任相撲司
浴年継卒
地大震

永従停廢秀才生復舊號選文章生依天平格謹請
處分者、寮依解状申送者省依解状請官裁者、正三
位行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将春宮大夫良岑朝臣安
世宣奉勅依請辛亥、任相撲司〔三位二人、四位八人、五位十四人〕壬
子、幸神泉苑中納言已上、大舎人已上賜商布甲寅、
尾張守従四位下浴真人年継卒〔年七十〕己未、近江國
高嶋郡、荒癈地一百五十二町、給弾正臺○秋七月、
乙丑、天皇幸神泉苑垂釣辛未、地大震、多頽屋舎、一
日之中大震一度、小動七八度癸酉地動不止亥刻
地大震、毎地震皆有聲甲戌震動乙亥地震二度戊



大技綱成献芝草
大風屋宇毀震
官符

寅地大震二度庚辰地震辛巳地震其後連日地震
良岑安世於花山宅設先左大臣冬嗣大祥齋寫金
字金剛般若経十二紙請僧空海作願文○八月、壬
辰地震、其後連日地震甲辰遣参議大藏卿従四位
下藤原朝臣愛發等奉問東大寺盧舎那大佛之由
申於佐保山陵乙巳、皇后宮亮正五位下大技朝臣
綱成献芝草四株其中大者長二尺許其為状也、紫
丹色、本一而末二枝往々有節節間一寸許撓曲不
直冢末差白綱成曰、典侍継子女王禁中宿處板敷
下生戊辰地震庚戌大風、屋宇毀震丁巳官符、應定

僧空海之願文

巡察属官位、并預馬料事、大属、正八位上官、少属、大
初位上官、右得弾正臺解偁依太政官去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符、新置巡察大少属各一員、而未定官位、
亦不預馬料、望請、准例、被定官位、并預馬料、謹請處
分者、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将従三位行民部卿清原
真人夏野宣、奉勅、宜依件定之、但馬料給八位官一
人料○九月、庚申地動聲如雷、辛酉如之、連日地動
詔為故中務卿親王施入水田并支具于橘寺令僧
空海作願文曰、造藥師如来羯磨身、日月遍照兩大
士羯磨身寫金文蓮花法曼荼羅兼延屈致仕僧都



官符
置甲斐国牧監

空海、少僧都豊安、致仕律師施平、律師載栄、泰演、玄
叡、明福等以為講匠泰命都講慈朝違親法指中継
隆長等三論、壽遠實敏等真言、真圓道雄等二十智
象聴法上首、四箇日間開巻盡文、旗鼓談義、并永捨
入若干色物其水田十餘町者、毎年春秋兩節○十
月、庚寅地震聲如雷、連日地動乙未、御紫宸殿右衛
門寮献走馬輸物太政官符、應置甲斐國牧監事右
得彼國解偁此國所領牧與信乃國同頃年蕃息漸
多、繋飼歳倍牝牡之數、于今千餘而至當監事品秩
稍卑、按撿馬政於事無勢、望請准信乃國同置牧監、

宴飲賜花葉簪人々挿頭詠哥

官符

謹請官裁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春宮大夫良岑安世宣、奉勅依請、戊申、御紫宸殿、賜飲羣臣、酔舞、帝弾琴而歌、樂有詔、賜花葉之簪人々挿頭詠歌、投暮、右近衛奏樂、宴畢賜群臣衣被○十一月甲子、大内有狐鳴、仍遣使柏原先後大技山陵申告之、丙寅、前大僧都護命為僧正、己巳、護命率僧綱入賀、賜以御被、太政官符應移式兵両省令抑留贖銅未輸之人位禄事、右得大藏省解偁、撿案内太政官、去弘仁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符偁、得刑部省解偁、謹案獄令云、凡贖死刑限八十日、流六十日、徒五



十日、杖四十日、笞三十日、若無故過限不輸者、會赦不免、雖有披訴、據理不移前斷者、又不在免限者、今犯罪之輩、相續不絶、贓贖未納、逐年彌多、望請、抑留禄物、令塡贓贖、謹請官裁者、宜令刑部省移大藏省、其禄物者、准贖銅數、便即抑留、令充刑部省者、順符旨行來多妨、何者彼省所移犯罪之人、或遷任解官、或任中卒死、如之等類、不預賜禄、即是式兵両省所掌匪此省之所知、抑留之色也、臨事難辨、随移強留、誼譁寔繁、謹請官裁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春宮大夫良岑安世宣、宜停移大藏省、令移式

兵両省、仍須両省仰犯人之本司折留其禄、令送刑部、其遷降外任、及解任卒死等類者、両省實錄報移刑部、刑部即依両省移、准例申官、但見在之人、猶有延怠者、重移両省、癸未、告柏原山陵、詞云、天皇畏々毛申賜閉止申久御陵木切礼留事、撿見使等申久御在所上尓依氐掃却介浄奉牟我為尓参議正四位下真世王、左京大夫正四位下石川朝臣河主等乎差使天奉出須止申賜布状乎畏々毛申賜波之止申、丁未、地震○十二月、戊子地震、己丑地震、辛丑、屈請清行僧百口於大極殿、轉讀大般若經三箇日、為停地震、癸



嵯峨天皇問淨上人疾御製

源弘應製作

源常奉和作

文公支道林高僧名

丑、設服御物及飲食雜贄等、獻於后宮、賀皇子誕生也、是年、太上天皇問淨上人疾、詩云、聞公暫病臥山房、空報鐘声不上堂、道性如思幽客問、須療身是真藥王、源弘奉和云、高僧幾歳養清閑、病裡天花映暮山、野客時来通幽間、疎鐘獨報白雲間、弘年十六源常奉和云、支公臥病遺居諸、古寺莓苔人訪疎、山客尋来相見處、自言身世浮雲虚、常年十六僧實惠建河内國觀心寺、惠者空海弟子也物部廣泉為醫博士兼典藥允、少学医術名見方書出雲峰嗣為内藥佐、猪善繩為常陸少目、以秩俸充研精之資、右兵衛少尉清原瀧雄為左衛門大

尉左近将監滋野貞雄叙従五位下任備前権介右京職詔弘仁十年十一月五日格云左右京両職解偁巡検京中閑地不少或貧家跡漏徒餘空地或豪門占買曽不作労此閑廢多失地利須並加勧課悉盡地利有勅許之

標記 本朝通鑑巻第十三終

執政 左大臣 藤原冬嗣 右大臣 藤原緒嗣 清原夏野

#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十四 自天長五年至同十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 淳和天皇下

戊申、天長五年、春正月戊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宴侍臣於内裏、賜被。己未、皇太子已下、参賀後宮、賜物。甲子、御豊樂院、授位、従三位春原五百枝叙正三位、従四位上藤原綱繼叙正四位下、参議南淵弘貞任下野守、参議藤原愛發兼下総守。乙丑、女叙位。



渤海国人百餘来泊　任班田使　官符

己巳、任官、三品萬多親王為太宰帥（式部卿如故）。甲戌、天皇臨御射宮觀禮。但馬馳驛言上、渤海人百餘人来着。丁丑、任畿内班田使。庚辰、太政官符、應補鎮守府弩師事、右撿案内、件弩師、實亀以来、式部補任、始自大同二省互補、令被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従三位行民部卿清原夏野宣、偁奉勅、文武之職、親掌各異、鎮守之官、須兵部補任之。正六位上美能王任近江權大掾（一品舎人親王玄孫、従四位守那王曽孫、従五位下猶名王孫、無位弟村王男）、源弘叙従四位下。○二月戊子朔、己丑、但馬國司、傳渤海王啓奏牒案進上。辛卯、地震。甲午、御紫宸殿。己亥、宜

奉幣大神宮　詔詞

子女王奉定齋主。庚子、在西大寺四王堂、故正四位下吉備由利之奏、爲一切經、充法隆寺、爲彼寺經。辛丑、地震。丁未、御紫宸殿、賜侍臣酒、酒酣、雅樂寮奏音聲、賜五位已上禄。右大臣藤原朝臣緒嗣、上表勅答、且遣使就第賜之。壬子、御小安殿、使散位従五位下三継王、奉幣大神宮、其詞曰、天皇我大命尓五十鈴乃河上尓稱辭定奉大神乃太前尓申給久、氏子親王乎大神乃御杖代止之奉入留多親王仁在而今身安尓依天退奉留替尓中務卿四品仲野親王乃女宜子女王乎散位従五位下三継王中臣神祇大祐正



藤原繼彦卒　官符　梵唄誦經、散花天花也

六位上大中臣天品忌部少史正八位上齋部友主等差使氏申給久止申。癸丑、従三位藤原繼彦卒、年八十。甲寅、賜鎮東按察使伴國道餞、有御製、賜衣被及雜珍玩物。乙卯、太政官符、應諸國國分寺僧二十口之内、令得度年少五人事、右得太宰府解偁、觀音寺講師傳燈大法師位光豊牒偁、依太政官去弘仁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符、度六十已上三人、既以耄耋之極、始入甚深之道、勤学修行、更無如何、至於梵唄散花用音之事、令會集者掩口大笑、加以三綱之職事多、米塩修理堂塔、料濟供養、曾無強堪者、破寺食供

所陳者謂光豊所稱也

第四妃出奔

宗形秋足之妻孝節

坂上廣野卒

無大於斯望請年廿五以上者五人每寺聽度固擇才行糺僞濫死亡之替相續將度庶幾駐佛日於欲沒建法幢於將倒者府加覆審所陳有實仍請官裁者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民部卿清原眞人夏野宣奉勅依請自餘諸國又宜准此中納言兼右大將良岑安世任大納言參議小野岑守兼勘解由長官是月十八日夜第四妃與官女二人出奔右衛門尉橘親守從行潛赴攝州官女一人者和氣眞綱女○三月己未地震甲子聖躬乖和頻羞御藥乙亥任公卿前中納言藤原三守任大納言自前官而昇中納言兼進此爲始



左大將清原夏野任權大納言從四位下三原春上任參議藤原良房爲大學頭甲申筑前國人難波部安良貴叙位二階免戶田租安良貴父母共沒常拜塚堂朝夕盡哀及年十有六嫁宗像郡大領外正七位上宗形朝臣秋足秋足死于今十五年遠近聘之誓死終志時人皆曰孝節可嘉○閏月丙戌朔己丑幸神泉苑垂釣左近衛府獻時味右兵衞督從四位下勳七等坂上廣野卒大納言贈從二位田村麻呂第二子也年四十二丁酉幸南池遊魚貪餌群臣垂竿釣獲無數御船就校書殿即召文人令賦春日閑園獻詩者二十三人庚

大中臣春繼射殺萩原王配流

官符

獷俗麁悪見

京師洪水

高瀨王卒

地大震

子越前國正稅稻五百束給采女船甗直福貴子壬子大中臣朝臣春繼流伊豆國以射殺萩原王也大納言藤原三守兼兵部卿參議小野岑守兼刑部卿參議藤原愛發兼春宮大夫藤原吉野爲右兵衛督和氣眞綱爲攝津守夏四月辛巳御武德殿覽馬射癸未渤海客大使已下賜絁綿有差僧空海爲先師講釋梵網經河內國澁河郡田六段畠四町四段割大學所五十町六段內給內教坊太政官符應置出羽守傔仗二員事右陸奥出羽邊要之地獷俗難馴古來有稱而陸奥守殊給傔仗出羽守獨無其



員兵革之事先聲後實縱有警急何以威之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良岑安世宣偁奉勅宜准陸奥之例○五月丁未降雨殊甚京中徑路氾溢成川山崩水漏人物多漂遣使賑給左右京參議藤原綱繼致仕勅以其子藏人頭吉野任參議○六月丁巳地震乙丑讃岐權守從四位下高瀨王卒年七十七己巳御紫宸殿賜飮群臣召內藏寮錢三百貫賜見參侍從已上有差丁丑幸神泉苑右衛門獻物雷鳴雨降山崩水溢屈淸行僧三十人於野寺轉讀大般若經防水害也己卯地大震壬午越後國穀一萬斛

狴犴獄名
奉幣先陵
詔詞

藤原美都子逝

拯沽窮民、以濟飢苦也○秋七月甲申朔、壬子詔曰、頃者坤德失叙、山崩地震、其天下狴犴有寃滯者、有司克審情狀、令湣申理、又收葬道殣、掩骼埋胔、八十已上者賜物○八月甲子、右大臣藤原緒嗣上表、辛未、為有天地災變奉幣柏原先陵祈請之、其詞曰、天皇恐美恐美毛申賜倍止申久、頃間天地變異有尓依天左右尓念尓掛畏久天皇我朝廷乃護賜比矜賜波牟尓依之天平介久無事久有倍止之念賜流止依天牟奈大納言正三位良岑朝臣安世、左京大夫正四位上石川朝臣河主等差使天護賜比矜賜布倍状乎恐美恐美毛



申賜波止申、丁丑禱北山神、其詞曰、天皇我詔旨止北山神尓申給倍止申久、去五月二十三日嶺谷崩潰天京中水溢流、疑是常政有闕波加若當神道有妨波賀曰、茲天念所行志畏利懼礼賜不大神尓此意乎知食天天下平介久惠給比賜給牟尓依天奈事無波可有之文天止侍従從四位下高技王神祇少副正六位上大中臣朝臣磯守差使天禮代乃幣乎令捧持天獻奉事乎申給止申、弾正少忠小野篁為大内記○九月丁亥、尚侍從三位藤原美都子逝、年四十八、壬辰、幸神泉苑、使賦重陽詩、賜祿、庚子、御武德殿、覽信乃國御馬、

安野文繼卒
伴国道逝
佐伯長繼逝

僧空海頼置三教院
官符

頒給參議已上、戊申、遊獵北野、山城國司獻物、扈從五位已上、及山城國司已上賜祿有差○冬十月乙卯、美濃國菩提寺、伊豫國彌勒寺、肥後國浄水寺預定額寺、丁巳地震、甲戌大地震、戊寅、東宮学士從四位下安野宿禰文繼卒、年五十六○十一月癸未朔、甲午、參議從四位下伴宿禰國道逝、年六十一、從三位佐伯宿禰長繼逝、年五十九、長一作永、丙申、伊勢國員辨郡空閑地一百町為勅旨田、甲辰、御豊樂院、賜宴群臣、賜祿三品大宅内親王出家入道、常陸少目猪名部善繩賜姓春澄宿禰、後為朝臣、俊士之號、補文章得業生○十二



月壬子朔、雨雪、御紫宸殿聽朝、朝罷之後、錫宴侍臣、左右近衛奏東國之歌、賜綿有差、丙寅、僧空海頼置三教院、名曰綜藝種智院、造其式、丁卯、太政官符、一應停貶奪職吏考祿依法贖銅事、右得左京職解偁、太政官去天長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符偁、弾正臺解偁、太政官去弘仁十年十一月四日符偁、職解偁、不掃清當路諸司諸家、并内外主典已上、貶考奪祿、四位五位、録名奏聞者、而起請之後、曾無遵行、准之法條、實是同罪、望請、同亦移省、貶奪職吏考祿者、依請、今撿案内、京中總五百八十餘町、橋梁三百七十餘

處、雖勤修造道橋多數、往還不絕、不能無損、年中巡撿十有二度、每度貶奪、徒有俸祿之名、曾無代耕之賞、職吏之患、無甚於斯、望請停奪考祿、依法贖銅者、所請可優、何者掃清當路、於人非難、急而不掃、過在當處、理須重責其人、職司為政、京國相共所掌多事、周辨難堪、而以道橋之一失、奪一年之考祿、賞罰之理良近偏頗、宜依請贖銅、又應皇親准主典奪祿事、右同前解偁、被太政官去弘仁十年十一月五日符偁、偁當路不掃清、穿垣引水、壅水侵途等、諸司諸家弁內外主典已上、移式部兵部、貶考奪祿、四位五位錄



名奏問、無品親王家、及所々院家、以其別當官准諸家司、又移省貶奪、其雜色番上已下、不論蔭贖、決笞五十者、今按符旨、皇親比雜色之內、須不論蔭贖、來笞、謹按律條、皇親議論人也、蔭同三位、誠雖被下符、驗理不便、望請准主典移省奪祿者、共前符疎而不勞皇親、今如所請、當奏請之、但皇親藩多、事惟輕碎、宜依請、以前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良岑安世宣、奉勅、宜依件行之、是年從五位上伊與部真貞上表、賜姓善道朝臣、冊墀門成為丹波介、備前掾正六位上錦部彥公賜高橋朝臣姓、式部大丞豐前王、

嵯峨帝第六源氏

天長六年

僧空海修後七日法

父憂、去職、服中詔、以本官起之、定賜源朝臣姓、（弘仁七年生、嵯峨帝第六源氏、母尚侍從三位百濟慶命）

己酉六年、春正月、壬午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禮畢、宴侍從已上於紫宸殿、賜祿、戊子、文章生正躬王叙從四位下、大外記嶋田清田叙從五位下、從四位下藤原愛發叙從四位上、甲午、參議南淵弘貞兼宮內卿、藤原衛為右少辨、藤原宗成叙從五位下、（清原夏野微時、宗成曾為昵友、初大同二年、宗成連及伊予親王事、久棄于世、遺夏野用事、及此）參議三原春上任右大辨、從三位紀百繼兼近江守、是月僧空海修後七日法、自元日至七日、有神事嘉禮、故浮



高市郡飛鳥社遷同郡鳥形山

屠不能入內、自八日到十四日、沙門詣內道場修真言法、故曰後七日、搆一淨處禁中、以擬內道場、○二月、丙辰、山城國愛宕郡（欠二字）賜內藏寮植地、庚午、奉幣五畿七道諸國名神、祈春雨也、讃岐權守清原長谷任左衛門督、百濟王勝義叙從四位下、任右京大夫、近江權大掾美能王任筑後守（後改姓名清原峯成）、參議藤原吉野兼式部大輔、戊寅、請僧百口、沙彌百口於大極殿、奉讀大般若經三箇日、以祈甘雨也、○三月、庚辰、地大震、己丑、大和國高市郡賀美鄉甘南備山飛鳥社遷同郡同鄉鳥形山、依神託宣也、橘峰繼為內

若狹國比古神以私朝臣家繼為神主事

舍人（氏公之一男）乙未、若狹國比古神、以私朝臣宅繼為神主、宅繼辭云、據撿古記、養老年中、疾疫屢發、病死者衆、水旱失時、年穀不稔、宅繼曾祖赤麻呂、歸心佛道、練身深山、大神感之、化人語宣、此地是吾住處、我稟神身、苦惱甚深、思歸依佛法、以免神道、無果斯願、致災害耳、汝能為吾修行者、赤麻呂即建道場、造佛像、號曰神願寺、為大神修行、厥後年穀豐登、人無夭死、○夏四月庚戌朔、於紫宸殿賜飲侍臣、賜祿、甲寅、車駕幸南池、令文人賦詩、乙丑、山城國愛宕郡丘一處、給右衛門督紀朝臣百繼、以為祭禮神地也、丙寅、



秋篠室子卒

藤原産子逝

太白晝見

官符

勅曰、諸國頃日疫癘間發、百姓夭死、出家功德、不可思議、宜度百僧、弭此凶禍、庶幾納群生於仁壽、致品物於中和、省寮僧綱、率宗師長其道者、課試之、一同年分、其講誦法華若最勝王經、及禪行集驗聽衆者、同預之、己巳、御武德殿、覽諸國所進駒、丙子、御武德殿、覽馬射、○五月甲申、自寅時至于未時、雷動雨降、賜五位已上及諸衛祿、丁亥、園池司地四段、賜内膳司、膳部曹司處、丙戌、尚闈從四位下秋篠朝臣室子卒、（年四十九）庚子、從二位藤原産子薨、弘仁之比入掖庭、（年九十）丁未、太白晝見、連日不已、太政官符、應作水車、

構水車為農資

平野王卒

曾禰廣刀自女産三子

事、若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良岑朝臣安世宣偁、耕種之利、水田為本、水田之難、尤在旱損、傳聞、唐國之風、堰渠不便之處、多構水車、無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間之民、素無此備、動若焦損、宜下仰民間作備件器、以為農業之資、其以手轉、以足踏、服牛廻等、各隨便宜、若有貧乏之輩、不堪作備者、國司作給、經用破損、隨亦修理、其料用救急稻、○六月辛未、停授京職絶戸田、為絶奸濫也、出雲守正四位上平野王卒、（年四十九）己巳、因幡國高草郡人曾禰廣刀自女、産一男二女、給正税三百束、充乳母一人、三箇



平朝臣善棟卒

酒人内親王薨

僧家四狀、以火焚曰荼毗、俗云火葬也

墳冢俗云土葬

年粮料、庚午、從四位下平朝臣善棟卒、○秋七月戊寅朔、丁亥、皇后誕生皇子、公卿連賀、癸巳、御神泉苑、覽相撲、○八月己酉、亦覽相撲、庚戌、幸南池、召文人令賦詩、雅樂寮奏樂、日暮賜衣被、丁卯、二品酒人内親王薨、光仁天皇之皇女也、薨時七十六、請僧空海、豫為酒人内公主遺言之狀云、告式部卿大藏卿安勅三箇親王云々、吾有一箇瓊枝、不幸先零、取三箇親王以為猶子、吾百年之後、不煩荼毗、封之墳冢、任之自他、明器雜物、一從省約、此吾之願也、追福之齋、存日修了、若事不得已者、於春日院轉七七、經周忌、則東

僧空海書酒人内公主遺言之状

僧空海賀護命僧正八十詩之序文

中継者護命弟子

大寺所有田宅林牧等類、班充三箇親王及眷養僧
仁主、自外隨労分給家司僕孺等而已、甲戌、奉幣貴
布禰社、丹生河上雨師社、但雨師神副以白毛御馬、
為停雨也○九月、癸未、地震、辛卯、宴於内裡、諸司並
諸衛府並有献物、賜禄、甲午、幸神泉苑、召文人賜禄、
己亥、御武徳殿、覧信乃國御馬、僧空海代僧中継賀
元興寺護命僧正大師八十作詩、其序云、大師壽則
隣李耳現生之壽、齢則及釋尊示終之年○冬十月、
丁未、御武徳殿、覧甲斐國御馬、丙辰、幸泥濘池、羅獵
水鳥、御紫野院、山城國献物、日暮、雅樂寮奏音聲、侍



上村主萬女節行

文部若刀自賣産三男

藤原金雄殺妾處流

從並狩長五位、及院預山城國掾已上賜禄、乙丑、甲
斐國人節婦上村主萬女叙位二級、終身免戸田租、
萬女年十五、嫁小長谷直浄足、生三男一女、太和大同
三年、浄足死、太自爾以後、禮敬虚靈、猶事如在、村里
稱之、甲戌、幸栗前野遊獵、親王已下、四位已上賜御
被、五位已下、及山城國掾已上賜御衣、山城國献物、
又右大臣献物○十一月、丁丑朔、日有蝕之、甲申、綿
一萬五百屯、施捨諸大寺衆僧、丙戌、佐渡國人文部
若刀自賣産三男、給正税三百束、乳母一人、三箇年
粮料、丁亥、藤原朝臣金雄降死罪一等、處之遠流、殺

春原五百枝逝

橘浄野卒

天長七年

妾飛鳥戸造福刀自賣故也○十二月、乙丑、参議正
三位春原五百枝逝、年七十、散位從四位上橘浄野卒、年八十、庚午、天皇幸賀茂河、修禊事也、禊畢、賜禄、癸酉、
武蔵國空地二百五十町、為西院勅旨田、
庚戌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停朝賀、雨也、丁丑、御大極
殿、受賀、左兵衛督清原真人長谷奏、治部卿從四位
上源信等所奏阿波國景雲、並越前國木連理等瑞、
奏畢、還宮、御紫宸殿、宴侍臣、賜御被、戊寅、群臣拜賀
皇后、宴賜衣被、又賀皇太子、宴賞如常、己卯、天皇御
紫宸殿、皇太子献御杖、庚辰、皇后謁冷泉院、為賀正



出羽国大地震

藤原衛貶

也、壬午、正四位下藤原綱継叙從三位、丁亥、從四位
下文室秋津任参議、辛卯、御紫宸殿、賜宴、奏踏歌、戊
戌、近江國荒廢田三十七町八段、空閑地二十町五
段、賜典藥寮、庚子、天皇幸鴨川禊之、癸卯、出羽國驛
傳奏云、今月三日、辰時大地震動、如雷、城郭官舎四
天王寺、丈六佛像四王等、皆悉顛倒、城内屋仆、撃死
百姓十五人、支體折損之類一百餘人、地之割辟甚
多、大河涸盡、流細如溝、葛原親王為常陸大守、藤原
衛為式部少輔、見有不法、必評論之、不避貴戚、天皇
甚器之、大内記小野篁為藏人○二月、乙卯、山城國

大和国女孺當刀自女預淂選

水田五段、陸田一段二百歩、賜春宮坊。丙辰、武藏國空閑地二百二十町為勅旨田、入正税一萬束、充開發料。丁巳、授正四位下百濟王慶命從三位。癸亥、攝津國米五百斛、充閏生蔦勅旨田料。甲子、下野國空閑地四百町為勅旨田。○三月、乙酉、巡察使奏、攝津國桑稲二萬八千二百束、充開河邊郡勅旨田料。近江國稲二千束、越前國稲一千二百束、充基貞親王家。讃岐永直為明法博士。僧延祥於大極殿講最勝王經。○夏四月、甲辰朔、授萬多親王二品。大和國女孺多米宿禰當刀自女預淂選。乙巳、御大極殿覧出



出羽国献五種神宝

小野岑守逝

萬多親王薨

救賑出羽国地震害

雲國國造所献五種神寶兼所出雜物。戊申、阿波國水田一十町二段、混雜陸田、班民口分田、埋處岸高、無便導水也。乙卯、天皇幸鴨川禊之、御紫野院、釣臺觀遊魚、神祇官官主已上賜祿有差。壬戌、參議從四位上小野朝臣岑守逝。年五十三。甲子、二品萬多親王薨。桓武天皇第五皇子、母中務大輔藤原鷲取女也。詔贈一品。年四十三。戊辰、詔曰、如聞出羽國地震為災、免當年租調、開倉廩賑之、壓亾之倫、早從葬埋。己巳、太宰管内、及陸與出羽國疫癘流行、夭死稍多、令五畿内七道諸國簡精進僧二十已下、各於國分寺三箇日、

藤原三成卒、一朝能琴之士也

百済王忠宗卒

轉讀金剛般若經、以除不祥。已事之間、殺生禁斷。庚午、出雲國正税稲五百束、給采女神門臣冨継。癸酉、御武徳殿、覧競馬。春宮亮從四位下藤原朝臣三成卒。一朝能琴之士也。世皆惜之、謂入琴已往、誰復継之。年四十一。○五月、己卯、屈百僧於大極殿、轉大般若經。七日、為除地震及疫癘之災也。辛卯、從四位上百濟王忠宗卒。年六十四。乙未、長門國嶋一處為勅旨嶋。但其内之公私田地、公驗闕不在此例。參議南淵弘貞兼刑部卿、參議藤原吉野遷春宮大夫。右兵衛督如故。參議藤原愛發兼式部大輔、藏人頭藤原浄本叙從三位、



春宮善縄擢第

此職者斥内記

伊予国風早直益吉女貞節

真、真跡也、謂佛至誠

大學頭藤原良房為春宮亮。春澄善繩擢第。今年對策、詞義甚高、式部省詳覆之、丙第。時内記闕、帝本自重士、選擇此職、以俟善繩。○六月、甲辰朔、參議真世王任中納言、叙從三位。三原春上兼相模守、從四位上藤原愛發叙正四位下。二品葛原親王為式部卿。辛亥、女孺伊勢國人村主宮道、遠江國人小長直縵並補采女。乙丑、節婦伊與國人風早直益吉女叙位二階、終身免其戸田租。益吉女夫死後、哭慕不止、落飾歸真、節操難奪。所以叙之位階、用旌貞潔也。丁卯、從三位百濟王慶命位封之外、特給封五十烟。從四位下源常叙從四位上、尋補兵部卿、讃岐

良岑安世逝　善音樂

官符

永直為右少史、春澄善繩及茅尋補少内記、文路栄之尋轉大内記。○秋七月癸酉朔戊寅、大納言正三位良岑安世逝、贈從二位。太上天皇製挽歌二篇。補任云、己卯、贈正二位、年四十六。世稱青海波者、本朝舞樂之秘曲、安世之所作也。壬午、御覧大宰府例進染綾、賜五位已上當色。癸未、太政官符、應充八幡彌勒寺講讀師法眼布施事、右別當觀音寺講讀師傳燈法師位光豊、彌勒寺講讀師傳燈大法師位光慧牒偁、件寺元無置講讀師、依太政官去年二月一日、三月十日兩度符、始被補任、望請正月並安居等法眼布施準諸國例、始從當年以大神封物



被充行者、左近衛大將從三位兼守大納言行民部卿清原夏野宣、奉勅依請。同日官符、應割神封仕丁充八幡彌勒寺事、右別當觀音寺講師傳燈大法師位光豊、彌勒寺講師傳燈大法師位光慧等牒偁、件寺元来不有駈仕、荆棘滿庭、無人掃除、况復風雷猛烈、誰以防護、今有神封仕丁二十四人、望請割彼六人永充駈使、左近衛大將從三位兼守大納言行民部卿清原真人夏野宣、奉勅依請。甲申、遣使十八寺、令讀經奉幣五畿七道諸國名神、為攘灾也。丙戌、賑給長門國民、救災損也。戊子、幸神泉苑、覧相撲。申刻

神火雲内裏

官符

雷南、酉刻霹靂内裏西北角、曹司左右近衛乘御馬馳入内裏、撲滅神火。戌刻雷聲乃止、即帝還宮、見参諸司官人已上、衛門門部已上賜禄、不覧相撲、依霹靂也。己丑、太政官符、應試度八幡彌勒寺年分者事、右別當觀音寺講師傳燈大法師位光豊、彌勒寺講師傳燈大法師位光惠等牒偁、護宗廟鎮社稷、大神之威無二、助神靈增威勢、大学之德最一、是以聖朝建立彌勒寺、度年分一人、以酬彼神靈、理須簡智行者、羯磨剃頭講師授戒、而兼前司不經試練、任情度補、法會之庭、法用有闕、轉經之日、經文訛雜、徒免課



藤原浄本卒

聖躰乖和

越階、謂不叙從四位上也

役、不曾住持、聖願既闕、神威何有、望請簡住神山者、彌勒寺經三年已上、六時行道、心行已定者、講師官司共試讀經、然後度補者。左近衛大將從三位兼行守大納言行民部卿清原夏野宣、奉勅依請。辛卯、右大臣藤原緒嗣上表、詔報不許。大藏卿從三位藤原浄本逝、年六十一。丙申、奉幣伊勢大神、聖體乖和也。○八月乙巳、四品仲野親王為太宰帥、中納言真世王兼中務卿、南淵弘貞任右兵衛督、藤原愛發兼左大辨、三原春上任式部大輔、文室秋津兼右大辨、從四位下藤原吉野叙正四位下、越階、兼右大將、春宮大夫如故。戊

真野王上芝草

正寢、路寢、皆前殿也

犬登栖鳳樓而吠

始於薬師寺講最勝王経

申、置兵部省扶省掌二人。乙卯、内豎真野王上芝草一茎。丙辰、右諸衛府献相撲輸物、群臣陪賞、極歡而罷。丁卯、皇后詣冷然院、奉賀新造寢殿、兼献珍羞。戊辰、皇后還宮。齋女王為参伊勢大神宮、禊賀茂川。供奉諸司賜禄。庚午、犬登栖鳳樓而吠。辛未、大祓於建禮門・南庭、為齋女王参伊勢大神宮也。左衛門督清原長谷兼按察使、刑部少輔藤原常嗣補藏人頭、源弘叙従四位上、任宮内卿、式部少輔藤原貞守兼右少辨。楓麻呂曾孫、園人孫、諸貞一男。始於薬師寺講最勝王経、依僧仲継所請、而有之。国史並紀畧云、今年九月、其後毎年三月七日、七箇日設此會、源氏若氏人行之。○



掖庭、後宮也

天武天皇居飛鳥清見原宮

屈宿徳、招宿徳僧也

九月、乙亥、於建禮門前大祓、依掖庭犬死也。丁丑、天皇御大極殿、奉幣伊勢大神、依齋女王参入也。庚辰、内裏召文人、令献詩、賜文人已上禄。乙酉、令薬師寺毎年設最勝王経之會。中納言従三位兼行中務卿真世王奏、俾此寺淨御原天皇為皇后、而所建立也。皇后、近江帝之女、柔範克暢、毗賛天倫。皇帝嘉寵、建斯仁祠、而創基未完、宮車晏駕。皇后含悲、帰佛、終成寶刹。今所入封物田地、支用有餘、学衆繊多、説法猶少。夫大雄慈悲、非信而不應、至理澹泊、不銓而難知。請毎年開設齋筵、屈宿徳、演説尊経、決擇奥義、使以

覚風、佛法也

三光、日月星

五岳、五高山、王者巡狩所至

在播磨國賀茂郡水田七十町、充其供料、扇覚風以薦先靈、飛慈雲而増聖壽、三光縦沈、恵炬無滅、五岳如礪、梵聲不止。諸國講読、就此試定、立為恒例。詔許之。壬辰、天皇幸大納言清原真人夏野新造山莊、擇詞客三十人賦詩、應製也。賜侍従及文人禄、授主人室無位葛井宿禰庭子、第二男瀧雄従五位下。癸巳、御武徳殿、覧信乃御馬。擢大納言清原夏野轉正三位。左大将兼民部卿如故、補任云九月十一日。○冬十月、乙巳、幸北野、参議左近衛中将文室朝臣秋津献物、御紫野院、侍臣及院、侍臣及院頭、山城國掾已上賜禄。丁未、大納言正三



藤原三守奉進新式奏状

大戴礼曰、法、御人之銜勒也

位兼行弾正尹臣藤原朝臣三守等言、臣聞、劉安有云、法者天下之準縄、而人主之度量。信哉斯言也。然則通三建極之后、淂一居貞之居、莫不敷徳禮以宣規、設法令而裁化。世軽世重、或沿或革、御勒人倫、隄防品彙者也。臣竊案、昔我文武天皇大寶元年、甫制律令、施行天下、沮勧既甄、彝倫式序。但律令之典、上擧本綱、至於體履相須、式條猶缺。論之政術、固有未周。所以先朝延暦年中、降綸言於卿相、揮折簡於英髦、厥後時年漸遷、舊例屢改、討論取捨、動歴年所。至於弘仁、乃以絶筆。於是分量群宮、更令摘讀、欲成之不日

鈆槧共刻板也、如今銅木等板
雌雉集建春門北垣欄中

而歲月其除、伏惟皇帝陛下、德参不諱、道契無為、應十載而撰、壞區撫萬物而納壽域、所謂天地交泰、禎謫咸臻、功成作樂之時、治定制禮之日也、臣等元與左大臣贈正一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冬嗣、正三位中納言藤原葛野麻呂、參議從三位行近江守秋篠安人、参議從四位下橘常主等四臣、共禀裡詔、忝預編修、爾来四臣相尋薨卒、其存者唯臣等兩人而已、惟夫鈆槧已下、研覈惟究、謹詣闕奉進、伏望宣布中外、盡使遵行、制可（補任云、三守奉綸旨、与群卿共撰格十巻、大宝以来弘仁十年雜格、又編諸司所行諸事、以為新式）戊申、一山鳩飛入永明門西廊、庚



幸北野猟
藤原真夏逝
頒行諸官省格式
官符

戌、一雌雉来集左衛門陣、建春門以北垣欄中、衛士射而獲、大舎人頭平高棟為大蔵卿、己未、山階寺僧智興造建陸奥信夫郡寺一區、名菩提寺、預定額寺例、庚申、右諸衛府奏競馬直物、賜禄有差、丁卯、幸北野、猟鶉雉、拂水鳥、便幸嵯峨院、賜五位已上衣被、乙丑、宮城内、御井町内、南方半町、給中務省厨地、○十一月、乙亥、地震、庚辰、散位從三位藤原真夏逝（年五十七）丁亥、頒行神祇、八省、弾正、左右京、春宮、勘解由、六衛、左右兵庫格式、太政官符、應補五畿内並志摩伊豆飛弾佐渡隠岐淡路等國博士醫師事、右被左近衛

垂帷之操、言潔修士、穿壁之労、言勤学士也
如在者親如在也

大將從三位兼守大納言行民部卿清原夏野宣偁、奉勅、大學典藥生等、年三十一以上不耐遂業者、自今以後、課試自讀、補上件十一箇國博士醫師、庶激垂帷之操、勵穿壁之労、但三十歲以下不在此限、辛卯、天皇御神嘉殿、以申如在、壬辰、宴三位已上於内裏、賜禄、乙未、幸栗前野、山城國献物、賜陪從親王已下、六位及山城國掾已上禄有差、丁酉、備前國空閑地五十町為勅旨田、春宮亮藤原良房兼越中權守、賑給伯耆國飢民、庚子、基良親王加元服、弄諷至導、帝命侍臣琴歌、賜親王衣被、大納言藤原三守御衣、



石川阿主卒
文室弟直卒
解除、祓也

○十二月、辛丑、神今食、御神嘉殿、拂曉還宮、壬寅、准明經博士、賜講醫經博士料、乙巳、備前國穀四百五十斛、為横串勅旨田料、丙辰、幸芹川野、山城國献物、親王以下、國掾以上賜禄、庚申、鳳輦臨建禮門、分幣諸陵、丁卯、正四位上武蔵守石川阿主卒（年七十）○閏月、壬申、幸北野、便幸大納言清原真人夏野雙岡宅、主人率親屬拜舞、侍臣以下、山城國掾以上賜禄、戊子、從四位下文室弟直卒（年六十一）甲午、請僧五口、奉讀金剛般若經、兼令神祇官解除、謝物恠也、丙申、授正五位下興原敏久正五位上、以作格式之功也、藤原

良房任加賀守、太政官謹奏、増加出羽國官員事、大少目各二員、元員一人、今加一人、史生四員、元員三人、今加一人、右彼國守従五位上勲六等小野宗成等解偁、此國頃年戸口増益、倉庫充實、稽于遂初、寔為殷繁、人雄勝秋田等城及國府、戎卒未息、關門猶閉、配此數處國司少員、方今雖干戈不動、邊城静謐、而豺狼野心、不可不慎、望請准人數増加官員者、聖人垂教、沿革在於適時、元后臨民、法令貴於便物、然則雖設職合官、既煥乎舊典、而權宜改易、事帰乎財成、臣等商量所定、如右、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是年左近將監藤原



藤原春津風姿美麗

天皇与僧道昌問答

天長八年

春津遷皇太后宮大進、諸嗣二子也、風姿美麗、清警寛雅、式部大丞豊前王為諸陵助、内藥佐出雲峯嗣為侍醫、名僧道昌為佛名懺悔導師、問曰、君臣士庶庖厨之罪孰重、道昌奏言、王重臣輕、左右恐懼、謂道昌年壮不知禁忌妄言耳、天皇默然、既而曰、帝王罪重如何、道昌又奏曰、貧道竊見供御者、庖人撃鮮數十、以充一膳、所羞少而所殺多、王者之罪不重乎、臣庶以山澤有禁、故不能恣取、縦雖有獲、只拄口腹而已、其罪惟軽、天皇嘉之、乃寛厲禁、減厨供、

辛亥八年、春正月、庚子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辛丑、群臣拜賀皇后宮、賜禄、次拜賀東宮、賜禄、壬寅、皇后謁冷然院、終日雨雪、癸卯、皇后還宮、天皇御豊樂院、授位、丙午、常陸太守葛原親王叙一品、従三位清原夏野叙正三位、正四位下南淵弘貞叙従三位、従三位紀百継叙正三位、従四位上源常叙従三位、従四位下三原春上、文室秋津並叙従四位上、壬子、曲宴仁壽殿、参議以上預焉、賜禄、乙卯、御紫宸殿、覧踏歌、皇太子侍焉、賜侍従已上禄、丙辰、親王以下参議以上、於武徳殿閲諸衛府射禮、五位以上不射、羞御藥也、壬戌、任官、三品明日香親王為上野大守、菅原



依物恠卜筮於内裡

清公叙正四位下、勘解由次官藤原常嗣叙従四位下、轉長官、民部大輔笠梁麻呂叙従四位下、少内記春澄善縄為大内記、兼播磨少掾、良岑木連叙従五位下、任下野介、安世之一男、文室海田麻呂叙従五位下、為紀伊守、大原王之子、○二月、名卜徒及陰陽寮、於内裡卜筮殿庭、敘位下物恠故也、主計助従六位下山上朝臣國守、太政官左史生従七位下豊井連安智、従八位上栗田忌寸豊長、右史生従八位上錦部勝麻呂、四人叙一階、直造格式所也、丙子、御紫宸殿、源朝臣定加元服、冷泉院為主人也、百濟氏大夫等相共

新築山城國香達池
澍雨時雨生萬物也

献物雅樂寮奏音聲次侍従以上賜禄勅授百濟王
慶命従五位下戊寅新築山城國綴喜郡香達池百
姓所頼也甲申通取他氏二十人補造酒司名負酒
部闕見直少數供事多闕也乙酉天皇於掖庭曲宴
翫殿前櫻花也后宮辨設珍物皇太子已下源氏大
夫已上得陪殿上特喚文人令賦櫻花忌杯無筭群
臣飽醉賜禄有差后宮屬以上亦賜御衣授大進正
六位上藤原春津従五位下無位橘園子従五位下
丁亥幸水成野申時澍雨俄頃而晴多獲鶉雉壬辰
雜色一十人充織部司以支雜事也吉田書主為左



高根真家卒
藤原世制卒
基子内親王甍
朔夜日蝕
藤原是雄卒

京亮○三月癸卯鑄錢司秩期一准諸國乙巳佛舍
利五百粒令太宰府觀音寺講師光豊安置彼府管
内國分寺及諸定額寺丙午丹波守高根真家卒年七
十六己酉従四位上藤原世制卒年五十三戊午無品基子
内親王甍太上天皇之皇女也○夏四月戊辰朔夜
日有蝕之有司豫不奏朝廷問其由曆博士外従五
位下刀岐直浄濱言陰陽寮避書云夜蝕不奏故豫
不奏參議従三位行刑部卿兼下野守南淵弘貞仰
陰陽寮云國家急務何待明朝雖當夜蝕不可不奏
壬申従五位上春宮亮藤原是雄卒真夏之子丁丑幸南

橡櫟實也
染色名

池命文人令賦夏日松竹侍従文人賜禄割近江國
分寺供料以為延暦寺僧二十四口之供養天台之
宗年分度者受戒之後一十二年不聽出山四種三
昧令得修練之故也乙酉鴨祭左右馬寮有缺仍仰
親王公卿等並西門人馬用之戊子太政官符應定
造大輪田泊使遷替年限事右被大納言正三位兼
行左近衛大将民部卿清原夏野宣偁奉勅件使一
任永用既倦成功自今以後六年遷替功過灼然置
事褒貶其遷替之日宜責解由己丑太政官符民部
省應貢調緋絁三十尺相模橡縮事右被大納言正



秦飯持女産三男
禁斷紫色
基良親王甍

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将民部卿清原夏野宣偁奉勅
諸國所貢調物緋多橡少至于充用或致闕乏宜越
前國調緋而換橡令貢者宜兼知依宣施行但復舊
之事待後符壬辰越前國人秦飯持女賜正税稻三
百束産三男也○五月庚申下野國田地四百町五
段為勅旨田庚辰大僧都空海嬰疾上表辞職六月勅答
寘露泫流忽辞眺號○六月丙子禁斷紫色減紫已上上借濫
也丁丑御中院有神今食事庚辰無品基良親王甍
太上皇之皇子也丙戌内裡有物恠仍遣使告柏原
山陵又告右作山陵有詔壬辰居二十二口僧分於柏

召大学博士以下令問毛詩義

召刈田種継等令論三傳義

原石作両山陵読経防物恠也○秋七月源信清原長谷藤原常嗣並任参議春宮亮藤原助為蔵人頭辛亥御建禮門観相撲癸丑相撲人十人令奏冷然院○八月丙寅朔天皇御紫宸殿兵部卿源常宮内卿源弘等殊等引接時降恩叙群臣具酔命治部卿源信弾琴侍臣亦奏唱歌見参五位已上賜禄有差戊辰召大学博士以下令問毛詩義賜禄清原瀧雄為侍従乙亥天皇幸神泉苑召阿波守正五位下善道真貞主税頭従五位下安野真継直講刈田種継等令論義推真貞為座首論三傳義推真継為座首



山城国加置氷室

偈釋詩也

論三禮義右近衛府献物雅楽寮奏音楽侍臣具酔酉時還宮乙酉山城河内國各加置氷室三宇供御闕也○九月庚子任官参議三原春上兼弾正大弼式部大輔甲辰御紫宸殿召文人令賦詩為重陽節也賜禄大納言夏野自進撰韻奏天皇延暦寺求法弟子圓澄帰命大阿闍梨圓澄聞人得道則乍登覚位道遇人則乍布結界入道相得普利群生是故或投巌請半偈或断臂求一觀求法之義至矣妙哉太弘仁三年冬先師寂澄大徳為受大悲胎蔵金剛界両部大法灌頂法上表雖渡大唐不覚真言今於高雄寺空海阿闍梨受真言秘法等又呈大阿闍梨書云寂澄雖渡唐未学真言法今望大毘盧遮那及金剛頂法者依此誠請以其年十二月五日開灌頂道場與余弟子休明灌頂授水覚十八道真言而梵字真言受学猶闕即問和上云大法儀範幾月令得哉答云三年畢功欲日本期一夏若可経数年不若暫帰本居且遂本宗之事後日来学以四年正月為令受学真言以圓澄泰範栄等奉属大阿闍梨畢然恨以闕砕不遂本意朝夕顧思寝食不安又延暦末賜天台宗年分彼官符云一人学摩訶止観一人学大毘盧遮那経者



止観之旨盛於叡峯弘師資之道至于毘盧遮那之宗未得良匠文義之昧無人開示曼荼之行誰敢修行今望為遂先師本願受学両部大法流傳来東山擁護國伏乞大阿闍梨慈悲故垂印可弟子若受両部大法而従與本源年分為非器傳法則超法之羅如来必極永為無間之人遂無成学之證仰願三世如来十方大士諸天護法證明誓　與三十餘人弟子至心所請以下有闕文○冬十月丙寅長門國飢賑給丁卯攝津國田地九百八町墾開為勅旨田戊寅幸北野便御紫野院扈従親王已下賜酒有雅楽

全野女王卒

替齋內親王詔辭

皇子誕辰

從道從之挨也

官符

聚奏音聲。是夜頒賜侍從及院司、並山城國掾已上祿各有差。子夜還宮。庚寅、安藝國兩年田租不收、四淂六以七地磽薄年穀不登也。○十一月乙未朔、丙申、從四位下正躬王為侍從。甲辰、正四位下全野女王卒。○十二月雷電。壬申、替賀茂齋內親王。其辭曰、天皇我御命爾坐。掛畏皇大神爾申給波久、皇太神乃阿禮乎止女爾內親王齡毛老身乃安毛有。爾依氐、令退出留代爾時子女王乎卜食定氐、進狀乎參議左大辨正四位下藤原愛發乎差使氐、申給止波久申。並奉幣。癸酉為前賀茂齋內親王相替、祓于鴨川。甲戌、相



樂山陵令掃清讀經、為崇也。是日皇后誕皇子。庚辰、殺人從當麻旅子女於西市。決杖六十。癸巳、新誕皇子於冷泉院殤。太政官符、應左右防城使並侍從廚防鴨河葛野河兩所五位以下別當四年遷替兼責解由事。右太政官去天長元年六月十九日下民部省符偁、參議左大辨從四位上真世王奏狀偁、侍從廚防並鴨川葛野河兩所五位以下別當等永預其事、曾無交替。縱有闕損、何以拘誓之。公途理不可然。望請、自今以後、限三箇年、更相遷替、付領官物、即責解由。謹錄事狀伏聽天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奏者。

元旱為災

崇朝不終朝也

清原秋雄強弓

滋野貞主等撰秘府略

天長九年

中務省進七曜曆

今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民部卿清原真人夏野宣偁、奉勅三年之歷從事近從宜自今以後以四箇年為遷替期。左右防使同准之。是年亢旱為災。天皇深憂之、志幣諸神、祈請多端。皇后正子勸天皇錄囚從停作役、未及崇朝而雨。天皇愈敬愛焉。清原秋雄為內舍人、夏野子也。能射藝、好引強弓。人無能及者。讚岐永直為勘解由判官。侍醫出雲峯嗣為攝津大目。僧宗睿受戒就廣岡寺沙門義演學法相宗義。勅滋野貞主與諸儒撰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有一千卷。名秘府略。



壬子九年春正月乙未朔、御大極殿受朝賀。畢御紫宸殿。中務省進七曜曆。宮內省獻氷樣、例也。吉野國栖奏歌笛。但依新誕皇子薨不奏音樂。賜親王已下五位已上被。丙申、群臣拜賀皇后宮東宮、例也。辛丑、御豐樂院授位。從四位上源信叙正四位下。從四位下清原長谷叙從四位上。無位源定叙從三位。相撲推、掾攝岑繼叙從五位下。閑院女王宮叙從五位上。甲辰地震。乙巳任官。參議藤原吉野兼美作守。參議文室秋津兼武藏守。參議三原春上兼治部卿。參議藤原常嗣兼下野守。春宮學士滋野貞主兼下總守。

令僧正護命論義
藤原家雄卒

大學頭源明兼播磨守長岑高名為左女史戊申宸
勝會畢御紫宸殿請僧正護命等令論義施御被乙
卯天皇於清涼殿内宴献詩者十三人有御製賜祿
有差○二月乙丑任官美作守藤原吉野遷伊豫守
尾張國空閑地三十一町四段三百歩充刑部省○
三月乙未攝津國嶋上郡荒田並野地二百二十三
町寄安滿勅旨為墾田癸丑左兵衛督從四位上藤
原家雄卒年四十四己未任官從三位源定任美作守○
夏四月甲子鸞輿遷御本院為修大内也癸酉幸紫
野院御釣臺院司献物命陪從文人賦詩御製又成



雲林亭落成
讀經祈雨

賜祿有差新擇院名以為雲林亭丙子皇后幸雲林
亭觀農業之風賜扈從五位已上被六位以下及殖
田之男女等賜物癸未賑給和泉國飢民木工頭從
五位上多治比貞成等奏請改多治比三字為丹墀
兩字廣成子○五月甲午中納言已下參議已上會太
政官廳事任郡司少領已上丁未賑給近江國滋賀
淺井兩郡遭火災也失火太政官厨家北邉戊申天
皇避正寢請百僧於省院讀大般若經祈雨也又遣
使於練行僧所住之山讀經己酉勅去年秋稼不稔
諸國告飢今茲疫旱相仍人物夭折加以往年大災

曝露謂出行在外也
伴宿禰真臣卒
官符

民失所宜令五畿内七道諸國一七箇日轉讀經王
轉禍為福又奉讀大般若金剛般若經修善之間禁
制殺生庚戌八省院讀經祈雨不降衆僧曝露中庭
至心誓願午後微雨仰大和等四畿内國司每社充
幣料五色絁各一丈名香一両龍形料調布五段令
行雩事乙卯右兵衛督從四位下伴宿禰真臣卒年四
十九戊午賑給左右京病者庚申沒官書一千六百九
十三卷賜三品秀良親王六月參議藤原愛發兼左
兵衛督○秋七月太政官符應納雜色人贖銅事右
太政官去弘仁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刑部省符



拷笞治也

偁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
使藤原冬嗣宣雜色人贖物可令撿非違使催徴之
宣旨下彼使畢宜移之者今得使解偁使所行之事
非唯巡撿京中拷決犯盗臨時勘事觸類繁多又去
弘仁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宣旨偁撿非違使所掌
之本與彈正同臨時宣旨亦糺彈之者加以看督長
左右各二人差科非一無有暫暇令預徴贖物誰用
濟使事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
將民部卿清原夏野宣旨停隷撿非違使同亦實錄
申官隨即下知本貫令徴納壬子御八省院奉幣帛

林山主卒
喚博士等於神泉苑令論義
攝河兩國洪水
尾張國山口刀自賣產三男

伊勢太神宮防風雨也戊午從四位下林山主卒八年
十〇八月己巳幸神泉苑喚博士生徒等令論義賜
祿大納言藤原三守獻物已泱與臺己卯大雨大風
河内攝津國洪水汎溢堤防決壞僧空海與諸僧等
於金剛峯寺聊設萬燈萬華之會奉兩部曼荼羅四
種智印所期每年一度設斯事以答四恩刑部卿平
高棟為大藏卿〇九月丙申賑給攝津國逢洪水百
姓己亥尾張國言上海部郡人山口刀自賣給王稅
稻三百束產三男也美濃國空閑地二十四町一段為
勅旨田乙卯乘輿幸北野試鷹大獵雙岳及陶野幸



雲林院賜侍從已上祿有差依多氣齊宮遠離大神
宮每事無便卜定度會離宮以為齋宮〇冬十月壬
戌御宴侍臣於紫宸殿賜祿〇十一月庚寅從二位
藤原緒嗣任左大臣皇太子傅民部省等如故正三位清原夏野
任右大臣左大將如元乙未源常任中納言不經參議兵部
卿如元藤原愛發任中納言敘從三位左兵衛督如元藤原吉
野任權中納言敘從三位右大將春宮參議源信兼
左兵衛督參議三原春上兼治部卿參議文室秋津
兼左大辨參議藤原常嗣任右大辨從三位源定兼
治部卿侍從正躬王兼彈正大弼式部少丞小野篁

官符
官符

任太宰少貳太政官符中務民部大藏等省應賜番
上工衣服生絁事右被權中納言兼行右近衛大將
春宮權大夫藤原吉野宣奉勅偁内匠寮番匠等衣
服元来賜橡絁宜以此例給生絁者三省兼知依宣
施行太政官符應勘決坊令事右得右京職解偁謹
案令條坊令是職事之官若有愆過須據贖法而前
来之例屢經政張或彈正勘決或當職科罰今依太
政官去天長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符責過狀滿三度
則彈正移刑部令决自爾以来奔波勤事不遑寧處
雖然所管條中怠慢誰絶何者有勢之家不遵催課



無主之地經年不掃巡撿之責靡日不臻方今進其
過狀三度已滿罪非自犯更罰市獄令令吏等或稱
病不上或逃去未歸因茲京坊逾蕪道橋不修有職
無人何以懲肅夫直决之科自昔不免但送省令决
事乖穩便望請停送刑部依太政官去弘仁十年十
一月五日符職司勘决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左京
職亦准此〇十二月甲子皇后移御后宮職東院當
誕月也詔曰王氏者乃止於五世資蔭不過六世典
制斯在比来漫久壬午無品春日内親王薨桓武天皇之皇
子也是年皇女忠子賜姓朝臣姓諸陵助豊前王任大

春日内親王薨

率分事
天長十年

宰大監南淵年名補文章生年二十六永河一男延暦寺座主義真為維摩講師天台僧徒預此會真為始官符有率分事率分者分數也旧吏交替欠国以公廨十分之填之謂之捨率分癸丑十年春正月己丑朔停朝賀雨也庚寅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午時乗輿還宮御紫宸殿宴親王以下侍従以上賜御被也乙未宴會豊楽殿授四品仲野親王三品賜禄有差但馬守橘氏公叙従三位従四位上三原春上叙正四位下己亥参議南淵弘貞兼信濃守南淵年名任少内記藤原冨士麻呂為右近衛権将監庚子於仁壽殿内宴大臣已下参議已



屈僧正等於紫宸殿令論義
紀朝臣唯麻呂卒
真世王源常等侍殿上讀新撰令
夏野進令義解序

上及左右近衛少将已上預焉賜禄有差壬寅御紫宸殿屈延暦寺僧圓澄及僧正已下威儀師已上論義施御被乙巳御建禮門觀射丁未出雲守正四位下紀朝臣唯麻呂卒年七十九〇二月戊午朔庚午賑給淡路國飢民辛未令加賀國圖畫先聖先師像二條壬申右大臣清原夏野中納言真世王源常藤原吉野参議南淵弘貞文室秋津藤原常嗣侍殿上披讀新撰令釋疑義起請是日夏野奉勅進令義解序云臣夏野等言臣聞春生秋殺刑名與天地俱興陰慘陽舒法令共風霜並用犯之必傷蠛蛭有爛蛾之危

寝縄謂直身而卧也
古上刑赭衣不純
鄭子産鑄刑書於鼎
秦時赭衣塞路群盗淵山
虞舜五讓天下周公一沐三握

網之不漏蛛絲設黐蟲之禍昔寝縄以往不厳之教易從畫服而来有恥之心難格降周三典暫増其流大漢九章逾分其派雖復盈車溢閣半市之姦不勝鑄鼎銘鐘淵山之弊已甚降及澆季煩濫益彰上任喜怒下用愛憎朝成夕毀章條費刀筆之辭冒軽貧重憲法帰賄貨之家厳科所枉斂戟謝其銛利軽比所假君父懲其温育故令出不行不如无法教之不明是為欒刑伏惟皇帝陛下道高五譲勤劇三握類金玉而垂法布甲乙而施令葉春竹於齊刑銷秋荼於秦律孔章望斗之郊無復寃牢之氣黄神脱措之



地唯看香楓之林猶慮法令制作文約旨廣先儒訓註案撥非一或専守家素或固拘偏見不肯由一孔之中争欲出二門之表遂至同聴之獄生死相半連案之断出入異科念此辨正深切神襟爰使臣等集數家之雜説舉一法之定準臣謹與参議従三位行刑部卿兼信乃守臣南淵朝臣弘貞参議従四位下守右大辨兼行下野守臣藤原朝臣常嗣正四位下行左京大夫兼文章博士臣菅原朝臣清公従四位下行勘解由長官臣藤原朝臣雄敏従四位下行刑部大輔兼伊與守臣藤原朝臣衛正五位上行大判

漢于定国決獄平、位至丞相
有巣上古聖主
大壮重離易卦名

事臣興原宿禰敏久、正五位下行阿波守臣宮道宿禰真貞、太宰少貳従五位下臣小野朝臣篁、従六位下行左少史兼明法博士勘解由判官臣讃岐公永、直従八位上守判事少属臣川枯首勝成、明法得業生大初位下漢部松長等、輒應明詔、辨論執議、陳家古壁之文、探而無遺、于氏高門之法、訪而必盡、其善者従之、不以人棄言、其迂者略之、諸不以名取實、一加一減、悉依法曹之舊言、乃筆乃削、非是臣等之新情、猶有五斂難名、両壁易似、必禀皇明、長質疑滞、有巣在昔、大壮成其棟宇、綱罟猶秘、重離照其佃漁、今乃



皐、皐陶、舜時為士師
荀勗與賈充共定律令
茅野王卒
清原夏野等校内裏式序文

成之聖日、取諸不遠、臣等遠愧皐虞、近慙荀賈、牽拙歴稔、僶俛甫畢、分為一十巻、名曰令義解、凡其篇目條類、具列于左也、淺深水道、共宗於靈海、小大公行、同帰於天府、謹序、此序小野篁所撰也 乙亥、散位頭従四位下茅野王卒、贈従二位、年六十二 丙子、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将臣清原夏野、権中納言兼行右近衛大将従三位行春宮大夫臣藤原吉野、従四位下行右近衛少将兼備前権守臣紀長江、従五位下行大内記臣春澄善縄、奉勅校正内裏式、其序云、内裏式雖指曉之蜀往、日既定而折旋之儀、頃年頗華、或有

正良親王即位
恒良親王為皇太子

節會供張、出入門闈、徒記舊時、未看新變者、聖上鑒其蹐雜、期其倫通、斟酌随宜、取捨先斷、廼詔臣等四人、令綴緝焉、謹禀裏旨、詳加増損、削謬補脱、繕寫甫就、辛巳、天皇還御西院、為譲位也、乙酉、天皇於淳和院譲位于皇太子、詔曰、皇太子正良親王賢明夙彰、仁孝兼厚、故授寶位、是夕、太子抗表辞位、文繁不載 天皇不聴、太子重抗表陳請、亦不聴、於是太子乃命車駕、拝謁嵯峨太上天皇及太皇后宮於冷然院、遂御東宮、雖未即位、時称今上、丁亥、今上立恒貞親王為皇太子、淳和帝第二皇 以参議文室秋津為春宮大夫、藤原貞守為亮、子



先後両太上天皇立

淳和太上皇遣権中納言藤原吉野奉書、令上辞立皇太子、不許、従五位下藤原良房為左近衛権少将、加賀守如故、侍従従五位上藤原長良為左兵衛権佐、○三月戊子朔、日有蝕之、今上縁淳和太上皇辞立太子、有詔、答太上皇、重又奉書、請易太子、不許、而還其書、己丑、上尊號為太上天皇、淳和帝 皇后為皇太后、正子、時称嵯峨帝為先太上天皇、称淳和帝為後太上天皇 是日、以正五位下賀茂岑子、従五位下大和館子、並為掌侍、外従五位下海直家継為掌膳、辛卯、御大極殿、奉幣伊勢大神宮、為應即位也、壬辰、頒遣中納言藤原愛發、権中納

仁明天皇即位

言藤原吉野、曰幡守高枝王、式部大輔安倍吉人等於柏原長岡二山陵、豫告可即位之状、癸巳、天皇即位於大極殿、授四品阿保親王、賀陽親王並三品、従二位藤原緒嗣正二位、正三位清原夏野、藤原三守並従二位、従三位源常、藤原吉野並正三位、正四位下源信従三位、無位正行王従四位下、従五位下岡屋王従五位上、正四位下小野野主正四位上、従四位下安倍吉人正四位下、従四位下藤原文山、橘弟氏従四位上、正五位下伴友足従四位下、従五位上滋野貞主正五位上、従五位上甘南備高継、伴宅麻



他田継道、真髪部福益、行恵賜出身

呂、伴氏上、橘氏人、橘永名従五位下藤原助並正五位下、従五位下伴清臣、安野真継、佐伯春海並従五位上、正六位上良岑高行、藤原勢多雄、藤原高仁、藤原冨士麿、藤原宗吉、清岑門継、飯高今雄並従五位下、正六位上山邊岑麿外従五位下、是日授三品有智子内親王二品、甲午、天皇遷自東宮、權御松本院、遣使解関門警固、乙未、天皇始臨朝、左大臣正二位藤原緒嗣上表請辞官職、不許、丙申、肥後國葦北郡少領外従八位上他田継道、叙三階、同郡日下真髪部福益賜出身、為以各輸私物済飢民也、以三品秀

皇太子幼冲、其容儀禮數可觀

良親王為中務卿、中納言真世王兼弾正尹、大納言藤原三守兼皇太子傅、庚子、以丹墀諸貞為右少辨、滋野貞主為内藏頭、小野篁春澄善繩並為東宮学士、（善繩所帯大内記如故）辛丑、左大臣緒嗣上表、請減職封五百戸、不聽、乙巳、天皇御紫宸殿、皇太子始朝覲拜舞、昇殿、東宮采女羞饌、未及下箸、勅賜御衣、受之拜舞、早退、以當日須拜謁兩太上天皇也、于時皇太子春秋九齡矣、而其容儀禮數如老成人、賜学士及坊官進以上、並乳母衣被各有差、又以商布五千段賜児參五位以上各有差、皇太子及坊官亦預焉、己酉、卜



定大嘗會事、以近江國高嶋郡為悠紀、備中國下道郡為主基、辛亥、真世王兼中務卿、秀良親王為弾正尹、従三位橘氏公為右近衛大将、（補任云、非参議兼大将、依帝外舅也）藤原助為右近衛權中将、長田王為伊勢守、藤原貞雄為甲斐守、宮内卿源弘為信乃守、癸丑、以久子内親王為伊勢齋宮、高子内親王為賀茂齋、乙卯、詔曰、朕外祖父従三位橘朝臣、外祖母従三位田口氏、並追贈正一位、勅山城國相樂郡持山墓、河内國交野郡小山墓、並宜置守塚一烟、丁巳、授正五位下橘井子従四位、

新羅金禮真等投化

○夏四月庚申、隕霜。壬戌、遣従四位下伊豫権守和氣真綱、奉御劔幣帛於八幡大菩薩宮及香椎廟、告新即位也。乙丑、投化新羅人金禮真等男女十人、貫附左京五條。丁丑、授常陸國鹿嶋大神祝外従八位上勲八等中臣鹿嶋連川上外従五位下。詔曰、嵯峨院者、先太上天皇光臨之地、近壊之戸、豈無優恤。宜山城國葛野郡貧民借貸未入者、及雜賦未進等、特免之。勅曰、大長元年有詔、廃五月五日節、為隣近皇太后昇遐之日也。但事在練武、不可闕如。所以改用四月二十七日。至是太政官論奏、停彼権制、仍舊宜



皇太子始讀孝經

曠遠人烟稀少而路遠也

也。許之。庚辰、奉授伊勢國従五位下多度大神正五位下。皇太子始讀孝經。参議已上會集東宮、有宴焉。壬午、出雲國司率國造出雲豊持等、奏神壽、並献白馬一疋、生雉一翼、高机四前、倉代物五十荷。天皇御大極殿、受其神壽、授國造豊持外従五位下。○五月丁亥朔、以右少辨丹墀真人清貞為左少辨、勘解由次官藤原諸成為右少辨、従五位下藤原大津為散位頭。丁酉、武藏國言、管内曠遠、行路多難、公私行旅、飢病者衆。仍於多磨入間両郡界、置悲田處、建屋五宇。許之。勅、相撲之節、非啻娯遊、簡練武力、最在此中。

令諸國貢膂力人

五月著襖子

凜寒故也

皇子殤

禁断施作坑穽機槍

宜令越前加賀能登佐渡上野下野甲斐相模武藏上総下総安房等國、捜求膂力、入貢進。辛丑、北山玄雲靉靆、山頂不見、終日天寒、衆人多著襖子。辛亥、聖躬不豫。壬子、大和國言、頻年不登、例擧有闕。准弘仁十年官符、借國中冨人稲三萬八千束、将賑飢民。許之。甲寅、京師五畿内七道諸國並飢疫。詔曰、宜加賑給。太政官處分、課左右京戸、令輸檜柱一萬五千株、以充東西堀河杭料。乙卯、皇子年六歳者殤。為侍女滋氏所産育也。○六月丙辰朔。丁巳、禁断山城近江丹波等近都之山、施作坑穽機槍。壬戌、天皇不豫、公



僧仙樹奉加持聖躬

間、間日隔一日也

赦弘仁中坐事配流者

卿陪候殿上。西山苾蒭其名仙樹、以咒験稱、與僧都等俱奉加持聖躬也。分遣被七條綿七百屯於七寺、轉經薫修、以祈翌日之瘳。癸亥、勅引右大將従三位橘氏公、并前太宰大貳従四位上朝野鹿取於御床下、拝為参議。是日為聖體有間、使神祇伯大中臣淵魚奉幣於賀茂大神。又命天下諸國、修理神社寺塔。令諸國各請練行僧、大國二十人、上國拾七人、中國拾四人、下國拾人、三箇日内、晝轉金剛般若、夜修藥師悔過。其布施者三室、穀十斛、僧三斛。甲子、大赦天下。勅、去弘仁元年、坐事配流者、雖自陥朝憲、而久憔淪

佐伯王卒

越後國伊夜彦神有霊験

僧義真寂

官符

人物名称避帝諱

田邑親王動止端嚴

驕安倍清繼、百濟王鶯筌、故藤原仲成男等、並量從入近國、從五位下藤原貞本、殊放還京。乙丑、聖體平復。辛未、勅、罪人藤原永主、同山主・藤主等、天長二年、從日向國遷配豊前國、今移備前國、永野淨津元配越前國、伊勢安麻呂元配能登國、今並移若狭國。壬午、詔、奉授尾張國從三位熱田大神正三位、并納封十五戸。從五位上美能王賜清原真人姓、改名岑成。藤原諸成為太宰少貳。○秋七月、丙戌朔、傳燈大法師位泰善設文殊會、永為恒例。丁亥、散位從四位下佐伯王卒。正五位下水内王男。戊子、越後國蒲原郡伊夜比古



神預名神、以彼郡毎有旱疫、致雨救病也。己丑、延暦寺座主義真寂。年五十三。弟子為座主。辛卯、太政官符、應賑給法依例事、右撿案内、太政官去六月三日下五畿内七道諸國符、偁賑給飢民之料稲、大國十萬束、上國八萬束、中國六萬束、下國四萬束者、右大臣宣、雖隨國大小下知彼料、而賑給之法、非無恒例、宜給大男三束、中男大女二束、小男小女一束、若以少稲剩者、實録言上、人多稲少者、只盡府内。癸巳、天下諸國人民姓名、及郡郷山川等號、有觸諱者、皆令改易。乙未、第一親王田邑文德帝朝覲于時春秋纔是七歲、而動

赦弘仁中犯罪配流僧良勝泰山康信永繼等

有狐入内裏

有魚曆鳥集殿梁上

止端審、有若成人、觀者異之。辛丑、天皇幸神泉苑、觀相撲節。壬寅、御紫宸殿、令盡昨節之餘、將夕乃罷。是日、左馬寮史卒、將日奏板札、入自春華門北延政門、頓仆而死、太政官處分、在大和國廣瀬郡西安寺、宜令僧綱攝之。○閏月、乙卯朔、勅、至于秋序、洪水敗稼、大風害物、古來尚在、宜令天下諸國奉幣名神、豫為攘防、勿損年穀。壬午、霖雨渉旬不息、仍令大和山城二國介已上親奉幣帛於丹生川上雨師神、松尾、賀茂上下、及貴布禰社、以祈霽焉。癸未、勅、弘仁年中犯罪僧藥師寺良勝、被配多褹嶋、四大寺泰山隱岐國、



興福寺康信、石見國元興寺永繼、信濃國、今並特令還入京都。○八月、甲申朔、日有蝕之。丙戌、勅、穀倉院西南角地、東西各二十丈、南北各三十丈、宜為内藏寮染作之處。辛卯、叙從五位下藤原良房正五位下、和氣真綱為木工頭。癸巳、天皇謁覲先太上天皇及太皇太后於冷然院、賜扈從五位已上禄有差。是日太上皇幸姫大原全子・橘春子・阿保親王母氏葛井藤子並叙從五位下。乙未、有狐走入内裡、到清涼殿下、近衛等打殺之。丙申、天皇御紫宸殿、供常膳間、有魚曆鳥、飛入集殿梁上、羅得之。庚子、河内國人戸

貢松實御贄

南淵弘貞逝

主外從五位下御船氏主等、改本居貫附右京六條、攝津國人戸主外從五位下菅原梶吉等、貫附右京二條、戊申、先太上天皇御淳和院與後太上天皇遊讌、親王以下、咸萃於彼、命文人令賦詩、幽居山水之題、兩太上天皇俱有御製、以大藏省綿一萬屯、賜群臣祿、是日以從三位源定為參議、美作守如故、辛亥、飛驒國貢松實御贄、○九月、甲寅朔、辛酉、以在近江國栗本郡金勝山太菩提寺預定額寺、壬戌、是重陽節也、天皇御紫宸殿、宴侍從已上、令文人同賦秋風歌之題、宴訖賜祿、壬申、參議刑部卿從三位南淵弘



風早冨麻呂孝行

伊福部五百足等行惠叙位

貞逝、年五十七、戊寅、天皇幸栗栖野遊獵、右大臣清原夏野在御輿前、勅令着笠、便幸綿子池、令神祇少副大中臣礒守放所調養隼、拂水禽、仙輿臨覽而樂之、日暮還宮、賜扈從者祿、○冬十月、癸未朔、御紫宸殿、賜侍臣酒、辛卯、安藝國言、賀茂郡人風早冨麻呂德行懿美、孝養自厚、父母歿後、口絕五味、哀慕之情、無暫忘時、勅叙三階、免戸田租、又言、力田佐伯郡人伊福部五百足、同姓豊公、若櫻部継常等、耕作田、各三十町已上、貯積之稲、亦各四萬束已上、並立性寬厚、周施困乏、往還粮絕、風雨寄宿之輩、皆得賴焉、詔各

車駕行羽儀、又導謂之鹵簿、仙蹕天子之行道也

僧圓澄寂

叙一階、辛丑、為大嘗會、將修禊事、行幸賀茂河、鹵簿之儀、具如式文、皇太子先在禊處、及聞蹕聲、出幄而立迎謁、天皇禊事畢、御直相幄、賜扈從五位已上大官饌焉、三四盃後、賜五位及神祇官長上以上、山城國司、并非侍從着當色者祿、各有差、壬寅、延曆寺座主僧傳燈大法師位圓澄寂、年六十二、天台座主記云、承和元年、圓澄任座主、在任三年死、年六十六、元亨釋書云、天長十年任座主、承和四年死、年六十六、未知孰是、乙巳、山城國綴喜郡空閑地五町、賜中納言源常、丁未、以神祇伯大中臣淵魚兼攝津守、戊申、緣景雲之年、八幡大菩薩所告、至天長年中、仰太宰府寫得一切經



禋祀之禮表

連理即連理木、瑞木也

至是使安置彌勒寺、今更復令寫一通置之神護寺、○十一月、癸丑、參議從四位上朝野鹿取為式部大輔、參議源定為治部卿、左少將藤原良房為權中將、丙辰、雷電良久、庚申、為行大嘗會事、奉伊勢大神宮幣帛、辛丑雷電、癸亥、天皇御八省院、脩禋祀之禮、戊辰、御豊樂院、終日宴樂、悠紀主基共立標、其標悠紀則山上載梧桐、兩鳳集其上、從其樹中起五雲、雲上懸悠紀近江四字、其上有日像、日上有半月像、其山前有天老及麒麟像、其後有連理呉竹、主基則慶山之上栽恒春樹、樹上泛五色卿雲、雲上有霞、霞中掛主基備

中四字且其山上有西王母献畫地圖及偷王母仙
桃童子鸞鳳麒麟等像其下鶴立矣於是悠紀標忽
被風吹折工人扶持乃與復之悠紀樂標則太象之
背結搆小臺命兩童子擎青障子其書曰周禮曰旌
人掌樂也禮記曰民労其舞綴遠民逸其舞綴短故
観舞而知民治否其障子後起烟霞中造機隨舞
人之出進而擧其舞名其象之左有一胡人而馭象
己巳悠紀献屏風四十帖主基御挿頭華二机倭琴
二机厨子十基屏風二十帖是日親王已下五位以
上朝賜悠紀禄夕主基各有差庚午御豊樂院宴于



群臣詔授正三位紀百繼從二位從四位下藤原常
嗣從四位上正五位下藤原良房從四位下賜禄有
差夜闌帰宮辛未授從三位継子王正二位賜女王
及命婦禄有差菅野人數叙從五位下（真道女也）癸酉於
本宮有悠紀之奉献終日奏樂舞賜親王以下次侍
從已上禄〇十二月癸未朔山城國愛宕郡賀茂社
以東一許里岡本宮是神戸百姓奉為賀茂大神所
建立也天長年中捻非違使盡從毀廢至是勅聽改
建乙酉天皇御建禮門分使奉唐物於後田原八嶋
楊梅柏原等山陵戊子陰陽寮進御暦并頒暦也恒

清原夏野上令義解表

例在十一月朔而暦博士外從五位下刀伎浄濱卒
後忽無相繼之人召識暦術者遠江介正六位上大
春日良棟乃令造之所以于今延引己丑橘永名為
刑部大輔滋野貞主為宮内大輔辛卯大宰府言陰
陽師上師雄成言老沐天恩已霑厚禄但有宿心猶
未得果解所帯職出俗帰真勅許之詔曰如聞諸國
耀糴有利於民無損於公自今以後不立年限永俾
行之乙未行幸芹川野栗隈山遊獵賜扈從者禄各
有差丁酉右大臣清原夏野上令義解表云臣夏野
等言遊聽列辟略閲縑緗躡歴登皇乘圖縡帝莫不



聖主淳和天皇
拱拱手也
宣室漢宮殿名也
張蒼前漢人定章程
陳寵後漢人明律令

發號施令張經緯而理邦齊禮畏刑設隄防以濟代
者也雖云龍鳳異紀文質遞興至於訓俗庶人殊塗
同致伏惟聖主道充四表徳被百王拱廟廊以垂衣
臨寰區而作鏡彝倫攸叙禮樂交通鴻化所覃華夷
感悦然猶宵衣宣室恐萬機之有曠旰食合宮念兆
庶之不愜遂降冲旨捜揚法家以為前儒解釋遞有
乖向淺深易混輕重難詳臣等識謝張蒼業非陳寵
謬以庸弊叨應明詔或芟或削一増一損其疑而不
決闡而未明皆仰稟宸規斷之聖覧攬時制变合古
使令誠可改生靈之視聽為皇王之模範者也裁成

初置撿非違使廳

天長格抄成

十卷、名令義解、星霜五變、繕寫功遂、拜表呈奏、伏深戰越、臣夏野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其措尾云、天長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臣清原夏野上表、庚子、天皇御建禮門、奉唐物於長岡山陵、爲漏先日之頒幣也、是年大江音人補文章生、平城天皇曾孫、阿保親王孫、備中介大枝本主男也、多治貞岑任兵部少丞、右京人、幼入学、有才藻、奉試及第、文章生、攝津大目出雲岑嗣爲春宮内藥、天長年中、初置撿非違使廳、准唐朝大理寺也、弁補看督長、職原抄所記如此、雖然天長九年撿引弘仁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宣旨撿非違使之事、則始於嵯峨帝之時、天長年中、於八條二坊造立七間板屋一宇、爲乞人所居、撰天長格抄三十



卷起延暦十一年、盡天長十年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十四　終

右二十四卷、應公命所撰也、自神武帝至持統帝、使長男恕閲群書、以纂之、自文武帝至天長十年、使次男靖參諸記、以集之、就中自延暦十一年至天長十年二月、是日本後紀之所載也、桓武平城嵯峨淳和四帝、皆全盛之世也、君臣禮樂政事言語文章班班可見焉、而此紀失墜、不能聚見、惜哉、其間事迹甚勞搜索、故聊拾其事之遺在他書、而僅存十之二三于此編、若夫校正續補之者、以待後人、

正保二年乙酉之春　　羅山林道春

執政
右大臣
藤原緒継
源常
右大臣
清原夏野
藤原三原
橘氏公
藤原良房

標記

# 本朝通鑑巻第十五 自兼和元年至同九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 仁明天皇上

諱正良、嵯峨天皇第二子、母太皇太后宮嘉智子、贈太政大臣正一位橘清友之女也、初太后夢自引圓座積褻之擁共高、登三十三天、既而生天皇、

甲寅兼和元年春正月、壬子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礼畢宴侍從已上於紫宸殿、賜御被、癸丑、天皇朝覲天長上皇於淳和院、弘仁上皇迎於中庭、拜乃共昇殿、賜群臣酒、兼奏音樂、左右近衛府更奏舞、既而弘仁上皇以鷹鷂各二聯、嗅鳥犬四牙、獻于天皇、天皇欲還宮、降自殿、弘仁上皇相送到南屏下也、甲寅、天長上皇賀弘仁上皇於冷然院、以入新年也、弘仁上皇下鸞逢迎中庭、是日改年號、詔曰、其改天長十一年為兼和元年、乙卯、天皇朝謁弘仁上皇太后於冷然院、是日弘仁上皇亦御淳和院、以相賀也、中納言從三位與世王逝、戊午、天皇御豐樂殿觀青馬、宴群臣、叙位、己未、天皇御大極殿、聽講最勝王經、皇太子侍焉、講竟還御内裏、是日授位、壬戌、参議藤原常



與世王逝

慶雲見

任遣唐使
持節大使
藤原常嗣
副使小野篁

大戸首清上能吹笛有恩賞

嗣兼相摸守、丁卯、日有蝕之、先是大宰府言上、慶雲見於筑前國、至是太政官左大臣藤原緒嗣等上表、戊辰、天皇御豐樂院觀射、己巳、亦御同院閲覧四衛府騎射、庚午、任遣唐使、以参議從四位上右大辨兼行相摸守藤原常嗣為持節大使、從五位下彈正少弼兼行美作介小野篁為副使、判官四人、録事三人、辛未、天皇内宴於仁壽殿、内教坊奏態殊異、五位已上詞客兩三人、辨内史等同賦早春花月之題、是夕、勅授正六位上大戸首清上外從五位下、清上能吹横笛、故鍾此恩賞、甲戌、於永安門裏西掖廊前新作



新羅人漂著百姓射傷之

禁制金銀薄泥

磐王卒

柵備于御射、紫宸殿西南端廊被徹毀、以擬箭道也、丙子、加賀國疫癘、賑給之、○二月、壬午朔、日有蝕之、癸未、新羅人等遠涉蒼波、泊著大宰海涯、而百姓惡之、彎弓射傷、由是太政官譴責府司、其射傷者、隨犯科罪、傷痍者、遣醫療治、給糧放還、丙戌任官、参議源定兼中務卿、如故、[illegible]守、權中納言藤原吉野轉為中納言、己丑、行幸芹川野、遊放鷹鷂隼、覧其攫擊、辛卯、勅、宜諸寺有封戸及田園堪資供者、勤修最勝王經、壬辰、從四位上磐王卒、癸巳、勅曰、金銀薄泥用之、公私有費無益、宜禁制之、甲午、天皇始御射場、左右衛府相

帝一箭中鵠

明日香親王薨

唐人張継明入京

共奉獻兼設賭物天皇先射之一箭中鵠獻新錢三
萬文大臣以下至近習以次射之隨其能不分賜賭
物各有差今夜三品明日香親王薨桓武天皇第七皇子也母紀氏
贈正二位右大臣船守之女從四位下若子是也遣使監護喪事乙未忠良親王冠
即叙四品嵯峨天皇第四子也母百濟氏從四位下勲三等俊哲之女從四位下貴命是也
丁未忠良親王朝覲拜舞以新冠也天皇御紫宸殿
賜親王酒大臣以下侍從已上陪宴酣暢之後賜御
被及襖子石見國去年不登百姓飢饉賑給之○三
月丙寅始充穀倉院印一面丁卯勅在大宰府唐人
張繼明令肥後守從五位下粟田飽田麻呂相率入



怪鳥數百群飛過禁中上

官符

公廨官糜也

京是夕當于禁中之上有飛鳴者其聲似世俗所謂
海島鴨女者其類數百群或言非海鳥是天狐也宿
衛人等仰天窺望夜色冥朦唯聞其聲不辨其貌○
夏四月辛巳朔天皇御大極殿告朔壬午公卿重上
賀慶雲之表丙戌勅防災未萠兼致豐稔脩善之力
職此之由宜令畿内七道諸國於國分僧寺三箇日
晝則轉金剛般若經夜則修藥師悔過禁斷殺生大
政官符應押著管内諸國島税帳事右得民部省解
偁主税寮解偁從延暦二十四年迄天長八年勘出
雜物不勞填納雖返税帳曾無懲肅恐由公廨從失

弘仁上皇降臨清原夏野山莊

官物是則府司不加勘當之所致也既雖之怠無由
追責將來之勤殊給改帳望請令府官准解由署件
帳勘出之物不令填納准彼所怠依法科附然則不
填之怠從此而絶者省撿解状非無情理雖然積習
年久事難率責仍須去年帳隨舊勘之始自今年依
件令署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依請庚子勅宜停紀
傳博士加置文章博士一員其紀傳得業及生徒停
之辛丑弘仁上皇降臨右大臣清原夏野雙岡山莊
愛賞水木大臣奉獻殿勤用展情礼是日勅増授大臣息三人榮爵
從五位下瀧雄叙從四位下六位澤雄秋雄等叙從五位下太政官符應捜勘言



上飛驒事右撿案内太政官去弘仁五年五月二
十一日下左右京五畿内七道諸國符偁得飛驒國
解偁貢上丁匠毎年有數事畢之日逃避課役偏作
他郷積年忘歸未役不絶國郡陥罪加以遺貧之輩
相代奉公不堪其苦逃去者多遂使父子不保夫婦
別處村邑爲墟道路希通望請下知天下勘責令言
上者右大臣宣容止逃人律條立罪其飛驒之民言
語容貌既異他國雖變姓名理無可疑然則留住之
奸尤在所由宜重下知捜勘令言上若有容隱者國
郡官司准太政官去延暦十三年符科違勅罪郷長

上覧馬射

令国々寫取一切経奉進

貞子内親王薨

隣保亦准之、科之雇役之家、處杖一百、計自来日一人之功、日別徴新錢一百文、令送彼後家、永為恒例、以絶奸源者、職國承知、毎年附朝集使言上者、従二位行大納言兼皇太子傅藤原三守宣、下知之後、曽無言上、職國之司、不慎符旨、遂致此怠、宜嚴下知、捜勘令言上、如猶不悛、一准前符、科違勅罪也○五月乙卯、天皇御武徳殿、閲覧馬射、丙辰、亦御同殿、競馳親王以下、五位已上所貢之馬、乙丑、勅令相摸等國國寫取一切経一部、来年九月以前奉進、其経本在上野國緑野郡緑野寺、壬申、無品貞子内親王薨、淳和天皇第一皇女、而贈皇后所誕育也、遣使監護喪事、參議藤原常嗣兼備中權守○六月甲午、説仁王経於紫宸殿常寧殿及建礼門八省院諸堂宮城諸司諸局東西寺羅城門、總是百講座也、丙申、奉幣群神、以祈甘雨、旱也、丁酉、地震、庚子、従四位下紀興道卒○秋七月庚戌朔、任官、參議三原春上兼彈正大弼、參議藤原常嗣兼近江權守、大辨如故、辛亥、參議朝野鹿取兼左大辨、止大輔、參議文室秋津辭大辨、丁巳、天無片雲、炎氣如薫、比及晡辰、天陰雨零、従此漸至滂沛、戊午、従四位下左中将藤原良房任參議、庚申、天皇御紫宸殿、賜侍臣酒、乃

於諸殿及八省説経

東西寺、東寺西寺也

祈甘雨

紀興道卒

滂沛雨盛下兒



祈神防陰霖

清原夏野抗表文抗、挙也

至促親王大臣、座於御床下、令以圍碁、賜親王大臣御衣、次侍従已上禄各有差、辛酉、雨水溢、壬子、走幣畿内名神、亦令諸大寺修法、以防滋霖、丙寅、天皇御紫宸殿、觀相撲節、越前出雲二國飢、賑給之、甲戌、右大臣従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将清原夏野抗表請、褫宿衛職曰、臣聞、守分有地、益之則損、陳刀就列、不能者止、臣才略無聞、度量有缺、後太上天皇愛憐、故釰枉賜殊私、抜自同班、忝斯上将、警陳侍衛、九載于今、鬢髪變衰、非帯兵之像、瞳眼矇暗、寧講武之明、而陛下御曆寶命、惟新喘息、蚑行無不飲化、是則臣之一心、百事竭力之秋也、属此時来、寔難自退、所以欲謝不能、僶俛従事也、夫近衛者、禁兵攸存、任要折衝、儀切禦侮、臣之衰邁、何可久堪、若論腰下之佩刀、豈異螳臂之擧斧、自顧多媿、誰出厥宜、況乃大臣之務、統理為宗、所希解免此職、専勤一官、退食之間、賑餌自養、伏願特廻昭鑒、垂賜允矜、則私志得申、朝章無紊、在於微臣、良為幸甚、不許之、辛未、賜陸奥鎮守府印一面、無用國印、今殊贈之○八月辛巳、天皇為弘仁上皇及太皇太后、置酒於冷然院、天皇自奉玉巵、令宿官奏樂、令源氏兒童舞于殿上、以綿一萬屯、賜五位以

任要折衝、謂當要路也

螳臂擧斧、謂力不堪也

芳宜花讌
暴風雨抜樹壊屋
僧護命寂
慶雲見

上并院司禄上皇太后将遷御嵯峨親院故有此讌
乙酉宗康親王始謁春秋七歳也丁亥弘仁上皇遷嵯峨院
庚寅天皇曲宴清涼殿號芳宜花讌賜近習以下至
近衛将監禄有差己亥暴風大雨相并折抜樹木壊
民廬舍由是走幣畿内名神祈止風雨乙巳久子内
親王為可侍伊勢齋宮先禊祓賀茂川始入野宮○
九月丙辰重陽節也天皇御紫宸殿宴同賦秋風哥
之題宴訖賜禄戊午天皇御大極殿奉幣伊勢大神
宮是日僧正傳燈太法師位護命寂年八十五○冬十月
己卯佐渡國言慶雲見於是下詔辛巳以昔被没官



嵯峨院寝殿新成
高階浄階卒
官符

橘奈良麻呂家書四百八十餘巻賜彈正尹三品秀
良親王以外戚之財也甲申嵯峨院寝殿新成天皇
遣使奉獻以賀之乙酉従四位下高階浄階卒太政
官符応依一萬一千貫文支度鑄作年料錢事右得
鑄錢司解偁撿案内鑄錢支度有先後二巻一巻自弘仁
十三年迄天長五年作三十五百貫文一巻自天長
六年迄今年作一萬一十貫文今被太政官去六月
二十二日符偁太政官同月二十三日下長門國符
偁司解偁舊錢既盡無銅可鑄仍言上者左大臣宣
依旧充之者支度有先後未知所准據謹請處分者

白烏出
清原長谷卒
新撰例儀序文
礼曰法御人之衘勒也
玄扈石室名
尭生於丹陵

同宣奉勅依件作之○十一月丁巳左近衛将曹佐
伯重成獻白烏壬申従四位上勲七等清原長谷卒
年六十一○十二月辛巳施行天長年中所新撰令儀解
詔納諸軌物王道所先制以度量皇猷斯在故知彌
成五教衘勒萬方垂拱而理其法令乎後太上天皇
修機玄扈比德丹陵事勤遠圖慮在長策以為法令
文儀隠約難詳前儒註釋方圓遞執豈使三家異説
軽重參差二門殊躅舞文弄法永言於此固切宸沖
爰勅在朝廷令討覈秘旨之於典籍參之以古今迄于
滯疑祗禀聖斷加減辨析已盡倫通裁為十巻名令



儀解属屈飛龍之眇嚮顧汾陽之宵然未有施行蔵
之秘府朕以寡昧臨馭寰區思遵明謨尊揚景業宜
頒天下普使遵用畫一之訓垂於萬葉主者施行太
政官符応勘移補左右近衛左右兵衛市廛百姓及
決罰主殿主鷹織部等寮司雜色駈使并犬飼餌取
等事右得左右京職解偁市司解偁件等百姓多任
衛府恒住市邊強買不止歐寃無絶又主殿主鷹織
部等寮司雜色駈使悪行既甚詈凌官人因茲市廛
荒廢公事難堪望請衛府移送木府以従解印自餘
雜色更不経本司随犯决罰然則暴亂永絶市廛安

僧常曉入唐

承和二年

蹲居太子

業者、右大臣宣、依請、右京亦宜准此、是歳僧常曉入唐。

乙卯二年、春正月丁未朔、天皇御大極殿、受群臣朝賀、皇太子不朝、以童小也、還御紫宸殿、宴侍從已上、賜御被、己酉、天皇謁覲弘仁上皇及太皇太后於嵯峨院、平城舊宮處水陸地四十餘町、永賜高岳親王、(親王者天推國高彦天皇第三子也、大同年來、少登儲貳、世人號曰蹲居太子、遂遭時變失位、落髮被緇、住于東寺、)癸丑、源信叙正三位、參議藤原良房叙從四位上、丁巳、正三位源信爲近江守、(左兵衛督如故、)正四位下源弘爲信乃守、(宮内卿如故、)從五位下小野篁爲備前權守、(遣唐副使、彈正少弼如故、)三品秀良親王爲太宰帥、(彈正尹如故、)戊辰、令鑄新錢、己巳、天皇御射場、常陸大守葛井親王、右大臣清原夏野等侍焉、至中鵠之人、及取御箭内豎大舍人、賜布有差、天皇幸攝津國摩尼山、遇如意尼、○二月丙子朔、丁丑、以外從五位下長岑高名爲遣唐判官、從七位上松川真嗣爲録事、從八位下大和𣏒主、大初位下廬原公有守、並爲譯語、丙申、天皇御紫宸殿、右大臣從二位清原夏野獻芝草一莖、有兩枝者一、(一枝長一尺六寸、一枝長一尺、)其色紫緋相雜、每莖之末有菌、而産于大臣山莊雙岳之下、是日賜酒侍臣、以賀祥

天皇遇如意尼

清原夏野獻芝草



令越前氣比大神祝祢宜把笏

置壹岐島防人

芝、賜禄有差、戊戌、座越前國正三位勳一等氣比大神祝祢宜、准鹿島能登兩太神祝祢宜、令以把笏、下野國武茂神奉授從五位下、此神座採沙金之山、○三月丙午朔、天皇御紫宸殿、侍從厨獻御贄、設酒饌、侍臣具醉、賜禄有差、丁巳、勅天長上皇御封二千戸、皇太后御封一千戸、准冷然院御封行之、若當有損年、以公捐補、令全進之、仰太宰府練甲一百領、冑一百口、袴四百腰、充遣唐船不虞之備、己未、太宰府言、壹岐島遙居海中、地勢隘狹、人數寡少、難支機急、頃年新羅高麗人來窺不絶、非置防人何備非常、請令島徭人三百三十人帶兵仗、戍十四處要害之埼、許之、丙寅、大僧都傳燈大法師位空海終于紀伊國禪居、(年六十三、)庚午、勅遣内舍人一人、弔空海喪、并施喪料、天長上皇賜予書、僧壹演受戒、尼如意死、○夏四月、甲斐國巨麻郡馬相野空閑地五百町、賜一品式部卿葛原親王、辛巳、叙從四位上藤原良房從五位、爲權中納言、戊子、無品役努内親王薨、天皇爲之不視事三日、(親王者平城天皇第二皇女、母紀氏、從三位木津魚之女、從五位下勲貞是也、)庚寅、以參議正三位源信爲左近衛中將、(近江守如故、)權中納言從三位藤原良房兼左兵衛督、參議從四位上文

大僧都空海寂

如意尼死

役努内親王薨

亮子内親王始入齋院

諸国奉進生絲

室秋津為右近衛中將（春宮大夫武藏守如故）甲午、亮子内親王禊于賀茂川、始入齋院、甲辰、天皇御武德殿、閲覧左右馬寮御馬也○五月己酉、天皇御武德殿、觀馬射、乙卯、天皇幸神泉苑、追涼、酣暢、賜侍臣禄・商布、各有差、是日使令捕池魚、奉嵯峨淳和兩院、甲子、宮内卿正四位下源弘為刑部卿（信濃守如故）癸酉、右京人丹波權大目昆解宮繼、内豎同姓阿繼等、賜姓廣野宿禰、百濟國人夫子之後也、太政官處分、伊賀、尾張、出雲、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紀伊、阿波等國、年料貢賦練絲等、宜減其絶、令進生絲○秋七月甲辰朔、



諸国守介四季為歷奉状

舜時洪水為患、挙鯀俾乂、九載績用弗成

天皇宴群臣於紫宸殿、左右近衛遞奏音樂、乙巳、走幣於天下名神、豫攘風雨之災、丙午、讃岐國正税穀以賑淡路國飢民、太政官謹奏、諸國守介四季為歷事、右謹撿選叙令、初位已上長上官遷代皆以六考為限、慶雲三年二月十六日、改定四年、大同二年十月十九日、更據令文、弘仁六年七月十七日、復慶雲格、天長元年八月二十日、令介以上別處六年之秩、夫吏者民之所歸、民者吏之所本、頃年良吏之風希聞、窮民之憂不息、臣等以為善人三年尚可勝殘去殺、九載難復致功、然則治之能否、非年遠近、代之

菅原清公侍讀後漢書

衛府士相撲於殿庭

清濁、賢將不肖、伏望國司之歷、因循慶雲一、用四年、但陸奥、出羽、大宰府等、僻在千里、去来多煩、寶亀十一、弘仁七兩年格、事近便宜、不可改、至如廉節可稱、無心顧私之徒、不制年限、殊待明詔、事貴變通、政期弛張、隨時之儀、大臣等商量具件如前、伏聽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丁巳、天皇御紫宸殿、正四位下菅原清公侍讀後漢書、數日之後、不遂而輟、有以也、癸亥、以從二位紀百繼為參議○八月甲戌朔、天皇御紫宸殿、先是左右四衛府相撲於殿庭、右方負籌、今日獻其輸物、各奏音樂、戊寅、天皇御紫宸殿、喚明経



召明経碩儒鴻生昇殿令議事

菊花宴諸臣応詔同賦

島木史真献新琴

碩儒鴻生、昇殿、遞令議畢、賜禄有差、丁亥、從四位下滋野貞主為兵部大輔（相摸守如故）辛丑、齋内親王祓于賀茂川、為可入伊勢齋宮也、是日、自嵯峨院御馬十匹奉内裏○九月癸卯朔、天皇御紫宸殿、皇太子朝謁、賜群臣酒、具醉而罷、辛亥、天皇御紫宸殿、賜菊花宴於侍從已上、但召非侍從及諸司緑衫官人堪応詔者、并文章生等、如常、同賦秋氣揺落效梁元帝體之題、宴訖賜禄、乙卯、島木史真製新琴獻之、辛未、以上野國群馬郡伊賀保社預之名神○冬十月壬申朔、賜親王以下侍從已上禄綿有差、以寒服之初也

令天台宗傳弘諸国之符

乙亥、丹波人大村福吉等五人賜姓紀宿祢。武内之支別也、福吉妙得療瘡之術。太政官符、応令天台宗傳弘諸國事、右傳燈大法師位義真表偁、撿案内、大政官去延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下治部省符偁、攘災殖福、佛教尤勝、誘善利正、無如斯道、夫衆生之機、或利或鈍、故如来之説、有頓有漸、開門雖異、遂期菩提、凡諸宗業廢一不闕、華嚴天台等七宗、年分度者、受戒之後、各試其業、依次差任、立義複講及國講師者、今天台一門已立、圓宗大乗三學流傳未周、望請別當簡堪為講讀師者各一人、毎年申官補之、令演傳件宗、其一任



藤原貞敏為遣唐判官

之内、毎年安居法服絶斷、依先大法師最澄所奏年分之式、便即收納當國官舎、國郡官司、相共撿校、將用國内修池溝、耕荒廢、造船橋、殖樹木苧麻紵之料、然則皇風遠振、慧日氷明、宣揚像教、弘闡妙法、作菩提之由、漸為彼岸之良因、謹請官裁者、權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兵衛督藤原良房奉勅、依請。按官符如此、續日本後紀又載義真表、其趣同官符、然元亨釋書義真傳云、天長十年寂、天台座主紀又云、未知孰是。庚寅、以從六位下藤原貞敏為遣唐准判官。庚子、勅旨曰、左京人從六位下民首氏主賜姓長岑宿祢焉、氏主等與白鳥村主同祖、出自魯公伯禽去。辛丑、河内

慶雲見

官符

國荒廢田、八十五町、賜時子内親王。天皇皇女也。○十一月甲寅、左京人正六位越智直年足、伊豫國越智郡人正六位上越智廣成等七人、改直賜宿祢。○十二月辛未朔、天皇御紫宸殿、賜群臣酒、先是右大臣清原夏野在楓里第、見五彩慶雲、是日以其圖畫、并相共見人姓名奏覧、且効慶賀之誠。太政官符、續命院一處、在太宰府南郡、檜皮葺屋七宇、墾田百十四町、国郡条理坪付巻在別。右參議刑部卿從四位上小野峯守解偁、府管九國二島之民、或公或私、往来相續、其求輕者、暫経時月、其事重者、竟歳始還、客宿於府倉之下、貸寄於



露臥道路、暴死風霜、言曝露于野外而死也

詩、控于大邦

閭閻之間、若至疾病纏身、手足不隨、官司督察、非養病之處、主家爭趍、皆忌死之人、遂使露臥道路、暴死風霜、縦有時得痊愈、亦以飢寒死者、十而七八矣、見其如此、心深救恤、聊建斯處、以擬救飢病、有志無力、庶幾萬一、地隅人遠、執撿難周、博以屬人、更増踈廢、若遂不因公力、恨心願之徒已、伏望令府監或主典一人、及觀音寺講師、勾當其事、相替之日、一事已上、皆依實勘付、若不加修理、令致破損、及非法費用等之類、並以官法論、仍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思撫黎甿、不忘分多、宇縣夐遠、無聞控告、見此菲納、爰知忠

天皇禮拝佛名経

承和三年

緊宜速令所司倶充所請者、宜勾當之官、還昏之日、與奪解由、一准國司事、縁綸旨不得遮莫、壬午、尾張國日割御子神孫若御子神高座結御子神総三前奉預名神、並熱田大神御児神也、甲申、奉授阿射賀大神従五位下、此神座伊勢國壹志郡、乙酉、行幸北川野遊獵、庚寅、天皇始於清涼殿限三夜、禮拝佛名経、壬辰、天皇幸神泉苑、放隼拂水禽、乙未、以参議従四位上藤原常嗣為兼左大辨、近江守如故

丙辰三年、春正月、辛丑朔、天皇御大極殿、受群臣朝賀禮畢、宴侍従已上於紫宸殿、賜御被、癸卯、天皇御



以八溝黄金神応祈奉充封戸

紫宸殿、皇太子獻御杖、是日天皇拝賀先太上天皇及太皇太后於嵯峨院、丁未、天皇御豊楽院、宴百官於朝堂、是日叙位、小野篁叙正五位下、辛亥、以四品忠良親王為上総太守、従四下藤原長良為右馬頭、正四位下源弘為兼美作守、刑部卿如故、乙丑、詔奉充陸奥國白河郡従五位下勲十等八溝黄金神封戸二烟、以応國司之禱、令採得砂金其数倍常、能助遣唐之資也、○二月、庚午朔、廢務、為遣唐使祠天神地祇於北野也、丙子、正四位下菅原清公為兼但馬守、左京大夫文章博士如故、戊寅、天皇御紫宸殿、引見遣唐大使副使

賜遣唐使等禄及布帛

放隼

等、参議右近衛大将橘氏公降殿宣詔、共詞書勿無黄紙文、賜禄有差、大使絁帛百匹、貲布二十端、副使絁帛八十匹、貲布十端、判官并准判官各絁帛十五匹、貲布六端、録事絁帛十匹、紫貲布四端、知乗舩事、譯語、各絁帛五匹、貲布二端、留學僧各絁帛十匹、己丑、天皇幸神泉苑、放隼、愛其逸氣摸生、麾則應機、招則易呼、○三月、庚子朔、天皇御紫宸殿、賜侍従已上酒、丙辰、大和國山邊郡荒廢田十町賜宗康親王、己未、尾張國飢、賑給之、○夏四月、戊寅、遣唐使於八省院朝拝、天皇不御例也、但大臣以下、参議以上、各在其位、一如



甘南備高直卒

天皇視告朔之儀、乙酉、天皇御紫宸殿、閲覧賀茂祭使等鞍馬調飾并従者容儀、賜使等禄、以播磨守従四位下橘永名權為内蔵頭、令供祭使、丙戌、散位従四位下甘南備高直卒、天渟名倉太玉敷天皇之後、六世正五位下清野之第三子也、父清野自文章生任大内記、遷大学大允、宝龜年中遣唐判官兼播广大掾、帰朝之日叙正五位、仕肥前守、遷兵部少輔武蔵介、延暦十三年卒、高直身長六尺二寸、少為文章生、蔵属文巧琴書、二十三年任少内記、大同元年太宰少監、西海道観察使判官、弘仁初、頻左右近衛将監、六年叙従五位下、累任陸奥上総介、天長三年除常陸守、遷訪採使、縁前司犯被停廢務、吏民感其徳化、競遣資用、弘仁上皇復垂眷洸、便以莊家物任其所須、至六年任摂津守、天長上皇璣祚之初、叙正五位、尋授四位、明年居親母憂、殆至滅性、不幾而卒、年六十二、壬辰、天皇御紫宸殿、賜餞入唐大使

賜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副使小篁餞
陰喝猶噎塞也聲之幽也

藤原常嗣副使小野篁等命五位已上賦賜餞入唐之題于時大使常嗣欲上壽先候進止勅許訖常嗣避座而進喚采女二聲采女擎御盃来授陪膳采女常嗣跪陰喝天皇為之擧訖行酒人進賜常嗣酒即跪受飲竟降自南階拜舞還座既而群臣獻詩別有御製大使賜而入還退而拜舞賜大使御衣一襲白絹御被三條砂金二百両副使御衣一襲赤絹御被二條砂金百両各渊醉而罷○五月辛丑天皇御神泉苑釣臺且以無婚且以除暑具參五位不論非侍從皆賜禄丁未奉授下總國香取郡從三位伊波比



贈故入唐使藤原清河及安陪仲滿等位
從閲川言逝不同也閲流也

主命正二位常陸國鹿島郡從二位勲一等建御賀豆智命正二位河内國河内郡從三位勲三等天兒屋根命正三位從四位下比賣神從四位上戊申便附聘唐使贈遣往歳御本朝命入唐使并留學生等在彼身没者八人位記以慰幽魂其詔詞曰故入唐大使贈正二位藤原清河可贈從一品昔膺簡遠効皇華不利帰帆還苦漂梗終在殊域俄從閲川睠彼云亡良深嗟悼宜加異代之寵以申追遠之恩故留學問贈從二品安陪仲滿大唐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贈潞州大都督朝

麟角喩賢才也
挟益也
擲地之響謂擲之地則有玉声也

衡可贈正二品身渉鯨波業成麟角詞峯聳峻學海揚漪顕位斯昇英聲已播如何不憖莫遂言帰唯有挟天之章長傳擲地之響追責幽壌既隆於前命重叙崇班俾治於命詔故入唐使贈從四位下石川道益可贈從四品上忠軀徇節奉使先朝履義資忠修聘唐國路嘗艱苦泊遘沈痾未達於中京奄淪於窆穸興言及此追以悼傷導靈芝產兮墳裏蓋由幽感克致之歟宜錫寵章式旌泉壌故入唐判官贈從三品下紀馬主可贈從五品上故入唐判官從五品下勲十二等田口養年富可贈從五品上餘如故故入



往參謂往入唐三使也
鴛鴦来集辨官廳
京師大風雨

唐判官從五品下甘南備信影可贈從五品上故入唐判官贈從五品下紀三寅可贈從五品上故入唐判官從七品下掃守明可贈從五品上馬主以下至明五人位記共用同詞往參高選出使大邦俄掩泉臺不帰本土仁則念舊彝典無愆義則不忘勞朝章斯在宜申寵渥用慰亡魂是日以傳燈大法師位實恵為律師庚戌鴛鴦飛来雙集辨官東廳南端癸丑以治部卿三品阿保親王為宮内卿上野太守如故丙辰夜裏大風暴雨交切折樹發屋城中人家不壊者希○閏五月己巳朔壬午右京少屬秦安麻呂造檀林寺

使主典同姓家繼等賜姓朝原宿祢。辛巳，恐遣唐使舶風濤或變漂着新羅濆，所以太政官准旧例牒彼國執事，先告諭之曰，不渝旧好，隣睦彌新，廻者天皇朝章自遠，仍今遣使修聘巨唐，海晏當時，雖知利渉，風濤或變，猶慮非常，脫有使舩漂着彼境，則扶之送過，不俾滯閼。因以武藏權大掾紀三津為使，賷牒發遣，賜三津御被。是日，大安寺僧傳燈大法師位恵靈還俗，姓名紀春主，叙正六位上，為遣唐譯語，兼但馬權掾。○六月戊戌朔，能登國飢，賑給。太政官牒僧綱曰，奉勅，日者陰雨不降，陽旱擲旬，不有豫愼，恐損百



祈甘雨

遣唐使船漂蕩却廻

稼，宜告東西二寺，共十三大寺，畿內諸寺，轉讀經王，令祈甘雨。癸卯，奉松尾、賀茂御祖、住吉、垂水等社幣，祈雨也。○秋七月戊辰朔，天皇御紫宸殿，皇太子朝謁，賜侍臣酒。是日，元據頒曆為小月，而更據七耀曆，改為大月。又八月大，改為小，九月小，改為大，十月大，改為小。時有曆博士二人，其執見不同也。識者討論，以七耀之說為得，故改從之。辛巳，太宰府馳驛言，今月二日，遣唐使四舶共進發畢。是日，太宰府馳奏，遣唐使第一第四兩舩漂蕩却廻之狀，兩舩密封奏，同共到來。辛卯，大宰府馳驛奏第二舶漂廻之狀。壬辰，

紀百繼逝

許香取神祢宜把笏

美濃国金山彦大神預名神

勅符副使小野篁，得今月八日飛驛奏狀，知歸着肥前國松浦郡別島也。○八月戊戌，太宰府奏第三舶水手漂者判官等百餘人未知存亡。○九月乙亥，天皇御紫宸殿宴，重陽節，命文人賦蟪蛄吟之題。日暮宴罷，賜祿有差。辛巳，遣唐大使副使等自太宰府入京，奉還節刀。乙酉，參議從二位紀百繼逝。○冬十月丙辰，下總國言，香取神祢宜准常陸國鹿島祢宜遷代相續，同令把笏，許之。己未，承前之例，畿內國次以大和國處之第一，勅宜據新式改之，以山城國處之第一。○十一月己巳，美濃國不破郡仲山金山彥太



怪雲竟天

選幹了百姓習採銅

安房国伴家主孝行叙位

神奉授從五位下，即預名神。壬申，奉授無位酒解神從五位上，無位若子神、小若子神並從五位下。此三前座山城國葛野郡梅宮社。讃岐國水主神奉授從五位下。甲戌，有怪異雲竟天，其端涯在艮坤兩角，經二刻程稍以銷滅。庚辰，仰石見國選幹了百姓四人習採銅，免其雜徭。○十二月丁酉，遣新羅國使紀三津失旨被誣却歸。辛丑，安房國言，安房郡人伴家主立性肅穆，常守孝道，父母沒後口絶滋味，建廟設像，四時供養，事死如生，未嘗懈倦，量其困心，可謂孝子，勅宜叙三階，終身免戶田租，旌門閭。丁巳，奉授下野國

承和四年

皇子薨

御座ノ縁辺有物怪

蝦夷以獵為生業故曰夷獵

和氣繩繼卒

從五位上勲四等荒神正五位下

丁巳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天皇御大極殿受群臣朝賀、禮畢宴侍從已上於紫宸殿賜御被、戊申、淳和院皇太后所誕皇子薨焉、庚午、恒例内記今日預設明日可敘五位已上位記、而此般停之、爲無敘位事也、庚辰、天皇御紫宸殿、觀踏哥、皇太子侍焉、賜侍從已上祿、辛巳、天皇御豐樂殿、觀射、壬午、亦欲御同殿上所設御座縁邊有物恠、因停降臨、遣大臣閲視六衛府射昨日之餘、甲申、天皇内宴於仁壽殿、令賦花欄聞鶯之題、賜獻詩大臣以下綿有差○二月、辛丑陸



奧國言、劔戟者交戰之利器、弓弩者致遠之勁機、故知五兵更用、廢一不可、況復弓馬戰鬪夷獠之生習、平民之十不能敵其一、然至于弩戰、雖有萬方之獵賊、不得對一弩之飛鏃、是即威狄之淫尤者也、今見庫中弩、或大體不調、或機牙差誤、又雖有生徒無人督習、是不置其主司之費、望請准鎭守府置弩師、其公廨不更加擧分、所有唯一分結許之、甲辰、散位從四位下和氣繩繼卒、丙午、授從五位下藤原常嗣爲兼太宰權帥、左大辨如故、 庚申、從五位下菅野永岑言、亡父參議從三位眞道、奉爲桓武天皇所建立道場院

彗星見

藤原常嗣進發大唐

兵庫自鳴

小野篁進發大唐

陸奥国玉造塞温泉更作新沼

一區、在山城國愛宕郡八坂郷、雖其疆界接八坂寺、而其形勢猶宜別院、由是道俗號八坂東院、伏望限以四至、別爲一院、置僧一口、永俾護持、許之○三月、丁卯、彗星見于東南、其芒東至天涯、戊辰、天皇御内裏射場、有右大臣從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清原夏野奉獻之設、賜侍臣酒、壬申、彗星猶見、但爲月光所奪、其光芒微少耳、戊寅、賜入唐使節刀、大臣口宣詞同去年、大使進賜節刀、擎當于左肩、退出、副使趁在大使前、相連而退、壬午、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出自鴻臚發向大宰府、癸未、美濃國言、二月二十五日、兵



庫自鳴、至三月十五日、亦鳴、乙酉、依遣唐使進發、差内匠頭正五位下楢野王等、奉幣帛於伊勢大神宮、是日天皇不御大極殿、雨也、使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兵衛督藤原良房率諸司行事也、丙戌、以參議從四位下和氣眞綱爲兼左近衛中將、右大辨如故、 丁亥、遣唐副使小野篁發自鴻臚向大宰府○夏四月、癸巳朔、天皇御紫宸殿、皇太子侍焉、賜群臣酒醴、賜祿、戊申、陸奧國言、玉造塞温泉石神雷響振、晝夜不止、温泉流河、其色如漿、加以燒谷塞、石崩折木、更作新沼、沸聲如雷、如此奇怪不可勝計、仍仰國司鎭謝、欲

鯁直、剛毅正直也

源鎮剃頭入道

異教誘夷狄○五月己巳、近城諸寺住持寂絶、濫
屢聞詔定別當、給其糺正、以文武官五位中明察鯁
直者充之○六月勅、命五畿内七道諸國奉幣名神、
豫防風雨、莫損年穀、甲寅宮内卿三品阿保親王為
兼兵部卿、上野太守如故、中納言源常兼左大將、依夏野辭大將也
○七月己巳、天皇御紫宸殿、觀相撲節、癸未、大宰府
馳傳言、遣唐三箇舶、共指松浦郡旻樂崎發行、第一
第四舶、忽遇逆風、流着壹岐島、第二舶、左右方便漂
着値賀島、是日弘仁上皇皇子從四位上源鎮攀階
神護寺、剃頭入道、城中聞者為之隕涙○八月壬辰、



日向国子都濃神、妻神仁田神、霧島岑神、並預官社

伊豫国大山積神、野間神、並預名神

清原夏野薨

加賀人財部継麻呂

日向國子湯郡子都濃神、妻神、宮埼郡仁田神、諸縣
郡霧島岑神、並預官社、戊戌、伊豫國從四位下大山
積神從五位下、野間神、並預名神○九月己巳、天皇
御紫宸殿、宴重陽節、命文人同賦露重菊花鮮之題、
宴了賜祿有差○冬十月辛卯朔、天皇御紫宸殿賜
群臣酒、是日與左右京亮、左右衛門撿非違佐、并四
人於殿前、宣勅遣勘録東西兩京飢病百姓、特加賑
恤、以陰霖経日、穀價踊貴也、丁酉、右大臣從二位清
原夏野薨、夏野正三位御原王孫、正五位下小倉王之第五子也、薨時年五十六、○十
一月丁丑、加賀國言、管能美郡人財部継麻呂、父母

孝行叙位

轆轤圓轉木機也

鉛鑊治器之名

藤原緒嗣辭職表文

存日、定省之礼無失其節、歿後操行不變、朝夕哀慕、
隣里郷邑、莫不推服、可謂孝子、勅、宜叙三階、終身免
其戸租、旌表門閭○十二月、庚寅日有蝕之、丁酉、勅、
令造轆轤木壺一合、銅壺鉛鑊者一合、備于奉納天
王寺聖靈御髮、事由未詳、但口傳曰、聖徳太子御髮四把、深藏于四天王寺塔心底下、去
年久靡歷、被寺塔心時、遣使監察、而其使私竊盜本髮、與之已妻、由是後日成祟、因更搜索還藏本處、是
日左大臣正二位藤原緒嗣上表言、臣年老病重、出
入絶望、疾床引日、既過一紀、臣竊見天下官庫空盡、
國用闕乏、況今年不稔、衣食共損、倉廩不實、何知礼
節、臣前以此義、去天長之初、上意見之日、奏言、省不



敢者、昧冒之辞

太宰府上言、香春岑神灵驗

要之官、斷文華之費、而臣久沈疹疾、空積星霜、曠官
之責、可謂其諸、其文章者、歷代不朽也、豈口奏其言、
久居職哉、加以陰陽不調、責在臣、伏望停不當之號、
開賢徳之途、然則天道無災、自作中興、非敢逃天運
之栄名、飾之利、天皇覧表、使内侍傳宣曰、國老獨存、
雖不奏朝夕之政、於國家重事、則委任之先、是頻辭
官職、然不許之、自今而後、重辭則非朕意、仍使左近
衛中將從四位下和氣真綱返給其表、庚子、自旭旦
至戌時、大風、京中屋舍、往々破壞、大宰府言、管豊前
國田河郡香春岑神、辛國息長太姫大日命、忍骨命、

承和五年

豊比咩命、總是三社、元来是石山而土木總無。至延曆年中、遣唐請益僧最澄、躬到此山、祈云、願緣神力、平得渡海。即於山下、為神造寺讀経。爾来草木蓊鬱、神驗如在。每有水旱疾疫之災、郡司百姓就之祈禱、必蒙感応、年登人壽、異於他郡。望預官社、以表崇祠。許之。

戊午五年、春正月、庚申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礼畢宴侍従已上於紫宸殿、賜御被。壬戌、天皇朝覲弘仁上皇及太皇太后於嵯峨院、賜扈従五位已上祿有差。丙寅、天皇御豊樂殿、覧青馬。丁卯、天皇御紫宸



諸国盗賊公行

池田春野卒

殿、皇太子獻御杖。授正五位下田口善子従四位下。是日大極殿最勝會之初也。己巳、以従二位藤原三守為右大臣、正三位源常為大納言、従三位橘氏公為中納言、従四下安倍安仁為参議。○二月、庚寅、丹波國桑田郡空閑地三十町賜田邑皇子。丁酉、諸國郡盗賊公行、放火殺人。下知國司、令以糺勘。戊戌、令山陽南海道等諸國司、捕糺海賊。勅旨分遣左右衛門府生看督等於畿内諸國、逐捕姧盗。庚戌、武藏國都筑郡杉山神社預于官幣、以靈驗也。○三月、乙丑、散位従四位下池田春野卒。春野者、天応以往之入也、至延曆十

春野衣冠古様衆人注服

服色制

年始預官班、補内舍人。十四年任左衛門少尉。十九年叙従五位下、除内藏助、兼丹波守。大同元年加従五位上、歷中務少輔、弾正少弼。弘仁元年任大藏大輔。三年叙正五位下、頻兼遠江越中守。遷宮内大輔。天長三年遷圖書頭。四年叙正五位上、除掃部頭。六年正月授従四位下。春野能識故事、武可採用。同年冬、將有大嘗會事、天皇欲修禊於河。春野以掃部頭奏鹵簿陣。看諸大夫所着當色、其裾曳地。大咲曰、是尋常之裝束、非神事之古體、便指自所着為古體之證。其裾離地差高、而袴襴露見矣。諸大夫皆驚云、古之儀制、應與唐同。後代當效之。春野衣冠古様、身長六尺余、襴以之中、揭襦而立、會衆人莫不注服。瞻國老如此者、當時不見也。卒時年八十六。癸未、勅曰、諸衛府及劇官雜色人、特聽着緋色袴。自余諸人、不聽着染袴。而特聽之徒、所着之袴、或用黒緋、或用淺緋。着人付意、不拘文法。大夫當色之服、還為士庶之袴、知而糺



軺小車也、雲軺謂遠行也

事、沙汰僭濫。宜自今以後、一切禁止、不得令着。但慮嚴制未下、入罪者衆、須六十日内皆令焼却。其權宜行制、省獘為責。如今呉桃染、黄墨深、杉染、皀染等色、染作無責。着服難汚、宜四色袴、不謂色淺深、不論公私、所特聽着服。其参議已上、聽通着四色。自余諸人、不得着呉桃染一色。○夏四月、壬辰、勅、自遣唐使進發之月、至帰朝之日、令五畿内七道諸國讀海龍経。戊申、勅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副使小野篁等、本期同舉、用涉鼇波。心事多睽、滯留逆旅。朕眷言艱節、憂念于懷。方今信風甫臻、嚴程已迫、如聞監何、因雲軺往付

令眞道廣公讀群書治要
僧圓仁惠運並入唐
怪物散零自天
禁諸家京中營水田

之示意、仍遣従四位下右衛中將藤原助勘發之。○五月丁卯、美濃國言、古様弓弩、不可中用、從加修理、何用之有。今須棄古様寸脚、更造新様四脚、許之。○六月壬子、天皇御清涼殿、令助教正六位上眞道廣公讀群書治要第一卷、有經文故也。僧圓仁、僧惠運、並入唐。○秋七月癸酉、有物如粉、從天散零、逢雨不銷、或降或止。丁丑、勅、從彼青春、終此朱夏、雲膚屢興、旬霈応候、隴畝之苗、秋稼可期。宜奉幣帛於伊勢大神宮、以祈成熟。丙辰、勅、如聞、諸家京中好營水田、自今以後、一切禁斷。但元來卑濕之地、聽殖水葱芹蓮



釋奠孔子
召博士等令論難尚書之義
諸国有物如灰者雨

之類。○八月丁亥、釋奠文宣王也。戊子、天皇御紫宸殿、召大學博士學生等十一人、遮令論難昨日所講尚書之義、賜祿有差。己亥、霹靂於監物前柳樹、往還人休于樹下、一男震死、一女傷脛、一童絶存、一女無恙。○九月甲子、是重陽之日也。天皇不豫、停廢節會。但賜菊酒、見參親王侍從已上於廊下、賜祿有差。甲申、從七月至今月、河内、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武藏、上總、美濃、飛驒、信濃、越前、加賀、越中、播广、紀伊等十六國、一一相續言、有物如灰、從天而雨、累日不止。但雖似恠異、無有損害。今茲畿内七道、俱是豐稔、五

彗星見
皇太子恒貞風標岐嶷
岐嶷幼見岐嶷然有所識別也
祧始祖之廟

穀價賤、老農名此物光花云。○冬十月甲寅、太政官處分、太宰府例進、緋綿紬一百端、今定緋紬十端、黒緋紬四十端、緋紬五十端、畫韋五十枚、今定白韋三十枚、畫韋二十枚。丙午夜、彗星見東南、其氣亦白、竟天數許里、須臾而不見。○十一月辛未、彗星見東方、是星起十月二十二日、至今月十七日、毎夜寅刻見東方、其長七尺許。辛巳、皇太子於紫宸殿加元服、詔、皇太子恒貞、風標岐嶷、天禀温和、鯨問東華、守器上序、離幼從長、日以躋昇、今月休辰、肇備元服、義兼四礼、道重三加、盛徳以之克融、承祧由其逾懋、嘉慶事



賜源融宸筆之位記
弾正臺奏朝服色制

豈獨在予、宜洽愷澤、被之率土、可賜天下爲父後者六位已下爵一級、承和四年以往言上租税未納咸從免除、普告中外、俾知此意。無位佐伯貞子、紀是子、栗前永子、吉野高子、並授從五位下、以東宮侍女也。是日又源融於内裏冠焉、天皇神筆叙正四位下。弘仁上皇第八子、大原氏所産也。癸未、弘仁上皇先御冷然院、次御神泉苑、放隼撃水禽、天皇獻御馬四匹、鷹鷂各四聯、鵁鳥犬、及御屏風、種々翫好物。○十二月甲午、弾正臺奏、朝服之色、明在法條、而今會集之時、有緑無縹、僭上之弊、遂失致敬、誓之朝儀、理不可然。紫緋之品、其

小野篁不果外使處流

灼然易就而正緑縹之次其類猥多難得而糺若非早糺正恐流遁忘返望請仰式兵両省俾文武諸司移入位以下人位姓名於臺仍遣巡察等對勘位色若猶不改年五六月為例令移奏許之己亥勅曰小野篁内含綸旨出使外境而稱病故不遂國命准據律条可處絞刑宜降死一等處之遠流仍配流隠岐國初造船使造舶之日先自定其次第名之是古例也使等任之各駕而去一漂廻後大使上奏更復卜定換其次第第二舶改為第一大使駕之於是副使篁怨懟陽病而留遂懐幽憤作西道謡以刺遣唐之



受官之符曰告身

承和六年

彗星見

丹墀清貞卒

役也其詞率興多犯忌諱弘仁上皇覧之大怒令論其罪故有此竄謫辛亥追小野篁所帶正五位下之告身已未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廢朝賀縁天皇之同産芳子内親王去月薨也庚申詔授正四位下菅原清公從三位權中納言從三位藤原良房為陸奥出羽按察使左兵衛督如故癸酉天皇内宴于仁壽殿公卿及知文者三四人得昇殿同賦雪裏梅之題賜禄有差丙子彗星見光方長一許丈伊勢守從四位下丹墀清貞卒○閏正月甲申朔甲午内藏助從五位上藤原良相為頭太政官符勅旨并親王以下寺家占地除墾田

車駕所出謂之駐蹕

地未開之外不可斫損事右撿案内太政官去年八月七日下諸國符偁右大臣宣奉勅勅旨并親王以下寺家所占墾田地未開之間所有草木公私共令採之者今被同宣偁官符所謂草木共令採之者是則墾田地未開之間也非謂自余山林而間者愚暗之徒不案符旨任意伐損元来相傳加功成林并關山墓地等之類此則國宰郡司不辯格意亦不肅所部之所致宜重下知無令更然○二月乙丑天皇先幸神泉苑次遊覧北野皇太子從駕山城國獻御贄使駐蹕於右近衛馬埒命先驅近衛等騁試御馬之遲



知乘船事伴有仁刀岐雄貞佐伯安道等不遂王命犯罪被配流

疾日暮還宮丁丑授從四位上百濟王勝義從三位○三月壬午朔勅遣唐三艘船恐有風波之變宜令五畿内七道諸國及十五大寺轉讀大般若経及海龍王経待使者帰朝為轉経之終丁酉遣唐三箇船所分配知乘船事從七位上伴有仁暦請益從六位下刀岐直雄貞暦留學生少初位下佐伯安道天文留學生少初位下志斐永世等不遂王命相共亡匿稽之古典罪當斬刑勅特降死罪一等配流佐渡國○夏四月癸丑遣右近衛將監正六位上坂上當宗近衛及俘夷等於伊勢國索捕名張郡山中私鑄錢群

藤原澤子卒

盗凡十七人、進鑄錢作具及錢等。乙卯、女御從四位下藤原澤子卒。天皇甚哀悼、遣中使贈從三位。也左京大夫從四位下藤原文山、少納言從五位下藤原秋常等、並監護喪事。故紀伊守從五位下總繼之女也、天皇納之、誕三皇子一皇女、宗康、時康、人康、許子是也、寵愛之隆、獨冠後宮、俄丁病而困篤、載之小車、出自禁中、纔到里第、便絕矣。丁卯、兵部省言、頻年王臣并非參議四位已上、走馬不據召許、越次競入、或由人情、或在馬力、前後倒錯、難禁亂奔。望請走馬到埒南頭、令各從者攝其馬、御即應召、許隨序放進、亂奔埒中、抑留其次、先糺亂馬、依正奏訖。然則甲乙分明、朝礼儼然。依請許之。丁丑、陸



奧州地震夷賊蜂起

官符

奧守良岑木連、奏奧州地震夷賊蜂起之状。○五月、乙酉、是端五之節也。天皇御武德殿、觀騎射。○六月、己卯、勅、彈正臺及撿非違使、雖配置各異、而糺彈違犯彼此亦同。但至犯人逃走、姦盜隱遁、彈正之職不堪追捕。自今以後、緣糺違犯、有可追捕者、臺使相通、遣撿非違使等、隨事追捕、立為永例。太政官符、應於國分尼寺安居之中、令講法華經事。右被權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衛門督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良房宣偁、奉勅、國分二寺、初遠自遠、一則名為金光明護國寺、一則號為法華滅罪寺、最勝法華二部經各十

勸課播種蕎麥

部、如法書寫、粧飾蘊櫝、及苾蒭苾蒭尼、每寺有其員。是則先帝救世利物之法、通傳于今不朽者也。而頃年所行、僧寺安居會、獨講最勝王經。尼寺滅罪之場、無說法華妙典。與寺所說法、設藏用有不同。宜仰諸國、令講讀師安居之會、先於僧寺、講最勝仁王經。次於尼寺、講妙法華經。庶幾無二無三之勝理、開示邦國、除災殖福之大幸、廣被衆庶。○秋七月、己丑、勅令撿非違使等、當色之外、着雜色袍。庚子、太政官符、應勸課播種蕎麥事。右蕎麥之為物、已不擇土沃瘠、生熟有繁茂、孟秋始播、季秋乃收、稻粱之外、能足



入唐大使藤原常嗣歸着肥前

療飢。右大臣宣、奉勅、宜仰諸國、爭時勸種、令國司介以上一人專當行其事、勤加巡撿。○八月、庚戌朔、弘仁上皇不豫、天皇為之朝覲、黃昏還宮。辛酉、以東鴻臚院地二町、充典藥寮、為御藥園。癸酉、以攝津國島上郡荒田九段、賜明經碩儒從四位下善道真貞。太宰府飛驛上奏、入唐大使藤原常嗣等歸着之由。兼使等奏状、甲戌、勅參議太宰權帥正四位下兼左大辨藤原常嗣、大貳從四位上南淵永河等、得今月十九日奏状、如遣唐大使藤原常嗣等、率七隻船、廻着肥前國松浦郡生屬島、與先到錄事大神宗雄船、

總是八艘、宜依例勞来、或寛振恩、但自陸入京事、須省約、何則時属秋穫、恐妨民業、宜以大使常嗣為第一艘、令備後権掾伴須賀雄、知乗船事春道永蔵、兩人相随之、其判官長岑高名、菅原善主、准判官藤原貞敏、録事大神宗雄、准録事高丘百興、讃岐権掾丹墀高主、知乗船事槻太良、楝深文主、古人大和、耳主、陰陽師春苑玉成等十人、各造船聯次、而入都耳、就中如有大使常嗣引之、其發者任聽之、又信物要藥等、若檢校使取陸路遞運、自餘人物等陸行、水漕可有議定、宜待後勅、又未到第二船、并一隻船、復能覘



轗軻、車行不進也、故人不得志曰轗軻

窀穸、厚、家長夜、言厚暗如長夜也

候来輙奏聞○九月癸未、中使就故贈二品伊與親王墓、詔曰、早捐石槨、長掩泉臺、悼福禄之不融、悲倚伏之難測、雖既追榮於前詔、逾欲飾於當年、宜贈榮班、以賁幽宅、可贈一品、又詔曰、親王母故無位藤原吉子、属遇轗軻、墜失爵位、時移車替、追悼宮塊、宜贈本班、照之窀穸、可贈從三位、是日授無位吉岡女王從四位下、丁亥、是重陽之節也、天皇御紫宸殿、宴公卿已下、及文人、同賦菊潭引年題、宴畢賜禄有差、甲午、遣唐持節大使参議正四位下行左大辨兼大宰権帥藤原常嗣進節刀、乙未、天皇御紫宸殿、右大臣

賜遣唐大使藤原常嗣褒賞

從二位兼行皇太子傅藤原三守、奏大唐勅書、獨召大使藤原常嗣、昇自東階、天顔咫尺、勅曰、遠涉危難之途、平安参来、今嘉賜大座、常嗣俯唯、拜舞庭中、更召殿上、置酒焉、于時使旨及路中艱難、一一以聞、内侍持御衣一襲、佇立、大臣命常嗣云、今勅汝衙國命、遠涉滄海、毎聞險難、憐愍殊深、仍賜纒頭物、即稱唯、賜御衣被拜舞退出、丙申、権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兵衛督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良房、召内記、賜大唐勅書、令以藏之、辛丑、太宰府進上自大唐所奉請大元帥畫像、癸卯、制、選叙令帳内資人者、並以八年為



令伴雄堅魚伴須賀雄於御床下圍碁

藤原貞敏善琵琶

慶雲見

官符

限、神亀五年格、外五位資人、十年成選、自今而後、外五位資人選限者、宜依令行之、唯神宮司祢宜禄、國造外散位郡司、及俘夷之類、不在此限、丙午、授大使正四位下藤原常嗣從三位○冬十月己酉朔、天皇御紫宸殿、賜群臣酒、召散位從五位下伴雄堅魚、備後権掾正六位上伴須賀雄於御床下、令圍碁、並當時上手也、雄堅魚下石二路、賭物新錢二十貫文、局所賭四貫、所約總五局、須賀雄輸四籌、嬴一籌、是日令遣唐准判官正六位上藤原貞敏彈琵琶、群臣具醉、賜禄有差、越前國言、慶雲見焉、太政官符、應聽前司入部徴官物事、

聽前司入部徵官物之符

右得前近江權介從五位下藤原濱雄、少目從七位上刑部氏繼等解偁、一任之中、兩年不熟、任中官物未進多數、黙爾欲居、後責難避、入部欲勘、前司無力、望請賜官符、與當時吏相共入部、依件勘納、謹請官裁者、被右大臣宣偁、雖踰年不究、忽在國司、而至備官物、不可不聽、宜與收納國司、共入部勘納、不得因此令妨滯當年事、丙辰、制、大小兩麥、耕種労少、而夏月早熟、支急力多、若不刈青苗、令其成熟、貧賤之民、將以療飢、屢下禁制、不聽為蒭、而頃年奢侈之俗、買苗以飼馬、庶民之愚、利得直以暫用、積習至今、不畏



官符

交易有損諸國調庸雜物之符

憲法、宜令左右京、五畿内、諸國、不得更然、其百姓不改悛、及所容隱、准大同三年格、隨状科處、太政官符、應交易有損諸國調庸雜物事、右太政官、去天長九年二月三日、下民部省符偁、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民部卿清原夏野宣偁、奉勅、永年當于諸國有損之年、所被免除調庸雜物之代、仰比國令交易、因玆未進狼藉、用途難支、於事商量、理不可然、自今以後、宜豫令當國、依朝使勘定帳、交易辨備者、今被右大臣宣偁、有損之國、所被免除調庸雜物之代、若待朝使勘定者、恐交易過時、事是難濟、宜早仰

出羽國隕石似鏃鋒

當國推量損戸、預令交易、乙丑、出羽國言、去八月二十九日、管田川郡司解偁、此郡西濱達府之經、五十餘里、本自無石、而從八月三日、霖雨無止、雷電闘聲、經十餘日、乃見晴天、時向海畔、自然隕石、其數不少、或似鏃、或似鋒、或白、或黑、或青、或赤、凡厥状體鋭、皆向西芒、則向東、詢于故老、所未曾見、國司高量、此濱沙地而徑寸之石、自古無有、仍上言者、其所進上兵象之石數十枚、收之外記局、癸酉、參議正四位下三原春上、為伊勢守、丁丑、奉授座下總國香取郡正二位伊波比主命、座常陸國鹿島郡正二位勳一等建



錄政化得失問之謂對策

伊勢齋宮有災

承和七年

上覽青馬

御加豆智命並從一位、座河内國河内郡正三位勳二等天兒屋根命從二位、從四位上比賣神正四位下、○十一月、癸未、文章得業生從六位下菅原是善對策、處之中上、進爵三階、清公次男、善主弟、災于伊勢齋宮、燒官舍一百餘宇、勅使存問、贈遺絁綿調布等、○十二月、丁巳、奉授越前國正三位勳一等氣比大神從三位、

庚申七年、春正月、戊寅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礼畢、宴侍從已上於紫宸殿、賜御被、甲申、天皇御紫宸殿、垂珠簾、覽青馬、是日三品秀良親王授二品、從三

官符
實録富豪借貸困窮之符
廉不貪也
報返償也

位藤原愛發叙正三位従四位上朝野鹿取叙正四
位下甲午大納言従三位源常奉勅閲視六衛府射
於豊楽院丁酉内宴焉以聖躬龍潜至今日○二
月戊午太政官符応且實録且班王臣并富豪百姓
稲穀事右検案内太政官承和五年四月二日下大
和國符偁太政官弘仁十年二月二十日騰勅符偁
頻年不稔百姓飢饉倉廩空盡無物賑贍不預周給
恐懐廉恥宜遣使者實録富豪之財借貸困窮之徒
秋収之時依類併報者右大臣宣奉勅量宜制権随
時施化皇王令範古今嘉猷宜因循故實詳令實録

召小野篁於配所
外曰盗内曰宄姧悪也
納隍猶言臨深淵

折此有餘補彼不足者不論王臣百姓皆悉令貸秋
収併報者今被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将源
常宣偁奉勅播殖有時宜仰於國司因循舊例不論
王臣百姓令且實録且班給来月三十日以前言上
實録班給之状但其代者秋収之後依数返給四畿
内亦准此者時臨東作不得延怠庚申令太宰府停
止例進朴硝辛酉召流人小野篁庚午勅如聞姦宄
之賊寔繁有徒或暗夜放火或白晝奪物静言流弊
情切納隍宜下知左右京職五畿内七道諸國厳加
督察捜認閭里随獲且進莫作留連辛未勅京中高



劫略劫取也
搒歐捶撃也

年隠居并飢病百姓等加賑恤壬申太政官符応捜
捕盗賊事右検案内延暦三年十月三十日勅書偁
如聞比来京中盗賊稍多掠物街路放火人家良由
職司不粛清令彼凶徒生茲賊害自今以後宜仰隣
保検察非違一如令條其放火劫略之類不必拘法
懲以歐罸者又太政官去宝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符偁奉勅如有捕獲行火盗賊勘当得實者宜示衆
搒歐以懲後悪者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如聞姦宄之
賊寔繁有徒或闇夜放火或白晝奪物所司不勤糺
捕百姓遇彼凶毒静言流弊情切納隍宜仰有司厳

澆漓澆薄酒以水也言民俗散樸也
凋弊瘁仆也

加省察捜認閭里随獲且進莫作留連縦令村邑之
中有結黨遊食及贓状不露景迹可疑者捕身問訊
詳盡情理得實之日具状申送事縁功害不得疎略
○三月己卯勅遣唐三箇船去年夏六月進發今諸
船廻来稍経年月伺候之事恐有懈怠宜命太宰府
及縁海諸國為未廻来第二舶依例擧火候之乙未
勅頃日風俗澆漓凋弊相屬省費之術倹約是憑宜
自今以後女所服裳夏之表紗冬之中裙不論貴賤
一切禁断一裳之外不得重着京畿内七道准制禁
断○夏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丁未以従五位下橘

始行灌佛之事

藤原常嗣逝、有傳

逸勢為但馬權守。癸丑、請律師傳燈大法師靜安於清涼殿、始行灌佛之事。是日太宰府上奏、遣唐知乘船事菅原梶成等所駕第二舶迴着於大隅國。戊辰、參議左大辨從三位藤原常嗣逝。去延暦二十年、追唐持節大使中納言正三位葛野麻呂第七子也。少遊大學、渉獵史漢、諳誦文選、又好屬文、兼能隸書、立性明幹、威儀可稱。弘仁十一年、初任右京少進、尋遷式部大丞。十四年、叙從五位下、出為下野守、不之任、留任春宮亮、歳遷右少辨。天長元年、遷式部少輔、尋兼勘解由次官。三年、叙從五位上。五年、叙正五位下。七年、坐公事左遷刑部少輔。八年、叙從四位下、遷勘解由長官。九年、兼下野守、累兼右大辨、加從四位上。承和元年、改兼近江權守、尋遷左大辨、授正四位下。四年、兼太宰權帥。五年夏六月、奉修聘持節使入唐。六年八月、至自大唐。近代父子相襲、預轉對之選、唯一門而已。九月、授從三位。逝時、年四十五。○五月、丁丑



但馬國兵庫自鳴

官符

但馬國言、養父郡兵庫鼓、無故夜鳴、聲聞數里、又氣多郡兵庫鼓、夜自鳴、聲如行鼓。太政官符、應停止諸使便附追授人事。右撿案内、去延暦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格偁、右大臣宣、奉勅、諸國調庸、專當歴名附大帳使、依例申送、而使人豫知物麁惡、規求遁去、遂稱病故、便附在京國司等、調物濫惡、從此而生、即此法令雖有科條、所司罕能遵奉、今須如是之類、及右京司、并他使等、輙相代者、同奪公廨、務令懲革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内官之吏、無祿之人、夙夜服事、身乏衣食、因茲或兼牧宰、猶置本位、或拜外吏、富身京華、皆將潤以俸料、令得代耕、而諸國背忘舊貫、便附便政公文、或於狭錯貢物、煩於麁惡、諸使擁塞、職此之由、宜下符諸道、勿令更然。太政官符、應營陸田事。右撿案内、去養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格偁、參之為用、在人尤切、救之之要、莫過於此、是以藤原宮御宇太上天皇之世、割取官物、播殖天下、比年以来、多割耕種、至於飢饉、艱辛良深、非獨百姓懈緩、實是國郡罪過、自今以後、催勸百姓、勿令失時、其耕種町段、收穫多少、毎年具録、附計帳使申送者。今被右大臣宣偁、頻年旱災、水田不稔、黎民窮飢、無所取活、往

勸農之符



紀乙魚卒

天長上皇崩于淳和院

年詔格已設條章、近代牧宰曾無遵行、宜掾已上一人專當其事、使民因天之時、就地之利、播殖黍稷稗麥大小豆及胡麻等之類、是則所以富國贍民、支給凶年者也。若懈怠無勤、隨状科責、唯不得因斯不務水田、變為陸田。庚辰、停五日節、以天長上皇不豫也。散事從四位下紀乙魚卒。癸未、天長上皇崩于淳和院。春秋五十二。勅遣左近衛少將從五位下佐伯利世於近江國、左近衛權佐從五位下田口房富於伊勢國、右近衛府生大初位下常澄氏繼於美濃國、固守三關。但美濃國命守從四位下笠廣庭便固關門、任御

奉葬天長上皇

騣東司正三位藤原吉野、従三位源定、正四位下三原春上、正四位下源弘、従四位上藤原衛、従四位下紀長江、正五位下藤原輔嗣、正五位下藤原嗣宗、外従五位下清内御国、六位已下三人任山作司正三位藤原愛發、従三位藤原継業、従四位上文室秋津、従四位上源明、従四位上源寛、従四位下和氣朝臣仲世、従五位下林朝臣常継、六位已下四人任養役夫司従四位下岑成王、従五位下廣宗、絲継、六位已下三人任作路司従五位下近棟王、外五位下秦真仲、六位已下二人任御前次第司長官正三位藤原愛發、次官従五位上藤原宗成、判官二人、主典二人任御後次第司長官従四位上文室秋津、次官従四位下文室名継、判官二人、主典二人以絹五百匹、細布百端、調布千端、商布二千段、錢五百貫、鐵八十鋌、鍫二百口、白米百斛、黒米百斛、奉充御葬料、發五畿内及近江丹波等國夫一



千五百人、以供御葬所、是日於建礼門南庭、放棄鷹鶏籠中小鳥等、令五畿内七道諸國、始自九日未四剋、國郡官司着素服於廳前挙哀三日、毎日三度、戊子夕、奉葬天長上皇於山城國乙訓郡物集村、御骨碎粉奉散大原野西山嶺上、依遺詔也、戊戌、天皇除素服着堅絹御冠橡染御衣、以臨朝也、御簾及屏風之縁並用墨染細布、但御座者施簟於砥礪之上、不立御榻、〇六月丁未、入唐請益僧傳燈大法師位常暁言、山城國宇治郡法琳寺、地勢乾燥、足修大法、望請、今般自大唐奉請大元帥靈像秘法、安置此處、為

奉幣諸神祈甘雨

流人小野篁入京

藤原三守薨有傳

修法院、保護國家、不闕講讀師、摂許之、己未、奉幣帛於伊勢大神宮、及賀茂上下、松尾等社、祈霈澤、又令内外諸國、奉幣神祇、祈請甘雨、辛酉、流人小野篁入京、披黄衣以拜謝、是日夜分雨稍降、〇秋七月庚辰、右大臣従二位皇太子傅藤原三守薨、三守早入大学、受習五經、暨弘仁上皇踐祚之日、以藩邸之舊臣、殊賜栄寵、立性温恭、兼明決斷、招引詩人、擬抔從席、參朝之次、有一兩學徒、遇諸塗、必下馬而過之、以此當時著稱、至于諸操亦然、薨年五十六癸未、令五畿内七道諸國、諒闇之間、停釋尊祭、甲午、天皇御紫宸殿、始覧萬機、〇八月辛亥、詔以大納言正三位源常為右大臣、中納言正三位藤原愛發為大納言、權



太政官奏文

中納言従三位藤原良房為中納言、丹波守従四位下正躬王、右大辨従四位上和氣真綱、並為参議、先是参議従三位中務卿源定上表乞退所職、是日参議中務卿職、依請許之、但別勅令食封百戸、丙寅、太政官謹奏、廢品官一員、太主城正七位上官右検案内、依去弘仁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論奏、停主厨主船、始置主城二員、而今得太宰府解偁、自停主厨以来、例貢御贄并諸供具事、觸類多闕、望請、省主城置主厨、令各得其所者、伏望、省大主城、永定一員、但官位為正八位上、官置品官二員、主厨一員正八位上官右製令、

之日、肇置主厨所掌之職、寂在蕃客、加以供御之儲不可闕之、而依同前論奏、既従停止、伏望依彼符解更置件職、主船一員、正八位下官、右創法之時、置主船吏而依同前論奏、既従停廢、如今得彼符解、偁案警固式云、簡練舟檝、備於不虞者、加以年中例貢絹綿并御贄、別貢等物、毎年有数、仍常雇民船、多費正税、又遣唐廻使所乗之新羅船、授於府衛、令傳彼様、是尤主船之所掌者也、其大唐通事有職無掌、望請更置主船、俾兼通事、即充傜人、令獲其舟、然則公家無損職掌有整者、伏望更置件官、令摂両職、以前太宰太



伊豆国三島神現靈奇

貳従四位上南淵永河等所請、如件、夫観時革例、為政之要樞、論代立規、治民之本務、是以明王馭俗、術非一途、哲后治邦、豈拘膠柱、臣等商量、廢置如右、伏聴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九月辛巳、廢重陽節、諒闇也、乙未、伊豆國言、賀茂郡有造作島、大名上津島、此島座阿波神、是三島大社本后也、又座物忌奈乃命、即前社御子神也、新住宮四院、石室二間、屋二間、閣室十三基、上津島本體草木繁茂、東南北方、巖峻崷崒、人船不到、纔西面有泊宿之濱、今咸焼崩、與海共成陸地、并沙濱二千許町、其島東北角有新造神

纐謂纈染為文也、軟同輭柔見

院、其中有壟、高五百許丈、基周八百許丈、其形如伏鉢、東方片岸有階四重、青黄赤白色沙、次第敷之、其上有一閣室、高四許丈、次南海邊有二石室、各長十許丈、廣四許丈、高三許丈、其裏五色綾石屏風立之、壁代山川飛雲形、微妙難名、其前懸纐々軟障、即有美麗濱、以五色沙成修、次南傍有三礒、如立屏風、其色三分之二、悉金色、光曜之状、不可取記、亦東南角有新造院、周垣二重、以堊築固、各高二許丈、廣一許丈、南面有二門、其中央有一壟、周六百許丈、高五百許丈、其南片岸有十二閣室、八基南面、四基西面、周



瓷、陶器緻堅者

各二十許丈、高十二許丈、其上階東有屋一基、瑩玉瓷形、精造之、長十許丈、廣四許丈、高六許丈、其壁以白石立固、則南面有一戸、其西方有一屋、以黒瓦葺作之、其壁塗赤土、東面有一戸、院裏礫砂皆金色、又西北角有新作院、周垣未究、作其中有二壟、基周各八百許丈、高六百許丈、其體如伏甕、南片岸有階二重、以白沙敷之、其頂平麗也、従此角至于未申角、長十二許里、廣五許里、皆悉成沙濱、従戌亥角至于丑寅角、長八許里、廣五許里、同成沙濱、此二院元是大海、又山岑有一院一門、其頂有如人座形石、高十許

丈右手把劔左手持鉾其後有侍者跪瞻貴主其邊嵯峨不可通達自餘中焼炎如野火十二童子相接取炬下海附火諸童子履潮如地入地如水震上大石以火焼摧炎爀達天其状朦朧所所燄飛其間経旬雨灰満部仍召集諸祝刀祢等求其崇云阿波神者三島大社本后五子相生而後授賜冠位我本后未預其色因茲我殊示恠異将預冠位若祢宜祝等不申此崇者出麤火将亡祢宜等國郡司不勞者将亡國郡司勞成我所欲者天下國郡平安令産業豊登今年七月十二日遡望彼雲島烟覆四面都不



新羅張宝高失礼所追却

承和八年

延僧於禁中令論義

見状漸比戻近雲霧霽朗神作院岳等之類露見其貌斯乃神明之所感也○冬十月甲辰日有蝕之戊午以参議正四位下三原春上復任弾正大弼伊勢守如故○十一月癸未従五位下丹墀雄濱為美作介辛卯新甞會也不御中院齋場令諸司行神今食事○十二月己巳太宰府言藩外新羅臣張宝高遣使獻方物即従鎮西追却焉為人臣無境外之交也

辛酉八年春正月壬申朔廢朝諒闇也乙亥天皇御紫宸殿皇太子入覲乙酉最勝會訖更引其會名僧十餘人於禁中令論義畢施御被左兵衛府言撿舊

春苑玉成在唐間得難義

例夜行御馬木寮飼丁控持朱雀門下待時乘騎巡撿城中而去弘仁年中被配此府其後所行御馬隨死請替之間徒経数日望請依舊例復本寮者許之甲午遣唐陰陽師兼陰陽請益正八位上春苑玉成在唐間得難義一巻令陰陽寮諸生傳學是月在原業平元服○二月戊申少僧都大法師位實恵言在紀伊國伊都郡高野山金剛峯寺去承和二年二月三十日預定額畢今在深山無有燈明望乞准定額諸寺被施燈分并供養仰望二座許之己酉以山城國相樂郡四町為贈太政大臣正二位橘清友墓地



禁制春日神山内狩獵伐木

武蔵國田五百七町奉充嵯峨院戊辰太政官仰太宰府云新羅人張宝高去年十二月進馬鞍等宝高是為他臣敢輙致貢誓之舊章不合物宜以礼防閑早従返却其隨身物者任聽民間令得交關但莫令人民違失沽價競頃家貲亦加優恤給程粮並依承前之例○三月壬申朔勅大和國添上郡春日大神山之内狩獵伐木等事令當國郡司殊加禁制太政官符応禁制春日神山之内狩獵伐木事右被中納言従三位兼行左兵衛督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良房宣偁春日神山四至灼然而今聞狩獵之輩觸穢

衣縫金繼女純孝

齊場採樵之人伐損樹木神明被咎恐及國家宜下
知當國嚴令禁制者國宜承知仰告當郡司幷神官
預殊加禁制兼復牓示社前及四至之堺令人易知
若不遵制旨猶有違犯者量状勘當不得容隱癸酉
右京人孝子衣縫金繼女居住河内國志紀郡年十
二歳始失親父泣血過人服闋之後親母許嫁而竊
出住於父墓且夕哀慟毋不復謂嫁事其後還来定
省毎父忌日齊食誦経累年不息至冬節則毋子買
雜材惠賀河構假擣總十五箇年毋年八十而死哀
聲不絶常守墳墓深信佛法焚香送終敕叙三階終



日色赤如血

高津内親王薨

百濟王慶仲卒有傳

身免戸田租旌表門閭令知衆庶辛卯大納言正三
位藤原愛發兼民部卿己亥肥後國阿蘇郡神靈池
涸減四十丈○夏四月辛丑朔日有蝕之癸卯日色
赤如血須更復常甲寅奉授筑後國従五位上高良
玉垂神正五位下乙卯奉授下野國正五位下勲七
等二荒神正五位上餘如故丁巳三品高津内親王
薨遣従五位下美志真王従四位下坂上清野従五
位下藤原宗従五位下林常継等監護喪事親王者桓武天
皇第十二皇女納従三位坂上刈田麻呂女従五位下全子所誕也嵯峨太上天皇践祚之初大同四年
六月授親王三品即立為妃未幾而廢良有以也庚申従四位下百濟王慶

祈雨

仲卒慶仲者百濟氏中適用之人也雖非大畧有吏幹聲出為武藏守入任民部大輔世人謂為有專
營公之術衆人漁者與慶仲臨川沈緡魚之喩呑慶仲之釣瞬息間引得百餘喉又諸大夫中以壯
健稱者自東國入都路到渡頭爭船處有慓黠人率黨而来驅逐諸人不許俱渡諸人畏之不敢抗論慶
仲一揚鞭打之頼皮剥纏而覆面而卧狀其黨亦退諸人大悦棹舟競渡己巳勅頃者
時雨不降農夫輟耕如非禱祈恐傷嘉苗宜奉幣松
尾賀茂乙訓貴布祢垂水住吉雨師神令祈甘雨兼
防風災○五月丙子太政官奏繼成等各身調庸始
自中男至于不課計年總進免将来賦者郡司覆勘
所申有道仍申送者國撿郡解雖云無例於公有益
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但徭依例行之○六月



雨雹大如碁子

釋奠

召博士等令論難孝経之義

京中洪水

庚子朔天皇御紫宸殿賜宴侍臣以上一品葛原親
王右大臣正三位源常殊賜御衣一襲自外賜禄有
差○秋七月癸未震于大極殿東樓南角柱雨雹大
如碁子是日令造伊勢齊内親王離宮以伊勢尾張
兩國正税稻充料○八月丁未釋奠也公卿就大學
行事戊申天皇御紫宸殿召大學博士學生等令論
難昨所講孝経之義訖賜禄有差○九月戊辰朔有
洪水漂流百姓廬舎京中橋梁及山埼橋盡斷絶焉
○閏九月太政官符応設乾稲器事右被右大臣宣
偁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是以春雨初降老弱赴

往々猶所
所

仰諸国令備稲機之符

畝於東、秋露稍飛、丁壯收穀於西、保茲五穀、濟彼萬
事、如聞、諸國百姓、所營稼穡、偏將陽景、既忌霪雨、如
逢雲影難霽、雨足不歇、置稻中庭、見之且飢、廢民甚
愚、一至於茲、大和國宇陀郡人田中、搆木懸曝種穀、
其穀之燥、似當火炎、俗名謂之稻機、今諸國往々所
有在焉、宜仰諸國、廣備此器、專緣利人、不得疎略 ○
冬十月丁卯朔、天皇御紫宸殿、宴于侍臣親王已下、
五位以上、歌舞庭中、日暮賜祿有差、癸酉、太政官符、
応勤貢調庸、并停輙放逗留狀事、右被右大臣宣偁、
凢貢調之期、輸物之品、詳見令條、違期之科、麁惡之



罪、亦明格文、一輕一重、懲肅之道既盡、有沿有革、勸
戒之方周備矣、國宰莅事、必愼憲法、郡領居職、不輕
朝章、則府庫有實、國用不乏、輸貢合限、百姓無憂、而
諸國司等、翫委未允、怠慢多端、或矯言桑麻、規避麁
惡、或請驗路次、巧稱逗留、遂使奸詐之輩、積習為恒、
阿容之吏、無所拘忌、寔是乃徒設條章、曾不遵行之所
致也、宜殊下知、懲已往、怠令愼將來、其教喩之後、猶
有違犯者、隨狀科處、一如前格、又如聞、路次之國、不
存公平、偏任請託、輙放逗留之狀、皆搆虛辭、乖緐實、
亦宜自今而後、不得更然、若不遵符旨、妄作容隱事、

彗星見

藤原緒嗣等修日本後紀

欽明文思、堯之性德也

易渙汗其大號、謂号令治民心也

發之日、依法科罪、不曾寬宥 ○十一月丁酉朔旦冬
至也、公卿上表慶賀、壬寅、彗星見西方、乙卯、天皇御
神嘉殿、行神事、右大臣源常兼皇太子傅左大將如故 ○
十二月丁卯、攝津國地三百町、為後院牧、甲申、左大
臣藤原緒嗣等、修了日本後紀、奏御、其序曰、臣緒嗣
等、討論綿書、披閲曩策、文史之興、其来尚矣、若有毫
釐之疵、咸載録之、垂炳戒於是、功罪懲勸、所以昭晣
也、史之為用、盖如斯歟、伏惟前後太上天皇、一天兩日、
異體同光、並欽明文思、濟世利物、問畜馬於牧童、得
烹鮮於李老、民俗未飽、昭華蘚離早收、渙汗弘仁十



年、太上天皇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
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正三位行中納言兼
民部卿藤原朝臣緒嗣、參議從四位上行皇后宮大
夫兼伊勢守藤原朝臣貞嗣、參議左衛門督從四位
下兼守右大辨行近江守良岑朝臣安世等、監修撰
集、未了之間、三臣相尋薨逝、緒嗣獨存、後太上天皇
詔、副左近衛大將從三位兼守權大納言行民部卿
清原真人夏野、中納言從三位兼行中務卿直世王、
參議正四位下守右近衛大將兼行春宮大夫藤原
朝臣吉野、參議從四位上守刑部卿小野朝臣岑守、

従五位下勲七等行大外記兼紀伝博士坂上忌寸
今継、従五位下行大外記島田朝臣清田等、續令修
輯、屬譲祚日、不暇編裁、今上陛下稟乾坤之秀氣、含
宇宙之濬精、受玉璽而光宅、臨瑤圖而治平、仁孝自
然、聿修鴻業、聖諭重畳、筆削遲延、今更詔左大臣正
二位臣藤原朝臣緒嗣、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東宮
傅左近衛大将臣源朝臣常、正三位行中納言臣藤
原朝臣吉野、中納言従三位兼行左兵衛督陸奥出
羽按察使藤原朝臣良房、参議民部卿正四位下勲
六等臣朝野宿祢鹿取、令遂功夫、仍令前和泉守従



五位下臣布瑠宿祢高庭、従五位下行大外記臣山
田宿祢古嗣等、銓次其事、以備釱文、錯綜群言、撮其
機要、瑣詞細語、不此録構、先史後綴、已畢、但事縁例
行、具載曹案、今之所撰、棄而不取、自延暦十一年、正
月丙辰、迄于天長十年二月乙卯、上下四十二年、勒
以成四十巻、名曰日本後紀、其次第列之如左、庶令
後世視今、猶今之視古、臣等才非司馬、識異董狐、代
匠傷手、流汗如漿、謹詣朝堂奉進、以聞、丁亥、長門國
言、渤海客徒賀福延等一百五人来着、庚寅、任存問
渤海客使、式部大丞正六位上小野恒河、
少外記正六位上山代氏益、　第十五終

司馬遷後漢人、作史記、董狐晋大史

渤海賀福金来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十六　自承和九年至同十四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　昇　挍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仁明天皇下

壬戌承和九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太極殿受朝賀、宴侍従以上于紫宸殿、賜御被、戊戌、朝覲太上天皇及太皇太后於嵯峨院、壬寅、御豊樂殿宴于群臣、授藤原良房正三位、平高棟正四位下、春澄善繩、藤原冨士麻呂、紀綱雄並従五位上、藤原真敏従五位下、癸



新羅李少貞等到着筑紫

獻御贄

卯、御大極殿、聽講最勝王経、乙巳、新羅人李少貞等到筑紫大津、戊申、三品阿保親王為兼上總太守、彈正尹如故、二品秀良親王為上野太守、辛亥、御紫宸殿、覧蹈哥、壬子、御豊樂院、觀射、乙卯、内宴于仁壽殿、公卿及文士陪焉、同賦春生題、宴了賜禄有差、壬戌、制、諸國貢調庸使、專當國司、名簿附計帳使申上之後、不得逗留、相替若人有病差替、去言上病愈之日、必命進上、如除行程之不満百二十日、猶有不参、依法解官○二月、丙寅朔、辛巳、第一皇子 諱曰邑 加元服于仁壽殿、諸親王、藤原氏等獻御贄、酬宴及醺、賜参議已上掛

頒幣諸神祈雨

恒統親王薨

衣、五位及妹得解由大夫等、凡百三十人、各被、乙酉、勅、奉為崇道天皇、諸國造正倉收納、渤海客徒入京、其正倉若有損失、隨即修理焉○三月、己亥、中納言正三位橘氏公為大納言、右近衛大将如故、辛丑、使小野恒河豊階安人、存問渤海客、丙午、勅、比者春雨降少、枯早日多、百姓輟耕、不能播種、准弘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格不問王臣、田所有水之處、任令百姓耕作、降種、又漑水養田、先賤後貴、但事權時、不得為制、庚戌、遣使頒幣貴布祢、住吉、垂氷、丹生川上等諸社、同祈甘雨、恒統親王薨 後太上天皇第三子、太皇太后所産也、時十餘歳 壬



渤海使賀福延入京

賜渤海王詔書

明約、言先是定朝貢

戌、渤海客徒賀福延等、發自河陽、入于京師、遣藤原諸成為郊勞使、是夕於鴻臚館安置供給○夏四月、乙丑朔、賜客等時服、丙寅、渤海客徒等獻其國王大彝震所上啓函并信物、先是王文矩入朝之時、定朝貢可隔一紀、今守其約也、又渤海中臺省、呈太政官牒、同奏之、己巳、天皇御豊樂殿、饗渤海使等、詔授位、大使賀福延正三位、副使王宝璋正四位下、判官高文暄・烏孝慎二人並正五位下、録事高文寅・高平信・安歡喜三人並従五位下、自外譯語已下、首領已上、十三人、臨絶加階焉、使右少辨兼右近衛少将従五位下藤原氏宗供食、日暮賜禄各有差、丙子、遣使於鴻臚館、宣詔賜渤海王書曰、惟王奉遵明約、以酬舊章、一紀星廻、朝覲

可謂一紀

高階石河卒

若狹国進古銅器

之期不爽萬里溟渤納貢之欵仍通言念乃誠無忘濫寐云々又太政官答彼國中臺省牒同授福延等是日令福延帰郷○五月甲午朔勅端午供節四衛府六位官人已下裝束除甲冑飾之外不得用金銀及薄泥五位已上走馬之鞍并馬飾不論新舊聽用金銀但薄泥不在聽限壬戌中務大輔従四位下高階石河卒浄階子年五十九○六月甲子朔辛未若狹國進銅器其体似鐘是自地中所掘得也戊寅以摂津國島下郡古荒田五十二町賜従五位下大中臣岑子以従五位下藤原大津為神祇大副丙辰澍雨滂沱



藤原継業逝

大赦天下

太上天皇崩于嵯峨院

百姓皆喜右京人正六位上保雄三男長宗廣宗高枝等王十人賜姓清瀧真人三品忍壁親王六世孫也是月制諸國不進青苗簿帳○秋七月癸巳朔丁酉散位従三位藤原継業逝宇合之孫而百川第三子也年六十五乙巳遣左近衛中将少将等于嵯峨院祇候太上天皇起居大赦天下丁未太上天皇崩于嵯峨院壽五十七丁未放主鷹司鷹犬及籠中小鳥又據遺詔仰百官及五畿内七道諸國司停挙哀素服之礼使諸衛府警衛兵庫遣使于伊勢近江美濃固守關門戊申擇山北幽僻之地定山陵以葬焉已酉解固關使等是日春宮坊

伴健岑橘逸勢等謀反

帯刀伴健岑一作峯但馬権守従五位下橘逸勢等謀反事發覚令六衛府固守宮門并内裏遣右近衛少将藤原冨士麻呂右馬助佐伯宮成率勇敢近衛等各圍健岑逸勢宅捕獲之於是仰左右京職警固街巷遣藤原大津守宇治橋丹墀門成守大原道清原秋雄守大枝道朝野貞吉守山崎橋藤原勢多雄守淀渡先是阿保親王緘書上嵯峨太皇太后太后喚藤原良房密賜之以傳奏之其詞曰今月十日伴健岑来語云嵯峨上皇今将登遐國家之亂可待也請奉皇子入東國矣庚戌遣正躬王和氣真綱於左衛



和氣真綱推問二凶

伴氏永被捕

門府推問逸勢健岑等謀反事日暮不得問窮是日冷然院西釣臺東山邊松一株高丈五尺許無故自折僉以為異辛亥正躬王真綱等窮問罪人奏其日記捕春宮坊舎人伴氏永健岑従弟也壬午右兵衛督橘永名右衛門少尉橘時枝右馬大允橘三冬等解所帯兵仗自進以逸勢近親也乙卯勅使左少将藤原良相率近衛四十人圍守皇太子直曹時帝權御冷然院皇太子従之喚集帯刀等令脱兵仗積置勅使前其餘春宮坊之侍輩皆散禁之于左右衛門陣又遣藤原岳雄佐伯宮成等喚絆大納言藤原愛發中納言藤原吉野

藤原愛發
藤原吉野
文室秋津
皆被降貶

廢皇太子
恒世

参議文室秋津幽于院中各異其處是日詔曰太上天皇崩晝夜哀迷時春宮坊帯刀舍人伴健岑乗隙與橘逸勢合力逆謀欲傾國家皇太子雖不曾知被為不善人相累今豫令法師等呪詛然不欲求疵而忍之又坊人等有企謀事或人告之而隱惡不敢推究焉而今如此故停退太子位且其知事者藤原愛發廢其職以出京外遷藤原吉野于太宰員外帥放文室秋津于出雲國員外守丙辰廢皇太子恒貞斂四口納袋付勅使右少将藤原冨士麻呂進藏人所二口納珠縄袋二只納帛袋二勅遣参議正四位下勲六等朝野鹿取





橘逸勢伴
健岑並連
累者六十
人皆配流

道康親王
為皇太子

等于嵯峨山陵告廢皇太子之状丁巳正三位藤原良房為大納言右近衛大将陸奥出羽按察使如故正三位源信為中納言督如故左衛門正四位下源弘從四位上滋野貞主並為参議其餘任官多戊午集廢坊諸人于右衛門陣以罪之且殿上雜色及帯刀品官六位以下相連被配流者共六十餘人遣于諸國庚申流罪人橘逸勢于伊豆國伴健岑于隱岐國○八月甲戌遣参議正躬王送廢太子於淳和院紀長江自院逢迎其儀駕小車出禁中到神泉民角駕牛車乙丑詔立道康親王為皇太子依公卿頻奏請也以右大臣從二位源常為

藤原衛奏
四條起請

令諸国寫
進三史

皇太子傅左近衛大将如故参議從四位下安倍安仁為春宮大夫從五位上藤原諸成為亮正五位下小野篁為學士是日解警衛遣中使告柏原山陵以立皇太子之状丙子太宰大貳藤原衛奏四條起請○九月壬辰朔甲午勅逸勢孫珍令年在幼少逸勢以今月十三日身死雖罪人苗裔猶可以悲令就舊閭丙申勅令相模武藏常陸上野下野陸奥等國寫進三史己亥正五位下源融為近江守二品秀良親王為上野太守○冬十月辛酉朔壬戌奉授越後國無位伊夜比古神常陸國無位筑波女大神並從五位下癸





烏咋破大
納言座

菅原清公
逝官聽乗
牛車参内

因之而通
其詞說曰
関說閫通
也

從容安也

左左京太
夫也

酉烏入外記廳咋破大納言座丁丑文章博士從三位菅原清公逝故遠江介從五位下古人第四子也古人儒行高世不與人同家無餘財諸兒寒苦清公年少略渉經史延暦三年詔令陪東宮弱冠試文章生学業優長挙秀才十七年對策登科除大学少允二十一年任遣唐判官兼近江権掾二十三年七月渡海到唐與大使倶謁天子得蒙顧眄二十四年七月帰朝叙從五位下轉大学助大同元年任尾張介不用刑罰施劉寛之治弘仁三年拝満入京補左京亮遷大学頭四年任主殿頭五年右少辨轉左少辨遷式部少輔七年加從五位上兼阿波守九年有詔書天下儀式男女衣服皆依唐法五位已上位記改從漢様諸宮殿院堂門閣皆着新額又肄百官舞踏如此朝儀並得関説十年正月加正五位下兼文章博士侍讀文選兼参直講之事十二年叙從四位下轉式部大輔尋任左中辨有不遇意求遷右京大夫上從容問京職官品清公對曰正五位官即日改為從四位官左右同之十四年除彈正大弼天長元年出為播磨権守不異左貶時

阿保親王薨

笠梁麻呂卒

人愛之。二年八月、公卿議奏、国之元老、不給遠離、更使入都、兼文章博士。三年三月、亦遷弾正大弼、兼信濃守、復轉左京大夫・文章博士・妃故。八年正月、授正四位下。承和二年、兼但馬權守、侍讀後漢書。六年正月、叙從三位。老病羸弱、行步有難、勅聽乘牛車、列南大庭梨樹下。斯乃肇古之力、非徇求所致。其後託病漸絶入內、仁而愛物、不好殺伐、遣傳寫經、以此為勤、恒服名藥、容顔不衰。逝時年七十三。庚辰、制、諸色商物、不論東西兩市、宜興販之、不可必偏倚一方、不可空市廛闕公事。壬午、弾正尹三品阿保親王薨。歳五十一、素性謙退、才兼文武、有膂力、妙弦哥。以告健岑逆謀故、贈一品。○十一月、辛卯朔、天皇不豫。○十二月、辛酉朔、天皇始御紫宸殿。嵯峨太皇太后遷御于冷然院、淳和太皇后鬄落入道。戊辰、伯耆守從四位上笠梁麻呂卒。丁丑、勅制、延



承和十年

伴友足卒

曆年中以来、天台華嚴、分響並驅、三論法相、舉翅競飛。實說者衆、諳案者寡。法華経最勝王経、毎年聽度、各入近江國妙法寺幷寂勝寺、立為恒例。庚辰、獻楯列山陵神寶。遣滋野貞主、備御寶弓劔等。此山陵者、神功皇后之陵也。祈國家擁護也。

癸亥十年、春正月、庚寅、廢朝賀、諒闇也。從四位上伴友足卒。丁酉、皇太子參大極殿、最勝會。但不舉音樂。以過密之內也。從四位下藤原長良為兼相模守。左兵衛督如故。其外任官多、緒嗣上表、勅報不許、而屢請其致仕。由是其子正五位下右馬頭春津叙從四位下。壬子、授從四位下紀名虎正四位下、正六位上伴

大野真鷹卒

文室秋津卒當時称驍將

楯列山陵鳴動其声如雷

善男從五位下。○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壬戌、散位從四位下勳七等大野真鷹卒。時年六十二。真雄之子 己巳、從五位下在原行平為侍從。從五位上春澄善繩為文章博士。○三月、出雲權守正四位下文室秋津卒于出雲國。秋津長武藝、稱驍將、但飲酒至三四盃、有醉泣之癖、似非大夫、坐健岑之事、終於配處。歳五十七、智努王孫、大原子也。甲寅、令義倉物賑給東西悲田病者及貧窮者。○夏四月、己未朔、楯列陵守言、去月十八日食時、山陵鳴二度、其聲如雷、赤氣如飄風、指離飛去。申時亦鳴、其氣如初、指兌飛亘。遣參議正躬王、加檢伐陵木七十七株、至椹木等、不可勝計。即勘當陵



陸奥国上言

官符

守長百濟春繼、座梅宮正五位下酒解神從五位下、大若子神從五位下、小若子神三前、並授從四位下。從五位下白玉乎奈來酒解神一前正五位下、並預名神。壬戌、遣使祭廣瀬龍田二神、例也。陸奧國言、諸團軍毅等欵云、兵士年役六十箇日、分結六番、以旬相代、口食私粮、身直城塞、而道路遼遠、鎮疲往還、家居少日、何濟產業、因為逃散者多、民不按堵、望請更加一千人、與本幷八千人、分結八番、延彼番程、以息弊兵、唯不更置團周、加諸國者許之。太政官奏、應陸奧出羽兩國浮浪人、送付本貫事、頃年邊郡、黎甿習

宕過也、

俗澆醨、好逋課賦、多入奥地、又陸奥人民既宕出羽、出羽百姓還匿陸奥、去就無定、姦濫多端、而脱於籍帳、闕於官庫、今宜所有浪人尋送本郡、陸奥鎮守将軍従五位下御春濱主言、健士既脱調庸、亦無課役、准兵士下兵同命役、修理城隍、許之、己卯、使参議藤原助掃部頭坂上正野等奉謝楯列北南二山陵、依去三月十八日有奇異、捜撿圖録、有二楯列山陵、北則神功皇后之陵、倭名大足姫命皇后 南則成務天皇之陵、倭名稚足彦天皇 世人相傳、以南陵為神功皇后之陵、偏依是口傳、毎有神功皇后之祟、空謝成務天皇陵、先年縁



日赤無光

召百僧於清涼殿讀経、以鎮物怪

石見国置鹿足郡

神功皇后之祟、所依弓劔之類誤進于成務天皇陵、今日改奉神功皇后陵、参議三原春上致仕、今茲十一月逝、歳七十一 ○五月己丑朔、日赤無光、終日不復、非雲非霧、黒氣亘天、至于申後、時々日見、其色黄赤、辛卯、令神祇官陰陽寮解謝之、是日午刻日色明潔、丙申、又為鎮内裏物怪、并日異、屈百僧限三箇日、讀薬師経於清涼殿、修薬師法於常寧殿、轉大般若於大極殿、諸司醋食兼禁殺生、石見國美濃郡分割為両郡、本郡依舊為美濃郡、新郡取邑號為鹿足郡、武蔵國那珂郡元来小郡、官貟約小、而今戸口増益、結定四郷、壬

犬登殿上御座前遺屎

録政化得失而問之、曰對策

菅野高年於内史局始讀日本紀

始置主計主税二寮

朝野鹿取逝事跡

寅、犬登殿上御座前、参議以上座邊、及吐并遺屎、癸卯、文章得業生正六位下和氣貞臣對策、判之為不第焉○六月戊午朔、散位正六位上菅野高年於内史局始讀日本紀、甲子、始置主計主税二寮、寮掌各二人、准勘解由使及京職、以雜出身人堪事者補之、乙丑、肥後國阿蘇郡従三位勲五等健磐龍命神社、神主河内國河内郡従二位勲三等平岡大神社、神主等永預把笏、戊辰、参議従三位勲六等兼越中守朝野鹿取逝、時年七十、大和国人、忍海鷹取子也、叔父朝野道長養為子、少入京、遊大学、頗渉史漢、兼知漢音、始試音生、任相模博士、後登科為文章生、累遷遣唐通事、太宰大典、侍講弘仁帝在藩之日也、任越中守、立性謹慎、臨事明了、以史幹



藤原緒嗣薨事跡

浹、周匝也、

浹辰、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也

稱、能叔人之贊、壬午、伊賀尾張参河等十八國飢、勅賑之、丙甲、左京人原雄王等賜姓高階真人、高市皇子之後也、右京人良長王、良雄王、良氏王等賜姓清龍真人、忍壁親王之別也、○秋七月戊子朔、丁酉、奉幣於天下名神、祈百穀、庚戌、致仕左大臣正二位藤原緒嗣薨、依例遣使監護喪事、遺言不受葬詔、贈従一位、緒嗣者宇合之孫而百川之長子也、桓武帝延暦七年春、授正六位上、補内舎人、十年春、授従五位下、時年十八、補侍従中衛少将兼常陸介、内厩頭、俄遷衛門佐、十六年七月、叙正五位下、未及浹辰、授従四位下、時二十四、尋転衛門督、兼出羽守、遣西寺長官、右衛士督、二十一年六月、拝参議、時年二十九、尋兼山城但馬守、大同二年、加従四位上、為山陰道観察使、兼左大辨、是歳兼刑部卿、遷東山道使、兼陸奥出羽按察使、冬十月、加正四位下、弘

緒嗣暁達政術

夜臺墓也

仁年中、遷右兵衛、右衛門等督、停按察使、領美濃近江等守、辞脱武官、遷宮内卿、兼河内守、尋叙従三位、拝中納言、俄授正三位、遷民部卿、転大納言、授従二位、兼皇太子傅、天長二年、拝右大臣、返上封千戸、九年転左大臣、弘仁以降、辞職之表已過十上、三朝優詔不許之、緒嗣暁達政術、以治王室国之利害、知無不奏、但有両人説一事、其一人先所許、是優語也、一人後所道、是真実也、確信先許、不容後説、有此偏執、為人所刺、薨時年七十、辛丑、修嵯峨太上天皇周忌斎会、斎日七月十五日壬寅也、而避本命日、而用十四日辛丑、以為宜、太后又従之、而源信・源弘等曰、依遺詔可不避、忌帝因熱発、不能自議、公卿藤原良房与群臣相議定云、本命之日、不挙凶事、有可避則避之、無疑、仍停壬寅而取辛丑、無復酌議、丙辰、是晦日也、公卿率百官、被下朱雀門、始就吉礼也 ○ 八月丁巳朔、釈奠、辛未月蝕、詔曰、橘奈良麻呂倚伏難測、既扃夜臺、憚福禄之不長、悲



當新羅国鼓声遥聞

内裏犬産焉

忠貞之妹、遂宜寛典、式賁幽壙、可贈従三位、乙亥、宗康親王加元服、戊寅、對馬島竹敷埼防人等申云、従去正月中旬、迄于今月六日、當新羅國、遥聞鼓聲、毎日三響、常候三時、共聲發動、以至黄昏、火更見焉、勅曰、縦雖無事、不可不慎、又延暦年中、以東國人配防人、後以筑紫人配防人、而並停廢、若有急寇、何以防禦、准舊例、以筑紫人為對馬防人 ○ 九月甲午、重陽節也、御紫宸殿、宴群臣及文人、同賦白露為霜之題、宴訖賜禄、丙申、内裏犬産焉、諸司行事、戊戌、授従四位下丹生川上雨師神従四位上、辛丑、正三位藤原

藤原愛發逝

愛發逝、眞楯之孫、内麻呂第七子也、大同年中、為文章生、歴献応部之詩、弘仁六年、叙従五位下、九年任近江介、為人柔和、不妄發怒、在於政無許為通熟、兼和七年、任大納言、九年秋、連逮伴健岑謀反事、出于京外、在山城國久勢郡別墅而逝、年五十七 ○ 冬十月丙辰朔、天皇御紫宸殿、曲宴于皇太子已下、侍臣已上、賜禄有差、壬申、梅宮従四位下酒解子神一前、平野社一前、預之名神、癸酉、遠江國濱名郡猪鼻驛家廢来稍久、今依國司言、遣使検其利害、更令興復、公卿封禄復舊、先是所減公卿禄封、一一復舊、甲戌、始賜諸陵・圖書・雅樂・園池・正親司印各一面 ○ 十一月乙酉朔、以大僧都泰景為僧正、少僧都明福為大僧都、律師延祥為少僧都、大法師



定真言宗傳法職位

能登始為国分寺

僧仁好・順昌帰自唐

實敏為律師、大法師眞濟為權律師、乙申、遣正躬王奉幣帛於賀茂神社、祈國家昌泰也、庚子、任校畿内田使、有長官、次官、是日勅、為護國家、於東寺令定真言宗傳法職位、并修灌頂、宜告諸寺、嚴加捉搦、若有違犯者科罪 ○ 十二月己卯朔、以能登國郡内定額大興寺始為國分寺、戊午、摂津國豊島郡人、左衛門府門部正八位上迹繼麻呂等、除迹字、賜阿刀連姓、本阿刀也、天平年中、誤以迹一字為姓、庚午、授従五位下稲荷神従五位上、癸亥、入唐留學天台宗僧圓載之弟子仁好・順昌與新羅人張公請等二十六人、来著於長門國、授従五

宮田麻呂謀反被配流

位下貴布祢神主正五位下甲戌制彈正京職巡撿之日史生坊令不論位階總猶下馬丙子散位從五位上文室宮田麻呂之從者陽侯氏雄告宮田麻呂將謀反遣內竪喚宮田麻呂即參於藏人所即禁之于左衛府分遣良岑木連伴成益清瀧河根藤原真道等於京及難波宅搜求兵具是日諸門嚴固戊寅禁告者氏雄于左近衛府勅使等所搜得宮田麻呂京宅兵具弓十三枚胡籙三具箭百六十隻劔六口難波宅兵器冑二枚零落甲二領劔八口弓十二張胡籙十具桙三柄并置于右近衛陣庚辰遣滋野貞主



僧神叡連坐宮田麻呂被配流

元興寺僧守印寂

守印鼻根最奇

承和十一

藤原岳雄推問宮田麻呂癸未宮田麻呂罪當斬宥降一等流于伊豆國其男二人內舍人忠基於佐渡國無官安恒於土佐國從者二人和邇部福長於越後國并於枚麻呂於出雲國連坐僧神叡與枚麻呂共流同處告者陽侯氏雄特授大初位下任筑前權少目元興寺傳燈大法師守印寂（和泉国人也俗姓師氏勝虞大僧都之門徒也延暦二十四年年分具戒其性聰敏心神清明一經耳者諳而不忘暫觸目者記而不漏精練法相兼通俱舍論義之座相敵者稀且鼻根最奇守印他行有人入其房歸問云何人入我房又見童子云彼食飯也驗之果是矣鼻之遠聞皆此類也然未昇朝家講僅化一房之內死時年六十一）

甲子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太雪廢朝賀天皇御紫

年廿六甲子當唐武宗會昌四年

除校田使

釈奠

宸殿賜御被于侍從以上丙戌朝覲太皇太后於冷然院己丑山城國上鐵甲一領云此甲褁布袋流着葛野川庚寅御紫宸殿宴群臣授無品基貞親王三品無品宗康親王四品（其外叙位多）差竟賜祿有差甲午藤原長良橘岑繼並為參議紀名虎為刑部卿和氣真綱為美作守庚子內宴於仁壽殿公卿及知文士五六人陪焉同賦上春詞之題勅三品基貞親王預宴是日叙內教坊妓女石川色子從五位下〇一月甲寅朔日食乙卯除校田使笠數道為山城國次官路氷名為攝津國次官丁卯釋奠公卿就大學行事



此国謂本邦

嵯峨天皇和春道詩御製

春道応嵯峨天皇製詩

春道雜言秋雲篇

庚辰掌侍從四位下大和館子為典侍戊戌但馬國上帽子單衣腰帶革鞋刀子等一櫃其體樣弁小不似此國之物疑俫儒國物流着歟庚戌授從五位下惟良春道從五位下（春道歷仕弘仁帝天長承和之間當時呼之為惟山人又為良逸人也嵯峨天皇有和惟逸人春道秋日臥疾花嚴山寺精舍之作曰絕頂花嚴寺雲深溪路遙道心登靜境真性隔塵囂閱鵬禪庭拓觀空佉界燕天花流邁澗香氣度風竹時明合鐘声曉動搖轉絳山月下贏病轉寥々春道応嵯峨天皇製賦深山寺曰上方來性路難尋塔廟青山抵樹林片石觀空何却盡孤雲對境幾年深紗燈點々千峯夕月磬家々五夜心到此然令身世忘塵機不得更相侵嵯峨天皇有聽早鷽亦惟山入春道詩曰春歸物色早鷽飛曉哢初忠人不歸寂々空房無與聽春寒獨恨薜蘿帷春道有雜言秋雲篇曰青山兮間寂懸岸兮絕壁下臨不測之崢嶸上插寥廓之空碧雲雷兮亂怒日月

官符

兮朝兮我來散髮兮秋復春林煙霏々唯一身朝炊藜藿烹鷄白雲為枕卧青溪溪流兮浩々芳草兮萋々在山中兮物無役讀詩書兮身多暇洞之口巖之阿有時獨坐青山歌坐且歌行且歌青山寂々奈樂何○夏四月、癸丑朔、天皇御紫宸殿、宴侍従已上、賜禄有差、壬戌、太政官符、應補任大隅・薩摩・壹岐等國島講師事、右得太宰府解偁、件三國一島司等解偁、建國任職、大小是同、除禍祈福、彼此不殊、如今此國皆有斯職、修正月安居等法、而此國島、既無講讀之職、還失鎮護之助、加以國分二寺雜物觸類夥多、既無綱維、令誰主掌、望請准諸國例、置講讀師、仍請裁者、府司商量所陳有理、望請准據管内諸博士醫師



滋野貞主捨宅為慈恩院
甲斐国伴富成女節行

之例、府司於觀音寺、與彼講師、共簡試部内僧精進練行智能、有聞堪任講莚、始終無變者、將補任之、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良房、宣奉勅、講師依請、讀師莫置、但安居齋會之日、依延暦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格、以國分寺僧次第請用、丁卯、從五位上三島岡麻呂為散位頭、庚辰、御武徳殿、覧諸牧駒馬及騎射、壬午、参議滋野貞主、以在西寺南居宅、捨為道場、號曰慈恩院、東大寺僧圓備為別當、勅許之、○五月丙申、甲斐國言、山梨郡人伴富成女年十五、嫁郷人三

武蔵国節婦刑部真刀自咩叙位

枝平麻呂、生一男一女、夫死後守節不改、年已四十四、恒事齋食、敬於靈床、宛如存日、是節婦也、勅、終身免戸田租、標門閭、以旌節行、己亥、正躬王為遠江守、左大辨如故、辛丑、淡路國言、他國漁人三千餘人、群集、殘凌土民、伐損山林、望請皆悉禁制、録所犯及姓名、早速言上、壬寅、武藏國言、多摩郡猪江郷戸主刑部道繼、戸口同姓真刀自咩、為同郷刑部廣主妻、生四男三女、經二十一年、夫死、真刀自咩居喪有礼、事死如生、結廬墳側、晨昏悲泣、終始不渝、是節婦也、勅、授位二階、終身免田租、○六月癸丑朔、御紫宸殿、宴侍臣、



献白烏
十年六月高年始読日本紀至是了
賜大唐留学僧円仁円載等旅資

丙辰、若狭國飢、遣使賑之、己未、太宰府獻白烏一雙、丁卯、日本紀讀畢、戊寅、主水司言、司家之政、觸類繁多、而本自無印、只用白紙、事渉輕疎、未免嫌疑、望請准内膳采女等司、被給件印者、勅宜充之、○秋七月、壬午朔、癸未、詔、從二位源常為左大臣、正二位橘氏公為右大臣、又勅曰、在唐天台請益僧圓仁、留學僧圓載等、久遊絶域、応乏旅資、宜附圓載傔従僧仁好還次、賜各黄金二百両者、所司准勅分付、如前、○閏七月、壬午朔、天皇御紫宸殿、四衛府獻物、戊午、御仁壽殿、令奏林邑樂、未曽覧此樂故也、辛酉、左大臣從

嵯峨太皇太后不豫

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源常上表請減封不許○八月辛巳朔御紫宸殿覧芳宜花宴乙酉文章博士從五位上春澄善縄大内記從五位下菅原是善等被大納言藤原良房宣偁先帝遺誡若後有可改臣子商量改之耶否由是略引古典證據之文若之以義量宜取捨然則可改改之復何疑焉朝議從之癸卯幸北野駐蹕於雲林院閲覧池塘賜宴群臣日暮還宮庚子嵯峨太皇太后不豫遣中使奉問起居○九月辛丑朔雨快降久不雨井泉涸竭至是人以為嘉澍己未御紫宸殿重陽宴公卿已下至六



藤原貞主卒

応諸司納米用秤事

位文人同賦問秋光之題賜祿有差庚申外記曹司廳前白虹見丙寅藤原貞主卒楓麻呂孫園主子時年七十○冬十月庚辰朔乙酉御八省院奉幣于伊勢大神宮○十一月己酉朔壬子鴨上下大神宮祢宜外從五位下賀茂縣主廣友等申云鴨川経二神社指南流出而王臣家人及百姓等取鹿掟于此山便洗水上其末流来觸神社因茲汚穢之祟屢出御卜雖加禁制曾無順愼者勅宜仰當國並于河原嚴加禁斷若違犯者禁其身申送國郡司并祢宜祝等許容之者必處科是月太政官符応諸司納米用秤事右出納明

官符

察載在法令而頃年廩院大炊納米之日未必概量下用之時量闕稍多斯則因出納諸司不存覆量也宜自今以後本司先毎俵概量已知無奸濫然後申官收之但諸司撿納之時不更概量竊用權衡若有奸濫及量闕必令本司備償不曾寬宥又官符応待民部省移文勘納調庸物事右得民部省解偁諸國貢調郡司等理須先申参状然後向大藏省而或國郡司不経此省只向彼省因茲違期之輩寔難勘知望請下知彼省待此省移状致令辦進雜賦之物者大納言藤原良房宣依請○十二月授從五位上稲



坂上鷹主卒

官符

荷神從四位下壬寅散位從四位下勲七等坂上鷹主卒壬午除班田使正躬王為山城國長官滋野貞主為大和國長官丹墀門成為次官安倍安仁為河内和泉両國長官藤原助為摂津國長官戊子摂津國言先是定河邊郡為奈野可遷建國府而今國弊民疲不甚發役望請停遷彼曠野便以鴻臚館為國府且加修理者勅聽之丁酉行幸水沼野及芹河山城國獻御贄日暮還宮壬寅越前守從四位下岑成王犯罪官當解任岑成王初赴任之後乞暇入京隱居上下所司奏劾之是月太政官符応令神户百

僧安慧為出羽國講師弘天台

承和十二年藤原濱主卒

尾張濱主舞長壽樂皮膚消瘠若鮎魚故曰鮎背

姓護鴨上下大神宮邊川原并野事四至御祖社東限寺田南限故參議大中臣諸魚宅北路東西限百姓宅地并公田北限槐村下里南畔并寺田別雷社東限路并百姓宅地南限道并百姓宅地公田西限鴨川北限梅原山右得山城國解稱依太政官去十一月四日符仰愛宕郡司令禁護件社邊河而郡司解稱郡中徭丁數少無人差充望請以在此郡神戶百姓分番令禁守若致汗穢永出神戶以公戶民相替補入者國加覆審所陳有實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依請是年僧安慧為出羽國講師時州人皆學法相不知台教慧開講從人弃法相習天台慧幼從最澄澄死從圓仁受大日經孔雀經等河內國大縣郡人也

乙丑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大雪廢朝賀辛亥從四位上藤原濱主卒濱主園人之長子也時年六十一甲寅御豐樂院是日敘位授橘氏公從二位小野篁從四位下良峯宗貞從五位下乙卯於大極殿修最勝會之初也是日外從五位下尾張濱主於龍尾道上舞和風長壽樂觀者以千數初謂鮎背之老不能起居及于垂袖赴曲究如少年四座僉曰近代未有如此者濱主本是伶人也時年百十三自作此舞上表請舞之丁巳召濱主于清涼殿前令舞長壽樂舞畢奏和哥天皇賞



橘氏公請奉還食封

釋奠

善道真貞卒修撰令義解以三禮三傳為業

歎左右垂淚賜御衣一襲而罷退戊午御紫宸殿以從五位下良岑宗貞為左近衛少將從五位下藤原岳守為左兵衛佐四品宗康親王為太宰帥丁卯內宴於仁壽殿公卿之外文人恩斜者不過五六人同賦香出衣之題宴畢賜祿敕授內教坊倡女內人貞刀自從五位下壬申美濃國言上下諸使隨其位階乘用人馬內立條章而貢御等使公物有限私荷無數運送山谷人馬疲斃請除非貢御鷹馬并四度使之外諸使等以初位已下子弟被差充之者敕依請宜仰陸奧出羽兩國及東山道諸國令知此制甲子右大臣從二位橘氏公上表請返食封一千戶〇二月戊寅御紫宸殿賜侍臣酒於是攀前殿梅花插皇太子及侍臣頭以為宴樂令近衛女將錄親王以下侍從以上見參賜御被襖子等丁亥釋奠公卿就大學行事辛卯幸水成瀨野癸巳天皇喚時康人康親王于清涼殿令加元服此日至於非侍從及未得解由大夫等預宴賜祿丁酉散位從四位下善道真貞卒真貞右京人也故伊賀守從五位下伊與部家守子也年十五入學數年之間諸儒共推其才行補得業生大同四年課試登科任山城目天長年中依詔與諸儒修撰令義解真貞參其事真貞以三禮三傳為業兼能談論但不明漢音不辨字之四聲至於教授總用世俗踏哃之音情在進取不能沈黙比及懸車

禁中射場

駿河国上言

任東宮学士、遣太子發出為備後守、帝憐其因老召入京、諸儒言、當代讀公羊傳者、只真貞而已、恐此学墜焉、廼命真貞於大学講之、至是卒于家、時年七十八　庚子、太子於禁中射場、
有奉獻之設、縁是折紫宸殿前梅花也、兼和錢二十
貫以為御賭物、唐布三百段、以為群臣料○三月丁
未朔、辛亥、從五位下菅原是善為文章博士、壬子、召
僧徒百口、限五箇日、於紫宸殿、清涼、常寧等殿、及真
言院、轉讀大般若経、兼修陀羅尼法、以有物怪也、丁
巳、讀経竟、衆僧帰、勅施度者各一人、并物、辛未、勅召
太宰貟外郎正三位藤原吉野、遷配山城國、但不聽
入京、癸酉、駿河國言、官牧牛百頭、放飼多煩、望請依



仁壽殿東廂有火

數責却其直者混合正税、永為出擧、以其息利年料、
御牛買備、民間依例貢上者、許之、乙亥、火仁壽殿東
廂、犬衆撲滅○夏四月丁丑朔、是月、太政官符應補
筑後、肥前、肥後、豊前、豊後五箇國醫師事、右得太宰
府解偁、謹按去神亀五年八月九日格云、博士者、總
三國一人、醫師者、毎國一人、又宝亀十年六月七日
格云、太政官去閏五月廿七日奏偁、博士醫師兼國
者、學生勞於齎粮、病人困於救療、望請、毎國各一人、
並以六考遷替、盡聞已訖者、夫醫師兼國之任者、為
有救療之急也、今件五箇國去府之程、二日以上、七

有虫咬牛馬而斃

日以下、吏民之中、頗得病患、赴着府下、勞受醫藥、命
在呼吸、但不對治之途、豈可如此、望請、國別減史
生一人、置醫師一人、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奉勅宜
停減史生、以典藥寮學生及第者補之○五月丁未
朔、乙卯、山城國言、綴喜相樂両郡境内、自去三月上
旬、蟲多、身赤首黒、大如蜂、好咬牛馬、即腫、相樂郡
牛斃盡無餘、綴喜郡病死相尋、隨分祓禳、曾不止息、
移染之氣、于今比行、卜之則綴喜郡樺井社、及道路、
鬼為崇、即遣使祈謝焉、兼賜治牛疫方、并祭料物、庚
午、授從四位上勲二等松尾神正四位下○六月丙



橘氏人卒

勅召藤原秋常丹墀縄是紀貞継於配所

戌、神今食也、天皇熱悶、不御神嘉殿、所司行事、庚寅、
月輪半虧、賛明稍満、癸未、勅令齋宮寮頭并助撿校
大神宮并多氣度會両神郡雑務、自今以後、立為恒
例○秋七月丙午朔、日食、己酉、神祇伯橘氏人卒、己
未、右京人中務少録正七位下巫部公成等、賜姓當
世宿祢、公成者神饒速日命之裔也、公成祖父真椋大連、在大長谷雅武天皇時、奏迎筑紫之奇巫、奉救御病之績、肯天皇寵之、賜姓巫部、後世疑謂巫覡之種、故今申改之　甲子、勅召配
流人藤原秋常、丹墀縄是、紀貞継、又配京外、人橘永
名等同聽入京、丁卯、常陸國言、依去年二月二十七
日符、補任鹿島大神宮權宮司、庶務之勤、不異正任、

勅召橘田宮麻呂清原岑越等於配所　釈奠　官符

而奉幣朝使只給正任當色不給權任祭祀之場同官異色望請准擬正任將預給例者聽之立為恒例○八月乙亥朔丙子勅召配流人橘田宮麻呂清原岑越三善氏吉橘忠宗御舩養繼紀春常藤原安成紀永直丹墀時永入京丁丑釋奠戊寅御紫宸殿召大學博士學士等令論議賜祿有差○九月乙巳朔癸丑重陽節天皇御紫宸殿賜宴令賦九日翫蘭之題宴畢賜祿有差甲寅太政官符応停每年進上青苗簿帳事右得相模國解偁撿案內依太政官去承和九年六月九日符勘造件帳附大帳使每年進上



三原春上逝

今商量有損之年有用勘會無損之歲未見其用望請當有損年勘造進上自此之外將從停止謹請官裁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民部卿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良房宣依請自餘國只准此壬申下野國芳賀郡人大麻績部總持男足利郡少領外從八位下大麻續部嗣吉改本姓賜下毛野公姓○冬十一月甲辰朔乙巳毀越前守從四位下岑成王四位位記緣有犯罪也辛酉參議三原春上逝丁卯新甞會天皇御紫宸殿宴于百官日暮賜祿有差○十二月甲戌朔庚辰從四位下稻荷神預名神例戊寅

菅原道真生并本系　承和十三年

大宰府馳驛言新羅人齎康州牒二通押領本國漂蕩人五十餘人来着此日外從五位下物部廣泉為兼內藥正侍醫如故是年菅原道真生是善第三男也故其字曰菅三掃部頭大江佐國元永元年八月七日記云或人說曰菅原院昔參議是善卿之宅也昔日其宅南庭有童兒齡五六歲許容止閑雅體貌奇偉是善問曰汝是何家之子奚自來遊耶童兒答曰我無居處又無父母欲以相公為親也是善知其匪直也以人而許之養之勸学研覃天才日新是則菅丞相也佐國謂此說之趣是非不測道春按謂世俗有北野天神緣起皆如或人所說蓋出自巫祝浮屠之口者也彼以此人為累世儒宗故推其所生以誣之為神佛之依托而已丙寅十三年春正月癸卯朔御大極殿受朝賀畢御紫宸殿宴侍臣己上賜御被乙巳朝覲太皇太后于



冷然院丙午烏舍傳漏之鐵飛去墜於春興殿上己酉御豐樂殿宴于群臣授無品時康親王四品授藤原良相從四位下在原行平從五位上庚戌於大極殿修最勝會是日授四品賀樂內親王三品乙卯無品基貞親王為上總太守從五位下藤原行人為介三品仲野親王為上野太守從五位下良岑宗貞為備前介從五位上春澄善繩為兼備中介文章博士如故從四位下藤原良相為兼左近衛中將內藏頭阿波守如故良岑宗貞為兼少將在原行平為左兵衛佐橘真直為右兵衛佐戊午御紫宸殿覽蹈哥己未御豐樂殿觀射

召尾張濱主令奏舞年百十四

伊勢国人產男両頭四手

壬戌、內宴於仁壽殿、公卿及詞客預宴者五六人、同賦百花酒之題、宴訖賜祿、戊辰、召尾張濱主于淸涼殿前、令奏舞、時年百十四、帝憐其高年、授從五位下、又授正六位上賀茂乙本從五位下、是造琴之良工也、○二月、壬申朔己卯、伊勢國言、鈴鹿郡枚田郷戶主役茂麻呂妻川俣縣造藤繼女產男、其體自胸以上兩頭分裂、二人相對、四手相具、面貌美麗、頭髮甚黑、自腹以下同共一體、生而一日死、壬午、從五位下陸奥介坂上正宗為兼鎮守將軍、甲午、太政官、隨僧綱牒處分從儀之僧、宜依其本數以八人為定、其餘



三足犢生

大和館子卒

武蔵国刑部廣主妻節操

皆從停止、庚子、菅原是善為越後介、文章博士如故、○三月壬寅朔庚申、大和國言、山邊郡長屋郷戶主犬甘千麻呂牛產三足犢、下唇長於上唇、行步不便、動則顚仆、○夏四月辛未朔、御紫宸殿、太子入覲、恩讌頻下、群臣具醉、殊召藤原雄敏令彈琵琶、復令諸大夫知音者選吹笙笛、更奏哥謠、日暮賜祿有差、癸未、典侍從四位上大和館子卒、○五月、辛巳朔壬寅、武藏國言、多磨郡猪江郷戶主刑部近繼戶口同姓眞刀自咩、為同郷刑部廣主妻、生四男三女、經二十一年、其夫死、眞刀自咩居喪有禮、事死如事生、墳側結廬、終

尚侍內侍頭典侍助

尚藥薬司頭

尚掃掃司頭

典膳掌造供膳奉膳掌進御膳並內膳司長

尚酒酒司長

尚縫々司長典縫次官

始不變、見其操行、可謂節婦、勅宜特授位二階、兼終身免田租、戊申、授美濃國不破郡從五位下中山金山彦神正五位下、癸亥、從四位下東宮學士小野篁為兼權左中辨、丁卯、授從五位下春江安主從五位下、大枝氏子從五位上、從四位下菅野人數為典侍、從五位下益野王為尚藥、從五位下路氏子為尚殿、從五位下紀岑子為尚掃、外從五位下飛鳥部稻子為典膳、從五位下田口全子為尚酒、從四位下橘枝子為尚縫、從五位下小子諸主為典縫、○六月、庚午朔甲申、圖書寮雜色生等、停經式部省監試、縁本司



藤原吉野逝忠孝多

官符

定、令預勘籍例、○秋七月、己未、正五位下岑成王、去年縁犯罪毀從四位下、位記今據法條降一等叙之、○八月庚午朔辛巳、散位正三位藤原吉野逝、參議藏下麻呂之孫、參議綱繼之男也、少年遊學不恥下問、性寛大容衆、手不釋巻、教誨子弟、尤是柔和、雖視過失未嘗白眼、至于執論不必進法、寄住之處好常植樹、其事父妣定省温清無虧、其忠孝為多、父嘗聞有鮮肉遣索之、父觸人泥固不分遣之、吉野自朝乃聞之、責讓旭人、涕泣終身不復肉食、承和七年、後太上皇崩、嬰篤昔年絶而不宦、上表辭職不許、九年、縁坐伴健岑事左降太宰員外帥、十二年正月、遷配山城國、卒、年六十一、丙戌、勅以叡山定心院事下於所司、記其來由貽之于後、先是帝建此院、太政官符、應立率徵救前舊年調庸并官物未進事、右徃年外吏不慎法式、勤公者寡、

石上内親王薨

和氣眞綱逝本系

白鷺降集位版

陷憲者衆、緣此去承和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殊降非常之恩、咸免已往之罪、左大臣宣奉勅、如聞、赦後收宰多罹先怠專優前司、累暨後人、議之政途、良非均平、宜立率法、毎年相兼徴十分一、若堪徴者、莫拘此率、自餘雜物、亦宜准此○九月己亥朔、丙午、授常陸國勲十等薩都神、相摸國無位寒河神、並従五位下、辛亥、参議藤原長良為兼讃岐守、左兵衛督如故、壬子、小野篁為左中辨、藤原和影為左少辨、橘伴雄為侍従、藤原氏宗為式部少輔、甲子、無品石上内親王薨、日本根子天推国高彦尊之女也、乙丑、参議従四位上和氣眞綱逝、清麻呂第五子也、稟性敦厚、忠孝兼資、執事之中、未嘗邪枉、少遊大學、頗讀史傳、弱冠補文章生、延暦二十二年、始預官班、任内舍人、大同四年、遷治部中務丞、弘仁六年、叙従五位下、尒来三代経歴内外官、總是三十餘貞、左右大中少辨、左右中少將等、凡歴清要之地、莫不渉踐、尒乃爵止於従四位、官登於平章事、加以道心有裕帰佛乘、是帰天台眞言両宗建立者、眞綱及其兄但馬守廣世、両人之力也、又為左近衛次將時、割留俸分、兼添私物、買得摂津国良田、納之厨家、有箪醪投河之義、士卒補疲于今頼之、情切助公、於焉可見、但禍福糾纆、倚伏難量、至當年春夏際、法隆寺僧善愷、告少納言従五位下登美直名取犯之罪、官欲任理聽其訴訟、而同僚中有援引直名者、翻以傍官誣為許容違法之訴、先給明法博士等、断許容之罪、博士等有所畏避、不曾正言、箕畢星取好各異、公罪私罪、其論不同、於是眞綱自謂、塵起之路、行人掩目、枉判之場、孤直何益、不如去職早入冥々、固閉山門、無病而終、時年六十四○冬十月己巳朔、丙子、高丘貞雄為摂津介、癸巳、白鷺集建礼門



繼枝卒

官符

官符

上、須臾降集大庭位版、乙未、散位従四位下繼枝卒、伊豫親王第二子也○十一月己亥朔、壬子、太政官下符所司、令徴前参議左大辨正躬王、前参議右大辨和氣眞綱等贖銅、其符偁、太政官符刑部省、応徴贖銅事、正躬王応徴十斤、和氣眞綱身卒不徴、伴成益応徴十斤、藤原豊嗣十斤、藤原岳雄十斤、依僧善愷許訴其罪也○十二月戊辰朔、乙亥、源強為班山城田使長官、藤原氏宗為次官、豊前王為大和次官、岑成王為河内和泉次官、路永名為摂津次官、戊寅、火焼西大寺講堂佛像一時煨燼、甲申、太政官符、応納庫調庸并雜物盡舊貯新事、右得大蔵省解偁、按倉庫令云、凡倉蔵貯積雜物、応出給者、先盡遠年、其有不任久貯及故弊者、申太政官、斟量處分者、須據准令條所司出納、而頃年置動用倉、納雜種物、新貢之物、先居其上、故弊之色、即在下、觸事出用、舊物猶遺、望請當年貢物、擬納別倉、先盡舊貯、後用新物者、左大臣宣、依請、丙申、勅、割近江國正税三萬束出擧、以其息利充延暦寺定心院佛僧之供、本尊梵天帝釋供養、毎日白米一斗五升五合、僧十人、毎日白米六斗四升、燈分油、毎日二合

承和十四年

時子内親王薨

始置定心院十禪師

官符

丁卯十四年春正月戊戌朔廢朝賀大雪御紫宸殿宴侍從已上賜御被庚子朝覲太后於冷然院甲辰授三品仲野親王二品其餘叙位多己酉源定小野篁並為參議藤原嗣宗為左中辨伴善男右中辨藤原冬緒右少辨正四位下源融為近江守丁巳内宴於仁壽殿教坊奏態公卿獻詩如常賜祿有差〇二月丁卯朔丙子勅召流人藤原亮直等六位以下六十二人令入京丁丑藤原貞敏為雅樂頭戊寅無品時子内親王薨天皇之女也 庚申擇有智行者於延曆寺始置定心院十禪師太政官符應没不送造錢料物諸國司公廨事右得鑄錢司解偁諸國所送年料雜物或冬時乃送或逾年纔来由此一年作物經年不成四季料錢闕時不貢謹案延曆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格偁寶龜四年閏十一月二十三日下民部省符偁去元年五月十五日符偁春米據已上專當其事史生已上差充綱領若春運違限解見任者而猶不慎右大臣宣奉勅自今以後若有雜米未進無問多少國司史生已上皆奪公廨沒為官物者而不慎格旨常致延引若不張如件之制何濟要作之事望請諸國所送雜物毎年二月二十日以前令送畢若有未



雄雉来集主殿直盧前

天有鳴聲

官符

綱維法務也

群鳥億萬繞日上下

田口佐波王卒

進准其數依格沒公廨國司詳錄載其色相當物數專使言上然則人情有畏國用無闕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依請〇三月丙申朔戊申雄雉自東方飛来集主殿直盧前西走入閤門中右近衛六人捉得視之體中無傷羽毛全整〇閏三月己巳天有鳴聲餘響殷々良久而止大政官符應令常住寺十禪師共撿校寺家雜務并糺正濫行事右彼寺十禪師傳燈大法師位願修等表偁件寺迫近皇城男女多濫仍去天長年中特簡諸大寺僧始置十禪師尋其本意將警諸國家住持伽藍而頃年別當三綱主徒混雜各營房舍必無顧堂塔破損濫行還汚十師望請自今以後永停別當十師俱理又其綱維者同共推擇言上任用者大納言藤原良房宣奉勅依請宜寺家之事一委十師更相撿察禁督濫行求為將律之符使務諸國之營戊寅群鳥億万繞日上下自日中到黃昏仰看空中不知何鳥庚辰左京人戸主御支王男等賜姓淡海真人右京人山口忌寸豊道等改忌寸賜朝臣豊道後漢靈帝曾孫阿智王之苗裔也左京人豊岑真人廣龍復本姓文室朝臣高市親王之末孫也戊子神祇伯正四位下田口佐波王卒贈從三位以嵯峨太后之外戚也是月數々有

群鳥覆天

莊子竟宴

延春澄善繩於殿上行束脩之禮

群鳥遅明自西度東、其多覆天、終始不見、僉云、未曾聞之者。○夏四月乙未朔、乙巳、新子内親王初笄、宴親王已下侍從已上於内裏、非侍從及未得解由大夫、皆預飲筵、宴訖賜被。丁巳、小野篁為彈正大弼、橘永名為神祇伯、権律師真済為律師、大法師真紹為権律師。○五月乙丑朔、己巳、御武徳殿、觀馬射。甲戌、從五位下菅原是善為東宮學士（大内記如故）。乙亥、於清凉殿莊子竟宴。先是、帝受莊子於文章博士從五位上兼備中守春澄善繩。是日、引善繩於殿上、殊酎恩杯、行束脩之禮、令左右近習臣各賦莊子一篇、管絃



藤原豊主卒

勝立岡行恵有賞

帝始讀漢書

常陸國三村部綿女一産三子

更奏酣暢為樂、庭燎晰々、賜善繩御衣二襲、自外之物亦稱是、賜近臣禄各有差、當代儒者共以為榮。辛巳、藤原豊主卒。丙戌、授白丁勝立岡正七位上（立岡、若狭國百姓也、代窮民輸塩五斛、庸米百五十二斛、準稲四千六百八束）。辛卯、帝引春澄善繩於清凉殿、始讀漢書。是日、毀前左大辨從四位上正躬王、左中辨從四位下伴成益、右中辨從五位上藤原豊嗣、左少辨從五位下藤原岳雄四人位記各一階、縁受推法隆寺僧善愷違法訴状也。○六月甲午朔、丁酉、遣奉幣使於松尾大神、祈止雨。甲戌、常陸國新治郡人三村部綿女一産二男一女、賜正税稲

妃名虎卒

獻鼓松尾大神謝祟

置春宮監署

官符

三百束、乳母一人。乙巳、暴雨如懸河、此夜月暈之外、有白氣繞之。己酉、散位正四位下紀名虎卒（按、俗諺、惟喬・惟仁争位、賭勝負、時名虎與善雄角力相撲、名虎負而惟仁即位、清和帝是也、然今年清和帝未生、何有名虎相撲乎、其偽可知）。甲寅、滋雨止息、先是、左相撲司伐葛野郡家前槻樹、作太鼓、有祟、由是奉幣支鼓于松尾大神、以祈謝（用馬皮十二張、一面六張）。○秋七月甲子朔、乙丑、賜左相撲司印一面。丙寅、置春宮坊監署六司、史生各二員。太政官符、応令填進諸國神税帳勘出物事、右得神祇官解偁、撿諸國所進神税帳勘出之物、觸類多數、須申官令填納、而撿兼和之例、取税帳使等期状



僧慧萼至自唐、唐人張友信等同船

勘帳畢状、移送民部省、而使等毎年相替、不覺先事、自茲勘出之物、經年無填、望請准民部治部等省例、申官令填納、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将民部卿藤原良房宣、依請。辛未、天台留學僧圓載之傔從仁好、及僧慧萼等、至自唐國、上奏圓載之表状、唐人張友信等四十七人、同乗而来着（按、僧師錬曰、慧萼、齊衡之初、奉橘太后詔入唐、而帰朝、其後再入唐云々、嘉祥三年太后崩、其云齊衡者誤也、今云、兼和十四年帰自唐、則其再入唐、即齊衡年中歟、師錬不見載國史、故曰齊衡中初入唐）。壬申、太政官符、応申大帳調庸并正税等損益事、右得民部省解偁、主計主税両寮解偁、撿舊例、前件損益、或申總

省或申辨官今商議勾勘之務忽忙不詮雖貪勤濟
猶致淹留而経省申官勤延旬月政非簡要事是煩
労望請自今以後寮勘定畢即申送抄但損益帳勘
抄總目大帳税帳明年正月調帳七月並申省即署
申送於官然則寮吏免延引之責使人絶拘滞之苦
者省依解状伏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
衛大将民部卿藤原良房宣奉勅依請丁卯修造摂
津國天依羅社肥後國阿蘇郡國造神為官社減省
日向國俘囚禄料稲十万七千六百束以俘囚死盡
存者貞少也甲申右京人六世賀我王等賜御商真



藤原綱継逝

遠江国秦成女一産三子

僧慧雲獻孔雀鸚鵡狗等

人姓忍壁親王後也己丑授正四位下勲二等松尾
大神従三位致仕参議正三位藤原綱継逝字合之孫藏下
麻呂之第五子也時年八十五○八月癸巳朔宴侍従已上於紫宸
殿己酉遠江國榛原郡人秦成女一産二男一女賜
正税稲三百束及乳母一人○九月癸亥朔辛未重
陽節天皇御紫宸殿宴于親王已下侍従已上但召
非侍従諸司緑衫知文者如常同賦草木言之題宴
訖賜禄有差庚辰入唐求法僧慧雲獻孔雀一鸚鵡
三狗三按僧師錬曰承和五年僧恵運仁入唐十五年九月恵運仁帰自唐運者東寺實恵
之徒也為安祥寺第一世今此云恵雲者蓋恵運也仁者恵覚也○冬十月癸巳朔

僧円仁到自大唐

有智子内親王薨渉史漢属文

授正六位上安倍長谷従五位下甲午遣唐天台請
益僧圓仁及弟子二人唐人四十二人到自大唐丁
酉詔贈大納言従三位橘奈良麻呂更贈太政大臣
正一位崇帝戚也辛亥授雙丘東墳従五位下此墳
在雙丘東天皇遊獵之時駐蹕于墳上以為四望地
故有此恩又此丘下有大池水鳥成群臨幸放鶏隼
拂之左大臣源常山荘在丘南因獻御贄賜扈従臣
等饌甲寅授備中國無位吉備津彦命従四位下戊
午二品有智子内親王薨遺言薄葬不受葬使内親
王者先太上天皇幸姫王氏所誕育也頗渉史漢兼善属文元為賀茂斎院天長十年叙二品性貞潔居



官符

嵯峨西荘薨時春秋四十一太政官符応責太宰府貢物麁悪并
違期事右撿案内貢物麁悪及違期者可處厳科之
状延暦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大同二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承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数度下符既訖
而府司等不遵符旨鎮致違期非唯闕國用還狎慢
朝章論之格條罪在不宥左大臣宣頃年州吏不勤
公途不慎憲法曽省任中累全企得解由今須新張
厳科殊懲将来脱不悔先怠猶致麁悪違期府司及
管内國宰奪公廨四分之一但郡司准諸國貢調綱
領決杖八十曽不寛宥○十一月癸亥朔己巳尚蔵

緒繼女王逝
天地有声如雷
有如流星者自西殞東
橘氏公薨
僧円珍預大極殿吉祥齋會

從二位緒繼女王逝。女王能有妖媚之態、淳和帝寵幸之、叙、譛猾宮譏。遺言不受葬使。逝時年六十一。辛未、天地有聲如雷。癸酉、授尾張國無位大縣天神・真清田天神二前並從五位下。壬午、人定時、有如流星者、自西殞東。其光芒廣二町、長十許丈。○十二月壬辰朔、癸巳、以律師傳燈大法師位長訓為少僧都、大法師道雄為律師。乙巳、從五位上百濟王慶世為齋院長官。庚戌、右大臣從二位橘氏公薨。詔贈從一位。氏公者、清友之第七子、太后之弟也。時年六十五。丙辰、勅大和國城上郡長谷山寺・高市郡壺坂山寺、靈驗之蘭若也。宜為定額、以官長令撿校焉。是年、僧圓珍預大極殿



嘉祥元年
仰諸国貢長身男

吉祥齋會。

戊辰嘉祥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太子有病不朝。因御紫宸殿、宴侍從已上、賜御被。乙丑、聖躬微不調適、乃安豫。是日、仰七道諸國貢身長六尺已上者。戊辰、御紫宸殿饗百官、授無品良貞親王・人康親王並四品。其外叙位多。辛未、御紫宸殿、勅授參議正四位下安倍安仁從三位。大納言藤原良房為右大臣。右近衛大將如故。中納言源信為大納言。參議源弘・安倍安仁並為中納言。左近衛中將藤原良相為參議。甲戌、御紫宸殿、以參議小野篁為左大辨。兼信

上総国丸子田毛叛逆

濃守如故。參議藤原長良為左衛門督。四品時康親王為常陸太守。從五位上豐前王為伊勢守。從五位上在原行平為兼介。右近衛少將如故。外從五位下秦福代為兼土佐大目。一品葛原親王家令如故。丁丑、御紫宸殿、覽蹈歌。賜祿。戊寅、大臣奉勅、率百官觀射禮于豐樂院。己卯、御內裏射場、閲覽四衛府賭射。辛巳、幸神泉苑、放隼獲水鳥百二十翼。○二月辛卯朔、壬辰、伴善男為參議。癸巳、小野篁為班山城田使長官、伴善男為班河內和泉田使長官。庚子、上總國馳傳奏俘囚丸子廻毛等叛逆之狀。登時勅符二通發遣、一通賜上總國、一通



鴨縣主廣雄請加增御戶代田

賜相摸・上總・下總等五國、令相共對議。壬寅、上總國馳驛奏、斬獲反叛俘囚五十七人。甲辰、從五位下大枝音人為大內記。正四位下源融為兼右近衛中將。美作守如故。正五位下春澄善繩為兼備中守。文章博士如故。戊申、清涼殿轉讀大般若。有施物。又施百僧度者各一人。且遣中使于八省院、別試持經持咒拔萃者、於是負笈挾錫、自四方至者數百人、就中及第者七十餘人。並聽度。皆以延字居名上。辛亥、正一位勳二等賀茂御祖大社袮宜外從五位下鴨縣主廣雄請准別雷社加增御戶代田一町。勅許之。授備中國吉備彥命

解体、言諸不諧而免身也

從四位上。壬子、地震聲如雷、群犬驚吠。丙辰、帝弗豫、大臣以下、陪候陣頭。是日宮城坤隅、垣屋無故頽落、其響如雷。太政官符、応依銅鉛并鐵未進、没公廨事、右得長門國解、偁、民部省去年四月十日符、偁、被太政官去三月二十九日符、偁、鑄錢之道、最依料物。而諸國解體、常致未進、作事之怠、概斯由也。望請、准米未進、數没其公廨、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依請者、須隨符旨、依數堀送。而物在土下、堀得無定。望請、依件未進、停没公廨、謹請官裁者、同宣依請。○三月、庚申朔、甲子、永安門西廊火。衞士以水沃之滅。是作物所



僧円仁帰朝有恩賜

官符

冶師行火之所延也。乙丑、神泉苑東垣屋八丈餘、無故頽落、聲似雷。丁卯、地頻震。辛巳、制自外國官遷任京官、未預參前、更任外職、通計前歴。乙酉、天台宗入唐請益僧圓仁、將弟子僧性海・惟正等、去年十月、乘新羅商船、來着鎭西府。是日歸朝、遣中使慰勞、各施御被。太政官符、応附官舍帳、救急院一區事、右得前相模介從五位下橘永範解、偁、去承和十一年、以俸料稻一万束、造立件院、開發空閑地、納其地子稻、班給運進調庸百姓之尤窮并貧不能自存者。自承和十四年、總一千百五十八人、因茲郡司百姓等、録民

賜忠貞親王御劔

良貞親王暴薨

悦状、毎年申官、非唯濟公事、兼復救民急、脱不附官帳、徃被弃置、望請、永載公帳、以傳後代、但有破損之日、割留地子之内、以充修理料。謹請。○夏四月、庚寅朔、五世無位春常王等賜姓文室朝臣。是天武帝第二皇子二品長親王之後也。小野篁爲兼勘解由長官、左大辨信濃守如故。甲午、幸神泉苑、轉御冷然院、次幸北野。癸卯、本康親王及源冷、於清涼殿冠焉。並帝之子也。本康同産、茶子内親王亦初笄。是日賜近習臣及侍從已上祿有差。○五月、己未朔、日蝕。辛酉、勅賜兵部卿四品忠貞親王御劔。甲子、良貞親王暴薨。淳和帝第五子



御武徳殿試諸武藝

崇子内親王薨

太宰府献白亀

建瓴、瓴瓶水也

也。由是上不幸武徳殿。戊辰、御武徳殿、覧種々武藝、警蹕侍從同六日儀。辛未、陸奥國白河郡、太領外正七位上奈須赤龍等、賜姓阿倍陸奥臣。癸酉、紀伊國在田郡、爲上郡、以戸口増益、課丁多數也。無品崇子内親王薨。淳和帝之娘也、母橘氏。庚辰、授武藏國枌山名神從五位下。壬申、大宰府獻白亀。是月、制停止未得解由五位以上入京。○六月、戊子朔、連雨不停、如建瓴水。庚寅、左大臣源常、右大臣藤原良房、大納言源信、中納言源弘・安倍安仁、參議源定・滋野貞主・藤原助・藤原長良・源岑繼・小野篁・藤原良相・伴善男等上表、曰、

豐後国獲白亀

塞徼亭隧皆辺塞避敵之所建也謂以木石為界也

伏見太宰大貳紀長江奏偁肝管豐後國大分郡擬少領膳梓公家告於同郡寒川石上獲白亀一枚経千里之荒徼入九重之宸闈出自籠匱放于庭墀既在躬睞豈固數奏質類凝霜形同搏雪天憑異物而致瑞欲蟄還出地假殊形而見符在涅而不緇實曠古之嘉貺既希代之偉觀謹按礼緯云外内之制得宜則山澤出靈亀獲神契云王者徳洽則神亀来孝道行則地亀出後魏書云冀州獻白亀王者不私不偏之瑞也陛下功徳至于如此臣等緬恩既深情異恒貢不任誠慶之至謹奏表賀聞壬戌勅曰卿等表



属朱遠成還賜在唐僧円載物

唐陸亀蒙送円載上人詩二首

賀如斯朕之菲虚何以克任況復神無常祐惟徳是依瑞無常臻因化呈象故宝祚之慶在道不在神天下之平惟人在惟瑞云云太政官牒送在唐天台宗留學僧圓載云奉勅省圓載表云風潮万里齎獻遠臻物豈在寄唯嘉乃情因朱遠成等還令知此意賜物以充旅資者宜在勅聴更住數年兼賜黄金一百小両宜領之按宋僧賛寧高僧傳云唐天台山禅林寺廣修姓留氏早預道邃之門研窮教迹学者雲擁開成三年日本国僧円載来躬請法台州刺史韋珩請講止観于郡齋云々六学僧傳換焉開成三年當承和五年也與円仁入唐同年也又按唐詩類苑詩雋類函云陸亀蒙聞円載上人挾儒家書伯釋典以行更作一絶以送云九流三藏一時傾万軸光凌渤澥声従此遺編東去後却應荒外有諸生又

皮日休送之詩二首

顔萱送之詩

賀円載上人帰日本国云老思東極舊岩扉却待秋風泛舶帰暁梵陽烏當石磬夜禅陰火照舊衣見翻経論多盈篋親植杉松大幾圍遥想到時思魏闕秖応遥拝望斜暉皮日休送之云講殿談餘著賜衣揚帆却返舊禅扉貝多紙上経文動如意鉼中佛爪飛颶母影邉持戒宿波神宮裏受齋帰家山到日将何入白象新秋十二圍又重送之曰雲濤萬里最東頭射馬臺身玉署秋無限属城為躶国幾多分界是亶州取経海底開龍藏誦呪空中散蜃樓不奈此時貪且病兼將直欲伴師遊顔萱送之曰師来一世恣經行却泛滄溟問去程心静已能防渇鹿鼙喧時為駭長鯨禅林幾結金桃實梵室重修鐵瓦輕料得還郷無別利只応先見日花生円載謂顔萱曰舟人遇鯨則鳴鼓又曰日本金桃實重一斤又曰以鐵為瓦恠於陶者故萱詩中及此矣廣修最澄共是道邃弟子也円載者廣修弟子也而其名播于唐国與最澄空海相齊惜哉其與皮陸唱和之詞章不傳於後世況於挟儒書乎 甲午右大臣藤原良房重上表請減食封許之乙未大臣以下重詣朝



大赦

免諸国今年田租之半

堂上表慶白亀之祥又式部及僧綱等抗表賀白亀瑞庚子改承和十五年為嘉祥元年依白亀祥瑞也大赦免諸國今年田租之半又復徭役十日且嘉瑞攸出免今年田租其獻亀人叙正六位上給物准例内外文武官已上加位一級但正六位上者授一子若無子者宜量賜物五位已上為孫年二十已上者亦叙當蔭之階天下年老八十已上者節級賜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其門閭終身勿事乙卯以權律師真紹為正大法師真雅為權律師○秋七月戊午朔辛酉右京人豊野真

殿内有颱風披靡四散皃

樓鳳樓閣道有骸骨

人澤野兄弟姉妹賜姓高階真人（天武帝之後也）甲子、有颱風起自春興殿轉至紫宸清涼殿東向右近衛陣數揚炬屋籬垣數尺、到位版前披靡悉摧、丁卯、奉幣帛于伊勢大神宮及賀茂上下、松尾社、並告改元兼祈防水、壬申、太上天皇國忌日也、令公卿已下設齋於廣雄山寺、又請律師實敏大法師願勤道昌光定于清涼殿講法華経、施物有差、丙子、遣公卿等告白亀瑞于十二陵、癸未、樓鳳樓閣道有枯骸骨、不辨男女、甲申、因幡國法美郡無位宇倍神授從五位下、即預官社、（失火隨風將燒府舍、国司祈之、風止火滅、靈驗故如此）○八月丁亥朔、己



如倒井者、謂極大雨也

洪水人畜流損、橋梁断絶

紀伊国一産三頭牛

大僧都明福寂、周施無一蓄

青鷺集殿邊

丑雨、庚寅、雨（如倒井）、辛卯、洪水人畜流損、河陽橋断絶、僅殘六間、宇治橋傾損、茨田堤往々潰絶、故老僉曰、倍于大同元年水、可四五尺、翌日遣左大臣及撿非違使看督近衛等、巡察京中被水害者、兼遣紀道茂齊米鹽賑恤之、甲午、遣使巡檢攝津、河内両國被水災者、開便近倉庫賑給焉、甲辰、紀伊國言、牛一産三頭牛、庚戌、大僧都明福寂（俗姓津守宿祢、右京人也、賢璟禪師之門徒也、延暦十年、住興福寺、唯識法相能決其疑、周施不蓄、巾鉢外皆分散、天長承和之際、屡被擢拔、終于所居寺、年七十一）甲寅、奉授下野國正五位上勳四等二荒神從四位下、○九月丁巳朔、戊午、青鷺集紫宸殿南、位

遣藤原宗嗣等築決田堤

讃岐国人丸部明麻呂孝行賜爵

版下、乙丑、重陽節、御紫宸殿宴公卿及文人、如常、同賦雨洗白菊、以応制、宴訖賜禄、己亥、令鑄新錢、（文曰長年大宝、一當舊之十）以遣藤原嗣宗、藤原真世山代氏益、六位判官四人、主典四人等築決田堤、丙子、以少僧都延祥為大僧都、律師實敏為少僧都、權律師真雅為律師、大法師安戒為權律師、辛巳、從五位下坂上當宗為陸奥守（鎮守將軍如故）○冬十月丁亥朔、讃岐國言、三野郡人丸部明麻呂年三十、戸主西成子也、年十八入都從官、遂効労績、被任當郡大領、讓已職於父、自守子道、孝于父母、西成年老、母亦耄、各別居、相去十里、明



夕定晨省、子之事親戒也

麻呂晨夕往來、定省有年、望請准據法式、以被貢擧、勅宜叙爵三階、終身免戸内田租、戊午、行幸神泉苑、轉遊獵北野、壬子、幸雙丘臨池、放隼、○十一月丁巳朔戊午、授筑後國正五位下高良玉垂神從四位下、山城國無位櫟谷神從五位下、己未、下野國言、藥師寺者天武帝所建也、體制巍々、宛如七大寺、資財亦多、坂東十國得度者、咸萃于此、而只有別當、無講讀師、令國講師勾當雜事、求諸故實、未覩所由、望請、准太宰府觀音寺、簡擇戒壇十師之中、智行具足、為衆所推者、充任講師、便為受戒之阿闍梨、勅、講師依請任

吉野郡大領吉野豐益有政績賜位
長岡岡成卒
和氣齊之被配流
官符

之、但讀師臨事次第充用彼寺僧中智行備者、別當之職、早從停止、辛未、大和國吉野郡大領吉野豐益政績有聞、借授外從五位下、〇十二月、丙戌朔、長岡岡成卒、己丑、和氣齊之犯大不敬、當絞刑、勅減一等、流伊豆國、丁酉、制、權任國司、并史生博士醫師、秩滿不待下符、直令去從、唯獨為長官者、待受領之人、太政官符応速言上國司并史生等服解死闕事、右撰敍令云、凡在官身死、及解免者、即言上、者、今案此文、稱即言上、實是速申之義也、而在外官司、滯其申解、或輙與其身、或僅附使人、経年涉月、乃到官家、因此



官符
讃岐永直連坐齊之被流
渤海使王文矩等来
嘉祥二年

解闕替留、選補失時、右大臣宣、宜仰諸國、闕後五日之內、專遣脚兒申官、若有違犯、隨狀科處、其令條馳驛之色、自依前例、壬子、太政官符応以正税充諸家封租事、右案、今年六月十三日、詔書、令天下無輸今年田租之半、然則前件封租、亦須除半、右大臣宣、准宝亀例、以正税滿數充之、乙卯、大判事讃岐永直坐和氣齊之事、流土佐國、是日、能登國馳驛、奏渤海國入覲使王文矩等百人来着、

己巳二年、春正月、丙辰朔、廢朝賀、緣去年天下有洪水、秋稼不登也、壬戌、御紫宸殿、覽青馬、宴群臣、詔授

百濟王慶命逝

無品恒貞親王三品、無品本康親王四品、正三位藤原良房從二位、從四位下小野篁從四位上、無位在原業平正六位上、其外敍位多、宴訖賜祿有差、戊辰、四品宗康親王為兼中務卿、太宰師如故、其餘任官多、從五位下菅原是善為兼讃岐權介、文章博士、東宮学士如故、壬申、左右大臣奉勅行射礼于豐樂院、百官共觀之、乙亥、御仁壽殿、敍無位源冷從四位上、丁丑、尚侍從三位百濟王慶命逝、勅贈從一位、辛巳、傳燈大法師位壽寵言、以伊勢國多度大神宮法雲寺為真言別院、即為護國家兼奉飾大神者、依請許之、〇二月、丙戌朔、以少內記正



藤原長岡卒最長武藝
狐入内裏
大宅內親王薨

七位上縣犬養貞守、直講正六位上山口西成等、為存問渤海客使、發遣於能登國、辛卯、散位從四位上藤原長岡卒、真楯之孫、內麻呂之第六子也、大同二年任陸奥大掾、時年二十一、九月、遷左兵衛少尉、最長武藝、元箇年間、供歩騎兩射之節、無有過差、隱居宇智郡山家、而終、年六十四、壬辰、勅、從三位松尾大神社祢宜祝等、預把笏之例、戊戌、狐入内裏、犬逐出自日華門、狐逃昇南殿上、遂為犬所噬、己亥、無品大宅內親王薨、帝不視事三日、桓武帝之第八女、母從三位常子、橘島田麻呂之女也、庚戌、太宰府言、對馬島司解偁、此島居海中、地近新羅、若有機急、何以備不虞、望請、停史生一員、置弩師一員、依請許之、〇三月、乙卯

興福寺僧等為造聖像寫経奉賀宝算

朔壬戌太宰府言豊前國解偁長官若次官一人任中一二度被聴取海路入京以辨濟雜務者勅依請但令任用之官堪事者入京自餘管内諸國亦准之伊賀國言國印文歷年代文字刊失行用不明者勅宜鑄造充之戊辰縣犬養貞守等馳驛奏上渤海客徒等将来啓牒使者永寧縣丞王文矩也乙丑行幸雙丘回幸冷然院觀魚是日存問使等馳奏詰問客徒等違例入觀之由問答文等壬申以存問使貞守西成為兼領渤海客使庚辰興福寺大法師等為奉賀天皇宝算満四十造聖像四十軀寫金剛壽命陀羅尼経四十



陵遲猶陵夷高下漸為平也

隊墜地也猶曰拂地也謂斯道廢也

巻即轉讀四万八千巻竟更作天人不拾芥天衣罷拂石翻擊御藥倶来祇候及浦島子暫昇雲漢而得長生吉野女瀬適上天而来且去等像副之奉獻長哥皆曰倭哥比興為先感動人情季世陵遲斯道已墜今僧中頗存古語可謂礼失則求之於野於是大法師等寓居右大臣家遣右近衛少将橘貞直宣勅慰之即施御被賜雜色三十餘人調布各有差○夏四月甲子朔戊子勅去承和七年定諸國穀直沽而今如聞穀價踊貴錢幣差賤而猶守舊程不隨時宜改前直一依當時仍須陸海之貢輸取定數於京師

渤海使王文矩献国王啓函并信物

准其沽價以為穀直自今以後立為恒例癸巳隕霜風景之寒宛似二月癸卯周防守丹墀弟梶為兼鑄錢使長官辛亥領客使等引渤海國使王文矩等入京遣勅使良岑宗貞慰労安置鴻臚館壬子御武徳殿閲諸牧駒兼覧騎射癸丑賜渤海客徒時服○五月甲寅朔日蝕乙卯渤海入覲大使王文矩等詣八省院獻國王啓函并信物丙辰御豊樂殿宴客徒等有詔授位大使已下首領相共拜舞授大使王文矩従二位文矩去弘仁十三年叙正三位故今増一階副使烏孝慎従四位上大判官馬福山少判官高応順並正五位下大録事高文信



佩薬玉飲酒

賜渤海使勅書

中録事多安壽少録事李英真並従五位下自餘品官并首領等授位有階戊午御武徳殿覧馬射六軍擁節百寮侍座有勅令文矩等陪宴佩五月五日藥玉且飲酒日暮乗輿還宮癸亥遣公卿於朝堂饗客徒詔命使等還國在近賜國王祿且賜文矩等物以饗焉乙丑遣小野篁藤原春津藤原春岡橘海雄大江益門安野豊道等於鴻臚館賜勅書并太政官牒此日客徒帰是行也渤海国使者殊過一紀来有違期雖可責而還却之憐遠邦風波之労而慰労之乃賜物賜勅書戊寅幸神泉苑公卿集美福門終日宴樂召大學博士文章生等令賦詩其題曰陪美福門

賑恤京城飢民
良岑木連卒
論人臣盡力之美
大唐商人来着
茭水栗也

便得除暑是日獻詩者十四人○六月癸未朔遣使巡撿京城飢民開倉庫以賑恤緣霖雨也庚戌越前守従四位下良岑木連卒（安世第一子也容儀閑雅清価有識天長八年除下野介承和三年拜陸奥守十一年任越前守欲立功名無有効驗死時年四十六）○秋七月壬子朔癸酉美濃國池田郡養基神預官社緣有靈驗也○八月壬午朔乙酉太宰府馳驛言上大唐商人五十三人多齎貨物駕船一隻来著丙戌左京人六世善淵王等賜姓清原真人壬辰参河國守従五位下安倍氏主獻白馬四十疋牛四十頭茭子四十斛為是奉賀天皇宝筭満四十也○九月辛亥朔丁



遣文室助雄奉神宝於大神宮
藥師寺僧獻経奉賀宝筭
嵯峨太皇太后獻物奉賀宝筭
挿頭造寇下見也

巳遣文室助雄奉神宝於伊勢大神宮是二十年一度所奉例也丙子参議藤原良相為兼右大辨（左近衛中将相撲守如故）滋野貞主為兼宮内卿（尾張守如故）伴善男為兼式部大輔（右衛門督如故）○冬十月己丑朔庚寅藥師寺僧等繕寫藥師経四十巻盛之高机獻之奉賀天皇宝筭満四十也施僧等御被及襖子癸卯嵯峨太皇太后遣使奉賀天皇四十宝筭也其獻物黒漆平文厨子十基（盛彩帛）机二前就中一前御挿頭（造沈香山以金為鶴令含御挿頭花）一前居倭琴二面黒漆厨子六前（盛御装束）赤漆韓櫃八十合（納余并）櫃飯八十合中取五十二前（各居折櫃）

太后賑恤京中飢民
聴逸勢男等入京
官符

食二十合缶四百口（酒魚菓等）黒漆棚厨子四十基（二十基盛菓子糖餅二十基盛鮮物乾物）凡其山海珍味数百捧既而天皇御紫宸殿音樂遞奏歡樂終日賜諸大夫祿是日太后復以錢五十萬賑恤京中飢民又以新錢十四貫文誦経七大寺及梵釋崇福延暦寺為復祈冥翊也丙午勅賜罪人逸勢男龍叙宝山等本姓聴入京是月太政官符應停納官便送納鑄錢司庸米百二十斛事右得周防國解偁被太政官去承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符偁得彼國解偁鑄錢司年中所請造錢料物觸色有數從被行當國之外更請他國其太宰管



皇太子獻物奉賀四十宝筭

内長門等國送司有便彼備中國近於京都去司遥遠此國庸米遥涉滄海每年進京民疲運漕物恐漂没望請停備中國一年送司米三百斛内百二十斛始従今年永令進京庫其代使以此國庸米充行所殘百八十斛依舊令送司家者右大臣宣依請備中國米百二十斛永令進京庫○十一月辛亥朔壬子武蔵國幡羅郡奈良神播摩國佐用郡佐用津姫神並預官社壬申皇太子上表奉賀天皇四十宝筭其獻物机二前（一前居御挿頭花一前置純金御杖）御厨子四前（二前以蘇芳作之納琴四面二前以蘇芳作之納琴譜八十巻）御装束机十前黒漆棚厨子

藤原嗣宗卒

四基(積御菓子)赤漆韓櫃四十合(納衾掛衣)櫃飯四十合折櫃
食八十合酒八十缶魚菜各四十缶水陸雜物数百
捧既而天皇御紫宸殿音樂遞奏歡樂終日賜諸大
夫祿乙亥皇太子入覲於清凉殿獻御贄百餘捧兼
設熟饌右大臣良房及參議兩三人近習臣等得陪
宴席夜深賜殿上侍臣祿丁丑今上皇子十九人源
氏二人皆獻物於清凉殿御熟食充庭溢閣終日音
樂賜祿如例己卯左中辨從四位上藤原嗣宗卒故肥
後守永貞之長子也承和五年正月七日天皇將幸豊樂院於紫宸殿南階欲駕輿以少納言祇候欽奏起立大庭天皇駐輿令書嗣宗正五位下位記供奉諸司不知誰告身皆怪之至于蹈印嗣宗預之



豊後權守登美直名謀叛

天皇覧囚獄司降恩詔

伴龍男與紀高繼不協而為暴

乃感悦涙下云々死時年六十二○十二月庚辰朔丙戌天西北有
電光数十度壬辰太宰府馳驛奏上豊後權守從五
位下登美直名謀叛之狀己巳右大臣良房獻物於
清凉殿水陸珍味莫不咸具日暮賜殿上侍臣祿有
差○閏十二月庚戌朔戊午四品人康親王為上總
太守己未乘輿巡省京城以錢米賑給窮者比至囚
獄司天皇問是誰家右大臣良房奏言囚獄司於是
殊降恩詔皆免獄中罪人群臣感悦庚午公卿已下
於侍從所宴飲哥舞賜侍從已上并内外諸大夫等
祿各有差先是紀伊守伴龍男與國造紀高繼不協

安勅内親王入道還爵位

官符

於是不忍怒而發兵捕高繼並黨與人仍勘申狀官
符下知訖而今掾林並人馳來告曰龍男分遣徒僕
各帶兵伏暗中放鏑威脅衆庶或被執囹圄日夜叫
呼或東西奔走中途流離並人諫之不聽仍脱身入
京又高繼所進之國符偁國造紀高繼犯罪之替擬
補紀福雄者勅國造者非國司解却之色而輙解却
之猾滋不臣宜停釐務任法勘奏此日四品安勅内
親王入道上表還爵品許之太政官符応計帳公文
便附朝集使事右得陸奥國解偁頃年朝集使例附
税帳公文因茲朝集之政雖革稽滞之煩無息遂超



官符

絡繹往来衆多弊

廢太子恒貞祝髮改

年月復渉秋冬今計帳使九月上道進發同時累路
多苦望請件等公文附朝集使為例言上然則道路
省疲驛子息肩唯正税帳使別為專使進上謹請官
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又符応附朝集使進大帳
事右得出羽國解偁件公文依太政官去弘仁十年
五月二十八日符旨差使九月進官朝集使且依例
十月上道兩使絡繹路次多弊望請准陸奥大帳永
附朝集使進上但税帳別為差使謹請官裁右大臣
宣依請是年廢太子恒貞祝髮改名恒寂時年僅二
十五承和九年嵯峨上皇崩太子廢乃逃淳和院東

名恒寂尤善草隷

二帝二妙

嘉祥三年

亭子、俗曰亭子皇子、後受真言法于真如闍梨、晩捨
荘田于大覚寺、嵯峨帝之故宮改為佛寺、寂善草隷、且誦経
史、世稱嵯峨、淳和二帝之書為二妙、然評者謂嵯峨
勁筋乏肉、淳和豊肉軟筋、筋肉均平、肥痩適宜者、唯
亭子皇子也、是即淳和帝第一皇子也
庚午、三年春正月、庚辰朔、終日雨、先是去月二十九
日亦大雨、因停朝賀、御紫宸殿宴侍臣、賜御被、癸未、
風雪、天皇朝太皇后於冷然院、親王以下、飲宴酣樂、
賜禄有差、須更天皇降殿、於南階下端笏而跪、召左
大臣源常、右大臣藤原良房勅曰、被太后命偁、吾處




天皇於皇太后面前行鳳輦之儀

深宮之中、未嘗見我帝御輦之儀、今日事須眼下登
輿、使得相見者、朕再三固辭、遂未得命、於卿等意如
何、大臣等奏云、礼敬而已、如命而可、天皇即登殿、至
御簾前北面而跪、于時寄鳳輦於殿階、天皇下殿御
輦而出、左右見者攬涙、僉曰、天子之尊北面跪地、孝
敬之道自天子達庶人、誠哉、乙酉、天皇不豫、丙戌、不
御紫宸殿、命左右大臣行事、不奏女樂、授四品忠良
親王三品、正四位下源融従三位、授従五位下良岑
宗貞従五位上、其餘叙位多、甲午、本康親王為上野太守、
葛井親王為太宰帥、乙巳、勅、如聞頃来盗賊為群黎

有如流星者大如月

安勅内親王入道

眦被害、或暗中放火、或白晝掠人、宜令左右京職及
五畿内諸國司申明舊章、速捜捕、若致踏懦、准法科
責、丙午、勅鎮國家攘疫癘、佛力頼之、宜令五畿内七
道諸國修灌頂経法、己酉、有如流星者、徑天落東、其
大如月、光色赤青○二月、庚戌朔、帝不豫、太子侍殿
上、公卿盡候、辛亥、勅四品安勅内親王依願令入道、
宜封戸及帳内資人品田収公、但無品本封帳内資
人依舊行之、壬午、令遣六衛府佐已下覘捕京中群
盗、又令左近衛各十人巡撿東西、甲寅、御病殊劇、召
太子及諸大臣於床下、令受遺制、遣四衛府及内竪




御病殊劇、放鷹大籠鳥

驗、加驗也

北山道士観善奉加持

等、或齎綿布分散四方、誦経諸寺、左右馬寮馬六足、
奉鴨上下松尾等名神、放諸鷹犬及籠鳥、唯留鸕鷀、
又下知近江國、禁諸殺生、縁梵釋寺修延命法故也、
請僧綱、十禅師、及有驗者於御簾外、令奉加持、以絹
十二疋為續命幡、懸十二大寺刹、左右馬寮各調走
馬十疋、候於八省東廊下、是日諸衛府警固、乙卯、御
體疲殆、衆僧入於御簾中、繞御床而奉加持、丙辰、使
告御病状於栢原山陵、祈其護助、是日大法師真頂
與北山道士観善特入御簾中奉加持、観善誓曰、御
病不除、不更起坐、不復飲食、己未、遣使賑恤京中貧

於清涼殿召諸宗大徳令講経
秀子内親王薨
大中臣淵魚卒

民。乙丑、陸奥出羽按察使従四位下藤原冨士麻呂卒。参議巨勢麻呂之曾孫、真作之孫、村田之第二子也。少遊大学、頗渉史漢、天性温雅、兼便弓馬、嘉祥二年冬、自陸奥還京、至是疽發背死、時年四十七。戊辰、太后憂帝疾病而悶絶、数々中使問起居者、相望於道。辛未、以三論宗少僧都実敏、法相宗太法師明詮、天台宗太法師光定、總持門太法師圓鏡等、為座主、於清涼殿、限三箇日、講法華経。諸宗大徳三四人預席、發揚大義、各持揗、帝隔簾而聴之。甲戌、無品秀子内親王薨。嵯峨帝之女、今上之同孶也。○三月己卯朔、辛巳、散位従四位上大中臣淵魚卒。故南淵右大臣正二位清麻呂之孫、正五位下継麻呂之第三男也。大同四年、有勅以功



鈴印櫃鳴
内印盤褥為鼠所喫

臣之後、叙従五位下。弘仁六年、任神祇大副。厥後稍経階級、登于四位、即転伯、尋兼摂津権守。天長十年、叙従四位上。承和十年、上表致仕。立性謹密、暗練神事。自弘仁六年至承和九年、都二十八年、兼掌伊勢大神宮祭主。自臥家園、不廁人物、幽閑送日、練頤待終。時年七十七。織部司言、元来無印、行支有妨、勅鋳造充之。己丑、令大法師道詮等請戒、主上受、永不殺生、復修理破壊寺百院。戊寅、鈴印櫃鳴、声如振膳部八人之履、共為鼠所囓。又内印盤褥為鼠所喫乱。壬辰、卜食中、栢原山陵告崇、仍遣使宣命、以祈御體平安、宝祚無動。藤原助、房世王為勅使、以申之。甲午、復宣命。藤原助、基兄王為勅使、以謝之。此日玉體屬纊、諸名僧等持呪誓願、五輪投地、不暫休。左右非違獄中人、除強

和氣斉之讃岐永直聴入京
天皇落飾入道
仁明天皇崩葬深草山陵

盗之外、悉従放免。乙未、遣固関使藤原氏宗・御春真濱近江国使・藤原菅雄美濃国使・藤原春岡・上毛野網主伊勢国使・藤原貞守左右兵庫使。丙申、流人和氣斉之・讃岐永直聴入京、餘並配近國。登美有名・伴龍男等従放免。丁酉、於清涼殿修七佛薬師法、畫七佛像、懸御簾前、七重輪燈立于庭中。復於紫宸殿南庭新度十人。先是詔度五百人。是日、天皇落飾入道、誓受清戒。四品中務卿宗康親王・阿波守源多、同時入道。並天皇之子也。時人皆悲之。己亥、地震。帝崩於清涼殿。春秋四十一。諸衛府禁衛厳密。左右近衛少将各一人、率近衛等



警天子之車駕也。蹕清道止行人也

陣於太子直曹。左兵衛督藤原助率左右近衛少将、将曹等、齎神璽宝剱・符節・鈴等、奉于太子直曹。藤原衛監左馬寮清原瀧雄監右馬寮、小野千株・県犬養氏河監鈴印櫃。太子御輦車、向於東宮雅院。左右大臣已下導従。六衛府陣列、如行幸之儀、但無警蹕。庚子、任御葬司。辛丑、左右近衛陣着鎧甲。嵯峨太后依病入道。癸卯、葬天皇於山城國紀伊郡深草山陵。遺制薄葬、綾羅錦繡之類、並以帛布代之。鼓吹方相之儀、悉従停止。帝睿哲聡明、包綜衆藝、最耽経史、講誦不倦。能練漢音、辨其清濁。荘老之説、群書治要之流、

天皇長文武善書法

凡厥百家莫不通覽、兼愛文藻、善書法、學淳和帝之草書、人不能別也、又工弓射、屢御射場、能鼓琴吹笛、又留意醫術、盡諳方経、當時名醫不敢抗論、帝嘗從容謂侍臣曰、朕年甫七歲、得腹結病、八歲得臍下絞痛之病、尋患頭風、加元服後三年、始得胷病、其形初似心痛、稍如錐刺、終以增長、如力割、於是服七氣丸、紫苑生姜等湯、初如有効、而後雖重劑、不曾効驗、冷泉聖皇憂之、勅曰、予昔又得此病、衆方不効、欲服金液丹并白石英、衆醫禁之不許、予猶強服、遂得疾愈、今聞所患、非草藥之可治、可服金液丹、若詢諸俗醫



扆屛風也、天子所居在東西、謂之負也

欲奏事密、故封以奉之、曰封事

等、必駁論不肯、宜喚海淡海子細論問、隨其言説服之虞、奉勅旨服茲丹藥、果得効驗、兼為救解再發、設自治之法、世絶良醫、倉卒之變可畏故也、今至脱節熱發多變、救解有煩、世人未知朕躬之本病、上皇之勅旨、必謂妄服丹藥、兼絶自治而敗焉、宜記由来、令免此謗、恭遵詔旨、記而載之、帝從少小、聖體尪羸、然而負扆之年既登十八、仙齡之筭又踰四十、求諸中古、応無慙徳、蓋由修善行仁、服食補養之力也歟、按延喜十四年、三善清行意見封事云、仁明天皇即位、尤好奢靡、雕文刻鏤、錦繡綺組、傷農事、害女功者、朝製夕改、日變月俊、後房内寢之飾、飲宴歌樂之儲、麗靡煥爛、冠絕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斂為之滋起、於是

善相公即三善清行

良岑宗貞為僧報恩

天下之費、二分而一云々、善相公所言、與仁明帝遺詔薄葬不同、蓋本紀之所褒有太過乎、相公豈妄言哉、乃命京畿七道舉哀、成礼限以三日、喪服之期、以日易月、式部省率百寮、於紫宸殿舉哀、公卿及侍臣以下、於東宮舉哀、甲辰、東宮成服、公卿百寮從之、乙巳、晏駕之後、初盈七日、遣使於近隣七箇寺、以修功徳、任官使為遣諸寺也、是日、嵯峨山陵暴風雷雨、樹木倒仆、遣中納言安陪安仁、就加察視、公卿奏言、施事天下、猶稱令旨、在於視聽、有所疑、請禀天旨、改令代勅、未之許焉、丙午、左近衛少將從五位上良岑宗貞出家為僧、宗貞者先帝之寵臣也、崩後哀慕無已、自帰佛理、以求報恩、時人愍焉、夏四



三品葛井親王善射藝兼就絲管

月己酉、公卿上啓、勸進即位、令曰、陵土未乾、不忍即正、不聽、太宰帥三品葛井親王薨、桓武帝第十二子也、母大納言坂上田村麻呂之女春子也、親王幼而機警、年六歲、勅賜帶劔、弘仁十年、賜爵四品、拜兵部卿、天長三年、為上野太守、承和七年、為常陸太守、八年進爵三品、親王頗善射藝、有外家大納言之遺風、嘗嵯峨天皇御豊樂院、以觀射礼、畢後勅諸親王及群臣、各以次射、親王時年十二、天皇戲語親王曰、弟雖少弱、當執弓矢、親王應詔而起、再發再中、時外祖父田村麻呂亦侍座、驚動喜躍、不能自已、即便起座、抱親王而舞、進曰、臣嘗將數十万之衆、征討東夷、實頼天威、所向無敵、自料勇略兵術、無所不究、今親王年在齠齔、武技如此、愚臣非所敢及、天皇大咲曰、將軍褒揚外孫何甚過多、親王耽愛声樂、殊歡絲管、晩年好酒、志在讌楽、累日連夜、沉醉忘疲、嘉祥三年、為太宰帥、薨時年五十一、朝廷因修舊典、遣監喪使等、親王有子二十餘人、公卿僉議、定先皇七七日御齋會司、中納言源弘

魚膚鳥飛鳴

參議滋野貞主藤原良相伴善男源生興世書主橘海雄藤原菅雄等六位已下三人為御齋會行事橘高成紀道茂等六位一人為造御司正行王雅樂頭藤原貞敏橘信蔭等六位以下四人為莊嚴堂司清原長田坂上正野丹墀門成等六位已下三人為供僧司庚戌公卿重上啓具陳勸進之誠令曰卿等上啓驟輸中誠既緣遺詔今不獲已俯依來啓辛亥為除凶服五畿七道大祓壬子二七日御齋會帝出除服百官吉服大祓於朱雀門前有魚膚鳥飛鳴於東宮樹間乙卯大雷雨戊午太子自雅院移御中殿勅



賜源定帶劒

尊皇母藤氏為皇太夫人

賑恤

賜諸国力田之輩爵一階

賜中納言源定帶劒先帝賜之今依舊賜之辛酉遣左近衛將曹粟田真持深草陵列栽樹木間以一丈相襲成列甲子皇太子即位於大極殿其晨雨百官以雨儀從事至日中天晴尊母藤原氏順子冬嗣女為皇太夫人授群臣位有差又大神宮已下諸社祢宜祝等賜位一階又僧綱已下諸寺有智行者及天下僧尼年八十已上施物又左右京畿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物及諸國力田之輩超衆者賜爵一階又兼和九年以後租稅未納者先帝既免之今朕以去年以往未納亦免之乙丑解諸關警是日宣詔內外

敵將至而備之曰戒嚴

詔放還流人金刺福貴滿

云易月之制雖據舊章臣子之道須存心喪宜仰有司朞年之內禁宴飲作樂及著美服先是深草陵卒堵婆所藏陀羅尼自發落地遣伴善男就加安置近江伊勢美濃固關使歸奉契己巳六衛解嚴皇太夫人移于東五條院警蹕威儀一擬乘輿以近衛番長等備宿衛詔佐渡國放還流人金刺福貴滿庚午前春宮職印一枚獻于內裏壬申藤原良仁為中宮亮詔山野之禁本為鶉雉至于草木非有所制如聞所由不熟事意矯峻法禁奪人斧斤捕人牛馬絕徃還之路妨樵蘇之業為人之患莫此之甚宜早下知莫



令更然又聞豪貴之家非有官符妄占山野多妨民利如此之類並早禁斷其江河池沼之類同亦准此莫致人愁牓示路頭普令知見○五月己卯大風折木殺草遣島江王等向伊勢大神宮迎齋內親王大祓于建礼門前庚辰六七日齋會坂上正野飯高永雄為東大寺使百濟王敎福源頴為元興寺使藤原關雄源同為興福寺使丹墀縄主文室墾田麻呂為大安寺使丹墀氏永大宅年雄為西大寺使高階信澄在原善淵為法隆寺使百濟王慶世橘三夏為藥師寺使辛巳嵯峨太皇太后崩壬午葬之于深谷山

嵯峨太皇太后崩葬深谷山

高麗大使史都蒙相橘清友

濟々多威儀也

遺令薄葬不營山陵。先是民訛言今茲三月不可造餻以無母子也。識者聞而惡之。至于三月宮車晏駕。此月太后亦崩。其無母子果如訛言。田野有草俗名母子草。二月始生。莖葉白脆。毎三月三日婦女採之。蒸擣以為餻。傳為歳事。今年此草非不繁生。民之訛言天假其口。太后姓橘氏。諱嘉智子。父清友。少而沈厚渉獵書記。身長六尺二寸。眉目如畫。擧止甚都。宝亀八年高麗國聘使来。清友弱冠接對。大使史都蒙見而器之。通事舎人曰。是京洛一白面耳。都蒙善相法。謂曰。此人非常。子孫大貴。且三十二有厄。過此無恙。清友妻田口氏生后。延暦五年為内舎人。八年病卒。時年三十二。果如都蒙言。后性寛和。風容絶異。手過於膝。髪委於地。見者皆驚。嵯峨上皇初為親王。納后寵遇日隆。登祚弘仁之始。拜為夫人。六年七月立為皇后。淳和帝受禪。尊帝為太上天皇。皇后為皇太后。仁明帝尊之為太皇太后。追贈父清友太政大臣正一位。母正一位。后信佛理。立一仁祠。號檀林寺。遣比丘尼持律者入住寺家。仁明帝施捨五百戸封。又后與弟右大臣氏公議。開学舎。名学官院。勸諸子弟誦習經書。朝夕濟々。時人比之漢鄧皇后。及仁明帝



帰葬橘逸勢於本郷

唐中文人呼橘逸勢為橘秀才

病篤。后哀戚剃髪為尼。帝崩。尋而后亦崩。時年六十五。后常務化導。宮闈之内。陰教雍穆。朝野稱之。（本紀載尼禅雲相后貌事及僧灼然上仙事橘姫事乳母神野事今略之）后嘗多造宝幡及繍文袈裟。窮盡妙巧。人不知其意。後遣沙門慧蕚入唐。以繍文袈裟施定聖者僧伽和上康僧等。以宝幡及鏡奩之具施入五臺山寺。（按僧師錬記謂橘太后遣慧蕚入唐求禅法蕚到抗州霊池院見塩官齊安述太后旨請義空共帰本朝空者安之上首也空来館于東寺後居檀林寺蕚再入唐至蘇州開元寺僧契元勤事于碑題曰日本国首傳禅宗記附舶寄来立于羅城門側其門倒時碑亦碎又謂蕚再赴唐登五臺感観音像以大中十二年而帰舟泊補陀海濱結廬抱像以居釋氏稽古略云慶元路明州海中補但路伽山乃菩薩示現之地唐宣宗大中年間天竺僧至洞中観観世音妙相名跡始著其後日本僧慧鍔自燕北五臺山得菩薩画像舎于山側土氏張氏奉之指所居為観音院云々蕚鍔音同或有作鍔者皆轉音之訛也蕚再入唐不帰本朝）丙戌。荘嚴清涼殿。安置金光明經地蔵經各一部。及新造地蔵像。請百僧修先帝七七日齋會。其後於大極殿限三箇日轉讀大般若經以祈雨。乃雨。是日有制。為諸名神令度七十人。各為名神護願誓念其得度者。皆以神宇被於名首。壬辰。追贈流人橘逸勢正五位下。詔下遠江國帰葬本郷。（逸勢者右中辨従四位下入居之子也為性放誕不拘細節尤妙隷書宮門榜題手迹見在延暦之季随聘唐使入唐唐中文人呼為橘秀才帰来之日歴事数官以年老羸病静居不仕承和九年連流伴健岑謀反事掠拷不服減死配流伊豆国初逸勢之赴配所也有一女悲泣歩従官兵監

逸勢女妙冲孝行感入

武藏国奈良神有靈驗

送者叱之、令去、女晝止夜行、遂得相從、逸勢行到遠江国板築驛、終于逆旅、女攀號盡哀、便葬驛丁、廬于墓前、守屍不去、乃落髪為尼、自名妙冲、為父誓念、暁夜苦至、行旅過者、為之流涕、及詔帰葬、女尼負屍還京、時人異之、稱為孝女、甲午、時康親王為中務卿、仲野親王為式部卿、賀陽親王為弾正尹、人康親王為上總太守、本康親王為上野太守、葛原親王為太宰帥、其餘任官多之、丙申、以武藏國奈良神列於官社、先是彼國奏請、撿古記、慶雲二年、此神放光如火熾燃、其後陸奥夷虜反乱、因發控弦赴救陸奥、軍士戴此神靈奉以撃之、所向無前、老弱在行、免于死傷、和銅四年、神社中忽有涌泉奔出、溉田六百餘町、民有疫癘禱而愈人命、



甘露降

雨雹大如鴨卵

雷震西寺刹柱

獻白龜

所繋、不可不崇從之、戊戌、石見國言、甘露降、癸卯、雨雹大如鴨卵○六月戊申、能登國氣多大神授從二位、己酉、雷震西寺刹柱、剥取其竿中央一許丈、去落於右馬頭藤原春津宅、丁巳、美作國獻靈龜、雪白可愛、丙寅、有流星頭尾轉行、丁卯、遣利見王、神祇少副中臣薭守等參伊勢大神宮、告即位之由、百官齊戒廢務三日、甲戌、出羽國奏言、境接夷落、動為風塵、至有嫌疑、必資占驗、省史生一員、置陰陽師一員、許之、○秋七月丙子朔、庚辰、備前國獻白龜、甲申、皇女晏子内親王為伊勢齋、慧子内親王為賀茂齋、大祓、建

伊豫国物部道吉鴨部福主共周急叙位

礼門前、以命兩齋内親王、藤原古子、東子、女王、藤原年子、藤原多賀幾子、藤原是子等為女御、伊豫國物部道吉、鴨部福主叙位一階、道吉等頃盡私産賑贍窮民、故有此賞、乙酉、石見國獻甘露、味如飴糖、丙戌、大和國龍田天御柱命、國御柱命、神若宇加乃賣命神並加從五位上、大中臣久世王為勅使、壬辰、追崇外祖父正一位藤原久嗣為太政大臣、外祖母尚侍從三位藤原美都子贈正一位、藤原雄瀧為勅使、施藥院司未立秩限、准造庵使、四年為限、壬寅、大法師由明任権律師○八月戊申、遠江國角避比古神列於官社、先



遠江国角避比古神為年豐凶

坂上清野卒有傳

是彼國奏、此社臨大湖、湖水所溉、擧土頼利、湖有一口、開塞無常、口塞則有水害、開則年豐穰、或開或塞、神之所為也、請加崇典、為民祈利、從之、己酉、右兵衛督正四位上坂上清野卒、田村麻呂第四子也、少慣家風、武藝絶倫、嵯峨帝在東宮時、年十八、為春宮少進、是時幸武徳殿、簡騎射、抜擢二十人、清野以東宮少進、獨參其選、又命歩射士佐味香飾麻呂、鮫高常比麻呂、清野三人競射、清野為三人先、鳴天皇甚奇愛之、弘仁十年正月、叙從五位下、為陸奥鎮守将軍、年纔二十七、天長十年二月、叙正五位下、為陸奥出羽按察使、夷民和親、関塞無事、承和三年、罷官帰都、為右馬頭、数年遷為兵衛督、兼為因幡守、十二年正月、叙從四位上、兼為相摸守、嘉祥三年四月、叙正四位下、齢稍遅晩、老病相迫、有意避官、表言、氣絶、時年六十二、癸丑、遣楠野中臣薭守向伊勢大神宮、告以晏子内親王為

群臣奏瑞
奉八幡宮香椎廟宝劒明鏡等
白亀出

齊丙辰公卿抗表賀白亀美作国備前国共獲白亀帝謙而不當
甲子群臣奏瑞不已勅不聽又重上表請之乃許之
戊辰遣高原王向豊前筑前両國以宝劒明鏡名香
綵帛等奉八幡宮及香椎廟○九月乙亥朔日蝕壬
午遣宮主占部雄貞神琴師菅生末継典侍藤原泉
子御巫榎本浄子向摂津國八十嶋是日右京人村
主岑成於摂津國嶋上郡河上獲白亀獻之甲申詔
以伊勢國多度大神列於官社同國天照大神祢宜
従八位下神主継長豊受大神宮祢宜従八位上神
主士主等授外従五位下己丑遣藤原助向春日大



獲亀者岑成叙位
定置山崎橋

神社奉授建御賀豆智命伊波比主命二柱大神正
一位天児屋根命従一位比賣神正四位上詔曰獻
瑞不恒天貺攸降今摂津國嶋上郡莫輸今年之調
美作英多郡石見安濃郡備前磐梨郡並免當年之
庸獲亀之人岑成等叙従六位上賜物准例丁酉進
参議左衛門督正四位下藤原長良階従三位先是
七月大水山埼橋断帝以為河橋易壊依水浸齒得
其便地自無所害是日詔遣中納言安倍安仁源弘
参議滋野貞主伴善男等就山埼以察利害求其便
地乃定置橋庚子遣侍従嶋江王向伊勢大神宮中

奉幣諸国名神告賀瑞事

臣逸志向賀茂大神社占部業基向尾張大神社告
賀瑞事大抵於建礼門前以遣使也又告諸國名神
班幣以賀瑞之由是日伊勢齊内親王禊于鴨河遣
藤原氏宗従修禊事○冬十月乙巳朔菅原是善為
加賀権守文章博士如故丁未賜忠良親王帯劒辛亥進山
城稲荷神従四位上摂津廣田神従五位下大和國
大和大國魂神従二位石上及大和大物主神葛木
一言主神等並正三位夜岐布山口神従五位下河
内恩智大御食津彦命神恩智大御食津姫命神等
並正三位丹比神従五位上伊勢阿那賀神従五位



出羽国地大震裂

上尾張熱田神正三位越前氣比神正二位筑前宗
像神従五位上竈門神従五位上筑後高良玉垂命
神従四位上肥後健磐龍命神正三位伊豆三嶋神
従五位上壬子伊豆伊古奈比咩命阿波神物忌奈
乃命神並授従五位上近江伊冨岐神従五位下紀伊
伊太祁曽神従五位下癸丑伊勢多度神列於官社
庚申出羽國言地大震裂山谷易處壓死者多己未
信濃國御方冨命神建御名方冨命前八坂刀賣命
神並加従五位上甲子遣左馬助紀貞守向紀伊國
日前國懸大神社策命捧神財以祈護國家此日使

興世書主
卒有傳
書主治声
頗聞

貞守進伊太祁曽神従五位下位記亦祈擁護又遣
右大辨藤原氏宗向園韓神社策命進従五位下位
記以祈加護乙丑紀伊國伊達神志摩神静火神並
加従四位下丁卯詔以壹岐島天手長男天手長比
咩両神列於官社〇十一月甲戌朔己卯従四位下
治部大輔興世書主卒書主右京人也本姓吉田連其先出自百濟祖曰宜父曰
古麻呂並為侍醫宜等兼長儒道門徒有録書主恭
謹容止可觀書主雖長儒門身稍輕捷超高岸浮
渡深水猶同武士能弾倭琴仍為大歌所別當常供
奉節會新羅人沙良真熊善弾新羅琴書主相随習
遂得秘道弘仁九年為和泉守治声頗聞十四年為
備前守時和泉百姓任未帰京便道之任政化清平天
長五年拝筑後守病辞不行八年為左京亮承和四
年請改吉田姓為興世朝臣嘉祥三年八月為治部



出羽国地
震免租調
惟仁親王
為皇太子

大輔以身老聊披山林之地常發擬念之業死時年七十二　辛卯帝以諒闇故不
親祭事所司齊潔祗奉舊章壬辰右大臣於侍従局
録親王已下五位已上見在座者奏之癸巳依大臣
所奏傳録准新嘗會宴賜禄有差丙申詔出羽地震
免租調開倉廩収瘞死骸務申優恤戊戌惟仁親王
為皇太子大納言源信為東宮傅参議藤原良相為
春宮大夫大枝音人為東宮學士藤原冬緒為春宮
亮〇十二月庚戌上野國甲彼宿祢神列於官社辛
亥補僧綱以律師道雄為少僧都権律師日明為律師癸酉進河内国和爾神
階加従五位上堤津島女神従五位下　第十六終

太政大臣　藤原良房
左大臣　源常
源信　右大臣
藤原良相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十七　自仁壽元年至天安二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文徳天皇上

諱道康、仁明帝長子、母皇太后順子、號五條后、藤原左大臣冬嗣女也

辛未、仁壽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帝不受歳賀、以諒闇未終也、甲申、參議正四位下小野篁為近江守、從四位上伴善男為美作守、從五位下伴三宗為鎮守將軍、其餘多任官、庚子、詔天下諸神不論有位無位、叙



移清涼殿為嘉祥寺堂
常康親王追慕為僧
藤原貞子感恩為尼

正六位上、癸卯、夜有流星、大如斗、久乃滅○二月辛亥、善永王為正親正、乙卯、別制大原野祭儀、一准梅宮祭、丙辰、定先皇御忌斉會行事司、源生藤原貞敏等、為莊嚴堂舍司、藤原諸成等、為弁備僧供司、興岑王利見王等、為撿校講讀二師房司、春枝王永貞王等、為撿校集會衆僧房司、是日、移清涼殿為嘉祥寺堂、此殿者先皇之讌寢也、帝不忍御之、故捨為佛堂、丙寅、無品常康親王祝髮為沙門、親王者仁明帝第七子也、母紀氏、少而沈敏、風情可見、仁明帝特所鍾愛、親王追慕悲哽、遂歸佛理、求冥救也、丁卯、正三位藤原貞子出家為尼、貞子者仁明帝之女御、風姿甦羃、言必典礼、宮中仰

天皇不遂遊賞之期而仙化、藤良房悔恨仙駕化去言崩御也

其徳行、仁明帝甚寵之、雖有內愛、必加外敬、仁明帝崩後、哀而不肯飲食、形容毀削、臥頭之下、毎旦有涕泣處、見者悲之、遂為先皇誓入佛道、戒行薰修、道俗稱之○三月、癸酉朔、日蝕、甲戌、加筑後国高良山玉垂神正四位下、壬午、右大臣藤原良房於東都第、請名僧、奉為先皇講法華經、往年先皇有聞大臣家園櫻樹甚美、戲許大臣以明年之春、有翫其花、俄而仙駕化去、不遂遊賞、屬春來花發、大臣恨曰、先皇所期之春、今日是也、春來依期、仙去不歸、花是人非、不可堪悲、道俗會者、莫不為之流涕、公卿大夫或賦詩述懷、



奇鳥集殿前梅樹
春澄善繩講文選於北殿、豊階安人為都講
改元仁壽

或倭哥數遊、己亥、有水鳥、似鷺而小、不得其名、集殿前梅樹○夏四月、癸卯朔、從四位下道野王・房世王・正躬王等、並為次侍從、高枝王・茂世王等、為出居侍從、庚戌、從五位上良岑長松・從五位下物部廣泉・大枝音人・春日雄繼等、並為次侍從、癸丑、定悠紀主基等國、伊勢國為悠紀、播磨國為主基、並卜之所食也、辛酉、遣使者、向賀茂大神社奉祭、但斉內親王未盈斉限、故不得侍祭、甲子、定大嘗會行事司、丁卯、帝喚春澄善繩於北殿、講文選、丹後權守豊階安人為都講、庚午、改元仁壽、詔曰、去年即位之初、得白亀及甘露

甘露降
僧道雄死
善友頴王卒
有如火光者隕于天
献嘉禾

之瑞甘露降於草木食之令人壽故改元○六月壬寅朔帝御南殿賜侍臣祿各有差己酉僧道雄死雄嘗奏山城乙訓郡木上山建寺名海印寺傳花嚴教戊午以薩摩國賀紫久利神預於官社庚午攝津權介従五位下善友頴王卒（本姓佐夜部首後改為善友朝臣少入学読経通義理承和十四年自助教為博士死時年七十二也）○秋七月辛未朔公卿大夫近仗下飲丁亥補僧綱（大僧都延祥為僧正少僧都長訓為大僧都律師真済為少僧都大法師壽朗壽教為律師大法師明詮為権律師）壬辰有如火光者墜於殿前左右驚亂須臾乃定○八月庚子朔於大極殿轉読大般若経（僧一百人祈年穀也）辛丑河内國献嘉禾一



有鳥鳧觜鶏脚
靈芝出
百濟王貴命卒有系

茎三穂己酉式部省献異鳥雛鳧觜鶏脚長頸無尾白黒雑文有詔放之癸丑詔賑恤被水害民癸亥駿河國献瑞草紫葉朱茎或謂之芝乙丑伊勢斎内親王禊于鴨川即日入野宮己巳大祓於朱雀門前百官盡會為大嘗祭豫除汗穢○九月庚午朔日蝕甲戌従四位下百濟王貴命卒（陸奥鎮守将軍兼下野守俊哲之女也資質姝麗閑於女紅嵯峨帝之時引為女御是二品太宰帥忠良親王之母也）戊寅廢重陽宴（以有水災也）但公卿於仗下與侍臣進菊酒乙酉特擢出雲國熊野杵築兩大神並加従三位阿遅須伎高彦命與都彦命速飄別命天穂日命神等並授従五

新子内親王甍
藤原岳守卒嘗得太白詩筆奏上

位下丁亥無品新子内親王甍（親王者仁明天皇之女也母藤原氏天皇憐愛之天皇崩後哀慕無休遂以滅性時人悲之）○甲午進筑後國高良玉垂神階加従三位乙未弘宗王之子男八人改王號賜中原真人散位従四位下藤原岳守卒（岳守者三成之長子也少遊大学渉猟史傳頗習草隷天長元年侍於東宮太子甚器重之七年喪父幾於毀滅承和五年為太宰少貳因檢校唐人貨物適得太白詩筆奏上帝甚耽悦嘉祥元年為近江守人民老少皆仰慕之歸罷之後無復栄望論者高之死時年四十四）冬十月己亥朔定大嘗會御禊装束使并前後鹵簿次第司乙巳進参河國知立砥鹿兩神従五位上乙卯遣参議左大弁藤原良相于平野神宮策命正三位今木大神従四位下



日有黒點大如李子

合殿坐比咩神正五位下（祈國家平安也）甲子帝幸鴨川大修禊亦為大嘗祭豫除邪穢也○十一月甲戌日無精光有黒點大如李子乙亥進右大臣藤原良房階正二位加其家夫人正四位下源潔姫従三位辛卯帝有事於八省院縁大嘗祭也甲午御豊楽院策命悠紀主基二國司日夜無懈奏大哥五節舞人如旧儀乙未神祇官人等奉仕大嘗會悠紀主基二國國司郡司百姓及司人番上已上賜御物且此二國主典以下乃至醫師及諸郡司主帳已下把笏者賜位一階悠紀國免今年庸物主基國免今年田租又兩

繁子内親王薨
官符
仁壽二年
獻祝杖
滋野貞主逝事跡

國所卜郡司、賜時物、丁酉晦、大祓於朱雀門前、解齋、
○十二月、丙午、無品繁子内親王薨、（親王者、嵯峨帝之女、母太后也、罹疾為尼、遂逝、）藤原良相叙從三位、任中納言、平高棟、藤原氏
宗、並拜參議、是年、太政官符、出羽國解稱、太政官去
年六月十一日符偁、國解偁、邊要之事、備豫為本、不
虞之儲、知機為元、此國與陸奥共為邊戒、雖復國有
大少、官員有降差、而至決嫌疑、何彼有此無也、假令
國非無怪異、占候吉凶、曽無其人、望請、永減史生員、
殊置陰陽師、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而
今雑務繁多、官員減少、望請、省減史生、置件員、但考
選俸料、准博士醫師者、同宣奉勅依請、
壬申二年、春正月、戊辰朔、御大極殿、受歳賀、還御南
殿、賜宴侍臣、皆如旧儀、甲戌、幸豊樂院、覧青馬、助陽
氣也、己卯、諸衛府獻祝杖、逐精魅也、（所謂卯杖是也、）乙酉、亦
幸豊樂院、觀諸衛府賭射、公家以白布賜勝者、其多
籌者、瀉布亦多、先王舊式也、己丑、帝觴于近臣、命樂
賦詩、其預席者不過數人、此復弘仁帝遺美、所謂内
宴者也、二月乙巳、參議正四位下兼行宮内卿相摸
守滋野貞主逝、（貞主者、右京人也、曽祖父大學頭兼博士正五位下楢原東人、該通九經、號為名儒、天平勝宝元年、為駿河守、時土出黄金、東人採而獻之、帝美之、曰、勤哉臣也、遂取勤臣之義、賜

本朝通鑑　卷之十七　文德　五　何不成舍藏

貞主外孫皇子一家繁昌
伴成益卒
紫雲見
和氣仲世卒奉公忠勤
彗星見
藤原高房卒尤善吏務
苟利於民死而不恨
紀最弟卒膽力過人

姓伊蘇志臣、父尾張守從五位上家譯、延暦年賜姓滋野宿禰、貞主身長六尺二寸、雅有度量、涯岸甚高、天長八年、勅與諸儒撰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一千卷、名曰秘府畧、承和十一年、春、捨城南宅、為伽藍、名慈恩寺、貞主半禪之餘、歴遊其間、時人慕之、十二年、陳便宜十四事、其議不行、又論券太宰府事、而不能、今年春、毒瘡發於唇吻、詔贈医藥、中使相望於路、道俗来問者、由屬街巷、塡咽、遺戒子孫云、殯斂之事、必從薄、但沒之後、子孫齊供而已、卒于慈恩寺書院、時年六十八、時人莫不流涕哀惜、長女繩子受仁明帝恩寵、生本康親王、時子内親王、柔子内親王、少女興子為今上所寵、生惟彦親王、濃子内親王、勝子内親王、世以為外孫皇子一家繁昌、乃祖慈仁之所及也、）
丁未、伴成益卒、（宇治人之子也、少在大學、長習文章、登進士科、承和十二年、依法隆寺僧善愷訴、被解却、後出為丹波權守、死時六十四、）
丙辰、播磨國言紫雲見、和氣仲世卒、（清麻呂第六子也、性至孝、年十九、為文章生、大同元年、為大學大允、奉公忠勤、毎至寝臥、首向官闕、承和四年、為彈正大弼、初臺無南門、仲世奏、移中院西門、以為臺門、亦私以位祿買近江高嶋郡田五町、以充窮家貲、十一年、為播磨守、數年、病沒、年六十九、國人惜之、）丁巳、特授備中吉備津命神四品、列於
官社、戊午、彗星出于西方、長可五丈、左衛門權佐藤原
宗善為撿非違使、壬戌、越前守藤原高房卒、（高房者、藤嗣第三子也、身長六尺、膂力過人、甚有意武、不拘細忌、天長四年、授從五位下、拜美濃介、威恵兼施、屬託不行、發擿姧伏、境無盜賊、安八郡有陂渠、堤防決壞、不得蓄水、高房欲修堤防、土人傳曰、陂渠有神、不欲遏水、進之者死、故前代國司廢而不修、高房曰、苟利於民、死而不恨、遂監民築隄、溉灌流通、民至今稱之、亦池田郡有妖巫、其靈轉行、暗噉人心、一種滋蔓、民被毒害、古来長吏皆懷恐怖、不敢入其部、高房單騎入部、進捕其類、一時酷罰、由是無噉心之姦、後歴備後肥後甲子越前等守、所在有績、疽發背卒、時年五十八、）
右兵衛佐兼信濃介從五位下紀最弟卒、（木津魚之第十一子、

本朝通鑑　卷之十七　文德　六　何不成舍藏

外曰衛門曰究

得魚形似獼猴

勧督農業之符

百継之弟也、卒時五十八、家弟武藝之士、膂力過人、登高渉深、輕捷少倫、進捕京城幾盜賊姦究、漸以絶盡○三月丁卯朔日蝕、癸酉近江國得魚形似獼猴異而獻之、故老皆云、此獺魚也、昔時見有此物、丁丑詔諸大寺、起四月一日迄八月三十日、衆僧食時同集食堂、各讀大般若經一卷、以攘水旱之災、永為歳事、己卯太政官符、応勧督農業事、右被右大臣宣稱、奉勅、洪範八政、食居第一、又食貨志云、國無粟而可治者、自古未之聞、然則王政之要、生民之本、唯在務農、頃年諸国所申之不堪佃、其數居多、是由國郡官司不勤地利、不重民命、其非所以選擇良吏、委付黎





元、凡治田勤謹則畝益二年、不勤則損又如之、其種而少勤、所損尚然、況廢而不耕、其費更甚、一畝之田可食一戸、一畝不耕、一戸受飢、既多不耕之地、何少受飢之人、古者州郡官長、春出行田、若有不耕、課而佃之、獲者公私半之、是古人至重地利之意、宜仰下諸道、令曉此情、國郡司等親自巡觀、修固池堰、催勸耕農、力者褒而錄之、懈者督而趣之、即有地不耕、雖有其主、而無力営者、速以救急義倉等稟給之、若有所不足、量貸営料、令耕蒔、莫使空費、秋収之日、先納所貸、或有其田無人可治者、亦以公力営種、其所獲

官符

者全納官倉庫、如之者則廢田自開、實廩可期者、哀矜懃念、農為憂、誰其分憂、國宰之謂、宜致心力、以副朝望○夏四月丁酉朔乙卯、賀茂斎内親王禊於河濱、是日始入紫野斎院、庚申加大和國御歳神從二位、太政官符、応不進門籍文武諸司官人隨犯科責、右得中務省解稱、謹案太政官去弘仁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符稱、諸司門籍送省、省覆勘訖、丞一人加署、喚左右衛門并左右兵衛等府、分附前番門籍返付本司者、又案宮衛令云、応入宮閤門者、本司具注官位姓名、送中務省、付衛府、各從便門、著籍、毎月





遷官者至一日十六日換其籍

無門籍入宮門曰闌入

都貞継卒

一日、十六日、凡擬籍宿衛人、准此者、而或不進門籍、出入任意、准法論之、罪渉闌入、遂使遷任名記擬旧未改、他番門籍通用無拠、商量其由、不加科責所致也、望請自今以後、諸司不進門籍者、直移刑官、依法断罪、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五月丁卯朔甲戌、加山城國乙訓郡松尾神正二位、戊子主計頭都貞継卒、大和桑原公秋成子也、弘仁十三年與兄文章博士腹赤共上請改姓都宿禰、天長元年為式部少錄、承和五年為式部大錄、貞継累歴吏部、詳知舊儀、後到此職者、必相誥習行之、患悪瘡卒、時年六十二、除伊勢斎宮諸司、癸已大和國言、紫雲見、是日甘露降於京師樹上、及大和越前加賀但馬因幡伯

橘真直卒

甘澍時雨也

復除役也

有牛産犢一身兩頭

者、隱岐播磨長門等九國、並言甘露降。○六月、乙卯、相模權守從四位下橘真直卒。真直右大臣從二位真楯公第三子也。卒時年三十七。真直性善唱歌。仁明天皇殊所憐愛也。○秋七月、乙亥、遣使者向賀茂松尾稻荷貴布禰等名神奉幣祈雨、即日得甘澍。甲申、賜肥前豐後兩國貧民一萬六千餘口復。壬辰、遣散位從五位上安宗王從五位下利見王、向廣瀬龍田神社、奉幣進馬、為祈年也。是日、六位以上借用官物、斃卒死去者、盡從息免。○八月、乙未朔、己未、淡路國言、有牛産犢一身兩頭。○閏八月甲子朔、日食。乙亥、大風、發屋拔木。己卯、以廩院米賑京師被風災



菅原善主卒

者。丁亥、大祓於建禮門前。伊勢齋内親王、將參大神宮、故有此祓。○九月、庚子、伊勢齋内親王參大神宮。如常儀。中納言安倍安仁、右中弁橘海雄為長送使。壬寅、重陽節、帝不御南殿。勅公卿喚侍從文人等、宴賞賜祿如常。○冬十月、癸亥朔、甲子、加大和國御歲神正二位、若宇加賣命神、天御柱命神、國御柱命神、並加從三位。○十一月、己亥、家原氏主為算博士。主計頭如故。大枝音人為民部少輔。東宮學士如故。勘解由次官從五位下菅原善主卒。善主清公第三子也。少而聰慧、美容儀、有口弁。年二十三為文章生、試及第、承和三年、為聘唐使判官、兼為播磨權大掾。卒時年五十。辛丑、特加大和國金峰神從三位、率川坐大

天台沙門素然卒

小野篁逝　并事跡

神、御子神、枚岡神、率川阿波神、並授從五位下。乙卯、帝親奉新嘗祭。○十二月、乙亥、加大和國大神主神從二位。丙子、加駿河國三嶋大神從四位下。庚辰、左大辨正四位下小野篁叙從三位。辛巳、天台沙門素然卒。此嵯峨帝之子也、賜源姓、名明。其性甚朗悟。帝好文、賚欲數諸子、皆有才学、知明奇器、勅勸對策。天長九年、叙四位、為大学頭。嘉祥二年、為參議、從初承勅勉勵、弥切諸子百家。略以聞覧、浸淫篤之後、哀慕感恨、云讓為為之不遂、其意帰心佛道、辭遠俗塵、遂為沙門、終于山中。時人高其節操、皆以感嘆、世稱横川宰相入道。癸未、參議左大弁從三位小野篁逝。篁者、參議正四位下岑守長子也。岑守弘仁之初、為陸奥守。篁隨父客遊、便於據鞍、後歸京師、不事学業。嵯峨天

高下相敵戸之抗

唐客沈道古常美篁詩賦艷藻

皇聞之歎曰、既為其人之子、何還為弓馬之士乎。篁由是慚悔、乃始志学。十三年春、舉文章生、試及第。天長元年、拜巡察弾正。天長九年、夏、喪父、哀毀過礼。十年、為東宮学士。承和元年、為聘唐副使。五年春、聘唐使四舶、次第泛海。大使藤原常嗣所駕第一舶、水漏穿缺。有詔、以副使舶代之。篁抗論不肯、而不復駕舶。近者太宰鴻臚館、有唐人沈道古者、聞篁才思、數以詩賦唱之。每視其和、常美艶藻。六年正月、遂以捍詔除為庶人、配流隱岐國。在路賦謫行吟七十韻。文章奇麗、興味優遠、知文之輩、莫不吟誦。凡當時文章、天

篁清貧事母至孝

下無雙草隷之工比古二王之倫後生習之皆為師模七年四月有詔特徵八年九月復本位九年六月為陸奥太守八月為東宮学士十二年法隆寺僧善愷告登美直名事弁官論之篁又執論為允愜今年病篤帝深憐屡遣使視之賚賜錢穀篁命諸子曰氣絶則斂莫令人知逝時年五十一篁身長六尺二寸家素清貧事母至孝公俸所當皆施親友按東州武人之諸氏出自小野姓者不少蓋岑守父子仕奥州太守時其種類遺留者歟又足利学校世傳称篁之所掌居也後為学舎而居此者数換年久其牌記曰先生焉其流風可以観也又宗師錬釋書有云篁不測之人也身在人間神遊冥府此何誣之甚哉彼聞篁也儒有文名而引之推入于浮屠以為附會而誣世而已



仁壽三年

藤原関雄卒好皷琴能草書

癸酉三年春正月壬辰朔帝御大極殿受朝賀還御南殿賜宴侍臣戊戌幸豊楽院観青馬癸卯諸衛府獻祝杖内侍傳旨正五位下菅原是善為大學頭文章博士加賀權守如故戊申停大射礼但勅公卿令諸衛府射○二月癸亥加筑前宗像神正五位下乙丑帝覧蔵鈎戯左右相分飛鳥遊附者不禁甲戌治部少輔無斉院長官従五位下藤原関雄卒刑部卿従三位真夏第五子也天長二年春挙文章生試及第関雄少習属文性好閑退常在東山舊居耽愛林泉時人呼為東山進士嘉祥元年淳和上皇召之不能辭而応命賜以殊礼従事左右関雄尤好皷琴上皇賜秘譜故雅調稍妙関雄又能草書南池雲林両院壁皆令関雄書之死時年四十九庚辰帝自東宮移幸梨

幸良房第観花宴飲

京畿多患疱瘡

下院此院先代旧館也在左近衛府西壬午太政官符応擇老僧充童子料米事右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宜擇十五大寺僧年八十已上者日別充童子一人料米一升但停止待後符庚寅晦帝幸冷然院翫景物也賜侍臣禄有差即日亦幸右大臣藤原良房第以覧櫻花置酒興楽六位以上會者禄各有差是月京師及畿外多患疱瘡死者甚衆天平九年及弘仁五年有此瘡患今年復不免此疫而已○三月甲午加従三位源潔姫正二位且授正六位下難波蔓麻呂外従三位下縁去月遊賞右大臣第而恩及家人也



丹墀門成卒性剛直長於従政

箠笞也楚木名共笞刑也

紀椿守卒

壬子請名僧百口於大極殿轉讀大般若経限三日訖攘災疫也大和守丹墀門成卒門成者豊長之子也性甚剛直天長五年為丹波介士民不順教化旧号難治門成施以猛政笞罰為先聽事之前羅楚如積数年部内大治民至今頼之承和十二年為武蔵守所部曠遠盗賊充斥門成下車未幾風俗粛清姦猾斂手嘉祥三年為大和守豪宗百姓縦放不制門成施政自加無所回避境内凄[illegible]民皆戴之病卒於官門成雖無才学長於従政所到必樹楓声丁巳以穀倉院籾塩給京師患疱瘡者戊午越中權守従五位上紀椿守卒椿守春宮亮従五位上白滴長子也椿守工於隷書尤得其筋茶勃海書特簡好手椿守前後再書皆盡其善朝廷美之卒時年七十八太政官符応禁制孫王任意出入畿外事右得美濃國解偁此國停関之後不制往来由茲東海道諸國

同与五位同一也

和氣貞臣卒。嘗喪母、哀戚過礼

敉寧。五位已上、任意枉道。亦孫王擅以出入。人民騷動、郡内不静。雖加禁止、積習不遵。望請、特下嚴制、令慎将来。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宜五位已上、依法禁制。但至于孫王、未施此制。自今以後、同以禁止。自余諸國、又宜准此。若有違犯、録名言上。○夏四月、壬戌、地震。庚午、遣侍従嶋江王、神祇大副中臣逸志、向伊勢大神宮、請除災疫。甲戌、大内記和氣貞臣卒。貞臣字和仁、播广守仲世第三子也。数歳喪母、哀戚過礼。叔父真綱、深愛之。弱冠従治部卿安倍吉人、受老荘。後入大学、研精不止。二十四挙秀才、二十八對策。不得其第。承和十四年、拜大学大允。患疱瘡、卒于官。時年三十七。人皆惜之。貞臣聡敏、質朴少華、性甚畏雷。不留意小藝、唯好圍碁。至於對敵交下、不覺日暮夜



無品成康親王薨

岐嶷小兒有智也

赦天下

源安卒

詔諸国寫一切經

深。戊寅、無品成康親王薨。親王者、仁明帝第八子也。母右大臣藤原三守女、貞子。親王幼而岐嶷、有成人之志。仁明帝殊愛之。嬰疱瘡之患、遂殞逝。乙酉、疱瘡流行、人民疫死。故停賀茂祭、遣嶋江王、神祇大佑忌部高善向社下、申謝其由。但山城國司斎供如常。丙戌、憂疱瘡之疫、詔赦天下。勿輸承和十年以往、諸國未進調庸。且息當年百姓徭十日。其疾病者、使吏巡視、賜医藥。戊子、備中守源安卒。安、嵯峨上皇之子也。母粟田氏。姓懶文書、好習射藝。殁年三十二。○五月、癸巳、詔相摸、上總、下總、常陸、上野、陸奥等六國、寫一切經。六國各分部帙、寫得上之。壬申、詔太宰府、於香椎廟・管内國分寺、讀大般若經。授従五

藤原並藤卒

斉子内親王薨

伴部刀自賣産三男

藤原助卒

位上藤原並藤正五位下。復罪人和氣斉之讀岐永直并爵。是日、並藤卒。並藤者、参議濱成之曾孫、巨繼之孫、石雄之子也。善陰陽推歩之學、明曉天文風暑。天長二年、為陰陽助。九年、為陰陽頭。今日、加正五位下、優其才学。少倫、年齒衰落也。時年六十二。己巳、無品斉子内親王薨。親王者、嵯峨帝第十二女也。母文室久賀麻呂女文子。親王適三品太宰帥葛井親王。内外戚皆恥其非礼。庚戌、太宰府言、壹岐嶋女子伴部力自賣學生三男。勅賜正税三百束、及乳母一人。辛亥、授外従五位下内人継成従五位下。継成有不可叙外位之愁、故改授。詔美濃國出穀二千一百石、給患疱瘡者、并免未納調庸。戊午、参議正四位下左兵衛督兼近江守藤原助逝。助、贈左大臣従一位内麻



菅原梶成卒、業医精練

葛原親王薨

登美直名卒

呂第十一子也。少遊大学、頗渉史傳。弘仁十四年、為大学助。仁壽三年正月、為近江守。疱瘡之後、縁不慎滄而逝。年五十五。助心性清真、不憚澂瀅。朝廷之士、為之踼躇。○六月、辛酉、侍医外従五位下菅原梶成卒。梶成右京人也。業練医術、最解憂療。承和元年、従聘唐使渡海。朝廷以其明達医經、令請問疑義。五年春入唐、六年夏歸朝。逢難風、漂着一嶋。有賊欲害之。梶成祈神得濟。與判官良峯長松、合力採集破舶材木、造一船而獲歸朝。朝廷嘉其誠節、十年為針博士、次為侍医、卒於官。癸亥、一品太宰帥葛原親王薨。親王者、桓武帝第三子、嵯峨帝之兄也。母大人多治氏。少而慧了、歷覧史傳、常以古今成敗為戒。為人恭儉、不傲於物。久在式部、請職務、凡舊典莫不達練。挙朝重之。勅賜輦車、入宮礼儀異諸親王。薨時年六十八。朝廷監喪葬、儀如常。王家推謝辭、従倹薄、不敢違遺令。己巳、前豊後權守従五位下登美直名卒。此藤津之子也。頗有才学、口弁過人。抑屈己者、酬以彼所病。故議者嫌之。法隆寺僧善愷訴訟事、遂

皇子皇女賜姓源朝臣

延及弁官除此類也死時年六十二皇子能有、時有、本有、載有、皇女遷子、謙子、列子、濟子、興子等、賜源朝臣、隷左京職。太政官謹奏、加增駿河、安藝、紀伊三箇国目各一員事。元一員令加一員右案令條、大国大少目各一人、上國目一人、而撿案内、尾張、参河、豐前、豐後等、總二十七箇國、並居上國、有大少目、是則時時議奏所加置也、而今件三箇國、猶依旧無加、國宰執申、散用不足、且茲計校田疇、編戶與彼諸國無別、伏望依件加置、以令齊同、雖設官分職、實有前規、而隨時制宜、豈闕當代乎、臣等商量所定、如件、伏聴天裁、謹以申聞謹奏、聞太政



令国分并定額寺僧勤六時修行

官符、応令國分并定額寺僧勤六時修行事、右被右大臣宣偁、先帝創建國分二寺、分號護國滅罪之寺、釋苾蒭、苾蒭尼、殊設親施具足之法、又於定額寺、雖建立有主、本願異趣、而擁護國家、豈為分別乎、此皆救世利物、傳于不朽者也、是以一切利生、常轉法輪、百十人天、倶蒙解脫、善神滿國、悪龍出境、而頃年講師之挙、不允格意、國分之僧、還多放逸、福田荒而不耕、農畝競而訟、利鐘磬絶響、六時無聴、香火止烟、三業弥倍、護國滅罪之理、不可然、馬抜若與樂之識、必須勤慎、宜重告知講讀師、六時修行、同作定額寺相

駿河国淺間神預於名神

薩广国把前福依賣至孝

共撿察、若有違行者、錄名言上○秋七月、庚寅朔、任官、大枝音人為大内記、民部少輔如故春日雄継為越中權守、大学博士如故甲午、駿河國淺間神預於名神、壬寅、特加従三位、丁未、遣全世王、中臣逸志、斉部伴主、向伊勢大神宮奉幣、攘災沴也、丙辰、賜薩广國孝女把前福依賣爵三級、終身勿差、表門閭、福依賣天性至孝、父年八十、老病着床、無子、唯有一女福依賣、扶持左右、嘗藥二十餘年、傭力致養、曉夕辛勤、容顔憔瘦、觀者憐之、福依賣雖云野族、閑於禮儀、恭敬父母、有所諮稟、必正色、作声未曽褻惰○八月、己未朔、戊辰、賜伯



百済河成卒、姓猛勇善画圖

僧正延祥寂

耆國百姓、復一年、壬午、散位従五位下百済河成卒、河成本姓余、後改百済、長於武猛、能引強弓、大同三年、為左近衛、以善圖畫屡被召見、取寫古人真及山水草木等、皆如自生、昔在宮中、令或人喚従者、或人辭以未見顔容、河成即取一紙圖其形體、或遂驗得、其擬妙類如此、今之言畫者、咸取則焉、兼和年中、為備中介、次為播广介、卒時年七十二圓珍乗唐商船、而赴唐國、到福州○九月、戊子朔、丙申、重陽宴、帝不御南殿、勅公卿、召侍従文人等、賜菊酒如常、但以天下有災、不挙音樂、是日、僧正延祥寂、俗姓槻本氏、近江野洲郡人也、事僧正護命、天長七年春、於大極殿説最勝王経、聴者數服、死時年八十五、臘六十八○冬十月、戊辰、但馬守春澄宿祢善縄賜姓朝臣、攝津國奏、長柄、三國、兩河、頃年橋梁断絶、人馬不通

山田古嗣卒篤孝政績而有声

請准堀江川置二隻船以通済渡許之己卯文章博士菅原是善奏請文章生未出身者及第之後不経勘籍預考例許之遠江國奏言廣瀬河舊有郷船二艘而今水闊流急不可利渉公私行人擁滞岸上請更加置二艘以済羇旅之難許之甲子任僧綱大僧都長訓為僧正少僧都實敏為大僧都少僧都真済為権大僧都権律師明詮律師真雅並為少僧都大法師壽仙為律師大法師恵運為権律師○十一月己亥○十二月甲子陰陽寮奏言使諸國郡及国分二寺據陰陽書法毎年鎮害氣從之丁丑相模権介従五位上山田古嗣卒古嗣左京人也越後介外従五位下勲六等益人之長子也性廉謹而寡言辭一旦喪母篤孝嘗讀書至於樹欲静



樹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齊衡元年

下野国秦部正月満妻持節貞固

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流涕不禁巻帙為之沾濡弘仁十二年丁父憂哀毀過禮天長三年為陸奥按察使記事五年為少内記六年為少外記轉為大外記公卿大臣以備顧問推薦文士多見納用故人仰之十三年出為阿波介政績有声阿波美馬二郡常罹旱災古嗣殊回方略築陂蓄水頼其灌漑人用温給後為相模介以病卒于官時年五十六

甲戌齊衡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停朝賀以雨後泥深也帝御南殿賜宴侍臣如常今日朔且立春也丁亥太宰府貢赤腹魚兼前元日貢之延至今日緩也諸衛府獻祝杖内侍傳旨○二月戊辰詔大和國修灌頂経法攘災疫也乙亥遣使賑給丹後國飢民○三月癸巳賜下野國節婦秦部總成女爵二級復終其

宗子内親王薨

播百枝卒

身旌表其門閭總成女者秦部正月満之妻也性至謹篤正月満亡後撫養遺孤不復再醮持節弥固常修功徳追資其夫兼願及一切衆生國内稱之戊戌任官正五位下在原行平為備中介左近衛少将如故甲辰無品宗子内親王薨嵯峨帝第八女也母高階浄階女河子親王性操貞潔資給孤窮濟至于終身遂無瑕釁丁未石見國奏請以不動稲三萬五千束賑給飢民許之○夏四月乙卯朔勅公卿於右兵衛陣下賜飲侍従有恩賜禄有差丙辰従四位下播百枝卒綿裳之子也延暦十八年為内舎人百枝不解文書好在鷹犬至八十漁獵無息剃頭為僧不事内家在大和國山邉郡曽池堤潰破洪流漂溢倉舎家口悉皆漂失百枝獨攀樹抄纔得存命



百済王教福卒

古々鳥集殿前神門氏成射而墜之

散位百済王教福卒教福従四位下安義之子也嘉祥三年正月叙従五位下卒時年四十八癸亥園神韓神並加従三位丁卯帝自梨下院移冷然院五位已上扈従者賜宴於釣臺庚辰詔曰淳和太后未進徽號所生藤氏猶稱夫人人子之禮何意能安敬沿舊章奉崇尊號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太夫人為皇太后是日肥前豊後兩國百姓窮困者九千餘人復一年辛巳有鳥集殿前松樹名古古鳥其鳴自呼勅左近衛将曹神門氏成射之應弦而墜帝甚稱善賜絹数匹壬午陸奥國奏言去年不登百姓困窮兵士逃亡已乏也戊請発援兵二千人以

加賀国和邇部廣刀自女貞操

左大臣源常薨世称真丞相之器也

備不虞勅許發一千人○五月戊子俘囚騎射之馬之觀
戊戌勅陸奥國以穀一萬石賑給俘夷已酉賜加賀
國節婦和邇部廣刀自女爵二級廣刀自女年十四
適山城國人秦真勝真勝亡後廬於塚側于今三十
餘年追慕其夫言及哀泣是月甚寒山北微雪○六
月甲寅朔以大和國金峯神預於相甞月次并神今
食祭也丙寅左大臣正二位源常薨（常嵯峨帝之子源朝三郎母飯
高氏帝見其操行深沈風神清爽而愛之殊於池子
天長九年為中納言承和四年兼左近衛大將明年
為大納言七年為右大臣兼皇太子傅十一年轉左
大臣嘉祥三年叙正二位薨時年四十三大臣容儀
閑雅言論和順才能之士推引而進逸佞
之徒惡而不親時人以為真丞相之器也）丁卯贈正



備前国貢伊蒲塞

石見国醴泉出

官符

一位朝廷依旧遺監喪贈位使等依有遺令喪家不
受已卯加伊豆國三嶋神從四位下○秋七月甲申
朔日蝕乙巳備前國貢一伊蒲塞斷穀不食勅置
神泉苑男女雲會觀者架肩市里為之空數日之間
遍天下呼為聖人各乞私願伊蒲塞仍有許諾婦人
之類莫不眩惑奔咽渇月餘日或云伊蒲塞夜人定
後以水飲送數升米天曉如廁有人窺之米糞如積
由是声價応時減折兒婦人猶稱之米糞聖人丙午
石見國言醴泉出三日乃涸庚戌暴風発屋拔木且
甚雨洪水○八月癸丑朔太政官符応加置陸奥國

鎮守將軍伴三宗卒

少掾一員支右得彼國守從五位下藤原興世解偁
此國所部多道有司少員春蒔秋收支難兼濟望請
加掾一人以濟庶務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戊辰陸
奥國馳驛上奏鎮守將軍從五位下伴三宗卒（三宗者真
意之子真意者氏上之子也三宗元名健宗當伴健
岑配流時避之改為三宗嘉祥四年為鎮守將軍兼
下野權介仁壽四年為武藏權介三宗
撫進有功聲譽著聞死時年五十九）已已文室通
世為陸奥鎮守將軍庚辰右大臣從二位藤原良房
兼左近衛大將大納言從二位源信兼右近衛大將
權中納言從三位藤原良相為大納言參議正三位
藤原長良為權中納言參議從三位平高棟為春宮



名草豊成卒

明子内親王薨

官符

藤原大津卒

大夫○丁丑散位從五位下名草豊成卒（豊成少学老荘
長讀五經義理頗通学徒多属承和八年為助教十
一年以其老耄通授駿河介以充教授之資卒時年
八十）○九月丁亥無品明子内親王薨（淳和帝第七之女母右大臣清
原夏野之女春子）辛卯重陽節帝御南殿賜宴侍臣命樂賦
詩如常○冬十月壬子朔太政官符応依實言上損
并不堪佃田疫死百姓賑給飢民及破損官舎堤防
等支損田荒田言上之期兼前程限支為從近宜不
堪佃者八月内申損田者申損狀十月内申其遠國
九月風水之損通計行程一依前格庚申正五位下
備前守藤原大津卒（大津者内麻呂第九子也身長短小而意氣難奉尤善射

百済康保殴殺部下處流

石見国上醴泉

改元齊衡

十八為大舍人大允天長三年為備後守声誉頗聞民庶奇思十年為散位頭承和十一年為伊豫守歳餘豊稔百姓交贍仁壽元年為備前守叙正五位下卒時年六十三　壬戌授正六位上藤原基経従五位下辛未召刑部大輔春澄善縄文章博士菅原是善民部少輔大枝音人於蔵人所評重陽節文人所上詩甲戌公卿奏議前伊豆守外従五位下百済康保殴殺部下百姓数人康保罪当死詔減死一等處遠流○十一月癸未従五位下藤原基経為侍従紀有常為右近衛少将（讃岐介如故）癸巳左近衛府獻生鮮魚詔放御池中辛亥詔曰近来石見国上醴泉改仁壽四年為齊衡元年其瑞出地主美乃郡大領檜前淡海麻呂叙正六位上賜物准例復郡内當年徭伊勢大神宮祢宜大物忌内人諸社祢宜祝及内外文武官把笏者賜爵一級但正六位上者廻授一子如無子者宜量賜物五位已上子孫年二十已上者叙当蔭之階天下老人百歳已上穀三斛九十已上二斛八十已上一斛欲使曠代禎符及萬邦以共慶随時徳政遂五常而齊衡○十二月甲寅遣中納言源定安藝守清原瀧雄向嵯峨山陵告以改元之由依有石見國醴泉之瑞也是日木工頭石川長津頓死於寮中月次并神今食等事令所司奉



藤原行道卒

齊衡二年

祭（長津者中納言豊成之孫武蔵守河主之子也卒時年七十長津性能工巧恪勤為宗故頻歴工官遂終於此先父所貯積文書数千巻秘蔵一舎不曾借他不知死後灰滅何處）庚午美作守藤原行道卒（参議楓麻呂之孫城主之長子也累歴内外官職政迹善悪無聞可謂得其中庸者也死時年六十六）己巳禮佛懺悔庚辰左衛門少尉雀部春枝林並人改姓紀朝臣辛巳武蔵國貢長人一枚以備驅儺

乙亥二年春正月壬午朔帝不御大極殿以雪後泥深仍停朝賀勅公卿賜宴侍臣如常加三品賀陽親王二品正五位下菅原是善在原行平並叙従四位下従五位下紀有常叙従五位上（其外授位多）丙申在原行平為因幡守紀有常為左近衛少将（讃岐守如故）藤原基経為左兵衛佐陸奥國奏曰奥地俘囚等彼此接刄殺傷同種支須警備以防非常仍且差發援兵三千許之癸卯帝御新成殿以観賭射以前日停也時京師多盗掠奪人物有詔捜起自宮中及於京中前山城守藤原松影卒（刑部少輔星雄之子為人厳正鬚眉如画天長四年為式部大丞時當朝會）源常縁勅帶劔式部詰以未知詔旨不聽常愧赧而帰以故天皇怒貶黜式部官人左轉松影為弾正少忠承和元年為聘唐使判官兼山城権介松影以母老固辞再三請許之三年復為式部大丞松

奥地俘囚作乱

藤原松影卒

源常縁勅帶劒

伴宗卒
官符

影四入式部閑練故事其進退容儀得於天性凡到
吏部者皆推松影為楷模焉病死年五十七戊申陸
奥國飛驛奏請加發援兵二千人勅曰凡用兵之道
未必貴多苟奪其力一以當千宜使簡抜進城兵一
千人和誘其心精練其武能守衛要以備機急又知
騷擾之由發於飢困故賜賑給料糙一萬石己酉大
判事兼明法博士備後权從上位下伴宗卒（宗本姓伴良田連後改為伴宿祢宗出自外国少入大学専心法門習讀律令死時年六十四）太政官符応
擇諸郡司中恪勤者令興治恵奈郡事右得美乃國
解稱恵奈郡坂本驛與信濃國河智驛相去七十四



里雲山葺重路遠坂高戴星早發犯夜遲到一驛之
程猶倍數驛驛子負荷常困迎送寒節之中道死者
衆朝廷悲之殊降恩貸永免伴驛子祖調又去承和
十一年挙郡給三年之復頻頻雖施無限之恩徒費
公家曾無所息前任良宰雖展治方猶難興復況復
任愚吏更施何術撿彼郡課丁總二百九十六人也
就中二百十五人為驛子八十一人輸調庸比之諸
郡衰弊尤甚望請擇諸郡司之中富豪恪勤者募以
五位期三年内令治件郡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
勅依請與奪之吏一准去天長元年八月廿日格○

吉備津彦名明神鈴鏡自鳴
道野王卒
撿非違使始把笏
清峯門継卒
有狐過御前帝射而獲之

二月癸丑有長星出於東北癸亥備中國言吉備津
彦名明神庫内鈴鏡一夜三鳴丁卯詔右大臣藤原
良房参議伴善男刑部大輔春澄善繩少外記安野
豊道等修國史○三月壬辰從四位上道野王卒（大宰帥賀陽親王第一子也遊於酒色解絲竹然性甚謹厚未曾撤纓病卒）制停止左右京
五畿内隱首括出附帳籍乙巳制大和國撿非違使
正六位上伊勢諸繼預把笏諸國撿非違使把笏始
於此人是月寒隕霜○閏月乙酉從四位下清峯門
繼卒（左京人也達練世俗無他才学嵯峨帝特録恩舊擢為左衛門少尉隱居難波病死年七十四）
壬辰有狐晝見命近仗駈逐過御前帝射而獲之癸



毗盧舍那佛頭自墜

巳大雨水丁酉分美乃國多藝武藝兩郡為多藝石
津武藝郡上凡四郡丙午太宰府馳驛言日向守嗣
峯王發兵將殺推訴使田口房富有奏讞詔免官爵
是月左右馬寮馬疫死殆盡○五月辛亥詔能登國
氣多大神宮寺置常住僧聽度三人永々不絶壬子
停騎射走馬之觀不御武徳殿晝依御馬多斃也詔
越前國氣比大神御子神宮寺置常住僧聽度五人
心願住者亦五人凡一十僧永々不絶癸丑太宰太
貳正躬王將赴任詣闕拜辭殊賜恩餞絲竹閑奏庚
午東大寺奏言毗盧舍那大佛頭自落在地是月制

雄風王卒

撿括浪人

言法度約束律之也

諸国応奉祈年月次新嘗會等祭幣○六月戊寅朔日食癸未震建禮門前柳樹甲申遣叅議藤原氏宗於東大寺見大佛頭墮落之狀癸卯従四位下雄風王卒 雄風者萬多親王第四子也為人沈敏弱冠入学帝在東宮時引為侍者頗習鷹馬識祚之日授従四位下死時年四十二 太政官符応撿括浪人吏右太政官延暦十六年四月十九日下太宰府符偁従二位行大納言神王宣奉勅括責浮宕先己下知令聞秩滿解任之人王臣子孫之徒結黨群居同悪相濟佞媚宮人威陵百姓妨農奪業為蠹良深宜嚴撿括勒還本郷情願留住便即編附去留之吏夏月令畢附大



獻甘露

入唐留学僧圓載上表

當世王卒

帳使別狀申上若有犯者不論蔭贖科違勅罪移配遠處土人容而不申官司知而不糺者亦與同罪者右大臣宣奉勅件格年紀已久風威陵遲府司忘却不為情士民許容而不忍申宜重下知之嚴令撿括○秋七月丁未朔紀伊守紀真髙獻甘露丙寅太宰府傅進入唐留学僧圓載上表 承和十一年賜旅資各黄金二百四 戊寅從三位百濟王勝義卒 勝義者元忠之孫玄風之子少遊大学頗習文章承和四年為宮内卿年老致仕閑居河内國讃良郡山畔頗使鷹犬以為讃衛之資卒時年七十六 ○八月丁丑地震丙戌兵庫中鼓自鳴己丑従四位下當世王卒 當世者太宰帥仲野親王第四子也天性羸弱懸風雨頗好鷹犬不敢出遊 癸巳

犢産一身両身

補諸國講讀師之制

式部卿仲野親王家令正七位下宇自可武雄改姓笠朝臣丁酉中務卿時康親王家令従六位下忍海上浄永改姓朝野宿祢辛丑長門國言牛産犢一身両頭是月制定試業之階補任諸國講讀師講師五階 試業複維摩立義夏講供講 讀師三階 試業複維摩立義 令有司稱格無試業之階任意恣挙小智之輩已乖制旨多渉濫次凡厥諸國置講讀師者将令邦家照戒珠之光天下護禅行之化若非智非行如此道何宜自今以後縁件業階俾申補任○九月壬子遣少納言利見王向八幡大菩薩告東大寺大佛頭去五月二十三日



東宮有狼害人

安勅内親王薨

嶋田清田卒

官符

官符

頹落事別告言太宰府官去閏四月造畢副以太幣帛而奉之請守國家也癸丑園神韓神列于名神是夕東宮有狼害人明且有人射殺癸亥無品安勅内親王薨 親王者桓武帝第十三女母藤原大継之女河子 甲子嶋田清田卒 清田者村作之子也少入学略渉経史挙文章生試遂及科第後為大学少允死時年七十二 太政官符応長上秩六年為限事 鋳銭師一人 作銭形師一人 右得鋳銭司解偁件長上是終身之任無有秩限任此職者又無佗望令作鋳之生望在長上守待終身闕根無所進望請以六年為秩限以勤後生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又太政官符応修理坊城非理

僧正長訓寂

僧真如、藤原良相奏言修理伊豆国大興寺

之損、若非理濫損、令京職修之者、而職不遵行濫損者多、請依旧撿領之、恐一司之力難堪修造、当家之人、不論貴賤、准其損品、令輸料物、許之。己巳、僧正長訓寂。長訓、俗姓錦氏、近江滋賀郡人也。師事少僧都玄憐。延暦年中受具足戒。後説最勝王経於大極殿、問答開悟。仁寿三年任僧正。死時年八十二。長訓自少至長、固持毘尼、推己及物、博愛為先、白黒皆稱其慈悲。甲戌、伊豆國大興寺預於定額、為海印寺別院。大興寺者、文部冨賀満為國家所立也。修理東大寺大佛司撿校傳燈修行大法師位真如、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将藤原良相奏言、天平勝宝四年勅書偁、朕發大願、造盧舍那佛龕及法界、知識而令



藤原緒夏薨

筑前国前田市成善政

官符

大佛太破、修理所須、殆及新造、請令天下人不論一文銭一合米、随力多少、以得加進、勅許之、於是命郡國、以米及軽齎等、遣使運送。○冬十月丙子朔、賜飲侍臣如常。丙戌、夫人従三位藤原緒夏薨。緒夏、夫人内麻呂之女也。弘仁三年、叙従四位下。立為夫人、贈正二位。甲午、復出羽國百姓困窮者、一萬九千餘口。○十一月癸丑、筑前國奏言、上座郡大領外従七位上前田市成、理郡年久、善政日聞、百姓同声謂之不煩、請假外従五位下、積効為真、従之。太政官符、応置對馬嶋講師事。右得太宰府解偁、嶋司解偁、依民部省去十月十六日符、停止大隅薩广

對馬、壹岐、多褹等国嶋講師、自爾以降、百餘歳徒有嶋分寺、曽無修善根、空聞六時之鐘声、希見一乗之説法、方今大隅、薩广、壹岐等國嶋、依旧各置講師、始勤薫修、望請此嶋同又置講師、令修御願、其供養料以國官料不仕人粮内同準品官、毎月充糉二斛五斗、但法眼布施料准壹岐嶋、以陸地物被施充者、府依解状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但依兼和十一年四月十日格、以彼府管内之僧選補。○十二月丙子朔、大炊寮大八島竈神、斉火武王比命、庭火皇神並授従五位下。

本朝通鑑　巻之十七　文徳上


斉衡三年

新羅人漂着者

官符

丙子、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停朝賀、以陰雨也。帝御南殿、賜宴侍臣。丙辰、藤原貞敏為備前介。雅楽頭如故。○二月辛巳、文室有真為陸奥守、和氣巨範為介。小野春枝為鎮守将軍。○三月壬子、太宰府奏言、新羅人漂着此岸、稟粮放帰。癸丑、太政官符、応勘陸奥出羽兩國用度帳事。右得民部省解偁、主計寮解偁、撿案内寮去嘉祥二年十一月一日申省解偁、撿兼前例、件兩國調帳并用度帳、便附朝集使進之勘、兩帳訖乃従放還、至有勘出、具載返抄而去、天長元年以降、只勘調帳不勘返抄、所用調庸、理非難弁、因茲須年雖勘發

遷月読社葛野郡

帝喚僧円仁於宮受両部灌頂

甘露降

而使等偏稱前例無意勘営是請朝集返抄即得帰去之所致也望請雖済朝集吏無調返抄者専従勘留不許放還然則所司存例勾勘渇的者而未蒙裁下然今撿仁寿三年以往頻経恩蕩不可更勘但自斉衡之年勘件帳以申返抄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宜依請戊午移山城国葛野郡月読社置松尾之南山社近河濱為水所齧故移之是月地数震京師及城南或屋舎毀壊或仏塔欹傾（師錬書云帝喚僧円仁於冷泉院南殿受両部灌頂）○夏四月癸酉朔詔諸国三位已上名神神主及祢宜等並預把笏庚寅右京大夫従四位下藤原諸成



藤原諸成卒時人称学中三傑

官符

卒（諸成巨勢麻呂曽孫弓主之孫聡必之長男也弘仁年中為文章生聡悟超倫暗誦文選上帙学中号為三傑時人以為諸成才学不後等輩資性勤為宗恨不登入座而虚然頓逝時年六十四）甲午弾正臺奏五世王者雖有王號非王親之限其朝服色宜依王臣位階従之戊戌上野太守四品国康親王落髪為僧為人羸弱不堪出仕故避俗入道散位外従五位下氷継麻呂卒（継麻呂宍宿祢左京人脱而入学日夜不倦精於算術天長二年為主計算師稍遷承和八年為算博士兼為主計助年老致仕嘉祥元年特拝駿河介卒時年七十六）辛丑晦虹見於弁官廳前○五月戊辰山城国片山神列於官社兼預相嘗祀太政官符太宰府政造調庸用度帳雖注未進猶復勘会同載返抄若当

源潔姫逝本系

藤原長良逝友愛天至

年未進来年不究約明年用度帳猶雖未進者令移主税寮後国司公廨兼弁補未進一如去年五月十日格○六月壬申朔地震丙子制諸神寺及諸院諸家封戸調庸并雑物停作移返抄改捺印日収丙申正三位源潔姫逝（潔姫者嵯峨太上天皇之女也母当麻氏天皇選婿未得其人右大臣正二位藤原良房弱冠之時天皇悦其風操超倫殊勅嫁之皇后明子即其長女也潔姫姓能琵琶頗可賞翫承和八年叙正四位下仁寿元年叙従三位三年叙正三位逝擇賀楽岡白川地而為葬地）○秋七月権中納言兼左衛門督従二位藤原長良逝（長良者正一位冬嗣之長子也志行高潔寛仁有度弘仁十三年為内舎人仁明天皇在儲宮時晨昏侍坐花時月夜戯席不敢和狎云云仁明帝晏駕之後哀泣不絶如父母初断歌肉求冥助也逝時年五十五長良友愛天至接士大夫常以寛容人無貴賤慕仰之有子六人第三子基経良房養為嗣也）



藤原臣雄犯入禁中

大僧都実敏寂

臘為僧後之歯也

春枝王卒

○八月辛未朔別遣勅使於神泉苑試諸持呪有験者聴度戊寅安房国言天雨黒灰従風而来委地三四分許己丑藤原臣雄犯入禁中近衛陣頭射殺左衛門左兵衛官人見在陣者坐令狂者入宮○九月癸卯大僧都伝燈大法師位実敏寂（実敏俗姓物部氏尾張愛智郡人也年十三従伯父僧中安入都属律師玄叡更従僧都永忠弘仁十年預興福寺維摩会承和九年於大極殿講最勝王経帝聴而美之死時年六十九臘五十）己酉重陽宴帝御南殿命楽賦詩如常辛亥造酒司酒甕神従五位下大邑力自小邑刀自等並預春秋祭癸丑従五位下春枝王卒（仲嗣第八

詔春澄善繩講晋書帝自受讀

以光仁帝配天

之男也性謙退崇佛道弱仕嵯峨帝爲能登守比及三年民渇綏後斉衡二年爲下総守称病篤不之任隠居養痾有恩諸節禄及位禄業進見任給卒時年五十九○冬十月辛未朔戊子権大僧都傳燈大法師位貞濟爲僧正少僧都傳燈大法師位真雅爲大僧都師錬書云真済之僧正緇徒之始也己丑加從一位平岡神幣布二十四端以山城國宇治郡粟田山施入安祥寺○十一月庚子朔地亦震是夜大津失火延焼七十餘家壬寅詔刑部大輔春澄善繩講晋書帝自受讀辛酉遣権大納言安倍安仁侍從輔世王向後田原山陵告以光仁帝配天之事壬戌大祓新成殿前諸陣警戒帝遷出庭中大納言藤





漢叔孫通爲綿蕝之儀

鹿嶋郡有神新降

原良相跪授郊天祝板左京大夫菅原是善捧筆硯帝自署其諱訖執珽北面拜天乃遣藤原良相右大弁清原岑成菅原是善右中弁藤原良繩等向河内國交野郡栢原野設蕝習礼祠官盡會甲子有事圜丘夜漏上水一刻良相等歸来獻胙戊辰有鷺集位殿下記異也○十二月庚午朔日食癸酉大雪己卯地震丙申常陸國言木連理丁酉美作國獻白鹿放神泉苑戊戌常陸國上言鹿嶋郡大洗磯前有神新降初郡民有煮海爲鹽者夜半望海光耀属天明日有兩恠石見在水次高各尺許體於神造非人間石

天安元年

収禁弘宗王嗣岑王

壚翁私異之去後一日亦有二十餘小石在向石左右似若侍坐彩色非常或形像沙門唯無耳目時神憑人云我是大奈母知少比古奈命也昔造此國訖去往東海今爲濟民東又来帰

丁丑天安元年春正月庚子朔天皇不受朝賀南殿不巻御簾宴飲群臣賜禄如恒癸卯諸衛府獻祝杖内侍傳而奏上之祝杖一作剛杖近来處處井泉涸盡在京三四条間枯竭尤甚今朝始兩降乙卯前讃岐守弘宗王前日向守嗣岑王収禁右京職先此讃岐國百姓等訴弘宗王仍遣詔使推問虚實伏弁已了使等





大春日真野麻呂暦術獨歩

爲囚付国禁固而弘宗王脱禁逃亾入京故今重禁又嗣岑王先被告將殺詔使而竊輙入京故又禁錮丙辰天皇不幸豊樂院止觀大射公卿於豊樂殿下令諸衛府次射之先是暦博士大春日真野麻呂上請以開元大衍暦経造年久而今撿大唐開成四年大中三年兩年暦註月大小頗有相謬覆審其曲依五紀暦経造之也望依件経術將造進今日仍許之真野麻呂暦術獨歩能襲祖業相傳此道于今五世也庚申民忌寸内藏忌寸等五十九氏改忌寸賜伊美吉姓是日右大臣藤原良房抗表請退官職不許

子日態
藤原良房表文
竭来即帰去来也
渭陽恭康公送其舅而念有見也

之甲子、有曲宴、預之者不過公卿近侍数十人、昔者上旬之中、必有此事、時謂之子日、態也、今日之宴、修旧迹也、乙丑、良房重上表曰、臣瀉瀝精誠、脱去官職、事非矯飾、庶幾聡亮而曲哀靡、發早聴逾遥、震蕩情霊、銷灼膚貌、臣伏以、大臣是百寮之長、朝家理乱本自繫之、大将為七徳之帥、王室安危莫不以之者也、臣叨以非據、久帯兩官、今屬老痾、何狎恒典、速褫朝章、長歌竭来、遷歸里第、是則微臣之自分也、但似流波出浦、獨成鳴咽、去鳥辭巣、非無顧慕、况臣身忝渭陽之戚、情異義合之臣、必須粉骨呰恩、死生致命、是



改元天安

以頻繁、移病不出、朱城時月、扶羸强趁絳闕、此亦叡心所照、更復奚言、臣聞、負重致寇、易象表其終、凶福過生、災至人貽、其炳誡、臣尚貪盈満、遂及傾欹、何以駐東岱之魂、覩南薫之化、所以陳祈苦切、涙継以血、伏冀陛下、特留玄鑒、俯照丹慊、必降矜容之恩、俾臣文武之職、在於老憊、頗免謗嗤、不任懇款、覼縷之至、謹重奉表、○二月己巳朔、乙酉、遣使内外諸名神社、賀木連理、及白鹿之瑞、云云、斉衡三年、十月二十日、常陸國献木連理、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美作國献白鹿、以此嘉瑞、改斉衡四年、為天安元年、捧礼代大幣帛、

賜得異蹄祥木者爵賞
太政大臣良房辭表文

以告此状、所願無風雨災、天下饒足、擁護國家、丁亥、右大臣正二位藤原良房為太政大臣、大納言従二位源信為左大臣、大納言正三位藤原良相為右大臣、己丑、改元、遣使於諸山陵、以告依嘉瑞改元之事、又詔、復美作、常陸二國、百姓當年徭役二十日、其瑞祥所上苫田郡、調真壁郡、庸、今年可輸並皆免之、其得異蹄、郡司蝮全継、叙正六位上、賜物准例、見着祥木吏民二人、亦量與爵賞、且復天下、黔黎今年之半徭、其餘如改元之先例、賜物、賜爵、老者賜穀、表孝子門、大赦等是也、是日、太政大臣良房抗表曰、臣年鬢已衰、羸病弥積、仍此



蕩々廣遠也

陳表乞停所職、祇奉還詔、未蒙矜許、重欲上誠、伏伺間河、謂聖造無訾殊寵更加、不以臣之不肖、黍以大臣非分之栄、已出慮外、骨驚毛竪、轉増憂懼、臣聞、太政大臣者、君人取則、王燭攸調、無其人則闕、誠有以也、惟臣列祖先臣、升此位者、据多、皆以禮隔於人、存号闕於身後、而今徳不半古、栄則獨新、耻徹幽明、悲纒充満、似騎虎而未下、如履氷將陥、襄容更襄、危命増危、伏願曲照丹心、俯収玄澤、使蕩々之化、無偏於聖圖、炎々之謡、獲免於愚鄙、則彝序無蔑、國経克全、豈臣輕菲、獨所荷頼乎、不勝丹慊之至、謹拜表以陳

安倍安人乞減食邑

勅荅不許之癸巳大納言正三位安倍安仁抗表乞減大納言食邑聽其所請丙申廢鴨斎内親王慧子更立無品述子内親王為斎内親王遣右大臣藤原良相於神社告事由秘之世無知焉是日太政大臣重上表有退景閉扉馳心魏闕携藥餌以扶病念佛經而待終之句遣左兵衛藤原良世奉表陳聞不許之丁酉晦典侍從三位當麻浦虫獻物於北殿〇三月戊戌朔己亥紀冬雄為斎院長官辛丑太政大臣重表同辭不允勅賜宝劔一雙曰公宜帶此劔副朕懇情莫俾蕭何獨誇漢朝先是安車入朝固辭不受甲



滋野内親王薨

辰頻抗表有云伏望新加賜封邑職田資人帶刀等類一切停止臣辭職不獲命讓賜又不蒙息則知天之降災臣之難免耳是日請僧徒百五十人於冷然院新成殿及大極殿限三箇日轉讀大般若經辛丑遣左右近衛兵衛及撿非違使左右馬寮於京南捕群盗乙卯遣六衛府舍人等於平城捕群盗丙辰勅許太政大臣請停新加禄邑丁卯遣使神泉苑馬埸角御馬之走足〇夏四月戊辰朔癸酉權大納言正三位安倍安仁為真甲戌無品滋野内親王薨（桓武帝第七女也母大納言藤原小黒麻呂之女上子親王容色妖艶不免洪上之譏）壬申修仁王

許惟喬親王帶劒 始置近江国相坂大石龍花越之三關

會近自禁中遠及諸道一日百座精進勤行山城国從四位上稲荷神三前各授正四位下丙戌帝御南殿太政大臣正二位良房叙從一位右大臣正三位良相叙從二位兼為左近衛大將大納言正三位安倍安仁兼為右近衛大將是日有勅許無品惟喬親王帶劒于時皇子年十四未加元服庚寅始置近江國相坂大石龍花越三處之關剗分配國司健兒等鎮守之唯相坂是古昔之旧關也時屬聖運不閉門鍵出入無禁年代久矣而今國守正五位下紀今守上請加二處關而更始置之也〇五月丁酉朔日蝕



藤原良相乞還職田 洪水

辛丑帝不幸武德殿人心寂寥甲辰請僧百四人於大極殿限三箇日轉讀金剛般若經是日紀有常為伊勢權守菅原是善為美作權守（文章博士左京大夫如故）壬戌右大臣藤原良相上表乞還職田安倍安仁宜奉勅宜職田停一千戸乙丑晦淫雨洪水道橋流絶河堤斷絶〇六月丙寅朔壬辰備中國四品吉備津彦命神授三品壬申遣勅使於左近衛馬埸令試春官坊擬帶刀舍人步騎兩射各定其科先是坊司請加增舍人十人其時服日食便用職物許之故試補焉甲申出雲國從五位下天穗日命預官社己丑勅遣左

對馬島上縣下縣等囲島守立野正岑館

廳院東庫振動

乾巽兩維有声如雷

右近衛各五六人、於西北深山、録寺并修行者、名施供米鹽各有差、庚寅、太宰府飛驛言、對馬嶋上縣川知麻呂、下縣浦主、率三百許人、圍嶋守立野正岑館、行火射殺正岑并從者十人、防人六人、参河国上言、今月六日、廳院東庫振動、甲午、擇讀經僧中英俊者六七人、於御前、令論議、大法師道詮為座主、○秋七月、己亥、雷雨、巽維有声如雷、四五度、辛丑、乾維有声如雷、又巽維時時有声如雷、癸卯、地大震、乾巽兩維有声如雷、甲辰、河内、越中等国司言上、不堪佃田、依擾不實、下秋官而斷罪也、庚戌、雷雨、自去月下旬不



長岑高名卒

雨、田閭頗憂、今日適得膏澤、辛亥、下制太宰府、免宥對馬嶋賊類、被劫入賊黨、及獄中死亡、實無罪者妻子、○八月、乙丑朔、辛未、許攝津國人岸田金繼帶兵仗把笏撿國中非違、○九月乙未朔、丁酉、正四位下右京權大夫兼山城守長岑高名卒、高名者、右京人也、續童入学、年二十一、始為文章生、天長元年、除安房掾、立性清直、勤公忘私、承和元年二月、為遣唐使准判官、三年從大使藤原常嗣、乗第一舶、舶上雜吏大使委任、屬唐揚州海龍縣棄田鄕棄梓浦上、朝于長安、時依無副使、合民被許上殿、六年帰本朝、十月、除伊勢權、以其政事望、七年八月、勅召為嵯峨院別當、遭上皇崩、十年轉除伊勢守、在任六年、政有能名云云、齊衡二年、除右京權大夫、三年正月、為山城守、政用蕢明、百姓不擾、常戒子孫云、吾家清貧、必從薄葬、卒于官、時年六十四、壬寅、伊勢國荒祭、月讀、

南淵永河卒事跡

瀧原、伊雜、高宮、神宮内人五人、始預把笏、庚戌、武藏國正六位上倭文一神授從五位下、辛亥、大和國司言、不堪佃損田、依擾不實、下秋官而斷罪、○冬十月、乙丑朔、丙寅、筑前國正四位下勳八等宗像神授正三位、丁卯、筑前國從三位高良玉垂命名神從五位下、豊比咩神充封戸并位田、正四位下因幡權守南淵永河卒、永河者、右兵衛佐槻本老之孫、坂田奈弖麻呂第二子也、嵯峨帝潜龍之時、与朝野鹿取、小野岑守、菅原清公等、共侍讀書、大同元年、為少外記、十四年、為冷然院別当、兼為越前守、同年十二月、与兄正五位下弘貞、陳父先志、賜姓南淵朝臣、承和四年春、為備前守、秋為太宰大貳、仁愛為務、民懷御慕、十年罷官帰京、即拜刑部卿、年登七十、致仕乞骸骨、仁壽元年正月、朝廷矜其國老、遣使下野守、卒、時



夜有偸女取御服物

藤原衛卒少問母氏早世哀慕感人

年八十一、已卯、常陸國大洗礒前酒列礒前兩神号藥師菩薩名神、遠江國言、木連理、是日、有白雲廣四尺許、東西竟天、乙酉、右近衛、右兵衛、右衛門三府、并右馬寮業大設宴會貢獻、酬去五月六日競馬之頒也、丙戌、先是、僧正真済上表、欲讓僧正、歸于先師空海、未許之、而今贈海以大僧正、而済為僧正如故、丁亥、夜有偸女、竊入藏殿、取服御物、即捕獲、下撿非違使、○十一月、甲午朔、戊戌、右京大夫兼加賀守正四位下藤原衛卒、衛者、田麻呂第十子也、二歳喪母、比及五歳問母氏、即世之早晩、哀慕感人、父甚奇之、立為嫡嗣、七歳入学、十八挙文章生、弘仁十四年為遠江守、政貴寬靜、百姓悅焉、天長七年、為式部少輔、

詩冠緌雙止

有司供床帳之物謂之供張

是以有不法、必評論之、不避貴戚、帝甚畏之、兼和九年正月、爲太宰大貳、上表固讓、不聽之、遂赴任、因奏置所管九国三島醫師博士、朝廷自此始擢典藥生受業練道者、以爲管内醫師、十四年、継滿帰京、嘉祥一年春、渤海客入朝、五月五日、帝幸武德殿、賜宴於賓客、有勅擇侍臣之善辞令者、以爲応對之中使、其日賜長命縷佩之使者、賓客歎其儀範、三年六月、爲弾正大弼、王公豪右懼憚之、仁壽元年、爲勘解由長官、兼爲加賀守、天安元年六月、爲右京大夫、殁于官、年五十九

太政官符、応增勘解由使官人位階、吏長官一員、元從五位官令、定從四位下官、次官一員、元正六位官令、定從五位下官、判官三員、元正七位官令、定從七位下官、主典三員、元從八位官令、定從七位下官、右彼使奏狀偁、謹撿案內、太政官去延曆十七年七月二十日、下式部省符偁、被大納言正三位神王宣、偁奉勅、使人等職是要重、宜依件官位、永賜季祿者、然而未嘗有以五位任長官、以六位補次官、是實職掌不疎、拘放事重之故也、以此觀之、拜除已違前符、位階猶據旧例、因茲四位之人還守五位之職、五品之輩更居六位之官、論之官位誠不相當、使等伏請、共增位階、依件被定、謹聽天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庚戌、下野國從三位勲四等二荒神充封戸一烟、丙辰、不御豊樂院、便於冷然院、命公卿開宴、百寮供張、五節舞態、如向龍顏之時、群臣歡暢、賜祿各有差○十二月、甲子朔、第一皇子惟喬親王在御前、加元服、于時年十四、巾櫛等類、不敢修



清原有雄
卒政有誉
聲

惟喬惟仁
二皇子爭
位

天安二年

飾、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良房、左大臣從二位源信、応召参入、諸近習臣等、以次侍宴、自餘王臣不在預限、宴樂已酣、琴哥繁奏、既而惟喬親王授四品、壬申除目、戊子、散位從四位上清原有雄卒、有雄者天武帝五代之孫也、父貞代王、為大監物、有雄有風操、習政治、天長五年、葛原親王推挙、為王親佐、云、兼和十一年、為攝津守、政有声誉、黎庶悦服、倉廩盈溢、嘉祥二年、縁治國之功、授從四位下、眷改王号、賜清原真人姓、卒時人皆哀慕、俗稱天安元年三月三日、惟喬惟仁争位、按沙門師錬書、謂文德帝有二皇子、争備位、帝念闘藝勝者得位、乃賭競馬相撲、競馬事訖、惟喬有右兵衛督那都羅、惟仁有小將善雄、那都羅身體膂力共過善雄、惟仁乞僧惠亮祈之、惟喬亦請僧真濟祈之、各求法力、然皆以為惟仁不能得也、既而善雄得勝、至帝崩後、惟仁即位、即是清和天皇也、平家演史謂天安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文德帝晏駕、後二皇子爭王位、誤也、且按、惟喬母紀名虎之女也、是年既十四歳、惟仁母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之女也、三代實錄云、嘉祥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惟仁誕生、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立為皇太子、于時誕育九箇月也、是年僅八歳、夫以良房之威、而誕育之年、既為太子、縦使惟喬望其位、豈克得及乎、必不可然也、若夫那都羅與名虎倭訓同而一人、則奈何以惟喬之外祖父與力士争角哉、況名虎死已年久乎、那都羅善雄果何為者乎、匹夫之所為、豈武衛将軍羽林郎将之所為乎、亦可以疑焉、此時有参議從三位中宮大夫伴善男者、善男善雄亦倭訓同、而可二人善男鳴于朝廷、名于世間、其同稱者有之乎、亦可以疑焉、

戊寅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不受朝賀、以陰雪也、己酉、四品惟喬親王為太宰帥、菅原是善為伊勢守、庚戌、停觀大射、命公卿於豊樂殿下、令諸衛府次射、乙卯、新成殿内宴、丙辰、橘良枝為内匠助、丁巳、從五位上文室

肥後国、菊池城、兵庫ノ鼓自鳴

對馬国殺其守立野正岑

鞫訊究也、讞議獄也

文室ノ助卒

令滋野安野講老荘

海田麻呂卒大納言智奴王之孫、大原之第五子也、弘仁中入氏拔書殿、卒年六十九○二月、甲子朔、戊辰、在原行平為中務大輔、辛未、公卿上奏曰、謹検往事、後大上皇徳崇謙光、不存國忌、而獨留皇后之忌也、勘之禮經、義乖相配、伏請一准舊典、以從停廢、謹錄事狀、伏聽天裁、制曰可、甲戌、大雪、庚辰、筑前國高良玉垂神社火、乙酉、遣左近衞少將坂上當道、右近衞少將藤原有貞、率左右馬寮官人并近衞、捜捕京中群盗、甲寅、前越後守伴龍男被告故殺、下獄、丙辰、肥後國言、菊池城院兵庫鼓自鳴、丁巳、又鳴、戊午、筑前國正四位下勲八等田心姫、湍津




姫、神市杵嶋姫神、並授正三位、庚申、對馬嶋百姓、殺嶋守立野正岑、并燒官舍民宅者、下刑官而鞫讞其罪、○三月、壬辰朔、丙寅、夜雷雨、囚獄司正飯高氏文、少令史中臣弘門等、下刑官而斷其罪、癸酉、遣參議左大弁藤原氏宗、右大弁藤原良縄、於深草山陵、告可掃汚穢除怪異之叓、甲戌、公卿上奏曰、謹勘禮經、天子七廟、舍故而諱新、由是言之、五月四日、贈皇太后國忌、宗親理盡、昭穆疎遠、禮典所宜、須從省除、謹錄事狀、伏聽天裁、制曰可、乙亥、丹羽守文室助雄卒、助雄者、中納言直世王之第二子也、字王、少遊大学、略渉経史、未及成名、出就官途、卒年五十二丙子

召諸司能書、令寫経巻

源毎有時有落髪入道

石川宗主等詐称官宣放罪人

有勅、令相模介從五位下滋野安成、講老莊於侍從所、令文章生學生等五人預聽之、是日、召會諸司、諸別所能書之者於常寧殿、初令寫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經百巻、于時皇子源毎有時有於殿上落髪入道、此夜有灌頂事、二人者皇子之渇姓者也、毎母多治氏、時有母清原氏、乙酉、佐伯雄勝卒、大野之子也、仁明帝在東宮時所親愛、践祚之日、頻歴数官、卒時年四十三○夏四月、壬辰朔、日蝕、癸巳、在原守平為大膳大夫、在原行平為左馬頭、先是、刑部大丞石川宗主、大錄難波清宗詐稱官宣、作省符、放免罪人佐伯宮人等、是日、下兩人於刑官、鞫定其罪、丁酉、天陰雷雨、夜雨雹、




大如碁石、須臾而止、終夜雨、戊戌、充越前國氣比神宮寺稲一萬束、為造佛像之料、庚子、天晴、今月壬辰至于己亥連雨、是夜宝皇寺火、俗名鵜戸寺金堂礼堂盡燼、辛丑、於冷泉院南路大祓、為遣諸名神社奉幣帛之使也、是日、官主外從五位下占部雄貞卒、雄貞者亀策之倫也、兄弟尤長此術、帝在東宮時為宮主、践祚之日、為大官主、斉衡二年正月、叙外從五位下、雄貞本姓卜部、斉衡三年、改姓占部宿祢、性嗜飲酒、遂沈湎、卒年四十八壬寅、雨、空中有声、如雷一聲、是日、遣右中將源興、散位時宗王、伊与守春澄善縄、右馬助藤原廣基、陰陽頭藤原三藤、散位源雙、忠貞王、侍從輔世王、民部大輔藤原仲統、雅樂頭

藤原宗善卒

追儺駈疫也

漏剋時表也

源舒、縫殿頭伴須賀雄、散位棟貞王、源包、源啟、源同、高橋浄野、於諸大神社、奉幣帛、祈宝位無動、天下平安。丙午、置下野國大少掾各一員。先是國請、地勢曠遠、人居懸隔、巡検部内、官員數少、仍許之。是夜月蝕。丁未、尾張國言上。守従五位上藤原宗善卒。宗善者、真楯之曽孫、山城守永真第四子也。卒于任、年六十四。庚戌、藤原家宗為造東大寺大佛長官。乙卯夜、大舎人寮火。追儺方相氏装束、一時滅却。○五月辛酉朔、壬戌、常陸國筑波山神二柱、授四位。癸亥、陰陽寮率漏剋博士等、於侍従殿、始置漏水、紏院外漏剋之誤。但無金鼓。乙丑、停騎射走馬之



觀、不幸武徳殿。戊辰、勅公卿、於武徳殿馬埸、令角走左右馬寮御馬各十匹。令左右近衛各十六人、左右兵衛各三人、春宮坊帯刀舎人三人、而騎射。辛未、八幡比咩神授一品。侍従殿漏剋従停止。太政官符、応復旧加置信乃國牧監一員、史右牧監元置二員、而依太政官去天長元年八月二十日符、減一員。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宜復旧置二員。其歴限并責解由等、一依先符。甲戌、高良玉垂神及比咩等、正殿失火。位記今日勘旧文案、更令書之。但彦神本従三位、今授正三位。比咩神本従五位下、今授従四位下。特授

高枝王逝有系

笏手版也

京師洪水

封二十七戸。宮内卿従三位高枝王逝。高枝王、四品中務卿伊豫親王第二子也。為人寛弘、頗習文書。大同初、親王遭寃、三子逺配、辛苦流離、不知生計。弘仁帝践祚、哀親王無辜、諸子窮悴、殊降恩赦、免罪入京、返給前年被没資財田宅。高枝与兄弟相議、均分男女、時人悲歎之云云。天安元年、拝宮内卿。高枝学沙門空海之書迹、習以良真熊之琴調、未得其一道、遂至終身。時五十七。不蓄財産、遺令薄葬。己卯、近江國第外従八位下爾散南公澤成為夷長、令把笏。先是國請、俘夷之徒、老少無別、放縦為事、暴乱任意、不加教諭、無人統摂。往年國司擇曽健者、私置其長、而夷等不服、猶行狼戻。望請置件澤成、即預把笏、仍許之。壬午、大雨洪水、橋梁断絶、道路成川。東堀川水入冷然院、庭中如池。左衛門



陣直廬浮流。公卿諸司、百寮各率僚下、或草屩、或徒跣、詣赴水畔、堀决衢流。池魚多浮。又左右京被水害、流死者衆。遣使令巡検両京大水之害。藤原宗成卒。家依之孫、二起之長子。素無才学、頗近邪佞。大同二年、連及伊豫親王事、久擯于世。然右大臣清原夏野微時曽為昵友、遭大臣用事、天長年中、叙従五位。家貧窮困、日夕不給而死。年七十四。戊子、無雲而雷。遅明有日、入月魄中。己丑、出穀倉院穀二千石、民部廩院米五百石、大膳職塩二十五石、賑給左右京苦雨窮民。○六月庚寅朔、陸奥守藤原大瀧卒。今川之孫、清名之長男。少遊大学、為文章生云云。卒年五十六。壬辰、雷雨。此夜、左近衛大宅年麻呂、於北野見之。當稲荷神社空中、有両雞

空中有雞相闘

和泉国霹靂損害多
有如流星者大似月
安倍氏主卒
九州大風雨損青苗

相鬪其色似赤相鬪之間毛羽散落地雖相隔見似
眼前良久而止丙申和泉國言霹靂破官舍六十余
宇民室屋三十宇被震死者二人傷文體者三人抜
折十圍木九株殘靡田苗二十許町己亥夜有如流
星者經天西落大如月光青赤其後西方空中有声
如雷二度庚子早旦有白雲自艮亘坤時人謂之旗
雲甲辰参河守安倍氏主卒氏主父友上少為遊俠交友博徒氏主善騎射
軽捷如飛夜追捕偸兒還為傷股明日尋逐捕山賊真山仁明帝在東宮徵為帯刀舍人云云卒年六十
五己酉太宰府言去五月一日大風雨破官舍損青
苗九國一島盡被毀傷肥後國菊池城院兵庫鼓自



大学助山田春城與皇子源明同学
春城清察百姓嫌之

鳴其不動倉十一宇火大学助山田春城卒春城宇連城右
京人也曾祖白金為明法博士律令之義無所不通
後言律令者皆咸資准的春城年十五入学依殊成
人於堂後聽講晋書後嵯峨帝欲令皇子源明成大
業而求大学生志学者将為同学時春城応徴與明
同房閲覧諸子百家適授丹波権守博士為勉学之
資儀而太上天皇崩春城失途悲歎仁明皇帝欲令
春城遂本業詔侍校書殿賜閲御書内蔵寮日給其
食即適授備後権少目兼和十二年夏對策下料仁
壽二年正月遷為駿河介三年三月請之任傍史百
姓嫌其清察時部下駿河郡有自伊豆新移神名阿
氣大神国司申官建新社以祭祀而祢宜祝等増以
奇異之事註誤国司庶民春城到任登時考訊糺其
訛偽自此已後妖言永絶歳時祭祀而已傍吏諸人
服其聴察其秋奉使入京明年正月四日諸儒改判
對策云尺水寸玉非無瑕節況於尺木古人猶泥仍
置丁第齊衡三年拜勘解由次官天安二年寝疾遷
左京亮即拜大学助京職忽劇病不理事因罷左京
亮以大学助卒年四十九春城長自寒門而性甚寛

上白雌雉
白鷺集太政官廳版位間
若狭国兵庫鳴

裕言詞正直無所阿枉無好小藝不拘忌嵩頗有儒骨○秋七月庚申朔武藏
國上白雌雉一己巳正四位下彈正大弼兼美作守
正行王卒正行者萬多親王第二子也初与兄正弼王受業大学上皇徵之命直嵯峨院正
行性耽文酒日夕無怠鷹馬之類甚愛玩焉庚辰左右相撲司率樂人於
新成殿前盛奏乱声即使左右相撲丙戌大雨白鷺
集太政官廳版位間○八月己丑朔勅親王公卿及
侍従令陪於東釣臺飲宴左近衛府聞奏音樂酣暢
之後或起愉舞賜禄有差壬辰若狭國言兵庫鳴如
振鈴丙申勅賜二品賀陽親王帯劒丁未右大臣藤
原良相侍言議於帳中良久賜御衣罷出是日釋奠



僧光定掌制得度
天皇不豫詔赦天下

殊勅令大学助御船佐世為座主山城國従五位上
鴨川合神預名神戊戌内供奉十禅師傳燈大法師
位光定寂光定俗姓贄氏伊豫風早郡人也來京聞叡山最澄傳止觀宗従師事之大同五年
正月十四日宮中齊會蒙制得度天台之度者此為始也初澄上建大乘戒壇之奏僧綱相共難論仍付
光定返却澄死後殊被許傳戒此光定内供奉之力也云々死年八十庚戌真言宗始准
諸宗補任諸國講讀師辛亥令膂帝倉卒不豫近侍
男女騷動失精壬子帝病弥劇言語不通太子侍於
眥藥公卿大夫候于陣頭入夜召菅原是善令草詔
書太政大臣良房奉勅召左右撿非違使述赦例是
歳星守牽牛癸丑親王公卿俟東釣臺有護夜之事

甲寅、詔赦天下、是夜、薦藥無驗、騷動殊切、諸卿侍殿上、行叓、喚僧徒於冷然院、讀大般若、限以五箇日、入夜、遣諸國固関使、賜勅符木契、即使左右兵衛、左右近衛、少將率近衛等陣於東宮直曹西方、大納言安倍安仁率少納言、少將主鈴等、令齎璽印櫃、奉入直曹、公卿於藏人所議御葬叓、丁巳、安倍安仁於左近衛陣仰左右近衛兵衛、令着鎧甲、太子與皇后、同輦移幸於東宮、儀如行幸、但無警蹕、帝初自登極、無心政叓、性甚明察、能知人好惡、思天下昇平之化、不好巡幸遊覽之叓、仁壽斉衡之間、頻得嘉瑞、以薦陵廟、



文徳天皇崩

至于禁綱漸密、憲法頗峻、天下以為明帝、察察宮署屡聞、補晉遷除之事、吏人還懷察罷解散之憂、又聖體羸病、頻廢萬機、撫運不長、在位已短、天之降命蓋有數歟、于時春秋三十二

按三代實錄、天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文徳帝崩於冷然院新成殿、左少將良岑清風、右少將紀全吉、率將監將曹近衛等、陣于太子直曹、時春宮帶刀舍人解陣退散、大納言兼右大將安倍安仁、率左少將坂上当道、右少將藤原有貞、將監已下、奉天子神璽、宝劔、節符、鈴印等、於太子直曹、少納言兼侍從橘清蔭、

公卿於藏人所定葬礼諸司

右衛門佐兼少納言侍從藤原基經、中務大輔清原瀧雄、并主鈴等相從、爲太政大臣藤原良房、左大臣源信、右大臣藤原良相、侍於太子直曹、公卿於藏人所定葬禮諸司、中納言源定、参議伴善男、参議源多、中務大輔清原瀧雄、民部大輔藤原仲統、左中將藤原良縄、左少辨丹墀貞岑、木工頭紀春枝、六位已下四人、為裝束司、中納言橘岑繼、参議平高棟、参議藤原氏宗、下野守豊江王、茂世王、越中守源啓、左京亮朝原良道、主計頭有宗益門、六位已下四人、為山作司、越中權守房世王、宮内大輔橘貞雄、大炊頭丸子



有星入紫微宮

家繼、六位已下二人、為養役夫司、山城守基兄王、右京權亮巨勢河守、六位已下二人、為作路司、中納言源弘為前次第長官、治部大輔藤原本雄為次官、判官二人主典二人、参議源多為後次第司長官、兵部少輔源直為次官、判官二人主典二人、陰陽寮奏言、夜有星入紫微宮、赤如炎火、長十餘丈、凡天文風雲氣色有異、陰陽頭及天文博士、密封奏聞、修国史局、召陰陽寮索其案文、記載史書、他皆效此、○九月己未朔、庚申、大納言安倍安仁、中納言橘岑繼、参議平高棟、伴善男、文章博士兼備前權守菅原是善、左中弁高階岑緒、大学博士大春日雄繼、陰陽權助滋岳川人、陰陽助笠名高、外

月中有黒色

大行天子崩未奉尊号之称

記史内記各一人、至山城國葛野郡田邑郷真原岡、定山陵之地。辛酉夜、月中有黒色、須臾月色赤如血。是日大行皇帝崩後、始盈七日。遣使於近陵諸寺各修功徳。自此之後、毎値七日、於京邊諸寺修轉念功徳。壬戌、東宮成服、群臣百寮従之。命五畿七道始着素服、挙哀成礼。挙哀之礼、毎日三度、限以三日。式部省率百官於冷然院南路頭挙哀。公卿及侍臣已下、於東宮喪服之限、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釋之。其遠所者、以詔到日、期甲子夜、葬文徳天皇於真原山陵。其禮皆従儉約、一如仁明天皇故事。但變前例、唯有方



相氏而已。乙丑、遣大学頭并東宮学士豊階安人、存問供御葬之群臣、宣詔内外云、期年之遏密、雖従易月之制、率土黔黎、須有心喪。宜禁飲宴作樂美服。丙寅、諸衛陣兵脱甲、従常儀。壬申、遣大中臣氏人於左右京五畿七道、修祓禊、以釋服也。以参議平高棟為権中納言、左中将藤原良縄為参議、源同為侍従、春宮亮藤原興邦為内蔵権頭、春宮権亮南淵年名為信濃守、左衛門佐藤原基経為左近衛権少将、少納言侍従如故、右兵衛佐藤原良世為右近衛権少将、其外任官多。癸酉、明経得業生刈田首安雄、葛井善宗並進二階、

有流星落處聲如雷

時宗王卒

以奉試及科也。甲戌、皇太子公除百官吉服、仍大祓於朱雀門前。丙子、所司始進御膳。戊寅、遣中臣良人於伊勢大神宮、告以斉内親王退出也。丙戌、従五位下時宗王卒。丁亥夜、有流星、自東南行西北、星落處有声、如雷。○冬十月戊子朔、日蝕。六衛府見直於陣者、賜絹綿各有差。己丑、公卿不就大政官、曹司廳兼前例、於仗頭賜次侍従已上飲。是日随停止、以諒闇也。鼓吹司始発教習鼓角之声、例也。甲午、新鑄銅印一面、賜讃岐國。先是彼國司言、所在銅印久経年代、文字刓滅、仍賜之。乙未、遣内宗王、左少弁丹墀貞岑、



遣使諸山陵、告天皇即位

迎伊勢斉内親王。大祓于建礼門前、而發使焉。甲辰、請廣隆寺五十僧於東宮、轉讀大般若。又陵邊修一昧。沙弥二十口、令住双丘寺。元是右大臣清原夏野之山荘、後号大安寺。己酉、授日向國従五位上高智保神、都農神従三位。癸丑、四品惟喬親王為太宰帥。丁巳、大祓於建礼門前。明日擬発伊勢大神宮使也。○十一月戊午朔、遣越中守房世王神祇大副中臣逸志於伊勢大神宮、以天皇将即位也。是日陰陽寮進明年暦、付内侍奏。壬戌、遣使諸山陵、告以天皇即位也。甲子、天皇即位於大極殿、以母藤氏為皇大夫人。大

神宮以下、諸社祢宜祝等賜位一階、又僧綱已下、諸寺有智行者、并天下僧尼年八十已上賜物、又左右京五畿内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天下給侍人等賜物、又免内外官未得解由者、又免天下百姓仁壽元年以往調庸未進在民身者、兵部卿三品忠良親王叙二品、左大臣從二位源信叙正二位、權中納言從三位平高棟叙正三位、参議從四位上兼行左兵衛門督伊豫權守藤原氏宗叙正四位下、是日進文德天皇女御從三位藤原古子加從一位、無位源良姫從四位上、禮畢還宮、飲群臣賜祿有



藤原多可幾子卒

差、公卿補任曰、天安二年、十一月七日、宣旨太政大臣藤原良房為攝政、准三宮、封賜内舎人、左右近衛等為随身帯伏資人三十人、依為今上外祖父也、戊辰、無位城子女王、重子女王並授從四位下、是褰帳之女王也、凡天皇即位之日、擇王氏女有容儀者二人、充褰御帳之職、曰而賜爵、他皆效此、辛未、從四位下藤原多可幾子卒、右大臣良相之第一女也、少有雅操、文德帝仁壽初、選入掖庭、號而為女御、二年授正五位下、四年進爵為從四位下、丁丑、停園韓神祭、自此之後、鎮魂新嘗等祭皆停止、詔山城國司、令停警固、先是固關時、山城國司警護宇治山崎等道、以東南西三方通路之衛要也、戊寅、遣内舎人藤原宗行、佐伯春岑、紀良津、齎勅符木契、解諸關警、此夜分固近江關、使坂上貞守歸奏、奉契、以中納言源定

為兼右近衛大將、以安倍安仁辭大將也、辛巳、固伊勢關、使藤原菅雄歸奏、奉契、壬午、宣詔内外、云改先中宮職為皇太后宮職、是日丹波守大枝音人為式部少輔、從五位上守左近衛權少將兼行少納言侍從藤原基經為播磨介、餘官如故、侍從從五位下源至為右兵衛佐、癸未、固美乃關、使藤原直道歸奏、奉契、諸衛解嚴、贈故正三位源潔姫正一位、遣越中守源啓於神樂岡、家告以贈位、潔姫、帝之外祖母也、左京職言、毎年進鍛冶戸百濟品部戸等計帳、無益於公家、有煩於職吏、請除棄而不進、從之、甲申、以大安寺僧春耀、東大



對馬嶋真氏成等殺其守立野正岑、處流

寺僧安圓、並為内供奉十禪師、○十二月、戊子朔、於右仗頭賜親王已下、侍從已上酒、非侍從亦預之、賜祿各有差、己丑、前春宮職印一顆、進於内裏、乙未、公卿奏請省弃五月七日贈皇后忌云、謹按往事、後太上皇德崇謙光、不存國忌、而獨留皇后之忌日、勘之禮經、義乖相配、伏請一准舊典、式從停廢、奏可、太政官論奏曰、對馬嶋下縣郡真氏成、上縣郡真仁德等、發兵射殺立野正岑、及從者榎本成岑等、氏成等罪皆當斬、詔減死一等、處之遠流、去十月十日以前、依或奏讞、而葬先帝未滿三十日、亦太子未即位、故延

詔定十陵四墓獻年給荷前之幣

而行之。丙申、詔定十陵四墓獻年給荷前之幣。天智天皇山階山陵、在山城國宇治郡。春日宮御宇天皇田原山陵、在大和國添上郡。天宗高紹天皇後田原山陵、在大和國添上郡。贈太皇太后高野氏大枝山陵、在山城國乙訓郡。桓武天皇栢原山陵、在山城國紀伊郡。贈太皇太后藤原氏長岡山陵、在山城國乙訓郡。崇道天皇八島山陵、在大和國添上郡。仁明天皇深草山陵、在山城國紀伊郡。文徳天皇真原山陵、在山城國葛野郡。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鎌足多武峯墓、在大和國十市郡。後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冬嗣宇治墓、在山城國宇治郡。尚侍贈正一位藤原美都子宇治墓、在山城國宇治郡。贈正一位源潔姫愛宕墓、在山城國愛宕郡。丁酉、神祇官所奏御體御卜、大臣奏之。詔改真原山陵為田邑山陵。公卿於外記候廳政。自文徳帝崩後、於近衛陣頭聽弁官所申之政。今日始預席者八十餘人。以太政官廚家綿賜上下各二屯。辛丑、奉充田邑山陵戸四烟。壬寅、分遣公卿已下侍從已上於諸山陵墓、獻荷前幣。是日、天皇不御建禮門前、大臣行事。丙午、喚名僧十口於内殿、轉



延名僧於内殿修佛名懺悔

僧圓珍歸自唐

讀大般若、限以八日。是日始修佛名懺悔之事。毎年十二月十九日、延名僧三四人於内殿、始修佛名懺悔、限三日訖。他皆效之。丙辰、無位良岑親王叙從五位下。丁巳、大祓大儺如常儀。是年夏、僧圓珍歸自唐、到肥前國松浦縣。冬入京、奏獻天台宗密藏并諸宗經書千卷許。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十七終

執政
太政大臣
藤原良房
左大臣
源信
源融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十八 自貞觀元年至同七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訓解

## 清和天皇上

諱惟仁、文德帝第四皇子、母ハ溯殿后藤原明子、忠仁公良房女也

己卯、貞觀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天皇不受朝賀、諒闇也、中務省七耀曆、宮内省藏氷様、太宰府腹赤魚等、付内侍奏、甲子、詔以讃岐國從五位下雲氣神列於官社、是日天皇不覽青馬、停節會之事也、乙丑、於大



右大臣
藤原良相
藤原氏宗
藤原基經

始作天下諸社

極殿始講最勝王經、以元興寺僧三論宗傳燈大法師位道昌為講師、不要音聲、遏密也、凡每年十月、興福寺維摩會、屈諸宗僧學業優長果五階者為講師、明年正月大極殿御齋會、以此僧為講師、三月藥師寺最勝會講師又同、謂之三經、此三會講師者、依次任僧綱、他皆效此、丁卯、所司獻剛卯杖、天皇不御前殿、附内侍奏、是日始作天下諸社神寶、仍大祓於建禮門前、正三位行權中納言平高棟奏請別墅在山城國葛野郡、以為道場、賜額平等寺、詔許之、從五位下行陸奥介坂上高道為鎮守將軍、己卯、能登國馳驛

渤海国使烏孝慎来
兵庫鼓鳴
弓矢有声

言、渤海入覲使烏孝慎等一百四人、来着珠洲郡、太宰府言、筑前國志麻郡兵庫鼓自鳴、庫中弓矢有聲聞外、甲申、京畿七道諸神進階及新叙總二百六十七社、乙酉、正六位上安倍清行為領渤海國客使、丙戌、大祓於建禮門前、以明日將發班幣諸神使也 ○二月丁亥朔、停釋奠之礼、諒闇也、遣使伊勢大神宮及五畿七道、班幣諸神、告以即位之由、神祇官從一位神產日神、高御產日神、從一位玉積產日神、從一位足產日神、大和國從一位勲二等火神、大物主神、並奉授正一



渤海国客着能登国

遣出雲岑嗣採石鍾乳

妖氣繞日

位、庚寅、於神祇官修祈年祭、渤海國客着能登國、是日詔遷於加賀國安置便處、癸巳、詔遣典藥頭從五位上出雲岑嗣於備中國採石鍾乳、從六位下行直講前田首安雄為領渤海客使、以廣宗安人辭退也、乙未、大初位下春日宅成為渤海通事、丁酉、有赤黄白氣、形如車輪繞日、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良相奏請、以私第一區建崇親院、安置藤原氏無居宅者、便隸施藥院、凡欲所須、附物令施藥院司掌之、又建延命院、院便隸勸學院、安置藤原氏有病患者、詔從之、辛丑、詔越前國司寫大般若経一部、

奉多度熱田大縣等諸神位記財宝

安置氣比神宮寺、乙巳、遣正五位下守右中弁兼行式部少輔大枝音人向伊勢國多度神社、尾張國熱田、大縣等神社、奉神位記財寶、辛亥、請六十四僧於東宮、轉讀大般若經、今日起、限三日、詔、凡貞觀之代、毎年四季、轉大般若經、他皆效此、以長門國醫師従八位下海部男種麻呂為採銅使、詔、三箇年内所進銅鉛、年別各足三千斤者、須借授五位、其後三年内、不減此數者、隨為真○三月丁巳朔、遣散位従五位下和氣臣範向豊前國八幡大菩薩宮、奉幣帛財寶神馬等、告以即位之由也、己巳、領渤海客使大内記



島田忠臣與渤海使周元伯唱和

諸国有災

正六位上安倍清行、直講従七位下刈田首安雄、御装進發、告宣云、使等宜称存問兼領渤海客使、當般不任存問使也、渤海國副使周元伯頗閑文章、詔、越前權少掾従七位下嶋田忠臣、假為加賀權掾、向彼與元伯唱和、以忠臣能属文也、乙亥、大僧都傳燈大法師位真雅抗表奏請、嘉祥寺度僧讀經、祈皇祚、詔許之、癸未、制、主税寮史生、勞以十年為限○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壬辰、式兵二省、奏擬階文、天皇不御前殿、大臣奉勅命、省行之、武蔵國去秋水澇、下野國大風、陸奥國洪水、出羽國霜雹、加賀國水旱、出雲

賜成選位記詔詞

改元貞観

國秋寒、並賑給之、庚子、公卿於太政官曹司廳賜成選位記、詔曰、朕聞、自古體元居正者、雖運殊根英、聲別金石、莫不改正朔、變徽章、以易民之視聽也、故能皇流不測、方朔酌而不厭、帝系無涯、千載沿而无際、方今春忠已達、夏德為叙、衆鳥調翼而始飛、百花成實而新結、見候物之如此、知開元之所宜、其改天安三年、以為貞觀元年、將使皇猷正一、被群品以用金寶、歷延長均兩儀、以年遠、是日、神祇官卜以参河國播豆郡為悠紀、美作國英多郡為主基、癸卯、皇太后遷自東宮、御右大臣西京三條第、去年八月二十九



安倍安仁逝、嘗頗諫政体

日、與今上同輿遷自冷然院、御於東宮、擬還五條宮、暫御大臣第、為避忌也、乙巳、詔賜左大臣従一位源信攝津國川邉郡為奈野、為遊獵之地、丙午、大祓於建礼門前、以觸穢之人入於御在所也、河内和泉、兩國相争燒陶伐薪之山、依朝使左衛門少尉紀今影等勘定、為和泉國之地、戊申、大納言正二位兼行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安倍安仁逝、安仁者、左京人、従四位上行治部卿輔人之孫、而参議太宰大弐従四位上寛麻呂之子也、逝時年六十七、安仁達練政體、明解朝章、毎有奏議、應對無滯、至於假景數誡子孫、有子男八人、貞行、宗行、清行、興行、寂知名、興行姉挙秀才、對策及第、己酉、賀茂神祭、停遣朝使、緣有穢也○五月、丙辰朔、

藤原貞守逝
始置山本郡
大乗佛道也
渤海國王啓牒
間隔也

参議従四位上行式部大輔藤原貞守逝。貞守者、参議従三位楓麻呂曽孫、而正六位上諸貞之子也、逝時年八十二。己未、分肥後國合志郡、始置山本郡。壬戌、四品守彈正尹兼行常陸太守人康親王出家入道。親王者、仁明天皇之第四子也、承和十五年正月、叙四品、拜上總太守、仁壽二年、遷彈正尹、齊衡四年、兼常陸太守、親王自少年時有歸大乘道之意、今謝病遂本懐爲。乙丑、公卿就太政官曹司廳任銓擬郡司、存問兼領渤海客使大内記安倍清行、加賀國司等奉進渤海國啓牒信物。王啓曰、虔晃啓、孟冬漸寒、伏惟天皇起居萬福、即是虔晃蒙恩、當國間年使命、永展先規之礼、將表累代之情、允續任風之影、恒無隔紀、以至于今、



緒業也
獻白雀

虔晃幸承先緒、撫守一邦、古典攸憑、合重礼意、敢依舊貫、差使程紀近盈年、久増結戀、期海津於挂席、表輸信於傳心、仍發雲檣、過凌波浪、凝萬里之遐想、係寸志之難窮、往復之間、伏望預恤、恨以巨漢未由拜覲、下情無任馳戀、謹差政堂省左允烏孝慎奉啓、不宣謹啓。戊辰、備前國獲白雀一而獻之。庚午、下知山城國、充贈正一位源潔姫墓守冢一戸。壬申、肥後國從四位下阿蘇比咩神列於官社。癸酉、授陸奥正五位上勲五等日高見水神從四位下。甲戌、傳燈大法師位道詮奏言、法隆寺東院、是聖德太子所居堂

賜渤海国王書

宇、舊存遺像、是在年祀稍久、破壊日加、請以大和国平群郡私水田七町四段施入彼院、以充修理堂舎并忌日轉念功德料、許之。〇六月乙酉朔、霖雨大水。丙戌、正六位上秋罡王、秋雄王、良罡王、三常王、德継王、德成王、无位廣貞王、廣益王、廣潔王、山村王、高隅王、清隅王十二人、並賜姓清原真人、一品舍人親王六代之孫也。乙未、月次神今食祭、並於神祇官行事。親王公卿参會、所司供事如常。丁未、賜渤海國王勅書曰、天皇敬問渤海國王、書獻悉至、披覧具之、維王文武兼體、忠孝曲裏、襲當國之猷、敦親仁之好、傾心



太政官贈中臺省牒

久、契無疏、就日之誠、利渉長期、不廢飛雲之嶮、乃顧深歎、何靡増懐、先皇以去年八月昇遐、遺詔不許奉赴、朕以寡德荷託本國、奉先訓而聿脩、撫舊毗以自恤、雖會同之礼、大喪無虧、延世之朝、春秋所美、然丁闕庭過密、事須隔於殷頑、邦國頻災、人有難於郵傳、緣此迫朝放還、間紀如賒、通情猶邇、今因孝慎付送信物、仍舊弁裝、色目如別、契王及所部平安、恐惶拜復。太政官贈中臺省牒曰、孝慎等遥慕聲教、凌蜃闕而頻来、尋懐順歸、望竜郷以薦至、忠節之効、矜恤可量、況魯侯再朝、春秋無貶、唯國有流喪、年属蓬侵、持全

藤原春津卒

舊儀、何苦黎庶、宜殊加迎接、權停入都、所安存支賜
准例、復吉凶相問、往迹可憑、若意於弔來事、須拘遣
制、徒煩舟檝、將背時規、更待紀盈、當表隣好、古今因
綸旨、撿校、如常修船舉功、風潮可駕、璽書信物、同附
使廻、留彼篤誠、放其歸去、今以狀牒、々至准狀、故牒
束絁五十疋、綿四百屯、賜大使烏孝慎、致貢土、宜仍
有此錫賚焉○秋七月、詔太政大臣、祿法准左右大
臣、并停資人帶刀等、緣太政大臣抗表黠請也、從四
位上行備前守藤原春津卒、春津者左大臣正二位緒嗣之第二子也、春津
家世貴顯、生而冨實、居處園庭、甚為鮮僅、性寡欲、
不貪財利、唯馬是好、時々觀之、里第養閑、不肯出仕、



春津ハ南山之玄豹

遣使諸社奉神寶幣帛

先帝戲語左右曰、春津是南
山之玄豹焉、卒時年五十二、丁卯、遣使諸社、奉神寶
幣帛、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大弁兼左衞門督美作守
藤原氏宗為賀茂御祖別雷兩社使、散位從五位下
正峯王為松尾社使、正五位下守右中弁兼式部少
輔大枝音人為平野社使、從五位下守主殿權助藤
原永谷為大原野社使、右兵衞佐從五位下源至為
乙訓社使、從五位下守右兵庫頭藤原四時為大神
社使、掃部頭從五位上藤原貞敏為石上社使、從四
位下行兵部大輔藤原仲統為春日社使、從五位下
守圖書頭當麻清雄為當麻社使、中務少輔從五位

木兩岐

櫻李華

下源包為住吉社使、散位從五位下丹墀縄主為丹
墀社使、少納言兼侍從從五位下良峯經世為社本
社使、神祇大祐正六位上大中臣豊雄為氣比氣多
兩社使、散位從五位下紀宗守為日前國懸兩社使、
授平野正二位今木神從一位、從四位上久度神古
開神並從三位、正五位下合殿比咩神從四位下、甲
戌、存問兼領渤海客使直講刈田安雄復命、奏言、客
徒今月六日、解纜歸蕃、大內記安倍清行去四月丁
父憂去職、故安雄獨歸奏事、依諒闇不喚客徒、自加
賀國還蕃焉、辛巳、河內國言、木兩岐、是日雅院櫻樹



董仲舒祭法

木連理

當麻浦蟲逝

禁養鷹鷂

華、京中李樹皆華○八月、甲申朔、丙戌、雨、遣從五位
下行備後權介藤原山陰、外從五位下行陰陽權助
兼陰陽博士滋岳川人等於大和國吉野郡高山、令
修祭礼、董仲舒祭法云、螟螣賊害五穀之時、於害食
之州縣內清淨處解之、攘之、故用此法、前年命陰陽
寮於城北船岳修此祭、今亦於此修之、蓋擇清淨之
處、丁亥、下野國言、木連理、癸巳、尚侍從三位當麻浦
蟲逝、浦蟲者右京人也、天安元年任尚侍、浦蟲為人貞和、早撫美樂、常適於人、遂不知佗儷之道、
自掌宮人之職、能修禁內之礼式、逝時年八十、乙未、大風雨交降、京師人居
被風壞者多、丙申、禁畿內畿外諸國司養鷹鷂○九

大風暴雨

月、癸丑朔、乙卯、停御燈潔齋、以有大嘗會事也、丙辰分頒遣使奉幣賀茂御祖別雷松尾貴布祢乙訓稲荷等神社、止霖雨也、辛酉、停重陽節、以先帝忌景近也、於右仗頭賜菊酒群臣、次侍從及非侍從、堪言詩者、外記史内記預為酬暢之後、賦重陽菊酒詩、録見在坐者奏之、後日賜綿有差、此日大風暴雨、發屋折樹、癸酉、任大嘗會御禊裝束及鹵簿次第等司、壬午、雨、大祓於八省院東廊、為大嘗會近也、依雨行事、故用東廊、○冬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丁酉、天東南有異雲、中有赤色、如電先激、是日夜神祇官、於羅城門



廣井女王逝、以能歌見称

上野国献嘉木

前修祭事、為大嘗會祭故也、癸卯、為来月将奉大嘗會、行幸鴨水、修禊事、例也、乙巳、尚侍從三位廣井女王逝、（廣井者、三品長親王之後也、天安三年為尚侍、逝時八十有餘、廣井少修德操、挙動有礼、以能歌見称、時善催馬楽哥、諸大夫及少年、及好事者、多就而習之、為至于死、没時人惜之）庚戌、上野國獻嘉木一茎三十穗、兩岐稲、一茎九穗、○十一月、壬子朔、丙寅、於神祇官、修鎮魂祭、丁卯、車駕幸朝堂院齋殿、親奉大嘗祭、戊辰、未鶏鳴、大嘗會祭礼既訖、天皇幸豊楽院、御悠紀帳、賜宴群臣、悠紀國獻物、移御主基帳、郡臣移就主基座、悠紀國奏風俗哥舞、日暮、以悠紀國所獻衣被、賜親王已下、五位已上、諸

有雜怠、及内外官、未得解由者、皆預焉、是夜天皇留御豊楽殿後房、文武百官侍宿、親王已下、参議已上、侍御在所、琴哥神宴、終夜歓樂、賜御衣、己巳、天皇御悠基帳、賜宴群臣、主基國獻物、移御主基帳、群臣移座、及主基國奏風俗哥舞、賜主基國所獻衣被、一如昨儀、是夜天皇留御、親王已下、百官侍宿亦如昨、庚午、徹去悠紀主基兩帳、天皇御豊楽殿、廣宴百官、多治氏奏田舞、伴佐伯兩氏久米舞、安倍氏吉志舞、内舍人倭舞、入夜、官人五節舞、並如舊儀、宴竟賜絹綿、各有差、諸司官人、五位已上有雜怠、及諸國司就事



滋野貞主卒、有孫

僧行教奏神託、勅令建神祠

入京、并新除外史過装束程、未向任之輩、皆預焉、但未得解由者、不在預限、○十二月、壬午朔、癸卯、従四位上行攝津守滋野貞雄卒、（貞雄者、右京人也、父従五位上家譯、延暦十七年、改伊蘇志臣、賜滋野宿祢、弘仁十四年、改宿祢賜朝臣、貞雄是家譯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餘、雅有識貌、好遊大学、頗閑詞賦、貞雄職歴數國、殊政迹無聞、為性仁愛、與物無競、為卒時年六十五）辛亥、大祓於朱雀門前、并大儺如常儀、是歳、大安寺僧行教奏言、詣豊前宇佐祠、晝夜讀經誦咒、一夕夢神曰、汝歸洛、我亦同行、守帝都、既而發宇佐、到山崎、其夜又夢曰、汝見我所居、覚着東南男山有光云云、詔以行教立神祠、（行教者武内宿祢之苗裔也）

貞觀二年
刈田安雄講毛詩
春日雄繼以孝經奉授天皇
僧真濟寂
平生苦行數受湿禁

庚辰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天皇不受歳賀雨也○二月壬午朔丁亥釋奠如常直講從六位下刈田安雄講毛詩文人賦詩辛卯大原野祭如常從五位上行大學博士春日雄繼以孝經奉授天皇正五位上行大学頭豊階安人為都講正五位下守權左中弁兼行式部少輔大枝音人正五位下守右中弁藤原冬緒等預席壬辰公卿於太政官曹司廳列見文武官成選之人乙未小野春枝為鎮守將軍丙午僧正傳燈大法師位真濟寂真濟者俗姓紀朝臣左京人也祖正五位下田長父巡察弾正正六位上御園真濟少年出家学大衆道兼通外傳夙有識悟從大僧都空海受真言教空海鑒其器量時加提撕遂授両部大法為傳法阿闍梨真濟時年二十五時人奇之真濟入愛當護山高尾峯不出十二年嵯峨天皇聞其



愛宕山太郎坊之説

苦行為内供奉十禪師承和之初遣使唐真濟奉朝命隨使渡海中途漂蕩船舶破裂真濟纔一筏隨波而去泛々然不知所到凡在海上二十三日其同乗者三十餘人皆悉餓死得活者真濟與弟子真然二人而已既得着岸肌膚爛尸居不動島人憐愍收而養療遂得皈本朝仁明天皇擢為律師文德天皇甚見尊重為権少僧都俄轉権大僧都少頃為僧正於是真濟抗表請以僧正位譲先師空海中心懇切至于再三天皇感激贈空海法師以大僧正位緇徒栄之真濟上表請建一重宝塔於高尾峯神護寺造五大虚空蔵菩薩像安置塔中置七口僧及度年分三人春秋二季永設法會轉續虚空蔵十輪等経以鎮護国家也天安二年八月文徳天皇寝病真濟侍看病於冷然院大断之夕時論嗷々真濟失志隠居遷化時年六十一朝日峯大驚峯高雄山竜上山賀甕蔵山此愛當山之五峯也按橘廣相高雄山鐘銘序云愛當之山神護之寺然則高雄為愛當之一峯明矣真濟俗号之曰柿下紀僧正天安帝不豫濟侍疾加持而遂崩濟既失志且俗傳称濟見染殿后而惑其色死為天狗即是愛當山太郎坊也

始置三好郡
内殿灌佛

俗呼魅為天狗愛當寺縁起曰此山有栄術太郎云○三月辛亥朔近江國建部神列於宮社壬子割阿波國美馬郡置三好郡癸丑御燈齋潔如常丁巳詔以武蔵國正税穀四百斛上野國二百斛賜傳燈大法師位圓仁於彼國應寒宿禱故有此賚○夏四月辛巳朔帝御南殿賜宴侍臣次侍從被召侍右仗下左近衛府逓奏音樂日暮酒酣親王公卿從席御前各奏絲竹坐哥起舞非侍從及外吏五位未得放還并外記史内記六府將監尉以下門部以上預見参者賜禄各有差参議以上別加賜御衣夜分之後盡歡而罷戊子内殿灌佛如



囘飄起小蟲萬數飛散

常詔東大寺大毗盧遮那佛會事總聽修理大佛撿校修行傳燈大法師真如處置又詔二品治部卿賀陽親王大納言正三位源弘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皇太后宮大夫伴善男等勾當供養大佛會事辛卯廻飄起外記候廳前旋轉西行小蟲無萬數飛散其中是日詔准據承和仁壽舊跡新錢三万賜侍從廚乙巳皇太后遷自右大臣良相西京第御東五條宮授從五位上行右近衛權少將兼周防權守藤原常行正五位下常行右大臣之第一男也新鑄印一面賜尾張國己酉晦設齋會講仁王經起自京師及諸國總

冨士山上五色雲見

小野恒柯卒書跡尤妙

百高座焉○五月庚戌朔甲寅地震雷電雨雹帝不御武德殿停端午之節駿河國言富士山上五色雲見庚申天皇及皇太夫人以米六百斛鹽三十五斛醴三十二斛糉子一千五百枚櫃飯四十合筥飯五百合裹飯一万六千九百六十枚海藻三万三千三百斤新錢一千二万五千文施僧尼優婆塞優婆夷及隱居飢窮之輩二万九千六百七十四人以助修淳和太后齋會也丁卯散位從五位上小野恒柯卒恒柯者右京人也祖征夷副將軍從五位下永見父出羽守正五位下滝雄恒柯少好學頗有文情尤善草隷承和二年為少内記尋轉大内記兼美作掾遷近江大掾大内記如故八年遷式部大丞十一年授



真眞率也

四天王寺毗沙門像手持刀墜壇下

從五位下出為太宰少貳仁壽三年拜右少弁明年為播磨守治貴簡要政不開明貞觀元年授從五位上恒柯情无矯飾舉必任真但性矜夸傲於人物書迹妙冠絶當時世之習其業者皆取楷模適得尺牘莫不愛奇焉卒時年五十三壬申尾張國人從六位上笛吹部髙繼復本姓物部屋形丁丑從四位下童子女王復本名重子授位告身誤注童子今有披訴因而許之○六月庚辰朔壬午自五月霖雨至是大水癸巳攝津國四天王寺上言毗沙門像手持刀及塔形等抛擲壇下遣使者修法謝恠異也前文章得業生正八位下味酒文雄加叙三階以對策及第也壬寅皇太后宮職水田九町在美作國英多郡今相博勝田郡公

地震有流星

藤原良仁卒常讀書忘疲

良仁潔清美服

田英多郡地狹田少給民口分常煩不足故也○秋七月己酉朔壬申地震夜有流星出自東北入於西南光照地○八月壬午授無位藤原淑子從五位上中宮大夫從四位下藤原良仁卒良仁者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冬嗣之第七子也母島田氏從五位下清田之姉良仁美姿儀風神警亮少遊大学讀書忘疲文德天皇在儲承和十年徵為藏人而除主藏正遷為春宮大進十三年授從五位下轉亮授從五位上嘉祥三年四月文德天皇踐祚之初加叙正五位下遷中宮亮兼右兵衛權佐後拜右馬頭中宮亮如故四年授從四位下累遷兼右近衛中將大舎人頭木工頭左京大夫遷轉數官猶帶中宮亮天安元年左遷越前權守遷兵部大輔未幾遷中宮大夫良仁淡雅歸懐釋教[illegible]雖地高華甚為潔清服飾之美最究鮮明野好鷹馬退公之後每為愛翫性至孝奄丁母憂哀啼哭泣歐血絶氣經時乃蘇不勝悲慟服中病卒時年四十二



布瑠清野講尚書

三河國獻銅鐸

癸未皇太后自七月晦御體不豫至此加劇度二十人出家以禱平復也丁亥釋奠外從五位下行助教布瑠清野講尚書文章生等賦詩如常辛卯參河國獻銅鐸一高三尺四寸徑一尺四寸於渥美郡村松山中獲之或曰是阿育王之寶鐸也壬辰任伊勢齋内親王行御前後次第司以掃部頭從五位上藤原貞敏等為長官壬寅伊勢齋恬子内親王臨鴨水大修禊事即日入野宮甲辰文德天皇國忌始修西寺仍所司廢務夜有流星出自南方入於西北光照地夜偷兒開神祇官西院齋戸神殿盜取三所齋戸衣

偷兒盗取主上結御魂緒

始置下野國二荒神神主

御輔長道卒

并主上結御魂緒等○九月丙辰、停重陽之節、於右仗頭賜翦酒群臣、次侍從、及諸司官人、舊為文章生、并文章生等、被召侍坐、録見在坐者奏之、後日賜大藏省絲各有差、壬戌、風雨未止、都城東西兩河洪水、人馬不通、諸國濵海之地、潮水漲溢、人畜被害、丙寅、詔下野國正三位勲四等二荒神社、始置神主、癸酉、勘解由次官從五位下兼行明法博士御輔長道卒、長道者、左京人也、元明經生、後学律令、別勅生宮給衣食、同得業生、学業漸験、奉試及第、承和七年、為明法博士、仁壽三年、叙外從五位下、母喪去職、後授本官、齊衡二年、兼大判事、天安二年、為勘解由次官餘官如故、十一月、授從五位下、時年六十二甲戌、正三位行中納言兼陸



物部廣泉卒、著摘養要訣

奥出羽按察使平高棟奏、鎮守府上言、邊陸之吏、去郷遼遠、公廨之外、無複資粮、而至有未納、抑而不行、請准太宰府司公廨、雖有未納、以正税給之、永為恒例、詔許之○冬十月丁丑朔、日有蝕之、正五位下行内藥正兼侍醫參河權守物部廣泉卒、廣泉者、左京人也、廣泉少学醫術、多見方書、天長四年、為醫博士、兼典藥允、遷為侍醫、後累遷伊豫讃岐掾、侍醫如故、其後屢任叙、貞觀元年、冬、授正五位下、轉參河權守、内藥正侍醫如故、廣泉爍石之道、當時獨歩、齡至老境、鬚眉皓白、皮膚悦澤、體氣強壯、卒時年七十六、撰摘養要訣二十卷、行於世矣壬辰、制、哲王之訓、以孝為基、夫子之言、窮性盡理、即知一卷孝經、十八篇章、六籍之根源、百王之模範也、然此間學、令孔鄭

二注為教授、正業、歐學徒相沿盛行於世者、安國之注、劉炫之儀也、今案大唐玄宗開元十年、撰御注孝經、作新疏三卷、以為世傳鄭注、比其餘所注義理專非、又甞之、鄭志康成不注孝經、安國之本、梁亂而亡、今之所傳、出自劉炫、事義紛葐、誦習尤艱、更招疑義、故玄宗廣酌儒流、深廻睿想、為之訓注、冀闡微言、即勅學士儒官、僉議可否、於是當時有識碩德、名儒咸集廟堂、恭尋聖義、妙理甚深、常情難測、同共嘆服伏請頒傳、侍中安陽縣男乾曜等曰、天文昭爛、洞令幽微、望即施行、仲光來業制曰、可、然則孔鄭之注並廢



橘岑繼薨

於時、御注之經獨行於世、而唯傳彼注、未讀經、假之通論、未為允隨、鄭孔之注、即謂非眞、御注一本、理當遵行、宜自今以後、立於學官、教授此經、以充試業、庶革前儒泌固之失、遵先王至要之源、但去聖久遠、學不厭博、若猶敦孔注、有志講誦、兼聽試用、莫令失望、正三位行中納言橘岑繼薨、岑繼者、贈太政大臣正一位清友孫、而右大臣贈從一位氏公之長子也、氏公是仁明天皇之外舅、岑繼所生是仁明天皇之乳母也、薨時五十七○閏十月丁未朔、地震、戊申、分遣使者、賜京師貧窮者錢米、庚戌、詔二品行兵部卿志斐親王聽以私鷹二聯、狩五畿内國禁野邊、戊午、太宰府言、澹豊後國権掾

正六位上越智廣歲乞骸骨曰廣歲齡及八十筋力衰耗空妨官職無益公家請罷官歸鄉以待終許之丙寅無品同子內親王薨帝不視事三日（內親王者淳和太上天皇之皇女也母丹墀氏從五位上門成之女也）己巳敕從四位下行文章博士兼播磨權守菅原是善正五位下守權左中弁兼行式部少輔大枝音人正五位下右中弁藤原冬緒從五上行大學博士大春日雄繼從五位下守主計頭兼行木工助算博士有宗益門等曰今年一章十九年准據先例當有朔旦冬至而曆博士真野麻呂等所上曆日冬至在十一月二日若於經史有可



改月大小為朔旦冬至

賜源融放鷹野

新修釈奠式

進退之理乎宜議而奏之辛未宣詔百官及五幾七道諸國云今年當有朔旦冬至而曆家偏依日分不足置於二日今稽之故實既有改定之理宜改閏小月為大即以十一月一日丁丑為朔旦冬至○十一月丁丑朔旦冬至公卿上賀表己卯詔參議正三位行右衛門督源融大和國宇陀野為臂鷹從禽之地壬辰天皇御前殿賜宴群臣賜文武官爵策命赦天下（依朔旦冬至也）○十二月丙午朔癸丑新修釋奠式頒下七道諸國先是播磨國言博士正八位上和通部宅繼申請云謹按大唐開元禮大學國子州縣各有釋

告身授官之符也

大春日雄繼以孝經奉授天皇

奠式今此間唯有大學式無諸國式所謂大學式則因修開元禮大學國子之式具載奠祭之儀明定進退之度又云若上下當國忌及祈年祭改用中丁者如此等吏未有施行凡厥諸國相犯者多或称大學例用風俗樂或據列縣式停止音樂唯任人心遂無一定夫尊師之道誠須嚴整如在之礼豈詒參差乎望請賜件式以為永鑒勅依之庚申公卿奉勅會建礼門前遣使者於諸陵墓獻荷前幣如常乙丑先是從五位上行大學博士大春日雄繼以御注孝經奉授天皇今日竟宴授博士雄繼正五位下御筆書告



制狩諸國禁野

身以寵之甲戌從五位下行內藥正大神虎主卒（虎主者右京人也自言大三輪大田田根子之後虎主幼奉姓神直成名之後賜姓大神朝臣而後升受學医道針藥之術殆究其奧承和二年為左近衛医師遷侍医十五年授外從五位下兼參河掾後遷兼備後掾三年授從五位下貞觀二年拜內藥正卒時年六十三虎主性好戲謔是為滑稽與人言談必以封事嘗出自禁中向作地黃煎之處途逢友人問云向何處去虎主荅云奉天皇命向地黃處此其類也然處治多効人皆要引療病之工廣泉殁後虎主繼家太欲泸須嶋）是歲應制狩諸國禁野吏右件野可禁制之狀代々先帝降綸旨重疊下知已訖右大臣宣奉勅如聞者鷹鷂滿野佃獵無度州吏寬容禁制遏絶為吏之道何其如此乎宜加捉搦不得重然尚有乖越科違勅罪若有不憚此制輙

官符

上宮即聖徳太子　勝寶感神即孝謙天皇

以闌入者、五位已上取名奏聞、六位已下依例禁固。但無頼之輩、寄叓守野奪取百姓、鎌斧以妨樵蘇之類、國司量意任以決罰、宜路頭牓示明令暁告差掾已上一人令撿勾其事。太政官符、應功德安居講爲五階中夏講業事。右得法隆寺牒、偁、撿案内、有功德安居、官安居二色。講師功德安居講者、上宮太子之本願、官安居講者、勝寶感神天皇之本願也。昔日僧等件二色講、五當其次則爲得業、而依登美藤津解天長二年以降、延暦寺僧爲官安居講師、爾来功德一講依次充之、即爲夏講業、而太政官去齊衡二年、



劫猶世也

官符

八月二十二日、符偁、補任諸國講讀者、以五階僧爲講師、以三階僧爲讀師者、有司案此格云、所謂夏講已請延暦寺僧、專寺僧等所講功德講是格外之色、不可爲夏講業。今諸大寺總有其色、成五階業至法隆寺既無其色、何以立業望請件功德講爲夏講業下知所司以爲永例、然則先聖本願隆於万代、傳燈來學紹於億劫。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太政官符、不可割取伊勢大神宮神戸百姓事。右神祇官去閏十月二十九日解偁、大和、伊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等國司論云、延暦二十年七月二日格

云、撿案内、太政官四月十四日符偁、自今以後、神戸限以二丁、田租定十五束者、丁減物少、供祭應乏、宜天下諸社同共改張、丁并租數一依舊例。又養老七年格云、神戸增益即減之、死損即加之者、宜復有增丁隨減之、但至于死損取彼加此、於事不穩、宜勿更加者、仍案彼延暦二十年四月十四日格、偁大神宮封戸、非改減之限、而件國神戸、百姓愁云、神戸有死、須依實除帳、而國司勘返不除帳名、雖附帳實無其身、因茲丁數空過五六丁、爰國司号除丁、即出自神戸貫於官戸、至于課役皆悉徴納、若致延怠遂加決



貞觀三年

渤海使李居正等来

罰、神叓難濟、職此之由、望請、件大神宮封戸、丁雖有餘剩、永無減省、以供神宮、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凡大神宮叓異於諸社、宜依延暦二十年四月十四日格、永無改減、若有乖忤、科違勅罪。

辛巳三年、春正月、丙子朔、天皇不受朝賀、風雨也。癸未、於大極殿始講最勝王経、宮内大丞正六位上大原安雄、去年十一月十六日、開賜爵之日、式部省引列於庭中、而内記漏脱、不書位記、遂以空還、然而勅賜著緋。是日追賜從五位下。告身乙未、出雲國上言、渤海國使李居正等、一百五人、自隱岐國來着島根

和通部大田麿、工於吹笛、授位

郡、丙申内宴、近臣文人賦詩、内教坊奏樂、如常儀、賜祿有差、授雅樂少允正六位上和邇部大田麻呂外従五位下、大田麻呂工於吹笛者也、是日宣詔山城河内、和泉攝津、及七道、諸國司、近來修理東大寺、大毗盧遮那佛像、功夫既成、仍來三月十四日、當設無遮之大會、極莊嚴之妙態、下知出雲國司、云渤海客徒依例供給、但舊用稲、今度特以穀舂充、〇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癸亥、授外従五位下行隼人正難波縄麻呂従五位下、主殿允正八位下伴太田常雄外従五位下、無位上毛野滋子従五位下、昨日皇太后



聽源定以私鷹遊獵

皇太后落飾入道

清原岑成卒、嘗為政有能名

御太政大臣第、仍有此賞、縄麻呂已下大臣家之人也、乙丑、重詔山城、河内、和泉、攝津、七道、諸國司、云來三月十四日、當設無遮大會、供養東大寺大毘盧舍那佛、宜令彼日會集人、授十善戒、詔大納言兼行右近衛大將源定、聽以私鷹鷂各二聯、遊獵山城、河内、和泉、攝津等國、禁野之外、癸酉、皇太后落飾入道、文德天皇女御従一位藤原古子相従出家、參議従四位上行太宰大貳清原岑成卒、岑成者、左京人、贈一品舍人親王之後也、岑成立性清直、不拘小節、初為大和守、盛造官舍、政有能名、至丁為大貳、西府倉屋破壞特甚、有意修造、不遑寧居、伐神社之木、充結構之用、或人諫云、此神見稱、有異、祟咎所致、不利於人、岑成拒而不肯、強令伐取、因此受病、不幾而卒、時年六十三、〇三月、乙亥朔、隕霜、停防鴨河、葛野河二使、隸山城國、戊子、於東大寺設無遮大會、供養毗盧舍那大佛、是佛像感神聖武皇帝、天平十五年創造、文德天皇齊衡二年、頭傾顱斷、頓落平地、年來修理、鎔鑄復舊、是日御便開眼、佛師入籠轆轤引上、乃點佛眼、凡其莊嚴之儀、不可勝載、先是詔従四位下行文章博士兼播磨權守菅原是善作咒願文、己亥、禁陸奥國出境内之馬、〇夏四月、丙辰、賀茂齋内親王臨鴨水修禊、是日便入紫野齋院、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源定、監禊事、己未、公卿



解嚴、解散警固也

定文德天皇皇子名号

就太政官曹司廳、賜文武官成選位記、宣制如常、庚申、諸衛警固、緣賀茂祭也、辛酉、修賀茂祭、先是内藏寮有人死穢、仍勅使自縫殿寮進發、壬戌、諸衛解嚴、己巳、文德天皇皇子、男二人、女三人、未定名號、是日或為親王、或為朝臣、惟恒親王、礼子内親王、並母藤原氏、源行有、母布勢氏、源富子、母菅原氏、源淵子、母滋野氏是也、〇五月、戊寅、天皇御武德殿、観覧騎射、親王以下、五位以上、並競走馬、甲申、式部者奏諸國郡司擬文、帝不御前殿、右大臣於仗頭定而奏焉、丁亥、従四位上源光為次侍従、甲午、宣告存問兼領渤

始頒行長慶宣明暦

海客使但馬權介正六位上藤原春景并出雲國司等云、渤海國使李居正違先皇制、輙以弔來、亦令省啓案違例多端、吏須責其輕慢自彼却還○六月庚戌、山城國奏言、河陽離宮久不行幸、稍致破壞、請為國司行政處、但不發舊宮名、行幸之日、將加掃除、許之、己未、始頒行長慶宣明暦經、先是陰陽頭從五位下兼行暦博士大春日眞野麻呂奏言、謹撿豐御食炊屋姫天皇十年十月、百濟國僧觀勒始貢暦書、而未行於世、高天野原廣姫天皇四年十二月有勅、始用元嘉暦、次用儀鳳暦、高野姫天皇天平宝字七年



八月、停儀鳳暦、用開元大衍暦、厥後宝龜十一年、遣唐使録吏故從五位下行内藥正羽栗翼貢宝應五紀暦經云、大唐今停大衍暦、唯用此經、天應元年有勅、令據彼經造暦日、無人習學、不得傳業、猶用大衍暦經、已及百年、眞野麻呂去齊衡三年申請用彼五紀暦、朝廷議云、國家據大衍暦經造暦、尚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貞觀元年渤海國大使烏孝愼、新貢長慶宣明暦經云、是大唐新用經也、眞野麻呂試加覆勘、理當固然、仍以彼新暦比校大衍五紀等兩經、且察天文、且參時候、兩經之術漸

詔定深草山陵四履

伊勢国泰美豆岐一産三男

童相撲

以麁疎、令朔節氣既有差、又勘大唐開成四年、大中十一年等暦、不復與彼新暦相違、暦家議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暦錯者、方今大唐開元以來、三改暦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言事理、實不可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歩、詔從之、庚申、詔定仁明天皇深草山陵四履、東西限一町五段、南限純子内親王家地、北限峯、癸亥、伊勢國朝明郡人六人部津根麻呂妻秦美豆岐一産三男、賜稻三百束、充乳母一人、三箇年間給以公粮、辛未、天皇御前殿、觀童相撲、先是近臣分頭相折、各為左右、以右大臣正



天皇始講論語、大春日雄繼侍講

梨李華

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良相為左方首、以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源定為右方首、左右標并樂人、相撲童等、經左右仗下、入住殿前、九番撲後有勅命、停左右互奏音樂、種々雜使散樂透撞咒擲弄玉等之戲、皆如相撲節儀○秋七月癸酉朔○八月壬寅朔、丁未釋奠如常、外從五位下行直講六人部福貞講周易、戊午明經博士等、奉參内殿論議如常、丁巳、天皇始講論語、正五位下行大學博士大春日雄繼侍講、是日夜日有蝕之、乙丑、京邑往々梨李華、或實、又患赤痢者衆、十歲已下男女兒、皆此病死

无品伊登内親王薨
豊階安人卒少頴悟好学

武蔵国盗賊蜂起

者衆矣○九月壬申朔庚辰重陽節儀如常庚戌无品伊登内親王薨帝不視事三日（内親王者桓武天皇之皇女母藤原氏従三位乙叡之女也）乙未正五位上行刑部大輔豊階安人卒（安人者元河内国大縣郡人後為左京人也本姓阿保公延暦十九年阿保御影改姓豊階公安人少機悟有局量以好学早知名渉読史傳最精漢書承和五年除少内記十五年叙外従五位下嘉祥二年遷東宮学士卒年六十五）○冬十月辛丑朔壬戌授靈感寺無位稙本神従五位下従五位下橘三夏為太宰少貳去七月母喪解官今詔以本職起之○十一月辛未朔丙戌武蔵國每郡置檢非違使一人以凶猾成黨群盗満山也○十二月庚子朔甲子獻荷前幣於諸山陵墓如常天皇不御建礼門前公卿行事己巳大祓大儺如常

貞観四年
所司獻剛卯杖

釋奠葛井宗之講左傳

壬午貞観四年春正月庚午朔己卯所司獻剛卯杖天皇不御前殿付内侍司奏丁亥停四衛府賭射之事勅公卿向豊楽院令諸衛府後参者射○二月庚子朔丁未釋奠如常直講従七位上葛井宗之講左傳公卿及文人賦詩乙卯出雲國出雲大原兩郡去年風水隕霜多被損傷詔復課役一年参議正四位下行左大弁兼左近衛中将藤原良縄奏云別墅一區在山城國葛野郡良縄奉為先皇造佛寫經安置



有子内親王薨

其中親母出家便亦居住請捨宅為道場賜名真如院許之甲子地震無品有子内親王薨淳和太后奏請不被任葬儀司詞旨懇切因而不任輟朝三日（内親王者淳和太上天皇之女也母贈皇后諱高志桓武天皇之女生一男三女焉）○三月己巳朔右京人左大史六位上真神田全雄賜姓大神朝臣（大三輪大真真根子命之後也）右京人中納言従三位藤原氏宗家令大初位上大蔵伊美吉廣勝賜姓宿祢（後漢孝霊帝四代孫阿智使主之後与坂上大宿祢同祖也）乙亥授正六位上在原業平従五位上丙子太政官處分給左右京職朱雀路毎坊門置兵士二人分番掌護左右衛府行夜兵衛等毎巡檢兵士直番癸未左京職言戸令云凡戸皆五家相保一人為長以相檢察勿造非違然則結保之興為糺姦濫司存之理必可遵行而皇親之居衛府相接卿相之家坊里猥雜若非官符直施此制不教之漸輒無承引請親王及公卿職事三位以上以家司為保長无品親王以六位別當為保長散位三位以下五位以上以事業為保長然則皇憲通行隣伍相保奸猾永絶道橋自全太政官處分依請右京職亦准此甲申天東有声如雷癸巳延暦寺傳燈大法師位安恵傳燈大法師位常濟並為内供奉十禪

本朝通鑑　卷之十八　清和上　二十六　何不成舎藏

師〇夏四月己亥朔天皇不御前殿於右近仗下賜飲侍臣賜祿各有差庚子大雨河水汎溢行路難通癸丑公卿就太政官曹司廳授文武官成選位記宣制如常戊午勅參議正四位下行彈正大弼正躬王男散位從五位下住世王無位繼世王基世王家世王助世王是世王經世王並世王尚世王行世王保世王故從四位上正行王男高蹈王高居王故從四位下雄風王男定相王等十五人賜姓平朝臣〇五月戊辰朔丁亥公卿就太政官曹司廳任諸國銓擬郡司近者海賊往往成郡殺害往還之諸人掠奪公



私之雜物備前國言進官米八十斛載於一船差綱丁進上而遭海賊悉被侵奪所殺百姓十一人是日下知播磨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紀伊淡路阿波讃岐伊豫土佐等國追捕海賊庚寅美濃國土岐惠那兩郡百姓弊亡特甚給復一年甲午霖雨未止是日雷電大雨庭潦奔溢〇六月戊戌朔辛丑武藏國正六位上金佐奈神列於官社壬寅太政官處分諸國校田帳自今以後准據大帳不許損減若有所損為列返帳但非常損者令別錄言上辛亥平城舊京中勅旨田三十町返賜無品高岳親王及正五

大唐商人季延孝等来
慶雲見
釋奠刈田安雄講孝經

位上紀纖子正五位下大原全子無位藤原乙名子並賜興福寺宿院各有數〇秋七月戊辰朔己巳常陸國河內信太康島那賀多珂五郡頻年水旱疾疫給復二年庚寅大唐商人季延孝等四十三人来勅太宰府安置供給乙未左京人前越後介從五位下坂上伊美吉能文大學少允從六位上坂上伊美吉斯文等九人賜姓坂上宿祢阿智使主之裔与坂上大宿祢同祖也〇八月丁酉朔日有蝕之乙巳但馬國言慶雲見丁未釋奠如常正六位上行直講刈田安雄講御註孝經文章生等賦詩如常是日於太政官曹司廳定僚屬



和泉国川祐吉守奨刀田除位
讃岐永直卒
讃岐永直律令宗師
京師井泉枯渇

之考公卿相分行事戊申明經博士等奉參御在所論議如常辛亥和泉國和泉郡人白丁川祐吉守叙位一階奬刃細也癸丑從五位下守大判事兼行明法博士讃岐永直卒永直者右京人也本姓讃岐公国寒川郡人幼齒大学好讀律令性甚聰明一聽暗誦弘仁六年補明法得業生兼但馬權博士數年之後奉試及第天長七年春為明法博士文德天皇勅曰明法博士是律令之宗師也惜共齒在耆老不傳正說誤令嫉事諸生就其里第受讀善說永直閑臥私第授律令於生徒式部省就門庭行講竟之礼法家栄之以壽終焉時年八十長子時人傳父業改姓和氣朝臣少女為光孝天皇更衣生源皇子旧鑒〇九月丁卯朔辛巳地震癸未是月京師人家井泉皆悉枯竭所有水之處人相借汲用是日勅開神泉苑西北門聽諸

伴善男以別墅為道場賜額報恩

鼠嚙内印盤褥

人汲水○冬十月丙申朔壬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皇太后宮大夫伴善男奏請捨山城國紀伊郡深草郷別墅為道場賜額報恩詔許之丙辰右方諸衛府及馬寮獻物即是五月六日競走馬之輸物也奏音樂并賜祿如舊儀○十一月乙丑朔甲申先是少主鈴従八位上美和清江言鼠嚙内印盤褥至是神祇官卜云觸穢之人供神事仍成祟由是大祓於建礼門前以攘妖祥焉己丑先是従五位上行但馬権守豊井王制公廨造幡十八旒各長一丈五尺施入國分寺請官裁云永附官帳以資御願太政官



在原善淵奏言

處分依請焉○十二月乙未朔乙巳月次神今食祭天皇不御神嘉殿親王公卿向神祇官奉祭加伊勢大神宮祢宜外従五位上神主継長外正五位下授度會宮祢宜外正六位上神主阿継外従五位下乙未大蔵大輔正五位下在原善淵奏言善淵自在童龀之年平城天皇別賜恩隱荷戴之德猶欲灰身自宮車晏駕常念結精廬於陵次以作念佛之地聊且所得白業即便奉資御靈丘山之恩以補万一從使世累未免以得意一僧代身令住持至歸老之時將果出世之願而年鬢漸衰心事未合望山陵而泣血

藤原良相上表文

願簪纓而胡顔竊見禪師親王昔構堂舍之地今来荒廢基趾猶存因願不勞他士之功力便建一舍於此中方今薫風遠扇直俗霑仁凡有善願皆蒙成濟儻枉大恩蒙賜哀許則獻微涓於存没爲知恩之一端營深念於現當作斷惑之勝業即瞑因之至願土灰之極榮也詔許之（善淵平城太上天皇孫高岳親王之男也）庚申雷大雨勅公卿分遣諸山陵墓奉獻荷前幣如常辛酉地震右大臣正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将藤原良相上表曰伏奉今年四月十二日詔書曰参議已上各論時政之是非詳世俗之得失傷化害人不使於時者節



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

獻替承君之道

用謹度當利於國者並盡昌言以沃朕心勿爲華飾勿有隱諱伏惟皇帝陛下德高雲霓明並日月猶開廣詢之路遂降不諱之綸臣身非岳神位忝台衮獻替之誠徒積壟髮之効回申仍以中外之國小大之政所以治而不亂者唯以任得其人脱其人則雖有峻法嚴令然是爲亂之階終非爲治之備矣故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書曰都在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臣之不敏深信斯言從政以來猶自留意而趙魏滕薛之任易迷絳侯嗇夫之才難弁即知人心險於山川惟帝其難將如之何抑其明經秀才得試

及第者、尤是國家之才、望宜明古今王道之體、又一切智法教無量、凡諸僧綱及曾經八省維摩講師、皆應通熟世諦之利病、又右大弁南淵年名、身為進士、職經內史、稱通治體、既居樞要、山城守紀今守、所歷之州、風聲必暢、論之良吏、自為先鳴、伊豫守豐前王、才學早彰、資歷淹久、無他異跡、足謂老成、太宰大貳藤原冬緒、聲名粗達、器識漸優、吏幹之称、仍有可慶、大和守弘宗王、頗有治名、多宰州縣、雖自賢之、費或罹法網、而談諸經國、非無其才、然則令件等人、同上意既云、請及蒭蕘、何況於被有識臣謬荷重責、無他



息肩、從獻管窺、耻塵旒聽、是歲、太政官、符諸國雜米、立進納限、并責未進、怠太政官、符重禁斷月六齋日、并寺邊二里內殺生、二月四日、祈年、六月十二日月次祭、及臨時幣帛使等、出宮城之日、左右京職、主典以上、率坊令兵士、相迎外門、送於京極、近江、伊賀、伊勢等國、毎至彼堺、目以上一人、率郡司、健兒等、相迎祗承、而令件等國、頃年之間、不勞祗承、不掃汙穢、路頭多有人馬骸骨、既見穢惡、豈云清慎、守望請、毎遣件等祭使、依例令國司一人祗承、并掃清穢惡、若有致怠准闕祭事科上祓者、右大臣宣、依請、



亭子皇子淳和帝第一子、即廢太子恒貞也、祝髮改名恒寂

癸未五年、春正月、甲子朔、天皇不受歲賀、雨也、丙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源定逝、贈從二位、遣從四位下行伊豫守豐前王、散位從五位下田口統範等於柩前宣制、定者、嵯峨太上天皇之子也、母百濟王氏、其名曰慶命、天皇納之、特蒙優寵、動有礼則、甚見尊異、宮闈之権、可謂無比、官為尚侍、爵至二位、及薨贈從一位、始太上天皇遷御嵯峨院之時、為築別宮、令為居處、号曰小院、太上天皇所居為大院、尚侍所居為其次、故也、権勢之隆至如此、為定生而岐嶷、太上天皇鍾愛、弘仁五年、特蒙明詔、諸皇子等為親王者、皆賜姓源朝臣、定是源氏之第六郎也、其源之命氏始於此矣、太上天皇以定奉淳和天皇為子、淳和天皇受而愛之、過所生之子、更賜寵姬永原氏、令為之母、故世称定有二父二母、為永原姬所謂淳子女御也、定養長於深宮之內、未嘗知世俗之艱難、居家之支無所經問、性素溫雅、愛好音樂、家庭常置鼓鍾、退公之後、必合奏而



藤原興邦卒

清原滝雄卒

起、起復也、謂親喪闋而起復職也

侍從所庭中鬼足遺跡

大原內親王

親之、逝時年四十九、戊辰、從四位下行內藏頭藤原興邦卒、興邦者、正三位行中納言葛野麻呂孫、而參議從三位行左大弁常嗣之子也、卒時年四十三、甲戌、從四位上行中務大輔清原滝雄卒、滝雄者、右大臣贈正二位夏野第二子也、天長三年、為右兵衛少尉、四年、遷右衛門大尉、尋遷左衛門大尉、七年九月、淳和天皇臨幸大臣雙丘山莊申遊宴也、喚文人賦詩、授滝雄從五位下、于時大臣為大納言、八年八月、除侍從、數月遷雅樂頭、承和元年四月、嵯峨太上天皇幸雙丘山莊、賞翫水樹也、是日勅加授大臣男三人栄爵、加從五位下滝雄從四位下、正六位上滝雄・秋雄、並授從五位下、四年、冬十月、父大臣薨、滝雄居喪哀毀過礼、十二月詔奉、情以本官起之、七年、拜美作守、嘉祥三年四月、進從四位上、十一月、遷拜治部大輔、仁壽四年春、為安藝守、天安二年五月、拜中務大輔、貞觀二年八月、丁母憂解職、十月詔起之、以本任、卒時年六十五、壬午、侍從所庭中鬼足遺跡、無品大原內親王薨、不任

滋善宗人卒、受業御船氏主、一聞記於心

大納言源弘薨、始賜源姓

緣葬諸司、以喪家固辭也、天皇不視事三日、内親王者、比木根子天推国高彦尊天皇之皇女、母正四位下勲四等伊勢老人之女、贈從三位繼子也、癸未、從五位上行助教滋善宗人卒、宗人者、左京人、本姓酒漢人、備中國下道郡之所貫也、少遊學館、從大學博士御船氏主受三禮、一聞而記於心、爲氏主顧謂同志云、此生後代之禮聖也、卒時年六十七、無品純子内親王薨、不任緣葬諸司、以喪家固辭也、天皇不視事三日、内親王者、嵯峨太上天皇之皇女、母正五位下文室久賀麻呂之女也、乙酉、散位從四位下棟氏王卒、三棟氏者品葛井親王之子也、天安二年十一月、授從四位下、貞觀三年正月、拜下野守、殊遂秩限而卒、戊子、大納言正三位源弘薨、弘者、嵯峨太上天皇之子也、母上毛野氏、弘幼而聰警、好讀經史、尤善隷書、太上天皇在祚、弘仁五年、賜姓源朝臣、弘是源氏之第二郎也、始太上天皇見皇子中弘最





統忠子卒

禁藤原氏鼻祖鎌足公墓畔伐木放牧

好學、特賜經籍、故家多書、倍於他子、弘尋讀不倦、兼好絲竹、毎退衙之間、以琴書自娯、薨時年五十二、散事從四位上統忠子卒、忠子者、淳和太上天皇之女也、天長九年、賜姓統朝臣、貞觀四年正月、授從四位上、庚寅、於御在所及建禮門朱雀門大祓、以攘災疫也、賑給京師飢病尤甚者、自去年冬末至于是月、京城及畿内畿外、多患咳逆、死者甚衆矣、〇二月甲午朔庚子、於内殿修法限七箇日、下知大和國、禁藤原氏先祖贈太政大臣多武峯墓四履之内、部内百姓伐樹放牧、癸卯、以二品兵部卿兼上野太守忠良親王爲式部卿、上野太守如故、四品太宰帥惟喬親王爲彈正尹、此外五十餘人任官、四品兵

日白無光、月赤如丹

禁諸國牧宰私養鷹

部卿兼上總太守本康親王、勅賜帶劔、壬子、自十六日至十八日、日初昇白無光、月初出赤如丹、是日並復舊、〇三月癸亥朔丙寅、勅班幣七道諸國名神、今春咳嗽流行、人多疫死、仍禱名社神明、有感、因以賽之、癸酉、詔令近江國坂田郡穴太氏譜圖與興長坂田酒人兩人同卷、進官、帝外祖母源氏墓在山城國愛宕郡、詔以兆域地四町、爲四履限、是日、禁諸國牧宰私養鷹鷂、先是、貞觀元年八月、頒下詔命、不貢御鷹、亦制國司養鷹、遂爲或聞、多養鷹鷂、尚好殺生、放以獵徒、縱横部内、故重制、爲庚寅除目十七人、〇夏





良岑清風卒

新羅僧無著普嵩清願等來

四月己亥、式部省奏成選擬階之簿、天皇不御前殿、大臣奉詔、附省行之、河内國若江郡空閑地四町賜陰陽寮、丁未、公卿就太政官曹司廳、賜文武官成選位記、從四位下行近江權守良岑清風卒、清風者、大納言贈從二位安世第三子也、卒時年四十四、癸丑、式部省奏諸國郡司擬文、天皇不御前殿、公卿奉詔於仗下、令式部省輔開簿讀之、是日、制准陸奥國例、給出羽國司交替料、決馬、先是、太宰府言、新羅沙門無著普嵩清願等三人、着博多津岸、至是、勅安置鴻臚館、資給粮食、待唐人船、令得放却、〇五月癸亥朔、參議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

正躬王逝

菅野人数逝

於神泉苑修御霊會

厲疫病也

越前権守正躬王逝。正躬王者、贈一品萬多親王之第七子也、幼而聡穎、入学、尚曹渉、読史漢、善属文、卒於宜、時年六十五甲子、制以下野國准大國、例免四十九戸損。伊賀國名張郡節婦伊賀道虫女、永免戸内田租、終身勿事、即表門閭、以旌貞操焉。辛巳、尚藏従三位菅野人數逝。人数者、致仕参議従三位真道之女也壬午、於神泉苑修御霊會。所謂御霊者、崇道天皇、伊豫親王、藤原夫人、及観察使橘逸勢、文室宮田麻呂等是也。並坐事被誅、寃魂成厲。近代以来、疫病死亡甚衆。天下以為此災御霊之所生也。始自京畿、爰及外國。毎至夏天秋節、修御霊會、往々不断、或礼仏説経、或歌



倡優女楽也

慶雲見、有流星

且舞、令童貫之子靚粧馳射、膂力之士袒裼相撲、騎射呈藝、走馬争勝、倡優嫚戯、遞相誇競、聚而観者莫不填咽、遐邇因循、漸成風俗。今茲春初、咳逆疫、百姓多斃。朝廷為祈、至是乃修此會、以賽宿禱也。○六月、壬辰朔、戊甲、越中越後等國地大震、陵谷易處、水泉涌出、壊民廬舎、壓死者衆、自此以後、毎日常震。癸亥、大和國言、石上神社南、五色雲見。庚辰、暁有流星、西行。○秋七月、辛卯朔、日有蝕之。壬辰、勅遣参議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輔兼播磨権守春澄善縄、従五位上神祇少副大中臣豊雄於大極殿、奉禱伊勢大神、去

豊江王卒

善厚内親王薨

釋奠直講船副使麿講礼記

秦春風出自秦始皇

月有流星、神祇官卜云、天照大神成崇、故禱以防不祥也。丙午、前宮内卿正四位下豊江王卒。豊江者、三品稗田親王孫、而高橋王之子也、卒時年六十八無品善厚内親王薨、不任縁葬諸司、以喪家固辭也。天皇不視事三日。内親王者、桓武天皇之皇女也己未晦、囚獄司著鈦囚三十人、脱禁逃竄。○八月、辛酉朔、癸亥、下知五畿内七道諸國、追捕逃走者鈦囚三十人。丁卯、釋奠、如常。直講従七位下船副使麻呂講礼記、并文章生等賦詩。壬申、晨日無光、少選復本。○九月、庚寅朔、甲午、山城國葛野郡人、図書大允従六位上秦春風、但馬少目正八位上秦諸長等三人、



卜部業孝出自雷大臣命

大原弘原出自後漢孝霊帝

勘解由使起請二條

賜姓時原宿祢。其先、秦始皇之後也。丙申、壹岐島石田郡人、外従五位下卜部是雄、神祇権少史正七位上卜部業孝等、賜姓伊伎宿祢。其先出自雷大臣命也。丁酉、地震。右京人主計権少属従八位上大原弘原、内膳令史従七位上大原廣永等、賜姓宿祢。其先出自後漢孝霊皇帝之後、麗王也。甲寅、勘解由使起請二条。其一曰、神社帳准官舎帳、勘寓定日、令移式部省。其二曰、奴婢生益附帳之日、令注父母名、太政官處分、並依請。○冬十月、庚申朔、辛酉、制長門國採銅所雜色四人、預於勘籍。乙丑、大和國正六位上天

以賀天皇六十宝筭賜衣被宝物

細羅人来

玉敷神、甲斐國正六位上比志神、並授従五位下、丙寅、授下野國従五位上勲五等温泉神従四位下、上野國正六位上若伊賀保神従五位下、庚辰、天皇宴太政官於内殿、以賀満六十之齢、有衣被宝物之贈、每色叶於六數、皆是乗輿服御之物也、特喚諸大夫年六十已上者、於仗頭賜飲、○十一月庚寅朔、癸卯、新嘗會祭、天皇不御神嘉殿、以主殿寮有狐死穢、而官人参入御在所也、公卿向神祇官奉祭如常、丙午、先是、丹後國言、細羅國人五十四人来著竹野郡松原村、問其來由、言語不通、文書無解、其長頭屎鳥舎



新羅人来

吉弥侯部豊野、天津彦根命後、賜長門国司帯緞

漢書荅云、新羅東方別島細羅國人也、自外更無調、因幡國言、新羅人五十七人来著荒坂濱頭、略似商人、是日勅給程粮放却本蕃、乙卯、中宮於太政大臣染殿第大設斎會、演大乗經、賀太政大臣満六十也、限三日訖、公卿大夫多参陪、○十二月己未朔、辛未、飛驒國言、樹連理、甲戌、陸奥國磐瀬郡人正六位上勲九等吉弥侯部豊野賜姓陸奥磐瀬臣、其先天津彦根命之後也、己卯、勅賜長門國司帯緞、壬午、中宮為賀太政大臣齢満六十、設廣讌、親王已下五位已上並侍従、爲極歡而罷、賜親王已下衣被并絹、是歳

禁国司養鷹鷂

貞観六年

赦天下

禁制國司并諸人養鷹鷂及狩禁野、

甲申六年、春正月戊子朔、天皇加元服、御前殿、親王以下五位已上入自閤門、於殿庭拜賀、礼畢退出、百官六位主典已上於春華門南拜賀、先是、預詔勧學院藤氏兒童、髙四尺五寸已上者十三人加冠、庚寅、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赦天下、是日太政大臣良房及参議已上上表奉賀帝加元服、乙未、始讀最勝王經於大極殿、以元興寺僧傳燈大法師位賢應為講師、己亥、中納言平高棟、伴善男、藤原氏宗共任大納言、参議源融任中納言、大蔵卿源生、左大弁南淵年



山口西成卒

名、右大弁大枝音人、左近衛中将藤原常行、右近衛中将藤原基經共任参議、辛巳、延暦寺座主傳燈大法師位圓仁寂、俗姓壬生氏、下野國都賀郡人也、遷化之時年七十二、天下道俗知與不知、莫不哀惜焉、勅遣少納言良岑經世、贈法印大和尚位、散位従五位下山口西成卒、西成者右京人也、幼慨讀書、好習射藝、遂于成人改節入学、以春秋名家、兼善毛詩周易、補得業生、奉試及第、除大宰博士、不之官、承和之初拜大学直講、嘉祥二年渤海国王遣使入覲、以西成権称大学大允、為存問兼領客使、向加賀国引客入京、餓而轉助教、仁壽三年叙外従五位下、斉衡三年授従五位上、出為大和介、天安二年遷紀伊介、卒時年六十三、乙巳、御射殿、觀四府賭射、戊申、内宴、近臣詔喚文人、命樂賦詩、

高橋文室麻呂卒、妙於琴、歴仕四代

攝津国文室武庫麻呂貞節

如常儀賜禄各有差、甲寅、詔以從四位下藤原多美子為女御○二月、戊午朔、己未、從五位下行越後介高橋文室麻呂卒、文室麻呂者左京人、本姓膳臣、又姓錦部、信乃國人也、文室麻呂年九歲、嵯峨太上天皇自教鼓琴、其伎日長、他教習者無有相及、仍賜文室麻呂号曰琴師、十六歲始元服、有勅奉教鼓琴於時康親王、本康親王卒時年四十九、文室麻呂能琴之名冠於當時、掌文德帝及天皇徽令侍殿上為師、学彈琴歴仕四代頗蒙寵幸、壬戌、攝津國武庫郡節婦日下部氏成賣年十六、適右京人文室武庫麻呂、歴二十七年、武庫麻呂死、氏成賣居喪有礼、叓死如生、日不再食、遂不改醮、詔叙位二階、免戸內田租、終身勿叓、即表門閭、以旌貞操、丁卯、釋奠、如常、從四位



釋奠、大春日雄継講毛詩

僧位制

新羅人漂着

下行刑部権大輔兼大學博士大春日雄継講毛詩、文人賦詩、並如常儀、癸酉、制定僧綱位階、詔曰、國典所載僧位之制、本有三階、満位、法師位、大師位、是也、僧綱凡僧同授此階、位號不分高卑、無別論之、物意實不可然、仍彼三階之外更制法橋上人位、法眼和尚位、法印大和尚位等三階、以為律師已上之位、宜法印大和尚位為僧正階、法眼和尚位為僧都階、法橋上人位為律師階、甲戌、先是新羅國人四十餘人、漂着石見國美濃郡海岸、死者十餘人、生者二十四人、詔國司給程粮以放却、戊寅、伊勢大神宮司言、於

木連理

幸太政大臣染殿、觀櫻花

蹕、天子行導也

帝一發中鵠

帝覧行新田之礼

度會郡山中獲木連理一、壬午、車駕幸於太政大臣東京染殿第、觀櫻花、累路駐蹕於一條第、即是帝降誕之處也、太政大臣以肴醑賜扈從群臣文武官、積禄物於庭中、令帝覧訖班賜有差、遂幸染殿花亭、親王已下侍從已上並侍、為太政大臣別給伶人教習樂一部、喚能屬文者五位已上十人、諸司六位十人、文章生二十人、令樂賦詩、具酔歡樂、移自花亭御於射場、帝御弓矢一發中鵠、群臣稱萬歲、親王已下以次遞射、山城國司正四位下紀今守等率郡司百姓東垣外行新田之礼、欲令帝覧之知農民之有事也、



僧最教申牒起請四事

彗星見

自晨至暮極樂而罷、賜親王公卿文武百僚禄各有差、夜分還宮○三月丁亥朔、律師法橋上人位最教等申牒起請四事、其一叓曰、僧受戒以四月十五日始行、二事曰、未授度縁之輩、雖下官符、不預受戒、三叓曰、受戒畢後、奏聞受戒僧數、四事曰、戒壇院設印、捺於戒牒、大政官處分、依請、但其印便可用東大寺印、庚子、彗星見東、在營室宿、長四許尺、癸丑、贈大僧正傳燈大法師位空海、延暦寺座主傳燈大法師位最澄、並贈法印大和尚位○夏四月丁巳朔、癸亥、式部兵部兩省、奏成選擬階簿、天皇不御前殿、有勅、於

駿河國言、富士山火

省令行、丁丑、有勅、改定諸國貢御馬期、隨國遠近○五月丙戌朔、甲午、勅法隆寺僧承恩還俗、復本姓名、中臣美乃益長、使任美濃國山縣郡少領、益長元各務郡人也、乙未、授丹波國正六位上愛當護神從五位下、丁未、授美乃國正三位中山金山彥神從二位、庚戌、霖雨、京師隱居飢病者、特加賑恤、駿河國言、富士郡正三位淺間大神大山火、其勢甚熾、燒山方一二許里、光炎高二十許丈、有雷地震三度、歷十餘日火猶不滅、焦巖崩嶺、沙石如雨、煙雲鬱蒸、人不得近、大山西北、有本栖水海、所燒巖石流埋海中、遠三



甲斐国言、不二山暴火

十許里、廣三四許里、高二三許丈、火焰遂屬甲斐國○六月丙辰朔、戊寅、勅改定信乃國牧貢御馬期○秋七月乙酉朔、日有蝕之、甲斐國言、駿河國富士大山、忽有暴火、燒碎岡巒、草木焦熱、土鑠石流、埋八代郡本栖并剗兩水海、水熱如湯、魚鼈皆死、百姓居宅與海共埋、或有宅無人、其數難記、兩海以東、又有水海、名曰河口海、火焰赴向河口海、本栖剗等海、未燒埋之前、地大震動、雷電暴雨、雲霧晦冥、山野難弁、然後有此災異焉、丁未、有星自室入羽林東、赤黃無光、○八月乙卯朔、丁巳釋奠如常、仁明天皇女御正三

位藤原貞子逝、勅贈從一位、葬深草山陵、此域之內、仁明天皇平昔賜顏色所許也、遣參議大藏卿正四位下源生、散位從四位下弘宗王等、監護葬事、（貞子者右大臣贈從一位三守之女也）己未、下知甲斐國司云、駿河國冨士山火、彼國言上、決之蓍龜云、淺間名神祢宜祝等不勤齋敬之所致也、仍應鎭謝之状、告知國訖、宜亦同奉幣謝焉、癸亥、勅配越中國罪人伴那賀人免罪入京、己巳、制筑前國香椎廟司以六年為任限、辛未、進女御從四位下藤原多美子階加從三位、己卯、勅以平寬子為女御○九月乙酉朔、癸巳、重陽之節、天皇



御前殿、賜宴於郡臣、如常儀、賜祿有差、是夜有星出紫微宮入昴、長可三丈餘、戊戌、是夜有星、出自奎婁間入氐外屏○冬十月甲寅朔、庚申、夜北山有光如電、又朱雀門前見赤光、長五尺許、甲子、坐太政大臣東京第、正二位勳八等田心姬神、湍津姬神、市杵島姬神並進階級、如從一位、庚寅、詔免除無品人康親王家借絹百三十疋、綿三百屯、調布四百端、錢三千三百貫文、先是大和國言、平城舊京、其東添上郡、西添下郡、和銅三年、遷自右京都於平城、於是兩郡自為都邑、延暦七年、遷都長岡、其後七十七年、都城道

復下總国調庸

路變為菊田畝内蔵寮田百六十町其外私竊墾闢往々有數望請收公令輸其租許之甲辰天皇御前殿賜新嘗豊樂宴於群臣大歌五節舞賜禄如常乙巳勅復下總國葛餝印幡相馬埴生猨島五郡百姓調庸二年以往頻憂水旱也癸丑日有蝕之○十二月甲寅朔駿河國言駿河郡帯三驛二傳横走永倉柏原驛家是也總差點丁驛子四百人傳子六十人辛未疫旱荐臻課丁闕少因而驛傳子等不能滿數郡民凋殘莫甚於是望請廢柏原驛冨士郡蒲原驛遷立於冨士河東野然則蒲原驛與永倉驛行程自



肥後国健磐竜命神霊池沸騰

官符

均民得息肩從之己卯大宰府言肥後國阿蘇郡正二位勲五等健磐龍命神霊池去十月三日夜有聲震動池水沸騰空中東南洒落其落東方者如布延湯廣十許町水色如漿黏著草木雖経旬日不消解又比賣神嶺元来有三石神高四許丈同夜三石神頽崩府司等決之龜筮云應有水疫之災壬午晦大祓大儺如常是歳太政官符左京職言禁断市籍人仕諸司諸家太政官符應調庸未進代没非業博士醫師公廨事右得若狭國解稱太政官去齊衡二年五月十九日下諸國符偁當年調庸来年不究明年

三月三十日以前主計寮具録未進之數移主税寮准未進之數没國司史生以上公廨者謹案符旨只為史生以上立制博士醫師不入没例謹案太政官去貞観四年三月二十日下諸國符偁件色准史生責解由者然則雜役已同史生公廨何得全給望請除授業練道人之外同没公廨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十八　終

貞觀七年

天文博士奏警兵事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十九 自貞觀七年至同十二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訓解

男　渡邊約郎

清和天皇中

乙酉貞觀七年、春正月、癸未朔、是日立春、天皇不受朝賀、以雨雪地湿也、乙酉、雨雪、夜有星、出庚入申、推之出天苑入東陳、丙戌、去年、陰陽寮奏、明年可有兵疫之災、近日天文博士奏應警兵事、庚卯、勅公卿、於建礼門前、行大射之禮、辛辰、天皇於御在所射場觀



豐前王卒

四府賭射、壬巳、内宴於近臣、喚文人賦詩、内教防奏女樂、賜祿各有差、丁未、太政大臣藤原良房、左大臣源信、右大臣藤原良相、大納言平高棟、伴善男、右大將藤原氏宗、中納言源融、參議源多、源生、南淵年名、藤原良縄、春澄善縄、大枝音人、藤原常行、藤原基経等奏議、言親王年料、給主典史生等事○二月、癸丑朔、甲寅、從四位上行伊豫守豐前王卒、豐前者、贈一品舍人親王後、四世木工頭從五位上榮井王之子也、豐前少以渉学所稱、天長三年、為大学助、時年六十一、豐前為性簡傲、言語夸浪、接物之道、為人所避、尋常直於侍從局、品藻人物、以為已任、談笑消日、放縱不拘、諸王五世以下、帶五位者、法不聽着紫、豐前為五世五位、着紫為有司所糺、然後着緋、是日、夜有星

貢獻違期奪位祿之制

出東井、入軫、色白、長二丈餘、丁巳、釋奠如常、丙寅、勅遣從五位下行木工權助和氣彜範、奉幣於豐前國八幡大菩薩、告文云、肥後國阿蘇郡神靈池、無故沸溢、卜之、可有兵疫、由是告祈奉幣、以除此怪異○三月、壬午朔癸未、制七道貢獻違期、國司五位已上奪位祿、六位已下析取公廨五分之一、自今以後、永為恒例、戊子、先是刑部省奏言、承前之例、訓刑部省號訴訟之司、夫名不正則事不從、又名以召實、事以旋縁、何以判斷之司、可謂訴訟之司、望請訓刑部省、三字將號判法之司、至是有勅云、宜號定訟之司、甲午、



近江國石作部廣繼女貞節叙位

制諸司諸衛府仕丁衛士日功、收長年錢二千文、筑前國水田四十町、充對馬島上縣、両郡司統領職田、丙午、集傳戒大少十師於東大寺戒壇院、依教法問十三難并十遮、然後令登壇受戒、即受戒畢後、安置戒壇院、近江國言、伊香郡人石作部廣繼女、生年十五、始以出嫁、三十七失其夫、常守墳墓、哭不斷聲、専期同穴、無心再嫁、量其意操、可謂節婦、勅、宜叙二階、免戸田租、即表門閭、以相摸國大住、愛甲両郡空地、四百町、内見開田十五町、充淳和院○夏四月、辛巳朔、壬午、元興寺僧傳燈法師位賢和奏言、久住近江

僧賢和奏言與島神夢中告

國野洲郡與島聊構堂舍島神夢中告曰雖云神靈
未脱蓋纏願以佛力將增威勢擁護國家安存郷邑
望請為神宮寺叶神明願詔許之癸丑隕霜殺草乙
丑公卿就太政官曹司廳賜文武官成選位記是日
制興福寺維摩會立義得第僧叙滿位階立為恒例
以傳燈大法師位直延為内供奉十禪師丁卯雷雨
諸衛陣於殿庭勅奉充諸明神神田遣從五位下行
木工權助和氣彝範向石清水八幡大菩薩宮奉楯
矛并御鞍等告文參議從四位下守右大弁兼行播
磨權守大枝音人向平野社内藏頭從五位上藤原



置諸国介掾

安方向太政大臣東京第社並奉楯桙御鞍等告文
同石清水○五月辛巳朔癸巳右京職言右京人伴
健岑承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謀反配流隱岐國面
稱健岑會赦放免入京勅宜殊從寛宥遷配出雲國
差充防護遞送前所丙申置諸國介掾甲斐能登丹
後石見周防長門土佐日向八國並令置介飛驒一
國令置掾先是三月九日太政大臣已下參議已上
奏言謹案令條上國有介中國無介下國無掾夫雖
分官置職實有前規而隨時制宜豈闕當代今件等
國或前為上國未備介職或國務繁官員猶少或

賜適士賢基供料

長官有故主典執印論之政途事非穩便伏請甲斐
周防新備介職自餘中國同置介下國置掾以適變
通但至于安房若狹佐渡大隅薩摩等國雖有中下
之名不足備介掾之職仍不入此例臣等商量具件
如前錄支状聽天裁詔從之甲辰遣諸衛府官人已
下大搜於東西京先是左衛門獄中著鈦囚六人穿
獄垣逃去仍以搜索丙午勅適士賢基修行年久居
住多武岑墓邊寺宜令大和國以正税稲日給米一
升二合充其供料兼令賢基率沙彌等掃彼墓四至
之内丁未下知大和國僧高貞沙彌勝勢等不宜令



除弃乞人所居

京師大風暴雨

任左右相撲司

居止部内其由来未詳○六月庚戌朔日有蝕之甲
寅從三位守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藤原氏宗上
疏請公卿宰相儒官賢士進讜見癸亥禁京畿七道
諸人寄事御靈會私聚徒衆走馬騎射小兒聚戲不
在制限左京職言天長年中於八條二坊造立七間
板屋一宇以為乞人所居而乞人之輩別處停留無
居止頃年驗役四人隨便寄住去年以来無人居宿
加之每遇風雨逾增腐損欲加修理非無煩費望請
除弃以脱職累太政官處分依請乙丑大風暴雨壞
盧舍折樹木建礼門扉二枚倒仆乙亥任左右相撲

重子内親王薨

司中納言源融參議源多南淵年名大枝音人藤原基経右兵衛督在原行平左中弁藤原家宗左少將源舒兵部少輔源直左馬頭藤原秀道木工頭紀春枝左兵衛権佐藤原直方為左司參議源生藤原良繩春澄善繩藤原常行右兵衛督源勤右中將源興右少將藤原有貞右衛門権佐藤原廣基右中弁丹墀貞岑右兵衛佐源至主計頭有宗益門右馬頭在原業平為右司〇秋七月庚辰朔辛巳無品重子内親王薨依内親王平生辭讓不任緣葬諸司輟朝三日（内親王者仁明天皇之皇女母從五位下藤原道長之女也）壬申信濃國諏訪



大唐商人李延孝來

對馬島銀穴崩塞

郡水田二段為彼國建御名方富命作社田庚子天皇御建礼門観相撲壬寅天皇於南殿御覧中観相撲左右司遞奏音樂百戯偕作丙午先是大宰府言大唐商人李延孝等六十三人駕船一艘來著海岸是日勅安置鴻臚館隨例供給〇八月己酉朔己未内膳典膳正七位下雀部祖道隱匿司中人死之穢仍科上祓癸亥大宰府言對馬島銀穴在下縣郡自高山底穿鑿巖窟入四十許丈白晝執炬而得入頃年以來處々崩塞屢費人功而去夏霖雨穴底水溢計其功力非可堪司私輒穿開望請准延暦十五年

擧（出擧也）

例以彼島例擧大豆一百斛并租地子穀一百斛且取其料令堀開詔許之己巳天皇遷自東宮御太政官曹司廳為来十二月將遷御内裏也當此之時陰陽寮言天皇御本命庚午是年御絶命在乾於東宮指内裏直乾故避之焉公卿於中務省廳事聽尋常政少納言外記移直中務省取於近御在所也壬申太政官獻物並進酒饌於後宮及饗近臣菅弘仁未沙門玄賓於伯耆國會見郡建立阿弥陀寺至是勅永免寺田四十二町九段四十歩租國内百姓所施入也〇九月己卯朔辛巳大炊寮有犬產穢仍停御



定載車法（日歩板簀子榲榑等長短厚薄）

和邇部大田麻呂卒吹笛出群

燈之齋癸未勅以藥師寺僧壹演為権僧正遣參議從四位下守右大弁兼行播磨権守大枝音人從五位上行少納言兼侍從良岑継世率所司向西寺綱所宣制策文癸巳太政官下知彈正臺左右京職山城攝津伊賀近江丹波播磨等國禁材木短狹及定載車法日歩板簀子榲榑等長短厚薄甲辰勅木工寮採銅於山城國相樂郡置田鄉舊鑄錢司山〇冬十月己酉朔己巳勅河内國平岡神主一人給春冬當色蚫料絹絲等一如平野梅宮神主甲戌雅樂権大允外從五位下和邇部大田麻呂卒（大田麻呂者右京人也吹

阿波国忌部真貞子貞節

笛出身、備於令官、始師事雅樂權少屬外從五位下良枝清上受学吹笛、清上時善吹笛、音律調弄皆窮其妙、見大田麻呂有氣骨可教、習因加意而教之、承和之初、清上從聘唐使、入於大唐、歸朝之日、舶遭逆風、漂堕南海賊地、為賊所殺、本姓大戸首、河内國人也、大田麻呂能受其道、莫不精究、天長初任雅樂百濟笛師、尋轉唐横笛師、數年為雅樂少屬、俄轉大屬、齊衡三年、除權大允、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授外從五位下、是日内宴也、大田麻呂技術出群、故加殊遷、大田麻呂本姓和邇部、後賜宿祢、卒時年六十八

○十一月、戊寅朔、地震、己卯、詔贈正五位下道公首名從四位下、首名是良吏也、今追賞焉、陸奥國、磐瀬郡大領外從五位下磐瀬富主、授外從五位上、阿波國、名方郡人、忌部眞貞子、伉儷亡後、經三十餘歲、身卧家側、心存念佛、遂不再醮、將終一生、詔叙位二階、



美作国泰豊永天性孝行

大井内親王薨

淺間明神託宣

免戸田租、即表門閭、以旌節婦之貞、庚辰、美作國、久米郡人、秦豊永、天性孝行、志存恭順、幼稚之年、致養二親、父母亡後、常守墳墓、叙位三階、免同籍課役、表門閭、令衆庶知焉、乙巳、無品大井内親王薨、不任縁葬司、以喪家固辭也、帝不視事三日、內親王者、桓武天皇之皇女、母從四位下藤原河子、從四位上大継之女也　○十二月、戊申朔、丙辰、勅甲斐國、八代郡、立淺間明神祠、列於官社、即置祝祢宜、随時致祭、先是彼國司言、往年八代郡暴風大雨、雷電地震、雲霧杳冥、難弁山野、駿河國冨士大山、西峯、忽有熾火、焼碎巖石、今年八代郡擬大領無位伴

眞貞託宣云、我淺間明神、欲得此國齋祭、頃年為國吏成凶咎、為百姓致病死、然未曾覺悟、仍成此恠、須早定神社、兼任祝祢宜、潔奉祭、眞貞之身、或伸可八尺、或屈可二尺、變體長短、吐件等詞、國司求之卜筮、所告同於託宣、於是依明神願、以眞貞為祝、同郡人伴秋吉為祢宜、郡家以南、作建神宮、且令鎭謝、雖然異火之表、于今未止、遣使者撿察、理剗海千許町、仰而見之、正中最頂、飾造社宮、垣有四隅、以丹青石立其四面、石高一丈八尺許、廣三尺、厚一尺餘、立石之門、相去一尺、中有一重高閣、以石構營、彩色美麗、不



阿波国百済峯子女一産三子

始修佛名懺悔於内裏

可勝言、望請齋祭兼預官社、從之、武藏國、早霜傷稼、一年停廢讃岐國、玉野郡、託磨牧、阿波國、板野郡人、百濟峯子女一産三男、給稲三百束、乳母一人、甲子、勅河内國、平岡神四前、准春日、大原野神、春冬二祭、奉幣、永以為例、丙寅、於内裏、始修佛名懺悔、制、信乃國、勅使牧御馬、元八月二十九日貢之、今定十五日、冷然院諸牧、元八月二十五日貢之、今定十一日、丁卯、令甲斐國、於山梨郡、致祭淺間明神、一同八代郡、戊辰、授下野國、正三位勳四等二荒神從二位、武藏國、正五位下氷川神從四位下、甲戌、尾張國言、昔廣

貞觀八年

始講最勝王經於大極殿

野河流向美濃國當于斯時百姓無害而頃年河口擁塞總落此國每遭雨水動被巨害望請堀開河口令趣舊流太政官處分依請丁丑大祓於朱雀門大儺並如常儀

丙戌八年春正月戊寅朔壬午於大安寺限以三日奉為田邑天皇轉讀金剛般若経千巻般若心経万巻甲申叙位五十三人乙酉於太極殿始講最勝王経西大寺僧傳燈大法師位平恩為講師庚寅三品中務卿兼上野太守時康親王為太宰帥（中務卿如故）是日勅女御従三位藤原多美子自今以後每年給一分




利基王卒

官一人一分官一人甲午勅公卿於建礼門前行大射之礼丙申天皇御内裏射場觀四府賭射親王已下侍焉庚子令五畿七道諸國太宰府七日潔齋轉讀金剛般若經豫防災疫制伊勢大神宮及豊受大神宮祢宜授五位者便以租税給位禄辛巳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宮舍人侍職免之聽補他職自今以後立為恒例伊勢大神宮并豊受大神宮祢宜帶五位者其缺人以神郡人補之永為恒例従四位上行下野權守利基王卒（利基者二品賀陽親王之第六子也少年入学頗渉史漢承和末年為文章生嘉祥三年授従四位下天安三年任侍従貞觀五年加従四位上俄而遷下野權守卒時年四十五）

釈奠刈田安雄講周易

増定京邑糶穀沽價

〇二月丁未朔釋奠外従五位下行直講刈田安雄講周易文章生等賦詩如常癸丑園韓神祭公卿向宮内省奉祭如常神祇官奏言信濃國水内郡三和神部兩神有忿怒之心可致其疫之災勅國司講師度誠潔齋奉幣并轉讀金剛般若経千巻般若心経万巻以謝神怒兼厭兵疫壬戌太政官處分定左右京白米一升値錢四十文前二十六文今加十四文黒米三十文前十八文今加十二文是歳穀價騰踊東西津頭白米一斛直七貫二百文黒米四貫四百文由是増定京邑沽價丁卯左中弁正五位下丹




幸藤良相西京第觀櫻花

墀貞峯等賜姓多治真人乙亥勅飛驒國年貢匠丁一百人三箇年間傍四十人貢六十人〇三月丁巳朔圖書寮置寮掌一員把笏以真言宗僧任東寺三綱経階業者任西寺三綱永以為例癸未太政官判定新置介掾諸國公廨田事力數甲斐能登丹後石見周防長門土佐日向等國介給公廨四分公廨田一町六段事力五人飛驒一國掾公廨三分公廨田一町二段事力四人丁酉隕霜己亥鸞輿幸右大臣藤原良相西京第觀櫻花喚文人賦百花亭詩預席者四十人天皇御射庭賜親王以下侍従以上射左

幸染殿第観櫻花

右近衛中少將預爲中鵠者賜布伶官奏樂玄髪稚齒十二人迎出而舞晩奏女樂歡宴竟日賜扈從百官祿各有差夜分之後乗輿還宮○閏二月丙午朔鸞輿幸太政大臣東京染殿第觀櫻花王公以下及百官扈從天皇御釣臺觀釣魚還射殿御弓矢王公已下以次射御東門覧耕田農夫田婦雜樂皆作還御望遠亭覧翫花樹伶人陪於哥樹鼓鐘備陳絲竹繁會童男妓女花間遊舞喚能屬文者數人賦落花無數雪詩終日樂飮皇歡是給群臣具醉宴竟親王已下五位已上及六府將監尉已下賜祿各有差五位



應天門火延燒栖鳳翔鸞二樓

已上未得解由者預爲日暮乗駕還宮是日召集京城貧窮者於緑鴨河邊以新錢五万文飯二千五百褁頒給焉乙卯夜應天門火延燒棲鳳翔鸞兩樓已未美作國飢疫賑給之庚申日出之時營頭出室入紫微宮色赤黄壬戌左京人左少史正六位上村主八釣前出雲大目正七位下上村主貞成等賜姓廣階宿祢自言魏陳思王曹植之後也○夏四月乙亥朔己卯式部少自奏成選擬階簿天皇不御紫宸殿勅大臣令省行之以近江國志賀郡延祥寺預之定額尾張阿波兩國風澇百姓飢饉借貸尾張國正税

播磨国夷俘放縱

稲六万束阿波國八万束以救民弊也近江國言播磨國賀古美嚢二郡夷俘長宇賀古秋野尺漢公手纒等五人妄出越境來在此國太政官下符播磨國偁凡夷俘之性野心無悔放縱如此往來任意出入自由是則國司防禁疎略無心存恤之所致也須守三原永道專當其事曉以法教兼加優恤慰其愁苦懲其罪過自今以後不得出界戊子勅云閏三月十日夜應天門及東西樓觀忽有火災皆悉灰燼求之蓍龜猶見火氣自非神助災何消伏宜令五畿七道奉幣境内諸神仍須長官潔齋躬向社頭敬以奉進



若狹国公文庫兵庫鳴

未班未班給民口也

橘永名逝

必致如在壬辰若狹國言納印公文庫并兵庫鳴下知國司曰今月十六日宜告彼國戒慎兵戒今言兵庫自鳴陰陽寮言遠國之人潜有來投兵亂大行咎災相仍宜益警衛兼防災疫辛丑上野國言從五位上行介安倍真行催勸百姓開發田四百四十七町太政官處分未班之間爲地子田○五月甲辰朔日有蝕之癸丑散位從三位橘永名逝（永名者左京人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奈良麻呂孫而從四位下入居第四子也）甲寅式部省奏諸國銓擬郡司擬文天皇不御紫宸殿勅大臣於仗下命式部省輔讀擬文訖大臣覆奏如常庚申紀伊國飢賑給之

藤原有子卒
勅令僧円珍弘真言宗

壬戌京師飢、検賑之、下知相模武蔵上総下総常陸等國、選進長人六尺三寸者、太政官處分停伊勢越前加賀越中丹波丹後因幡播磨備中等九國年貢馬革百張、造兵司修理年料甲百領、令諸國貢馬革二百張以充彼料、貞観五年蔵修理五十領仍半折輪為、庚午、備前國旱疫以正税十万束假貸窮民、辛未典侍従四位上藤原有子卒、勅贈従三位、有子者故中納言長良之長女也壬申勅令内供奉十禅師傳燈大法師位圓珍弘傳真言止観両宗教○六月甲戌朔伊勢因幡國飢疫並賑給之、丙子遣木工権大允正六位上



献白燕
高子内親王薨
五畿七道諸国大旱

藤原直宗率史生長上将領等向近江國大允従六位下中臣伊度人率史生将領等向丹波國並検造應天門并東西楼料材、太政官處分止観真言雖異其業至于説盡佛法究竟實教其致一也自今以後宜以通達両業之人為延暦寺座主立為恒例、丁亥丹波國献白燕、己丑無品高子内親王薨、喪家固辭故不任縁葬之司輟朝三日内親王者仁明天皇之皇女母百済王氏従五位上教俊之女也承和初卜為賀茂齋仁明天皇崩後停齋歸第焉五畿七道諸國大旱民多飢餓、壬寅晦、先是大和國言楯川山陵等多伐樹木、神祇官卜云炎旱之災實因伐木是日遣

美濃国各務吉雄等率兵衆妨河口堀開

使中謝告文○秋七月癸卯朔伊勢國大神宮封多氣度會両郡百姓飢饉遣使賑給之、辛亥先是尾張國言奉太政官處分堀開廣野河口令趣舊流而美濃國各務郡大領各務吉雄厚見郡大領各務吉宗等率兵衆歩騎七百餘人襲来河口歐傷郡司射殺役夫河水添血野草霑膏成功将畢有此相妨至是太政官下符美濃國司偁河流利害両國争論彼此相持歴代無絶於是重遣詔使與両國司相共勘定更後朝議審其得失下知両國令其堀開而暨于功役已發作事稍成多興兵仗傷人流血雖云郡司之



肥前国山春永葛津貞津大刀主永岡春津共謀反

無状抑亦國吏之不辨静而言之理豈合然乎宜早令堀開又擅興兵衆法禁是重而歎過七百害及殺傷須禁固亂首吉雄等而國司相共録死傷人數依奏言上、丙辰班幣賀茂御祖別雷松尾丹生川上稲荷水主貴布祢神、賽前日祷兼祈嘉澍也、丁巳大宰府馳驛奏言肥前國基肆郡人川邊豊穂告同郡擬大領山春永語豊穂云與新羅人珎賓長共渡入新羅國教造兵弩器械之術還来将撃取對馬嶋藤津郡領葛津貞津高来郡擬大領大刀主彼杵郡人永岡藤津等是同謀者也、仍副射手四十五人名簿進

紀伊国怪䚚生
磯部逆麻呂等為吉雄所射殺

之、丁卯、紀伊國言、伊都人、六人部由貴継生白人男女二人、男年二歳、長二尺四寸、女年三歳、長三尺一分、両䚚生而肌膚鬢髮、獣眼鳥身、純白如雪、曰得見暗夜、不能向白日、父母隠蔵養成、今圖其形進之、戊辰、先是尾張國言、美濃國各務郡大領各務吉雄、厚見郡大領各務吉宗等、作乱之後、未経幾日、率人夫数百人、所壊舊流決河水、運積沙石、埋塞河口、吉雄等引百餘騎、往還河邊、欲發随近之兵、紀彼逆乱之由、恐闘争起、自堀河之論、遂至両國挍刄之隙、因停堀開、伏待裁下、中島郡人、磯部逆麻呂等、三人、身従堀



伴善男伴中庸等火応天門
越前國生江氏緒献私稲授位

河之役、同為吉雄所射殺、是日、太政大臣下知美濃國司、推糺吉雄等之犯過、為〇八月、癸酉朔、甲戌、下総國飢、賑給之、乙亥、左京人備中権史生大初位下大宅鷹取告、大納言伴善男、右衛門佐伴中庸等、同謀、行火焼応天門、丙子、禁鷹取身、下左撿非違使、己卯、勅参議正四位下行左大弁兼勘解由長官南淵年名、参議正四位下行右衛門督兼讃岐守藤原良縄、於勘解由使局、鞫問大納言正三位兼行民部卿太皇太后宮大夫伴善男、越前國今立郡大領外正六位上生江氏緒授借外従五位下、以献稲十万束

生江恒山、殺鷹取女、伴清縄與焉
美濃国兵庫自鳴
丹波国漢部福刀自貞節叙位
大納言伴善男同謀者五人處流

充公用也、辛丑、禁右衛門佐従五位上伴中庸於左衛門府、是日、拷訊殺大宅鷹取女子者生江恒山、壬寅、拷訊與恒山同謀者伴清縄、並是大納言伴善男之僕也〇九月、癸卯朔、己酉、美作國言、兵庫鳴、聲如撃鉦鼓、壬戌、丹波國何鹿郡人漢部福刀自伉儷亡後、歴二十二年、独居盧室、守節、是貞節婢、時加優奨、叙位二階、免戸田租、以表門閭、甲子、勅、禁葬斂山城國愛宕郡神楽岡邊側之地、以其與賀茂御祖神社隣近也、是日、大納言伴善男、右衛門佐伴中庸、同謀者、紀豊城、伴秋実、伴清縄等、五人、坐焼応天門、當斬、詔



肥後守紀夏井連坐善男犯被配
云々猶曰如此也

降死一等、並處之遠流、善男配伊豆國、中庸隠岐國、豊城安房國、秋実壹岐島、清縄佐渡國、連坐配流者八人、従五位上行肥後守紀夏井配土佐國、従五位上行下野守伴阿男能登國、上総権少掾正八位上伴夏影越後國、伴冬満常陸國、紀春道上総國、伴高吉下総國、紀武城日向國、伴春範薩摩國、公卿就太政官曹司庁、會文武百官、制其詞、云々、善男者、左京人也、祖継人官為従五位下左少弁、延暦四年、為皇太子謀、與右衛門大尉大伴竹良射殺中納言兼式部卿藤原種継、皇太子坐而見廃、継人繋死獄中、父

瑰瑋猶非常也

畔岸放縱之意也

國道連坐其父繼人事配流於佐渡國為人聰敏頗有才國宰優愛引為師友至有疑難每事取决案牘文簿成於其手二十四年會恩赦得入都職歴内外常居清顯爵至從四位上官登參議善男是國道之第五子也幼而爽俊天資瑰瑋見者皆曰黠兒為人奇貌深眼長鬚身體矮細意氣畔岸弱冠入直校書殿侍奉仁明天皇殊被知寵任寄日重承和八年為大内記九年遷為式部大丞十年春授從五位下為讚岐権介不之官十一年遷右少弁十四年正月加從五位上二月轉右中弁十五年正月超授從四位



下拜參議二月為右大弁嘉祥二年兼下野守俄兼右衛門督數月停右大弁兼式部大輔三年進從四位上為中宮大夫（自餘如故）仁壽元年自下野守遷兼美作守二年母服解職未幾詔以本官起之齊衡元年兼讚岐守二年授從三位貞観元年兼伊豫権守是年夏至三位冬兼民部卿二年正月拜中納言（中宮大夫如故）六年轉大納言（太皇太后宮大夫如故）善男性忍酷有口弁當官幹理察斷機敏政務變通朝廷制度多所詳究問無不對但心不寛雅出言姧剝彈斥人短無所畏避徽偉助承為人主所愛也自初為内記累遷顯要

八年之間早登公卿位望漸貴物議咸忌嘗承和中為右少弁之時法隆寺僧善愷向官告檀越少納言登美直名所犯之状參議左大弁正躬正及傍官與善男爭論律和曲相預之義縱横不一合背幷馳遂誣正躬王等許容善愷違法之訴給明法博士讚岐永直等斷之永直所執不同善男左大弁正躬王及左中弁伴成益右中弁藤原豊嗣左大弁藤原岳雄明法博士永直等遂坐解官貞観之初與左大臣源信有隙數年之後評告大臣謀為反逆欲陥害其後犯大逆之罪父子自絶于天積惡之家必有餘殃



紀夏井善書受法於小野篁

天皇謂夏井曰是疲駿也

蓋斯之謂歟夏井者左京人美濃守從四位下善岑之第三子也夏井眉目疎朗身長六尺三寸性甚温仁雅有才思承和初以善隷書待詔於授文堂就參議小野篁受用筆之法篁歎曰紀三郎可謂真書之聖也文德天皇即位詔徵見之夏井衣履躁弊左右見者咸咍之上曰是疲駿也非汝所知遂有殊寵嘉祥三年七月擢拜少内記仁壽四年兼美濃少掾讓之異母兄大枝齊衡二年轉大内記是年秋九月授從五位下遷為右少弁上以其忠正清貧無宅賜宅一區夏井秉志忠直時有規諫上以此適重之四年

紀夏井廉清、却吏民贈遺

春、加従五位上、兼播磨介、俄而兼式部少輔、未幾轉右中弁、（式部少輔、播磨介如故、）夏井天性聰敏、臨事不滞、恩寵優渥、任周轉重、内外機務、多所轉益、天安二年八月、文徳天皇晏駕、夏井出為讃岐守、政化大行、吏民安之、境内翕然不忍相欺、秩満将帰、百姓相率請闕乞留、因斯更留二年、黎庶殷富、倉廩充實、於是新造大蔵總四十字、皆納糙、以為不動之蓄、及去、吏民送別者、贈遺甚多、夏井一無所受、帰都之後、求玩好以送其家、夏井唯留紙筆、悉返其餘、貞観七年、拝肥後守、母石川氏聞而哭之、人問其故、答曰、吾聞肥後風俗



國辛至猜、身必不全、吾子其不終乎、有異母弟豊城、夏井以其放誕、數加儆責、豊城甚之、遂託身大納言伴善男、應天門火、善男坐以男中庸行火焼之、父善男應知之、為豊城為善男之従、夏井為豊城之兄、轉相縁坐、被處遠流、夏井随佚出境、肥後民庶、遮路悲哭、如喪考妣、夏井私歎曰、凡法律所謂首従之坐必有差降、予是従之兄、亦縁坐也、今與善男同配遠流、何其無別哉、向土佐路、過讃岐境、百姓男女老少、皆棄其室、逢迎道路、數十里之間、聲相接、數年母亡、夏井至孝、居喪過礼、建立草堂、安置骸骨、晨昏之礼、無

夏井至孝兼能雜藝

異生時、本自崇信佛理、至是於草堂前、毎日讀大般若経五十巻、以終三年之喪、夏井兼能雜藝、尤善圍碁、伴少勝雄以善奕碁、延暦聘唐之日、備於使員、以碁師也、嘗文善岑為美濃守、少勝雄為介、夏井時年十餘歳、習圍碁於少勝雄、一二年間、殆超于少勝雄、又善射覆、文徳天皇子宮人、為蔵鈎之戯、一鈎蔵在百手之中、密令夏井筮之、揲蓍布封曰、有小女着青衣、以白花挿首者、鈎在其左手中、帝乃探得大悦、爲又閑醫藥之道、配土佐之後、自往山澤採藥、合練以施民、民多得其験、嘗有一人、中風被髪狂走、夏井上一



匕散藥以令服之、此人立瘉、皆此之類也、丁卯、勅京畿七道勘録廢人伴善男等資財田宅、中庸男元孫年八歳、叔孫年五歳、並随父遣配所、詔愍其幼稚、自道召還、爲是日遣使於柏原、深草山陵、告以配流善男等之文、辛未、晦日、大祓於朱雀門前、以配流罪人也、

按世継裏書曰、初文徳天皇最愛惟喬親王、于時太子幼冲、天皇欲先暫立惟喬親王、而太子長壮時、還継洪基、太政大臣良房作太子祖父、為朝重臣、帝憚未發、太政大臣憂之、欲使太子辭譲、是時

信大臣、源信也

藤原三仁善天文、諫大臣曰、懸象無變、陣必不遂
爲爰帝召信大臣、清談良久、乃命以立惟喬親王
之趣、信大臣奏云、太子若有罪、須廢黜、更不還立、
若無罪亦不可立他人、臣不敢奉詔、帝甚不悦、事
遂無變、無幾帝崩、太子續位、後應天門有火、良相
右大臣、伴大納言計謀、欲退信大臣、共参陣座、時
召近衛中将兼参議藤原基経云、應天門失火、左
大臣源信所為也、急就第召之、基経對云、太政大
臣知之歟、良相云、太政大臣偏信佛法、必不知行
知此事、基経則知太政大臣不預知之由、報云、事



大唐商人張言來

是非輕、不蒙太政大臣處分、難輙承行、遂辭出、到
職曹司、令諮太政大臣、大臣驚、令人奏曰、左大臣
陛下大功之臣也、今不知其罪、忽被戮、未審何
事、若左大臣必可見誅、老臣先伏罪、帝初不知聞
大驚怪、報詔、以不知之由、於是事遂定矣
○冬十月、壬申朔、天皇不御紫宸殿、以停宴飲也、是
日勅令七道諸國、特慎警固、甲戌、先是九月一日、大
唐商人張言等四十一人、駕船一艘、來着太宰府、是
日勅太宰府、安置鴻臚館、随例供給、己卯、制諸國浪
人土民、使任當國史生已上、及博士醫師者、停給交

大枝氏雄上表請改姓文

替丁、備中國哲多英賀兩郡百姓、給復二年、以旱疫
也、丙戌、先是参議正四位下行右大弁兼播磨權守
大枝音人、散位従五位下大枝氏雄等上表曰、去延
暦九年十二月、勅書云、春秋之義、祖以子貴、此則礼
経之垂典、帝王之恒範、宜朕外祖母土師宿祢追贈
正一位、其改土師氏為大枝朝臣者、謹案春秋曰、國
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漢書枝大於幹、不折必枝、是
知枝條已大、根幹由其摧殘、譬猶子孫暫榮、祖統従
此窮盡、然則以大枝為姓、誠非本枝長固子孫無彊
之儀也、但此姓已生自先皇之恩給、不欲在遺服而



變革、望請不敢改称、謂但將以枝字為江、然則一門
危樹去鳴柯而永春、千里大江、宗辭海而無盡、至是
詔許之、甲午、贈太政大臣藤原朝臣墓在大和國宇
智郡阿陁郷、詔置守冢徭丁十二人、○十一月、壬寅
朔、日有蝕之、癸卯、中務省率陰陽寮奉進明年御暦、
天皇不御紫宸殿、所司付内侍奏之、丙午夜、有星出
大畢抵貫大角、入攝提、己酉、割伊豫國宇和郡為宇
和、嘉多兩郡、戊午、皇太后遷自東宮御常寧殿、勅曰、
廼者恠異頻見、求之蓍亀、新羅賊兵、常窺間隙、災變
之發、唯縁斯事、夫攘災未兆、遏賊將來、唯是神明之

没伴善男宅地資財

冥助豈云人力之所為乎、宜令能登因幡伯耆出雲
石見隠岐長門太宰府等國府班幣於邑境諸神以
祈鎮護之殊勲、辛酉、進山城國從一位勲二等松尾
神階加正一位○十二月壬申朔己卯、天皇降手勅、
参議正四位下行左近衛中將兼伊豫守藤原基経
随超七人加從三位任中納言、没廢人伴善男宅地
資財、付内蔵寮佛像経論、書籍付圖書寮、禁五畿國、
非有裁許、輙開用不動穀、若不勤慎罪以違勅、癸巳、
勅、改定深草山陵四至、東至墓、南至紀子内親王家、
北垣、西至貞観寺、東垣、北至谷、丙申、詔以藤原須恵



官符

賜僧最澄円仁大師号

大師諡号始于此

貞観九年

子為春日并大原神齋、戊戌、以從五位下藤原高子
為女御、庚子、以從四位上思範王、從五位上礒江王、
橘三夏、藤原直友、從五位下滋野善根、滋野川人、源
蹔、藤原惟範並為次侍從、是歳、太政官符、聽奉諸神
社幣帛使、出入陸奥國關、禁制諸家并諸人祓除神
宴之日、諸衛府舎人及放縦之輩、求酒食責被物、禁
制僧俗飲酒及贈物、賜僧最澄諡傳燈大師、圓仁諡
慈覺大師、依仁門徒相應表請也、大師諡號始于此、
丁亥九年、春正月、壬寅朔戊申、天皇御紫宸殿、觀青
馬、賜宴群臣、賜禄各有差、己酉、始講最勝王經於大

二品仲野親王薨

中臣逸志卒

極殿、以藥師寺僧法相宗傳燈大師位平智為講師、
癸丑、四品惟條親王為上總太守、四品守彈正尹惟
喬親王為常陸太守、彈正尹如故、二品行治部卿賀陽親
王為上野太守、治部卿如故、二品仲野親王薨、親王者、桓武天皇之
第十二子也、親王既用奏壽宣命之道、音義詞語、足
為模範、當時王公、罕識其義、勅藤原基経、大江朝臣
音人就親王六條第、受習其音詞曲折、爲故致仕左
大臣藤原緒嗣授此義於親王、親王襲持不失師法、
爲、薨時年七十六、有男十四人、女十五人、茂世、常世、
基世、輔世、繁世、千世、在世、康世、十人、爵為四位、千世、
官至参議、惟世、利世、二人、
賜姓平朝臣、並為五位、
壬戌、停内宴、以仲野親王
薨也、乙丑、從四位上行神祇伯中臣逸志卒、左京人也、○
二月辛未朔、地震、癸酉、齋宮寮火、延燒官舎十二宇、



畿内飢儉、奸盗群起

豊後国鶴見山噴火、磐石飛乱

癸未、是年内外儉乏、人庶阻飢、就中畿内特甚、盗賊
群起、或遮通路而剽人掠奪、或窺屋舎而行火入盗、
仍下知國司、毎郷結保督察奸盗、詔以米三百二十
石、糓二千石、塩三十五斛、新錢一百貫、賑恤東西京
之飢乏人、依去年災旱、京邑饑儉也、丙申、太宰府言、
從五位上火男神、從五位下火賣神、二社在豊後國
速見郡、鶴見山嶺、山頂有三池、一池泥水色青、一池
黒、一池赤、去正月二十日、地震動、其聲如雷、俄雨
如硫黄、遍満國内、磐石飛亂、上下無數、石大者方丈、
小者如甕、晝黒雲蒸、夜炎火熾、沙泥雪散、積於數里、

坂上當道卒、善於從政

常寧殿新成宴

池中無出温泉泉水沸騰自成河流山脚道路往還不通温泉之水入於泉流魚醉死者無數其震動之聲經歷三日丁酉勅左右近衛左右兵衛介結四番夜行京内賜左右馬寮未調御馬而騎焉○三月辛丑朔己酉前陸奥守從五位上坂上當道卒當道者右京人也祖田村麻呂父廣野爲右兵衛督當道家行廉正輕財重義在任有清理之稱境内肅如民庶安之居貧無資臨於棺歛所有布衾一條而遺愛在人永見思慕卒時年五十五庚戌進大和國正二位勲八等建御名方冨命神進階從一位從二位從一位勲六等石上神階加正一位辛亥信濃國正二位勲八等建御名方冨命神進階從一位從二位八坂刀自命神正二位壬子天皇曲宴皇太后於常



奉近江伊福伎神社弓箭鈴鏡

寧殿天皇称觴奉壽申之懽語自旦訖暮極歡而罷太后去年十一月自東宮遷此殿新居可慶故有此宴爲官僚始自大夫至于舍人賜饗禄各有差丁卯下知五畿七道頃年捜捕海賊督察奸盗之状頻下數度警旨稠疊而今如聞凶徒不絶侵盗尚繁水浮陸行皆憂賊害實是國宰不勤肅清之所致也○夏四月庚午朔天皇不御紫宸殿於宜陽殿西廂賜飲侍臣賜禄各有差以從四位下嘉子女王爲女御辛未遣神祇大祐正六位上大中臣常道向近江國伊福伎神社奉弓箭鈴鏡癸酉廣瀬龍田并梅宮祭如

齋部文山卒、以巧藝見知

上總國春部黒生賣貞節叙位

常是夜太政官廚北邊小宅失火延燒三十餘家散位從五位下齋部文山卒文山者右京人也出自寒素以巧藝見知斉衡二年東大寺毗盧遮那佛像頭墮在地无巧師之可能造續者文山究轆轤之術構雲梯之機引斷頭續大佛頭宛如新造既復本體貞觀二年朝廷設以大會莊嚴供養於法會莚賜文山從五位下告身即時叙緋衣觀者榮之卒時年四十六丁丑灌佛於仁壽殿勅給出雲國吏郡司并雜色人等帶叙庚辰從四位上茂世王爲大宰大貳茂世去年正月任太宰大貳丁父憂去職給詔起之甲申公卿於太政官曹司廳撰文武官成選位記策命如常節婦上總國夷灊郡人春部黒生賣叙二階免戸内租役以表門閭辛卯東西京始置常



始置常平所

大納言平高棟薨有予

平所出官米而糶之米一升直新錢八文京邑之人來買者如雲是時穀價騰躍内外飢饉米一斛直新錢一千四百文由是官糶以救俗弊焉○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丁巳大納言正三位平高棟薨高棟者桓武天皇孫而一品葛原親王之長子也高棟長六尺美鬚髯幼而聰悟好讀書傳弘仁十四年授從四位下歴侍從天長元年爲大學頭累遷中務兵部大輔二年賜姓平朝臣七年加從四位上拜大藏卿俄遷刑部卿承和九年進正四位下更拜大藏卿十年授從三位仁壽元年拜參議三年六月親喪解職毀瘠過禮七月詔奪情以本官起之明年爲春宮大夫天安二年拜中納言是年冬進爵爲正一位抗表固辭中納言職不許爲貞觀元年領陸奥出羽按察使六年拜大納言以年老上疏讓職優詔不許在官四年薨時年六十四高棟天性敦厚不事花飾所歴官職政尚寛容晩年歸心釋教誦讀佛經嘗以山城國旨城郡

造八幡四天王像下諸国

僧壹演寂

別墅爲道場、詔賜額、平等寺、拜大納言、後所食戸邑、多資仏事、有子男十七人、實雄・正範・輕長・惟範四人家知名。己未、詔又以因幡國正三位天穗日命神列於官社。甲子、造八幡四天王像於五條各一鋪、下伯耆出雲石見隱岐長門等國、下知國司曰、彼國地在西極、堺近新羅、警備之謀、當異他國、宜敎命尊像勤誠修法、調伏賊心、消却災變。○六月戊辰朔丙子、勅山城國相樂郡舊鑄錢司地二十町、貞觀七年爲採銅地、今返賜左大臣源信、但採銅之事、依舊行之。○秋七月戊戌朔己酉、權僧正法印大和尚位壹演寂。己未、復美作國大庭眞島兩郡百姓、課役一年、以山谷之



晝星見

伊勢諸冊二神改社称宮

肥後国健磐竜命神奇光照耀

間、黎庶貧弱也。辛酉、星晝見。○八月丁卯朔戊辰、勅伊勢國伊佐奈伎・伊佐奈彌神、改社称宮、預月次祭、幷置内人一員。己巳、先是、令木工寮造東西京汔諫兒宿屋貳宇、至是、令左右京職藏二年終帳、勤加撿校。壬申、太宰府言、肥後國阿蘇郡正二位勲五等健磐龍命神、正四位下姫神所居山嶺、去五月十一日夜、奇光照耀、十二日朝震動、乃崩、廣三十許丈、長二百五十許丈。甲戌、下知太宰府、令豊後國鎮謝神山崩之怪、爲乙未、詔以源濟子爲女御。○九月丁酉朔癸亥、太白在軫、經天與日相去可十餘丈。己巳、從五位

藤原貞敏卒能彈琵琶受業唐劉二郎

藤原良相薨

上行掃部頭藤原貞敏卒。貞敏者刑部卿從三位繼彦之第六子也、少耽愛音樂、好學鼓琴、尤善彈琵琶、承和二年爲美作掾、兼遣唐使准判官、五年到大唐、遣上都、逵能彈琵琶者劉二郎、貞敏贈砂金二百兩、劉二郎曰、禮貴往來、請欽相傳、即授兩三調、二三月間、盡了妙曲、劉二郎贈譜數十卷、因問曰、君師何人、素學妙曲乎、貞敏答曰、是我累代之家風、更無他師、劉二郎曰、於戯、昔聞謝鎮西、此何人哉、僕有一少女、願令薦枕席、貞敏答曰、一言斯重、千金還輕、既而成婚禮、劉娘尤善琴箏、貞敏習得新聲數曲、明年聘禮既畢、解纜歸鄕、臨別劉二郎設祖筵、贈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是歲大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六年也、七年爲參河介、八年遷主殿助、少選々雅樂助、九年春授從五位下、數歲轉頭、齊衡三年兼備前介、明春加從五位上、天安二年丁母憂解官、服闋拜掃部頭、貞觀六年兼備中介、卒時年六十一、貞敏無他才藝、以能彈琵琶歷任三代、雖無殊寵、謳續糊高爲、乙亥、右大臣從二二位藤原良相薨、年五十五、贈正一位、天皇不視事



良相留心勧学

晝有流星

彗星見

太陽為怪

三日。良相者、太政大臣正一位冬嗣之第五子也、姉太皇太后、兄太政大臣良房、並與大臣同胞也、愛好文學之士、擇大學中貧寒之生、時賜綿絹、冬天慘烈、多縫造襖、適賜四學堂夜宿者、時節喚學生能文者、賦詩、奏物數矣、號西三條大臣。壬午、晝有流星、東南行、光照地。○十一月丙申朔、日有蝕之。戊午、彗星見紫微宮西蕃内階、長可五尺。乙丑、日上有冠、左右成珥、色黄白。○十二月丙寅朔壬申、源眞子爲女御。癸未、廢人伴善男建立道場在山城國紀伊郡柏原山陵兆域之内、勅令移却。甲申、故律師静安弟子、東大寺僧傳燈法師位賢護申牒言、承和年中、静安奏始修佛名懺悔之法、便領天下專修此法、賢護聊捨衣鉢、換以丹朱、

官符

禁冨豪貯錢

貞觀十年

業良親王薨

造一万三千佛像八鋪、高一丈八尺、廣一丈四尺、請一鋪奉納豊前國八幡大菩薩宮、七鋪安置北陸道諸國、太政官處分依請、是歲太政官符、藤原氏宗奏應勤施方略早斷盗賊、勸納去年未進義倉料紙錢禁制諸國冨豪之輩貯錢給權任官長待受領之人藤原基經宣、奉勅、宜依理不盡返却京官不與解由状、程限禁止、強雇往還人并車馬

戊子、十年春正月、丙申朔、天皇不受朝賀、七曜曆、藏氷樣、腹赤魚、所司付内侍奏、帝御紫宸殿賜宴侍臣宴竟賜被、丙午、無品業良親王薨、帝不視事三日、嵯



藤原良繩逝

峨天皇第二子、○二月、乙丑朔丁丑、始造應天門大祓於會昌門前、乃下斤斧為、辛巳、從五位下安倍清行為太宰少貳、清行、貞觀六年正月、任太宰少貳、丁母憂去職、今以本官起之、壬午、野火燒損田邑山陵兆域中之樹木、參議正四位下行右衛門督兼太皇太后宮大夫藤原良繩逝、良繩字朝台、左大臣内麻呂孫、而正五位下備前守大津之子也○十二月、庚申朔、地震、甲子、勅遣使者於近京四十箇寺、平城四十箇寺、修轉經功德親儀、寺別有數、賀皇太后春秋盈四十、以擣餘算也、乙亥、進損津國正三位勳八等廣田神、階特加從一位、從四位下

移書式名也

木連理

新定内外交替式甫就

左大臣源信薨好讀書善草隷

勳八等生田神從三位、是夜分正五位下藤原高子誕皇子貞明、乙酉、制令式部省年終移諸國權任國司并史生博士醫師名簿於民部省、永以為例、○閏十二月、庚寅朔甲午、右京職言、外從五位下善根縫宅木連理、己酉、新定内外交替式二巻、撰修甫就、勅頒天下並令遵行、丁巳、左大臣正二位源信薨、信者、嵯峨太上天皇之子、源氏第一郎也、母廣井氏、大臣率性俊雅、風骨不恒、好讀書傳、兼善草隷、又工圖畫、丹青之妙、馬形寫真、太上天皇親自教習、吹笛鼓琴箏彈琵琶等之伎、思之所涉、究其微、乃至鷹馬等獵、尤所留意、贈正一位、号北邊大臣、年五十九是歲、太政官符、停官人任諸社神主、令四年一進諸國定額寺資財帳、聽諸國官長



贖郡司罪

貞觀十一年

貞明親王為皇太子

任中一度入京、贖郡司罪、禁制王臣家妨封郡司百姓、寺稱没私鑄錢者田宅資財

己丑、十一年春正月、己未朔、天皇不受朝賀、停賜宴侍臣之儀、以去年閏十二月二十八日左大臣薨也、丙寅、始講最勝王經於太極殿、以藥師寺僧花嚴宗傳燈大法師長朗為講師、辛未任官、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從三位藤原基經加陸奥出羽按察使、餘官如故、乙亥、勅遣公卿於建礼門前、行大射之礼、癸未夜、待賢門扉火、及炎未熾、有人撲滅、○二月、己丑朔、天皇臨軒、立貞明親王為皇太子、公卿已下五位已上於

柔子内親王薨

内庭諸司六位已下於承明門外並拜受詔命案文以大納言正三位藤原氏宗為兼春宮傅文章博士従五位下橘廣相為學士参議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右衛督伊豫守南淵年名為春宮太夫刑部少輔従五位下藤原門宗為亮散位従五位下藤原滑經為大進賀茂齊儀子内親王姈笄己亥皇太子自太政大臣東京染殿第移入東宮詔授無品儀子内親王三品丙辰進下野國従二位勲四等二荒神階加正二位無品柔子内親王薨不任縁葬諸司以喪家固辭也帝不視事三日（内親王者仁明天皇之女母参議正四位下滋野良主之



藤原氏宗等撰貞観格

女従四位上縄子也）○三月己未朔日有蝕之庚申太皇太后減斷年料御服絹綿布並用度雜物節級有數詔所司返納焉庚辰進筑後國正二位高良玉垂命神階加従一位授従四位上豊比咩神正四位下○夏四月戊子朔庚子大納言藤原氏宗等撰畢貞観格請奏進其序曰律云斷罪須引律令格式正文令云犯罪未斷決逢格改者然則格者律令之條疏政教之輗軏君與百姓共之者也君不可失之於上臣不可違之於下出言而千里斯應合和而萬類曲成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寛綱以將化我國家遐邇

馳馬驚騄之意也

臺閣藏秘書之所即麟臺蘭臺也

承徳天下無虞風教大同車書共道而未能焚符被重施無事於群情設象除刑馳不犯於比屋故罰者弘仁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施行格十巻此乃公卿百官奉詔簡舊史之風篆新制之大綱雅民意而分規量時宜而立範不刑之典遵行盱為仍舊之圖蹤跡斯在聖上不出戸而知天下不具教而弁物情以為虞夏共有其國刑紀斯殊秦漢不易其民弛張非一化俗之本理有固然蓋取義於隨時匪欲期於相反如今時歷五代年及六旬文質暗遷沿革自至詔草盈於臺閣文案溢於緗囊非所以法止滋革令



除頒變即詔故右大臣贈正一位藤原朝臣良相等詮同循舊格綜緝新符沫及成功歳月遷徂大納言正三位兼行皇太子傅臣藤原朝臣氏宗等前與右大臣共承冲旨詳悟深規仍與参議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春宮大夫伊豫守臣南淵朝臣年名参議正四位下行左大弁大江朝臣音人従四位上守刑部卿臣菅原朝臣是善散位従五位下臣上毛野朝臣永世勘解由次官従五位下臣紀朝臣安雄大外記正六位上臣南淵朝臣興世正六位上行右少史臣大春日朝臣安永正六位上行彈正少忠臣布瑠宿

称道、永正六位下行大學大屬臣山田宿祢弘宗等
上起弘仁十載之明年、下至貞觀十年之晚節、撰成
規於州郡、搜故實於官曹、事與先格異者、舉而取之、
理與舊制同者、推而棄之、凡格者、蓋以立意為宗、不
以能文為本、故省其繁麗之文、增其精微之典、隨官
分類、先勅後符、概皆據之、前模非為令之新意、唯一
部之內事有兩存、頗涉重構、不以為例、勘辭由使所
奏新定內外官交替式所載錄數事、非復准之前例、
不煩取捨、臣等雖非明于溫故、博於前聞、猶欲令之
必行、禁之必止、賞一人而海內欣、罰一人而天下懼、



用管窺天、言不足以測其高深也
陸奧国地大震動

謹具詔撰貞觀格十卷奏聞、若理輕作格、事足為義、
專棄之如遺、兼取之似碎、更撰為兩卷、同以奏上、准
開元留司格、號貞觀臨時格、并一帙十二卷、象十有
二月以成歲、但前格存而如舊、後典續而增新、覽古
知令、斯為在矣、猶懸庸心所集、有違戾於宸襟、管見
攸裁、無愜應于叡旨、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之、
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之、斯文不墜、百代可知、
謹序。○五月、戊午朔癸未、陸奧國地大震動、流光如
晝隱昧、頃之、人民叫伏、不能起、或屋仆壓死、或地裂
埋殪、馬牛駭奔、或昇蹹、城郭倉庫、門櫓墻壁、頹落顛

新羅海賊入寇

覆不知其數、海口哮吼、聲似雷霆、驚濤涌潮、泝洄漲
長、忽至城下、去海數十百里、浩々不知其涯涘、原野道
路、總為滄溟、乘船不遑、登山難及、溺死者千許、資產
苗稼、殆無孑遺焉。○六月丁亥朔丁酉、月次、神今食
祭、遣親王公卿於神祇官奉祭、辛丑、太宰府言、去月
二十二日夜、新羅海賊乘艦二艘來博多津、掠奪豐
前國年貢絹綿、即時逃竄、發兵追之、遂不獲賊。○秋
七月、丁巳朔戊午、勅譴責太宰府司曰、諸國貢調使
吏一時共發、不可先後零疊、離其群類、而於曹前一
國獨先進發、奸人棄餌、虎口遂使新羅寇盜乘隙致



制定左右京百姓輸調
大和国掠橘山崩裂

侵掠、非唯已失官物、兼亦損辱國威、求之往古、未有
前聞、貽於後來、當無面目、雖云使人之可責、抑又府
官之有咎、又或人言、盜賊逃去之日、海邊百姓五六
人、冒死追戰、射傷二人、事若有實、寧非忠款、而府司
不申、何遂掩善、又所禁之人、雖有嫌疑、緣是異邦、最
思仁恕、須停拷法、深加廉問、早從放却、辛酉、讃岐國
捕獲海賊男二人、女二人、勅男依法行之、女特從放
免、是日、制左右京百姓輸調新錢十文、徭十文、五畿
內調亦同焉、甲子、大和國十市郡掠橘山、河岸崩裂、
高二丈、深一丈二尺、其中有鏡一、廣一尺七寸、採而

肥後国大風雨湖水漲溢漂沒六郡
印鑰自開鎖子失
獻嘉禾

獻之。今夜月犯入南斗魁中。丙寅。以前筑後守從五位下清原真貞為採山城國田山銅使判官一人主典一人。己巳。雷雨震武德殿前松樹。諸衛陣於殿前。庚午。風雨。是日肥後國大風雨。飛瓦拔樹。官舍民居顛倒者多。人畜壓死。不可勝計。湖水漲溢。漂沒六郡。水退之後。捜漉官物。十失五六。爲自海至山。其間田園數百里。陷而為海。壬午。納印鑰。積置於承明門內東腋。無故自開。亦無鎖子。○八月丙戌朔。戊戌。備前國獻嘉禾。二莖一莖十九穗。一莖六穗。己亥。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良房。參議正四位下式部大輔春澄善繩撰。



藤原良房、春澄善繩撰續日本後紀有序
籙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天下。契信也。並謂君道也

畢續日本後紀。奉進之。其序曰。臣良房等竊惟。史官記事。帝王之跡攢興。司典序言。得失之論討出。憲章稽古。設阻勸而備遠圖。貽鑒將來。存變通而垂不朽者也。伏惟先皇帝。體元膺籙。司契備機。夢想華胥之疆。拱默大庭之觀。以為承和。撫運歷稔。惟長善政森羅。嘉譽狼藉。未編簡牘。恐或湮淪。爰詔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朝臣良房。右大臣從二位兼左近衛大將臣藤原朝臣良相。大納言從三位民部卿兼太皇太后宮大夫臣伴宿祢善男。參議正四位下式部大輔臣春澄朝臣善繩。散位從五位下臣縣犬養宿祢貞

舜南巡狩崩於蒼梧。白雲云々。謂崩後也

守等。曰。循故實。令以撰修。筆削之初。宮車晏駕。白雲之馭不返。蒼梧之望已遥。今上陛下。河清而後興。社鳴而乃出。其道德則堯與舜。其城郭則義將仁。四海常夷。萬機多暇。校之芸閣。嫌舊史之有虧。留懇蘭臺。恨先旨之未竟。重勅臣等。責以亟成。臣等奉勅。廻遑不敢懈緩。事多差牙。尚致淹延。其間右大臣良相朝臣嬰疴。里第收影。北部大納言善男宿祢犯罪。公門竄身。東裔散位貞守。且考其事。不遂斯功。出吏遠州。役從京兆。唯臣良房與式部大輔善繩。辛勤是執。以得撰成。起自天長十年二月乙酉。訖于嘉祥三年三



馬班。司馬遷、班固。董南。董仲舒、南蓋南陽劉氏
越前守源啓卒
無品基貞親王薨

月己亥。總十八年。據春秋之正體。聯甲子以銓次。考以始終。分其首尾。都為二十卷。名曰續日本後紀。夫尋常碎事。為其米塩。或略棄而不收。至人君舉動。不論巨細。猶牢籠而載之矣。臣等識非南董。才謝馬班。謬忝撰修。伏慙淺短。謹詣朝堂。奉進以聞。謹序。庚子。天皇御紫宸殿。閲覽信濃國貢駒。壬子。從四位上行越前守源啓卒。嵯峨太上天皇之子也 ○九月乙卯朔。日有蝕之。辛酉。新撰貞觀格十二卷。頒行內外。癸亥。停重陽宴。以秋稼不登也。甲子。中務卿三品兼行太宰帥時康親王抗表。請賜男子姓。乙亥。無品基貞親王薨。帝

雌雞化為雄

勢多橋火

新羅海賊掠奪貢綿

有大鳥集太宰府廳

官符

不視事三日、不任緣葬諸司、以固辭也（觀王者、淳和太上天皇之第四子也）○冬十月乙酉朔、癸丑晦、神祇大祐正六位上忌部高善、改忌部為齋部、其先出高御魂命也○十一月、甲寅朔丙寅、鎮魂祭如常、隱岐國言、雌雞化為雄、壬申、授武藏國從四位下氷川神正四位下、相摸國從四位下寒川神從四位上、甲戌、安藝國旱、詔免當年田租五分○十二月、甲申朔乙酉、制加增典藥寮五位官人一員、馬料立為恒例、山城國旱、免當年田租五分、省長門國史生一員、置弩師一員、丁亥、近江國勢多橋火、庚寅、從四位下行伊豫權守當麻清



雄卒（清雄者、左京人也、祖從五位下吉島、父正六位上治田麻呂、清雄之姉、為嵯峨天皇之幸姫、生二皇女、潔姫、全姫、潔姫是太政大臣良房之室也）己卯、從四位上太宰大貳藤原冬緒、任參議、壬辰、能登國羽咋、能登、鳳至、珠洲、四箇郡、新附百姓、四百九十八人、優復一年、庚子、去夏新羅海賊、掠奪貢綿、又有大鳥、集太宰府廳事、並門樓兵庫上、神祇官陰陽寮言、當有隣境兵寇、肥後國風水、陸奧國地震、損傷廨舍、没溺黎元、是日、勅命五畿七道諸國、班幣境内諸神、豫防後害、辛亥、遣從五位上守右近衛少將兼行太宰權少貳坂上瀧守於太宰府、鎮護警固、是歲、太政官符、中納言藤原基

貞觀十二年

經、宣奉勅、應周防國守兼任鑄錢司長官者、四年為秩限、隱岐國長門國停史生一人、補弩師

庚寅貞觀十二年、春正月、庚寅朔丙寅、於紫宸殿前拜大臣以下參議以上、天皇御簾中聽事、命藤原氏宗、為右大臣、源融、藤原基經、任大納言、源多、藤原常行、任中納言、源勤、在原行平、藤原良世、任參議、是日勅、充壹岐嶋曹并手纏各二百具、彼島元有甲無曹、太宰府依島解、請充從之、庚辛、勅公卿於建礼門前、行大射之礼、辛未、天皇御射殿、覧四府賭射、甲戌、内宴於近臣、喚文人賦詩、教坊奏女樂、賜祿各有差、戊



寅、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大弁大江音人、為勘解由長官（左大弁如故）、從四位上守刑部卿菅原是善、為伊豫權守○二月、癸未朔己丑、詔授三品行中務卿兼太宰帥時康親王二品、參議正四位下行式部大輔春澄善繩從三位、善繩寢疾加劇、命在旦夕、詔及生存有此恩敘、時太政大臣在内裏直廬、脱却朝服、贈加其身、時人榮之、甲午、先是太宰府言、對馬島下縣郡人卜部乙屎麻呂、為捕鸕鷀鳥、向新羅境、乙屎麻呂為新羅國所執縛、囚禁土獄、乙屎麻呂見彼國挽運材木、構作大船、擊鼓吹角、簡士習兵、乙屎麻呂竊問防

春澄善繩逝、弱冠耽讀群籍、妙于藻思

揆人、咎曰、為伐取對馬島也、乙屎麻呂夜脫禁出獄、幾得逃歸、是日、勅彼府、丁酉、勅遣從五位下行主殿權助大中臣國雄、奉幣八幡大菩薩宮、及香椎廟、宗像大神、甘南備神、大中臣譜曰、國雄幼而孤、從叔父僧壹演讀佛書、乃為僧、既而改入儒門、為大夫尋師、習九經三史老莊等書、舉秀才、為文章得業生、授從五位下、後家業掌神職、辛丑、參議從三位春澄善繩逝、善繩字名達、左京人也、本姓猪若部造、為伊勢国員弁郡人、遷官之後、移隸京兆、祖財麻呂、為員弁郡少領、父豊雄、為周防大目、善繩幼而明慧、骨法非常、財麻呂見善繩奇童、加意養育、為孫傾產、嘗無俗嗤焉、善繩弱冠入学、事師耽讀、群籍未嘗釋手、博涉多通、妙於藻思、凡所閱覽、多誦於口、有無人之敏、時



洮汰猶洗濯、洮之汰之、俾泠然也

之好学、無能及者、天長之初、奉試及第、被補俊士、四年為常陸少目、以秩俸充研精之資、五年賜姓春澄宿祢、兄弟姉妹五人、同以預之、後改宿祢為朝臣、停俊士之号、補文章得業生、七年對策、詞義甚高、式部省評處之内第、是年春、内記闕、帝本自重士、虚釋此職、以俟傑、善繩至于夏五月、善繩擢第、六月遂補少内記、文路依之、尋轉大内記、八年勅播摩少目、九年叙從五位下、十年拜東宮學士、大内記如故、承和元年兼為攝津權介、三年遷兼但馬介、九年春、加從五位上、秋七月、嵯峨太上天皇崩、皇太子見廢、善繩以學士左遷周防權守、十年遷文章博士、於大学讀范曄後漢書、辦釋流通、無所淹礙、諸生態疑者、皆洮汰累惑、嘉祥元年進正五位下、三年授從四位下、仁壽二年遷為但馬守、四年遷刑部大輔、齊衡四年正月為伊豫守、同年十二月兼為右京大夫、天安二年授從四位上、貞觀二年拜參議、三年為式部大輔、四年加授正四位下、五年兼播磨權守、六年遷兼近江守、先是奉詔撰修續日本後紀二十卷、迄于十一年筆削甫就、詣闕獻之、藏之太政官、是年春初病發、加劇、二月七日、授從三位、逝於東京里第、時年七十四、善繩

佐渡国獻奇龜

小野春風進起請二事

性周慎謹朴、不以己所長加人、昔者為文章博士之時、諸博士每各名家、更以相輕、長短在口、亦弟子異門、互有分爭、善繩謝遣門徒、悟退自彼、終不為譏議所及、為人信陰陽、多所拘忌、每有物怖、杜門齋禁、不令入通、至乃一月之中、門扉十閑、亦其家它不治、垣屋罕言、凡吊問遂絕、及登卿位、齋忌稱簡、雖年齒頗暮、而耽明韓、倍文章之美、晩路加飛、貞觀年中、進改策剰進為乙第、唯子姪之外、家稀嘉容、賓莚不展、風月長閑、有子男女四人、具贍奥水、並爵至五品、然無継家風者、長女洽子為正四位下典侍、乙巳、參議從四位上行太宰大貳藤原冬緒進起請四事、丙午、京師飢、賑給之、丁未、赦減諸王季祿四分之一、令備中備後兩國進鑄錢料銅、辛亥、佐渡國獻奇龜一、其為形也、鳥嘴赤甲黑質也、○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戊辰、從五位下行對馬島守小野春風進起請二



鉤與軥同、車軥心木也

輜重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也

菅原峯嗣卒、撰定金蘭方

真子内親王薨

事、其一曰、軍旅之儲、不啻在介冑、雖薄助以保侶、望請、縫造調布保侶衣千領、以備不虞、其二曰、軍興不虞、倍日兼行、轉餉易絕、輜重難給、望請、以調布縫造納糒帶袋千枚、可帶士卒背者、以與急速之備、詔從之、以太宰府庫布造充之、壬午、散位從五位上菅原峯嗣卒、峯嗣者、左京人也、父出雲廣貞、長於醫師、官為正五位下信濃權守、淳和太上天皇龍潛之日、令峯嗣侍春宮藩邸、峯嗣自申請、欲繼家業、仍補醫得業生、醫得業生自此而始、卒時年七十八、峯嗣不墜家声、處治必効、嘗奉勅、與清名醫共撰定金蘭方、又御救之所加、多方經之外、後進之備、人皆稱妙焉、○夏四月、癸未朔、丁亥、勅禁長門國出馬、○五月壬子朔、無品真子内親王薨、不任縁葬諸司、以喪

任造山崎橋使
雁高松雄善作弩
肥前国兵庫震動

家国鮮也、帝不視事三日、內親王者、仁明天皇之女、母正五位下紀種子、從四位上名虎之女也　乙丑、以散位正六位上巨勢四輔為造山崎橋使（判官一人、主典二人）庚午、勅出雲國、廢史生一員、置弩師一員、永以為例、即以権史生從八位下爲高松雄為弩師、以善作弩也、丁丑、河内國、年穀不登、民苦飢饉、太政官處分、借境內富豪貯稲一万三千束、班給百姓、待秋返給○六月壬午朔、戊子、勅太宰府、置對馬島選士五千人、辛卯、自五月霖雨、至此未止、奉幣賀茂貴布祢神、祈止雨、甲午、先是大宰府言、肥前國、杵島郡兵庫震動、鼓鳴二聲、决之蓍亀、可警隣兵、是




所禁新羅人潤清等逃竄
河内国水災

日勅令筑前肥前壹岐對馬等國、島戍慎不虞、又言、所禁新羅人潤清等三十人、其中七人逃竄、戊申、松尾神社、物忌一人、充月粮、立為永例○秋七月、辛亥朔、壬子、以從五位上行少納言兼侍從和氣彜範、為撿河内國水害堤防使（判官一人、主典二人）己未、從四位下行伊勢守多治貞峯、獻蓮一茎二花、庚午、遣僧慧達、德貞、常全、道隆、玄宗等於河内國、勞視築堤、壬申、遣朝使、築河内國、堤恐成功未畢、重有水害、由是奉幣大和國三歳神、大和神、廣瀬神、龍田神、祈無雨潦、以河内水源出自大和國也、己卯　山城國言、綴喜郡山本

山城国山頽裂陥
中臣志斐連春継卒

郷、山頽裂陥、長二十二丈、廣五丈一尺、深八尺、廣四丈八尺、相去七丈、小山堆起、草木無變動、時人疑陥地入地中、更堆起成山歟○八月、辛巳朔乙酉、免除隠岐國、貞観七八兩年、疫死百姓、三千一百八十九人、是日鑄錢司進新鑄貞観錢一千一百十貫文、勅進獻太皇太后宮、及淳和院、各五十貫、又賜東宮二十貫文、頒賜親王已下、五位已上見參者、各有差、自諸司六位官人、迄諸衛府駕輿丁衛上、皆預恩賚爲癸卯、從五位上行天文博士中臣志斐連春継卒、丙午、以山城國高野郡観空寺、預之定額、勅観空寺




菅原道真對策得中上第加階

者、嵯峨太上天皇創建、宜以其後親王源氏為檀越永為恒例○九月、庚戌朔、日有蝕之、戊午、重陽節、天皇御紫宸殿、賜宴群臣、喚文人、賦天錫誰老詩、内教坊奏女樂、宴畢賜祿、各有差、庚申、文章得業生正六位下菅原道真加叙一階、以對策得中上第也、頒依格旨、加進三階、而本位正六位下、仍叙一階、壬戌、第四皇子誕、皇太子同母弟也○冬十月、己卯朔、癸卯伯耆國飢疫、死者衆、優復河村、久米、會見、日野、四郡、百姓一年○十一月、己酉朔辛酉、筑後権史生正七位上佐伯真継、奉進新羅國牒、即告太宰少弐從五

分飛驒国大野郡為二

若狭国丹生弘吉孝行叙位

擗、拊心、踊、跳躍也、衰絰、衰服

位下藤原元利萬侶、與新羅國王通謀、欲害國家禁
真継、身付撿非違使、丁卯夜、天皇御神嘉殿、齋肅親
奉新嘗祭○十二月戊寅朔乙酉、勅分飛驒國大野
郡為両郡、出羽國、山本郡安隆寺預之定額、先是若
狭國言、遠敷郡人丹生弘吉幼失其父、與母倶居、和
顔悦色、冬温夏清、始自貞觀元年、爰及今茲、春講最
勝王經、秋演妙法蓮經、朝就暮次、擗踊衰経、暮還閭
門、孝敬周備、其母常聞善誘、落髪入道、耕種穀稼、不
為水旱風蝗所損傷、隣里以為孝感之所致也、勅叙
位二階、甲午、獻荷前幣於諸山陵墓、天皇御建礼門、



始修佛名懺悔

科犯着禁色

發使、是日、復常陸國信太那珂両郡百姓一千二百
人、以旱飢也、丙申、始修佛名懺悔、壬寅、内記監物解
由状、一准判事、又不聽禁色為下衣、又聽六位已下
著烏犀帶、但有通天文者、不在聽限、又著諸禁色皆
徙破却、但五位已上録名奏聞、僧尼著禁色、依法處
科、律師已上録名奏聞、又三位已上、及四位参議家
門聽建大路、薨卒之後、子孫居住者、亦聽之、又無位
二世王、遇三位下馬、七位已下、遇無位二世王、不下
馬、甲辰、制彈正臺、復天長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格、
每月巡撿京中、并勘記諸司、諸院、諸家、及内外主典

官符

已上犯状、直移式部兵部二省、貶奪考禄、又諸國雜
交易物、有未進者、准未進之數、没郡司職田、直是歳
太政官符、因幡國減史生一員、以部内黄文真泉元
直宿衛、能習弩術、依請補弩師、曰幡國、科責出擧收
納之日、有犯吏等、諸國准此、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十九　終

太白經天
壹岐国兵庫鼓鳴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二十　自貞觀十三年至同十八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清和天皇下

辛卯貞觀十三年、春正月、戊申朔、天皇不受朝賀、雨也、宴侍臣於紫宸殿、賜被、是日有緟飆、入自日華門、吹倒內豎傳點高案、乙卯、於太極殿齋講最勝王經、以興福寺僧法相宗傳燈大法師位豊榮為講師、辛酉、自去十日太白經天、至今日不見、壬戌、太宰府言、壹岐島



釋奠

河內国水旱詔賜正稅稻

兵庫鼓鳴、戊辰、皇太后御體不豫、仍停內宴○二月、丁丑朔、釋奠、如常、甲申、自去正月、公卿未聽太政官尋常政、是日始聽之、時政已一刻、用辰四刻、避河魁曆咸門也、乙酉、二品行治部卿兼太宰師賀陽親王抗表、長請罷治部卿、庚寅、天皇御紫宸殿視政事、承和以往、皇帝每日御紫宸殿視政事、仁和以降、絕無此儀、是日帝初聽政、當時慶之○三月、丁未朔、日有蝕之、戊申、除目二十人、壬申、河內國去年水旱、農民失業、詔以攝津國正稅稻五万束賜之、是月京師多偷兒、詔遣左右近衛府官人已下十人、騎左右馬寮細馬、

勢多橋火

准三宮給年官給

警夜監察○夏四月、丁丑朔、庚辰、近江國勢多橋火、壬午、因幡國兵庫火、丙戌、勅、太政大臣祿法當食邑三十戶、及隨身兵仗、國有成式、又准三宮給年官給、先帝之恩寵也、至于封邑固讓二千、雖享千戶、隨身等事皆辭、不受朕以祿法所當古賢不辭、既能有其功居其位、何不食其祿增其威、然則所辭封邑等事乖元老崇班之儀、非國家褒飾之心、故今敢不踰法、唯盡其所當、宜其封戶全食三千、以內舍人二人、左右近衛各六人、為其隨身之兵、久給帶仗資人三十人、年官准三宮事、亦當奉遵先帝之遺詔、又大臣所



挹與揖同、冲挹謂謙退也

保官爵、皆是先朝之寵章也、於朕之時無一加益、仍欲增一位之餘階、而深忌死極、固自遜辭、朕不敢奪違、全其冲挹、斯而屈已之志、成人之美也、普告遐邇、令知朕意、庚寅、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良房抗表辭食邑兵仗、不許、甲午、太政大臣重抗表、勅許減其二分○五月、丙午朔、丁未、制筑前國所輸攝津國住吉神封戶調庸綿、便付太宰貢綿使送彼神社、永以為例、庚戌、停端午之節、辛亥、太政大臣重抗表、苦辭隨身兵仗封邑及年官准三宮之恩賞、優詔不許、乙卯、佐渡國司言、兵庫震動、辛酉、先是出羽國司言、從三

出羽国、大物忌神有祟

位勳五等大物忌神社、在飽海郡山上、巖石壁立、人跡稀到、夏冬戴雪、禿無草木、去四月八日、山々有火、燒土石、又有聲如雷、自山所出之河、泥水泛溢、其色青黑、臭氣充滿、人不堪聞、死魚多浮、擁塞不流、有兩巨蛇、長十許丈、相流出入於海口、小蛇隨者不知其數、緣河苗稼流損者多、聞于老者、未嘗有如此之異、但弘仁年中、山中見火、其後不幾有事兵仗、決之蓍龜、並云、彼國名神因所禱未賽之家墓骸骨汙其山水、由是發怒燒山、致此災異、若不鎭謝、可有兵役、是日下知國宰、賽宿禱、去舊骸、并行鎭謝之法、爲丁卯



漑、散也、分散池水而漑田也

太政官廳前見鬼跡

太政官候廳捕牝牡二狐

勝子內親王薨

勅、控秀良親王家池水、漑城南百姓旱也、戊辰、除目、七人、甲戌、太政官廚贈酒饌、饗造應天門工匠已上、公卿會飮、竟日乃罷、○六月、丙子朔、丁丑、新鑄銅印、充春日齋院、戊子、勅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南海道、諸國、班幣境內名山大澤諸神、并轉讀大般若金剛般若等經、祈甘雨、壬辰、太政官候廳前、晨見鬼跡、所謂候廳者、公卿聽政外記所直侍之處、乙未、太政官候廳、晝見狐牝牡二、捕得遣放河南野中、○秋七月、乙巳朔、癸亥、狐晝鳴入太政官候廳、捕得放河南野中、壬申、天皇於綾綺殿前覽相撲、無品勝子內親王薨、

近江国川內能子、貞操敘位

藤原氏宗等撰貞觀式

京師洪水

○八月乙亥朔、丁丑、釋奠、停講論宴飮、以勝子內親王薨後、輟朝三日之限在此日也、戊寅、明經博士等奉參內裏、不喚御前、賜祿、乙酉、雷雨、東京有人震死、丁亥、節婦近江國高島郡人川內能子、敘位二階、免戶內租、表其門閭、乙亥、撰貞觀式畢、正三位守右大臣兼行皇太子傅藤原氏宗等詣闕奉進、○閏月、甲辰朔、日有蝕之、庚戌、雷大雨、諸衛陣於殿前、河水暴溢、京師道橋流損者衆、壞人廬舍、不知其數、須遣使者班幣諸神社、請止雨、甲寅、霖雨未止、東京居人遭水損者、三十五家、百三十八人、西京六百三十家、三



太皇太后崩、葬山階山陵

千九百九十五人、賜穀鹽各有差、己未、左京人散位從五位下有道王、男二人、女二人、姪女一人、賜姓清原真人、舍人親王之後也　丙寅、勅出羽國始置漏剋、辛未、制定百姓葬送放牧之地、其一處在山城國葛野郡五條荒木西里、六條久受原里、一處在紀伊郡下條下石原西外里、十一條下佐比里、十一條上佐比里、○九月、甲戌朔、丙子、御齋燒燈如常、壬午、停重陽之節、於宣陽殿西廂賜菊酒侍臣、賜祿各有差、甲申、遣使者於伊勢大神宮、奉例幣、兼賽宿禱、辛丑、地震、太皇太后崩、太皇太后、姓藤原氏、諱順子、贈太政大臣正

一位冬嗣之女也、母尚侍贈正二位藤原美都子、后美姿色、雅性和厚、嘗在父大臣家、晨起漱手、有小虹降至兩掌、卜占者曰、至貴之祥、其慶不可言、爲仁明天皇儲貳之日、聘以入宮、寵遇隆篤、生文德天皇、天長十年、仁明天皇踐祚之初、授從四位下、承和十一年加從三位、嘉祥三年四月甲子、文德天皇即位、是日尊爲皇太夫人、齊衡元年、爲皇太后、天安三年、八月乙卯、文德天皇崩、后哀慟致毀、後遂落彩爲尼、請東大寺戒壇諸僧於五條宮、受大乘戒、屈延暦寺座主圓仁、受菩薩戒、崩葬山城國宇治郡後山階山陵、



櫻梨桃李皆華

一品賀陽親王薨

后貞固不失礼則、修備母儀之範、求古少比、深信釋教、建立精舍、額曰安祥寺、資財田園割給甚多、年分度僧、修大乘道焉、是月櫻梨桃李皆華、○冬十月、癸卯朔丙午、太皇太后遺令不聽天下素服、仍令京畿七道停擧哀并著素服、丁未、天皇服錫紵、近臣皆素服、葬太皇太后於山城國宇治郡後山階山陵、是時天皇爲祖母太皇太后喪服有疑、未決、於是令諸儒議之、庚戌、一品行太宰帥賀陽親王薨、癸亥、應天門火災之後、修復既訖、令明経文章等博士議應天門可改名歟、又名應天門其儀何據、又朱雀羅城等門

渤海國使楊成規等來

名義如何、庚午、雷一聲、辛未、應天門成、所司設饗大工已下、公卿大夫莫不畢會、○十一月、癸酉朔丙子雷雨、丁丑、鷺集于綾綺殿、己丑、停園韓神祭、庚寅、停鎭魂祭、辛卯、停新嘗會、石上、平野、春日、梅宮、大原野等祭、並隨停止、以太皇太后崩也、甲午雷地震、大鳥一集于神泉苑乾臨殿東鴟尾上、○十二月、壬寅朔雷雨、甲辰、日有蝕之、太白從西貫東、丙午、太宰府言、肥前國木連理、壬子、於神祇官修月次、神今食祭、親王公卿行、渤海國入覲使楊成規等百五人、著加賀國岸、甲寅、於宮內省修鎭魂祭、東宮鎭魂同日



行之、以太皇太后崩故、十一月不修此祭、今日行之、乙卯、陰陽寮言、明年當有天行之災、又古老言、今年衆木華、昔有此異、天下大疫、勅令五畿七道諸國頒幣境內諸神、辛未、大祓朱雀門前、并追儺如常、是歲、太政官符、責太宰府貢物麁惡、伯耆國停史生一員、置弩師、禁止鴨河堤邊耕營水陸田、令諸寺三綱撿越禁止秩滿別當恣犯用寺家財物、主稅頭從五位下兼行筭博士家原氏主等、解狀偁、謹案令條、音書筭三道博士、並置從七位上官、去神龜五年、初置律學、爲正七位下官、其職田、明法四町、音書筭各三町、

貞觀十四年

厭鎮壓

釈奠善淵永貞講毛詩

因茲云仁壽元年五月十七日准明法加筭博士職田總為四町至于位階未有加進望請准明法博士加增位階列明法位謹請官裁者從三位守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行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基経宣奉勅依請

壬辰十四年春正月壬申朔天皇不受朝賀以太皇太后崩心喪未畢也丁丑以正六位上行少内記菅原道真從六位下行直講美努清名為存問渤海客使正六位上春日宅成為通事戊寅天皇不御紫宸殿以停節會也召左右馬寮青馬各七人於内殿前



覧之青馬及龓人並不裝飾乙酉不見國廳事壇三處自没陥一處深七尺径二尺一處深五尺径二尺一處深七尺径一尺五寸鳥噬抜内豎傳點籌木辛卯是月京邑咳逆病發死亡者衆人間言渤海客来異土毒氣之令然焉是日大祓於建礼門以厭之癸巳地震丁酉以正五位下行少外記大春日安守為存問渤海客使以少内記菅原道真丁母憂去職也○二月辛丑朔丁未釋奠助教從五位下善淵永貞講毛詩所司不給百度大學寮設酒食未開講之前公卿就而饌之不召文人及諸道學生等以去年九

右大臣藤原氏宗薨

紀今守卒

月太皇太后崩主上心喪日未滿之故也是日正三位守右大臣藤原氏宗薨（中納言葛野麻呂孫子也）辛酉佐渡國言紫雲見己巳除目六十四人叙位六人庚午去年九月二十八日太皇太后崩十月五日葬自十月訖之至于是月滿於天皇心喪五月之限仍大祓於建礼門前○三月辛未朔丁丑太政大臣患咳逆去二月五日出自禁中直盧在私第是日賚錢五十万以充祈禱之費庚辰大風雨賑給京師絶乏者甲申詔存問渤海客使大春日安守美努清名並兼領客使己亥正四位下行播磨守紀今守卒○夏四月庚子



大春日安守奏上與楊成規問答狀等

伊岐是雄卒

日者謂往日也

人康親王薨

朔壬子存問渤海客使安守等開大使楊成規所齎啓牒函詰問違例之由問答狀及記録安守等向加賀國途中消息馳驛奏上丁卯以少内記都言道式部丞平季長為掌渤海客使常陸少掾多治守善文章生菅野惟肖為領歸鄉渤海客使癸亥官主從五位下兼行丹波權掾伊岐是雄卒（是雄者壹岐嶋人也本姓卜部改為伊岐始祖忍見足尼命始自神代供亀卜事傳習祖業備於卜部是雄卜數之道尤究其要相者之中可謂獨歩）○五月庚午朔甲戌停端午之節無品人康親王薨丙子掌渤海客使少内記都言道自修解文請官裁偁其名相配其義乃美若非佳令何示遠人望

請改名良香以遂懇使依請許之甲申勅遣從五位
上守右近衛少將藤原山陰到山城國宇治郡山科
村郊迎勞渤海客領客使大春日安守等與郊勞使
共引渤海國入覲大使政堂省左允正四品慰軍上
鎮將軍賜紫金魚袋楊成規副使右猛賁衛少將正
五品賜紫金魚袋李興晟等二十人入京安置鴻臚
館右京人左官掌從八位上狛人氏守賜姓直道宿
祢氏守為人長大容儀可觀推為玄蕃屬向鴻臚館
供讌饗送迎之事故隨氏守申請聽改姓其先高麗
國人也丙戌勅遣正五位下行右馬頭在原業平向



鴻臚館勞問渤海客是日賜客徒時服丁亥勅遣左
近衛中將從四位下兼行備中權守源舒向鴻臚館
撿領揚成規等所齎渤海國王啓及信物己丑內藏
寮與渤海客廻易貨物庚寅聽京師人與渤海客交
關辛卯聽諸市人與客徒私相市易是日官錢四十
万賜之渤海國使等乃喚集市店人賣與客徒此國
土物以前筑後少目從七位上伊勢興房為領歸鄉
客使通事壬辰勅遣大學頭從五位上兼行文章博
士阿波介巨勢文雄文章得業生越前大掾從七位
下藤原佐世於鴻臚館饗讌渤海國使癸巳大使楊

成規從掌客使請私以壞奠奉獻天皇及皇太子掌
客使奏狀有詔許之內裏東宮賚物有數是日勅遣
民部少輔兼東宮學士從五位下橘廣相賜客徒曲
宴遣兵部少輔從五位下兼行下野權介高階令範
賜御衣客主具醉興成賦詩甲午勅遣參議右大弁
從四位上兼行讚岐守藤原家宗從四位上行右近
衛中將兼行阿波守源興從六位下守大內記大江
公幹於鴻臚館賜勅書從五位上行少納言兼侍從
和氣彝範正五位下守右中弁藤原良近左大夫正
六位上大春日安永付太政官牒大使已下再拜舞



駿河國國分寺有大蛇吞經

連理樹

晝有大流星

蹈大使楊成規膝行而進北向跪受勅書太政官牒
函是日領歸鄉客使多治守善等引客徒出館大使
楊成規跪言成規等煩聘礼畢歸本土去今差天使
令其領送成規等瞻望丹闕涕泗盈衿仰戀之誠中
心無限臨別掌客使都良香相遞館門舉觴而進己
亥駿河國國分寺別堂有大蛇吞般若心經三十一
卷觀者以繩結蛇尾倒懸樹上少選吐經蛇落地半
死俄而更生備後國獲連理樹○六月庚子朔庚戌
天皇不御神嘉殿所司於宮內省修神今食祭癸亥
除目十三人○秋七月己巳朔丁丑晝有大流星戊

惟喬親王出家為沙門

兵庫自鳴

寅申時、白雲氣起東北亘西南、形如疋布、己卯、四品
守彈正尹惟喬親王寢疾、頓出家、為沙門、辛巳、正五
位下行陸奥守安倍貞行詣闕拜辭、引升殿上、賜飲
之後、賜御衣物而罷、癸未、酉初月有蝕之、至戌復本、
輪下片黒如聚墨、乙酉、遠江國、兵庫自鳴、聲如搥鼓、
丁酉、是日有宣旨、停相撲節、駿河國、蛇呑佛經之異、
神祇官卜曰、當年冬、明年春、當月有失火疫癘之災、
是日令國司鎭謝焉、皇太后幸染殿宮○八月、己亥
朔、王公已下、侍左仗下、命飲至夕、勅賜五位已上見
在坐者御扇各一、親王已下皆起舞踏、庚子、參議正



源生卒

備後国安那豊吉賣一産三男

四位下源生先是沈病累月、落髪為僧、是日卒、丙午、
備後國安那郡人安那豊吉賣一產三男、給稲三百
束、乳母一人、三年之間給粮、丁未、釋奠如常、戊申、明
經博士等參入内裏、不喚、賜祿而罷、辛亥、左京人主
稅頭從五位上兼行筭博士家原宿祢氏主等、賜姓
朝臣、氏主言、其先出自宣化天皇、然氏主父冨依、天
長三年賜家原姓、時解偁漢光武皇帝之裔者誤也、
右京人有澤春則男女九人、賜姓文室真人、癸亥、大
納言從三位藤原基經加正三位、參議正四位下南
淵年名、藤原良世、共叙從三位、是日天皇御紫宸殿、

任三公詔旨

藤原良房薨

詔親王以下百官曰、太政大臣久病在第、庶政擁滯、
大納言源融久經朝政、且朕近親也、宜任左大臣、又
大納言藤原基經、元來致誠、日夜愼奉、且堪任朝政、
宜為右大臣、中納言從三位源多、藤原常行、共任大
納言、參議從三位南淵年名、藤原良世、共任中納言、
從四位上菅原是善、藤原仲統、源能有、共任參議、丁
卯晦、除目六人、是日皇太后幸染殿宮○九月、戊辰
朔、地震、己巳、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良房薨、戊寅、不
奉伊勢大神宮幣、以太政大臣薨也、大祓建礼門前、
壬辰、新鑄貞觀錢、文字破滅、輪郭無全、九在賣買嫌



右大臣藤原基經上表辭忠仁公封邑

左大臣藤原有實辭職表

棄大半、譴責鑄錢司、令分明作○冬十月、戊戌朔
癸卯、正三位守左大臣源融抗表、辭職、優詔不許、甲
辰、鳥鸇接内豎傳點籌木、丁未、正三位守右大臣兼
行左近衛大將藤原基經抗表、辭故太政大臣忠仁
公封邑、去月四日、詔書贈於故太政大臣藤原朝臣
以正一位、又以美濃國封之、為美濃公、謚曰忠仁、食
封資人、並同存日、太政大臣之官、又如故、庚戌、右大
臣基經上表、辭大臣職田、優詔不許、癸丑、右大臣重
抗表、甲寅、正三位守左大臣源融抗表、不省、戊午、左
大臣重抗表曰、中使左近衛少將藤原有實至、奉勅

旨還臣辭讓大臣之表、伏願上廻天心、下審人議、濟臣之欲陷氷淵、顧臣之必被糞土、不許爲壬戌、左太臣重抗表、伏願曲照丹翹、俯降洪澤、退微臣新命之職、全陛下不訾之恩、癸亥、勅大宰府輸貢綿綃、麁惡特甚、宜降新典、更粛持來、仍須其麁惡絹及百疋綿滿万屯、彼府藏司別置使監典、並解却見任○十一月、丁卯朔甲戌、通夕雪未止、右大臣已下、參議已上、於侍從所賞雪、命飮、詔以内藏寮綿賜之、各有差、侍從五位以上又預賚焉、乙酉、從四位上行右近衛中將兼阿波守源興卒、興者、左大臣贈正一位融之子也、己丑、地震、節





婦武藏國橘樹郡人巨勢屎子叙位二階、免戸内租、表於門閭○十二月、丁酉朔己酉、公卿奏請省除贈太皇太后高野氏大枝山陵、加太皇太后藤原氏後山階山陵、以足十陵數、在山城國宇治郡四墓、加太政大臣贈正一位藤原良房愛宕墓、爲五墓、先是天安三年十二月九日、定十陵四墓獻年終荷前幣、甲子、國忌日、謹勘礼經、前件國忌親盡之儀既著、捨故之理斯存、准諸舊典、宜從省除、謹錄事状、伏聽天裁、奏可、是歳太政官符、武藏國改擁史生爲陰陽師、出納官物、諸國司史生已上、隨犯科罪、遞充正一位平

野神社地一町事、在山城國葛野郡上林郷北條荒見西河里二十四坪、四至、東限荒見河、南限典藥寮園、西限社前東道、北限禁野地、右得彼社預從五位下卜部平麻呂解状偁、謹撿舊記、延暦年中立件社之日、點定四至、奏聞既訖、而社預等不詳事意、無領此地、曰茲嵯峨院去承和五年十月十五日、割取八段賜三統諸兄、其後加野地二段、傳給典藥寮、彼寮本自有藥園地、重請神地耕作畠、今除件地之外、四方被限禁地、無有行神事并走御馬之處、又會集諸司、貴賤車馬塡塞社邊、無道出入、望請被早返給永





爲社地、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勸學院一區在右京三條一坊、右得彼院解偁、件院是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冬嗣去弘仁十二年所建立、即爲大學寮南曹、但不被管寮家、創業年深、内外聞遠、加以承和三年十月五日、田園所輸收牢可催送之状、謄勅符頒下諸國、而所在之職也、有承知、恐千祀之後、事不分明、望請下知京職、以爲後驗、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

癸巳十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天皇不受朝賀、以雨後地濕也、春宮坊及所司獻剛卯杖、付内侍奏、天皇御

釋奠

紫宸殿、賜宴侍臣、停雅樂寮音樂、並吉野國栖風俗歌、以去年九月太政大臣薨也、宴竟賜被、癸酉叙位三十九人、乙卯、以從五位下行少内記都良香為大内記、四品惟彦親王為彈正尹、左大臣從二位源融為兼東宮傅、二品行中務卿時康親王為上野太守、（卿如故、其外任官四十三人）○二月丙申朔、丁酉釋奠、己亥、是日依例祈年祭、別遣使者於伊勢大神宮、奉幣為天下及年穀祈焉、戊午、陰陽寮言、今茲天行、應慎稼穡不登、以歳當三合也、詔五畿内七道諸國、班幣境内名神、并於國分及諸定額寺、限以三日、晝則轉経、夜則



藤原有貞卒

賜惟恒親王源多並帶劔

礼懺薫修之間、禁斷殺生、國司講師、齋絜至誠、祈佛神之冥助、消災疫、防未然焉○三月乙丑朔、庚辰、地震紫宸殿東南隅、虹見、甲申、陸奥國頻年不登、賑給之、庚寅、前近江權守從四位下藤原有貞卒、（有貞者、右大臣贈從一位三守之第七子也）○夏四月乙未朔、丁酉、勅賜四品行常陸太守惟恒親王、從三位守大納言源多帶劔、己亥、授美濃國從二位中山金山彦神正二位、庚戌、左大臣從二位兼行皇太子傅源融上表、請還食封千戸、勅答曰、至彼減封之請、苟存利國之義、復有舊章不敢排拒、朕此意、公能順之○五月甲子朔、丙寅、雷

雨雹大如雞子

渤海人漂著薩摩甑島

電雨雹、其大如雞子、或如棋實、戊辰、停端午之節、神祇官陰陽寮言、雨雹之恠、賀茂松尾等神成祟、於是遣使社頭、奉幣并走馬、以謝神怒、其走馬賀茂御祖別當兩社各十疋、松尾五疋、並裝飾人馬、足悦神明、己丑、授山城國從四位下貴布祢神正四位下、庚寅、先是、太宰府言、去三月十一日、不知何許人船二艘載六十人、漂著薩摩國甑島郡、言語難通、問答何用、其首崔宗佐大陳潤等自書曰、宗佐等渤海國人、被國王差入大唐、賀平徐州、海路浪險、漂盪至此、國司推驗事意、不賚公驗、所書年紀亦復相違、疑新羅人、



偽稱渤海人、来竊邊境歟、領將二船、向府之間、一船得風飛帆逃遁、是日、勅渤海遠蕃、歸順於我、新羅彌久挾禍心、宜令府國官司、審加推勘、實是渤海人者、須加慰勞充粮發歸、若新羅凶黨者、全禁其身言上、兼令管内諸國重慎警守、六月甲午朔、甲寅、武蔵國司言、新羅人金連安長清信等三人、逃隱不知在所、令京畿七道搜捕之、貞觀十二年、自太宰府所遷配也、乙卯、京邑飢、開倉廩而賑給之、河内國飢、以攝津國正税稻一萬束賑給之○秋七月癸亥朔、日蝕無光、虧皃如月、初生自午至未乃復、庚午、先是太宰

渤海崔宗佐等漂着
橘貞根卒

府馳驛言渤海國人崔宗佐門孫宰孫等漂着肥後國天草郡遣大唐通事張建忠覆問事由審實情狀是渤海國入唐之使去三月着薩摩國逃去之一艦也仍奉進宗佐等日記并所賫蠟封函子雜封書弓劒等○八月癸巳朔敕賜攝津國阿邊郡為奈野於二品行中務卿兼上野太守時康親王以為遊猟之地勿禁百姓樵蘇爲丁酉釋奠如常戊戌明経博士等奉参内裏不喚賜祿而罷庚申從四位上行彈正大弼橘貞根卒貞根者左京人也越中守從五位下宗嗣之子也美鬚髯身長絶五尺腰圍甚大幼年侍奉嵯峨太上天皇頗蒙恩幸○九月癸亥朔乙丑停御燈



新羅沙門傳僧來寄甲斐国
牛馬相戰於太政官廳前

之齋戊辰鷺集朔平門上庚午甲斐國言新羅沙門傳僧卷才二人來寄山梨郡傳僧等貞観十三年從配上總國者也仍令還著本處爲○冬十月壬辰朔庚子狂馬追牛入太政官於弁官廳事前相戰辛亥日重暈左右有珥其下雲氣如龍○十一月壬戌朔甲子太政官候廳成此廳在帝宮建春門東大臣已下聽尋常政之座也始置之後積代破損命木工寮加修理丁卯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将藤原基経上表請還敵忠仁公封邑勅答曰朕不勝感泣卿勿復請丁亥無位藤原佳珠子爲女御戊子酉

有流星
陸奥俘夷叛戾
新羅人来

時流星入参南邉其色青白體大尾短欲入之時分逆連入庚寅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将藤原基経獻物奏樂歡宴○十二月壬辰朔癸巳是夜有流星出自畢與天倉間入奎南邉將入之時爲三連没戊戌無位兼子女王爲女御先是陸奥國言俘夷滿境動事叛戾吏民恐懼如見虎狼望請准武蔵國例造立大菩薩像安置國分寺肅蠻夷之野心安吏民之怖意至是許之癸丑先是太宰府言去九月二十五日新羅人三十二人乗一雙船漂着對馬島司差加使者送府即禁其身著鴻臚館是日勅曰新羅



人挾奸年久兇毒未悛疑亦流著之體搆候隙之謀宜重加捜撿審覈情状早令放歸甲寅太政官符應致虚納欠損以國司公廨先補所闕事右得陸奥守正五位下安倍貞行解状偁國中之政莫重收納然則分配之吏可勤其事而任用之官不必其人或被誘郡司税長以稟爲稻或見賂富饒百姓以虚爲實徒有入札之名遂致闕負之弊須依格科罪以期懲革而偏貪俸料不畏憲法望請至如此類先奪公廨然後科坐若闕物居多公廨數少長官已下相共填納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諸國准此

貞觀十六年

甲午十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天皇不受朝賀雨後地濕也御紫宸殿宴于群臣賜御被丁卯春宮坊及所司獻酬卯杖付内侍奏戊辰天皇御紫宸殿覽青馬賜宴群臣奏女樂賜祿各有差丙子從四位下行相模守在原守平爲信濃守壬午内宴近臣奏樂賦詩極歡方罷賜祿各有差庚寅右近衛守保貞主宿直伏下頓得病死或稱氣絶於宮中或云出於宮外而命終來月上旬應祀祈年大原野春日等仍是日大祓於建礼門前○二月辛卯朔大原野祭如常丁酉釋奠如常乙巳欲修鎭魂祭而十二日皇太后宮犬



流星

麋鹿入宮城内

死今日内裏犬産神官下云國韓神今年春秋不祠仍成祟○三月庚申朔夜流星入犯大微左執法第二星大如李實色赤尾短庚午麋鹿一入宮城内於神祇官北門頭有人捉得以放神泉苑壬午是日詔於貞觀寺設大齋會以賀道場新成也以律師道昌爲導師大僧都慧達爲咒願延諸宗宿德僧百人以備威儀雅樂寮唐高麗樂大安寺林邑興福寺天人等樂更奏先是預教公子王孫年少者四十人時出迹舞凡厥莊嚴幡蓋灌頂等之飾微妙稀有奪人目精親王公卿百官畢集京畿士女觀者塡堵事畢之

天有変

淳和院失火

後賜導師以下百口之儭度者各一人有頒文○夏四月巳丑朔癸巳殞霜甲午左兵衛府獻物於皇太后乙未時加未日有五重暈白虹貫日卽日在胃癸卯四方陰霧終日不晴丙午申時日赤無光此夜月有蝕之丁未丑剋淳和院失火飛焰轉行飄落禁中諸衛警陣左右近衛分登東西諸殿屋上迎過飄燼右大臣藤原基經大納言藤原常行參議左大弁藤原家宗昇殿侍衛勅遣左衛門權佐藤原維範左兵衛佐源平率兵衛衛士等救問火災參議左門督大江音人率僚屬馳往救難黎明火勢折減是夜淳和



清原秋雄卒

太皇太后御羞車出宮避火於松院（在院西南）己酉賀茂祭淳淳和院火熾之人入於齋院仍停祭事庚戌諸衛解嚴有勅遣參議左大弁藤原家宗勞問淳和院火災兼奉遣白絹四十疋赤絹百疋絲百絇調布五百端貞觀錢百貫文鐵二百鋌白米五十斛黑米五十斛右大臣已下參議已上相引奉問慰爲壬子有片雲如黑漆紗而掩日又非雲非霞黃赤色氣延漫蔽天從四位上行右兵衛督兼越前權守清原秋雄卒（秋雄者右大臣贈正二位夏野之第四子也秋雄能射藝好引強弓人無能及者）○閏四月己未朔乙丑山城國正四位上稻荷上中下三名

天皇讀群書治要

薩摩国開聞神山震動

神並奉授従三位○五月戊子朔乙卯従去十八日頻雷雨是日大雷雨諸衛陣於殿前頃日天皇讀群書治要是日御讀竟焉○六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庚申先是渤海人崔宗佐等五十六人漂著石見國充給資粮放還本郷辛酉右近衛清井冬行病後狂發騎馬馳入郁芳門乙亥酉時流星出自室入奎地長可一丈餘其色黄白○秋七月丁亥朔戊子地震太宰府言薩摩國従四位上開聞神山頂有火自燒煙薫滿天灰沙如雨震動之聲聞百餘里近社百姓震恐失精求之蓍亀神願封戸及汙穢神社仍成此





太宰雨沙禾稼枯損

祟勅奉封二千戸甲辰先是太宰府言大唐商人崔岌等三十六人駕船一艘六月三日着肥前國松浦郡岸是日勅宜准歸化例安置供給乙卯太宰府言去三月四日夜雷霆發響通宵震動遅明天氣陰蒙晝晴如夜于時雨沙色如聚墨終日不止積地之厚或處五寸或處可一寸餘比及昏暮沙變成雨禾稼得之者皆致枯損河水如沙更為壥濁魚鼈死者無數人民有得食死魚者或死或病○八月丁巳朔釋奠如常是日伊勢國上言有蝗蟲食稼其頭赤如丹背青黒腹斑駮大者一寸五分小者一寸種類繁聚

令明經博士等論經義

新羅人漂著

聖体不豫

一日所食四五許町其所一過無有遺穂戊午天皇御紫宸殿引明經博士等昇殿令論經義畢賜祿有差甲子先是太宰府上言新羅人金四金五等十二人駕船一艘漂著對馬島至是勅府司問來由早從放還己巳遣從五位下守玄蕃頭弘道王於伊勢大神宮奉幣祷去災蝗從此以後蝗蟲或化蝶飛去或為小蜂所刺殺一時消盡矣丙子天皇聖體不豫遣使於賀茂御祖別雷兩社奉幣祈祷丁丑公卿設宴會於侍従局招引三品行兵部卿兼上總太守本康親王彈正尹四品惟彦親王終日酣賞詔後院賜新





京師洪水被害者千百五十九家

蕩々ハ廣遠皃

錢十貫令充手談賭物庚辰大風雨折樹發屋紫宸殿前櫻東宮紅梅侍従局大梨等樹皆吹倒内外官舎人民居廬罕有全者京邑衆水暴長七八尺水流迅激直衝城下大小橋梁無有孑遺朱雀大路豊財坊門倒覆抱関兵士并妻子四人壓死東西河流汎溢蕩蕩百姓及牛馬没溺死者不知其數○九月丙戌朔壬辰東西京被風水損尤甚者三千一百五十九家開倉廩賑給乙未先是八月二十三日藥師寺僧藥仁在紫宸殿轉經六十僧之内二十五日奄忽命終弟子等秘而不言或人聞有此事諮啓明日將

桃李華
節婦清常刀自叙位
沙弥教豊等擬勧学院使

發奉幣伊勢大神宮使、以此織故、仍停廢爲大祓於
建礼門前。甲寅、鷺集紫宸殿前庭沙上。是秋桃李華。
節婦近江國浅井郡人錦村主清常刀自叙位二階、
免國戸課、表於門閭。○冬十月丙辰朔甲戌、太政官
奏、沙弥教豊、俗名上毛野豊麻呂、沙弥善福、俗名水
取貞江、於丹波國船井郡、率濫僧四十餘人、殺勧學
院使、支解其體、行火焼民二家、并焼殺一女。下刑部
省、令覆案並當斬刑、石見國人若枝部豊見闘殴殺
人、當絞刑。勅宜減死一等、並處遠流。戊寅、詔曰、夫國
宰者民之父母也、豈有兒子既罹其憂、父母爲不流



被災郡縣免當年徭
多治貞岑卒

涕者乎。其屍漂漂散、不得主名者、官爲斂求、加意埋
掩、被災郡縣、免當年徭、天民之窮、不能自濟者、量加
救賑、庶使已飢之口、有再飽之魂、餘無聊之恨、務盡
恤隠之旨、副朕惻然之懐。○十一月丙戌朔甲午、散
位從四位下多治貞岑卒。貞岑者左京人也、幼入學、有才藻、挙試及第、補文章生、貞岑姓、字元爲丹墀、貞觀年中、上表中請、挙氏改爲多治、晩年閑居、愛樂沈酒、酩酊送日、不問家事、常對清醪、招友而酌、卒、時年七十六。壬子、参河因幡兩國秋風水、免當
年租五分○十二月乙卯朔、日有蝕之。己卯、山城國
久世郡人造兵司史生從七位下子部貞岑主殿寮
史生從八位下子部貞成、内竪子部氏雄等、賜姓子

官符

部宿祢。其先天御中主尊之後也。是歳伊豫國宇和
郡元三郷、新加一郷、以爲下郡、置大少領。太政官符、
聴以大社封戸修理小社事。右撰格所起請偁、太政
官去弘仁十三年四月四日下大和國符偁、得彼國
解偁、撿案内、太政官去弘仁三年五月三日符偁、有
封之社、令神戸百姓修造、無封之社、令祢宜祝部等
永加修理。國司不存撿校、有致破壊者、遷替之日、拘
其解由者。國依符旨、行來尚矣。而今有封神社、已有
治力、無封神社、全無修料、仍貪幣祝部、無由修社、更
加撿責、各規遁隠、推其古跡、誠有所以、仍撿神苗裔



官符

本枝相分、其祖神則貴、而有封、其裔神則微、而無封、
假令飛鳥神之裔、天太玉臼滝賀屋島比女四社、此
等類是也。望請、以無封苗裔之神、分付有封始祖之
社、則令有封神主領無封祝部、然則社有修掃之勤、
國無祟咎之兆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太政官符、
應減定諸衛府舎人等及放縦之輩、求酒食責被物
事。右撿非違使起請偁、謹案貞觀八年正月二十三
日格、諸家諸人神宴之日、不依主招、求酒食責被物、
者、不論蔭贖、坐從決罰、欲絶彼放逆、殊設此嚴科。使
等理須依格旨、加科責。然而原其罪過、實乖盗科。髡

貞觀十七年

鉗之事、理非穩便、憚之不罷、則還似無格、恐之濫行、則事涉慘虐、疑殆不斷、積習更倍、望請、衛府舍人等、准六位已下把笏者、從解帶、自外一依去天平宝字二年二月二十日勅書、決杖八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沒私鑄錢者田宅資財、

十七年春正月乙酉朔、天皇不受朝賀、御紫宸殿簾中、引親王公卿於殿上、侍從侍於殿庭、幄座飲宴、奏樂、賜御被、丙戌、親王以下、次侍從已上、奉參皇太后宮、賜宴、雅樂寮奏樂、賜衣被、凡每年正月二日、親王公卿及次侍從以上、奉參二宮、賜宴例也、辛卯、春宮



冷泉院火

右衛門火雄廣麻呂墜焔致死

坊及所司獻剛卯杖、付内侍奏、天皇御紫宸殿、覽青馬、宴群臣、奏女樂、如常儀、宴畢、賜祿各有差、是日早朝、天色清朗、及亭午、暴雨滂沱、庭禮忽變、雨儀從事、式兵二省官人侍立承明門内壇上、丁酉、任官、三十三人、從四位上行右馬頭在原業平為右近衛權中將、壬子夜、冷然院火、延燒舍屋五十四宇、秘閣收藏、圖籍文書為灰燼、自餘財寶無有孑遺、唯御願書寫一切經、因緣衆救、僅得全存、癸丑、冷然院火猶未滅、積布物於院北頭、募四方人、令救火、有功者、以布賜之、右衛門火長大原雄廣麻呂振勵撲火、墜焔而致

在原善淵卒

僧道昌寂

大納言藤原常行薨

死、官給殯料新錢三貫文、米一斛五斗、商布三十段、令施藥院葬送焉○二月乙卯朔丙辰、從四位上行大和守在原善淵卒、善淵者、左京人、平城太上天皇孫、而無品高岳親王之子也、癸亥、少僧都法眼和尚位道昌寂、戊辰、天皇暫避仁壽殿、御弘徽殿、辛未、日有冠纓、宿奎、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常行薨、歳四十、贈從二位、辛巳、中納言藤原良世兼右近衛大將、從五位下行太内記都良香為文章博士○三月甲申朔庚子、勅遣使者於常陸國鹿島神宮寺、施入幡三十四旒、國司載帳、求以相傳、使者奉幡之日、修善



諷誦、便以常陸國年進内藏寮布百段充親料、辛亥、勅遣傳燈大法師位安宗於太宰彌勒寺、安置一切經三千四十二卷、大乘經二千二百十四卷、大乘律五十卷、小乘律五百四十卷、錄外經百六十七卷、先是、故太政大臣藤原朝臣欲令上垂拱而馭百靈、無為而安万民、奉為八幡菩薩、於豊前國寫一切經、令故傳燈大法師位行教撿挍其事、繕寫功成、始有首尾、今遣安宗、與府司相共供養安置焉○夏四月癸丑朔己未、式兵兩省奏文武官擬階短籍、天皇不御前殿、大臣奉勅、於仗下行之、庚申、平野祭、如常、停内

皇太子始讀千字文

菅原是善奉授群書治要中諸子文、菅野佐世奉授五經之文

裏潅佛以行神事也、丁卯、天皇遷自弘徽殿御綾綺殿、乙亥、皇太子始讀千字文、從五位上守右少弁兼行東宮學士橘廣相侍讀、親王公卿畢會宴飲極歡而罷、五位已上并侍陣頭六位賜祿各有差、丁丑、先是天皇讀群書治要、參議正四位下行勘解由長官兼式部大輔播磨權守菅原是善奉授書中所抄納紀傳諸子文、從五位上守刑部大輔菅野佐世奉授五經之文、從五位下行山城權介善淵愛成為都講、從四位上行右京大夫兼但馬守源覺預侍講席、至是講竟、帝觴群臣於綾綺殿、蓋申竟宴也、大臣已下、





大江音人作詩序

彗星見

天皇始讀史記

有犢一身兩頭三眼

各賦詩、參議從三位行左衛門督兼近江權守大江音人作詩序、喚樂人一兩人絲竹間奏、終日樂飲、達曉而罷、賜衣被綿絹各有差、庚辰、卯時彗星見東北、其色赤、以成芒角、至五月二日、其體長可丈餘、始出五車稍掃八穀星、其氣雖耗滅而未滅芒、是日帝始讀史記、參議從三位行左衛門督兼近江權守大江音人待讀、少內記正七位下惟良高尚為都講、參議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伊豫守藤原冬緒特被喚侍講席、公卿於大政官曹司廳任諸國銓擬郡司、策命如常、○五月、壬午朔、癸未、伯耆國言、有牛生犢、一身兩

飛驛国俘囚叛乱

良岑經世卒

相模大住郡河水變赤

星月晝見

雪花散落

藤原仲統卒

頭、三眼三角二口、面各相背、遍身灰色、既產之後、母為狼被害、犢亦死、辛卯、從五位下下總守文室甘樂麻呂飛驛奏言、俘囚叛亂、故燒官寺殺略良民、勅符曰、省奏狀知俘虜怨亂、須發官兵以遏鋒銳、又令武藏上總常陸下野等國各發兵三百人以為援助、宜各合勢迸相追討、早令和解、莫擾農民、庚子、從四位下行丹波守良岑經世卒○六月、壬子朔、相模國言、大住郡河水變赤、乙卯、星月並晝見、太政官曹司廳南門雪花散落、丙辰、星月並晝見、丁巳、參議正四位下行右兵衛督藤原仲統卒、壬戌、月次神今食祭、帝





少選須臾也

僧聖慧修致雨法

不親祀、親王公卿於神嘉殿行事、甲子、此日每夜有鼠跡、無方數、滿兩京路、或自北向南、或入宮城、或出城外、丁卯、申時黑雲四合、俄而微雨、雷數聲、少選開霽、入夜小雨、即晴、先是有山僧、名聖慧、自言有致雨之法、或人言於右大臣、即給所須用度紙一千五百張、米五斗、名香等、聖慧受取、將去、命大臣家人津守宗麻呂監視聖慧之所修、是日宗麻呂還言曰、聖慧於西山嶺頂排批紙米、供天祭地、投體於地、懇懃祈請、如此三日、油雲觸石、山中遍雨、庚午、下野國言、殺叛虜八十九人、庚辰晦、雷雨、少選乃止、大祓於朱雀

藤原廣基卒

所納驛鈴自鳴

寧內王卒

門前例也、是日從四位上行神祇伯兼伊豫權守藤原廣基卒○秋七月辛巳朔壬午、遣使班幣賀茂御祖、別雷、松尾、稻荷、乙訓、木島、貴布祢、丹生、川上、八神社、祈雨也、乙酉、下野國言、討殺賊徒二十七人、歸降俘囚四人、辛丑、長樂門中所納驛鈴、在櫃中自鳴、○八月辛亥朔己卯、敍位從四位下寧內王卒、天皇御紫宸殿、喚明經博士、得業生、學生等、丁巳釋奠如常、乙丑、以從四位下行左中弁兼美濃權守藤原良近為神祇伯、○九月、庚辰朔戊子、重陽節天皇御紫宸殿、親王已下侍宴賦詩、奏樂如常、賜祿各有差、神祇



藤原良近卒

良近醉酣車中留牛

留勿勉強也

有狐遺屎版位上

伯從四位下兼行美濃權守藤原良近卒、良近者、太宰員外帥正三位吉野之第四子也、容儀可觀、風望清美、雖無學術、以政理推幹不凡、良近為人強力、當醉酣乘車而行、戲謂同車者曰、吾欲令此牛不行、乃以手據車床、閉氣堅坐、不動、牛張四足、立而不前、其膂力過人、如此、卒時年五十三、己丑、授伊勢大神宮祢宜外正六位上荒木田神主德雄從五位下、庚寅、奉幣伊勢大神宮、例也、○冬十月、庚戌朔戊午、紫宸殿前版上、狐遺屎、辛酉、麋鹿一、入主殿寮御陽舍、有人捕獲、放之北野、其舍在太政官候廳東、甲子、皇子真辰為親王、右大臣從二位藤原基經女之所生也、于時年二歲、丙子、先是從四位上源效入道為沙門、至是令所司返收其資人位田、○十一月、庚

渡島荒狄反叛

以伴善男沒官物充造道橋料

官符

辰朔夜三刻日蝕之、癸未、藤原意佳子為春日大原野神齋、以前齋藤原可多子遭喪也、意佳子、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行皇太后宮大夫藤原良世之女也、壬辰、但馬國去年水損借貸正稅充四分之一、甲午、是夜月有蝕之、乙未、出羽國言、渡島荒狄反叛、水軍八十艘、殺略秋田飽海兩郡百姓二十一人、勅牧宰討平之、丁未、勅免伊勢國去年田租八分、風水為災也、○十二月、庚戌朔、大和國私鑄錢者、往々而在、令國宰追捕、甲子、庶人伴善男沒官墾田陸田山林莊家稻塩濱塩釜等在諸國皆充造京城道橋料、是歲太政官符附送税帳大帳朝集等



貞觀十八年

使諸社、不受祈年月次新嘗等祭奉幣帛、石見國准出雲伯耆等國例、停史生一人、補弩師、充給其公廨、丙申十八年、春正月、己卯朔、天皇不受朝賀、雨也、春宮坊及所司獻卯杖、付內侍奏、賜宴侍臣於紫宸殿、雅樂奏樂、賜被如常、辛巳、日色變赤、西京三條霧陰蒙、往還之人、不弁其形、須臾開霽、日色復常、乙酉、天皇御紫宸殿、覽青馬、丙戌、於大極殿、始講最勝王經、以大安寺僧法相宗傳燈大法師位春興、為講師、癸卯、先是貞觀十六年、太宰府言、香椎廟宮每年春秋祭日、志賀島白水郎男十人、女十人、奏風俗樂、所著

忠良親王薨

衣裳、去寶亀十一年、大貳正四位上佐伯今毛人所造也、年代久遠、不中服用、請以府庫物造充之、至是太政官處分、依請焉○二月己酉朔丁巳、停釋奠之礼、戊辰、二品行式部卿兼太宰帥忠良親王薨、癸酉、淳和太后請以嵯峨院為大覺寺○三月己卯朔辛巳、天皇御齋奉燈如常、是日山城國泉橋寺中牒曰、故僧正行基五畿境内建立四十九院、泉橋寺是其一也、泉河渡口正當寺門、河水流急、橋梁易破、毎遭洪水、行路不通、常土道俗合力買得大船二艘、小船一艘、施入寺家、以備人馬之濟渡、太政官天長六年



皇子貞數為親王　皇女識子為内親王

烏鵲争巣相闘

両度下符國宰、充配浪人守護寺家及假橋、而國吏稱非永例、比年無充、望請重被下知、永配浪人、視護寺家及船橋、太政官處分、依請焉、乙酉、制東大寺造寺所知事僧遷替三日責其解由、辛卯、皇子貞數為親王（年二歳、母更衣参議太宰權帥従三位在原行平之女也）、皇女識子為内親王（年三歳、母更衣故神祇伯従四位下藤原良近之女也）、皇子長頼賜姓源朝臣（年二歳、母更衣従五位下行信濃權介佐伯子房之女）、丁未、内蔵寮御服倉院松樹有烏巣、烏一雙棲宿、毎年生五六子、今春修舊巣、将棲乳、有鵲一雙、奪烏巣棲止、生雛、烏鵲相闘、經旬不止、遂鵲戦勝矣、是月霖雨○夏四月、戊申朔

太極殿災、延焼小安、蒼龍白虎両楼

安倍房上、笠弘興以有疑行火被禁

丁巳、授上野國従四位上貫前神正四位下、是夜子時、太極殿災、延焼小安殿、蒼龍白虎兩楼、延休堂及北門、北東西三面廊百餘間、火數日不滅、戊午、禁錮前丹波守従五位上安倍房上、従五位下笠弘興、以有疑行火也、甲戌、分遣左右近衛左右兵衛等勇幹者、騎官馬於東西京中、毎夜巡行、伺視非常、乙亥、擬郡司策命如常、敕遣木工權大允外従五位下惟良安宗、木工少允外従五位下日置縄主等、向紀伊國、占採太極殿材木山○五月丁丑朔、日有蝕之、己卯、勅遣従四位上行神祇伯棟貞王、向伊勢大神宮、告以



源寛卒

僧円珍上表

太極殿災、己亥、屈六十僧於紫宸殿、限以三日、轉讀大般若經、設僧房於承明門東西廊、以八省院廊為灰燼也、賀茂齋儀子内親王、依病出紫野齋院、移居皇太后宮深殿、癸卯、散位正四位下源寛卒、（寛者嵯峨太上天皇之子也、天皇叡哲多通雅、好文章、愛才重主、情如飢渴、視寛幼聡学、欲令展其才、勧其博渉研精不倦、始加元服、叙正六位上、奉試及第、補文章生、承和二年授従四位上、卒時年六十四）○六月丙午朔、延暦寺座主傳燈大法師位圓珍上表、請以内供奉十禪師傳燈大法師位承雲、授蘇悉地大法、為三部大法阿闍梨、内供奉十禪師傳燈大法師位常濟為兩部大法阿闍梨、詔從之、乙酉、風吹氣冷、

召還伴善男父子

久子内親王薨

分置仏像於諸國

僧徳操等同謀私鑄錢、流

宛然似秋。癸丑、授參河國従四位下智立神、砥鹿神並従四位上、従五位上狹投神正五位下。庶人伴中庸犯大逆罪、被配流隠岐國。中庸男禪師淋呂、元孫、叔孫三人。其禪師淋呂年十二歳、身在京師。詔、造父配所。元孫、叔孫二人、随父在配所。召還京師。甲寅、右大臣已下、参議已上、相率向八省院含章堂、始行修造大極殿事。無品久子内親王薨。甲子、京師鍾遣使賑恤。以後院物給之。丙寅、一萬三千佛像二十九鋪、各廣五幅、高一丈六尺。分置東海山陰南海三道諸國。別一鋪。壬申、元興寺僧徳操、元右京人長背村主





大蔵善行校定御書

與春日。春岑同謀私鑄錢。推問事迹、徳操不承伏罪、雖然衆證灼然。須依格著鈦役任。有勅曰、村主本是緇徒、殊處中流。是故配流伊豫國。○秋七月、丙子朔、壬午、興福寺塔自寅時震動。至于九日不止。己丑、大雷雨。諸衛陣於殿前。參議行右大弁従四位下兼行近江權守源舒獲奇鳥一献之。其大及體如鴨。羽毛觜脚皆赤。勅放北山。先是去年十月、勅喚散位大蔵善行侍蔵人所。校定御書。兼以顔氏家訓教授帝。左右年少及禁中好事者。至是講竟。詔於蔵人所賜竟宴。喚大学文章生等賦詩。丙申、卯一刻、始作大極殿

慶雲見

土木工夫並従事。辛丑、太宰府言、肥後國獲白亀一。（長五寸、闊四寸五分）壬寅申一刻、東山見五色雲。傍山根亘南北。形如虹而非虹。廣可一丈五尺、長可四五丈。比及二尅、横而稍上、至嶺消散。天文要録祥瑞圖曰、非氣非煙、五色紛縕、是謂慶雲。亦謂景雲也。占曰、王者之徳至山陵、則景雲出。又曰、天子孝則景雲見。是夜戌時、黒雲起自同山嶺、亘西南、形如四幅幔。長十許丈。于時四方晴明。無有雲氣。○八月、乙巳朔、太宰府言、去七月十四日、大唐商人揚清等三十一人、駕一隻船、着荒津岸。勅准帰化例、安置供給。戊申、明經博士





石清水八幡神始置神主

坂上貞守卒

伊豫国例貢馬牛

得業生等依例奉參内裏。不引見而罷。賜禄有差。丁巳、石清水八幡護國寺申牒、僞故傳燈大法師位行教去貞觀二年、奉為國家祈請大菩薩、奉移此間。望請准宇佐宮、永置神主、即以従八位紀御豊為之。勅従之。○九月、乙亥朔、癸未、丹波守従五位上坂上貞守卒。（貞守者、右京人、従四位下勲七等鷹主之子也。好武事、便弓馬。貞守善相鷹馬。凡其所説鷹馬之骨、及所生之地、一無相違。卒年七十二。）○冬十月、甲辰朔、丙午、遣散位従四位上基棟王、神祇大副従五位下大中臣有本等、向伊勢大神宮奉幣。丙辰、伊豫國言、管風早郡忽那島馬牛、年中例貢馬四疋、牛二頭。其遺馬三百餘

皇子貞真貞頼並為親王

足、牛並准之島内水草既乏蕃息玆彫、青苗初生風逸蹢破翠麦將秀群入食損百姓之愁莫甚於斯望請非年貢之餘皆悉沽却以其價直混合正税詔從之○十一月甲戌朔壬午、近江國言採進太極殿材木九千八百餘物百姓運輸無人綱領請三宮及諸封家庸租米各遣使於大津院受之太政官處分依請戊戌、皇子貞真年一歳貞頼年一歳並為親王貞真母更衣齋宮頭従五位上藤原諸藤之女也、貞頼母更衣木工允正六位藤原直宗之女也太政官符金字大般若經一部安置圖書寮故太政大臣忠仁公、天安元年、為三界諸天十方衆數一切靈鬼



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右大臣基經辭攝政表文

至心發願書寫是經辛丑、天皇有意讓位故出居外宮遣使守内外要害之處以戒不虞壬寅、皇太子出自東宮駕牛車詣染殿院是日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勅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基經保輔幼主攝行天子政如忠仁公故事○十二月甲辰朔右大臣基經辭攝政上太上天皇表曰臣基經言伏奉去月二十九日傳國詔命曰少主未親萬機之間臣基經攝行政事如忠仁公故事伏惟忠仁公德崇功大仁義兼資況先帝之親舅陛下外祖人望皆歸官齒既貴陛下知其元老專俾攝政天下萬民僉以

不惑謂四十也

為宜今臣年出不惑性猶童蒙職致大臣効無匡濟朝夕流汗責深罪重夫代天治民者人君也導君從矢者人臣也而詔命曰比年災異仍見此後重臣罪責也漢代以災異免三公之官所尤可懼也臣平生備員之日陛下猶引過於一人臣非常受寄之時今上既明德於四海蹇驢既疲坦途況雲巖不知遠近乎短檝無利夷浪況淵水不測邊涯乎任重道悠不知所屬今公卿大臣在位者多皆是有德良人陛下察而用之亦卞叔忠仁公屬纊之夕重託扶持陛下莫遜始終之教臣今緣詔命離去仙砌攝事朝廷進懃



華表之鳴鶴丁令威之故事
基經重上表文
王臣蹇々匪躬之故謂臣在君於蹇難之中匪為躬之故也

失教退恐違命臣始謂穆遊之轉翠華誰知堯心之脱黄屋臣將隨陛下為雲中之吠犬何更歸城闕為華表之鳴鶴臣之至誠既其如此臣基經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勅返表不許丁未、基經重上表曰臣基經言中使右近衛權中將藤原朝臣山陰至奉傳勅旨抑遏臣請不知愚欵之乖聖懐更疑微誠之達天聽臣基經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位貴官重皆是陛下私恩祿厚封高亦復陛下之絶寵殊恨淹引日月偷安匪躬不意綸命乍降屬以重寄縱令陛下責臣以有一割之叉而復臣訴陛

春為蒼天　夏為昊天　秋為旻天　冬為上天

藤原基経二上表菅原道真作焉

下以無再全之錦、不獨顧身、亦能思國、以臣思國之慮、欲盡報主之情、陛下推而察之、莫重臣罪、臣以為春蒼夏昊猶是一天、朝東暮西未為兩日、伏願臣心不離魏闕、將致令上臣子之忠、臣身常侍仙陛、不失亡叔臨終之命、臣謹撿前記、太上天皇在世、未聞臣下攝政、幼主即位之時、或有太后臨朝、陛下若宝重社稷、憂思幼主、臣願公政之可驚視聽者、將聞勅於陛下、廢事之無妨施行者、又請令於皇母、然則天下有又安之治、愚臣免虚受之罪、臣願足矣、臣誠竭焉不堪惘款之至、累表以聞、臣基経誠惶誠恐、頓首頓



藤原山蔭辞表

首、死罪死罪、謹言、遂不許、此二表菅原道真作之、基経幼時、長良敬愛之、異於諸子、至是皆謂古人有言、知子不如父誠哉、辛亥、上太上天皇尊號、是日勅、令所司奉白綾二百疋、綾三百疋、白絹五百疋、絹二千疋、帛五百疋、白絲三百約、絲七百約、紬千屯、綿千屯、石見綿四百屯、調綿一万屯、庸綿五千屯、綿細布千端、調布二端、新錢二百貫文、於太上天皇宮、又奉充御封二千戸、右近衛權中將從四位下兼行備前守藤原山蔭上表、言伏請息栽殊蒙哀察、罷臣中將之官、賜其本品之秩、方申宿志、陪奉前宮、不許、庚申、遣前山城守

從四位上忠範王、散位從五位下大中臣是直等、向伊勢大神宮奉幣、告以明年正月三日將即位天皇、御建礼門發使焉、己巳、以中納言從三位南淵年名為大納言、四品守彈正尹兼行常陸太守惟彦親王為中務卿、太守如故、二品行中務卿兼上野太守時康親王為式部卿、太守如故、從五位上守右少弁橘廣相為美濃守、少弁如故、二品行兵部卿本康親王為太宰帥、兵部卿如故、壬申、晦、遣参議從三位行右衛門督大江音人、從四位下行右馬頭在原業平、向田邑山陵、告以天皇受譲、是歲、太政官符、應停止長門國鑄造銅器交易



薹喚謂蒙召喚之也

民間、又採銅料物充行當郡、下總國減史生一員、置陰陽師、停京職官人贖銅、復舊、貶奪考祿、又諸司三変以上、不參薹喚、并不弁申勘事者、停給季祿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二十　終

執政
太政大臣
藤原基経
左大臣
源融
右大臣
源多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二十一　自元慶元年至元慶四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訓解

男　渡邊約郎

## 陽成天皇上

諱貞明、清和帝第一子、母皇太后高子、號二条后、藤原長良之女也

丁酉元慶元年、春正月癸酉朔乙亥、天皇即位於豊樂殿、大極殿未作、故用豊楽殿、詔尊藤原氏為皇太夫人、天皇之母也、進左大臣従二位源融爵、加正二位、授従三位守大納言南淵年名、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将従三位行皇



魏闕、魏巍也、即帝闕也
麻姑、仙女也
閶闔、宮中門
閭、里中門

太后宮大夫藤原良世並正三位、参議正四位下行左大辨兼讃岐守藤原家宗従三位、参議右大辨従四位下行近江権守源舒、前播摩守従四位下忠貞王並正四位下云々、授木工頭従五位上源包、少納言兼侍従和氣彝範、右近衛少将兼行備前権介藤原利基、左中辨藤原千乗並正五位下、礼畢還御東宮、是日、但馬國獻白雉一、丁丑、右近衛権中将藤原山蔭重抗表言、姑山之下、既非多士之林、魏闕之前、自是群材之府、仍辞帝閫、請奉仙閣、而人願至切、天從未彰、伏願天恩假以殊貸、停臣中禁八屯之将、終

蘭臺、藏秘書之處、又曰麟臺
槐署、三公處所、或曰槐廷

臣外州四年之秋、則上有成功之慈、下無忘恩之累、詔許之、己卯、天皇御前殿、所司獻剛卯杖、如舊儀、覧青馬、宴群臣、辛巳、授三品儀子内親王二品、無品新子内親王四品、無位簡子女王、廉子女王、女王並従四位下、二人奉褰御帳之事也、右大臣基経抗表請罷大将職、言、伏望補武辨於蘭臺、專愚忠於槐署、天皇遣大納言南淵年名、齎此表奉太上天皇宮、太上天皇勅曰、表請之旨、理合容聽、當國重任、摂行萬機、不可煩之以一職、但君子武備、腰底忽空、願特賜帯劍、嚴其儀形、仍金銀装宝劍一、寄年名還奉之、天皇即日以劍



渤海国使揚中遠来
紀有常卒
晡時大流星出

賜大臣、丁亥、除目、四十五人、戊子、踏歌之節、天皇於前殿宴侍臣、奏樂踏歌、如常賜禄、是日、出雲國言、渤海國大使政堂省孔目官揚中遠等一百五人、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着岸、中遠申云、為謝恩請使、差遣中遠等、兼獻方物、於島根郡安置供給、己丑、天皇御建礼門、観射礼、庚寅、停賭射、壬辰、内宴近臣、教坊奏女樂、文人賦詩、如常賜禄有差、乙未、従四位下行周防権守紀有常卒、有常、左京人、正四位下名虎之子也、年六十三、丙申、晡時大流星出、自天中庚指天中艮而行、可三丈、没、以晷推之、出天津邊、入紫微宮中、丁酉時加戌、客星在壁見

畿內飢饉置常平司

詔追贈外祖父母

西方可謂含譽瑞星也已亥去年災旱京師及畿內諸國飢饉河內和泉為尤甚公卿會議東西京中置常平司出賣官米亦遣使河內和泉兩國賑給絕乏戶辛丑詔曰外祖父故中納言從二位藤原朝臣外祖母藤原氏宜從子貴外祖父可左大臣正一位外祖母可正一位死而有知嘉茲哀贈〇二月癸卯朔乙巳以少外記正八位上大春日安名前讚岐掾正八位下占部月雄為存問渤海客使正六位上春日宅成為通事丙午祈年祭如常詔復讚岐國民徭十日緣造大極殿而多勞役也丁未釋奠如常丙辰尾



木連理

平子內親王薨

張國司言樹連理無品平子內親王薨內親王者太上天皇之姑也詔曰天子絕傍朞但未審太上天皇応絕以不宜令博士等推議之於是從五位上行博士兼越中守善淵永貞從五位下行助教船副使麻呂從五位下善淵廣岑從五位下行直講小野尚岑外從五位下美努清名等奏議曰礼記中庸云期之喪達于大夫三年之喪達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期之喪達於大夫者旁親所降在大功者也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為服也正義云期之喪達于大夫者欲見大夫之尊猶有

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降若大功之服故云達于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為不服也三年之喪達于天子者謂正統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并妻也達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言三年者苞適子也天子為后其服期以三年苞之者以后卒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今據校此文天子絕傍期礼制明白也又堯舜禹三聖皆揖讓之也經籍之中無貶尊號太上天皇尊重不降然則可絕傍期不違禮意己未卜定伊勢賀茂齋內親王伊勢齋識子內親王賀茂齋敦子內



告天皇即位於諸名神

親王並卜食癸亥遣從五位下行主殿權助在原友于向豐前國八幡大菩薩宮香椎廟奉幣劔等物告以天皇即位乙丑遣使伊勢大神宮告以天皇即位并卜定齋內親王告文曰卜定識子內親王差使散位從四位下實世王中臣神祇少副正六位上大中臣[illegible]道等進之丙寅遣使賀茂神社奉幣告以定齋內親王告文曰卜定敦子內親王差使參議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勘解由長官近江守菅原是善進之己巳分遣大中臣齋部兩氏六位已下於五畿七道諸國班幣境內神社緣天皇即位也是日申時天皇

官符

龍袞畫龍袞衣也

薜蘿衣謂隱士之服

遷自東宮御仁壽殿、童女四人、一人秉燎火、一人持盥、牛朧二人、牽黄牛二頭在御輿前、用陰陽家鎮新居之法也、公卿宿侍内裏、三日不出、○閏二月、癸酉朔、丁亥、太上天皇宮別當右大辨從四位下藤原山蔭上奏言、依太政官去年十二月八日符旨、應納太上天皇御封二千戸、而奉上皇勅、偁、王風不競、國樊民亡、此故褫夫袞龍、愛此蘿薜、豈復享太上之尊名、致公家之煩費乎、宜其封物等莫敢納用者、勅命如斯、仍請奉返、己丑、山城國愛宕郡水田九町二百九歩、奉太上天皇滌殿宮、以便近也、乙未、美作國進銅



大十両、備前國二斤九両、先是、從七位上伴吉備麻呂言、美作國真島郡賀良和利山、大庭郡比智奈井山、備前國津高郡佐々山有銅、故吉備麻呂掘採進其様銅、勅遣内匠大允正六位上布勢安岑與國宰臨地撿掘採、令安岑還向進所採之銅、己亥、中臺印奉充中宮職、元此印在太皇太后五条宮、今有勅奉之、○三月、壬寅朔、遣刑部大輔從五位上弘道王、右中辨從五位上藤原保則迎前伊勢齋内親王、甲辰、天皇潔齋奉燈、如舊、備後國獲白鹿而獻之、如雪白、可愛、奉覧太上天皇、後放神泉苑、辛亥、從四位上行右

天皇上太上皇表

崆峒山深、皃堯見四子於姑射山、窅然喪天下、謂得道也、黄屋禁裏、赤縣中国名也

兵衛督兼相模守藤原良尚卒、良尚者、左京人、常陸介從五位上春継之子也、卒時年六十、長子菅根、篤学、經史百家畢該、為文章生、對策及第、壬子、以存問渤海客使少外記春日安名、前讃岐掾占部用雄為兼領客使、乙丑、太上天皇於清和院設大齋會、講法華經、限五日、訖、親王公卿畢會、庚午、天皇重抗表曰、臣貞明言、伏奉今月二十六日慈誨、不許充上御封、臣去月表聞、兼蒙允照、赤抱無効、玄鑒弥遥、臣聞問道崆峒、而不廢御浴之務、凝神姑射、而未忘理世之方、真假両存、古今一揆、豈有以寂寥之趣、違率由之規者乎、陛下降黄屋之尊、棄赤縣之富、削華袞冕旒慮



汾大水名

大納言南淵年名、山莊尚齒會

石泉令之御封、猶同撮壤、此而可厭、細塵安掃、陛下好謙之過、既出理法之外、愛費之至、欲居約之中、縱令陛下上仙之厨、取足朝夕之饌、然恐左右下從之類、難給歳時之資、豈汗汾水之流、聊上畎澮之輸、伏願陛下使臣白華之志、申盡敬之誠、臣烏鳥之情、得反哺之使、則臣子札達、忠孝道行、全舊式於當年、傳故實於來代、無任懇欵之至、謹重奉表以聞、臣貞明誠兢誠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是月、太納言南淵年名、山莊尚齒會、刑部卿菅原是善為之序、曰、大唐會昌五年、刑部尚書白樂夫、於履道坊間宅、招

安定胡杲
馮翊吉皎
滎陽鄭據
廣平劉眞
范陽盧眞
清河張渾
大原白居
易於白家
履道宅同
宴曰之尙
齒會

盧胡六叟宴集名爲七叟尙齒會唐家愛憐此會稀
有圖寫障子不離座右有人傳送呈我聖朝即得此
障遍覽諸相朱紫接袖鬢眉皓白或歌或舞傲然自
得誰謂圖畫昭々在眼爰南相公感歎顧告云吾黨
五六人年齒雖衰邁頗覺吟詩未難酣樂尙齒高會
何必盧白請集山宅續彼舊蹤山泉足以感閑遊琴
酒可以寛老志言畢相期暮春之時花未落盡月宜
及曉漸驅下澤詠歌將歸此即生前樂事足傳子孫
是善官號同白氏年齒校盧公忝侍南氏之席慙動
北山之移聊述六韻貽之千載○夏四月壬申朔夜



夜有日蝕

丑一刻日有蝕之虧初子三刻三分復至寅二刻一
分天皇不視事百官不理務不奉常祭先是中務省
豫奏陰陽寮所言四月朔夜大陽虧之事詔命明經
紀傳明法等博士議日蝕在夜廢務否癸酉平野梅
宮祭以昨日日蝕故延而行焉是日於左伏下賜侍
臣酒賜祿有差庚辰始構造大極殿奉幣伊勢大神
宮及石淸水八幡大菩薩宮賀茂御祖別雷稻荷等
神社丁亥詔云今春但馬國獲白雉一尾張國言木
連理備後國貢白鹿一宜改貞觀十九年爲元慶元
年已丑大春日安名等寫渤海國王啓以進呈壬辰

改元元慶

太上天皇答渤海王勅書

太上天皇勅答曰向者輸寫所懷而今將飾弥切求
情窮理反覆念之事有成舒義雖兩善吾豈獨欲獲
謙二之終福而令帝取罷朝覲之處嫌故解國結於
先慮和之以天倪而已但諸司及諸衛府等分直者
皆當復供職於平昔得專此虛閑之望矣太上天皇
諱惟仁此勅書年月日下注惟字先是勅參議從三
位大江音人令議太上天皇送皇帝之書可注御諱
否音人議奏言謹案礼經君前臣名父前子名故周
公告文王皆稱武王名又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夫
父者子之天也故其礼節之相去如天地之懸隔豈

大江音人議奏文



有父爲子稱其名乎夫天子之礼雖與庶人異而至
于父子之間未有差別昔太公家令有人臣之語漢
祖善之褒賞是則爲太公未登尊位也雖然漢祖以
之被短於世耳又案諸家書儀父母與子書皆云爺
告孃告遂無注其名者然則書御諱事未知攸據也
謹奉勅命云今於出勅書答御書曰又無注御諱見
之者可知誰書論之物情理不可然謹案摯虞决疑
要云古者臨文不諱而今猶以諱嫌名不諱而今猶
以爲忌偏名不諱孔子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
不言徵今亦不偏諱若據孔聖之前蹤唯注御諱之

唐人崔勝寄住右京

一字隨礼隨俗儻得其宜哉於是勅從之丁酉豫定大嘗會撿挍并悠記主基行事以藤原良世大江音人等行悠紀事源直藤原保則等行主基事戊戌天皇御武德殿閲覧諸牧御馬四府騎射○五月辛丑朔乙巳端午之節天皇御武德殿覽四府騎射親王已下五位已上貢馬如常○六月庚午朔癸酉奉幣黒馬於丹生川上神并奉幣貴布祢神祈甘雨也丁丑參議從三位行民部卿兼播磨守戊寅貞觀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太政官處分令唐人崔勝寄住右京五条一坊應人伴中庸宅地三十二分之八至是崔



桑名吉備麻呂知降雨之術

勝言歸化之後二十八年於茲矣未有立錐之地冑无處身之便平生之日無復所愁身亡之後妻孥何賴請永給此宅以為私居詔賜之癸未奉幣石清水八幡大菩薩宮并賀茂御祖別雷松尾稻荷木嶋乙訓大依羅垂水廣田生田長田祈甘雨也是日左辨官推使部桑名吉備麻呂言降雨之術請被給香油紙米等試行之三日之内必令有驗於是給香一斗油一斗紙三百張五色絁各五尺絹一疋土器等甲午渤海國使楊中遠自出雲國還於本蕃王啓并信物不受而還之大使中遠欲以珍翫玳瑁酒盃等奉

諸僧祈雨不驗有慙遁者嚫施也

獻天子皆不受之乙未屈傳燈大法師教日於神泉苑率二十一僧修金翅鳥王經法祈雨也○七月庚子朔辛丑右大臣從二位藤原基經以久旱不雨上表請罷摂政優詔不聽壬寅比日炎旱神功皇后楯列山陵成祟遣使巡撿守喪儀倉者於倉下解鹿喫肉百姓伐取南北二陵樹木三百三十二株守倉人及諸陵官人科罪辛亥轉經五日請雨不驗僧中或有慙愧不受嚫物而潜遁者乙卯遲明遍雨未時雷激雨殺諸衛及内舍人陳於殿前宮中士大夫稱慶歡呼○八月己巳朔聖體不豫丁丑停釋奠緣國忌



大唐商人崔鐸来

也丁亥是日可行釋奠之礼大學寮犬産成穢因而停止庚寅先是太宰府言去七月二十三日大唐商人崔鐸等六十三人駕一隻船来著筑前國問其来由崔鐸言從大唐台州載貴國使多安江等頗齎貨物六月一日解纜今日得投聖岸是日勅宜依例安置供給出雲國丁酉晨太白與歳星同舍相去八寸後日晨相去尺餘○九月己亥朔庚子佐渡國言連理樹丁未停重陽節以自去八月朔聖體乖和摂理未驗也詔遣外記錄公卿已下五位已上見在侍從所座者賜祿有差庚戌有鼠嚙抜内豎傳籌木去

出雲国海部金麻呂釣得奇石

落於紫宸殿上。甲子、任大嘗會御禊裝束及前後次第司、以參議大宰權帥從三位在原朝臣行平為裝束司長官云々。乙丑、出雲國言、楯縫郡白水郎海部金麻呂、同姓黑麻呂等、今月二日、乘扁舟泛海釣魚、二人沉釣、羅繫海底、引之不出、絲緡入水五十餘丈。金麻呂等下手緩々引釣、獲石一拔。其上生木三株、草三莖。其木一株、高二尺六寸、攅柯無葉、初出之時、其色赤黑黏、如塗鮨、及其漸乾、更變淺黑。一株高同上、双幹聳出、白色如貝。一株高三寸、形如鹿角、上頭有如檜葉者。其草二莖青色、一莖赤色、并形如菌。○



散斎一月、致斎三日、致斎前後謂為散斎也

大江音人逝

冬十月戊辰朔、日有蝕之。丙子、參議藤原冬緒任中納言。丙申、天皇備法駕、幸鴨水、修禊事、為十一月將行大嘗會也。丁酉、所司大祓於朱雀門前、緣欲供奉大嘗會也。○十一月戊戌朔、頒旨百官五畿、豫禁凶事。凡天皇受讓踐祚、七月以前即位者、當年行事、八月以後者、明年行事。散齊一月、致齋三日。齊月之内、豫忌凶惡之事、自餘諸事依式准擬。庚子、參議從三位行左衞門督大江音人逝。乙卯、夜天皇御豐樂院、自供大嘗祭、王公畢會、百官供奉如式。丙辰、悠紀國獻物、并奏風俗歌舞。丁巳、主基國獻物風俗歌舞一

佐々貴山是野以献米助国用有賞

僧遍照上表

勅定毎年献荷前幣五墓

同。悠紀自昨迄今、王公已下晝夜飲宴、極歡而罷。悠紀主基並奉獻衣被。詔班賜五位已上預宴者也。壬戌、悠紀主基國宰郡司歌女百姓賜祿有差。○十二月丁卯朔。戊辰、授近江國蒲生郡大領外正六位上佐々貴山是野外從五位下、以獻米二千斛、穀三千斛、助國用也。乙亥、詔以元慶寺為定額。大悲胎藏業一人、金剛頂業一人、摩訶止觀業一人。先是法眼和尚位遍昭上表言、中宮有娠之日、今上降誕之時、遍昭薄心誓願、草創此寺。己卯、勅定每年獻荷前幣五墓。贈太政大臣藤原氏多武峯墓在大和國、贈正一



賜唐人駱漢中衣粮

位源潔姬墓、太政大臣贈正一位藤原忠仁公墓、並在山城國愛宕郡、贈左大臣藤原長良墓在山城國宇治郡、贈正一位藤原氏墓在山城國紀伊郡、自餘皆停廢焉。丁亥、於内裏始修佛名懺悔之事。是日、詔令大宰府量賜唐人駱漢中并從二人衣粮。入唐求法僧智聰在彼二十餘載、今年還此。漢中隨智聰來。智聰言曰、漢中是大唐處士、身多伎藝、知其才操、勸令同來、不事蹉跎。求獨取艱澁、願加優恤、以慰旅情焉。辛卯、授近江國正四位下伊冨岐神從三位。左京人從五位下行讚岐介都御首、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兼行

元慶二年

大内記越前権介都良香、散位正六位上都臼雄正七位下都友道四人、賜姓朝臣。其先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之後、與上毛野大野池田佐味車持朝臣同祖也　癸巳、無位高平王賜姓平朝臣。贈一品萬多親王孫、正四位下正行王之男也　丙申、大祓追儺如常。

戊戌二年、春正月、丁酉朔、天皇不受朝賀。澍雨降雪也。七耀暦、蔵氷様、腹赤魚等、所司付内侍奏。宴侍臣於紫宸殿、雅樂奏樂。日暮賜被。己亥、左大臣正二位源融重上表、辞職。不許。上行右近衛権中将在原業平奉傳綸旨、却臣表章。癸卯、所司付内侍獻剛卯杖。天皇御紫宸殿覧青馬。賜宴群臣。奏女樂。賜祿各有



以不動穀頒給百姓

差。甲辰、於豊樂院始講最勝王経、以興福寺僧法相宗傳燈大法師位孝忠為講師。大極殿未造。故於此修之。丁未、参議従三位行左近衛中将源能有為左近衛督。其餘任官多之　辛亥、勅以播磨國不動穀六十斛、轉於和泉國班給百姓。以去年旱饑也。壬子、踏哥之節。天皇在御簾中、賜宴侍臣。雅樂奏樂、宮人踏哥如常儀。賜祿有差。癸丑、皇帝御建礼門観射礼。親王已下及六府以次射焉。甲寅、帝御射殿覧四府賭射。丙辰、内宴。近臣賦詩。及奏女樂。群臣歓洽、畢景而罷。賜祿有差。甲子、藤原敏行等為賣常平所米使。乙丑、伊賀國

偵候間諜也

邊要弩師定秩限支

言、木連理。是月、京師多偸盗、掠奪人物。遣左右近衛官人已上二十人、各騎官馬、巡夜覘偵。○二月、丁卯朔、雷二三聲、降雨。釋奠及大原野祭如常。己巳、応諸弩師秩限、一准史生事、右得式部省解、偁、撿案内、弩師之興、始自邊要陸奥出羽大宰府及壹岐對馬、皆准史生限五年。伯耆隠岐二國、准史生限四年。而因幡出雲長門等國、解從限六年。伏尋物情、陸奥出羽之在絶遠、尚限五年。因幡出雲之居中國、何得六年。求之物情、竊所不安。望請、件等弩師、一准史生、以為秩限。望請官裁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将



令善淵愛成始讀日本記

越前国氣比大神現祟怪

皇太后宮大夫藤原良世宣、奉勅依請。己卯、詔以近江國坂田郡伊吹山護國寺列於定額。庚寅、遣神祇大副従五位上大中臣有本於大極殿壇上、祈請百神、縁初造大極殿也。辛卯、於宜陽殿東廂、令従五位下行助教善淵愛成始讀日本記。従五位下行外記島田良臣為都講。右大臣已下参議已上、聽受其説。癸巳、是夜偸兒剥取紫宸殿軟障。為警夜近衛舍人所捕獲。先是、越前國言、氣比大神宮祝部等申曰、神宮忽見大災、驚走入宮。實無失火。陰陽寮占云、為纖神社、因現祟恠。彼國須慎疫癘風水之灾。是日下知。

頒給備前国不動穀於河內飢民

出羽国夷俘叛乱

國宰洒掃神宮轉讀佛經甲午勅備前國不動穀一萬斛運充河內國班給百姓以去年旱損民多飢餓也○三月丁酉朔辛丑詔令太宰府採豊前國規矩郡銅充彼郡徭夫百人為採銅客作兒先潔清齋戒申奏八幡大菩薩宮癸卯遣使奉伊勢大神宮幣并神宝弓𢷋劍等物乙巳地震是日分遣使者奉幣馬於賀茂御祖別雷松尾石清水稲荷住吉平野大原野梅宮及班幣五畿七道諸名神賽禱也（有告文自餘社並准此）乙丑晦出羽國守正五位下藤原興世飛驛上奏夷俘叛乱今月十五日燒損秋田城并郡院屋舍



扼捉持也史扼喉拊背

城邊民家仍以鎮兵防守且徵發諸郡軍勅符曰得奏狀既知夷虜悖逆攻燒城邑犬羊狂心暴惡為性不加追討何有懲肅事須量發精兵扼其喉咽但時在農要人事耕種若多動衆恐妨民務夫上兵伐謀良將不戰巧設方畧以安邊民亦別有勅符下出羽國若當國之兵力不足制者早告陸奥令其赴救凡蠻貊之心候時而動雖云醜類之可責聊亦國宰之不良宜施慰撫之化以遏風塵之乱又勅符陸奥國司曰得出羽國今月十七日奏狀偁逆賊悖乱攻燒城邑者兩國接境非常難知若無豫戒何備不虞宜

官符

加警肅以鎮國內亦若出羽國来請援兵隨發精勇応時赴救兵貴神速罪深逗留待其告急莫失事機○夏四月丙寅朔日有蝕之甲戌殞霜摧少僧都法眼和尚位宗叡奏言薬師寺法相宗傳燈大法師位義澄同宗傳燈大法師義叡東大寺律宗傳燈大法師位忠城華嚴宗傳燈大法師位心恵等四人兼學真言堪為師範伏望隨修行傳燈大法師位真如本願令入住超昇寺詔從之庚辰公卿於太政官曹司廳賜天武官六位已下成選位記策命如常乙酉賀茂祭如常先是左近衛官人之染死穢者入侍陣座



召菅原道真於宜陽殿読銓擬郡司簿

出羽国賊徒蜂起

是故祭使不受辭見自內蔵寮赴社庚寅式部省奏諸國銓擬郡司簿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将陸奥出羽按察使源多奉勅於宜陽殿西廂喚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菅原道真讀之是日始竪大極殿柱辛卯備中國獲白雀一癸巳出羽國守正五位下藤原興世飛驛奏言賊徒弥熾不能討平乃差六百人兵守彼隘口野代営比至燒山有賊一千餘人逸出官軍之後殺略五百餘人脱帰者五十人城下村邑百姓廬舍為賊所燒損者多乃勅符下上野下野等國發兵救之且勅于陸奥出羽國責以緩救○五

以不動穀班賜攝津国飢民

大和国大旱賑給

大流星

月、丙申朔、丁酉、攝津國旱飢、詔、轉運播摩備前兩國不動穀各三千斛、班賜百姓、己亥、詔授從五位上守右中辨藤原保則正五位下、即拜出羽權守、右中辨如故、左衛門權少尉正六位上清原令望為權掾、左衛門權少尉如故、右近衛將曹從七位下茨田真額為大目、右近衛將曹如故、三人並發遣出羽國、擬討反虜、癸卯、大和國去年大旱、百姓飢饉、詔以正税三萬束賑絶乏戶七萬八千八百一十人、甲辰、亥時有大流星、出自氐南入軫翼間、其尾二許丈、色赤有光、衆星隨行、所過之處木葉作色、是日下符相模國、令採進槻弓百枝、安房國



令諸国採進弓

一身田

百枝、信濃國梓弓二百枝、但馬國檀弓百枝、備中國柘弓百枝、備後國百枝、壬子、授駿河國從五位上美和大神正五位下、○六月、乙丑朔、丙寅、勅以參河國播豆郡荒廢田一百町、賜孟子内親王、為一身田、丁卯、自去年至此不雨、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並奉幣祈雨、賀茂御祖別雷、松尾、稲荷、貴布祢、丹生川上、乙訓、木主八社是也、丹生川上加奉黒馬一疋、辛未、出羽國守藤原興世飛驛奏言、權掾小野春泉、文室有房等在秋田營、去四月十九日、遣最上郡擬大領伴貞道、俘魁玉作宇奈麻呂、將官軍五百六十人偵候

伴貞道與賊戰而死

俘魁玉作宇奈麻呂戰死

賊類形勢、路遇賊三百餘人、合戰射傷賊十九人、官軍被傷七人、貞道中流矢而死、二十日賊衆增加、不可相敵、會暮戰罷、引軍還營、明日凶徒挑來接戰、賊死者五十三人、瘡者三十人、官軍死、并瘡痍者二十人、奪取賊弓三十一、鞆二十五、襖十七領、米穀糒稲、又復有數、燒賊廬舍十二、生虜七人、官軍疲極、射矢亦盡、同引還營、今月七日、重遣宇奈麻呂登高候望、卒爾遇賊、抜劔相鬪、斬首二級、宇奈麻呂沒於賊手、其後有俘囚三人来言、賊謀秋田河以北為己地、更有賊五人、着甲冑伏隱草中、遣軽兵百餘人、追射殺



藤原統行小野春泉文室有房藤原梶長並戰死

殊死決死也

三人、奪鞍馬弓矢靭劔等物、有數、自後賊徒猥盛、侵凌不息、官軍征討、未由摧滅、是日重飛驛言曰、權介藤原統行、權掾小野春泉、文室有房等、進至秋田舊城、蓄甲積粮、陸奥押領大掾藤原梶長等、所將援兵、與本國兵卒、合五千餘人、聚在城中、賊出不意、四方攻圍、官軍力戰、賊勢轉盛、權介統行等戰敗而歸、權掾有房殊死而戰、殺賊數人、賊矢中左脚、被瘡逾厲、軍無後繼、挺身逃歸、權介統行男從軍在戰、及權弩師神服直雄、並戰而死、甲冑三百領、米糒七百碩、衾一千條、馬一千五百疋、盡為賊所取、自餘軍實器仗、

鎮守将軍小野春風與坂上好蔭討賊

什物一無在存者、壬申、以圖書頭従五位下藤原有
文為治部少輔民部少輔従五位下藤原弘蔭為相
摸介散位従五位下小野春風為鎮守将軍、詔令春
風與陸奧權介従五位下坂上好蔭、星言進發先入
陸奧、各将精兵五百人奔赴救之、賜春風好蔭甲冑
各一具、授出羽權掾正六位上文室有房従五位下、
賞力戦之功也、初公卿於仗下喚驛使丸部瀧麻呂
問軍曲折、瀧麻呂言、官軍戦者人無固志、望散奔竄、
唯生是求、有房死戦、不顧生存、時流矢傷其左踵、矢
盡而歸、恨無後救、仍有此賞、以勸其後也、乙亥、是日



白鷺鬪紫宸殿前

版位以漆題書其品位者

月次并神今食祭、時論以為出羽飛驛使入禁中、可
謂添死穢、由是天皇不親祭事、遣公卿不入内裏者
於神祇官攝行、己卯、有白鷺一雙飛鬪紫宸殿前、其
一下集殿庭版位側、庚辰、雷電雨下如倒井、京城之
内溝渠皆溢、霹靂於東寺幡竿、是日出羽國守藤原
興世飛驛奏言、賊鋒強盛、日増暴慢、圖守官所視無
去意、官軍畏懦只事逃散、陸奧軍士二千人、押領掾
藤原梶長等、竊求山道皆悉亡、即日勅更下陸奧國
追還逃亡兵士二千人、國宜知之、辛巳、授播磨國従
五位上白國神正五位下、癸未、雷不雨、夜熒惑守天

藤原宜子卒

簡點勇敢軽鋭者

摂津災旱飢殣盈路

江、経二箇日、甲申、權掌侍従四位下藤原宜子卒、乙酉、
夜有流星、出自斗邊、入箕星下、色白尾短、勅令東海
東山両道諸國、簡擇勇敢軽鋭、須待出羽國奏請、応
機奔赴伊勢二十人、参河二十人、遠江十人、駿河三
十人、甲斐二十人、相模二十人、武蔵三十人、下總三
十人、常陸五十人、美濃三十人、信濃三十人、令相模
國送綿一千屯于出羽國、為充造襖料也、辛卯、夜有
流星出自騰蛇、入雷電星、色赤長二丈餘、摂津國頻
年災旱、饑殣盈路、以糒一百斛賑給之、癸巳、大雷雨、
諸衛陣於弘徽殿前、天皇御此殿故也、(○)秋七月、甲



藤原保則文室有房清原令望南淵秋郷拒賊於秋田河南

午朔、是日立秋、早旦雷聲、大蔵省奏霹靂於倉前槺
木、有黄雀口含蒼虫而死、腹毛焦爛、癸卯、出羽國飛
驛奏曰、正五位下守右中辨兼權守藤原保則到國
察向前之行事、運行軍之籌策、遣權掾文室有房、左
衛門權少尉兼權掾清原令望、上野押領使權大掾
南淵秋郷等、率上野國見到兵六百餘屯、秋田河南
拒賊於河北、又秋田城下賊地者、上津野、火内、杉淵、
野代、河北、腋本、方口、大河、堤、姉力、方上、焼岡十二村
也、向化俘地者、添河、覇別、助川三村也、令此三村俘
囚并良民三百餘人、拒賊於添河、次攻雄勝後將侵

以不動穀給添河覇別助川之俘囚
俘囚深江弥加止等感恩襲殺賊

府其雄勝城承十道之大衝也國之要害尤在此地
仍遣左馬大允藤原滋實左近衛將曹兼權大目淡
田真額等以雄勝平鹿山本三郡不動穀給郡内及
添河覇別助川三村俘囚慰喩其心令相勵勉於是
俘因深江彌加止玉作日麻呂等誘率三村俘囚二
百餘人夜襲殺賊八十人燒其粮食舍宅感恩賚也
或云津輕地夷狄或同或不同若不同者以上野國
軍將得討滅遂同者雖大兵難可輙制上野下野陸
奧三國軍士總四千人其陸奧軍先既亡歸上野軍
見來六百餘人下野軍雖入堺者未知強弱津輕夷



進藤原基経爵賜隨身
有流星大可一丈

俘其黨多種不知幾千人天性勇壯常事習戰若迎
逆賊其鋒難當請常陸武藏兩國軍合二千人以誡
備非常丙午詔令太宰權少貳從五位下藤原仲直
攝行警固事庚戌進右大臣從二位藤原基經爵加
正二位又賜隨身宜褒崇攝政之意也〇八月甲子
朔乙丑夜有光見紫宸仁壽兩殿之間曉有流星南
行大可一丈京城皆見之癸酉頒下山城河内攝津
等國在國内吹戸口分田令鼓吹司撿領癸未任伊
勢齋内親王行禊前後次第司式部少輔兼文章博
士從五位下菅原道真為前次第司長官兵部少輔

從五位下兼行伊勢權介平季長為後次第司長官
戊子皇弟貞保親王於披香舍始讀蒙求從四位下
式部大輔兼美濃權守橘廣相侍讀小會置宴右大
臣特喚從五位上守左少辨巨勢文雄文章博士從
五位下兼行大内記越前權介都良香從五位下行
大内記嶋田良臣正六位上行少内記菅原惟肖等
數人令賦詩管絃攔奏夜分而罷賜祿有差己丑伊
勢齋内親王欲以明日入野宮仍於建礼門前修大
祓辛卯伊勢齋内親王出自雅樂寮假官禊於鴨河
即入野宮〇九月癸巳朔己亥有大鳥集肥後國八



肥後八代郡大鳥集
肥後蒲知比咩神社前河水変赤如血
太皇太后五秩之賀儀

代郡倉上又宇土郡正六位上蒲智比咩神社前河
水變赤如血緑邊山野草木彫枯宛如嚴冬神祇官
陰陽寮卜筮云彼國風水火疾疫可成災故神明又
怍庚子改鑄銅印一面賜安藝國以前印文字刓滅
也辛丑重陽之節天皇御紫宸殿宴於群臣喚文人
賦詩教坊奏女樂宴竟賜祿有差丁巳太上天皇延
屈碩學高僧五十人於清和院大設齋會講法華經
限三日訖太皇太后今年始滿五十之筭由是慶賀
修善祈禱餘齡親王公卿文武百官畢會戊午夜雷
電大雨諸衛警陣殿前庚申紀伊國司言今月二十

紀伊国府廳被震激雷

關東諸国地大震

六日亥時、風雨晦暝、雷電激發、震於國府廳事、及學校、并舍屋、被破官舍二十一宇、緣邊百姓四十三家、辛酉、夜地震、是日、關東諸國地大震裂、相模武藏特為尤甚、其後五六日、震動未止、公私屋舍一無全者、或地窪陥、往還不通、百姓壓死不可勝記、壬戌亥時、加戌四刻一分、日蝕十五分之十三半強、是月陰雨連澍、略無霽日、多有損者、救護殆罷○冬十月、癸亥朔丙戌、左近衛左衛門左兵衛左馬等、府寮獻物、天皇御紫宸殿、王公侍宴、命酌奏樂、終日酣暢、日暮酒闌、公卿降殿、於庭中歌舞、極歡方罷、班賜有差、先是



聖体不豫右府源多祈禱有驗

元慶元年五月六日、帝御武徳殿、令左右馬寮細馬競走、角其足、右馬既勝、仍左方府寮獻其輸物、去年冬有事大嘗、帝親奉祀、是故今月有此事焉○十一月壬辰朔壬寅、太上天皇獻物於皇太后宮、雅樂奏樂、令太上天皇童親王舞、右大臣藤原基経男兒一人預焉、先是、延五十僧講経薫修、是則解齋之宴也、親王公卿及五位已上畢會、歡飲竟日、賜祿有差、丁未、先是聖體違豫、右大臣齋戒嚴肅祈禱、翌日乃瘥、是日身自向大和國春日神社、奉幣賽先禱也、乙卯、新嘗祭、天皇御神嘉殿、親以奉祭、丙辰、天皇御紫宸

櫃日宮託宣

殿、賜宴群臣、五節舞如常、宴竟賜祿各有差、丁巳寅時、月入氐中、戊午卯時、月犯房星、并金鈴星○十二月壬戌朔癸亥、有大鳥四、翺翔於御在所上、授武藏國正四位下氷川神正四位上、壬申、月次神今食祭、中院犬死、仍天皇不御神嘉殿、公卿於神祇官供奉、是日太宰少貳従五位下嶋田忠臣等奏言、櫃日宮有託宣云、新羅虜船欲向我國、宜為之備、因茲遣従五位上守刑部大輔弘道王向伊勢大神宮祈請冥助、是夜月犯畢、辛巳、以従五位上守民部大輔藤原房雄為太宰權少貳兼左近衛權少將、俾赴大宰府、



元慶三年

警戒戎事、癸未、遣使諸山陵墓奉獻荷前幣、公卿奉勅於建礼門前發使、乙酉、遣兵部少輔従五位下兼行伊勢權介平季長向太宰府奉幣櫃日八幡及姫神住吉宗形等大神、其櫃日八幡姫神、別奉綾羅御衣各一襲、金銀裝宝劔各一、以彼府奏有託宣云、新羅凶賊欲窺我隙、且肥後國有大鳥集河水變赤等之恠也、丙戌、無位潔行王賜姓平朝臣、潔行二品賀陽親王男、従四位上利基王之子也、

己亥三年、春正月辛卯朔、天皇不受朝賀、御紫宸殿賜宴侍臣、所司獻剛卯杖、奏七曜暦藏氷様腹赤魚、

僧真雅寂
侍奉天皇見親重

賞深江三門軍功

雅梨、如常儀、宴竟賜祿。癸巳、僧正法印大和尚位真雅寂。（真雅、俗姓佐伯、右京人、贈大僧正空海之弟也、時年七十九、和尚自清和太上天皇初誕之時、未嘗離左右、日夜侍奉、天皇甚見親重、奏停山野之禁斷遊獵之娯、又請攝津国蟹胥、陸奥国鹿尾莫、以為贄奉充御膳、詔並從之、）丁酉、天皇御南殿覽青馬。戊戌、大極殿前齋講如常。辛丑、出羽國飛驛奏言、去年十二月十日、凶賊悔噬臍之過、致束手之請、便返進所掠奪。癸卯、授出羽國俘囚外正六位下深江三門外五位下、賞軍功也。乙巳、勅遣從五位上守左近衛權少將兼行太宰少貳藤原房雄於太宰府、警固之事准坂上瀧守例、令左近衛五人、右近衛三人隨身、並乘傳

有鷩集版位之東

都良香卒
當時博洽儒者

而發焉。○二月辛酉朔甲子、停新年祭、以左馬寮牛死也。授左馬寮無位生馬神從五位下。丁卯、釋奠、并大原野祭如常。戊辰、山城、河内、攝津、加賀、尾張、遠江、伊豆、安房、常陸、但馬等國司、勘注國内損田言上、勅、損田数非無疑殆、然而國宰其人、仍停遣使、宜此般據國司勘定、但乘田不在免限。乙亥、除目。（二十五人）丁丑、先是太上天皇勅、返御封一千戸、至是天皇上表、不奉勅旨、猶充奉二千戸。壬午、夜鷩集紫宸殿前版位東。乙酉、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兼大内記行越前權介都良香卒。（按元亨釋書、都良香、香京兆人也、丈才冠世、仕到著作郎、菅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



木連理

菅公位爵日加、良香不及、怒棄官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年、或見大峯山窟中、顔色不衰云、今世所有都氏文集、雖不全、然讀之、則其博洽可以見焉、誠是本朝之儒者也、託之神仙者、從人之妄説歟、遷怒于菅相、妄誣矣、）丙戌、勅免許讃岐國例損四十九戸、永以為例。先是國宰奏言、此國課十一万八千人、管田一万八十町、貢賦之数、踰諸國、因茲申請准大國例、被免例損四十九戸。下野國雖云上國、免四十九戸、望請准彼國例、被許件数。從之。己丑、詔累贈外祖贈左大臣藤原長良為太政大臣。○三月辛卯朔壬辰、近江國言、木連理。生筑夫島神社前。以山城國正税稲三万束、充大和國、以頻年遭損、百姓彫弊也。癸卯、丹

神功皇后御前椛無故破裂

淳和太皇太后崩葬嵯峨山

舅之子為内兄弟、姑之子為表兄弟、曰之中表之親

後國言、異國船一艘漂着管竹野郡、皆悉破損、無有調度。（船長六丈、廣一丈五尺）丙午、豊前國八幡大菩薩宮前殿東一座神功皇后御前椛、無故破裂、成九十片、破裂之時、其鳴如憤、細聲。又肥後國菊池郡城兵庫戸自鳴。癸丑、淳和太皇太后崩。有遺令、不任縁御葬之諸司。天皇輟朝五日。（太后諱正子、嵯峨太上天皇之長女、與仁明天皇同産也、母太皇太后橘氏、后美姿端貞、婉有礼度、存母儀之徳、中表則之、）甲寅、太上天皇於清和院設大齋會、講法華經、限五日訖、親王公卿畢會。乙卯、葬淳和太皇太后於嵯峨山、諸衛警固、宣告百官及五畿内七道諸國、今月二十三日、淳和太后崩、既曰

配置於武藏國新羅人出奔

源兼善卒

國毋可謁至尊天下臣民何無喪礼然而時有遺令停止凶礼宜不着素服弁擧哀戊子清和院齋講事畢以米一百五十斛穀一千斛賑給東西京僧尼男女不能自存者○夏四月庚申朔辛酉先是貞觀十二年九月十五日配置新羅人五人於武藏國至是國司言其中二人逃去不知在所仍太政官下符左右京五畿七道諸國捜索甲戌公卿於太政官成選位記宣制乙亥故太政大臣忠仁公墓置守冢一烟辛巳天皇遷自弘徽殿御清涼殿甲申銓擬郡司簿大臣奉勅行從四位上行侍從源兼善卒時康親王之子也乙



天皇始讀御註孝経善淵永貞侍讀

令善淵愛成讀日本紀

酉天皇始讀御註孝経從五位上博士兼越中守善淵永貞侍讀民部少輔從五位下藤原佐世為都講大臣已下並侍焉○五月庚寅朔太上天皇遷自清和院御粟田院即是藤原基経之山莊在鴨川東也丙申令從三位下守圖書頭善淵愛成於宜陽殿東廂讀日本紀喚明経紀傳生三四人為都講大臣已下毎日聞講前年始讀中間停廢故更始讀焉丁酉授右大臣家令正六位上菅原永津外從五位下永津撿挍造粟田山莊仍有此授也是夜太上天皇落飾入道于時權少僧都法眼和尚宗叡侍焉壬寅上

伊勢大神宮氏人神主姓加荒木田三字

總國司言頻年災疫百姓多死調庸租税未進猥積望請二箇年間停止出挙佃公営田正税本穎依式借貸獲稲殘穎附帳言上許之丙子勅令大和國進米百斛於清和院充太上天皇頭陀山中之費壬子奉錦二千屯錢一百貫文於粟田院奉充路中之施行料伊勢國度會郡大神宮氏人神主姓加荒木田三字大神氏人有三神主姓荒木田神主根本神主度會神主是也自進大肆荒木田神主首麻呂以後脱漏荒木田三字今首麻呂裔孫向官被許故因奮加之甲寅奉為太上天皇度僧三十人淳和太皇太



輔世王卒

紫雲見

后崩後例度二十人是日從四位下行阿波權守藤原安方請出家為沙門勅許之安方侍奉清和院隨至入道焉丁巳除目十六人○六月庚申朔庚午月次神今食祭天皇御神嘉殿親王奉祭癸酉遣使於大和國廣瀬龍田攝津國住吉大依羅等四神社奉神財戊寅賑給東西京飢餓病困者癸未從四位上行伊豫守輔世王卒輔世二品太宰帥仲野親王之子也○秋七月甲午朔乙卯於仁壽殿東庭覧左右相撲人等但不令角力○八月戊午朔辛酉大和國告紫雲見長十許丈廣可三丈起自地上竟于天食頃消散丁卯停釋奠

天皇始讀論語大春日雄繼侍講

梨季華

之札以今月八日木工頼藤原維邦於寮直曹頓卒諸司入彼寮也癸酉天皇始讀論語正五位下行大學博士大春日雄繼侍講丙子任伊勢齋内親王行禊前後次第司以從五位上行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菅原道真爲前次第司長官從五位上行兵部少輔藤原時長爲後次第司長官判官主典各一人是月京邑往々梨季華或實○九月戊子朔日有蝕之丙申齋内親王入齋宮是日早朝臨葛野河以修禊事即使參入豊樂院天皇御豊樂殿令發内親王天皇喚神祇大副大中臣有本稱唯昇殿跪侍右大臣



大極殿成饗預作事者

代天皇宣勅行事齋内親王駕輿出自朱雀門掖門東向就路乗輿還宮是日停重陽之節不賜侍臣菊酒也○冬十月丁巳朔天皇御紫宸殿六府少將佐等就版奏當番可上近衛兵衛等名簿賜宴侍臣左右近衛府奏雅樂等賜祿如常甲子大極殿成右大臣設宴於朝堂院含章堂饗預作事四位已下雜工已上及飛驒工等親王公卿百寮群臣畢會喚大學文章生等令賦詩雅樂寮擧音樂樂闋一曲之間飛驒工二十許人不任感悦起座拍手歌舞合座大爲咲樂宴竟賜祿各有差但文章生等後日追給絹綿

源覚卒

戊辰熒惑逆行自郗微左掖門入犯守執法己巳勅令太宰府庫物之代砂金六百三十三兩水銀百七十五兩注附官帳辛未令太宰府及豊前長門等國禁止出境内之馬丙子勅令大和國進米百斛於清和院奉充太上天皇頭陀山中之費宮内卿正四位下源覺卒（仁明天皇之子也母山口氏）庚辰寅時太上天皇駕牛車幸大和國勅遣參議從三位行左衛督兼美濃守源能有率六府將曹志府志各一人近衛兵衛門部各十人奉衛太上天皇○閏十月丁亥朔己丑勅無品高岳親王入唐之後男正五位下在原安貞等



儀子内親王薨

木連理

隠岐国兵庫震動

請被返收親王封邑朝家思其遺愛不忍許聽如今年紀徒積帰来無期宜仰所司令充安貞往日之請焉庚寅授上野國正四位下勲八等貫前神正四位上辛卯一品儀子内親王薨乙巳伊勢高宮物忌准諸宮物忌永充日粮以神封物給之己酉伊勢國言木連理生鈴鹿郡山中○十一月丙辰朔旦冬至右大臣已下參議已上抗表賀之於宜陽殿而廟賜親王已下次侍從已上飲非侍從四位五位及未得解由五位已上國宰被喚預席宴竟賜祿各有差己未隠岐國言上兵庫震動辛酉停梅宮祭梅宮祠者仁

良岑長松卒

摂政基経撰文德實録有序文

明天皇母、文德天皇祖母、太后橘氏之神也、歴兼和
仁壽二代、以為官祠、今永停廢焉、甲子、丹波國言上、
慶雲見、乙丑、散位從四位上良岑長松卒、（長松者、大納言贈從二位安世之子也、長松無他才、能以弾琴、配於唐使、卒時年六十六）戊辰、摂政基経撰
畢文德實録、獻之、其序曰、臣基経等竊惟、自古人君
王者、莫不固天度以叙憲章、立日官而平暦數、政姫
漢之十餘載、善惡呈理於掌中、齊梁之百餘年、昏明
折徽於帷下者也、伏惟太上天皇、孝治有日、文思垂
風、夢想先皇之起居、庶幾聖主之言動、去貞觀十三
年、詔右大臣從二位左近衛大將臣藤原朝臣基経、



初学盛乎大漢、重雍襲熙

中納言從三位行民部卿兼春宮坊大夫臣南淵朝
臣年名、參議正四位下左大辨臣大江朝臣音人、外
從五位下行大内記善淵朝臣愛成、正六位上行少
内記都宿祢良香、散位正六位上島田朝臣良臣等、
數人、據舊史氏、始就撰修、三四年來、編録疎略、適屬
揖讓、刀筆暫休、今上陛下、武子文孫、重熙累洽、追尋
前業、逾勸勤修、數月以降、大納言正三位臣年名、參
議從三位左衛門督臣音人、天不憖遺、奄然下世、至
元慶二年、更勅、摂政右大臣臣基経、俾參議刑部卿
正四位下兼行勘解由長官近江守臣菅原朝臣是

鞅掌事煩、不暇為容儀也

日本文德天皇實録成

善等、與前修史者文章博士從五位下兼行大内記
越前權介都朝臣良香、從五位下行大外記島田朝
臣良臣等、專精實録、覃思必書、良香慭斯文之晩成、
忘彼命之早殞、註記随手、己去忽焉、臣等百倍筋力、
參合精誠、銘肌不遑、鞅掌從事、起自嘉祥三年三月
己亥、訖于天安二年八月乙卯、都慮九年、勒成十巻、
春秋繋事、鱗次不忒、動靜由哀、毛擧无失、唯細微常
語、衆小庶機、今之所撰、棄而略焉、名曰日本文德天
皇實録、取諸雖百世可知也、臣等生謝龍門、種非虎
乳、殊恐謬缺文於聖訓、忝直筆於明時、謹詣天闕奉

本朝通鑑　卷之二十一　陽成上　三十二　何不成舍藏

石見国獲白猿、木連理

班田左右京五畿内国

進、以聞、謹序、（此序菅原道真代父是善作之）己卯、是夜月入氐中、庚
辰、天皇御紫宸殿、宴于百官、大哥五節舞、並如常、賜
禄有差、是日正三位源多、叙從二位、從三位藤原冬
緒、叙正三位、正四位下菅原是善、叙從三位、正四位
下忠貞王、從四位下藤原諸葛、藤原山蔭、共任參議、
壬午、石見國言、獲白猿一、木連理六、癸未夜、熒惑入
氐、○十二月丙戌朔、戊子、勅曰、左右京職、五畿内國、
班田、雖須依先例、遣使授之、而頃年畿内衰弊、倉廩
虚耗、宜停領使、特委國宰、癸巳、勅、令參議正四位下
行左大辨兼左近衛中將近江權守源舒、撿挍山城

任撿挍班田使

源實朝與三善善信問答之事

國班田。參議正四位下忠貞王撿挍大和國、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藤原冬緒撿挍河內和泉兩國、參議右大辨從四位上兼行肥後權守藤原山蔭撿挍攝津國。並身在京師、遙攝其事。頒下國司聽其處分。甲午、太政官頒下詔書於百官、五畿內七道諸國偁、詔去月二十五日詔旨、天下高年宜量賜物者、仍須九十已上老人各賜正稅穀一斛。因豐後守藤原智泉解狀、詔源多告諸州、停止任用之吏恣決郡司及書生。國掌文屋康秀任縫殿助。今按、源實朝問三善善信曰、康秀為三河國掾、將行時、誘引小野小町。



元慶四年

橘信陰卒

此二人共在仁明帝御宇。不知可當清和帝世乎。善信答曰、康秀元慶三年為縫殿助、則值清和帝世無疑。

庚子四年、春正月朔、天皇不受朝賀、雨也。丙辰、親王公卿及侍從參太皇太后中宮、賜衣被綿焉。庚申、從四位下播磨守橘信陰卒。辛酉、天皇御紫宸殿、覽青馬宴群臣。奏女樂、賜祿有差。壬戌、大極殿齋講。以東大寺僧華嚴宗傳燈大法師位基秀為講師。朝講之後、基秀頓病、不待事畢辭讓而去。以律師法橋上人位平智代之。乙丑、二品行式部卿時康親王為常陸

釈奠占部月雄講礼記

隱岐国兵庫振動

太守、式部卿如故。○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丁亥、釋奠如常。祭礼已畢、直講正八位下占部月雄講礼記、文章生學生等賦詩。戊子、祈年祭如常。是日遣武藏權守從五位上弘道王向伊勢大神宮奉幣。告以大極殿成、其餘名神山陵奉幣略之。辛丑、內裏犬產之穢、延及所司、仍停韓神祭。是日正五位下守右中辨兼行出羽權守藤原保則飛驛奏曰、降虜進所掠取甲六十六領、冑三十二枚、太刀四枚、鉾一柄、箭一十隻。丁未、東方有聲如雷。壬子地震。先是隱岐國言、兵庫振動、經三日。後庫中鼓自鳴。陰陽寮占曰、遠方兵賊起



苞通包褁雜也

自地方。是日太政官符下、因幡伯耆出雲隱岐等國、慎令嚴警防護非常。○三月、甲寅朔甲子、勅出羽國軍士白丁神服貞氏等十一人、特預出身。先是去年十月十六日、彼國司言、貞氏等便習弓馬、苞為軍士、動從警戒、不顧私產。諸不經勘籍預於出身、從之。己巳、勅諸王與辞、准諸臣之狀、宣旨文武百官。先是式部省奏言、依令三位四位五位六位、於太政官寮已上同及中國已下各有與辭。或稱大夫、或稱姓。今觀流例、只為諸臣施此制也。於諸王則不論四位五位、總稱某王、商量事理尊卑失序。望請稱大夫、稱姓、一

清和太上皇巡幸和摂名山佛境

准諸臣以允貴名之礼壬申以伊勢尾張両國可進清和院封租白米一百斛相傳丹波國進官米奉水尾寺是時太上天皇巡幸大和摂津名山佛境廻御水尾山寺庚辰免除故一品儀子内親王家借大蔵省絹一百四十疋調布五百端以大和國城上郡宗像神預於官社座大政大臣東一条第又座筑前國宗像郡皆是同神別社也伊勢大神宮始置哥長一人預勘籍例除目人○夏四月甲申朔庚寅式部兵部奏成選擬階短册天皇不御前殿詔付本省行之甲午賀茂斎内親王臨於鴨水解禊即日便入紫野院



正内王卒

大流星

公卿及所司供奉如常式三年齋之後去年可入野宮縁穢而停非緩也乙未熒惑逆行犯房上相已亥散位従四位下正内王卒（業良親王之子）庚戌式部省奏諸國銓擬郡司簿有詔右大臣於仗下令勘解由長官従四位下兼行式部大輔橘廣相讀焉壬子晦寅時有大流星出自角間入梗河星聽筑後國正税返却帳所載勘出不待府解只請押署言上縁太宰府申請也○五月甲寅朔壬申令西大寺摂領西隆寺尼寺此両寺是高野天皇所建以西隆寺尼寺為西大寺僧等洗濯法衣之處也奏授正二位比叡神正一

崇朝終朝也

密勿猶黽勉也

在原業平菅野佐世並卒

位従五位下小比叡神従五位上癸酉快雨勅録公卿及近衛兵衛衛門六府官人已下見在陣頭者以穀倉院調布賜之公卿加賚内蔵寮御服給各有差外記内記侍仗下者亦預焉賀甘澍也先是有勅議定始自二十二日三箇日間於賀茂松尾等社将修灌頂経為祈雨也崇朝遍雨故輟停是時右大臣摂政每遇水旱災異則身修職欲消去之密勿祗畏恭事神明辛巳従五位上行左近衛権中将兼美濃権守在原業平従四位上行摂津権守菅野佐世並卒（業平者故四品阿保親王第五子正三位行中納言行平之弟也阿保親王娶桓武天皇女伊登内親王



王生業平業平雅操閑雅放縦不拘略無才学善作倭哥貞觀四年三月授従五位上五年二月拝左兵衛佐数年遷左近衛権少将尋遷右馬頭累加至従四位下元慶元年遷為右近衛権中将明年兼相模権守後遷兼美濃権守卒年五十六）○六月癸未朔己丑従四位上行太宰大貳安倍貞行詣闕辞見賜御衣一襲拝舞而出是日親王公卿参侍仗下遮留貞行聊命別酌以内蔵錢一萬充圍碁賭物酣暢而罷己亥但馬國言管二方郡百姓等遥望海中有物形似水鳥長可十丈前後之端有物秀出高可五六尺疑是船之舳艫也中央有隨風揺動之物疑是帆席也少間東行不見又西北方有泛海物其数三也経歷三日曽不揺

但馬国奏海上異船来
献白燕
源貞姫卒
太上皇移御嵯峨棲霞観

動疑是他國船也、又北方有一大船沉在海底、長十丈五尺許、由是下知但馬、因幡、伯耆、出雲、隠岐等國、時慎候望、以備不虞、辛丑、但馬國言、美含郡有一大船漂泛海上、長十丈餘、廣二丈六尺許、知是二方郡百姓所見三船之類也◯秋七月、癸丑朔、乙卯、自昨日大雨不止、入夜而霽、先是令七大寺及諸定額寺轉経祈雨、丁巳、伯耆國獲白燕一而獻、散事正四位下源貞姫卒嵯峨天皇之女◯八月、壬午朔、日有蝕之、甲辰、太上天皇還自水尾山寺、御嵯峨棲霞観、以水尾有営造佛堂也、詔授左大臣源融家令正六位上伴



菅原是善卒
有鳥嚙傳點籌木去
高向公輔卒

枝雄従五位下、棲霞観者、左大臣山荘也、故有此賞也、辛亥、参議従三位行刑部卿菅原是善逝年六十八◯九月、壬子朔、壬戌、禁中犬死、仍不發奉伊勢大神宮幣使、大祓於建礼門前、是日辰時、有鳥嚙内竪傳點籌木而去之◯冬十月、辛巳朔、天皇不御紫宸殿、於宜陽殿西廂賜侍臣酒、己亥、散位従四位下高向公輔卒、公輔者、右京人也、少年出家披緇為僧住延暦寺学真言教尤精義旨為同闍梨仁壽中徴侍東宮私通乳母吏漸發露太政大臣忠仁公聞之遂令還俗叡山中諸徳愛之為法器於是歎惜之貞観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授従五位下為皇太后宮大進八年遷式部少輔九年叙従五位上是年改権為真十六年叙正五位下元慶元年叙従四位下遷為讃岐権守卒時年六十四　癸卯、天皇御

出雲国地大震

紫宸殿、右近衛、右兵衛、右衛門、右馬等三府一寮獻物、五月六日、競走馬之輸物也、丁未、出雲國言、今月十四日、地大震動、境内神社佛寺宮舎、及百姓居盧、或頽倒、或傾倒、損傷者衆、其後迄于二十二日、晝一二度、夜三四度、微微震動、猶未休◯十一月、辛亥朔、壬申、鎮塊祭、去十六日依穢停止、故今日行之、乙亥、先是太上天皇聖體不豫、是日遷自棲霞観御圓覺寺、圓覺寺者、右大臣粟田山荘也、是夜地震◯十二月、庚辰朔、夜有流星、自東方来入狐星、其色赤、癸未、天皇御紫宸殿、喚公卿及百官於殿庭、策拜右大臣



太上天皇崩
藤原基経端嚴如神

正二位藤原基経為太政大臣、摂政如故、陽成實録所記如此、公卿輔任曰今歳十一月八日改摂政為関白、公卿百僚拜舞而罷、是日申二刻、太上天皇崩於圓覺寺、時春秋三十一、天皇風儀甚美、端嚴若神、性寛明仁如、温和慈順、非因顧問、不輙發言、擧動之際、必遵礼度、好讀書傳、潜思釋教、鷹犬魚獵之娯、未嘗留意、蔚々焉有人君之量矣、外祖太政大臣忠仁公、當朝摂政、樞機整密、國家寧静、天皇恭己、仰成嘿握靈綱而已、忠仁公薨殂、天皇躬親政事、率由恭儉、自後基経自大納言遷右大臣、助理萬機、務在濟益、吏稱其職、人類其慶、朝廷無事、内

外聞然故後之談前事者莫不思貞觀之政焉眞雅
法師自降誕初侍護聖躬奏建佛寺額曰貞觀雅死
後僧宗叡入唐求法受得眞言奉勸天皇結香火之
因自遜皇位御清和院帰念佛道發心菩提朝夕之
膳菜蔬在御妍状豊姿不賜顔色嬿私寵引自斯而
斷遂御山莊落飾入道是時僧正宗叡侍焉山莊即
是圓覺寺也天皇寄車頭陀意切経行便欲歷覽名
山佛境於是始自山城國貞観寺至于大和國東大
寺香山神野比蘇龍門大瀧攝津國勝尾山諸有名
之處経廻礼佛之處留住踰旬乃去自勝尾山帰於



京師地大震

奉葬太上天皇於上衆田山

山城國海印寺俄而入丹波國水尾山定為終焉之
地遺詔火葬於中野不起山陵使百官及諸國不擧
哀素服亦勿任縁葬之諸司喪事所須總從省約是
夜地大震動五六過乃止甲申帝遷自清涼殿御常
寧殿近於中宮所居也是日頒告内外曰太上天皇
崩有遺詔停素服擧哀之礼宜知遵行乙酉子時地
大震動自夜迄旦十六度大極殿西地隅竪壇長石
八間破裂宮城垣墻京師廬舎頽損者往々是衆矣
丙戌是夜酉四刻奉葬太上天皇於山城國愛宕郡
上衆田山奉置御骸於水尾山上帝素服太政大臣

大赦天下

及殿上近臣清和院上下諸人皆高素百官不須依
遺詔也是夜自戌至子地二震動左右撿非違使於
左衛門府南門出詔獄繋囚左百六人着鈦八十一
人未着鈦二十五人右九十四人着鈦七十九人未
着鈦十五人總二百人一時放却賜錢各三十文是
日太政官頒下詔書於文武百官及五畿七道諸國
偁今月四日詔書曰可大赦天下丁亥自辰至丑其
間地四震己丑太上天皇崩御後初七日分遣使者
於七箇寺修轉念功德從四位下行権左中辨木工
頭藤原春景内藏允一人向粟田寺齋佛布施名香



一斤細也綿一連僧布施調綿二百屯勘解由長官
從四位下兼行式部大輔橘廣相内藏助一人向圓
覺寺右近衛少将正五位下兼行播摩権介平正範
内藏允一人向常寂寺正四位下右近衛中将源直
内藏属一人向禪林寺從四位下行内藏頭和氣彝
範史生一人向貞観寺右兵衛権佐從五位下藤原
敏行内藏属一人向観空寺從五位上行左兵衛佐
源湛内藏属一人向水尾山寺佛僧嚫物並同粟田
寺先皇遺詔不欲費官物故用内藏綿別修此事是
日地總五震庚寅停月次神今食祭以太上天皇崩

日近也、諸衛解嚴、召帰監護左右馬兵庫等、遣使解
三關之警固、内舍人正七位下藤原高階向伊勢、内
舍人正七位下藤原良生向近江、内舍人正八位下
藤原清範向美濃、並賚勅符木契、馳到關門、合符解
固、並給左右馬寮馬、於圓覺寺延僧五十口、始自今
日、盡讀法華経、夜誦光明真言、辨官行事、用度所須、
用大蔵省物、太上天皇崩後、四十九日、為薫修之終
焉、是日地数度震動、辛卯、固近江關使散位従五位
上藤原有蔭、開關使内舍人正七位下藤原良生等、
賚木契復命、是夜戌一剋、天皇釋除素服、御皂衣、近



元慶五年

臣亦着皂衣、戊戌、先是自太上天皇崩、公卿於仗下
聽辨官政、是日就太政官候廳（謂外記廳也）聽常政、己亥、
太政大臣重上表、庚子、遣右近衛少將藤原清経、就
太政大臣枇把第、賚墨勅喻旨曰、勅太政大臣、省表
悉之、宜敬乃職、用助朕懷、一如前詔、莫復請焉、是歳
加置讃岐國那珂郡主政主帳各一員、
辛丑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天皇不受朝賀、諒闇也、七
耀暦付内侍奏、蔵氷厚薄不奏、以去冬不沍寒、凌室
空虚也、親王公卿侍左仗頭、尚酒殿進醇醪、侍従厨
進菓子、是日撤却太政官候廳茵疊、施倚子床子、復

慧子内親王甍

常也、乙卯、無品慧子内親王薨、不任緣葬諸司、以喪
家之辞也、輟朝三日、（内親王者、文徳天皇之女、母従五位上藤原是雄之女也、）丁
巳、大極殿齋講、以藥師寺僧法相宗傳燈大法師位
隆光為講師、不擧音樂、諒闇也、甲子、勅進正二位守
大政大臣藤原基経爵、加従一位、戊辰、前伊勢齋内
親王入京、陪従二百十九人、宜行宮飲食乗馬擔夫
辨設供給、又下知河内攝津両國、俑齋内親王擬出
神宮従河陽宮、取水路赴難波宮、依例三處祓除、毎
處一日、即便取三島道、還向河陽宮、其陪従一百人、
撿校弁奉迎等使六十二人、酒食夫馬等類、事々柢



諸衛陣座上狐頻遺屎

官署多怪異

供、時屬諒闇、莫用魚鳥、甲戌、日晚有狐、登居美福門
東鵄尾上、丁丑、大雨雪、去冬氣温無宿雪、今春多雪、
寒氣粛烈、屋溜垂凘長尺餘、諸衛陣多恠異、右近衛
陣大将以下、将曹已上座、狐頻遺屎、府掌下毛野守
女宿侍陣座、狐溺其上、左近衛府生佐伯守雄、劔胡
籙等諸具、鼠嚙断而将去、近衛笠吉人、胡籙緒為狐
所嚙、吉人驚而引之、狐猶不放、遂嚙断而将去、左兵
衛陣有狐、嚙所納之劔而遁走、兵衛等進得取留、右
兵衛陣官人劔胡籙等緒、数為鼠所嚙、又東京一条
児童数百會聚相闘、作戦陣之法、若成人之為也○

志斐安善卒

二月己卯朔、日有蝕之、外従五位下行天文博士中臣志斐安善卒、丙戌、中納言兼行右近衛大將皇太后宮大夫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良世奉表云々、願假臣后宮之一官、收臣内外之三印、不聽之、丁亥、停釋奠之礼、諒闇也、未時四剋、帝遷自常寧殿、御清涼殿、太政大臣自拜職之後、退居里第、頻上讓表、不視事、是日入謁帝於清涼殿、己丑、公卿於太政官曹司廳列見文武官六位已下成選者、宣制如常、是夜園韓神祭、如常不歌、縁諒闇也、癸巳、除目（五十三人）、己亥、太政大臣拜職之後、讓表日上、其間太政官奏事多擁



石見国都茂郷出銅

仙蹕天子之行導也

公卿議定令辨大史就太政大臣直盧（以職院為直盧）始[illegible]庶政、此後為例、○三月己酉朔、辛亥、御齋停止、諒闇也、乙卯、散位従五位上陽候永岑言、石見國美濃郡都茂郷丸山巖石崢嶸縈紆數十里、銅工膳部宮[illegible]呂、真髪部廣世等言曰、此山出銅、仍採磐石試以鼓鑄、遂得真銅、於是、勅遣水工少屬従七位上紀真房、史生従八位上真髪部安雄等撿察焉、丙辰、除目（二十四人）、辛酉、勅曰、山城國愛宕郡栗田院、元是太政大臣藤原朝臣之山莊也、太上天皇遊其清閑、駐仙蹕、遂於此地出家落飾、仍為道場、額曰圓覺寺、今橋山

一臣一僧、謂召公奭、僧摩騰也

太政大臣上表辭職

山陽南海海賊群起

滯、遠方劒無追、拜爵臺而露襟、望鶴樹而摩涕、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甘棠、漢國之仰摩騰、崇其精舍、彼一臣一僧、猶尚如此、況聖路所存、何不尊重、宜特為官寺、以傳遐年、即日頒下山城國、令攸宰知之、己巳、夜有星出自房、入天市、色青、○夏四月戊寅朔、停孟夏之宴、諒闇也、壬寅、太政大臣抗表曰、停臣新職、復臣舊班、帝優詔不聽、遣左近衛少將藤原有實於枇杷第、返表申旨、○五月戊申朔、戊午、太政官下符山陽南海二道諸國、偁、如聞、近者海賊成群、殺略諸人、公私之物、多致掠奪、往帰之輩、頻被侵害、斯則國宰不



源勤薨

勤督察之所致也、宜早追捉之、癸亥、午時、日有二重暈、内黒外赤、参議従三位行右衛門督兼播磨權守源勤薨、（勤者、嵯峨太上天皇之子、母大原真人、與従一位左大臣融同産也）○六月丁丑朔、勅停廢採山城國岡田銅、使其屋舍什器付國令守護、甲申、霹靂於西京右辨官史生若科部常也宅、両女被震不死、庚寅、自今月朔霖雨、至今未止、是日賑給京師困乏者、己亥、兵庫自鳴、癸卯、近江國司言、夷俘禄料、正税穀五十斛、毎年言上、待符充給、若過時不賜、帰致其愁、望請不經上奏、及時給之、永以為例、勅許之、○秋七月丁未朔、癸丑、有星出自列肆

制定伊勢大神大小宮司階

眞諦佛道之妙也

星入杞心中火星色赤長一丈餘、辛酉、令飛驒國減匠丁四十人貢六十人、作朝堂院神泉苑之間、自去貞觀十八年令貢百人、今作事既畢、故減之、己巳、有白鷺一集大政官曹司廳版位上○八月丁丑朔、日有蝕之、壬寅、制定伊勢大神大宮司一員正六位上階、小宮司一員正七位上階○九月丙午朔、甲寅、停重陽之節、諒闇也○冬十月丙子朔、停四月之宴、諒闇也、親王公卿侍從伏下、造酒司侍從厨聊進酒饌、戊子、是日領下所司曰、無品高岳親王志深眞諦、早出塵區、求法之情、不遠異境、去貞觀三年、自辭蕃邦、



称遊行僧為飛錫

服色制

減定林木直車賃人功数

坂上瀧守卒

問道西唐、乘桴一去、飛錫無歸、今得在唐僧中權申狀、俯親王志過震旦、欲度流砂、風聞到羅越國、逆旅遷化者、雖薨背之不記、而審問之來可知焉、親王若平城太上天皇之第三子也、母贈從三位伊勢繼子、正四位下勲四等老人之女、己丑、禁男女着茜紅花交染支子色、不論淺深、無聽服用、以其色陵淡黃丹也○十一月乙巳朔、陰陽寮奉進明年御曆、例也、天皇不御紫宸殿、付內侍所、癸丑、下知左右京職山城國司、減定林木直車賃人功等數、從四位下行大和守坂上瀧守卒、（瀧守者、右京人、從四位下鷹養孫、而正六位上氏勝之子也、幼好武藝、使習弓馬、尤善歩射、坂氏之先、世傳將種、瀧守幹略、不墜家風、卒年五十七）

出羽国秦能仁以私穀助軍粮進階

源舒逝

丁酉、前出羽弩師從八位上秦能仁叙外從五位下、元慶二年、國遭賊亂、能仁以私穀助軍粮、癸亥、雨雪、勅賜六府少將佐已下見在陣座、及五位已上在侍從所者綿各有差、外記內記又預之、慶新雪、庚午、皇太后奉為太上天皇於深殿宮設周忌御齋會、延諸大寺高僧講法華經、限五日訖、親王公卿及五位已上畢會、召集京中貧窮者於鴨河邊賑給之、癸酉、參議正四位下行右衛門督兼讚岐守源舒逝、（舒者、嵯峨太上天皇之孫、從四位下明之長子也、時年五十）○十二月乙亥朔、戊寅、清和院皇太后奉為



卜部平麻呂卒

淳和院永置公卿別當

先太上天皇於圓覺寺設周忌御齋會、供養一切經、太上天皇在祚之日所書寫也、王公朱紫傾都會集、己卯、從五位下行丹波介卜部平麻呂卒、（平麻呂者、伊豆國人也、幼而習龜卜之道、為神祇官之卜部、揚火作龜、決義疑多効、兼和之初、遣使聘唐、平麻呂以善卜術、備於使下、使還之後、為神祇大史、嘉祥五年、轉少祐、齊衡四年、授外從五位下、天安二年、拜權大祐、兼為官主、貞觀八年、遷參河權介、十年、授從五位下、累歷備後丹波介、卒年七十五）辛巳、禁斷諸司諸寺諸院諸家徵物使等、窮勘諸國貢調綱領郡司雜掌、壬午、地震、夜有如狼聲、吠於太政官曹司廳、甲申、神祇官奏御體卜、事例也、乙酉、淳和院永置公卿別當、依無品恒貞親王奏言也、辛丑、分遣使者於

定伊勢大神宮司員并位階

山階深草田邑山陵、告以天皇可加元服告文。是歲源多奉勅、伊豫國応三年一進諸神祝部氏人帳、諸國准此。藤原冬緒奉勅、得左京職解称、拘留不進義倉二位以上家司季祿。冬緒奉勅、定伊勢大神宮司大小員幷位階、大宮司一員正六位上、小宮司一員正七位上。源多奉勅、天台真言両宗、定以擬補諸國講讀師。源多奉勅、座大和國城上郡登美山神社、准筑前國本社、置從一位勳八等宗像大神社神主。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二十一終



何不成舍藏

天皇加元服儀礼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二十二 自元慶六年至同八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渡邉約郎　訓解

陽成天皇下

壬寅元慶六年、春正月、甲辰朔、烈風大雨雪、平地二尺、天皇不受朝賀、七耀暦、蔵氷様、腹赤魚等、所司付内侍奏、乙巳、雪未止、是日天皇加元服、其儀、天皇御紫宸殿、従二位行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将源多執御冠、自東階昇、度御前置御座西、帰當東階西面而



立、太政大臣昇自西階、當西階東面而立、少選、太政大臣進執御冠、再拝膝行、跪奉加天皇、膝行退立本所、大納言膝行進理天皇御鬢、膝行退立本所、天皇起御後殿、太政大臣降自西階、大納言降自東階、俄頃天皇御紫宸殿、太政大臣昇自西階、立前所、大納言昇自東階、度御前立、太政大臣南並東面、采女執御盞授太政大臣、太政大臣受酌御酒、膝行進奏壽詞、奉置天皇御前、再拝膝行退立本所、大納言執御盞酌御酒、膝行進奉置御前、膝行退立本所、太政大臣降自西階、大納言度御前降自東階、天皇御後殿、

大納言源多行内辨事

少時御紫宸殿、左右近衛府開閤門、親王已下、参議已上、入立宜陽殿西廂、四位五位相分入立春興、安福両殿前、群臣共拝舞而退出、百官六位主典已上、於兼明門外拝舞、是日帝同産弟貞保親王同加元服、即授三品、先是豫詔勧學院藤原氏小児、高四尺五寸已上者十餘人加冠、是日引見、因雪地濕、故両儀成礼、丙午、天皇御紫宸殿、従二位行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将源多行内辨事、親王已下、参議已上、入自閤門、立宜陽殿西廂、四位五位相分、立春興、安福両殿前、内辨大納言降自殿就列、正三位行中納言



尊皇太后明子為太皇太后、皇太夫人高子為皇太后、諸神社祢宜祝等叙位一階

兼民部卿藤原冬緒相代、自東階昇殿、度御前、當西階北面而立、采女一人執御盞授中納言、跪受、采女一人酌御酒、入御盞、中納言膝行進奏壽詞、采女受御盞奉置天皇御前、中納言小退、再拝奏壽詞、訖東度降殿、立東階下西面、再拝奏壽詞、訖親王已下、五位已上、稱唯再拝、中納言再拝、稱萬歳、次群臣共稱萬歳、再拝舞蹈、訖中納言昇殿、親王已下、参議已上昇殿、四位已下侍座、宴樂竟日、極歡而罷、賜御被、尊皇太后明子為太皇太后、皇太夫人高子為皇太后、大神宮以下諸社、祢宜祝等、叙位一階、諸寺僧尼、満

赦天下
源全姫逝
紀今守上言三事

位以下加一階、又年八十以上皆賜物、六位以下叙爵一級、及無子者賜物有差、京官主典以上加賜綿絮、赦天下、癸丑、天皇御紫宸殿、拜大臣以下、中納言以上、策命源多為右大臣、藤原良世藤原冬緒為大納言、在原行平源能有為中納言、辛酉、天皇御射殿覧四府賭射、日暮、親王已下、諸府佐已上、結番而射焉、戊辰、太政大臣上表、請罷摂政、帝親万機、優詔不聴、尚侍正二位源全姫逝、嵯峨太上天皇之女、母當麻氏、與潔姫同産也、乙卯、左京大夫兼山城大和守正四位下紀今守等上言三事、其一、復舊出擧正税事、其二、減徵田租事、其



皇太后四旬之賀宴
貞數親王舞陵王

三、増減民徭事、○二月甲戌朔、勅曰、舅氏太政大臣藤原朝臣、如先帝策命忠仁公故事、丙子、國経藤原有實並為參議、除目二十七人、壬午、修祈年祭、是日減太政大臣職封職田資人雜俸之状、頒下所司、但隨身十人如詔旨、○三月癸卯朔、己巳、天皇於清涼殿設秘宴、慶賀皇太后四十之筭也、擇取五位以上子有容貌者、於左兵衛府習舞也、貞數親王舞陵王、上下觀者感而垂涙、舞畢、外祖父中納言従三位行治部卿在原行平至舞臺下、抱持親王歡躍、而出、親王于時年八歳、太上天皇第八子也、○夏四月癸酉

潔世王卒
有烏雛純白

朔、己卯、卜定伊勢齋内親王、無品掲子内親王卜食、其賀茂齋者、諸内親王不卜食、故今日無定、散位従四位上潔世王卒、二品仲野親王第八子、時年六十三、三品貞保親王為上野太守、○五月壬寅朔、癸卯、大和國司言、管高市郡従五位下天川俣神社樹有烏巣産得四雛、其一雛毛色純白、四品彈正尹惟恒親王為上總太守、本官如故、丙辰、遣使奉幣伊勢大神宮及賀茂神社、告以定齋内親王并齋主也、散位従五位下時景王為伊勢大神宮使、參議正四位下行右衛門督藤原諸葛為賀茂神社使、○六月壬申朔、癸酉、大納言冬緒言、去



大納言冬緒上表請解職
衡門篳門、通世人之所居也
親王為相撲司別當
源多上表
巨勢親王薨

正月十日宣詔、進臣納言之職、伏冀總解所職、養餘命於衡篳、不許、甲戌、権僧正法印大和尚位遍照獻起請七条、頒下所司、乙未、夜月犯畢大星、丁酉、以一品行式部卿兼常陸太守時康親王為左相撲司別當、以三品行兵部卿本康親王為右相撲司別當、両親王殿庭奉勅拜舞而出、○秋七月辛丑朔、庚午、天皇御紫宸殿覧相撲、左右司遞奏音樂、○閏七月辛未朔、日有蝕之、丙戌、右大臣源多上表、伏願陛下留臣所食千戸、接遺美於百年、許之、○八月庚子朔、甲辰、無品巨勢親王薨、不任縁葬之諸司、以喪家辭也、

日本紀竟宴

聽、聽問也

於宜陽殿宴會盛世可想見

天皇不視事三日（親王者、平城太上天皇之第四子也、母贈從三位伊勢継子、正四位下老人女也）丁未、釋奠如常、戊辰、於侍從房南右大臣曹司設日本紀竟宴、先是元慶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於宜陽殿東廂、命從五位下助教善淵愛成讀日本紀、從五位下大外記嶋田良臣、及文章明經得業生學生數人遞為都講、太政大臣、右大臣、及諸公卿並聽、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講竟、至是申讀竟之宴、親王以下五位已上、乃至抄出日本紀中聖德帝王、有名諸臣、分充太政大臣以下預講席六位以下、各作倭歌、自餘當日探史而仰之、琴歌繁會、歡宴竟景、博士及都講賜物有差、五位以上賜內藏寮綿、行事外記史預焉○九月庚午朔丙子、夜月犯牽牛第一二星、己丑、有鶤當宮城而翱翔○冬十月甲子朔戊辰、減定造伊勢齋內親王野宮工夫數（元工三千十五人、夫一万五百四十五人、今定工一千四百六十五人、夫五千二百七十二人）甲子、志摩國年貢御贄四百三十一荷、令近江、伊賀、伊勢等國驛傳貢進、令大和國結作春日神社走馬埒并加掃除、壬戌、勅令能登國禁伐損羽咋郡福良泊山木、渤海客着北陸岸之時、必迷歸艙於此山、任民伐採、或煩無材、故豫禁伐大木妨民業○十一月己巳朔、陰陽寮奉進明

有鶤當宮城而翱翔



渤海国使裴頲来

禁流毒捕魚

年御曆例也、壬申、是夜月行掩陵歳星入月中、從西貫東、乙未、加賀國馳驛言、今月十四日、渤海國入覲使裴頲等一百五人着岸○十二月己亥朔、日有蝕之、壬寅、清和太上天皇御忌、勅遣使於圓覺貞觀水尾等三寺修功德、丁未、勅以下總國神税稻五千八百五十五把九分四毫、充造正一位勲一等香取神社雜舍料、隔二十年一作、例也、己未、勅山城國葛野郡嵯峨野辺、元不制、今新加禁樵夫牧豎之外、莫聽放鷹、自餘原野莫害農畝、總施法禁、頒下諸國、是歳右大臣奉勅、依僧正遍照奏状、禁流毒捕魚、勘送不進門籍諸司官人位階貫屬、藤原冬緒奉勅、令山城國司祇兼奉伊勢大神宮幣帛使、冬緒奉勅、置陸奥國鎮守府陰陽師、

元慶七年

癸卯七年春正月戊辰朔、天皇不受朝賀、雨也、以外記大藏善行、式部少丞高階茂範、為存問渤海客使、前筑後少目從八位上伊勢興房為通事、壬午、從四位下行越前權守藤原弘経卒（贈太政大臣正一位長良子、太政大臣之弟也、時年四十五）癸未、踏歌之節、於紫宸殿宴宮人、踏歌於殿上、以雪落地濕也、賜祿有差、癸巳、令山城、近江、越前、加賀等國修理官舍道橋、埋瘞路邊死骸、以渤海

藤原弘経卒

令諸国理瘞路辺死骸

（惟彦親王薨）（上總国俘囚叛）（賜渤海客冬時服）

客可入京也、下知越前能登越中國送酒肉魚鳥蒜等物於加賀國為労饗渤海客也丙申四品守中務卿兼太宰帥惟彦親王薨不任縁葬之諸司以喪家昔辭也天皇不視事三日（親王者文徳天皇之第三子也母滋野氏参議正四位下貞主之女也時年四十四）○二月戊戌朔丙午上總國介從五位下藤原正範飛驛奏言市原郡俘囚三十餘人叛亂盗取官物殺略人民乙卯從五位上行上總介藤原正範飛驛奏言討平夷虜戊午存問渤海客使大藏善行高階茂範並為兼領客使壬戌賜渤海客徒冬時服遣辨官史生一人押送於加賀國令領客使等頒賜焉○三月丁卯朔丙子昏時月暈行犯大微西藩上將星亥時白雲氣自北方來入暈中其數五行廣一尺許長一丈四片乃滅一片貫月良久消却壬辰勅授延暦寺座主傳燈大法師位圓珎法眼和尚位○夏四月丁酉朔丁巳縁饗渤海客諸司官人雜色人等客徒在京間聽帶禁物以從五位上行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加賀權守菅原道真權行治部大輔事從五位上行美濃介嶋田忠臣權行玄蕃頭事為對渤海大使裴頲故為之矣甲子勅遣右近衛少將正五位下平正範到山城國宇治郡山階野邊



（平正範奉勅郊労渤海客）（賜渤海国大使裴頲副使高用封位階朝衣等）（賜渤海客徒續命縷菖蒲鬘）

郊労渤海客領客使少外記大藏善行等引客徒入鴻臚館○五月丙寅朔丁卯大使裴頲等於朝堂奉進王啓及信物親王已下及百寮初位已上皆會四位已下未得解由者亦預焉所司受啓信物奉進内裏戊辰天皇御豊樂殿賜宴渤海客親王已下参議已上侍殿上五位已上侍顯陽堂大使已下二十人侍兼歡堂百官六位已下相分侍觀德明義両堂授大使文籍院少監正四品賜紫金魚袋裴頲從三位副使正五品賜緋銀魚袋高用封正四位下判官録事授五位其次叙六位已下各有等級隨其位階賜朝衣客徒拜舞退出更衣而入拜舞昇堂就食雅樂寮陳鼓鐘内教坊奏女樂妓女百四十八人遞出舞酒及數杯別賜御餘枇杷子一銀鋺大使已下起座拜受日暮賜客徒禄各有差庚午天皇御武德殿覧四府騎射及五位已上貢馬喚渤海客徒觀之賜親王公卿續命縷伊勢守從五位上安倍興行引客就座供食別勅賜大使已下録事已上續命縷品官已下菖蒲鬘壬申大使裴頲別貢方物是日内藏頭和氣彜範率僚下向鴻臚館交關乙亥於朝集堂賜饗渤海客徒大臣已下就東堂座擇五位已上有容儀

菅原道真・島田忠臣與裴頲會、頲謂菅詩似白樂天

者三十人侍堂上、座從五位下守左衛門權佐藤原良積引客就西堂座、供食元所定供養者、謝障不出、良積依有儀貌、俄當此選、大使裴頲欲題送詩章、忽索筆硯、良積不閑屬文、起座而出、頲隨止矣、勅遣中使從五位下行右馬助藤原恒興、賜御衣一襲大使裴頲、賞裴頲高才有風儀也、丁丑、渤海使歸蕃、參議藤原諸葛等向鴻臚館、附勅書、令般菅道真・紀田達音等會鴻臚館、與大使有即席贈答詩、以爲一軸、道真作序、頲謂菅礼部詩似白樂天、及其歸鄉、有餞別詩、按、田達音者、島田忠臣、忠臣・達音訓相近 己卯、今月三日、豐樂院宴渤



清内雄行卒

日有珥

海客之樂人舞妓等、以大藏省商布一千一百五段、賜之、依承和九年例也○六月乙未朔、日有蝕之、甲辰、從五位下行丹波介清内雄行卒、字清圖、河内國志紀郡人也、本姓凡河内忌寸、後賜清内宿禰姓 丙辰、武藏國飢饉、以正稅稻六萬束賑恤焉○秋七月乙丑朔、己巳、勅、弘仁十一年以來、主鷹司鷹飼三十人、犬三十牙、食料每月充彼司、其中割鷹飼十人、犬十牙料、充藏人所、貞觀二年以後、無置官人、雜事停廢、今鷹飼十人、犬十牙料、永以熟食充藏人所、庚寅、申時、日右有珥、上下有白雲、月即宿翼、辛卯、申時、日左右有珥、其下雲氣形如龍馬、

釋奠、山辺善直講左氏春秋

因幡国献白亀

平房世卒

壬辰、天皇御紫宸殿、於簾中觀相撲、親王公卿侍殿南廂、左右司遞奏音○八月甲午朔、丁酉、釋奠如常、直講從七位下山邊善直講左氏春秋、文章生學生等賦詩、戊戌、明經博士率得業生已下、奉參內裏、帝不引見、賜祿而罷、戊申、天皇御紫宸殿、覽信濃國貢駒、須親王已下各一疋、庚戌、因幡國獲白亀一而獻之、甲寅、正四位下行因幡守平房世卒、戊午、大極殿西鷄尾半折而落焉○九月甲子朔、乙丑、奉幣於賀茂御祖・別雷・松尾・貴布祢・稻荷・乙訓・丹生川上神社、祈止雨也○冬十月甲午朔、壬寅、先是太政大臣頻



源益被格殺於殿内

抗表請停攝政、累月不視事、勅遂不聽、是日辨史參堀河邊第白廢事、癸卯、攝津國河邊郡墾田一町三段百六十歩、返給二品秀良親王、班田使収公、親王家披訴、故返○十一月甲子朔、癸酉、散位從五位下源蔭之男益侍殿上、猝然被格殺、禁省事秘、外人無知焉、益、帝乳母從五位下紀全子所生也 丙子、停大原野祭、自此以後、祭祀皆悉停止、以内裏人死也、天皇愛好良馬、於禁中閑處秘而令飼、右馬少允小野清如善養御馬、推少屬紀正直好道術、時々被喚侍禁中、蔭子藤原公門侍奉階下、常被駈策、清如等所行甚多不法、太政

群小、許多小人也

官符

大臣聞之、遽参内裏、駈逐宮中庸猥群小、清如等尤為其先焉、是夜災惑失度、順行守房経三日、退去、辛巳、日出之時、月入軒轅星○十二月、癸巳朔、日有蝕之、甲寅、於内殿修佛名懺悔、限以三日、令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摂津、伊勢、近江、美濃、丹波、播磨、備前、紀伊、等國聴百姓樵蘇於禁野内、乙卯、奉荷前幣於諸山陵墓、公卿奉勅、於建礼門前、發使、是日國忌也、陰陽寮言、行荷前之礼、避忌多端、除今日之外、更無吉日、故用此日焉、己未、文章得業生従八位上紀長谷雄叙位三階、以對策得丁科也、是歳、太政官符、右大臣



元慶八年

日抱

源多奉勅、諸國講讀師階業、内通用最勝王経、立義得第者、右大臣源多奉勅、停止諸國郡司讓職、雖父子之間、非國司言上、不聴相讓、源多奉勅、停止諸國非受業人、任當國博士醫師、

甲辰八年、春正月、癸亥朔、天皇不受朝賀、雪也、丙寅、巳時、天南雷八聲、降雨、始雷發聲於離、行鳴於坤、其後暴風雨雹、占云、正月有雷、春穀不平、雷起大門、夏旱蝗、己巳、宴群臣於紫宸殿、左右馬寮奉引青馬、天皇不臨御、几厥儀一如帝御之時、宴竟、賜禄各有差、乙酉、日有冠、右有珥、色黄、左有白虹、向日、是名日抱、

怪星見

車駕巡幸京師、皇太子給鈴契

蹕、天子之車駕也、警、清道止行人也

丙辰、自辰至巳、日有冠、左右有珥、色白、即日宿危、夜天東南有星、見長可一丈○二月、壬辰朔、乙未、先是、天皇手書送呈太政大臣曰、朕近身病數發、動多疲頓、社稷事重、神器叵守、所願速遜此位、焉宸筆再呈、肯在難行、是日天皇出自綾綺殿、遷幸二条院、本康親王、源多、藤原良世、在原行平、源能有、忠貞王、源冷、藤原諸葛、藤原國経、藤原有實、扈従、文武百官、供奉如常、但少納言不奏給鈴之状、諸衛不稱警蹕、神璽宝劔鏡等、依例相從、驛鈴符内印管鑰等、留置兼明門内、東廊、令藤原山陰、藤原諸房、安倍清行等留守焉、



天皇讓位一品親王時康

會文武百官於院南門、詔曰、欲永聞國政、御病發、万機滞、而神祇之祭闕怠、遜位、准太上天皇之尊號、讓皇位於一品行式部卿親王時康、在原行平於庭、詔之百辟群寮、並立侍焉、事畢、王公已下、拜舞而退、於是、以神璽宝鏡等、付於王公、即日親王公卿歩行、奉天子神璽宝鏡劔等、時康親王於東二条宮、百官諸仗圍繞相從、二条院與二条宮相去東行數百歩、是夜皇太后出自常寧殿、遷御二条院焉、時康親王、母藤原澤子者、總継之女也、與基経母為姊妹、勅、良房大臣大饗時、依例、諸皇子着座、故事、毎大饗供雉足、

皇太子家滅傍燈

天皇病狂

關白基経有廢立之志

配膳者遣忌所供尊者而遽執時康前所有以補尊者前時康密滅其傍燈以不使發配膳者之失礼基経見之心有感焉陽成帝在位病狂禁中往々有死者人不知誰殺之關白基経有廢立之志（語在宇多帝紀基経）丁於是基経赴諸皇子宅以試之皆聞其来装飾出迎慰労甚矣逮徃時康小松邸其迎接如常無媚順之氣基経心嘉之既而潛與諸卿群臣議廢立乃選王子皇孫所宜立者左大臣源融自思我是皇胤也何別求哉基経謂融雖為皇胤嘗賜源姓既為人臣人臣未曾有即位例群臣皆希基経旨遂廢陽成帝



立時康是為光孝天皇丙申親王公卿引文武百官奉迎時康親王即日鑾輿入御東宮親王公卿扈從親王将出宮未御鑾輿之前太政大臣詣宮奉問起居解却太上天皇勅賜之劔腰底既空兵部卿本康親王左大臣源融先侍猶無帯劔乍驚相見各自解之天皇即時勅賜三人帯劔是日分遣使者固守内外要害之處丁酉釋奠如常直講正六位上直道守永講御注孝経文章生學生等賦詩是日僧都已下率威従僧等奉参東宮慶賀天皇也以内蔵寮綿絹賜之庚戌天皇御朝堂院小安殿遣散位従五位上

光孝天皇即位

先妣藤原氏為皇太后

興世王向伊勢大神宮奉幣告以将即位也壬子掛甲四百領領給左右近衛府各二百領此甲尋常納内裏春興殿是日分遣三使于栢原嵯峨深草山陵告以可即位也分遣大中臣氏人等於五畿七道諸國奉境内名神幣甲寅天皇即位於大極殿尊先妣藤原氏為皇太后（叙位四十餘人）己未天皇遷自東宮御内裏仁壽殿自天皇入東宮諸衛嚴警是日解嚴帝未遷御之前遣右大辨橘廣相清宮諸陵助正六位上林忠範率所司行掃除之事栽樹種竹布沙控水效兼和天子之舊風忠範性有風流故使之矣夜親王



木連理

常住寺塔雷火

公卿侍宿殿上○三月壬戌朔甲子御齋燒燈一依舊儀丙寅喚左右馬寮十州細馬於仁壽殿東庭覧之授従四位下操子女王従三位山城國言木連理庚午辰時雷雨諸衛陣於殿前従五位上行左馬助安倍三寅為鎮守将軍甲戌天皇外祖父故従五位上藤原總継外祖母正五位下藤原数子並贈正一位丙子夜大雷雨震常住寺塔火自第五層起延燒講堂金堂鐘樓経蔵歩廊中門一時蕩盡癸未喚神祇官於左仗頭卜定齋主其伊勢齋者皇女繁子卜食賀茂齋者皇女穆子太上天皇在祚卜定入初齋

僧正崇献寂

天皇始講文選

院今依舊不變又定大嘗會國悠紀伊勢國貞辨郡主基備前國和氣郡並卜食是日賑給東西京飢民僧正法印大和尚位崇獻寂於禅林寺時年七十六○夏四月辛卯朔壬辰以正三位藤原淑子為尚侍天皇始讀文選右大辨從四位上兼行勘解由長官橘廣相侍讀以從五位上行勘解由次官兼伊勢權介惟良高尚為都講太政大臣左右大臣並侍焉丁酉祭梅宮神是橘氏神頃年之間停春秋祀今有勅更始而祭己亥以皇女伊勢齋繁子賀茂齋揄子並為内親王申時雷電雨雹摧傷草木之葉占曰凡雹者冬



奉幣宇佐神告踐祚

木連理

之過陽夏之伏陰也過陽冬溫伏陰夏寒矣庚子天寒殞霜夜有流星出自北斗犯紫微宮西蕃第五星色青白大如柚子丁未夜寒霜降草木葉彫癸丑天皇御紫宸殿式部省奏諸國詮擬郡司擬文武部卿本康親王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及諸公卿侍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大辨兼播磨守藤原山陰奉勅讀奏此儀経久停絶是日尋撿舊儀而行之乙卯遣從四位下行山城守和氣彝範向大宰宇佐八幡大菩薩宮奉幣帛綾錦等物告以天皇踐祚也是日尾張美濃而國各獲連理樹二○五月庚申朔甲子端午之節

勅令勘奏太政大臣職掌及當大唐何官

文章博士菅原道真奏議

天皇御武德殿觀覽四府騎射及五位已上貢馬是日有勅太政大臣行内辨之事戊辰有勅令諸道博士等勘奏太政大臣有職掌否并當大唐何官甲申勅聽太政大臣駕輦車出入宮中戊子是日左大臣正二位源融奉勅於左仗下與從五位上行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加賀權守菅原道真正五位下行博士善淵永貞從五位下行助教淨野宮雄中原月雄少外記大藏善行右少史兼明法博士凡春宗大内記菅野惟肖明法博士忌部濬繼等問勘奏之旨於是所言各異詞有詳略式部少輔文章博士菅原道



真奏議曰一太政大臣職掌有無事謹案紀傳之書無太政大臣之文唯本朝職員令義解云太政大臣即是有德之選非分掌之職為無其分職故不稱掌如此文者先師之釋更無可疑一太政大臣史傳之中相當何職事謹案漢書表云相國掌丞天子助理萬機丞相同之太尉太師太保皆在其下後漢書志云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導無掌職太尉司徒司空共在其下晉書志云丞相非常人臣之職相國同之太宰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並在其下宋書志云太宰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也太傅太保同之就此等

博士善淵永貞奏議

文案之相國太傅丞相太宰等位冠百僚掌殊常職
本朝太政大臣可當漢家相國等又唐六典云三師
訓導之官大抵無所統職無其人則闕之三公論道
之官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已曰無所統職
又稱無其人則闕之可以唐三師當太政大臣唯我
朝制令之意大乖大唐令條何者唐令三師三公獨
專其官不備尚書省之官貞我朝太政大臣雖無分
掌猶太政官之職事斯其所為大乖也博士善淵永
貞等奏議曰一職掌有否率尚書周官曰太師太傅
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経邦燮理陰陽據此文師傅保



一人謂主上也

書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衮職王職也恒若書太甲所謂三風十愆

三公雖云殊名分掌共是論道経邦燮理陰陽之任
也本朝職員令云太政大臣師範一人儀刑四海経
邦論道如此令者文辭出於周官義旨帰於三公然
則太政大臣職掌可謂相當三公又公羊傳曰天子
三公者何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
之自陝而西者邵公主之也一相處于内疏云天子
之三公主黜陟周礼鄭玄注云三公者内與主論道
中參六官之事外預六卿之教據此文非唯補衮職
之闕調恒若之愆抑亦參機務主黜陟乃斯三公之
所行也但此間之成式未必皆如周家至於行事非

大内記菅野惟肖奏議

可指言一相當大唐何官事唐令云太師太傅太保
右三師師範一人儀刑四海太尉司徒司空右三公
経邦論道燮理陰陽據此文太政大臣兼摂三師三
公者也大内記菅野惟肖奏議曰案令太政大臣師
範一人儀刑四海経邦論道燮理陰陽唐開元令云
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保以上三師者師
範一人儀刑四海司空以上三公者経邦論道燮理
陰陽今如此文者太政大臣獨兼三師三公之寂至
于正官無可適據但檢周室以後唐朝以前之例可
准太師何者五経異義云周礼説天子立三公曰太



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云座而論道之三
公又宋書志云太宰一人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
掌邦治為六卿之首秦魏不嘗置晉初依周礼備置
三公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
蓋古之太師也殷紂之時箕子為太師周武王時太
公為太師成王時周公為太師西漢初不置平帝時
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之東漢又廢獻帝初董卓
為太師魏世不置晉因太師而置太宰以王導謝安
居之自晉以後略無太師之官至唐初置三師三公
之職以太師為首然則太政大臣本朝寂首之官與

大蔵善行奏議

周之太師、晋之太宰、唐之太師、官品職事略同焉。少外記大蔵善行奏議曰、職員令云、太政大臣、師範一人、儀刑四海、経邦論道、爕理陰陽、無其人則闕。義解云、太政大臣、佐王論道、以経緯國事、和陰陽、則是有徳之選、非分掌之職、為無其分職、故不稱掌、設官待徳、故無其人則闕。又公式令詔書奏事等、太政大臣與諸公卿列署、據此等文、如職員令者、可謂無職掌、如公式令者、可謂知政令、但佐王論道、助理万機、與彼左右大臣、擧持綱目、總判大庶事、差異矣。唐開元令云、太師太傅太保、右三師、師範一人、儀刑四海、太



尉司徒司空、右三公、経邦論道、爕理陰陽、自三師以下、無人則闕。大唐六典云、三師訓道之官、大抵無所統職、三公論道之官、無所不統、如此等文者、本朝太政大臣、負兼大唐三師三公之職、然則無所統職、亦無所不統職、負令之無分職、公式令云署詔奏、蓋取於此歟。是其職掌之大較也。又周礼考工記云、國有六職、或坐而論道。疏云、論道謂慮治國之政令、此即尚書周官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経邦、爕理陰陽、是謀慮治國之政令、使陰陽順叙也。鄭玄注周礼司徒序云、三公者、内與王論道、中参六卿之

凡春宗忌部濬継等奏議

事、外與六卿之教。疏云、一公兼二卿、是其中参六官之事也。五経異義云、周礼説、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属、與王同職。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周礼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属職、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参天子、坐而議、故無不總、故不以一職為官。又云、相國掌兼天子、助理万機。宋書云、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徳義、天子如拜待以不臣之礼。宋百官階次云、相國自蕭何以後、殆非復人臣之位。據此等文、相當周漢三公相國、及



唐三師三公等之官、是其儀准之著明也。又儀制令云、在廳座上、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下座。義解云、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即動座、其太政大臣見親王及親王見太政大臣、並不動也。和銅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官宣、偁親王太政大臣出入朝堂者、式部告知下座之事、其左右大臣動座、五位以上降立床下。餘跪座下、就座及出門訖、俱復座。是其礼数之尊顕也。但唐太宗實録、三師三公在親王上、又唐礼、天子臨軒冊授三師三公、其位次在親王上。本朝之制、與大唐殊矣。右少史凡春宗、明法博士忌部濬継等奏

有流星

議曰職員令云太政大臣師範一人儀刑四海經邦論道爕理陰陽義解云有德之選非分掌之職為無其分職故不稱掌又云左右大臣掌統理衆務擧持綱目又公式令詔書奏事等注太政大臣位臣姓左右大臣位臣姓又式云朝座者昌福堂北端太政大臣次左右大臣史依次讀申每一事畢大臣處分依此案之太政大臣居有德之選非分掌之職至于左右大臣別立職掌既稱無分職似不預政務然而共署詔奏同着朝座可謂雖知行天下政而不可掌大臣職矣戊子夜有流星出自北極大星入三公星大



賜源是忠帶劔

天皇皇子廿九人賜姓隷左京

伊霍伊尹霍光

如李實色白有光○六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勅賜散位正四位下源是忠帶劔辛卯源是忠是貞國紀定省香泉友貞遅子緩子兼子奇子忠子簡子崇子連子綏子礼子最子偕子源黙子是子並子為子深子周子密子並天皇皇子男女凡二十九人依去四月十三日賜姓隷左京一條以近善為戶頭無位源舊鑒是貞等二十五人預時服月俸僧空性又是皇子同預時服月俸並頒下所司就甲午勅太政大臣藤原朝臣者其功績既高於古之伊霍多於乃祖淡海公叔父美濃公朕將議其賞而謙挹固辞朕不許之

凡應奏應下之事必先諮詢朕垂拱仰成己亥天皇御紫宸殿神祇官大副從五位上大中臣有平昇殿左大臣正二位源融行事其事具注別式兼和以後是儀停絶是日尋舊式行之左大臣自貞觀十八年冬杜門不出今日始就太政官候廳視事庚子月次神今食祭天皇御神嘉殿親供祀焉丙子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基經左大臣正二位源融右大臣從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源多大納言藤原良世藤原冬緒中納言在原行平源能有參議忠貞王源冷源光藤原諸葛藤原山蔭藤原國經藤原有實源是忠等



三大臣奏省除田村天皇國忌

雷震燒山城國委穀倉

奏臣謹撿令捨故諱新礼經收著親盡造毀舉典斯存由是言之八月九日田邑天皇國忌昭穆之義漸疎宗親之理既遠酌諸故實宜從省除謹録事状伏聽天裁奏可戊申勅贈皇太后兼和六年六月晦日崩依太政官今月十七日論奏省八月九日田邑天皇國忌以六月晦日設國忌齋會於東大寺頒下百官及五畿七道諸國己酉以從四位下藤原佳美子為女御○秋七月己未朔庚申天皇御紫宸殿視事親王公卿侍焉甲子太政大臣抗表辞職請委政於左右大臣不許乙酉雷雨震燒山城國愛宕郡委穀

括、檢括也、法度約束、言律之也

分遣使於諸国解除

倉一宇。丁亥、天皇御紫宸殿、觀覽相撲、不開閤門、親王公卿侍殿上、侍從侍宜陽殿西廂、相撲既訖、左右近衛奏音樂。○八月己丑朔、辰時、天西南有聲、如雷一度。天皇御紫宸殿視事、太政大臣已下、參議已上侍焉。壬辰、自戌至子、小星四方流散殞墜。勅令上總國括逐境內浪人。甲午、天皇御仁壽殿、覽玉童於庭、左近衛府奏音聲。辛丑、伊勢齋內親王臨鴨水修禊事、即便入初齋院。癸卯、天皇御紫宸殿、閲覽信濃國貢駒。甲辰、分遣大中臣氏人等於左右京、五畿內、七道諸國解除。以十一月可修大嘗會也。丁未、釋奠如常。



喚博士等命論五経義

忠貞王卒

從五位下行助教淨野宮雄薨、礼記題文章生學生等賦詩、讌礼未竟、雷霆發聲、公卿遽參內裏、去九日丁酉可行此礼、而六日貢氷北馬於主水司、傷胎馬主隱蔽不令人知、司以其氷供奉御膳、後遂事顯、故延而行之。戊申、天皇御紫宸殿、喚明経博士等於御前、命論五経義、如舊儀、賜祿有差。甲寅、新造神琴二面、奉充春日神社。參議刑部卿正四位下兼行近江守忠貞王卒（忠貞者、二品賀陽親王之子也、時年六十五）。丙辰、以山城國正税稻一千三百八十七束九把、充造左京北邊溝橋等料。出雲國正税稻八万束、長門國三万束、各班

改作遠江国濱名橋

木連理

僧遍照奏請為雲林院於元慶寺別院

給部內百姓。以去年不登、民無宿儲、苗種不下、農業可廢也。○九月戊午朔、天皇御紫宸殿視事、中務省率陰陽寮就版奏進御曆、親王公卿並侍。遠江國濱名橋、貞觀四年修造、歷二十餘年、既以破壞、勅給彼國正税稻一万二千六百四十束、改作焉（長五十六丈、廣一丈三尺、高廿一丈六尺）。己未、信濃國言獲木連理二。丙寅、重陽之節、天皇御紫宸殿、賜宴群臣、喚文人賦詩、內教坊奏女樂、宴竟賜祿各有差。丁卯、權僧正法印大和尚位遍照奏言、雲林院者、故無品常康親王之舊居也、親王出家為沙門、貞觀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以此院付



恒貞親王薨

囑遍照曰、深草天皇賜此居之、天皇登遐、常康落髮、昊天罔極、德猶難報、思欲永為精舍、令學天台之教、元慶寺永置年分度僧三人、傳天台之法、行誠度之道、請以為元慶寺別院、成親王之心願矣。院中雜事、擇遍照門徒中堪幹事者、令其勾當、勅依請聽之。辛未、勅以新錢三十貫相分給左右職、出舉以其子錢、送大學寮、充學生菜料。癸酉、令近江丹波兩國各造高瀨舟三艘（一艘長三丈一尺、廣五尺、一艘長二丈一尺、廣五尺、一艘長二丈、廣三尺）。丁丑、恒貞親王薨、不任雜司、以喪家不経奏聞、殯殮既訖也。天皇不見事三日（親王者、淳和太上天皇之第二子也、母太皇太后正子、嵯

出羽国雨鏃

峨太上天皇之女、時年六十、遺命薄葬、謚曰昇儉

出羽國司言、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秋田城雷雨晦冥、雨鏃廿七枚、七月二日飽海郡海濱雨石、似鏃、其鋒皆向南、陰陽寮占云、彼國之憂應在兵賊疾疫。○冬十月戊子朔、天皇御紫宸殿、賜宴侍臣、左右近衛府遞奏音樂、勅命參議右衛門督藤原諸葛・前伊勢守藤原諸藤兄弟彈琴為歌、日晩賜祿各有差。己丑、任大嘗會御禊装束、并前後次第司、參議左大辨藤原山蔭為装束司長官、左少辨安倍清行為次官、判官二人、主典二人、中納言在原行平為前次第司長官、式部少輔菅原道真為次



官、判官主典各二人、中納言源能有為後次第司長官、兵部少輔源遠為次官、判官主典各二人、下知出羽國勤慎警固、以雨鏃之恠、兵疫占凶也。庚寅、令近江越前兩國禁遏諸司諸家諸衛府使強雇往還人馬。乙未、勅太政大臣祿法、并俸依式行之、先是太政大臣上表請減省、准左右大臣、今復舊數焉、凡位祿文武天皇慶雲二年十一月庚寅、有詔加親王諸王臣食封、各有差、是日五位有食封者、至是代以位祿也。己酉、差定大嘗會御禊陪從、親王已下五位已上八十四人、令所司給朝服。乙卯、行幸鴨河、大修禊事、天皇

踐祚之年、十一月修大嘗祭、先一月備法駕、建旗鼓、行臨水御禊之事、例也。是日聽京城萬民會聚縱觀、親王已下五位已上賜祿有差、日暮鸞輿還宮。○十一月戊午朔、壬戌、甲斐國言、嘉禾生管山梨郡石禾郷正六位上清原當仁宅、其一十三莖、五十穗、其一十二莖、四十六穗、當仁是從四位上豐前王之子也。丁卯、遣散位從四位下良末王奉幣於伊勢大神宮、告以可修大嘗會、天皇御朝堂院小安殿發使焉。戊辰、天皇御朝堂院小安殿、遣從四位上行神祇伯棟貞王・大副從五位上大中臣有本等、奉大



神宮幣。己卯、天皇御朝堂院齋殿、奉大嘗祭、先御悠紀殿、次御主基殿、親王公卿文武百寮小齋大齋宿侍如式。庚辰、未鷄鳴、大嘗會祭礼既訖、天皇幸豐樂院、巳時御悠紀帳、賜宴群臣、悠紀國献物、未時移御主基帳、群臣移就主基、悠紀國奏風俗歌舞、日暮以悠紀國所献衣被賜親王已下五位已上、諸有雜怠及内外官未得解由者、皆預焉。是夜天皇留御豐樂殿後房、文武百官侍宿、親王已下參議已上侍御在所、琴歌神宴、徹夜歓樂、賜御衣。辛巳、巳時、天皇御悠紀帳、賜宴群臣、主基國献物、未時御主基帳、群臣移

定每年獻荷前幣於十陵五墓

座及主基國奏風俗歌舞賜主基國所獻衣被一如昨儀是夜天皇留御王公已下百官侍宿又如昨壬午撤去悠紀主基兩帳天皇御豊樂殿廣宴百官多治氏奏田舞伴佐伯兩氏久米舞安倍氏吉志舞內舍人倭舞入夜宮人五節舞並如舊儀宴竟賜綃綿各有差〇十二月丁亥朔日有蝕之戊子勅遣左衛門佐從五位上藤原高経六位六人近衛一人鷂七聯犬九牙於播摩國中務少輔從五位下在原弘景於美作國並獵取野禽丙午定每年獻荷前幣十陵五墓近江宮天智天皇山階山陵在山城國宇治郡



平城宮光仁天皇後田原山陵在大和國添上郡桓武天皇柏原山陵在山城國紀伊郡贈太皇太后藤原氏長岡山陵在山城國乙訓郡崇道天皇八島山陵在大和國添上郡平城太上天皇楊梅山陵在大和國添上郡仁明天皇深草山陵在山城國紀伊郡文德天皇田邑山陵在山城國葛野郡太皇太后藤原氏後山階山陵在山城國宇治郡贈皇太后藤原氏鳥戶山陵在山城國愛宕郡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多武岑墓在大和國十市郡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墓在山城國宇治郡贈正一位藤

禁狩獵於賀茂神山

原氏墓在山城國紀伊郡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墓在山城國愛宕郡贈正一位藤原氏墓在同郡停廢田原天皇山陵太皇太后考太政大臣贈正一位藤原朝臣妣贈正一位源氏兩墓不預別貢荷前幣壬子前遠江守從五位上藤原清保言清保在任之日租穀四十二万一千三百七十六束積在諸郡請令新司附帳太政官下符令注載稅帳是歲太政官符應禁制賀茂神山狩獵事右大臣宣奉勅件神山四至之內不可獵瀆之狀制旨聞降如聞無賴之輩偸射猪鹿宜嚴加禁止若有犯者五位已上取



名奏聞六位已下捉進其身依法科處曾不寬宥右大臣奉勅收納神庫充用祭料越前國氣比神宮封租穀令國司出納件物勿怠其祭右大臣奉勅伊豫國喜多郡准桑村久米兩郡例而置大少領

執政
太政大臣藤原基経
左大臣源融
右大臣源多

光孝天皇

諱時康、仁明帝第二子、母皇太后藤原澤子、贈太政大臣總継女

乙巳、仁和元年、春正月、丁巳朔、天皇御大極殿受朝賀、太政大臣行内辨、太政大臣儀不可行内辨、是日別有勅行之、是摧時之事也、先是山城、伊勢、尾張、遠江、上總、美濃、信濃等國上言、木連理、甲斐國獲嘉禾、



禁着貂裘
肇貂侍臣
之服御也

是日奏於廷焉、戊午、群臣奉参太皇太后、皇太后賀新年也、甲子、於大極殿始講最勝王経、以元興寺三論宗僧傳灯大法師位近㝫為講師、天皇臨幸聴之、是日犬遺屎於紫宸殿前版上、陰陽寮占曰、可慎兵火、己巳、勅以摂津國為奈野為太政大臣狩鳥野樵蘇、放牧依舊勿制、癸酉、天皇御建礼門観射礼、是日始禁着貂裘、但参議已上不在制限、丁丑、於仁壽殿内宴、近臣教坊奏女樂、近臣之外文人預席者五六人、賦詩、〇二月、丁亥朔、大學釋奠、公卿大夫畢至、明経博士論義、文章生等賦詩如常、甲午、聴信濃國以

改元仁和

撻動振也

乗田三十町営國厨佃、但其地子任例進納太政官厨、永以為例、彼國営佃自此始焉、癸卯、太皇太后請減服御、以助公用、還女官令直本司、勅命有司返納物、有其数焉、丁未、天皇御紫宸殿視事、大臣以下参議以上並侍焉、従五位上行少納言兼侍従橘春行就版奏請、乃下官符傳詔改元慶九年為仁和元年、〇三月、丙辰朔、壬戌、勅遣従四位下行左馬頭藤原利基於近江國、従五位上守右近衛少将源湛於倫後國、並臂鷹撻犬、行拂野禽、路次往還、并経彼之間、用正税供食焉、癸亥、遣左衛門少尉内蔵有永散位



藤原野風於山城國諸陵、助藤原内直、左衛門大志紀貞城於大和國、東市正御船弘方、右衛門少志完太門経於河内國、主税大允朝原真行於摂津國、令沽官田和泉國官田、聴二箇年納地子、〇閏三月、丙戌朔、甲辰、授式部少丞正七位下藤原連永従五位下、下總國海上郡大領外正六位上海上池田曰秦春岳借外従五位下、以代百姓済調庸也〇夏四月、乙卯朔、天皇御紫宸殿視事、六府少将佐等奏當月番上近衛門部兵衛等交名簡、少納言従五位下大江公幹奏請印、賜飲群臣、左右近衛府奏樂、賜禄有

氏子内親王薨

賀太政大臣五旬筭轉経於諸寺

差是夜巡撿朝堂院近衛等捕得一人齎持油炭續松忽入火於龕以紙縛其人陰陽寮陰陽師正六位上村國業世之子天文生名春澤也有司尋訊春澤申云為親母欲修小善向常住寺是燃灯之具非奸心行火之謀因而置之丙辰無品氏子内親王薨不任華司緣喪家辞也天皇不視事三日（内親王者淳和太上天皇之弟一女也）甲戌天皇於延曆寺東西院崇福梵釋元興寺王寺各請十僧始自今日五箇日間轉讀大般若経賀太政大臣滿五十筭兼祝壽命也○五月乙酉朔式部省奏諸國銓擬郡司擬文天皇不御前殿太



日色変黒

殊絶也

新羅国使徐善行来

西寺献白雀

政大臣己下參議己上於宜陽殿西廂令式部大輔從四位下藤原春景讀之太政大臣點定奏之甲辰賑給京城飢民以霖雨也丙午酉時日色變黒光散如射丁未以元慶寺有労三綱弁久住僧等預階業補諸國講讀師右大臣源多奉勅○六月甲寅朔癸酉夜偸児入民部廩院倉盜取米一斛五斗為行夜者所捕得偸児引刀自刺不殊遣撿非違使送入於獄是日太宰言去四月十二日新羅國使判官徐善行録事高興善等四十八人乘船一艘来着肥後國天草郡○秋七月癸未朔丙申西寺獻白雀一○八

有流星

召紀常直平遂良小野宏材藤原道忠等試書跡

月癸丑朔丙辰夜有流星自南方来入五車中其色黄白○九月壬午朔召治部少丞紀常直木工大允平遂良左京大進小野宏材校書郎藤原道忠等於左仗下試書迹乙酉勅以近江國高島郡荒廢田百五十三町施捨元慶寺緣彼寺座主権僧正遍照申牒請也乙未卯時地震造幕四口料紺絁十四疋六尺緋絁十四疋六尺緋絲一約生絲二約四両幔四条料黄絁十六尺賜大學寮先是式部省解偁大學頭從五位上兼守右少辨藤原佐世言曰令云凡學生公私有礼事令觀儀式丙申詔曰朕外祖父贈正



肥前国旱粉土屑砂交下

薩摩国砂石降

一位藤原朝臣總繼贈以太政大臣○冬十月壬子朔天皇御紫宸殿賜宴侍臣左右近衛府遞奏音樂日暮奏倭琴作倭歌群臣倶醉極歡而罷賜禄各有差散位從五位下良岑遠年以吹笛被喚昇殿預非侍從辨大夫外衛佐等之例賜禄焉庚申先是太宰府上言管肥前國自六月澍雨不降七月十一日國司奉幣諸神延傳轉経十三日夜陰雲晦合聞如雨聲遲明見雨粉土屑砂交下境内水陸田苗稼草木枝葉皆悉焦枯俄然降雨洗去塵砂枯苗更生薩摩國同月十二日夜晦冥衆星不見砂石如雨撿之故

肥前国雨砂、奉幣衆神以祈冥助

改作伊勢大神宮

大流星

實穎娃郡正四位下開聞神發怒之時、有如此事、國宰潔齋奉幣、雨砂乃止、八月十一日、震聲如雷、燒炎甚熾、雨砂滿地、晝而猶夜、十二日自辰至子、雷電砂降未止、砂石積地、或處一尺已下、或處五六寸已上、田野埋瘞、人民騷動、至是神祇官卜云、粉土之怪、明春被國當有災疫、陰陽寮占云、府邊東南之神、當遷去於隣國、由是蠶麻穀稼有致損耗、是以下知府司、令彼國司奉幣部内衆神、以祈冥助焉、辛未、先是大唐商賈人着太宰府、是日下知府司、禁王臣家使及管内吏民私以貴直競買他物、癸酉、仁壽殿轉經、事畢、詔以權僧正法印大和尚位遍照為僧正、少僧都法眼和尚位平恩為大僧都、權少僧都法眼和尚位真然律師法橋上人位源仁並為少僧都、權律師法橋上人位隆海權律師法橋上人位房忠並為律師、○十一月辛巳朔、日有蝕之、辛丑、是日勅遣散位従六位上大中臣空雄判官一人主典一人、造伊勢大神宮、據式二十年一度改作、去貞觀十一年修造、其後十八年于茲矣、丙午夜、有大流星、出自天中甲、指天中丙行、三丈沒、以晷度推之、出自紫微宮、入天市垣中、躰如大蝎、色白有光、丁未、授更衣藤原元善



善淵永貞卒

天皇慶賀僧正遍照七旬之筭

天有声如雷

帝命宴賀太政大臣五秩

加賀国道今古貞潔

子従五位下、○十二月辛亥朔、天皇御紫宸殿視事、六府番奏如常儀、丁巳、天皇幸神泉苑、放鷹隼拂水禽、正五位下行大學博士善淵永貞卒、（永貞者、左京人也、本姓名六人部福貞、美濃国人、揚名官途、改姓善淵朝臣、名永貞、貫附京兆、年七十三、卒於官、）戊辰、延僧正法印大和尚位遍照於仁壽殿曲宴、遍照今年始滿七十、天皇慶賀、徹夜談賞、太政大臣左右大臣預席焉、己巳、左大臣及參議正四位下源直於左仗下定荷前使、弁元日大極殿侍從十三日可行此事、延而至今綴也、庚午巳時、天東南有声、如高樓壞落、夜分地震、有声如雷、乙亥、太政大臣今年始滿五十之筭、帝於内殿命宴賀之、採索精華、絲竹間奏、促席談飲、通夜盡歡、贈賚左右馬寮善馬五疋、夏冬衣裳五襲、臥具屏風等有数、又贈度僧五十人、以備修善祝筭也、己卯、節婦加賀國加賀郡大野郷人道今古授位二階、免戸内田租、表其門閭、以旌貞節也、今古生年十三、適故前加賀權掾大神高名、經二十四年、高名身死、今古廬于墳側、歷年不去、哭泣之声、日夜不斷、今古母箭集清河子、年二十一、始適於人、其夫死後、不更再醮、全守一節、齡七十六、終於室内、母子継踵貞潔無虧焉、尾張國春部郡大領外正六位上

尾張、弟廣、為其男安文、安鄉二人、始自中男迄于不課、總計課役、進調庸物、曰安文年十六、調絹十疋七尺五寸、庸米十二斛一斗五升、中男作物油二升八合、傜分商布百五十二段、安江年十五、調庸傜分同之、陽成院舍人二十人、工部十人、准清和院例、預于勘籍、是歲、中納言在原行平奉勅、依權僧正遍照奏狀、令元慶寺度者経階業、弁補任年中昕闕講師中一人、

（仁和二年）

（藤原時平於仁壽殿）

丙午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壬午、太政大臣第一之男時平於仁壽殿始加元服、于時年十六、帝自手取冠、

（始加元服）

加其首、令主殿助從五位下藤原末並理髻、即日授時平正五位下、其告身、天皇神筆書黃紙以賜之、勅參議左大辨從四位上兼行勘解由長官文章博士

（受官之符曰告身）

橘廣相作告身文、其所須冠巾、皆是服御之物也、公卿大夫會太政大臣職院直廬、賜賀宴飲、雅樂舉音樂、賜五位已上祿各有差、辛丑、內宴、奏女樂、喚文人賦詩、如常、賜綿有差、是日、勅聽貞數親王帶劍、執殳

（聽貞數親王帶劍）

故時賜之、親王時年十二歲、戊申、申時、日右有珥○二月、辛亥朔、丁巳、釋奠如常、從五位下行助教兼越前介淨野宮雄發論語題、文章生學生等賦詩、如常、



（賜採銅使銅印）

乙丑、鑄銅印一、賜備中國採銅使、勅、始自今年正月、以大藏省錢四千文、每月令送內膳司、以充供御菜料、丙寅、勅遣越前權介從五位下藤原恒泉於遠江國、雅樂頭從五位下在原棟梁於備中國、並賚鷹鷂拂取野鳥、丁丑、太上天皇遣參議正四位下行左近衛中將兼肥後權守藤原有實奏、還六府官人舍人等、帝不奉命、即使奉還、先是遣六衛府官人以下、為太上天皇宮衛、今還舊府、謙也○三月、庚辰朔、辛巳、天皇聖體不豫、壬午、停潔齋奉燈之事、甲申、帝近日聖體不和、是日平復、丁亥、大風雨、雹、壬辰、暴風雷雨、

（東寺新造塔雷火）

東寺新造塔火、時人謂雷火也、癸巳、賜僧正法印大和尚位遍照食邑百戶、聽駕輦出入宮門○夏四月、庚戌朔、壬子、勅令雲林院每年三月二十一日、仁明天皇忌日、轉四卷金光明経、安居一夏之間、講妙法蓮華経、丙辰、有大鳥一集於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大辨藤原山蔭辨官曹司前、為人被射獲、癸亥、是夜自子至丑、月黑無光、寅時自下端稍成光、丙寅、令出羽國慎警固、去二月彼國飽海郡諸神社邊雨石鏃、陰陽寮占云、宜有兵賊、由是豫戒不虞、丁卯、此日天氣陰寒、人着綿衣、是日天顏清朗、有溫氣、己巳、式部省

式部省奏銓擬郡司簿
有流星
石清水八幡宮自發鼓声

奏銓擬郡司簿、天皇不臨軒、右大臣奉勅、於近仗下
令式部少輔従五位上藤原佐世読之、大臣下筆點
定、復奏、是日雷雨、諸衛陣於殿前、有路女避雨隠立
東京三条前近江大目鑒助範宅、忽然震死○五月、
己卯朔、日有蝕之、戊子、自去七日大雨、河水漲溢、人
馬不通、辛丑、大雨、夜有流星、出自鈎陳、歴内階、入文
昌第一二星間、色青有光、甲辰、降雨、天東南有声、如
雷、是日山城国石清水八幡大菩薩宮自鳴、如撃鼓
声、南楼鳴、如風波相激、成声、経数刻而不停、神祇官
卜云、大菩薩心有所願、陰陽寮占云、可警兵事、丙午、

紀安雄卒
履歴

前周防守従五位上紀安雄卒、安雄者左京人、助教従五位下種継之子
也、仁明天皇崇経術、屢引儒士於前論難、于時御舩
宿祢民主為大学博士、種継為助教、天皇喚両人令
論経義、民主執礼、種継挙伝、難撃往復、遂無折角、当
此之時、膂力之士、左近衛阿刀根継、右近衛伴民長、
並相撲最手、天下無双、帝號民主為民長、種継為根
継、以戯之、安雄父本姓前田、讃岐国人、至于安雄賜
姓紀朝臣、為京兆人、安雄幼以学術見称、性寛綽柔
順、剛物始補得業生、天安二年為大学直講、貞観初
渤海国王遣朝臣聘、以安雄為存問兼領客使、五年
授外従五位下、九年授従五位下、転助教、此時有勅
擇有識公卿大夫撰格式、安雄預之、十一年遷為勘
解由次官兼下野介、十六年加従五位上、十八年遷
為主計頭、明年出為武蔵守、政貴簡恵、吏民安之、秩
満帰京、元慶六年除鋳銭長官、兼周防守、声績減於
武蔵焉、安雄専精経業、頗閑詞華、重
陽之節、徴抜文人、卒時年六十五○六月己酉朔、
乙卯、下知陸奥出羽両国太宰府、令慎警固、縁石清



賜唐僧湛誉日供料
紀内親王薨

水大菩薩宮楼鳴之怪也、勅唐僧湛誉供料、日白米
二升二合、塩三合、味醤二合、滓醤二合、醤一合、海藻
二両、滑海藻二両、節料白米十斛、毎年五月十二日、
以近江国正税充之、己巳、伊勢斎内親王忘取近江
国新道入於大神宮、仍下伊勢国知、又停伊賀国旧
路頓宮、下伊賀国知、癸酉、任相撲司、丁丑晦、大祓於
朱雀門前、如常、是月三品紀内親王薨、不任縁葬之
所司、以喪家固辞也、天皇不視事三月、内親王者、桓
武天皇第十五女也、母従四位下藤原河子、従四位上大継之女、
内親王与仲野親王同産也、天安元年春授四品、仁
和天皇之初進三品、薨時年八十八○秋七月戊寅朔庚辰、任相撲

僧由蓮寂
源寂子逝
僧隆海寂
鬼絞

司、縁贈皇太后忌日、及内親王薨、未発理楽之声、是
日始発焉、勅参議已上就廳座聴政者、外記須毎日
記録、毎月一日十六日両度進蔵人所、辛巳、廣瀬龍
田祭如常、是日僧由蓮寂、由蓮俗姓源朝臣、嵯峨太上天皇之子也、母惟良氏、
申道在俗名勝、夙離塵累、帰依仏道、性聰明、
多渉内典、兼好老荘、尤有巧思、所作究妙焉、甲申、皇
女源寂子逝、不任葬司、縁喪家辞也、天皇不視事三
日、己亥、律師法橋上人位隆海寂、隆海俗姓清海真人氏、左京人也、
丙午、夜亥時、紫宸殿前有長人往還徘徊、内豎伝點
者見之惶怖失神、右近陣前燃炬者亦復得見、其後
左近衛陣辺有如絞者之声、世謂之鬼絞也○八月、

安房国砂石粉上降

丁未朔釋奠如常祭祀礼畢太政大臣入廟拜文宣王影公卿大夫畢會令明経博士講論周易文章生等賦詩如常戊申明経博士率得業生學生等奉參内裏天皇御紫宸殿引見博士等一二令論五経義賜禄有差庚戌勅令安房上總下總等國重警不虞先是安房國言上去五月二十四日夕有黒雲自南海群起其中現電光雷鳴地震通夜不止到曉雷電風雨已時天色清朗砂石粉上遍満地上山野田園無所不降或處厚二三寸或處僅蔽地稼苗草木皆悉凋枯馬牛食粘粉草死斃甚多陰陽寮占云先氣



御靈忿怒成崇彼國東南將有兵賊之亂由是預令戒嚴己丑自去四日霖雨至此大風雨洪水分遣使者於賀茂上下松尾稲荷貴布祢丹生河上六社奉幣祈止雨辛酉天皇幸神泉苑觀漁水工寮獻物信濃國貢駒是日依例入京帝有意閲覧臨幸此苑而牧司懈怠遂不牽來癸亥天皇御紫宸殿覧信濃國貢駒○九月丙子朔己卯辰時雷雨伊勢齋内親王明日可修禊事大蔵省豫於葛野河邊装束建幄不風不雨忽然破割就而見之為雷所震裂也擬入大神宮内親王忽有月事人太政大臣堀河邊第犬死

賀茂社辺有狼喫殺人

觸穢之人參入内裏由是停不行甲申重陽之節天皇御紫宸殿宴于群臣奏樂賦詩如常賜綿各有差丙戌奉伊勢大神宮例幣之使是日可發去七日有犬斃穢因而停止亦不廢務于時地震自亥至子有大鈴声當左仗上鳴於空中寅時亦鳴焉壬寅賀茂神社邊有狼喫殺人行人相逢以刀刺殺○冬十月丙午朔日有蝕之庚戌帝病未損親王公卿皆侍亦於諸寺轉経祈禱辛亥詔左右撿非違使免輕罪繫囚二十二人喚梵釋寺十禅師朗善奉加持甲寅令陰陽寮於兼明門前修祭祀攘邪氣也丙辰延屈延



藤原多美子薨

車駕所出謂之駐蹕

暦寺座主圓珎於紫宸殿修護摩法限以五日祈帝病平愈也甲戌正二位藤原多美子薨（右大臣贈正一位良相少女清和太上天皇之女御也）○十一月丙子朔辛卯天皇御神嘉殿親奉新嘗祭壬辰天皇御紫宸殿賜宴群臣奏大歌五節舞賜禄各有差戊戌伊豫國新居郡始置主政一員○十二月乙巳朔甲寅神祇官奏御體卜天皇不御紫宸殿中納言従三位藤原山蔭執奏乙卯月次神今食祭天皇不御神嘉殿親王公卿向神祇官行事戊午行幸芹川野寅二剋鸞駕出建礼門到門前駐蹕勅賜皇子源定省帯劒是日勅參議已上着

褶布衫行縢、別勅皇子源定、散位正五位下藤原時平二人、令着褶衫行縢焉、辰一剋至野口、放鷹鶉拂撃野禽、山城國司獻物、并設酒醴、飲獵徒、日暮乘輿幸左衛門佐從五位上藤原高經別墅、奉進夕膳、高經獻物、賜從行親王公卿侍從及山城國司等祿、各有差、夜鸞輿還宮、是日、自朝至夕、風雪慘烈矣、己巳、行幸神泉苑、觀魚、放鷹隼、令擊水鳥、自彼便幸北野、從禽、御右近衛府馬埒庭、令馳左右馬寮御馬、是日、常陸太守貞固親王扈從、太政大臣奏言、遊獵之儀、宜有武備、親王腰底既空、請賜帶劔、帝甚依悅、即勅聽帶劔、取中納言兼左衛門督源能有劔、令帶之、日暮還宮、庚午、傳灯法師増允寂、時年五十三、薦二十九、真言宗、住東大寺、

僧増允寂

仁和三年

丁未三年、春正月乙亥朔、廢朝、雨也、壬午、於大極殿、始齋講最勝王經、以東大寺僧法相宗傳灯大法師位平仁、為講師、雅樂舉音樂、如常、詔進從三位班子、階加從二位、授女御、戊子、正三位行中納言兼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在原行平上表、庚寅、蹈哥之節、天皇御紫宸殿、宴于侍臣、王公並侍、雅樂寮奏樂、宮人蹈哥、如常儀、賜祿各有差、辛卯、天皇御建礼門、觀



釈奠浄野宮雄甍春秋題

射礼、親王已下、五位已上並射訖、四府依次射焉、甲午、内宴於仁壽殿、文人被奐預席者十人、賦詩、内教坊奏絲竹、歡暢畢景、賜祿各有差、癸卯、勅以傳灯大法師位恭信傳授阿闍梨位灌頂、○二月乙巳朔、丙午、以從五位下行少内記三善清行、為大内記、從五位下行式部大丞藤原興範為掃部頭、丁未、釋奠祭、礼既畢、親王已下就都堂、從五位下行助教浄野宮雄甍春秋題、文章生學生等賦詩、如常、五日己酉、奪美濃下野若狹能登越中越後丹後但馬因幡伯耆、石見等國司位祿公廨、以貢獻違期也、舊制、貢獻違期國司五位已上科違勅罪、六位已下不論蔭贖決笞六十、今改前格、施此新制、癸丑、勅賜皇女秩子姓源朝臣、

信濃国例貢梨子雉腊等

信濃國例貢梨子、大棗、呉桃子、雉腊、別貢梨子、大棗等貢獻之期、元不立制、太政官議定、例貢每年十月、別貢十一月、為期立為恒例、庚申、勅以更衣從五位上藤原元善子為女御、中納言從三位山蔭之女也、辛酉、從四位下藤原時平為右近衛権中將、○三月乙亥朔、授豊後介外從五位下大神良臣從五位下、戊子勅加試延暦寺年分度僧二人、其一人大毗盧遮那經業為大比叡神分、一人一字頂輪王經業為小比

源光服闋起復本官

敝神分、癸卯晦、前参議正四位下源光正月十九日、
丁母憂去職、是日有勅、以本官起之○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蝕之、丙午、以散位従五位下清原令望為修
理大井堰使、六位已下二人、以山城國正税稲七千
四百二十三束七把充其料、庚戌、式部兵部両省、奏
擬階短冊、天皇不御紫宸殿、左大臣奉勅令省行之、
奉石清水八幡大菩薩幣使、従三位行刑部卿基棟
王到東京四条、墮馬傷支體、不達神宮、更遣従四位
下行中務大輔兼加賀権守十世王奉之、其幣物不
改焉、庚申、諸衛厳警、縁明日賀茂祭也、是日京師訛



太宰府年貢鸕鷀

言三日出、其時在辰、人皆向東而観焉、辛未、天皇御
武徳殿、閲覧諸牧御馬、四府騎射如常儀、○五月、甲
戌朔、甲申、以中納言従三位藤原山蔭為民部卿、四
品行常陸太守貞固親王為弾正尹、常陸太守如故、己丑、勅、
以山城國愛宕郡鳥部郷、榛原村地五町、賜施薬院、
丁酉、勅、為仁明天皇女御藤原氏、於嘉祥寺、修轉念
功徳、料以信濃調布二百端、公卿以下参會行事、
女御者、仁明天皇第八親王之所生也　己亥、太宰府年貢鸕鷀鳥元従
陸道進之、中間取海道、以省路次之煩、寄事風浪屢
致違期、今依舊自陸路入貢焉、辛丑、勅、以山城國乙

丹波国漢部妹自賣貞操

橘良基卒以雅素清貧称

訓郡大原野、為太上天皇遊獵之地○六月、癸卯朔、
甲辰、伊賀、伊勢、尾張、伊豆、近江、美濃、越後、但馬、出雲、
播摩、備前、備後、紀伊、阿波、讃岐、伊豫、土佐、十七國、貢
絹麁悪特甚、不如昔日、勅、譴國宰、採取正倉舊様絹、
毎國賜一疋、依舊様織作、丁未、丹波國那鹿郡人、漢
部妹自賣、生年十四、適秦貞雄、生二男一女、貞雄死、
後歴三十二年、常着素服、獨居虚室、無復再醮之情、
均養男女、譬猶尸鳩、國司申請、以為節婦、表其門閭、
庚戌、従四位下行信濃守橘良基卒、良基者、左京人、参議従四位下
常主孫、而摂津守安吉雄之子也、時年六十三、良基雅素清貧、家無寸儲、中納言在原行平、時以絹布乃



良基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

源行有卒

在原遠瞻震死

得葬焉、良基経歴五国受領之吏、毎秩満帰、不載資粮、教子孫以潔身、有子男十一人、第六子在公常
問治国之道、良基答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其率性清白如此矣、壬戌、従四位上行
太宰大貳源行有卒、行有者、文徳天皇之子也、母布勢氏、天皇賜行有姓源朝臣
丁卯、任相撲司、辛未晦、太政大臣侍殿上、納言参議
侍杖下、忽有雷大鳴、諸衛陣於殿前、賜太政大臣及
諸公卿禄、録諸府官人以下見参者、賜禄各有差、是
日右兵衛将監正六位上在原遠瞻在致仕中納言
在原行平鴨河邊第震死、遠瞻是行平之子也○秋七月、壬申
朔、丁丑、虹降東宮、其尾竟天、入内蔵寮、是日綾綺
壽両殿之間、獲白亀一、放神泉苑、夜地震、辛丑申時、

七道諸国地大震動

文室巻雄卒凡驍勇過人

地大震動経歴数尅震猶不止天皇出仁壽殿御紫宸
殿南庭命大蔵省立七丈屛二為御在所諸司倉屋
及東西京廬舎往々顛覆壓殺者衆或有失神頓死
者亥時亦震三度五畿内七道諸國同日大震官舎
多損海潮漲陸溺死者不可勝計其中攝津國尤甚
夜中東西有声如雷者二〇八月壬寅朔乙巳地震
五度是日達智門上有氣如烟非烟如虹非虹飛上
属天或人見之皆曰羽蟻也時人云古今未有如此
之興陰陽寮占曰當有大風洪水失火等之災焉戊
申未時地震散位従四位上文室巻雄卒巻雄者右京人中納



有羽蟻群飛竟天

有鷺集諸宮楼

言従三位綿麻呂之第九子也先祖本姓文室真人
中間為三諸朝臣至于綿麻呂大同四年賜文室朝
臣姓巻雄幼有勇力不好讀書便習弓馬尤善馳射
文徳天皇為儲貳之日巻雄為帯刀舎人身體軽捷
甚有意氣嘗戯騰躍脚蹈駕車牛頷超越立車後及
為少將白晝有狐立東宮屋上巻雄奔登拔劔斬之
凡其驍勇過人皆此之類也又直侍伏下日
夜不出宿衛之勤當時無雙卒時年七十八己酉有
羽蟻出大蔵正蔵院群飛竟天属于舩丘其氣如虹
癸丑鷺二集朝堂院白虎楼豊樂院栖霞楼上陰陽
寮占曰當愼失火之事甲寅地震有鷺集豊樂院西
門鵄尾上乙卯子時地震丙辰未時有鷺集豊樂殿
東鵄尾上丁巳寅時地震戊午今夜亥時或人告行
人云武德殿東松原西有美婦人三人向東歩行有

武德殿東怪鬼屠殺人

京師有不根之妖語

男在松樹下容貌端麗出行與一婦人携手相語婦
人精感共依樹下数尅之間音語不聞驚恠見之其
婦人手足折落在地無其身首右兵衛右衛門陣宿
侍者聞此語往見無有其屍所在之人忽然消失時
人以為鬼物變形行此屠殺又明日可修轉経之事
仍諸寺衆僧被請来宿朝堂院東西廊夜中不覺聞
騒動之声僧侶競出房外須臾事静各問其由不知
因何出房彼此相恠云是自然而然也是月宮中及
京師有如此不根之妖語在人口三十六種不能委
載焉辛酉自卯及酉大風雨抜樹發屋東西京中居



立定省親王為皇太子策書

天皇崩於仁壽殿

人廬舎顛倒甚多被壓殺者衆矣内膳司檜皮葺屋
顛仆采女一人宿其中邂逅免害時人奇之鴨水葛
河洪波汎溢人馬不通癸亥太政大臣従一位藤原
基経左大臣正二位源融等上表請立皇太子丁卯
天皇聖體乖豫是日立定省親王為皇太子策曰天
皇詔旨勅命乎親王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衆聞
食宣隨法尓可有岐政止天定省親王乎立而皇太
子止定賜布故此之状悟天百官人等仕奉礼止詔天
皇勅旨乎衆聞食止宣是日天皇崩於仁壽殿于時
春秋五十八或云皇太子諱定省光孝帝第三子也帝娶仲野親王之女班子為妃貞觀九

光孝帝龍潜之時使諸子各言其志

王侍從

葬天皇于葛野郡田邑陵

年、五月五日、誕天皇、既元服、始讀書、博士小野美材奉授焉、光孝帝潜之時、使諸子各言其志、曰、吾若踐祚、尓等如何、太郎是忠對曰、願爲太宰大貳、以領西海、二郎是貞曰、願守東藩、以鎮十五州、光孝帝默然、三郎徐曰、願居東宮、以嗣大宝、光孝帝欣然、三郎八即定省也、元慶八年、四月十三日、賜姓源氏、任侍從、俗稱曰王侍從、己巳、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基經奉旨、令左大辨橘廣相、左中辨藤原有穗、左近衛權中將藤原時平、左衛門佐藤原高經等、侍殿上、○九月、辛未朔、壬申、葬光孝帝于山城國葛野郡田邑陵、一云小松山陵○十月、辛丑朔、乙巳、召沙門一百口于宮中、轉讀大般若經、期以三日、今夜地震、壬戌、召沙門十五人、修法、限七日、覲衣衾各有差、○十一月、庚午朔、辛未、伊豆國



即位之詔旨

獻新生島圖、所畫神明放光、被潮激燒、形如銀山、有綠雲在頂上、丙戌、天皇早且駕鳳輦、出自東宮、南行幸于八省、而入小安殿、關白太政大臣參見、遂入太極殿、即位、年二十一乃詔太政大臣曰、今日之事平安、欣歡無涯、先有遺託之命、况朕已爲孤子乎、思隨教誨耳、卿若有所辭、朕小子不任、世不聽政、而逃于山林、是所念也、乙未、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基經上表、辭謝、詔荅曰、社稷之臣也、非朕之臣也、宜委卿以阿衡之任、橘廣相撰詞、○十二月、神今食、上卿一人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二十二終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
藤原基経
左大臣
源融
右大臣
藤原良世
源多
源能有
藤原山蔭逝

標記

# 本朝通鑑巻第二十三 自仁和四年至寛平五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訓解
男　渡邊約郎

## 宇多天皇上

諱定省。光孝帝第三子。母皇后班子。一品式部卿仲野親王之女也。

戊申。仁和四年。春正月。關白太政大臣請延暦寺座主法眼圓珎為興福寺維摩會講師。珎固辭焉。○二月。中納言従三位兼民部卿藤原山蔭逝。左大臣魚名之玄孫。越前守高房之子也。貞觀年中。山蔭初建吉田祠於洛東。以祭春日明神。逝年六十三。参議左



讃岐国大旱
讃岐守菅原道真祈雨于城山神告文
数奇命隻不耦合也

大辨兼文章博士正四位下橘廣相兼侍従近江守。賜年官年爵于關白太政大臣従一位藤原基経。別勅准三后。如忠仁公故事。○三月。参議正四位下右兵衛督源光兼相模守。○夏四月。讃岐國不雨。五月。讃岐守菅原道真祭阿野郡城山神。請雨。其詞曰。維仁和四年。歳次戊申。○五月癸巳朔戊戌。守正五位下菅原道真以酒菓香幣之奠。敬祭于城山神。四月以降渉旬不雨。吏民之困苗種不田。道真忽解三亀。試親五馬。分憂在任。結憤惟悲。嗟乎命之数奇逢此愆序。政不良也。感無徹乎。伏惟境内多山。茲山獨峻。

威稜即威厳也
關白太政大臣奏文

城中數社。茲杜尤靈。是用吉日良辰禱請昭告。誠之至矣。神其察之。若八十九郷二十万口。一郷無損一口無愁。敢不蘋藻清明玉幣重疊以塞應驗以飾威稜。若甘澍不饒旱雲如結。神之靈無所見。人之望遂不従。斯乃俾神無光俾人有怨。人神共失礼祭或疎。神其裁之。勿惜冥祐。尚饗。（仁和二年正月十六日道真任讃岐守）關白太政大臣謝奏曰。奉去年閏十一月廿七日勅宣。以阿衡之任為汝之任者。但未知阿衡之任如關白何。仍持疑久矣。伏聞左大臣令明経博士等勘申云。阿衡之任可無典職者。以其可無典職。知阿衡為貴。以



宣命
周公輔佐成王。霍光忠厚安漢室

臣比擬非所克堪耶。至于無分職臣之願也。○六月二日宣命曰。天皇我詔旨良万止宣御命乎衆聞食止宣布。太政大臣藤原朝臣先々乃御世々與利國家乎済助計朝政乎總摂奉仕賜辺利。又奉立先帝保護朕躬波。仁功大徳高己止古之周霍毛與利超太利。朕即位之初仁所念行之保累代乃聖主毛猶仰其輔助利。況乎末小子天仁志何不倚頼委付己止所念行天。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詔書云。万機巨細皆關白於太政大臣。然後奏下。而上表天固執閑退之志。爰即令左大辨橘朝臣廣相作勅答而下之。其結句宜以阿衡之任為

御之任而尚持疑天不肯視事天下之務皆擁滯利多於是使明経紀傳之道之人人等勘申云阿衡者是殷世三公官名三公者座而論道無所典職止申世利然則以三公之貴天更煩碎之務乎閑倍久不在奈利奴然而朕之本意波万政乎關白天欲賴其輔導天志之前詔波下世流而奉吉作勅荅之人廣相加阿衡介波已庇朕本意奈利流宇倍毋彌固久辭退座奈利里止驚企御座天志更重天述御意天宣太政大臣自今以後衆務乎輔行比百官乎總賜倍上奏之事不下之事先必諮稟與朕將垂拱而仰成止宣御命乎衆聞



官符

食止宣神祇官神今食上卿一人○秋七月太政官符應行雜事二条應不依前司以往雜事未辨濟拘絆後任人事右得太宰大貮従四位上藤原保則解状偁管内諸國調庸未進租税未納及所司勘出種々雜怠觸類繁多前司分付之日後司具注不與解由状言上勘解由使勘判云前司同伍後任相共辨濟者謹案勘判旨雖以往之怠在各時吏而勘判之例延及後任者為令後任之吏兼濟以往之事也而今當時庶務尚難營辨往年雜怠何暇究成静尋事理知吏難堪何者或國司忘身徇國無有闕政然而去任之日猶絆前事遂使勤惰相混功過不明良吏沈滯職此之由或國司到任之初見舊累難可脱已變勤王之節還成顧私之慮望其清慎又不可得今及覆事意討論利害與其空責以往之怠不如先勸當時之績望請國司若有任中雜務辨濟無闕者特寛以往之怠勿令拘絆其身但調庸租税國之大事其租税者元有徵率之例調庸未必有例重望准租税徵率以為當時之務又若有當時之外更濟舊事及過徵率分者隨其功効將進爵級應進解由吏有任中調庸雜物未進者返却解由事右同前解状偁貢進



仁和寺営成

調庸既有程限支度國用冣為大要因茲違期麁惡等之責載在格條而或國司頻致未進動闕國用至于遷替適被放還兼前之例所以知其有怠猶収解由者為令後任之吏相代辨慎然而當任之務每多擁滯以往之事不遑兼濟是以調庸未進逐年猥積公家支用臨事闕乏論之政途理須乖例望請國司進解由之日若有任中調庸雜物未進者返却解由令慎將来以前左大臣源融宣奉勅依請自餘諸國亦宜准此○八月仁和寺成以高野山沙門真然為落慶導師此寺光孝天皇所初営也○九月停御燈以大嘗會

巨勢金岡繪御所南庇東西障子
令藤原興基平惟範藤原時平擇詩
源多薨

故也、故事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三日以燃燈祭北辰、貞觀以往於北山靈岩寺邊供之、尋東流水于其上行之、內藏寮奏供畢而後獻魚味、此時於月林寺燃之、其後供之于圓成寺、撿非違使別當中納言從三位兼左衞門督源能有兼民部卿、（別當如故、左衞門督）辭參議從三位兼右衞門督源冷轉任左衞門督、敕令畫師巨勢金岡繪於御所南庇東西障子、令藤原直方、源興基、平惟範、藤原時平等擇詩、且弘仁以後鴻儒之能詩者、即使金岡圖其狀、（貞觀年中、金岡為神泉苑監）○冬十月、右大臣正二位兼左近衞大將源多薨、先一兩日客



常陸国有駮馬有文在其背

色如土、吐血氣絕、年五十九、詔遣參議正四位下藤原諸葛、治部大輔從四位下橘休蔭贈從一位、（多者仁明天皇之子也、冷光皆其弟也）冷修禊於鴨河（為大嘗會故也）○十一月、大嘗會、悠紀近江、愛智郡、主基丹波、多紀郡、參議正四位下兼右近衞中將源直、參議正四位下兼左近衞中將藤原有實、參議正四位下兼近江守橘廣相並授正四位上、以大學助教善淵愛成為侍讀、聽昇殿、常陸國上言、當國有飛鳥貞成者、家甚富、死後其孫淺井春澤任國掾、驛亭有駮馬、有文在其背、曰飛鳥貞成、見而驚歎、為寫佛經、助冥福、既而馬斃其厩

寬平元年四方拜事定于此

己酉寬平元年、春正月朔、寅刻、天皇拜天地四方、唱屬星名、拜山陵、先是雖有四方拜事、而至是稍詳、自此後大抵以為定例、大納言正三位兼右近衞大將藤原良世轉任左近衞大將、中納言從三位行民部卿源能有兼右近衞大將、（撿非違使別當如故）參議從三位右衞門督源冷兼美濃權守、參議正四位下左兵衞督源光兼備中權守、參議正四位下皇太后宮大夫藤原國經兼近江權守、藏人頭右近衞權中將藤原時平兼讃岐權守、基世王任因幡守、（仲野親王之子、敘四位、有女曰因幡）云云、太政大臣奏曰、臣父有靈劍、世稱壺切、田邑帝



杜本神當宗神二社祭定于此
改元寬平

責陰陽師、以此劍厭之、埋土、時帝晏駕、陰陽師懼而逃亡、不知劍所在、聞彼卜師匿神泉苑、而推尋掘地、得劍、見之有光彩、如新發硎、乃獻之○二月、參議正四位上源直兼刑部卿、參議從三位源冷兼美濃守、（右衞門督如故）○夏四月、撿非違使別當中納言從三位民部卿兼右近衞大將源能有任皇太子傅、始祭河內國安宿郡杜本神社、同國志紀郡當宗神社、詔使一人手自發京、詣于兩社、其間近路故也、上申日祀杜本、上酉日祀當宗、（後世二社祭、共為年中行事一、宇多帝外祖母當宗氏也）○改元、（改仁和五年為寬平元年）菅原道真在讃岐國、讀改元詔書作

道真在讃岐、讀改元詔書、有詩　追捕賊首物部氏永　石清水宮震動、有詔詞　大故謂死也　月次祭始于弘仁中

詩曰、明王欲變舊風煙、詔出竜楼到海堧、為向樵夫漁父祝、寛平両字幾千年、東國上言、強盗發起、群吏追捕賊首物部氏永等、既早平安○五月、石清水八幡宮宝蔵震動、神祇官陰陽寮筆占筮、言崇在聖躬、詔曰、朕雖愚冲、而非法不行、非道不言、縦犯小過、不及巨悪、況奉神祇、帰佛陀、而無怠慢朝暮敬之、咎徴雖發、何至大故、唯願天神地祇證之而已、勅賜平朝臣姓於高望王、（恒武帝曽孫、葛原親王孫、高見王之子也、任上総介）○六月大雨、神祇官行月次祭、（弘仁年中始有之、後世以為年中行事）是日依例於中院神今食祭、然此院諸舎傾欹、故於宮内省辨



盂蘭盆會　膏粱如美味、匕箸如匙食

備之○秋七月、霖雨洪水、左右京人多餓殍、（石清水宝蔵震動之應歟）山僧在京者亦多飢死、勅賜盂蘭盆供于諸寺、奉為先皇也、且施燈油于八幡宮及延暦寺、西塔院、神護寺、圓成寺、長谷寺、東西寺也、（共七處、各施續命絁一条、燈油一瓶、絹疋）一擧圓成寺為定額、詔曰、朕自幼不耽膏粱、登降叡岳、往還諸寺、至十七歳、欲出世間、未果、既而先帝即位、歴四年、朕受其禅、以至於此、筋力微弱、恐不堪事日致愚慮、毎念万機、匕箸不安、頃有陰瘻之憂、殆似老人、蓋精神疲労歟、左大臣奏、令宗継調進露蜂、帝用其藥、有效、陽發如初、（醫書云、蜂房灰、夜傳陰上、即勃起、又云、蜂窠燒研、新

戒臘卑者修道年淺也、臘謂僧年齢　僧勢春夢安陪仲麻呂事

汲水、賜二錢、可御丁女、又云、蜂房懸在樹上、而得風露者、故名曰露蜂）○九月、例幣、依穢而停之、故於建礼門、有大祓、令右中辨季長行之、僉議修法事、太政大臣奏曰、花山惟首最圓、安然皆真言阿闍梨也、叡山元譽、於密有口辨、玄虚能観念、然則講師惟首、讀師玄虚、咒願圓珍、唄最圓、散花勝延、三礼元譽、堂達職掌安然、制曰、可、又奏曰、宮中轉讀大般若経、貞観中一年四度、（四季各一度）仁和中不有定例、今秋若修之可乎、但至灌頂則除圓珍外、戒臘卑者不可也○冬十月朔、天皇御紫宸殿、就帳内倚子、公卿群臣列座、（年中行事、孟冬旬是也）栖原寺僧勢春夢一



大臣奏言羽蟻恠　天皇即位之際黄龍見

翁告曰、摂州住吉縣真仁再来人也、昔生本朝、以選入唐、稟儒學、唐帝愛其才、賜姓朝名衡、仕至秘書監諫議大夫、不帰朝而死、又生本朝、縦使出家、必為明師、我是坂本之翁也、翁是松尾明神也、真仁姓土師氏、改名明達、後居叡山、大臣奏曰、沙門安然言、近在雲林院、聞有蟲蠢々甚多、東至園池司、西至絹笠岡、北至紫野、人皆警見、即是羽蟻也、是何祥也、所由焉在、詔曰、此實凶事也、先帝欲崩時、有此恠、而今亦朕乎、即位之際、有黄龍見于乾角山、而登天、太宰少貳清原令望為鑑大井灘、使時見焉、従五位下橘有棟

黄龍往々頻見

官符

在梅宮見焉、醫學博士丹波有冬、在丹波國見焉、亦是不異事乎、太政官符、應以鑄錢司返抄勘會稅帳採銅料物數事、右得採備中國銅使前權介弓削秋佐解狀偁、撿案內前司之時、以在民身租穀便充行採銅料徵納之間、拘留民間、不得全收、而國偏依出府立用稅帳使雖陳牒事由、國曽不兼引望、請令鑄錢司返抄勘會稅帳立用者、案去仁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符偁、得彼國解偁、今採銅所例至于請用役夫料物、先注所採半熟銅數、送國加實撿、然後充行料物而採銅使秋佐牒偁、不被實撿銅數早速被行



料物者、因茲國與使執論、牒狀再三往復、徒為言煩、還擁公事、仍今所申者、役夫料物、依先例實撿之後、充行為當、依使牒不更勘知充行乎、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宜准先例勘知所採銅數、然後令行料物者、今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太皇太后宮大夫藤原良世宣、奉勅、若依稅帳不會返抄、恐採銅之事勤惰難知、若依返抄勘出稅帳、亦恐行物之國還煩勘出、今須役夫料物者、依前符行之、稅帳立用者、依返抄勘之、長門豐前亦宜准此、左大臣奏曰、傳聞陽成上皇疾病未愈、近日駕馬直入六条宅、陪從衆

蹈踐輕蔑謂之凌轢

面縛謂縛手於後唯見其面

加茂神始祭之由緣

人持仗執鞭、兒童婦女驚奔逃藏、可謂狂也、左大臣告申陽成院有駿河女子、上皇捕之凌轢甚極、以琴絃面縛漬于水中、○十一月、詔賀茂社始臨時祭、初天皇之為王侍從也、放鷹狩賀茂邊、俄天陰雨霧迷路、天皇臥藪中憂甚、有一翁来曰、我是此邊之老人也、春既有祭、冬未有祭、願賜烝祀、天皇惟之以為賀茂神也、因荅曰、非我力之所及、宜奏請于上、翁曰、吾知其力之所可能及也、故来告耳、願自重而勿倦言已不見、天皇益異之、天暗而還、其後遂踐天子之祚、於是信神言始祭之、使左近衛中將藤原時平奉幣



皇子敦仁所生之傳記

藤原敏行詠東遊、倭歌東遊、男二十人、左右少將、并侍從等、皆着青褶衣、祭日用下酉、後世定為年中行事、勅許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原基経乘腰輿出入宮中、左大臣從一位源融乘輦、詔皇子敦仁為親王、初諱維城、敦仁母藤原高藤之女也、初高藤弱冠好放鷹、晚秋遊獵山科之岡、晡時暴風雷雨甚至、如暗夜、從者迷、不知高藤所居、高藤獨見人家、馳馬以赴、瀧者舎人唯一人、耳、風雨愈烈、高藤踞簷板而座、不能歸、日已沒矣、主人年四十許、着青褶狩衣袴、出問之、高藤告故、且曰、任馬到此、主人曰、有如此風雨時、當被枉駕、乃詰瀧

藤原高藤逍遥鷹野獲佳耦

者曰彼何人哉對以其家譜於是主人敬礼乃點燈招入之曰賓衣濕矣請乾焉官馬疲矣請秣焉高藤亦謂主人不凡俗也以䌫代爲天井立笼爲屛風設高麗縁疊三帖高藤因臥脱表衣指貫主人捧而入少焉東遣戸開矣有女年可十三四蘇芳衣赤袴執扇掩面高藤屢注目女捧高坏居折敷加箸主器者出獻而去其背面倶麗鬢髪亦美又継捧飲食及夜深告主人喚女女侍枕席已而有身黎明鮮佩劔授女曰以之爲信相約勿適它女曰諾高藤騎而帰遇從者于路多矣父良門終夜不眠遣人尋高藤所之



誘　託也

眄　顧眄也

至此誡之曰少年佚遊非好事也他後勿作放鷹高藤念彼女欲召之然礲者遠赴田舍故無識女家者歷数年良門卽世適礲者還来高藤呼曰汝記向風雨儆宿歟荅曰不忘也仲春中旬卽誘放鷹以出所近睦帯刀者相從踰阿弥陀峯比日已入到山科之家召主人主人不圖高藤之至于此也且悦且畏而謁高藤曰女在乎曰在高藤喜而入見女在几帳内弥有所眄有一小女五六歳許在其側問誰之子時女默然高藤恠之問父主父主言曰先是風雨之夜以後未曽有見一人也而産小女豈其有所感歟

山科社祭祀之縁記

高藤愈愛憐焉枕頭有太刀嘗所授之劔也所約之信可以證之厥明將帰問主人姓名荅曰此郡大領宮道弥益翌日高藤復来載女子車弁召其母同車帰置之西對遂産両男高藤仕優官爵益進天皇納彼女子以爲女御名曰胤子屢幸産皇子敦仁延喜帝是也胤子弟定國和泉右大將次定方三条右大臣是也弥益任宮内大輔其宅後爲觀修寺建堂於其前東山曰公寺寛平十年四月始祭山科社卽是宮道氏之祖神也（自是以後祭用上巳日每年四月十一月祀之以爲年中行事）○十二月有告者曰去月二十九日陽成上皇到島下



陽成天皇狂惹

郡率卒若干亂入備後守藤原氏助之宅其家男女遁于山澤迷於路頭上皇卽居此宅欲獵安倍山猪鹿也夜以炬火松明頻々往還童子十二人厩舍人二人皆甲冑弓矢前後相分騎馬爲列云々由是今日命此山爲陽成院之禁野宇治継雄爲專當牓示其路境故行路艱難人皆憂之左近陣有大虹竟天斯須消又見虹于兵庫寮安福殿（一虹跨両處而見）石清水八幡大神託曰欲得菩薩服色道具勅進瓔珞香爐念珠等弁賜誦経布施料綿一百屯左大臣源融奏曰臣別業在宇治鄕陽成上皇幸其處截破柴垣朝

藤原時平母毀子位記
寛平二年
内侍所御供始于此
上子日献若菜說
白馬節會由緣

渉獵山野、夕剽掠閭里、又奪取廏馬、驅馳郊原、先是
左大臣奉勅授位記於藤原時平、然時平母贈書於
尚侍曰、橘廣相所稱不合其意、遂毀其位記

庚戌二年、春正月朔旦、四方拜如例、祭神鏡于溫明殿、所謂三種神器其一也、象日神也、内侍所御供自此始、（即位年祭物四十合、每月朔日二十合、皆内藏寮供進之、）上子日、勅内藏寮及内膳司献若菜、或十二種（蘩蔞、苣、芹、蕨、薺、葵、芝、蓬、水蓼、水雲、若蒜、若菜）或七種（薺、蘩蔞、芹、菁、御形、須々志呂、佛座、食此菜羹則除邪祛病）人日、御覽白馬、白馬者青馬、象春色也、今日見青馬、除一年邪氣、舊例用七疋、於是詔用三七二十一匹、奏曰、皆蘆毛也、（蘆毛色白、故曰白馬）三表三才、七表七日也、所謂白馬節會是也

望日献七種粥
花山僧正事蹟

中納言從三位源能有授正三位、望日献七種粥、（白穀、大豆、赤小豆、粟、栗、柿、小角豆）先是進献不定、至是勅自今日大臣奏言、遍昭奉仕先帝、又事當代、宜有弔使弁賻物、或遣少納言、若殿上侍臣歟、貞觀際圓仁死時、遣良峯繼世、是其例也、勅遣少納言從五位下令扶于元慶寺弔之、且捨綿三百屯、調布百五十端、遍昭者大納言右大將良峯安世之子也、早仕翔羽林、舊名宗貞、有二子、曰素性、曰由性、仁明帝愛宗貞、寵遇日厚、嘉祥三年、三月、仁明帝崩、不耐哀慕、登叡山祝髮于



花山遍照畫女動情
素性法師能詠

圓仁室、其學亘台密、又於總持院受三部灌頂于座主圓珍、名顯朝野、嘗自誇曰、圓仁之資、安然之師、人品可以知也、陽成帝元慶三年、為僧正、光孝帝重其徳望、仁和二年、賜封百戶、聽駕輦車出入宮門、又為元慶寺座主、寺在花山、俗呼為花山僧正、以倭歌鳴、評者曰、遍昭尤得歌體、然其詞花而少實、如圖畫好女、徒動人情、素性又善倭歌、頗有父風、住良因院、由性任僧都、為雲林院別當○二月、勅後院別當左近衛中將源善曰、自今每年正月元日二日三日、及每佳節、須供飲膳、太政大臣參奏、言小童仲平可加元

藤原仲平元服帝躬作位記而賜之

服、即簾前立椅子、即之、勅令散位定國結髮、次帝躬著冠、左大臣源融參入、太政大臣及仲平皆舞蹈、賜仲平白袿一領、帝自作位記曰、無位藤原仲平、今可正五位下、先帝時、仲平兄時平元服、其例也、於是儲座于雅院、以為會飲、雅院是息所之曹也、太政大臣言曰、白壁天皇將立太子、而未決、右大臣吉備真備與公卿胥議、立他戶皇子、宣命書既奏、藤原百川裂其書、定策立栢原親王為太子、右大臣歎曰、我年耄覲恥如此、栢原天皇念百川功、親臨加其子諸嗣首服、乃賜劍曰、此劍乃父所持而献也、而今與汝、勿失、即任

覆燾謂天也

源冷逝

緒嗣内舍人、封之百五十戸、先帝之賞時平也、雖緒嗣不足以比、恩踰海岳、慈同覆燾、不知所以報、帝曰、先帝常言、我今長大、潜藩邸、因太政大臣之扶持、幸得登此皇極、枯木更榮、是誰之德乎、且朕有兩兄、雖有先帝之顧託、自匪太政大臣之濟導、朕宝位何至今日乎、基經伏謝、(按此語雖出寛平御記、然與百川傳有異、宝龜二年吉備辭右大臣以乞骸骨、四年桓武立為皇太子、吉備已不可預政、但桓武為太子時、藤原濱成頻誹過絶、與其言相誤耶、闕疑以待後人、)参議從三位行左衛門督源冷逝(年五十六)藤原忠文為内舍人(枝良之子)○三月、雅院曲水、賜飲於侍臣、勅菅原道真等献詩(今春道真自讚岐国秩罷而歸京)是月、請百



僧神惠彫造白檀四天王寺

橘廣相逝

二十口僧讀經於紫宸、仁壽、清涼、常寧殿○夏四月、親王公卿等参内、進佛、以勝延為導師、先是勅梵釋寺僧神惠、雕造白檀四天王像、至是奏進、即候於其座、帝曰、朕幼童之時、屢遊梵釋寺、神惠調膳待朕、何忘哉、乃以大威儀師勝延任律師(勝延紀行廣子、東均法師兄也)○五月、参議前左大辨正四位上勘解由長官兼文章博士近江守橘廣相逝(時年五十三)詔贈中納言從三位、以侍讀之勞故也、廣相初名博覽(倭訓皆同)諸兄之裔、峯範之子也、有男曰公村、有女曰義子、天皇納為女御、生齊中、齊世、齊那三親王、及君子内親王(一書云、初天皇勅昭

太府即太宰府菅道真也

藤原冬緒逝

菅符

宣公詞、廣相撰之、有宜以阿衡為公之任之語、博士藤原佐世白昭宣公曰、公被停摂政否、阿衡位貴而無職掌、公聞而然之、曰、如此則懸車也、馬雖多矣以為乃放廐馬若于匹、其馬謝與衡奔逸、回洛内、人皆驚怪、天皇聞以為勅答阿衡之語者廣相所為也、非朕意、於是欲罪廣相、廣相甚恨曰、吾願死後為犬咬佐世、其後佐世宅邊道傍有赤狗群吠曰、阿衡阿衡、咬人多矣、佐世憂死、既而贈廣相中納言、當時菅丞相獨詰廣相無誤失也、太府先致拖仁之命、諸卿早傍断罪之宜、廣相聞而喜之、丞相夢廣相来授三金笏、覚而後判之曰、我可登三公之象也、果為右大臣)前大納言正三位藤原冬緒逝(時年八十二、麻呂之曽孫豊彦子也)○六月、太政官符、應立程限、於解任不受返抄貢調郡司事、右得讚岐國解偁、謹案交替式稱、牧宰之輩、就使入京、或無返抄、猶帰任所、或稱身病、益日都下、自今以後、若有此類、國司奪



料郡司、解任所積未進、一令盡進者、然則調綱郡司、無返抄者、解任之料、往年已立、又太政官去仁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符偁、國司進解由之日、若有任中調庸雜物未進者、返却解由、令慎将来者、爰知國司有調庸未進者、拘留之責、新制重存、凡調庸雜物者、國宰任色徵備、郡司依數受取、非有奸犯、無可闕失、今朝章已為國、可特絶、新符國司何於郡領専怠舊制、但前式直稱解任、不立程限、若不迫迴恐渉苛酷、望請調綱所領調庸雜物、至于申参之月、一物以上、不進去年返抄者、依式解任、都不寛宥、擬任郡司無

小野美村応製作詩序、
耿々小明也、憂之皃、奕々憂也、又美也

職之徒、隨未進数計贓科罪、其未進者並備償、如常。即解任之由、科罪之法、同附朝集使言上、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諸國准此。○秋七月、七夕、勅文人、以代牛女惜曉更為題作詩。小野美村應製作序曰、夫七月七日、靈匹佳期也。仰秋河之耿々、瞻白氣之奕々、守夜之人、以此為應登仙之語、信而有徵。今夕詔侍臣曰、伉儷相親、天人惟一、易離難會、今古所倶。宜代牛女深惜曉更、臣奉綸綍、敢獻荊韻。原夫二星適遇、未叙別緒、依々之恨、五夜將明、頻驚凉風颯々之聲、時也、香莚散粉、絲縷飄空、宮人懷私之願、



藤原家施入莊田于興福寺

似面不同、墨容乞巧之情、隨分應異。臣有一事、非富非壽、家貧親老、庶不擇官。云爾。勅、左大臣源融、聽乘腰輿。○八月、因幡掾藤原菅根、藤原真興、藤原顯摡、藤原房貞、藤原基風、藤原敏樹、施入莊田于興福寺、其帳云、藻原莊一處、東西一千二十丈、南北四百八十七丈、天羽郡田代莊一處、開田三十餘町、畑等、右莊田等、制圖券公驗等、書施入如件。就中藻原莊、曾祖父故從四位上黒麻呂之牧也。墾闢為治田也。田代莊、始自曾祖父至祖父故從五位下春繼、其間往々買得、以為私業也。先考故從四位下良尚相兼管

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

領也。菅根等、先人生平被趨庭之訓云、件兩箇莊、先君有命、可施入興福寺。云、昔先君於此藻原莊寢病、即遺令云、病深膏肓、命迫且暮。若有不諱、葬此莊中。汝生時我無慮。若其後子孫非其人、轉為他人之地。恐令牛羊踐我墳墓、須汝世即施入興福寺者。仍隨遺命、葬件莊中。今我命祿頗叶、得免飢寒。須隨先君本意、施入彼寺。比作此念、不意遷化。今菅根等敬隨祖考之命、施入件等莊田。伏願寺家下知彼莊、但天羽莊、奉維摩會之資用、藻原莊、奉諸聖衆之供給、願以此功德、先奉資祖考早脱漏屋、遊常樂我淨之域。



告僧都真然勅書
菅原道真応制詩序
三秋已暮一草独芳

乍渡迷風、觸究竟涅槃之岸、乃至七世父母、皆成佛道。敬白。勅、告高野山僧都真然曰、貞觀寺座主久闕其人、將以誰人補充。朕聞、醍醐寺聖宝、念佛勤行、鍊修不怠。真然亦以為宜也。於是以宝為貞觀寺座主。帝患齒痛、令醫治之、且勅叡山僧相應祈之、授法橋、賜度者。應辭位受度。○九月、勅文人賦惜秋翫殘菊詩。菅原道真應製作序曰、黄華之過重陽、世俗謂之殘菊。今之可惜、非有意乎。天難遇易失者時也。雖榮易衰者物也。三秋已暮、一草獨芳、自非就籬下而引絃歌繞叢邊而尋筆硯、何以繫流年於飛電、貪晩節。

貂服飾也、蟬冠飾也、以黄金造之

菅原道真詠菊詩

御製

官符

於早霜故燈燭和光貂蟬交領襲香可同含嚼偷色不異愛金酒之忘憂人之取樂凡仙府奈此時何五天竺奈今夕何聊分一字叙其追歡云爾其詩曰寒鞭打後菊叢孤相惜相憐意萬殊籬脚㕘差次火立曉頭再拜戴星趍奪情只有披沙練平價其如合浦珠此是殘花何恰似行年六八早霜鬚御製七言絶句一首島田忠臣大藏善行小野滋蔭藤原菅根藤原直方平惟範藤原滋實藤原定國橘公諸藤原如道源湛藤原老快藤原有頼各分探字為韻或絶句或四韻五言七言相交賦之太政官符應令後司辨濟前司任終年調庸雜物未進事右太政官去仁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下五畿内七道諸國符偁得太宰大貳従四位上藤原保則解狀偁國司進解由之日若有任中調庸雜物未進者返却解由令慎將来者大臣宣奉勅依請者今被同宣偁奉勅格出之後頒法者必加以諸國司等申請綢疊斯即縁時俗彫弊人民難任也為政之道事尚寛賖施令之本宜在必濟今須任終調庸未進令後任吏辨濟雖未助返抄而莫致拘累但據式貢調使雜物之税帳須入京不得先後遷畳然則雖辨濟未進寔在後司而催費



惜秋翫詩筵

天皇勅問太政大臣基経病

天皇重賜書於基経、謂賜行志、度者免罪人

調物專屬當時若寄事後人專闕乃貢者加其科責如大同格參議從三位源是忠兼左衛門督參議正四位上源直兼左大辨○閏九月盡帝惜秋之終令近習侍臣六人詩人三人各燈下即事作詩菅原道真亦預焉○冬十月僧都真然任僧正禁中初雪命文人賦詩○十一月太政大臣基経有病帝欲幸其第而訪之基経上疏謝之賜書曰勅来狀具之更加憂念公者朕之所託身寄命也日来有恙夙心乖和雖知天福善人殊恨久隔雲接故尋舊典欲就公第而視寒温叙朕情以披肝膽而今言詞懇到避退慇懃順即礼也不敢違意公輔翼先帝推進朕躬自古功臣未有為此况四時調適萬姓安和天縱之才總在公職朕欲切問近思之意非唯一朝一夕而已依請止之心往足留留而不安將遂宿志公好縱容勿重疎遠又勅為基経病賜度者免罪人基経表謝之帝賜書曰勅太政大臣雅言悉之皇天不知公病無損朕前行志冥助惟求欲令出獄門者開法網以為公處療之方入禅道者轉戒珠以為公加持之力功重報輕朕之過也謝章忽至增愧深焉又國家庶務關白於公朕自樂成業在恭己而今具叙其意固辭

大赦天下

定藏人式詔詞

此職非唯退閑之謀、期以消伏之術、既云避害、朕豈忤之、雖暗前途、蹔須来請、不有日月乎、不有山川乎、所患必闢、視事如故、勿使朕當淵水奔馳之危、以無舟檝御輿之備而已、嗟虖朕之砥石、朕之股肱、豈圖今朕躬不安和、為砥石所沾接、捻心而歎、刺骨以傷、公強加飡、莫忘社稷、大赦天下、朗善法師奏訴言、先師建一宇于天台山南、以附属朗善、供養香花、已二十年、保護國家、望請以為定額之寺、定藏人式詔曰、凢藏人之為體也、内則忝陪近習、外亦召仰諸司、職掌之專、誠可嚴重、朕虚恥之性、愚而又愚、寢食之間、



日慎一日、藏人等須叙位除目、聞奏議政之場、適所聞得、無是無非、慎勿外漏焉、翫月賞花、調曲吟詩之序、乗興扶酔、何無戯言、慎勿傳語焉、殿上非違、喧嘩濫悪、随聞必加糺弾、慎勿隠忍、奉傳勅旨、下百官、君有違道、必可忠諫、慎勿黙焉、召仰諸司之請、不廻時剋、即可覆奏、其召仰状、當番記事、無大小、慎勿遺脱焉、臨時雑役、應召如響、慎勿遅留焉、所中舊事、尋問蹤迹、一一興行、慎勿踈略焉、所中雑物、分別色目、明々充用、慎勿違誤焉、絁布紙墨等之類、宛公用之餘、依先例任用、汝曹敬之、勿踈勿軽、又諸聽昇殿者、可知此意矣、朕為汝曹、不敢隠情、今之所叙勲

不中道、汝曹秘於内、而勿施於外、存於意、而勿出於言、若出言施外、令知之、非唯汝曹之不密、斯乃朕之大過也、侍中群要云、此詔詞、橘廣相作之、然今復廣相已没、蓋其存時作此詞、没後施行之乎、参議兼左大辨源直任右衛門督、従四位上讃岐権守藤原時平叙従三位、○十二月、勅近江崇福寺者、天智天皇之創建也、逢師感應、得地因縁、誓念至心、稱成細目、辛未之年、勅旨詳矣、資財之内、有一宝幢、裁製飄揚、誠足随喜、朕風聞弊破、露霑憂思、出自山中對之歎、増大功徳、以信力為宗、不以花飾為本、以終舊為得、不以立新為勝、况乎本願天皇、朕之遠祖、



關白基経上表辭職

大廟也、予末小子、何不祇兼、是故依手澤、發心機、錦章已断者、弃其故而用其新、花藻猶存者、補其闕、以加其固、蓋諧天皇長短之謀、守天皇丹青之信也、於是塵埃拂去、絲縷宛然、宝蓋高張、雲影欲破、而更攀絲幡斜曳、虹輝可消而再晴、凢厥見聞、大衆誰不發菩提心、仰願當来導師弥勒慈尊、登遐聖靈天智天皇、悉知悉見、證成證明、朕是慈尊之在家弟子、朕亦聖靈之遺體末孫、愚也癡也、可慙可愧、非頼慈尊擁護、何以安濟衆生、非蒙聖靈福祚、何以保安天下、願垂聽許、満足所求、關白基経依病上表辭職、不允、大

僧圓珍奏言

納言正三位兼左近衛大将藤原良世服除復任太政大臣基経招天台座主圓珍以修法今朝将帰寺帝召珍珍奏曰先師阿闍梨所寫大蔵経未挍正也大比叡小比叡之神託屢及此事且貧道所賜十禅師供養料多而成功少須轉讀此経以祈聖躬前太政大臣於我山中寫一切経開元録所載四千餘巻雖求而寫然猶未満往年貧道自唐帰時揚州人随来其人帰唐後贈筆貧道以本邦所有二千巻許開元貞元目録有四千巻故遣従僧於唐寄状於揚州人赴天台山寫足経巻以附舶寄来有五千巻貧道



寛平三年
藤原基経薨諡昭宣公号堀川太政大臣

甚喜贈沙金以荅之以此可寫補他本之巻數今貧道老病不便起居下山以就醫家帝聞憐之是日珍任少僧都（延暦年中最澄阿闍梨以叡山未有大蔵令諸寫之至是年未挍讎故圓珍云然）是年圓成寺置二會立義伊勢齋主修禊于鴨河入野宮

辛亥三年春正月朔儀式如常関白太政大臣従一位藤原基経薨（年五十六）葬于山城國宇治郡（墓戸一烟）詔贈正一位封越前國諡昭宣公號堀川太政大臣大織冠鎌足八世之孫也祖左大臣冬嗣長男中納言長良次男太政大臣良房所謂忠仁公是也長良生基経忠仁公養以為子文徳帝仁壽二年始補蔵人時年十八清和帝貞観八年自参議中将任中納言十年兼左近衛大将十二年任大納言十四年八月任右大臣九月忠仁公薨基経相継執柄十八年十一月皇太子貞明受禅號陽成帝基経摂政明年改元元慶元慶四年十一月関白萬機十二月四日任太政大臣是日清和太上皇崩陽成帝在位之間暴虐亂徳基経屢諫不聴常聚蛙令蛇呑之又闘猿犬以為戯或殺無罪或自抜宝劔揮之以擬人其餘虐浪猶多八年基経密謀易位擇諸皇子之可以為君属心於



按劔謂持劔怒也

時康親王而後入伺會帝使人升木自下撃殺之以為笑娯乃佯奏曰皇居寂寥恐不慰聖意頃日有競馬遊請行幸以観焉帝喜約其日及期基経命官守宮使月卿雲客之已老不預事者奉帝到陽成院卸駕即奏曰至尊狂悖不従教誨不可以治世故廢之帝嗚咽悲泣議此廢立時源融獨擬議藤原諸葛按劔正色曰唯従太政大臣之令群臣皆諾融黙然於是基経率百官迎皇子時康於小松邸立之號光孝帝翌年改元仁和仁和三年八月光孝崩今上踐祚関白如元自孝謙帝以後任太政大臣者鮮矣故當

時稱忠仁公為前太政大臣、昭宣公為後太政大臣、或號堀河相國、而共為元舅、古今政道輔佐之威、莫不推美于二公也（不比等以齋太公例封於淡海国、今近江也、諡文忠、良房准淡海公而封美濃国、諡忠仁、今昭宣亦其例也）○二月、以赤山明神叙正三位、依内供奉僧増命奏請也、甚雨午一刻、始自伊勢至于鴨、松尾、平野、八幡、春日、大原野、七所、遣使奉幣、未三刻、天皇自東宮遷于内裏、少納言無鎰奏、為廢務也、供奉諸司、及駕輿丁等、皆着蓑笠、陰陽寮設厭法之調度、立於御前、入兼明門、童女二人出自紫宸殿東頭、於庭中取彼寮所設物、女（一人秉燭、一人持禄）立於御輿前、歩



**菅道真上表辞蔵人頭**

**清流、清貫之流、謂清要之官籍也、貴族、三公之族**

登紫宸殿、又左馬史生牽黄牛一頭在御輿前、童女後同、歩至于階下、正五位下式部少輔菅原道真初補蔵人頭、翌日晦、献状、其詞曰、右臣某伏奉昨日任蔵人頭之勅旨、夢中之想、経暁猶迷、氷上之行、回春欲陥、臣謹検近代之例、天安藤原良縄、貞観藤原家宗、同山陰、仁和平正範、藤原有穂、源光、當代藤原時平、同高経、源希等、或出自清流、或生於貴族、其徳也堪守芝蘭之種、其威也足率鸞鳳之群、未有凡夫儒士之能當此任、以遺其名者矣、臣罷官南海、帰命北辰、枯花更花、死骨重肉、馴闕下而趨拝、分已無涯、引

侍中、以周旋恩、何不翅古人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臣自謂褊衣短裳、亦復慎之、況其職之乖人望乎、況其任之違天量乎、伏願聖主陛下停臣所掌、更選其人、勿俾跛牂妄觸仙欄、腐鼠叨汙禁省而已、縦使臣凌崩浪於鼇頭、臣敢辭命、蹈畏途於虎尾、臣敢惜身、唯此非據之職、臣之所不知也○三月、大納言正三位藤原良世為右大臣（左大将如故）中納言正三位源能有任大納言（右大将皇太子傅按察使並如故）参議従三位源是忠任中納言（左衛門督如故）参議正四位下源光任中納言、叙従三位、参議正四位下藤原諸葛任中納言、叙従三



**藤原良世為氏長者**

**菅道真重請解蔵人頭表**

**希、源希也**

位、従三位兼讃岐権守藤原時平任参議、正四位下源興基任参議、伴保平為内舎人（春雄子）右大臣藤原良世為氏長者○夏四月、藤原時平兼右衛門督、源興基兼宮内卿、蔵人頭正五位下左中辨兼式部少輔菅原道真重請解蔵人頭、其状云、右臣某不堪件職之状、以去二月三十日上奏、右少辨希傳勅旨云、事須先挙可替之人、然後辞退件職、又奉口勅云、早従職掌、不得闕怠、自尓以来、漸六十日、進退周旋、莫不違礼、奉行宣下、皆斯失常、加以某去三月九日任式部少輔、今月十一日、兼左中辨、此両箇職過分踰

官符

輘轢謂蹈踐輕棄也

涯況復直瀧口撰書之所候御前侍讀之輿所帶者二官所勤者兩役虛隙之才難可兼濟望請時被殊渙將解件職然則寵光之中暫全傷翅恩澤之下久養枯鱗不堪至誠重請處分○五月太政官符應禁止諸司諸家徵物使究勘調綱郡司雜掌事右得丹波伊豫土佐等國解偁調庸雜物貢進在限若違其期罪有恆法而今件徵物使等多集黨類候郡司雜掌入京之日各竟究勘先號前分責取官物以稱土毛掠奪私粮縱不叶其求遂加輘轢萎郡司為免身辱偏忘公損或折納官內徒充賂遺之贈或取封户物



苞苴猶賄賂也

納官徵納金穀之官封家受封地於彼國之家

官符

還致本家之費又雜掌所職專在公文不預雜物而郡司未致之間勘責如前公粮竭於酒食旅資盡於苞苴因茲不濟預事並以逃飯調物難濟公文擁滯職此之由於是國司常被絆解由郡司亦不免決罰不加禁止何弭誅酷望請官裁被停件使將令貢調使弁郡司務進納之事然則納官封家無未進之弊國宰郡司免罪責之科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若有背符旨強遮之輩捕身言上殊處重科宜令有司亦加糺彈諸國准此○六月太政官符應禁制諸院諸宮諸家使不經國司闌入部內事右得近江國解偁謹

博士善淵愛成講周易畢

叡山僧增命擊碎岩妖

檢案內前司時調庸未進准租稅可徵率之狀格制已明而今件使等不由國司闌入部內陵轢百姓略奪田宅妨取調庸非啻勘責正物兼復倍徵賄賂調物難濟大底緣此望請官裁諸院諸宮諸家調庸若有未進者先牒國司將令辨進非有國符不聽入部然則官物易濟百姓安堵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依請諸國准此博士善淵愛成講周易畢（始自元年十月至此終編）詔島田忠臣作詩幷序記其事今夏叡山僧增命座西塔南峯側有大岩形如蛇舌皆言對之者多以夭亡命聞之曰是岩妖也乃望岩持念七日霹靂擊碎



官符

官符

岩其後亦無祟○秋七月太政官符應停史生一員置陰陽師事右得常陸國解偁決疑之要必用占筮望請准武藏下總等國之例減史生一員置陰陽師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中納言源是忠為檢非違使別當相撲長近衛着尋常衣○八月太政官符應定修理職官位事右太政官去延曆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下式部省符偁造宮職官位宜准中宮職但大屬特為七位官其馬料者少屬已上人別給之又弘仁九年七月十九日符偁修理職官位馬料季祿等准據造宮職者大臣宣奉勅件職官位宜

官符

仍舊貫太政官符應令開用不動穀遺不加動用後
年委填事右得民部省解偁主税寮解偁不動穀者
遠年之儲非常之備尋常之時不可輙用而或國称
不足例年雜用申請件穀指倉開用假令可用千斛
之穀猶開万斛之倉遺九千斛皆為動用元来為例
所司無責不動減少職此之由或云穀未下盡不得
除税然則迄下盡日可謂不動而多許之遺更為動
用求之政途頗乖公平望請自今以後開用倉遺猶
為不動其所用之穀後年必令委填又開用不動事
須先盡遠年而或國寄言納倉破損中開近年不動



須修理其倉如舊委納而開用之後秩限已満不加
修理亦無委填遂使新穀之資好充用途九年之貯
一時永絶推之物情亦乖政途重望殊施厳制一切
禁制者省依解状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
但開用遺穀率於本數不足五分之一不可更勞委
填不得偏持此事毎倉置遺若不遵行返却税帳應
令糙年中出擧雜用遺稲并前司分付古稲事右同
前解偁同寮解偁謹撿格條年中出擧雜用之外不
遺束把皆咸為糙而今諸國殘稲不務糙成違乖格
旨古稲猶多允頴與穀資用不同國家之貯穀是為

要所司須返帳不勘而案或年中出擧雖用殘不稲
糙之頴並顯勘出不須返帳者因茲年々雖顯勘出
國司曽無改悛此則於帳無煩於吏無責之所致也
望請殊科責令慎将来者省依解状謹請官裁者同
宣奉勅依請仍須當任雜用殘稲不論多少随年糙
納又前司付古稲後司相兼立率為糙其率法者作
十分論毎年糙一分但不論土限随営田數令糙其
穀即委納不動若不遵行同返税帳以前條事如右
宜依件行之時平有重服故事畢後參陳天皇御南
殿有内議○九月齋主欲發遣伊勢左大臣就左近



源興基逝

禁制外国百姓姧入京戸

陣行叙位事（先例齋主參大神宮時以中臣五位為幣使仍大副有本充使而依病辭之仍叙少副常為使）時勅召舎人（舎人候昭訓門内唯）少納言公幹代入自
同門就第二版天皇御小安殿其儀如例齋宮頭引
與自近廊中門南出自廊中西進候殿東戸廊即内
侍闈司開戸齋主乗輿出昭訓門至八省東路南行
至郁芳門路東折至美福門南行即出東掖門參議
源興基（人康親王之子）太政官符應禁制外國百姓姧入
京戸事右齊衡二年三月十三日格偁延暦十九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民部省謄勅符偁都鄙之民賦
役不同附除之事損益己異今聞外民挾姧竟貫京

冒名、詐為有官爵者之子也

禁制京戸子弟居住外国

畿、非唯増口貪田、實只冒名假蔭、如不改轍、何絶詐偽、自今以後、一切禁断者、如聞外土之民、姧附京畿、多適課役、無懐土心、右大臣宣、奉勅、宜依延暦符、嚴加禁止、但有隠首、色不獲已可附者、氏中長者覆審、加署申所司、所司申官、待報符而後附帳者、年来外國百姓、或賄小吏而貫京畿、或賂戸頭而冒氏姓、即是格制雖存於前、有司尚緩於後之所致也、左大臣宣、奉勅、宜重下符、勤加撿録、若戸主隠而為人所告、有司忍而不勤督察、依法科處、不曽寛宥、太政官符、應禁制京戸子弟居住外國事、右齊衡二年六月二



浮宕、遠游也

撿括、法度約束言律之也

陵遅、変廃也

十五日、格偁、延暦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太宰府符偁、従二位行大納言神王宣、奉勅、括責浮宕、先已下知、今聞、秩満解由之人、王臣子孫徒、結黨群居、同志相濟、佞媚官人、威凌百姓、妨農奪業、為蠹良深、宜嚴撿括、勤還本郷、情願留住、便早編附、若有犯者、不論蔭贖、科違勅罪、移配遠處、土人容而不申官司知而不糺者、亦與同罪者、右大臣宣、奉勅、件格年祀已久、風威陵遅、宜重下知、嚴加撿括者、頃年京貫人、庶王臣子孫、或就婚姻、或遂農商、居住外國、業同土民、既而凶黨相招、横行村里、對捍宰吏、威脅細民、非唯

官符

監臨、如俗目付

僧正真然寂

妨國務、抑亦傷風教、左大臣宣、奉勅、宜加下知、嚴令督察、来年七月以前、言上其去留状、若頑狠之徒、猶犯不改、則不論蔭贖、移配遠處、一如前符、曽不寛宥、百姓尚容忍、官司不糺察、論罪科亦如前符、太政官符、應禁断諸國綱領姧犯所領官物事、右左大臣宣、奉勅、監臨犯物、罪科非軽、率明法條、人亦忌憚、如聞、比年諸國總領、各為姧犯、或贖勞出身、空帰國郡、或買宅定居、便留京都、其所充用皆是官物、國用之乏、職此之由、宜下知諸國、嚴加撿察、若有斯類、捉身言上、處之重科、断彼姧徒、僧正真然寂、真然姓佐伯氏、讃岐国人、空海

本朝通鑑　卷之二十三　宇多上　三十二　何不成舎藏

小僧都円珍寂履歴

之姪也、就而学真言、又従真雅受灌頂、海開高野山、寺未成、故臨入定附山於然、以営搆為遺訓、故山中為然門院○冬十月、天台座主小僧都圓珍寂、珍姓和氏、讃岐國那珂郡金倉郷人也、父諱宅成、母佐氏、空海之姪也、家甚貨殖、珍幼聰敏、十歳讀毛詩論語漢書文選、十四入洛、明年登叡山、謁座主義眞、嗜誦佛書、天長十年、中大日経甲第、遂為大僧、播名于朝野、與興福寺明詮相問難、詮不能詰焉、後屢有日吉神託、故奏得勅許、遂以文徳帝仁壽三年秋、乗唐商船泛海著福州、即宣宗大中七年也、會中印度三蔵般若怛羅来、就學梵字、習佛印、兼受密教、且聽存式講諸

圓載入唐留學僧

深賾謂理之深妙也

底蘊所習也

經赴台州太守李縡與珍以公驗登天台山到禪林寺見智者大師遺蹟跨石象打石鼓窮目於花頂歛足於石橋入國清寺聞物外講止觀物外者道邃之法孫也到越州開元寺聽良諝授台敎諝者智者九世之孫也九年六月入長安謁靑龍寺和尚法全受瑜珈密旨秋冬之間與圓載共入胎金兩部灌頂曇陀羅特受三摩耶戒灌頂全竒珍才完付深賾不遺底蘊又受兩部祕旨於興善寺三藏智惠輪輪者不空之三世也十一年駕商舶歸朝着肥前松浦即文德帝天安二年也忠仁公聞而遣人訪勞焉其冬上京



唐清觀寄詩圓珍

以所得於唐國之台密及諸書千餘卷奏進之珍嘗念不動明王不懈及其渉海漂蕩也夢明王形爲金人現于舶託曰我擁護海是以脫風波之危因是令工圖所夢明王乃金色猛焰手把劍脚踏空可畏之形也珍在唐與國清寺元璋及淸觀相識故風帆之便音聞不絶觀寄詩於珍有叡山新月冷台嶠古風淸之語參議菅原是善稱美之珍所居房有山王明神之座故號山王院淸和帝貞觀六年結胎藏灌頂壇于仁壽殿帝乃入壇藤原良相等亦預焉八年講大日經於宮中十年勅以近江三井園城寺賜珍且

紀長谷雄始讀漢書

仁和四年

返與其曾所奏進之經書以置於寺六月爲延暦寺座主初最澄開叡山建一乘止觀院南有經藏北有護世堂珍以其久朽故合三宇爲一堂所謂中堂是也陽成帝元慶元年講仁王般若經珍爲御前講師光孝帝仁和元年爲仁壽殿講主與元慶寺最圓爭座次珍以師資理而屈之故雖多臘其位在少臘下至是物故年七十八○十二月宣命中納言源是忠爲親王敍三品是年從五位下圖書頭文章博士紀長谷雄始讀漢書

壬子四年春正月正五位下讚岐介在原友于敍從



四位下（行平子）參議正四位上左近衞中將藤原有實爲太皇太后宮大夫參議正四位下藤原國經爲皇太后宮大夫正五位下侍從兼右中辨源昇任美濃權守（融之三男）從四位下右中辨藤原淸經任伊勢權守從五位下文章博士紀長谷雄兼尾張介木工助藤原玄上任備前權介（諸葛之子）正五位下右衞門佐藤原仲平任右少將○二月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兼民部卿參議從三位右衞門督藤原時平轉任左衞門督參議左大辨正四位上源直任右衞門督停左大辨從五位下侍從源當時任右衞門權佐（能有之子）○三月

藤原定方為内舍人（定国之弟）○夏四月左大辨從四位
上藤原保則任參議（貞雄之子）○五月四日藤原時平為
撿非違使別當源能有始奏辨官雜事（先例無此事）從五
位下侍從藤原定國任右衛門佐（高藤之子）左衛門大尉
源悦任右馬助（弘之子）從五位下兵部少輔藤原扶幹
任民部少輔（村椙之子）法興坊大法師惟首為天台座主
近江國蒲生郡人號虚空蔵座主嘗受密法於金剛
峯寺真然初天長元年義真始為天台座主是為第
一次圓澄澄死座主中絶光定為寺務仁壽四年圓
仁為座主次安恵次圓珍珍死惟首任之是為第六



菅原道真撰奉為公主中宮修功徳願文

○秋七月御覧左近衛右近衛相撲勝負先是寛平元
年太政大臣參内相語曰相撲事自栢原天皇御宇
世々天子皆好之貞觀以後寂然無音而今聖主不
廢之不亦可乎○冬十月詔以山城國相樂郡荒廢
地四十一町二段二十歩賜敦仁親王○十一月平
時望聽雜袍（惟範之子）○十二月菅原道真撰為諸公主
奉為中宮修功徳願文其詞云中宮殿下毎年臘月
封三日夜讀經禮佛當于此年四内親王運籌帷帳
作念言曰知恩報恩無貴無賤雖有殿下不容祈年
之壽何無我等可輸增筭之誠門房有閑不敢奔月

以求良藥湯沐雖富須向風而試一燈夫寄人述志者
方便門也假物成功者因縁力也我等請奉行今冬
之功德將報宿世之慈悲且以隨喜且以思惟即便
結構佛殿刹那安置宝像金銀泥繪藥師浄土黄金
如意輪白銀梵釋天白檀像四天王正殿方面中臺
左右莊嚴具足種々微妙心誠在心捧蓮華峯於半
三尺歩不煩坂縮瑠璃地於小一弓復次奉寫大雲
經六卷如意輪經轉女身經帝釋經金剛壽命經各
一卷金泥字書青紺色紙譬如有名星宿麗晴天以
放光無價花房排宝樹而連帶猗歟百千菩薩何故



菅原道真奉勅修撰類聚国史

以六臂為本尊八万經王何以六軸為成數弟子我
等有至心有本願諸佛何為不愍知不諦聽斯時也
聖朝滅罪之始殿下發心之間近就禁省後庭便開
常寧中殿雪花清浄満虚空以供如來霜技精勤疑
真宝而施禅衆南無金剛秘密大弘誓故南無方籌
無想本所説故一礼一拜半句半偈擁護我殿下加
持我殿下雖上命中分難返烏兎於既往而長生宝
筭願祈金玉於將來善力不可量福縁不可説奉翊
聖朝將攀安樂所千世界無數衆生毎各隨求皆令
得道是年勅菅原道真修撰國史上自日本書紀下

藤原敏行書賜渤海王詔書

寛平五年

菅原道真詩序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總計二百卷、名曰類聚國史。賜詔書於渤海國王、命藤原敏行書之。○癸丑五年、春正月、菅原道真早春觀賜宴宮人同賦催粧應製。其詞曰、聖主命小臣分類舊史之次、見有上月子日賜菜羹之宴。臣伏惟、自觴王公於正朝、至喚文士於内宴、首尾二十餘日、合歡言志者、諸不及婦人。礼、唯大丈夫而已。夫陰者助陽之道、柔者成剛之義。況亦野中芼菜、世事推之蕙心、爐下和羹、俗人屬之荑指。宜哉、我君特分斯宴、獨樂宮人矣。觀其天臨咫尺、逼金鋪以展筵、地勢懸高、排繡幌而移褥。春



菅道真応製詩

情凝々、春態遅々。或辭以不任羅綺、或訴以不暇脂粉。於是晝漏頻轉、新粧未成。其愼命詣恩、來就列序者、譬猶秋夜待月、纔望出山之清光、夏日思蓮、初見穿水之紅艶。斯事之爲希夷、不可得而一二。彼桂殿姫娘之羞膳、行酒、梨園弟子之奏舞、唱歌、一事一物、儀在其中。時却時前、礼治其外。臣等職爲侍中、業書君擧、恐不得意知理者謂我后偏專内寵。故聊假文章、以備史記。其詩曰、等取宮人才色兼、粉粧未下詔來添。雙鬟且理春雲軟、片黛纔成曉月纖。羅袖不遑囬火尉、鳳釵還悔鏁香奩。和風先導薫煙出、珍重紅

釋奠

房透玉簾。大納言正三位源能有兼按察使。參議藤原保則兼近江權守。右大臣正三位藤原良世叙從二位。○二月、從四位上源貞恒、從四位上藤原有穂、從四位下源湛並任參議。湛、左大臣融之子也。藏人頭從四位下左中辨兼左京大夫式部少輔菅原道真任參議、兼式部大輔、轉左大辨。參議藤原時平任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停按察使、別當。中納言從三位兼民部卿源光任左衛門督。停民部卿。源能有轉任左近衛大將。左大辨藤原保則任民部卿。停左大辨。中丁、釋奠先聖先師九哲於大學寮。詔明經博士講古文孝經。竟宴、使諸儒



天台座主惟首卒

菅府

文章博士等賦詩。以孝經論語爲題。天台座主惟首寂。時年七十。○三月、太政官符、應殊加撿察、敬礼四箇祭事。右撿案内、二月祈年、六月十二月月次、十一月新嘗祭等者、國家之大事也。欲令歳災不起、時令順序、預此祭神、京畿外國大小、通計五百八十八社。因茲特致潔齋、愼令祭祀、而敬惟疎簡、礼非如在。毎至祭日、奸濫雲集、至獻幣帛、老少挐攫、徒有陳設之營、曾無供神之實。祢宜祝部、須問神祇官、敬受幣物、虔奉其社、而件等人無致其敬、或雇出身代、不自參進、或雖躬受取、無心奠祭。頑愚之輩、押黷神禁、神靈之祟、

神主不慎祭事科祓解職

職此之由凡祭神之礼以神主祢宜祝部為其齋主而不勤職掌疎略神事非唯神主等之怠還又齋宮不加糺勘之所致也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自今以後京内諸國社所帶諸司殊加撿察畿内外國當國官長相共監臨祭礼之日必致齋敬若祭事不慎監察有怠者官司處之重責神主祢宜祝部等科祓解職一如貞觀十年六月廿八日格曾不寛宥依抓死停御燈中納言從三位源光為撿非違使別當内供奉定心院猷憲任天台座主歳六十八下野國鹽屋郡人號持念



親王敦仁為皇太子

染殿藤太后不豫召僧相応加持

堂大法師（円珍之弟子）○夏四月詔遣使於諸陵告以親王敦仁可為皇太子立親王敦仁為皇太子（年九歳）大納言源能有兼皇太子傅中納言藤原時平兼春宮太夫參議菅道真兼春宮亮皇太子始入東宮染殿藤太后嬰狂疾累月不愈醫藥祈禱皆不效世言真濟阿闍梨密視太后惑色死而為魅遂託之惱逼太后乃勅叡山僧相応召令祈之相応弊服沐浴入掖庭宦吏曰山僧不可昇殿応不悦立階除而加持太后被衾纒裹躍出自帳中輾轉到応前応急打之宮女噪走抱衾而入既而又踊躍出如初応復打之阿

定調庸未進徴率分法

監擁入於是太后稍寤其病平復焉勅賜度者弁被物建禅唐院（或以為仁和四年事或曰文徳天安二年事也）○五月太政官符応定諸國調庸未進徴率分法事右太政官去寛平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下民部省符偁得彼省解偁主計寮解偁謹撿太政官去仁和四年七月廿七日符偁得太宰大貳從四位上藤原保則解状偁調庸租稅國之大事其租稅者允有徴率之例至于調庸未必有例重望准祖稅徴率以為當時之務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者今依符旨執論縱横或云依公廨本顈為之徴例或云計未進物数為其率分疑論而



封家須封地之家

菅原道真作呪願文

端當有一定者省依解状謹請官裁者同宣准兼和十三年八月十七日格計未進之数毎年徴十分之一而或國申請未進之物觸色居多率分之数殆過年輸仍不堪徴納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奉勅政貴變通理當沿革事須自彼出格之日毎年令徴當年応輸十分之一封家未進准此○閏五月臨時仁王會詔參議菅原道真作呪願文其詞云國主皇帝帰命頂礼仁王般若波羅密経發願無邊所以者何去歳有疫徃々言上今年痛甚家々病死城外城中

菅原道真作書齋記
搜括逃人還向本郷

累旬累月、衆生何罪、遭此天刑、一人之過、延於海内、至心懺悔、三業六根、合掌帰依十方諸佛、寛平五載夏閏五月十有八日乙酉良辰、遠羅城門、近清涼殿、城内諸司、都邊數寺、百講開座、二時説経、幡蓋壯嚴、香花供養、心不貳心、欲消疫癘、念無餘念、欲濟人民、既沉困者、願早除愈、未初痛者、願先遠離、○秋七月、參議菅原道真作書齋記、設闌入之制、太政官符応搜括逃人、還向本郷事、右得陸奥國解偁、撿案内、被太政官去天応二年閏正月二十六日下左右京職符偁、陸奥出羽人在京者、不別雜色、皆還本郷、寔是



優復優給除徭也

豊邊戍備、外禦之術也、此事中停、不用於今、理尤可行、職宜兼知、自今以後、兩國人仕王臣家、及浮宕京内、能加搜括、隨得且申、若有脱漏及相匿者、不論多少、科違勅罪者、今此國部内曠遠、戸口稀少、巡撿部内、邑無居人、尋求其由、為避課役、逃入他郷、若加搜括、必得来集、望請、殊蒙官裁、目准故實、下符京畿七道、依數搜括、其来還者、厚加優復、継其産業、然則邊戍無乏、荒田還開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将皇太子傅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宜奉勅依請、若不慎符旨、令隱住閭里者、重加譴責、一如先符、前

在原行平逝履歴
釋奠
漢書竟宴

中納言正三位在原行平逝、平城天皇之孫、阿保親王之子也、母桓武天皇之女、伊登内親王也、行平、弟守平、業平、仲平、天長三年、賜在原朝臣姓、承和七年正月、行平為蔵人、十二月辞退、二十日、叙従五位下、時歳二十四、十二月任侍従、十三年正月、従五位上、任左兵衛佐、五月、右近衛少将、仁壽三年、正五位下、齊衡二年正月、叙従四位下、任因幡守、四年、兵部大輔、天安二年二月、中務大輔、四月、左馬頭、三年正月、播磨守、貞観二年六月、内匠頭、八月、左京大夫、四年正月、信濃守、同月、従四位上、五年二月、大蔵大輔、六年正月、備前權守、三月、兼左兵衛督、八年正月、正四位下、十年五月、兼備中守、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任参議、時歳五十三、二十六日、左兵衛督、十四年八月、蔵人頭、十五年、従三位、太宰帥、元慶元年、治部卿、十月、奨学院別當、六年正月、中納言、時歳六十五、八年、正三位、民部卿、仁和元年、按察使、同三年四月十三日、致仕、卒時年七十五、行平有男、遠贈、友子、基平、有女、仕清和帝、生貞数親王、包子内親王、○八月中丁、釋奠如例、詔博士講礼記、且同



菅原道真撰新撰萬葉集
良、良民、賤、奴婢也、如俗曰譜代

賦養老、文章院漢書竟宴、諸儒文人各詠史、○九月、菅原道真撰新撰萬葉集、○冬十月、式部省調熟食、進大裏、太政官符、応充行宗像神社修理料賤代徭丁事、従良賤十六人、正丁在筑前國宗像郡金埼、充行徭丁十八人、大和國城上郡四人、高市郡二人、十市郡二人、右得彼社氏人従五位下守右少辨兼大學頭高階忠峯等解状偁、件神座大和國城上郡之内、與座筑前國宗像郡従一位勲八等宗像大神同神也、舊記云、是天照大神之子也、大神勅曰、汝三神降居道中、奉助天孫、為天孫所宗祭者、今國家每有禱

解体、謂其識不悃而解去也

猶豫、二獸名、人多疑惑者似之

請、奉幣件神、是其本緣也、唯筑前社、有封戶神田、大和社、未預封例、因茲忠峯等、始祖太政大臣淨廣壹高市皇子命、分氏賤、年輸物、令修理神舍、以為永例、而年代遠、物情解體、氏襄路遙、不堪催發、須依貞觀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格、申請祖神封物、以充修理料、而大神宮事既異諸社、氏人等狐疑猶豫、空經年序、所在神舍既致破壞、令件賤同類蕃息、已有其數、望請、進件賤為良、將令備請庸其氏、永請隨近徭丁、以充修理料、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奉勅、



依請者、仍須件徭丁待彼氏高階長者、并神主等、共署申請充之、差充之後、不得輙差他役、但其死闕及耆老之代、又同待請充之、永以為例○十一月大政官符、應停止諸國擬任郡司選拜他邑事、右得近江國解偁、國中百姓雖有數、堪郡司者不過一兩、仍撰定其人、差充調庸租稅等預、或為舊年調庸納領、未究預事、或為當時租稅專當、多有所負而稱任諸國之吏、號拜親王家司、不勤公事、專利私門、非唯規避一身之宿債、抑亦騷動部內之百姓、若不立斷制、則彌紊風教、望請擬任郡司、停止任內外官并補家令

菅原道真為第一公主賀四旬齡願文

己下職、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自今以後擬任郡司、隱匿其職、被拜除者、隨國司請、則從解却、諸國准此○十二月、菅原道真奉中宮令旨、為第一公主賀四十齡願文、奉造白檀釋迦佛像一軀、脅侍菩薩二軀、奉寫金字孔雀經一部、墨書壽命經四十卷、右中宮殿下為第一公主所莊嚴也、公主春秋四十、事須慶賀優游、殿下思慮百千、謀在息災延命、是故歸依功德、染着善根、中殿懺悔滅罪之間、後庭香花普供之次、便就勝蘭、聊陳梵唄、子之所以求長主者、專欲事母之長也、母之所以祈遠筭者、不忘顧子之



官符

遠也、發意無二無三、作念非他非自、唯願公主久帶綺羅之春、永斷霧露之犯、福業之霑薰修之助、及於無邊法界、成其一切所求、太政官符、應停止分神封鄉寄神宮寺事、右得神祇官解偁、座越前國正一位勲一等氣比大神宮司中臣清貞解偁、撿舊例、太政官、去齊衡三年四月七日、下國符偁、寺別當與神宮司共可勘知封物出納者、自爾以降、相共勘知、先納神官、後分寺家、是宮司之處分、非國宰之所行、而國去九月二日、送神宮寺牒云、依別當僧平鎮牒狀、分足羽郡野田村封鄉、為神宮寺料者、官錄無例

之状副郡司祢宜祝等申文再三移送而曾無封移又未改行因茲平鎮等入接封郷徴妨調物供神之物先為僧侶之食役社之輩還称寺家之人國宰所行宮司難制望請官裁被停分郷但宮司依例總領封物供神之後随色領行者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将従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依請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二十三　終

本朝通鑑　巻廿三　　四十五尾

皇太子袝子日詠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二十四　自寛平六年至同九年

羅山林道春撰　裔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 宇多天皇下

甲寅寛平六年、春正月、正四位上播磨權守藤原高藤敘從三位、參議正四位上左近衛中將兼東宮大夫藤原有實敘從三位、傳中將、正四位下皇太后宮大夫藤原國經敘從三位、參議正四位下中宮大夫藤原有穗兼河內權守、是月袝子日、皇太子寫倭歌手破



中丁釋奠

官符

班擧、班民口而貸也

子獻于后宮、其歌云、二葉与利今日於松登波引留毛登久敷程於久良倍天毛見与○二月、中丁釋奠如例、勅博士講論語、且使才子各賦詩、以為政以德為題、太政官符、應准耕田數班擧正稅、并有對捍輩、即科其罪事、右得紀伊國解偁、撿案內、此國調庸租稅、并年料雜交易等色、其數猥積、選代國司、無力辨濟、空過秩限、遂為身煩、伏尋由緒、慾依民不堪躬耕、沽却口分田也、方今良田多歸富豪之門、出擧徒給貧弊之民、收納難濟、官物自失、自斯前國吏等、准量田疇之數、班擧買耕之人、而或諸司官任雜任、并良家子弟、內外

填補、辨濟也

散位以下、及諸院諸宮王臣勢家人等、多挾部內領作田地、至于班擧正稅、偏特官位及本主、對捍國司、曾無承引、望請官裁、不論土浪貴賤、准耕田數段別五束以上、班擧正稅、若有對捍輩者、勘收所營之穫稻、填補不足之官稻、以為懲肅、曾不寬縱、謹請官裁者、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依請、若懲之後、猶不悛改、京戶子弟、及浪人者、依寬平三年九月十一日格、勒還本鄉、及移配遠處、不復留住其當國、人怙終之者、不論有官無職、及院宮勢家人、錄名言上、殊處重科、諸國若有此



大江千里獻古句題和歌百首

唐国聘使入朝

官符

類、同又准之○夏四月、藤原國經兼太宰權帥、從五位上大江千里奉勅、獻古句題倭歌百首、五月藤原國經任權中納言、權帥如故、八日賜左右近衛左右兵衛隨身、唐國聘使入朝○六月、太政官符、應同率神戶官戶課丁事、右得紀伊國解偁、撿案內、官戶課丁少數、常煩所司、勘出尋由緒、官戶悉為神戶、百姓之所致也、何此國有封神社、總十一處、所充封戶二百三十二烟、可有正丁千二百九十六人、此則依式、每戶以五六人所率之數也、而今神戶所領正丁之數、或戶十五六人、或戶二三十人、官戶所有課丁之數、或

太政官牒在唐僧中瓘報上表書

戸僅一二人或戸曾無課丁詳撿其由神戸課役頗輕官戸輸貢尤重因斯脱彼重課入此輕役謹案式云戸以正丁五六人為一戸其神寺封丁若有増益者随即減之死損者不須更加而國造并祢宜祝等寄事神祇曾無改正積慣之漸忽然難變望請不論神戸官戸総計国内課丁毎戸同率貫附并定之後若有輙改替者尋其所由依法科罪謹請官裁者大臣宣依請○秋七月左大臣從一位源融右大臣從二位藤原良世並勅許乗車參議從四位上藤原有穂聴乗車太政官牒在唐僧中瓘報上表其詞曰牒



奉勅省中瓘表悉之久阻兵亂今稍安和一書數行先憂後喜壓源茶等准状領受誠之為深溟海如浅來状云温州刺史朱褒特發人信遠投東國波浪渺焉雖感宿懐稽之舊典奈容納何不敢固疑中瓘消息事理所至欲罷不能如聞商人說大唐事之次多云賊寇以来十有餘年朱褒獨全所部天子特愛忠勤事之髣髴也雖得由緒於風聞苟為人君者孰不傾耳以悦之儀制有限言簡志屈迎之中披陳旨趣又頃年頻災資具雖備而朝議已定欲發使者辨整之間或延年月大官有間得意叙之者准勅牒送如

知此意沙金一百五十小兩以賜中瓘旅庵衣鉢適文分銖故牒相撲召合音樂立合於仁壽殿前御覧爲太政官符應禁止諸院諸官諸司諸家使等強雇往還船車人馬事右得上総越後等國解偁得諸郡調綱郡司并雜掌綱丁等解偁進上調物以駄為本運漕官米以船為宗而上道之日前件諸院等使結黨路頭追妨駄馬率類津邊奪運船於是有心逐馬無顧彼荷官物致闕失之煩綱領陥逗留之責加之部内百姓差預綱領之日若此濫惡逃竄他境國之弊亡莫過斯望請下知路次諸國永休民愁謹請



菅原道真為遣唐大使副使紀長谷雄判官藤忠房

官符

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如此之事格制先立曾無懲粛責在國宰宜下知尾張參河遠江駿河近江美濃越前加賀能登件等諸國特施嚴制一切禁斷若有強雇者准之強盗科罪其見者諸國承知牒示路頭津邊莫令重然○八月參議左大辨兼勘解由長官菅原道真為遣唐大使從五位上右少辨紀長谷雄為遣唐副使藤原忠房為遣唐使判官是日太政官符應停史生一員置弩師事右得能登國解偁此國獨出北海東西不隣若有非常誰備防禦望請

僧猷憲寂

新羅賊徒船到着對馬島

箭中背者罰中額者賞

大克于寇賊多斬獲

准越後佐渡等國被置件職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奉勅依請天台座主猷憲寂○九月對馬島司言新羅賊徒船四十五艘到着之由太宰府同月九日進上飛驛使同月十七日記云同日卯時守文室善友召集郡司士卒等告諭云汝等箭中背者以軍法將科罪中額者可被賞之由言上者論說即率州郡司士卒以前守田村高良令反問即島分寺上座僧某即副大領下道今主為押領使百人軍各結二十番遣絶賊移要害道豊國春行寧弱軍四十人度賊前



凶賊見之各鋭兵而來向守善友前善友立楯令調弩亦令亂聲時凶賊隨亦亂聲即射戰其箭如雨見賊等被射并逃歸將軍追射賊人迷惑或入海中或登山上合計射殺三百二人就中大將軍三人副將軍十一人所取雜物大將軍縫物甲冑貫革袴銀作太刀纏弓革胡籙充夾保呂各一具已上附脚力多米常繼進上又奪取船十一艘太刀五十柄桙千基弓百十張胡籙百十房楯三百十二枚僅生獲賊一人其名賢春即申云彼國年穀不登人民飢苦倉庫悉空王城不安然王命為取穀絹飛帆參來但所在

官符

菅原道真請停遣唐使書

謂人者不知代馬越鳥之習性也

大小船百艘乘人二千五百人被射殺賊其數甚多但遺賊中有最敏將軍三人就中有大唐將一人此日奉伊勢大神宮臨時幣例幣使依內裏穢停止天皇御太極殿乾角奉幣諸社賜宣命之間脫弓箭蓮花房律師康濟任天台座主年七十二越前國敦賀郡人也圓珍弟子太政官符應停史生一員補弩師事右得太宰府解偁謹撿案內格條去弘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除史生一人置弩師一人若有病故請補其闕望請重減史生加置弩師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陸奥出羽按察使



源能有宣奉勅依請遣唐大使參議勘解由長官從四位下兼左大辨行式部大輔春宮亮菅原道真請令諸公卿議定遣唐使進止狀其詞云右臣某謹案在唐僧中瓘去年三月附商客王訥等所到之錄記大唐彫弊載之具矣更告本朝之問終停入唐之人中瓘雖區々之旅僧為聖朝盡其誠代馬越鳥豈非習性臣等伏撿舊記度々使等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賊遂亡身者唯未見至唐有難阻飢寒之悲如中瓘所申報未然之事推而可知臣等伏願以中瓘錄記之狀遍下公卿博士詳被定其可否國之大

官符
秩俸也
官符
填充也

事、不獨為身、且陳欵誠、伏請處分、太政官符、應諸國撿非違使立秩限、并停補無位人事、右撿察内、把笏帶劔威儀不輕、糺察追捕、職掌惟重、而年来所任不必其人、官縱雖卑選、何疎略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奉勅、宜自今以後、停補無位人、并以六年為一秩、唯職非永例、隨時廢置、先任之輩秩限滿則不待替人、直從解任、太政官符、應出雲隱岐等國依舊置烽事、右得彼國解偁、撿令條、諸國置烽燧、若急速則達京師、遠近相應、填備警固、至于延暦年中、内外無事、



官符
移者書式

永從停廢、而今寇賊數來、侵掠邊陲、加之此國遥離陸地、孤居海中、風波危勵、往還不通、縱有非常、何得通告、望請官裁、雖不通京都、而件兩國境、依舊置烽燧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太政官符、應科責不勘正税帳諸國事、右得民部省解偁、主税寮解偁、謹撿式偁、進正税帳者、諸國二月三十日、大宰管内國島五月三十日以前者、此誠所以辨去年雜用、知國内官物者也、今諸國遠者二十年以下、近者五年以上、或黙而不進、或進而不勘、因茲載結解帳、毎年申送、而依無科責、猶致緩怠、更替時移之後、總勘去年帳、雖勘出物其數千万、而謂非當時、只事規避、徒有句勘之煩、曾無填納之勞、後任之吏、慣其如此、寄言前司無心勤勘、夫正税者、國家之資、非常之備、若有急用、何得勘申、望請殊立科條、嚴誡將来者、省依解状、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今須件帳一任之内、或過時不進、或雖進不勘之輩、選替之日、雖進解由、返却不收、以懲後人、唯依舊年闕猶未填納、且請取返却帳之國、論實是勘濟公文也、雖無返抄、理非可責、假令未及勘當時之帳、而勘濟前司公文、八年以上者、從政匪懈、勤公可稱、若有辨論填納、請取返抄、



菅家門徒修公五十賀
無名者上願文

四年以上者、擢於等倫、特加褒奬、是月、菅家之門徒於吉祥院、修參議道真五十賀、有一男子、草鞋行纏、携一卷来、庭砌置案上、不告而去、衆怪而見之、乃願文也、中包沙金、蓋天皇設為脱屣者之言、而所托也、其詞曰、傳聞菅家門客共賀知命之年、弟子雖削跡人間、無名世上、而數記淳教之風、多改懋昧之過、古人有言、無德不報、無言不酬、深感彼義、欲罷不能、故福田之地捨此沙金、金以表中誠之不輕、沙以祈上壽之無涯、莫疑其人、可求其志、遠居北闕之以北、遥增南向之和南、〇冬十月、太子庭前有霜菊、天皇御

官符

覧〇十一月、太政官符、應二月祈年、六月十二月月次祭、國司一人率祢宜神主等向神祇官受取幣物事、右可受取幣物如法慎祭之状、去年三月二日、下符五畿内七道諸國已畢、今聞國司緩怠不勤祝部跡略無慎、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國之大事莫過祭祀、不守符旨怠在主司、須畿内并近江紀伊等國選國司掾目若史生品官之中謹厚恭敬者一人充使者率祢宜祝部等向神祇官受取幣物、即使每社如法慎祭畢之状差使言上、致闕失、殊處科法、又其見參祝部等交



官符

官符

名者、前祭一日使者進官事、據祈福不得乖違、自今以後、立為恒例、太政官符、應解却郡司所帶左右近衛門部兵衛等事、右百里之任衆務所聚、而或郡司偏稱宿衛有妨公事、准之政途理不可然者、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宜不論異能無才且解却且言上、但擬用之輩隨國司申澄時解退、曾不停滯、適令分憂之吏頗得施治之便、太政官符、應禁斷諸國百姓称王臣家人騷擾部内事、右舍人帳内資人之外、詐仕官家一切禁斷去寬平三年九月十一日、新制已立、下符之後、未

官符

經年序、而無頼姧猾之類、猶稱王臣家之人、放縱暴猛、不從國郡、侮慢牧宰、騷擾所部、誠雖猾民之濫惡、都又憲綱之寬簡也、不立嚴制、皇威何張、左大臣宣、奉勅、重立法制、以絶暴惡者、諸國承知、舍人帳内資人次外、若称官家人好濫惡者、隨犯見決、莫以寬宥如有蔭贖注状言上、不得阿容、太政官符、應斷未得解由人所犯本罪事、右撿交替式、未得解由内外官人犯用借貸可依法斷罪、天長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條制已立、而毎制之後、寬縱不行、官物減税、大概由斯、今諸國不與解由状所載負累彼此不同、或闕失



渤海使裴頲來聘

千計、物既入已、或無實萬數皆在民身、尋其犯過輕重相殊、而俱拘解由、不許叙用、論之公途、實乖折中、左大臣宣、奉勅、宜仰諸司依式行之、令彼負累之倫自知廉耻之節者、事須内外諸司所申不與解由状勘由使勘判訖、刑部省侍使局送斷其犯罪、然後更付使局、令奏其餘、徵物奪祿等皆如舊例〇十二月、參議菅原道真兼侍從、圓成寺僧都益信、醍醐寺律師聖宝、管法務、益信正也、聖宝權也、法務不必在僧正也、是月、渤海使者裴頲來聘、置之客館、元慶七年、後踰十二年、而今再來、文章生橘澄清任伯耆權掾

寛平七年

皇太子元服
秀良親王薨
官符

依渤海客入覲也（信濃守良基之五男）
乙卯七年、春正月朔、依雨停朝賀、参議従三位兼中宮大夫藤原有穂兼備前守、参議従四位下菅原道真兼近江守、従五位下右馬助源悦兼備前権介（弘之子）、従五位下民部少輔藤原扶幹任信濃守（村杉中之子）、納言従三位藤原諸葛致仕、従五位下筑前守藤原興範為太宰少弐（正世之子）、皇太子元服、三品秀良親王薨、年七十九（嵯峨帝之子、仁明帝之弟、母皇后橘氏）○二月、太政官符、應大學典藥諸生、若住學舍并鴻儒名醫子孫、依舉任諸國博士醫師事、右大納言正三位源能有宣、



菅道真應制賦春惜櫻花詩序

奉勅、如聞、年來諸國博士醫師從事之間、或非其人、今須内藥生年勞一人之外、及大學典藥諸生、不經課試者、不得輒任、之唯苦住學舍、頗堪採用者、雖非得試、間以舉補、勿令遂作空歸之恨、又鴻儒名醫子孫、去親不遠、學實無疑之輩、假令不得傳習祖業、特修舉狀、奏權任、然則教授療治之職、無有非業、碩德名士之後、猶賴餘慶、參議正四位上右衛門督源直兼備前守、從五位下遠江守橘良殖敍從五位上（安吉雄）子○三月、御燈、如例、行幸神泉苑、有曲水宴、是月、菅原道真應制、賦春惜櫻花、其詞曰、承和之秋、清涼殿

菅道真応製賦惜春

東、二三歩有一櫻樹、樹老代又變、代變樹遂枯、先皇馭曆之初、事皆法則、兼和時詔、知種樹者、移山木、備庭實、移得之後、十有餘年、枝葉惟新、根荄如舊、我君每遇春日、每及花時、惜紅艷以敍叡情、翫薰香以廻恩盼、此花之遇此時也、紅艷與薰香而已、夫勁節可愛、貞心可憐、此花也、北有五株松、雖小不失勁節、南有數竿竹、雖細能守貞心、人皆見花、不見松竹、臣願我君兼惜松竹云、詩曰、春物春情更問誰、紅櫻一樹酒三遷、綺羅切、齒相同色、桃李慙顏共遇時、欲裹飛香憑舞袖、將纏脆蔕有遊絲、何因苦惜花零落、為是微



官符

蠹木中央

臣身拾遺、太政官符、應禁斷王臣家出擧私物事、右撿天平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格、偁勅、如聞、臣家之稻貯蓄諸國、貸與百姓、求利交關、百姓窮弊、因斯彌甚、實是國司教諭違方、便致於此、朕甚愍焉、自今以後、悉皆禁斷、如有違者、以違勅論、科罪、其物沒官、國郡官人、即解見任者、比年如聞、或王臣家出擧私物、妨農業、因茲租税難收、調庸未進、蠹民害政、莫甚於斯、而國司阿容、曾不糺正、為吏之道、何其然哉、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東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宜加下知、一切禁遏、若猶違犯者、沒物科罪、一如

菅道真二刻賦十題

藤原保則逝

藤原諸葛逝

先格、菅原道真侍東宮、有令曰、聞唐國有一日応百首之詩、今試以一時十首、即賜十題、限七言絶句、道真採筆二刻而成、菅原道真奉別勅、與式部少輔紀長谷雄、詣玄蕃寮、接對渤海國大使裴頲、聊命詩酒、大使思舊年主客時賦交字詩、滿座酬和、往復累篇、副使大夫亦預焉 詩在菅家文章 ○夏四月、參議從四位上藤原保則逝 中納言乙叡孫、左兵衛佐貞雄子也 ○五月、蕃使歸國○六月、中納言藤原諸葛逝、年七十 武智麻呂五世有純子、兼和十二年正月、補蔵人、仁壽三年正月、從五位下、貞觀二年四月、任少納言、十五年正月、任備中權守、十七年九月、為蔵人頭、十二月、兼左中將、元慶三年十月、任參議、五年十二月、兼右衛門督、仁和三年五月、遷備前權守、



官符

太政官符、応禁制大和國丹生川上雨師神社界地事、四至 東限鹽匂、西限板波瀧、南限大山、北限猪鼻瀧 右得神祇官解偁、大和神主大和人成解状偁、別社丹生川上雨師神、祝祢宜等解状偁、謹撿名神本紀云、不聞人聲之深山吉野丹生川上立我宮柱、以敬祀者、為天下降甘雨、止霖雨者、依神宣造件社、自昔至今奉幣奉馬、仍四至之内放牧神馬、禁制狩獵、而國栖戸百姓并浪人等寄事供御、奪妨神地、屡觸汙穢、動致咎祟、爰祝祢宜等依稱供御、不敢相論、既犯神禁、何謂如在、望経言上、嚴被禁制者、所陳有實、仍申遣者、官依解状、

御覧童相撲

官符

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将皇太子傅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宜下知彼國、令如禁制○秋七月、御覧童相撲、太政官符、応諸國交替所在見物先填正税後取雜稲事、右官物之重、正税為本、至於雜稲、恰如枝葉、而新任國宰、意要剰物、交替之日、所在見物先填往古無實雜稲之代、總致當時出擧正税之闕、選替之吏雖歎其非、為求放還、合眼兼引、官物損耗莫不依此、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将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自今以後、所在見物先割置正税定数、以其遺辨置邑々雜稲、太



官符

紀長谷雄撰賜忠平位記

政官符、応内外官交替限内、置供領并所執寫署程事、右交替之政、式文具存、分付受領前後無争、而頃年人心多岐、遵行失旨、或新司造不與解由状、限日促近、乃示前司、前司無程所執不進其署、因茲争論自發、経年成煩、人多愁訴、政致擁滞、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将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自今以後、宜六分交替之程、四分為付領之期、一分為所執之程、一分為繕寫署印之限、然則彼此無訟、公務不滞○八月、大納言正三位源能有兼民部卿、賜位記于忠平、令紀長谷雄撰之、曰、無位藤原朝臣忠平

源融薨、始賜源朝臣姓

右可正五位下中務先功名臣後胤遺種非唯悦當時之器量亦感曩日之附託宜授爵命用異寵榮可依前件主者施行忠平者基経四男

時年七十三贈正一位融者嵯峨天皇之子母大原全子淳和帝養為子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元服賜源朝臣姓叙正四位下六年正月任侍従八年正月任相模守九年九月遷近江守十五年二月任右近衛中将兼美作守嘉祥三年正月叙従三位五月任右衛門督仁壽四年兼伊勢守斉衡三年九月任参議貞観六年正月任中納言三月兼按察使十二年正月任大納言十四年八月任左大臣十五年正月叙従二位兼東宮傅元慶元年正月叙正二位八年二月勅授帯劔仁和三年叙従一位嘗営河原院在六条北坊門南萬里小路東鴨河西方四町庭前穿池擬陸奥塩竃以汲湛潮水毎日使役夫数百人自摂津国丘前浦相継運之且毎月没塩三十斛而養蚫魚又繇崔嵬有珍禽



遊觴謂遊山翫水也

官符

名花奇草寄情遐邇疏煩想於心胸世称衣冠遊觴

九月太政官符応禁断郡司百姓私物假称官家物争科責不受正税不輸田租之輩事右得美濃國解偁凡諸國例分亂郡司充租税調庸専當駈使土浪差進官雑物綱丁若有損失官物以預人私物填納其闕負而此間人心多巧只事奸欺至于闕失官物國司没其私物臨欲運納官舎忽就官家假為寄進請其牒送於當國或云是家之出挙物或云寄進借物之代或時懸札或時打杭如此違濫不可勝計國司詳知非家物為恐権勢撃目閉口是故官物已致未進國宰羅其負累國之難治莫大於斯焉望請元来無由稱家物者雖有家牒不更許容然則部内粛清官物令納謹請官裁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将皇太子傅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奉勅依請又如聞諸司雑任以上王臣僕従之中居住部内業同編戸之輩或假威本主或寄事本司春給正税則乍置官舎渉月不受秋徴田租亦争運獲稲過期無輸如此之類不論土浪任理勘責不得許容遂不順國郡之教諭事須具録其本司本主急以言上随事科罪國司忍而不言同加重責諸國准此



仁王會咒願文

莊嚴佛像之光彩也

○冬十月臨時仁王會咒願文其詞云國主皇帝歸命頂礼仁王般若波羅蜜多發願無邊所以者何大宰府奏水鳥之妖摂津國言両頭之犢兵庫器鳴官廳鷺集天上變徵禁中恠異神宣人語所告云々流星夢想所見種々決之卜筮考之陰陽或水火災或兵賊難或變動患或不祥謀雖為一人雖為萬民雖為近處雖為遠方如是等禍慾可怖畏是故作念亦復廻慮至心懺悔三業六根合掌歸依十方諸佛寛平七年孟冬十月十有七日庚子良辰自大極殿至朱雀門一十六堂百八十僧幡蓋莊嚴花香供養鐘

大乘佛道也

百獅子吼、謂諸僧梵唄也

磬、連響梵唄合聲、講演百座、朝夕二時、緇素同心、見聞隨喜、心不貳心、欲滅災難、念無二念、欲除憂患、未然降伏、轉禍為福、在前護持、變凶為吉、復有今秋五穀纔熟、大乘力故、願全收獲、乃至永年風雨順時、疫癘無起、天下安穩、大鐵圍下、恒沙界中、知之不知、同昇覺道、俯而所聞、百獅子吼、仰而所照、一護國殊異處、薫修遂無他念、分時演說、唯有一心、假使末世由運降災、講般若故、速得調和、假使亡靈含怨成祟、講般若故、轉怨為樂、假使鬼道坐怒惱人、講般若故、變怨為喜、其既困者、法藥嘗口、其欲病者、智劍護身、合



官符

官符

掌未開、四方除愈、姓首未舉、萬里平安、善根之餘、永斷水旱、風雨順時、五穀豊登、或幽或明、聞之見之、資善知識、證菩提果、參議菅原道真任中納言、敘從三位、餘官如故、從三位藤原高藤任參議、藏人頭右大辨從四位下左近衛中將源希任參議、從四位下遣唐裝束使源昇任參議○十一月、太政官符、應停止遙授陸奧出羽按察使太宰帥等傔仗事、右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遙授官員、不赴州府、凡其傔仗於事無益、自今以後、宜從停止、太政官符、應禁五位以上前司留住本任國

并輙出畿外事、右案、承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格偁、得勘解由使解偁、太政官去承和九年八月十五日、下太宰府符偁、大貳從四位上藤原衛奏狀偁、交替務畢、未得解由、是徒寄事於格、留住管內、常好農商、侵漁百姓、叩為姧利之謀、亦覬塡納之物、望請交替畢吏、早從入京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今撿太政官去弘仁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符偁、右大臣宣、奉勅、諸國司等在任之吏、只拘解由無意徵物、去職之人、自推難塡、不愁拘留、官舍罄空、職此之由、今須交替之日犯用闕負損失之物、隨即徵物、役身勿更



官符

延引、物塡役畢、及聽放還者、然則闕負之輩、未得解由之間、輙不可入京、若為處分、謹請官裁者、同宣、奉勅、宜停止後符、依前格行之、但情樂留任、不塡不負、所行乖憲、為物所愁、具狀言上、隨即科處者、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夫五位以上資俸稍寬、故不入無財之限、役身所處、豈同六位、自今以後、被申不與解由狀、依承和九年格、早從入京、不得留住本國、輙出畿外、若有違犯者、所在官司具錄言上、隨將科責、菅原道真兼東宮權大夫○十二月、源能有兼五畿內諸國別當、太政

尫弱癈疾

官符應禁止五位以上及孫王輙出畿内事右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奉勅五位已上及孫王不出畿外之訓先違憲章從行尚矣今如聞畿内百姓愁歎無極公事私業或失其歎誠遣使者略問部内所申雖多其尤甚者權貴雜居動為煩苦宜禁止件輩輙出稍慰民意唯高年送老之徒痼病就醫之地各量穩便可有處分者仍須七十以上并宿病尫弱或遂療治之便或立終焉之謀者申牒國司依實修解被報符後聽任居住國司若不據實虛之科責曾不



五位以上及孫王畿外出行制限

寛平八年

寛宥但山城國内東至會坂關南至山崎與渡河等北涯西至攝津丹波等國堺北至大兄山南面不在制限大和國春日社二月十一月祭興福寺三國忌齋會同寺十月維摩會藥師寺三月最勝會等應參氏人及散位諸司五位以上其人有限臨期直參又諸人氏神多在畿内毎年二月四月十一月何廢先祖之常祀若有申請者直下官宣如此之類往還有程不得任意留連經日遊蕩其違越者録名言上處違勅罪

丙辰八年春正月朔朝拜奏賀四位以上命婦無可

官符

供威儀者今日正五位下藤原善直為四位代又四位侍從忽闕以奏瑞人補侍從賜宴群臣于清涼殿參議正四位上源直叙從三位參議從四位上源貞恒叙正四位下參議從四位下源湛叙從四位上從五位下大内記備中介三善清行叙從五位上宣旨雖免雜役預節會人不預謝座酒之礼者不給當日禄立為恒例從三位藤原高藤兼近江守參議從三位左近衛少將藤原有實兼近江權守參議正四位下源貞恒兼播磨權守太政官符應令先進門文撿納調庸并例進雜官物事右得讃岐國解偁撿案内



贖勞功勞之代獻金以就官也

其地方官撿漂失物注載以付謂之公驗

調庸并例進雜物依倉庫令國明注載進物色數附綱丁等各送所司各送取此號門文須任門文全進納而頃年綱丁等不出門文私作自解折留物數進納所司所司不知其奸隨進偏放且收其所折留皆充私用或自望官職充贖勞之料或偸買雜物求貨易之利綱丁之奸觸類多端望請仰撿納所司將絶綱丁奸但有稱非常漂失之類令進公驗隨状被定者遣唐大使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大辨春宮權大夫侍從菅原道真宣依請諸國准此行幸北野雲林院有子日宴遊其扈從者皇太子及二品式部卿

菅道真扈従子日野遊、叙所観作詞

官符

本康親王、上野太守、四品貞純親王、四品貞数親王、
大納言正三位源能有、中納言従三位藤原時平、中
納言源光、中納言菅原道真、参議従三位藤原高藤、
従三位藤原有実、参議源直、参議正四位下源貞恒、
参議源希、殿上六位以上、皆着麹塵衣、雲林院之院
主由性法師、任権律師、弘延素性両法師施度者各二人、道真叙所
観、作詞、其略曰、上陽子、日野遊、厭老倚松樹、以摩腰
習風霜之難犯也、和莱羹而啜口、期氣味之克調也、
況年之閏月、一歳餘分之春、月之六日、百官休暇之
景、今日之事、今日之為、豈非為無為事無事乎、太政



毎旬巡検施薬院并東西悲田

官符、應令左右看督近衛等毎旬巡検施薬院、并東
西悲田、病者孤子、多少有無、安否等事、右施薬院奏
状偁、院并東西悲田三所、収養病者孤子、其數不少、
病者差充預及雑使等、令勞治、孤子亦差充預及雑
使乳母養母等、令収養、院司常加巡検、然預以下人
等、未必其人、屢加勧戒、猶多懈怠、恐徒費衣食存活
者寡、望請令看督近衛等毎旬分番巡検之所、察其
多少、問其安否、預以下之人、若有闕怠、重令勘當、其
巡検之日、録病者孤子數、付院司、令知之、亦其寒温
不適、衣食無給者、令責院司、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

官符

奉勅、依請、事須看督近衛等巡検京中之日、有見路
邊病人孤子者、随便宜取送院并東西悲田、又大蔵
宮内両省所充綿及古幣、幄疊等、施薬院司請納之
後、與彼院司共相知、頒給三所病者孤子等、莫致疎
略、○二月、参議従四位上源湛兼弾正大弼、参議従
四位下源昇停左中辨、○三月、太政官符、應使割周
防國田租穀充鑄錢料雜物直事、右参議従四位下
守右大辨兼行侍従播磨守源希奏状偁、謹検案内、
鑄錢料物者、備後周防長門、伊豫筑前豊前肥後等
國所備送也、其用途支度前後有二、自弘仁十三年



至天長五年、年別以三千五百貫為限、自天長六年
至兼和元年、以一万一千貫為限、定此數之日、支度
用物、課所出國、令交易進、其後依銅鉛難採、減省前
後數、以三千五百貫定為年料、須随其程減定用途、
而只減錢數、不省料物、然而諸國牧宰動致闕怠、猶
無究納、年料之錢、不由鑄備、自茲年来之貢、不過五
六百貫、是則總以周防一國所送之物所鑄造也、伏望
者自今以後、停止件七箇國交易、割彼國納官租穀
六千九百九斛九斗二升、内為鑄錢料雜物直、其應
用白米黒米、舂鹽、蒜、絹、庸布、商布、調綿、庸綿、鹿皮、牛

菅原道真二刻間賦五言八句

官符

華、油、錢、瓫、砥、秣、藁、紙、墨、筆、薦、苫、稲等之雜物直、准瀕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九束四分二毫相折、猶遺穀四千二百十二斛二升五合、然則雖有損年、猶可以足矣、況無損年、寧無餘剰乎、但彼諸國交易雜物直稲、除銅鈆料之外、毎年為糙附帳言上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奉勅、依奏、源昇兼勘解由長官、今春菅原道真當直東宮、奉令取當時二十物、為題賦五言八句、自酉二刻及戌二刻篇数已成、人皆知其急捷、○四月、太政官符、応禁断諸院諸宮王臣家相代



百姓爭訟田宅資財事、右問山城國、民苦使正五位下守左中辨平季長奏状偁、得諸郡司解状偁、諸院、諸宮、及諸王臣家、或爭百姓户田、或奪湆浪財物、不據國宰、無牒郡司、闌入部内、專擅威權、不辨理非、田園因斯荒廢、財産為之空竭、望請裁許、被停止者、伏撿案内、訴訟皆從下始、若有越訴、法設科條、今愚昧百姓不悟此理、告人囑請、甲官而秉威、前人媚託、乙家以狹勢、國郡官司無力禁止、望請、自今以後、相爭財物田宅之輩、假勢王臣、不由國郡者、不限土浪、不論蔭贖、決杖一百、所爭之物皆悉沒官、諸院、諸宮、王

宮中淮佛布施錢

官符

臣家、許容者、別當家司、科違勅罪、如此、則窮民再蘇、勢家弭害、謹勅、申聞、伏請處分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奉勅、依請、諸國准此、宮中淮佛布施錢、太政大臣元無所見左右大臣五百文大納言四百文中納言三百文散位參議二百文四位百五十文五位百文六位七十文今定文并童子五十文今所定也、太政官符、応許新作鴨河堤邊東西水陸田、二十二町百十九五歩事、右問山城國民苦使正五位下守左中辨平季長奏状偁、得愛宕郡司解偁、錦部鄕百姓等愬状偁、前件田是已



等口分、爭具圖籍、貞觀十三年有下符、禁制堤東西田、件口分從天長年中領来稍久、為堤無害、仍國司不加禁遏、而寛平五年、撿非違使稱有宣旨、不許耕作、其所營獲稲、皆勘收、防河所自後不得開墾、望請使裁被許耕作者、伏撿貞觀符云、除公田之外、皆悉禁遏、無復令營、縱雖公田、為堤可成害者、莫令復耕作者、寛平宣旨云、一切禁止、勘納獲稲者、官符宣旨爭議兩端、未知一從、加以既責調傜、抑止口分、百姓之愁、寔有可恤、望請、使與國司共加實撿、為堤有害者、別勅言上、將給其替、引水無妨者、任令耕營、濟其

詩、町疃鹿場、禽獸所踐處、即草華也

官符

倫調、謹請處分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奉勅、依請者、仍使與國司臨地勘定、如右、但諸家所百姓墾田、多在堤西、皆用中河水、今加實撿、須聽開墾、何者件等田、以堤西中河水灌漑之、不可為堤防之害、又疃畝與百姓口分交錯、縱雖不耕、而不可為放牧之地、但三條路以南、有荒廢私田五六町、曾無百姓口分、然則件田、當致放牧之煩者、遣唐大使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左大辨春宮權大夫侍從菅原道真宣、奉勅、依奏、○六月、太政官符、應勘却不受調庸惣返



抄國司解由事、右太政官去仁和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下五畿內七道諸國符偁、國司進解由之日、若有任中調庸雜物未進者、返却解由、令慎將來者、而諸國或偏進調庸二色、未必責例進雜物、或僅勤納官料物、遂無勞封家調庸、如是之漸、積習成常、論之政逢理不可然、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傅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源能有宣、奉勅、不受任中調庸惣返抄諸國官長解由、自今以後、從返却、但前司任終之年返抄者、依寛平三年九月十五日符、令後任之吏辨濟受取、○七月、中納言菅原道真

菅道真請令議者反覆撿使可否

請令議者反覆撿稅使可否状云、右臣某謹言、件撿稅使始任之日、臣奏曰、臣所見、只讃岐一國也、以彼國之風論之、若遣此使者、頗有物煩歟、其日大納言源朝臣以下二三人、同有不快之氣、其後令重議之場、大納言奏所勘定剩物之內、若半分、若三分一、適被返給、於事無妨、參議源希等意、雖無所專許、偏被引公、蓋遂無所固難、臣某又復如是、其後使定三日、臣頃暫諫止其點使事、蓋愚心以窮可否、而未得量決之間、依有所疑、猶豫不奏、議畢之後、伏思起慮、欲罷不能、其間一兩沼國能知政術者、乍聞此事、無不愁



三條之否

悶、越前守小野葛絃等是也、又大納言以下雖奏無妨之状、于今猶有內歎、臣厚蒙國恩、卒昇高官、人之所不安、曾不可隠忍、凡此議初起之由、為勘出帳外之剩物、以相補國用之不足也、以名言之、公益甚多、臣始不固難之故是也、以實論之、物煩不必、臣今所重請是也、何者天下諸國其俗各雖小異、其政孰非一同、況乎世衰國弊、民貧物乏、是故或國司乖文法、以廻方略、違正道、以施權議、雖動不為己、其事皆犯法、臣今舉三條之否、謹待一覽之用、臣伏惟、假令或國有百萬之正稅、其見所勘收者五十万、共遺五十

萬、是返挙也、収納之日、其返挙之物、只出利稲、不出本稲、使留在民身、是又明年為返挙者也、如是之例、歴年已久、不可忽變、而其國百萬正税之外、更有十萬剰物、總而計之、國中雖有百十萬之官稲、其所實在者六十萬也（出挙正税五十万、帳外剰物一十万）、其返挙之民、不給見稲者、専依借貸多成公事、其借貸用件剰物、爰借貸無利正税有税給、無利之實物充有利之虚物、斯乃國司之所以成事、百姓之所以均役也、先當于損年、補調庸、闕充租闕之儲、亦此物也、天下分憂之吏、不必有奸盗、人適依有奸人私用之疑、専被収良吏



以上第一否

以上第二否

非常之儲、臣所大恐者、後代有割股肉而療飢之喩、是為國司可失治術、其否一也、又假令依實将勘収件剰物、凡剰物者多、是穎稲也、諸國穎稲者、利稲用度之外、皆是軽升也、多者三升以下、少者一升以上、雖理不冷然、而天下之風如此、又収件物之後、任色可充用、其充用之間、又須施百姓而已、舂米則所闕之積、自為所負買物、則受直之民、隨成損弊、事依有煩、置而不用者、勘収之謀、全可相違耳、是為百姓可致愁苦、其否二也、又今所點使者、在京七人之中、左中辨平季長者、宮中要須之人也、聖主所照、不更具

陳式部少輔紀長谷雄者、北堂文選講説未畢、諸道學生課試有員、勘解由次官大蔵善行者、勘不與解由帳、并修貞観以来國史、主税頭善世有友者、勘諸國公文之職、不可一日無此人、大膳大夫紀清躬者、是可為官長者也、而明年闕國、其大者有数、推計可任之人、両三人之内、清躬其一人也、左大史望材者、本職忽劇之上、山埼橋事是急務也、近日如使者等所申者、経一年餘、僅可窮使事者、件等要籍之人、東西出去、経一年餘、假令萬分之一無所實得、各々所預之事、共有擁滞、人々所思之謗、遂無排却、是為公



以上第三否、誠宜各官登庸其人

菅道真復奏四人拘放状

私可無所得、其否三也、望請、未召出使等之前、重令大納言以下反覆議定、臣依此事之有公益、不敢進狂昧之諌諍、今所請者、欲令群臣重辨議、以開愚臣之欝結也、使者未點之前、不奏之怠、臣不敢避、衆雖然、聖主収視反聴、以叶古人一日三省之議、臣果謹奏、菅原道真復奏四人拘放状云、右臣某太月十三日謹奏口勅云、去十日令検非違使別當従三位中納言兼行左衛門督源朝臣勘録左右獄中繋囚之数、十一日録奏既訖、頃朕親到獄、将放遣、而徳不及古、事未宜、今汝者朕之近習也、大師也、列見罪人、依

胡床、縄床也

實拘放。令如朕之所念者。臣伏奉勅旨。十三日早朝率從五位上守左少辨源朝臣喝、大外記正六位上多治有友、左大史正六位上大原史氏雄等、會集右衛門府弁殿。于時左右撿非違使佐以下、召列罪人等祗候南門外大路。臣召使等先令辨申所犯軽重。使等勘會日記過状、一一執申其犯。重其罪明者十六人（左十一人、右五人）。二人先死。其遺十四人、即加防援、各還本獄。其記有疑、其罪未定者四十六人（左二十八人、右十八人）。令使等誡列南門之前。臣率辨以下及撿非違使等着門中壇上胡床。即日宣曰、奉勅罪人汝等、或被



藤原高藤辞表文

疑殺人、傷人、強盗、竊盗、或被告偽、仰強姧、投石、放火。如是等罪、科法有限。今如聞、有司捜實情之間、空送二三年。獻官尋證驗之内、徒経五六月。頃雖累年序、雖積旬月、慥定其犯、明立其罪、任理出入、隨事拘放。然而別有所念、直以放免。汝等重有所犯、後日曾不寛宥者。罪人等共称唯、或伏地嗚咽、或仰天嗟嘆。勅使府官道路見聞、不勝感泣、拭涙而帰。臣某伏録事状謹奏。右大臣從二位藤原良世為左大臣、大納言正三位源能有為右大臣（左近衛大将、東宮傅如故）。参議從三位行近江守藤原高藤請罷職状云、右臣高藤謹言。臣

故左大臣源融周忌法會願文

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妻所天者夫也

伏奉去年十月二十六日詔旨、以臣被任参議之列。臣頃激勵愚性、扶持病身、晨昏備員、左右從事、而衰老迫來、宿病彌倍。計不上則拜除之後、及三百日、量其力則怔弱之中、過六十年。縦使重愚忍以無咎、何如天鑒明而不容。思之顧之、以畏以愼。伏願特降寵光、罷臣参議。不勝至款、修状抗聞。○八月故左大臣源融周忌法會。其子源湛、源昇願文云、弟子参議從四位上源湛、参議從四位下源昇等、帰命稽首諸佛聖衆。弟子、所天大臣宿昔發願、始繕寫一切経、復次作念漸帰依彌陀佛。佛像未現、経王猶闕、言事相違、



彼觀者、棲霞觀也

遺孤、湛、昇等自謂也

始終如失。遂以去年八月二十五日、藥動薨逝。弟子等眼流新涙、心訂舊懷、寫畢経王之有闕者、即法藏分教求而聚焉、造成佛像之不現者、亦觀音得大隨而具矣。所天尋常言曰、棲霞觀者、嵯峨聖皇久留睿賞、假使暫為風月優遊之家、唯願終作香花供養之地。是故弟子等新添堂搆於彼觀、全納経典於其中、西方一佛勸請、以備本尊、東京両家因誓以資禅定。皆是所天尊靈之宿心、曽非弟子遺孤之新意。嗟呼日月不居、忌辰忽至、瞻仰尊顔、諦聽経目、一心也、一念也。令我所天尊靈定往生極樂界、功德善根不可

官符

思議、如佛所說、平等利益中納言菅原道真兼民部
卿、停式部大輔、餘官如故、○九月、太政官符、応依舊遷替吏隨
填交替闕差分給解由事、右得駿河國解偁、太政官
去年七月十一日符偁、任用之吏、政無自由、而其不
與解由狀、載國中前後諸未辨濟事、詳撿事意、曾無
公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
原時平宣、奉勅、自今以後、宜諸國任用之吏被申不
與解由狀、只令載其預事及身犯用官物、則一人有
犯、餘官同坐、仍如格式、又受領卒死之間、任用行事
若有自借判署犯用之色者、後司進實録帳之日、不



贓、盗物也、見敓盗物、充罪、是謂坐贓

待犯人解退、細録其狀、直以申官、其待裁之間、莫預
釐務者、謹案交替式云、任中未納雜官稻、觸色有數
國司、史生以上、共作差法、各填己分、且給解由者、又
廐庫律云、財物安置不如法、若曝凉不以時、致損敗
者、計所損敗、坐贓論、減二等、注云、皆以官長為首、以
下節級為從者、又云、两說式、國司郡司共科同罪、其
備償之法、中分其物、半分國守以下作差填之、半分
郡領以下作差填之、今如官符、任用之吏、非有預事
及身犯者、皆可與解由、至于未納官稻、損敗財物、總
可負官長一人、若所負數多、則填進無期、官物自失

東光寺僧善祐犯律廢流

望請、前後未辨濟事、依新制、而可免、多少交替、闕物
存舊典、以不改、然則奸避之輩自絶、官物之損無有、
謹請官裁者、左大臣宣、奉勅、依請、諸國准此、皇太后
藤原高子中納言長良女、清和帝后、陽成帝母、号二条后、與東光寺善祐法
師竊交通、仍廢后位、歳五十五、善祐配流伊豆講師、
祐弟子真静、到興福寺、学因明唯識、其後祐會赦而
帰、静欲帰叡山、南都僧徒拘留之、静単身逃帰、暗書
因明以教台徒、天慶元年、静任律師、越後国人也、
古今目録云、河内国人也、詣竹生島、帰而得辨説、推
中納言從三位太宰權帥藤原國経停皇太后宮大
夫、○冬十月、幸朱雀院、同日幸尚侍藤原濟子家長良女
中納言時平以下拜舞、凡賜親王、女御宣旨者、外



天皇聞瑞却自警

戚王卿拜舞、子息有賀之時、文武拜舞、今准其例、勅
公卿、去九月十一日、表狀曰、太宰府奏、慶雲見管薩
摩國、有司考之古志、以為政致和平之応也、徳至山
陵之感也、朕省表、以恐之、聞瑞以懼之、即位之後、九
載于今、水旱疫癘、軍兵盗賊、豈是政和徳至之可以
喩、措齒牙乎、君臣者一體之分也、朕可恥、卿等亦可
恥、抑而止之、勿為虚賀耳、勅、朕去仁和五年二月二
十日服御常膳、務從省約、所司且舊四分減一、朕心
不兼、心慮無再慮、願擧塵露之積、將成禮節之和、豈
圖水旱兵疫年頻上災、諸國自闕調庸、百官隨無俸

官符

祿、不怨天不尤人、不嫌鬼不責神、朕之無道獨自取之、命重減服御三分之一、新嘗年新物之半、其各用度中分以折百姓單寒、朕不忍見、既無謀於富國、唯合體於貧民而已、布告內外、知朕意焉、主者施行○十二月、左大臣藤原良世致仕、是日良世七男藏人左近衛將監恒佐叙爵、是年太政官符、應四度公文使違期不上道者、不待所司勘申、解却見任事、右得駿河國解偁、謹撿式條、四度公文進官之期、各至定限、收宰之勤不敢懈緩、而件使等左右姧避、動致違期、太政官寛平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符偁、件帳一任



紀長谷雄奉勅作琴銘

之內、或過時不進、或雖進不勘之輩、遷替之日、雖進解由返却不收者、雖新制彌重、責在長官、而奉使之人不處科罪、望請使人無故不上道者、須依實勘定具狀言上、不待所司勘申、將被解却見任、然則人心頗愼、公文無擁者、遣唐大使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左大辨者宮權大夫侍從菅原道真宣、奉勅依請、諸國准此、勅令紀長谷雄作累代實琴銘、曰兼和樂器、鳴琴已傳、莘軫鳳足、依舊不悛、今之所制、惟袋與絃、藏之府庫、遺於百年、三善清行謂人云、余寛平五年、出為備中介、時有賀夜郡人賀陽良藤者、頗有

加陽良藤鰥居神乱為妖狐所誑

貨殖、以錢為備前小目、至于八年秩罷、居葦守鄉、其妻淫奔入京、良藤鰥居、心神狂亂、常執筆諷吟、作書艶詞勢、時々有兒女之音、不見其形、似聘媒焉、如此數十日、一朝失良藤所在、舉家尋求、遂無得、良藤兄大領豐仲、弟統領豐蔭、吉備津彥神宮禰宜豐恒、及良藤男左兵衛志忠貞等、悉豪富、皆會其家、悲哽懊惱、相謀曰、安得其屍薦冥福、合族發願、田若得良藤骸、當刻十一面觀世音像、即伐柏木、等良藤長、頂礼誓祈、歷十三日、良藤自其宅倉下出來、顏色憔悴、如黃病者、其倉無柱、石上疊材營構、其下去地纔三四



寸、不可容人身、而良藤從中出、人莫不驚怪、良久醒寤言而曰、我鰥居日久、常念女事、時一女子以書著菊花扶來、曰公主寄書、我披讀、詞意艶麗、心情搖蕩、歌詠書間、往來數返、一日寶車迎我、先騎四人、行數十里、至一宮、一大夫門迎曰、僕公主家令也、大夫導我上殿、帳帷綺飾、須臾列珍饌、公主漸出、容貌眼色、殆不可言也、中夜背燈入帳、合歡情緒、愛纏雖死不辭、晝則設宴、夜亦同寢、比翼連理、歡娛甚密、遂生一男、性聰明、貌嬌夭、朝暮抱持、未下於膝、常念廢長男忠貞、立此兒為嫡、蓋子同母貴也、居三年、忽有優婆塞、

寛平九年

施入藤氏封戸於圓成寺願文

持杖昇殿公主侍女盡逃散又以杖突我背我從隘處出顧視家倉之下也時家人舉帷之乃毀倉視之有狐數十驚馳倉下土上有良藤座臥之跡良藤居倉下絶十三日而謂經三歲倉下三四寸而為大夏廣殿皆是妖狐之魅惑也非大悲菩薩威応殆乎死孤窟其後良藤無恙十餘年年六十一死

丁巳九年春正月參議正四位下源貞恒兼侍從播磨少掾橘公頼任左衛門少尉(廣相子)兵部少丞橘澄清任伊豫介(良基五男)參議從四位下源昇兼伊豫權守尚侍藤原氏封戸施入圓成寺願文曰女弟子尚侍



清行男淨藏年七請出家

從一位藤原朝臣某敬白施入播磨國封戸五十煙右弟子依有宿念建圓成寺後太上皇歡誘隨喜微々發願雖出妄心一々莊嚴專由聖慮方今佛前供養香油未飽僧房住持衣鉢猶乏弟子所賜別勅封戸准之家途既為何溢是故筭數輸物充分五十煙廻向功範普及三千界人生有限恩賞無窮死後還公是大理也參議從四位上源湛兼讃岐權守平伊望聽雜袍(二男惟範)從五位下下總權介藤原玄上任中務少輔(諸葛子)三善清行八男淨藏生纔七歲欲出家清行求其驗見出戸向庭令異人折梅花一枝來以獻

天台座主康濟辭表

臨時仁王會呪願文

清行怪之不能拘也○二月正五位下侍從藤原忠平兼備後權守○三月一朝着朝座天台座主法橋上人位康濟辭維摩講師表云忝以非器誤膺其選雖歡而兼旨倍顧而懷悲康濟學謝稽古才非如新加之老耄日增殘齡無幾只思讀讃於山門獻鎮護於邦家謹辭臨時仁王會呪願文曰國主皇帝歸命頂礼仁王般若波羅密經去年言上太宰大疫近日有聞京都漸患睿情不安怖畏無極寄言冥助歸信明神是故發願廣設大會至心懺悔三業六根合掌歸依十方諸佛寛平九載季春三月十有九日甲午良



供施雜藥於三宝衆僧願文

時自大極殿至朱雀門一十六堂百八十僧幡蓋莊嚴香花供養講演百座朝夕二時道俗同音見聞隨喜心不貳心欲消疫癘念無餘念欲濟人民既沈困者願早除愈未初病者願先遠離一切不祥隨而消滅一切災難同亦攘除功徳之潤專祈五穀甘雨須待夏種無滯暴風永斷秋實全收諸國豊稔百姓冨饒大鐵圍下恒沙界中知之不知共昇覺道勅雜藥供施三寶衆僧其願文云假銀臺一合(納雜藥佛施料)紅雪小百斤(二百裹僧施料)弟子生在末世乃宿業也位為國王乃勝因也是故常念所得珍財以用布施万民百姓

官符

然而志伸力屈言淨事淺唯願和合一二劉上妙香普及十萬億群衆生今之所捨在此上分三寶衆僧垂哀聽許○夏四月太政官符應科決被差賀茂祭騎兵致拒捍土浪人事右得山城國解偁管八箇郡司解偁件祭騎兵擇土浪人堪事者差進既畢而寄事高家不順國仰若不言上恐有後責仍注拒捍人交名申送者國撿案內兼引之輩不及才人陣列之儀當到闕怠望請官裁如此之數不限土浪不論蔭贖行齊之外決笞五十以懲將來者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從三位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可贖之色國司



官符

先勘其過依法責贖自餘依請太政官符應立抅放諸國任用吏解由例事右勘解由使奏狀偁謹撿太政官去寛平七年七月十一日符偁諸國任用之吏被申不與解由狀只合載其預事及身犯但至犯用官物則一人有犯餘官同坐仍如格式者又去年九月五日符偁得駿河國解偁今如官符任用之吏非有預事及身犯者皆可與解由至于未納官稲損敗財物可負官長一人望請前後未濟事依辨制而可免多少交替闕物存舊典以不改謹請官裁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諸國准此者謹案交替式致調庸雜米

未進燒亡官物官舍器仗破損者奪國守已下公廨諸庸麤惡違期者又長官已下節級抵坐然則除預事身犯一人有犯餘官同坐塡交替闕差分之外猶有此累載式之事或存或停至于抅放當致疑殆又貞觀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格云所闕之物相共塡納所坐之外獨科其身者而新格云一人有犯餘官同坐仍如格式者交替式與貞觀格其趣是殊而今如格式當有一定若爲處分者同宣奉勅前後之格指歸不同雖多變改未究情實何則雖延曆立犯用餘官同坐之格與貞觀有闕物共塡罪科犯人之符



至于寛平七年不詳改張之由更引延曆之符今須復貞觀格行之不可依寛平符坐之加以出擧收納計帳朝集之政非獨長官之所行皆遣僚下分頭巡撿租稅雜米官舍驛家之類不見受領之自爲各差任用爲之專當粗擧大綱自餘可知然則一爲專當之官一預分頭之務四度公文難避其錯一國雖怠豈得免脫況乎在任之日既得公廨秩滿之時何許負累而寛平七年符惟擧預事與身犯同八年格偏指交替之闕負調庸雜米未立其制爲政之道理不合然今須若申不與解由狀者注載雜怠勘留公廨

官符

鉤、鍵也、匙、鑰匙也

一如前例。若與解由者、唯令所司勘申、奉使專當之怠。何則、與解由時、尋其闕怠、勘沒公廨、徵用私物、至于不取返抄、不勘公文、則怠在長官、責非任用故也。立此一例、以明受領任用之別。○五月、太政官符、應開見不動倉事。右得山城國解偁、撿案內、太政官去寬平七年七月十日、下五畿內七道諸國符偁、交替式云、國司交替之時、依不動物多煩、自今以後、彼鉤進官、但応修理其倉及疑有兩損、臨時請鉤、新案云、不動之物、理合筭勘、自非開見、何知積高、須每當交替請其鉤匙者、牧宰偏依新案、好開不動、或亦任意



無請鉤匙論之政途、未為允適、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政有沿革、隨時弛張、自今以後、專如先式者、今撿此符、率有不盡、何則、筭勘不動者、必據丈尺積高、其高廣之與丈尺、在外易知、積高之與塞基、在內難辨、已無開撿、何以筭勘、望請、改前件符、一依交替式新案行之、謹請官裁者、遣唐大使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左大辨春宮權大夫侍從菅原道真宣、奉勅、依請、諸國准此。參議從三位藤原有實兼按察使、參議從三位源直兼讃岐權守、停左衛門督、參議從四位上藤原有

源能有薨、號近院大臣

定大納言貞

穗兼治部卿、參議從四位上源湛兼刑部卿、中納言從三位菅原道真停左大辨、參議從四位下源希任左大辨、從五位上木工頭源當時任左中辨（能有子）、從四位下彈正大弼式部大輔兼肥後權守平惟範兼大藏卿（高棟王子）。○六月、右大臣正三位兼左近衛大將東宮傅源能有薨（年五十三）、贈正一位、號近院大臣（能有者、文德天皇之長子也、母伴氏、仁壽三年正月、賜源朝臣姓、貞觀五年四月、為侍從、八年正月、任加賀守、十一年二月、為大藏卿、十四年八月、為參議、十八年正月、兼左中將、十九年十一月、敘從三位、元慶三年四月、為撿非違使別當、六年正月、任中納言）。定大納言貞正一人、權二人、中納言從三位兼右近衛大將藤原時平為大納言、轉

藤時平為大納言、為氏長者

官符



左近衛大將、為氏長者。中納言從三位源光為權大納言、兼按察使（使停撿非違使別當）。中納言從三位菅原道真任權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民部卿如故）。權中納言從三位藤原國經任中納言（太宰帥如故）。參議從三位藤原高藤任中納言。參議從三位藤原有實兼左衛門督（停按察使）。參議從四位下源昇兼右兵衛督。宮內卿正四位下十世王任參議（宮內卿如故）。從四位下大學頭文章博士兼式部大輔紀長谷雄兼侍從。從四位下右近衛少將藤原仲平轉任右近衛中將（基經二男、時平同母弟）。平惟範任太皇大后宮權大夫。太政官符、應先勘當任公

文次勘前司時帳并科責不勘四度公文府司及管内國島司事一用度帳調帳條右參議從四位下守右大辨兼行侍從播磨守源希奏狀偁太宰府用度帳者所以總計管内之調庸勘注用度之多少也進官留府之色以之分明見納未納未進之數由其易辨而須年終息子進件帳望請下知府司暫停勘前年帳先令勘當任帳其不進公文不勤勘辨之吏科責之法伏請處分但舊年之帳非可黜棄若以舊帳猶付後吏還恐為勞前年之事更成當任之怠重望時令所司長官專當其事不待使雜掌直令勘申每



至勘畢可令當時之使加其署名至于未到之帳不更差使雜掌別附單使急速令進官管國調帳同亦准此者大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從三位行春宮大夫藤原時平宣奉勅用度帳可勘濟之旨雖齊衡三年格條典存而未立懲責怠慢之科今須府司不勘任中帳者返却管帳解由但勘公文例據前年帳勘後年帳若以未勘帳之遺加當時帳之頭則脫漏增減當致物疑須其未勘之由詳注載彼帳即勘舊帳之日若有勘出者直加懲新帳又勘舊年帳者雖所司長官專當而猶差雜掌一人令勘申數年帳其勘濟

調帳亦同此例但諸國之帳依例進府而府司稽延不事進官尋其期狀獨罪府司自餘一依來奏一稅帳大帳朝集帳條右同前奏狀偁伏檢案内太宰府納管内公文之後更差使雜掌進官即今府雜掌辨申日向大隅薩摩壹岐對馬等三國二島公文又令國宰辨申六國公文但朝集公文者總令府雜掌辨申而今或國勘齊衡帳不及天安或國勘貞觀帳未至元慶因茲勘出之物經年難知辨濟之人認名難尋謹案太政官去寬平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符前司公文只令勘濟八年以上還遠者五六十年近者二



三年之後僅可以到當任之帳勘畢之程甚為遼遠或物會恩赦而被免或人依亡沒而無償加以四度公文共是要須而總以懈怠不勞勘濟科責之法謹候處分者同宣奉勅件等帳勘濟之事一准用度帳調帳等之例若有不勘者抑留府國官長解由但不朝集公文者等公廨四分之一以前條事如右宜依件行之太政官符應試度金勝寺年分有二人事一人奉為甲賀郡飯道名神坂田山津照名神一人奉為野洲郡三上兵主兩名神可試法花經一部八卷最勝王經一部十卷並法相宗右得近江國解偁甲

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即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

賀野洲両郡、解僻、謹尋金勝寺之古跡、昔有応化聖人、號金粛菩薩、朝廷尊崇、黎民帰依、金粛尸解之後、興福寺故傳燈大法師位願安祥禅居此山、修練無比、至弘仁年中、奉為國家建立伽藍、於是唱導聲價都鄙騰躍、厚沐朝恩、開此勝地、構造精舎、安置佛像、則建八宗院、書寫一切経論、并一千一百部法華経、朝講法華、夕演冣勝、號之長講、更占一堂、殊定七僧、始従明旦至于晩除、傳讀法華、稱之三昧、於是兼和聖帝殊降綸旨、施入燈分、即改金粛賜額金勝、智行者継踵、研學者並肩、是以二時長講、逐日無缺、終日



三昧守時匪休、今件、甲賀郡飯道名神、坂田郡山津照名神、野洲郡三上兵主名神等、國家之所尊崇、人民之所帰仰、感山門之精勤、為護法之鎮主、吏民之祈必有感験、因茲彼寺既作國中郡内攘禍招福之境、亦已久矣、就中三箇郡、尤是為近隣、常蒙擁護、故毎有災變、共仰斯寺、使彌増威光、以加冥助、殊振神力、而添鎮護、望請、速経言上、奉為彼四所名神、被賜件二人度者、唯両部例輸之外、毎年各加課丁一人、令有調庸之益、所試之年分者、専請東戸之人、不度外土之民、其試業准諸寺例、於彼寺課試、得度之後

梵語優婆塞、優婆夷、此在家之二衆也

沙門明達入河内高安縣山逢生馬仙

六箇年間、不出山門、使各轉讀本業経、専誓願彼名神、鎮衛國家、覆護村邑者、國加覆審、事非虚妄、仍録事状、謹請官裁者、従三位守権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将行民部卿道真宣、奉勅依請、今夏住吉沙門明達持頭陀行、至河内高安縣東山絶頂、見深谷有草菴、下到有優婆塞、顔色似黄粟、頭戴白帽、身着白衣、達近問曰、為誰、對曰、我是摂州住吉縣人生馬仙也、馬作駒、便以五爪與達曰、是此地之産也、可以充飢、達嘗之甘美不可言、達曰、在此為何、曰、吾入山以来、未見山脚、只求菩提耳、達出山傳此事、○秋七月甲戌朔



皇太子元服

天皇讓位于皇太子

詔詞

天皇始聽政、頒遣固關使

丙子、皇太子於清涼殿元服、午時、天皇讓位于皇太子、而退居朱雀院、天皇年三十、太子年十三、詔曰、少主未長、萬機之政、大納言藤原時平、権大納言菅原道真等、可奏可請之事、且諳其趣、奏之請之、可宣可行之政、無誤其道宣之行之者、而諸納言等持疑、以為奏請宣行自非両臣、更不可勤、時平停春宮大夫、道真停春宮大夫、参議従四位下源希叙従四位上、前坊帯刀藤原伊衡任右兵衛少尉、敏行三男、始聽政、無品為子内親王入内、光孝天皇之女也、頒遣固關使、又定藏人頭以下、大納言従三位藤原時平為藏人所別當、讃岐権掾藤

行大赦
太上皇誡天皇詔詞

原兼茂為蔵人、（利基四男）藤原兼輔初昇殿。（元東宮殿上　利基六男）天皇御建礼門、行大赦、発遣諸社奉幣使。詔尊先皇為太上天皇。叙位。上皇誡天皇曰、左大将藤原朝臣者功臣之後也、與雖少壮、既熟政治、有失於女事、朕早如忘、去春激励令勤事、是第一之臣也。新君顧問、謹須従其輔導。右大将菅原朝臣者鴻儒也、且深知政事、朕擇為博士、常受諫正、故不次登庸、以報其功。先是立太子時、朕独與菅原朝臣共論定焉、他人不預也。既立未経二年、朕有譲位之意、密告之菅原朝臣、對曰、是大事也、自有天時、不可忽、不可早。於是



左大将有失於女事

或上封事、或吐直言、皆正論也。今茲告以朕志之可否、菅原朝臣更無所言、毎事奉行。至於七月、頗有人口、殆将延留、菅原朝臣奏曰、大事不可再挙、若遅滞則変生、遂使朕心如右、不転。由是見之、則菅原朝臣者非朕之忠臣也、新君之功臣乎、慎莫忘其功。（大納言国経者、時平之伯父也、年六十餘、娶在原棟梁女、年二十許、有国色、平仲慕其美、以告時平、時平年僅二十七許、聞之不能忍焉、及使平仲為光客、以告国経而往其第、国経款接甚盛、大置酒、皆酔、日已暮而継之以火、夜深座酣、国経不醒、其妻自簾隙与時平目成、而不去、時平弥昵強令国経与出室人、時平平仲佯酔辱人、而近傍室人素厭野合、見時平之清容、其心共慕之、宴猶未已、時平将帰、寄車於廂下、請与室人共帰、国経酔曰諾、時平径抱而上車、同車而出、及暁国経醒、稍解、悵然如夢、悔之無益、時平子敦忠、即此女

追尊皇妣藤原胤子為皇太后

之所産也、宇多帝所謂時平於女事有失者、殆是乎）天皇即位于太極殿。大納言従三位藤原時平、権大納言従三位菅原道真、中納言従三位藤原高藤、皆叙正三位。参議従四位下源昇叙従四位上、従五位下左少弁藤原枝良叙従五位上、（春津子）周防介平時望叙従五位下。（惟範二男）上皇辞尊号、不許。以近江国依智郡為悠紀、丹波国多紀郡為主基、為大嘗会也。上皇予書云、至於封戸、総非所受、諸衛分直亦皆可停。女叙位除目。追尊皇妣従四位下藤原胤子為皇太后。（小野美村撰詔詞）地震。豊楽殿及左近衛府屋上鷺鳥集。陸奥国言、安積郡所産小



陸奥安積郡産児、額生一角
平季長卒
歌合権輿于此

児、額生一角、角亦有一目。出羽国言、秋田城甲冑鳴。蔵人頭従四位下守右大弁兼行侍従山城守平季長卒。以無品為子内親王叙三品、立為妃。蔵人藤原清貫為式部丞、（保則子）弾正少忠藤原邦基為兵部丞。（良世子）天皇御南殿、尊先皇皇太夫人従三位藤原温子為皇太后、即日任職官。是夜出内裏、移於東五条堀河院。太后者昭宣公第三女、天皇之嫡母也、號七条后。寛平御寓有后宮歌合。歌合蓋権輿于此也。其儀分男方女方、使以倭歌有名者詠之。男女各擇其歌、随番数、令善書者寫之。臨其日、講師読之、或造洲

菅原道真上状請加階藤原菅根

濱立草木、以金銀為花叢、繕寫其歌于其上、以闘之、藤原敏行、在原棟梁、藤原興風、藤原菅根、大江千里、源宗于、源當純、紀友則、菅野忠臣、素性法師、及婦人伊勢等、皆献其歌、此時是貞親王家亦有歌合、是月正三位権大納言兼行右近衛大将菅原道真請特授従五位上大内記正六位上藤原菅根状云、右臣其謹尋事意、去寛平五年四月二日、東宮之始、太上天皇勅臣曰、此般東宮毎事省略、仍二員學士闕而不補、汝己任亮兼供執経、臣伏奉綸旨、一身両役、而所守忽劇、遂違勅命、爰至于十月、以臣不違執経之



奉幣伊勢大神宮告即位及定齋主之事

状、奏聞太上皇、即挙件菅根、令聴昇殿、菅根晝夜恪勤、上日明白、毎當顧問、応對無私、従容之次、宿侍之間、引経傳以發睿情、抽章句以催文思、其所奉授者、曲礼論語後漢書等、秩巻有餘、以口奉習之類、不可勝計、加以菅根對策及第之後、七箇年於今也、准之前例、謂為晩成、恐年三十三、多後等輩、伏願特蒙天鑒、叙之上階、一補成業之舊功、一明侍讀之新賞○八月、告山陵、以立后之事、今夜上皇及皇后遷於東三條院、上皇駕牛車、遣使奉幣帛於伊勢大神宮、告即位及定齋宮柔子内親王之事、上皇第二之女、與帝同胞、女官除目、

遣使於賀茂神社、以告不改齋内親王、天皇御紫宸殿、臨万機、但停奏音樂、使散位従五位下和氣眞興、奉幣於石清水八幡宮、及豊前國八幡大菩薩香椎廟○九月朔日蝕、諸司廢務、詔沙門聖寶祈焉、大晴、不虧、勅喚御衣、藏人頭従四位上兼備前介藤原定國為権中將、高藤子、御燈如例、藤原伊衡轉任左兵衛権少尉、授陸奥座正六位上飯豊別神、安達嶺弥太刀自神、安達嶺飯津賣神並正五位上、陽日温泉神正五位下、甲斐國正六位上廣神従五位下、重陽、天皇御紫宸殿、賜宴、観群臣挿茱萸、重陽後朝、権大納



菅道真応製詩序

脱屣謂天子逃位也

文選青瑣丹墀、青瑣宮闈也、丹墀階也

言菅原道真侍朱雀院、同賦閑居樂秋水、応太上天皇製、其序云、閑居屬於誰人、紫宸殿之本主也、秋水見於何處、朱雀院之新家也、非智者不樂之、故得我君之歡、脱屣非玄談不説之、故遇我君之逐虚舟、観夫月浦蕭々、分鏡水而繞離下、砂岸爛々、縮松江而導階前、況乎垂釣者不得魚、暗思浮遊之有意、移棹者唯聞雁、遥感旅宿之隨時、嗟乎節過重陽、残菊猶含舊氣、心期百歳、老松弥添新青、風月同天、閑忙異地、臣昔是伏奏青瑣之職、臣今亦追従緑蘿之身、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形骸之外、言語道断焉、任放之間、

菅道真有詩

以伊勢国飯野郡寄大神宮

紙墨自存矣、云爾、其詩曰、聞昔蕭湘逢故人、在今樂氷詎為新、夜魚宿處抜心緒、秋月浮時洗眼塵、潭菊落粧殘色薄、岸松告老暮聲頻、池頭計會仙遊伴、皆是乗査到漢濱、参議従四位上源昇停右兵衛督、太政官符、応以伊勢國飯野郡寄大神宮事、右郡依去仁和五年三月十三日勅、一代之間奉寄彼宮、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時平宣、奉勅、自今以後、永以奉寄、仍須貢物官舎等之類、准弘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格行之〇冬十月、定御禊侍従等、天皇幸三條末東河而御禊了、賜禄親王以下、五位



遂子内親王甍

上毛野滋主逝

親子内親王甍

授五畿七道諸神位

以上各有差、同供奉祀内親王陪従、賜殿上四位内舎人各一人、給侍従、其侍従者被行給禄之事、為行大嘗會故也〇十一月、天皇御八省院、依大嘗會也、御豊樂院奏風俗舞樂、是日遂子内親王甍（文德天皇女）、天皇遷御本宮、従四位下左近衛中將在原友于（行平子）叙従四位上、平伊望叙従五位下、是日典侍従三位上毛野滋主逝、親子内親王甍（仁明天皇女）〇十二月、授五畿七道諸神、三百四十社、各位一階、太政官論奏請、省除太皇太后宮、九月二十八日、東寺國忌、勅許之、置贈皇太后、六月三十日國忌、従四位上太皇

上皇幸石山

太后宮大夫藤原清経兼右兵衛督、（長良大男）従五位下勘解由次官兼式部大輔藤原菅根叙従五位上、蔵人従五位下良峯衆樹為右兵衛佐、（安世孫、晨直子）詔贈外祖母故従二位操子女王正一位、参議従四位上藤原有穂叙正四位下、是歳上皇幸石山、近江國司於打出濱欲奉迎、以饗之、仙蹕將径行過焉、大伴黒主詠倭歌以獻之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二十四 終

右自仁明帝至光孝帝、據舊史刪繁取要、間亦考他書聊有所加補焉、猶恐有脱誤也、至宇多帝紀則無正史可證、採摭其雜出於群書者、抄纂僅成編耳、自神武帝至宇多帝五十九代總計四十卷、此以後暫闕之、以待他日之再擧者也

慶安三年夏

羅山林道春

左大臣　藤時平　藤忠平
右大臣　菅道真　源光　藤定方
内大臣　藤高藤

# 標記本朝通監巻第二十五　自昌泰元年至延長八年

春齋林恕撰　斎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訓解

## 醍醐天皇

諱敦仁、宇多天皇長子、母贈皇太皇藤原氏、内大臣高藤女、在位三十四年、改元三、曰昌泰、延喜、延長、傳位皇太子、崩、壽四十八、葬宇治郡山階陵、

菅道真献状

戊子、昌泰元年、秋九月、戊戌朔、菅道真献状於太上皇、請令諸納言等共参外記、曰、臣謹検寛平九年七月三日讓位詔命曰、藤原時平、菅原道真等、可奏可請之事、且誨其趣、奏之請之、可宜可行之政、無誤其道、宜之行之、而諸納言等持疑以為、奏請宣行、自非兩臣、更不可勤、臣再三反覆詔旨、奏請之人雖稱所指、尋常之務無止諸卿、加以臣業有文書、欲伺間以傳授、身非木石、思奇暇而講治、藤原朝臣獨自從政、何堪每日頻参之役、伏願太上皇陛下、追去年詔命之意、察今日申情之誠、宣諭諸納言等、相共令参外記、然則庶務繁多、暫無擁滞、郡臣激勵、倶致恪勤、

昌泰二年

己未二年、二月、大納言左近大將藤原時平任右大臣、如元左大将、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菅原道真任右大



畫師巨勢相覽傳説
菅道真辞表文
睚眦言擧自相忤者必報之也
道真再上表

臣、如元右大将、藤原高藤、源光并任大納言、藤原國經任中納言、叙從三位、畫師巨勢相覽叙從八位下、任讃岐少目、相覽者金岡子也、今按巨勢相覽時世未詳、或曰相覽者金岡別稱也、或曰相覽者先代人也、金岡者仁明帝時人也、藤原兼良曰金岡寛平時人也、為其子則相覽與紀貫之可同時也、隱士源肖柏引除目成文抄曰、畫師讃岐少目從八位下巨勢相覽昌泰二年二月除目云云、今從兼良肖柏之説以記于此、

菅道真上表辭右大臣曰、伏奉詔旨以臣任右大臣、仰戴天慈不知所指、臣地非貴種、家是儒林、偏因上皇往年擢之恩、以入諸卿今日昇進之列、無寢無食以慮人心、已不縦容、鬼瞰必加、睚眦伏願陛下高廻聖鑒、早罷臣官、匪啻不奪志於匹夫、然後得從望於衆庶、不堪懇款屏營之至、上表以聞、不允、○

三月、道真再上表曰、中使左中将在原友于至、奉宣恩旨、返臣上表、天無不覆、為臣何約其周、日無不臨、為臣何韜其照、臣初擧秀才、後為博士、頻遷不止、儻辱崇班、曩者孫弘高第、韋賢大儒、至其居専統、而屬其膽、則年已耆、學通明也、以年論之、臣少於弘廿年、以學論之、臣不及賢千萬里、況復當時納言居臣下者、將相貴種、宗室清流、皆是臣抱書巻遊黌門之日、位望先貴、冠蓋自高、臣若不獲已、可就朝列、猶踞爐火以待焚亡、履沼氷而期陥没矣、遠尋漢代、近討周

菅道真三上表請解職

箕裘業謂父之業也

行上畏蒼其下恥黥瘢步不安步何以援手於紀綱心不攝心自然憖顏於輕轄而已伏惟陛下追廻罷弇賜解臣官故授其人俾賢得路不任戰慄兢惕之至謹再奉表以聞不聽道真三上表固請解其職曰中使左少將源嗣奉傳天旨不聽懇請臣戴恩惟重海鼇之首難勝祈感未休皐鶴之聲欲竭臣地望荒贏僅以箕裘之遺業天資淺薄飾以螢雪之來光不圖太上天皇拔於南海前夷聖主陛下不棄於東宮舊臣吹毛之疵遂榮華以鋒起銷骨之毀隨爵祿以荐臻嗟乎攝衣不遑星霜僅移一十潤屋無限封戶



菅原道真賜題賦詩

紀長谷雄同賦

黃金滿籯喩菊也

忽滿二千臣自知其過差人孰怒此盈溢顛覆急於流電傾頽應於踰機而已伏望叡覽降臨宸裏曲鑒削臣官以全臣福損臣寵以保臣身寵渥官崇皆是不翅之飛翔也身安福累豈非無涯之霈澤乎不勝迷懼之至拜伏陳言遂不許○九月庚子天皇御南殿設重陽宴以菊散一叢金為題命羣臣賦詩道真詩曰不是秋江鍊白沙黃金化出滿叢花微臣采得籯中滿豈若一經遺在家紀長谷雄詩曰廉士路中疑不拾道家烟裏誤應燒大內記三善清行詩曰酈縣村閭皆潤屋陶家兒子不垂堂潤屋始作冨貴清行自屬此句然菅相只寢長谷雄句清行不悅宴罷而出建春門時問菅相曰公何不取我詩乎菅相答曰冨貴字不好若作潤屋則無遺恨清行乃欣作之○十月太上法皇請罷尊號曰前年讓位者為社稷也今日出家者為菩提也空閑可守撝挹惟勤願早停太上皇之號令成畫形壽之願矣菅道真作之天皇答書曰伏奉慈旨被告入道兼嫌尊號悲感之腸一時九回但至佛號所不敢甘也尊猶有十號上皇遂無一累實封不受虛稱何勞仰願廻大慈悲留此排拒紀長谷雄作之太上法皇再請停其尊號曰入道之緣業在省事省事之人不貴虛名況可稱佛子以過一生何敢帶人君以事三寶今如來報不



太上皇請停尊号表道真撰

撝挹謙遜也

天皇答太上皇書長谷雄作

囬腸言思之深也

法皇再請停其尊号道真作

許停號孝子尊父之情先感其志施主隨師之義今勿相違耳菅道真作之太上法皇又請停尊號曰使者再囬報書重至讀沫三四字淚已千萬行夫述父志是子之至孝也成師願非佛之實語乎今師昔父志述願成天下之有耳有目者何人得不隨喜讚歎若相違所請惱亂我心近則逐白雲以没名遠亦趁蒼海而收跡存問之道寒温之使於焉而絕嗚呼悲哉道真作之或曰長谷雄作太上法皇又請停尊號曰使者往返來報再三初舉佛法附國王之義次陳天皇棄寶位之情披讀之間心神迷亂雖似急急不能不言凡所謂附

重表道真作

又表道真作之

膺籙受圖謂受命爲天子也籙圖錄也圖帝業也

菅道眞請減職封上表

法國王者是膺籙受圖之人君非燒香散花之弟子偏依虛號囑以正教正教之𠨲不日而見又所以逃重累以委新居者欲一日萬機保安社稷子子孫孫相傳天下也尋雲而逐踏海而隨雖在固拒之詞自妨持念之意今日而後勿告斯趣定損吾神定傷吾性至于漢家曾無舊典當朝未有前例彼不行其志也我遂行其志也已云出家何得稱皇亦曰入道何不貴僧求之戒律問之威儀年臘次第衣鉢行列不可以越之不可以違之而令落髮之後四五日來爲讀經請其師師主恭敬如故爲供齋屈其僧僧綱恐



惶倍前欲慵佛教乃用私禮師主僧綱無由親近一畏違律之結罪一悲宿願之難熟非有他煩只煩尊號縱佛子早停本號其國主猶修舊禮雖非上皇可得尊重一人國主如是尊重四海黎民誰爲輕慢爲帝父爲舊君之德雖無所指百代可傳若遂嫌無號必可究其執願專除太上皇直被號朱雀院稱謂之名依止之處彼此隨意豈不宜哉擱筆而止忘筌以留勿令新發意者頻疲談論耳道眞作之以上三篇答書闕○十一月道眞上表請減職封一千戶曰伏惟大臣新任必折半封志出於守坏壞義歸於增海岳況臣性耽

橘吉俊祝髮從法皇避

昌泰三年

天皇密詔關白萬機專委任道眞

道眞辭衣

內大臣藤原高藤薨

菅原道眞撰集三代家集

御製賜菅道眞

時習討日之資可支家寄風情浮雲之富難繫問之千古前規灼然取諸一身餘慶至矣伏願聖主陛下上稽舊史下附所司以減臣所食一千戶詔停太上天皇尊號以順其旨此後法皇微行畿內近國肆意山水有備前掾橘吉俊者吉俊或作良利又作義敏常侍朱雀院至是祝髮從之其餘侍臣無知法皇之所在也天皇深憂之遣中將以將等尋求之奉從焉法皇避之間行不相違焉至和泉國日根容舍寂寥使吉俊詠倭歌吉俊清友孫吉清子也祝髮之後改名寬蓮善碁時人稱碁聖

庚申三年春正月天皇覲朱雀院與太上法皇議召



菅道眞咫尺御前密詔關白萬機專委任之道眞固辭不肯其議遂弭道眞憚事之泄因奏曰有名無事人必怪之乃託事於獻詩以春生柳眼中爲題賦之天皇法皇歎賞良久各賜御衣○二月道眞獻狀請罷右大將曰臣身出儒館職偷武官罪深責重伏願聖主陛下枉降鴻慈罷臣大將不聽○三月內大臣正三位藤高藤薨年六十三贈正一位太政大臣世號勸修寺內大臣○八月菅道眞撰集其三代家集二十八卷三代者清公是善道眞也天皇褒賞之賜律詩一首曰門風自古是儒林今日文華皆悉金唯詠一縣知氣

三善清行諷菅道眞

書金勝学篋見書籍閣藏之管

味。況連三代。飽清吟。琢磨寒玉聲。聲麗裁製。餘霞句句侵。更有菅家勝白樣。從茲抛却匣塵深。末句稱讃此集則白氏文集可抛却也故曰勝白樣云云 時人榮之。○冬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呈書於右大臣菅道眞曰。交淺語深者。妄也。居命語來者。誕也。妄誕之責。誠所甘心。伏冀尊閣。時降寛容。某昔者遊學之次。偸習術數。天道革命之運。君臣尅賊之期。緯候之家創論。於前開元之經詳說。於下推其年紀。猶如指掌。斯乃尊閣所照。愚儒何言。但離朱之明。不能視睫上之塵。仲尼之智。不能知篋中之物。聊以管穴伏候。以索籥伏見。明年辛酉運當



槐位三公也

延喜元年

部貶菅原道眞

變革。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誰是引弩射市。亦當中薄命。天數迷微。縱難推察。人間云爲。誠足知亮。伏惟尊閣。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吉備公外。無復與美。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煙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視。不亦美乎。努刀努刀勿忽鄙言。

辛酉延喜元年。春正月戊申。天皇御南殿。詔貶從二位右大臣兼右近衛大將菅原道眞。爲太宰府權師。並其諸子皆被左降。初天皇卽位之後。時平道眞相並行政。時平年未三十。道眞已逾五旬也。敬之以爲老

陰中

藤原菅根阿黨時平構讒菅道眞

啣啣假也

成人。且服其多才。時平常有咲癖。當其奏事。有可微咍者。輒啞啞不能已。每推讓道眞。道眞視事裁斷如流。時人依賴焉。道眞威望太高。時平不悅。及聞有關白詔而彌不悅。欲陰中之。源光仁明帝子。藤定國。天皇外舅。而其位在道眞下。心常快快。藤菅根曾陪庚申夜遊。爛醉失禮。道眞執笏搏其面。菅根啣之。至是相與阿黨時平。萬方構讒。流言頻出。時平密奏曰。道眞擅權有私。竊圖廢立。欲翊戴皇弟齊世親王。彼若久居其位。則恐不利于陛下也。天皇信之。遂有左遷之命。梅城錄曰時平密奏曰右相欲立皇弟本康親王云云按本康光孝帝之弟而非天皇同



藤菅根讒菅道眞

法皇愍道眞夜參內

菅道眞左遷首途

胞則豈稱皇弟乎帝王系譜曰齊世親王醍醐帝弟也娶道眞女生子英明及道眞左遷齊世剃髮然則梅城錄作本康者誤矣或曰藤菅根方宿直之夜不合便殿之鎖明旦密奏曰道眞之所爲乎恐其陷于峻控是亦搆讒之一端也 是日大納言源光任右大臣。中納言藤定國兼右大將。癸丑晦。道眞將赴宰府。獻倭歌於亭子院。其辭太哀。法皇愍之。欲奏宥其罪。乃命駕參內。到左衛門而下車。衛士不開門。法皇終夜在門外。遂不能入焉。菅神緣起曰此時菅根爲大辨以有恨於菅相故不奏法皇參內之事云云考公卿補任菅根此時不爲大辨則緣起之說誤矣然不奏法皇參內之事者衛士之不開門者共是時平黨之所爲乎 ○二月甲寅朔。早晨道眞首途。法皇憤鬱還院。世傳道眞之舟。自淀河發。到河州佐太里。暫憩之間。

道眞對花一聯

明人洪叙想道眞詩

道眞貶降時作

圖繩坐其上、忿恚之色見于面、太可畏、後世摸其形、所謂繩天神圖像是也、且建祠其所、道眞性素愛梅、嘗栽梅花一株於其所居吉祥院庭、每歲之春、退公之暇、屢吟玩之、出都之日、潸然對花詠曰、東風便為我送香、雖無主莫忘奉公、其後菅道眞在太宰府謫居荒涼、一夕香風暗度、蹤影在牕、道眞異之、起而視之、吉祥院之一株、屹在中庭、道眞彌異之、彌愛之、名曰飛梅、云世以為雅談、流聞中華、明人洪叙詩曰、謫居宰府三千里、一夜飛香度海雲、是也、此行道眞裁長篇、述旅懷曰、自從讁使驅將去、父子一時五處離、



三善清行呈左府藤時平書

踼天蹐地言恐懼也

惡逆之主指菅公

口不能言眼中血、俯仰天神與地祇、東行西行雲渺渺、二月三月日遲遲云云、又裁一絶曰、離家三四月、落淚百千行、萬事皆如夢、時時仰彼蒼、奉幣諸社山陵、告菅道眞左遷之事、三善清行呈書左大臣藤時平曰、近日京中大小皆曰、外帥門弟子在諸司者、可被左轉、其文章生學生皆被放逐、曰是人人悲哭踼蹐、而立伏、以此事變轉、未必殿下本意也、但外帥累代儒家、其門人弟子半於所司、若皆遷適、恐失善人、加之惡逆之主、猶處輕科、至于門人、唯請益受業而已、豈有知其謀乎、方今紛亂之間、擾攘之會、宜立其

改元延喜有詔詞

紀陽勝登仙

陰德、塞怨門、若咎過多、則怨門且多、若寬宥大、則陰德亦大、伏望非衛府供奉、關戍兵要之職、家司近親同謀凶黨之人、則皆無轉動、示以仁厚、又式部丞平篤行、此後進之英髦也、殿下屢稱其才、頗有歲月、故雖編外帥之門徒、常感殿下之知己、而今乍聞此語、晝夜悲泣、若失此人、恐墜此文、重望賜其氣色、私寬慰聊傳恩祐之旨、以繫不士之心、篤行光孝帝孫興雅王子○秋七月、改昌泰四年為延喜元年、詔曰、去歲秋老人垂壽昌之耀、今年之曆、辛酉呈革命之符云云、仙人紀陽勝飛行亡跡、陽勝能州人、初登叡山師僧空日、讀佛經、後居和州習仙方、至是登仙、後



菅道眞在西府時之詩

藤時平設宴賀大藏善行古稀筭

紀長谷雄詩序

或人見其生兩翼而遊空中云、戊午、菅道眞在西府感懷已往、作詩曰、去年今日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左大臣藤時平設宴城南水石亭、賀大藏善行七十算、會文人數輩賦詩、左大辨紀長谷雄作序曰、延喜元年秋、左丞相命詩酒於城南別第、賀外史藏大夫懸車之齡也、大夫經籍為心、勸誘不倦、在朝之士、傳受其業、不可勝數、丞相亦皆有問道之事、從容曰、古人不言乎、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縱不如父、何忘為師、方今彌時之感舊意難禁、七旬之秋豈空過乎、于時陪闕下者、藏部尚書平惟範、

紀長谷雄賀七旬算詩

右大丞忠平、右中丞興範、尾州太守平伊望、越州別駕三統理平及發昭等、摠有六人、皆是舊日趨庭之生、各相視曰、恩之至也、道之榮也、丞相又曰、達者雖多、近得六人、與余相共、將勸七盃之酒、聲出響隨、情感自然、即各從行酒之役、以申獻祝之情、於戲、年不我與、雖惜鳳德之及秋、道在人、弘猶悅龍蹲之遭遇、乃記大槩、貽於將來、欲令後代王公之倫、以知今日師資之禮也、云爾、詩曰、吾師初滿七旬秋、滿腹経綸是九流、司馬晩年修史了、尚年殘暮念家休、松寒未有霜枝變、鶴老終無雪鬢愁、丞相顧恩循誨德、一朝



藤時平同賦二首

大藏善行作律詩二篇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武帝挙方正賢良

恩祝百齡酬、時平自稱門生、作兩絶句、其一曰、自從苦學聚流螢、稽古年深惟德馨、應似城南今日會、秋郊仰拜老人星、〔自去年秋老人星屢見、故云爾〕其二曰、鶴齡松操又華顛、保得天年即地仙、只合明王能養老、當時不許賦歸田、善行作律詩二篇、述情且謝左相之懇遇、其一曰、草木在秋縮地毛、人逢急景慶孤包、學成道藝才貧素、螢拂聲名價富豪、壽縱七旬寧作短、位纔五品尚為高、空遣客難偷仙菓、可向東方曼倩嘲、其二曰、秋氣客意兩蕭條、有限光陰過半消、騎竹遊童猶昨日、懸車退老忽今朝、扶身藜杖隨三徑、戀德台星

三善清行賀之詩

仰九霄、縱假數年棲舊谷、每春應聽鳥遷喬、是日三善清行亦遭左相招、而列此席、作詩曰、鳴桐半爐遇知音、七十還悲雪鬢侵、計老自栽松百尺、校高平對嶺千尋、紫芝未變南山想、丹露猶疑北闕心、暮齒豈忘疎傳志、應廉相府篤恩深、其餘大藏卿平惟範、大舍人頭惟良高尚、右中辨藤興範、治部大輔高階茂範、權左中辨藤菅根、前下野守藤春海、大内記小野美村、讚岐權介橘澄清、刑部大輔平有相、越前介三統理平、能登權介物部安興、正六位上大江千古、文章生紀淑光、學生笠夏蔭、大和少掾大藏是明〔善行子〕各有詩、



齊世親王剃髮入道

延喜二年

源希甍

御室号始於宇多上皇

紀長谷雄詩序

三品兵部卿齊世親王剃髮、改名真寂〔號圓城寺宮、真或作尊、因婦翁道真左遷、避流言之嫌也、扶桑略記曰、延喜三年二月、齊世親王於仁和寺出家云云、然宇多源氏譜曰、延喜元年十二月、因菅相左遷之事出家、今從之〕

壬戌二年正月、中納言從三位源希甍〔故大納言源弘六男也、年五十五〕法皇營一室於仁和寺〔俗曰御室〕命巨勢金岡畫於室中〔御室始于此〕○九月盡、設宴以惜殘菊、為題賦詩、紀長谷雄作序曰、秋之云暮、餘暉易斜、菊之孤芳殘色可惜、嗟乎潘郎寓直、雖緩愁惱之心、陶令閑居、難堪凋落之思、況復明王用心、自然合理、不出戶而知一天下之思、不下席而明四海內之心、故人皆送秋所

以賜送秋之宴人皆惜菊所以降惜菊之恩豈唯天意乎抑亦人望也臣本陪蓬萊之宮今落塵土之境古人餌菊花者白日昇天請試飡飽將驗先言云爾時平以下群臣陪坐奏絲竹

延喜三年

菅原道眞薨世稱百世之師範

菅公聯句

癸亥三年春二月丙申二十五日前右大臣菅原道眞薨於太宰府年五十九道眞在貶所三年于此以禁錮之身故行住坐臥不過一室鬱鬱送日都府樓在眼不能往登焉觀音寺在近不能往遊焉嘗裁一聯曰都府樓纔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人有對月一聯曰月光似鏡無明罪風氣加刀不剪愁對雪一



廿七甲子延喜四年當唐哀帝天祐元年

槐門三公也

歌女伊勢傳當時詞林之才女

聯曰雁足粘將疑繫帛烏頭點著憶歸家此等之詩傳聞者無不愍之其餘謫居之作不爲不多自輯錄之名曰菅家後集又有倭歌集道眞自幼有才名長而揚家聲其詩專倣元白之體又嘗温庭筠集曰意味優長也貞觀以來歷元慶仁和寬平至當今昇槐門爲五朝之鴻儒稱百世之師範儒家之盛至此而極矣其不幸謫居所以儒家之不振或曰忠平室菅相女故忠平密通書信於謫所○三月從五位上大學頭藤弘蔭卒眞夏曾孫家宗子也歷阿波相摸日向之外任以來家世業儒所謂日野儒流是也按弘蔭弘蔭弟曰蔭任伊勢守時產女因名之曰伊勢女時通藤仲平

脫屣謂避位也

延喜五年停小朝拜

贈答倭歌既而仕七條后温子法皇在祚時召之候御息所生皇子行明及脫屣在亭子院伊勢退而居桂里然猶出入院中伊勢以倭歌顯時人稱與躬恒貫之相上下焉且妙倭語嘗新調屛風使貫之躬恒等詠倭歌小野道風淨書之點撿之時闕一首乃勅使藏人藤伊衡馳就伊勢許速詠之道風扣筆侍焉伊勢承勅頓成伊衡奏之道風則書以補其闕天皇嘉之其後伊勢幸於敦慶親王生女曰中務亦詞林之才女也或曰伊勢晩爲石淸水別當妻

乙丑五年春正月朔詔停小朝拜歲初百官拜賀之朝拜唯殿上侍



紀貫之撰進古今和歌

法皇請返封戸上表

臣拜賀謂小朝拜至是勅時平停之以其限侍臣者似有私故也唯皇子拜禮聽焉御所預紀貫之撰進古今倭歌集二十卷且作倭字序獻之其詞俊逸議者以爲倭文之最也既而貫之使同族淑望長谷雄子以漢字改書之其詞曰藤顯昭古今序註曰延喜七年十三年詠歌入此集則延喜五年非奏覽此集也又引貫之集曰四月六日始撰古今倭歌於承香殿夜闌杜鵑啼梅樹應製作歌然則延喜五年四月奏詔先法序者皦然延喜紀畧曰延喜五年四月紀貫之撰進古今倭歌集一部二十卷與序文合藤定家亦謂此集中延喜五年以後之歌奏覽之後所追加也彼此併案以載于茲顯昭引藤敦光說曰此序淑望代貫之作實長谷雄筆也○秋七月法皇請返其封戸天皇不肯再三請返之其狀曰手詔再到不知所辭謦而又悶欲罷不能凡出家本意爲避塵機

南陜燕饗之樂歌即魚麗之章

若食公封何斷俗累始在揖讓之間事總排脫將撰一毛以益萬分丹棘如舊白榆數遷更有何意可致初懷彼清和故事與今不同雖云入不二之門而猶居上九之位奉充御封理實宜然至如小僧長拋尊號不知不識何與是從且季世之衰隨日而至民俗厚薄府庫盈虛豈與貞觀之代得同日而論乎夫幽棲之謀虛閑為業三衣一鉢之外受民貢而何為苔徑松扉之中領邑租而何納若秋山嵐寒則臨時可望御府之衣若曉爐煙絕則計日將乞公家之食帝王既在未敢謂食窮不喜南陜之志只為遂西方之念也願早收綸旨莫繫小僧虛舟之心紀長谷雄作之



延喜六年

丙寅六年春正月朔乙夘〇三月大上法皇幸大覺寺名大學生二十余人賦詩甲辰地大震〇四月朔癸未日食〇五月戊辰天皇始讀史記以式部大輔藤菅根為都講尚侍從一位藤原濟子薨六十九勅贈正一位

藤原濟子薨

貞辰親王薨年五十六太子有嫉喪名明法博士惟宗善經議其服善經獻勘文謂喪葬令曰七歲以下不着親服今太子僅五歲行有服哉既無服則行諸神事亦無妨也〇七月從三位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行春宮大夫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定國

貞辰親王薨清和帝子也

大納言藤原定國薨

藤原時平撰進延喜格

薨年四十世號泉大將是年藤時平撰進延喜格十二卷其序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又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乃知陰陽寒温天道所以成歲政令寛猛人君所以導民隨時立教或華或沿觀風制法世輕世重然則金科玉條不可用之於澆厚之俗草纓艾鞸不能施之於寒野之人若不違變通之道則何辨理亂之方者乎我朝家出混沌境同華胥無為之功未假號令不言之化空用章條於是朴往彫來步盡驟至前帝後王雖俱存一面之網重規疊矩不能廢三章之科故教而不誅制甲令於先誅而不怒張

混沌境天地未剖之時黄帝夢遊華胥国

漢高祖初入関約法三章泰民大悦



丙律於後近者弘仁格十卷貞觀格十二卷亦是聖主降其綸言賢臣施其筆削捜舊章於臺閣擇新制於詔命察此民情適彼俗化並納軌之弘典立經國之大規方今膺千年之期運承百王之澆醨時風加而茂草靡震雷動而蟄蟲驚將欲禁溢浪以隄防馭震駕以轡策流淳化於比屋之封返薄弊於大庭之俗而制格以來歷年漸之或數代中弛張屢變或一事之上抑揚遁殊或同本而異末或分源而會流斯則雖愜其時宜匪故相反而綜其事迹無所適從爰詔左大臣正二位兼行左近衛大將藤時平故從三

綜、謂總聚錯雜出也

摸、模範

位守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行春宮太夫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定國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春宮權太夫藤有穗參議正四位下行左兵衛督平惟範參議左大辨從四位上兼行讚岐守紀長谷雄從四位上行式部太輔兼行侍從春宮亮備中守藤菅根左京太夫從四位下藤興範從四位下行文章博士兼備中權守三善清行從四位下行民部太輔大藏善行正五位下守右中辨兼行勘解由次官藤道明從五位下行大内記兼周防權介三統理平外從五位下守大判事兼行明法博士備後權介惟宗善經正



六位下守右大史善道有行正六位上行兵部少錄弘世諸統等憲章前條綜錯此典起自貞觀十一年至于延喜七年其間詔勅官符捜抄撰集除其滋章刪其煩雜若祖述先格事有增損者撿而無遺若改張恒規理無補益者廢而不採以官分隸以類相從皆依舊目無加新意亦其條貫糅錯難為區分者准之雜令便號新格勒為十卷曰延喜格又有理非大典政出權時雖不足為龍鼎之銘而猶可恨雞肋之弃此類別為延喜臨時格二卷合為十有二卷依歲紀而取象法星次而令篇率由前摸不敢殊製臣等

後漢朱浮與彭寵書曰遼東有豕云々喩凡事無功也

藤敏行卒能歌善書

延喜七年藤有穗薨

延喜八年藤国經薨源貞恒薨

延喜九年藤時平薨

時平驕奢逢震怒

專存温故之意頗立改弊之文新舊分條縱有吹萬之響先後同法庶成畫一之和但沖旨既邈愚管難覃拾唾同周鼠之璞懷慙類遼豕之獻從四位上右兵衛督藤敏行卒富士麻呂男歷仕貞觀以來五朝能倭歌且有能書之名多寫佛經且其墨痕傳于勸海高雄山鐘銘橘廣相詞菅是善銘敏行書世以為三絶

丁卯七年冬十二月從三位中納言兼民部卿春宮太夫藤有穗薨年七十

戊辰八年夏六月大納言正三位藤國經薨年八十一○



秋八月正三位大納言兼民部卿源貞恒薨年五十三、元名貞誕、仁和天皇第十皇子也

己巳九年夏四月正二位左大臣兼左大將藤時平薨年三十九世稱本院大臣詔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時平生世權之家性好驕奢一日麗服上殿天皇窺見之名職事傳言責之曰凡政貴儉朴卿執國政驕奢如此何能禁天下之驕乎職事畏時平而猶豫不肯言之然以詔命之重遂告之時平恐伏言屈乃就其第捲去麗飾閉門一月罷朝謝客於是霆威漸弛待之如故時平當國一餘年道真左遷之後獨專初時

右流左死

平惟範薨

僧正聖寶寂

平與菅公相善、為左右大臣、既而菅公配流、至此時
平薨、時人憫之、曰右流左死、遂為世諺、世傳藤原時
平因菅相之祟、為清涼殿雷火被却而薨、然考日本
紀畧、則清涼殿雷火在延長八年、距此二十一年、其
妄誕不待辯而明矣　此月右大臣源光兼左近大將、中納言平
惟範兼右近大將。○秋九月、中納言從三位兼右近
衛大將平惟範薨、年五十五、故大納言高棟三男也　此月藤忠平任
權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僧正聖寶寂、寶大和國人、父曰葛聲王、
出自天智帝、云寶師真雅、受密法、法皇在祚時、與益
信共任法務、信為正、寶為權、空海門派分為二、其稱
廣澤者以益信為宗、稱小野者以寶為宗、寶好修練、
經歷名山靈地、金峰之嶮徑、役小角之後、榛塞無行
路、寶侵葛蘰而踏闢、自是苦行者相繼不絕、凡台
修驗者以小角為祖、密徒修驗者寶為祖、世俗謂修
驗者不限台密共稱山伏



延喜十一年

菅淳茂詩序

辛未十一年、閏月十五夜、法皇名文人於亭子院、以
月影滿秋池為題賦詩、菅淳茂作序曰、洛陽城內有
一離宮、竹樹泉石如仙洞、爾蓋世之所謂亭子院焉、
太上法皇雖入三密之道、出萬乘之家、猶未捨此地、
風流以助彼岸寂靜、故令高颸半暮之秋、漢月正圓
之夕、阿耨池淨摩尼光浮、懸鸞鏡於波心、似揚州之
鑄出、浸氷綃於潭面、如泉室之織成、況珠露萬點、倚
荷葉而助桂花、玉沙數重、穿魚衣而宿蟾影、水月相
應、空觀自生、心目之不離煩慮、即滅宜哉、我后偏命
斯遊、既而其屬事者千萬種、其應製者八九人、俗物

菅淳茂有詩法皇歎賞曰神也妙也

紀長谷雄記亭子院召飲事

去而無來、囂塵絕而不起、詠歌一曲、奏水閣之秋聲、
盃酌數行、促華池之夜宴、嗟呼天氣爽也、地形勝也、
物色幽也、人心巧也、筆不毛舉、聊記口談云爾、詩曰、
碧浪金波三五初、秋風計會似空虛、自疑荷葉凝霜
早、人道蘆花過雨餘、岸白還迷松上鶴、潭融可算藻
中魚、瑤池便是尋常號、此夜清明玉不如、法皇讀之
歎賞曰、序云詩云、神也妙也、恨使先公不在此也　先公指菅相
　法皇召侍臣於亭子院、賜酒、命中納言紀長谷
雄記其事曰、延喜十一年夏六月十五日、太上法皇
開水閣、排風亭、別喚大戶、賜以醇酒、蓋禪觀之暇、法



慮之餘、遣避暑之情、助送閑趣也、然應其選者、唯參
議藤仲平、兵部大輔源嗣、右近衛少將藤兼茂、藤俊
蔭、出羽守藤經邦、兵部少將良峰遠視、右兵衛佐藤
伊衡、散位平希世等八人而已、並皆當時無雙、名號
甚高、雖飲酒及石、如以水沃沙者也、爰有勅命、限二
十盃、盃內點墨、定其痕際、不增不減、深淺平均、遞各
稱雄、任口而飲、及六七巡、滿坐酩酊、不導寒溫、不知
東西、數稱見風起居不靜、其尤甚者、希世偃臥門外、
次極者仲平、嘔吐殿上、其餘我而非我、泥之又泥也、
或魂銷心迷、尸居不驚、或舌結語戾、鳥囀難弁、如經

抗謂高下相敵也
修羊公華山仙人
延喜十二年紀長谷雄逝
長谷雄詩序

邦者始未快飲意氣揚揚終事反瀉窮聲喧喧幾不
亂者伊衡一人殊有抽賞賜一駿馬事止十盃不更
復酌于時光景漸暮笙歌數奏各々纏頭倒戴而歸
有一病臣不飲獨醒具見行事走筆記之嗟呼始聞
其名皆謂伯倫再生猶難相抗至見其實即雖病老
半死庶幾可及古之所謂羊公鶴者諸君之喩歟
壬申十二年春三月中納言從三位紀長谷雄逝時年
六十八彈正忠從五位下貞範子也長谷雄一名發昭字寛其母嘗禱于長谷寺而生因名焉長谷
雄嘗自編輯其延喜以後詩而作之序曰予十有五
始志學十八頗知屬文時無授助未遇提奬先師都



長谷雄聯句
過過誉也

太夫良香爲當時秀才予雖列門徒未及知名一日北
堂諸生群飲同賦幽人釣春水詩先師獨推予詩曰
綴韻之間甚得風骨依此一言漸增聲價其後信讒
遂被疎遠論醫積年研精已倦貞觀之末纔登進士
之科故菅丞相在儒官之日復黨同門未有相許適
見予大極殿宴集詩曰不意伊人詞藻至此自後屬
意數相唱和及予出仕丞相執政每有文會必先示
草予昔侍內宴賦草木共逢春詩曰庭增氣色晴沙
緑林變容光宿雪紅丞相常吟賞以爲口實乘醉執
予手曰元白再生何以加焉予雖知過實猶感一顧

田太夫即嶋田忠臣
菅丞相哭内史野太夫詩

故伊州別駕田太夫達音爲當世之詩匠會爲美州別
駕秩滿歸洛見予詩草語人曰吾始不許紀秀才文
自我不見四五年來體製非昔可謂日新寛平年中
田太夫臥病遂亡故越州別駕高太夫相如以文見知
與予相善遂定交於筆硯之間遇其無命託以一子
至昌泰來菅丞相左遷知文之士當時無遺適內史
野太夫美村雖云詞興不幽然而早成稍過予深嘉之
延喜二年忽化異物丞相在遷所逝哭內史兼歎文
章已絕其詩曰紀相公獨煩劇務自餘時輩盡鴻儒
後無幾何丞相亦薨在朝諸臣咸列王何之輩不習



王何王勃何遜潘謝潘岳謝安
下野国盗起遣藤利仁討之
延喜十三年左大將源光薨

潘謝之流取捨不同是非各異彼豈爲愛憎而然乎
誠不知文趣也司馬遷有言誰爲爲之誰令聽之予
延喜以後不好摛藻獨吟獨作不肯視人云云下野
國群盜大起濫掠諸國絕關東調貢之路詔遣上總
國司鎮守府將軍藤利仁魚名六世之孫時長子討之時偶大
雪利仁擊其不意大破之斬首万級群盜悉平利仁智勇兼備輕捷絕倫超海如島時人以爲神矣少時往越前國敦賀來往京師而出鎮東國其子孫齋藤氏加藤氏進藤氏富樫氏林氏等漫衍北國世以武名顯
癸酉十三年三月右大臣正二位兼左大將源光薨
年六十九世稱西三條右大臣詔贈正一位且賜絹

源光止妖言

橘寬蓮賜金枕

布以為喪料、（或曰、源光馳獵陷於泥中而沒、）傳稱光在職時、洛人訛言五條道祖神社佛現在柿樹上放光、往拜者如堵、光聞而怪之曰、是必妖也、我自往決其眞僞、乃束帶乘車而往、觀之衆皆暫避而又集、光披車簾倚榻仰見之、人皆喧唱曰、佛現、又曰、放光、又曰、花降、光神色自若、少焉有物落樹下、前驅者趨見之、則老鵄也、乃殺之、由是妖言止矣、人皆感其度量、（或以此為藤師輔故事、未知孰是。）

此月、藤忠平轉任左近衞將、中納言藤道明兼任右近大將、橘寬蓮奉勅作碁式獻之、天皇暇日好圍碁、寬蓮召候御前、其賭或金枕、或銀笙、寬蓮得之、以





三善清行詰眼文

五十曰艾、王制六十杖於鄉

為家珍、既而以金枕為造寺料、臨沒藏銀笙於棺、（一說曰、寬蓮得金枕而出、天皇戲使侍臣追奪之、如此者數矣、蓮假作木枕、以金薄飾之、懷之而朝、圍碁又勝、取金枕而出、侍臣追之、蓮抛木枕於井中、侍臣不覺之、以為彼憤而棄金枕、而不追之、蓮遂得取金枕而歸家、）是年冬、式部權太輔三善清行患眼、作詰眼文、其文曰、有心神詰眼神曰、夫心者身之主也、眼者心之佐也、王事靡盬、佐職宜勤、而卿疎慵多、眊闇蔽無光、如膏燈之隔紗、似塵埃之黷鏡、年未艾、服不能見小字之書、齡未杖鄉、殆無辨大陽之耀、豈卿之惰嬾厭此公勤乎、將孤之愚庸不足輔弼乎、孤雖嚚頑、嘗窺典籍、伊尹求君於堯舜、陶唐樂得臣於夔龍、蕭相暫

懸車、謂致仕

行藏、猶進退也

辭、漢皇失手臂之便、孔明盡節、蜀王成魚水之功、大猶有此、小亦宜然、矧乎孤齡及貳膳、卿老迫懸車、昔與卿同胞而生、育今與卿合體而行、藏相共周旋、漸六十餘歲、同欲歸老、近二三許年、義雖君臣、思猶兄弟、誠宜競餘日而盡精、何更矯衰暮而曠職、夫以孤所業者文也、文所資者眼也、非文何達、非眼孰憑、然則令孤懷積薪之歎者、豈非卿之不明乎、令孤含轉蓬之悲者、皆是卿之不忠也、所詰如此、其説焉在、於是眼神聽命、涙下數行、卽頓首謝曰、吁、何君言之過也、昔者君始弱冠、深相約勵、語臣曰、吾有志研精、亦





青紫、貴服、謂得官職也

緗縹、猶書卷也

思干祿、願假汝耀、用汝明、深究縹緗之幽、終期青雲之上、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古語曰、明經取青紫、如俯拾地芥、斯言吾所服膺也、汝其從我乎、臣隨其緗縹、執其勤役、既忘窺園、無見流麥、度三冬而不暫休、終十舍以未假寐、封燭照帙、忘烟炎之熏眸、堆雪讀書、忍氷凍之凝睫、內積飢險、則精氣自銷、外犯寒飈、則光明易謝、然而臣猶守其久要、勤其勞來、自謂暫勞永逸、先屈後伸、若身致富貴、則酣好之觀自築、若財得歡娛、則曚瞽之患必愈、而君性懷敦厖、志非功宦、進不能趨卿相之館、衒其才名、退

揚雄草創大玄、泊如自守、有人嘲之、以玄之尚白。武帝時杜伯山大為郊祀制被允

不能媚奥竈之人、求其推薦、徒居白屋之中、守素王之餘業、嘗以簞瓢之食、翫以糟粕之文、而今君既朽邁、臣亦困窮、空廢南畝之勤、永流北門之詠、楊子雲之玄草、遂招客嘲、杜伯山之古久、不合時務、於是觸物發感、見樂爲哀、庾樓夜月、君翫之而添愁、殆薄暮之悲風乎、河陽春花、臣觀之而增歎、殆窮秋之落葉乎、憂火常熱、則君方才成灰、悲泣雙流、則臣之兩瞳永溺、君之圖身拙焉、臣之隨謬愚矣、猶只強荒耆之性、希四科之相兼、責朦昧之明、求五行之雙照、縱令能爲而無益、況乎雖企而不及者乎、亦夫輔佐非一、

本朝通鑑　卷之二十五　醍醐　廿五　何不成舍藏

庾尹指手足耳齒也

延喜十四年三善清行意見封事十二條

司存區分、官須其用、務適其才、而今自臨君老、莫不尸居、手振而不能持、足痿而不能步、耳聾而不能聽、齒蠹而不能飡、庾尹皆不堪其任、何獨臣一人之咎乎、君其念之云云、

甲戌十四年夏四月、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意見封事十二條、曰、臣言、伏讀二月十五日詔、遍令公卿大夫方伯牧宰進讜議盡讜謀、改百王之澆醨、拯萬民之塗炭、陶唐之置諫鼓、隆周之制官箴、德政之美不能過之、臣具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伏案舊記、我朝家神明傳統、天險開疆、土壤膏腴、人民庶富、故東平

説外蕃歸化之所以

范史、前漢書

肅愼、北降高麗、西虜新羅、南臣吳會三韓、入朝百濟内屬、大唐使驛於馬、納賝天竺沙門爲之歸化、其所以爾者何也、國俗敦厖、民風忠厚、輕賦稅之科、疎徵發之役、上垂仁而牧下、下盡誠以戴上、一國之政猶如一身之治、故范史謂之君子之國、唐帝推其倭皇之尊、自後風化漸薄、法令滋彰、賦歛年增、徭役代倍、戶口月減、田畝日荒、既而欽明天皇之代、佛法初傳、本朝推古天皇以後、此教盛行、上自群公卿士、下至諸國黎民、無建寺塔者、不列人數、故傾盡資産、興造浮圖、競捨田園、以爲佛地、多買良人、以爲寺奴、降及

本朝通鑑　卷之二十五　醍醐　廿六　何不成舍藏

説所以世之衰弊、諸國造寺

天平彌以尊重、遂傾田園、多建大寺、其堂宇之崇、佛像之大、工巧之妙、莊嚴之奇、有如鬼神之製、似非人力之爲、又令七道諸國建國分二寺、造作之費各用其國正稅、於是天下之費十分而五、至于桓武天皇遷都長岡、製作既畢、更營上都、再造大極殿、新搆豐樂院、又其宮殿樓閣、百官曹廳、親王公主之第宅、后妃嬪御之宮館、皆究土木之巧、盡賦調庸之用、於是天下之費五分而三、仁明天皇即位、尤好奢靡、彫琢刻鏤、錦繡綺組、傷農事害女巧者、朝製夕改、日變月悛、後房内寢之飾、飲宴儲、麗靡煥爛、冠絶古今、府帑

備中下道
邇磨鄕

由是空虛賦斂為之滋起於是天下之費二分而一
貞觀年中應天門及大極殿頻有災燼依太政大臣
昭宣公匪躬之誠且贍之力庶民子來萬邦麑至修
復此宇朞年而成然而天下費亦失一分之半然則
當今之時曾非往世十分之一也臣寬平五年任備
中介彼國下道郡曰邇磨鄕爰見彼國風土記皇極
天皇六年大唐將軍蘇定萬率新羅軍伐百濟百濟
遣使救天皇行幸筑紫將出救兵時天智天皇為皇
太子攝政從行路宿下道郡見一鄕戶邑甚盛天皇
下詔試徵此鄕軍士即得勝兵二萬人天皇大悅名



此邑曰二萬鄕後改曰邇磨其後天皇崩於筑紫行
宮終不遣此軍然則二萬兵士彌可蕃息而天平神
護年中右大臣吉備朝臣以大臣兼本郡大領試計
此鄕戶口纔有課丁千九百餘人貞觀初故民部卿
藤保則為彼國介時見舊記此鄕有二萬兵士之文
計大帳之次閱其課丁有七十餘人其到任又閱此
鄕戶口有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延喜十一
年彼國介藤公利任滿歸都清行問邇磨鄕戶口當
今幾何公利答曰無有一人謹計年記自皇極天皇
六年庚申至延喜十一年統二百五十年衰弊之速

綸綍王言
如綸其出
如綍

管中見豹
井底望天
皆謂所見
狹而不能
得全也
封事一說
宜慎祭祀

亦既如此以一鄕而推之天下虛耗指掌可知方今
陛下兼十年之期運照萬古之興衰降惻隱於兆庶
施惠愛於四方衮衣肝食夜念朝行遍頒綸綍廣訪
蒭蕘昔者虞舜之居三年成都仲尼之政朞月自理
然則民之繁滋不待五代之後國之興復應期涉日
之間不任抃躍敢陳狂愚猶如管中見豹纔知一斑
井底望天不過數尺謹錄如左伏待天裁其一曰國
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無民何據無食何資然則安
民之道足食之要唯在水旱無沴年穀有登也故朝
家每年於神祇官立祈年月次之祭嚴加齋肅遍禱



神祇乞其豐熟致其報賽其儀公卿率辨官及百官
參神祇官神祇官每社設幣帛一裹清酒一甕鐵鉾
一伏陳列棚上又社或有奉馬者左右馬寮牽列神
馬神祇官讀祭文畢以其祭物頒諸社祝部奉本社
祝部須潔齋捧拜各以奉進而皆於上卿前即以幣
絹插着懷中拔棄鉾柄唯取其鉾傾其甕酒一擧飲
盡曾無一人全持出神祇官之門者況其神馬市人
於郁芳門外皆買取而去然則所祭之神豈有歆饗
乎若不歆饗何求豐穰伏望申勅諸國差史生以上
一人率祝部令受取此祭物致納本社以存如在之

妖咎謂災沴也

禮又朝家每年修吉祥會仁王會遍爲百姓祈禱豐年消伏疾疫由是人天慶賴兆庶歡娛然猶所以水旱不休災沴屢發者何也僧徒修之者多非其人也臣竊中華之史籍閱本朝之文記凡厥禪徒未必皆修學俱備禪智兼高者也然而或固守律義至死不犯或偏行菩薩忘身利他故帝皇之誠依禪僧而易感禪僧之念與如來而必通而今上自僧綱下至諸寺次第諸僧及法用小僧沙彌等持戒者少違律者多如此則王尊豈可感應乎感應之未非敢所望妖咎之至還亦可懼伏望衆僧有濫行之聞者一切不



其二說宣崇儉禁奢

預諸用又諸國司等公務怱忙事多不遑故國中法務皆委附講讀師而講讀師多非持律之人又或有贖勞之輩況其國分僧廿人皆是無慚之徒也蓄妻子營室家力耕田行商賈而今國司依例令致祈念望其感應譬猶緣木求魚向竈採花也重望諸國講讀師雖成階業非精進練行者不得擬補又國分僧若有濫穢而講讀師不糺之則解却講讀師如此則聖主之所感速影響公田之税畜如京坻十旬之雨隨節千霜之詠滿衢其二曰先世明主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盈服澣濯之衣嘗疏糲之食是皆往古之

澆風民樸散俗薄也

子貢乘大馬訪原憲憲華冠杖藜而応門

所稱美明時之所規摸也而今澆風漸扇王化不行百官庶僚嬪御媵妾及權貴子弟京洛浮食之輩衣服飲食之奢賓客饗宴之費日以侈靡無知紀極今略舉一端指陳事實臣伏見貞觀元慶之代親王公卿皆以鈍紫生絹爲夏汗衫曝絁爲表袴東絁爲襪染絁爲履裏而今諸司史生皆以白縑爲汗衫白絹爲表袴白綾爲襪兔褐爲履裏其婦女則下至侍婢裳非齊紈不服衣非越綾不裁染紅袖者費其萬錢之價擣練衣者裂於一砧之間自餘奢靡不能具陳昔者季路縕袍不恥狐貉之麁服原憲藜戶猶蔵馳



蓋之榮暉是賢哲之高規非庸人之克念故見其猎差則競相放效觀其儉約則遞以嘲嗤富者誇其遑志貧者恥其不及於是製一領之衣被終身之產設一朝之饌盡數年之資田畝爲之荒蕪盜賊於是滋起如此不禁恐損聖化伏望隨人品定衣服之製命撿非違使張格式也又王臣以下至于庶人追福之制節終之資隨其階品皆立式法而比年諸喪家其七七日之講筵周關之法會競傾家產盛設齋供一机之饌堆過方丈一僧之儲費累千金或乞貸他家或作賣居宅孝子遂爲逃債之逋人幼孤自成流亡

脩齊、修身齊家也

其如此者、指上文奢侈之弊

之餓殍。夫以蒙顧復撫育之愛者、誰無追遠報恩之志焉。然而修此功德、宜有程章。豈可必待子孫之破産、以期父祖之得果乎。況此修齊之家、更設于客之饗獻、酬交錯、宛如飲宴。初有匍匐之悲、俄成酣醉之興。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豈其如此乎。但郊畿之内、道場非一。故撿非違使不違禁止、伏望申勅公卿大夫百官諸牧、各愼此僭濫、令天下庶民知其節制。又維摩最勝堅義僧等、皆貧道修學之輩也。一鉢之外、亦無他資。而比年令之盛、儲僧綱並聽衆之齋供、非他資。而比年令之有酒如淮、已乖佛律、亦





其三、說宜班公分田收調庸擧正稅

害聖化。伏望申誡僧綱、早立此禁。伏以上不率正、下自差忒。若卿相守法、僧綱隨制、則源澄而流自清、表正而影必直。其三曰、諸國大帳所載百姓大半是無身者也。然國司偏隨計帳、充給口分田、即班給正税、徴納調庸。於是有其身者、纔耕其田、頻進租調、無其身者、戸口一人私沽其田、曾不自耕、至于租税調庸、遂無輸納之心。謹撿公家所以班公分田者、爲收調庸、擧正税也。而今已奸其田、修闕厥貢、收牢空懐、無用之田籍、豪富彌收、并兼之地、利非唯公損之深、亦成吏治之妨。今須令諸國閲實見口、班給其口分田、

其四、說宜治國之道賢能爲源、得賢之方學校爲本

其遺田、則國司收爲公田、仕以沽却。若納地子、以充無身之民、調庸租税也。猶所遺之稻、委納不動。令略計其應輸之數、三倍於百姓所進之調庸、爲公有利、爲民無煩。此皆國宰專行、應無殊妨。然而事乖舊例、恐有民愁。伏望申勅諸國、試令施行。其四曰、治國之道、賢能爲源。得賢之方、學校爲本。是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教德義、習經藝、而叙彝倫。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律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伏見古記、朝家之立大學也、始於天寶年中。至于天平之代、右大臣吉備朝臣、恢弘道藝、親自傳授。即令學





勸學田

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筭術、音韻、籀篆等六道。其後代代下勅、給罪人伴家持越前國加賀郡沒官田一百餘町、山城國久世郡公田三十餘町、河内國茨田、澁川兩郡田五十五町、以充生徒食料、號曰勸學田。亦毎日給大炊寮百度飯一石五斗、以補照讀之疲也。又有勅、令常陸國毎年擧稻九万四千束、以其利稻充寮中雜用料。又擧丹後國稻八百束、以其利稻充學生口味料。而年代漸漸、事皆睽違。承和年中、伴善男訴家持無罪、返給加賀郡勸學田。又有勅、分山城國久世郡田三十町、爲四分、其三分給典藥

語云、鑽之彌堅、仰之彌高、謂勤學也

悍、慓悍猂勇也、格牴牾也

毛遂對平原君曰、使遂得處囊中、乃頴脱而出

左右馬三寮、就留其一、令充學生料、又河内國兩郡、治田、頻遭洪水、皆成大河、又常陸丹後兩國之稻、依度度交替、本稻皆失、無有利稻、當今所遺者、唯大炊寮飯料六斗、山城國久世郡遺田七町而已、以此小儲、充數百生徒、雖作薄粥、猶亦不周、然而學生等成立之望、猶深、飢寒之苦自忘、各勤鑽仰、共住學館、於是性有利鈍、才異愚智、或有悍格而難用者、或有頴脱而出囊者、通計論之、中才以上、曾無十之三四也、由是有才者、已超擢擧用、不才者、衰老空歸、就中舊郷凋落、無所歸託者、頭戴白雪之堆、飢臥壁水之涘、

迍邅、難行不進兒、坎壈、不得志兒

陵遲、丘陵崩而為夷地也、謂廢弃也

於是後進者、偏見此輩成群、即以為大學寮是迍邅坎壈之府、窮困凍餒之郷、遂至父母相誡、勿令子孫歯學館者也、由是南北講堂、草深一丈、東西曹局、闃而無人、於是博士等每至貢擧之時、唯以歴名薦士、曾不問才之高下、人之勞逸、請託由是聞起、濫次為之繁、至潤權門之餘唾者、生羽翼而入青雲、蹈闕里之遺蹤者、詠子衿而辭黌舍、如此陵遲、無由興復、先王庠序、遂成丘墟、臣伏以、萃人之道、以食為本、望請、以常陸丹後兩國出擧本頴九萬四千八百束之利稻二萬八千四百三十束之代、充給學生等食、且以



其五、就宜擇定五節舞妓

罪人伴善男所返給加賀郡田、及給穀倉院、充造道橋料、依舊為勸學田、又或云、學生不住寮家者、不得薦擧、比年雖有此式、不能施行、者依學生之無食也、今須嚴勅博士及寮頭等、諸道學生、雖有才藝、不直寮家者、不得貢擧、如此、則佻兮之徒、歸我國曹、皇矣之士、列彼周行、其五曰、五節舞妓、大嘗會時、五人皆預叙位、其後年年新嘗會、不預叙位、由是至于大嘗會之時、權貴之家、競進其女、以充此妓、尋常之年、人皆辭遁、屢闕神事、爰有新制、令諸公卿及女御輪轉進之、其費甚多、不能堪任、伏按故實、弘仁承和二代

其六、就宜刑獄明察

尤好内寵、故遍令諸家擇進此妓、即以為選納之便也、諸家僥倖不顧、靡費盡財、破産競以貢進、古今聖朝修其帷薄、立其防閑、此等妓女舞了歸家、無預燕寢、然則此妓數人、遂有何用、重案舊記、昔者神女來舞、未必有定數、四五人、伏望擇定良家女子未嫁者二人、為五節妓、其時服月料、稍令饒給、節日服飾、亦賜公物、若負節不嫁、經十箇年、則以預女叙位、聽令出嫁、若有願留侍者、預之於藏人之列、即擇置其替人、亦如前年、其六曰、案職員令、大判事二人、中判事二人、少判事二人、皆掌決斷人罪也、然而近古以來、

讞議獄也

大判事一員常用律學之人其外五人未必任明法之輩焉寛平四年有詔省大判事一人中判事一人小判事一人唯置大小判事各一人然猶大判事猶用法家小判事亦非其人今案此詔古竊有疑惑何者聖王之政刑法爲大昔皐陶以大賢爲理官帝舜猶誡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光武以明察詳刑獄桓譚奏曰法吏愛憎刑開二門然則疑獄之斷古今所難而今總萬民之死生繫之一人之唇吻括五刑之輕重決之獨見之讞書已乖閲實之理恐貽濫罰之科近安藝守高橋良成有罪大判事惟宗善經處之

其七謂宜下公卿百官之賜祿由舊章

遠流奏十己畢官符亦下黨依刑部大録粟田豊門之駁議良成之身幸蒙赦免朽骨再肉遊魂更歸然則法律出入難可取信天下喁喁莫不危懼伏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道法律者任之使之但議詳定程章各竭其意然後奏聞如此則怨獄永絶罪人自甘不待扶南之鰐魚豈用竟時之獬家其七曰謹案式條二月八日詔大藏省賜祿百官而比年依官庫之乏不得遍賜唯公卿及出納諸司每年充之自餘庶官無卒歳之料伏以上下分階故祿之多少各異閑忙殊務故物之精麁不同至于頒賜宜無差別



鳲鳩亦名戴勝今布穀也其養子均平如一也

其八謂宜政從寛恕無拘文法也

豈可倶勤上事別置偏煦之官同列周行或比踝國之俗乎伏望公卿百官之賜一由舊章無百偏頗如此則鳲鳩在桑均哺養於七子簞醪投流期酣醉於三軍其八曰牧宰分萬乘之憂受一方之寄守六條之紀綱爲兆民之領袖者也故漢宣帝曰與朕共理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必須擇用其才尊崇其職重官位而厭民心捨小瑕而責大成然而比年任用之吏或結私怨以誣告官長所部之民或矯公事以愁訴國宰或陳犯用官物之狀或訴政理違法之由此等條類千緒萬端於是朝家收其告狀發遣使人使人

判國末問事之虛實不辨理之是非偏依使式毎事准擬領其印鑰嚴其禁錮即以官長之貴與小吏賤民比肩連口受其推鞫若辭對之間纖芥有違則立加縲紲使塡宇栓若雖告訴之旨事皆不實而或權己廢政令不行由是隣境百姓轉相見聞各輕侮其官長不肯服從其政教傷化之源無甚於此況理劇之任庶務多端曉夕黽勉猶有不遑而今朝使推問之間被停釐務多歷旬月空廢治政縱雖免賊吏之名而猶成任中之怠秩滿之日遂拘解由如此則多致公損從滅良吏助此詐人報彼私怨也前年阿波

澆季謂民俗散朴也

守橘列樹肅清所部底愼厥貢勤王之誠當時第一必須殊加奬擢以勵循良而依小民之誣告降朝使之廉問雖事皆虛詐告人逃亡而列樹之身亦爲廢人如此則知恥之士誰其爲吏乎方今時代澆季公事難濟故國宰之治不能事事拘牽正法或有枉尺而直尋者或有失始而全終者昔者龔遂爲渤海守奏曰請勅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令得便宜從事又本朝格云國宰及經制宜動不爲已者將從寬恕無拘文法伏望此等告言訴訟除謀反大逆之外一切停止朝使專附新司若實有犯過者具載之於



解由狀勘判之後即下刑官論其罪科或難曰凡厥貪吏之盜官物宜速加糺察也若待其任終恐倉庫無餘荅曰令假令百人告申吏盜贓爰太政官即馳輕騎晝夜兼行禁遏其奸事若可爾而令詐人告狀歷三審之程待奏下之時擇定使人量試行程事自彌留度歷年紀其間若有心盜犯者豈遑遺一粒乎然則與彼附後司有何分別況此牧宰等身出帝簡志報朝恩非唯求立績於明時亦皆念垂名於後代者也故比年陷此罪者皆爲公謀功未成之間義被告言而已未曾有自犯之人焉靜尋其意誠是無罪

其九說宜立諸国課丁定數

也伏望暫褰天旒照其可否其九曰謹撿三宮舍人諸親王帳内及諸大夫命婦之資人諸司勘籍人諸衞府舍人式兵二省載年符者一年之内稍及三千人臣略計本朝課丁除畿内陸奥出羽及太宰九國之外不滿三十萬人其中大半是無身之人也然則見課丁纔十餘萬人令十餘萬人中每年除三千人之課役傍簿論之未盈四十年天下之人皆可爲不課之民然則國宰令何人進調庸乎由是國宰奉行之蠲符即除富豪見丁之課役更以無實課丁括出計帳故例進調庸自然無可徵之門然則調庸難備



曾非國宰之怠也都是蠲符猥濫之所致也而令依此怠遂爲未得解由豈不悲乎或難曰三宮舍人帳内位分資人等古來所充給也然而累代蠲符無有此妨今至當時何出異論荅曰凡諸勘籍人等符損符益符通計可載蠲符具在式條而今比年所下蠲符之損百人之中無符益一人又近古諸家一得資人但復改補而比年補資人之後即遷轉三宮及諸司内考重復改請於是三省史生書生等因緣爲奸或不觸本主不依國解僞稱勘籍獨載年符其尤甚者本主不依國解省底已盈其數如此奸濫日以加

半印勘合謂剖符之文書也

其十說宜諸國檢非違使明習法律兼詳決斷

倍公損之甚無過於此伏望此勘籍人隨國大小每年立其定數大國一年十人上國七人中國五人小國二人以載續符此外不得加增一人又舊例近江國一年免百人丹波國免五十人兩國凋殘職此之由今須因准此例近江國減定十人丹波國減定七人又勘籍解文必載二通其一通留之官底其一通加外題下式部省省進年符之日與官底解文勘合然後請印又續符所載有符損多而符益少者則返之不得請印但京戸畿內不拘此制冀調庸易納牧宰無煩其十曰諸國檢非違使掌糺境內之姦濫禁



民間之凶邪然則國宰之爪牙兆庶之銜策也必須明習法律兼詳決斷而今任此職者皆是當國百姓納贖勞料者也徒費公俸不堪差役空帶其名曾非其器亦猶如畫餅不可食木吏不能言也伏望監誡明法學生充任此職一如明經國學之試國中追補及斷罪一向委此檢非違使猶如京下有判事及檢非違使也又緣遏諸國各置弩師者爲防寇賊之來犯也臣伏見本朝成器強弩爲神其爲用也短於逐擊長於守禦古語相傳曰此器神功皇后所製作也故大唐雖有弩名曾不如此器之勁利也臣伏以陸

其十一說宜禁惡僧徒宿衛之濫惡

奥出羽兩國動有蝦夷之亂太宰管內九國常有新羅之警自餘北陸山陰南海三道濱海之國亦皆可備隣寇者也然而今之弩師唯論價直之高下不問才技之長短故所充任者未知軍器之有弩況曉機弦之所用乎縱令天下太平四方無虞猶宜安不忘危日愼一日況萬一若有隣寇挑死者則空懷此器耳孰人施用乎伏望令六衛府宿衛等練習弩射之術試其才技隨其功勞充任此職然則人才適名城戍易守其十一曰伏見延喜元年官符已禁權貴之規錮山川勢家之侵奪田地芟州郡之枳棘除兆庶



禿首謂剃髮者屠兒殺牛羊者

之蠧賊吏治易施民居得安但猶凶暴邪惡者惡僧與宿衛也伏以諸寺年分及臨時得度者一年之內或及二三百人也就中半分以上皆是邪濫之輩也又諸國百姓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猥著法服如此之輩積年漸多天下人民三分之二皆是禿首者也是皆家蓄妻子口啖腥膻形似沙門心如屠兒況其尤甚者聚爲群盜竊鑄錢貨不畏天刑不顧佛律若國司依法勘糺則霧合雲集競爲暴逆前年攻圍安藝守藤時善刧略紀伊守橘公廉者皆是濫惡之僧爲其魁帥也登時使官符遲發朝使緩行時善公

鉗在頸、鈦在足、以鐵爲杻械也

其十二說、宜修諸湊、便舡海、救人死

廉皆爲魚肉也、若無禁懲之制、恕乎防衞之方、伏望諸僧徒有凶濫者、則急追捕之、令返進度縁戒牒、即着俗服、返附本役、又私度沙彌爲其凶黨者、即著鉗鈦、駈役其身、又六衞府舍人、皆須每月結番、曉夕警備、當番陪侍兵欄、他番休寧京洛、若有危急、則又須當番他番倶勤防衞、而今此舍人等皆散落諸國、或在十里郵驛之外、百日行程之境、豈得門籍編名宿衞令番乎、此皆部内強豪民間凶暴者也、國司依法勘糺其事、則馳奔入洛、即納錢貨、買爲宿衞、或帥徒黨、劫國府、或奮老舉、凌辱官長、凡厥蠧害非唯疥



癬、夫選置衞卒者、爲備警急也、而今遠在甸服、不居京畿、縦令皇都無虞、則此輩何用、若有急者奔赴無及、然則徒爲諸國之豺狼、曽非六軍之貔虎、望請諸衞府舍人充補之後、不得歸住本國、若有寧歸者、則各限暇日、取本府牒、附送國衙、不得限外留連、若猶有懈緩不還者、國宰且解其職、且録事狀、牒送本府、如此、則猿臂比肩於門欄、狗吠休警於州壤、其十二曰、山陽西海南海、三道舟舩海行之程、自檉生泊至韓泊、自韓泊至魚住泊、自魚住泊至大輪田泊、自大輪田泊至河尻、各一日行、此皆僧行基計程所建置、

東大寺僧賢和營功業

延喜十六年　貞純親王薨

也、而今公家唯修造輪田泊、長廢魚住泊、由是公私舟舩、一日一夜之内兼行、自韓泊指輪田泊、至于冬月風急晴夜星稀、不知舳艫之前後、無辨濱岸之遠近、落帆弃檝、居愁漂没、由是每年再之蕩覆漸過百艘、人之没死、非唯千人、昔者夏禹之仁、罪人猶泣、況此等百姓皆赴王役乎、伏惟聖念應降哀矜、臣勘舊記、此泊天平年中所建立也、其後至于延暦之末五十餘年、人得其便、弘仁之代、風浪侵嚙、石頽沙漂、天長年中、右大臣清原眞人奏議起請、遂以修復、承和之末、復已毀壞、至于貞觀初、東大寺僧賢和肩石荷



鍤、盡力底功、單獨之誠、雖遂畢其業、年紀之間、莫不蒙其利、賢和入滅、稍及三十年、人民漂没、不可勝計、官物損失亦累巨萬、伏望差諸司判官有巧思者、修造此泊、充播磨備前兩國正税、以爲其料也、冀早降聖朝援手之仁、令脱天民爲魚之歎、凡厥便宜具載延喜元年所獻意見之中、不更重陳、（延喜元年意見不傳）

丙子十六年夏五月辛酉、四品（四或作三）兵部卿親王貞純薨、年三十二、清和帝第六子也、世稱桃園親王、貞純娶故右大臣源能有女、能有達騎射禮式、貞純悉傳受之、以爲家業、勅賜白旗、以傳子孫、（或薨親王化龍入桃園池）

詔逐藤秀郷

藤秀郷到龍宮城

秀郷射大蚿

大江朝綱詩序

○八月、藤秀郷等有罪、詔逐之下野國、秀郷延暦朝左大臣魚名玄孫、村雄子、和州田原人也、號田原藤太、秀郷嘗過勢多橋、有大蛇横臥、行人不能進焉、秀郷獨蹈蛇而過、忽有小男來現、謂秀郷曰、我蟠橋下久矣、遍試往還人、無如君之剛強、我有讎敵、願假君之力以平之、秀郷諾焉、小男導秀郷倶入湖水、水底有樓門、乃龍宮城、而小男是龍王也、爲秀郷設饗讌之、入夜有如電光者、自比良峰入龍宮城、秀郷遥窺之、則其光如連大炬、秀郷謂是百足大蚿也、乃發一矢、中而不透、其光自若、再發亦不透、光猶自若、秀郷又



控一矢、唾其鏃以發之、中而透徹、其光乍消、蚿殪死、龍王大喜、投刀鎧絹且甲一俵一鐘曰、君其任將軍、子孫繁榮者必矣、秀郷出湖水、歸本路、贈鐘于園城寺、藏刀鎧以爲家珍、而其絹裁之不盡、俵米用之不竭、故號俵藤太、俵與田原倭訓偶通、或曰、秀郷延喜十八年十月一十一日、夜入龍宮城、未知是否、今按、過勢多橋射百足蚿、蓋有之、入龍宮城、太奇怪也、然傳說流播、擧世遍知之、故載于此、故事談曰、近江國有粟津冠者、欲建一寺、以鑄鐘、而進出雲國、以求鐵、海上遭風、被小童導而入龍宮、爲龍王射殺大蛇、請得一鐘而歸、建廣江寺、以附寄其鐘、經年寺廢、鐘入園城寺云云、此事與秀郷事似、未知孰是、○九月、重陽、天皇御南殿、宴羣臣、以寒雁識秋天爲題賦詩、江朝綱作序曰、臣聞、三伏暮月

費長房使桓景免災竊故事

鳳扆、樹御座背屏風也

藤褒子仕法皇有寵

九日、靈辰、本是臣下避惡之佳朝、今則主上賜恩之勝躅也、故弭柴繫臂、尋玉佩於費長房、黄菊開脣、酌濫觴於鍾大尉、自家及國、良有以哉、我后位光遂古、仁被當今、嫌汾水之獨遊、思龍山而延于品、挾瑤池之孤賞、倚鳳扆而命羣臣、恩之至也、觀夫秋天收翳、寒雁成行、驚蕭霜之已至、覺爽籟之漸冷、露驛程遠、指洞庭而惱心、霧衢境遥、望巫山而迷眼、虚弓難避、未抛疑於上弦之月、懸棨易迷、猶成誤於下流之水、急至夜深漏久、人定夢成、急響似機、暗破孀閨之睡、寒聲亂櫓、忽伴池舟之遊、彼徹禽之輪、誠自觸物



而催感者也、于時鵜琴一四、所奏者斷腸之聲、鸚盞數巡、所傾者來樂之藥、遂不知方外也、塵中也、又不知露萊乎、雲間乎、樂之適身、不能呑古、臣久積草螢之輝、漸老木雁之間、材異櫟章、待七年而有愧、榮同菊蘂、樂一日之逢恩、猥奉編言、敢陳纏旨、此時菅文時弱冠、見序中月懸水急之句、謂懸急二字除之亦可乎、其後歷四十年、始覺此字不爲虚文、而歎曰、我劣於江相公四十年、幸六條院、謁法皇、勅使右中將良峰衆樹就亭子院、授藤褒子從三位、褒子時平女、仕法皇有寵、世號京極御息所、傳稱、時平嘗請使褒子爲女御、天皇聞其有姿色、嘉許之、及入内之期、法皇枉駕賀之、見其美、而乃就藏人奏請曰、願以此娘子賜老法師、天皇不能拒、爲法皇乃同車而歸、惟明

宗岡秋津奉試登第天皇賜書

延喜十八年

親王其所產也、法皇奏請爲天皇養子、〇十一月、宗岡秋津奉試登第、天皇賜書曰、秋津久住學館、齡算已積、頻遊數年之課試、常歎一身之淪落、方今適擅摛藻之美、以入攀桂之列云云、秋津感詔旨之辱、拜哉捧出、舞蹈大庭、乘輿之餘、且歌且行、白髮戴霜、青衫乘月、不覺到建禮門、忽得而句曰、今宵奉詔歡無極、建禮門前舞踏人、高吟三四、傍若無人、衛士異之問曰、何人、答曰、新進士老學生宗岡秋津也、衛士責曰、此處是建禮門也、匪卿之所到也、況高吟驚耳乎、秋津愕然謝之、

戊寅十八年冬十二月六日、參議從四位上三善清



三善清行逝

鯁魚骨、謂直言難受也

清行與菅家及紀寬不睦

清行買求廢宅

行逝、年七十三、清行字耀、淡路守氏吉子也、其爲人英敏鯁直、生算道家、而熟其算業、且該通諸流、無書不讀、作詩屬文、才名彰聞、其所著有善家集祕、善清行爲菅是善門生、後去師事巨勢文雄、文雄獻狀薦之曰、清行才名超時輩云云、由是與菅家不睦、又與紀寬不相善、嘗論文相爭、聞者以爲二龍之戰也、或嘗歎紀寬博學英才、清行哂曰、紀寬固有英才、其博學則吾不知也、寬在當時太被推重、然其輕侮如此、洛中堀川邊有廢宅、人僉言、有魍魎、往居之者不能留住、清行乃買求之、親族止之不聽、遂移居焉、及夜、妖鬼果來、清行神色不變曰、汝何者、老狐之所化乎、與狗子一口喰殺耳、鬼答曰、此地無主、我久住此、今

延喜十九年

君來爲主、我速攜子孫去、清行曰、汝言是也、其後無妖、清行新營屋、人皆服其度量、己卯十九年春三月、從五位下右少將藤季繩卒、季繩者、武智麻呂裔也、近侍有年、號交野少將、卜居於嵯峨大井川邊、天皇聞其地花多、詔季繩曰、比及花之盛、往見之、季繩甚悅、既而名花爛熳、天皇偶忘之、季繩獻倭歌奉促之、天皇乃枉駕遊覽焉、至此季繩久病不朝、思慕禁闕、強起參內、逢藏人源公忠相語曰、病不全愈、猶不能咫尺天顏、今歸而明之明可朝參而出、經三日而不朝、公忠訝焉、季繩寄倭歌謂死在今日也、公忠驚而馳訪之、迨至季繩既卒、公忠抑



延喜二十年

蟻通明神由緣

渤海国使裴璆來

淚奏之、天皇悵然、季繩女曰右近、能倭歌、

庚辰二十年春正月、正五位下信濃權守藤忠房任大和守、忠房在任時、紀貫之爲和泉守、兩國接隣、倭歌贈酬、紀貫之畢和泉任歸時、馬病將斃、路人僉云、此地之神爲祟、貫之謂此所無社、人無識而欲祈、亦無幣帛、因濯手跪而問名、答曰、蟻通明神、乃詠倭歌、馬遂能行、或曰、是自紀州歸時之事也、世傳、昔外國將覘我邦、試贈七曲玉環、上下內通、且告曰、以繩貫此玉、衆人不知所爲、于時有一臣、取蟻繫細絲其腰、以蜜塗環孔口而入、蟻聞蜜香、遂得通入而出、於是以其絲所貫玉環還之、外國人驚曰、日本國有智士、遂不寇、其臣沒、祀之爲蟻通明神、〇夏五月、渤海國使從三位裴璆來、詔

重明親王黑貂裘八襲

紀在昌詩序

授正三位。勞之。其位記見朝野群載天皇御豐樂院。賜宴於裴璆等。裴璆着緋裘一領以爲珍奇自誇重明親王乘黑貂裘八襲以參朝璆望見之大慚裴璆歸國。文士數輩會於鴻臚館。作詩餞之。紀在昌作序曰。執徐之歲。北客來朝。候龍星之一周。渉鼇波之千里。朝家憐彼遠節。賜以優寵。其禮峻焉。其恩深矣。既而覲夫儀畢。歸蕃期至。通王禮之有限。難友道之不終。夫以人之送別。別之傷人。自然之感。不覺而生。昔尼父去周。老聃贈言。子高還魯。季節攬泣。況乎天涯眇絶。雲帆長歸。馳思於煙驛。則梯山之程難計。通夢於波鄉。則航溟之路易迷。於是燭燒紅蠟。歌奏



延長元年於大學寮漢書竟宴

紀在昌詩序

驪駒。可以銷禁慕之魂。可以穿悵望之眼。今之相惜。不其然乎。于時桂月漸傾。梅雨斜落。勸紅螺而緩愁。染紫毫以寫思。君子之別。良有以哉。予久積丹螢之光。未結白鳳之夢。不顧拙才。散課膚青云爾

癸未延長元年。三月辛巳。大學寮北堂有漢書竟宴。文士來會。各賦詠史詩。紀在昌作序曰。夫萬八千年。聲塵湮滅於巣穴之居。七十二代。軌躅寂寥於繩木之化。自彼書契之道。蒼精闢其遥源。言事之官。黃神垂其勝跡。或左或右。載筆之職不絶。乃竹乃帛。執簡之功可知。是以左丘明亞聖之匹也。爰遺百王之鑒。

遷父談爲太史遷繼父業作史記

班固字孟堅彪子也著西漢書

司馬遷命世之才也。通成一家之言。史之爲勤。其來尚矣。班孟堅之修此書也。據比關之故事。正西都之前史。詞條弦直。文藻錦摛。高皇受命之主也。故起文於豐邑之日。平帝陵遲之君也。故絶筆於康陵之年。乃知勸德撥亂。彰善闡惡。十二世之撫運。繇論載而不朽。二百年之傳曆。樞機編而無遺。謂之漢書。良有以也。我君之馭天下也。憲章六籍。捜獵百家。留玄覽於鳥策。傾清聽於蠹簡。延喜十九年十一月。以此書經國之常典。命翰林學士淳茂講之。學士射鵠之業累跡。雕龍之才陶性。垂訓無厭。已居魯儒之宗。敷説



不嚬。早得漢唐之號。故染提耳之教者。擊其蒙聰。拭舌之談者。云其惑遊業之徒。成都相趁於函丈之間。歸化之士。如市競進於執卷之列。至夫昇堂禮成。叩鐘問發。尋疑開而排扃。何待雞聲之曉。渡義淵而徹底。翻問牛蹄之涔。二十一年春。以其有人望之德。兼拜尚書左少丞。管轄在職。僶俛從事。機密之勤。載星無暇。誘達之道。兼日有妨。然而朝家賞斯文之雅麗。重其人之通博。雖富劇務之任。不奪惇誨之功。嗚呼道之不墜。在今視矣。二十二年之冬。篇軸漸盡。披授始畢。明年暮春。聊展宴席。會而連掲者。金章紫綬之

紀在昌詠蘇武

復菅道眞官爵贈正二位

改元延長

延長三年

客唱而整節者、蹋絃鳳管之聲、馬相如之撫琴也、尋遺調而聞奏、王子淵之畀簫也、逐舊曲以争吹、況乎始洗應律、韶陽屬候、定於綴詞之後、流鶯知音、叶契於妙舞之前、低柳枝兮既而、王爵飲酣、金烏影暮、宜以扇古風於今日、宜以寫舊史於新詩、（是日在昌擬題得蘇武賦之、共二聯曰、賓雁繫書秋葉落、牧羊期乳嵗華空、三千里外隨行李、十九年間任轉蓬）○夏四月、詔復故右大臣從二位菅道眞官爵、棄延喜元年正月戊申詔書、且贈正二位、○閏四月、改元延長、（班固白雉詩曰、彰皇德兮侔周武、久延長兮膺天慶、此其所據也）

乙酉三年、是年式部卿親王敦慶爲大歌所別當、右



歌女大和有美色作大和物語

大江朝綱上書請任温職

中將藤伊衡等爲寄人、敦慶多侍女、其中有曰大和者（不詳其父母）、有美色、能倭詞、藤實頼好歌、屢詣敦慶、與大和相睦、世所謂大和物語者、此女之筆也、（或曰、花山法皇詔名於大和、以作此物語、或曰、大和物語者、在原滋春作之、滋春業平次男、號在次君）○二月、正六位上民部大丞大江朝綱上書、請任温職、曰、臣謹撿先例、任此職而關榮爵者、皆無賢愚、併任受領、朝綱虎門聚雪、鳳闕戴星、方寸之勤、歳月多積、然而天性素頑、吏幹亦踈、分憂之寄、非敢所樂、方今慈母在堂、春秋八九、老病暗期、湯藥不靜、朝綱盡忠於天朝之年長、致孝於私門之日短、所謂家貧親老、不擇

延長四年

僧寛建奏請入唐命道風書二卷附寛建觀唐人

官而仕者也、伏望、枉降鴻慈、授以温職、然則競祿養於風樹、爭貞心於霜松、

丙戌四年、五月、興福寺僧寛建奏請、待商船之便、入唐登五臺山、詔許之、賜黄金百兩、以充旅資、寛建又言、菅氏（道眞）、紀氏（長谷雄）、橘氏（廣相）、都氏（良香）、進代名文士也、願寫此四家集、以攜之、流我朝人物之美於中朝、制曰、可、天皇命小野道風書行草帖各一卷、附建遣之、爲使唐人觀其筆勢之妙也、○冬十月、天皇與法皇幸大井河、上着赤袍、法皇着黄櫨染袍、（竹鳳紋）諸臣着青袍、皆用晴儀、（國俗特新飾衣裳、以充一日之用、謂之晴儀）○十一月、天



延長五年

四大師

延長六年

攀龍附鳳謂不拘小節也

皇遊獵北野、使藏人左衛門尉源俊春、掛雉於枝、贈法皇及中宮、

丁亥五年〇十二月、詔賜故天台座主僧圓珍諡、曰智澄大師、（其詔書、式部大輔藤博文作之、最澄、圓仁、空海、圓珍、世號四大師、此外不贈大師）

戊子六年、春正月、宴群臣於仁壽殿、以晴添草樹光爲題、賦詩、從五位下民部大丞江朝綱奉勅作序、曰、夫年有四時、春時居豔陽之首、春有三月、上月占芳菲之初、誠風光之惟新、觸眼而珍重者也、聖上順天喜氣、助人歡情、在此嘉辰、賜以密宴、於是攀龍附鳳之客、冠九霞而承恩、嘲風弄月之才、藉五花而言志、

巢則上林苑之所獻、舍則自消酒是下若村之所傳、傾之甚美、何唯叢庭之鶏含審沫而倍滋、松江之鱗煎桂髓而添味而已哉、觀夫春天初晴、曉日漸照、當林園之改色、玩草樹之添光、如彼柳眼梅心、映遅景而更耀、蘭芽蕙態、迎淑氣而忽抽、思恩之無偏在遠近而必霑、德潤之遍及、尋高卑而不遺、既而梨園奏音、柳枝擧袖、迷情之華亂落、解語之花争開、奇也怪也、俗眼見而無知、神歟仙歟、塵心思而未辨、一吟一賞、不知老之將至矣、于時洞天日暮、仙遊宴闌、雖出蓬萊之殿、可歸於塵寰、而嘗緱山之桃、無慙於人世、



*延長七年*

*詔金岡畫歴世賢佐功臣等、道風書其名*

*延長八年*

*渤海為契丹被滅、改名東丹*

臣辱非鴻才、誤奉鳳詔、既有萬千之樂、何得一二而記云爾、

己丑七年、詔巨勢金岡畫歴世賢佐功臣及鴻儒文人於紫宸殿障子、使小野道風書其名於圖傍、是日道風賜御衣、(東方八、伊尹、傅説、太公望、仲山甫、管仲、子産、蘧瑗、蕭何、張良、鄧禹、第五倫、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馬周、凡十六人、西方、叔孫通、賈誼、文翁、董仲舒、倪寬、蘇武、揚雄、桓榮、班固、陳寔、鄭玄、羊祜、杜預、張華、虞世南、李勣、凡十六人、所謂賢聖障子是也、歴代每造南殿、必圖之、以為恒式、)

庚寅八年○夏四月、裴璆稱東丹國使、來丹後國、天皇遣使問曰、本是渤海人、何稱東丹國使乎、璆等對曰、渤海為契丹被滅、改名東丹、臣等今降為東丹之

*迅雷震清涼殿、大納言藤清貫等被焚死*

*天皇讓位皇太子寬明*

臣云云、詔責之曰、朕聞渤海之於契丹、世讎之國也、今汝懷二心、朝秦暮楚、為人臣者、豈一曰如此乎哉、璆等叩頭謝罪、獻過状曰、臣等背眞向僞、爭善從惡、不救先主於塗炭之間、猥諂新主於兵戈之際云云、(其状見本朝文粹、按遼史、契丹主億天贊五年、丙戌滅渤海、改為東丹國云云、當本朝延長四年、)○五月、(四月不雨、至五月、)戊午、諸卿上殿、議祈雨之事、少焉巽方雲起、暴雨大作、迅雷一聲震清涼殿、大納言藤清貫、右中辨平希世、及美奴忠兼、紀蔭連等為雷火被焚死、其餘遭傷害者太多、天皇大駭、自是玉體不快、(俗傳、菅靈之祟也、使僧尊意祈之云、)○九月二十二日壬午、天皇讓位



*天皇教皇太子以五事*

*天皇崩*

皇太子寬明、(八歳、)忠平攝政、天皇欲移御座於朱雀院、以病太重、故不能矣、假遷入右近衛府、法皇來見、皇太子近陪御前、天皇顧之曰、吾病大漸、汝太幼矣、百歳之後、不知何為、天下、祖宗之天下、勿怠勿怨、吾今教汝以五事、汝宜服膺、言畢而退、忠平問曰、聞天皇教君以五事也、其條目如何、太子曰、一曰勿怠神事、二曰謹事法皇、三曰開左太臣之訓、四曰憐愛故老、其餘一條忘之、二十九日己丑、天皇崩於右近衛府、壽四十六、遺詔薄葬、天皇為人聰明慈仁、在位之日、常有笑顏、詔侍臣曰、凡人温則易近、近則其言易

天皇脱衣身受寒風以察民貧苦

天皇誡言十二事

納、朕無大無小、欲知下情、卿等勿憚焉、多行恤民之政、嘗會夜雪嚴寒、嘆曰、朕在深宮屏幄相圍而覺寒威之砭骨也、不知百姓無衣無褐者何以卒歳、可憐可憐、乃脱御衣、身受寒風、以察百姓之貧苦、其加心於民、大率若斯、天下僉謂聖代之明天子也、與仁徳帝並稱焉、天皇毎陳十二事以誨人、一曰勿嗜酒、二曰勿多言、三曰自家之事勿妄語人、四曰人有説他不善者、則起座避之、若不能避座、則守口而默而可也、謹勿與之對語、假饒他之善也、不能擧之、而豈指數他之瑕瑾乎、五曰甲乙有隙、則已與其乙相善、則



授白鷺五品

左大臣忠平上表辭攝政職

某甲必御之、進退行止、宜注眼於某甲、六曰勿伴枉惡之徒、七曰勿大怒、怒則傷性、八曰恪謹篤厚、勿生慢逸之心、九曰車駕衣服勿競華美、宜稱家之有亾、十曰勿妄借他物、縱不得已而借之、限日而返焉、十一曰知為知、不知為不知、十二曰對語之間勿瞰他顔、俗傳、天皇嘗遊神泉苑、有鷺立於池上、天皇命藏人捕之、藏人到池邊、鷺驚將飛、藏人曰、天皇詔也、勿去、鷺乃斂翼、藏人手之、跪御前、具陳其狀、天皇莞爾曰、鳥且知朕命、詔授五品、且繫一札於其頸、書、汝是日本國鷺群之王也、以放之、其後此鳥飛到備中國而死、名其地曰鷺森云、○冬十月、左大臣忠平上表辭攝政職、曰、伏奉先帝讓位詔曰、陛下未親万機之間、臣保輔聖躬、攝行政事、臣寵溢身

晏駕、即宮車晏駕、謂柩車也

鼎湖、黄帝上天處

僬僥、短人

涯、聽出意外、反覆思之、知其非任、臣初蒙綸言、即録辭表、未能憫懷之入、參漏、忽逢晏駕之赴、九泉鼎湖悲深、山陵事急、踊踏流汗、自過浹辰、臣孕非空桑器、是鑄木（鑄木一作散木）、猥以萎腇之身、謬承崇重之寄、譬猶撞破鼇之首、戴以蓬萊之山、褰僬僥之裳、渉其渤海之海、弱質難擧毫毛、何勝雲巖之萬仞、短輕不滿尺寸、還迷花浪之千重、臣已自知、況於物議、謹撿史冊、尋故實於晋室、崇德之制已明、伏願陛下停此攝籙、依彼前脩、早思宗社安全之謀、莫遺微臣充滿之悔、



左大臣忠平再上表

周勃、前漢人、為大尉、能安劉氏、前漢丙吉為丞相、嘗出不問人死、問牛喘

不任憂國之至情、奉表以聞、不答、再上表曰、中使右近衛中將從四位下藤實頼至臣第、返臣章、丹竟所祈、盡於前表、白日不照、改以何詞、臣聞君猶天也、死生無逃命之義、臣是水也、方圓有隨器之誠、然而分之過涯、盈而易溢、身不足用、進而難堪、以臣謂之、不其然乎、臣無才無藝、非舊非勲、應對易迷、汗浹於周勃之背、陰陽難理、牛喘於邴吉之前、況當四海改觀之朝、荷百官總已之任、尋古思今、心迷魂慄、昔周公旦之大聖、未免流言、霍子孟之英雄、難避謗議、或親或賢、招咎如此、雖愼雖畏、塞責若何、猶以社稷之重、

忠平三上表

范蠡謂句踐難與處安戴妓泛海去
謝安放情丘壑毎遊賞必以妓女從

強託庸昧之質於公危多為私辱至不啻忌微臣志身之憂兼恐損先帝知人之德伏願陛下曲賜允容指北辰而抽肝非東里之潤色無勝悾款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不答三上表曰頃者上表再抽中懷左近衞権中将從四位下藤伊衡至奉宣口勅抑遏臣請乘膠舩而泛疊浪馭朽索而奔險途周章之心商略不足臣伏惟思切者觸緒之趣總深事急者發言之旨皆懇臣謹訪故實貞觀初忠仁公元慶間昭宣公稗輔幼年攝行政事親賢兼茂才德共高或追蹤於伊尹以其君不及堯舜為愧或合契於夷吾



以其化不如皐陶作恨一人待彼雅訓四海推爲當任如臣者擔重寄於微身負大任於小材性之少知動而多過已覺階天之難及兼恐控地之易寂思國顧身一夜九歎又范蠡收責掉扁舟而逃名謝安辭功鞭孤雲雨養志是皆擺寵光於既盛慎禍胎於未萌者也人心不同臣願頗異何則踈重載於頹輪免其覆駕之悔忘再實於散木除以傷根之憂暫全暗質拜聖日初昇之光更洗愚心欽明時中興之化也伏乞鴻慈殊賜哀許得令臣待罪於止定之下莫令臣掐謗於銷骨之中蒼天白日照此血誠無任誠懼

天皇答忠平上表勅書

王行言有未安即隨更改曰為口中雌黄

之至謹重表以聞右三篇忠平江朝綱作之天皇答書曰勅省重表且冲挹之懷公風神深凝德宇高聳近取諸身則四目之大眼遠喻於國則萬里之長城故先皇寄以朕躬付以朝政既親亦賢物無異望況公之於朕也名爲君臣志如父子何嫌何疑以謙以拒方今酷罰之身少未有識雖聞三讓之高古猶恨百揆之擁令上思先帝把臂之託下知少子抱頭之情凡厥攝行一如前詔縱灑方赤於公口何下雌黄於朕唇朝綱奉勅作之○十一月清原深養父叙從五位下深養父初爲藏人所雜色延喜八年任内匠大允延長元年任



清原深養父能和歌

出自出處也

期如願

驚聽驚人耳也

反唇笑也

内藏大允勤勞二十年至是始叙爵以倭歌聞平生自謂我無可喜又無可歎時有銜世得勢者之失路哀恨深養父寄示倭歌既老搆幽居於洛外小原邊今補陀落寺是也清家譜曰深養父者舍人親王七世孫通雄曾孫房則子也或曰通雄子也或曰出自不詳○十二月詔賜忠平内舍人二人左右近衞各四人以爲隨身兵仗忠平上表請返隨身曰燕雀短心不思冲天之翮瓦石陋質豈期照乘之輝驚聽之寵誰不反唇臣承先帝之遺託總萬物於庸材省躬揣分何以克當白章三封頻抽瀝膽之讓玄渙一出不降收行之恩然綸言難逃迴惶從事朝露

聚滴何添宏海之潮夕螢積光無助朗月之影方今前祈不遂後賞更加憂懼兼懷氷炭同器身毛皆竪寒似越鳥之畏霜心魂共迷熱於呉牛之喘月況復器輕寄重以榮為感稟在半質雖存見華之觀飾以虎皮猶動恐豺之意伏望憐此月情灑以玄波停鶴樹之冊收虎賁之兵然則重年不遺假寵之謗愚臣自免貪榮之名無任至情上表以聞（朝綱作之）

標記 本朝通鑑卷第二十五　終

執政　攝政關白　太政大臣　藤忠平　左大臣　藤仲平　右大臣　藤定方　藤恒佐　藤實賴

葬法皇於大內山陵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二十六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渡邉約郎　訓解

## 朱雀天皇上

諱寛明、醍醐天皇第十一子、母中宮藤原氏、攝政基經第四女、在位十七年、改元二、曰承平、天慶、後六年崩、壽三十、火葬、藏骨於後山階陵側

辛卯承平元年、九月、葬法皇於大內山陵、奉號宇多天皇、自讓位至此三十四年、法皇師益信、增命、受顯密二教、作御室於仁和寺、及叡山千光院、自誓曰、昔為人君萬



何不成舍藏

僧寛空受密法於法皇

大江朝綱作內宴詩序

珥蟬中常之冠飾以黃金附蟬

姓作惡、皆歸我、今成佛子、一身修善、普利他、落飾後、梵行清潔、七年而置後房、僧寛空受密法於法皇、而住仁和寺、後世法親王嘗住仁和寺者、稱御室、又號御門跡、御門與帝倭訓同、謂帝跡也、設內宴於弘徽殿、以聖化萬年春為題、命群臣賦詩、大內記江朝綱作序、曰、臣謹撿故事、三春之初、九重之內、設密宴於燕寢、賜近臣以鸞觴、蓋本朝之前蹤、早春之內宴者也、於是綉柱增飾、霞窓加華、望龍顏於咫尺、奉鳳仰於尋常、玉妓舉袖、則是朝雲之鮮粧、墨客染毫、無不夜月之麗藻、其得遊從於此筵者、珥蟬之貴臣、含雞之狎客也、聖上繼體守文、率由前蹤、挂

膺圖登帝位也

赤縣中国名也

承平二年

右大臣藤定方薨

醑蘭肴、不異昌泰之昔味、鳥聲花色、猶同延長之古風、侍臣相顧、或垂淚曰、不圖今日復見先帝之舊儀、方今聖德滂流、施仁成化、當九春之初月、占萬年之久芳、乃知撫民之期、海田屢變、膺圖之運、陵谷頻遷、德是北辰、椿葉之影再改、尊猶南面、松花之色十廻、豈只天意乎、抑亦人望也、臣謬登赤縣、應歸紅塵、昔秦人之入洞也、留而得仙、晉客之訪花也、去而遺悔、徘徊失步、何方為南云爾

壬辰二年、秋八月、從二位右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定方薨、年五十八、号三條右大臣



何不成舍藏

中納言藤兼輔薨

江朝綱奉勅作答仲平書

癸巳三年、春二月、大納言藤仲平任右大臣、忠平欣然曰、吾早以弟而昇相府、阿兄猶居卿位、為一闕事、今日幸蒙天恩、共高槐門、何慶加之、手折梅花、副以倭歌一章賀之、中納言從三位藤兼輔逝、時年五十七、或曰五十五、世稱堤中納言、兼輔善倭歌、有堤中納言物語行於世　○三月、右大臣藤仲平上表辭其官、不許、天皇詔大內記江朝綱作答書、曰、夫立事立官、卿家之舊語、世功世德、何人之遺蹤、去病乃是霍將軍博陸之兄、玄成寧非韋丞相第二之子、縱云侯王無種、已知公卿有門、況公芝扃帶寵、戴曉星而積年、椒室締花、霑春露而映日、朕之所加

承平四年
山陽南海賊起

自副。僉属方今一片風清、雖拂奔競之跡、萬機塵閙、恐擁謙讓之懷。朕心匪石、何可轉。莫重地中之山。以塞天下之望耳

甲午四年、其五月、山陽道南海道賊起。頃年國守驕逸、視民如土、衆皆怨之、相謀作乱。藤純友者、常歎不遇、到此欲乗乱而徼幸。乃請為伊豫掾、以抑乱賊。詔許之。純友赴任、私招賊徒、談曰、汝等皆鼠竊狗偸、一旦勢窮、何處保生。不如從我而揚旗也。我貴族之裔也。人望易属、大事可做。我若得志、則汝亦富貴也。賊僉欣然来歸。純友率之放浪海濱、日以掠奪為業。時



紀貫之作土佐日記
承平五年
承平六年
藤純友率賊船屯伊豫日振島

人謂之海賊。純友太宰大貳良範子也

乙未五年、冬十二月、土佐守紀貫之秩満還洛、作土佐日記一巻。（九國司三年交替例也。重任則六年。自延長八年至此六年。所謂重任也）

丙申六年、其六月、藤原純友率賊船千餘艘、屯聚於伊豫國日振島、暴猛無猷、濫掠益甚。土民不堪其命。詔以紀淑仁任伊豫守兼追捕使遣之。（淑仁長谷雄子。仁或作人）淑仁到府、頗行仁政、不事殺罰。土民稍安。賊徒聞之、来降者二千五百餘人。淑仁恤撫之、授以衣食田疇、就耕教農。賊徒欣然。既而賊將野氏寛、紀秋茂、津時成等三十餘人、自悔其過、束手詣府、叩頭謝罪。由是賊

大納言藤保忠薨
藤原忠平表文

勢不振、國内安堵。純友存而若亡。○七月、大納言正三位兼右大將藤保忠逝。（年四十七。保忠居八條、以禁闕路遠、故方冬毎朝懐焦餅、當膜以温之、餅冷則投畀從者。聞者異之、世稱八條大將、又稱賢大將）○八月、詔以左大臣藤忠平任太政大臣、（攝政）如元。忠平固辭者再、不聽。忠平上表曰、霜不扣鐘、青腰猶催九乳之響、水無入柱、緑波暗驚七絃之音。空抱懇誠、冊欵頻罄於寸地、更混飾讓、玄應未通於上天。雖増悚越、何不披陳。臣聞經邦之遠圖、唯徳是務、御俗之恒範、非賢勿居。臣位重才輕、器小任大。籬鷃翅短、豈思九萬里之搏風。井蛙心浅、毎迷三千尺之激浪。然而聖詔重降、褒



論彌倍。雖知逆鱗之難犯、還忌踏尾之為憂。夫臣子之間、忠孝惟一。或有違而得道者、或有順而失義者。既餘進以官、増以榮、是述先皇之命也。今徙哀臣、祈許臣讓、勿沸衆庶之脣也。然則君臣之美兩盡、上下之蹤可觀。不然、君猶自稱孝子、臣何得為忠臣。況膏粱之味非不美也、過度則心膜必受其病。雨露之施非不芳也、渉旬則草木不勝其澤。故蕭相國益封之朝、召平致弔、孫叔敖受拜之日、老父誡盈。縱彼無言、寧不懼意。方今陛下春秋方富、松栢之貿迎千年、而彌賢微臣歯髪既衰、蘆葦之姿臨九秋、而漸脆。謙退

天慶元年
仲平、實頼、共有戒慎、實祈、仲不祈

大僧都如無寂

者常存之樂也、謹慎者不死之樂也、所以暫惜余生、求金陋質者及天下、於無為先免般朝趍市之恥、期、海內於有截後、為竟年鑿井之翁也、伏願陛下許此呼天之請、鑒以量力之誠、令一老臣展其報國不任惶迫之至、拜表以聞、遂不聽、江朝綱作之

戊戌天慶元年、其六月、藤實頼兼右大將、傳稱、仲平、實頼、相並為左右大將、時天文博士參勘文曰、有大星犯月之變、大將可慎之、實頼祈于春日社、仲平不祈之、與福寺僧來告曰、公何不畏天象、仲平曰、如博士之奏、則兩將可共慎之變也、我想左右難兩全、右將壯強、為國為家、榮貴可期、其祈之固當、我年已老矣、無他顧也、我若祈之、避變而右將若有變、則為國為家為不利也、不如我當其變而右將無災也、故不祈之、僧感嘆曰、公之言平大、如此、雖不祈之、何災之有、既而兩將共無變



○秋八月、大僧都如無寂、中納言藤山蔭子也、世傳、山蔭赴筑紫路、有漁者捕龜欲害之者、山蔭見之、不忍之心忽發、乃請漁者放之、是行、舟中山蔭携兒、繼母誤墜其兒於海底、山蔭哀慟、不知所為、少焉大龜負兒而出、兒無恙、其龜乃向所放也、其兒長而為官僧、如無是也、近侍延喜帝、恩遇猶厚

此月、藤忠平上表辭攝政職曰、頃歲抽誠、未蒙矜遂、借詞亂次、樂廣輔之意既遂、祈恩無休、潘安仁之筆欲腐、臣聞、忘小量而受重任者、折足之辱難逃、代大匠而運短才者、傷手之憂何免、縱雖贔屓、非力所堪、臣坐臥焦心、遠近撿跡、周公旦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自知其貴、忠仁公者皇后之父、皇帝之祖、世推其

仁、然猶恐王事之久攝、歎皇綱之難治、管雖功成還政、於有國之主、加冕禮畢退身於無何之鄉、臣以庸朽懵昧之質、遇周室貞觀之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方今陰陽不和、災異無息、天鑒之責、已在臣躬、昔以水雨而遁職、太尉徐防之志可觀、驚地震而辭官、長孫無忌之詞在眼、彼在恒務之勤、猶成引咎之懼、況當非常之任、未知逃罪之方、伏願陛下降上天之及照、憐下愚之不移、令臣攝行早隨停罷、私願既足、皇風自宣、不勝荷戴征營之至、謹拜表陳請以聞、江朝綱作之



天慶二年
平將門反

驍悍、健而性急也

己亥二年、冬十一月、平將門反於關東、將門、桓武帝五世孫、故陸奥鎮守府將軍平良將子、世住東國、自幼好勇、善騎射、曾在洛陽、仕藤忠平、十餘年、忠平恩遇頗厚、將門請任撿非違使、忠平不許、將門怏々稱病不仕、忠平怒逐之東國、將門彌怏々、承平年中、始企叛心、結交惡徒、逐鹿鬪犬、横行山野、以習軍率、其徒數百人、悉皆驍悍、國守不能制之、武藏介経基王察其必叛、詣京師奏曰、將門在關東、妄聚姦徒、狂暴絶倫、今速不誅之、他日必為社稷之憂、朝廷召將門、詰問太切、將門上書、愬訴経基所言不實、廷議不能、

將門携純友登叡山

吾皇孫也卿藤氏之胄也

決焉遍問關東諸國守將門遣人密賄國守由是諸國守上國解曰無黑心云々朝廷信之將門得免將門有洽數月與藤純友相善一日携純友登比叡山下視平安城曰美哉皇居在吾目中純友悟其言謂將門曰大哉公之志吾雖不肖幸修芳交豈不贊成之乎將門大喜與議大事不匿情實且約曰佗年事成志遂則吾皇孫也宜踐帝位卿藤氏之胄也宜攝國政既而將門歸關東純友行南海共搆邪謀及其聞純友叛欲舉兵應之為叔父平良兼被抑欝悒而止其後良兼與將門有隙將門怒率兵撃之良兼素



與世王贊成將門反

老軍事將門不能克之相挑有年今年良兼病死將門屠其宅併得其兵將門威猛倍前國中諸士来從太多到此遂反日蝕三日平將門率精兵八千餘人襲常陸國與大掾平國香戰大敗之屠獲無數遂殺國香奪常陸國（国香ハ將門ノ伯父也先是有事故而伯姪不快故及此）有武蔵権守與世王者謂將門曰公今指命自領一國事聞朝廷則加以不臣之罪也想夫奪一國亦不臣也奪八州亦不臣之罪惟同不如強大之為愈也公盍奪關東八國乎將門曰善議襲隣國〇十二月平將門將數千兵向下野國國守藤弘雅豫見軍氣知戰不利

將門威名大熾東国望風草靡

携前司大中臣宗行等開城門而迎之將門収其印鑰逐弘雅等於關外於是國中無敵將門乗勢直到上野國撃其不意縛國守藤尚範入國府固四門將門威名太熾上総下総安房相模伊豆五州望風草如靡將門欣然顧諸卒曰不圖奪八州之如此容易也固雖我驍勇之所致而不藉諸君之力則何繇臻茲乃以其弟將頼為下野守將文為相模介將武為伊豆守將為為下総守多治常明為上野守藤玄茂為常陸介與世王為上総介（兼武蔵権守如故）文屋好立為安房守時有一人颺言曰身是八幡大神之使



矯々ハ高挙皃

誰得閒然閒隙也言非其議而無隙者也

也神遣我告將門曰智勇絶倫宜踐皇位云々將門大喜再拝聞命自称平新皇（俗或ハ謬テ曰平親王）將門弟將平謂將門曰皇位天授也豈信一人之言妄自称皇乎八幡之使真偽未可知也願公熟計焉將門哂曰余是桓武帝之後家譜昭々是汝所素知也且武略矯々天下無敵是汝所雅言也然則皇胤云武略云誰得閒然以是称皇非天授而何哉汝勿復言既而築新城於下総國相馬郡擬平安城以礒津橋擬山崎橋以大井津擬大津其經營一如京師左右大臣大將以下文武百官並置焉但所闕者暦博士耳賞士

將門寄藤忠平書
藤純友在南海應援平將門
崛起勃然起也

以勇使民以暴關東人呼曰外都鬼王將門寄書藤
忠平其略曰我幸膺時運領關東八州威風所及民
庶畏伏六十餘州既在胸中宜計日以入洛陽余與
尊閤曽有君臣之好恩顧之篤於心不忘故欲待尊
閤甍背而擧此事然則勢已成不可以黙伏乞諒察
書達忠平曰一豎子何強大之至此乎既而藤弘雅
等狼狽入洛具陳其狀忠平大駭藤純友在南海聞
平將門作乱曰時已至矣不可失也招聚亡命崛起
海島居數日凶徒来屬者數千人乃赴備前國國介
藤子高所居之國府環攻太急子高竭力拒之終不



諸国馳驛告東南之變
令平貞連問東国形勢
溥山科郷藤尾寺尼僧

能克兵疲食乏乞降純友許之播磨介島田惟幹聞
子高急率兵来救會子高降爲賊被擒純友兵勢恢
張剽掠日滋山陽山陰西海爲之震動諸國馳驛告
東南之變絡繹無絶朝廷恂々天下騷々田子包糧
晦迹厳阿婦人抱兒哭於道路都下古老或垂涙曰
吁天憖遺一老見今日之事何不幸之甚哉詔徴兵
守三關京師戒嚴（上東上西両門立纐始於此時）召前武藏守平貞
連問東國形勢頃年粟田山東山科郷藤尾寺有一
尼家冨財豊平生崇八幡大神屢詣石清水遂散資
財新建八幡祠於藤尾寺迎聚僧誦經洛人多往拜

天慶三年
任諸道追捕使
奉納甲胄于伊勢大神宮祈平賊

者既而毎歳八月十五日私行放生會音樂歌舞以
准本宮故欲参石清水者過半詣此今年石清水神
官諭尼曰八月十五日本宮放生會者古来恒式也
汝何僭之哉若猶不止則以他日行之尼不從神官
等大怒率兵士到山科壞新祠縛尼以歸
庚子三年春正月詔任諸道追捕使二十五人遣参
議伴保平及大中臣輔基於伊勢大神宮奉納甲胄
祈平賊授武藏介經基王從五位下賞其早察平將
門叛逆也以右衛門權佐源俊左衛門尉高階良臣
勘解由主典源廣遠爲推問東國使固辭不從詔削



懸賞賜誅討滅平將門者
窺窬狙帝位也

其官無之詔賜官符於東海東山両道其詞曰平將
門積悪彌長宿暴暗成猥招烏合之群只宗狼戾之
事冤國宰而奪印鑰領縣邑而事抄掠輕俠之黨愚
惷之徒或欲免一朝之辱自赴勸誘之屬或擬延片
時之命多入刧略之中將門不顧微分還忘朝憲遂
恣叛逆之意更抱窺窬之謀縱有帶甲之千万何犯
畫象之化縱有驍勇之數百何越紆帶之城獨知井
底之廣空忘海外之守開闢以来叛逆之甚未有此
比妄長凶暴之心定遇殄滅之殃皇天自可施天誅
明神何有秘神矢嗚呼一天之下寧非王土九州之

藤忠文為征東大將軍

藤秀鄉舉兵討平將門

內誰非公民官軍黠虜之間豈無憂國之士乎田夫野叟之中豈無忘身之民乎若有殺魁帥者賞以朱紫之品賜以田地之美永及子孫傳之不朽有斬次將者隨其功而賜爵也普告遐邇以知朕意以參議藤忠文為征東大將軍征東或作征夷刑部大輔藤忠舒忠文弟右京亮藤國幹大監物平清基散位從五位下源就國經基王等為副將軍東海道諸國連署言官符使卜部松見到駿河國為賊被奪云々駿河國岫崎關為賊被破云々詔又遣官符藤秀鄉舉兵於下野國討平將門初秀鄉欲屬將門率其徒屬數千人往詣



將門接待秀鄉

將門輕猝無君人之量

賜藤忠平節刀為征東將軍

焉將門燕居梳髮及聞其來不堪喜躍亂髮而出裳衣不整見秀鄉曰我聞卿之勇名既久今卿之來固可喜之甚也乃設飲食接對最篤秀鄉舉盃飜酒將門起坐自拭之居數刻秀鄉知其輕猝無君人之量終傾心官家時有平貞盛者國香子也曾與將門遊仁和寺語笑之間知其有叛心欲殺之不果及將門殺國香深懷復讐之志然以強弱不敵故猶豫經年到此聞秀鄉揚義旗大喜往見與議軍事或曰將門擒貞盛妻置陣中然不殺之贈絹寄歌云々○二月甲辰天皇御南殿賜節刀於征東大將軍藤忠文以發遣之忠文食時有官召乃

秀鄉貞盛與將門大戰于辛島

擲箸而朝賜節刀不歸家直東征平將門聞藤秀鄉平貞盛來攻自將兵迎戰將門兵數万人秀鄉貞盛兵四千人或曰一万九千人相戰移刻秀鄉貞盛忘身勵勇將門不利而退士卒漸散秀鄉貞盛追到下総國將門逃入島廣山貞盛與秀鄉議分遣士卒於相馬郡放火燒木城子城及諸卒之宅既而將門率殘卒出島廣山與秀鄉貞盛大戰于辛島邊將門躍馬提鞭指揮群卒其鋒難當官軍氣沮秀鄉大呼曰將門猶窮鳥也其巢已燒其身何託諸君何不勵志哉貞盛先進諸卒繼焉將門大敗貞盛揚聲曰為君抽忠為



將門伏誅與世王藤玄成等被獲

功田有四大功世々不絕上功傳三世中功傳二世下功傳子

父復讐當在今日乃射將門將門中矢而斃秀鄉直馳手刃其頭於是與世王藤玄成等及將門親屬悉為官軍被獲都盧百九十七人其餘或自殺或乞降關東平○三月藤秀鄉上書具陳平東夷狀詔授藤秀鄉從四位下任下野武藏兩國守且賜功田永傳子孫平貞盛敘從五位上任右馬助其餘賞賜有差一說曰秀鄉自六位以軍功直昇從四位下非常之賞也又曰秀鄉祖豊澤任下野少掾行一国検断事依此例又曰秀鄉為下野国押領使又曰此時秀鄉貞盛共任鎮守府將軍葛原親王有二男曰高棟王曰高見王高棟賜平姓至卿相子孫列播紳高見早世其子高望王賜平姓多男子長曰良望後改国香次曰良將次曰良兼次曰良繇次曰良文号村岡五郎在東州有勇名同時有源充者号箕田源二左大臣融

坂東八平氏

葬將門骸於武州神田

曾孫自誇武藝與良文交惡其部屬互相嘲充使人告良文曰試決雌雄良文答曰是我之願也其月其日會于大野及期良文充共率兵士數百人出于野相外戰少焉良文遣使曰請止從兵我與汝獨身相挑充答曰壯哉奇哉是我之願也良文令從兵曰我若為彼被射殪則取骸葬之既而良文充乘馬相向良文先放矢充亦倒身而匿馬腹及矢之過充乘馬乃放矢良文亦倒身匿馬腹及矢過之雖而乘馬又互欲放矢良文呼告充曰汝與我弓馬之精不知其無優劣豈無怨讐我殺汝無益汝殺我亦無益不如和親而退充曰固宜遂引兵歸自此而家相睦良文任鎮守府將軍子孫藏于東國所謂上總介千葉介三浦介土肥畠山大庭梶原長尾等坂東八平氏皆其裔也

平將門頸傳到京師傳称關東人埋將門骸於武州神田後世立祠其地祭以為神將門叛勅祈諸社下野國宇都宮神亦在其列神職者夢神劍自壇上出既而將門梟首由是勅賜正一位勲一等日光大明



賜日光神位并頴寶討賊祈

藤忠平上表辞職

珥蟬冠飾遺以黄金附之冠

神頴（今按日光元是二荒以音響近故通称之宇都宮與日光山相距不遠傳称宇都宮二荒二神父子也故賜此頴）

○五月征東大將軍藤忠文入洛返節刀京師解厳忠平上表辞摂政准三宮曰臣言短辞既窮寸誠未遂起伏慙怖以待哀矜臣聞用方陳力奉上之規自存易務求功御下之訓既謬何則治黄金而成器鎔範之上足観構散木而為材剞劂之美何在取喩於臣何遠之有臣病臨老倍巻遂日加事與心違同於反鑑之取容肯遇物戻類於倒裘之求領然摂籙之勤兼四海而未免官爵之貴准三宮而難當昔五湖泛浪遙遁珥蟬之栄方鏡拋恩更返屠羊

之肆是譲功不居辞賞無受彼猶若此矧於愚臣縱招臣身逆旨之咎寧遺吾君妄施之名乎況邊鎮不閑重門有驚龍頭秋水白波之音聞邊城暁雲緑林之陣不定仰恐先朝寄託之重俯乖聖世康和之風豈非委任失材致此災變乎朝慙夕惕寝興無聊抑魁首將門獸心人面結黨聚徒公行剽切狂謀不悛猶同朱髪之賊野心彌熾不異白額之禽陛下皇威遠振玄德潜通鈇鉞之誅未及神明之戮先加幽頭合契身殞於一箭之前遐通同歡首傳於千里之外開闢以来帝王之跡夷山息暴未有如當今速者



詔小野好古為追捕使長官

也微臣筋骨疲衰犬馬之力難展陛下聖徳具盛日月之光彌新以此施化無思不服伏願曲廻恕綸憐此匪石早停不堪之摂行亦収無功之重賞天地覆載之任躬聖襟而化下春秋生殺之令決叡慮而撫民然則樵夫野老謗議自停餘燼遺孽逆心長滅不勝悚懼屏營之情謹拝表以聞（江朝綱作之）

○九月詔左少將正五位下小野好古為追捕使長官（或曰南海征賊使長官）経基王為次官藤慶幸為判官大蔵春實為主典赴南海道兵三万八船二百艘水陸倶進直指伊豫藤國風聞官軍来大喜率兵迎之路遇賊將藤恒利

賊將藤恒利降藤國風

好古與經基國風合兵追擊純友

降國風。曰、聞汝純友之耳目也、何為屬我。恒利曰、純友信讒遠我、我豈坐中毒吻乎。國風具問賊中之事。恒利一々辨說、且陳利害。國風以恒利為前導、自將精兵一千人直進以擊、不意純友周章、不能拒之、悉棄軍儲、乘船浮海。國風欲逐之、恒利曰、不可。賊今雖敗、兵猶數万、若及船而戰、則我軍不利者必矣。不如全軍以待長官等之至、受其指揮。國風曰、善。既而好古至。好古與經基及國風等議、大發兵而追之。將及、會海上風起、煙波滔天、須臾失賊之所在。好古切齒仰天曰、噫、天未滅斯賊乎。退屯海濱。○冬十月、安



源英明卒作源氏小草

英明見二毛詩

天慶四年

藝國周防國連署言、追捕使左衛門尉某為賊被獲。○十一月、周防國飛驛言、鑄錢所為賊被燒。○十二月、土佐國言、賊掠八多郡、國中之士竭力拒之、賊兵中矢而死者太多、遂不得克而退。藏人頭從四位上兼左中將源英明卒。斉世者親王嫡子、母菅右相女也。英明好学有才能、属詩文、与菅文時講磬、有集五巻、名源氏小草、人皆称之。英明曽有見二毛詩、曰、吾年三十五、未覚形体衰、今朝懸明鏡、照見二毛姿、疑鏡猶未信、拭目重求鬚、可憐銀鍜下、抜得数茎絲、臨秋多愁緒、至此人重悲、悲止思率理、率理信可知、十六位四品、十七職拾遺、延長休明代、久忝白玉墀、来平無事暦、数採警衛褰、忝入宗室籍、官位得相持、顔回周賢者、未至三十期、潘岳晋名士、早著秋興詞、彼皆以於我、可喜始見遅。

辛丑四年、夏四月、藤純友襲大宰府、放兵急攻、焚其

藤純友屠太宰府

辟易驚起

良

越智好方属官軍有功賜賞

城郭、悉奪官財、府外士民之宅、屠戮無遺、外都變為曠野、西海諸州為之慘愴。○五月、授小野好古從四位下、勞軍務也。小野好古聞藤純友屠大宰府、大駭、率諸軍取陸路向西海、旌旗相連、晝夜兼行、會純友於筑前國博多津、邉奮呼大戰。藤慶幸・大藏春實、袒裼乱髪、手提短兵、馳入賊中、戎容桓々。藤恒利等亦殊勵勇氣、賊兵辟易、退而乘船。官軍乘勝繼入賊船、斬獲無數、遂奪賊船八百餘艘。純友大敗而北、賊將數輩各率其徒屬分散諸國。天慶之乱、越智好方自豫州率戰艦三百艘到筑紫、屬官軍討純友、有功賜



河野土居得能並為越智氏部属

大藏春實以軍功賜錦旗

藤原純友伏誅

赤錦直垂。越智氏世為豫州士林、其部族分為河野・土居・得能等數流。此役大藏春實以軍功賜錦旗短刀（大国所治）、任征西將軍。○六月、小野好古上書獻捷。初朝廷聞太宰府之變、詔藤忠文為征西大將軍遣之。忠文將發、會小野好古捷報之至而止。藤純友乘扁舟歸伊豫國、殘卒僅數十人耳。警固使橘遠保（或作高階）遠保率族卒二百人往擊之、純友不能拒之、遂為遠保被擒。純友子重太丸驍勇好殺、曽在軍中常為先登、到此奮擊而死、時年十三。既而純友伏誅、海賊平。○秋七月、藤純友及重太丸頸傳於京師、詔梟于右近

天慶六年
藤敦忠逝
稱枇杷中納言君寵尤渥源博雅有障則御宴罷矣

馬場三日俗傳天皇欲見其頭然以凶穢之物不可入禁庭故命画工往寫之云々
癸卯六年春三月中納言從三位藤敦忠逝世稱枇杷中納言敦忠能倭歌長管絃常與源博雅侍御宴敦忠没後博雅獨被召遇博雅若有障則御宴罷矣時人僉謂令枇杷納言存則博雅豈獨擅名哉○秋七月三品兵部卿親王元良薨年五十四能倭歌其聲太高元日大極殿奏賀遠響於鳥羽作道是年改造伊勢大神宮以大中臣茂生為造宮使自持統天皇以来伊勢兩宮每二十年改造之其遷宮者九月為恒式延長二年改造以来至此二十年故示此以後永為恒式若有故不滿二十年改造則謂之臨時遷宮其遷宮使必用大中臣氏茂生者延暦朝右大臣清麻呂六世孫頼親子也祭主大中臣頼基養之為子任大宮司云々



天慶七年
右大臣藤實頼辭職
第一表

甲辰七年夏六月右大臣藤實頼辭官第十表曰臣實頼言伏奉四月九日詔以臣為右大臣非分之職知其不堪外勢内寒汗流心戰臣幸生積善之門少兼餘慶之末謬以陋質早登清班献替多誤胡顏厚於榛木之皮進退增危春氷薄於秋蟬之翼況乎大臣四海儀表之官百寮具瞻之任也坡而失蹤已懼行李於虎尾食不甘味何調鹽梅於龍文夫有非常之才當居不次之地昔荀爽九十五日間昇台司巖穴之雲未散今微臣五十八日來辱袞職相門之塵

第二表
管仲還自伐孤竹迷惑失道仲放老馬而隨之

猶餘英俊進途世論成慶不肖尋跡樵夫反唇伏願陛下曲垂玄鑑停此黄扉然則賢路收責將逃銷骨之訕聖日傾心猶為衛足之葵不任悚懼屏營之情謹抗表陳讓以聞第二表曰中使右少將藤真忠至返臣上表抑臣下情骨驚迷方豈用老馬之智魂懼失色如逢真龍之降臣聞設官擇賢聖主之所慎者匪德之舉量己受任人臣之所避者過才之譏故孤巖排雲寫殘夢而求貌五湖賣藥隱宿霧而逃名況一家継元輔之位千載少儔同時居上公之官万古稀有撿舊跡於東周桓侯寧非司徒鄭武公之親尋



第三表

故實於西晉義陽即是太宰安平王之子變風詠德詩人歌而到今台星比輝良史載而鑒石如臣者無藝無才非文非武仰畏懸象未聞啓於問牛之途顧愧蹇驢何連鑣於司馬之氏流謙之誓指何不移伏願陛下曲改叡慮遠惜朝經停鴻名於愚質授謭官於賢材不任懇悚之情謹重拜表以聞第三表曰中使右少將藤季方降自五雲之衢不照再露之瞻奉宣天旨重返臣章類山雞之對圓鏡舞而何為同海鼇之載方壺打而難勝祈之最若心未有甘臣聞輔相之職衆務所帰地勢雖高人望不足者無當其任

雲母ハ竹名

天才雖大、政理不明者、難入其選、故古之聖帝明王深慎此舉者也、臣謹檢家譜、重聞故老、先功之後、中代以来、槐棘之間、棣華連蔓、廟堂之下、棟梁比甍、其能薄材謝、超元老而貪栄、憂重責深、當專統而慙徳、如微臣者、未曾有也、況家公居師傅之官、胤嗣辱燮理之任、遠問漢家、希傳彼此、近訪臣族、未遺此蹤、夫相國者、臣之厳親也、仰膝下而流汗、左僕射者、臣之伯父也、揖席上而収襟、臣幸雖多、世識難免、何以氷児之頑質、更隔雲母之古風乎、方今十室之邑、忠信可求、五歩之叢、芬々何絶、西京帝門、豈非陳丞相之



橘在列與源英明賽酒及三酌詩成十篇

天慶八年

巂宅南山芝澗、又是袁司徒之幽栖、求而用之、有益於政、齊鐵越椎、遂非臣任、伏願陛下早改丞相之職、更擇賢能之人、然則如焦之心烟銷、寸地成雨之謗雲霽、洞天不任荷懼之至、謹重拜表陳乞以聞、優詔不許、（已上三篇、江朝綱作之、）○冬十月、彈正少弼橘在列薙髪為僧、住延暦寺、（在列字ハ卿、和州守秘樹子也、少入大学頗有才誉、源英明曽欲試其風藻、一日相遇、忽命詩酒、酒及三酌、詩成十篇、英明顧謂座客曰、橘卿者實天才也、由是才名顕著、年三十補文章生、尋除安藝介、累遷彈正少弼、董務粛清、暇日寓心釈教、至是薙髪入叡山、改名尊敬、専以説法為業、然猶不廃文筆、佳句聞世、天暦年中、源順撫其詩文、編敬公集七巻、作之序、）

乙巳八年、是年太弟撰日観集二十巻、命従四位下

太弟撰日観集、大江維時作序

天慶九年

詔裂中原助信宿衣

式部大輔兼東宮學士江維時作序、其略曰、昔者弘仁天長之世、有凌雲文華秀麗集、其後百餘年絶而不續、天慶儲宮徳高監撫、學長誦該、自在藩之時、令狎近之輩採摭舊詩、起於兼和、泊于延喜、十人入選、二十巻成功、留心異才、分部同類、名曰日観集、蓋取扶桑名也、其所擢者、野篁、良春道、菅是善、江音人、橘廣相、都良香、菅道真、善清行、紀長谷雄、江千古也、只辨時代之先後、不依官爵之高卑云々

丙子九年、九月、詔裂藏人右衛門尉中原助信宿衣、天皇察助信好華美、乃捜其所隨裹中、則有紅衣、色



藤忠平上表、辞關白職

深、逆鱗特甚、裂破之、侍臣皆畏、初政之厳、（朱雀帝在位時、忠平有奏曰、外議竊言、今之政厳也、帝曰、朕嘗聞昭宣公言、政者如琴操、大絃急則小絃不堪、然則朕急如群臣何云々、今按村上帝初政之厳、蓋改先帝之緩乎、）忠平上表、辞關白職曰、臣言、功成退身、五千該訓在眼、年衰養病、百一素論可聞、誠是天道之有常、何在人事而可忘、臣猥以愚昧之身、久辱師範之職、計其星霜、已踰十祀、求其誠節、未得一端、陛下登極、更降聖詔、万機巨細、關白於臣、昔隨武子之多藝、事五君而濟時、晏平仲之一心、歷三代而輔政、如臣者、病趁老至、衰隨日加、白日之景已斜、赤龍之會難遇、智刃鋒沮、何分五教、於堯讓之

抽簪、解簪投而歸也，謂致仕也

紀貫之卒

始性理樞杼，難總万機，於漢興之時，訪古顧今，獨自慙懼。方今聖德日新，叡哲玄覽，搆山勵心，高卑共仰，如雲之化，湛海成量，遠近爭盡奔波之勤，乃決聖慮，而可求皇風之遠宣，何惱病臣，而更致王事之暫擁乎。為世為身，有謗無益。伏願陛下曲照愚丹，於一寸早停關白於庶機，然則漳浦欹枕，臥秋月而照夢魏闕，抽簪戴曉霜而送老，不勝悚懼之至，謹拜表以聞。不聽。江朝綱作。是年從五位上杢權頭紀貫之卒。江師記曰：藤公任謂具平親王曰：古今歌仙中，貫之可為第一。具平曰：有人麿，何於是具平撰人麿秀歌十首，公任撰貫之秀歌十首，相互較優劣。人麿優者七首，貫之優者三首。遂以人麿貫之為左右，冠定三十六人歌。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藤忠平
藤實頼左大臣
源高明右大臣
藤師輔
藤顯忠
藤師尹

菅文時詩序

村上天皇

諱成明，朱雀天皇同母弟。在位二十二年，改元四，曰天曆、天德、應和、康保。崩壽四十三，葬於葛野郡村上山陵。

丁未天曆元年正月己酉，天皇御綾綺殿，設內宴。親王公卿及文人等十餘輩陪焉。重明親王彈琴奏春鶯囀，揭花氣添春風，鶯聲韻管絃二題，賦詩。菅文時作鶯聲韻管絃詩序曰：夫內宴者，本是上陽之秘遊也。上陽喜氣與古不同，物色也，風光也，如有自然之感。方今節已移焉，景更義矣。春之可樂，蓋此時歟。故繡戶披閑，瓊簾晴卷，與天布德，烟霞出於女覽之間，

伯耆國藤是助叛

隨時施仁，雨露洽于叡賞之裏。於是絲綸有禁，坐席非寬，從事者霧人雖多，應詔者風客不幾，即是初月之古風，抑亦千載之一遇也乎。時妓舞粧樓，鳥歌禁樹，嬌聲出花之露，妙韻入管絃之風，感同致於相未離鴻去鴈之應春囀，會異氣而終混龍吟魚躍之伴曉啼。至夫調泥風而不和，曲咽露而自娛，燕姬之袖暫收，僚亂於舊拍，周郎之簪頻動，顧間閑於新花者也。既而粲元昔遊，春王之月漸落，周穆新會，西母之雲欲歸，敢託嚶鳴，聊獻狂聲云爾。庚申，伯耆國馳驛言：藤是助叛逆，率兵四百人濫掠士民。詔任追捕使。





藤忠文逝

○三月，鎮守府將軍平貞盛獻馬。貞盛討將門之後，威名日顯，進叙從四位下，任陸奧守，世稱平將軍。其子維衡、維將、維叙、維敏，共有武名，子孫繁衍。維衡者，清盛祖也；維將者，北條氏祖也。貞盛有良鎧，號唐皮；有名劍，號小烏。維衡傳之，以為家寶。貞盛曾自鎮府入洛，一夕往僧房止宿，從者皆歸。貞盛置弓矢於枕頭而臥。夜半，偷兒十餘輩入房，欲劫僧取物。貞盛驚覺而起，雜立偷兒之中，放矢前後射之，斃者數輩，其免者皆逃。貞盛追射殺之矣。貞盛弟曰繁盛，叙從五位下，任陸奧守，又為出羽，以鎮秋田城。繁盛子曰兼忠，兼忠子曰維茂，或曰維茂，繁盛子也，貞盛養為子。參議正四位下兼民部卿藤忠文逝。年七十五。詔贈中納言正三位。忠文，父居宇治，世稱宇治民部卿。忠文在寬平朝為內舍人，延喜朝為近衛少將，宿直時常繫寮馬於枕邊，終夜聞其嘶食秣之聲，不敢眠，其勤勞之志、

群卿議論酬藤忠文之功

至老不倦。忠文好鷹。達相法。重明親王到宇治。求良鷹。忠文擇鷹呈一聯。親王悅。而臂之歸路放之。取鳥其勢與凡鷹齊。親王不悅。又到宇治。返之。以求他鷹。忠文呈一鷹曰。此鷹五十丈之間。見鳥則無不追。繳之然有揮其主之相。故待王之再請。若有不中用。則勿憤焉。親王携歸。途中見鳥。放之。鷹高翔雲中。不知所至。果如其所相。忠文撫桃抜葉年。茂江朝綱過其旧宅。作詩曰。只看小暗宅邊柳。從來藤伊周遊宇治川。作排律一篇。第七句曰。村南柳摑將軍宅云云。俗傳。天慶之役。忠文再為大將軍。賊平及後。諸將恩賚固厚。群卿相議。源賞忠文以爵。藤實賴曰。忠文雖充上將之任。或半途而賊亡。或誅戮而敵殲。有名無功。何必擢賞。藤師輔曰。忠文與老成之器。躬賢大兵。直指賊場。成名赫々。風勢遠及。乃強



右大臣藤師輔上表辭職封

責不日而亡。由是觀之。忠文不可以謂無功也。且諸將各賜功。曰大將何濫恩哉。實賴不可其議。遂止。忠文聞之大恚。頻病家居。斷粒而死。臨死詛曰。實賴子孫世々式微。師輔子孫世々殷昌。後果如其言。世人祭之為神。所謂宇治離宮明神是也。云々。今按公卿補任。忠文班師之後。右衛門督備前守紀伊權守。歷歷任補何遑抱病家居乎。且自天慶四年至今年。其際相去殆五年。未嘗絕粒以支數歲之命也。況齡超古稀。幾其妄誕不待辨而白矣。詔右大臣藤師輔賜別封一千戶。師輔上表曰。臣才淺能薄。謬登崇班。量力披心。頻抗讓疏。遂無天監之照。中膽更有地分之加。上腴臣謹尋古來大臣之新除者。莫不割其職封返之公府。況臣任匪德重。貴與恩深。向槐路而履氷。顧茅土以添汗。家好儉素。不忝龍洞之愁。祿致陳紅。恐乖狐丘之誡。

始建菅公廟於北野

北野一夜忽生松千株

明人薩天錫題菅廟詩

雖惲嬰鱗。神襟不忍。黜招鬼瞰。伏乞鴻慈。據考舊典。折戶邑之一半。支國用之錙銖。非唯私浮雲於衡門。最願積輕塵於嵩嶽。不勝懇款之至。拜表以聞。不聽。菅文時作始建故右大臣菅道真廟於北野。祭之稱天神。俗傳。菅相之靈託右京七條坊婢文子曰。吾欲棲北野右近馬場。汝宜構一祠以祭之。又託近江國比良宮禰宜良種兒曰。吾素愛松。故所居之地必當生松。既而北野一夜忽生松千株。於是文子感其靈異。為之建小祠。藤師輔聞之。崇奉殊渥。遂奏新營一廟。時人尊之曰聖廟。稱其松曰一夜松云々。後世明人薩



藤忠平上表辭關白職

天錫流聞之。題菅廟詩曰。無常說法現神通。千里飛梅一夜松是也。一說。謂菅神託文子者。天慶三年七月十六日也。然未能營構焉。託良種者。天曆九年三月也。是年文子并朝日寺僧最珍始造靈祠。至天德三年。師輔改營大廈。又按。世稱菅神曰天滿大自在天神。或稱火雷神者。出自浮屠氏。曼殊院家傳曰。僧都遍救者。仲平子也。初補北野寺務職。遍救者曼殊院開基也。自是北野社僧隸曼殊院。曼殊院一號竹內。忠平上表辭關白職。不許。詔菅文時裁答書曰。勑得表。忽見遜讓之懷。公匡弼功績。化導慮高。前朝之聖明待公增輝。今朕

源公忠卒

之愚昧、賴誰披曚然先期而告老託病以陳情寧憶
藥石之至言唯望霧露之永散何流謙於四海之朝
霧欲浪跡於五湖之春煙乎至彼賢息數人共為將
相靡不貳因德進或以功登勿謂公之三四之子斯
乃朕之二八之臣天既與其爵世皆欽其賢亦何言
哉何言哉雖飾詞藻焉動心根縱養性花月且遊林
園之間猶思契風雲不離槐棘之上能體此意莫煩
後章從四位下前右大辨源公忠卒年六十公忠者光孝帝
孫大藏卿国紀子也延喜延長之際三補藏人甚被
親近或出任山城近江守太宰大貳或入任掃部内
藏助民部少輔右少辨歷中辨至右大辨延喜帝
好遊獵使公忠掌鷹犬公忠熟其事且能知鳥味每




天曆三年
藤忠平上表請致仕

食鴨曰此人瀨之鳥也彼交野之鳥也人異之屢試之
之共言不違或奏曰公忠者鷹飼也非可待殿上之事
人誤曰彼執行政事不見其闕失則雖違田獵之
何人妨有焉其咎過如此宵宮中有妖物每夜竊仁壽
殿臺代之燈油者天皇怪之公忠奏曰臣窺其所為
天皇許之一夕公忠獨匿暗中待之夜半有物竊油
而去公忠追之翹足蹴之妖物走而不見油流於地
公忠足傷自是其妖乃止天皇感其度量天慶八年
以病辭官世號滋野井辨
以倭歌鳴有集行于世
己酉三年春正月乙巳朔丁未忠平上表請致仕曰
星轉漢廻多過百年之半花開葉落纔進七旬之期
心先車懸涕與筆下臣聞四時之運春多樂秋多思
一生之間壯宜仕老宜退閑宵支頤追討往事寬平
之始服綺紈而遊蓬萊之宮延喜之年飛冠蓋而趍

震宸樹御座之背屏風也

槐棘之路上皇受禪之日荷重任而振衣實曆開元
之朝當諧禀而亂步代歷四代心是一心臨梅少味
只消日於藥餌之中舟纖無功欲退身於江海之上
爰丹心消盡方寸之灰積胸玄鬢化乘一把之絲在
鏡帶爵松寒指雲之幹仰瞻震宸末追抽簪之齡猶
馳汲責之意況當杖朝之剣彌切致事之襟伏願聖
鑑曲垂允容罷臣官職早許翹首之誠令守止足之
分然則松窓寄身席斥月於逃名之地蘿蓮刻跡縮
孤雲於終身之朋不勝明時辭恩之情謹拜表以聞
江朝綱作甲寅上皇幸二條院設盛宴於花下式部卿親




大江朝綱詩序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

王敦實中務卿親王重明左大臣藤實賴右大臣藤
師輔大納言藤顯忠中納言源高明藤在衡參議源
兼明及式部大輔江維時左中辨江朝綱文章博士
橘直幹大內記菅文時等文人二十二人陪焉以落
花亂舞衣為題賦詩江朝綱作序曰紫宮之東横街
之北不経幾程有一仙居蓋太上皇適世之別館也
天縱風流地得形勝屬千花之爭縦賜一日之佳遊
王公卿士皆是龍尾之昔臣墨客伶人莫不鳳城之
舊僕於是遠尋姑射之岫誰傳鶯歌亦問無何之鄉
不奏蛾舞挨俗之韻雖高賞物之跡猶闕是則我皇

藤忠平上表、請致仕

仁及動植、德邁曩古也、于時九春漸闌、百藥散落、當舞袖之迹進、混花色而漫飛、迄彼離鴻之歌忽起、飛燕之態早廻、萬朶自飄、眼迷赴節之處、千株競發、魂亂轉裾之程、不知落花之為舞衣也、舞衣之為落花也、人間勝事於是而盡、何必蕙帶蘿衣抽簪於北山之北、蘭橈桂檝鼓枻於東海之東、然後樂其閑放、養其幽情者乎、臣謬入仙家、雖為半日之客、恐歸舊里、纔逢七世之孫、徙倚而立、未定去留云爾、藤忠平上表、固請致仕、曰、向者正月丁未、臨告老之期、上遜職文章、登日中使右中將良岑義方至、高傳鳳詔、而擲



地不許、鶴唳之聞、天臣謹讀天書、心顏靡託、雖知綸旨之難逆、更迷蓄念之不移、夫周公旦者千年之大聖、金石比堅、司馬孚者三代之重臣、珪璋挺質、精爽不衰、與善之德既茂、氣力猶健、輔仁之訓長傳、以此為比、尤所慙懼、臣性素尫羸、重以疾疹、心源畏風、驚魂於瑠璃之色、鬢霜先曙、逆恨於蒲柳之秋、故壯年強仕之齡、早有錦綴之歎、斜景朽邁之日、彌増怖遽之情、況天慶七年以來、藥石不靜、行歩已衰、朝天之服空疊、塵滿匣中、向闕之車徒拋、鼠卵茵上、代勞刀疲頓、放瘦馬於塞外之草、濟時志屈、欲逐虛舟於浪

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忠平薨

上之花、七十年來悔既往於素飡之責、三百篇裹愧不歸於式微之詞、忘盈思損、即是累年累日之懐也、辭寵逃名、豈只一朝一夕之志乎、古語曰、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欲開福謙之門、以退進賢之路、伏願早降陛下之丟鑑、曲照微臣之丹誠、尋朝章於明文、停夜行於暗箕、然則魏闕曉星自免空首之謗、家山春夢將遂高枕之欅、攪筆詞極、臨紙汎瀾、不任誠懼恐悚之至、謹拜表以聞、乙酉、關白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忠平薨於小一條第、年七十、世稱小一條太政大臣、無貴無賤、聞訃皆悲哀、忠平為人直厚和敷、不好傲逸、不要華美、有官事則束帯立朝、自



鄭重須頑也

藤氏三平

延暦寺僧上状、請修講堂

謝王、遂無惰容、延長八年、雷震清涼殿、群臣失常、獨忠平神色不變、其守持率如此、世人太重之、忠平第一洞有宗像社、每朝下車而過焉、貴賴師輔省定時亦然、忠平薨、諸子位貴、而徒歩而其過路、石無滑泥之難、故他人過此、則避其路不踏之、神誅忠平曰、公位貴於我、然其禮敬鄭重、我甚不安、忠平奏加神位、忠平好花木、其別館掘池、築假山、並種瞿麥於其上、号花山、又有棗一樹、枝繁盛、世以為名木、其遺誡及日用行事、世傳稱之、時平、仲平、忠平、有三平之号、○夏四月、延暦寺僧侶捧牒状於近江國府、請修講堂、曰、竊以吾山者貴府之鎮護、貴府者吾山之檀那、譬猶鷲峯與王舎雙擧於二諦而已、是故六時行道之砌、共祈貴境之豊饒、三密観念之窓、各禱貴境之快樂、是乃都鄙緇素普所見聞也、方今講堂營造年久、破壊日增、楹桁而暮雨

延暦寺座主延昌上表賀立太子

半摧，梁傾而晴虹將斷，若無修造，必致頽倒。由是寺家廻策，上麓采材，綃羽製衣，積礫為山。然啣淶之鳥遂難填海，穿土之苗未足成林。自非官家之借力，何得講堂之復故。願察此意，枉加憐愍。上自長官下及掌固，分彼隨川之俸，備此不日之功。然則淵山之僧俱歆國之力，彌驗三德之未定。入府君之夢，兩岐之麥，必播州民之歌。○八月，延暦寺座主延昌上表賀立太子，曰，伏聞儲君殿下正太子之尊，就少陽之位，湛袍藍紳，懽懽市朝，蕙帳蓬扉，欣欣巖谷。伏惟殿下感瑶光而託孕，應瑞氣而誕姿，生而神聰，已掩軒



商山四皓佐漢惠帝

轅於五帝之德，立是天授，豈假羽翼于四皓之賢。既賀寢膳之有問，益悅監撫之有歸。鴻景之基開於磐石，鸞殿之志安於泰山。昔者周武之育成王，全繼聖哲之體，漢文之生景帝，寔齊恭儉之名。周漢之風于玆可觀。嗟哉，出鷇之鳳雛，起煙霄於咫尺，離胎之龍子，致雲雨於須臾。斯乃累因高殖，宿分不定，猶日之不可踰，天之不可階者也。延昌棲深山之古洞，絕驚喜鵲之聲，樂大廈之新成，欲表賀燕之志。○冬十月，菊花宴，召三公卿相及文人等，上總太守章明親王、中納言源高明、參議江維時、及江朝綱、紀在昌、橘直

源順等奉勅撰和歌於梨壷

梨壷五人

幹、三統元夏等各賦詩。師輔意謂，宴畢則賜宸翰御製，以為家珍。然朗詠未畢，實頼強取御製懷之。師輔默然。詔源順、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紀時文、坂上望城撰倭歌於梨壷。（梨壷一名昭陽舍）世稱梨壷五人。藏人右少將藤伊尹為撰倭歌所別當。天皇染宸翰賜奉行宣旨。既而源順記其事曰，左親衛藤亞將者，當世之賢大夫也。雄劍在腰，拔則秋霜三尺，雌黄自口，吟亦寒玉一聲。送于跪彼仙殿之綺莚，啣此宸筆之綸命。天下彌知忠鯁不撓、艷情相兼之臣。昔雖柿下大夫振英聲於萬葉，花山僧正馳高興於片雲，而亦傳人



天暦七年

吳越王錢弘佐使蔣承勲來朝

問之虛詞，未賜聖上之真跡。見今思古，斯矣希矣。于時天暦五年，歲次辛亥，莢初換之月，朱草鞭盡之時。（歴年撰成三十巻奏覧。所謂後撰倭歌集是也。）又勅源順等五人加訓點於萬葉集。（倚稱自四十七倭字行于世，人皆讚其易讀，而不解得萬葉集者已久矣。順奉勅殫思研精，若有不貪讀者，則遍詁古言之深，在於世諺者，雖民間之鄙語，無不以詳意，遂畢全部之點。自是以来，古風再興，雖婦女之輩，得親萬葉集者，順之功也。）

壬子七年三月，大納言正三位兼民部卿藤元方逝，年六十六。（世傳元方女譲元子，一曰祐姫，入内為更衣，寵於天皇，生第一皇子廣平。元方大喜，謂他日可為儲君。及憲平為太子，元方失望，憤恚成病而逝。冷泉帝狂於妖邪，花山帝愛而致病，三條帝患眼喪明，共是元方為祟之所致也。）○秋七月，吳越王錢弘佐使蔣承

右大臣藤師輔答呉越王書

勲來呈書右大臣藤師輔投答書曰蔣承勲來投傳華札蒼波萬里素意一封重以嘉惠歡賜集懷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錦綺珍寶奈國憲何然而志緒或纖叢竹之色德馨或引沈檀之薫愛之則雖忘玉條辭之則似嫌蘭契強以容納蓋只感君子親仁之義也今抽微情聊寄答信以少為遺到願撿領秋初風凉伏惟動履清勝空望落日長係私戀而已蔣承勲還書不盡言菅文時作

天曆八年

文章博士橘直幹上書請兼民部大輔

甲寅八年八月正五位下文章博士橘直幹上書請兼民部大輔曰直幹謹撿案內天曆三年自大學頭



大內記拜當職之日所帶兩官皆停止之朝家始置文章博士之後未聞其例四年三統元夏自式部少輔補儒職之日不罷少輔而賜兼字拜除之恩惟一榮枯之分不同依人而異事雖似偏頗代天而授官誠懸運命獨守一職爰歷七年今撿前例職經博士見在當朝者江維時為博士兼式部少輔朝綱先兼左少辨後兼民部大輔紀在昌先兼式部少輔後兼民部大輔大內記菅在躬兼右少辨等是也抑儒官之例不越次第而三善文明三統元夏等皆是直幹之下職末座也藤國光者直幹任官之後所問之秀

提耳所以誨之者諄且切也

才也式部少輔每有其闕三人超我迺被拜任乃至明法善道等博士皆帶顯職溫官或兼二寮之頭助為一朝之要樞或兼警衛判斷之職掌國典親戚之嚴直幹不量涯分謬竊大業之名既非器用自漏明時之祿年齡漸傾潘頭霜雪一半進退惟谷每歩山川千里望後進之歡華眼疲雲路對傍人之榮貴顏低泥沙獨仕有道之邦而抱貧賤之耻久顧不運之質多積淪落之悲騰夫近代成業之輩悉是儒門之亂也文籍隨身提撕在耳少者二十有餘老者僅過三十皆繼箕裘咸列昇進直幹生於累葉刺史之家



緑袍人子之服朱紱侍臣之服也

素無一卷文書之蓄況乎未及成人早喪慈父弱冠之初入虎圍而問風教壯年之際依螢幌而疊歲華道之艱難俗之寒苦其所經歷莫不究嘗適遇漢主好文之時周公重士之日出自蓽門日屋之底遂仰朝廷青雲之高獻策於春宮纔及上第棄年於夏曆已盈強仕始念縱臨衰邁之期當越風塵之客今悔徒餔聖人之糟粕永陷窮苦之淵竊見頃年之例雖太政官史生藏人所出納皆是緑袍之時經上官諸司之濫飽朱紱之後潤連城數國之脂膏堂上如花門前成市方今計學海之嶮難如渉百萬里之波濤

數奇命隻不耦合也

陸沈謂人中隱者也喻無水而沈

嚐吏途之榮燿不及五六童之信從瓢簟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藋深鎖雨濕原憲之樞昔者不改其樂今則難堪其憂固知儒業之拙總是數奇之源也若深其道則必受其飢焉彌及末代之流須為後昆之誡直幹比年唯恃天道亦憑聖明而蒼蒼之玄遠難荅瑣瑣之素懷未遂伏惟昇殿是象外之選也俗骨不可以踏蓬萊之雲尚書亦天下之望也庸才不可以攀臺閣之月至民部大輔者專非溫潤之地即是恒例之兼官也誰為過分之榮職乎徒銷日月不若趍馳伏請殊蒙天恩兼補此闕暫慰陸沉淹屈之愁



天皇賞直幹上書曰文云筆云固可愛翫

天皇重文書

書奏天皇使侍臣讀之至依人異事雖似偏頗代天授官誠懸運命天顏勃然讀者股栗既而至瓢簟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藋深鎖雨濕原憲之樞玉音三四誦之嘆曰彼亦一世之文士也何沈躬之至此乎哉是朕之過也即日詔任民部大輔天皇謂侍臣曰覧此狀則其筆體鮮麗宛似道風蓋直幹倍道風而書之乎問之果然天皇曰文云筆云固可愛翫而後常置此書於御牀傍天德四年九重罹火之日天皇顧侍臣曰直幹之書免火乎否曾不問其餘之珍貨時人聞之感天皇之重文也

天曆九年

左大臣藤實賴上表菅文時作

撝挹如謙退

乙卯九年春正月朔詔停節會依當故太皇太后諱月也〇九月左大臣藤實賴上表辭左少將曰臣竊以近衛大將者分閫之重任絶席之崇班鋭氣過人乃可率三軍之貔貅威風振世乃可掃萬里之煙塵臣累非孫呉職是周衛謬以相將之胤叩歷左右之勤帷帳無籌何高枕於幕府車甲難練寧緩帶於韓門顧鶴列而心慙杖龍節而魂惧是以苦凝丹祈頻上白疏慰喩之旨前後徒深撝挹之懷歳月未遂虛受差人已逢秋霜之十八回妄授不休無堪春氷之數百步況齒髮早衰筋力漸盡警巡之白蓋少歸休



文時閤人感偷兒

菅文時上書

之夕猶多暫趍紫庭疲如遠征之卒動臥白屋義非近伏之臣人心曾不寬容天變屢以譴告雖欲永逸其可得乎仁者必勇股肱誰非爪牙賢人為兵冠蓋皆是介冑隴山雲暗李將軍之在家穎水波閑蔡征虜之未仕求而致之我政自理伏願鴻慈罷此武職俾臣專優游台司望苑之間無留連星旄電戰之下不勝悾款屛營之至謹拜表以聞時菅文時作不聽傳稱文時此表遍傳輦下人人皆嘆賞之夜偷兒歎華戎表寃文時門契闊人曰主人為誰荅曰隴山雲暗穎水波閑之詞者此主翁之所作也偷兒避去〇十二月菅文時上書曰夫孝稱要道明王之化爰施義貴隨時聖人之教攸著伏惟皇

帝陛下天經在懷人德歸厚追愷風而悲聲未息望
諒月而憂色更深上春鹿鳴總不欲聽聖哀之至凡
情何堪抑正旦良宴得萬國之歡心即是孝也七日
勝遊調三陽之佳氣豈非禮乎俯望此二節會依舊
無停專存禮義不擧音樂然則不舞不歌天仙之洞
雖靜以醉以飽雲龍之庭猶隆至如踏歌之類偏是
耳目之娛無便於改月何妨於壷年但合射之儀國
家大務昔東漢之君三月行禮將洽萬物達其餘崩
也後代相承或用此候彼曲臺春深射宮景暖芳草
隨步之地落花拂衣之朝顯茲嘉辰縱其壯觀臣等



勅藤時信鎮護北狄

工藤氏出所

十六藤氏出根起

奉詔內外施行謹錄事狀伏聽天裁勅從五位下駿
河守藤時信鎮護北狄時信其先出自左大臣武智
麻呂四男參議乙麻呂乙麻呂七世孫從五位上常
陸介維幾娶平高望女生遠江介為憲任秋田城介
曾為木工助故以工藤為氏時信者為憲孫也世住
東州以為武人所謂二階堂狩野伊藤等數家皆工
藤部屬而分處相模伊豆駿河遠江之間俗傳武人出自藤
氏者任修理進者號進藤任齋宮助者號齋藤任衛
門佐者號佐藤任兵衛者號衛藤任內藏助者號內
藤任主馬首者號首藤首通音作須任近江國者號
近藤任尾張介者號尾藤任遠江介者號遠藤任伊
豆介者號伊藤任加賀介者號加藤任備後介者號
後藤任周防介者號周藤併工藤稱十六藤也但任

天曆十年

服給天下詔書菅文時草之

安房介者號安藤以其世系出源氏故不算之藤或轉作東者誤也
丙辰十年秋七月詔減服御常膳且免諸國田租調庸
命菅文時草詔書曰儉者德之本也明王能廸惠者仁
之原也聖主必施朕以寡薄誤守洪基居黃屋而不驕
從丹符而自約化非春風澤殊時雨慎日之日空積有年
之年難逢況頃者甘澍不降苦旱久盛園圃不見青草
之色壠畝多含赤地之愁夫德政防邪善言招福殷宗
雊鼎之雉忻耳之妖攸懼宋景退舍之星守心之變非
異其朕服御常膳等物宜重省減左右馬寮秣穀一切
擁絶諸行役非要者量事且停又狴圄之中恐有冤者



天德元年

大江朝綱逝有系

速命所司申慮放出加之天下諸國有水之處任給百
姓灌溉先貧後富高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
賑贍又免除五畿七道諸國天曆五年以來調庸未進
而在民身者但東海東山山陽三道驛戶田租限三
箇年殊從厚免若冊誠有盛蒼穹無欺則降霈澤於
不日望穀稼於如雲普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
丁巳天德元年春正月醫博士和氣時雨任典藥頭
和氣氏典藥始于此　參議正四位下大江朝綱逝年七十二天
皇太惜焉朝綱音人孫玉淵子世稱音人為江相公
故呼朝綱曰後江相公朝綱少時慕白樂天之為人

江朝綱撰新國史
菅文時上封事三條
封事第一

而愛其詩、一夕夢遇樂天而接語、從此文章日進、歷
仕三朝、才名赫著、先是左大臣藤實頼奉詔使朝綱
撰新國史四十四卷、録宇多醍醐朱雀三帝之事、朝
綱博學多聞、無書不讀、凡世之事文章者皆尊崇之、
渤海人曾重其文才、以不弁三公為不幸也、其名之
動外國如此、右少辨菅文時上封事三條、其一、請禁
奢侈、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
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寬其
製、官途締交之饈、窮陸海而盡珍、私門求媚之饋、剪
綺羅而數器、富者傾産業、貧者失家資、然而且愁且



好、所以不息者、一恩容身、一難免俗耳、是故雖明詔
頻降、嚴禁無緩、而積習生常、流遁忘還、令天下愚夫
愚婦謂風教而為不宜、謂霜科而為無用、伏望重勅
有司、更張舊法、若致容隱、殊加譴責、抑朝廷所行、從
制猶違、人君所好、承指盡速、故書曰、違上所命、從厥
攸好、傳曰、上之所為、人之所歸、昔吳王好劒客、百姓
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夫餓與瘢者、是人
之所厭、然尚不嗜味、不避危者、唯欲從上之好也、況
於救弊之謀、何有違命之輩乎、伏惟采椽上階、清風
扇千古、損膳減服、紫泥新於今、猶頗内彌、親儉外總

封事第二

過奢、見其僭侈者則惡之、聞其節儉者則嘉之、天下
將知其去奢而好儉、誰敢費已財、逆君心者哉、斯實
所以不禁而止、不令而行也、然則浮偽之俗自改、敦
厖之化可成、其二、請停賣官、曰、量能授官、則官乃理、
擇材任職、則職乃循、若不量而授、不擇而任、則人謂
之謬妄、俗為之衰亡、方今授任之道、非不正、黜陟之
規、非不明、然時有以財、官人公家以為助國用、衆庶
以為輕天工、於是功勞之臣自退、聚斂之輩爭進、至
於令彼暴客猾民殉不義之富、彌深憲於貪殘、良吏
冑子企無厭之求、更簿籍於官學、望其化盛治平、不



封事第三

亦難哉、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
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其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
降逮桓靈之后、初開占賣之官、皇綱遂紊、帝業已衰、
歷訪漢家之典、略考皇朝之記、未有賣官而敦俗、齎
職而安民者矣、伏望早改彼澆時之政、令返於淳世
之風、若憂國用、則每事必行儉約、若行儉約、則何乏
貨財、欲利之源、從此暗滅、廉正之路、自然將開、其三、
請不廢鴻臚館、而懷遠人、勵文士、曰、鴻臚館為外賓
所置也、星律多積、雲構頻頽、頃年以來、堂宇欲盡、所
司不能修造、公家空以廢忘、禮曰、以舊防為無所用

小野道風上書

而壞之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必有亂患恐彼歸化之國慕徳之郷得風聞於萬里成狐疑於兩端一以為君恩薄而無懐柔之情一以為國用乏而無合弘之力加之國家故事蕃客朝時擇通賢之倫任行人之職禮遇之中賓主闘筆又招諸生能文者令預餞別之席因玆翰苑鋭思之士無不以對蕃客為其心朝方今詞人才子頗相誡曰人命有限世途難抛何徒勤苦於風月之間乎請見鴻臚館之不可復為文場矣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仲尼不許以為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今陳不廢此館者蓋



亦為文章道焉夫文章者王者所以覩風俗厚人倫感鬼神成教化也無翼而飛無脛而至歆國見之而知有智者故憚而不侵殊俗聞之而覺有賢人故畏而自服魏文帝所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者也伏望深圖遠慮勿廢失此賓館然則遐方不離心文上無倦業則示海外以仁澤之廣耀天下以威風之高也右三條依天暦八年七月綸旨上奏如右臣素不達政道之要只空竊儒士之名詔是難逃義苟無隱遂忘罪責敢狂言書奏勅賜禄嘉之木工頭正五位下野道風上書請補山城守兼近江權介曰

道風謹撿近代拜除之例自當寮頭登四品之榮爵者不改年暦預一國之烹鮮焉藤兼三任奥州橘惟風任伊州等是也道風自加爵級數移星霜毎見除書頻漏渙渥輸忠貞於奉國積夙夜之勤公春秋一十二歳之時初奉龍顔之聖主労績五十四年之日已為鶴髮之衰翁少藝少能非神非妙然而紫宸殿之皇居七回書賢聖之障子大嘗會之實祚両度黷畫圖之屏風其餘臨時奉勅不可勝計方今微功之下日月彌深薄劾之中恩慈未至観三朝之徳化身猶雖沉本朝隔萬里之波濤名是得播唐國望雲謝



藤芳子為女御

藤師尹兒硯碎怒逐其兒

天徳四年歌合會式

遠聞於呉會就日仰洪施於堯天伏乞乾臨殊降雨露非典山城公愛之秩將浴汙府兼任之恩納藤芳子於宣耀殿為女御中納言師尹女姿色佳麗天皇寵之皇后稍妬之（傳稱師尹甚愛芳子嚴飾其調度其中宝硯一面家珍之最也篋之巾之以授芳子入内日迫守司啓閲巾篋以見硯誤墮之而破碎守司驚懼以為必死也師尹幼兒憐之曰汝勿憂之我活汝命守司悅而謝之既而師尹見硯碎而大怒欲罪守司兒曰是余誤墮之師尹怒氣不解遂逐兒而出之於外乳母唯独傍之犬人啼而止之不聽兒遂不言其守司之所為故雖乳母不知之經日而兒病没於外舍師尹悔之不及守司悲而為僧詣師尹自首師尹始知其實大驚然不愿罪守司）

庚申四年三月御清涼殿開歌合會一方以更衣為頭典侍掌侍命婦女藏人屬之一方以藏人頭藤伊

天徳歌合記

尹為頭侍臣屬之以金銀飾花樹着歌於其枝公卿列參源延光源博雅為左右講師批評之間御厨供菓左大臣實頼獻御酒奏絲竹實頼彈箏參議藤朝成吹笙大納言藤師尹調琵琶源雅信拍子賜御衣於實頼其餘侍臣各賜祿有差天徳歌合記曰三月晦日天皇御清涼殿催歌合之御遊豫賜勅題霞一首鶯二首柳一首櫻三首餘醾藤葛春首夏各一首杜鵑二首卯花夏草各一首戀五首都二十首藤朝忠坂上望城橘好古大中臣能宣本院侍從少貳命婦壬生忠見源順為左方歌人平兼盛清原元輔藤元真中務藤博古為右方歌人而分宮女及侍臣為左右念人各三十餘輩及期左右各獻洲濱臺製擬洲濱之形勢且雕刻山水花草等飾以金銀共競華美而載歌於其上不記其名左大臣藤實頼右大將藤顯忠參議藤朝成候南簀大納言源高明參議源雅信候北簀以右



兵工督源延光為左講師中將源博雅為右講師特勅左大臣為判者實頼辞曰臣統雖竊六義之風體輙難弁左右之優劣詔曰若不定勝負則闕今日之逸興於是左右交講一番霞歌左者朝忠右者兼盛左為勝二番鶯題順與兼盛為左右順勝之三番同題朝忠兼盛相番左又勝之四番柳歌望城兼盛相對兼盛為勝五番櫻題朝忠為左元輔為右朝忠為勝六番同題能宣兼盛相偶左右為持無優劣謂之持七番同題左少貳命婦右中務以命婦為勝八番餘醾順與兼盛為敵以兼盛為負九番藤朝忠兼盛為左右兼盛勝之十番暮春左朝忠右博古左勝右負十一番首夏能宣中務左右為持十二番卯花忠見兼盛為對以忠見為負十三番杜鵑題望城兼盛為番而持也十四番同題忠見元真左右又持也十五番夏草左忠見右兼盛以左為勝十六番戀歌朝忠中務為左右而朝忠勝之十七番同題能宣中務為對中務為負十八番同題本院侍從中務左右為持十九番同題朝忠與元真為左右而左勝之二十番同題忠見為左兼盛為右實頼謂左優也然有所感矣曰臣不能決焉詔曰左右共好然何不定輸贏

忠見兼盛勝負不決時天皇微吟右歌高明曰叡慮在右方

壬生忠見負憂鬱成病而卒

藤師輔薨號九條右大臣

哉實頼猶豫讓源高明高明默而不荅此時天皇微吟右歌高明謂實頼曰叡慮在右方是兼盛為勝憑誦之則左勝者十一番右勝者五番左右持者四番也事畢公卿侍臣等堪其能者各奏絲竹饗莚夜闌賜御衣於實頼白袴於高明其餘賜祿各有差明日勅使藏人賜左右洲濱臺於后宮歷日左方輩相互詠歌贈酬欣々然忠見自謂戀歌秀逸然不能勝憂鬱成病未幾而卒其潜心於倭歌如此時人皆憐之按世歌合儀式多是倣此時之例○五月壬寅右大臣正二位藤師輔薨歳五十三師輔少時夢伸兩脚於朱雀門前而兩手抱内裏聞者皆謂家門可盛也曾夜行俄命從者停車少焉曰可行車既而語人曰見百鬼夜行故其遇則停車拜之其去則行車聞者以奇之嘗臘末赴紀貫之宅談倭歌臨歸其所帶魚袋損元會既近



藤忠平解所帶魚袋掛松枝投之師輔

藤師輔女安子誕太子

未及補之而告忠平忠平解其所帶魚袋掛松枝投之師輔甚悦使貫之祝之貫之詠歌寓掛池魚於千歳松陰之意以賀之其後安子備女御處望冠母及其懷胎而師輔與藤元方守庚申在宮中與元方賭雙陸師輔握骰祝曰我所願可遂則重六可出投骰則重六也滿坐以為吉兆元方不平而退女御果生第二皇子超第一皇子元方娘所産立為太子及忠平薨而與實頼相並執政然以外戚之親專被委任焉師輔撫人寛優不隔新舊故候忠平門下者皆依頼之百官畏敬之既鎮樞榮貴時人猶惜其壽短而不為攝關也遺令薄葬然伊尹等不能從焉世稱九條右大臣又稱坊城大臣其日記曰九曆又有遺誡若干條

倉橋弘重等侵入源滿仲宅被射獲

平兼盛上書

〔皇后依服餌熱、藏人頭伊尹宅〕戊申、夜盜入武藏守源滿仲宅、滿仲射獲其一人、曰倉橋弘重、自首云、中務卿親王〔闕名〕第二男親繁王爲魁、中臣良材紀近輔等爲阿黨、滿仲奏之、勅遣檢非違使右衛門志錦文明等搜捕近輔、求親繁良材不得之、從五位上平兼盛上書請任勘解由次官兼圖書頭曰、兼盛少日入學、多年編蒲適奉寮試、已以及第、於是龍門浪嶮、鱗飛年遙、俄變本望纔關氏爵、天暦四年任越前權守、秩滿解任、遭放還畢、任中之間所成功課、具錄事狀上奏、先畢爾來、散位之勞七年于玆、同時拜官之人、後年預爵之輩、



或躡青雲之色、或振玉佩之聲、兼盛獨漏明時之恩、徒老白屋之睡、寔雖知天運之有限、何不仰王道之無偏、以職試臣者君恩也、依恩致功者臣職也、拔良將於卒伍、擇賢佐於民黎、謀略應機而存、績行當事而見、其志合者、風雲之感忽至、其節立者、虎鼠之用自分、兼盛備非文史、守乖武官、鳳闕曉星、長天秉燭之志、龍庭夜月、空忘鳴絃之勤、忠依何而顯、恩依何以加、徒抱勁草之節、多送疾風之秋、爰暗室燈滅、漏屋風寒、欲卜頭陀於山林、則人臣未見任意之禮、擬思遊蕩於江湖、則王法重存出關之禁、只有籠鳥戀

轍魚轍跡之魚

右大臣藤原顯忠上表辭職

雲之思、未免轍魚近肆之悲、方今聖日雲暖、鳥雀高翔飛揚之翅、恩波渥遙、鱗甲皆追踊躍之情、兼盛同遇一聖之化、何抱多年之愁、望請殊蒙鴻恩被拜此闕、將盡奉公之節、○九月、右大臣藤原顯忠上表辭職、曰、伏奉去月己丑詔命、以臣爲右大臣、忽望寵樹、退通眼驚、獨立恩涯、進退股慄、臣才非越倫、智無周物、謬承餘慶於素葉之下、猥登不次於群英之前、昔見喉舌之星、夜思朝務、今在心膂之地、秋履春氷、天德碩者、蹤雖隱而名自顯、器俊者、齡雖傾而用不衰、磻溪之風雲暗應也、七年望而同車、當川之巖穴盡延、



蹉跎失足也、又失時也

温明殿神鏡鳴　大内災

也、八旬近而閉閣、如臣之老者何所堪哉、聲聞本自寂寞、年鬢早以蹉跎、無力之可以致效、無慮之可以立功、世論定應責臣實、鬼瞰必不許臣虛受、伏願陛下迴日月之光、改雲雨之潤、更擇忠信於十室、莫闕愚庸於三旌、不任荷懼屏營之至、謹抗表以聞、〔菅文時作〕不聽、温明殿神鏡鳴、庚申、大内災、猛焔燒空、宮殿門舍悉成焦土、累代珍寶殆盡、神鏡亦罹火、及晩火氣漸消、左中將源重光〔代明親王子〕到温明殿跡求之、瓦上有鏡、雖有些瑕、圓規不損、光明赫然、重光入奏之、天皇驚喜、乃奉藏之、〔或説曰、神鏡自飛出匣、懸于南殿庭上之櫻樹、藤實頼捧袂受〕

內侍所賢所之稱謂

應和元年

菅文時詩序

之。禁秘抄曰、古者內侍以溫明殿為房、故溫明殿號內侍所。神鏡嘗飛出欲上天、女官懸于袖以奉留之、焉是女官守護神鏡、其號賢所者、以神鏡在焉、故號之也。

辛酉應和元年二月改元戊戌、天皇御釣殿、玩櫻花、設文宴、召才子五十人陪焉。四位五人、五位十四人、六位四人、文章得業生六人、文章生三人、擬文章生二十人、學生二人。詔賦花光水上浮詩、且別賜流鶯遠和琴題試詩。菅文時作花光水上浮詩序、曰、冷泉院者萬葉之仙宮、百花之一洞也。景趣幽奇、煙霞勝絕。聖上暫出紫闥、近幸綺閣以來、供奉無暇者、瑞露薰風、扈從猶留者、詩情歌思。及至春輝漸闌、物色可愛、人間之芳菲欲盡、象外之風煙猶濃、爰宴于林下之池臺、誠有以矣。觀其花綻在岸、水清盈科、花蕚映而水下照、水滌光而花上鮮。瑩日瑩風、高低千顆萬顆之玉、染枝染浪、表裏一入再入之紅。誰謂水無心、濃艷臨而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而影動脣。嗟呼、花之遇時、水之得地者歟。夫布政之庭、風流未必于敵、昵閣兼之者、此地也。好文之代、德化未必光于黃炎、兼之者我君也。故筆硯承恩、絲竹含賞、即將閱詩律以為擇賢之道、播樂章以為易俗之音也。明聖之事、猗乎盛哉。于時宴入夜景、醉蕩春風、詠歌於琪樹之陰、踏舞於沙涯之畔、文時籍非煙客、名謝風人、



文時成文、天皇為停駕

謬、以詩家之末塵、叨霑樂池之餘澤。記言者昔勤也、叙事者新責也。敢對華塘、聊獻實錄。是日文時序文晚成、更漏正深。天皇問曰、成乎。文時對曰、未也。良久又問曰、成乎。對曰、未也。既而鳳駕將出、序文初成、文時捧之跪于輦側。講師大內記藤雅材發音、曰、冷泉院者萬葉之仙宮、百花之一洞也。天皇停駕傾耳。至供奉無暇者、瑞露薰風、天皇欣然曰、可喜可喜。至誰謂水無心、濃艷臨而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而影動脣、天皇不堪歎賞、卸駕朗詠、又開宴席、使扈從之群臣傳誦之、宴闌賜天盃於文時、嘉其老于文事、

鎮守府將軍源經基卒、為清和源氏鼻祖

文時拜舞謝之。及天明而車駕還宮。正四位上左衛門權佐鎮守府將軍源經基卒。貞純親王子也。以貞純為清和帝第六子、故世稱經基為六孫王。經基善騎射、武略超人。滿仲其長子也。其次滿政、滿季、滿快、滿生、滿重、滿時、皆以武名聞于世。凡後世稱清和源氏者、皆以經基為鼻祖。傳稱經基生于西八條第、及卒其靈為八尺龍入園池、立祠祭之、後為律院。滿仲履歷見下。滿政號村岡大夫、又號八嶋冠者、歷仕出為伊豫武藏陸奧守、任鎮守府將軍、入為兵部丞兵庫允左馬助左衛門尉治部少輔、叙從四位下。其為陸奧守時、栽松二株於武隈、後為倭歌者流口實。滿季仕為治部丞兵庫助武藏守、叙從四位上。滿快任相模及下野守右衛門尉、叙從五位上。滿政滿季滿快子孫繁多、共為武人在東方諸國。滿生以下子孫不聞。從四位下

藤高光退隱天皇賜和歌

右少將藤高光辭官退隱叡山横川之邊高光師輔庶子也幼而頴敏天暦二年八月應徽候御前奉詔諳誦文選三都賦序天皇嘉之其後官階漸進高光素有離世之志然以師輔在故抂志同塵到此乃遂初懐天皇詠倭歌賜之高光荅歌歴年去横川而入多武峯𦀌遁終老世稱爲多武峯前少將或曰高光遣伊尹等行支多失而進世詔伊勢祭主大中臣公節罷其職以大中臣元房代之初大中臣利世無嗣養外族橘公節以爲己子授大中臣姓承襲神職及天德之火災宮人氏人等奏訴曰今麻呂以來非大中臣氏則不能補



尚侍藤貴子逝恩賜非常

應和三年

祭主是神之所享而入所普知也方今公節偶掌此職彼本橘氏神其不享之乎故靈神成祟禁闕罹災吾從竊恐焉伏冀早罷公節職以大中臣氏任之廷議猶豫不果頻訴不已故及茲元房高基子也自是以来祭主不任他姓○冬十月前尚侍藤貴子逝年五十九忠平女也延喜年中入文彦太子宮太子薨後守貞節天慶元年任尚侍叙從三位八年叙正三位事父母孝道殊篤至此贈正一位以追襃之且賜絹百疋布二百端爲喪資詔曰貴子雖非當時親戚功勞之人爲其節操如此後代以尚侍之職不可必預此恩

癸亥三年六月中納言從三位大江維時逝歳七十六詔贈從二位維時守二音人孫千古子也世稱江納言維時聰敏記聽不忘諳遷都以

大江維時逝編千歳佳句又著養生抄

維時入宋傳兵書来

来筆下歴舎世々之主名其移換年月及其忌日試問之無遺失人以爲奇曾爲藏人時勅書前栽草花之名皆以倭字記之有嘲之者維時曰若以真字書之而園丁不能非之則不便時宜嘲者嘆服暇日採出古今詩句分類編之名曰千歳佳句行于世又著養生抄三巻或曰維時曾夢菅丞相来告曰公之才學勝朝綱覚後大喜自書千日録之中然時論僉謂其文章與朝綱相去遠矣俗傳維時延喜御宇入宋朝傳黄石公兵書来以爲家法故後来言兵法者以江家爲師範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藤實頼　左大臣源高明　右大臣藤師尹

廿八甲子　康保元年　當宗太祖乾德二年

僧淨藏寂　始栽左近櫻於殿庭

村上天皇

冷泉天皇附

諱憲平村上帝第一子母中宮藤原氏右大臣師輔女在位二年改元一曰安和讓位皇太弟後四十四年崩壽六十二葬櫻本乾原

甲子康保元年冬十二月僧淨藏寂淨藏三善清行第八子性聰黠四歳讀千字文七歳請父爲僧寡欲教於玄昭學悉曇章於大惠且天文醫卜紋歌皆習熟之頗奇術爲世被知至此終于八坂雲居寺年七十四或曰淨藏後還俗生子是年栽櫻樹於南殿庭禁秘抄曰南殿櫻樹者自遷都草創有之歴代枯則改栽之古帝城曰桓武帝遷都之始栽梅樹於南殿及承和年中枯矣仁明帝改栽之天德火災燒失至此初栽櫻樹此樹吉野山之産而在重明親王家今移栽禁庭所謂左近櫻是也頃年清凉殿梅樹枯詔侍臣曰擇

西京寡婦梅歌

右大臣藤顯忠薨

治具謂治飲食也

橘直幹聯句

好木可以栽於此、徧尋東京、不得之、西京寡婦家有梅樹、其花殊美、乃移栽之、見其枝掛倭歌、其歌曰、勅也者最可畏鶯之問宿者如何答、乃備叡覽、問曰、花主為誰乎、奏曰、謂是貫之女也、詔曰、風流如此、何妄移之哉、乃名其樹曰鶯宿梅○夏四月甲子、右大臣從二位兼左大將藤顯忠薨、歲六十六（顯忠性儉約、而出少從者、入之治具、唯在朝行事、知其為大臣、然好愛良馬、常繫駿蹄、往訪者厭其家之冷、驚其廐之壯、世稱富小路右大臣、詔贈從一位、或曰正二位）式部大輔橘直幹獻梅一株、詔植之於仁壽殿東庭（直幹以詩鳴世、其集不傳、僅存佳句、見公任朗詠、其隣家詩曰、春烟迎謙簾前色、曉浪潛分枕上声、其得意之句也、嘗遊石山、得一聯曰、蒼波路遠雲千里、白霧山深鳥一声、



源高明行任大臣之饗實頼作池之藤浪

敦實親王薨

蟬丸退居相坂

葬村上天皇於山城國村上山陵

時人嘆美之、此後僧奝然入宋、以此一聯為自作、改為霞千里蟲一声、宋人曰、恥為）壬午、天皇御南殿、以大納言源高明為右大臣（高明行任大臣之饗、請實頼為尊者、實頼辭曰、年老腰痛、不堪拜揖、若其日雨、而庭儀可畧、則往而已、高明為之祈雨、及期果雨、實頼自間道赴焉、高明假造藤花、繫於池邊松枝、其影映水添雨、而迎風浪搖、座客皆曰、是實池之藤浪也、以為風流之第）○三月辛卯、式部卿親王敦實薨、歲七十五（敦實濟於琵琶、其雜色有蟬丸者、候侍有年、故聞知以慣熟焉、遂為妙手、及敦實之薨、蟬丸退居相坂、詠倭歌以述情、俗傳蟬丸目盲、後世瞽者弄琵琶始於此）○六月葬天皇於山城國葛野郡村上山陵、奉號村上天皇、天皇專心政治、以賑恤為急務、天曆之政新人耳目、世人崇戴之、與延喜並稱焉、嘗問侍臣曰、朕政外議如何、對曰、舉世僉

主殿寮進松明率分堂見草生

天皇好文挙賢才

謂寛也、詔曰、然則譽朕也、朕政嚴則下民爭堪之哉一日天皇在南殿、端坐良久、時有老司一人、候于階下、天皇問曰、吁、老司今日之政、汝以謂何、對曰、一人在上、四海泰平、珍重萬福、但主殿寮進松明、率分堂見草生（參聽訟、及以夜、則主殿寮進松明、言訟之多也、率分堂諸國貢調之所納也、此時諸國水旱、貢租廢怛、故少人來）天皇頗有愧色、彌修德政、天皇自幼好文、苟有文才、則雖一人之士、不肯捨之、故才士滿朝、文風大起、嘗覽藤雅材鶴鳴九皐詩序、愛其文章、憐其沈淪、召藏人頭源延光、責之曰、汝居其職、不薦斯才、使朕知之太晚、可謂遺念、是後雅材寵遇殆厚、其納



天皇彈琴大唐廉承武来舞于御前

能率如此、毎日御記若干卷、藏官府（世傳、天皇太嗜絲竹、就中琵琶之彈其所得也、一夕對月、下御撥於四絃、夜深人定、御脉寥々、時有一異人、縹緲而來、舞于御前、有影無形、天皇異之、問曰、何人、對曰、大唐樂博士廉承武也、性能琵琶、先是登仙、飛行空中、今夜聞御手之妙音、不堪感歎、乘月而來、且奏曰、臣有五秘曲、曰流泉、曰啄木、曰楊真、曰上玄、曰石象、是臣平生得意之曲也、往昔承和年中、藤貞敏隨遣唐使、來于中朝、登時臣在人間、因貞敏之懇請、而授流泉・啄木・楊真三曲、其餘二曲愛重、而不肯授焉、方今陛下妙技絕倫、臣豈可久秘乎、乃奉授上玄・石象二曲、天皇大喜、對話良久、承武忽然而去、廉承武者、昔遇貞敏、時号劉二郎者也、此後此曲傳于世矣）丙午、叙位、實頼疾不朝、逮晚、參議藤伊尹等赴其家、問其疾、坐闕伊尹談及今日叙位之事、實頼愕然曰、吾未知之、吁、是何人之所奏行乎、右少將藤為光在側、進曰、右大

揚名關白

守平親王為皇太弟

藤實頼上表乞身

臣源高明與大納言藤在衡相議及此實頼作色曰吾在其職不知其政真可謂揚名關白也揚名有名無實之謂

○九月丙戌朔以皇弟守平親王為皇太弟大納言藤師尹兼皇太弟傅中納言藤師氏兼春宮大夫初先帝愛為平親王以天皇多病故欲以為儲貳既而元服源高明納其女為為平妃舅搭相睦常在里第天皇異之外戚藤氏不悦及先帝崩而實頼稱遺詔黜為平翼戴守平於是為平喪志高明亦不平實頼上表乞身曰誠之至深者其詞無詞文之偏質者其體少體臣有愚懇罔知所陳臣天爵不該人位徒貴塞賢路而謗毀穿耳重寵澤而慙惕交胸才識全違常迷問山中書生之喘形氣早悴唯思趁淮南道君之蹤及至秋景既過夜漏漸永老眼不寐静想微躬生於呂豢之末長於延喜之間戴曉星飲夕氷所歷者四代之聖化棘露淹槐風積漸迫于七旬之頽齢於是耄隨年加心機求退而忘進病逐日劇事皆昨是而今非歎之最奇雖泣軒雲之長斷福之猶景復仰堯日之新昇臣乃謂仁已被退無物不霑潤恩光施舊是臣自遭逢鳴吠可通骸骨可賜豈圖更尋家風於塵瓶還降關白之紫綬驚以獻章膝頻瀝而



藤實頼上表

汗不支懼之向闕身強行而脚難支是故覲天自惰道民無功縦有政教之可急行只當馳意又有詔命之可固争何曾犯顏治理之道恐從兹虧况雲物呈災星怪尤甚昔東漢未衰之世權臣多因咎異而去官今中霄有變之時羯司誰見譴告而安位伏願陛下殊垂玄鑑曲照丹祈矜臣攝藥且仕之情允臣税駕永歸之請斯乃國家所以上答天心下協人望攘災沴於一旦期休祥於萬年也菅文時作實頼上表曰從蒙寵章請逃崇號攀雑樹而鳴情不達仰鳳扆而涙汗俱流拙旨難明假岳筆而猶暗老懐欲述伏綸紙而更愁臣聞悔吝者任重之所招也其咎不暇旋踵謗毀者禄厚之所蓄也其疵不待洗皮臣雖不敏嘗服斯言况亦今月十九日勅賜内舎人左右近衛為臣隨身兵仗殊私異賞前至後加臣之愚朦竊有惑矣若謂賜不虞之備苟臣有忠信之甲何更枉無窮之恩為臣分警衛之威崇海嶋於篇詔習潮聲而畏稚飾野猿衮晃顏煙色而嫌華性之天然人物一致者也臣名浮於行威成於榮才華早闕道素之苑荒凉寵澤最深方亦之地悚越非輕君之恩非獻臣之幸唯此非據未忍默休伏願玄鑑曲光丹祈前後二

大納言藤在衡設尚齒會

南相印南淵年名也

恩一皆停罷然則陛下則哲之明彌昭微臣匪服之
識自弭菅文時作不聽○三月庚寅大納言藤在衡設尚
齒會于粟田山莊七叟各脱朝衣著直衣行酒賦詩
先是貞觀年中摘年名始設此會澄時菅是善為席
者故追其舊例請式部推大輔菅文時作之序曰尚
齒之會時義遠哉源起唐室會昌白氏水石之居塵
及皇朝貞觀南相山林之窟傳來數百萬里絶後九
十三年藤亜相者儒雅宗匠國家孝德憶舊遊於七
叟訪洴獨於二方大相國尊閣聞之嘉歎乃見贈倭
唐兩會寫眞畫障各一張容鬢皆顕後素詞句足知



其中冊亜相悦之顧示曰吾黨數人生涯日暮其寛
老志須貴占賢東山別業有水有花水可與人心酌
而不竭花欲與我道久而彌芳暮春三月煙景最好
風舞詠歌不亦美乎於是雲閑而入澗戸鳥迎而休
林堂座以鬚髮而居情因詩酒而暢及至山漏既盡
歌舞與酣猶且傍水移觴蔭花卿盃傲然怡然忘吾
生復將幾時耳當斯時也君子丈夫之心在敬老者
倩見其逍遙動履之拔俗貪臣為王尚書之蓮府麗
則麗矣恨唯有紅顔之賓嵇中叔之竹林幽則幽矣
嫌殆非素論之士未若此會首上皆霜鬢中共露進

貶左大臣源高明

源滿仲源繁延藤千晴僧蓮茂黨與高明

談王道於樵路退泥風情於雲心一觴一詠養性其
間焉文時歩於樂天三年猶已衰之齡也遊於勝地
一日非是老之幸哉重之以叙事誰敢謂當任斯無
外孫之詞猥追曽祖之蹤各賦六韻兼應實録云爾
壬寅貶左大臣正二位兼左大將源高明為太宰府
推帥初天皇即位已來委萬機于實頼實頼總百官
進退隨意獨高明為首廞之大臣齡高望重實頼恥
憚之藤師尹不悦既而實頼有病至今茲稍重不堪
執政於是朝廷之事粗成于高明之手師尹等彌不
平欲託事以黜之源滿仲源繁延源繁延或作藤敏延藤千晴



及僧蓮茂等素蒙高明之眷遇頻出入其家交際相
善情實無匿先是繁延等夜會于右近馬寮語曰方
今藤氏世權政道有私慍其心者雖一介寒士得路
青雲不慍其旨者雖宗室之秀功臣之裔徒老蓬草
天子唯垂拱臥病耳時運如此吾恐天下竟為藤氏
有吾黨元是功臣之後也安能鬱鬱坐見社稷之為
他人之有乎竊以皇弟式部卿親王為平仁厚撫下
可謂天子之量且與左相府有舅婿之好吾與諸君
要式部卿親王及左相急赴関東起義兵則天下嚮
義之徒何不響應景從乎於是親王即位左相握柄

面折直指人過失也
滿仲以小忿遺大事

則吾輩亦隨量任官富貴終身善哉大夫之志已決諸君謂何滿仲千晴額焉蓮茂曰吾雖空門之徒而與諸君久結方外之交宜預其謀而行華蓮之奇法繁延欣然曰最哉最哉吾輩得志則相共奏請授僧正職蓮茂喜其後屢會合而議以大事高明未之知焉一日繁延在高明之家與滿仲角力滿仲力劣繁延擲滿仲于格子滿仲不悦忽生辭隙繁延面折曰吁卿以小忿遺大事乎乃欲害之滿仲彌怒直赴藤師尹家告其密謀師尹曰高明亦與其謀乎滿仲曰否唯繁延之所為也師尹厲聲曰高明何不與之有



但佯為不知耳滿仲出師尹促駕參内奏曰源高明有異志欲廢陛下以立為平親王雖然藤氏一族為國之干城不易動搖故密命源繁延藤千晴稱干戈于関東彼等勇氣超群固是萬人之敵也事若遲緩則天患生矣宜急貶高明于西府處繁延千晴于大刑天皇駭然曰惟右相計焉師尹乃召群卿警衛諸陳遣參議藤文範于源高明家告以天譴之旨高明悵然曰蒼天有上宗廟在下吾何圖不軌而背天子乎且吾老矣殘涯無幾不忍為異卿之鬼假饒左相之位難保而幸在洛土得一枝之棲息則足矣願足

汗言綸言也

源繁延藤千晴僧蓮茂被捕洛中騷動

下為吾謝天皇文範曰汗言不反天譴惟重千陳百謝公志不遂文範歸翌日癸卯高明出洛赴西府幼兒経房啼泣請從勅許之其餘部屬不許從焉遣撿非違使源滿季滿仲弟率兵捕源繁延藤千晴久頼千晴子及僧蓮茂洛中騷動殆如天慶之亂右大臣兼右大將藤師尹任左大臣轉左大將大納言藤在衡任右大臣權大納言藤伊尹任大納言兼右大將中納言橘好古兼民部卿傳稱高明既貶在衡家族皆賀曰台位闕焉吾君其必補之在衡怒曰高明以皇家懿親遭不幸之變可憐可哀何賀我私事哉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二十六終

執政
攝政太政大臣
藤實賴
藤伊尹
關白太政大臣
藤兼通
藤賴忠
左大臣
源高明
藤在衡
源兼明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二十七　自天祿元年至永觀元年

春齋林恕　撰
齋孫林　昇　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邊約郎　訓解

## 圓融天皇

諱守平、冷泉天皇同母弟、在位十五年、改元五、曰天祿、天延、貞元、天元、永觀、傳位皇太子、後七年崩、壽三十三、葬混、歲胃村上陵側、

庚午、天祿元年、五月、攝政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實賴薨、年七十一、詔贈正一位、封尾張國、謚清愼公、實賴居小野宮、世人稱之曰小野宮殿下、實賴少而能倭



源雅信
右大臣
藤兼家
清愼公薨、撰後撰集、又與江朝綱編新国史

歌、天曆朝撰後撰集時、其所詠多載之、又時々賦詩、曾奉勅使江朝綱等諸儒編新國史、為人嚴重、執政二十年、威權無雙、且熟朝儀、人皆取則、及冷泉帝即位、雖為攝政、然追慕村上先帝、且以其齡高、故委政務於伊尹等、唯總大綱而已、其日記曰水心記、常陳設菓實於門傍、洛童來往者聚喫之、偶語多々、實賴隔壁聞之、以知下情、及薨、洛人皆悲慕焉、後人謂本朝王道、天曆以上為盛也焉、安和以下、政在權門、而王道衰矣○七月、詔曰、明主任臣、資舟檝而濟世、忠臣奉主、同股肱而效功、故無為扇化、唯委賢宰之元

鹽梅棟梁並謂賢宰相也
籙帝王相傳之国録也
槐庭三公處所寄如任
隨身兵仗、賜帶刀武士隨以護其身也

功也、有載傳蹤、是藉良佐之輔導也、朕齡在童稚、位登鴻基、沖襟惟冨春秋之花月、叡慮未達政理之皇風、所憑者鹽梅之和味、所仰者棟梁之固基、右大臣藤氏、山岳比其功名、朝野露其德輝、協百僚而皆歡、總萬機而能辨、時務不滯、庶事有成、既典攝籙於槐庭之職、何肩列位於松樹之封乎、其寄最重、其階涯加、殊增褒崇於最蜀、將施威嚴於當時、授從二位、又賜內舍人二人、左右近衛各四人、以為隨身兵仗、虎賁侶警、含曉刄於秋霜、鳥號自張、撫上弦於斜月、新使盛其權衡、以可尊其儀刑、主者施行○十月、左大



藤在衡薨
橘正通寄藤在衡詩

臣從二位藤在衡薨、年七十九、詔贈從一位、在衡築別業于粟田、每有官暇、乃往游息焉、世稱粟田左大臣、在衡魚名之後、有賴子、或曰僧如無子、有賴養之、村上帝朝為侍讀、其女正姬為女御、產致平昭平、常告帝令讀何等之書、在衡亦在家而讀其書、且參朝之時、載其書於車中誦之、是以侍筵之日、應對不滯、帝以為博識也、在官三十餘年、雖風雨不敢怠焉、帝以為勤勞、故遂年登庸、在衡少在大學寮、與橘正通同硯席、既而在衡任式部少輔、叙五品、補藏人、職時正通僅宮內少丞也、因作一律寄在衡曰、吏部侍郎

後漢梁鴻標高節隱山中嘗過京作五噫之歌
具平親王詩後題詞
潘謝潘岳謝安皆西晋人

職侍中、着緋、初出紫微宮、銀魚腰底辭春水、綾鶴衣間舞曉風、花月一窓交昔昵、雲泥萬里眼今窮、省身還耻相知久、君是當初竹馬童、其後在衡官爵粹進、致身卿相、正通自若、常歎其不遇、其後在衡為納言、時陪其宴賦詩、其序末曰、齡亞顏駟過三代而猶潛、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去留未定、請垂博愛、時人恠之、或曰、正通此序、在具平親王第而作、源為憲聞而恠之、既而正通出洛、避世、不知其所終、後来具平親王題其詩集後曰、君詩一帙涙盈巾、潘謝末流原憲身、黄巻鎮携踈牖月、青衫長帶古叢春、文華留作荊山玉、風骨消為萬里塵、



赦源高明歸洛
規子内親王雅騷

未會茫々天道理、満朝朱紫彼何人、或曰、正通出洛之後、引妻子赴高麗國、彼國主善遇之、授以高爵、○三月四日、詔赦源高明歸洛、居葛野別業、○秋八月、皇妹規子内親王齋于野宮、栽草花於庭、放松蟲鈴蟲於叢間、召歌人等詠其趣者若干首、歌成、使加賀掾橘正通講之、請前和泉守源順判其優劣、命學生源為憲記其始末、為憲者、光孝帝玄孫、與正通為順門人、按據此段、則正通猶在世間、未詳其避世為何時、然彼嘆不遇之素志、閑于在衡、故既記其事於在衡薨下、○冬十一月丁巳朔、摂政太政大臣正二位藤伊尹薨、年四十九、世稱一條摂政、詔贈正一位、封參河

兼通以中宮安子書備天覧

國、謚謙徳公、伊尹姿儀美麗、才藝有餘、最能倭哥、自撰其集、託名曰大藏史生豊景、及為摂政、甚好華奢、其設大饗、座上諸具無不美也、遠方珍味無不致也、車馬衣服、道路側目、其家号曰世尊寺、詔、権中納言藤兼通曰、朕未堪事、汝宜為輔佐、乃任内大臣、関白萬機、兼通嘗侍中宮安子、而賜宴、宴酣、安子操一紙書曰、関白之職、宜逐次以補之、兼通拜受之、藏于袖中數年、所謂逐次者、兄弟相及也、及伊尹薨、廷議僉謂関白之職、頼忠當焉、兼通窺間直詣御林、出年来所藏之一紙、以備天覧、天皇曰、一紙雖舊、手澤猶新、乃濺懐舊之涙、即日命下、先是兼通任參議、其弟兼家已為中納言、今茲之春、兼通任権中



兼通兼家争権相隙
遇之指到兼家門者
天延元年
圖書頭藤篤茂上書

納言、兼家轉大納言、兼通憤其超己、昆弟不睦、至此兼通執柄、乃超兼家直進任内大臣、宿憤始解、而嫉兼家如故、其宅相隣、毎聞車音馬嘶之到兼家門、乃遣人而認其為誰、人遇之不善、人皆憚兼通之威、而無訪兼家者、偶有素睦兼家而不可不赴其宅者、則窺兼通之出而赴焉、或及深夜往訪之者亦有之、
辛未天延元年正月、從五位上圖書頭兼丹波介藤篤茂上書、請任木工頭兼大内記淡路守曰、篤茂任寮之後十箇年矣、忠貞不怠、勞績已深、昔在槐市共螢雪齊聲價者、或升青雲之路、或駕朱輪之車、曳舄而朝

苗裔、上官之所服、青裔、人子之所服

衡門、隱士門

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師事之、有先從隗始之語

是等闕、謂木工頭淡路守等闕職也

天則雙鳧曉飛葉縣之月、露冕而莅境、則五馬春入荊州之雲、又有出自一司之長、以為百城之宰者、妻孥飽煖、童僕歡娯、彼何人哉、獨愧運命、謹尋案內成業之輩、必被優異矣、篤茂早成進士之名、今辱官長之職、苗杉年舊、蓬鬢霜新、貧而讀書、顏子一瓢之飲、豈老而無宅、蔣生猶有三逕之居、秘書者閑官之至極也、只供香火之法筵、丹州者兼任之虛名也、未潤涓塵之公俸、性是頑魯、雖甘貧於衡門之蓬蓽、非夷齊難忍餓於首陽之薇、宜尼有言曰、耕則飢在其中、學則祿在其中、初信斯言、今知其妄、方今代屬休明、人露仁澤、昔顏駟之白首、而三代不遇也、漢武召見而即為會稽之守矣、今篤茂之丹心、而十年沈淪也、明時哀憐、而不賜隨分之官哉、篤茂編柳久、執其勤、飲冰未辭其苦、若幸恤勤苦、拔滯淹者、世稱文之不墜、人知學之無虛、然則琢玉之器、多出自孔門、命世之才、彌滿於朝廷、所謂燕王之市骨、重隗而駿馬自來、賢士早至者乎、抑非儒士而任大內記者、延喜聖代藤諸蔭是也、以往之例、不可勝計、木工頭者五位之官也、試欲勵愚節、淡路守者一小國也、何必擇循良、望請、特蒙天恩、任是等闕、戴無偏之化、仰有道之風、



天延二年

藤原兼通上表、辭太政大臣、弗許

清階、清要之位階也

菅輔昭詩序

篤茂、真夏玄孫也

壬申二年三月、兼通上表辭官、曰、伏奉去月廿八日詔命、以臣為太政大臣、恩越恆涯、事出望表、累足而立、進退失圖、撫心而思、冰炭同器、臣伏惟太政大臣者、有德之選也、訓導之禮重、又崇萬事從、此化盛、儀刑之寄深、彌大四海、由是風清、昔營丘在周、猶是七十之晚遇也、安平居齊、寧非八旬之早衰乎、今臣性是用心多闕、齡則知命、未遇謬以無能之陋身、忽忝非據之重任、未知功臣苗胤、無賢無愚、必可至大位歟、且將戚里枝親、雖老雖少、亦可登清階歟、不然多士之朝、得人之世、何日抛蘭蕙而不苅、十步之外採蓬、嫌鶉鷟而不招、一林之中駈雀哉、是臣之所以忘寢止飡、心寒面熱也、伏願宸波廻露、叡景曲照、更降一切之新命、令返三司之末班、不勝戰汗屏營之至、謹拜表陳讓、以聞、菅文時作、不許、同月上皇召文人於冷泉院、賦隔花遙勸酒詩、菅輔昭作序、曰、王城東南半里餘、有一玉洞矣、煙霞春濃、泉石秋冷、蓋我太上皇叡賞宸遊之地也、自彼遁世、揖尊逐處、占靜謌鶯舞鶴、追從于褰裳之行、草色林輝、抵兼於脫屣之步、於是于林于莹、有花有酒、酒隔花而遙酌、味帶香而彌醇、

藐姑射山有神人焉膚若氷雪
厭々安也詩厭々夜飲
藤朝成逝

宿鳥鳴以似謠戸之淺深遊蜂繞以如撿巡之多少
嗟呼唱遲從何方經梅塢而擧白記籌是幾物過杏
園而折紅出濃粧出繁艷愁眉忽展眼界之春穿宿
雪穿煖霞俗骨欲倒醉郷之月于時釣天宴闌玉漏
夢半絲竹間奏咸陽縣之地自清觴詠不休藐姑射
之山欲曙輔昭泝於李門之浪二年朝恩未及蹈於
蓬壺之雲十日夜飲既酣厭々然獨迷花酒之下云
爾傳稱自此頗出其會期使輔昭居院中不與父文時通問疑其有助筆也後日文時見之曰曰十
日則似屈指討日不若改作一日也○夏四月中納言從三位藤朝成
逝歳五十八朝成少時從其兄朝忠初朝參天曆帝



伊尹朝成生隙起本
暍死中暑而死也

見其體肥形醜怪問之曰誰哉朝忠曰某弟也詔曰
有才能否對曰頗學問且吹笛乃賜笛吹曰有才能
否對曰頗學問且吹笛乃賜笛吹之則高響殿内天
皇奇之自此近侍登庸世継物語曰朝成與藤伊尹同為殿上侍臣及藏人頭
闕朝成請伊尹曰補貫首之闕者非足下則我也足
下有椒旁之親不省之則遺恨不可忘焉足下願為
我避此一榮則何喜加焉伊尹曰諾我將辭之卿其
勿勞思既而勅以伊尹為藏人頭乃拜任焉朝成甚
怨之與伊尹不睦経年伊尹攝政或譏朝成於伊尹
曰彼往年之怨今猶不散伊尹卿之朝成聞之恐而
往謝之立閤下良久不能謁焉其時炎暑殊甚朝成
待之至夕陽伊尹遂不出見之朝成怒曰斯公欲暍
死我乎乃投笏而立笏忽折既而歸家罵曰我以死
報彼耳誓曰此怨累世綿々不可絶彼公子孫無男
無女不可令繁榮者必矣遂積憤而死故伊尹短命
其子孫不榮伊尹子孫不能過朝成舊宅前云々今

藤朝成大食如流
贈位藤淑姫

按朝成者定方之子而延喜帝之外戚也其所願何
必止貫首哉見其昇進至中納言可知焉按公卿補
任職事補任天曆九年八月十七日伊尹朝成共任
藏人頭且共任參議朝成先於伊尹二年何以可怨
伊尹哉如世継説則朝成死靈以為伊尹之祟然伊
尹薨後二年朝成逝然則世継所言蓋其俗傳妄説
乎又按古事談曰伊尹朝成共望為參議然朝成先
任焉及伊尹攝政時朝成為中納言詣伊尹第請補
大納言闕待良久而伊尹出見之曰昔參議之任得
遂卿願今亞相之望唯在我心朝成不悦而出欲乘
車而先投笏笏忽破裂未幾而伊尹薨此朝成生靈
為祟也云々此説雖怪然其年紀與公卿補任合或
記曰朝成大食如流自厭其太肥欲減其食然不滿腹則不能輟箸○六月詔贈藤淑
姫從四位下淑姫菅根女醍醐帝女御兼明母也淑
姫嘗欲建一寺占地於洛之西北未成而卒兼明踵
其遺言建立梵宇號觀音寺以私稲三千束為燈分



藤兼明能書與道風頡頏
菅文時上状請叙從三位

料其後改寺名號施無畏寺奏請以為定額寺而又
加給私稲三千束按戲鴻堂法帖載日本国王子書且有施無畏寺之事栄花物語謂
兼明能書不劣道風由是觀之則兼明筆跡流傳中華乎蓋奝然寂昭等所齎到乎○十一月
正四位下式部太輔兼文章博士菅文時上状請叙
從三位曰文時延長之初召候内御書所兼平之末
為文章得業生天慶五年對策及第歷内記十餘年
仕辨官九箇年應和二年叙四位康保元年任當職自
爾已来十箇年當時儒者獻策之勞莫先於文時者
矣太宰大貳藤國光等皆後年之登科也伏撿故實
儒家任式部太輔者以十年已下勞必拜八座參議八員

藤文時小野奉時並能書當時詔勅位記等作書咸與焉

是謂八座之例近則三善清行以八年勞藤元方以十年勞大江維時以六年勞皆任參議如曾祖父是善者勞僅三年被拜除也自餘之例不違具陳去夏略引此例潛訴蒼穹昇聽不達抱愁而止厥後數月抑淚懷舊初拜內史之時即奉仕五畿七道諸神位記事名號之訛階級之誤獨自所考正總六千餘社其三千六百餘是文時手書凢內史局藤國均去職之後小野奉時未仕之間詔勅宣命位記等文時作書相兼數年勤仕至天曆二年始直撰式所三年二月為試経勅使是皆從蒙宣旨專竭愚忠歷仕辨官之日



文時撰叙位略例国史所事本堂講書事等

例務之外勤勞匪一臨時奉勅作進數紙文筆其役猶如在柱史時又別蒙詔命撰進叙位略例一帙目録合十一卷求文籍於公私盡心情於案牘誠雖非驚目文文猶可為指掌之備矣儒者之忠何勤過此又撰國史所事及本堂講書事等其勤未終曾無所陳文時策試之次當時第一也吏部之勞往古無比況彼色々勤績先後重疊又依有公卿之定所作進之文是度々論奏及朔旦賀表等也事即在公誠心如一就中彼表推尋前例作者之儒無不公卿元慶則亡祖右大臣昌泰則中納言紀長谷雄延喜則三

善清行天曆則大江朝綱也貞觀以往皆公卿須見前蹤彌露中膽然而更披家譜詳案物情高祖父清公以儒學勞叙從三位是以文時變八座難登之情仰三品有例之恩方今筋力盡於五代之朝年齡及於八旬之暮若不蒙渙澤忽填溝壑則恐天下文士海內學徒不知公家用賢捨愚之意偏見文時之沉淪相誡皆以為勿以風月之情奉君勿以儒雅之事報國矣詩書禮樂之道從此而可永荒謹案故實朔旦冬至有恩詔篤學者蒙爵賞高年者預給廩文時學雖淺而業傳於家年雖衰而誠在於公爰知此嘉



藤倫寧橘伊輔藤為雅源順等上状

昇沈如黜陟

瑞之冬至文時遭逢之秋也望請天裁垂以曲照殊被授從三位之階縦世人且嘲且崇嗔為三位之博士則文時雖生雖死得為一家之幸翁總是天下歡豫之一端國家福祚之大本也不聽○十二月藤倫寧橘伊輔藤為雅源順上状曰倫寧等謹撿舊史比聖明於日月以無所不照也喻皇恩於雨露以無所不潤也上能施均一之德下必盡無貳之節而七八年來正月叙位之外頻有踐祚大嘗會等臨時之叙位新叙已積舊吏自滯其舊吏之中昇沉不一或殊功不聞早有蒙抽賞者或愚忠徒疲久有被弃置者

前晝熊而悦者少、釜中生魚而愁者多、若明恩之無偏、何以遺此愁乎、謹撿故實叙位之年、即任分憂者、蔵人式部民部丞外記官史等也、此五人者、非唯劇務要職、其本或諸道成業、或諸司積勞、雖叙位停止之年、而殊被叙用、其来尚矣、至于大蔵丞織部正撿非違使者、其賜爵各有年限、又新叙之後、未必早拜國、而年来暫居其職、一二年間、或依佗勞、或依氏擧、不得年限早被叙者、偏假名於本官本職、與彼五人、同被拜除、或均一職、累拜兩國、比肩繼踵、荷恩戴德、愛新叙之輩、望此職者八人、去任之吏彌被抑遏、若



每年先盡新叙、其餘纔及舊吏、則雖叶拾濟事有功無過之輩、而逐年可入積薪之底、何春再期散木之榮、當于斯時、朝野皆以為受領者一生一度之官榮也、興國安民之治迹、不用画獎鞭蒲之政聲何蕤、豈如不慮編户之苦、長廻潤屋之謀矣、如此則恐々朝少廉耻之臣、國多貪婪之吏、國弊民散、興復難期、非敢塞賢路爭吏途、只令天下之耳目知聖德之平均也、望請天恩殊垂矜照、諸國受領之吏秩満臨時之闕、若可補十人者、舊吏新叙相半各補五人、將均勞逸、抑國有大小、亦有興亡、功有優劣、亦有先後、隨國論功、依次加賞、則苟成其功者、待次第而不愁、不歎適趣其任者、慕循良以盡節盡忠、外彌扇龔黄之風、内何憂開棗之巳乎

天延三年
兼明親王祭亀山神文

癸酉三年八月、源兼明遊亀山、祭其神、作文曰、維天延三年、乙亥之歳八月十三日壬子、吉日良辰、左大臣從二位源朝臣兼明、謹以香花之薦、敬祭亀山之神、伏惟、云神云鬼、無親無疎、慎謹是臧、恭敬是享、致誠以祈之、豈不歆饗哉、兼明年齡衰老、漸欲休閑、爰尋先祖聖皇嵯峨之墟、請地於栖霞觀、占此靈山之麓、初求於易筮吉也、問於相者最也、取於中心得也、三者



相須、即披草莱結茆茨、時々往来、棲息漸尚矣、今所恐思者、實是愚暗之身、不知神明之禁遏、以有所觸犯矣、人何無過、謝過神若可成喜者、彌加擁護、神不自貴、以人敬則貴、人不自安、依神之助則安、伏願神靈幸垂鑑察、駈却邪鬼、掃去毒虫、人無疾病盜賊之憂、室無風雨水火之害、至于牛馬、無有凶損、是神之恩也、人之幸也、春秋敬祭、將傳子孫、伏請尊神必垂歆享、謹重敬言、伏見此山之形、以亀為體、夫亀者玄武之靈、司水之神也、甲虫三百六十之屬、在於北方、靈亀為之長、或背負蓬宮、不知幾千里、或身遊蓮葉、

亭毒化育也、後世謂宰相之功

贔屓壯大作力之貌

不知幾萬年神靈之至、誠無量者也、佗山莫不有水、此山豈可無水乎、夫水者稟秋氣於庚之金、盛正位於北方、養春味於震之木、歸末流於東南、群品為之亭毒、萬物為之生育、故山頂猶有水、山趾豈無水乎、而此地無水、進退惟谷、伏望山神開視聽、起贔屓引水脉而通洪流、穿石竇而下飛泉、然則上以薦神明鬼物、中以用飲食湯沐、前則潔耳目導心胸而長養幽閑之志、後則除煩纖滌汗濁而收得拂拭之便、是神之祐也、人之望也、昔貳師將軍拔佩刀而刺山、飛泉涌出、戊巳校尉正衣冠而拜井、奔流激射、感之至也、若不感應者、是無神靈也、先以水為事驗、將知神之有無矣、神誠有靈、答此祈請、世傳、小倉山麓、竹籬中有一脉流、是依兼明之祈所涌出也、



貞元元年

源順上狀請任淡路守

丙子、貞元元年正月、從五位上源順上狀、請任淡路守、曰、抑淡路國名雖一國、實總二郡、外位從下之輩、古今所任来也、順苟沾小國、適成大功、又辱上階、須期後賞、然而籠鳥思出、豈擇遠近之林、轍魚悲涸、只求斗升之水、望請殊蒙天恩、被補彼國、展翅於仁風、霑鰓於惠澤、將令天下彌知明時之不棄前功舊勞矣、不報、○二月、從四位上藤明子上狀、請讓其位子

藤明子上狀請讓其位于男佐時

白華之什、於夜宴歌之也

男從五位上右少辨佐時、曰、明子天慶以来、久奉先朝、自遊青閤、至宴紫臺、三十餘箇年、幸得辱御匣殿別當之號矣、好謙恭而衣無貳采、雖羅剪花熨波、守禮法以服隨四時、難奔深人工女獻智所照、不虛其勤洪稅所加、漸高此爵、內流挹門之餘慶、外戴梧岫之遺恩、可以終光、亦何思哉、然而妾所生男有三人、長子佐時、次子佐理、少子延曆寺僧明照是也、明照少登台嶺、早為比丘、佐理復辭右兵衛佐、腰解龍泉、心入鷲窟、報恩雖談真實之理、至孝皆忘白華之篇、爰悲妾衰邁、問妾寒温者、二三子之中、獨佐時而已、



雖老後舐犢之心、不別道俗、而公庭讓爵之恩、豈顧嚴僧、加以春秋已及七旬、晨昏亦携一子、凍梨膚冷之夜席、更依佐時、餔而取温、水敊齒寒之朝飡、常待佐時、勸而兼味、嗟乎浮生將盡、目前若隔、悅目之恩涯、宿念不忘、身後恐妨轉身之覺路、每思此事、夢驚涕零、方今謹訪故實、或官或爵、父子遞相讓之例、古今不可勝數、望請殊蒙天恩、因准彼例、早停明子之四品、被加佐時之一階、然則子悅而見母、不異西巴放林之鷇、弟来而禮兄、猶同南翔去塞之鴈、不堪悲愛懇篤之情、謹言、源順作、詔從之、明子、仲平女、嫁權中納言藤敦忠、按此所

貞元二年

兼通奏免兼明之職

兼明親王三言詩

謂佐理者非歟書佐理

丁丑二年夏四月辛亥免左大臣從二位源兼明為中務卿親王授二品兼明ハ皇家之懿親博学多才且善書不衰道風年既高而官最貴故兼通忌其逼己而奏以及此雖以尊之實剝其官而剝其勢也先是源兼明相亀山豫築亭館以為退休之地每有官暇屢往游息嘗作三言詩曰鵜塞上亀山傍紫扉門竹編墻松有蓋石有床前有樹後有篁春之色秋之光花瀼々月蒼々鶯百囀雁一行曉之興晚之望雲渺々水茫々詩兩韻琴一張其管何橘飽霜彼摘何葵向陽薇一篋筆一筐膾一箸酒一觴臥而睡起彷徨荷露氣桂風



同山亭記

同池亭記

昏癡王湛慵嵆康任行綫入座忘擯俗地無何鄉心自得壽無疆又作山亭記曰東棲霞觀西雄蔵山中有沛泱松柱三間排霞封雲無扃無關詞客禪僧隨往隨還地與靈勝天與幽閑可以導積思可以慰襄顏落花之朝明月之夜佳辰不可堪良夜不可徒過把盃莫空傾秉筆莫空記詩勿問幾許首賦勿限若于字食取於飽勿求滋味酒取於憂不要痛醉且述乃懷各言爾志秋燈伴夜深舘春枕任日高睡或座或行衡黒徹明寒炊竈下暖暴南営山雲不厭潤水無情優矣游矣聊送殘生又作池亭記曰據高貴

者無登臨之暇趁名利者無遊泛之情幽閑懶放者得虛無浮栄冨有風景焉余少携書籍略見兼濟獨善之義如今垂老病根漸深世情彌淺七不堪二不可併在一身自從草創此亭尤合心事矣亭在曲池之址小山之西傍山臨流結茆開宇亭中置筆硯一兩而備居閑携絃歌十数而當行樂夏條為帷冬冰為鏡南鵜之五大夫作老伴東岸之一脉泉為知音況乎竹霧蘋風沙煙波月陰晴顯晦有不可形容者蓋洞庭湖之一雲孫矣每至池水緑岸葉紅花前春暮月下秋帰一吟一詠聊以卒歳獨善之計去此何



同座右銘

求噫人生多故光陰不留不知後日復在何處不擊缶而歌有大耋之嗟然茫々萬古有賢人君子之終身在泥塗者吾無古人之德位二品齡半百趁朝有官帰家有亭一日二日閑臥此亭以送餘生不復可乎因叙大概書於亭之内壁塵積雨淋字銷默壊誠謂之宜後之觀者與我同志無隱焉不知吾者不可見之己未之歳十二月記之又作座右銘曰以忠事其君以孝事其親信以交朋友慈以撫子孫貧而莫下志富而莫驕人又要勿忘舊一言勿忘恩疵蠹入從耳不如無所聞禍胎出自口須緘其於唇利者恨

藤兼明菟裘賦并序

太歲辛丑曰赤奮若

之府名者實之賓浮生薤上露榮華夢中春爭奈齡
空邁可惜過良辰不擊缶而歌何以慰吾身其餘即
景抒情者不爲不少及親王之命下欲退居亀山兼
通不可幽之歟山兼明彈陶乃作菟裘賦并序曰余
朝天之暇卜幽居於亀山之下欲辭官休身終老於
此逮草堂之漸成爲執政者枉被陷矣君昏臣諛無
處于愬命矣天也後代俗士必罪吾以不遂其宿志
然魯隱欲營菟裘之地而老爲公子翬被害春秋之
義贊成其志以爲賢君後来君子苦有知吾者無隱
之焉因擬賈生鵩鳥賦作菟裘賦以自廣詞曰赤奮



陶冶化育諸物也

紂王囚周侯昌羑里

比干紂庶兄諫死

漢仲長隱居不仕

趙高詐詔立胡亥賜扶蘇死

若歲清和之月陟彼西山言採其蕨吟鵩賦而夕惕
顧菟裘而朝發昔隱公之逢害也誠在天之棄魯兮
我之不肖也何遭世之顛越天其何言乎四時行百
物成問之不言靖對以情惟天高而地廣上無始下
無極萬物云生或消或息風雨陶冶寒暑迴薄千變
萬化有何常則禍福相須憂喜不定榮枯同枝歌哭
同徑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不憂不喜其唯上聖歟伯
夷得仁而飢彼無奈其盜跖以壽而終是亦若爲箕
子囚繫比干傷夷天之與善其信未知故柳下三黜
而不悔仲長一往而無歸況今趙高指鹿之日梁冀

梁冀後漢人鴆殺質帝

屈原字灵均以讒見疏去楚五顧遂赴湘江死

跋扈之時虎而冠兮匪常理之可謂梟也鏡兮寧彝
倫之所資夫劍戟者嫌於柔不嫌剛而摧折梁棟者
取於直不取撓而傾危徃哲擧措無有磷涅不歠其
醨雖孤漁父之誨不容何病可祖顏子之詞亦夫世
有治乱時有否泰命有通塞迹有顯晦扶桑豈無影
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彼
尼父之一望也歎亀山之蔽魯靈均之五顧也繞沅
湘而傷楚欲問明訓於先賢以鑑幽致於萬古唐風
雖移猶依稀於舊漢德縱厭安諂諛於新殊恨王風
之不競直道之已湮聞瑤蛙而長歎悲屈蠖之不伸



泐穆深微良紀錯合雜也

兼通黜兼明進頼忠以抑兼家之勢

俟河清日浮雲幾春凡人在世殆花上之露如空中
之雲去留無常生死不定聚散相紛泐穆紀錯何可
勝云不語靡言便是浄名翁之病知者黙也寧非玄
元氏之文喪馬之老委倚伏於秋草夢蝶之翁任是
非於春叢冥々之理無適無莫如々之義非有非空
嗟呼文王早没吾何之隨已矣已矣命之衰也同月
右大臣從二位藤頼忠轉左大臣叙正二位大納言
正三位源雅信任右大臣叙從二位中納言藤爲光
任大納言權中納言藤朝光任權大納言兼春宮大
夫参議源重光任中納言一説曰兼通既黜兼明而進頼忠且挙其卿已睦者

源雅信上表

跼天蹐地以懼迷

以抑兼家昇進之勢也　○六月、雅信重上表曰、去月二十八日、中使左少將藤正統奉傳天旨、不許臣請、跼懼蹐迷、頻失天地之所在、心寒面熱、彌覺陰陽之難和、臣聞求賢審官、明王御世之彝訓、量已受任、貞臣奉國之忠規、故傅氏巖嵐、雖風雲於殷夢之後、嚴陵瀨水、猶涇渭於漢聘之初、蓋以人各有性分、事或隨時宜、轍臣身非長於山東、寧堪棟梁之器、譽無覃於海表、爭效舟楫之功、絕欲竭愚謹於畫馬之心、豈馳智略於問午之舌、況乎尋皇孫之居、台位者近古曾無之、往昔希有也、彼即列名於家室之籍、仙萼永芳、臣是冑



姓於京輔之流、孤浪如濁、舊塵已絕、非蹤之可追、新風難施、何化之能致、且夫聖代之丘園、昔猶多遺德、明時之朝市、今必有隱才、春過夏闌、袁司徒之家、雪應路達、且南暮北、鄭大尉之谿風被人、知騶使一通、髦俊自至、伏願陛下日月之明、迴光溟渤之潤、變渥早退臣匪德之任、更授世所推之賢、負乘之咎無貽、覆折之誚可免、不勝尚懼懇迫之至、謹言、文時作之不從、

○冬十月、兼通嬰病、易數盬而不愈、大納言兼家罷右大將、初兼通自權中納言直任內府、超登相國、不遑歷任大將、是以常憤兼家之兼大將、託事欲削其

藤兼通密奏欲削兼家官

官、先是兼通密奏曰、兼家娘超子、侍太上皇、太被寵遇、產居貞親王、吾恐兼家握兵馬之權、企廢立之志、然則上皇亦豈無意於斯乎、竊願陛下早罷其大將之官、而剗其權勢、豫防未然也、國家幸甚、天皇笑曰、事未晚、兼家聞之太恐、稱病少朝、至是聞兼通病漸朝服而朝、襟裾鮮麗、意氣揚々、或告之兼通、兼通大怒、不堪、臥蓐起罵曰、兼家久不朝、今聞其出車、謂彼訪我疾也、我與彼不睦既久、然彼以骨肉之親、故来問則我亦忘舊怨、可讓關白、彼不然而利我疾、急驟々轔々、過我門不入而直參內、彼欲得關白乎、我何



藤兼通貶兼家以濟時為大將

容忍哉、乃輿病參內、兼家驚恐、天皇怪兼通之朝、問曰、公今病急、不知何緣臻茲乎、兼通對曰、臣欲行除目、除目者大事也、故忍病而朝、天皇彌怪之、兼通奏曰、兼家為人不良、大將之職、固非其任、宜早削之、既而悉召公卿以上、揚言曰、方今兼家有故、罷大將職、有欲代而任之者、則速言之、我執奏以補其職、兼家在座失色、衆僉默然、獨權中納言藤濟時進曰、大將者榮職也、誰不欲之、殿下若以臣不為不良、則幸許之、兼通欣然曰、珍重萬福、乃攤官籍、削兼家名、而以濟時代之、貶兼家為治部卿、兼通出、兼家鬱悒閉門、

天元元年

家居、詠長歌獻天皇、天皇憐之、

戊寅、天元元年、冬十月、天皇御南殿、以左大臣賴忠為太政大臣、右大臣源雅信為左大臣、大納言正三位藤兼家任右大臣、叙從二位、或曰、賴忠惡兼家無罪而幽蟄、故奏請之、

天元二年

三善道統上状賴忠

己卯、二年春正月、從五位上勘解由次官三善道統、上状於賴忠、請任辨官右衛門權佐、曰、道統謹披史漢、倩見昇沉、韓信昌亭之餓隷、遇蕭相國而知名、長卿臨邛之食客、依楊得意而有達、百里奚牛羊之虁主、以進顕位、東方朔虎鼠之論、人以為美談、蓋是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也、道統再登龍門、再攙簪帶、天曆七

攙簪帶、謂去官也



嵩衡、嵩山衡山

年、進士及第、應和二年、秀才及科、二省之勞六年之内、色々公務、一々匪懈、叙用之後、公憂待例、而安和二年、故左相府薨卒之月、即任大學頭、本望不遂、落淚不留、天延二年、更棄當職、纔出不圖、例在非常、愁吟之處、蒲柳七秋、荷裳非業、何遁名於東海之東、蘿徑應深、誰晦跡於北山之北、雖生堯舜之代、未遇比屋之封、雖非夷齊之廉、已及採薇之飢、心拙焦慮、雖學北門長鋏之歌、身苦孤貧、唯有南山短衣之曲、殿下黄陂潤色、許月朗光、情峯峻類嵩衡、不讓細壤、智水之深如江海、穿嫌纖流、不珍尺璧、周公吐飡之勞、

枯鱗、謂車轍之魚不得水也

只重寸陰、荀氏累席之座、拔微起滯、極鑑秋毫、誘善簡能、明照曉月、仍以布鼓之性、辱驚雷門之聽、如枯鱗之臥轍、投心恩波、似窮鳥之入懷、懸思惠露、望請、特蒙恩恤、擧達是闕、加一顧於鶯宴、便傳絶壑之譽、及餘慶於子孫、須期高門之胤、然則病雀飡花、生羽翼於暖雨、寒鶯出谷、戴恩煦於春風、○二月、皇弟永平親王加元服、授四品、初村上帝崩後、芳子尋逝、永平出宮、在外舅濟時小一條家、冷泉皇太后昌子無子而無頼、永平美姿儀、而養之為子、濟時悦焉、及赴后宮、濟時誨永平曰、太后興居不安、親王往謁之、則

永平親王美姿儀痴漢



平兼盛上状、請任遠江駿河守

問不豫如何、永平如其言、其後歳初謁太后、就座不知述賀辞、先曰、不豫如何、此時太后無疾、宮女驚笑、永平赧愧而歸、濟時怪問之、永平曰、宮女聞我言咲、濟時曰、其言為何、永平曰、我言如舅氏所曾誨也、濟時憫之、其昏愚如此、世人無不嘲之、○秋七月、從五位上大監物平兼盛上状、請任遠江駿河守、曰、康保四年二月、村上先帝聽政之日、有勞諸司連署申請擧状、偁、謹撿案内、有勞諸司、遷任受領之例、其來尚矣、而頃年之間、拜除如忘、蹤跡已絶、徒積日月之光陰、久漏雨露之渥澤、藏人外記官吏式部民部大藏

蘆草蘆

丞織部正撿非違使等皆有年限拜任受領爰諸司積歳採用無期身逐年而老家隨日而貧偏憑奉公之節空忘顧私之慮妻子漸倦裁縫之苦僮僕長厭奔走之役方今或弱冠兼恩或壯年蒙賞父子同並專城之任兄弟倶居分憂之職拜一國者其樂有餘金帛滿藏酒肉堆案況轉任數國乎老諸司者其愁無盡荊棘生庭烟火絶竈況窮苦多年乎見樂以增悲對榮以歎悴若以功勞蒙賞則諸司皆成其功若依職役兼恩則誰人亦趁其勤功勞是一採擇何殊今對鶯揚之人各懸鷁退之身大陽之耀不照何處



諫猶激烈
王業之衰
讀此状而
可知矣

厚載之德不長何物幸逢堯年當受比屋之封久趁舜日獨抱積薪之歎臣等聞雞參闕行歩鎮踏春氷之薄待月歸家鬢髮皆梳秋霜之嚴老者必遺且弱者有餘年懸車不幾看形戢而揮淚携杖在近計年暨以鍬塊望請特蒙天恩以有勞諸司被遷任每年臨時之闕國各盡奉公之節者依彼擧狀縫殿頭橘忠信任加賀守掃部頭橘高臣任阿波守已畢其後時代推移恩賞無定就中年来新叙者拜任牧宰之輩暫歷頭要之官一二年之間或依佗勞或依氏擧不待年限早被叙者偏假名於當職同成其望亦當

方與世選
而心不屑
與之倶是
陸沈者也

其選或自一官一職頻有被拜除者何況諸國受領稱其功者馬鞍未解早鞭重山之雲舟檝未乾急棹疊浪之岸以如此之輩被拜每度之闕有勞諸司爭得抽其身既而冨財者成造作之功少年早飛隼旟之駕沼國者立功課之理舊吏頻受竹符之任何世無造作之人何時無功課之吏陸沉之歎諸司未休兼盛等全節奉公曉夕無懈或疲瞽古多年之苦或老勤王累日之功暴風雷雨之朝遠近從事寒雲嚴霜之節夙夜在公無家無財所仰者明王慈惠之德不田不桑所憑者愚忠苦節之勤而採擇無期一生



菅雅規卒
雅規聯句
藤文時詩

將盡望請特蒙天恩以有勞恪勤諸司被遷任闕國之守彌勵勤王之節書奏詔任駿河守源順詠倭歌錢之○八月左少辨菅雅規卒歳八十餘雅規者文時兄也兄弟嘗列藤在衡尚齒會共作詩雅規一聯曰醉對落花心自靜眠思餘筭淚先紅人皆以靜字偏有青字對紅爲奇也文時詩曰水無返夕流年淚花豈重春暮齒粧林霧投聲鶯不老岸風論力柳猶強雅規難曰強字誠強文時曰無佗字可代之雅規曰固然雅規仕任山城守補文章博士有二男曰資忠曰董宣

天元三年菅文時又上狀請任從三位

公侯將軍紫綬也諸侯王赤綬

黄壤即黄泉也

庚辰三年春正月、正四位下式部大輔菅原文時上狀、又請敍從三位、曰、文時延喜之末、召候芸閣、天慶之初、對策及第、歷內記十二年、任辨官九箇年、庚保元年任當省、天延二年敍當階、非參議之四位中、文時已為第一也、又當時儒者獻策之労、莫先於文時者矣、右大辨齊光者、隔十六年之下﨟也、左中辨輔正者、歷十三年之後進也、謹撿故實、為式部大輔者、數年之間必拜參議、雖至晚者、不過十年、近古之例、略載于右、文時當省之労、殆廿年、古來曾無如是淹沈者、頃年略引先例、頻訴蒼穹、早聽不達、抱愁而止、須猶一心請拜參議、而衰老而且暮、彌迫疲労而風霧纔侵、縱雖暫生、定可無益、何者、辨官及近衛中將藏人頭等、每有參議之闕、必先拜除、如此之人、繼踵不斷故也、仍一撿太宰大貳國章之近例、一尋高祖父清公之徃跡、遂變八座無期之思、偷仰三品有例之恩、是乃以公卿者、依有員數而難拜、階級為無定數可易昇也、文時筋力久盡於五代之朝、年齡差踰於八旬之劍、餘喘難耐、非久可賤朝儀、殘命無程、亦豈永貴公府、其暫加三品之末、纔可在一瞬之間者也、唯將欲荷紫綬生前之賜、以貴黄壤夢後之行也、若不



源順上狀請任伊賀伊勢國守

國闕國守闕員

第一皇子懷仁親王生

蒙渙澤、遂與溝壑、則恐天下文士、海內學徒、不知公家用賢捨愚之意、偏見文時之沈淪、皆相誡謂、勿以風月之情、奉君、勿以儒雅之事、報國矣、詩書禮樂之道、從此而可永荒、望請、鴻恩曲垂矜恤、殊施雨露之餘光、以賜銀青之栄耀、何啻一老翁之慶幸、即溉衆庶人之歡娛、總是朝野歌樂之道、可遍及國家福作之頤顒、新從五位上源順上狀、請任伊賀伊勢國守、曰、順謹案延喜天曆二朝之故事、抽賞舊吏、必依功労次第、若功労共均、則論成業非成業、聖風相傳、令復如彼、而順苟兼三事、徒過九年、家富則不可愁、就農桑而可養餘命、年少亦不可歎、忍飢寒而可期後栄、至年老家貧愁深歎切、愚不知宿世之罪報、泣猶仰明時之哀憐而已、望請、天恩任功労次第、被拜除是等國闕、外彌竭拯拓之節、內將拂萊蕪之塵、〇六月、壬申朔、女御藤詮子、產第一皇子懷仁於兼家東三條第、初皇后媓子崩後、坤宮無主、賴忠為元輔、謂遵子可為后、天皇寵詮子、欲以為后、然憚賴忠不果、及詮子有身、退於兼家第、至此產皇子、天皇大悅、兼家謂、有立后之宣、猶未果、兼家慣之、經月詔、召皇子及詮子於宮中、兼家託言於保養、不肯入內、天皇欲

源博雅逝、性嗜琵琶

幸兼家第、見皇子、憚頼忠、猶豫、先是兼家任右府者、頼忠奏請之、然二相互挾立后之意、不相睦、頼忠憂遵子無子、心雖不平、日日入朝視事、兼家唯在第、少朝。傳稱、初重明親王居東三條、夢日輪入其家、又夢金鳳來舞入南面、自謂可即位之瑞夢、然無其徵、而兼家第者、重明舊跡也、至此皇子降誕、既而乘鳳輦入宮中、即是一條帝也、世人僉謂前夢之應也

○九月、從三位皇后宮權大夫源博雅逝、歲六十三、博雅、克明親王子、性嗜琵琶、聞蟬丸之名、衝風凌雨、往還逢坂、有年、蟬丸感其志、授以流泉啄木之秘曲、自茲其藝益精、其子信義信明皆以琵琶聞。或說曰、博雅受琵琶非蟬丸、別是一盲目、隱木幡山者也

○冬十月、天皇行幸加茂社、石清



石清水賀茂祭祀永為恒式

菅原文時逝、世稱菅三品

水、加茂行幸、自是歷朝為例、謂之兩社行幸、自桓武帝遷都、敍神社、次第伊勢第一、稱宗廟、加茂第二、稱社稷、而崇敬超諸社、其宣命紙、伊勢用青色、賀茂紅梅色、石清水已下諸社黃也、及石清水行幸為例、亞伊勢為第二、同稱宗廟、賀茂第三、永為恒式、是月、從三位式部大輔兼文章博士菅文時逝、歲八十四、世稱菅三品、菅相孫、高視三男、文才卓越、為世太被貴重焉、與表弟源英明討論文辭、村上帝專好詩文、文時與江朝綱並稱、帝嘗勅朝綱文時曰、擇白氏集中詩可為第一者之、共奉勅而退、經日朝綱擇送蕭處士

江朝綱詠花句

文時同作二聯

菅江一雙

御製一聯

遊黔南詩奏之、文時所奏亦此詩也、帝奇之、又嘗與朝綱遊其皇孫宅、詠花、朝綱句曰、此花非是人間種、瓊樹枝頭第二花、文時句曰、此花非是人間種、再養平臺一片霞、上句不違一字、下句共用梁園事、朝綱嘆曰、後人以余及文時可稱菅江一雙乎、此時朝綱為文章博士、文時為秀才、以其與先輩無優劣為美談、朝綱沒後、文時屢侍御宴、題宮鶯囀曉光、御製曰、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文時詩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裏音、有御覽詔曰、朕自謂得佳句也、見汝詩則亦秀句也、汝宜定優劣、文時奏



慶滋保胤

曰、御製優矣、帝疑之曰、汝其勿忌憚焉、文時固辭不對、詔責之曰、汝不以實告之、則他後汝所奏不可信用、文時戰慄、白曰、卑句偶與聖製同等乎、詔曰、汝其誓之、文時徵音白曰、實臣詩優乎、言未訖而趨退、帝大感之、文時漸老而名彌著、屢應具平親王之招、以論文談詩、如源順及江匡衡等亦長敬之、受業門人甚多、慶滋保胤其秀也、文時有二男、曰雅熙、曰輔昭、輔昭文才亞于父云、文時沒後歷年、少年豪客追慕昔遊、乘月過其舊跡、吟白居易月升百尺樓一句、有一老嫗出自蓬蒿之間曰、今夕之遊其樂哉、唯恨所吟

三品家曝衣老婢知詩
文時一聯
僧餘慶慈覺爭法性寺座主

之句興平品、所曾唱其訓點不同此句意非月之升樓、而人之乘月升樓也、遊客異之問曰、汝者為誰、答曰、妾是三品家之曝衣老婢也、聞者赧然而去、或說以為江朝綱舊宅菓、慶保胤過文時舊宅、見一葉落庭吟曰、鴻漸散聞秋色少、鯉常趨處晚聲微、具平親王問保胤曰、本朝詩人何輩可學、保胤答曰、可讀菅三品集以倣之、江匡房曰、本朝父子以文章齊名者、菅相子詔淳茂、都良香子在中、菅文時子輔昭而已僴、餘慶補法性寺座主、慈覺門流之徒詣闕奏曰、初大相國貞信公建法性寺、以辨日法師任座主、以来九代相繼而慈覺之門葉當之、今第十代始以智證門



人加之、是慈覺之徒失望也、勅答曰、告擅家、報曰、隨勅相讓而不斷、於是慈覺之徒一百六十人向擅越賴忠家喧訴、相家不聽、屢有爭論、帝聞之激怒曰、貞信公初創法性寺、不必附慈覺一門、只是擇智行兼備者為座主、適慈覺之門多人、故相次領之、今餘慶亦有智行譽而任之、何必守一門乎、況喧爭敗德、非淨侶事也、下詔息百六十人之封職焉、自茲兩門不和、拒爭日滋、智證之徒出叡山各居別院、餘慶率門人住觀音院、勝算并門人修學院、勸修並門人解脱寺、穆算並門人一乘寺、餘衆百餘人猶在山上千手

藤遵子為中宮
空腹宮
西宮左大臣源高明薨
搢紳謂搢笏於紳也又謂百官

院、癸卯、立女御從四位上藤遵子為中宮、賴忠執政年久、天皇欲以遵子為中宮、賴忠辭曰、女御詮子所產皇子既三歳、臣女無子、何可居中宮哉、詔曰、詮子有子、則立后之宜不為晚也、先可使遵子居尊位、是朕心也、公勿辭焉、賴忠拜謝、故及此、兼家甚不平、屢召之不朝、詮子亦不歸宮、故天皇未見皇子、時人目遵子曰空腹宮、○十二月癸酉、前左大臣正二位源高明薨、高明在官之時居西宮、世稱西宮左大臣、西宮、故左大臣源融之河原院也、高明暇日携文人遊于此、高明歷仕數朝、熟練朝廷之故實、其所纂抄有西宮記數十卷、歷代搢紳之士用為儀則、高明有二男三女、長曰經房、次曰俊賢、其長女後養於女御詮



改元永觀
慶滋保胤草詔詞

子、嫁道長、是為高松上、次女即為平親王妃、季女嫁藤正光、○夏四月庚子、改元永觀、詔曰、唐堯之馭民也、敬雖授時而未號、漢武之撫俗也、初以建元而為名、自爾以来、或遇休祥以開元、或依災變以革曆、朕以庸虛猥守神器、慎日是幾多月、計年只十五年、天之未忘、屢呈妖恠而相誡、德之是薄、雖致兢惕而不消、去年黍稷之遇炎旱矣、民户殆無完、宮室之為灰燼焉、皇居有圯、欲修又作百姓之費、將廢素非一人之居、惻隱干懷、寤寐難忍、方今上玄之譴便如是、中冊之謝欲奈何、宜改正朔以易率土之聽、施德政以解圓扉之寃、其改天元六年為

大赦天下

源順卒本系

永觀元年、大赦天下。今日昧爽已前大辟以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皆赦除之。又一度竊盗計贓三端已下同以赦免。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強竊二盗、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又老人及僧尼、年百歳已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已上二斛、七十已上一斛。庶幾攘餘殃於未萌、期弊俗於有截。布告遐邇、俾知朕意。主者施行之。是年、從五位上源順卒。歳七十三。其先出自弘仁帝。帝生定。賜源姓。定生至。有好色之癖。至生攀。攀生順。順為人博聞強記、識字屬文。賦詩又長倭歌。天暦



源順撰和名類聚抄并序

都美也
雅言正也

年中、擧名進士、直奨學院。既仕歴上總權介、民部少輔、和泉守、能登守。順弟子頗多。就中橘正通、源為憲最顯。順臨没、附其家集於為憲。先是萬葉集傳于世久矣。然自沙門勤操、空海造以呂波字而、后人皆赴簡便、而不讀萬葉。萬葉書體殆漸廢弛。順惘其古風之委地、而以國諺為之訓點。至今學倭歌者、大率頼之。順著述太多、曾作倭名類聚抄二十巻。其序曰、延長第四公主、柔德早樹、淑姿如花。呑湖陽於胷陂、籠山陰於氣岸。年纔七歳、初謁先帝。先帝以其姿色言笑毎事都雅、特鍾愛焉。即賜御府箏手教授其譜。公

魏闕天子之門

主天然聰明、學不再問、一二年間能究妙曲。十三絃上更奏新聲、自醍醐山陵雲愁水咽、永辭魏闕之月、不拂奏箏之塵、時時慰幽閑者、書画之戯而已。於是因點成蠅之妙、殆上屛風、以筆廻鸞之能、亦巧垂露漸辨八體之字。豫訪萬物之名。其教曰、我聞思拾芥者、好探義實、期折桂者、競採文花。至于倭名、棄而不屑。是故雖一百帙之文館詞林、三十巻白氏事類、而徒備風月之興、難決世俗之疑。適可决其疑者、辨色立成、楊氏漢語抄、大醫博士深江輔仁奉勅撰集新抄、倭名本州、山州員外刺史田公望、日本紀私記等



也。然猶養老所傳楊説纔十部、延喜所撰藥種只一端、田氏私記一部三巻、古語多載、和名希存、辨色立成十有八章、與楊家説名異實同、編録之間、頗有長短。其餘漢語抄、不知何人撰、世謂之甲書、或呼為業書。甲則開口褒揚名、業是躡脣誦習之義。俗説両端、未詳其一矣。又其所撰録、音義不見、浮偽相交。海蛸為蝍、河魚為鱓、祭樹為榊、澡器為楾、等是也。因集彼數家之善説令戚、故僕得見其草隷之神妙、僕之老母亦陪公主之下風、故僕得蒙其松容之教命。固辭不許、遂用修撰。或漢語抄之文、或流俗之説、先擧本

文正說各附出於其註、若本文昧詳、則直舉辨色立成、揚氏漢語鈔、日本紀、私記、或舉類聚國史、萬葉集、三代式等所用之假字、水獸有葦鹿之名、山鳥有稻負之號、野州之中、女郎花、海苔之彙、於期菜等是也、至如於期菜者、所謂六書法、其五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乎、內典梵語、亦復如是、非無所據、故以取之、或復有以其聲用于俗者、雖非倭名、既是要用、石名之磁石礬石、香名之沈香棧香、法師具之香爐、錫杖、畫師具之燕脂胡粉等是也、或復有俗人知其訛謬不能改易者、鮭訛為鮏、椙讀如杉、鍛冶之音誤



蝛蛦蛜蝛、為鼠婦也、蝛蛦鳥名也

涉鍛治蝙蝠之名、偽用蝛蛦等是也、若此之類、注加今案、聊明故老說、略述閭巷之談、總而謂之、欲近於俗、便於事、臨忽忘、如指掌、不欲異名別號義深旨廣、有煩于披見焉、上舉天地、中次人物、下至艸木、勒成二十卷、卷中分部、部中分門、四十部二百六十八門、名曰倭名類聚鈔、古人有言、街談巷說、猶有可採、僕雖誠淺學、而所注輯、皆出自前經舊史倭漢之書、但刊謬補闕、非才分所及、內慙公主之照覽、外愧賢知之胡盧耳、延長第四公主、未詳為何皇女、順作文見本朝文粹、以其詩集不傳、故其詩多不聞於世、朗詠集略載其詩句、然大歌一聯耳、只詠白四韻全存、其詩曰、銀河澄朗素秋天、又見林園白露圓、

孔叢子、胡盧大笑、注笑在喉間声

源順詠白四韻

陰陽博士賀茂保憲卒

毛寶龜歸寒浪底、王弘使立晚花前、蘆洲月色隨潮滿、葱嶺雲膚與雪連、霜鶴沙鷗皆可愛、唯嫌年鬢漸皤然、餘作可准知之、陰陽天文博士兼穀倉院別當賀茂保憲卒、保憲者、吉備麻呂之裔、忠行子、自吉備麻呂以來、兼掌陰陽天文兩道、至保憲最精其道、嘗奉曆書於天曆帝、而以陰陽道傳其子光榮、以天文道傳弟子安倍晴明、自此兩道相分、按吉備麻呂、仕孝謙天皇、兼掌天文曆數、與下道吉備、眞備、同時而別人也、或以為一人者誤也、賀茂別是一種姓、非賀茂社家者流也、保憲有弟曰保胤、改姓慶滋、世呼曰慶保胤、自少好學、以菅文時為師、文時定弟子座列、以保胤為上首、以文章被重于世、與源順等友善、具平親王師保胤、以學文保



仲長統隱居不仕

炙背、曝背於日也、

胤嘗作池亭記、略曰、予於六條以北、初卜荒地、築四垣、開一門、上擇蕭相國窮僻之地、下慕仲長統清曠之居、地方都盧十有餘畝、就隆為小山、遇窪穿小池、池西置小堂安彌陀、池東開小閣納書籍、池北起低屋著妻子、凡屋舍十之四、池水九之三、菜園八之二、芹田七之一、其外綠松嶋、白沙汀、紅鯉白鷺、小橋小船、平生所好、盡在此中、況乎春有東岸之柳、細煙嫋娜、夏有北戶之竹、清風颯然、秋有西窗之月、可以披書、冬有南簷之日、可以炙背、予行年漸垂五旬、適有小宅、蝸安其舍、虱樂其縫、鷃住小枝、不望鄧林之大、

蛙在曲井、不知滄海之寬、家主職雖在柱下、心如住山中、官爵者任運命、天之工均矣、壽夭者付乾城、丘之禱久焉、不樂人之為風鵬、不樂人之為霧豹、不要屈膝折腰而求媚於王侯將相、又不要避言避色而刋蹤於深山幽谷、有朝身暫隨王事、在家心永歸佛那、予出有青帛之袍、位雖卑職尚貴、入有白紵之被、暄於春潔於雪、盥嗽之初、参西堂念彌陀讀法華、飯飡之後、入東閣閲書卷、逢古賢、夫漢文皇帝為異代之主、以好儉約安人民也、唐白樂天為異代之師、以長詩句歸佛法也、晉朝七賢為異代之友、以身在朝



志在隱也、予遇賢主、遇賢師、遇賢友、一日有三遇、一生為三樂、近代人世之事、無一可戀、人之為師者、先實先富、不以文次、不如無師、人之為友者、以勢以利、不以淡交、不如無友、予杜門閉戸、獨吟獨詠、若有餘興、與兒童乘小船、叩舷鼓棹、若有餘暇、呼僮僕入後園、以糞以灌、我愛吾宅、不知其他、應和以來、世人好起豐屋峻宇、殆至山節藻梲、其費且巨千萬、其住纔二三年、古人云、造不居、誠哉斯言、予及暮齒、聞起小宅、取諸身量于分、誠奢盛也、上畏于天、下愧于人、亦猶行人之造旅宿、老蠶之成獨繭矣、其住幾時乎、嗟

乎聖賢之造家也、不費民不勞鬼、以仁義為棟梁、以禮法為柱礎、以道德為門戸、以慈愛為垣墻、以好儉為家事、以積善為家資、居其中者、火不能燒、風不能倒、妖不得呈、災不得來、鬼神不可窺、盜賊不可犯、其家自富、其主是壽、官位永保、子孫相承、可不慎乎、保胤、弟曰保章、保章弟曰保遠、共仕至文章博士、保章子為政改慶滋為善滋、叙從四位上、任文章博士、以文章顯、詔兼家曰、此月如例可覧相撲、擕朕子以朝、兼家稱皇子有風疾不應詔、相撲期迫、頻召兼家、不得止而朝、咫尺天顔、密勅曰、朕在位十六年、漸倦萬



天皇御覧相撲
常陸真髮成村丹後海恒世角力恒世骨折死

機、相撲事終、及來月則將退位、然則東宮師貞踐祚、卿外孫懷仁為東宮、卿豫祈諸神、兼家大悅而出、語詮子、第中欣然、天皇御覧相撲於堀川院、有真髮成村者、常陸國相撲也、有海恒世者、丹後國相撲也、二人共強力、自村上帝時、年年來預相撲會、此時恒世列左方、成村列右方、左右司擇二人角力、成村辭之六七度、不許乃出、而與恒世相撲、成村倒而仰、恒世横倒其上、成村早起、入右方幄、恒世胸骨折而不能起、其徒扶起而去、不幾而死、成村愧其在下、而自此不應相撲之召、經年為冠、被殺、傳稱、恒世曾在國隅、近池邊大蛇蟠水底、而齧長尾

海、恒世力對百人

醫博士丹波康頼撰醫心方

纒恒世脚曳之、恒世堅踏不敢動、稍久而蛇尾絶、其徑一尺許、恒世為試已力、以縄較蛇尾、而纒脚使六十人曳之不及、蛇勢之曳、又増十人、猶不及焉、至使六十人曳之與蛇勢伴、衆皆驚曰、恒世力可對百人、恒（世或作経頼）當時毎年相撲會郡國来集者、其多力可顕推焉、從五位上醫博士丹波康頼撰醫心方三十巻獻之、康頼其先出自漢靈帝之裔高貴王（阿智王子）、高貴王来本朝、生志努直、七世至康頼、醫術通神、譽溢天下、産丹波天田郡、故始賜丹波宿禰姓、子孫相継、與和氣氏交代、為典薬頭、世號和丹両流○十二月、勅外祖母惠子女王（代明親王女、伊尹室）准三宮、詔曰、漢武即位、藏児遇封、誠是歴代之恒規、抑亦前史之令典也、朕外祖母王氏、禮法在心、閨



方伯朝天子時、以其邑之賦税、供齋戒潔清之用、謂之湯沐邑

闈壼範、朕當幼且早別先妣、祖母視朕亦猶子、朕報祖母未如親、往年厭世帰道、出家為尼、何以塵俗之風、安訪観念、月授邑土三百戸、并年爵内外官三分等、聊為湯沐之資、兼與役従之輩、主者施行（慶保胤草之）詔曰、一人之耳、不能盡聴天下、一人之目、不得廣視域中、是以古之王者、或問謗譽於途、有郭必正、或採曠言於市、有善則行、朕在東闈十餘年、猶當少日臨北闕四五月、懃親萬機、朕粗聞前事、彌欲後昭、頃年蒼天屢降水旱之災、元元動勞土木之役、倉廩已竭、田園自荒、遊手浮食者多、好倹履約者少、書曰、木従

朱雲誹帝師張禹獲罪、御史将雲下、雲攀殿檻折之

聚唇嚬顰而相告也、以目、即目撃也

面折直指人過失也、尸諫以死諫也

繩則正、后従諫則聖、夫人主者、以納敢諫為先、人臣者、以進讜言為任、彼廣徳之戒樓船、終就其安、朱雲之折殿檻、永令無理、且夫國之將興也、上下聚唇、國之將廢也、道路以目、至如破家為國、面折尸諫者、是朕之願也、於戯莫導澆季之俗、試忘身而扶之、莫言疲極之民、強勠力而濟之、人和天且和、民足君可足、晋平公問叔向曰、國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禄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靖而思之、誠哉斯言、宜令公卿大夫及京官外國五位以上、職居官長、秀才明経、課試及第、名為儒士者、各上



不諱之詞、謂以死諫言也

封事、匡朕不逮、卿等自慮中心、廣詢衆庶、不失寡婦忌諱之説、莫遺匹夫炙背之談、凡厥國之利害、政之得失、盡露其膽、以沃朕心、既容不諱之詞、欲聞無隠之議、主者施行（慶保胤草之）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　藤頼忠
左大臣　源雅信
右大臣　藤兼家
大僧正良源寂

華山天皇　自寛和元年至同二年

諱師貞、冷泉天皇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攝政伊尹女、在位三年、壽四十三、葬紙屋川上法音寺地、

乙酉、寛和元年、春正月丙午朔、天皇御南殿、朝賀如例、兼家憤頼忠不讓關白而不朝、源雅信重信觸穢、藤為元朝光有障、故今春節會、内辨藤濟時以第四大納言行事、此時百僚多阿兼家者、唯濟時不憚之、

戊申、天台座主大僧正良源寂、歳七十四、源姓大津、近江國淺井郡人也、少登叡山、師尊意稟顯密秘奥、應和三年、南北宗論、源雄辨拔群、自康保任座主、領



南都北叡爭鬪之端
正月子日遊

山務二十年、山徒推為中興、源者慈覺門流之宗也、與智證門徒相惡、屢紛爭鬪、自是山徒專講武事、帯兵伏、先是祇園社僧隸興福寺、良源為座主時、逐其別當良等、而使台徒為別當、興福寺僧徒訴之、官裁不决、祇園遂隸叡山、然為南都北嶺矛盾之端、

戊子、上皇圓融遊紫野、到船岡、逍遙停御車、駕御馬、雅信兼家以下、公卿扈從、張幔於野外、召平兼盛、紀時文、清原元輔等、獻倭歌、詔兼盛作序、天皇使右中將藤原信輔問行在所、賜祿而歸、及晩、命中納言源重光、保光等、蹴鞠既而還堀河院、使公卿及侍臣等奏絲竹、夜深宴酣、講倭歌、謂之子日遊、是日丹後掾曾禰好忠、永原滋節等、欲獻倭歌、以預叡感、而潛候幔外、以窺之、而欲

梟賊長藤齊明首

入倭歌、席末、侍臣等以其無召而來、故叱却之、好忠滋節低頭而退、見者解頤、好忠嘗以倭歌鳴、其家集號曾丹集、○五月甲子、梟賊長藤齊明首、初齊明上書、請任國守、不許、齊明大恚、與其弟保輔謀作亂、永觀以來、巡歴山陽南海西海、剽掠人民、廷議頻遣官符於諸國、以討之、項間齊明竊入京師、刃傷播摩介藤季孝、彈正少弼江匡衡、而逭匿近江國高嶋郡、至是前播摩掾惟文主捕之、斬其首獻之、齊明元方孫、右京大夫從四位下致忠子也、或曰、致忠有四男一女、長曰斉光、次曰保昌、其次曰惟光、其季曰保輔、其女嫁源滿仲、生頼信、斉光子曰斉明、云云、保輔自負武勇、以竊盗為業、剽掠諸國、下官符於國郡者十五度、未



始上院號於天皇
寛和二年
中務卿親王兼明上書

獲之、一説曰、初保輔元服、任兵衛尉、其宅在姉小路南高倉東、宅後作一庫、庫下堀穴、其深如井、有賣物者毎過其門、乃呼之、刀鎧鞍絹等無不買之、賣者乞其價、則導之入庫、陷穴而殺之、悉取其物、既而慾心彌增、窺窬人家、以盗竊為事年久、○九月、太上法皇自朱雀院遷御圓融院、世呼稱圓融院法皇、自是世世上院號於天皇、

丙戌二年春正月、中務卿親王兼明上書、請停中務卿、曰、臣者前朝之免相也、不堪王室之如燬、晦跡山門十餘年、今聖上幸賜優容、降以殊常之獎、恩滋生涯、固流老涙而已、然黄壤之期不遠、素飡之責更來、古所謂以朝衣栽朽株也、臣昔列槐廷之時、思辭爵辭官、以無為無事、而送餘生、故西山之下、聊結艸菴、

慶滋保胤遁世

具平親王長篇

潘、潘岳、謝、謝安、白、白樂天、元、元稹

以為退老之地、而本懐乖違、遺恨在彼、今日之所陳者、是昔時之宿念也、望請殊曲天慈、被収官爵、然則上随老子止足之路、下避少年汗顔之譏、不聴○復

四月、大内記従五位下慶滋保胤剃髪為僧、改名寂心、隠叡山下、世稱之曰内記上人、寂心既遁世、具平親王不忘其舊、交贈詩曰、少日受君業、長年識君恩、不憐我才拙、頻垂師訓惇、交情深淡水、深行染蘭蓀、秋同閲月戸、春共入花園、有雪松下閑、避暑竹陰軒、結契年幾改、十五變寒温、逐年心彌固、金石何足言、相見期終世、何似水上鴬、一面歓忘憂、不用堂北萱、君已為儒士、對冊上龍門、丹穴招鳴鳳、滄溟驚臥鯤、風煙賞既屢、沈思琢玲璠、吟苞寒玉振、筆跡黒龍翻、気擬相如賦、理過桓子論、韻古潘與謝、調新白将元、博達貫今古、識鑒洞乾坤、終観身幻化、長避世囂喧、禅座一巌戸、山深僻民村、君我相別後、漸以累晨昏、形兒猶在目、戀慕數動魂、林中抛風景、





劫、如世

規子内親王薨

華山天皇遁世之端

袂上照淡痕、収涙倩思量、遠哉君心源、久皆営栄利、擾々復惛々、上求三公位、下欲五馬轅、夜使算財産、明也東西奔、入家鬪妻孥、奉公為子孫、晩歳方富貴、食飽而衣温、貪欲所積集、錢帛似雲屯、奴婢曳羅綺、歓宴列罍鐏、庭院山水遶、林叢錦窠繁、秋露一朝殞、長入那落燔、籠中有鮑雉、豢中有肥豚、少分生前楽、萬劫後世煩、莫着夢花色、可畏邪棘蕃、雖道諸佛力、不能断悪根、譬猶日月光、不能穿覆盆、君已割恩愛、解纓入丘樊、慈悲覆取、戒行為化動、我幸出皇胤、縦禄列于藩、衣食涯分足、虚閑方寸存、生々持妙法、菩提願攀援、常隨君前後、宛如弟如兄、世々為師弟、遊化生死源、屢々當數勸、他與法喜食、繼盡未来際、此語誓不議、見此詩、則具平保胤師資之交、可以知焉、其媚釋氏、亦可惜焉○五月壬午、前齋宮規子内親王薨、歳三十八、或説曰、規子薨後、定章明親王女濟子、為齋宮、在野宮之間、被瀧口平致光奸、而不及群行而廢、自是罷瀧口預野宮之役○六月庚申夜、天皇密授劔璽於太子、曰、朕今有故、逃位遁世、

藤兼家與圓融帝問答

汝宜慇守天位、勉哉欽哉、百官未肯知之、獨兼家父子知之、初兼家聞兼通薨、振臂謂左右曰、我聞関白之職、逐次補之、兼通既逝、是我秉國柄之秋也、既而頼忠為関白、兼家失望、使人潜説圓融帝曰、帝何背聖善之言、而揚頼忠、抑兼家乎、帝慰諭之曰、頼忠者藤家之胄、関白之任固當、是以朕従兼通之所請、而姑及此耳、非敢抑兼家也、嗚呼慈母之約、未可變焉、他日頼忠辭職、則宜以兼家代之、兼家聞之、翹待歴年、會永観二年禅譲之事起、兼家竊喜曰、帝譲位、則頼忠辭職者必矣、及天皇即位、頼忠関白如故、兼家





藤兼家與男道兼密計天皇入道

太失望快々不悦、是時藤義懐・藤惟成、有近侍之好、義懐者天皇舅也、惟成頗有天才、太蒙眷遇、稱其能、世人指義懐以為有大臣之量、義懐威望漸高、兼家彌不悦、沈吟謂天皇於義懐、名雖君臣、實為舅姪、其過待之厚、豈可與余同年而語乎、由是観之、頼忠辭関白之日、義懐代之、嗚呼吾之得志、果在何時、若使天皇早退位、太子受禅、則義懐之威不可長、而我志可得矣、於是萬方搆計、窺測内外之心、其子道兼為藏人、常陪御牀、兼家語以密計、道兼領焉、自女御抵子卒以来、天皇悒々不楽、常召侍臣共談世事、以慰

天皇召嚴久問山林之樂

嚴久奉答出家之業

寂聞一夕道兼窺間、進曰、陛下知彼山林之樂乎、曰、否、請汝為朕詳語之、道兼曰、臣自幼奔走宮路、徒消日月、故未得能知其樂也、有僧在下曰嚴久、逃世之士也、能知其樂、陛下欲聞之、則召彼僧而可（嚴久者兼家之舊相識也）経日、天皇召嚴久問曰、聞汝能知山林之樂、請説之、以悦朕耳、嚴久曰、山林者逃世之地也、逃世之業雖多端、而無若出家入道者、抑出家者之為人身、無一寸之役、心無毫釐之憂、體足一衲、足一鉢、萬水千山、到處成家、好風佳月、卷為已有、不亦樂乎、可謂樂而無患者也、伏想陛下身居九五之尊、手握四海



以百官之務為務以四海之憂為憂

海辨謂嚴久所説也

之富、肥甘無不足於口、輕煖無不足於體、婣姶無不足於側、絃管無不足於耳、可謂樂之至者也、雖然袞龍縛身、動作不易、冕旒蔽目、游眺不便、以百官之務為務、以四海之憂為憂、何其無逸乎、所謂富則多患者也、孰與吾徒之樂而無患、天皇顧道兼而莞尓、嚴久欲退、天皇曰、海辨奇矣、時時來談、以散朕悒欝之懷、他日嚴久又説天皇曰、佛説有云、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身、嗚呼人之在世、猶一泡之易消、一露之易晞耳、彼九重之富、壯則壯矣、未若出家安身以遂西方極樂之念也、宇多法皇之入室、良有以也、天皇曰、善、其後屢召嚴久、而與之語、道兼常有其側、至是天皇對月夜座、道兼陪焉、談及嚴久、天皇曰、朕聞嚴久之言以來、有欲逃世之志、道兼曰、今夕何夕、陛下發此善念、可貴、伏冀陛下莫改其志、若然則道兼雖不肖、而素辱恩遇、請解官剃髪、共入其道、在世則深君臣合體之契、終身則同座九品蓮臺之上、不亦可乎、天皇怡然曰、汝志可謝焉、道兼曰、陛下在此夜發此念、誠是佳期也、請速遂此念、天皇曰、朕心亦然、但恐事出倉卒、而百官惶惑、彼為朕計焉、道兼曰、請召太子、授劔璽、諭兼家等以此意、則大本立矣、



天皇潛遁向花山寺獨道兼從

上祝髪改名入覺

何憂百官暫時之恐愕乎、天皇從之、道兼頻慫慂之、天皇乃召東宮權大夫藤道隆、持劔璽遣之、兼家捧之獻太子、具陳天皇讓位之旨、既而天皇潛出禁門（俗傳、是夜天皇自傳警門出、其後有勅常閉北門、俗呼曰不開門）向花山寺、道兼從焉、行一二里、顧道兼曰、讓位者大事也、猶致思慮乎否、道兼對曰、劔璽已在太子之手、假饒迴聖慮、亦將如之何、不如早行御跡、乃進夜半到花山寺、招嚴久而剃髪改名入覺、少焉謂道兼曰、汝何剃髪之晩乎、道兼垂涙曰、臣頃不見兼家者有日、天性之情難禁、請未變形之前、暫還家而見老父之顔也、若不然而

安倍晴明告變關白頼忠

逮爲僧出俗則親子契捐乖恩愛情長絶不孝之罪不可逃三寶之罰最可恐伏冀聖明察臣寸誠賜臣寸頃還家之暇假饒愛臣之深而惜臣剃髮臣丁寧説之則老父何不許愚子之剃髮乎言畢奮然起座天皇於是始悟道兼賣已艴然呼曰呼汝背前日之約乎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道兼爲不聞而去到兼家家詳説其由兼家大喜曰老父幸有此子而得遂多年之志家門之繁榮彌可期望焉是夜天文博士安倍晴明家居納涼中庭仰觀天文時有天子避位之象晴明大驚急赴關白頼忠第告之頼忠乃率百



官而參内王座已空頼忠以下愕然不知所爲兼家未至諭群臣曰臣奉勅天皇有故避位劔璽已屬儲宮百官措定（武説曰天皇濳出自藤壺小戸今夜月明如晝天皇躊躇顧道兼曰清光如此恐路人知朕微行也道兼曰劔璽既屬東宮何可遅與哉既而浮雲蔽月天皇曰天成朕志也乃歩出禁門又顧道兼曰朕夜抵子以来常懐彼墨痕臨出忽忘之乃欲歸取而求之道兼曰玉璽已讓豈可再驗哉天皇不得止而遂到花山寺此時兼家應廷臣要天皇於路而使武人若干竊護送之及入寺衛士各扣刀備不虞）辛酉早晨右大臣兼家挾太子參内召衛士固守禁門遣辨官於四方覓天皇到花山寺得之蒼華已剃袞衣已脱因上尊號爲太上法皇改華山寺曰華山院權中納言藤義懷左中辨藤惟成辭官

藤義懷藤惟成赴花山院薙髮

赴花山院剃髮爲僧義懷改名悟眞惟成改名悟妙（惟成者名之後右少辨雅材子也一説曰惟成先剃髮謂義懷曰足下爲我皇之外戚威望稍高今我皇棄位則何面目列他朝哉義懷曰我心既決何待卿之言哉即薙髮）皇太子踐位齡纔七歳頼忠辭關白右大臣兼家攝政花山法皇着藻履登叡山僧徒相隨者三十許人看者莫不掩涙既而微行赴播磨國遊書寫山見僧性空結縁（從四位下橘善根子也始闢書寫山住焉）正四位上左馬頭源滿仲剃髮改名滿慶滿仲歷仕累朝轉任攝津武藏信濃伊豫陸奥美濃常陸越前下野等九箇國守且任鎮守將軍至是致仕老于攝州多田郡號多

源滿仲致仕老攝州多田郡



藉甚盛也

仲光爲其主之子源賢殺己子以免責

田新發意歳七十五剃髮之時招叡山僧源信爲戒師家僮男女四十餘人皆爲髡放所飼之鷹三百聯且棄諸漁獵之具而修佛事其所建寺院亦號多田院平生以武事雖爲家業然嗜倭歌且受天台止觀於源信滿仲嫡男頼光其次頼親頼信武名藉甚其餘四子頼平頼範頼明頼貞使頼光養之其季子孝道學問能詩又有一子爲台徒名源賢號多田法眼後還俗在丹波（傳稱滿仲使源賢登叡山學歷年呼之試問天台旨不能答滿仲詰之曰知在山只習武事不敢學也乃怒欲殺之源賢逃匿其老仲光宥滿仲弥怒使仲光殺之仲光請赦之不許遂責太急於是仲光殺己子以代源賢責幸免矣既而滿仲怒解悔殺之仲光以實告之滿仲感其義）

宋太宗召見僧奝然賜紫衣

之、初源賢登叡山、師僧正暹賀、學問年久、而至多田、見滿仲年老猶以漁獵為業、而歸山語源信及覺雲院源、而至多田說佛法、滿仲聽之、而忽剃髮云、宋人問以本朝之事、奝然隷書答之、奝然獻本朝職員令、年代記各一卷於太宗皇帝、太宗召見存撫甚厚、賜紫衣而館于太平興國寺、奝然語以本朝國王一姓傳繼、廷臣皆世官、太宗聞之歎息、謂宰相曰、此孤嶋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曆尤促、大臣世冑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為



宋鄭仁德與奝然同來于本朝

僧奝然上表謝宋帝

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奝然所攜多中國典籍、就中鄭氏注孝經一卷、任希古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共是中國所亡也、群人往往傳寫焉、奝然復求詣五臺、太宗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亦給之、既而台州寧海縣商人鄭仁德來于本朝、奝然請共便而歸、太宗許之、時雍熙二年也、至是奝然入京、天皇御南殿見之、問中朝之風土、以慰勞之、此行奝然得大藏五千四十八卷、及十六羅漢畫像、其優塡像今在嵯峨清涼院、後數年、鄭仁德歸、奝然遣其弟子喜因奉表謝、曰、日本國東大寺、

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奝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庇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忘鴻霈之誠、奝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忘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慈許荒外之跋陟、宿心克協、粗觀寓內之環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遊、遂使蓮華迴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台州之



螺鈿以寶貝飾器也

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溢四海、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值金輪之新、奝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此、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喜因并大朝剃頭受戒僧祚乾等、拜表以聞、又別啓、貢佛經、納青紅函、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槵子念珠各一連、並納螺鈿花形平函、毛籠一、納螺杯二口、葛籠一、納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金銀蒔繪筥一

貂裘侍臣之服也

合、納髮鬘二頭、又一合、納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及進奉物數一卷、表狀一卷、又金銀蒔繪硯一筥、一合、納金硯一、鹿毛筆、松煙墨、金銅水瓶、鐵刀、又金銀蒔繪扇筥、一合、納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納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納龍骨一橛、螺鈿書案一、螺鈿書几一、金銀蒔繪手筥一、一合、納白細布五匹、鹿皮籠一、納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鞦、泥障、倭畫屏風一雙、石硫黄七百斤、太宗嘉之、藏于御府、宜和畫譜所謂御府所藏海山風景圖風俗圖亦是奝然之所獻乎 ○冬十月、圓融法皇幸大井河、詠河上紅葉、



圓融法皇幸大井河泛詩歌絃三船詠紅葉

兼家獻饗膳、浮御船三艘、其一曰詩船、弄文章者乘之、其二曰歌船、能倭語者乘之、其三曰管絃船、精於絲竹者乘之、中納言源保光奉命、以詠水邊紅葉為題、各獻詩歌、詩序右中辨菅資忠作之、歌序大膳大夫紀文時作之、三船乘流、日靜風嫋、御遊方酣、群臣歡樂、世人傳誦、以為風流之美事、法皇賜御衣於兼家、中使藏人頭藤誠信來述詔、賜祿而歸、是日左中將藤公任亦陪從、公任素能詩歌管絃、司船者問曰、足下乘何船乎、公任曰、乘歌船、既而獻倭歌、其詞頗絕、法皇賞之、宴畢、公任自悔曰、倭歌者常人之業耳、

賜橘氏是定宣旨

不如乘詩船之為愈也、人稱其多藝、或說以公任三船為後來藤道長遊大井川時事、然古事談謂此時兼家來管絃船、則非道長船遊時也、是年勅權大納言藤道隆賜橘氏是定宣旨、執奏氏爵、管領梅宮社、初攝津守藤中正娶故中納言橘澄清娘、生女子、嫁兼家、生道隆道兼道長、且參議橘恒平逝、橘氏無為公卿者、至是道隆以外祖母橘氏之好、故有此命、橘氏族遂衰、屬藤家、是定者與事之是非而定之也、橘氏有此名、猶藤氏有長者也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二十七終

執政
攝政關白
太政大臣
藤兼家
太政大臣
藤賴忠
藤為光
攝政關白
藤道隆
關白
藤道兼
左大臣
源雅信
源重信
藤道長

#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二十八 自永延元年至寬弘五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訓解

男　渡邊約郎

## 一條天皇

諱懷仁、圓融長子、母三條院藤原氏、右大臣兼家女也、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六、曰永延、永祚、正曆、長德、長保、寬弘、禪位皇太子、崩、壽三十二、葬圓融帝陵側、

丁亥永延元年、詔賜故大僧正良源諡、曰、故大僧正垂跡浮生、棲心常樂、智慧之水波澄、邪見之林煙微、久居台嶽之貫首、深貯法藏於唯心、況乎自朕誕育



右大臣
藤顯光
內大臣
藤伊周
藤公季
賀茂有實掘社邊得古錢
公助本朝孝子傳一人
中務卿親王兼明薨

之初、厚其護持之慈、而忍辱之衣永隔、慕戀之襟難忘、其人爰在、其懷可酬、宜加褒崇、諡曰慈惠、此後其徒私稱曰慈惠大師、良源生于正月元日、故有元三大師之稱、○三月戊寅、賀茂禰宜賀茂有實掘社邊得古錢七百八十餘文獻之、其文有三、曰和銅開珍、曰萬年通寶、曰神功開寶、○六月早、祈雨經日而雷雨、兼家及左右大臣雅信、為光等諸卿、詣賀茂社、競馬賽祈雨之感也、兼家隨身下野武則及其子公助、屢預競馬賭弓之事、公助拙於射、武則怒毆公助於場中、公助不退而受其杖若干、衆僉謂何不逃去、公助曰、父既衰老、我逃則彼必追之、追則恐倒、不若坐而撻焉、衆皆感之、以為孝子、其後公助射馭亦精、武則或作敦行、○九月丙戌、二品中務卿親王兼明薨、歲七十四、

砧葛已易、謂四時移易也
藤伊陟獻菟裘賦

世稱中書王、經年天皇問其子伊陟曰、中書王博學多才、想其遺文篇々滿帙、要見之、伊陟對曰、平生所作不為不少、沒後砧葛已易、故存者幾希、唯有兔裘賦耳、天皇歎曰、惜哉惜哉、抑其兔裘平生所着乎、古謂可謂卿家之青氈也、他日朝參之次、必携其裘來、伊陟唯而退、既而伊陟袖彼一篇捧于御牀、曰是兔裘也、天皇頗恠之、乃披覽笑曰、是菟裘賦也、非兔裘矣、天皇讀之、至所謂君昏臣諛、寵顏色作、伊陟悚恐、不知所為、少焉至扶桑豈無影乎、浮雲蔽而忽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



花山法皇微行諸山

吹而先破、天顏乃解、反覆三四、一讀一淚、深藏之於御笥之中、伊陟茫然而退、伊陟素瞽文字、故誤菟為兔、且不知其賦中有何等事也、時人傳聞以嘲之、○十二月、花山法皇自去秋至今年、微行諸山、其登叡山時、憩東坂本、邊見紅梅、躊躇不去、惟成法師曰、帝位之重、猶脫之如屣、何動心於一樹之花哉、法皇詠倭歌、謂不着心於其色香、以其開落感人世之變態耳、既而義懷法師隱飯室山、惟成亦閑居、法皇獨詣熊野路、過千里海濱、氣宇不快、枕石臥水濱、見蜑戶烟詠歌、少焉平復、遂拜熊野神、其餘巡行殆遍、

永延二年

卜部兼延奉勅掌吉田神職

官符

而歸京

戊子二年夏四月勅卜部兼延掌吉田神職卜部家傳曰天兒屋根命以神籬正印為神道根元其十二世孫雷大神命仕仲哀天皇賜卜部姓十八世孫常磐大連改姓中臣二十一世孫鎌足以神道傳其從弟意美麻呂而其子清麻呂受之宝亀五年勅清麻呂授神祇管領長上之職其曾孫平麻呂復姓卜部延長五年勅許神祇管領勾當并諸社執奏事兼延者平麻呂曾孫相受家職至是領吉田社弥崇春日神與藤氏公卿相睦經年賜宸筆兼字今鎌足之鎌字永為一流通称且移神祇官公事於吉田使兼延掌之由是勧請諸国霊社建斉場所大元宮等名以為神道秘奥世嫡兼襲○六月太政官符左大臣奉勅曰僧綱凡僧弟子引率之數載在格條非有改定何得過差而今近年之間奢僭之輩不愼律法所率之從類各二三



澆漓民樸散俗薄也

賊魁藤保輔黨自首

十人以多為樂以少為耻恚乖禪定旨游放逸其尤甚者好着奇服間挾短兵忽輝威武動致鬪亂非忘皇威之嚴重還亦致佛法之澆醨自今而後宜嚴加禁遏賊魁藤保輔黨類詣撿非違使廳自首曰保輔潛來洛中頃間入人家竊資財射櫻島忠信欲殺平惟時皆是保輔所為也撿非違使等相分搜索之不得焉聞其匿中納言藤顯元家官兵嚳至圍之且使看督長等捕保輔父右馬權頭致忠載車放簾護之然未獲保輔洛中騷動諸衛官兵警衛内裏降宣旨於中外曰捕保輔者速可行賞而錮致忠於左衛門

保輔自刃腸出不殊

藤致忠一金換一石

永祚元年

陣弓場保輔無所措身而剃髮變形跼蹐於比山花山寺官兵聞之馳至則保輔既逃去取其所剃之髮所脱之衣而歸保輔微服匿左大將藤朝光隨身忠延許忠延者保輔舊僕也然懼其連坐而誘捕保輔保輔自刃截腹腸出未死官兵往携之禁于左獄賞忠延補左馬醫師翌日保輔死於獄致忠謝罪詔許之致忠嘗仕天暦朝為蔵人帝問天文於賀茂保憲時致忠為勅使故粗得聞天文之事性有泉石之癖曾築一宅欲作假山然未得奇石乃徇洛中曰一金換一石賣石者聞之競運至門致忠曰嚮者欲買石今則無用賣者不悅然勞運回故抛棄去者半致忠見賣者既去而自出門擇取入于庭中○

己丑永祚元年六月乙亥太政大臣從一位藤賴忠



三條相国藤頼忠薨封駿河謚廉義公

延暦寺僧慈覚之徒遮勅使奪宣命

薨歳六十六詔贈正一位封駿河國謚廉義公世稱三條太政大臣其執政之始頗好華奢其詣賀茂使撿非違使為後乘使隨身者騎馬而從焉隨身騎馬権輿于此然性儉約朝參之日或着布袴以去麗飾及今上即位政在兼家賴忠貴重無威兼家孫隆家年猶弱氣勢甚驕過賴忠門不下馬賴忠憤之不能咎之○九月詔僧餘慶代尋禪為延暦寺座主勅使少納言藤能遠捧宣命登山慈覺之徒數百人要勅使奪宣命而奏曰智證門徒補座主則不可開講堂便固閉戸廷議以為過訟也詔左中辨藤有國作告

私市宗平、時平並有膂力

正暦元年

文、遣使登前唐院寶塔、〔埋慈覺骨之地〕告衆徒之暴戾、且欲罪衆徒、不果。○十一月、大原野祭、參議藤佐理奉勅行事、此日兼家家僕出雲滋之、三善孝道論事鬪爭于祭場、滋之中矢擒、非違使藤惟風糺彈之、不肯佐理不能行祭而罷、爲尊親王〔冷泉上皇第三子〕及藤道隆子伊周冠於兼家第、〔伊周以兼家嫡孫、道隆愛子、故驕慢輕人、同母弟隆家亦奢侈、共好射御相撲、私市宗平、時弘多力、宗平仕伊周、時弘仕隆家、二人角力、宗平勝而時弘殯、宗平駿河人、曾射鹿於河、迎獲之、肩鹿渉河、中流大鰐吐波來、宗平把鹿股、鰐口鰐囓斷鹿股、宗平提鰐半腹擲于陸殺之、見者服其強、時弘在家常推牛以試力、源頼光偶見之感其健〕

庚寅、正暦元年、三月、兼家上表辭太政大臣職、及封



相国兼家上表辭職

戸准三宮、不聽、兼家再上表曰、兼家言、今月十五日、中使権中納言源伊陟至、奉宣聖旨、抑臣上表、鳴鶴之聲空隔、巻龍之命不聽、惶惑失圖、心顔罔置、臣聞貞觀之初、命忠仁公爲相、三歳公當任百官總已、倍阜無貴于受崇封、徳高有便于鍾厚禮、陛下以今日天下准昔時、賦歛之虛耗萬倍、以貞觀故事比微臣、才用之懸隔千里、加以彼間公卿其數纔十有三人、節儉交深、實封不幾、今當時所備者、上皇三院、内主三宮及公卿二十一人、計其職邑爲國煩勞、而臣更擬三宮之儀、又居正合之任、若以前賢之未苗謂賞臣、

周邵、周公旦、邵公奭

湯武、湯王武王、伊呂、伊尹呂尚

僂々、恭謹皃

二疏、疏廣疏受、並爲太子傅

則周邵之後、無登三事、若以左戚之元老謂崇臣、則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臣扶帝道履政途、以來變異屢臻、謗訕無際、問六典則五既闕、論八柄亦七不堪、彼湯武聖主也、然不能棄韓舟而済江湖、伊呂賢相也、然不能策駘馬而馳郊野、雖寔聖主賢相、猶若越人與胡児者、況愚臣焉得持重載以久濟巨川、攬六轡以猥陟象岳哉、方今陛下肇服玄冕、新莅蒼生、百辟傾心、僂々然以待陛下之政、四夷傾耳、靡々然以聽陛下之風、臣之休退、今此時也、昔羊叔子以歸故里也、指二疏而爲吾師、鄭臣君之擧新村也、推五倫而



玉懸、音樂也

相国兼家三上表

進其位、何以忘止足、猶欲觸逆鱗、伏願陛下暫撤玉懸、幸照丹欵、封賞衛卒、是素所辭、早停先勅、摂籙儀則、又新所退、必納後章、不勝戰汗屛營之至、謹重拜表陳乞以聞、不聽、〔江匡衡草之〕○夏四月、兼家三上表曰、頻獻表奏、未蒙照臨、仰前跡而增戰栗、濡兎筆而惱虞松、臣伏惟察能授官、上聖爲之布徳、揣分受職、往賢由之全身、若授受乖其宜、則如養魚鼈於層雲之巓、捿鳥雀於重淵之底者也、臣齢先懸車、而身已病、器非負鼎、而力早衰、騏驥之病也、駑馬先之、況駑馬之病乎、孟賁之衰也、庸夫茂之、況庸夫之衰乎、允登

挹與揖同

末葉謂子孫槐庭三公之處所

文王遇呂尚於渭水之陽

高祖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

高位者必飾謙挹之詞至大年者即述歸老之志今臣所請異於彼焉夫事無兩全物難俱有連枝或臨丈坂兮凋枯臣之餘六旬者可謂衰老末葉多列槐庭兮榮顯臣之居三公者是總公卿加以兩院上皇不棄渭陽之勞功擢以親舅矣今上陛下不遺豐沛之父老賞以外祖焉太后降尊屈存為子之道必陽厚禮猶有稱孫之名其外竹園蘭坂多是臣之枝苗二府九卿半又臣之弟姪書契以還未有才德薄寵榮厚如臣者矣是以葉公槐驚何更扶龍圖而招半死華封齡老唯須祝鳳曆而送餘生臣縱遁崇班以



兼家上第四表

棲野雲命存則可仰聖化臣若叨重寄以先朝露位尊亦無益微躬方今塵曠漸深慙懼彌劇昔秉鈞柄而過九十寧非安平之強健哉今辭官職而至再三則是暗懦之涯羸也雖降十勅何改一心伏望鴻慈殊矜微懇聽臣欵闕之請不異敢諫之鼓靜臣懸旆之心自為進善之旗無任挹濁之至謹重遣右中將藤道頼抗表陳乞以聞（江匡衡作之）不聽○五月兼家上第四表曰聖主聰悟猶有逆耳之言忠臣清慮遂無議腹之慮蒙霧難晴霄漢之景未照詞浪彌疊巨渌之嶮方兢臣伏惟陛下道恢王業德踰帝先若出一

人臣有三危

言不終日而達四裔若擧一事不浹辰而安萬民而臣謬以危材辱膺佐命常仰降讓之天久居招咎之地職之師君驚遽未止任之總己廻惶無聊昔姬旦之輔成王而臨朝以王少未冠也虞舜之代堯帝而攝政以帝老脱屣也陛下非幼非耄何謟盛德於垂衣微臣無藝無能何忘充滿於負扆方今安不忘危賞還如罰抜榮路以迷止足遥謝厲卿之塵立恩涯以釣虚名獨慙渭濵之浪古稱人臣有三危德少而寵多材下而位高無大功而有重賞是也此之三事已在臣躬況乎宿痾相侵朝務自滞肝家漸有衰葉



藤兼家致仕薙髮改名如實

如實上表辭封户准三宮

眼路鎮多亂花華池鑒容病鶴既戰凌霄之翮蜀坂垂耳疲驂豈追絶塵之蹄臣洛城之東開墅業墅業之北構道場養性仙方將避野葵蹈井之跡寄心佛乘欲結山椒臥雲之朋徘徊而立唯思是悠伏冀玄覽愍此赤誠早停攝行之職刊儀範之名則天下幸甚臣願足矣不堪方寸悚迫之至謹拜表重陳乞以聞（江匡衡作之）許之（兼家致仕薙髮改名如實以東三條第號法興院居焉又以二條京極第號積善寺兼家素好佛道故及此藤家執柄之人致仕之後薙髮始于此）○六月如實上表辭封户准三宮不聽再上表曰如實言前獻瞽言未蒙矜遂五指如灼三伏履冰昔極槐路之崇班今

伯禽周公旦子始封于魯

為桑門之後進、形類玄鶴、警夜久案枕中之方、志在白牛去朝、何促車上之舞、荷君恵而早老、欲息肩過一生、戴佛恩而慭遺、漉合掌奔餘念、加以其寝疾落涙之後、詔長男道隆摂行天子之政、一同其在俗之時矣、彼魯伯禽者、姫旦之後也、雖受公封而無齊璇璣、漢霍禹者、子孟之児也、雖襲候爵而無扆王扆遠、訪大邦、未聞此類、近考列祖、必可因循、而昨日其父去其職、今日其子兼其塵事之殊、常未曾有焉、嗟呼、老身存、而既見息子總百揆之寄、大臣罷而更辱尭下准三宮之儀、真云俗云、蒙恩如此、其初謂一投夢



前太政大臣如實薨

執柄者院號始于此

宅變易之析、長断畏途生死之輪、豈料晝浮榮兮宇不成、淵水空黷、破宿慮兮跡難隠、山雲正愁、譬猶欲擾野鹿以先控良弓、逐家豹以還予滋味者歟、反覆而思、一無可者、伏望叡覧神聴、停茲異賞、唯則陶唐稽古之政、莫降飛越布新之恩、不耐荒悚之至、謹重奉表陳乞以聞、江匡衡作之、不聽○秋七月甲午、前太政大臣入道如實薨、歳六十二、世稱法興院大入道、以其剃髪捨世、故無謚、且執柄者之有院號、始于此、初兼家罷大将、怏々家居、其家司夢流矢数千自堀河院来落兼家之宅、覺而告兼家、兼家曰、吾與兼道不

兼家家司夢流矢

兼家愛巫打臥神子

好、故屢為彼被仔、而彼猶未弭忿、由是觀之、流矢之来者、吾身傷損之兆乎、可謂凶夢也、人或聞之曰、是吉夢也、非凶夢矣、天道虧盈、人道悪盈兮、今堀河大臣驕奢無匹、福盈禄盈、是天之所虧、人之所悪也、想夫不久矣、堀河大臣逝則國家之権威在公乎、矢亦威之器也、其器今在堀河、他日必来於公之家也、兼家聞而喜焉、後果如其言、當其居相位、権威無敵、在太皇上皇之前、亦不着衣冠、唯以燕居之服陪焉、時有一巫、説往告来、吉也凶也、一無所錯、兼家愛之、常置於座隅、對説移刻、其所行也、多問於彼決之、巫不



中宮導子為皇后

正暦二年

憚兼家、常臥其側、人呼之曰打臥神子、兼家築法興院、人皆以為是宅必凶、兼家不然、往住焉、未幾病薨、華送之夜、来會者甚多、時外邊遽騒、道兼大驚而周旋、道長自若曰、是馬之逸也、豈有他變哉、使人問之、則果然、源頼光會葬、見道長不動心、嘆曰、不有此度量、則不能為天下之棟梁○冬十月丁未、改中宮導子為皇后（按円融帝譲位之後、導子不可有中宮皇后宮号、然此時昌子為太皇太后、詮子為皇太后、故遵子猶有中宮号、以分三宮之名、然天皇漸長、欲立中宮、故改遵子為皇后、中宮皇后名異實同、然本朝並置二宮、自中宮進位至皇后、其名不正、自是以後可類推焉）

辛卯二年二月、勘解由長官藤有國罷官、謫于某地、

藤有国謫遷依藤道隆報舊怨

平時望相源雅信有驗

初有國與藤道兼相善、屢出入其家。道隆道兼昆弟不睦、故道隆怒其背己而睦於道兼、欲陰中之、遂及茲而懲遇乎惟仲。（或説曰、有国坐殺人之罪除名籍。有国出自儒家、有文才、初為兼家家司、以積労之賞登廳。兼家密與家司等議曰、我多子、孰堪関白之任、卿等各言其志。有国曰、道兼有廢立之策、公盍報之乎。惟仲曰、立子以長者常也、何乱天倫哉。由是譲職於道隆。道隆曰、我以嫡受譲、不足悦焉、唯可報怨於有国者為悦耳。至是廢有国、且削其子丹波守貞嗣官。）○夏四月甲戌、詔贈故従四位上平珍材従三位、依其子右大辨惟仲奏請也。珍材、時望子也。時望珍材父子能相人。源雅信幼時、時望見之曰、善哉寧馨児、其必昇大臣。若此言有驗、則勿忘我子孫。至是雅信貴重、善遇惟仲也。珍材嘗為美作守、路宿備後國品治郡司家、其女侍枕席、有身、珍材畢任帰洛。郡司携小児到珍材宅、時児七歳。珍材相之曰、此真我子也、其相貴於我、必其可昇月卿。乃収養之、其児即惟仲也。

正曆三年

壬辰三年八月、藏人右中辨源俊賢兼補藏人頭。此時藏人頭闕、道隆問俊賢曰、誰可當其任。俊賢答曰、可無過僕者乎。道隆乃従之。時左中將藤齊信自謂可補其闕、聞道隆與俊賢議之、而乃朝參遇俊賢於明義門、問曰、新任為誰。答曰、俊賢也。齊信黙然。既而俊賢行事不滯、衆皆服其才。○八月、赦流人藤有國、



藤有国陪宴賦詩

従二位高階成忠剃髮改名暹視

儀同三司母乃是也

帰京、復本位。○九月、重陽宴、天皇御南殿、従三位藤有國亦陪宴、而退賦詩、其一聯曰、過死空為黄壤骨、愁生再踏紫宸塵。時人憐之。丁未、詔従二位讃岐權守高階成忠改真人為朝臣。踰月、成忠剃髮改名暹視。（一作道觀。成忠者長屋王後也。長屋王玄孫峯緒、初賜高階真人姓。其子茂範有文才、仕延喜朝、乃是成忠曽祖也。成忠早顕才名、歴任大内記、東宮学士、式部大輔、大和守。及帝即位、為侍讀、世号高二品。成忠長子信順任東宮学士、為左中辨。其弟積善以詩文顕。其姉貴子能倭歌、号高内侍、嫁於道隆、生皇后定子及伊周。内侍能屬文、伊周文才、職此之由。）○冬十月丙戌、天皇御清涼殿、覧臨時舞樂。左兵衛尉大友兼時任左衛門尉、右衛門少志秦身高任尉、府生多好茂任左兵衛尉、以共堪其能也。此日前中納言藤文範八旬餘、不召朝參、見舞而不覺坐嘯、百僚解頤、以為耄狂也。是年花山法皇倦斗藪、帰洛。（自花山屡過故相国為光第、通其季女、且嬖一妾而不帰山。義懐法師在飯室、聞之攢眉。既而皇太后憐其用度、與道隆議之、以奏之、寄封戸若干于法皇、遂住洛中。）

正曆四年

大江匡衡上状請兼任

癸巳四年春正月、従五位上文章博士兼尾張權守大江匡衡上状請兼任辨官、左右衛門權佐、大學頭、曰、匡衡歴文章生、文章得業生、對策及第、歴撿非違使彈正少弼、拜除當職、叙位之勞十箇年、博士之勞五箇年、以儒學為業、以風月為資、貧而樂道、未兼温官、賤而嗜文、難耐寒苦、家徒四壁、恥文籍之漸散、毋

當今猶今上也

已八旬悲禄養之猶遲伏檢故實文章博士兼辨官例大江朝綱菅原文時也兼衛府例藤原菅根兼左近衛少將也兼大學頭例祖父惟時菅原文時也諸道博士兼衛府佐例明法博士惟宗公方兼左衛門權佐也方今當今莅民之後聖宰輔政以来近訪延喜天暦之故事遠問周室漢家之遺風去秋遇重陽之宴誇文道之已興今春見朝拜之儀感聖代之復舊繇是詩書仁義之路昭然就日禮樂儒雅之林靡然向風興廢継絶不亦悦乎加以伶人左衛門尉大友兼時右衛門尉秦身高等猶遇臨時之恩各預不



張良曰急先封齒

詔贈故菅相左大臣正一位

次之賞蓋重其藝能也夫王道無偏孰親孰踈臣節有漸自微至著燕王求賢郭隗為師而四方競至漢帝明賞雍齒為候而諸將自安匡衡不知運命不量涯分強企微望匪躬之故唯欲令天下海外知學校不廢文章見重矣嗟呼龍之為龍則以有文章也鳳之為鳳亦以有文章也事若不諧道猶湮滅誰歌堯舜之風誰明君臣之美望請時蒙天恩因准先例兼任是等官將知文學之重不堪懇欵之至○夏四月詔贈故右大臣正二位菅道真左大臣正一位先是太宰府言安樂寺菅廟有口託曰家門一掩幾風煙

贈菅公太政大臣詔詞

筆硯抛来九十年云々竊以菅相平日太愛文章甍背以来守廟者唯以薦蘋為業而無文字之為故有此口託乎請置文人數輩於安樂寺而毎當其諱日賦詩詠歌以慰遺靈制曰可天皇素好文詩常讀菅集頗有景仰之思至是贈爵以追褒之○閏十月甲辰遣従五位下武藏守菅原幹正於太宰府菅廟以贈太政大臣詔曰寵章表徳錦篇載而長傳縟禮旌賢素簡編而不朽故贈正一位左大臣菅原道真鐘石銘勲旗常記績和鹽梅乎台鉉翻風雲乎才峯朕前加追榮照徽烈於百代之後令申崚令崇靈塊



正暦五年

大江成基上狀

於九原之中嗟呼馬鬣年深蒼烟之松雖老龍光露暖紫泥之草再新贈以太政大臣蓋増褒賞之故也宜極人臣之職式照泉壤之蹤布告天下俾知此意主者施行

甲午五年春正月正六位上近江掾大江成基上狀請任諸司助闕曰成基家門久傳累葉之儒風父祖共辱三代之侍讀是以成基自如日至丁年入趨丹墀出遊黌舍以非蔵人期侍中以學問料待茂才而去年正月不慮被拜當職而箇所望一不相諧故愍成基之不幸者不稱司馬為増其愁也嘲成基之數

藤道隆上状

奇者、呼曰窮鳥、為示其恥也、進欲近星楡、則名字已削于仙籍之上、退欲攀月桂、亦交迹長乖于孔門之中、豈圖門塵忽絶、五代之家窓螢空逃、三秋之後、老母堂前、且泣雖拂紫筝之雪、亡父墓側、何顔更拜白楊之風、學師之道縱不遂、事君之職猶欲達、望請蒙大恩、被拜此官、鬩然則一寸如焦之心、胷中火滅、二年不乾之涙、袂上両収、不堪懇款之至、成基雖時、孫斉光子○二月己亥、道隆上状、請以積善寺為御願寺、曰、茲寺者先公入道太政大臣在世之日、卜東郊吉田野所建立也、當爾之時、怪異頻示、既知此地之不宜、結構不



幾、遂遺所天之長逝、臨命之間、所誡造寺之事、為先因茲尋與福寺之例、移土木於他所、逼法興院之傍混風流於同居、斯乃一懐先公起居之難忘、一取微臣往返之不遠也、嗟呼風樹一摧、年華五改、春籬鶯喧嗚猶妬大廈之遲成、秋砌螢亂空悲常燈之未挑朝務為之或懈、夜眠自然易寤、爰能事纔畢、適為伽藍、接雲之甍晴模上天知足之様、满月之相自出西土眦首之心、攀林花而散香、雖禮諸佛之容、臨池水而拭鏡、恨隔亡父之影、臣朝家之恩溢身、不可不報尊親之命銘骨、不可不陳、若不盡莊嚴之美、謂先公

藤兼道築別荘粟田

何、若不施長久之謀、謂後代何、今所為御願、蓋償先志、抽新誠也、抑雖有寺無法、不能守也、乃造一切経雖有法無人、不能弘也、乃置阿闍梨、可有綱維住持之職、故定三綱十禪師、可有修學出身之道、故請度者講讀師、昔郭子之立祠堂、偏只報恩謝徳、今微臣之興佛寺、抑亦移孝為忠、望請鴻慈曲垂矜憐、准先例以此寺為御願、興隆佛法、誓護國家、功徳無邊、善根無量、謹請處分、聽之、道兼築別荘粟田、巨麗驚目、館中四壁、畫名山水、請歌伯題詠之、房中住人無數請菅輔正撰當時詩人秀作、書於障子、唯江以言以



伊周有才藝、自謂斉信公任是敵手

與伊周睦、故不入其撰、以言恨之、此時道隆伊周與道兼交惡源、頼信常與道兼善、憤之曰、我為道兼、可殺道隆、道隆雖勢強大、我執戟以入門、則如彼衛士等、何可敵哉、頼光聞之曰、此事之遂不可測也、若其志遂、而其事不正、不正則為之而無益也、乃強抑之頼信噬齒而止、右中將藤斉信為藏人頭、斉信者為光二男也、其才藝與公任相斉、藤伊周曰、斉信公任可謂敵手也、若爭讒相撲、則公任可以懶、斉信不可打、時論以伊周之言為當、公任自負其才、斉信勝伊周公任之才、是年女院詮子詣石山、伊周乘車、道長騎馬扈從、到粟田口、伊周有障、下車請女院告歸、女院為之停車、道長駐馬進曰、日已昃、何

為遅留哉伊周領道長道長自若不下馬而請進御車伊周不悦而帰告道隆道隆不平自是女院眤道長不満於伊周一日伊周會衆射南院道長不速而至與伊周競射伊周輸焉道隆曰請再競之道長諾執弓弦矢呼曰我家可為天皇之外戚則此矢中的乃發果中伊周亦射不中道長亦射自祝曰我可為摂關則此矢中的乃發又中伊周又欲射道隆怒曰已矣道長出焉道長為人有大度而善接群僚故中外多屬心於道長者

長德元年二月丁丑藤道隆病上表辭關白職第二



藤道隆上表辞關白職

表曰先瀉丹情之底敢置玄覧之前龍渙未収鶴歎逾切謂其琭琭之至重供私之寔深譬猶挾崛崘而壓累邦傾渤澥而注孤燈若不重陳恐渉飾讓臣聞王者之御天下也兼天建官象地分職所撰失道則泰階不平所受非仕則列岳為異臣伏撿家譜列祖先臣之秉鈞柄者多是老年蓄德莫不奇才大功而今壮年而早昇不才而妄進三十餘初摂政四十餘猶關白位在三公之上目眩易迷身覆萬機之間手繁難理况女則入椒房同體于垂衣之化男亦居蓮府増秩于弱冠之齢功浅賞隆徒修車丞相之軌父

榮子貴自齊馬太宰之鑣夫然則股戰非可久立顔厚非可寄居重載之舟不革那堪濟川之用再實之樹有蠹未免待風之危伏願陛下憐臣辭病允臣遁名縱復履氷赴熱憖往日於虛無唯將席月占雲養餘年為已有第二表曰清喉頻咽紫霄之聽隔雲纖綸猶垂青泥之鱗出浪雖知詔命之難逆不堪心顔罔厝臣聞輔佐之臣者君之腹心也上代天工下執人柄四海由之而理乱三臺由之而弛張故擇不言親疎任不言貴賤高祖納陳丞相天下不謗用其仇文王舉周公旦天下不為私其子如臣者匪德虛受



藤道隆第二表

塞賢猥居性緩而多闕政慙西門豹之佩韋才淺而少讜言謝東郭牙之前席夫高秩厚禮者天譴之端也異賞殊私者鬼瞰之本也臣寵最深而病又深謐不慭而塊更慭繫浮榮於夕露華髮薄而簪纓慵扶微力於春風柳腰弱而劒佩重然猶所以強出入于金屋之下不獨貪高秩不獨誇異賞朝仰少年之天顔是則難背先父之素意夕對長秋之月色亦猶不審愛兒之玉音方今陛下春秋已長鈿首之儀早成微臣筋力先衰止足之思彌切臣之所請誰謂不忠但去官職而無名縱不改關白之稱詞帰機務以任

大納言藤朝光逝

意只欲疏城東之先伏願陛下廻大陽之皇鑒照小量之懇衷時垂慈護親此政事然則逃鶡冐於微躬閑求井露延年之藥任鶡紱於叡楷長傳薰風理世之歌不聽（右表二篇共江匡衡所作）○三月丙寅正二位大納言藤朝光逝歲四十五朝光能倭歌近侍圓融帝帝試問曰鶯與鶴孰愈朝光獻歌對之其意以為二禽各宜其時不易優劣及帝崩而襄事朝光與藤行成等作悲歌思慕之（朝光性好奢侈嘗從行車負胡籙以水精為箸壯觀耀日其後倣之者多矣其在寢則侍女三十人著美服列其傍寒夜則埋火於大爐設篝於其上而蘭麝以薰衣裳且羅銀鐺二十只盛紫酒品嘗之其臥席着錦綉侍女斟以溫之其餘行實類此）丁亥關白正二位

關白内大臣藤道隆薨

大納言藤濟時逝

空拜大將

内大臣道隆薨歲四十三勅賜絹百匹布二百端以為賻（道隆性嗜酒且善爛醉與藤朝光藤濟時相善携酒同車遊覽處々嘗共醉後乘興脫帽亂髮高談呶々共詣賀茂酩酊車中到社頭猶不醒道長同行揭簾喚起道隆驚而刷髮整冠得參拜其餘每々如此道路以目自去冬熱渴不食只飲水然猶不廢盃酌遂成沉痾不起曾有僧說道隆以極樂淨土之可樂道隆哂曰如我者在彼淨土亦無朝光濟時則誰與樂乎僧閉口而退世稱道隆曰中關白道隆已薨然伊周不辭關白居喪行事定衣服制度外祖二位新發意高成忠使僧綱等為伊周祈福然女院屬意於道兼故多出入其門者伊周竊使成忠呪詛道兼曰勿怠勿怠）○夏四月庚子正二位大納言兼左大將藤濟時逝歲五十五先是濟時女娍子納東宮為女御濟時誤聞勅許為皇后遽下庭拜舞然無立后之宜故世稱空拜大將然不



正二位源重信薨

太政大臣藤道兼薨

知其故者誤呼紅梅大將（空拜紅梅音響相通此時右中辨藤忠輔有仰視天象之癖世稱仰癖濟時戲之曰仰天何見哉忠輔應聲答曰有把大將星者故仰見之而已濟時心忌之未幾而逝）正二位源重信薨歲七十四詔贈正一位（初重信與兄雅信以皇族懿親故村上帝眷遇甚厚頻被登庸雅信多才精朝儀然其性嚴而人憚之重信才不如兄然性寬而接待愛敬人皆懷之）癸丑關白正二位右大臣道兼薨歲三十五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稱粟田關白或稱七日關白蓋自拜賀之日數也其家号曰町尻藤相如太悲之成病殊幾而卒）權大納言藤道長為關白初道兼任關白伊周憤其罷己職叔姪之間不睦頻呪詛之不日道兼薨伊周欣然以為呪詛之術中矣且謂我必代之為關白道長謂伊周執政則不

利於國家及告皇太后詮子太后以為然乃奏天皇曰伊周年猶少未可堪其事以道長為關白則幸甚天皇未肯道長望請不已太后輿奏之而至垂涙天皇驚謝曰慈誨至此朕何忽諸唯命太后太悅時源俊賢侍側太后顧之曰汝速傳詔旨於中外至是道長為關白伊周大恚又詛道長萬方無驗伊周怒曰道長之補關白者皇太后之所為也乃詛皇太后又無驗矣道長聞之大怒奏請罷其内覽宣旨天皇從之伊周彌恚自是叔姪相嫉殆似路人（兼家有五男道隆道綱道兼道義道長其次也道隆道兼道長以女院詮子同胞故相繼執政世稱之曰三道也道綱母藤倫寧女）

兼家作蜻蛉日記

帝試道隆、道兼、道長三人之度量

長能妹、最妙倭歌、兼家微行戀々倭歌唱和、遂得其志、生道綱、道綱母筆兼家思慕始末、号蜻蛉日記行于世、道義亦異母、顔色太白、其行實不聞、初寛和御宇、道隆・道兼・道長、屢宿直禁中、一夕雨降、帝欲試其度量曰、道隆可赴豊楽院、道兼可赴仁壽殿、道長可赴大極殿、乃各奉詔而出、道隆・道兼恐有妖怪變色半途而帰、帝笑之、道長獨至大極殿、削御座柱、懐其木屑而帰、備叡覧以證之、天顔快然、群僚皆奇之、又嘗與二兄侍兼家、兼家羨公任才能曰、汝等不能踐彼背影、道隆道兼黙然、道長大言曰、何踐彼背影哉、可踐其頭脳、兼家莞爾、又有一僧能相人、見道隆道兼曰、皆貴可昇大臣、相伊周曰、如電影其光不久、相道長曰、安富尊榮、無可比之者、至是果如其言、○秋七月庚辰、關白権大納言道長任右大臣、為氏長者、一説曰、自長徳至寛弘、道長蒙天下及百官施行之宣、倣延喜之時平、天暦之實頼、例無関白之稱、○八月二十八日、内大臣藤伊周兼東宮傅、参議藤實資任権中納言、参議





耿潔、謂貞白也

藤實方左遷陸奥守

藤公任兼左兵衛督、藏人頭源俊賢高明三子任参議、藤行成補藏人頭、俊賢為藏人頭、四年、其行挙、能淑明耿潔、於是勅問俊賢曰、誰代汝可勤職、汝其舉之、俊賢奏曰、備後介藤行成可也、詔曰、彼猶侯地下、何可超次登庸乎、俊賢曰、進善退悪者、帝徳之明也、如臣所見、可堪此職者、無如行成、陛下何厭地下之列哉、天皇曰、汝言直也、乃擢行成補藏人頭、與信相並行事、此時競望者多、及其拜任、或羨之、或憤之、今按、諸臣未聽昇殿者、謂之地下、考公卿補任、則先是行成既昇殿、與水鏡所記稍異、未知執是、左遷左中將藤實方、為陸奥守、實方美姿儀、能倭歌、長絲竹、妙舞態、自負其才、輕侮同僚、嘗石清水臨時祭、試樂、實方後至、欲加舞列、然缺挿頭花、乃折舞臺邊呉竹枝、插其頭而舞、時人以為優美也、其後試樂挿頭用竹枝者倣此、

歌枕

也、藤行成與人議、實方曰、彼詠歌之才可取焉、其為人驕慢不可取焉、實方聞而恚之、及藏人頭闕、實方太欲補之、不得、而行成登庸、實方甚不平、一日同侍殿上、實方遂起、執笏打行成、冠而落於庭、行成不驚、乃喚主殿司、取其冠着之、莞爾曰、何故行罰如此、實方無言而退、天皇偶自小蔀御覽、謂實方無状者也、至是勅任陸奥守、然不斥言左遷、及發途、召於殿上賜酒賜禄、勅曰、汝好倭歌、可赴任而見歌枕、謂名山勝水詠于倭歌者為歌枕、藤公任等詠歌餞之、實方發途、到處詠吟、過下野國、唱室八洲歌、既到任、而日經歴境内、以見





陸奥国端午節葺薦草濫觴

大江匡衡上状、請任越前尾張国守闕

歌枕、尋阿古屋松、不知在何地、遍問里民、無知之者、有一老翁告曰、古歌所謂陸奥阿古屋松者、與羽未分割之時所詠也、今二州相分、阿古屋地屬羽州、君其勿恠焉、實方聽奇之、明年遇端午、見國中人家不葺菖蒲、怪問之、國人曰、此州不産菖蒲、實方曰、須以州中所有水草葺之、何必限菖蒲哉、自此國内端午初葺薦草、倭名賀津美、遂為習俗、國中群士憐實方貴族而遠謫、屢設饗慰之、俗傳、實方望京思慕甚切、然遂不能帰、其靈化成雀、屢入禁闕云、五位下式部権少輔兼文章博士江匡衡上状、請兼任越前尾張等國守闕、曰、匡衡歴文章生文章得

三餘、冬者歲餘、雨者晴餘、夜者日餘

業生對策及第歷撿非違使彈正少弼拜任當職敘位勞十三年博士勞八箇年其間辛艱沈滯歎深陛文章博士之前蹤七年不賜兼官計撿非違使之後輩八人超為受領匡衡不棰一頃之田積學稼為口中之食不採一枝之桑織文章為身上之衣進望尚書之閣則鶴眼疲而不可階退求刺吏之車亦羊腸嶮而無推轂然間當今之時政返淳素三五之化漸彰二八之臣如舊去年之秋除目文道成業之人多進今年之春敘位亂階不次之賞不見如此則雖澤畔之蒲截盡久泥五代三餘之學而淵底之松老來



殿、負也、最善也、殿最、如善惡

幸期千歲一遇之榮王澤溫潤此時不浴何時浴儒林光華此時不開何時開抑撿非違使之分受領者藤實輔安隆等也或稱追捕之功或募造作之賞各所申非無謂然猶匡衡射鵠與實輔射鵰文武之藝決其雌雄如何匡衡閱百家與安隆造一屋國家之用論於其殿最如何彼呂尚者屠狗之賤老也説文谿而禮遇無雙蕭何者翰墨之柔臣也超武將而爵祿第一明王擢文士不憚衆議者也方今黄河雖清身猶沈玄渙雖洽獨有耻累祖相傳之書家荒而風雨難避老母憖遺之命宮冷而水菽未酬為上文為

藤伊周劫止花山法皇微行

重道必垂矜遂之惠望請殊蒙天恩依撿非違使勞弃儒學之功被兼任越前尾張等國守將勵天下之學徒不聽乙卯花山法皇密通故太政大臣為光第四女（俗稱四君）是時藤伊周亦與其姊私三（俗稱三君）至是聞法皇之微行乃疑其通於三君而大怒與弟隆家相謀欲劫法皇以止其微行乃遣隆家及家士十餘輩於其第宅邊（其第者鷹司殿也）月夜待法皇之出而射其衣袖而傷其左腋法皇大愕馳馬逃歸法皇雖怒其暴而耻微行之發覺不忍斥言之裹創稱疾歷日其事遂泄天皇勅然頃年伊周私行太元法於其家此法非



藤為時上狀上讀之太愍憐乃任越前守

藤為時玉井別墅

藤原隆家上狀

朝廷不修之其事亦發覺於是下明法博士議伊周隆家之罪正五位下藤為時任越前守（初為時請任越前守道長不可以源国盛任之為時上狀有苦學寒夜紅淚霑襟除目春朝蒼天在眼之詞天皇讀之愍之涙下數行暫不進玉食道長聞之大愕速召国盛獻辭狀而以為時代之為時中納言兼輔孫刑部大輔惟正子也頗有文才曾與藤惟成菅資忠慶保胤等友善其別墅在泉州玉井風水清麗世人以為住境国盛者公忠孫信明子也以解此任為憂明年任播磨守然猶不散怨成疾而卒傳稱為時在越前国時蕃客着岸為時接待之及其帰贈詩曰去国三年孤舘月帰程萬里片帆風畫皷雷奔天不雨綵旗雲聳地生風）丁未江以言貶飛騨權守（以言者千古曾孫大隅守仲宣子也師藤篤茂以文章鳴世且能倭歌與伊周睦故左降）○冬十月出雲權守藤隆家上狀曰隆家坐辜以降離家之後日月多移霧露頻侵

山重江複、南嶺之藥難採、歎深愁切、東岱之塊應迷、仍為免遠流無期之科、雖仰近代有例之恩、玄渙未下、抱愁而止、隆家生于累葉丞相之家、任於一朝聖主之代、年已弱冠、未及二九之齡、位忽高貴、初備十六之臣、為朝為世、雖罹毀謗於萬人之唇吻、為家為門、多施榮耀於一身之面目、爰沐恩澤、只欲仕於君、忽忘惠露、何不忠於公、而無誤生配流、是猶少而先老之過也、不犯處重科、豈非愚而超賢之怠哉、天譴戚臻、人望早背、病還更發、命已欲終、須只除贅髮偏望往生之妙果、何必焦肝膽、強待歸參之恩詔、然而



藤伊周聞母病自謫所歸洛

被罪之身、猶恐王程之不緩、無徭之心、深憑朝議之有許、嗟呼昔侍鳳闕、已為羽翼之臣、今在馬州（但馬国）長作藺莞之士、天性雖愚、辱攀龍顏逆鱗之誠、地望雖失、泣仰烏頭變毛之恩而已、望請天恩殊垂矜恤、早賜官符、被聽歸京、將訪晨昏於六旬之老母、令治疾病於三代之名醫、（此狀高二品成忠作之、成忠者隆家外祖也）藤伊周在播州、思京時、詠歌述懷、高内侍哀慕成病、泣曰、願一見權帥而死則足矣、伊周嘆曰、坐聞老母之沒、所不忍也、縱蒙違勅之重刑、何辭之、乃竊入洛、匿西京西院、高内侍輿病、與中宮潛往相見、太喜且泣、人未

平孝義奏伊周犯法、加階父親信不喜

知之、歷日右衛門佐平孝義奏伊周間行在洛之狀、勅使赴中宮索之、不得、乃遣專使於播州索問之、則伊周不在、既而事遂發覺、朝議僉謂、蒙貶謫者、不遇赦而私入京、自古未聞之、其罪彌重、是在近國之所致也、於今則可遣宰府、急促其行、高内侍悲泣、伊周曰、是所兼期也、何變之、遂發遣焉、使右衛門尉平惟時護送之、賞孝義加一階、孝義悅焉、其父親信責曰、奏無賴之事、蒙不虞之賞、是老父所不欲也、孝義耻而退、未逾月而高内侍卒、伊周既到宰府、時藤有國為太貳、供給丁寧、不挾遺隆之舊怨、人皆感之、從五



宮道義行上狀

位下宮道義行上狀、請任安房能登淡路國守、闕曰、義行、天延元年候藏人所、貞元元年任木工允、當時造宮日夕奔營、天元三年遷大藏丞、永觀二年適預榮爵、諸司之間經十一年、榮爵之後送十三年、而年來相當輔佐之居、攝頒漏理運之推薦、專城望遂、眼穿黃河之日、劇官病迫、身動上池之浪、因之為加湯療、暫向四海之温泉、然間鎮府都督政多邪佞、忽發吹毛之論、遂張陷身之機、論其虐殘、乳虎猶仁心之獸也、校其狂欲、貪鳥則廉讓之禽也、義行邊土受冤、上天偏聽、不可以詞陳其是非、不可以使訴其存亡、

張儀之囚楚、猶遺春鶯之舌、蘇武之投胡、自託秋雁之書、古来遭寃屈之徒、未有如義行者、爰去正暦五年十月、華及都聽議、遍群卿、都督有過、義行無愆之状、僉議已成、當于斯時、偶逃西海之濁波、絶帰東洛之舊土、池魚更游江湖之中、籠鳥再翥雲霄之上、方今聖日新昇、淳風忽返、設官分爵、先後之次守法、春雨秋霜、賞罰之科克諧、而去冬除目、議定下野守之塲、稱有西府之事、以数年下臘守忠、超被拝任、今撿案内、諸卿僉議、先年一定都督之任、仍以解替、然則犯法之徒、已伏罪過、遭寃之身、何有連及、加之至于



省試文章生献詩

大江時棟落第、匡衡上状為謝之

守忠者、義行叙爵之替、所拝任者也、計其勤労、先後懸隔、而朝選之間、越預勧賞、無偏之化、雖及兆民、不次之恩、濫加一人、復自大蔵丞叙爵之徒、隔年給官、是則近年之訛跡、専非聖代之流例、望請、殊蒙天恩、被拝任此等國守闕、適戴就日之恩光、将慰多年之沈困、不聽、省試文章生献詩、以既飽以徳為題、就中江時棟詩、三善道統、江匡衡等稱善、大内記紀齊名以其詩中有蜂腰病、故指為巨害、處之落第、諸儒僉以為然、時棟、匡衡之同族也、匡衡懸其落第、上状引舊例、訴、齊名所論不穏、齊名亦上状解之、如此者再三、

長徳二年源満仲卒

参議藤公任奉勅撰拾遺和歌集

朝議遂不決、（或説曰、道長曾騎馬而行、見一童子讀書而欲問、道長奇之、携帰附匡衡学問、江氏、即是時棟也、）

丁酉三年、秋八月二十七日、致任正四位上源満仲卒於摂州多田、歳八十六、詔贈従三位、葬多田院内、建廟祭之、（傳稱、満仲自造其木像、甲冑騎馬、没後安廟内、今猶存焉、国家將有変、則廟先鳴云、清和源族尊崇之、猶藤氏於多武峰、廟及後世、武將撰摂州兵士、衛満仲廟、世々相継、所謂多田院御家人是也、）

中宮定子薨、召携皇女再入内、天皇太喜、相語、雖落采之後、天寵如初、歴月有身、是年、詔参議藤公任撰拾遺倭歌集、経年而成、併古今後撰、號三代集、（一説曰、花山法皇自撰拾遺集二十、叅公任抄出之、為十巻、以奏覧焉、）紀齊名撰自延



紀齊名撰扶桑集

具平親王問當時文人評品于慶保胤

大江匡房論紀齊名、江以言之文才

喜至當今七代詩文、號曰扶桑集、天皇詔紀齊名加倭訓、固辭之、（齊名師橘正通、正通、源順弟子也、故扶桑集多載頌詩、齊名文才鳴當時、與江匡衡、江以言相敵、齊名一姓田口、以言一姓弓削、後皆復本姓、）具平親王問當時文人評品于慶保胤、對曰、江匡衡如敢死之士數百騎、被介冑策驊騮、其鋒森然、少敢當者、紀齊名如瑞雪之朝、瑶臺之上、彈箏、江以言如白沙庭前、翠松陰下、奏陵王、又問曰、足下如何、對曰、以舊上達部駕毛車、時々有隠聲、江匡房論紀齊名、江以言文才曰、齊名以言文體各異、齊名文文句句採摭古詞、有風騷之體、然至

長德四年

左大臣藤道長辭表　江匡房作

其不傳之日忽不驚目以無新意故也以言反之所作之詩任意恣詞却無轡策其體固新其與彌多至不得之日亦非後進之所及也

辛巳四年春三月左大臣道長依病辭爵曰頻表仰恩未蒙矜遂恥意半漢秋駕之騎方危盡詞披陳春文之筆欲腐臣聲源淺薄才地荒蕪偏以母后之同胞不次昇進亦因父祖之餘慶匪德登用彼周公旦之夕見七十也臣未能薦一士叔孫通之朝儀三千也臣未能出一言冰塊雪汗四廻于茲天譴鬼瞰萬念于懷方今前鑑不遠後悔可思二兄負重而早夭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四老爲漢惠帝之羽翼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洗耳而不聽

猶恐覆舟於恩波微臣嫌盈而苟辭欲去瞎馬於政路而聖詔重降褒諭彌崇若從綸命以甘素飡則不異淵魚之呑鈎若感明恩以忘玄訓亦孰與爛蛾之入燈臣逢榮更哀以寵爲辱纓霧氣而眼晴空准臺閣之章奏待訓故而心塞徒耀營衛之嚴威恩臣每事難堪不如早擇賢相天子不奪人心明王必遂物性漢四皓雖出應曜獨留於淮陽之要堯三徵不來許由長棲於穎水之月伏望弘慈曲降叡鑒臣所帶官及內外章奏觸臣宣行之事忽從停止又隨身近衛府生已下十人各付本府令從歸敝褫夫天地之

大僧正寬朝寂　朝粹寄掌世称廣澤一派

德施而彌新日月之明照而更盛　江匡衡作之

勅答曰勅表翰稠疊含咀雅言惟公蘅蓀叢芳瑤琚擅美寄高象岳既養杞梓之材地貴渭湯能韜江湖之量爰素性潔而執清謙痾恙侵而辭重秩昔漢邴丞相有病夏候勝言帝曰吉有陰德疾可以痊厥後無何果如其言猗乎公之德行無愆古賢漢家之舊風相傳濟濱之宿霧將散至彼應曜獨臥於淮陽許由長遊穎水親已非咸里心何在濟川公其爲社稷爲國家猶履星階彌施風化然章奏令公宣行禁兵爲公翼衛遂以停罷不奪乃心　紀齊名作之

法務大僧正寬朝寂　朝師



源扶義逝

陸奥守藤實方卒

平惟茂藤諸任爭領接隣田起兵

寬空粹寄學居遍照寺世稱廣澤寄逝朝善声明般若理趣分作音調誦之寄學之者傳其韻弄參議正四位下源扶義逝歲四十八長男經頼相繼在朝二男成頼任兵庫助敍從四位下住近江國佐々木莊初執弓矢爲武士子孫蔓延以佐々木爲氏号授道長室源倫子從三位倫子者故左大臣雅信女也母藤穆子朝忠女陸奥守藤實方卒於任先是平惟茂藤諸任在奥州戊惟茂者平貞盛姪也諸任者藤秀鄉孫號腾四郎者也其所領接隣爭田交惡訴於實方實方以二士爲猛將之種武勇之粹故憚之不能決而經年及實方卒二士爭論彌甚積憤含怨而相約聚兵挑戰其黨類麕至惟茂兵可三千人諸任兵可千餘人諸任聞惟茂兵

諸任襲撃惟茂

多驚曰衆寡不敵不如罷戰乃退赴常陸國惟茂笑曰彼畏我勇不戰而逃何其怯之如此乃散兵不設備諸任傳聞惟茂壘虚乃潜兵来奥州惟茂不知之一日惟茂壘前池水鳥噪起惟茂驚而見之則諸任遽襲惟茂也惟茂甲士僅可二十人聞變乃匿其妻及其幼兒滋定出於屋後山中而禦寇力戰而退放火於屋投焼死者骸於前池惟茂亦佯為死者混其中而臥既諸任至壘中無人而池中死骸男女總八十餘人焦爛不辨其為誰也諸任見之曰惟茂亦可在此中今日之戰我兵死者可三十人非不憐之然



解累年之恨何悦加焉跳躍騎馬而帰路過某人之居某人者諸任妻之兄熟武事而隠而老者也諸任曰我兵苦戰可給酒食某人曰惟茂首何在哉如此之寇不繋其首於馬鞦則不可安心何求酒食哉諸任曰彼戰而退我見其形帰壘而呼我聽其聲未見一寇出城走皆出者則射殺之而城焼人皆死彼死不可疑焉何不安之有焉某人曰卿言我未為然也惟茂不可必死我老不預兵事久矣使卿居此遠見戰鬪者非我所欲也卿早去矣諸任不悦而出行數百歩憩河邉飲馬時某人贈酒肴若干品諸任及群

解厳、解散戍兵也

士皆飲食満腹解甲卸鞍酔臥焉惟茂匿池中良久諸任既去也傍無人惟茂撥起脱衣換着女服懐刀立荏葦中窺之時有騎兵五六十人来相泣曰我軍居遠不知寇急聞變馳来然既遅壘陥我君亦焼死吞遺恨不可言焉惟茂聽之突出曰惟茂在此惟茂在此汝等莫愁焉衆皆下馬歔欷惟茂曰討寇兵可五六百人今卿等雖来僅五六十騎然兵道之勝敗何必多少之謂哉想夫彼必驕惰解厳矣今速馳撃之必得諸任首卿等謂何衆皆言彼勝我敗其鋒未可當且今来兵猶不及十之一則不如聚隣境士以



平惟茂襲攻藤諸任斃之

期他日他境士聞君不死則不日競集惟茂曰我昨日之戰不死而忍恥者待卿等来也君延今日以期他日則逃亡戰場者也豈其勇士之志哉然卿等所言如此則須任其心我獨往死耳乃馳出衆皆從焉又有追至者總百餘人過某人門某人聽兵馬之聲曰此必惟茂也諸任其不免乎既而惟茂兵馬如飛到諸任幕前諸任驚起其兵周章惟茂急撃殺四十餘人敵兵敗諸任走惟茂追射之諸任斃乃斬其首惟茂帥兵直到諸任宅放火焼之令士卒曰宅中之男出不出皆殺之至女子無傷焉諸任留守者遇不

慮之變不能禦悉皆被殺惟茂使兵士獲諸任妻以送其人之許某人感其情自此惟茂武威振東州後任鎮守府將軍初貞盛擇氏族子姪勇敢者養之爲義子次其齒以太郎三郎等名之至十郎惟茂年弱當第十五故名曰餘五郎及其任鎮守府世人呼稱餘五將軍或曰惟茂嘗居近江國與吾湖邊故有餘五號惟茂長子左衛門大夫滋定（繁貞一作）繼父家鎮東國二男繁兼號與山氏三男繁成任出羽城介其子孫移越後世稱城氏（傳稱惟茂爲鎮守府將軍在奥州時其父兼忠爲上總守赴任惟茂喜自奥州往謂兼忠惟茂從者某太郎候庭上兼忠呼某侍童指太郎曰汝不知哉彼嘗殺汝父者也童泣而起既而惟茂退休擬寢太郎亦臥小舍童潜尾其後窺之入而刺殺太郎而去其明惟茂聞之曰在他境有此變者我恥也即謂兼忠請得彼童兼忠曰彼昨夜出去今猶不帰且想卿不聞乎父讎不共戴天然則彼童遂志可謂奇也若我爲人被殺卿見其讎則不殺之而已矣乎惟茂不能固請而帰奥州俗傳惟茂嘗過信濃戸蔵山時見美女設宴弄紅葉惟茂馳馬不顧女挹惟茂袂留之勸酒惟茂醉臥女入岩窟化大鬼欲噉惟茂惟茂驚覺揮力斬鬼殺之聞者伏其勇）

父之讎不共戴天謂誓不與生也

惟茂通戸隠山斬殺妖鬼

長保元年

平維衡平致頼私闘

己亥長保元年春三月勅明法博士惟宗允正使勘進前下野守平維衡散位平致頼罪維衡致頼以武勇齊名共在伊勢國有隙致頼屢聚兵攻維衡相闘其族從相互戰死歷年其輸贏未決至此徵二人禁維衡於左衛門弓場禁致頼於右衛門弓場勘責之



藤統理落髪為僧

二人共自首其罪既而博士奏曰致頼首謀其罪重維衡對捍其罪輕詔遠流致頼於隠岐國處維衡於近流而遷淡路國明年維衡赦帰致頼亦歷年遇赦（致頼上總介良兼孫国香姪孫武蔵守公雅子号平五大夫時人謂曰武而謀良頼光保昌猛而横行致頼維衡維衡少為東宮帯刀歷任伊豆伊勢上野常陸陸奥出羽等守其齡及八十餘而卒有二男曰正度曰正済正度任越前守正済為出羽守共有子孫）少納言藤統理落髪入叡山増賀房統理適世之志年久至此謁道長告暇道長許之與念珠統理常侍東宮蒙眷遇入山之後不忘舊恩獻倭歌於東宮東宮憐而賜答歌統理拜誦感泣増賀叱曰汝未忘世間何遂山林之志哉（賀者良源弟子一時之狂僧也後入多武峯而寂）

済々容皃
美煌々光
燀炳耀皃

○閏三月參議菅輔正兼太皇太后宮權大夫參議藤公任辞勘解由長官參議菅輔正招中納言藤實資等於吉祥院陪菅神廟各賦古廟春方暮詩江以言作序曰廟基拓地欲百年之閒家業繼塵及七代之後吏部公卿相公當三月之餘閏乘五日之休暇懷故事於廊下惜春輝於廟前於是貫首弟子大長秋納言其餘受賓街業之徒左圖右方之倫瀝中露從下風濟々焉煌々焉以助聖廟之威儀以賁聖廟之風月蓋有以矣相公篆昇甲弟高歩十六行之中材都辛君永加三千徒之首即

以槐市之棟梁遂為棘路之翹楚豈非先廟之餘慶延及一家之後胤哉方今芳年已盡華月將窮百花亂落叢祠之雪難留一日已斜柏城之雲漸暗彼伍子江浪徒揚五葉之聲仙毋山花空開九株之色未如吾靈廟金策頻加極人位於夜臺之後素功遂立恣靈望於日域之中方配太祖之食永傳貽孫之慶焉既而前事不忘後學之師今命衆賓各賦一絶春夜欲明望牛漢之西轉夏日告朔指象魏而比轅以言性是愚魯雖慙烏雲之嘲志猶思齊未抛螢雪之業一生只樂道腴萬事自任廥意于時長保元年閏



藤原有国上状請任参議

三月二十五日聊記大概繫廟籍之卷末○六月前勘解由長官從三位藤原有國上状請任參議曰公卿交選其望有限大辨藏人頭待次登用左近中將有年勞者間以拔任良吏之歷五箇国功績合格式部大輔為帝師者同共拜除是即累聖之勝躅百王之通䂓也是以不歷其職不應其選有國謬以是愚質歷此顯要右大辨藏人頭勘解由長官春宮亮共是一時之官職也聖上從降誕之日及儲貳之朝久為本院之別當多勤巨細之雜事佛神祈禱勤行超倫相國深知愚忠多加賞進指天盟神自有證知若

藏人頭必當其任有國豈非當朝之藏人頭乎若以辨勞必成其望有國豈非明時之右大辨乎位者是造作行事之賞似恩如罰重撿先例藏人頭之叙三位者濟時卿超次任參議勘解由長官之有勤節者常嗣卿年中任參議大參之削官爵者正躬王更互任參議方今逮三五之朝擧二八之臣有國縦雖舊弊陛下豈忘遺烏於暫時有國縦雖惰倦陛下盍宥絶纓於暗夜漢高帝之至聖厚賞沛中之故老唐太宗之寂賢摂慇床上之病臣加以入道大相國者外祖之重寄擬三宮之嚴儀朝忠卿天曆六年抽拜參議



惟宗允亮會講賦詩江以言作序

兼忠卿天曆八年超登八座彼皆無本官之可拘只依憐不播之新勤也圓融院時惟正卿曰准此例殊叙三位有國法興院中空效紅涙於秋雨木幡山下獨戴白髮於曉雲其後旬日未改雨露忽乾初解兩龜而留一官後為庶人而削三品終復官位天獨所祐也何況瘴煙適霽再望杲日之光死灰更燃幸逢仁風之扇望請天慈曲賜優恤殊交朝議之預參試勵晚節之忠節是月左衛門権佐惟宗允亮聚諸徒講令賦詩江以言作序曰夫法令之興其義遠矣五禮含而裁成萬靈稟而鎔範順之者安逆之者危泰

皇帝之惨虐繁文酷秋荼之霜、漢高祖之寛仁三章、垂春竹之露、誠乃政教之門户、理亂之樞機者也、我國家上自推古之聖朝、下迄養老之寶暦、上下二四代之間、増損屡悛、章條数十篇之裏、修撰甫就、以安四海之波瀾、以定一天之防禦、是以或聖主降勅、促披講於宸位之前、或賢臣專精、受與義於南面之下、近世以降、編竹不開、童蒙之煙漸暗、帯草欲朽、師説之風無傳、次將累一家之風業、宣五代之雲英、才德掩古、正軌獨於左車之塵、敏思照今、馭衡勒於右馬之水、於是欲令之必行、傷學之不講、掃幕下而開丈



硎、砥石也、發硎謂刀劍光新發於硎也

大江匡衡應製作序

座、飾座上而競分陰、遂令藤侍御史講誦斯文焉、如鐘鼓之在懸、叩而有音、似刀劍之發硎、割而無滞、當斯時、生徒發聞之者、朱紫提耳之倫、飛軒高蓋、風吹于公之門、義實文華、水淡君子之席、於戯、不登泰山者、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谷者、不知地之厚、若今日不預此座者、豈知令典之為大矣、于時長保元年六月二日、禮部侍郎江以言披三尺而初學、推一寸而懋記○九月晦、禁中御宴、以送秋、筆硯中為題、江匡衡應製作序曰、夫本朝者詩國也、文章昌則主壽禮樂典則世治、是以聖上亦萬機餘閑、九月盡日、遡殘輝

大江匡衡秋興詩

於筆硯之中、縱勝賞於旒扆之下、承恩者月卿、瑩清才而高歩、應喚者風客、蓄逸韻而追陪、方今謝金颸兮耳驚、惜玉露兮目送、不欲登山、只案纏策于文峯之雲、不要臨水、只任舟楫于詞江之浪、遂使紅葉頻促深鶏距、追随玄英欲来、當亀首而交替者也、昔晋十有四年、潘岳兼虎賁、以作秋興賦、今寶暦十有四年、匡衡近龍顔、以獻秋興詩云爾、其詩曰、感秋何處快沈吟、相送只資筆硯心、遡路紫毫羈旅遠、解携墨沼悵望深、霜花餞席文章錦、風葉離歌朗詠音、好去今年商律候、事君萬歳幾光陰、是月藤道長在宇治



藤道長賦四韻詩

藤行成詩

藤孝道詩

具平親王和道長之韻詩

大江匡衡詩序

別業、冠蓋絡繹往訪之、道長賦四韻詩、藤行成、源孝道同賦之、他日具平親王和道長詩、道長詩曰、別業号傳宇治名、暮雲路併隔華京、柴門月靜眠霜色、旅店風寒宿浪声、排户遙看漢文去、卷簾斜望鴈橋横、勝遊此地猶難盡、秋與洲移潘令情、行成詩曰、一岙別業許相從、賞翫風流到下春、交淡偏宜迴砌水、契堅寂好拂衡松、門前秋導三巴峡、窓裏暮迎五老峯、此地勝形関相者、濟川舟揖継先蹤、孝道詩曰、河水攅西山峙東、三經顧併洛陽宮、烟霞奴僕尋常物、泉石資儲造化功、度信園非山境月、陶潜家隔相門風、加何別業幽奇地、主客公卿曾此中、具平和曰、聞説山家素得名、風流超過漢西京、撫夫路近談王事、漁父哥閑慣雅声、白浪頻飜秋雪乱、紅林半遶巻雲攅、一吟佳句讃遊樂、初慰終年寂寞情○冬十月、太宰帥敦道親王招文人、賦以詩為友、題江匡衡作序曰、己亥之歳、十月之初、落葉未盡、散春錦於林風、寒菊

猶殘映冬螢於池水、爰都督大王賞以物色、命以芳遊、嫌俗客而會仙郎、擬勝躅于句曲、酒允鑠而有樂晉、別高情于潁陽、良宴之趣誠有以焉、方今以詩為友、以道許交、六義五鋪、同心之中、衆藝皆置異類之外、携文林而代芝蘭之室、伐木聲明、挹詞江而為朝夕之池、談水景暮至、夫吹瑩玉句、必風月於造次、経緯錦篇、寫龍鳳於襟懷、見三百篇之披陳、遇新知而結綬、聽十九首之昇晋、憑舊契而彈冠者也、于時日已暮、夜又良、座上識者或相語曰、昔東平蒼之開東閤、只傳周公之風、今西海王之宴西園、盛弘魯聖之



長保二年

上七社、中七社、下七社、謂之二十七社

道、臣衡隔賢路千萬里、疲膠殆黃、遊詩境四十年、學庇未白、偎記勝事、心顏囧唇、敦道妃者、道隆第三女也、受母高内侍訓、頗有文才、然性行不謹、有客則或捲簾見之、或擲企以驚座、月大人来會則隔屏聞之、高声評其優劣、不敢憚之、敦道厭之、遂疏之、

庚子二年、春二月、奉幣於二十一社、祈年穀、二十一社者、伊勢（大神宮 豊受宮）石清水、賀茂（下鴨 上賀茂）松尾、平野、稲荷、春日為上七社、三輪、大倭、石上、廣瀬、龍田、大原野、吉田為中七社、住吉、日吉、廣田、梅宮、祇園、北野、丹生、為下七社、或加貴船為二十二社、是皆在洛外近國、故定為王城鎮守之神、凡每年祈年祭、月次祭、奉幣

禁中日祭守護神

三十番神祭日

藤道長上表辭官

諸國神社、至臨時之祈、則限二十一社、或曰、後朱雀帝長曆三年八月、定二十二社之數、今從日本紀略記于此、蓋加貴船者、長曆之謂乎、又祭禁中每日守護神於内侍所、十日伊勢、十一日石清水、十二日賀茂、十三日松尾、十四日大原野、十五日春日、十六日平野、十七日大比叡、十八日小比叡、十九日聖真子、二十日客人、二十一日八王子、二十二日稲荷、二十三日住吉、二十四日祇園、二十五日赤山、二十六日建部、二十七日三上、二十八日兵主、二十九日苗鹿、三十日吉備津、一日熱田、二日諏訪、三日廣田、四日氣比、五日氣多、六日鹿島、七日北野、八日江文、九日貴船、号三十番神、傳称三十番神、円融帝定之、禁秘抄公事根源謂一條帝時、每年十二月、奏神楽於内侍所、遂為恒式、未詳為何年也、又按諸国各有一宮之称、未詳定於何代、○五月、藤道長上表辭官曰、臣道長言、去月二十七日、仰帝閣而祈恩、展哀襟而辭病、即日中使從四位下



諫議罪己

張良謝病辟穀、以學仙道

行左近衛少将兼美作守藤原朝臣重家、忽至衛門、不許鶴望、畏尾而迷、低頭而歎、臣伏惟大臣職務不可久曠、是微臣藥石之初所固辭也、夫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而臣啓沃悔於既往、摂理昧於方來、命之甚危、一至於此、加之陛下以賢才為城郭、臣未擧下惟宿學之人、陛下以儉德為衣裳、臣纔存上表謙退之道、擇官授職之時、臣多過而懼、大政官之諫奏、殿上禁中之事、臣少勤而謝、藏人所之別當、彼周公旦之似正君、復辟以猶逃三態、張子房之得遐年、問仙以己芥萬戸、

槐鼎ハ三公之職務

道長第三表

張良欲從石松子遊

何况臣病入膏肓、命在旦暮。此之懇誠、豈無優恤。伏願天眷殊鑒微衷、罷臣槐鼎、不且美乎。然則蓬萊望雲、戴皇恩而詠玄德、漳浦拂露、卜閑居而遂素懷。不任挹満之至、謹重拜表陳乞以聞。第三表曰、臣再布腹心、苦請骸骨、當中使之不容、歎下情之難遂。臣聞易者圓而神、方而智、其上經曰、儉德避難。禮者極於天、播於地、其表記曰、慎以避禍。而臣奢侈不儉、愚昧無慎、寄重以病、亦重任危、以命已危、殘燈暫挑、待解印之恩光、朝露欲消、仰休身之恵澤、居槐庭而非用、庶幾松子於長生、慙鶴鼎而是辭、何甘烏喙於不死、劇官三公之車、蛛網結而空懸。恩授一枚之劒、龍泉咽而徒置。悔以不及五六年曠官之譏、憂以難堪二十日迫命之病。伏願天鑒早解臣官、雖金章紫綬、命盡則何益。雖布衣韋帶、身存則幸甚。不任悚迫之至、謹奉表以聞。詔曰、暫依請、病愈宜如故。

大僧正勧修達于術

藤道長之家和州献瓜、中有毒蛇

○八月、僧正勧修任大僧正。修姓紀氏、從餘慶在叡山。藤道長自衛家偶白道長曰、某日相府有怪、可謹。道長到期閉門謝客、呼源頼光・安倍晴明・丹波忠明及修、備其變。及昏、有叩門者、問之、和州瓜使也。開門納之。道長顧晴明曰、此瓜可嘗否。晴明占曰、瓜中有毒、不可輒啖也。道長謂修曰、許多瓜子孰為毒乎。修誦呪加持、忽一瓜宛轉騰躍。忠明刺針於其瓜、其動乃止。頼光抜刀斬其瓜、中有毒蛇、針當其眼、其頭為刀被斷。時人皆謂各達其術也。○冬十月、天皇



大江匡衡詩序

自一條院移新造内裏。庚申、開詩宴、以燕雀相賀為題。江匡衡應製作序曰、長保初、天子勅左丞相修復禁闈。蓋周公為成王卜洛邑、蕭何為高祖營漢宮之例也。丞相棟梁材大、丹青功高、期皇基於億載、成華搆於不日。萬國歡心皆擇魯般之巧匠、九重基趾、已復魏闕之前規。於是車駕還宮、天人合應、先御正南之紫宸、開朝會於百辟、續傳老子之玄訓、守夜漏於三尺。于時衆庶悦豫、鷰雀相賀、銜泥而依粉壁、更契定星之佳期、食花而戲香樓、暗知薫風之盛德。至彼輪奐壯麗、羽翼兼弁、逍遙于雲閣、則翅交靈鳳、九成之舞、謳語于露臺、亦聲和仙鶴、千年之歌。既鳧藻之樂、未央鷄人之官、頻報匡衡所事之主、明天子、漸發春卿之榮、所學之師、文宣王、聊于子張之禄、以學為功、只得敵賞云爾。

匡衡有詩

且作詩曰、

新看大廈自然隆、鷰雀賀来感緒通。
囀嬉歡情責瑣月、飛含喜氣紫庭風。
鳳臺接翅報環後、鸞殿同巢遺卵中。
九禁光明今悦豫、便知皇業萬年同。

長保三年

藤道長賀江匡衡再任詩

辛丑三年三月、江匡衡再任尾張守。式部大輔・文章博士如故。且勅賜御衣。道長贈詩賀之曰、

侍讀皇恩歳々新、尾州再作撫民人。
桓榮昔者猶應劣、李部翰林任又頻。

匡

匡衡和道長之韻謝詩

匡衡呈状藏人頭藤行成

衡和韻謝曰、三官如舊賞心新、更賜御衣異衆人、賢相又投金玉韻、老儒不耐荷恩頻、既而赴任、呈状於藏人頭藤行成曰、匡衡頓首再拜謹言、去月二十九日首途、今月二日入境着任、從洛莅州之間、曾無風雨之難、抑赴任之日、近召御前、賜以温諭之綸言、六以聖早之駿駒、人驚耳目、道施光華、榮於桓榮、尚於呂尚、彼西曹始祖菅清公者、貞観侍讀也、聽乘車出入宮中、此東曹末儒江匡衡者、長保侍讀也、得賜馬進發城外、君之崇師古今如此、匡衡昔白屋幽閑之冬、只披蠹簡於拾螢之中、今朱輪照耀之朝、更加龍



蹄於五馬之外、士之樂道窮通如此、加之易六十四卦、史屯蒙於儒人、詩三百五篇致諷喩於帝者、文之功績効驗之所令然也、東海為使君、北闕為侍臣、東宮為賓客、北堂為主人、李部為大卿、芸閣為別當、一身兼是等事者、古今所未聞也、侍讀者稽古之力也、懷玉獻明王、刺史者當今之恩也、衣錦繼買臣、學者禄在其中、孔聖之微言、誠哉誠哉、匡衡異賞殊私、可喜可懼、榮耀恩澤、不能不陳伸、以此旨賜達聖聽、此時源頼光自東宮大進任美濃守、先是匡衡為東宮學士、與頼光交通、至此二人所任接隣、頼光欲修仁

藤誠信逝

王會、求呪願文於匡衡、匡衡報答曰、詳奉委趣、已散欝陶、抑仁王會呪願文、難背嚴命、走筆草奉、倉卒之事、定不如雅意歟、恐恥恐恥、但春宮大進東宮學士、同時為美濃尾張之守、古今希有之事也、共遇天恩、可謂文武之道未墜地矣、在内則銀牓同席、在外亦銅虎接境、宜繼抗越戲和之跡、莫有虞芮爭畔之心、隣好之美、此時可見○九月、参議從三位春宮権大夫藤誠信逝、歳三十八、初誠信以為光長子、故早任参議、歴年斉信任参議、斉信多才、人皆重之、誠信唯能飲酒、人皆輕之、誠信謂斉信曰、卿有才藝、任納言在近、然我久列八座、願為我讓納言、斉信曰、我何超兄、可先任哉、誠信悦焉、至此道長將行除目、密謂斉信曰、卿無納言之望乎、斉



藤宣孝卒

藤宣孝妻紫式部宮中褒之曰日本紀局

信曰、家兄競望年久、故某待他日之擧、道長曰、誠信不才、雖望不可得也、卿今辭之、則納言之任在他人耳、斉信曰、我不望之者、為兄避之、兄決不能任、則我非無望焉、道長領焉、斉信果任納言、誠信怨曰、弟欺我也、不堪憤悶、絶粒七日、罵曰、我死而為道長斉信報、遂握手而瞑、爪入掌内○十二月、右衛門権佐藤宣孝卒、右大臣定方曾孫、中納言為輔子也、宣孝妻者、越前守藤為時女、所謂紫式部者也、宣孝没後、候鷹司殿源倫子弟、稱藤式部、為道長被愛、能倭歌、達倭語、道長使式部為宮女、奉仕中宮彰子、而時々拜天皇、式部詳諳本朝舊記故事、宮中褒之曰日本紀局、賀茂齋院選子内親王請中宮借草子、中宮召式部曰、何等草子可稱齋主之心、式部對曰、虚竹採等既為陳言

紫式部作源氏物語其詞艶麗為和語之最

不若新作以贈之中宮曰然則汝可作之式部承令赴江州石山寺八月十五夜眺望湖水起筆式部少時蒙源帥高明之顧盻懷舊之心不止又曽就擅那院覺運悟得天台止觀之旨且學老莊之書故新撰之趣倣莊子寓言之體准醍醐朱雀村上三帝御宇之事設名託言敘男女之事以無為有而始末相備假佛法之心說盛者必衰之理號曰源氏物語暗含懷源帥之心至寛弘年中書成都六十帖擬止觀之巻數其幽玄之體艶麗之詞為倭語之最勅藤行成淨書之以贈齋院或曰此物語式部父為時作之道長



二閨秀清少納言紫式部是也

清少納言傳

香爐峯景

加筆以稱式部所作其帖中有若紫巻其文殊妙故改藤式部號紫式部或曰紫者依為藤之色有此稱又曰式部母嘗為天皇之乳母天皇語中宮曰式部者朕之所縁者也后其能遇之故依紫縁之語稱紫式部此時宮女清少納言和泉式部赤染衛門伊勢大輔小大君出羽辨小辨馬內侍乙侍從小式部內侍江侍從新宰相兵衛內侍中將大貳三位等先後相追皆以倭歌顯名清少納言特著故後世言閨秀者並稱清紫清少納言者清原元輔女也初仕皇后定子其後候中宮彰子天皇嘗御覽遠山雪少納言侍焉天皇顧之曰香爐峰景如何少納言起撥御簾天皇莞爾世傳以為風流也枕草子者

赤染右衛門傳

伊勢大輔傳

小大君傳

出羽辨傳

小辨傳

少納言所作也其後年老閑居雲客數輩過其門嘲其荒廢呼曰可憐少納言屋破獨閑門隔簾聞之咨曰駿馬之骨古人猶買之少年輩何無顧哉雲客恥而去和泉式部者大江雅致女也或曰中納言藤懐平女也母平保衡女嫁和泉守橘道貞故稱和泉式部幸於敦道親王有年道命阿闍梨私通其後仕上東門院為宮女名彰子歷年而嫁藤保昌赴丹後國任畢從保昌帰洛赤染右衛門者大隅守赤染時用女也實平兼盛女也其母孕于兼盛家而產于時用家故号赤染右衛門嫁江匡衡生挙周常候鷹司殿謁上東門院作栄華物語四十巻記道長之繁栄伊勢大輔者祭主輔親女也始謁道長時南京献八重櫻紫式部捧其枝到道長前曰妾詠此櫻數四今大輔幸侍焉請讓之道長顧大輔曰早可詠之応声歌成歌曰古者南京八重櫻今日薫于九重城道長甚感之自是歌声大高嫁越前守高階成順小大君者不詳其父母三條帝為東宮時為女歳人一名左近出羽辨者出羽守平季信女小辨者越前守懐尹女嫁三位平經方產女名紀伊嫁紀伊守重經又能倭歌馬內侍者右馬權頭源時明女候上東門院為掌侍乙



乙侍從傳

江侍從傳、新宰相傳、兵衛內侍傳、中將傳、大貳三位作狹衣

長保四年

花山法皇作僧性空傳

侍從者慶滋保章女嫁相摸守江公資故一名相摸小式部內侍者和泉式部嫁橘道貞所產也候上東門院和泉在丹後時小式部猶少然賜御會倭歌之題藤定頼疑從前所詠之歌皆和泉手故欲試之過其局呼曰遣人於丹後否其使帰否小式部応声詠歌散其疑定頼無答而去後為藤教通妾產僧正静円先和泉卒江侍從者匡衡女赤染所產也新宰相者藤有国孫参議廣業女也兵衛內侍者信濃守隆信女也中將者伊周孫道雅女候上東門院大貳三位諱賢子宣孝女紫式部所產也嫁太宰大貳高成章故稱大貳三位作狹衣其詞亞源氏物語云

壬寅四年春三月花山法皇登播州書寫山見僧性空命畫工圖其像染宸筆作其傳曰沙彌性空者東京人也父從四位下橘善根母源氏產諸子難產不平及上人在孕竊求墮胎之術屢服毒藥無驗遂誕

性空初生握中有一針

上人如眠無餘恙上人初生拳左手開而見之握中有一針父母奇之為嬰孩時乳母抱兒宿方丈室眠覺求兒已無矣驚起尋求於宅之北墻邊得兒自幼稚不殺生命不交人衆為人閑雅篤信佛法志在出家父母不許十歳就師受讀法華經八巻二十七加首服後年従母到日向國三十六遂出家隱霧島山讀誦法華日夜無餘念山庵幽寂無四隣日供絶盡殆及数日此時経巻之中得粳米三十許粒又牖之下有煖餅三枚取而食経数日唇舌猶有甘氣此後一鉢屢空齋儲斧日然無飢苦数年後出霧島更移



僧性空彫頭胸間阿弥陀佛

住筑前背振山三十九得諳誦法華経山中無人清爽之時十餘歳之兒童等在同座共誦此経又有老僧形體非凡以一枚之書投上人上人以老手握之老僧甘語曰福報遍照法華光蔵應止等覺一人心異之後到播磨餝磨郡書寫山造一間草庵住之結搆早微山木留皮以薦為帷幕以紙為衣裳山禽野獸知無機而自馴毎食時前後群集先分其食施之身素無蟣虱胸間肌膚彫頭阿弥陀佛像代々宰吏及當國隣國道俗男女老少無不帰依或建立佛堂修三昧凡厥大小随分行功徳事皆就上人修之謁

風感化致身師事者衆矣衣之食之不及闕乏上人獨去更占閑地結廬而住紙衣不改縄搦加舊彼諸檀越所付属種々佛事以来住僧等於本所令修之南北高僧耆徳洛中公子王孫賢才有識者感公徳行聞公異態往々尋行頂礼結縁出家以降一日半時無有病痛一心誦経六十年矣上人少言語高僧重客相對言語多言之中答一二言而止加有思惟花山太上法皇去寛和二年微行見上人結縁畢而来十七箇年長保四年三月六日重結縁容命仙駕間上人行状記之于時地震蓋是異相歟（空至寛弘四年三月）



江匡衡為其子能公上状済々容皃之美也

寂年八十〇五月江匡衡為其子能公上状曰伏撿故實菅原大江両氏建立文章院分別東西曹司為其門徒習儒學著氏姓者濟々于今不絶因斯此両家之傳門葉不論才不才不拘年歯菅原為紀以七代應擧其時有高岳相如賀茂保胤者雖富才不争大江定基以五代當仕其時有田口齊名弓削以言者雖工文不競然則累代者見重起家者見軽明矣方今能公聚窓之螢漸照蠹簡過庭之鯉志在龍門若不吹嘘何期成立望請蒙鴻慈准前例早賜燈燭之料令継箕裘之業〇九月勅前出雲守藤隆家復本官

大江匡衡上状於藤道長

更任権中納言、初伊周隆家會赦帰京之後、蟄居壁年門設雀羅、道長謂隆家曰、本是一家叔姪之親、何可疏哉、唯伊周之不屈我亦無如之何如卿、則素無遺恨、何不入我門哉、由是隆家時々詣道長第、或預酒宴、或對囲碁○十一月、尾張守江匡衡在任、為其長男挙周上状於道長左右、者曰、伏撿舊貫、秀才蔵人之濫觴、起自江家始自延喜、延喜則曽祖父伊豫権守千古為侍讀之間、以男秀才維時挙補蔵人、天暦則祖父中納言大江維時為侍讀之間、以男秀才齊光挙補蔵人、圓融帝御宇叔父左大辨大江齊光為侍讀之間、以男秀才定基挙補蔵人、當今時匡衡為侍讀之間、男挙周為秀才、對策及第、天之福江家



可継家塵、匡衡以毛詩、荘子、史記、文選奉授天子、以易筮、表翰願文、祭文、發明東閣之旨意、儒者之採用、儒者之功効、可謂勤矣、然則賞之及子孫、誰敢嫌之、誰又謗之、其式部権大輔昇殿侍讀東宮學士尾張守、是殿下吹挙之力也、挙周給學問料、補文章得業生、任播磨掾、聽東宮昇殿、又是殿下顧眄之深也、因茲父子戴恩、欲報之徳、昊天罔極、彌仰、終始如一、之恩、不堪憤懣也、不堪偏愛也、匡衡為東海之遠吏、不知北闕之妙簡、祈請挙手之意、不能堪忍夜鶴思子之聲、欲達天聽、望上啓事由於殿下、欲傳延喜天暦

大江定基法師寂照上状請赴宋国

之至風、幸有允容之氣者、冒霜雪、歳未揚鞭○十二月、前参河守江定基法師寂照上状、請赴宋國、巡禮五臺山、許之、定基参議齊光二男也、少而勤家業學問、任圖書頭、且嗜倭歌、有一妻一妾、任参河守、時棄妻携妾赴國、未幾妾病死、定基悲慕不已、忽有出塵之意、州俗割生猪祭風神、定基見而憐之、又見人之拔活雉羽毛以為羹食之、而有不忍之意、乃棄任潜還京、至清水寺剃髪改名寂照、寂照素與慶保胤善、至此就之學佛教、遂為僧、時寛和二年也、保胤亦為僧改名寂心、與寂照偕登叡山、見増賀受止観、師恵



寂照臨發辞母

藤伊周訪寂照舊房賦詩

心院源信、寂照有入宋之志、然以老母之存、故経年不果、至此決素志、源信陳経論義目問疑二十七條附寂照、曰、以是質正於四明知礼法師、照臨發辞母、曰、自今以後、指日出處、以準視我之意、母亦望日没處、以擬逢母之意、藤伊周與寂照交睦、照發途之後伊周至其舊房、賦詩曰、五臺渺々幾由旬、想像遥為逆旅身、異土縦無思我日、他生豈有忘君辰、山雲在昔去来物、魚鳥如今留守人、到此悵然帰未得、秋風暮處一霑巾、道長和其韻、伊周又再和、以呈之、謝其厚志、明年癸卯、寂照入宋、時真宗皇帝咸平五年也、

寂照謁宋真宗皇帝

寂照贈鐵水瓶於晉公丁謂并詩

周遊二年、登五臺山、齎四明山質源信疑問於知禮、得其答釋。景德元年甲辰寛弘元年、拜謁真宗皇帝、獻無量壽佛像・金字法華経・水精數珠。照不曉華言、然以知文字、筆談問答。宋帝嘉之、勅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晉國公丁謂厚禮遇照、携之遊姑蘇。照愛其山水奇秀、遂留呉門寺而不還。乃使其徒贈知禮答釋於源信、且作詩詠歌以寄舊知者。照有鐵水瓶、歷年、贈丁謂、并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寒爐釋碎澌、鄰銀難免侈、銖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公應可知。謂喜之、分月俸給之。歷年、照通華言。



宋楊億寄寂照詩其一聯

學業稍進。學士楊億惠圓覺経於照、且寄詩。其一聯曰、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其施名于中國如此。世傳、笙歌遥聞孤雲上、聖衆來迎落日前一聯者、寂照臨終所作也。宋朝類苑曰、景德三年、日本僧入貢、召問之、情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曰、住天台山延暦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号円通大師、国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群僚百許人、每歳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国中専奉神通、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歳童子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経・論語・孝経・爾雅・酔郷日月・御覧・玉篇・蒋魴歌・老子・列子・神仙伝・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学記、本国有国史・秘府略・日本記・文館詞林・混元録等書、釈氏論及疏抄伝集之数多、在不可悉数、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国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於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県道続食、又曰、南



此時源俊寛為治部卿、宋人誤作俊英歟

野人若愚曰国王弟、則蓋具平親王匿其名者乎

寛弘元年

海商人船自其国還、得国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絶域殊方、雲濤萬里、昔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帰雲不報心懐、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何以過之、後顥寛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況遥禮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悦甚悦、王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後顥寛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詣唐暦以後史籍及他内外経書未来本国者、因寄便風為望、商人重利、惟載軽貨而来、上国之風絶而無聞、学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為两郷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壙塋事甚詳矣、後顥寛弘五年九月、凢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国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

甲辰寛弘元年、五月甲申朔、丁亥、勅冷泉上皇子昭登・清仁為親王。二親王實花山法皇子也。先是、侍嫏中務及其娘共嬖於法皇。昭登者中務所産、清仁者其娘所産也。至是歳漸長、法皇懇請道長曰、願使此二子擬冷泉上皇子、以為親王。恥其身落飾之後誕子也。道長憐之、乃奏之、以從其請也。法皇悦而召昭登・清仁、設饗、有闘鶏及舞樂之事。〇六月、召文人賦詩、以瑶琴治世聲為題。

御製二首

御製曰、初識瑶琴佳趣饒、君臣治世思猶遥、然為化出南風曲、有道心聞子野調、撫似養民聲更理、張如布政操相邀、從施樂府清絃上、至德深仁幾聖朝。天皇甚嗜詩文、嘗書中有往事御製曰、開就典墳送日程、其中往事染心情、百王勝躅開篇見、萬代聖賢展巻明、学得遠追虞帝化、讀来更恥漢文名、多年稽古屬儒学、

具平親王奉和御韻詩
螢、蟬、秋花、各一聯
寛弘二年

縁底此時不恭、具平親王奉和之曰、天然未必得功程詩、帝兼容草聖情、直氣充朝星宿聚、徳輝照世日居明、王篤寒響皆依禮、蒼雉新煙不為名、忽識君恩還自耻、風声猶繞漢東平。天皇又有同韻御製、具平奉再和之。又螢一聯曰、翠箔燈籠秋耿々、碧雲星迹暁煌々。又蟬一聯曰、岸柳緑前驚欲認、宮槐風底失何尋。又秋花次第開一聯曰、栄枯大底任園露、早晩由来属野煙。○十二月、是年當宋真宗景徳元年。宋史曰、咸平五年、建州海賈周世昌遭風飄至日本、凡七年得還、與其国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見之。世昌以其国人唱和詩来上、乃召木吉詢其風俗、其帰時勅賜時装銭自咸平五年以後七年者景徳元年、次国暦併考之則寛弘元年也。一書載滕木吉献真宗詩曰、君問吾風俗、吾風俗最淳、衣冠唐制度、禮楽漢君臣、玉甕傾新酒、金刀剖細鱗、年々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乙夘二年三月己酉朔、召文人於御書所、開詩宴、以花貌年々同為題。江匡衡應製献序。曰、夫三月三日



之佳會其来尚矣。周城洛邑問亀墨而権輿、晋集華林濬鳳竃而遊履者也。我君秉萬機之餘閑、賜一日之栄宴、敷黼筵於花前、歌薫風奏調露、泛羽觴於水上、酌恵澤醉恩波。何唯張氏珍奇之梨、海内唯有一樹、花公纎麗之膾、俎上出自九渓而已。顧夫見樹々之花貌、同年々之風儀、仙桃咲以不老、何時依稀、御柳濃以如初、毎春婀娜。至彼玉燭能調、以裁成節物、金鏡長瑩、以粉黛容華、寒暑往来、上林則常理絳樹之雲鬢、日月迎送、禁苑則鎮凝射山之雪膚。于時卿士献詩、觴詠不止。匡衡初以毛詩侍読、自喜御製之

中宮彰子行啓大原野社
江以言応製作序

日新、近以尚書應徵、亦感曲洛之風俗、愁拙詞懷謬献此序云。丙辰、中宮彰子行啓大原野社、道長率近衛中将諸衛佐、左右京職及六府従之。中宮妹妍子威子、連車及従車二十両、頼通等十人為舞童、献馬十疋於社頭、行賞於社司。右大臣藤顕光扈従、賜禄。内大臣藤公季亦従之、半途而帰。道長不悦。○秋七月七夕、召文人於御書所、賦織女雲為衣詩。江以言應製作序曰、金高七月之候、銀漢二星之期、綺節麗辰之標、名露布於四民之令、詞人才子之傳、頌風濯於萬代之文。聖上裝金殿、排石渠、列星位、召風人



唐制百官賜氷、故云敢望官恩玉井氷
藤公任上表辞職

香粉暁散、遠吹秦城宮掖之雲、玉簾晴披、長朝周王羽陵之露。蓋乃聖範好文、宸旒鑒古之至也。于時仙星増飾、銖雲為衣、裝居霧帳、相待鵲橋之南北、襲備霓裳、亦従龍蹄之去留、至如夫楡風吹兮易乱、桂月臨兮欲暗、裁無刀尺、経西母之路而彌縫、深有淺逐子喬之駕而潤色者也。既而玉井影上、銅氷声移、醉天尉湛々之恩、乞星躔奕々之巧、以言聚丹瑩而成功、雖歡属堯日之南明、問青鳥而記事、猶恨暗漢雲之子細、遥隔羽服之化、忽列仙衣之衿云。爾藤公任自去年不朝、至是上表辞中納言左衛門督、曰、伏

以納訁者國之喉舌也寔々敷陳金吾者王之爪牙
也孜々宿衛一日不可退居一夜豈空巡警乎臣幸
出於累代上台之家謬至過分顯赫之任才拙而零
落攙葉難期前蹤病重栖遲柳枝可生左臂加之皇
太后遵子去年春以還霧露屢侵口瞎乖和蒙猶子之
恩兼為長秋之監當藥之事無人相讓玉條非無充
侍之文竹帛又遺弘仁之例暫繼彼仙院之塵偏宿
此后闈之月臣子之道行志一也非敢掛冠而儌二
蹤欲亦知足而免三懼伏請皇鑑曲廻餘輝暫罷文
武之両官將慰力火於一途不堪中悃之至臣陳乞

本朝通鑑　巻之二十八　一條　五十五　何不成舍藏

以聞表奏天皇憐其幽欝殊進一階叙從二位又與
辨信同列○冬十月左大臣道長供養于木幡浄妙
寺三昧堂其儀准御齋會道長向佛前把火誓祈子
孫榮華使江匡衡作願文文粹略之○十一月敦康親王
始讀御註孝経於飛香舍式部大輔江匡衡奉授之
公卿及文人侍焉各賦詩賀之江以言應製作序曰
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乃所以雖有至徳
要道非學不宣雖有生知幼敏非教不立之故也夫
岷陰之竹凌雪待聖造而吹亀背之音嶧陽之梧排
雲遇良王而張鶴翼之曲者蓋是以今皇帝第一皇

子机受御註孝経於吏部侍郎江大夫矣皇子月中
謝智山下擊蒙遂發此五更之間將撫彼千載之運
漢代祖之有興嗣懋叢史於十歳之塵唐高宗之得
鍾愛傳古文於七年之風在今思古知有以焉既而
講誦儀畢觴詠禮成卿士之侍温顔宜兼堯曰之長
照絲管之奏妙韻便添舜風之近薫云爾左大臣道
長儀同三司伊周中納言公任源俊賢參議菅輔正
及匡衡菅宣義雅規子等各陪席賦七言絶句奉賀之
俊賢詩曰珠得琢磨金得錬人情從教亦如斯我王問道偏依礼至孝有餘霜未見神図若我王遺老愚言君記取一経造次不應忘匡衡詩曰呂望投来文武学恒栄独迴漢
輔正詩曰頽齡八十

本朝通鑑　巻之二十八　一條　五十六　何不成舍藏



明時幸傳延喜祖風跡天子儲皇皇子師己未月蝕夜半宮中火殿閣皆
焦土神鏡櫃燒天皇移職曹司諸司廢務左少將藤
重尹奉勅到賢所燒跡求得神鏡於灰中圓規不損
詔道長召諸道博士曰神鏡不改乎可被鑄改乎
可獻勘文



丙午三年春三月癸卯朔丙午天皇自道長東三條
第將移一條院先行家賞勅源倫子叙正二位授頼
通從三位上少將先是從四位道長獻馬十疋内大臣藤公
季捧御盃中納言源俊賢把銚子賜天盃於道長道
長下階拜舞攀池邊櫻枝升階飜袖而進奉天皇群

大江匡衡応製詩序

僚皆獻挿頭花、奏絲竹、開詩宴、以渡水落花舞為題、式部權大輔江匡衡應製作序曰、洛城有一形勝、世謂之東三條、本是大相國之甲第、傳為左丞相之花亭、聖上不忘舊里、再備天臨、始廻翠華、一日禮外祖於當時、今准紫禁、二年移朝儀於此地、爰泉石增美、雲樂四陳、簾帷添華、庭實千品整、伶人於龍舟自調、春波之妙曲、擢墨客於鳳筆、皆瑩夜月之明文、蓋當曲水之翌日、翫艶陽之風光也、觀夫落花不閑、度水自舞、遮淑風而婉轉、廻雪之袖暗翻、過巖泉而婆娑、落霞之琴遠和、至夫起節之度、無定様、應聲之體、有



嬌粧、問桃源於岸口、若出自杏園、若出自梨園、任進退於波心、不知趙女、不知漢女者乎、夫勝地傳名、以雖交美、帝后未必致一家之光耀、賢相輔主、以雖世榮、父子未必致萬乘之臨幸、於戯千載一遇、不光古乎、昔漢高祖之過沛中、賞父老以擊筑、唐太宋之宴池上、率貴臣以獻詩而已、臣謬當其任、聊記盛事云爾、其詩曰、君臣宴樂歡遊好、落蘂亂飛度水輕、霜葉冬題陪地下、風花春宴近皇明、酬歌得跡桃源路、蹈舞欲看李部榮、翰墨寄身頭已白、鶯兒未長動心情、匡衡講詩之間、勅以其子擧周為藏人、匡衡悅而舞

寛弘四年

蹈、是日授東三條第内所祭角振隼二神正二位、率畢天皇移御一條院、東宮居道長枇杷第、冷泉上皇自三條宮移南院、匡衡獻詩於道長謝擧周拜任曰、識雖漢主明風數、多是周公董露才、祖郁侍中栄不見、江家眉目有時開、藤道長奏以多武峯為繖山、別院、依台徒尊叡慶命等請也、興福寺僧二千餘人群起到八省院訴之、申曰、多武峯者大織冠淡海公之墳墓所在也、何以可附北嶺哉、道長諭曰、所訴有理、然勅裁既畢、綸言不能變焉、南僧含憤而去、多武峯永隷叡山、

丁未四年、春正月、節會如例、無小朝拜、依當御齋日、



大江匡衡上状請被兼任

也、文章博士江以言上状、請被兼任辨官、闕衛門權佐、曰、右以言長保三年被任當職、不給兼官、已及七年、古今之間未有此例、以言昔在一年早登甲科、遂宮芸閣賜宴之莚、必棠其徽辟、王公卿相言詩之座、必列風塵、雖慙才望之愚賤、未免風月之荷擔、當彼時、非著姓而奉公之家、銜才名而立身之徒、誠其子孫以以言之欲到青雲之上、慕其聲譽以以言之己和白雪之中、及至其見獻策之後不給官班、空預爵級、當職之中不給兼官、空經多年、莫不誡子孫之人啞臙而嘲辱、慕聲譽之徒反唇而叱呵、謹撿故實、文

大江匡衡曲水宴詩序

章博士兼辨官儒士居左右衛門權佐継踵無絶不
可遑計方今聖主好文賢相擇士不遇好文之代者
則何為愁而今遇漢帝好文之代不得擇士之時者
則何為恨而今得周公擇士之時望請天恩被兼任
此等官聊發榮花於翰林之三春将傳故實於學稼
之萬代○三月戊戌朔庚子道長開曲水宴於上東
門第以同流泛觴為題使江匡衡作序曰夫曲水本
源其来尚矣昔成王之叔父周公旦卜洛陽而濫觴
今聖主之親舅左丞相亦宅洛陽而宴飲盖秉輔佐
之餘暇惜物色之可賞也方今卿士大夫仙郎儒史



青紫公侯綬也公侯将軍紫綬相国緑綬諸侯王赤綬大夫博士御史等黄綬

之工詩連賓榻於林邊發聲詞華之冠泛羽觴於水
上頻酌文章之酒至彼獻酬之淺深任波心巡行之
遅速経岸脚醉鄉氏之俗伴鄭泉而得水路酒德須
之文因巴字而添風情者也於戯何處不賞今日之
花水而居槐庭遊桃源者猶稀誰人不感此地之風
流而列鵷群振鳳藻者有限今日之事盛矣優哉我
相府薦賢之樂調妙以政典為琴箏養才之菓味濃
以道德為梨棗何唯妙舞清歌之悦耳目綺有玉饌
之堆盃盤而已有遇花必榮耀對水耻沉淪者位纔
正議大夫隔青紫而命薄職只太子賓客亞黄綺而

匡衡賦詩

清涼殿雅宴

江以言応製作序

齡傾誤為唱首謂時人何云爾其詩曰時人得所座
青苔汎酒清流取次廻水寫右軍三日會花薫東閣
萬年盃巡行波月應明看斟酌沙風是後来扶醉初
知春可樂魯儒猶耻洛陽才○夏四月天皇召三品
具平親王四品敦道親王及公卿文人等於清涼殿
開雅筵藤道長率百官候焉中納言藤忠輔獻題曰
所貴是賢才文章博士江以言應製作序曰臣謹案
月令曰是月也天子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還反
行賞封諸侯莫不欣悦又曰乃命樂師習合礼樂出
傑俊進賢良夫然天子之馭民順四時而宣布月令



之垂世分百行而旁羅我后張此一日之樂懸協彼
四月之禮法蘭陵竹園之驚聘命朝齊雲於二十餘
之閑居露槐風棘之備威儀徧尭日於十六族之未
仕于時所貴賢才所待登用散卒降虜之士貂蟬傳
七葉之風蕭牧賈竪之家出入歩五華之月至如夫
衣服之須領袖門戸之資樞鍵齊桓公得道左矣便
是商謌牛口之匹夫周文王載車右焉亦猶渭濱鶴
髮之賤老者也既而管絃曲罷詩酒樂酣唐太宗之
思鬻語金殿之月眉傾魏深彦之應鳳啣瓊户之花
粧舊以言多年遇崇聖道之德空雖呑漏聖化之愁

大江匡衡詩
御製一聯
具平親王詩
江匡衡詩
中殿御會始于此
當代文武之豪傑

今日仰貴賢才之仁還悔遺棄愚才之恨遥望仙殿長慕隗臺云爾其詩曰聖代嘉猷尤足稱賢才是貴頌聲興磻溪跡去雲空宿傅野道開月獨昇春岸釣惣忘綠草朝官齡老杖紅藤庸材幸擬仙材末但喜徵猷道正弘此日御製一聯曰明帝詔巖郊野月周文禮厚渭陽風全篇不傳具平親王詩曰先貴賢才非一途功成理定不須史張公整入終安漢陸氏相傳久輔吳至性過人宜作寶餘輝照物重於珠松喬莫咲風儀濫今日新仙詣五都江匡衡詩曰我君孟夏賞賢人重學貴才是此辰明代珠簪巖穴月恩期綠綬草



萊春中書王硯潛龍見左相國亀絲鳳馴還似漢皇連句宴竹園槐府率群臣此外群作不傳此日匡衡為講師講畢奏絲竹殊進一階於具平叙二品敦道叙三品共賜天盃各下殿拜舞中殿御會始于此此時藤道長統治綱紀實次博達故實齊信公任俊賢行成多能視事匡衡以言齊名文章冠世且明經有清原廣隆明法有惟宗允亮天文有安部晴明曆數有賀茂光榮醫業有丹波忠明才女有清紫赤染在武林則源賴光賴親賴信平惟時藤保昌鎮護皇家其餘諸道名一藝者不可枚擧天皇常曰朕得人不愧於延喜天曆

積善遊竹生島詩
高階積善撰本朝麗藻
江匡衡朝陽宴応製作序
青鎖宮殿也

于天皇甚嗜詩文英才滿朝皇族則具平為最敦道儆之卿相則伊周有國輔正群僚則源為憲藤為時源孝道善滋為政源道濟高階積善其餘猶多孝為憲光孝帝之裔火師源順學文毎有文會携一囊以赴焉偶有可喜之句則入其頭於囊中而吟哦良久於他人之詩亦然嘗撰集近世詩号木朝詞林為憲所作詩歌十體為世被称曾在朝為藏人出為筑前守其従者咏妻贈妾妻詠歌述怨為然不顧之道濟聞之以為薄情之甚也放逐之積善二品成忠季子也九月盡詣北野詩及法與院法席詩積善為序者曾遊竹生島作詩曰老松古栢相重挿怪石奇巖似欲行雨終一朝連水見低雲薄暮抱山廻其餘作可類知焉積善夕夢謁白居易元稹覚後作四韻詩以述其事具平親王及藤為時和以演之積善撰當今御製及親王公卿博士等群作以為二卷号本朝麗藻○

九月重陽開宴召文人賦詩以菊映宮殿為題江匡衡応



製作序曰三秋之佳期九重之慶節者風土傳其美月令詳其候丹棻挿首尋芳躅於賈佩蘭黄花畜詞叩遺韻於鍾太傅聖上德被宇宙學通古今當南陽而排高門文筆之鳴鳳競入崇北學而設廣宴淵墨之臥龍群居何唯瑤池賦詩遥往来於春宵之月汾水奏樂漫遊泛於秋風之波而已哉觀夫菊開階墀花映宮殿青鎖夕拜之郎衣迷重花之露綺戸晨粧之妓鏡映一叢之秋至彼清芬浮天盃濃艶催御製似賢人之賜玉帛近白日以顯才如仙洞之錬金丹染薫風以養性雖桃夭之后妃更愛重此花之色雖蓮府之宰輔猶拜舞此花

匡衡詩

寛弘五年

之前者乎于時卿士大夫之侍座者或相語曰夫詩者天地之心也菊者日月之精也三晨有年誇學稼之共熟四海無事嘉辨岸之不枯於戲興魯聖之道賞周成之花蓋逢遇之秋也但暫臣附鳳翼以登高雖聽絃歌之多樂仰鶯領以列下猶悔筆硯之微功謬當其任粗記勝事云爾其詩曰籬菊初開供宴遊映於宮殿在前頭仙花九日泛金盞天子萬年褰玉旒翠帳燈寒城月曙紅窓星聚洞雲秋微躬獨恥少榮曜執巻多年未得休

戊申五年春二月花山法皇崩壽四十一法皇捨身之後二十餘年初斗藪山林既而閑居洛中有封爵



花山法皇崩葬法音寺

法皇捕鍛工延正漬于水中

辟易驚却皃

之給而詠倭歌以送歳月其間邪病起時動静不正或玩武器或好騎馬有鍛工延正者屢召參候偶忤御旨法皇捕之漬于水中延正高呼曰洛中百工勿必入法皇宮法皇咲而釋之嘗有東夷武人不知為法皇之宮騎馬過御門而不下衛士糺其無禮擁馬抑鐙拘之入門其聲囂々法皇聞之召於南庭隔簾見之奇其骨相試使彼馳驅數回彼察其機俄揚鞭突出其馬甚駿逸守者被蹴辟易追者不能及焉彼遂逃免法皇亦不怒其行跡如此比過壯年睦於道長稍以禮接遇之今春不豫其娘子侍側法皇顧之曰我沒則娘子憑誰憐憫殊甚不如先我而死以安病心也聞者怪驚至此蓋棺依遺詔停素服擧哀而固三關以發朝戊申葬法音寺勅營其事修追福奉號花山院使江以言作願文○九月戊午朔中宮彰子臨產稍難中使屢至道長聚陰陽師及僧徒萬方祈之戊辰皇子生道長大悅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勅使中將源頼定来授壺切劔於皇子如舊例參議藤有國妻橘三位進乳藏人辨藤廣業（有国子）候帳外欄邊讀史記帝紀（傳稱中宮產前犬產於几帳中侍女皆怪之道長召匡衡問之匡衡曰吉兆也道長曰所以者何匡衡曰犬字傍點加之於上則天字也加之於下則太字也然則天子也太子也大吉珍重道長曰卿匪啻冩文於占候亦達可謂奇才也中宮產難之時道長大息甚苦起開障子見群客曰我力極矣諸君其計焉有国応声對曰皇子平產公勿労焉其言未終官女来曰皇子生矣道長悦而入奥歴日問有国曰卿何以早知皇子之生有国對曰公開障子故障於產子公開障子則無所障僕是以知產子之安道長含咲）

皇子生腹中宮彰子

藤匡衡判犬產子



寛弘六年

己酉六年正月彈正少弼大江嘉言任但馬守從五位上藤長能任伊賀守（嘉言大隅守仲宣子以言弟也正暦三年為文章生以倭歌名于世長能伊勢守倫寧男仕圓融帝為藏人其後出為近江掾上總介入任図書頭長能尤達倭歌為世被稱晚年會藤公任第詠三月盡歌述二十日之餘九日而春暮公任難之曰是一月之小盡也春豈二十九日而暮哉長能不能答汗顏而出歸家為病公任使人唁之長能報使者曰自聞公之難而胸塞不能飲食使者歸告之公任且驚且憐之歷日長能遂卒其潜心於倭歌如此以至失命）○二

藤道綱奉勅勘問源念

解源方理高階光子官位

月東宮傅藤道綱奉勅勘問陰陽法師源念依伊周密謀漏也於此大外記滋野善言奉命使明法博士等勘預密謀者之罪道長先召明順責之曰頃日街説實否如何汝定可知之尋常嬰孩人猶憐之況於皇子哉且夫天日嗣之傳受者天授而非人力之所及也受命之君者天神守之地祇護之豈凡夫咒詛之所可妨哉汝等天譴不可逃焉我何云云明順畏伏不能言而出未幾而明順病死丙午内大臣藤公季率群卿參伏座召大外記善言曰有勅解民部大輔從四位下源方理幷從五位下高階光子官位其



禁藤伊周朝參

清原廣隆卒

餘僧圓能等及預密謀者悉可捕之前太宰權帥藤伊周自今而後無召則不可朝參善言乃書宣旨施行之伊周幽欝為病欲剃髮遁世然不果○三月權大納言藤實資轉大納言中納言從二位藤公任權中納言正二位藤齊信共任權大納言權中納言藤隆家轉中納言參議藤行成任權中納言皇太后宮大夫及侍從共如元從二位藤頼通任權中納言兼左衛門督東宮權大夫如元不歴參議參議藤實成兼左兵衛督侍從如元正四位下藏人頭源頼定任參議頼定者為平親王子也○秋七月正五位下大外記清原廣隆卒歳七十六廣隆弟善隆近隆共勤明經道近隆有子曰頼隆明經之外兼學紀傳筭道陰陽曆道唯不習明法醫道而已先是頼隆就藤齊信望請為明經准得業生齊信曰聞同僚之所言而可奏之既而齊信名善隆問曰明經儒生大成者誰哉善隆答曰有中原貞清者能傳師説齊信曰聞有頼隆者如何善隆曰其謂公唯問明經一道之事故挙貞清如頼隆則非常之才非啻明經一道而已該通九流百家齊信曰我不聞汝言則幾不挙英才之責乃奏任頼隆以為得業生頼隆欲兼明經入紀傳道往與江匡衡議之匡衡曰汝在家業則為一道之長者若入紀傳道則不能為長者頼隆以為然決志於明經廣隆養之以為子繼其家

二品中務卿具平親王薨

二品中務卿親王具平薨歳四十六具平博識文才亞兼明故世稱兼明曰前中書王稱具平曰後中書王又依其第所在號六條宮具平自少好文常招菅文明源順慶保胤江匡衡以討論文辭殊遇保胤如以師禮雖彼遁世之後屢使舍人引馬以迎送之江以言紀齊名藤為時源為憲等當時文人無不候



紀貫之女其輯紀六帖

具平親王編新撰六帖又作外典抄

第三皇子誕生

其第預詩莚挙世皆謂天暦帝文雅唯此親王受之暇日倣萬葉體寫伊勢物語所謂真字本是也先是貫之娘集古歌四千六百九十餘首号紀家六帖具平拾其所漏脱以編輯之号新撰六帖以行于世台台徒止觀所引典故難解請具平質正之具平為之表示其出處以授之所謂外典抄是也台徒珍蔵之其多識該博如此具平子曰師房賜源姓其女嫁藤頼通道長以其女嫁師房以擬養子高松上之所産也故與摂家相睦自弘仁帝以来歴代皇子皇孫賜源姓以至公卿然後爾或微唯具平一流其繁栄與摂家差肩今按具平懿高明兼明之遺禍専嗜詩歌且好佛法而退閑兼為不敢預国政故不為藤氏忌乎今就其跡見之則其度量不及高明其文藻亦不及兼明也然此後又無及具平者故與兼明並稱○十一月中宮誕第三皇子於道長第其儀如去年五夜產養時左少將藤伊成為右兵衛佐藤能信被辱伊成怒執笏拍能信肩藏人定輔倒伊成於簀下

藤伊成為藤能信所毆恥逃亡

菅原輔正逃

而喚能信僕從摑伊成髮踏轉之把松明毆之伊成恥之剃髮逃亡伊成者義懷子也○十二月前參議正三位式部大輔菅輔正逃歲八十五輔正淳茂孫在躬子也天暦四年為秀才八年對策及第歷年叙從五位下安和元年任大学頭兼東宮学士天禄元年兼文章博士其後或為辨官或為外任而叙從四位上任大宰大貳又入任式部大輔叙從三位而任參議歷任五朝為儒家耆老嫡男為紀先卒次男為理為忠嫡孫忠貞等繼家業傳称北野傍祠宰相殿者祭輔正靈也

寛弘七年

藤伊周薨遺言男道雅

庚戌七年正月正二位藤伊周薨歲三十七其臨終時呼夫人源重光女於側遺言男道雅曰我沒後縱雖剃髮遁世無諂人以辱名謂二娘曰我長生則可備后妃然命已危無奈何我沒後莫輕以身許人若有穢



大江以言卒

齊名一聯以言一聯

行則亡塊必有恨也毋在焉勿忘遺言隆家学群弟聞而哀之○秋七月從四位下式部權大輔江以言卒歲五十六以言與匡衡並稱然常奇匡衡才竊謗彼侍婢求得匡衡座右反古紙其中有文章則記臆之以為計料之助匡衡亦稱以言曰彼詩文進日新之歩以言常與紀齊名競文筆嘗省試得秋未出詩境題齊名詩曰霜花後發詞林曉風葉前驅筆驛程以言詩曰文峯按轡駒過影詞海艤舟葉落聲具平親王密見其草改駒過影為白駒影改葉落聲為紅葉聲及両詩並出人皆以以言詩為優齊名不悦聞

清原善澄為盗所殺

具平改其草而彌不悦其後齊名將死具平往問之齊名曰具平曰年来文壇之交不可忘也今日之責臨多謝多謝但改以言詩草之一件遺憾未敢言畢而瞑人皆愍之以言初睦於伊周故不能歷顯職其後時々候道長稍蒙眷遇以稱于世盗殺從五位下助教清原善澄歲六十八傳稱盗入善澄宅掠取資財善澄匿簀下得免盗去善澄出門呼曰汝等為暴其罪不可免我雖老必申官悉殺汝等盗聽之曰彼緘口則不奪其命然多言如此存則為害乃帰而殺之○十二月敦康親王任太宰帥天皇雖憐敦康無頼然憚道長相見亦少在深宮時々曰將遁位蓋敦成親王幼少間暫有欲傳敦康之意乎中



寛弘八年

小槻奉親剃髮遁于横川

宮亦覺其旨過敦康稍厚

辛亥八年正月正五位下左大史兼算博士淡路守小槻奉親剃髮遁于横川小槻家譜曰奉親初奉官務職子孫兼嗣職原抄曰太政官置左右大史各二人必史各二人謂之八史其中一史号官務中古以来小槻宿祢任之俗稱称家凡官務職悉知太政官文書併外記稱両局○六月癸卯朔天皇召左右大臣已下顧道長曰朕疾篤將遜位公熟圖之道長奏曰陛下宜與東宮相見焉先是天皇憐敦康親王年長而無輔翼密使權中納言藤行成調護之自去月敦康備子從中宮彰子日夜侍御床敦成敦良幼而嬉戲自若天皇召行成於御床耳語曰東宮老成

天皇遺言東宮以傳国之事

傳位無異論其次東宮孰是行成奏曰陛下思長幼
之叙欲立第一皇子乎然為宗廟為社稷為國家為
萬民立第二皇子則天下幸甚陛下其莫疑焉天皇
頷之垂涙甲辰東宮入覲天皇隔簾遺言以傳位之
事且曰以次第言之則敦康可為東宮然無後見諺謂
輔佐曰後見宜立敦成為東宮侍側公卿無不垂涙此日
三品敦康親王叙一品本封之外加千戸准三宮給
年官年爵東宮退矣中納言隆家常曰敦康立則已
為後見及聞遺詔拍手嘆息失望中宮謂道長曰第
二皇子猶幼欲立長者陛下素志也翁面聽遺詔何



葬一條天皇於北山陵

帝嘗脱御衣出於帳外

黙止哉道長曰二聖授受諭告丁寧其不能容喙於
其間也〇七月葬先皇於北山長坂野巖陰道長以
下百官奉送之藤頼宗藤公信哀歌思慕參議藤正
光持御骨安於圓成寺群臣相議奉號一條天皇天
皇仁愛憐民嘗寒夜脱御衣出於帳外中宮彰子曰
陛下何及于此詔曰朕在深宮猶覺衾裯之冷況於
外邊之蒼生哉蒼生皆寒朕何求暖哉延喜聖主猶
念茲況於朕不徳哉聞者感嘆之平生好學問讀經
玩文有親政之心然即位之初幼冲兼家道長相兼
行事故因循委任而已及其崩後道長入而點撿遺

天皇自誡金言

藤有国逝

物分附女御及侍女等見一箱之中有宸筆一卷乃
披而見之其首有言曰三光欲明黒雲掩之叢蘭欲
茂秋風破之王事欲寄讒臣亂之道長皺眉謂此諷
自己事也乃不見其末而燒之是以推知天皇之志
也中宮哀慕不已觸事物而無不落涙東宮幼冲見
戯中宮詠歌而懸之歷月諸女御出宮歸家弘徽殿
女御義子詠長歌追慕甚切承
香殿女御元子通參議源賴定事覺顕光怒手自切
元子髮遂之於外遂為賴定妻人皆嘲之女御尊子
嫁大蔵卿
藤道任參議從二位行修理大夫藤有國逝歳六
十九有國少而好文村上帝康保年中補東宮雜色
冷泉帝時候藏人所円融帝時叙從五位下任
石見守天元五年畢石州任歸洛而閑居宜風坊與
諸文士遊筒酬和嘗與藤惟成相戯謂曰今縱入一



有国聯句

三

有国判藤頼通夢

日野家儒流

人之睠他日欲㓗萬人之首惟成贄曰藤賢大言何
及于此哉又與慶保胤相戯輕侮其後保胤為僧惟
成亦依花山法皇之事遁世有國憐之作詩其一聯
曰藤尚書恨蔵山月慶内史悲遁俗塵又嘆其身漸
老舊支半亡一聯曰心如少日紅顔昔歯及殘秋白
髪新既而為兼家家司甚蒙眷遇依其薦舉頻歷官
爵叙正四位下任右大辨兼勘解由長官補蔵人頭
遂叙從三位及道隆攝政忤旨停官位既而復本位
又為勘解由長官任太宰大貳及道長執權任參議
叙從二位屢從道長逍遙於洛外作詩酬和賴通嘗
夢人贈柑子三顆覺後問左右曰此兆如何答曰三
顆来必有贈三顆者柑子音與顆訓相同故云爾有
国来至聽之曰此四夢者之謀也三顆何入君之夢
哉此君升三公可致三朝執政之兆也道長聽而大
悦有国長子貞嗣為丹波守二男基嗣為勘解由次
官三男廣業四男資業五男家業共以儒官升進子
孫世業所謂日野家儒流是也有
国家集若干卷号勘解由相公集
撰記

本朝通鑑巻第二十八終

大江匡衡嘗病上書

祈北野神

大學頭文屋如正上狀請兼任式部大輔

上在東宮時匡衡為學士道長少時師齊光學依其例使頼通師匡衡故頗蒙眷遇匡衡晚年作自叙述懐詩一百韻匡衡嘗病自慮其不起顧門人中原長國供幣帛禱北野神其文曰天滿自在天神或顯梅於天下輔導一人或日月於天上照臨萬民就中文道之太祖風月之本主也翰林之人尤可夙夜勤勞而性愚事劇思以渉年叟露命半但無益嗟臟風情欲隱不如傾首昔彭祖七百載已悔杖晚而早衰今小子六十餘猶恨趨朝以不幾萬死也一生只仰神眷而已匡衡病中右筆伏地敬白匡衡子擧周以庇蔭仕一條帝任藏人既而為侍讀兼文章博士叙正五位下匡衡卒後擧周母赤染請道長夫人倫子為擧周求外任得為和泉守在任病危赤染詣住吉社禱請以身代擧周詠倭歌捧幣帛未幾擧周病愈聞母之所禱而大驚悲又請住吉禱身死而延母命母子共無恙時人皆以為母有慈子有孝而得神之助也○冬十月從四位下大學頭兼周防權守文屋如正請兼任式部大輔引兼和七年藤諸成嘉祥三年



南淵年名延喜五年藤諸蔭同九年藤興範安和二年源保光歷文章生任式部大少輔例上狀曰如正當職之後十二箇年于茲勤行寮試簡擇學生謂其所學與儒相並無何優劣行來尚矣加之出自文章生居此職之徒古今之間已有其數其例略注于右亦雖非成業之輩有被加任之例當于昔時碩儒滿朝才名聒世古猶如此今亦摸古然則何必強求群儒之中何必可棄非儒之輩亦依時之斟酌自有人之用捨者也如正年來之間修治寮中功績尤高論之道理可蒙勸賞況乎至有蹤跡何無優賞乎方今

枯鱗謂車轍之鮒不得水也

改元長和

堯日高照刷傷翅於恩光之中舜海廣澤濯枯鱗於德水之末望請特蒙天恩被兼任此官將仰明時知人之鑒彌勵老後奉公之誠○閏十一月天皇禊東河百官奉從焉藤威子爲女御代其從車二十兩搆疊山厦屋樓舩等轎上金銀以飾之綾羅以纒之盡巧窮奇光彩煥發觀者如堵皆謂希世之壯事也○十二月改寛弘九年爲長和元年是年當宋大中祥符五年宋朝類苑曰眞宗大中祥符中日本國使告曰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傳稱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眞宋人喜勅本國建一佛祠賜額曰神光狄學士張君房撰寺記佛祖統記載之以爲大中祥符五年事



長和二年

便面扇也

藤顯信爲僧父道長諭言

癸丑二年壬寅東宮行啓於枇杷第覲皇太后即日還宮東宮幼冲侍臣常獻玩具以娛遊一日大納言藤道綱參候申曰君見散金乎東宮曰未見之道綱曰是亦可以悅目請入英覽乃召藏人曰齎沙金百兩來藏人稱唯起捧官金道綱散之於席上東宮曰此阿堵物何與之有不敢顧焉道綱笑曰然則可集之乃聚之而懷之而出又嘗群臣獻御扇或以金銀飾或以沈香紫檀爲柄其便面或寫詩歌或圖名山勝水權中納言藤行成以黃色華牋製之其表揩書白氏樂府其裏草書之以獻焉東宮甚愛玩之而藏筥底以珍之　藤道長三男右馬頭顯信竊到横川剃髮爲僧道長聽而驚馳到横川諭之曰抑其我不慈之所致乎官爵之不稱意乎所顧眄之不遂其志乎不然則何故捨母捨我而至于此哉顯信曰小子自幼有出塵之志故如此耳不

行幸道長第見皇女

敢言他道長垂涙而歸告其母贈僧衣及供給物皇太后中宮及賴通等昆弟皆贈物多品顯信唯著其母所贈之衣其餘頒於叡山僧徒顯信改名行眞而遂其志時歲十九後住大原時人謂昔藤高光遁世以爲希有之事然在師輔沒後則如此者或其有之如顯信則父母共存一族繁榮其身富貴可立而期焉然獨離群捨身其高尚之操無可比焉○九月庚寅朔乙巳天皇行幸道長第臨中宮産所見皇女皇女生而髮玄稍長天皇入帳與姸子相對共與撫愛之曰朕未見如此之美女子也道長入奏曰御船泛



長和三年

池絲竹和松以待陛下之臨御詔曰如絲竹則遠聞可以悅耳如舞態則朕目既熟覽不如在此以弄皇女之愈道長含笑而退及晩天皇出召内大臣藤公季執筆而正三位藤教通藤賴宗共敍從二位且家司二人加階此日正三位源經房敍從二位從三位藤實成敍正三位行幸行事之賞也

甲寅三年春正月天皇御中宮使禎子覽餅鏡祝之○五月丙戌朔庚寅洛人無貴賤詣廣隆寺寺僧曰昔厩戸皇子安藥師像於此寺甲寅之年五月五日庚寅也今茲年月日共同干支也故聞者成群　癸巳道長修法華三十講辛丑當第五卷天皇行幸其第

僧源信寂
信與覺運為一宗之匹敵

而臨法席、且覽競馬騎射、勅藏人左中將藤能信敘
從三位、依道長讓行幸之賞也、車駕還宮、賴通告道
長曰、公績用許多、朝賞亦多、我兄弟三人既列卿相、
至若季子、則不可無慮乎、道長默然、傳稱有御隨身正近者一條帝
時、正近公忠撫一雙隨身、正近歷仕長和之朝、凡一
生之間、每競馬不輸于人也、道長亦多隨身、就中公
時其最也、道長有暇則到法興院馬場、挾公時等競
馬、一朝有來車竊見之者、感公時能乘、而自車中經
頭紅衣懸肩而退、道長問曰、誰人纓頭哉、公時白曰、
小野宮亞相實竊來在場末也、道長曰、此非尋常成
人也、凡隨身者多是秦氏尾張氏下野氏等世世勤
之、非工騎射者則不用之、故王公之出、或前驅、或候
車左右、以備警衛者也、故諺曰、隨身者公家之實也○六月、少僧都源信寂、歲
七十六、信卜部氏子也、登叡山、師良源、究顯密之教、多所著述、台徒依賴之、號惠心院僧都、信與



長和四年
藤賴通伉儷太厚

檀那院覺運為一宗之匹敵、世謂之惠心檀那兩流○十一月、中納言藤隆家
任大宰帥、隆家患眼、治之無驗、聞宋人在宰府者能
療眼、故至大貳闕望請任之、勅許之、然未赴任、
乙卯四年、春正月、參議源經房任權中納言、與源俊
賢藤行成隆家懷平時光教通賴宗、凡八人同列中納
言、八人始于此○夏四月、天皇為第二皇女禔子擇對、謂無
如藤賴通者、當道長朝參、告其事、道長稱唯而退、歸
諭賴通曰、天詔如此、可待其名也、賴通以其與夫人具平女
睦、故低首不能答焉、道長曰、丈夫豈啻一妻而
已哉、況於汝未有子哉、賴通曰、唯命之從、賴通憐夫

加茂光榮卒
光榮與安倍晴明爭能
天皇不豫

人雖未語之、其憂色溢於面、夫人稍悟然、無妬心、其
乳母等甚厭之、既而賴通病累日殆危、故婚禮不成
而止、其後賴通疾愈○六月、正四位下右京權大夫
曆博士賀茂光榮卒、歲五十七、光榮傳曆道、與安倍晴明爭能不和、光榮
曰、我父保憲常言、晴明雖達術法、然無才學、晴明曰、
吾受天文於保憲有年、未見光榮侍其側、故某悉受
其學、保憲所著百家集不傳于彼、以傳于我、此其證
也、光榮曰、百家集我亦傳之、其所論不失、由是天文
者屬晴明、曆道者屬光榮、兩家共世業甲辰、奉幣春日社、以祈不豫之
平復、此日大納言藤公任奉勅至陣座、召大外記曰、
除目雜事、宜令左大臣道長准攝政之儀行之、道長
乃在飛香舍直廬行事、天皇不豫逾月、無驗且患眼、



長和五年
前齋宮當子被藤道雅奸

而不能臨朝、故如此、
丙辰五年、十二月、頃間前齋宮當子、被左中將藤道
雅奸、事覺、上皇怒而誡之、抑之、皇后娍子哀之、屢說
上皇、猶未和解、道雅戀之甚切、密寄和歌、少焉當子
自髡為尼、上皇聞之、憤恚日篤

執政
攝政大政大臣　藤道長
攝政關白　左大臣　藤頼通
太政大臣　藤公季
左大臣　藤顯光
右大臣　藤實資
内大臣　藤教通
忽諸言曰月更迭也

## 後一條天皇

諱敦成、一條帝第三子、母上東門院藤原氏攝政道長女、在位三十一年、改元四、曰寛仁、治安、萬壽、長元、崩壽二十九、火葬、藏骨淨土寺、

丁巳寛仁元年、八月、東宮敦明在儲不自安、謂天皇春秋富、治世可悠久、我在此位徒歷年者、非無慮也、不如早遜讓以遊樂而自終也、乃詣皇后宮白之、娍子誡之曰、先皇三條帝所顧命、何忽諸且其皇統可輕絶哉、不可再思焉、敦明默而退、娍子謂是必侍側雲客等所勸乎、不然則邪病之所爲乎、乃祈神社、且戒其左右、東宮猶不改其志、使人告道長、不答、歷日招道長懇陳中曲、請遜位以蒙一院之名、道長啓曰、天子猶幼、則國基依儲王而堅、禎子内親王亦非儲王、則誰依儲王其慮之、敦明曰、我昔爲諸王、則身安心樂、今不圖居大位而慮不堪其器、則太爲劬勞、公其爲我熟圖之、道長曰、貴命頻降、微臣言塞、且其上皇之貴、不減至尊、而無萬機之勞、則儲王之所願、不亦宜乎、道長退詣皇太后宮白之、且謂此次東宮可爲敦良親王、彰子曰、敦明親王辭儲位、則敦康親王宜代之、是先帝一條帝之素志也、敦良猶幼、其將來任運而已、道長曰、先帝以敦康無良輔、故罷居儲之儀、今



敦明親王辭儲位稱小一條院
敦良親王爲皇太弟
源雅通卒

立此王則背先帝之志也、況隆家猶在遠境哉、太后之言公而無私、可以感歎焉、然老臣不能奉旨、乃出參内奏之、奉尊號於敦明、稱小一條院、准太上天皇、改坊官以爲院司、即日冊立敦良親王爲皇太弟、時九歳、右大臣藤公季爲傅、權中納言藤教通爲大夫、參議藤公信爲權大夫、正四位下藤廣業從五位下藤義忠並爲學士、其餘坊官皆擇其人、此時頼通雖攝政、然國家重事皆決於道長、○冬十月、丹波中將源雅通卒、雅通常好遊獵、頗有豪氣、一夕聞其愛兒泣於庭、乃往見之、則二乳母挾兒相牽相爭、雅通熟視之、二女容貌不分、雅通謂其一人者必妖魅也、殺之容易、然真邪難辨、思慮稍久、兒泣失聲、雅通拔劍揮之、畏之一人忽化狐逃去、兒幸無恙、○十一月、行幸加茂、皇太后同輿、道長扈從、過一條第前、妍子竊見其行裝、此日寄納山城國愛宕郡於加茂社、宣命曰、先年申可奉寄愛宕一郡之由、然此郡或帝王都城、或明神鎭地、皆是萬代相傳之地、非一人自由之土、仍南限王城、北限大路、東限郡界、西限大宮、但此内有陵室、是百王之職事、難致一時之改易、故除此一邑、而一郡平均所進上下御社也、是月、道長女高松明子所產、奉上皇敦明爲御匣殿、先是上皇妃藤延子顯光女、號堀川女御、既產敦貞敦昌基平及一女、然不能辭道長求婚、而往高松第

寄納愛宕郡於加茂社宣命

敦明上皇妃延子怨懷

娶之道長自到庖厨視饗膳教通頼宗等預事行禮甚謹顯光聽之含憤結怨一夜之間鬚髮悉白延子鬱陶臥而不起顯光慰之曰夫妻之間人情如此者不爲非常何獨憂之甚王亂既多上皇何可求忘之哉延子倚爐低首涙落而爐火悉滅暨日上皇往堀川訪之延子背而不顧言之不答几帳之傍置詠歌數首上皇探而覽之則皆怨懷之詞也上皇憐之書和答於其箋尾而不忍去焉然慮淹留之文忤道長之意而呼敦貞等慰諭而歸高松此後新婦日睦消息稍疎延子遂成疾

寛仁二年
天皇元服
藤道綱上壽詞
太政大臣道長上表辭職
藤道長三上表辭職

戊午二年正月乙未朔丁酉天皇元服○己亥元服後宴其儀如元日節會大納言藤道綱上壽詞曰至尊天皇擇今月吉日奉加御冠百禮其備万民同悦不堪大慶之至謹上千秋万歳壽壽詞畢道綱俛伏再拜群臣再拜采女獻御觴群臣舞蹈三唱万歳事畢御遊公卿奏絲竹○二月道長上表辭太政大臣又内舍人隨身不聽己巳再上表勅答不聽癸酉三上表曰臣道長言二漏方赤重仰上玄矜憐之恩死降照臨之光難及蹈虎尾而失歩觸龍頷而寒心臣聞受非常之寵者爲衆所歸當希代之恩者爲時所



讓是以其任諧則雅頌流聲其選乖則尊卑以自非賢非能無才無智偏承餘慶於累葉抽不次於群英令望者雖人之所慕崇班者雖家之所傳而皆當選以昇非猥所任矣臣之在職無一可堪夫韋丞相之乞骸漢主許以百斤之金鍾大傅之求休魏帝賜以一束之菊彼已告歸也臣只辭職也雖識君命難改隨臣子所請者也況亦縦及一身衰邁之日撫白鬢以欲仰鳳扆若當万機餘暇之隙向青瑣以欲見龍顔詞盡前章何述新旨伏願鴻慈曲及龍光陛下若垂恩於臣者早答允容於丹悃微臣若有益於國者

安倍晴明卒遍窮暦筭推歩之術
晴明有秘術

何惜殘齡於皇恩無任誠懼之至謹重拜表以聞（藤廣業作）

詔許之○十二月從四位上左京大夫兼天文博士安倍晴明卒年八十五其先出自右大臣御主人歷九世至晴明晴明少師賀茂忠行學陰陽天文之説忠行奇其才曰汝可教也忠行沒而晴明從保憲悉受其學窮蘊奧而暦筭推歩之術無不該通占候如神舉世信服晴明家在土御門故以爲稱號其子吉平能傳其術子孫世業傳稱晴明有秘符世人（貼之屋宇則免火難晴明屢顯奇術化生異人以指揮之有時而來有時而去謂之識神或法可死者或殺無疾者嘗赴仁和寺僧徒問曰聞足下能殺生物果然否晴明曰我知其術然無故而爲之則罪不可）

僧證空以死救師智興病

晴明識人死期迫以告免

僧智德達陰陽術

遯僧曰、爰有池蛙躍出圀中、且下其試之、晴明曰、試之亦無益、然不為之則疑我術為虚妄乎、乃摘草唱咒文以投之、蛙忽縮死、僧半畏服焉、圀城寺僧智興病将死、醫治不驗、請晴明求救之、晴明往而候之曰、法師之病不起、然我有秘符、若有欲代其死者則可試其方、與弟子證空曰、其可代焉、然暫可待之、往與毋相見而来、晴明許之、空請毋曰、代師赴死、此身何惜哉、唯以致毋之哀為憂而已、毋泣曰、我老獨遺汝、汝其先我死乎、所難忍也、然汝報師恩之志、我何拒之哉、今可永訣、以見於地下也、空乃告晴明以求死、晴明忽施秘方、與病忽瘥、空受病殆死、瘴祈而生焉、晴明遇少年之雲客於路、忽見鳥飛落屎於其上、謂是識神之使也、不可不救之、乃進到少年之前曰、君死期甚迫、少年曰、博士顧助我命、晴明曰、想夫有人請一陰陽師以咒詛君、事巳急、我倒咒彼陰陽師、則君其免乎、乃共到少年之宅護之、其夜忽聞一陰陽師俄死、而少年無恙、其餘所効類此、同時播州有差僧、其名知德、頗達陰陽術、役使識神、屢施奇術、州人服焉、曽有海賊劫商客、奪其財、棄船而去、商客憂之、滞留數日、智德聞之、慰彼曰、客勿憂、我力可以得所



晴明入中華得秘書於異人伯道

失之物、乃倩達武事者具兵器以警于海岸、未幾漂船忽至、按問之、則彼賊船也、智德叱賊衆曰、汝等不知老僧在此乎、豈可令汝等為暴哉、賊等見武人在岸、慮不能免、而懲退、所奪之財、請智德求免死、智德使商客取其物、而赦賊放還之、由是智德之術遍傳遠近、自謂雖晴明不及我也、乃入洛携二小童詣晴明請見、晴明出見之、問曰、老僧奚自、智德曰、自播州来、卿習陰陽之方、然未熟、願博士教諭為幸、晴明佯答曰、其志可嘉、何可不救哉、然今日有障、他日選吉而来、智德曰、諾、出門則失二童子、智德乃覚晴明早知此二童為識神、而大驚焉、又入請曰、博士退我二童子、晴明曰、二童從汝而来、汝何不携帰哉、我不知彼有無也、智德謝曰、老僧誤也、博士幸宥之、晴明罵曰、汝欲試我乎、我何為汝被欺哉、智德愧服、固請晴明、袖手誦咒、少焉二童子忽出焉、智德叩頭感嘆、遂為晴明弟子、或說曰、晴明曽入中華、到判山、逢異人伯道、求得一巻書、号陰陽内傳集、晴明秘之、収於石匣中、簠簋而改号簠簋袖裏傳、又名金烏玉兎集、無以示人、晴明弟子道満欲見之不能得焉、道満私通晴明妻、私花密披匣見彼書、乃寫之封納如故、時明

寛仁三年祈年祭宣命

不知之、其後道満知其秘術、與晴明角争、以得恭名、諺曰、雖生七子、勿許意於女者、此之謂也、晴明常出入道長家、道長賞請寺所、其之白犬随焉、入寺門下車時、白犬嘶道長誇以止、変歩、道長怪之、賜騎馳使召晴明而問其故、晴明暫沈吟曰、是詛公者埋蠱物於此也、公歩其上則必不免災、犬性通神、故識之、乃掘其地見之、則土器一雙相合、而縛黄紙以為十字、蔵於其中、晴明曰、是陰陽家之深秘也、其之外唯道満法師知之、其頭彼所匿以紙之、乃以懐中之紙剪作鳥形、唱咒則紙鳥飛騰、晴明曰、随此鳥之行認其所落、則必得其人、道長僮僕如其言而施、從之、彼鳥飛落於六條坊門万里小路河原院辺之家、乃披得一老法師捕之以来、果道満也、鞠問之、則道満款曰、是堀川顕光公之所命也、道長識之曰、自今莫施此奇術、道満献誓状、道長免其死罪、放逐於播州郷里、道長甚感晴明通神、且喜其免災、此事或以為営法成寺時之事、然其時晴明已不存、則不必可斥其寺也、

己未三年二月壬辰、祈年穀祭、宣命曰、天皇詔告太



神之廣前曰、農者民之天也、民者國之寶也、聞今春之始、雨澤隨旬、年穀可豊、是乃大神之厚恵也、可以悦焉、是以擇吉日良辰、謹捧禮代之幣帛、仰冀大神感納朕言、而自東作之春至西成之秋、無旱蝗風水之患、遂農圃蠶養之業、而四海清粛、万民富饒、尚歆每社宣命同此 ○三月藤道長疾、勅使屢來問、三后彰子妍子威子及頼通等諸子、皆侍側、祈於諸神諸佛、道長曰、無祈焉、我為三朝之元輔、為今上之外祖、當國二十四年、三后相並、且長男任攝政、其餘或亞三台、兼大將、或列黄門、兼大理、若李子等既登卿位、一家之榮華

道長一身三后之父五男共大臣

極矣昔我祖貞信公父子相並爲三公然無備后位之女師輔公長女爲中宮其五男共爲大臣然其身未任相國則其威猶未及乃公況夫一身爲三后之父者在本朝未聞其例考諸中華亦無之齡超半百既加四霜則命不足惜之何爲祈長生哉於是遂拝春日神既而召僧都院源受戒剃髮號行觀又改行覺放遣隨身等勅使來言之上皇自來臨勞慰之旬餘而疾愈復初道長謂頼通等諸子曰我常謂營大伽藍於京極第東而欲朝夕誦經念佛以終身也然機務無暇未果素願也今般病之愈唯遂此志有一



藤道長立法成寺

螺鈿以宝貝飾之也

事也乃畫方四町以爲境域創大伽藍使佛工定朝等百人造丈六佛並等身佛數百軀方鳩工匠三千餘人磨工五百餘人每日役使之且伽藍之傍築山鑿池其徒亦千人其中老弱不堪力役者運土沙以助其勞頼通下令於郡國以求良材奇石國司郡吏怠於官貢以課此役或九重之大路牛車絡繹或鴨河桂河方舟連筏運漕不絶號其大伽藍曰法成寺安大日佛其傍阿彌陀堂藥師觀音普賢堂多寶塔鐘樓鼓樓大門長廊及僧房尼院等所搆不可勝筭也其梁棟柱楹皆楩楠櫲樟而以金銀飾之以螺鈿

師明親王請僧正濟信爲僧皇子入仁和寺始于此

大赦天下

鏤之其四壁及梁棟之間其畫丹青當時之名手巨勢弘高及爲成成光良親等畫之道長日日監臨數年之間竭其精力於此○師明親王入仁和寺請僧正濟信爲僧先是上皇憐師明猶稚以擬養子然見上皇不睦於敦平親王忽有厭世之志而遂如此上皇驚之乃往諭之不從母娍子贈法服以遂其意師明改名性信濟信授附密法性信能傳受之以成其業皇子入仁和寺始于此○夏四月大赦天下依道長疾愈也○太宰府飛驛言刀伊國賊來侵頼通及羣卿相議奏之賜勅符於太宰府警衛要害防禦凶賊○太宰權帥藤隆家大監菅雅隆大藏光順少貳筑前守源道濟藤盛規少監豊嶋靜風上毛野行蔭大典



大宰權帥藤隆家等連署上狀伐冦賊

上毛野師善連署上伐冦賊狀曰三月二十八日刀伊國賊船五十餘艘到壹岐島殺守藤理忠虜掠人民而刧略對馬嶋事聞宰府乃整戰艦集軍士以備要害今月之初賊徒襲來筑前國怡土郡彼賊船其長或十餘尋或八九尋每船取檝者三四十人執刄者或五六十人或二三十人帶弓矢持楯者七八十人分爲二十隊登山絶野斬食牛馬豚犬捕翁嫗兒童悉殺之男女壯而可堪力役者刧之載於已舟凡四五百人且其所在穀米皆奪之運取者不知其數隆家等遣軍士文室忠光等防之會戰射殺賊數十

文室忠光會戰大利

人、斬首若干級、我兵死者纔十餘人、賊乘船而退、今月八日、賊侵那珂郡能古嶋郡士島民、鬪戰爲賊爲虜者多矣、乃遣前少監大藏種村、藤明範、平爲賢、平爲忠、藤助高、傔仗大藏光弘、藤友近等伐之、九日賊船襲來相鬪、我兵急伐破之、賊退屯能古島、時風猛波高、故我兵不能追焉、十一日黎明、賊又到早良郡及志摩郡舟越津、先是所分遣之精兵、各設備待之、十二日夕、賊上陸相戰、權撿非違使大神弘延等射殺賊三十餘人、擒二人、於是少貳平致行、大監藤致孝、及種村、爲賢、爲忠等、連兵船三十餘艘往擊賊破



高麗使送還爲賊所擄本邦人

之、十三日賊船到肥前國松浦郡、攻刧村閭、前肥前介源知率郡內兵伐之、或射殺之、或生得之、賊船不能進而適去、宰府差遣兵士四十餘艘追之、生口之中多是高麗人也、使譯官問之、則曰高麗爲防刀伊賊守邊州、而爲賊被刧捕者也、然未決其疑、追賊之船歸來、則可審錄以申之、且所獲之首虜及我具等、追將進獻之、大納言藤實資等沙汰宰府言上之趣、勅賜官符於宰府、嚴賊徒襲來之備、初賊來時、西士皆謂隆家未可知兵事、然其聚兵之令、臨戰之謀、共協其宜而得成功、此後賊不復來、高麗人要彼賊之歸追破之、而送還壹岐對馬爲彼被擄者若干人本土、隆家呼高麗使者於宰府、畀黃金三百兩而返之、朝廷欲賞隆家

藤道長上表謝准后儀並爵封

氷尾、蹈氷虎尾履之、謂恐懼也

功、以進官爵、然其眼不明、而難任事、不果、隆家錄軍士戰功以奏之、勅以種村爲壹岐守、其子某爲太宰監、其餘有差、隆家在宰府之間、九州土產及宋國商船、多所收輸、富饒潤屋、傳稱隆家子孫有留筑紫而爲武士者、所謂肥後菊池氏其裔也、○六月、道長上表、謝准后儀並爵封、曰、伏奉今月八日勅命、賜臣以二千戶封、及准三宮儀焉、亡考適世之昔、初踐斯塵、聖上御寓之今、強追彼蹤、雪首雖除、氷尾怨蹈、須占幽寂以住觀念、避喧囂以學坐禪、而病恙之易發、常問良藥於醫方、依筋力之漸衰、未致苦行於佛戒、況若栖野雲、則遂可隔鳳闕龍樓、若藏山月、則遂欲謝椒房蘭殿、雖思謗訕、暫以從倚、方今乖于出家之幽意、更賜希代之



丹波國民訴守勝賴罪

寬仁四年大江時棟上表請任闕國守

厚恩、草菴至宜官闈之准的、非便山厨不寬二千之食邑、奚納加之、所陪從者、衲衣之法侶也、誰有任人賜爵之望、應儲蓄者、香花之什物也、曾無生民貢賦之要、既絶妄語於十戒、寧餝虛詞於一端、伏望聖慮幸照蒙襟、早收無涯之恩波、無渇小流之定水、不勝懇迫屛營之至、謹抗表陳乞以聞、善滋爲政作之、○丹波國氷上郡民至陽明門、訴國守勝賴罪二十四箇條、勅解勝賴任、以捕禁之、

庚申四年、春正月、前安房守大江時棟、請拜任闕國、守上狀曰、時棟謹撿案內、當時諸國舊吏之所在、都

慮八十餘人也、但此中勘畢公文者五十餘人也、憲及時棟三人者、加於彼五十人之上矣、此三人之中、若亦謂其優劣、近京弊國、與遠處小國、謂之吏途可蒙專一之賞也、又伏尋延喜天暦之政迹、新叙之外、可任舊吏之國、若有三箇國、先登用上功之舊吏三人者也、其外愁優數年沉屈之吏、其餘殘扶相違格條之輩焉、何況今年舊吏所可任已及六七箇國、公家何以被誤其道理哉、近代度度被下宣旨之日、諸國舊吏依公文之次第、可抽賞之由、重立起請、明于竹帛、况亦安房國之為體也、山重江複、路遠境遥、黔首之栖邊雲也、家草澤而類閩越之俗、渡口之疊嶮浪也、掉本道而過呂梁之危、因之延喜以來彼國守之所任、總三十四人之中、纔勘畢公文者只六人也、是則平公雅、江遠兼、小槻忠臣、源致節、藤順時、及時棟也、彼五人者、去任三四年、乃皆以任要宮、而時棟旁致殊功、既及五年、公家若重循良之吏、則時棟已富小國而委納三千斛之見穀、若賞公文之勤、則時棟復致大功而超越五十人之舊吏、公家若憐清貧之士、則時棟久於黔婁甚於原憲、公家若用勤學之輩、則時棟略窺書籍、徒疲眼精、抑好文之君、實祢長矣、齊政之臣、運命久焉、漢武崇學之政、已保五十五年之帝位、周公抽才之政、自得九十九年之天命、就中時棟偏致丹螢之勤、更無金蛇之計、學路嗜業久忍東膠之苦寒、吏途立功、唯待右棘之推薦、望請、時蒙天恩、拜任此等國守闕一、誇誓古之貴一、知吏務至、勅以時棟任出羽守、

治安元年左大臣藤顯光甍台位三公也

辛酉治安元年、夏五月、從一位左大臣藤顯光甍、年七十九、初兼通併領閑院堀川院、兼通甍、朝光居閑院、顯光居堀川院、朝光及時光正光等兄弟、不昇台位、而終顯光獨壽、得至左府、自延子憂死以來、恨道長徹骨髓、至此老病不起、世稱堀川左府、又有廣幡之號、

攝津守源頼光卒

是年、正四位下左馬權頭兼攝津守源頼光卒、頼光達騎射、長武畧、其聲價超滿仲、或出歴任美濃尾張、備前、但馬、讃岐、伯耆、淡路、伊豆、信濃、下野、上總上野、伊豫、攝津、守、在東國時、邊夷畏服、其威名或候闕下、為左兵衛尉、兵部丞、左馬權頭、守護大內、聽昇殿、暇之日嗜倭歌、為世被稱、初滿仲擇鍛工造名劍一雙、曰髭切、曰膝丸、（斬罪人頸、或併髭、末切之、或併膝切之、故有此名）以授頼光、曰、提此兩劍以為朝廷之護、源氏世傳之以為家珍、頼光多子、長曰頼國、少為文章生、歴任諸國守


本朝通鑑 巻之二十九 後一條 十七 何不成舎藏

大江山酒顛童子

金熊、石熊二童

至正四位下、次曰頼家、任銃前守、叙従四位下、最態倭歌、次曰頼基、叙従五位下、其餘僧二人、女一人、頼國苗裔繁延、分在畿内東國、三位頼政、及土岐氏族等、皆其後也、世傳、昔叡山有一童、僧徒愛其美、勧酒交歓、時々齩人舐血、和酒飲之、一旦為魅、號酒顛童子、出山到西麓八瀬村、造洞住之、既而入丹波國大江山、營巖窟居之、毎至天陰月昏風迅雨甚、則出而攫人民婦女、毒而不見其所之、又有金熊石熊二童、且為之徒屬者數十鬼、往々害物、人皆患之、事以聞、勅頼光討之、以藤保昌為副、頼光率渡邊綱等、陽為



源頼光渡辺綱戮大江山鬼魅

入峰行者、入山渉溪、見婦鮮血汚衣、婦謂頼光等曰、此非人所到也、可謚去、頼光問之、其郷居姓字、有信相共語、遂與婦約、到鬼窟、鬼現童形出、見頼光等、誘而使強毒酒、童醉臥窟裡、諸鬼盡醉、婦導開石扉而直入、見一大鬼寢石牀、貌甚可畏也、頼光抜劔大呼曰、普天率土悉皆王民、何鬼魅之所居哉、叱爾鬼此、劔是八幡大神之靈劔也、鬼駭起、將搏頼光、頼光徑前刺鬼、鬼猶攫其頂、綱復進而斬鬼、幷戮金熊石熊、諸屬、載鬼首於一車、還洛、勅納鬼首於石函、埋于山中、〔大江山八瀬共有鬼窟之跡、或曰、酒顛鬼居近江国伊吹山窟、頼光往誅之云、〕頼光嘗患

改膝丸名蛛切

瘧、治之、逾月無驗、不甚苦而臥、恍惚之間、見法師現於燭影、引綱絲來纒於頼光、頼光驚覺、睨視曰、汝何者哉、乃抜膝丸斬之、法師忽去而不見、燭下血灑、乃使兵士認其痕、到北野社後、有一塚、血至是而止、兵士等毀塚、有一大蛛、捕之而歸、殺之、貫鐵串、以曝之、改膝丸名蛛切、〔或曰、此蛛者在大和国葛城山、〕頼光嘗遇其弟頼信宅、時見廐邊縛一男、頼光問曰、彼者為誰、頼信曰、家僮鬼同丸也、有罪禁錮之、頼光曰、常聞彼強健者也、何縛纔以、其為害乎、頼信以為然、乃以鐵鎖纒縛之、鬼同謂是頼光之所為也、我必報怨、既而日暮、頼信



頼光斬鬼同丸於市原野

牛追物

設宴、頼光醉而宿焉、夜深、鬼同起立、出力張手足而躍動、則以鐵鎖悉砕、乃脱身竊登屋上、窺頼光之臥處、頼光目覺呼曰、屋上猶鼯鼠出否、鼬走否、綱自次座出向屋睨之、鬼同潜身蹐脊、頼光謂綱曰、夜明則詣鞍馬山、可命從者、綱称唯而退、鬼同速到市原野、以待頼光之来、明旦頼光赴鞍馬、綱等從之、及過市原野、群牛牟々、頼光謂從者曰、是好射場、汝等可試牛追物、〔俗謂射牛曰牛追物、如犬追物之儀、〕從者皆射之、牛走、衆皆追之、其中有一倒牛、不動、綱疑而射之、牛微動、有人自牛腹躍出、抜刀向頼光、乃是鬼同、殺牛剥皮蒙之、

源頼光之武臣四天王、第一渡辺傳

綱斬鬼一臂



以窺頼光也、頼光不驚、馬上抜劔待鬼、同至斬之、彼首忽落、頼光之勇猛、大槩如此、俗称綱及貞道季武公時、共仕頼光、以武勇顕名、号四天王、擬多聞持国増長廣目護国之義也、綱者嵯峨源氏之族、出自左大臣融、其父充住武蔵国箕田、生綱於此、故少時称箕田源次、壮而入京、為内舎人、属頼光、声價稍高、洛中皆誇言有鬼往々掠人、一夕綱為頼光使者而出、借髭切劔以遣之、日暮過一条堀川戻橋、忽遇美女、綱憐其徒歩、乗之於馬同行、中路女忽化大鬼、攫綱髻、綱抜劔斬之、得其一臂、鬼逃去、綱持鬼手帰、頼光怪招安倍晴明占之、晴明告綱曰、七日斎戒、不可逢人、且可納鬼臂以封蔵、綱如其言、一夕綱姨母遠来叩門、綱告之故而辞謝、曰此及斎畢、可来見焉、姨母甚恨之、綱不得已而開門、姨母入見晤語、固請見鬼臂、曰是我臂也、忽化鬼取臂、自搏風飛去、搏風者、梁棟之間隙処也、渡辺氏族之家、不造搏風者此其縁也云、由是頼光改鬚切名鬼切、或曰綱於大和国宇多郡斬鬼、或曰於羅城門斬鬼、摂州渡辺党、肥前松浦党、皆綱之裔、貞道

第二貞道傳

第三季武傳

者平氏、嘗謁頼信於頼光宅、頼信卒爾謂貞道曰、聞汝武勇也、駿河国某士不禮於我、汝為我斬彼首来、貞道不悦、謂此人我君之弟、然我不為其部属、則何妄言至此哉、不答而罷、歴月貞道有故東行、路遇彼士、貞道忽念頼信所言、欲害之、然慮此為無益之事而止、彼士顧貞道曰、成聞頼信欲使卿殺我、然否、未知卿之力能可殺我乎、乃笑而去、貞道謂彼誇言如此、不殺之則減我声價、乃跨馬放矢追之、彼士中矢落馬、貞道斬其首而還京、献頼信、退而告人曰、彼不出言則我不害之、其多言而自取禍者、乃是頼信之怒殺人於千里之外也、季武亦平氏也、善射、懸細針而射之、無不中、人伏其妙、頼光為美濃守時、季武従之、一夕同僚群談、有一人曰、某渡有妖魅、化女負児、遇人則曰此児可抱、見聞者皆畏之、往還既絶、季武曰、渡與不渡、人之剛臆也、若使我往、則容易渡焉、衆皆曰、雖奪三軍之帥、不能済此渡口、季武曰、然則今多往済耳、衆皆以弓鎧為賭、季武甲冑繋鞬騎馬赴、出賭者一人尾之以窺焉、季武馳馬入河、今夜闇昏、中流有物、呼曰可抱之、乃女聲也、且児啼呱々、其氣甚臭、季武自若、答曰我抱之、女抱児、季武取之、置鎧

騎馬自負萬人雄、駕車却輸一牛童



袖而返馬、女追呼曰、児可返、季武罵曰、吁妖女、豈可返之哉、速馳馬上陸、而帰館、詳者皆驚、對燭見袖上無児、而有一束木葉、既而尾者後至、語曰、勇哉季武、吾輩在陸、遥聞女声児啼、猶殆半死、群僚皆曰、傳聞其談、亦肝寒魂消、乃出所賭弓鎧遂授之、季武不受曰、凡為士者、識不為之哉、衆皆感歎之、時人曰、此妖魅者、死産難者之霊也、所謂産魅女也、或曰、是亦老狐精所為也、貞道季武公時相語曰、賀茂祭者洛中壮観也、欲一往見之、然騎馬則對貴介而似無禮、奈何、乃相議而借車、下簾佯為女往観者、而到紫野、牛飼引車太急、三人乗不慣乗車、抑之不聴、雑々之間、膝動頭掉、不能安座、仰到不起、心迷如酔、不能見祭儀、睡臥車中、祭畢人馬還、牛飼欲返車、三人驚覚曰、又乗車殆死、乃謝牛飼、返車於其所借者、遣之各以扇掩面、徒歩而帰、相笑曰、騎馬自負萬人雄、駕車却輸一牛童、公時他事不聞、道長随身公時善射馭、且頼光嘗道長眷遇、則公時亦属頼光乎、公時姓氏亦不詳、俗傳曰坂田氏、然未知其據也 ○ 五月、源頼通観競馬十番於高陽院第、此時有狛助

狛助信與尾張種武競騎、並過而死

藤道長慶法成寺金堂

信者善馭、毎競馬未曾輸人、今般先期到仁和寺、請僧正済信加持其鞭、済信念之、告曰、此度輸則為幸、贏則必死、助信曰、與輸而生、不如贏而死、既而至期、助信與尾張種武為匹敵、競騎、助信贏而馳到埒末、當闌木、折頸而死、種武所乗之馬、曰腋白、駿逸無雙、先是騎此馬者、未曾輸、此日種武輸後、猶不下馬、馬忽飛騰、種武倒落、馬齧殺之、而逸馳到坂東、後人祭之為神云 ○ 秋七月丙子朔壬午、藤道長開大法會、慶法成寺金堂、時人称法成寺曰御堂、或曰大御堂、以別於諸堂、依是道長有御堂関白之号、或呼曰御堂殿、正三位藤長家任権中納言、

治安二年

壬戌二年〇夏四月甲午朔、皇太后妍子携無品内親王禎子詣太皇太后宮、而禎子着裳、彰子結紐、両宮侍女衣裳各競光彩、式部卿親王敦義、中務卿親王敦平、關白頼通、右大臣實資、内大臣教通、及諸卿皆預饗宴、翌日中使捧勅書來、禎子叙一品、其乳母三人叙位、及暮妍子禎子還其宮、彰子贈野道風所寫萬葉集、紀貫之手書古今集二十卷、御子左筆後撰集二十卷於禎子、各納金銀筥、是圓融帝所傳一條帝共稀世之物也〈拾芥抄曰、御子左在三條坊門南大宮東、兼明親王家焉、後来藤長家傳領之云々、然則此所謂後撰集、兼明嘗所手寫也〉〇冬十月、太皇太



太皇太后賀其母源倫子六旬筭

后賀其母氏源倫子六十筭於京極土御門第、皇太后中宮行啓、此第新成、輪奐壯麗、丹青畫美、屏風之畫弘高頼助圖之、行成揮古来賀歌書之、其餘調度之數多、是六十也、泛舟於園池、奏絲竹、其舞童者皆諸卿子也、左方則右馬頭藤兼房〈兼隆子〉、藏人少將藤良頼、四位少將經輔〈共隆家子〉、右方則右近少將源顯基〈俊賢子〉、左近少將藤資房〈資平子〉、右近少將源師良〈朝任子〉等也、參議藤經通子某童舞陵王、東宮大夫藤頼宗稚子能長舞落尊、道長感能長曲節中度、脱所着緋袙授焉、右近將監正方〈舞師〉掛之、賛能長再舞、頼通

藤道長經歷大和七大寺

脱服纏頭正方、正方被之拜舞、而退列座、卿相皆解衣與之、舞終行酒數巡、日暮月光映盃、藤公任詠歌、道長乘興同詠、頼通實資教通及齊信行成頼宗公信等逐次皆詠之、夜闌而罷、初經房子實基列此賀舞童、經房在宰府病中聞之嘆曰、父在西海既近死、子侍北闕將奏舞、嗚呼水雲之遥無奈之何、及賀日迫、實基有病辭預舞列、俄以良頼代之、歷日經房訃聞、時人皆悲父子同氣之相感也、藤道長經歷大和國七大寺、直到紀伊國登高野山〈僧皇円記曰、是月十七日道長發京、趣於宇治、教通能信源俊賢從焉、十八日到東大寺、修飾大佛像、而興福寺拜南円堂、次到元興寺、大



元興寺鬼頭

安寺、及晩詣法蓮寺山田寺、十九日再入元興寺開宝藏、且見鐘堂鬼頭、事見前録、而過橘寺入龍門寺見瀑布、宿其上房、山下有方丈室、傳称仙房也、其兩扉遺菅丞相都良香墨痕、上綴介菅孝標從行、道長使被賦詩、二十一日駕舟渡吉野川、而登高野山、授法服於僧徒、二十三日巡視山中、中使藏人源資通登山賜勅書、東宮及三宮使亦來焉、二十五日出山過法隆寺、見厩戸太子詠歌、二十七日赴河内国眺望泊瀬山之紅葉、臨視龍田川之白浪、及晩到道明寺、二十八日到摂津国、詣天王寺、二十九日乘船過田簑嶋、到江口遊女歌舞、晦日到山崎、既而歸京〉

廿九甲子萬壽元年當宋仁宗天聖二年

甲子萬壽元年、秋九月丙午、源師房叙從三位、實資竊嘆曰、此新郎一昨日叙從四位、今日越階列三位、未曾聞先例、抑其以為關白之養子、果是以為禪閤之壻乎〈摂關剃髪則称禪閤〉己亥、蹈歌節會、右大臣實資為内

大納言齊信唱警蹕而有失禮

皇太后宮大饗

蹕、大納言齊信唱警蹕而有失禮。大納言行成歸家書齊信失禮於扇、以疊之置於臥内。明日其子少將行經誤以爲己扇、不及開見、持之參内。源隆國又誤以爲己扇、持之歸家開見之。由是流傳中外。齊信聞而憤之、與行成不睦。○正月丙午、皇太后宮大饗。賴通實資已下、諸卿皆預宴。侍女衣裳錦繡綾羅。其單袖重襲競美。衆賓無不驚目。道長聞之不悅曰、此后之華奢過於二后。面見之不能諷諫者、賴通罪也。小一條上皇及式部卿親王敦儀參議大藏卿藤通任（娍子弟）葬故皇后於巖陰某院。上皇爲其追福、自寫經、



敦儀親王造佛、命通任、倩菅忠貞作願文曰、諸行無常、即是如來之所説。一生有限、豈非既往之長訣。分段之哀者不隔尊卑、人世之樂者猶同夢幻者歟。伏惟先后殿下、德行被世、恩愛洽人。兼餘慶而入青宮之時、一家俱期後榮。登踐祚而列椒房之日、四海咸感素意。況容華霞濃、羅袖皆耻於顧眄之下。心樹露馥、瓊琚多長於春秋之間。太子遷於仙院、猶獨潔氷雪之膚。二弟居於王宮、共並蘭竹之稱。往日之美、知其然焉。自彼梧岫雲愁、汾水浪咽、唯屬遺體之晨昏、聊慰舊儀之攀慕而已。頃年雖外備萱背之道、早落

花首之飾、假名人間、不奈金玉之玩。運念上界、事香花之勤。然間今年之初、大營藥石。去春之暮、遂別娑婆。鸞鏡留而舊粧之景不見、玉笋拋而昔撫之音無聞。最弟皇子之出幽洞焉、彌入畢竟空之觀。無雙公主之留深宮矣、頻迷愛別離之哀。爰王舍城之比、雲林院之西、金車長輦、玉扃空閉。以來供奉何物、獨嶺月之曉色、誓巡誰人、唯林鳥之暮聲。姑山盤石之從來、陸歩之禮畢成。老妾舊直之告恩、千行之涙未禁。抑三諦之後、歳月漸移、一念之中、霜露無結。定超五障之關、遥到三覺之道。今既及中陰之期、彌欲責上



園城寺僧明尊妖言

生之果。仍洒掃前宮之簾帳、供養書寫之佛經。功德多少、奉翊尊儀。經是蓬丘之邈志也、殊營張伯英之筆端。佛亦李部之深識也、幾窮顧長康之心底。三世十方、必聚於百七口之稱讃。月輪烏瑟、須整於四八相之威儀。縦纒愛網、何爲南浮二世之母。早裝妙臺、新加西方十字之尊。乃至六趣、併契三日。逢坂關有僧、造寺飼一黑牛、毎日運木。園城寺僧明尊妖言、夢彼黑牛者迦葉佛所化也。乃往拜之、事傳輦下。道長聞而異之、自到逢坂見之。太夫人倫子亦往焉。太政大臣公季手自把草飯牛。凡洛中貴賤男女無不往。

萬壽二年

藤能信家吏掠山城国莊園

平時通捕隆範法師

焉、獨右大臣實資不詣焉

乙丑二年秋七月、權大納言藤能信家吏掠山城國莊園、撿非違使糺之不聽、濫行殊甚、右大臣實資竊嘆曰、今天下田地悉為道長父子之領、後来官家可無立錐之地、痛哉、撿非違使平時通捕隆範法師、是去年害花山法皇之女王者也、鞫問之則曰、為三位中将藤道雅行此殺逆也、時通乃告撿非違使別當藤朝経、詣關白頼通第語之、頼通曰、虚實未決、猶可糺問之、實資聞之攅眉曰、彼家之積惡猶有餘殃者乎、既而朝経與實資議曰、彼賊自首、然關白家事無



有盗入藤為元宅刼去一女

葬嬉子於舟岡西岩陰

遑、且東宮妃産期既近、赦之否、實資曰、不可輙免之、然行死罪者、非使廳可宻決焉、猶使道志等鞫之而可也 明法道為撿非違使屬官者、曰道志　源隆国記曰、其年臘蔫之夜、盗入下野守藤為元宅、不取資財、刼一女以為質、而逃出、為元僕從追盗、剥取女衣而棄女以去、女裸裎泣行、迷路落大宮河邊、冷体寒殆死、犬嚙殺之、翌朝見之者知其人不賤、事聞朝廷、有令曰、捕投此女者則有重賞、然不能獲之、経年、撿非違使平時通索群盗、到大和国、過於炎、忽見一男変色、時通恠之、乃捕之鞫問之、則男自首曰、己是徃年為藤原惡三位被澄而入洛人某家刼取一女子、然為追者急至、剥彼衣而棄其女者也、三位欲私此女、女不從、故使己奪之、然已亦不能得之、後聞其暁三位使犬嚙彼女而欲其斃不分明也、時通以為得其實状、乃帰就使廳白之、皆謂時通可衒重賞、然寂而無聞、時人謗法令之有私也

甲子、葬嬉子於舟岡西岩陰、道長頼通以下親族及廷臣外

藤公任薙髪於洛北長谷山莊

吏皆送其葬、自法興院至舟岡、連續不絶、唯東宮及三后宮司等、各候本宮、然東宮大夫頼宗、中宮大夫能信、以為骨肉之親、送其葬也、實資竊嘆曰、禪閤哀慟可推知之、然招魂之儀、近世希有、且聞關白着藁履送葬、果然則為過也、大弟聞其火葬、遥望北山之煙、不堪悲慕、詠哀歌以抒情、其意謂永訣難圓、楚王夢行雲變作北邙煙 赤染右衛門聞此御詠、記嬉子病中臨産及葬送之始末、名之曰楚王夢

〇十二月、藤公任到教通第、見諸外孫、滴懷舊之涙而出、訪諸親戚、帰家、告別於諸子及諸僕而隠洛北長谷山莊、莊有寺、號解脱



萬壽三年

丙寅三年、壬午、致仕大納言藤公任薙髪於長谷莊、歳六十一、公任避世之後、吟山月嘯溪嵐、遂以變容、道長贈法服、其子定頼仕官之暇、屢徃問之、互詠歌以遣興、一日大納言藤齊信不忘舊好、入山訪之、公任迎接、主客相對、相泣、齊信抑涙談曰、死生之別者人生之常、古今一也、古者姑舍是、在今則禪室入道 道長 去年两月間、喪二貴女、然男女子之多、猶為繁榮也、拾遺亞相 行成 徃年喪愛女、然是亦猶有男有女、故未離世路、如某唯是一女 長家妻 去秋永訣、不幸之甚莫以加焉、憂欝之積、無聊之苦、一器之飯、不堪下箸

時詩日居月諸

一顆之菓不能透喉唯視聟郎(長家)猶我子而話昔以送居諸喪服解除郎亦帰其家則愁緒逐日多悲淚何時乾足下其察之如足下則內府家外孫七八人就中其娘子人僉謂后兼也況辨君(定頼)有才有量榮達在近則徃年令愛之早世亦是以可慰之乎是以可忘之乎若此之人猶能脫塵纓如其未能免世網今偶入此幽境深增慚愧言未訖淚又下公任答曰聞足下之言其中曲可想像可哀嘆宜哉然足下未知我追懷之切乎凡愛孫者元是由愛子也無孫則歷年之後偶可相忘乎以有孫故無日而忘之無時



皇太后皇后落飾

以門名為院号始于此

而不思之自今而後內府家無吉無凶每事每物可無不添我悲然則不幸之大豈啻足下而已哉且我避世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多年之素志也足下其察之齊信滴淚而帰公任亦悵然丁酉太皇太后落飾(雖髪猶殘其半)歲三十九改名清淨覺勅遣內藏寮司贈絹布等奉院號稱上東門院(以門名為院号始于此)停太皇太后宮職置判官代主典代年官年爵御封等如始(道長喜曰太后已極人間之榮今知自足而謙損入道珍重至祝前権大納言源俊賢久為太皇太后宮大夫此日候簾下垂淚而罷)○夏四月丹後國言此國浦畔有船流漂一女乘之其面長二尺餘其身長七尺餘不知来

中宮威子誕皇女章子

自何處船中有飯酒之儲其船着岸則其邊民必疾故見船則追逐既而彼女死云○秋七月關白頼通及群弟會道長法莚饗畢頼通謂能信曰聞卿僕従濫行也可誡之能信不悅曰是無實之事也公何輕信之其言頗無禮也頼通大怒責罵以辱之道長叱能信曰汝避之○十二月癸酉朔壬午中宮威子産第一皇女章子於中納言兼隆宅中使来授劔初道長懲嬉子之事豫祈神佛每夜来問安否竊召賀茂守道及野寺別當仲尹占為男耶為女如何守道曰皇子也仲尹曰皇女也至是道長大息曰頃間光身

本朝通鑑　卷之二十九　後一條　三十　何不成舍藏

藤道長曰光身之屈似尺蠖聞平産始伸

藤廣業作序

天文博士安倍吉平卒

萬壽四年

之屈似尺蠖今日平産屈者始伸何論男女哉官女皆耦語曰平産可悅然不為皇子者為遺恨天皇聞之曰我朝立女王者有例惟多則使娘如男亦在朕心而已産養之儀如例(此時當第五夜開倭歌宴参議藤廣業作序曰萬壽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者今上第一皇女降誕之五日也便命禁欲皆醉竟樽群臣蕩々既知長秋之兼四德萬物熙々白巖陽春之欲相隣當于斯時々時人僉以関白左丞相者椒庭之連枝邈府之累葉也彼公旦之輔成王周道猶盛霍光之相宣帝漢德中興矣聖主之得賢臣古今希有者歟請以三十一字之詠謌各述千萬秋之歛情)從四位上主計頭兼天文博士陰陽頭安倍吉平卒歲七十三其子時親継家業

丁卯四年春正月参議藤公成兼近江権守此時攝津

實資請資賴補攝津国守闕
賀茂祭行成賴宗之僕從闘諍
藤顯信法師寂

國守闕、右大臣實資請賴通曰、老臣自天暦以来、七代奉上之勞、何惜一國哉、以養子資賴補此闕、賴通奏之、制曰可○夏四月乙酉、賀茂祭、權大納言藤行成奉勅、立車於路頭監視之、權大納言藤賴宗微行見之、行成不知為賴宗、而令吏退其車、不聽、兩家僕從互成闘諍、投石於行成車、街路囂々、行成馳使告賴通、賴通遣隨身制止之、賴宗僕從罵辱之、撿非違使捕其首魁三人下獄、前右馬頭藤顯信法師寂於叡山無動寺、歳三十四、顯信適世之後、在無動寺、既而住大原、及病發而又徃無動寺、道長聞之、雖勞遐想然、以氣宇不平故、不能登山、聞訃甚悲之、母明子泣曰、昔子之出家、猶難堪生別、況今死別、不能再會哉、女院聞而憐之、皇太后病篤、故不告之、然漸悟以自悲、賴宗能信登山哀慟、時人稱顯信曰右馬入道、先是源倫子弟時叙剃髮在大原、稱大原入道、時叙既卒、又稱顯信曰大原入道、道長項年頻罹憂故、殊痛皇太后不豫、而彌念佛無怠、時人嵩々、或謂故左大臣顯光及堀河女御延子靈屡現為崇云、前權大納言民部卿正二位源俊賢逝、歳六十九、俊賢勤勞年久、才量兼備、嫻熟朝儀、且以道長外姻、故威望稍高、時有僧洞昭者、能相人、嘗側

前大納言源俊賢逝
僧洞昭能相人



洞昭聽笛声、知其人死期、及途上群童有死相

見俊賢威儀曰、此人可相也、俊賢聞之曰、富貴禍福皆有命也、彼何者哉、我相見而無益、遂避之不會焉、人皆嘆賞之、其子顯基隆國等皆至卿相、洞昭或作登昭不詳

其出自以相人被称于世、凡見其形聞其声、或曰其壽長短幾許、或曰其官位幾品、曾遇丹波守藤貞嗣於途、相之曰、斯人死斯近、不出三日、果如其言、大名座主院源問洞昭曰、弟子良因有才、何年何月可補阿闍梨哉、洞昭曰、此雖僧短命、何望僧綱哉、源不悦、因歳二十五而寂、洞昭夜座聞門外笛声、而顰眉嘆之、使人呼之、其人早去、追之不及、翌夜又聞笛声、揚眉而悦、乃呼其人曰、昨夜笛声殆危、今夜所奏可以延命、聞者異之、曾過朱雀門、見男女成群曰、此一群皆有死相、我救之、乃告衆曰、大門將倒、汝等早去、則免、若蹰躇則歴死、衆皆謂天無風、此不震門何俄倒、半去半留、洞昭笑而去、少焉門忽倒、去者免而留者死焉、寛仁之初、洞昭謁道長、道長臥而逢之、頼通在側、洞昭相之曰、此君素有貴相、今日殊貴、知為人臣無變也、道長遽起而謝曰、許哉術也、我今想譲関白之意、兆於昫也、自是洞昭名精于世、先於洞昭有善相人者、曰伴廉平、以時稱、見源高明従辱輩曰、斯人在前見之則貴矣、在後見之則危哉、恐有敗、謁之、過経年洪然、其後見藤伊周、預知有配懲之相、曽逢一武人騎馬而過、廉平雖殊相知、至馬前問其姓名、皆曰、右馬允橘頼経者也、汝者為誰、答曰、相人伴廉平也、非舊相識、而卒爾之言、雖有悍焉、然君之命盡難哉、廉平曰、君帰宅而殺至愛者、則免乎、乃相別去、頼経謂哉、有一良馬、甚愛之、此外之愛者唯妻而已、馬雖可愛、未及愛妻、則殺馬乎、既而帰宅、馬見其主而嘶鳴、頼経弦矢欲發之、嘶不驚而近焉、頼経不忍殺之、而入室見其妻、倚櫪續嘶而、乃発矢透妻腹、而中櫪、血自櫪内流出、頼経怪之、開櫪見之、則有一法師、抜刀中矢、殆死而猶動也、乃殺之、於是知此法師與己妻妬、而慮其発覚、而謀匿櫪内、而窺頼経帰臥也、聞者感廉平奇術

相人伴廉平知有頼経難
頼経射殺其妻及密夫法師

○秋七月己亥朔、従三位藤道雅至帯刀長高階順業宅博奕、勝負未決、道雅取賭而出、順

皇太后藤妍子崩

業族兼任等追之、剪其車之繩、而與道雅挐攫而破
其衣袂。街路往還見者如市。道雅直至關白第訴之。
頼通使撿非違使捕順業兼任等附使廳。道長聞之
泣曰、道雅亦非兼家公曾孫乎。何為其放蕩如此。○
八月、藤道長修法華八講於法成寺釋迦堂。時内裡
有犬死穢。勅使持捧物到堂。未供佛前、藤實資曰、忌
穢者唯本朝神事耳。大唐猶不忌穢。則天竺之佛何
憚焉。勅使乃入供之。○九月辛亥、皇太后藤妍子崩
於枇把殿。歳三十四。自春以来諸醫治之無驗。陰陽師厭之祓之、僧綱相代誦經修法、共無益。道長追大織冠病中之例、俄使南都僧誦維摩經、亦殆若遂日大漸、臨終改着新衣。顧道長不言、而揚手撫其髮。道長垂淚曰、欲比丘尼乎。太后頷焉。乃雜其髮少許、掩粧、道長對佛出慈言曰、何蕪多年所遇而給此光法師戀遺以羅斯憂哉。倫子悲慕泣曰、嗚呼太后、忽捨老嫗而独往哉。老嫗亦欲奉從。而氣息將絶。頼通等進湯勧藥、扶起之。禎子在簾中、淚咽吞声。宮中慟哭不止。公卿雲客来者成群。頼通召賀茂守道卜葬地。○十一月辛酉、藤道長與病、移阿彌陀
堂。以為臨終之所。且謂頼通等諸子曰、今日以来無
祈我平復。我生涯無一念之遺。則卿等亦勿屢来。唯
閑坐念佛、以待往生耳。先是天皇患道長不起、屢遣中使問之。且欲行幸視其疾。道長辞之。然以獻慮之懇篤故、奉報曰、可任天意。天皇召實資曰、禅室有保傳之勲、有外戚之親。朕親往欲問之、如何。實資對曰、昔鎌足疾時、天智天皇臨幸。不比等臨終時、元正天皇枉駕。其外臣未聞之。在近世則三條天皇問東三條女院不豫。禅室業准三宮之宣、則擬母后例、亦不為過乎。戊戌、車駕



天皇親臨問道長之病

臨法成寺。道長着法服、倚燕机、奉拜之。天皇問曰、翁
若有所願、則可隨其意。道長白曰、至尊枉駕於病牀。
古来稀聞焉。冷泉上皇彌留大漸。長和天子欲親往
問之。然時議不果而止。然則鳳駕之出、誠不容易。況
顧老臣之敝廬哉。今日之幸者、後世之美談也。臣何
願之有。天皇抑涙重詔曰、朕今到此。公何無一願哉。
道長泣拜曰、聖言周諄。謝而有餘。老臣頃年營此堂
舍。僕従盡力。若賜爵一級乎、所願唯是耳。詔曰、此事不
難。乃勅家司因幡前司親忠為美濃守、左衛門少志為
方補撿非違使、而充封五百戸於法成寺。○十二月

藤道長入道行覺薨

長元元年

丁卯朔、庚午、前攝政太政大臣従一位藤道長入道
行覺薨於法成寺阿彌陀堂。歳六十二。其親戚姻族、
及蒙眷遇者、乃至僧尼、皆来聚悲泣。天皇聞訃、下御
簾服錫紵、参議左大辨藤定頼為勅使、往弔之。勅、固
三關。癸酉、葬道長於鳥邊野。賀茂守道持鎮符従焉。
頼通・教通・能信・長家徒歩送之。勅使定頼及東宮使
者少將藤良頼往會焉。大納言藤齊信、前太宰帥藤
隆家、中納言藤實成、源師房、参議藤通任、藤兼經、藤
廣業、源朝任、藤公成、及雲客諸國受領等送葬者、連
續十餘町。葬畢、左中辨藤章信掛骨收於木幡堂。

平忠常反
以平直方中原成道為征討使
策試辨賢佐

戊辰長元元年六月前上總介平忠常反襲取下總國構城於海濱關東震動事聞京師勅公卿擇將帥以撿非違使右衛門尉平直方為征討使以右衛門志中原成道為副賜官符於東海東山兩道以兵隨征討使○冬十月策試辨賢佐藤國成問曰登大統之尊者必求賢臣理庶績之劇者先資良佐當今比俗於胥庭致君於堯舜蓋是得輔弼於成里之親專舟楫於淵水之用也感此新化尋彼古風未審仲父之在齊朝飛鴻可明其德公旦之輔周室比翼欲聞其祥立言立功無家可出於何慮不謀不詢有道猶



四岳帝堯時官名
帝舜挙才子八元八愷
太公望釣渭水

視於誰人一體相恃之義宜詳之股肱四面營求之勤勿秘於唇吻節風雨調陰陽先賢之應對難知畏法令禁桃李往哲之鑒誡易迷請課為山之業方決蒙泉之疑藤明衡對曰竊以乾坤分象君臣之義甫就造化施工賢愚之性不同四海廣則廣矣更待英彥之匡濟一人尊則尊焉猶賴良弼之翼扶浮蘭檝於巨河安波瀾而導皇澤構棟梁於大厦掄材幹而固鴻基是以道稱魚水義感龍雲四岳升而唐朝盛八元進而虞氏寧況復巖月通夢因後素以求貌渭河浪跡遇西伯以彰名鶴板頻飛誰栖黛岳而酌山

盃之酒騶軒旁至寧辭紫闈而弄葛絃之琴汝南地寒雪殘袁邵公之門圯上天曙雲開張子房之路節操不移衛地之竹煙青德聲遍播楚皐之蘭嵐紫孫弘之宰漢室也開三館而崇士魏徵之仕唐家也瑩一鏡而對君手臂取喩蕭相國之多籌策柱石建功霍子孟之富文章訪之圓蓋三台之光昭晰尋之方輿五岳之勢崎嶇遂使隨前規而樂洽化曹公醉中園之霞居外戚而好風流庾氏登南樓之月金闕理政鳴環珮於青瑣之曉風黄閣忘私垂仁惠於赤縣之春浪昔乎夫以仲父之隨霸王譬往來於齊國之



殿上侍臣催逸與而遊戲

飛鴻姬公之輔聖帝驗祥瑞於崑峯之比翼立言立功之義載芸帙而永傳不謀不詢之論垂竹帛而無朽股肱之為一體焉聘迎之及四海矣學海分浪尋源流以可識書林攢條就根苑而何迷節風雨而調陰陽殷阿衡之詞霧欽施法令而禁桃李鄭子彥之威霜最明衡非鳳章謝龍鸞臨桑榆告老之尅愁慕櫞樟之材遇賢者佐政之朝獨耻尋愚之性況乎平西之景忽開歎鳳策之易迷解凍之風雖近懸抓疑之難決謹對○十二月是年殿上侍臣相語曰我輩勤勞無暇若得一日之閑催逸興而遊戲以娛耳目

唐突卒遽也又觸也

長元二年

則足矣衆皆一諾響應於是分左右頭辨藤重尹為左長頭中將源顯基為右長而諸藏人瀧口士所衆侍藏人所者曰所衆出納小舍人各相分屬二頭左右伶人亦相加焉既而約曰會右近馬場搆假屋於左右張帷幔飾錦綾豫設雜戲樹黨爭競殆如敵國洛中貴賤往觀成市関白賴通微行停車於左方逮期左隊右隊番番出入而後近衛舍人下野公忠自左方着義服騎良馬馳驅數回執鞭而立時自右方老法師散冠廉衣腰帶乾鮭着破袴乘牸牛而出公忠見之大怒曰這般者與我相番可以耻焉乃不顧而入右方



拍手大笑且奏亂聲而伶人多好茂舞落蹲落蹲乃納蘇利也而出左方罵曰未舞陵王何舞落蹲哉右方不答舞踏自若賴通欲制止之乍忘其為微行自車中戲言曰撿非違使在焉否速捕彼舞落蹲者好茂聞其聲戰慄曰殿下臨焉可畏可畏乃策馬馳逃且屢見者知已而不脱舞面而走路人驚呌曰青鬼還現凋章唐突倒臥消魂落蹲面青有角有牙由是左右共罷好茂暫蟄居時人以左方為勝或人曰殿下之威畏於鬼繋車於左右之負不亦宜乎

己巳二年閏二月勅許殿上侍臣見花於城外藏人

藤實範作倭歌序

勅許侍臣見花於城外

善滋為政為詩序

式部丞藤實頼作倭歌序曰長元第二年屆夏太平陽春可樂爰蓬壺侍臣三十許輩乘閏月之餘假策浮雲而放遊期約初成契計會於仙洞之曉指點不定任去留於四山之春及于地勢得宜人心催感遂税駕城北設餞林中當于斯時也鶯歌處處和風引而入翠拼之陰燕飲陶陶流霞酌而移紅桃之醉其出城外而尋花自為殿上之故實者歟尚書侍中源朝臣酌鸚觴以赴焉詠吏部郎中藤實範深雞距以記事戊午彈正尹清仁親王招文人賦詩以花開皆錦繡為題文章博士善滋為政作序曰夫四海無為



焉欲典詩書禮樂之道二月有閏矣可賞煙霞花鳥之時是以御史大王排書閣而展五美之筵屬明時而翫三春之景同其藻思者蓬瀛之仙客一兩輩蒙其招客者槐林之儒吏八九人于時斷閒林花皆作錦繡近而見之實非機杼之織出遠而望之幾欺針縷之刺成遅日照而添色宜餝夫人之車和風扇而飛粧將倫邦國之幣至如濃艷繽紛繁榮照耀暖露濕暮雨濕如濯蜀江之曉浪五彩新九文新併任金谷之春風者也大王仁義禀性風月涂情掬葉削珪金枝之榮映日華封麋爵白簡之威奮霜彼禁裏蘭

藤賴通招會於高陽院第善滋為政詩序

臺之遊恨唯宋玉景差侍梁孝竹園之宴嫌亦鄒生
枚叟隨靜談今日之會可謂異代之事既而鳥羽漸
傾兎毫頻染為政携書而疲學路貿布而泥吏途適
緑桃顏之勸醉聊開柳眉之成顰今蒙大王之新辟
猥獻小子之蕪詞○三月藤賴通招文人於高陽院
第賦詩以林池協勝遊為題善滋為政作序曰竟關
之東有一甲第蓋博陸左相府高陽院之新居也相
府主此地八九年以來廣池塘而繁水先濟巨川之
舟繁樹木而為山通納大麓之路況乎花閣月榭之
象造化妙於閬風臺之勢飛湍懸流之成瀑湲喧於



富陽渚之聲爰屬一日之餘暇惜三春之欲闌鶯群
羽衣之客振風藻而應佳招儒雅學校之材抽詞華
而蒙恩喚觀夫林木漸長池水鎮澄蓄風流佳趣協
歡樂之勝遊殘花飛而流鶯猶囀似催瑤箏玉琴之
調沙煙晴而潭月更明宜從清歌妙舞之態至如風
情遇境淵醉入鄉芳契之文友忘歸被勾牽杏園之
露淡交之酒伴難散應酩酊桃浦之霞於戲賞心樂
事勝地芳辰一處計會萬古希有也于時蒙其召陪
此莚者或竊語曰彼呂尚者周室之賢相也恨猶老
渭濱之浪鄭弘者漢朝之大尉也嫌亦出若耶之風

藤惟憲贈白鹿於關白藤賴通

未若我相府少而登台階早加月卿之首貴而居咸
里永奉天子之命以崇儒學為布政之基以興禮樂
為治世之音也風雲之會丹青之化不可得而稱者
歟既萍日正暮華燈頻挑對岸額而謳吟倚松蔭而
觴詠為政久浴恩波之餘瀝重仰仁風之吹噓叨把
疎毫粗記大概○秋七月丁卯前太宰大貳藤惟憲
歸洛贈白鹿於關白藤賴通養之於高陽院藤實資
竊嘆曰聞惟憲在任掠取九國二嶋貢物及宋商舶
所載珍貨而偶得白鹿不獻官家以贈執柄欲以此
贖罪乎古者以清廉為賢今人以濁富為賢痛哉



冬十月丙戌朔壬寅太政大臣從一位藤公季薨歲
七十三勅贈正一位封甲斐國謚仁義公（大外記清原賴隆作宣命文章博士藤家經作位記）勅使中納言藤兼隆就其家賜位記
宣命停會葬使并賻物中納言藤資平奉勅遣固關
使（依正曆三年為光薨之時例）公季天性敦厚以為一家之耆老故
道長亦敬之法成寺供養使公季坐賴通之上世稱
公季號閑院相國子孫繁多總稱閑院流（忠仁公良房、昭宣公基經、貞信公忠平、清愼公實賴、謙德公伊尹、忠義公兼通、廉義公賴忠、官為相國職為執柄、故有謚號、是定例也、時平之權威、師輔之外戚、不為揖關不敢為相國則無謚、兼家道長以官職言之則可有謚、然以其剃髮故無其議、為光恒德公、公季仁義、不為執柄以為相國故有謚号、此後謚号之儀絶）

長元三年

藤義忠應制作序

庚午三年九月、勅甲斐守源頼信及坂東諸國司討平忠常、而召返右衛門尉平直方、依征討累年無功也、召侍臣并文人、催詩歌管絃之宴、以菊為花第一為題、藤義忠應制作序曰、臣聞龍圖鴻烈之代、繼體守文之君、非先王之法言弗敢言、非先王之德行弗敢行、是以聖上垂玄鑒臨我赤縣、弘文教而作風化之基、崇學校而為日慎之政、調條言葉之花、輸墨成林、麟趾鹿鳴之篇、雅頌溢巷、夫然則言行延移長德之舊儀、日月遠尋寛平之曩跡、排金殿於季商、撤綺席於宸燕、勅喚不廣、撰詞露於棘位之間、清選無私、



抽思風於松喬之裏、爾外仙郎儒吏、朝士大夫、虎門之學、沙石雖寛、鳳衛之命、金玉有限、況復左戚古賢之貴、掄柱石於廊廟之材、玉鸞彩鵷之群、刷羽翼於二八之位哉、聖人之化、洋洋乎蕩蕩然、觀其禁庭時至、仙欄秋深、衆華之且千、唯菊為第一、黄花開而無雙、評南土之貢、彩素葩黙而不混、疑北斗之列瑤、至于彼掩蘆荻兮雄張、退蘭蕙兮獨歩、王嬙入胡之粧、瀉雨澤於彭澤、賀循居晉之譽、讓江東於薛東、何嘗持功節而拔群、俊傳長生於南陽縣之風、向鳳闕而獻鶴翎、同芳名於玄中洞之月而已哉、既而炬松景

讁源光清於伊豆国

長元四年

暮景逢樂酣、堯樽傾味、四海皆是醉恩之臣、虞琴奏音、一曲莫不治世之詞、於戲談往事、陪當莚者相顧曰、漢明帝之延人、英龍顔達風雲之道、唐太宗之振神藻、鳳毛繼文章之名、觀今思古、異代同歸者、臣南海罷官、東國通籍、先朝貴賢之席、紅顔之桃春深、今上興學之庭、蒼鬢之蓬秋暮、愁抽九木之鄙懐、忝記仙叢之勝概、○十二月、讁伊賀守源光清於伊豆國、依殺伊勢神民之罪也、

辛未四年、二月、流人源光清使者來言、光清到駿河國、遇甲斐國調庸使府生永正、為調庸使被射殺、既



源頼信獻狀

敦平親王為王氏爵是定

甲斐守源頼信討平忠常

而甲斐守源頼信獻狀、言當國調庸使遇光清永正於駿河國、光清欲奪庸物、令永正射使者、使者乃殺永正、追却光清云云、朝議曰、駿河國司言上遲緩、難逃其責、○三月、停式部卿敦平親王釐務、敦平為王氏爵是定、既而有許者曰、良國者非王氏、是太宰大監大藏種村子也、射殺大隅守菅野重忠、而改姓名、匿前太宰大貳藤惟憲家、佯稱王氏疎屬、憑敦平以求爵者也、公卿糺問其事、則果然、乃毀其位記、且議敦平處重罪、實資曰、今上受三條帝之讓、則敦平雖有罪、然不可無優恕、宜撿其事、則惟憲罪重於敦平、由是敦平停務、惟憲罷朝參、惟憲大憂大懼、良國亡跡、使撿非違使追捕之、（是亦如攝氏有是定、嘗進良國王敍四位、） ○夏四月、甲斐守源頼信率兵到下總國、討平忠常、其國司平惟基說頼信曰、忠常兵精奮、

平惟基聚兵會頼信

逆威既三四年。且其所據之城在海岸、不可輙攻焉。暫徵近國兵而後謀之。頼信曰、軍將出境、雖聞敵強、何可遲留哉。乃進發不滯。（或曰、頼信先任常陸守、而聚東國兵、以赴下總。）惟基聚兵三千人、會頼信軍。頼信隔海望忠常城、謂迴海到彼城則可経七八日、直渡海而進則取之在今日也。忠常豫毆海邊船、悉藏其城畔。官軍不能渡焉。頼信令大中臣成平乘扁舟到忠常城下、諭之曰、欲降則束手速來。否則不可赦之。忠常答曰、將軍之威風、誰可不靡哉。然城下無舟、不能往拜之。且惟基候麾下。彼者我累世之讎也。恥使彼見我跪拜耳。將軍



此海有淺瀬、衆豈不知之哉

忠常獻書請降

其察之。頼信怒、下令曰、遲怠則彼或遲籌乎、或其逃去乎。急攻之則彼必狼狽耳。衆以爲如何。惟基等皆下馬聞令曰、元帥之命唯從之。然無舟則難急到也。雖経數日、迴海邊到城下、快戰則可乎。頼信重令曰、我未知東海形勢。然傳聞此海有淺瀬。衆豈不知之哉。若果不知之、則我爲鄕導。衆其從我而渡。乃鞭良馬進、欲入海。時有一士、出曰、此海之淺瀬某知之。頼信曰、善哉。乃以爲先登。而頼信自渡。軍士皆從焉。忠常望見曰、常聞頼信驍將也。今見之則神兵也。神兵不可敵也。乃令一士乘舟迎頼信、獻書請降。頼信曰、

忠常不戰而降

梟忠平首

士林之八介

降者不可殺也。則班師。忠常開城而降。頼信獻使者於京師、奏其狀。勅可攜忠常入洛。○五月、頼信以忠常到美濃國山縣郡。忠常疾而死。頼信斬其首、入京。公卿會議、梟之於市、而後賜其首於忠常之從者。忠常反逆東國騷動四年、至是悉平。以忠常既降、故其族不罪。忠常者鎮守府將軍平良文孫忠頼子也。忠常子曰常將、其子曰常長。常長有二子、長曰常時、號上總介、次曰常兼、爲下總介、號千葉介。兩總之兵世屬上總介・千葉介、爲東國之豪。（士林有八介、所謂上總介・千葉介及相州之三浦介・伊豆之狩野介・遠州之井介・加州之富樫介・羽州之秋田城介・防州之大内介是也。）○六月



頼信奏言讓功

齋宮權頭藤相通其妻古曾並慶流

大神託宣齋主

賞。源頼信爲四箇國守。頼信就頭辨藤經任奏曰、臣奉勅討賊、未戰賊降。乃是朝威所致、而非微臣之殊功。忽蒙褒賞、不堪恐懼。然衰齡漸迫、勞赴遠任。只願任丹波國、近鎮皇城則足矣。既而頼信往鎮東方。（此件見野府記。其所任不記爲何國。蓋其在東國乎。）○八月、流齋宮權頭藤相通於佐渡國、其妻藤古曾於隱岐國。既而改相通配所爲伊豆國。頃年相通夫妻相謀、作大神宮寶殿於已宅内、而佯假神威、誑惑愚民。今年五月、齋主依例神事詣豐受離宮、風雨暴起、齋主疾劇。其夕大神託宣齋主曰、相通誑惑之罪、不可赦也。且託曰、先年

賀茂齋院選子內親王退院爲尼

源光清害神民朝議猶豫不決歷年光清處罪我護朝廷日夜不怠然朝廷無敬我之心百王之運已過半痛哉然吾與朝廷紹運之不絕如絲綸之連則此後帝王敬神則我亦永護之可速放相通夫妻於神部之外云云齋主驚感之容告其趣於賴通賴通奏之天皇大畏之每夜御內侍所默禱之乃召公卿議之遣祭主大中臣輔親於神宮審問其狀齋主見輔親懇說始末輔親恐懼馳歸具奏之朝廷震動急斷決相通罪狀相通欲到京陳之遇官使於鈴鹿山乃捕之以附伊勢國司禁錮之遂併其妻各放流於謫



處於是殊遣參議右大辨源經賴及從四位下昭章王神祇大副大中臣惟盛等捧金銀錦綾幣帛大神宮添之以宣命詳述神託之可畏告放流相通夫妻之事祈實祚之加護冀年穀之豐饒且勅大神宮幷豐受宮禰宜各加位一階既而齋主平復云賀茂齋院選子內親王退院爲尼時年十二選子村上帝季女也自円融帝天延三年卜定至是歷五朝在院五十有七年此間齋宮五相替世号大齋院選子性優雅能倭歌好管絃月卿雲客每有間暇無晝無夜屢往玩花吟月以遊以娯然無纖德之闕先是齋院禁佛事至選子混佛法故落飾選子兄致平親王齡逾八旬猶存在巖藏至是相見詠倭歌互喜老而無恙致平親王村上帝第三子也

長元五年藤實相應制作序

楚材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壬申五年三月女院在賴通白河別業天皇行幸有玩花之御遊召文人賦水上落花軒詩藤實相應制作序曰夫白河院者不是大相國昭宣公之幽居今則博陸候左丞相之別業也城闕占隣足以全君臣之節山水遇境足以樂仁智之心曲岸春柳太公之釣垂絲迴塘秋波魏徵之鏡開匣觸時之興自然爰禪定仙院暫移風儀方臨水閣是以我后出彼紫微之禁掖雖催拜覲之沖襟感北白河之勝形忽命風月之宴席勅喚無私掄楚材於魯聖之道皇歡已洽調鳳音於龍舟之波何唯漢家之遺美傳明詔於金



馬之風雲門之昔遊奏古樂於黃軒之日而已哉觀夫林間花落水上影輕濃艶散亂渚月照而難分雜蘂東西河風吹而未定至如夫紅粉脆兮辭枝粉粧飄兮度岸石瀨叢灣之泓澄忽變碧浪之色長潭孤洲之渺漫自瀉錦江之名者也于時卿士大夫陪座之者各相語曰緬尋前世載旁訪舊史之文雖多群仙窟宅之賑猶隔聖上臨幸之跡彼華子岡之月徒費鴻筆之日茅君洞之雲空占鶴駕之春未若斯地靡萬乘而彌貴涉四序而常幽靈樹異草之備天覽花葉遇時三山七澤之縮地形風流冠世誠是天下

宇佐香椎兩宮奉幣副宣命否之議

之勝境、象外之名區也、臣謹奉綸言、推為唱首、請記一日之盛事、將照萬代之美談云、爾○十一月、東宮第二皇女五十日之遊、頼通及公卿預饗宴、藤能信彈倭琴、藤實成拍子、藤齊信、藤頼宗唱歌、宴罷、實資竊歎曰、今夜御遊不似昔日之有禮、殆不異伎樂乎○十二月、遣奉幣使於宇佐及香椎宮、大内記橘孝親曰、兩宮奉幣副宣命者、宇佐耳、是例也、前大内記菅忠貞曰、其奉故禪室道長令、治安三年、兩宮各草宣命、依舊例也、孝親任大内記而萬壽二年以来、香椎奉幣不副宣命、今以近例為式、違舊儀也、大納言齊



惡相斉信

長元六年
中宮行啓

信聞之曰、孝親言是也、某家所藏宣命案、唯是宇佐耳、右大臣實資難之曰、遠境奉幣雖小社可有宣命、况於香椎廟乎、且村上帝康保御記、宇佐、香椎兩廟奉幣各有宣命、則宜從忠貞言也、齊信固執不從、頼通疑慮不決、齊信不悦、實資曰、今日之議者一時之事也、後世具眼者見村上帝御記則惡相失禮可以知焉、惡相縱雖含憤我何貽朝議之謗哉、若從惡相之言、則村上帝御記是反古堆乎、頼通遂從實資議、癸酉六年、中宮行啓齋院留數日、其間當庚申夜、召頼宗、能信、源師房等諸卿及文人催詩歌會、以月照

齋院有詩歌會
源義忠詩序

殘菊為題、藤義忠作序曰、鳳城之北、鴨水之汀、泉石占勝、視聽擯俗、蓋是今上第二之皇女、齋内親王之神院矣、自屬初冬之景趣、暫移長秋之宮闈、鍾愛之道惟深、希代之蹤可賞、方今夜當庚申、世多歡樂、棘路才卿、蓬壺仙客、清撰不私、嘉招有限、叩彼李耳之玄訓、頌此椒掖之遐齡、綺羅照地、三雲殿之月開眉、潺湲縈庭、千秋亭之水滿耳、于時松嵐拂兮、絲竹凝聲、籌漏轉兮、觴詠蕩意、寒樹風散之葉、玉露爭顏、殘菊月映之花、金波混眼、樂意雖萬千、筆端難一二、請託難波之梅心、彌献松岳之松壽



長元七年
大中臣輔親自伊勢歸奏

長元八年

大納言藤斉信逝

頼通催歌合遊於高陽院第

甲戌七年、大中臣輔親自伊勢歸奏曰、奉勅拜大神宮祈請之間、忽見松實中有青玉、乃知是神之賜、可謂瑞玉也、謹獻之云々、勅公卿議之而安置内殿、乙亥八年、三月、正二位大納言兼民部卿藤齊信逝、歲六十九（齊信歷仕數朝頗有才藝少時為藤兼家被眷遇壯而為道長被登庸到惡相之上首雖有任槐之望依無其闕不果齊信音声和暢而義音曲雖當時詩句衆與朗詠則聽者傾耳且能辨知人声遠隔聽之亦無違誤焉齊信無子養経任為嗣経任者實頼曾孫也齊信母者實頼孫也同族之中外親故知此）○五月甲申朔庚子、頼通於高陽院第催歌合之遊豫分殿上侍臣為左右、左長者藏人頭藤経輔、右長者藏人右衛門佐源良宗也、分授十題、月、五月雨、

能因過白川關詠歌

池菖蒲瞿麥郭公螢火照射。況憑此會、為一時之勝事。叡左方之徒、豫祈於住吉、右方徒祈於石清水。至是左方蜜容不堪歎喜、各相携詣住吉社、詠歌以拳納之。源経長・経信赴長谷、謁藤公任入道、詳談此會始末。経信時歳十八。公任始相見、曰、少年何心訪此幽居。経信曰、僕聊志倭歌、欲聞老先生之玄談、故卒而隨凡來。願先生垂教。公任奇之、其評論之。経信歌学自是日新。経長・経信共中納言道方子也。能因法師以為隠士。故依頼通之請、雖呈其歌、不頭出其席、裹頭微行、竊聴之。及講其敵方之歌、自知其歌可負、不聞其判而去。能因者橘諸兄十代之孫、肥後守為愷子也。為愷或作元愷。能因始名永愷。少為文章生、号肥後進士。既而遁世、剃髪、号融因。改称能因。性好倭歌。師藤長能、以受其秘。與先是倭歌家無師弟之禮。自能因有傳受之事。能因巡視諸國、撰出古歌詠名山勝水者、以作歌枕。宵到奥州、過白川閑、詠歌。其意謂、曾與春霞出帝寰、秋風吹度白川閑。傳聞者以為秀歌。或曰、能因宿縞此歌、到白川始發之。一説曰、能因吟得此歌、而後閉戸不逢人、遍半歳而亦人曰、到白川詠此歌云。其後久住奥州、号古曾部入道。一



藤元良始種松於奥松隈

能因撰玄々集、又作坤元儀

和歌六黨

日到武隈、尋松既無之、甚感歎惜之。昔宮内卿藤元良到奥州、種松於武隈。其後源満政・橘道貞亦種松、共有名木之聞。能因甚愛花、毎春自古曾部入洛、寓兵部少輔江公資五條宅、以其庭有名櫻也。時人以為好事風流首也。在洛之間、與藤兼房同車出遊、到二條東洞院、能因俄下車徒跡。故兼房怪問之。能因曰、君未知之乎。此地伊勢舊跡也。其所手栽之松猶存。今在車望之、其樹梢見焉。志倭歌者豈然景慕之禮哉。能因自撰一條帝永延以来貴賤秀歌、名之曰玄々集。多載長能歌。作漢字序、以述其旨趣。又作坤元儀。源頼家者頼光二男也。能倭歌、頗自負之。頼通倭歌會、常列其席。源頼實・頼国子・頼家姪、共以倭歌躬。世人倂頼家称之、曰倭歌六黨。範永嘗詠山寺月歌。藤定頼傳見之、以為奇。而亦公任。公任寄書於定頼曰、老父未與範永相知。然此一首可感嘆焉。範永聞之、請定頼得其書、装演之、納錦嚢、以為家珍云。歴年、範永等五人皆没。頼家独存。陸奥守橘為仲在任處、寄書於頼家曰、昔友皆帰泉。倭歌之道、唯在君與我耳。頼家不悦、答書曰、卿不在六黨中、而何與我並称哉云々。其餘當

平定頼作重陽宴詩序

時学倭歌者、不可枚挙也。平棟仲有女、号仲子、所謂周防内侍是也。〇九月重陽、東宮有詩宴、以菊似嘉賓為題。右少辨兼東宮學士平定頼作序曰、夫季秋令節、九月良辰、本是延齡却老之芳躅、今亦飛文染翰之佳期也。魏鍾繇之助術、筆吹黄花之曉、齊王儉之綴詩、風動紫蘭之秋。是以當龍樓而尋萬古之勝事、思馬臺而排一日之宴遊。蓋兼先朝好文之聖範、慣今上偃武之宸流也。觀夫白藏秋暮、黄菊時開、乃窺籬東之麗質、更似座右之嘉賓。也迎謁有日、契交遊於晩潭之波、計會定期、任去留於秋岸之月。至于彼竟晨光兮眼頻移、向夕陽兮心



長元九年

藤俊家藤経輔鬪於殿上

屢屬。白露重而歸根、自迷珠履之色。蒼苔平而繞架、空混華茵之粧者也。既而銀漏頻轉、玉酒方酣。樓臺縹渺、望微月於空碧之西、雲雨蕭疎、排殘星於遠樹之抄。定親風響無聞、嫌華鐘而驚魂、露才猶疎、含秋毫而流汗。慙以子雲之詞、忝記東園之事云爾。定親者中納言時望玄孫、筑前守理義子。

丙子九年春正月、中宮東宮大饗如例。今夜藏人頭左中將藤俊家頼宗子、藏人頭左中辨藤経輔隆家子、鬪於殿上。其隨身等或弓或松明相毆之。勅削俊家籍、停経輔朝參。頼通聞之憤曰、故禅室道長孫、縱雖有罪、豈

源顕基避世隠於大原

三條帝崩後未奉謚故曰大行皇帝

可削籍哉乃朝欲宥之籍已削之不奏而止天皇謂少納言源経長曰此是朕之耻也○夏四月權中納言源顕基避世隠於大原歳二十七顕基班朝殊蒙恩寵然素有避世之志其常言云人儻得無罪而見配所之月則幸矣乃所欲也讀白氏文集至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道傍土年々春草生而感涕頻揮至是不堪悲慕夜朝大行皇帝靈柩之前無挑燈之人顕基問曰有司何怠傍人曰皆營新帝之事未到此顕基悵然泣曰須臾之間人情反覆如此我豈仕二朝可求榮達哉乃登叡山剃髮獻悲歌於女



始建菩提樹院

鶯卵化為杜鵑

藤保昌卒

院其意謂捨世雖離宅瞻戀今猶昔女院答歌意謂暫慰悲慕切合再出塵世女院嘗既雖髮故曰再出既而顕基閑居大原不改其志○五月建新堂於神樂岡號菩提樹院續世繼曰歷年之後章子内親王奉図御影納於此院人曰後世此院有鶯巣僧取其一卵養之於籠每日鶯來哺之既而卵化為雛見之則杜鵑也好事者皆謂萬葉集所謂鶯卵中之杜鵑者今知其信乃詠倭歌源頼政聞而異之自到院見之結倭歌於其籠而去今按僧蓮禪杜鵑詩有鶯子巣中春刷翅之句蓋其時所吟乎○六月正四位下右馬頭兼摂津守藤保昌卒歳七十九保昌者菅根曾孫致忠子也雖生儒官之家天性長武略與源頼光齊名歷任肥前大和丹後摂津守頼光卒後守一大内聽昇殿頗嗜倭歌覺赴丹後任過與謝山時路遍一老人騎馬前呵者罵曰国守経過老人何者不下馬保昌止之曰彼騎馬有一人當千之勢汝等叱之

和泉式部詠歌服保昌田獵

藤保昌度量帥偸児袴垂

彼必怒怒必鬬鬬必殺彼也以衆殺匹夫我不以為勇也彼欲試我我無恐於彼不如免之也行数町而有一騎率許多歩卒而来見保昌拝之曰是左衛門尉平致経也前見老夫其父致頼也定知田舎翁向国守無禮故其来謝之既而相別保昌謂前呵者曰我言果不違也此行和泉式部従保昌到丹後旋令之暇相互唱歌一日暁於朗妻野白前催列卒以遷天明式部聴鹿鳴詠歌以憐之保昌感嘆以罷田獵州有佳境曰成相保昌道進馬以修嘗乗堂云保昌在洛一夜獨歩乗月吹笛有曰渝盗袴垂者人知其強暴過保昌於途欲剥其衣保昌吹笛自若袴垂進而劫之不顧而行如此者数叫然下敢篤袴垂怪之抜刀向之保昌顧曰汝何者哉袴垂畏而不言又問曰汝何者哉想夫袴垂乎曰然保昌曰爾過汝随我而来吹笛而行袴垂從其後及入其家始知為保昌也乃呼袴垂與綿衣一領曰他後無衣則来乞之無奕切人以亡其命袴垂卒免而去其後袴垂為撿非違使敵捕下獄謂獄吏曰我以竊盗為業趣人奪物不可勝筭唯一遇保昌殆死而肉骨而已駈年大赦袴垂出獄無所寄身竊到逢坂関傑為死



平貞道途上着眼盗袴垂過馬

者混乞児之中行人聚覩不救捨身餓以為實死者歴日平貞道騎馬過馬睨視死者弦矢行去袴垂縮身不起以馬有一士騎馬負胡籙挟弓徒過馬袴垂開眼窺之隠起要馬士執手胡僵之躍奪其刀急斬之其首併取弓矢令諸乞児曰汝等不從我則盡殺之皆恐伏馬袴垂剥死士之衣以自服之跨馬曰汝等從来乃赴東国到處劫行人剥衣奪物分與乞児等而為一隊長不知其所終也傳聞者弥感保昌勇盛且竒貞道着眼也保昌有名刀号懐劔傳以為家珍保昌有子剃髮号快範称萬禪師以兵法彰名云

標記本朝通鑑巻第二十九終

執政
関白左大臣　藤頼通
右大臣　藤實資
内大臣　藤教通
長暦二年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三十　自長暦二年至寛德二年

春齋林恕撰　裔孫林昇校訂

東陽大槻誠之
男　渡邉約郎　訓解

後朱雀天皇

諱敦良、後一條帝同母弟、在位九年、改元三、曰長暦、長久、寛德、禪位皇太子、崩、壽三十七、葬於円教寺、

丁丑長暦元年、春、立禎子内親王為中宮。三條帝女、母枇杷皇后。以道長孫女入内。三月、改號皇后。立女御嫄子為中宮。○八月、立皇子親仁親王為皇太子。

戊寅二年、夏六月、祭主正三位神祇大副大中臣輔



大中臣輔親薨

輔親僮誤殺死鶯

親逝、歲八十有五。輔親字中桃、寛和二年、補文章生。輔親世父祖之業、頼基・能宣能倭歌、以時屢候道長。嘗暮春杜鵑鳴、道長曰、卿聞否。輔親曰、聞之。道長曰、詠歌何遲。輔親応声吟一首。道長感賞、授衣。自是声價稍高。及道長執政、待遇不讓、補祭主職、品階亦進。輔親家在六條室町、後園堀池築島、其形勢倣丹後天橋立。其軒前栽梅。每歲早春鶯集其枝。輔親常々朝起欹耳、則及巳刺鶯來。數日試之、不違其期。輔親吟賞不措、殆忘寢食。一日出語同志歌人曰、卿等好倭歌、則來聽我家之鶯。衆皆諾。輔親喜曰、然則明朝辰時來待鶯至。約畢、輔親帰家、命一僮曰、明朝有客、我先可請客於寢、汝在後園、鶯至則速告之。猶豫莫使鶯帰。及明、群客皆聚、待久而不報。及午、群客與盡欲去。輔親呼僮曰、鶯未至乎。僮曰、前時既至。輔親艴然曰、何不告之。汝猶豫而鶯早帰乎。僮曰、君懇命之、豈可令早去哉。鶯在此。乃掛鶯於梅枝出之。衆見之、則死鶯也。輔親怒曰、拐客為戲耶。音也。死鶯何為。僮曰、君昨命其曰、鶯至則莫令帰。其護守嚴命、若鶯去則恐得罪。故夙起待鶯至、乃射得之。其欲聽好音者、所不命也。輔親叱僮曰、呼汝避矣。

詰覇、即誶柄也

藤公成上表辭職

惜鶯殆至無淚、群客無言而去。傳聞者以為一時之話柄。伊勢大輔者輔親女、而倭歌之閨秀也。又有小侍從、命婦者、輔親養之、嘗詠伊勢濵荻歌、世稱曰濵荻侍從。○九月、參議藤公成上表、辭撿非違使別當、曰、公成謬以樗智之身、猥居李法之任、刑書不明、更慙燭下之丹筆、心機易紊、寧辯雨後之黄纁、職之過、涯惴々而已。爰久纏疾病、漸送光陰、須訪鴻術於上池之方、何尋憑字於左水之夢。仍去二月十九日、修状辭譲、而祈請無容。春風少溫和之恩、競陽不止、秋露增危殆之思。然霧氣難霽、瘀葉彌畏棘林之風、霜科忘威、勁節未彰栢臺之月。伏羨廻蒼穹之至明、照赤地之懇惻、停此清班、授彼



長暦三年

菅原實平上状請被補文章得業生闕

碩德、則絙瑟之宜克諧、鄭國禁桃之譽自芳、張維之法無爽、齊容化枳之誚永絕。不勝憂懼征營之至。藤明衡作之

己卯三年二月、大學寮請以菅原實平被補文生得業生闕。状曰、謹撿案内、文章生廿人之中、被置文章得業生二人矣。仍以貢士必補茂才、事為定準、不敢失墜。爰實平者、式部大輔輔正卿之孫、民部大輔為紀朝臣之子也。兼餘業於儒林、久添菅家之風、播宏材於文苑、早泝李門之浪。彫龍之文太著、射鵠之志既深。爰文章得業生藤原實仲献策之後、徒送三年、未補其闕。然間有限當役、動可懈怠。秀才之運尤當其仁。望請天恩、以實平被補、此

台徒嗷訴
藤頼通高倉第

闕、將令致泗河之勤、繼八代之業、仍勤事状、謹請處分、台徒憤詔報遲怠、擧衆入洛、會法成寺南門相議、向頼通高倉第、嗷訴之、鎖門不入、衆徒蠢々不去、頼通使家令開門諭衆曰、今日先還、明日有議、台徒帰山、明朝又群聚祇陀林寺、將到相府、頼通遣使价告曰、天台座主位、古来重之、故選智行全具者補之、不必局慈覺一門、智證之門亦多有焉、方今明尊僧正德位相宜、慈覺之徒有相若者乎、乞莫拒訴、大衆聞之嗔怒叫馳、乃走赴相府、府門堅關、大衆呼號扣門、至穿門柱下地、頼通大怒、使能登守平直方及平繁



源経頼上表辭職

貞率兵射大衆、衆中定勢勢一作清有膂力、拔太刀挑戰、官兵衆徒死傷而多、叡山僧都教圓素與明尊同學、定勢等以為阿黨、乃捕圓為質、退到西坂、撿非違使追捕定勢下獄○七月、正三位源経頼上表辭參議并勘解由長官曰、秋風戒兮葉落、病樹之色易衰、曉露湛兮蓍低、臥蘗之力難耐、愚材之臨斜景、禎質之浴重恩、取喩諸物、惴々而已、臣三龜帶印、謙挹之心屢驚、十翼寵文、充満之恐旁至、爰去夏以来、又纏痾恙、歷数旬而少間、及初商而更發、隨方以加醫療焉、葛公之秘術未驗、揣分以思退讓矣、李老之遺訓無

源経頼逝
頼通隨身拾遺大嚢
長久元年
皇居火

怠、不如辭非據之職、為延齡之謀、伏冀玄鑒曲照、丹祈停此參議勾勘之官、授其賢哲良才之輩、不勝悾欵之至、藤明衡作○八月、參議正三位源経頼逝、歳五十五、経頼好儉約、頼通方夜退朝、陽明門外見有遺大嚢、使隨身拾之、曰、侍失之、若来求而帰之、随身開嚢見之、則納束帯一具、甚麁悪也、頼通聞之曰、是必経頼所遺也、乃返之、副長絹二十疋贈焉、経頼一日在朝與源師房論事、頼通怒責之、経頼畏伏而退、顔色如死灰、少納言源経長怪問之、経頼曰、今日蒙殿下之責、我運命極矣、自是成病不起

庚辰長久元年九月、京極殿皇居火、天皇移法成寺東北院、少納言源経信馳到内侍所、則火既逼唐櫃、而神鏡罹災、猶發靈光、盛灰燼於新櫃、以安於皇居、



長久二年
藤公任逝　五朝自円融帝至後一條帝
藤公任応詔詠歌又律詩一聯

辛巳二年正月、致仕大納言藤公任逝于北長谷別業、歳七十六、公任生於権門、歷任五廟、才能藝、辭倭歌殊秀、且達翰墨、少時侍殿上、春夜雪後梅邊月明、帝命公任曰、折梅花來、公任降階折一枝捧之、詔曰、盍詠歌哉、公任乃吟曰、白々晰々夜月影、六花踏破折梅花、帝大感賞、公任謂詞人面目何以加之、自是声名籍甚、寛弘朝與齊信俊賢行成參預政事、公任為上首、時人謂四納言、在朝猶商山四皓羽翼漢皇、公任爵歯既高、有拋之望、然無其關而不遂其志、且慊遭凶事、生勇退之心、屢遊白川別業、會友吟詠、以消遣世慮、其律詩一聯曰、荒村日落烟猶細、遠岫雲幽鳥獨帰、方春、雲客数輩来遊玩花、公任詠歌、謂春来叩幽戸迎人花是主、群客嘆賞、同唱然無可比之者、関白藤頼通問公任曰、春秋之花孰為第一、公任曰、公先言其志、頼通曰、在春則櫻、在秋則菊耳、公任曰、有梅則櫻不必擅矣、於是丘論梅櫻優劣、頼通不屈、公任不強言之、及退、従容曰、春曙之紅梅亦可難遺焉、満座以為優也、其所撰述倭漢朗詠、金玉集、深窓秘抄、倭歌九品、論義、新撰髄脳、三

藤公任著和漢朗詠、金玉集、深窓秘抄、和歌九品、論義、新撰髄脳、歌仙歌枕、北山抄

藤義忠陪花宴応製作序

十六人歌仙、諸国歌枕等、共行于世、及避世入長谷吟曰、草創主人雲臥後、竹編客舎雨零時、退隠十五年、幽閑送日、遂不出山、志倭歌者来問、則丁寧示諭之、暇日編纂朝務、故實、号曰北山抄、与源高明西宮記並称于世、八雲御抄謂、古今集以前、歳万葉集歌人多多、人麻呂、赤人、家持、為其棟梁、其後在卿祖則野相公篁、中納言行平、堪斯道者也、其餘雖平、遍昭、素性、小町、伊勢、貫之、躬恒、忠岑、實是斯道之英傑也、爾来能宣、元輔、抜群、源順、有譽古之勤乎、兼盛、源重之、曾好忠等有追古之風、此輩没後、天下無雙者公任也、同時如藤道信、實方、長能、源道済、有歌人之名、如紫式部、赤染、相模、亦是不愧於古、然猶可立於公任之下、如彼称六黨之徒、不可同日而論焉

○三月、花宴、召擬文章生等、勅賜歌舌不如鶯題、各賦七言四韻、又別賦花樹遶池岸詩、藤義忠応製作序曰、聖暦長久之年、王春姑洗之候、萬国咸寧、四海無事、天子親帥三公九卿才



臣墨客、飲宴于禁闈之水閣、水閣者是洛陽城之蓬莱洞也、暫擬宸居便移仙蹕以来、名花異草之珍奇、朝夕于玄覧之下、山顔水色之環富造化于丹墀之前、何啻呉山乎其山、越水乎其水而已哉、方今訪風儀於延喜之故實、尋天時於応和之新花、勅喚有限、座席非寛、鳳管鳳紋之調、雅音凝黄軒之張洞野、畫龍畫鷁之艤、徳彩嘲朱盤之泛濫池、擯俗佳會不其悦乎、観夫藍水満池、花樹遶岸、屈曲則花須屈曲、芬芳則岸須芬芳、自東及西、遮眼者柳清、四面之色見此、望彼深心者桃浦一道之粧、至于夫谷風之波衝

倒影潭月之耀、漏連梢、逐地形兮延瀁、蒼苔之露、嶮紅、互沚頭兮縈廻、張芝水還白者也、既而玉山春深、酒傾雲峯之桂、環天日暮、燈覆水磴之荷、昔周穆王攀池檻、神仙傳白雲之謡、漢文帝之臨林塘、桃李満玄圃之席、歓遊之美者、今可方古、道徳之化者、古可慙今、皇澤不竭於焉為盛矣、臣春卿有跡、對林花而雖開栄、冬窓無功、臨岸草而猶遺恨、慙非十史之才愁記仙遊之趣云爾、既而召諸儒評詩、及第者十二人○冬十月、権左中辨兼大和守藤義忠赴任、渡吉野川溺水而没、義忠者宇合十世孫也、其祖公方為



易見群龍无首吉、鴻漸于干、謂進不失漸、得其宜矣

文章博士、其父為文世、業至義忠、揚家聲、天皇憐侍讀之舊勞、殊贈参議従三位、詔曰、天皇告故権左中辨藤義忠霊曰、頃日聞汝赴任國、旦暮待其帰参、豈料不幸永逝、聞訃驚悲、嗟汝自朕昔在青闈、至今臨紫官、多以経史傳授而善誘、不可敢忘、自今而後無由再見、誰人侍講、不堪抑涙、故贈汝参議官、昇従三位、且以絹十疋、調布二百端、為賻、汝有霊則聽朕詔命、且賜位記曰、正四位下藤原朝臣義忠、可贈従三位、三代傳業、九闈執経、其功最高、顧龍亢而殘爾其位猶淺、恭鴻漸而悵然、宜飾終礼於黄壚、式報侍講於

長暦三年

（丹地義忠才諳倭漢善屬詩文且通倭歌頗自負之動嘲人嘗見赤染歌有蛙朝鳴之詞難之曰蛙唯夕鳴可亦聞朝鳴赤染引萬葉集為證義忠恥之藤齊信應源倫子之求擇當時佳句書於屏風義忠見之告頼通曰齊信所擇藤資業詩誤音韻齊信與資業善故擬用之齊信聞而引白氏文集以證之義忠言屈而不能再陳之頼通怒責之義忠歎居累月不堪憂辯就頼通侍女誂倭歌以謝罪而頼通養遇如初）

壬午三年三月、納權大納言藤頼宗娘延子於麗景殿、為女御（延子母者藤伊周女也、有美色、頼宗久有入内之志、然嫄子生子相繼有寵、故不能奏請、至是入道一品倫子為頼宗密奏之、天皇頷之、脩子者天皇異母姉、其母后定子伊周妹也、故養延子而及于此、延子入宮有寵、由是生子被疏、天皇寄倭歌慰之、生子答歌述懷）○冬十月、内大臣藤教通進其少女貞子於掖庭、勅為内侍督、先



貞子有姿色、有婉兮花枝纖兮柳眉之語

長暦四年

藤實綱陪御宴應製作序

西王母奉白雲杯觴穆王於瑤池上長兼瑤水白雲杯

帝馭寓二十年之間、中宮威子之外、無顧眄者、當今内嬖太多、曲眉豐頰、妬寵爭妍、宮女相語謂、婉兮花姿穠矣、柳眉君息日移、誰從何之

癸未四年、秋七月七夕、御宴以夜深渡漢水為題、少將藤實綱應製作序曰、夫初秋七夕者、古今良辰也、西母之來漢朝、二鳥青於承華之月、子喬之去周代、仙鶴白於緱山之雲、誠是令辰之先談、奕世之遺美也、聖上褰珠簾兮展宴序、排石渠兮命詩篇、入紫闈舍青衿之者、發文華而列侍、涉學海瑩南金之者、盡詞浪而與參、好文之代、不其然乎、觀夫初商云來、靈

王子晋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而仙

召大江佐國惟宗孝言源時綱藤國綱賜勅題試之

匹忽會、當涼夜之幽深、渡漢水之清淺、銀河既轉、通前行於遙津之邊、鐘漏屢移、取要路於迅瀨之上、至如彼群動息而人定、雜臂收而月傾、收雲鬟以期好會、一葦之風自輕、良霞衣以催倣裝、兩岸之浪不隔者也、既而夜酌勸醉、酒飛綠桂之香、天厨窮珍、菓擅黃草之味、實綱踏九霞容身、雖歡為雲霄之容、代二星而言志、抑非河漢之才、聊抽短懷、猥記勝事云爾

○九月、召文章生大江佐國惟宗孝言源時綱學生藤國綱於弓場殿、賜勅題試之、各賦人名體七言十韻、共賜學問料（佐國者朝綱曾孫大學頭通直子也、好屬詩文、然不得登庸、觸物言志、以嘆不遇、屢遊洛邊古寺、賦即景、嘗詠宋人所獻鸚鵡、其頷頸二聯曰、巧語能言同辨士、緑衣紅觜異衆禽、可憐舶上經遼海、誰識籠中思鄧林）



佐國詠鸚鵡詩二聯

藤正家積雪為山序

○十一月、命侍臣為雪山於殿庭、各獻倭歌（續文粹藏藤正家積雪為山序曰、大世誇出夏之有樂、時屬聖朝之無為、爰讃百官之休假、命一日之歡遊、勅喚不廣、清撰無私、掄詞露於槐棘之藤、抽恩風於把梓之林、龍文合體之士、採燕席以角立、鶴群接翅之臣、能蝉冕以雄飛、益過文華之中、興各檀言華於前修矣、千時厳冬欲落、積雪正多、古此中庭之勝形、成彼小山之新排、岑紫非萬、豈有昇降之喩、溪谷惟窄、更無煙雲之燕、至如封佳地勢、築依人力、嶺面之闕青緑、羅之鸞永、澗巌頭之帶白、紫盖之形猶殊、皆止既萍、實暮而景冷、蘭釭挑而興酬、在座識者令然、而以我后受父祖於苑年之昔、潤土德於辭日之朝以來、詩書禮樂之道、應万機以壯皇猷、春夏秋冬之天、送四序以逢敵、賞好文之世、不堪悦乎、正家昔聚竹窓之寒色、代夜燈兮遂業、今荒蘭殿之青輝、近兼風兮銷魂、憩非凌雲之才、謬獻賦雪之赴云爾）

甲申寛徳元年、春正月、前中納言正二位藤隆家逝、歳六十六、隆家為人不羈、少時豪奢、長徳與黜、赦而歸京之後、閉門罕出、道長暇日招群僚宴於土御門第、座闌、遣使招隆家、隆家乃至、時座客皆脱袴戲躍、見隆家至、衆皆改容、藤公信曰、今日休暇、相府道長許脱礼、邪足下亦可脱、誇乃起鮮其紐、隆家怒曰、我雖薄運、豈為御等被輕侮乎、齊信公信凡同帶帷然、隆家纇色琢不和、將及争闘、道長笑曰、今日群僚偶會歓樂、礼敬共疚、相互優怒而可也、乃自起解隆家袴紐、隆家欣然執盃、屢酌與齊信公信等相酬、漆遜興、其為人大概如此、故道長頼通雖不忍撰之然亦其官辭不務而終 ○六月、藤教通上表、辭内大臣左大將皇太子傅、曰、臣教通言、楚鳳增價、寧翥丹山之雲、商蚷守分、誰馳黄河之浪、名已乖實、器以異途、臣竊訪皇朝之前規、伏撿臣家之舊譜、内大臣者濫觴早



起自曩祖、芳躅遥及于微臣、然猶當其仁、多是咸一之上德、應其選、莫不半千之英才、未有如臣朱愚白癡之陋質、偏以戚里之令胤、漸近三十年者矣、出不翅而登高、雖瑩雞刀於鵬刀之用、忘止足而就列、還履虎尾於龍尾之行、況乎居羽林而掌禁兵、象略俱踈、入宮闈而傳太子、訓導全闕、運策性頑、未尋玄蹤於濟北之石、醉恩魂亂、如呑畫角於河南之盃、臣有何一能堪此事哉、夫明主不敢虛授、忠臣不敢虛受、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故妄進之責、非獨集于臣躬、失擧之訕、恐亦貽于帝室、若偷天工、而猶私



己、賤人望而不避賢塞、知万代常然之敗、無代而無者也、臣縦榮華衰而類枯株、命根長存、可以足、臣縦罷澤湛而如巨海、生涯忽類其何為、伏願陛下曲廻若木之餘輝、殊納匪石之懇款、停此三官之非據、擇彼百僚之所推、然則天下聚目而視之、注耳而聽之者、皆以幸甚、不勝荷懼屏營之至、謹拜表陳乞以聞、藤實範作 ○八月、宋人張守隆漂到但馬國、岸國守源章任不奏之、私存問之、勅召章任、停國務、假以前大隅守中原長國任但馬介、民部少丞藤生行任掾、以慰勞宋客、返之、以長國生行有文才也





乙酉二年、春正月、皇太子親仁入觀、遺詔曰、朕奉養上東門院、且第二皇子尊仁雖不同胞、然朕子也、宜愛憐之、太子無涙、天皇召頼通曰、以二兒託公、可輔太子、以享國祚、而立尊仁為太弟、頼通答曰、天下不可無君、一日不可曠位、臣謹推戴皇太子、若夫第二皇子、則不急之事也、臣不能奉詔、天皇起座、授劍璽於太子、行讓位之儀、頼通輔太子而退、太子還東宮、權大納言藤能信入侍御床、奏曰、陛下若不諱、則進一言、詔曰、何事、能信曰、讓位事定、國家珍重、万歳之後、第二皇子可為僧、可令入於何寺哉、詔曰、朕欲以為儲

葬後朱雀天皇於高隆寺

君唯關白未肯耳何可令為僧哉能信曰天意其然
則今日決之不可猶豫天皇乃召賴通再命之能信
作冊文乃立尊仁時十二歲為皇太弟能信為東宮大夫
參議藤資房為權大夫此日 十六日 天皇落飾○二月
葬太上皇於高隆寺奉號後朱雀天皇天皇孝道不
虧且不忘先皇後一條帝遺託愛撫章子馨子贈遺不絶
每有風雨中使往問已茵不敢懈也先皇毋拱政務
悉附賴通天皇不必然事決於聖斷者亦多



執政
關白太政大臣　藤賴通
左大臣　藤教通
右大臣　藤賴宗
藤師實
內大臣　源師房

後冷泉天皇

諱親仁後朱雀帝長子母贈皇太后藤原氏攝政道長第四女在位二十三年改元四曰永承天喜康平治暦崩壽四十四荼毘藏骨圓教寺

丙戌永承元年春正月從一位右大臣藤實資薨歲九
十實資者齊敏子也祖父實賴養之而擬第四男以讓小野宮第村上帝末年實資始列辭童預叙爵
安和二年叙從五位下任侍從時歲十三逐年拜進
叙正四位下為藏人頭一日藏人藤貞高頓死於宮
中侍臣等皆忌避之實資獨憐之命輿僮曰舁屍自
東陣可出之以送其家宮中群喚聞之聚東陣欲見
其屍實資改命之自西陣出故無一人見其屍者貞
高族類悅之曰貫首之仁及死者獨包其羞況於生
者哉自是其僚屬無不屬心永延三年任參議時歲
三十二長德元年任中納言兼任大納言預聞朝政
受祖訓識故實諳舊記達禮式夙夜不懈行事無濡
人皆称美之以為有大臣之量嘗蒙兼家推舉故每

實資過火災唯携一笛而出

藤實資自責閉門蟄居

當其忌辰必詣法興院以不忘其恩道長當國時雖
病日日為邪氣被惱實資往問之其日病不發衆會
謂邪氣為正人之来避之拃其為當時被重如此成
時營新宅移居為其夕有火家僕等欲撲滅之實資
令曰是天災不可避也無傷人而河也我前德得舉
以仕朝繁燦則憂之營不足肩也乃不顯姿財唯
携一笛而出傳聞者僉曰斯人可謂賢者也天道其
必福善乎治安元年拜右府時歲六十五列賴通教
通之聞奉上守志以精於勤不枉心以諮道長然道
長不能疏之不危言以忤賴通賴通常咨詢焉且以關白
繁務而以一上讓實資故太政官僚屬每事先告實
資而後經賴通內覽而後奏之雖聽輦車出入宮中
或帝坐之方或后宮之前則徒出而過焉侍朝有事
則雖兒孫臥病不致早退其勤慎如此長暦年中資
房為藏人頭實資孫資平子也帝使資房密問實資曰
當時群臣朝服太極華美朕欲禁之公其圖之實資
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幸甚是危臣之罪也乃称蒙
勅責閉門蟄居百僚戰慄奢侈稍減矣凡歷任九朝
自村上帝至當今也齡及大耋堯千官世号小野宮賢右
府其日錄殆百餘卷号小右記又称野府記當時則



藤明衡作實資追福願文

之後世以為證例實資無子養姪資平為嗣懷平子也○三月權中納言藤資平
倩藤明衡為先考右大臣實資作追福願文其畧曰
孝子資平告所天右相府以禮儀為裳衣以仁愛為
冠冕久奉九代之君兮至九旬之暮齡遂得一品之
爵兮作一朝之元老頻歷樞機之顯職高登文武之
崇班露槐傳蹤彰賢名於五百年之運霜松抽節驗
休徵於十八公之夢浴惠澤而濟人傳說之舟付閒
播德輝而照世魏徵之鏡能瑩遠訪漢家近尋日域
人臣之美斯比殊稀計其爵壽則自康保之聖曆至
寬德之明時仰其神彩亦降七緯之禎靈受五行之

改元永承
永承二年
藤頼通作興福寺營作之告文

正氣誠是識量遍四衛之中、勲功聞九有之外者也、爰玄象感仁、全授有秩之遐齡、百鶴入夢、漸驚無常之定理、今茲建寅之月、天不憖遺、峻岳已頽、嗚呼哀哉、萬乘深惜、濟河之用、群賢高哭伐氷之義、農夫難忍揮淚於東耕之春雨、春入不相、杳聲於西收之秋風、況於孝子乎○夏四月、改寬德三年、為永承元年、

丁亥二年、春二月、創興福寺營作之事、頼通作告文曰、維永承二年、歲次丁亥二月十四日己未、吉日良辰、大日本國關白從一位行左大臣藤原朝臣頼通、敬告佐保山靈廟、廣前、夫興福寺者、靈廟所建也、其



源顯基逝

後歷朝帝王、皇后、及輔佐、丞相、所營之堂塔有數、歸依年久、靈驗日新、爰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不圖火起、堂合為灰、藤氏卿相共離垂涙、不知所裁、如其無才無行、久知民事、輔佐王室之所致也、加之年來旱災頻起、人民疲弊、倩思累祖之業、不可黙止、由是去七日、創造營之事、定七月十八日、可建柱上棟也、上自朝廷、下至一族、無尊無卑、無不加力、日日思之無限、夜夜慮之無休、仰冀靈廟垂恤、無事無故、得終此功、除不祥於未兆、而期安平於無窮○九月、隱士前中納言源顯基逝于大原、幽居歲三十八（大原之幽地四面皆山也、顯基構一室于中間、唯有樵斧谷響之與嶺鳥交加、而秋草鎖門、蟲聲繞枕、幽坐閑適焉、一日關白藤頼通往訪之、終夜對語、不談世俗、及曉而歸、顯基披草萊迎送之、臨別曰、我男貧綱無賤也、頼通謂、雖為遁世之士、不忘恩愛也、由是遇資納稍厚、）是年、女院自白河入洛、女院追懷先皇、汜藹不快、頼通屢慰諭之、請歸輦下、女院不聽、侍女等厭白河幽僻、訛言此地有天狗為妖惑、故院中男女、或病或死、故頼通強請之、女院不得止、遂及此

永承三年
藤家經代明尊作辭表

戊子三年、秋八月、以明尊為天台座主、三日而上辭表曰、伏奉敕命、以小僧為天台座主、生前之面目已定、老後之榮耀亦極、須勵昏耄、偏從朝章、而智水至



鎮守府將軍源頼信卒

淺、戒珠無全、濟度之力難、迴照融之光猶暗、況楡谷影暮、待黃落於秋風、輦臺望深、擊索念於曉月、崇班是貪、餘喘幾許哉、抑亦本僧正法務者、国家之師範、法宇之棟梁也、謂此兩箇之所職、誠非一愚之所居、今帶三事、彌益千懼、伏冀鴻慈、曲矜羊質、停此台岳貫首之職、授彼禪門差肩之侶、不耐懇歎之至、謹修狀以聞（藤家經代明尊作之、）許之、以僧源心為天台座主（拋任座主者、明尊素願也、早辭者、慰山徒之懷也、故時議如此乎、）○九月、鎮守府將軍從四位上左馬權頭源頼信卒（頼信歷任河內、甲斐、信濃、伊勢、美濃、相模、陸奧、伊豫、伊豆、常陸、上野、十一州守、戰平忠常以來、功名蓋世、為士林之宗、頼信在上野任時、異乳母子布兵

源頼信使
盜與粮食
乘馬遁去

衛尉藤親孝從馬親孝嘗捕盜加拷械未誅之親孝
在衛時盜取親孝幼兒以為質置藤下拔刀當兒頸
曰人近則害兒僮僕警瞰以告親孝親孝馳歸見之
無奈之何垂涙憫然盜曰欲奪兒則奪之欲殺我則
殺之我唯与兒死則足矣親孝欲僮僕等逮譏之曰
兒若死則彼奴對寸割之無益也故僕背切齒不能
近馬既所親孝赴衛告之賴信曰泣鬼神擲搖獸者
丈夫之事也憐一幼兒慢殺賊者女子之行也汝何
不辨此哉然見汝顏則我亦非無憫隱之心乃自往
親孝宅直到盜所居盜驚變色賴信問曰汝欲殺兒
与欲活命執重盜曰劫兒亦是為活命也賴信曰然
則速捨刀乃可赦之我既云爾則汝欲不捨宜可得
我盜平伏投刀而逃兒得免駭賴信使從者追捕盜
親孝欲殺之賴信曰彼為活命脫汝兒然殺之則我
無信也將師無信則士卒疑馬乃敵盜且諭日汝幸
免然然食則又為盜耶為盜則被殺者必矣不日而
被殺則今日之赦無益耳乃与數日之擬盜泣謝焉
賴信又諭曰汝為盜久則知其面者若其遽殺之乎
我与汝一馬遙馳去到他鄉盜歎打衆馬而去傳聞
者皆曰太守有仁有信數倫勇智其得良將之名不



飲羽矢中
没羽也
平直方感
頼義騎射
以其女妻
之

亦宜乎賴信屢憑右大臣藤實資請宿衛京師然朝
識不決久為東方之鎮年老歸洛至是而沒葬河內
國通法寺賴信有五男曰賴義曰賴清曰賴季曰叔
任曰義政賴清等今處東国子孫蔓延賴義少為小
一條上皇判官代上皇好田獵賴義常從烏好持弱
弓然發矢則無不飲羽猛獸亦應弦必斃毎獵多
得麋鹿狐兎上野介平直方感其騎射曰其為名将
献専嘩武藝然未曾見控弦之巧如賴義者乃請以
其女妻之生義家義綱義光及二女祐賴信在東州
時有良馬欲求之不果及歸洛遣人求之踰旬馬至
賴義聞之其夕到賴信宅其意在欲請馬賴信悟之
告曰令夜止宿明則共見馬賴義曰謹聞命既而父
子共卧夜半雨降滂沱廐迅相呼曰盜竊馬去賴信
驚覚乃乘馬向東自馳追之半途雨歇月出從者継
至及関山迅賴信呼曰竊馬者既見其言未了頼信
曰盜既中矢而殘至是知賴義先我善韉彼跳追之
則義不勞而得馬者必矣乃歸入疑小馬賴義引馬
而至明朝賴信問賴義曰発中之妙不足言馬何以
知盜之東而追之賴義對曰馬至而昧歷一夜則在
京者未可知馬料知東人認馬跡来竊誰者之急而

永承四年
宮中歌合

竊去以東歸故急追得之賴信喜曰老父所思亦然
鳴呼汝實是我子也乃授鞍馬歷年依判官代勞任
相撲守居鎌倉郡賴信征忠常時賴義從行勇決拔
群才氣被世坂東武士既知其為英雄故在相州之
間威風太行東国素多勇士皆歸服賴義加之逢坂
以東業弓馬者大半為門客任畢歸洛及賴信卒継
其家業武名弥彰三男漸長共遂弓馬義家跡秀義
家元服於石清水廟号八幡太郎義綱加首服於賀
茂社号賀茂次郎義光祐冠於新羅社
号新羅三郎新羅神者園城寺鎮守也

○十二月、大江時棟任河內守、賴通賀之、贈衣一襲、時棟再拜謝曰、既向買臣之榮、且得丞相之賜、謂之錦上加錦乎、恩高鶴山、慶深鼇海、乃是朝繙之勤、夜讀之力也、

乙丑四年、宮中歌合、豫分左右、藏人頭源資綱、藤經家為左右頭、使藏人源俊長記官位姓名、敕式部大



輔藤國成獻題、侍臣之外、特使能因法師預其列、敕權大納言源師房為判者、少納言源經信、左少辨藤資仲為左右講師、左方歌左中辨藤師基筆之、右方歌中納言乳母筆之、及期天皇御簾中、賴通候之、能因資仲為左右番、各詠松、能因歌賦春日山、資仲賦岩代、講畢、判者未發言、教通揚言曰、詠及春日山者、不費評品而可為勝、賴通莞爾、能因果勝矣、其次番番細評、而左右互有勝負、天皇入御寢、勅賴通賜祿於判者等、

永承五年

庚寅五年、春正月、正四位下大和守源賴親依興福寺、

源頼親貶。降大和源氏鼻祖也

皇女宮繪合

訴貶土佐國。（頼親者頼光弟、頼信兄也。出則任周防、淡路、信濃、大和守、入則為左兵衛尉、轉左衛門尉、頼光卒後、頼信在東、畿内武士推頼親為将帥、其子孫称大和源氏、支族分處陸奥等諸国）○夏四月、前麗景殿女御藤延子、侍女等慰皇女正子内親王（後朱雀帝女、延子所産）曰、欲催勝負之遊興以備我小君之觀、然若花合則數落可惜、草鬪則凋枯有恨、不如繪合之長存可愛玩焉。延子曰、善哉言也。於是侍女等各憑畫工圖古歌之趣、且請當時聞秀相摸・伊勢大輔・左衛門命婦、詠鶴・卯花・月三題、同圖之、及期内大臣頼宗往會、招太納言源師房・中納言藤資平・左衛門督源隆國・新中納言藤俊家・中宮権大夫



御製祭文

藤経輔・右大辨源経長・三位侍従源基平見其勝負、其畫帖各以錦綾装潢之、盛撒金箱、左右交出、而相挑之、上賓等細評之、未及決之、一雲客進曰、此實風流之雅遊也、不可譲宗輸贏、強決之則有妨乎、群客皆曰然、宴闌而罷。○九月、平繁成任秋田城介、昌泰以来久不置之、至此興舊式。○冬十月、勅祭泰山府君并冥道諸神、以銀錢・白絹・鞍馬等若干為尊供、御製祭文曰、大日本國天子某謹啓泰山府君冥道諸神等、抑践祚之後未経幾年、而蒼天為變、黄地致妖、物怪數々、夢想紛々、司天陰陽勘奏不軽、其徴尤重、

陸奥守藤登任討賊魁安倍頼良

平繁成先鋒、藤登任後拒

若非蒙冥道之恩、何攘人間之狂厄哉、仍為攘禍胎於未萌、保寶祚於将来、敬設禮奠、謹獻諸神、昔崔幾希之祈東岳、延九十之筭、趙頑子之奠中林、授八百之祚、古今雖異、精誠惟同、伏願垂彼玄鑒、此丹祈拂除災厄、将保寶祚、削死籍於北宮、録生名於南簡、延年増筭、長生久視、謹啓。（祭文首尾宸筆御諱）是年、勅陸奥守藤登任討賊魁安倍頼良、以出羽秋田城介平繁成（繁一作重）為先鋒、登任率數千騎為後拒、頼良促諸部俘囚禦之、大戰鬼切部、官軍敗績、死傷太多、頼良父曰忠良、忠良父曰忠頼、三世為東夷之酋長、至頼良獮



官軍不利

強大、部落皆服、横行六郡、刼畧人民、頼良長子盲（号井殿）、二男貞任（号厨川次郎）、三男宗任（号鳥海三郎）、其次曰官照、為僧、其次正任（号黒沢尻五郎）、其次行任（号白鳥八郎）、凡八男八女、及氏族部屬、比屋列甍、西限白河関、東據外濱、十餘日行程、皆屬指揮、衣川當其中央、頼良構壘於此、開関門、號衣関、傍山臨流、三十餘里之間、並栽櫻樹、其傍有駒形嶺・琵琶柵等絶境、繁富驕奢、軽侮國司、且負要害之険、不輸貢賦、不勤徭役、先是國司不能制之、至是登任奏請以繁成為援、一征不克、頼良勢氣益熾、登任不能再戰、乃馳驛奏之（登任者武智麻呂之裔也）

永承六年

藤頼通建平等院於宇治

辛卯六年三月頃年頼通營大伽藍於宇治別業今春既成名曰平等院是月招台徒供養之初頼通徙有司經始之屬往監臨一日携源師房同行江匡房年猶弱候車後有司白曰大門宜為南面然不北嚮則不便地形頼通問師為曰寺門北面有例否師房曰不知顧匡房曰江冠者若其知否匡房應聲答曰天竺竹林精舍震旦那蘭陀寺我朝六波羅密寺皆北面也其餘猶可有之乎頼通喜而從之自是匡房博識之名顯于世寺成後頼通造大廈移住焉非有重事不往京師凡朝政辨官職事就問之天下推尊



宇治寶藏

之曰宇治殿郡國貢調及希世珍寶皆納其倉世稱之曰宇治寶藏有暇則招輦下儒士文人歌人以觴詠歡樂所謂城南別業某文某詩者遊宇治所作也

○夏四月端午殿上菖蒲根合御遊内大臣藤頼宗民部卿長家按察大納言信家小野宮中納言資平中納言兼頼左衛門督源隆國侍從中納言藤信長二條中納言俊家中宮大夫經輔參議中將能長三位中將源俊房三位少將藤忠家候之及期左右方人列參各設文臺共捧洲濱臺左方臺上植松栽蒲根於其上且造龜鶴以沈香木刻巖石飾銀以擬流水其前立案置倭歌一卷公經書之及藥玉五聯右方臺上立大鼓其前造舞童六人擬胡蝶舞而蒲根藥玉各以金銀飾之結倭歌源兼行書之於其根以獻之於是勅分公卿為左右召左頭藏人頭左中辨藤經家右頭藏人頭右中將源資綱把根較長短三番右方勝之一番左根一丈一尺右根一丈二尺而二番三番亦右方稍長而後講倭歌經家資綱為左右讀師藤長方勤左講師源隆俊勤右講師殊勅頼宗為判者一番菖蒲歌左則左馬頭源經信右則少納言源信房為持二番郭公歌左則左中辨藤資仲右則左中將源顯房又為持三番早苗修



藤國成應製作重陽宴詩序

理亮藤惟綱為左源信房為右以左為勝四番祝其左式部大輔藤國成右右中將源資綱為持五番應宮女相撲為左右少將源經俊為右相撲勝之於是奏絲竹長家彈倭琴俊家箏經信琵琶其餘侍臣或笙或笛或篳篥各擇其能資仲唱歌調子一奏之後頼宗窺天顏獻御笛天皇欣然自弄之事畢賜御衣於頼宗及諸卿而罷

○九月重陽菊宴召文人賦菊開水岸香詩式部權大輔藤國成應製作序曰臣聞日月輪轉之無違寔因聖化寒暄循環之不惑偏隨皇猷故撫圖之君重古道而無規守文之主知風俗

擧源頼義為将帥討安倍頼良
頼義取鬼切鬼丸二劔於頼基

而立教嘉會之趣也可得而略焉我君仁被動植徳
合乾坤鸞鴻之去来守月令風雨之調和叶天時瓊
烏應通三之意寰海莫不就日銅雀報第一之聲田
疇皆以布雲於是節則重九歡樂之佳期也多感於
命豫遊處亦無雙靈勝之名地也有便於設廣宴林
頂雖老松蓋猶殘千年之陰山顏更新峯巒忽傳萬
歳之響観夫菊花盛綻水岸方香非唯其色之抜群
卒後有其榮之總衆芳莎雨之深浅深也五美方存
蘋風之傳遠迩也百里遍散孫子荆之枕上如被蘭
麝張伯英之硯間疑近薫籠至彼對曲浦兮翫濃匂



望廻塘兮賞繁艶洞庭之木空落咲紅葉之無清芬
昆明之竹徒栽嘲煙枝之闕酷烈者也既而粧樓之
粉妓搴袖翰苑之墨客含毫誠雖故事抑亦新恩如
臣者顧庸才以可服膺知榮于李部之員外奉明詔
以作唱首遺恨於菊水之叢邉云爾是年擇将帥之
任諸卿皆舉源頼義乃拜任陸奥守催東國兵以討
賊安倍頼良此時鬼切鬼丸二劔傳在頼光子頼基
家頼義請求之頼基不聽頼義奏之勅頼基曰家傳
名劔宜附征討使頼基不能違敕頼義遂得兩劔既
而頼義携義家義綱等發途入境時會大赦行頼良

天喜元年
天喜二年
藤道雅逝
源資通上状辭官
後漢楊震諸儒称曰関西孔子

素畏頼義武威故幸赦之行乃歸降改名頼時頼義
不血刃而境内無事
癸巳天喜元年秋七月上患癰徙御頼通賀陽院第
甲午天喜二年秋七月從三位左京大夫藤道雅逝
歳六十三（道雅以行實無状故不能昇進唯達倭歌常招藤兼房藤家経藤範永藤経衡源頼家於八條山荘各題詠以書障子）太宰大貳源資通上状辭官曰夫
太宰大貳者文武兼備智謀克諧者殊當朝選所拜
除也所以地近異域俗接遠戎敷爰資通猥将謭愚
之身謬居都督之任名非揚公獨隔関西之譽略異
李將難振隴頭之威恐懼之懐且又暮矣然任秩已



満病痾相侵不如辭西海以訪上池之方向蓬宮以
抽棘路之節伏望玄鑒曲照丹祈停四十九縣管攝
之職被授群賢李跡之人不耐懇款屏営之至陳譲
以聞（藤明衡作）文章博士藤實範等奏請賜宣旨以蔭子
正六位上藤行家給勸學院學問料傳門業状曰行
家者故参議勘解由長官廣業孫式部権大輔家経
男也才鑒遥脱六羽之前年齢漸及二毛之際見其
傳畧可謂晩成方今荼毒含悲雖隔微訓於過庭之
月樟材期用未變宿望於傳家之風伏尋一族儒後
進抜群之者行家之外無復可求望請天慈殊垂優

頼義入鎮守府視事

安倍貞任冦藤光貞

恤以行家給勸學院學問料令繼三代之業謹講處分是年源頼義陸奥國任限既滿發國府入鎮守府行政經田畧月安倍頼時来趨供給無闕以駿馬金寶獻幕府數饗士卒既而頼義歸國府路宿阿久利河邊陸奥権守藤説貞子光貞元貞從行舍野外其人馬夜為冦被殺傷頼義聞之召光貞曰卿冦誰哉光貞荅曰前年貞任欲娶某妹某以彼為賤屬不許之彼耻且恨之想夫貞任所為乎此外無他寇頼義怒曰彼非辱光貞乃欲辱我也不可戮之以不懲諸酋速召貞任欲罪之頼時謂其子姪曰人之在世皆



頼時以貞任故復反

藤經清平永衡共畔頼時

為妻孥也貞任雖拙父子之愛不能棄忘也一旦伏誅吾何忍哉不如閉關不聽以甘来攻況乎吾衆亦足拒戰縱戰不利吾儕等死不亦可乎且夫將甸任既滿則歸有近必其不能自来着他新司不足懼焉其左右皆曰酋長言是也請以一丸泥封衣川關則誰敢容易破之哉遂絶道不通頼義益怒興大軍坂東猛士来從如雲以武州豪士平武綱為先驅頼義授之白旗以勵之武綱号秩父十郎是畠山重忠最祖也及頼朝時重忠常為先陣追武綱例也凡步騎數萬旌旗蔽野國内震懼無不響應頼時壻藤經清秀郷裔号亘理権大夫平永衡号伊具十郎共畔頼時

頼義收平永衡斬殺

率其私兵降頼義頼義帥諸軍漸進將到衣川時見被銀胄者在前隊頼義指之曰彼為誰歟有人答曰伊具十郎永衡也乃密説頼義曰永衡為前司藤登任郎從来此國厚被眷顧勢領一郡而娉頼時女以後貳于登任會戰之時與于頼時不忠不義者也今雖外示歸服而内挾奸謀恐陰通使告示軍士動静謀略所出歟且所著胄與群不同是必約敵不射已也黄巾赤眉豈不別軍幟哉不如早斬之斷其内應矣頼義以為然乃勒兵收永衡及其腹心者四人責以其罪立斬之於是經清等怖不自安竊語其客曰



安大夫頼時

經清補国司

前車覆者後車鑒也韓彭被誅黥布寒心今十郎已戮吾亦不知何日死為之如何客曰足下欲露赤心以事將軍將軍必疑足下若遭讒口噬臍何逮焉不如早從安大夫也經清曰善乃流言於軍中曰頼時遣軽騎出於間道將攻國府頼義從士以其妻子皆在國府故驚駭多勸頼義歸國府頼義不得已而還府遣氣仙郡司金為時等攻頼時頼時使其弟良昭拒之為時聊雖有利而依無後援一戰而退經清時此擾亂率私兵八百餘人奔于頼時矣頃聞朝廷新補國司將發聞奥州亂起辭謝不能赴任更朝議敦

三善爲長奏請

大學寮獻狀

賴義重任，兼鎭守府將軍，如元征伐賴時，然管內騷動，加以饑饉，故不能出兵，乃運籌聚兵以行，再擧賴時亦守関不能侵府。○十月，主税寮并博士三善爲長等奏請曰，筭師管野説祐自永承三年有十年勞，巨勢孝貞自寛德元年有十三年勞，方今主税屬惟宗成國轉任，其闕未補，説祐孝貞卽俛從事，勾勘抽倫，雖有勞効之次第，難期轉任之聲名，久泥泗水之流，多後遷喬之輩，望請天裁，以説祐等補其闕。大學寮獻狀，請准先例，賜方略宣旨於文章生藤季綱，令課試曰，季綱函牛成器，懷蛟結夢，見其淵量，尤堪大



前齋院娟子內親王出奔

成，倩撿先例，爲文章生者，奉方略，試輩事爲彝倫，繼踵不絶，寔聖代之嘉猷，明時之勝躅也，一代之間，或三人，或四人，爰陛下踐祚之後，未有此試矣，不擧若人，何勵後昆，就中季綱家承射鵠，播雄才於横舍之風，職參含鷄，列芳名於丹臺之月，請撰之處，誰謂非據，望請天裁，賜綸旨，使季綱傳弓裘之業。季綱者實範子 ○九月，前齋院娟子內親王出奔，侍女等不知其所在，事聞，勅公卿及有司鞫問之，侍女等歎曰，有一男書一字於扇面以寄之，內親王加一字以返之，男又加書之，內親王亦加之，如此者數矣，遂成三十一字，艶

狂齋院

詞，自是互通花鳥之使，未知其男爲誰也，一夕有人負內親王而出院中，多是女兒也，不能追之，有司亦不能按撿之，經日風聞，內親王匿三條邊舍，既而皆言是參議源俊房所竊也，俊房者關白藤賴通外甥，而殊睠，故有司不能斷其罪，天皇亦特俊房有才能，默而不言之，皇太弟大怒曰，齋院爲人臣被奸，事覺而無爲噫，內親王豈唯我同胞而已哉，況含憤於俊房，且忌賴通專擅蔑朝廷，娟子者太弟之同母姉，与天皇異母也，有母之異同，然爲天皇之妹，故太弟云爾 此後娟子俊房同居，歷年蹤遂不有子，時人稱之曰狂齋院，是月源賴義使金爲時下毛



藤賴時敗死貞任等兵勢猶强

源賴義奏書請徵群類

貞任拒戰鳥海柵官軍失利

野與重等甘説奥地俘囚，以與官軍，於是鉋屋仁土呂志宇曾利三郎夷人，推安倍富忠以爲魁首，發兵屬爲時，事覺賴時自率二千人而欲往見富忠陳利害，富忠設伏兵擊之，嶮岨大戰二日，賴時中流矢退還鳥海柵而死，貞任宗任等聚餘黨固守，兵勢猶強，賴義馳驛奏之，且請賜官符，徵發諸國兵士，運納軍粮，悉徵群類，書奏，勅公卿議之，猶豫不決，欲行勲賞未果。○冬十一月，賴義不待官裁，自帥府兵千八百餘人，討貞任等，貞任時在金爲行河堰柵，堰或作崎，爲行者貞任舅也 聞之發精兵四千餘人拒戰於鳥海，是日風雪

軍中称義家曰漢中飛将軍

甚烈行路艱難官軍食乏人馬共疲賊衆静壮馬強官軍失利敗走死者數百人頼義嫡男義家齡僅十七驍勇絶倫騎射如神冐白刃突重圍出賊左右以大鏃頻射之矢不空發所中必斃雷奔風飛夷人靡走無敢當者貞任歎曰嘻壮哉實不負八幡太郎之名（或曰義家称八幡太郎者貞任感其武勇如神而名也猶熊襲梟帥奉名於日本武尊之類也）軍中亦稱義家曰雖漢朝飛将軍不可過焉既而賊軍又競官軍或死傷或散走頼義之傍從者唯義家及修理少進藤景通（利仁之裔号加藤是光員景貞等祖也）大宅光任（或作光是）清原貞廣藤範季藤則明（利仁之裔或曰秀郷之裔号後藤内乃是實基祖也）



官軍敗績頼義存僅七騎

併頼義僅七騎也（一說曰七騎者頼義義家勝瀧口季方後藤内則明大宅大夫光房豊嶋平檢校恒家須藤助道也）賊卒二百餘騎張左右翼圍之飛矢如雨頼義馬中矢而斃景通得馬授之義家馬亦中矢而死則明奪賊馬授之賊兵急接頼義殆危義家頻射殺魁帥光任等數騎必死力戰賊類以為非神兵則不能如此遂辟易解圍而退頼義纔免歸府佐伯経範者相模國士也為鎮守府軍監頼義厚遇之此軍敗時與頼義相失問散卒曰将軍安否如何答曰将軍為賊被圍恐其不免経範曰我事将軍既三十年齡已及耳順将軍亦既迫懸車今當大厄何

佐伯経範死義

藤景季冐賊陣死

和氣為清戰死

不同死而從地下哉乃馳入賊圍中其私從兩三騎繼進曰我主為将軍死節我等雖為陪臣守義則一也何獨活哉乃共突賊陣殺十餘人遂與経範共死之（経範者秀郷之裔其子孫或偁波多野或称松田）景通長子景季歳二十餘性寡言語善騎射臨戰視死如歸馳賊陣殺梟帥出入七八回馬蹶為賊所得賊徒亦雖惜其勇而惡為頼義之親兵遂斬之散位和氣致輔孫為清等力戰棄命國中皆謂頼義得其士之死力如此實是良将也藤茂頼者頼義腹心也驍勇善戰軍敗之後數日不知将軍所在謂既没賊悲泣曰吾求彼骸骨方



平国妙驍勇俗号曰平不負

葬斂之然非僧侶則雖入敵陣乃剃鬢髮尋遺骸遇頼義於途且悦且泣頼義曰變形雖似劇其忠心猶足感焉散位平國妙者出羽國人也驍勇善戰常以寡破衆未曾敗北俗號曰平不負頼義招之令為前鋒而馬仆為賊所擒國妙者賊魁経清外舅也故得免死鬪者皆嘲其恐生辱名也頼義聚殘卒固守國府賊亦據關相持○十二月頼義馳驛上状曰諸國軍粮兵士雖有徵發之名然無到来之實故國民悉逃他州不從軍役是以先移送出羽國守源兼長無敢来援之意非蒙救裁何遂征討

康平元年

可用白符不可用赤符

頼義季子頼俊戰死

戊戌康平元年四月勅停源兼長出羽國務依源頼義訴也以源齊頼為出羽守為頼義之援（齊頼者陸奥守滿政孫左衛門尉忠隆子也与頼義為再従弟齊頼善相鷹故頼義東征之初為鷹飼従行至此蒙不次之賞）是年源頼義欲再舉討貞任然諸國援兵不到資粮不足故唯時時出兵相挑而已貞任等益横行諸郡刼畧人民經清率數百甲士出衣川關放使諸郡徵納官物命曰可用白符不可用赤符（白符者經清私徵符也不捺印故云白符赤者国符也有国印故云赤符也）義不能制之（一書曰頼義季子頼俊臨戰登先中矢而死頼義甚痛之事聞京師天皇賜宸筆弔慰之頼義弥励討賊之義云）小笠原家譜曰義光年少猶留京

源義光賜旗紋

頼義一計除却日置九郎良甲

康平二年藤教通上表辭職

師今年奉敕東行時賜王字為旗紋累世傳之所謂松皮菱紋是摸王字也（一書曰頼義剛直恣驕奢在奥州之問待士従容寛厳相濟有江州人日置九郎者従軍好著良甲美麗驚目頼義惡其為無用之費告日置曰其甲有可亡之兆逮可責之於敵陣日置従之明日又著他良甲頼義曰昨日之鎧猶未責之耶日置曰是別甲也頼義曰其甲亦有亡兆也日置察之曰我甲非有亡兆也主將惡我驕奢故其言如此明日著古甲以諷頼義頼義曰此甲恰好固應汝也）

己亥二年春二月藤教通上表辭左大臣皇太子傅曰臣教通言一簣功跡何凌呉舟萬里之浪凡材用少寧營燕貽千尋之臺職之軼分知其不堪臣傳相門於累祖辱戚里於一家列象齒兮慙駑怯之性陪龍樓兮鮮翼扶之勞謬以孱愚之身久居顯赫之任不唯虚受之咎獨在頑質兼恐妄授之訕更損聖猷况乎駕華轅而入禁闈不異衛鶴久乗軒裝紫紱而趁朝廷猶同楚馬之衣編休退之心旦而又暮因茲頃年專抽懇懐於寸丹頻寫讓章於尺素而參漏之聽空隔九昇之魂無聊老衰追年以彌倍風霧渉旬以相侵須随周易忘盈之誡訪泰醫療術之方伏願早降皇鑒曲憐愚衷停此二職授彼羣賢然則藥園掛冠娶殘夢於緑蘿山之月柴戸高枕養餘生於赤松澗之雲不堪荷懼屛營之至謹拝表陳請以聞（藤明衡作）



文章博士等奏状

康平三年

○九月文章博士等奏請學生藤有俊補文章得業生闕曰有俊者式部大輔資業孫大學頭實綱子也天喜四年給穀倉院學問料面勞効四年于茲給料學生随秀才闕早被補者例也爰文章得業生大江匡房藤行家共以獻策徒有其闕未補其替有俊詞華春鮮早入緇林之中學稼秋茂久待青藜之星不舉若人何勵後輩望請以有俊補文章得業生令養擽樟之材仍勒事状謹請處分

庚子三年春三月勅津守國基補住吉神主職（自是而後津守氏世承神職且以倭歌為家業）夏四月内大臣藤頼宗上状分若

藤頼宗上状請讓其女延子封戸

狹、加賀、丹波、播磨、美作、備前、備中、讃岐、伊豫、土佐十洲之內、封戸三百烟、請讓其女前麗景殿女御延子、曰、延子者先朝聖主之女御、當時齋主之母儀也、梧岫之雲色愁冉、湖之浪聲咽、以來、永出紫微之禁闈、終歸紅塵之俗境、二八廻之星霜、雖積百千行之涕淚未乾、失恃之思、莫不悵然、臣仕五代之朝廷、及七句之暮齡、非武非文、無勲無德、唯受親戚之餘慶、久爲相將之清班、然間自去年之暮秋、至今茲之孟夏、風霧易侵、十月全粘於病席之上、効驗難及、一日不離於藥爐之邊、當于斯時、每見賤子至孝之甚、深彌



殿上賞月

增徽臣偏愛之懇篤、嗟乎悲哉、先朝露而塡溝壑之後、又憑誰人之扶持矣、抑割分封戸、申充子息之例、縱事希于曩篇、縱跡絕于往策、然或以父職而讓子、或以子爵而讓父者、主政之常也、准據此例、有何謗訕乎、伏願鴻慈曲垂矜恤、割此國々封戸三百烟、永充給延子女御、若遂宿慮於愁遺之時、必報朝恩於他生之日、不耐懇志之至、（藤實範作之）○九月十三夜殿上賞月、內大臣藤師實、權中納言藤俊家、參議藤能長、待御前、詠倭歌、且俊家彈箏、雲客等奏倭琴、弄笛、終夜宴闌、時人相語曰、右大臣（頼宗）少時姿儀絕倫、今

源頼義結清原武則等援官軍

源經成折神職者

二位黄門（俊家）亦壯麗也、加之殿下郎君（師實）清容可仰、咸可見爲國爲家可以期遠大、誰不依頼哉、是年、源頼義遣使於出羽國、諭山北酋長清原光頼、及其弟武則等、令發兵援官軍、光頼等猶豫未決、頼義屢贈奇珍以結好、權中納言藤資平、藤信長、共任權大納言、參議源俊房、源經成、共任權中納言、經成兼撿非違使別當十餘年之間、斬強盜首殆百人、其餘焚殺罪人亦多、嘗詣石清水祈任中納言、神職者曰、我神嫌殺生、故有放生會祭、君之所祈恐神不享之、經成曰、我居刑官、爲國家禁除凶惡、不懲惡則何勸善哉、



康平四年

若國家有宄賊、則神亦何不罰之哉、神職者言屈、至是果有驗、藤頼通參內拜賀左大臣教通、迎之跪於地、東宮大夫能信難之曰、未聞大臣跪地之例、教通答曰、顯考遺言曰、諸弟敬関白、可如敬父也、跪父者禮之常也、如卿則不能聽遺訓、関白頼通罷左大臣、教通爲左大臣、頼宗爲右大臣、權大納言藤師實爲內大臣、師實頼通子也○是年頼義遣使於出羽國、懇諭清原光頼武則、漸以許諾、然未發兵、

辛丑四年、冬、藤頼通爲太政大臣、罷教通左大將、師實兼之、

康平五年
關白藤頼通再上表辭職
桓公還自伐孤竹失道管仲放老馬而隨之

壬寅康平五年、春正月、關白藤頼通上表、辭太政大臣、不聽、再上表、曰、臣頼通言、今月十日、中使從二位行權中納言源朝臣俊房至、奉宣口勅、返以辭表、進退易迷、豈用齊管馬蹄之智、恍惚失度、如逢魏臺鶴髮之兢、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故周王之兆龍虎、迎賤老於七廻之春、軒皇之會風雲、得名相於二夢之曉、況至于儀範博陸之任者、固乃千帝萬王、可恭也、臣謬承一門之芳蹟、猥帶兩箇之榮班、危殆未退、思燕幕而寒心、嘉謨無輸、向獸樽而赧面、臣謹



撿家譜遠自曩祖大織冠、近及亡考大相國、居其鼎鉉者、皆是朝之傳器、執其鈞柄者、莫不世之宏材、而或當壯日、以早夭、或臨暮齒、以始達、如臣者、總庶務而事君、五八之星風多過、戴重恩而報國、七十之春秋空餘、老於先公九年、乃是憖遺之命也、輔於聖王三代、豈無虚受之譏哉、唯恐兼暮之質、徒留汚朝之名、夫禮制懸車者、老人之所守也、臣既過其齡、盈滿覆舟者、先哲之所誡也、臣將避其誡、伏願陛下殊垂允許、早改四海儀刑之官、共罷百官總已之任、又隨身兵仗、各令歸歟、然則閑養曾性、結夢於華戸之風

皇后宮庭櫻盛開中宮臨賞

遊、祝堯年、効詞於華封之旦、不勝屏營慚懼之至、謹重拜表、陳乞以聞、（藤實綱作之）不聽○三月、皇后宮庭櫻盛開、中宮臨之、同賞焉、女御歡子、久在里第、不朝中使屢召之、不肯、而時時赴長谷、訪法印靜覺、（歡子同母兄）以望野景、彈箏詠歌、慰幽懷、天皇遣官女侍從内侍勞之、信宿而歸、歡子猶未參内、天皇常好倭歌、花晨月夕、無不詠賞、一夜弄月於花前、詔侍女曰、誰能可寫今夜之景情、下野（中宮侍女）今夜在中宮、則召之、少焉下野至、詔曰、折花來、下野步月下、折一枝捧之、詔曰、何默止哉、下野即獻倭歌、又一夜敵覽月明、俄遣藏



能因奉答古來月歌之絶唱

人、敲能因幽戸、問古來月歌孰為絶唱、能因驚勅使來於不意、倒屣迎接之、承詔旨、乃標出古今集中一首、諭藏人奏之、（其一首、所謂月夜良夜良止人爾告遣者似來云非不待）○夏四月、左大臣教通上表、辭左大將、曰、教通言、臣自寛仁元年任左近衞大將、阽焦履氷之恐、四十六年于茲、久仕數代之朝、漸近七旬之尅、佩雄劒而腰疲、三尺如横千鈞之石、整武冠而力屈、鵰尾似戴贅首之山、警蹕勤積、春風奮于細柳之營、辭諦心深、秋月老于大樹之鎮、然間霧露相侵、周衞猶闕、抛三畧以更訪千金之方、專丹棘以欲憇青槐之影、彼往日無恙之

藤實範上狀辭職

比頻上遜讓之章。況暮齒維病之時、盍遂休退之志。倩閲古史、静尋前賢、送壯年而逃金印、耿建威之精鋭長傳、屏治世而閣星施、劉大傳之露犬太著。臣德薄而位尊、才謭而任重、族非山西、寧耀武略於日入之郷、威隅隴石、無施智於月支之俗、不如隨老子止足之誡、運小臣保身之籌、伏冀聖恩早垂叡覽、退羊質於羽林、求燕頷於黛岳、不耐悚越之至、修狀以聞。藤明衡作之 勅許之。○冬十月、藤實範上狀、請停其所帶大學頭文章博士、曰、實範謹撿案内、大學頭文章博士共是闡揚學校、訓導生徒之官也。爰實範文章華疎而無稱翰林之職、才智水淺而不為學海之宗、于朝于夕所悃惃也。然間風痺相侵、露命殆危、不如辭両職以守李老知足之文、訪三代以嘗葛氏苦口之藥、望請天恩被停両官、將解亀印於洙泗之浪、閑養羊質於衡泌之風。

實範詩二聯

又會某高第賦庭前松竹排律

實範者、武智麻呂之裔、大納言通明玄孫也。少時對策及第、歴藏人辨官兼儒官、叙従四位上、暇日遊洛辺勝地、詠遣興、嘗與藤明衡等文友遊遍照寺、賞中秋月、實範作序、見續文粹。其詩二聯曰、最明素輝今宵色、遍照彌知此地名。松磴荊扉秋雪宿、寒原荒野白沙平。又遊長樂寺、一聯曰、莓苔石滑路猶遠、松柏山寒秋最長。或時與藤明衡惟宗孝言等共會某高第、勅賦庭前松竹排律、曰、松竹両般心所甘、庭前招友許交談。數年抽節書牕北、千載契齡賓閣南。移得根辭湘浦浪、携来蓋揖泰山嵐。踈篁曉露白如玉、斜岸暮烟青自藍。琴曲入風絃調七、酒盃酌葉算過三。有時今日



惜殘春及書懷詩二聯

藤成季季綱南家儒流之鼻祖

源頼義與清原光頼武則討賊

接佳會、老少忘年醉漸酣。又惜殘春二聯曰、若任素懷分晷日、定停他節合芳年。縱加膠漆花難駐、隆設罻羅鳥豈懸。及其衰晩、書懷二聯曰、蝶心多頻摧方寸、竹簡無功燈殺青。花去漸拋頭上雪、性愚縱見管中星。其餘所作見階賞詞葉。實範多子、其中成季季綱者共継儒業、累世相傳、所謂南家儒流是也。季兼者為熱田大宮司、其子孫連綿。是年春、朝議以源頼義陸奥再任已畢、更以高階經重為陸奥守。乃揚鞭赴國。然以國人皆服頼義故、未幾歸洛。頼義憲廷議紛紜難成功、頻求援兵於清原光頼武則。至七月、武則率氏族從卒萬餘人、發出羽國赴陸奥國、陳於栗原郡營岡。頼義自率三千餘人會之、與武則相見、互陳心懐。營岡者、昔坂上田村丸營之旧跡也、故名。於是定諸陳押領使、清原武貞為一陳、

頼義部署諸將

武則遙拜皇城誓天地詞

武明子也。橘貞頼為二陳、武則甥也、號逆志方太郎。吉彦季武為三陳、武則甥而壻也、號荒川太郎。橘頼貞為四陳、貞頼弟也、號新方太郎。頼義為五陳。五陳中又分三陳、其一陳者頼義、其一陳者武則、其一陳者内國官人也。吉美侯武忠為六陳、號斑目四郎。清原武道為七陳、號貝澤三郎。頼義謂武則曰、是亦朝家之大事也。卿若有忠則必奏之、授重賞。武則乃談七奇計、秘則人不知之。武則遙拜皇城、誓天地曰、臣既發子弟、應將軍命、志在立節、不顧殺身。若不苟死、必不空生。八幡大神照臣中丹。若惜身命、不致死力者、可中神鏑也。諸軍聞之奮激百倍。偶見靈鳩飛翔旗上。頼義謂得神助、乃下

賊將良昭守小松柵

馬弁之進赴松山路次磐井郡中山大風驛時八月十六日也明日到萩馬場聞良昭守小松柵乃欲攻之然凶日也諸士忌之故期以明日及晩武貞頼貞等試往窺地勢從卒誤放火燒柵外舍柵内驚號矢石亂發官軍競撃爭先登頼義命武則曰戰雖期明日先鋒既發夫兵者待機發不必擇日時故太公望不忌甲子而進宋武帝不避往亡而勝此時不可失也武則曰壯哉將軍之言臣等何猶豫乃以騎兵圍要害以歩卒攻城柵此柵東南帶深流之潭西北負壁立之巖歩騎難進深江是則大伴貞李等率敢死



頼義麾下精英十六將

第七陣清原武道走宗任

者二十餘人以劔鑿岸杖鋒登巖壊柵入城合刄攻撃城中擾亂賊衆潰敗宗任將八百餘騎來援之官軍先鋒稍疲於是頼義麾下精兵平貞平菅行基源眞清刑部千富大原信助清原貞廉（廉一作廣）藤兼成橘孝忠源親季藤時經丸子弘政藤光貞佐伯元方平經貞紀李武安倍師方等勵力殊戰遂破宗任軍宗任遊兵三十餘騎急襲武道軍武道迎戰殺傷殆盡賊遂捨城逃走官軍放火燒其柵殺賊六十餘人傷者不可勝計官軍死者十三人被疵者百五十人也暫休士卒整干戈時遇霖雨軍中糧乏故不能追撃

貞任率大軍襲撃

而送數日磐井以南諸軍被宗任勧遮官軍往還奪其輜重頼義分兵士千餘人拒之且直遣栗原郡入磐井郡仲村地此地去本營四十餘里聞民戶田圃豐饒又分遣兵三千人欲苅稻禾給軍糧故留營中者六千五百餘人也貞任聞之曰官軍食乏分兵求糧營中兵不過數千我以大衆襲撃之必勝矣乃以九月五日帥八千餘人來攻武則賀曰貞任失謀授首在近頼義曰官軍分散孤營少兵彼來虚而襲何謂失謀哉武則曰我為客兵糧乏難久持一戰決勝負者所願也賊為主兵若據險不進則官軍疲而逃



天福將軍

賊軍敗走

散乎僕常憂之而今賊進來求戰是天之福於將軍也僕望察賊氣有敗亡之兆故賀之頼義曰卿言是也且諭曰昔勾踐用范蠡之謀得雪會稽之恥今老臣因足下之忠將露朝威之嚴今日之戰豈可惜命武則曰今為將軍棄命輕如鴻毛寧雖向賊而死不背敵而生於是張陣擬常山蛇勢以待之貞任競來兩陣相合交鋒大戰自午至酉義家義綱奮發屢戰斬魁奪旗貞任遂敗走官軍乘勝追北賊到磐井河或迷津涯或墜高岸官軍縱撃殺百餘人取馬一百餘匹頼義語武則曰深夜雖暗急可追攻今若緩之

武則攻擊貞任軍

明日賊勢又振武則乃以鋭士八百餘人自追之頼義歸營自廻軍中以勞士卒有傷者加醫療戰士皆感激曰當聞意為恩使命依義輕我輩今為將軍雖死不恨武則分敢死者五十人潜自西山入貞任軍擧火自三方揚聲攻擊貞任驚其不意擧軍擾亂相互擊鬪死傷太多遂捨高梨石坂柵逃入衣川關行程三千餘町之間人馬墜巖谷斃亡者如亂麻肝膽塗地膏膩潤野六日午時頼義率諸軍到高梨將攻衣川關望其形勢隘路嶮岨且斷樹塞蹊壞岸斷路加之頃間霖雨河水洪溢乃分三師攻之武貞自間



久晴入賊營放火

貞任走保鳥海柵

道頼貞自上津衣川道武則自関下道相共進發自未至戌官軍死傷者既可百人武則下馬廻視岸邊召驍士久晴曰両岸有曲木枝覆河面汝性輕捷好飛超可攀木躋岸入賊營放火火起則賊驚賊驚則我破關必矣久晴曰死生唯命乃飛登木宛如猿猴既而到岸繫繩於曲木纏之以葛率三十餘士悉得超渡而入賊營竊放火於藤業近柵（業近号大藤内宗任腹心也）貞任見火起大騷不能拒關逃保鳥海柵久晴等殺傷賊七十餘人七日官軍破關到膽澤郡白鳥村拔大麻生野及瀬原二柵有生擒者白曰頃日之戰賊

賊魁平孝忠金師道金依方安倍時任貞行等死

慓悍疾勇也

官軍拔鳥海柵賊逃入厨川柵

柵中得醇酒官軍共飲呼萬歳

魁平孝忠金師道金依方安倍時任安倍貞行等數十人皆死此等共貞任宗任之族驍勇慓悍之精兵也故賊勢稍衰官軍聞之大喜十一日官軍進馳十餘里攻鳥海柵宗任及藤經清捨城逃入厨川柵頼義入鳥海柵暫休士卒柵中有醇酒數十甁士卒欲飲之頼義曰恐賊設毒酒莫妄飲之然賤奴不堪渴而飲之自若無害於是合軍飲之共呼萬歳頼義謂武則曰我久聞鳥海名今依卿力得入柵中卿見我喜色如何武則曰將軍欲立節於王室櫛風沐雨甲冑生蟣若軍旅既十餘年天地助其忠軍士感其志



將軍戰勝白髪忽半黒

擧軍圍厨川嫗戸二柵

以是賊衆潰走如決積水愚臣擁鞭相從有何殊功乎但見將軍形貌戰勝之後白髪忽半黒若屠厨川柵得貞任首則鬢髪純黒而支體亦肥腴耳頼義曰卿率子姪自當矢石被堅執鋭破陣拔城如轉圓石使余遂忠者卿之功也卿其莫讓焉以今日之喜豫料屠賊之時則白髪亦黒之言或其然乎武則為官軍之最進到和我郡攻黒澤尻柵拔之殺賊三十餘人柵主正任者逃走死傷甚夥進陷鶴脛比與鳥二柵十四日遂到厨川明日擧軍圍厨川嫗戸二柵二柵相去七八町賊結陣張翼堅守之此柵西北大澤

頼義祈八幡大神燒賊柵

東南隅河河岸三丈有餘壁立難超柵上構樓鋭卒守之河柵之間堀隍底鋪鐵刄遠則發弩射之近則投石打之偶到柵下者建沸湯沃之振刲刄殺之三日之間官軍死者數百人賊自樓上招官軍嘲曰進來而戰何爲拙哉且使妓女數十人立樓唱歌咲之頼義甚怒而悪之十七日之晩頼義命群卒曰各入村落壞運民舍以可塡城隍又命曰毎人苅草可積河岸少焉壞運苅積成堆頼義下馬遥拜皇城誓曰昔漢德未衰飛泉忽應挍尉之祈今天威惟新大風可助老臣之忠伏乞八幡大神出風吹火遥燒賊柵



藤経清所獲

誓畢頼義放火於苅草自執一把投城中且令群士亂發火箭曰此是神火也時暴風俄起猛煙漲天（或曰此時亦有靈鳩飛翔頼義再拜）樓閣屯營皆燒城中男女數千人悲泣賊徒潰亂或投身於潭岸或伏刄自刎官軍渡水奮擊之賊中敢死者數百人突圍而出力戰官軍辟易武則察其有必死之勢令曰開圍三軍皆解圍賊徒忽生外心不戰而走官軍追擊悉殺之生得藤経清致之於幕下頼義責之曰汝既爲我家僕而頃年忽諸朝憲蔑如舊主大逆無道也今日得用白符否経清伏首不能言頼義悪之特甚命一卒以鈍刀漸

貞任伏誅

重任伏誅宗任投深泥而逃

斬其首欲其痛苦之久也貞任抜劍奮進義家自當之貞任走義家罵曰豎子何辱貞任顧視義家彀矢曰衣縫今既綻（縫者竪縫也縫與館訓相應故譬諸衣川館之破也）貞任應聲答曰心緒経年亂義家曰虜亦優也爲汝弛一矢貞任退數歩鋭卒以矛刺貞任貞任殪而未死戴之於大楯六人舁之到頼義前其長六尺有餘腰圍七尺四寸容貌魁偉皮膚肥白也頼義數其罪責之貞任一面而死（歳三十四）乃斬其首使横山経兼梟之以鐵釘（長八寸）打之又誅重任（貞任弟号北浦六郎）宗任自投深泥而得逃脱貞任子千世童子歳十三有美容此日被甲能



千任被擒

賊将則任妻懐兒投深淵

宗任等歸降良昭走出羽被擒

戰被擒頼義憐而欲宥之武則曰将軍莫抱小仁忘巨害遂斬之城中美女數十人着綾羅迷煙悲泣頼義出之須臾軍士初柵破時則任妻獨懷嬰兒謂則任曰良人可没妾何獨生哉不如先而死乃懷兒投深淵人皆憐焉既而安倍為元（貞任叔父号赤村介）及家任（貞任弟）降數日而宗任等九人歸降藤重久物部維正藤維光藤正綱藤正元皆伏誅則任剃髪而降金爲行金則行金経永藤業近藤頼久藤遠光皆降良昭逃到出羽國為源齊頼被擒正任亦到出羽匿大鳥山頼遠宅（光頼子）既而聞宗任降而歸伏幕下賊徒悉平

康平六年
式部省奏状

○十二月、頼義捧状、詳述討賊始末、以奏京師。（自永承六年、頼義任國、討之、至今茲十二年也、自天喜二年之戰、討之、至此九年也、故後也、或曰奥州十二年、或曰奥州九年也）

癸卯六年、春正月、式部省奏請令課試文章得業生藤有信。状曰、有信去天喜三年補文章生、康平四年補得業生、見後之勞九年于茲、螢雪之功差淹、擽樟之材既長、倩案傍例、得業生之後及三箇年奉試之者、蹤跡多存、就中有信谿淵量於學海、傳華文於儒林、早攀一枝之月桂、久送數稔之星楡、見其傳器、最堪推薦、望請天恩早降綸旨、令有信遂揚庭之志矣。



燃御燈祭北斗
献安倍貞任重任藤経清首
擔夫涕泣澆梳首髮
行賞頼義義家等

二月、皇太弟令神祇官卜吉日、燃御燈祭北斗、自是毎月行之。侍僧成尊奉問曰、祈即位歟。太弟曰、我為天皇祈寳祚、若為自家行之、則不恃也。成尊垂感涙而退。源頼義使者藤季俊、物部長頼、向洛獻安倍貞任、藤経清、安倍重任首三級。使者到近江國甲賀郡、開函、使擔夫澆首梳髮。擔夫元貞任從卒也。故不能忍之、曰、無櫛可以梳之。使者曰、可用汝私櫛。擔夫乃梳之、泣曰、我主存則仰之如天、豈圖今以我垢櫛加其髮也。人或憐之。既而到洛、令檢非違使梟賊首三級於河原。洛中良賤觀者撃轂摩肩。勅賞頼義、叙正四位下、為伊豫守。義家叙從五位下、為出羽守。義綱為右衛門尉。以清原武則為鎮守府將軍、叙從五位下。使者季俊為右馬允、長頼為陸奥大目。時議謂、我朝振古屡征東夷、多費國用、然戎無大敗、不能成功。坂上田村丸獨服六郡諸戎、長貽萬代佳名。其後二百餘歳、雖有立一戰之功者、然唯服一部一落、未有耀兵威悉誅諸戎。今頼義暴露十有三年、平夷五十餘郡、實是良將之最、希世之功也。頼義與武則巡視國中、搜索殘黨。一日野遊、武則以一箭射得兩翼。頼義感嘆、授馬。武則謂義家曰、郎君騎射、我屡見之、然今

武則一箭射兩翼

欲試其勢力如何。義家曰、善矣。武則乃畳堅甲三縮、懸之樹枝。義家一發洞貫三甲。武則驚嘆曰、君是神將之化身歟、豈凡人之所堪哉。既而發鎮守府、赴出羽國、到秋田城。時雪降風烈、頼義臂白鷹遊猟、想像京師、以詠倭歌。義家亦詠歌。（傳稱、白川帝時、後藤則明年老猶存、帝召之問奥州軍中之事、則明先白頼義秋田城詠雪事、而不譚破陣斬獲之功。天皇優之、賜御衣。）○八月、源頼義發奥州、滯留相模國、始建八幡宮於鎌倉郡由比郷鶴岡。先是依祈東賊平夷之事於石清水也。頼義在奥州十餘年、坂東武士皆從之。自是永為源氏被管。（被管、謂部屬。）

義家一箭貫三甲
義家風雪故鷹憶京詠歌
源頼義始建鎌倉八幡宮

康平七年

頼義上狀、陳歸降酋罪

甲辰七年、春正月美作守藤國成再任式部大輔○二月源頼義以安倍宗任等俘囚入洛、奏請行軍士之賞○三月頼義上狀、陳歸降者罪、曰宗任者貞任被誅之後、擲兵仗合掌跪陣前、正任者與伯父良昭逃到出羽國、為源齊頼所擒而歸降、眞任者依病不能與戰、然無所匿身而降、則任者戰破之後剃髮改名、良增而請助命者也、家任者力戰而貞任亡後露身來軍中、此五囚共頼時子也、其從類總三十人、謹請斷決狀奏、權中納言源經長奉勅曰、宗任等忽悔舊惡而為降虜、推其情趣、何不矜憐哉、宜移彼黨類於



頼義埋賊馘、建寺京師。

出羽守源義家上狀

伊豫、任永為皇民、傳称宗任被擒時、禁庭雲客等聚見嘲之、一人指梅樹曰、夷奴知此花之名否、宗任忽詠倭歌曰、看来雖為我國梅、不知宮人謂何哉、聽者奇之、或曰宗任謫筑紫、其子孫在西州、成、曰頼義納與賊戰死者耳於二函、入洛建寺於六條西洞院、埋其耳、數千号耳納堂、出羽守源義家上狀曰、老父頼義當勤王之選、任鎮府之將、振武威、脅戎狄、戎狄之性、其力拔群、騎驥騏之駿足、習虎狼之驍勇、及臨戰場、彌勵雄氣、百萬之衆、戈鋋之勢、中國之人不可敢當、而頼義旁施兵略、不損皇威、討擊醜虜、平定蠻貊、斬魁帥之首、驚衆庶之膽、開闢以來未曾有此比也、義家存扶親之孝誠、勵奉上之忠義、不顧身命、無避矢石、共擊夷戎、新蒙褒獎、頼

皇太弟餞藤實政赴任詩

關白頼通上表辭職

義任伊豫守、義家任出羽守、然南海東山雲水渺焉、雖喜仁恩之適及、猶恨孝志之有缺、方今越中國闕、其守若優征夷之功、得蒙闕國之任、亦誰謂非據之望、何可不拜任哉、伏請天恩任越中守、令後昆勵致身報國之志、勅許之、越後國伊夜比古社記謂、義家在與刈之間、遣大宅光任祈此神、成功之後、奏之經營神社、寄封田若干戶云々、蓋其改出羽任赴越中之時事乎、東宮學士藤實政任甲斐守、及赴任、皇太弟設宴餞之、賜令製詩、其末句曰、州民縱發甘棠詠、莫忘多年風月遊○秋七月關白頼通上表辭職曰、臣頼通言、任重踰涯者、咎懲不招而自來、祿薄守分者、妖氣不禦而先去、



將然之理、安鑒尤明、臣緬詢漢室、近稽皇朝、抗表奏辭官職之者、或甘休退而顧愚、或當強任以亡身、誠是避鬼瞰於未兆、遁天譴於無形也、臣之所請、旨意異彼、如臣者、臥病以降、炎涼屢悛、心根漸荒蕪、肝葉將朽敗、因茲視聽已衰、政績難決、國家庶事莫不稽留、仍自從去歲至于今秋、上章雖及四五、前勅無改絲綸、短詞既窮、樓若卿之脣舌焉在、寸情未盡、谷子雲之筆札奚為、苦請之甚、欲罷不能、昔霍光之英賢也、秉政柄以不過二十載、今微臣之庸昧也、理皇綱以欲及五十廻、有何一能超其先哲、倩思聖代殊私

権大納言藤家長逝

之寵還為愚躬沈痾之媒伏乞陛下曲許懇祈彌照旁午之德輝早罷總巳之恩詔又隨身兵仗各付本府不勝悚惕兢惶之至謹重拜表陳乞以聞（藤實頼作之）〇九月源頼義赴伊豫任（河野家譜曰河野親經有一女無男子及頼義任國養其季子親清為嗣繼其家河野者伊豫國豪士也其先出自孝靈天皇孝靈皇子來伊豫國其裔時祭之孫三島神其子孫以越智為姓以河野為氏至親清為源氏稱三島四郎頼義任畢後歸洛親清留國任伊豫雜介生通清乃是親經女所産也自是河野氏睦於源家）〇十一月正二位権大納言兼中宮大夫民部卿藤長家逝歲六十長家能倭歌曾傳領兼明親王御子在家子孫以為稱號從四位上式部少輔菅定義卒歲五十三（菅祖之後多房高視雅規資忠孝標定義為世嫡定義多子其中清房是綱在良皆有文才清房被藤實範試以辨牛馬誹擧酒題對策是綱被藤明衡試以江湖勝趣題對策是綱有遊長樂寺詩其一聯曰樓閣高低因地勢林泉奇絶任天然其餘作不聞在良事實見下）



治暦元年

権大納言藤能信逝好和歌詩文聯句

己巳治暦元年春正月山鷄集内裏行臺人以為怪鳥也瀧口士射得之敕賜寮馬賞之而遣源經信到宇治告頼通曰發中之技可以嘉之然賜馬為過賜疋絹而可也經信還奏之〇二月正二位権大納言兼東宮大夫藤能信逝歲七十二（能信好倭歌且嗜詩文嘗詠嚴子陵有富春山月當頭白嚴子灘波与意清之一聯又採題賦呉漢性剛直動性頼通異哉皇太弟及皇孫貞仁親王至是皇太弟聞其訃悲慕之）〇冬十月頼通再興法成寺修法

僧正覺円遷化

藤泰憲為僧覺円捨石田別業附園城寺

源頼義上状請依征夷功賜重任宣旨

會車駕臨幸倣治安例也此日僧正覺圓遷化（覺円者頼通子也為僧在園城寺頼通為之欲造一房未果藤泰憲為近江守時赴宇治侍頼通指覺円謂泰憲曰卿於園城寺辺為此小僧営一草庵泰憲曰是容易事也然非幸営別業於石田乃可献之何労新造哉頼通喜焉石田者江州之勝地而泰憲擇而相依以為遊息之地然為覺円捨之附園城寺遂為平等院領）〇是年正四位下行伊豫守源頼義上状請依征夷功賜重任宣旨曰頼義謹檢案内依勳功賞恩賞之者本朝異城傚軌躅多存或起於從隷以昇金紫之高位或出於卒伍以至相將之崇班頼義為功臣之末葉持奉公之忠節爰奥州之中東夷蜂起領郡縣以為胡地駈人民以為蠻虜數十年之間六箇郡之内不



從國務如忘皇威就中近古以来暴悪為宗仍去永承六年忽以頼義為令征罰被任彼國天喜元年兼鎮守府將軍頼義啣鳳凰之詔向虎狼之俗紆甲冑以赴千里之路交矢石以忘萬死之命運籌於氈帳之中決勝於烏塞之外為其魁首者安倍貞任重任散位藤原經清等適依兵略皆伏誅戮或傳首於京師或聚馘於隴道其餘醜虜安倍致任等五人束手歸降夷狄之居已為公地叛逆之輩皆為王民依其功績去康平六年被任伊豫守矣明聖之恩尤足欽仰頼義其年為平餘類逗留奥州去年二月適以入

華頒剖虎符早赴豫州而征戰之間有軍功之者千
餘人可被抽賞之由雖経言上未有裁許仍相待綸
言難赴任國況去年九月被賜任符下向遅引自然
如是然間四年之任二稔空過彼國官物不能徵納
然而封家納官其責如雲仍以私物且勤進濟方今
彼國雖掌中云頻遇旱損稲粱不秀境無秋實民有
菜色須廻興復之計且致辨濟之勤者重檢傍例或
尋從境之年限以許歴或依舉國之天弊以重任之
古今之間寔繁有徒況致希代之大功何無殊常之
厚賞昔班超之平西城也早封千戸之侯今願義之



藤明衡獻状請依儒学之労遷任大学頭

征東夷也盍賜重任之賞彼送三十年以彰功此歴
十三年以立勲遅速之間已有優劣採擇之處何無
哀矜望請天恩依征夷功被下重任宣旨且廻興復
之計且致進濟之勤矣正五位下式部少輔藤明衡
獻狀請依儒學之勞遷任大學頭曰儒士之任大學
頭古今之彝倫也明衡久遊虎館適獻鳳策再致李
部銓衡之勤重抽芸閣鈔寫之節而齡臨素髪位沈
緋衫詠春花以恨榮分之難至賦秋月以歎明恩之
疎單今依射鵠數年之勞将慰顏駟三代之愁抑舊
吏儒士拜祭酒者大江擧周近有其例朝選之處誰

搢紳搢笏於大帯也今謂文官又謂[illegible]人

治暦二年

謂非據夫大學寮教授生徒開揚書籍之所也明衡
少壯之比攻才之時尋古跡而開燕會課諸材而崇
鳳文若欲聖代之恵盍渦學官之誠望請天恩依儒
學勞被遷任此官且勧搢紳之誦習
丙午二年春三月殿上侍臣等遊郊外惜花詠倭歌藤
有綱作序曰治暦之年陽春之候逢壺侍臣二十許
輩忽棄禁腋之休假遂拮郊外而歴覧蓋屬諸夏之
無為賞三春之可樂也于時和風動枝落花埋路宿
雪封而難過訪去跡於謌鶯之聲濃霞鎖以易迷任
前程於管馬之智者也請課柿本之秘事将記花樹



藤明衡上状辞職

治暦三年

之勝概有綱者實綱子○秋七月大學頭東宮學士兼伊豫
權介藤明衡辞其所帯文章博士狀曰老至而辞官
病重以遁任先哲格言炳焉在眼況乎明衡才非一
鶚職帯四亀危懼之思朝而又暮就中文章博士者
洙水之津梁黌舎之襟襪也庸瑣之人非可暫居爰
明衡去夏以来露霜相侵就翰林而五年矣老鶴之
翅空低樗藥圃而累月為病雀之心已屬望請天恩
被罷所帯文章博士職閑嘗苦口之味将訪澗冒之
方不許
丁未三年五月端午勅官女賜題分左右詠歌○八

平致経卒、善射、人称曰大矢左衛門尉

致経護送僧正明尊途上之事

月、左衛門大尉平致経卒。致経致頼子也、善射、好発大矢、故時人称之曰大矢左衛門尉。請武之暇、嗜倭歌。嘗倶頼通宿直宇治第。一夕僧正明尊有事、自宇治俄赴園城寺、其夜又歸宇治。其発宇治、頼通曰、有武士宿直者、則可護送僧正。時致経啓曰、某在焉。明尊騎馬而出、致経負胡籙者張、携一僕而従焉。明尊曰、夜行道遠、足下何不騎馬哉。致経笑曰、我雖徒行、不後於僧正之馬、勿訝焉。明尊怪之。行数町而一馬数士来迎致経、致経乃騎馬率数士而進。少焉数士又来、漸行数士又加焉。某岐某径、或二人或三人来加、而比到園城寺、及数十人。明尊甚奇之。既而入寺、畢事還宇治、致経騎馬率数十人従焉。路中往往従者稍減、漸近宇治、致経歸馬徒歩、唯一僕従之如初。明尊謂致経、貫武夫也。平生之要約不厳、則其従卒不時而聚、不能加此。乃入謂頼通、詳語致経護送之事。頼通曰、是武士之業也、而談他事云。

〇冬十月十五日、車駕幸宇治、臨平等院。頼通艤舟於宇治橋下、奏管絃奉迎之。新構假閣於河畔、



幸宇治、従駕各賦詩、御製一聯

藤経信詩

江匡房詩

藤實綱詩

金玉以飾之、錦綾以纏之。終日遊宴、其明欲回御轅、依雨駐蹕。御製一聯曰、忽有鳥琴三明影、暫駐鸞輿一日蹤。源経信・江匡房・藤實綱・藤季綱・藤有信・藤知房従駕各賦詩。経信詩曰、城南別業富風流、翻號梵門最有由。厳飾仙壇宜禮敬、忽廻鳳扆暫淹留。林穿紅葉漁家透、嶺入青天鳥路幽。非只参差楼閣好、山容水態望悠悠。匡房詩曰、城南梵宇駐鸞輿、幸不耐光陰始送秋色。混錦幡寒葉落、響和玉磬暁嵐幽。管絃暗入鈞天夢、泉石還嘲鏡水遊。洞裡勝形看叵足、家孫莫怪暫淹留。實綱詩曰、洛外名區一道場、九重天子暫相望。寺排露地幽深跡、佛駐月輪清浄光。錦蓋混同林晩色、金縄映徹菊殘粧。倩思斯處翠華幸、何必周文渭水陽。季綱詩曰、佛院闢基契萬年、宇治門畔曲巌前。倒傾山影浮寒水、漫落林粧透暮煙。浄界金縄分道潔、梵宮碧甃傍簾連。皇輿一幸将還處、鳳管鵾絃沸遠天。有信詩曰、華洛城南輦路披、禪庭勝形被人知。地誇仙洞幽奇趣、境過皇輿臨幸儀。露菊霜林催翫賞、山基水曲任天為。明氏莫道風流美、我後催行萬騎随。知房詩曰、本有城南感緒成、風流勝絶得佳名。勁松傾蓋宸遊處、仙菊擅粧豫宴程。水遇一清沙月影、山稱萬歳嶺嵐聲。鵾絃鳳管旁調曲、宜矣此時耳目驚。

藤季綱詩

藤有信詩

藤知房詩



藤頼通准三宮、賜随身

藤明衡献状、請加一階

其明、勅頼通賜年官年爵、准三宮、益封食邑三千戸。且以内舎人二人、左右近衛兵衛各六人、為随身、資人三十人、如忠仁公故事。又納封三百戸於平等院。既而車駕還京。正三位源隆俊叙従二位、行幸行事之賞也。〇十一月、藤頼通上表辭関白、不許。再上表。〇十二月、勅答頼通、聴辭関白、但朝政無巨細、悉可談詢之。是年、藤明衡献状於頼通、請加一階曰、崇師之道、載在典籍、為其子孫之者多蒙褒賞。昔韋賢以曾詩授明帝、擢其子韋少翁、而為諫大

後漢戴封患旱害、欲坐積薪而自焚、雨甚至

夫桓榮以尚書授明帝、獎其子桓仲息而任虎賁郎、漢家遺美長傳聖德、又當朝大江維時卿以其父千古侍讀之功為侍中、擧周朝臣以其父匡衡侍讀之勞為侍中、此外先例寔繁有徒、明衡亡父西雍州吏敦信、久陪尊閣之書齋、多為數卷之侍讀、而雖過攝籙之日、不慰積薪之愁、遂以出家、永赴夜臺、明衡結童之時、初以參仕、謂其勞効、及于六十四年、敦信侍讀之功、明衡恪勤之績、旁仰哀矜、盍浴仁惠、就中明衡去寛弘元年、束脩入學、長和三年、給穀倉院學問料、遍補茂才、脩文勸學之勤殊深、幾任廷尉勘問糺



羅或作覼、覼縷、委曲詳悉也

彈之節、無撓然而不傳累祖之蟬冕、空聞五品之爵級、去年以數捻之策勞、申四位之階級、而更以治國被敍、當階緋衫之色淺深雖摸素心、恩先後相違、因之被改治國可為策勞之由頻以申請、未有裁許、謹尋舊貫、加階遷官之輩、通計前勞、被加一級之例、蹤跡多存、不遑羅縷、明衡計式部少輔之勤節、徒及十三年、恩正五位下之策勞、早歷十七年、抽賞之運、九當其任、抑一條院御宇之間、諸道咸興、六籍遍弘、彼時文士皆以早世、習其舊風者、明衡獨遺、若得蒙殊常之明恩、誰不頌希代之聖德乎、夫禽獸者龍鳳為

貴、以有文章也、草樹者松菊為先、以有貞節也、況於老儒之嗜學、貞臣之積勞乎、明衡久沉五品、不拜尚書廷尉之顯官、今增一階、猶列後進淺勞之末座、鷁退之歎可恥運命、爰身仕五代、北堂之勤未休、齡過七旬、西崦之景已傾、雖知暗簑之孱愚、偏仰明德之哀憐、望請鴻慈、依先父敦信殿下侍讀功、明衡獻策、并式部少輔勞、被敍一階、將勵後昆之英髦、明衡者式部卿宇合之後也、宇合生參議藏下麻呂、其子中納言縄主、玄孫令茂仕村上帝、列儒官、為大內記、生敦信、仕一條帝、對策歷任文章博士、式部少輔、肥後守、山城守、藤顯通少時師之、江匡衡薦之、謂藤行成曰、敦信起九位者也、明衡者敦信子也、或稱顯平、自寛弘至治曆五朝之間、遷任文章博士、東宮學士、式部少輔、



大學頭、或出任伊豫介、出雲守、或為右京大夫、父老於五品、晚年敘正四位下、曾省試對策及第、其文見前

治曆四年天皇即位、師實奏宣命草、一

戊申同四年○秋七月辛未朔辛卯、新帝即位於太政官廳、依太極殿未造也、

或記曰、此日寅刻、天皇御浴殿、卯刻百官諸司參候、右大臣藤師實奏宣命草、使頭中將藤良基、備御覽、而後師實後陣座、巳刻天皇自東三條院、駕鳳輦幸太政官、關白左大臣藤教通、右大臣藤師實、內大臣源師房、民部卿藤俊家、宮內卿源經長、左衛門督藤能長、右衛門督源俊房、皇太后宮權

大夫藤忠家、権中納言藤祐家、左大辨藤泰憲、右兵衛督源資綱、左近衛中将藤能季、右近衛中将藤宗俊、參議源隆綱等、各着禮服扈從、浴下人民成群、奉羅拜之、撿非違使左衛門尉源義綱等、着武冠帯弓箭、奉護之、從五位下伴定政、佐伯頼職開門、午刻入官廳、未刻宸儀御高座、内侍從四位上業子、從五位下季子、候劔璽、命婦紀忠子、藤登子、藤高子、平貞子、褰帳、関白教通獻御笏、右大臣藤師實為内辨、大納言藤信長、権大納言藤経輔、権中納言源顯房、源隆俊、藤経季、參議源経信為外辨、隆俊兼宣命使、其餘廷儀如式、云々 此日駕輿丁為教通奴隷被毆、大礼畢、還御時、直慈奏於輦中、不頷云





標記本朝通鑑卷第三十　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38
SS号=14664038